# 中华传世医典

# 中华传世医典

## 第十二册

吉林人民出版社

# 第十二册　　目　录


1　医门法律 …… 1
2　石室秘录 …… 41
3　辨证录 …… 135
4　医学心悟 …… 195
5　医宗金鉴 …… 321
6　医学三字经 …… 477
7　医林改错 …… 531
8　理瀹骈文 …… 567
9　医学衷中参西录 …… 631
存目提要(67种) …… 717
圣济经
扁鹊心书
洁古家珍
医垒元戎
此事难知
活法机要
金匮钩玄
医经小学
玉机微义
松崖医经
苑生司命
丹溪心法附余
丹溪治法心要
保命歌括
明医指掌
古今医统大全
慎斋遗书
古今医鉴
医林绳墨
医学六要
杏苑生春
东医宝鉴
医宗粹言
寿世保元
简明医彀
医学正印种子编
丹台玉案
医门初学万金一统要诀
医学入门万病衡要
医宗说约
病机沙篆
何氏济生论
证治百问
古今名医汇粹
辨症玉函
证治汇补
张氏医通
嵩崖尊生全书
医学真传
冯氏锦囊秘录
顾松园医镜
医部全录
徐录胎医略六书
证治合参
医宗己任编
方氏脉症正宗
医碥
杂症会心录
兰台轨范
杂病源流犀烛
医级
罗氏会约医镜
古今医彻
医学实在易
中国医籍考
医学从众录
笔花医镜
医门棒喝
医学汇海
医述
医钞类编
类证治裁
杂病广要
医醇賸义
评学见能
王旭高医书六种

# 医门法律

〔清〕喻嘉言　著
徐复霖　整理

**提　　要**　《医门法律》系清·喻嘉言所著。成书于1658年。

全书共6卷(一作12卷)。卷一，记述四诊之法则和《内经》《伤寒论》证治法则；卷二至卷六，分中寒、中风、热湿暑三气、伤燥和癍证、痢疾、痰饮、咳嗽等杂证共15门，每门均先列论，次为法，后为律(禁例)。

本书析理透彻，既阐述辨证论治的法则，又点明辨治中易犯的错误，便于指导临床。书中大气、秋燥诸论，实发前人所未发。

现存清顺治十五年(1658)刻本、清扫叶山房石印本、清新化三味书屋刻本、四库全书本和豫章丛书本和1983年上海科技出版社铅印本等版本。此据1983年上海科技出版社铅印本节选其卷之一和卷之四的伤燥门。

# 自　　序

医之为道大矣，医之为任重矣。中上之医，千里百年，目未易觏；最上之医，天下古今，指未易屈。世之言医者何夥耶？恃聪明者，师心傲物，择焉不精，虽曰屡中，其失亦屡多。守门庭者，画焉不入，自窒当机，纵未败事，已咎在误时。工邪僻者，心粗识劣，戕险绝根，偶堕其术，已惨同婴刃。病者苦医之聚会盈庭，具曰予圣。浅者售，伪者售，圆滑者售，而以其身命为尝试。医者苦病之毫厘千里，动罹颠蹶。方难凭，脉难凭，师传难凭，而以人之身命为尝试。所以人之有生，水火、刀兵、禽兽、王法所伤残，不若疾厄之广。人之有死，夭魔、外道、饿鬼、畜类之苦趣，不若地狱之惨。医以心之不明，术之不明，习为格套，牢笼病者，遂至举世共成一大格套，遮天蔽日，造出地狱，遍满铁围山界，其因其果，彰彰如也。经以无明为地狱种子，重重黑暗，无繇脱度，岂不哀哉？昌也闭目茫然，惟见其暗，然见暗不可谓非明也。野岸渔灯，荒村萤照，一隙微明，举以点缀医门千年黯汶，拟定法律，为率由坦道，聊以行其佛事耳。然微明而洗发黄岐仲景之大明，明眼得此，闭门造车，出门合辙，自能立于无过。即浅见寡闻，苟知因果不昧，敬慎存心，日引月伸，以此照其胆，破其昏，而渐充其识。本地风光，参前倚衡，亦何愚而不朗澈也耶？先圣张仲景生当汉末，著《伤寒杂病论》，维时佛法初传中土，无一华五叶之盛，而性光所摄，早与三世圣神、诸佛诸祖把手同行，真医门之药王菩萨、药上菩萨也。第其福缘不及我佛如来亿万分之一分，阅百年再世，寝失其传。后人莫繇仰溯渊源，然且竞相彼揣此摩，各呈识大识小之量，亦性光所摄无穷极之一斑矣。我佛如来累劫中为大医王，因病立方，随机施药，普度众生。最后一生重补其充足圆满之性量八万四千法门，门门朗澈底里，诸有情微逗隙光者，咸得随机一门深入，成其佛道。与过去未来现在尽虚空法界无量亿诸佛诸菩萨光光相荡，于诸佛、诸菩萨本愿本行、经咒偈言、屡劫宣扬不尽者，光中莫不彰示微妙，具足灭度。后阿难尊者证其无学，与我佛如来知见无二无别，乃得结集三藏十二部经典，永作人天眼目，济度津梁。夫诸佛菩萨真实了义，从如来金口所宣。如来口宣，又从阿难手集。昌苟性地光明，流之笔墨，足以昭示学人。胡不自澈须眉，藏府中阴，优游几席，充满烜天赫地、耀古辉今之量。直与黄岐仲景两光摄合，宣扬妙义，倾刻无欠无余，乃日弄精灵，向棘栗蓬中葛藤窠里，与昔贤校短论长，为五十步百步之走，路头差别，莫此为甚。发刻之稿凡十易，已刻之板凡四更，惟恐以凡人知见，杂揉圣神知见，败絮补葺美锦，然终不能免也。甚于风、寒、暑、湿、燥、火六气及杂证多门，殚一生力补之，不能尽补；即殚千生力补之，不能尽补，从可推也。途穷思返，斩绝意识，直截皈禅，通身汗下，险矣！险矣！尚敢漫言殊途同归也哉？此重公案，俟可补乃补之耳。

顺治十五年上元吉旦南昌喻昌嘉言老人时年七十有四序

# 目　录

卷　一
一明望色之法…… 7
一明闻声之法…… 8
一明辨息之法
一明胸中大气之法…… 9
一明问病之法 …… 10
一明切脉之法
一明合色脉之法 …… 11
一明营卫之法 …… 12
附答营卫五问
一明络脉之法 …… 13
附答《内经》十问
申明《内经》法律 …… 16
一申治病不明标本之律
一申治病不本四时之律 …… 17
一申治病不审地宜之律
一申治病不审逆从之律 …… 18
一申治病不辨脉证相反之律
一申治病不察四易四难之律
一申治病不察新久之律 …… 19
一申治病不先岁气之律
一申用药不远寒热之律 …… 20
一申治病不知约方之律
一申治病不知约药之律
一申治病不疏五过之律
一申治病不征四失之律 …… 21
申明仲景律书
一申治风寒不可发汗之律
一申治湿温不可发汗之律 …… 22
一申治伤寒病令人亡血之律
一申治伤寒病令人发饷之律
一申治伤寒病致人胃寒之律
一申治伤寒病遇壮盛人发汗过轻之律
…… 23
一申治伤寒病不审荣卫素虚之律
一申治伤寒病不审阳盛阴虚之律
一申治伤寒病不诊足脉强汗动其经血之律
一申治伤寒病不诊足脉误下伤其脾胃之律 …… 24
附申治伤寒不可犯六经之禁
附申治杂证不可犯时禁病禁药禁
先哲格言
卷　四
伤燥门 …… 35
秋燥论
秋燥门方 …… 38
滋燥养荣汤　大补地黄丸　润肠丸（东垣）　导滞通幽汤（东垣）　清凉饮子　大秦艽汤　元戎四物汤　大补丸（丹溪）　六味地黄丸　自制清燥救肺汤

# 卷 一

## 一明望色之法

### 望色论(附律一条)

喻昌曰:人之五官百骸,赅而存者,神居之耳。色者,神之旗也。神旺则色旺,神衰则色衰,神藏则色藏,神露则色露。帝王之色,龙文凤彩。神仙之色,岳翠山光。荣华之色,珠明玉润。寿考之色,柏古松苍。乃至贫夭之色,重浊晦滞,枯索恶黧,莫不显呈于面。而病成于内者,其色之著见,又当何如?《内经》举面目为望色之要,谓面黄目青、面黄目赤、面黄目白、面黄目黑者,皆不死。面青目赤、面赤目白、面青目黑、面黑目白、面赤目青,皆死。盖以黄为中土之色,病人面目显黄色,而不受他色所侵则吉。面目无黄色,而惟受他色所侵则凶。虽目色之黄,湿深热炽,要未可论于死生之际也。然五藏善恶之色,见于面者,额颊鼻颐,各有分部:《刺热篇》谓肝热病者,左颊先赤。心热病者,额先赤。脾热病者,鼻先赤。肺热病者,右颊先赤。肾热病者,颐先赤。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是则五藏分部,见于面者,在所加察,不独热病为然矣。然更有进焉,则目下之精明,鼻间之明堂是也。《经》谓精明五色者,气之华也。是五藏之精华,上见为五色,变化于精明之间。某色为善,某色为恶,可先知也。谓容色见上下左右,各在其要。是明堂上下左右,可分别其色之逆从,并可分别男女色之逆从,故为要也。察色之妙,无以加矣。仲景更出精微一法,其要则在中央鼻准,毋亦以鼻准,在天为镇星,在地为中岳,木金水火四藏,病气必归并于中土耶。其谓鼻头色青,腹中苦冷痛者死,此一语独刊千古。后人每恨《卒病论》亡,莫由上溯渊源,不知此语正其大旨也。盖厥阴肝木之青色,挟肾水之寒威,上征于鼻,下征于腹,是为暴病,顷之亡阳而卒死耳。其谓鼻头色微黑者,有水气,又互上句之意。见黑虽为肾阴之色,微黑且无腹痛,但主水气,而非暴病也。谓色黄者,胸上有寒。寒字,《伤寒论》中多指为痰,言胸有积痰也。谓色白者亡血,白者肺之色,肺主上焦以行营卫,营不充则鼻色白,故知亡血也。谓设微赤非时者死,火之色归于土,何遽主死?然非其时而有其气,则火非生土之火,乃克金之火,又主脏燥而死矣。次补察目一法,谓其目正圆者痉,不治。次补察面五法,谓色青为痛,色黑为劳,色赤为风,色黄者便难,色鲜明者有留饮,黄色鲜明为留饮,又即色黄者,胸上有寒之互辞。语语皆表章《内经》,补其未备,故可法可传也。色之善者,青如翠羽,赤如鸡冠,黄如蟹腹,白如豕膏,黑如乌羽。色之恶者,青如草兹,赤如衄血,黄如枳实,黑如炲,白如枯骨。五藏有精华则色善,无精华则色恶,初非以青黑为大忌也。未病先见恶色,病必恶。《灵枢》谓赤色出于两颧,大如拇指,病虽小愈,必卒死。黑色出于天庭,大如拇指,必不病而卒死,义与容色见明堂上下左右同,而此为暴病耳。若夫久病之色,必有受病之应。肺热病者,色白而毛败应之。心热病者,色赤而络脉溢应之。肝热病者,色苍而爪枯应之。脾热病者,色黄而肉蠕动应之。肾热病者,色黑而齿槁应之。夫病应其色,庸工亦多见之,然冀噫枯泽槁于无益之日,较之治未病者,不啻倍蓰无算矣。更有久见病色,其人原不病者,庸工且心炫而窃疑之,殊不知此络脉之色,不足畏也。盖阴络之色,随其经而不变;色之变动无常者,皆阳络之色也。寒多则凝泣,凝泣则青黑。热多则淖泽,淖泽则黄赤。《内经》谓此皆无病,何反怪之耶?然而察色之法,亦有其传。岐伯谓生于心,如以缟裹朱。生于肺,如以缟裹红。生于肝,如以缟裹绀。生于脾,如以缟裹黄。生于肾,如以缟裹紫。缟,素白也,加于朱、红、绀、黄、紫之上,其内色耀映于外,若隐若见。面色由肌内而透于外,何以异此?所以察色之妙,全在察神。血以养气,气以养神,病则交病。失睡之人,神有饥色。丧亡之子,神有呆色,气索自神失所养耳。小儿布痘,壮火内动,两目先现水晶光。不俟痘发,大剂壮水以制阳光,俾毒火一线而出,不致燎原,可免劫厄。古今罕及此者,因并志之。

律一条

凡诊病不知察色之要，如舟子不识风汛，动罹复溺。卤莽粗疏，医之过也。

## 一明闻声之法

### 闻 声 论（附律二条）

喻昌曰：声者，气之喉舌而宣于口者也。新病之人，声不变。小病之人，声不变。惟久病苛病，其声乃变。迨声变，其病机显呈而莫逃，所可闻而知之者矣。《经》云：闻而知之谓之神。果何修而若是？古人闻隔垣之呻吟叫哀，未见其形，先得其情，若精心体验，积久诚通。如瞽者之耳偏聪，岂非不分其心于目耶？然必问津于《内经》《金匮》，以求生心变化，乃始称为神耳。《内经》本宫商角徵羽五音，呼笑歌哭呻五声，以参求五藏表里虚实之病，五气之邪。其谓肝木在音为角，在声为呼，在变动为握。心火在音为徵，在声为笑，在变动为忧。脾土在音为宫，在声为歌，在变动为哕。肺金在音为商，在声为哭，在变动为咳。肾水在音为羽，在声为呻，在变动为栗。变动者，迁改其常志也。以一声之微，分别五藏，并及五藏变动，以求病之善恶，法非不详。然人之所以主持一身者，尤在于气与神焉。《经》谓中盛藏满，气胜伤恐者，声如从室中言，是中气之湿也。谓言而微，终日乃复言者，此夺气也。谓言语善恶，不避亲疏者，此神明之乱也。是听声中，并可得其神气之变动，义更精矣。《金匮》复以病声内合病情，谓病人语声寂寂然喜惊呼者，骨节间病。语声喑喑然不彻者，心膈间病。语声啾啾然细而长者，头中病。只此三语，而下中上三焦受病，莫不有变动可征，妙义天开，直可隔垣洞晰。语声寂寂然者，不欲语而欲嘿也。静嘿统属三阴，此则颛系厥阴所主。何以知之？厥阴在志为惊，在声为呼，病本缄默，而有时惊呼，故知之耳。惟在厥阴，病必深入下焦骨属筋节间也。喑喑然声出不彻者，声出不扬也。胸中大气不转，出入升降之机，艰而且迟，是可知其病在中焦胸膈间也。啾啾然细而长者，谓其声自下焦阴分而上。缘足太阳主气，与足少阴为表里，所以肾邪不剂颈而还，得从太阳部分，达于巅顶。肾之声本为呻，今肾气从太阳经脉，直攻于上，则肾之呻并从太阳变动，而啾唧细长，为头中病也。得仲景此段，更张其说。而听声察病，愈推愈广。所以书不尽言，学者当自求无尽之藏矣。

律二条

凡闻声，不能分呼笑歌哭呻，以求五藏善恶，五邪所干，及神气所主之病者，医之过也。

凡闻声，不别雌雄长短，出于三焦何部者，医之过也。

## 一明辨息之法

### 辨 息 论（附律一条）

喻昌曰：息出于鼻，其气布于膻中。膻中宗气，主上焦息道，恒与肺胃关通，或清而徐，或短而促，咸足以占宗气之盛衰。所以《经》云：乳之下，其动应衣，宗气泄也。人顾可奔迫无度，令宗气盛喘数急，有余反成不足耶？此指呼出为息之一端也。其谓起居如故而息有音，此肺之络脉逆也。不得卧而息有音者，是阳明之逆也。益见布息之气，关通肺胃，又指呼出为息之一端也。呼出心肺主之；吸入肾肝主之；呼吸之中，脾胃主之。故惟脾胃所主中焦，为呼吸之总持。设气积贲门不散，而阻其出入，则危急存亡非常之候。善养生者，俾贲门之气，传入幽门；幽门之气，传二阴之窍而出，乃不为害。其上焦下焦，各分呼出吸入，未可以息之一字，统言其病矣。此义惟仲景知之，谓息摇肩者心中坚；息引胸中上气者咳；息张口短气者，肺痿唾沫。分其息颛主乎呼，而不与吸并言。似乎创说，不知仲景以述为作，无不本之《内经》。昌前所拟呼出为息二端，不足尽之。盖心火乘肺，

呼气奔促，势有必至。呼出为心肺之阳，自不得以肝肾之阴混之耳。息摇肩者，肩随息动，惟火故动也。息引胸中上气咳者，肺金收降之令不行，上逆而咳，惟火故咳也。张口短气，肺痿唾沫，又金受火形不治之证，均以出气之粗，名为息耳。然则曷不径以呼名之耶？曰：呼中有吸，吸中有呼，剖而中分，圣神所不出也。但以息之出者主呼之病，而息之入者主吸之病，不待言矣。《经》谓乳子中风热，喘鸣肩息，以及息有音者，不一而足。惟其不与吸并言，而吸之病转易辨识，然尚恐后人未悉，复补其义，云：吸而微数，其病在中焦，实也，当下之即愈，虚者不治。在上焦者其吸促，在下焦者其吸迟，此皆难治。呼吸动摇振振者，不治。见吸微且数，吸气之往返于中焦者速，此必实者下之，通其中焦之壅而即愈。若虚则肝肾之本不固，其气轻浮脱之于阳，不可治矣。昌前所指贲门幽门不下通，为危急存亡非常之候者此也。在上焦者其吸促，以心肺之道近其真阴之虚者，则从阳火而升，不入于下，故吸促，是上焦未尝不可候其吸也；下焦者其吸迟，肝肾之道远其元阳之衰者，则困于阴邪所伏，卒难升上，故吸迟。此真阴元阳受病，故皆难治。若呼吸往来，振振动摇，则营卫往返之气已索，所存呼吸一线耳，尚可为哉？学者先分息之出入，以求病情，既得其情，合之愈益不爽。若但统论呼吸，其何以分上中下三焦所主乎？噫！微矣。

律一条

凡辨息，不分呼出吸入以求病情，毫厘千里，医之过也。

## 一明胸中大气之法

### 大气论（附律一条）

喻昌曰：天积气耳，地积形耳，人气以成形耳。惟气以成形，气聚则形存，气散则形亡。气之关于形也，岂不巨哉？然而身形之中，有营气、有卫气、有宗气、有藏府之气、有经络之气，各为区分。其所以统摄营卫、藏府、经络，而令充周无间，环流不息，通体节节皆灵者，全赖胸中大气，为之主持。大气之说，《内经》尝一言之。黄帝问：地之为下否乎？岐伯曰：地为人之下，太虚之中者也。曰：冯乎？曰：大气举之也。可见太虚寥廓而其气充周磅礴，足以包举地之积形而四虚无著，然后寒、暑、燥、湿、风、火之气，六入地中而生其化。设非大气足以苞地于无外，地之震崩坠陷，且不可言。胡以巍然中处而永生其化耶？人身亦然。五藏六府，大经小络，昼夜循环不息，必赖胸中大气，斡旋其间。大气一衰，则出入废，升降息，神机化灭，气立孤危矣。如之何其可哉？《金匮》亦常一言之，曰：营卫相得，其气乃行；大气一转，其气乃散。见营卫两不和谐，气即痹而难通。必先令营卫相得，其气并行不悖，后乃俟胸中大气一转，其久病驳劣之气始散。然则大气之关于病机若此，后人不一表章，非缺典乎？或谓大气即膻中之气，所以膻中为心，主宣布政令，臣使之官。然而参之天运，膻中臣使但可尽寒暑燥湿风火六入之职，必如太虚中，空洞洞穆，无可名象，包举地形，永奠厥中，始为大气。膻中既为臣使之官，有其职位矣，是未可言大气也。或谓大气即宗气之别名，宗者尊也，主也，十二经脉奉之为尊主也。讵知宗气与营气、卫气，分为三隧，既有隧之可言，即同六入地中之气，而非空洞无著之比矣。膻中之诊，即心包络。宗气之诊在左乳下，原不与大气混诊也。然则大气于何而诊之？《内经》明明指出，而读者不察耳。其谓上附上，右外以候肺，内以候胸中者，正其诊也。肺主一身之气，而治节行焉。胸中包举肺气于无外，故分其诊于右寸主气之天部耳。《金匮》独窥其微，举胸痹心痛短气，总发其义于一门。有谓气分心下坚大如盘，边如旋杯，水饮所作。形容水饮久积胸中不散，伤其绸缪之气，乃至心下坚大如盘，遮蔽大气不得透过，只从旁边辘转，如旋杯之状，正举空洞之位水饮占据为言。其用桂枝去芍药，加麻黄、附子，以通胸中阳气者，阳主开，阳盛则有开无塞，而水饮之阴可见昭耳。其治胸痹心痛诸方，率以薤白、白酒为君，亦通阳之义也。若胸中之阳不亏，可损其有余，则用枳术汤足矣。用枳必与术各半，可过损乎？识此以治胸中之病，宁不思过半乎？人身神藏五，形藏

四，合为九藏，而胸中居一焉。胸中虽不藏神，反为五神之主，孟子之善养浩然，原思之歌声若出金石，其得全于天，不受人损为何如。今人多暴其气而不顾，迨病成，复损其气以求理。如本草云枳壳损胸中至高之气，亦有明言，何乃恣行无忌耶？总由未识胸中为生死第一关耳。特于辨息之余，补大气论以明之。

律一条

凡治病，伤其胸中正气，致令痞塞痹痛者，此为医咎。虽自昔通弊，限于不知，今特著为戒律，不可获罪于冥冥矣。

## 一明问病之法

### 问 病 论（附律一条）

喻昌曰：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笃于情，则视人犹己，问其所苦，自无不到之处。古人闭户塞牖，系之病者，数问其情，以从其意，诚以得其欢心。则问者不觉烦，病者不觉厌，庶可详求本末，而治无误也。如尝贵后贱，病名脱营。尝富后贫，病名失精。以及形志苦乐，病同法异；饮食起居，失时过节；忧愁恐惧，荡志离魂；所喜所恶，气味偏殊；所宜所忌，禀性迥异；不问何以相体裁方耶？所以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临病人问所便。便者，问其居处动静阴阳寒热性情之宜。如问其为病热，则便于用寒；问其为病寒，则便于用热之类，所谓顺而施之也。人多偏执己见，逆之则拂其意，顺之则加其病，莫如之何。然苟设诚致问，明告以如此则善，如彼则败，谁甘死亡，而不降心以从耶？至于受病情形，百端难尽。如初病口大渴，久病口中和，若不问而概以常法治之，宁不伤人乎？如未病素脾约，才病忽便利，若不问而计日以施治，宁不伤人乎？如未病先有锢疾，已病重添新患，若不问则概守成法治之，宁不伤人乎？如疑难证，着意对问，不得其情，他事间言，反呈真面。若不细问，而急遽妄投，宁不伤人乎？《病形篇》谓：问其病，知其处，命曰工。今之称为工者，问非所问，谀佞其间，病者欣然乐从。及病增更医，亦复如是。乃至彷徨医药，偶遇明者，仍复不投。此宜委曲开导，如对君父，未可飘然自外也。更可怪者，无知戚友探问，忘其愚陋，强逞明能，言虚道实，指火称痰，抑孰知其无责而易言耶？坐令依傍迎合，酿成末流，无所底止，良足悼矣。吾徒其明以律己，诚以动人，共砥狂澜乎。

律一条

凡治病，不问病人所便，不得其情，草草诊过，用药无据，多所伤残，医之过也。

## 一明切脉之法

### 切 脉 论（附律一条）

喻昌曰：脉者，开天辟地，生人之总司有常，而不间断者也。是故天有三垣九道，而七政并行于其间，若运璇玑者，天之脉也。地有九州四海，而经脉会通于其间，若施八索者，地之脉也。人有五藏六府，十二经十五络，而营卫充灌于其间，若环转者，人之脉也。上古圣神，首重切脉，虽精微要渺，莫不显传。然以其精微要渺也，后人转摹转失，竟成不传之绝学。有志于切脉者，必先凝神不分，如学射者先学不瞬，自为深造，庶乎得心应手，通于神明。夫岂一蹴可几？然必下指部位分明，尽破纷纭，坦然由之无疑，乃有豁然贯通之日。否则童而习之，白首不得。徒以三指一按，虚应故事，可鄙孰甚。且如心与小肠同诊，肺与大肠同诊，有识者咸共非之。只以指授无人，未免姑仍其陋。毋亦谓心之脉络小肠，小肠之脉络心；肺之脉络大肠，大肠之脉络肺，较他府之不相络者，此为近之耶。不知此可以论病机，如心移热于小肠，肺移热于大肠之类，不可以定部位也。部位之分，当求详于《素问》，而参合于《灵枢》。部位一定，胸中茅塞顿开，指下精微毕透，何快如之。《素

问》谓尺内两傍，则季胁也，尺外以候肾，尺里以候腹。中附上，左外以候肝，内以候鬲，右外以候胃，内以候脾。上附上，右外以候肺，内以候胸中，左外以候心，内以候膻中。前以候前，后以候后，上竟上者，胸喉中事也；下竟下者，少腹腰股膝胫足中事也。又谓下部之天以候肝，地以候胃，人以候脾胃之气。中部之天以候肺，地以候胸中之气，人以候心。上部之天以候头角之气，地以候口齿之气，人以候耳目之气，后人谁不读之？只以六府茫无所属，不如叔和之《脉经》显明，是以有晋至今，几千年江河不返也。不知尺外以候肾，尺里以候腹，二语已尽其义，何自昔相传之误耶？参之《灵枢》面部所主，五藏六府，兼统无遗，更何疑哉？黄帝授雷公察色之诀，谓庭者首面也（庭者，颜也、额也、天庭也。位最高，色见于此者，上应首面之疾），阙上者咽喉也（阙在眉心，眉心之上，其位亦高，故应咽喉），阙中者肺也（眉心中部之最高者，故应肺），下极者心也（山根也。两目之间，心居肺之下，故下极应心），直下者肝也（下极之下为鼻柱，即年寿也。肝在心之下，故直下应肝），肝左者胆也（胆附于肝之短叶，故肝左应胆，在年寿左右），下者脾也（年寿之下准头，是为面王，亦曰明堂。准头属土，居面之中央，故以应脾），方上者胃也（准头两傍，迎香之上，鼻隧是也。脾与胃为表里，脾居中而胃居外，故方上应胃），中央者大肠也（面肉之中央，迎香之外，颧骨之下，大肠之应也），挟大肠者肾也（挟大肠者颊之上也，四藏皆一，惟肾有两。四藏居腹，惟肾附脊。故四藏次于中央，而肾独应于两颊），当肾者脐也（肾与脐对，故当肾之下应脐），面王以上者小肠也（面王鼻准也，小肠为府，应挟两颧，故面王之上，两颧之内，小肠之应也），面王以下者膀胱子处也（面王以下者人中也，是为膀胱子处之应）。观面色五藏六府之应，迎香外，颧骨下，为大肠之应。面王以上，为小肠之应。面王以下，为膀胱子户之应。合之尺外以候肾，尺里以候腹中，推论其位置，一一可得指明之矣。左尺为天一所生之水，水生肝木，木生君火，君火生右尺相火，相火生脾土，脾土生肺金。五藏定位原不殊，但小肠当候之于右尺，以火从火也。大肠当候之于左尺，以金从水也。三焦属火，亦候于右肾。膀胱属水，亦候于左肾。一尺而水火两分，一藏而四府兼属，乃天然不易之至道。盖胸中属阳，腹中属阴，大肠、小肠、膀胱、三焦所传，渣滓、水液、浊气皆阴，惟腹中可以位置。非若胃为水谷之海，清气在上；胆为决断之官，静藏于肝，可得位之于中焦也。至于上焦，重重鬲膜，遮蔽清虚之宇，莲花之藏，惟心肺得以居之，而诸府不预焉。所谓鬲肓之上，中有父母者是也。心为阳，父也；肺为阴，母也。心主血，肺主气，共营卫于周身，非父母而何？然心君无为而治，肺为相傅，华盖而复于心上，以布胸中之气，而燮理其阴阳。膻中为臣使，包裹而络于心下，以寄喉舌之司，而宣布其政令，是心包为包裹心君之膜，而非府矣。第心火寂然不动，动而传之心包，即合相火。设君火不动，不过为相火之虚位而已，三焦之火，传入心包，即为相火。设三焦之火不上，亦不过为相火之虚位而已。《素问》谓手少阳与心主为表里，《灵枢》谓手厥阴之脉，出属心包络，下鬲历络三焦。手少阳之脉，散络心包，合心主，正见心包相火，与手少阳相火为表里，故历络于上下而两相输应也。心君太宁，则相火安然不动，而膻中喜乐出焉。心君扰乱，则相火翕然从之，而百度改其常焉。心包所主二火之出入，关系之重如此，是以亦得分手经之一，而可称为府耳。夫岂六府之外，更一添府哉？至若大肠、小肠，浊阴之最者，乃与心肺同列，混地狱于天堂，安乎？不安乎？岂有浊气上干，三焦交乱，尚可称为平人乎？敢著之为法，一洗从前之陋。

律一条

凡诊脉，不求明师传授，徒遵往法，图一弋获，以病试手，医之过也。

## 一明合色脉之法

### 合色脉论（附律一条）

喻昌曰：合色脉之法，圣神所首重，治病之权舆也。色者目之所见，脉者手之所持，而

合之于非目非手之间，总以灵心为质。《内经》云：上古使就贷季，理色脉而通神明，合之金木水火土，四时八风六合，不离其常，是则色脉之要，可通神明。直以之下合五行休王，上副四时往来，六合之间，八风良坼，不离常候，咸可推其变化而前知，况人身病机乎？又云：色之变化，以应四时之脉，此上帝之所贵，以合于神明也。所以远死而近生，是色之变化于精明之间者，合之四时之脉，辨其臧否，早已得生死之征兆，故能常远于死而近于生也。常远于死而近于生，宁不足贵乎？其谓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审清浊而知部分，视喘息听音声而知所苦，观权衡规矩，按尺寸，观浮沉滑涩，而知病所生。是出色脉以参合于视息听声，相时而求病所在之高下中外矣。精矣！微矣！要未可为中人以下者道也，是以有取于上工、中工、下工三等。上工十全九，中工十全七，下工十全六。故云：善调尺者不待于寸，善调脉者不待于色，又根本枝叶之分矣。然必能参合三者而兼行之，更为本末皆得之上工也。合之维何？五藏之色，在王时见者：春苍，夏赤，长夏黄，秋白，冬黑。五藏所主外荣之常，白当肺、当皮；赤当心、当脉；黄当脾、当肉；青当肝、当筋；黑当肾、当骨。五藏之脉，春弦，夏钩，秋毛，冬石，强则为太过，弱则为不及。四时有胃曰平，胃少曰病，无胃曰死。有胃而反见所胜之脉，甚者今病，微者至其所胜之时而病。合其色脉而互推之，此非显明易遵者乎？仲景亦出方便法门，谓寸口脉动者，因其王时而动。假令肝色青而返白，非其时色脉见，皆当病。盖两手太阴经之脉，总称寸口。因其王时而动者，肝王色青，其脉之动当微弦，设反见赤色，反得毛脉，至其所不胜之时而死矣。惟木王之色脉，青而且弦，为得春令之正。此外不但白色毛脉为鬼贼，即见赤黄黑之色，得钩代石之脉，皆当主病，特有轻重之分耳。《内经》言法已详，仲景复以金针度之，学者可不明哉？

律一条

凡治病，不合色脉，参互考验，得此失彼，得偏遗全，只名粗工。临证模糊，未具手眼，医之罪也。

## 一明营卫之法

### 营 卫 论（附律二条，附答营卫五问）

喻昌曰：营卫之义，圣神所首重也。《灵枢》谓宗气积于上焦，营气出于中焦，卫气出于下焦，谓其所从出之根柢也。卫气根于下焦，阴中之微阳，行至中焦，从中焦之有阴有阳者，升于上焦，以独生阳气，是卫气本清阳之气，以其出于下焦之浊阴，故谓浊者为卫也。人身至平旦，阴尽而阳独治，目开则其气上行于头，出于足太阳膀胱经之睛明穴，故卫气昼日外行于足手太阳经。所谓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循太阳之经穴，上出为行次。又谓太阳主外也，卫气剽悍，不随上焦之宗气同行经隧，而自行各经皮肤分肉之间。故卫行脉外，温分肉而充皮肤，肥腠理而司开阖也。营气根于中焦，阳中之阴，行至上焦，随上焦之宗气，降于下焦，以生阴气。是营气本浊阴之气，以其出于上焦之清阳，故谓清者为营也。营气静专，必随上焦之宗气同行经隧，始于手太阴肺经太渊穴，而行手阳明大肠经，足太阳膀胱经，足少阴肾经，手厥阴心胞络，手少阳三焦经，足少阳胆经，足厥阴肝经，而又始于手太阴肺经。故谓太阴主内，营行脉中也。卫气昼行于阳二十五度，当其王，即自外而入交于营。营气夜行于阴二十五度，当其王，即自内而出交于卫，其往来贯注，并行不悖，无时或息，营中有卫，卫中有营。设分之为二，安所语同条共贯之妙耶？营卫一有偏胜，其患即不可胜言。卫偏胜则身热，热则腠理闭，喘粗为之俯仰，汗不出，齿干烦冤。营偏胜则身寒，寒则汗出，身常清，数慄而厥。卫偏衰则身寒，营偏衰则身热，虽亦如之，然必有间矣。若夫营卫之气不行，则水浆不入，形体不仁。营卫之气泣除，则精气弛坏，神去而不可复收。是以圣人陈阴阳，筋脉和同，骨髓坚固，气血皆从。如是则内外调和，邪不能害，耳目聪明，气立如故。可见调营卫之义，为人身之先务矣，深维其机，觉卫气尤

在所先焉。《经》谓阳气破散，阴气乃消亡。是卫气者，保护营气之金汤也。谓审察卫气，为百病母。是卫气者，出纳病邪之喉舌也。《易》云：一阴一阳之谓道。乃其扶阳抑阴，无所不至，仙道亦然。噫嘻！鼻气通于天者也，口气通于地者也。人但知以口之气养营，惟知道者以鼻之气养卫。养营者，不免纵口伤生；养卫者，服天气而通神明。两者之月异而岁不同也，岂顾问哉？

附：答营卫五问

问：卫气昼行阳二十五度，岂至夜而伏耶？营气夜行阴二十五度，岂至昼而伏耶？曰：人身昼夜循环不息，只一气耳。从阴阳而分言二气，昼为阳则卫气主之；夜为阴则营气主之。卫气夜行于阴，营气昼行于阳，不当其王，则不得而主之耳。譬如日月之行，原无分于昼夜，而其经天之度，则各有分矣。

问：营行脉中，卫行脉外，果孰为之分限耶？曰：此义前论中已明之矣。更推其说，天包地，阳包阴，气包血，自然之理也。营卫同行经脉中，阴自在内为阳之守，阳自在外为阴之护，所谓并行不悖也。兵家安营，将帅自然居中，士卒自然卫外。男女居室，男自正位乎外，女自正位乎内，圣神亦只道其常耳。

问：《二十二难》谓《经》言脉有是动、有所生病。一脉变为二病，其义至今未解。曰：此正论营卫主病先后也。一脉变为二病者，同一经脉也，病则变为二，浅深不同也。邪入之浅，气留而不行，所以卫先病也。及邪入渐深，而血壅不濡，其营乃病，则营病在卫病后矣。使卫不先为是动，而营何自后所生耶？至仲景《伤寒论》，太阳经一日而主外，分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而出脉证。及治百种之变，精义入神，功在轩岐之上。

问：居常调卫之法若何？曰：每至日西，身中阳气之门乃闭，即当加意谨护，勿反开之。《经》谓暮而收拒，毋扰筋骨，毋见雾露，隐括调卫之义已悉。收者收藏神气于内也，拒者悍拒邪气于外也。如晨门者昏闭明启，尚何暴客之虞哉？即使逢年之虚，遇月之空，身中之气自固，虚邪亦何能中人耶？

问：奇经之病，亦关营卫否？曰：奇经所主，虽不同正经之病，其关于营卫则一也。其阴不能维于阴，怅然自失志者，营气弱也。阳不能维于阳，溶溶不能自收持者，卫气衰也。阳维为病，苦寒热者，邪入卫而主气也。阴维为病，苦心痛者，邪入营而主血，《经》所谓肺卫心营者是也。阴跷为病，阳缓而阴急，阳病而阴不病也。阳跷为病，阴缓而阳急，阴病而阳不病也。此等病多于正病中兼见之，惟识其为营卫之所受也，则了无疑惑矣。盖人身一气周流，无往不贯，十二经脉有营卫，奇经八脉亦有营卫，奇经附属于正经界中者，得以同时并注也。繇阳维、阴维、阳跷、阴跷推之，冲脉之纵行也，带脉之横行也，任脉之前行也，督脉之后行也，孰非一气所流行耶？一气流行，即得分阴分阳矣，营卫之义，亦何往而不贯哉？

律二条

凡营病治卫，卫病治营，与夫真邪不别。轻病重治，重病轻治，颠倒误人，医之罪也。

凡医不能察识营卫受病，浅深虚实寒热先后之变，白首有如童稚，不足数也。

## 一明络脉之法

### 络　脉　论（附律一条）

喻昌曰：十二经脉，前贤论之详矣，而络脉则未之及，亦缺典也。经有十二，络亦有十二，络者兜络之义，即十二经之外城也。复有胃之大络、脾之大络、及奇经之大络，则又外城之通界，皇华出入之总途也，故又曰络有十五焉。十二经生十二络，十二络生一百八十系络，系络生一百八十缠络，缠络生三万四千孙络。自内而生出者，愈多则愈小，稍大者在俞穴肌肉间。营气所主外廓，繇是出诸皮毛，方为小络，方为卫气所主。故外邪从卫而入，不遽入于营，亦以络脉缠绊之也。至络中邪盛，则入于营矣。故曰：络盛则入于经，以

营行经脉之中故也。然风寒六淫外邪，无形易入，络脉不能禁止，而盛则入于经矣。若营气自内所生诸病，为血为气，为痰饮，为积聚，种种有形，势不能出于络外。故经盛入络，络盛返经，留连不已，是以有取于砭射，以决出其络中之邪。今医不用砭射，已不足与言至巧，而用药之际，不加引经透络，功效羁迟，安得称为良工耶？至若三部九候，《内经》原有定位，王叔和以相络之故，大小二肠，候之于上。心主之脉，候之于下，而不知络脉所主者外，所关者小，虽是系络，表里相通，未可定其诊象。况水谷变化浊秽之府，去膈上父母清阳之藏，重重脂膜遮蔽，其气迴不相通，岂可因外络连属，反谓右寸之清阳上浮者，为大肠脉，沉者为肺脉？《经》所谓藏真高于肺者，乃藏真高于大肠矣，周身之治节，浑是大肠主之矣。左寸之浮者，为小肠脉，沉者为心脉。水中污泥，反浮于莲花之上，有是理乎？夫心胞之脉，里撷乎心，代君主行事，正如宰相统摄政府，节当从左寸候之。若分属右尺，与三焦同位，忽焉入阁办事，忽焉远窜遐荒，一日万几，舍樽俎而从事道路乎？切脉法中已定其诊，今再论及，恐安常者不加深察耳。唯是经有十二，络有十五，《难经》以阳跷阴跷，脾之大络，共为十五络，遂为后世定名。反遗《内经》"胃之大络，名曰虚里，贯膈络肺"吃紧一段。后人不敢翻越人之案，遂谓当增为十六络。是十二经有四大络矣，岂不冤乎？昌谓：阳跷阴跷，二络之名原误，当是共指奇经为一大络也。盖十二经各有一络，共十二络矣。此外有胃之一大络，繇胃下直贯膈肓，统络诸络脉于上。复有脾之一大络，繇脾外横贯胁腹，统络诸络脉于中。复有奇经之一大络，繇奇经环贯诸经之络于周身上下，盖十二络以络其经，三大络以络其络也。《难经》原有络脉满溢，诸经不能复拘之文，是则八奇经出于十二经脉之外，经脉不能拘之，不待言矣。昌尝推奇经之义，督脉督诸阳而行于背。任脉任诸阴而行于前，不相络也。冲脉直冲于胸中，带脉横束于腰际，不相络也。阳跷阴跷，同起于足跟，一循外踝，一循内踝，并行而斗其捷，全无相络之意。阳维阴维，一起于诸阳之会，一起于诸阴之交，名虽曰维，乃是阳自维其阳，阴自维其阴，非交相维络也。设阳跷、阴跷可言二络，则阳维阴维更可言二络矣，督、任、冲、带，俱可共言八络矣。《难经》又云：奇经之脉，如沟渠满溢，流于深湖。故圣人不能图，是则奇经明等之络，夫岂有江河大经之水，拟诸沟渠者哉？《难经》又云：人脉隆盛，入于八脉而不环周，故十二经亦不能拘之，溢畜不能环流灌溉诸经者也，全是经盛入络，故溢畜止在于络，不能环溉诸经也。然则奇经共为一大络，夫复何疑。

### 律一条

凡治病不明藏府经络，开口动手便错。不学无术，急于求售，医之过也。甚有文过饰非，欺人欺天，甘与下鬼同趣者，此宵人之尤，不足罪也。

### 附：答《内经》十问

问：逆春气则伤肝，夏为寒变，此何病也？曰：寒变者，夏月得病之总名也。缘肝木弗荣，不能生其心火，至夏心火当旺反衰，北方肾水得以上凌。其候掩抑而不光明，收引而不发露，得食则饱闷，偶事则狐疑，下利奔迫，惨然不乐。甚者战栗如丧神守，证与启玄子益火之源以消阴翳，似同而实大异。盖彼所谓益火之源者，主君相二火而言，非用黄连，即用桂、附。而此所谓益火之源者，全在发舒肝木之郁遏，与黄连、桂、附，绝不相干也。

问：逆秋气则伤肺，冬为飧泄。与春伤于风，夏生飧泄有别否？曰：伤风而飧泄，以风为主，风者东方木也。伤肺而飧泄，以肺为主，肺者西方金也。其候各异，安得比而同之。风邪伤人，必入空窍，而空窍惟肠胃为最。风既居于肠胃，其导引之机，如顺风扬帆，不俟脾之运化，食入即出，以故飧已即泄也。不知者以为脾虚完谷不化，如长夏洞泄寒中，及冬月飧泄之泄，反以补脾刚燥之药，助风性之劲，有泄无已，每至束手无策。倘知从春令治之，用桂枝领风从肌表而出，一二剂而可愈也。而秋月之伤肺，伤于肺之燥也，与秋伤于燥，冬生咳嗽，同是一病。但在肺则为咳嗽，在大肠则为飧泄，所谓肺移热于大肠，久为肠澼者，即此病也。但使肺热不传于大肠，则飧泄自止，不知者惟务止泄，以燥益燥，吾

目中所见诸大老之误，历历可指也。冤哉！

问：逆冬气则伤肾，春为痿厥，同一病乎？曰：痿自痿，厥自厥，本是二病。然痿者必至于厥，厥者必至于痿，究竟是一病也。但肝气可持，则痿病先见；筋脉未损，则厥病先见耳。肝主筋，肝病则筋失所养，加以夙有筋患，不觉忽然而痿矣。肝气以条达为顺，素多郁怒，其气不条达而横格，渐至下虚上盛，气高不返，眩晕不知人而厥矣。厥必气通始苏也。此皆冬时失养藏之道，正气不足之病，与治痰治风，绝不相干。治痰与风，虚者益虚矣。一味培补肾水，生津养血，听其筋自柔和，肝自条达可也。若精枯气削，亦难为矣。

问：秋伤于湿，上逆而咳，发为痿厥，与逆冬气则伤肾，春为痿厥有别否？曰：此痿厥与春月之痿厥大异。秋伤于湿，吾已力辨其为伤燥矣，伤于燥则肺先病也。咳者肺之本病，其候不一，上逆而咳，燥之征也。至发而为痿，则肺金摧乎肝木。发而为厥，则肺气逆而不行，燥之极矣。此盖燥火内燔，金不寒，水不冷，秋冬不能收藏。与春月不能发生之故，相去不亦远乎？

问：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逆夏气则太阳不长，心气内洞；逆秋气则太阴不收，肺气焦满；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与前寒变等病，又不同者何也？曰：前言逆春气而夏始病，此言逆春气而春即病也。春气属少阳木，主生；夏气属太阳火，主长；秋气属太阴金，主收；冬气属少阴水，主藏。春未至而木先芽，夏未至而火先朗，此为休征。春已至而木不生，夏已至而火不长，此这咎征。若春已过而不生，夏已过而不长，则死期迫矣。收藏亦然，肝气内变，即所谓不条达而横格也。心气内洞，洞开也，心虚则洞然而开。有人觉心大于身，大于室，少顷方定者，正此病也。惟心洞开，北方寒水得乘机窃入，为寒变之病。非心气内洞，别为一病也。

问：寒变与煎厥，皆属夏月之病，究竟何别？曰：寒变者，南方心火无权，为北方寒水所变也。煎厥者，北方肾水无权，而南方心火亢甚无制也。两者天渊，不可同论。煎者火性之内燔，厥者火气之上逆，即《经》文阳气者，烦劳则张，精绝辟积于夏之说。可见阳根于阴，深藏肾水之中。惟烦劳无度，则阳张于外，精绝于内，延至夏月火王，而煎厥之病生矣。

问：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又云味过于甘，心气喘满色黑，肾气不衡，此何解也？曰：此未经阐发之义，盖少阴主藏者也，冬月水旺，肾藏甚富，源泉混混，盈科而进。若冬无所藏，新旧不相承接，有独沉而已。《太素》不解其旨，至谓独沉为沉浊，何况后人乎？味过于甘，肾气不衡。注作不平，亦属肤浅。盖人身心肾相交，水火相济者其恒也。味过于甘，肾气为土掩，而不上交于心，则心气亦不得下交于肾，所以郁抑而为喘满也。肾气不衡，即肾气独沉之变文，见心肾交，则肾脉一高一下，犹权衡。然知独沉为有权无衡也。则不衡二字恍然矣。夫肾间之气，升灌于上，则为荣华；独沉于下，则为枯谢。《难经》谓五藏脉平而死者，生气独绝于内，不满五十动一止者，肾气先尽。故知肾气独沉，非细故也。

问：味过于酸，肝气以津，脾气乃绝。此何解也？曰：此人身消息之所在。王注牵强，不合乎道。夫人天真之气，全在于胃，津液之多寡，即关真气之盛衰。而胃复赖脾以运行其津液，一藏一府，相得益彰，所以胃不至于过湿，脾不至于过燥也。观下文味过于苦，脾气不濡，胃气乃厚，其为脾过燥，胃过湿可知。然终是相连藏府，嘿相灌渗，所以脾气但言不濡，病反在胃，且未甚也。至以过酸之故，助其曲直，将胃中津液，日渐吸引，注之于肝，转觉肝气津润有余矣。肝木有余，势必克土，其脾气坐困，不至于绝不已耳。若胃中津液尚充，纵脾气不濡，有濡之者在也，亦安得坐毙哉？

问：味过于苦，胃气乃厚；味过于辛，精神乃央。注谓厚为强厚，央为久长。岂五味中酸咸甘多所损，苦与辛多所益乎？曰：二义原不作此解，王注与《经》文全相背谬。观于胃气乃厚，繇于脾气不濡，明系脾困，不为胃行津液，胃气积而至厚也。胃气一厚，容纳遂

少，反以有余成其不足，更难施治。今人守东垣一家之学，遇胃病者咸用补法，其有愈补愈胀者，正坐此弊。如西北之人，喜食生硬面酪，迨至受病，投以牵牛、巴豆，乃始畅适。即香、砂、桔、半，用且不应，况用参、朮之补乎？《内经》有言胃气实则胀，虚则泄，盖可知矣。至精神乃央，上文既云筋脉沮弛，明是筋脉得辛而缓散不收也。况人之精神，全贵收藏，不当耗散，宁有辛散既久，而不为殃害者耶？曰央则其为病，且有卒暴之虞矣。相传多食辛令人夭，岂不然哉？

问：味过于咸，大骨气劳，从前无解，请一明之。曰：身中消息，有谓心未有不正，肾未有不邪者，以肾为作强之官也。有谓肾未有不正，心未有不邪者，以心为情欲之府也。大骨气劳，心肾两有所涉，而实有不尽然者，尝见高僧高道，栖真习定，忽焉气动精倾，乃知味过于咸，大骨气劳之说，不尽关于情欲耳。盖食咸过多，峻补其肾，腰骨高大之所，其气忽积，喜于作劳。气既勃勃内动，则精关勃勃欲开，虽不见可欲，而不觉关开莫制矣。《经》谓强力入房，肾气乃伤，高骨乃坏。此固嗜欲无节者之本病，奈何清修卓练之士，每于蔬菜间，多食咸藏厚味，以亏道体。无有以《内经》之理，一陈其前者。及病已成而食淡斋，长年累月自苦，亦足补偏救敝，然不如当日味勿过咸之超矣，因并及之。

## 申明《内经》法律

一申治病不明标本之律（律一条　发明《内经》二条）　凡病有标本，更有似标之本，似本之标。若不明辨阴阳逆从，指标为本，指本为标，指似标者为标，似本者为本，迷乱经常，倒施针药，医之罪也。

治病必求其本

万事万变，皆本阴阳。而病机药性，脉息论治，则最切于此。故凡治病者，在必求于本，或本于阴，或本于阳，知病所繇生而直取之，乃为善治。若不知求本，则茫如望洋，无可问津矣。今世不察圣神重本之意，治标者常七八，治本者无二三，且动称急则治标，缓则治本，究其所为缓急，颠倒错认，举手误人，失于不从明师讲究耳。所以凡因病而致逆，因逆而致变，因寒热而生病，因病而生寒热者，但治其所生之本原，则后生诸病，不治自愈。所以得阴脉而见阳证者，本阴标阳也；得阳脉而见阴证者，本阳标阴也。若更治其标，不治其本，则死矣，为医而可不知求本哉？

知标与本，用之不殆；明知逆顺，正行无间；不知是者，不足以言诊，足以乱经。故《大要》曰：粗工嘻嘻，以为可知。言热未已，寒病复始，同气异形，迷诊乱经，此之谓也。

中道而行，无所疑问，不有真见，安能及此？粗工妄谓道之易知，故见标之阳，辄从火治；假热未除，真寒复起。虽阴阳之气若同，而变见之形迥异，粗工昧此，未有不迷乱者矣。

百病之起，多生于本。六气之用，则有生于标者，有生于中气者。太阳寒水，本寒标热；少阴君火，本热标寒，其治或从本，或从标，审寒热而异施也。少阳相火，从火化为本；太阴湿土，从湿化为本，其治但从火湿之本，不从少阳、太阴之标也。阳明燥金，金从燥化，燥为本，阳明为标；厥阴风木，木从风化，风为本，厥阴为标。其治不从标本而从乎中，中者中见之气也。盖阳明与太阴为表里，其气互逆于中，是以燥金从湿土之中气为治。厥阴与少阳为表里，其气互通于中，是以风木从相火之中气为治，亦以二经标本之气不合，故从中见之气以定治耳。若夫太阳、少阴，亦互为中见之气者，然其或寒或热，标本甚明，可以不求之于中耳。至于诸病，皆治其本，惟中满及大小二便不利，治其标。盖中满则胃满，胃满则药食之气不能行，而藏府皆失所禀，故无暇治其本，先治其标，更为本之本也。二便不通，乃危急之候，诸病之急，无急于比，故亦先治之，舍此则无有治标者矣。至于病气之标本，又自不同。病发而有余，必累及他藏他气，先治其本，不使得入他藏他气为善。病发而不足，必受他藏他气之累，先治其标，不使累及本藏本气为善。又如病为本，工为

标。工不量病之浅深，病不择工之臧否，亦是标本不得也。缘标本之说，错出难明，故此述其大略云。

一申治病不本四时之律 （律一条 发明《内经》五条） 凡治病，而逆四时生长化收藏之气，所谓违天者不祥，医之罪也。

治不本四时。

不本四时者，不知四时之气，各有所本，而逆其气也。春生本于冬气之藏；夏长本于春气之生；长夏之化，本于夏气之长；秋收本于长夏之化；冬藏本于秋气之收。如冬气不藏，无以奉春生；春气不生，无以奉夏长。不明天时，则不知养藏、养生之道，从何补救？

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又夏为寒变。

阳气不能鼓动而生出，内郁于肝，则肝气混揉，变而伤矣。肝伤则心火失其所生，故当夏令而火有不足，寒水侮之，变热为寒也。

逆夏气，则太阳不长，心气内洞。又秋为痎疟。

阳气不能条畅而外茂，内薄于心，燠热内消，故心中洞然而空也。心虚内洞，则诸阳之病作矣。心伤则暑气乘之，至秋而金气收敛，暑邪内郁，于是阴欲入而阳拒之，故为寒。火欲出而阴束之，故为热。金火相争，故寒热往来而痎疟。

逆秋气，则太阴不收，肺气焦满。又冬为飧泄。

肺热叶焦，为胀满也。肺伤则肾水失其所生，故当冬令而为肾虚飧泄。飧泄者，水谷不分而寒泄也。

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又春为痿厥。

少阴主藏，少阴之气不伏藏，而至肾气独沉，则有权无衡，如冷灶无烟，而注泄沉寒等病作矣。肾伤则肝木失其所生，肝主筋，故当春令而筋病为痿。阳贵深藏，故冬不能藏，则阳虚为厥。此可见春夏生长之令，不可以秋冬收藏之气逆之。秋冬收藏之令，不可以春夏生长之气逆之。医者而可悖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之旨乎？

一申治病不审地宜之律 （律一条 发明《内经》六条） 凡治病，不察五方风气，服食居处，各不相同，一概施治，药不中窍，医之过也。

治不法天之纪、地之理，则灾害至矣。

天时见上，地之寒、温、燥、湿、刚、柔，五方不同。人病因之，故《内经》以《异法方宜》名篇，可见圣神随五方风气，而异其法以宜民也。

东方之民，食鱼而嗜咸，鱼者使人热中，盐者胜血，故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皆为痈疡，其治宜砭石，故砭石者，亦从东方来。

鱼发疮，盐发渴，血弱而热，易为痈疡。

西方之民，陵居而多风，水土刚强，其民不衣而褐荐，华食而脂肥，故邪不能伤其形体，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故毒药者，亦从西方来。

水土刚强，饮食脂肥，肤腠闭封，血气充实，外邪不能伤。病生于喜怒思忧恐，及饮食男女之过甚也。

北方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外而乳食，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焫，故灸焫者，亦从北方来。

水寒冰冽，故生病于藏寒也。

南方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腊，至理而赤色，其病挛痹，其治宜微针，故九针者，亦从南方来。

食腊，所食不芬香也。酸味收敛，故人皆肉理密致。阳盛之处，故色赤。湿热内淫，故筋挛脉痹也。

中央地平以湿，民食杂而不劳，故其病多痿厥寒热，其治宜导引按跷，故导引按跷者，亦从中央出也。

东方海，南方下，西方北方高，中央之地平以湿，地气异，生病殊焉。

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故治所以异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体也。

随五方用法，各得其宜，惟圣人能达其性情耳。

春气西行，夏气北行，秋气东行，冬气南行。故春气始于下，秋气始于上，夏气始于中，冬气始于标。春气始于左，秋气始于右，冬气始于后，夏气始于前，此四时正化之常，故至高之地，冬气常在；至下之地，春气常在，必谨察之。地有高下，气有温凉，高者气寒，下者气热。故失寒凉者胀，失温热者疮，下之则胀已，汗之则疮已，此腠理开闭之常，大小之异耳。西北之气，散而收之；东南之气，收而温之，所谓同病异治也。故曰气寒气凉，治以寒凉，行水渍之；气温气热，治以温热，强其内守，必同其气，可使平也。假者反之，崇高则阴气治之，污下则阳气治之，高者其人寿，下者其人夭。

一申治病不审逆从之律 （律一条 发明《内经》二条） 凡治病有当逆其势而正治者，有当从其势而反治者，若不悬鉴对照，而随手泛应，医之罪也。

不审逆从。

不审量其病可治与不可治也。

逆从倒行，反顺为逆也。

逆从者，以寒治热，以热治寒是逆其病而治之。以寒治寒，以热治热，是从其病而治之。从治即反治也。逆者正治，辨之无难。从者反治，辨之最难。盖寒有真寒假寒，热有真热假热，真寒真热，以正治之即愈。假寒假热，以正治之则死矣。假寒者，外虽寒而内则热，脉数而有力，或沉而鼓击，或身寒恶衣，或便热秘结，或烦满引饮，或肠垢臭秽，此则明是热极，反兼寒化，即阳盛格阴也。假热者，外虽热而内则寒；脉微而弱，或数而虚，或浮大无根，或弦芤断续；身虽炽热而神则静，语虽谵妄而声则微，或虚狂起倒，而禁之则止；或蚊迹假瘢，而浅红细碎；或喜冷水而所用不多；或舌苔面赤而衣被不撤；或小水多利；或大便不结，此则明是寒极，反兼热化，即阴盛格阳也。假寒者清其内热，内清则浮阴退舍矣。假热者温其真阳，中温则虚火归元矣，是当从治者也。凡用奇偶七方而药不应，则当反佐以入之。如以热治寒而寒格热，反佐以寒则入矣。如以寒治热而热格寒，反佐以热则入矣。又如寒药热服，借热以行寒；热药寒服。借寒以行热，皆反佐变通之法，因势利导，故易为力，亦小小从治之意也。

一申治病不辨脉证相反之律 （律一条 发明《内经》九条） 凡治病，不辨脉与证之相反，懵然治之，医之罪也。或不得已，明告而勉图其难，则无不可。

气虚身热，此谓反也。

阳气虚，则不当身热而反热，身热则脉气当盛而反虚，是病气与证不符，故谓反也，反则胡可妄治。

谷入多而气少，此谓反也。

谷入于胃，助其胃气，散布经络，当充然有余，今谷入多而气少，是胃气不布也。

谷不入而气多，此谓反也。

胃气外散，脉并之也。

脉盛血少，此谓反也。脉少血多，此谓反也。

经脉行气，络脉受血，经气入络，络受经气，候不相合，故皆反常。

谷入多而血少者，得之有所脱血，湿居下也。

脱血则血虚，血虚则气盛，盛气内郁，逼迫津液，流入下焦，故云湿居下也。

谷入少而气多者，邪在胃及肺也。

胃气不足，肺气下流于胃中，故邪在胃。然肺气入胃，则肺气不自守，气不自守，则邪气从之。故云邪在胃及肺也。

脉小血多者，饮中热也。

饮留脾胃，则脾气溢，脾气溢，则发热中。

脉大血少者，肺有风气，水浆不入。

风气盛满，则水浆不入于脉。

形盛脉细，少气不足以息者危。形瘦脉大，胸中多气者死。

合此一条观之，前四条皆危证。然脉细少气者危，脉大多气者死，又与损至之脉同推矣。

一申治病不察四易四难之律 （律一条 发明《内经》二条） 凡治病，参合于望色切脉审证三者，则难易若视诸掌。粗工难易不辨，甚且有易无难，医之罪也。

凡治病，察其形气色泽，脉之盛衰，病之新故，及治之无后其时。形气相得，谓之可治；色泽以浮，谓之易已；脉从四时，谓之可治；脉弱以滑，是有胃气，命曰易治。

气盛形盛，气虚形虚，是相得也，故可治。气色明润，血气相营，故易已。春弦夏钩，秋浮冬沉，顺从四时，故可治。弱而且滑，胃气适中，无过不及，故易治。

形气相失，谓之难治；色夭不泽，谓之难已；脉实以坚，谓之益甚；脉逆四时，为不可治，必察四难而明告之。

形与气两不相得，色夭枯而不明润，脉实坚而无胃气，逆四时而脉反常，此四者工之所难为，故必明告之。粗之所易治，曾不加察也。

一申治病不察新久之律 （律一条 发明《内经》六条） 凡治病，不辨新病邪实，久病正虚，缓急先后失序而实实虚虚，医之罪也。

征其脉小，色不夺者，新病也。

气乏而神犹强也。

征其脉不夺，其色夺者，此久病也。

神虽持，而邪则凌正也。

征其脉与五色俱夺者，此久病也。

神与气俱衰也。

征其脉与五色俱不夺者，新病也。

神与气俱强也。新病可急治，久病宜缓调。

五藏已败，其色必夭，夭必死矣。

色者神之旗，藏者神之舍，神去则藏败，藏败则色见夭恶。

故病久则传化，上下不并，良医弗为。

病之深久者，变化相传，上下气不交通，虽医良法妙，亦何以为之？

一申治病不先岁气之律 （律一条 发明《内经》四条） 凡治病，不明岁气盛衰，人气虚实，而释邪攻正，实实虚虚，医之罪也。

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矣。

不知岁运之盛衰，自不知人气之虚实，失时反候，五治不分，邪辟内生，工不能禁也。

不知气之至与不至，而失其时，反其候，则五运之治，盛衰不分。其有邪辟内生，病及于人者，虽医工莫能禁之，繇其不知时气也。

不知合之四时五行，因加相胜，释邪攻正，绝人长命。

不知邪正虚实，而妄施攻击，夺人真元，杀人于冥冥之中，故为切戒。

必先岁气，无伐天和。无盛盛，无虚虚，而遗人夭殃，无致邪，无失正，绝人长命。

《内经》谆谆示戒，学者可不求师讲明。盖岁有六气，分主有南面北面之政，先知此六气所在，人脉至尺寸应之。太阴所在，其脉沉；少阴所在，其脉钩；厥阴所在，其脉弦；太阳所在，其脉大而长；阳明所在，其脉短而涩；少阳所在，其脉大而浮。如是六脉，则谓天和，不识者，呼为病脉。攻寒令热，脉不变而热疾已生。制热令寒，脉如故而寒病又起，欲求其适，安可得乎？天枉之来，率繇于此，不察虚实，但用攻击，盛盛虚虚，致邪失正，遗人夭

殃，绝人长命也。

北政之岁，少阴在泉，则寸口不应；厥阴在泉，则右不应；太阴在泉，则左不应。南政之岁，少阴司天，则寸口不应；厥阴司天，则右不应；太阴司天，则左不应，诸不应者，反其诊则应矣。北政之岁，三阴在下，则寸不应；三阴在上，则尺不应。南政之岁，三阴在天，则寸不应；三阴在泉，则尺不应，右左同。

一申用药不远寒热之律 （律一条 发明《内经》一条） 凡治病，用寒远寒，用热远热，其常也。不远寒热，其变也。若不知常变，一概施治，酿患无穷，医之罪也。

发表不远热，攻里不远寒。不发不攻，而犯寒犯热，寒热内贼，其病益甚。故不远热则热至，不远寒则寒至，寒至则坚否、腹满、痛急下利之病生矣。热至则身热、吐下、霍乱、痈疽、疮疡、瞀郁、注下、目瞑、肿胀、呕、鹜溏、骨节变、肉痛、血溢、血泄、淋闭之病生矣。

治病惟发表不远热，非发表则必远热矣。惟攻里不远寒，非攻里则必远寒矣。不当远而远，当远而不远，其害俱不可胜言。

一申治病不知约方之律 （律一条 发明《内经》二条） 凡用方，不分君臣佐使，头绪纷杂，率意妄施，药与病迥不相当，医之罪也。

约方，犹约囊也。囊满弗约，则输泄。方成弗约，则神与弗居。

业医者，当约治病之方，而约之以求精也。《易》曰：精义入神，以致用也，不得其精，焉能入神？有方无约，即无神也，故曰神与弗居。藏位有高下，府气有远近，病证有表里，用药有轻重。调其多少、和其紧慢，令药气至病所，故为勿太过与不及，乃为能约。

未满而知约之可为工，不可以为天下师。

未满而知约，何约之有？是以言约者，非满不可，故未满而知约，必不学无术之下材耳。然较诸全不知约者，失必稍轻。尝见用峻剂、重剂之医，屡获奇中；及征其冥报，比用平剂、轻剂者转厉，岂非功以倖邀，不敢罪耶？噫！安得正行无间之哲，履险皆平，从权皆经也哉？

一申治病不知约药之律 （律一条 发明《内经》二条） 凡用药太过不及，皆非适中，而不及尚可加治，太过则病去药存，为害更烈，医之过也。

帝曰：有毒无毒，服有约乎？岐伯曰：病有久新，方有大小，有毒无毒，固宜常制矣。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中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

下品烈毒之药治病，十去其六即止药；中品药毒次于下品治病，十去其七即止药；上品药毒，毒之小者，病去其八即止药；上下中品，悉有无毒平药，病去其九，即当止药，此常制也。

有毒无毒，所治为主，适大小为制也。

但能破积愈疾，解急脱死，则为良方。非必以先毒为是，后毒为非，无毒为非，有毒为是，必量病轻重大小而制其方也。《周礼》令医人采毒药以供医事，以无毒之药可以养生，不可以胜病耳。今世医人通弊，择用几十种无毒之药，求免过愆。病之二三，且不能去，操养痈之术，坐误时日，迁延毙人者比比，而欲己身长享，子孙长年，其可得乎？

一申治病不疏五过之律 （律一条 释《经》文五条） 凡诊病，不问三常，不知比类，不察神志，不遵圣训，故犯无忌，医之过也。

凡未诊病者，必问尝贵后贱，虽不中邪，病从内生，名曰脱营。尝富后贫，名曰失精。五气留连，病有所并。粗工诊之，不在藏府，不变形躯，诊之而疑，不知病名。身体日减，气虚无精，病深无气，洒洒然时惊病深者，以其外耗于卫，内夺于营，良工所失，不知病情，此亦治之一过也。

过在不问病情之所始也。

# 历代中医资料大全分享

你好，我是逢原，你现在看到的这本资料是我从网上收集整理的。

本人自学中医多年，耗时多年搜集珍藏了众多的中医资料，包括了目前已经出版的大多数中医书籍，以及丰富的视频教程，而这些中医资料，是博览群书，勤求古训之必备。

只需要在下面输入你的邮箱并确认就可以直接下载中医资料：

http://list.qq.com/cgi-bin/qf_invite?id=03157beabc6d50e0b64029a2715966596d94dcac7ed0cfd7

如果有你也喜欢中医，需要一些学习中医的资料；或者是学习中医的路上碰到了什么问题需要交流；或者碰到一些疾病的困扰，需要求助，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

一、发邮件：fyzy999@qq.com

二、加我 **QQ/微信：2049346637**

三、关注微信公众平台——**逢原中医**，经常有中医文章更新。

四、关注我的**空间**：**http://user.qzone.qq.com/2049346637**

**免责申明：所有资源均是网上搜集，本人收集整理这些中医资料，仅仅为了方便中医同道中人私下交流学习之用，不为营利，将不对任何资源负法律责任。所有资源请在下载后 24 小时内删除，任何涉及商业营利目的均不得使用，否则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您自己承担！如果您觉得满意，请购买正版资源。**

私人微信号：2049346637

公众平台：逢原中医

凡欲诊病者，必问饮食居处。暴乐暴苦，始乐后苦，皆伤精气，精气竭绝，形体毁沮。暴怒伤阴，暴喜伤阳，厥气上行，满脉去形。愚医治之，不知补泻，不知病情，精华日夺，邪气乃并，此治之二过也。

过在不知病人七情所受，各不同也。

善为脉者，必以比类奇恒，从容知之。为工而不知道，此诊之不足贵，此治之三过也。

比类之法，医之所贵。如老吏判案，律所不载者，比例断之，纤悉莫逃也。奇恒者，审其病之奇异平常也。从容者，凡用比类之法，分别病能。必从容参酌，恶粗疏简略也。

诊有三常，必问贵贱，封君伤败，及欲侯王。故贵脱势，虽不中邪，精神内伤，身必败亡。始富后贫，虽不中邪，皮焦筋屈，痿躄为挛。医不能严，不能动神，外示柔弱，乱至失常，病不能服，则医事不行，此治之四过也。

此过繇于不能戒严病者，令之怵然神动，蠲除忧患，徒外示柔弱，委曲从人也。

凡诊者，必知终始，有知绪余。切脉问名，当合男女，离绝菀结，忧恐喜怒，五藏空虚，五气离守，工不能知，何术之语？

察气色之终始，知病发之余绪。辨男子之顺脉，与七情内伤，故离间亲爱者魂游；绝念所怀者意丧；菀积所虑者神劳；结固余怨者志苦；忧愁者闭塞而不行；恐惧者荡惮而失守；盛怒者迷惑而不治；喜乐者惮散而不藏。由是八者，故五藏空虚，血气离守，工不思晓，又何言医？

尝富大伤，斩筋绝脉，身体复行，令泽不息，故伤败结，留薄归阳，脓积寒热。粗工治之，亟夺阴阳，身体解散，四肢转筋，死日有期。医不能明，不问所发，惟言死日，亦为粗工，此治之五过也。

非分过损，身体虽复，津液不滋；血气内结，留而不去；薄于阳脉，则化为脓；久积腹中，则外为寒热也。不但不学无术者为粗工，即使备尽三世经法，而诊不辨三尝，疗不慎五过。亦为粗略之医也。

凡此五者，受术不通，人事不明也。

一申治病不征四失之律 （律一条 明录《经》文二条） 凡治病，不问证辨脉，而以无师之术笼人，此最可贱，不足罪也。

夫经脉十二，络脉三百六十五，此皆人之所明知，工之所循用也。所以不十全者，精神不颛，志意不理，外内相失，故时疑殆。

精神不颛，不能吉凶同患。志意不理，不能应变无穷。内外相失，不能参合色脉，安得不疑而且殆？

诊不辨阴阳，此治之一失也。受师不卒，妄作杂术，谬言为道，更名自功，妄用砭石，后遗身殃，此治之二失也。不适贫富贵贱之居，坐之厚薄，形之寒温，不适饮食之宜，不别人之勇怯，不知比类，足以自乱，不足以自明，此治之三失也。诊病不问其始，忧患饮食之失节，起居之过度，或伤于毒，不先言此，卒持寸口，何病能中？妄言作名，为粗所穷，此治之四失也。

## 申明仲景律书（附伤寒三阳经禁一条，附杂证时病药禁一条）

原文允为定律，兹特申明十义，不更拟律。

一申治风寒不可发汗之律 伤寒有五，皆热病之类也。同病异名，同脉异经，病虽俱伤于风，其人素有锢疾，则不得同法。其人素伤于风，因复伤于热，风热相搏，则发风温，四肢不收，头痛身热，常汗出不解。治在少阴、厥阴，不可发汗。汗出谵语独语，内烦躁扰不得卧，善惊，目乱无精。治之复发其汗，如此死者，医杀之也。

伤寒有五，即伤寒、中风、风温、湿温、疫疟也。寒风温热凉各别，素有锢疾，不得同法。即动气在上下左右，不可汗下之类。伤风重复伤热，两邪相搏于内。本属少阴里证，

如温疟之病，而厥阴风木，则兼受之，热邪充斥两脏，尚可用辛温发散助其疟乎？误发其汗，死证四出，不可复救矣。复发其汗，即申上文不可发汗者。复发其汗，非是死证已出，复发其汗也。

一申治湿温不可发汗之律　伤寒湿温，其人常伤于湿，因而中暍，湿热相搏，则发湿温。病苦两胫逆冷，腹满叉胸，头目痛，苦妄言。治在足太阴，不可发汗。汗出必不能言，耳聋，不知痛所在，身青，面色变，名曰重暍。如此者死，医杀之也。

湿温即暑与湿交合之温病。素伤于湿，因复伤暑，两邪相搏，深入太阴，以太阴主湿，召暑而入其中也。两胫逆冷，腹满，湿得暑而彰其寒。又胸、头目痛、苦妄言，暑得湿而彰其热，此但当分解热湿之热邪，而息其焰。宁可发汗，令两邪混合为一耶？发汗则口不能言，耳不能闻，心不知苦，但身青面色变，显露于肌肉之外耳。暍病而至重暍，又非虚虚实实之比，直为医之所杀矣。二律出《脉证》，王叔和集医律之文。然则医律古有之矣，何以后世无传耶？详考仲景以前，冬月之伤寒尚未备，况春月之风温，夏月之湿温乎？是则医律为仲景之书无疑矣。盖《伤寒论》全书皆律，其书中不及载之证，另作律书以纬之。传至晋代，伤寒书且得之搜采之余，而律书更可知矣。所以叔和虽采二条入《脉经》，究竟不知为何时何人之言也。再按律书虽亡，而三百九十七法具在，其法中之律，原可引伸触类，于以神而明之。如曰此医吐之过也，此医下之所致也，与夫不可汗，不可下，不可火，不可用前药，此为小逆，此为大逆，此为一逆再逆，此为难治，此为不治。条例森森，随证细心较勘，自能立于无过。兹将脉法中大戒，发明数则，俾察脉之时，预知凛焉。

一申治伤寒病令人亡血之律　病人脉微而涩者，此为医所病也。大发其汗，又数大下之，其人亡血，病当恶寒，后乃发热，无休止时。夏月盛热，欲著复衣。冬月盛寒，欲裸其体。阳微则恶寒，阴弱则发热，此医发其汗，令阳气微，又大下之，令阴气弱。五月之时，阳气在表，胃中虚冷，以阳气内微，不能胜冷，故欲著复衣。十一月之时，阳气在里，胃中烦热，以阴气内弱，不能胜热，故欲裸其身，又阴脉迟涩，故知亡血也。

人身之脉，阴阳相抱，荣卫如环。伤寒病起之后，脉见阳微阴涩，知为医之所累，大汗大下，两伤其荣卫，以故恶寒发热无休止时，乃至夏月反毗于阴，冬月反毗于阳。各造其偏，经年不复，其为累也大矣。即阳脉之微，以久持而稍复，而但阴脉迟涩，亦为亡血，以阴血更易亏难复耳。设其人平素脉微且涩，医误大汗大下，死不终日矣。此论病时汗下两伤，所以经年不复之脉也。

一申治伤寒病令人发饷之律　寸口脉浮大，医反下之，此为大逆。浮为无血，大即为寒，寒气相搏，即为肠鸣。医乃不知，而饮水令大汗出，水得寒气，冷必相搏，其人即饷。

寸口脉浮大，病全在表。医反下之，则在表之阳邪下陷，而胃中之真阳不治，遂成结胸等证，故为大逆。浮主气，故曰无血，即浮为在表，未入于阴之互辞。大即为寒，见外感之邪，全未外解也。中有一证，下陷之邪，与藏气相搏而为肠鸣者，此必未尝痞结至极，盖痞结即不复转气也。医不知其人邪已内陷，当将差就错，内和其气，反饮水令大汗出，是下之一损其胃中之阳，饮水再损其胃中之阳。腹中之邪，随汗出还返于胃，与水气相搏。且夹带浊气，上干清气，其人即饷。饷者，胃气垂绝之象，伤寒之危候也。然其死与不死，尚未可定。盖脉之浮大，本非微弱之比，而邪之内陷，当大逆者，止成肠鸣小逆。倘发饷已后，阳气渐回，水寒渐散，仍可得生。观后条仲景谓寒聚心下，当奈何也？此则聚而不散，无可奈何，仁人之望绝矣。

一申治伤寒病致人胃寒之律　寸口脉濡而弱，濡即恶寒，弱即发热，濡弱相搏，藏气衰微，胸中苦烦，此非结热。而反薄居，水渍布冷铫贴之，阳气遂微，诸府无所依，阴脉凝聚，结在心下而不肯移。胃中虚冷，水谷不化，小便纵通，复不能多。微则可救，聚

寒不散，当奈何也！

此见寸口阳脉濡，阴脉弱，乃藏气素衰之征。阳濡则恶寒，阴弱即发热。其人胸中苦烦，即为虚烦，不当认为结热，而以水渍布冷贴，重伤其胸中之阳也。盖胸中之阳，为诸府之所依藉，阳气一微，阴气即凝结心下，如重阴蔽晦，胃中水谷，无阳以化，而水寒下流。小便纵宣通，然阳不化气，复不能多，履霜坚冰，可奈何耶？亦因平素脉之濡弱，知其胸中之阳，不能复辟耳。

一申治伤寒病遇壮盛人发汗过轻之律　寸口脉洪而大，数而滑。洪大则荣气长，滑数则卫气实。荣长则阳盛拂郁，不得出身；卫实则坚难，大便则干燥，三焦闭塞，津液不通。医发其汗，阳气不周；重复下之，胃燥干畜，大便遂摈，小便不利。荣卫相搏，心烦发热，两眼如火，鼻干面赤，舌燥齿黄焦，故大渴。过经成坏病，针药所不能制，与水灌枯槁，阳气微散，身寒温衣，复汗出，表里通。然其病即除，形脉多不同。此愈非法治，但医所当慎，妄犯伤荣卫。

此见荣卫强盛，三焦坚实之人，虽发其汗，未必周到，必须更汗通其怫郁。若误下之，则热证百出，遂至过经而成坏证，针药所不能制，势亦危矣。与水灌令阳散汗出，因而病愈，以其人荣卫素盛，故幸瘥耳。然人之形脉，多有不同，设荣卫素弱，将奈之何？故叮咛云：此愈非法治，医当谨持于汗下之先，忽使太过不及，乃为尽善。若不辨形脉之强弱，而凭臆汗下，必犯太过不及之戒，而伤人之荣卫矣。

一申治伤寒病不审荣卫素虚之律　脉濡而紧，濡则阳气微，紧则荣中寒。阳微卫中风，发热而恶寒；荣紧胃气冷，微呕心内烦。医以为大热，解肌而发汗。亡阳虚烦躁，心下苦痞坚。表里俱虚竭，卒起而头眩。客热在皮肤，怅怏不得眠。不知胃气冷，紧寒在关元。技巧无所施，汲水灌其身。客热应时罢，栗栗而振寒。重被而复之，汗出而冒颠。体惕而又振，小便为微难。寒气因水发，清谷不容间。呕变反肠出，颠倒不得安。手足为微逆，身冷而内烦。如欲从后救，安可复追还？

此见脉之濡而紧者，为阳气微，荣中寒。阳微卫中风，外则发热恶寒；荣紧胃中冷，内则微呕心烦。医不知其外热内冷，以为大热而从汗解之，则表里俱虚。客热浅在皮肤，紧寒深在关元，犹汲水灌其客热，致寒证四出，不可复救也。前坏证汗下两误，针药莫制，与之以水而幸瘥，以其荣卫素盛也。此一证荣卫素亏，虽不经下，但只误汗，误与之水，即属不救，然则证同脉异。不察其脉，但验其证，徒法不能行矣，过愆其可免乎？

一申治伤寒病不审阳盛阴虚之律　脉浮而大，浮为气实，大为血虚。血虚为无阴，孤阳独下阴部，小便难，胸中虚。今反小便利而大汗出，法当卫家微。今反更实，津液四射，荣竭血尽，乾烦不眠，血薄肉消而成暴液，医复以毒药攻其胃，此为重虚，客阳去有期，必下污泥而死。

脉浮而大，气实血虚，虽偏之为害，亦人所常有也。若此者，阴部当见不足，今反小便利大汗出，外示有余，殊非细故矣。设卫气之实者，因得汗利而脉转微弱，藉是与荣无忤，庶可安全。若卫分之脉，较前加坚实者，则阳强于外，阴必消亡于内。所为小便利大汗出者，乃津液四射之征，势必荣竭血尽，乾烦不眠，血薄肉消，而成暴液下注之证。此际安其胃，固其液，调和强阳，收拾残阴，岌岌不及。况复以毒药攻其胃，增奔迫之势，而蹈重虚之戒，令客阳亦去，下血如泥而死哉。伤寒病，阳强于外，阴亡于内之证最多，医不知脉，其操刃可胜数耶。

一申治伤寒病不诊足脉强汗动其经血之律　趺阳脉浮，浮则为虚，浮虚相搏，故令气饷，言胃气虚竭也。脉滑则为哕，此为医咎，责虚取实，守空迫血，脉浮，鼻中燥者，必衄也。

寸口脉浮，宜发其汗，谓邪在太阳荣卫间，未深入也。若至阳明，即在经之邪，以汗为

大禁矣。设其人胃气充实，亦何必禁之。故邪入阳明，必诊趺阳足脉，趺阳脉浮，即是胃气虚馁，不可发汗，所以有建中之法建立中气，然后汗之，以汗即胃之津液。津液不充，强发其汗，则邪与虚搏，其人必惙。若脉见浮而且滑。则其搏虚者，且转为哕，深于惙矣。此皆医者不察足脉之咎，强责胃气之虚，劫汗以取其实邪，致令胃中之守空，而逼其血外出。盖阴在内，为阳之守，胃中津液为阳，其不外泄者，赖阴血以守之，故强逼其津液为汗，斯动其所守之血矣。其外邪胜而鼻中燥者必衄，其不衄者亦瘀蓄胃中，而生他患也。此与误发少阴汗者，同科而减等。少阴少血，动其血则下厥上竭而难治；阳明多血，但酿患未已耳。

一申治伤寒病不诊足脉误下伤其脾胃之律　趺阳脉迟而缓，胃气如经也。趺阳脉浮而数，浮则伤胃，数则动脾，此非本病，特医下之所为也。荣卫内陷，其数先微，脉反大浮，其人大便硬，气噫而除，何以知之？本以数脉动脾，其数先微，故知脾气不治，大便硬，气噫而除。今脉反浮，其数改微，邪气独留，心中则饥，邪热不杀谷，潮热发渴。数脉当迟缓，脉因前后度数如法，病者则饥。数脉不时，则生恶疮也。

趺阳足脉，以迟缓为经常，不当浮数。若见浮数，知医误下而伤胃动脾也，荣卫环转之气，以误下而内陷，其数脉必先改为微，而脾气不治，大便鞕，气噫而除，此皆邪客于脾所致。即《针经》脾病者善噫，得后出余气，则快然如衰之谓也。邪热独留，心下虽饥，复不杀谷，抑且潮热发渴，未有愈期，必数脉之先微者，仍迟缓如其经常，始饥而消谷也。若数脉从前不改为微，则邪热未陷于脾，但郁于荣卫，主生恶疮而已。

附：申治伤寒不可犯六经之禁　足太阳膀胱经，禁下。若下之太早，必变证百出。足阳明胃经，禁发汗，禁利小便。犯之则重损津液，脉必代结。足少阳胆经，禁汗，禁下，禁利小便。汗则犯阳明，下则犯太阳，利小便则使生发之气，陷入阴中。太阳经一禁，阳明经二禁，少阳经三禁，此定禁也。至三阴经则无定禁，但非胃实，仍禁下耳。

附：申治杂证不可犯时禁病禁药禁　时禁者，春夏禁下，秋冬禁汗。春夏而下，秋冬而汗，是失天信，伐天和也。然病有不得已，而从权汗下者，病去速改，若渎用之，是故意违天，自取不祥也。病禁者，病人阳气不足，阴气有余，则禁助阴泻阳。病人阴气不足，阳气有余，则禁助阳泻阴，以及老少不同，新久异治之类。药禁者，津液内亡作渴，禁用淡渗五苓。汗多禁利小便。小便多禁发汗。咽痛禁发汗利小便。大便快利，禁服栀子。大便秘涩，禁用燥药。吐多不得复吐。吐而上气壅滞，大便不通，止可宣散上气，禁利小便。脉弦禁服平胃而虚虚。脉缓禁服建中而实实。

治天下有帝王之律，治仙神有上天之律。至于释门，其律尤严。三藏教典，仪律居三之一，由五戒而五百戒，由五百戒直造自性清净，无戒可言，而道成矣。医为人之司命，先奉大戒为入门，后乃尽破微细诸惑，始具活人手眼，而成其为大医，何可妄作聪明，草菅人命哉？尝羡释门犯戒之僧，即不得与众僧共住，其不退心者，自执粪秽杂役三年，乃恳律僧二十众佛前保举，始得复为佛子。当今世而有自讼之医乎？昌望之以胜医任矣。

## 先哲格言

大凡物理有常有变，运气所主者，常也；异于所主者，皆变也。常则如本气，变则无所不至，而各有所占，故其候有从逆、淫、郁、胜、复、太过、不及之变，其法皆不同。若厥阴用事，多风而草木荣茂，此之谓从。天气明洁，燥而无风，此之谓逆。太虚埃昏，流水不冰，此之谓淫。大风折木，云物混扰，此之谓郁。山泽焦枯，草木凋落，此之谓胜。大暑燔燎，螟蝗为灾，此之谓复。山崩地震，埃昏时作，此之谓太过。阴森无时，重云昼昏，此之谓不及。随其所变，疾疠应之，皆视当时当处之候。虽数里之间，但气候不同，而所应全异，岂可胶于一定？

岁运有主气、有客气。常者为主，外至者为客。初之气厥阴，以至终之气太阳者，四

时之常序也，故谓之主气。惟客气本书不载其目，故说者多端，或以甲子之岁，天数始于水下一刻；乙丑之岁，始于二十六刻；丙寅岁始于五十一刻；丁卯岁始于七十六刻者，谓之客气。此乃四分历法，求大寒之气，何与岁运。又有相火之下，水气乘之；土位之下，风气乘之，谓之客气。此亦主气也，与六节相须，不得为客。凡所谓客者，岁半以前，天政主之；岁半以后，地政主之。四时常气为之主，天地之政为客，逆主之气为害暴，逆客之气为害徐。调其主客，无使伤渗，此治气之法也。（沈存中）

少角之运，岁木不及，侮而乘之者金也。金不务德，故以燥胜风，时则有白露早降，收气率行。其变为肃杀，其灾为苍陨，名为少角，而实为大商之岁同。少征之运，岁火不及，侮而乘之者水也。水不务德，故以寒胜热，时则有寒氛凝惨，地积坚冰。其变为凛冽，其灾为霜雹，名为少征，而实与大羽之岁同。少宫之运，岁土不及，侮而乘之者木也。木不务德，故以风胜湿，时则有大风飘暴，草偃沙飞。其变为张发，其灾为散落，名为少宫，而实与大角之岁同。少商之运，岁金不及，侮而乘之者火也。火不务德，故以热胜燥，时则有火延焦槁，炎赫沸腾。其变为销铄，其灾为燔炳，名为少商，而实与大征之岁同。少羽之运，岁水不及，侮而乘之者土也。土不务德，故以湿胜寒，时则有泉涌河衍，涸泽生鱼.其变为骤注，其灾为霖溃，名为少羽，而实与大宫之岁同。通乎此，则知岁在涸流之纪，而河决大水，固可以类而推之也。（刘温舒）

天地之间，气有偏胜，而无以救之，则万物之所存者几希矣！是故风热湿燥寒，五者各司一气；生长化收藏，五者各司一时。以顺时乘，然后能循环以相生；以逆相胜，然后能循环以相救。故曰五气之运，犹权衡也，高者抑之，下者举之，化者应之，胜者复之。化者应之，气之平也，五气之相得也；胜者复之，气之不平也，五气之相贼也；气平而相得者，所以通其常；气不平而相贼者，所以观其变。古之明乎此而善摄生者，何尝不消息盈虚，以道御神耶？（刘温舒）

太阳司天之政，岁宜以苦燥之、温之。阳明司天之政，岁宜以苦辛汗之、清之、散之，又宜以咸。少阳司天之政，岁宜以咸、宜辛、宜酸，渗之、泄之、溃之、发之，观气寒温，以调其气。太 阴司天之政，岁宜以苦燥之、温之，甚者发之、泄之，不发、不泄，则湿气外溢，肉溃皮坼，而水血交流。少阴司天之政，岁宜咸以软之而调其上，甚则以苦发之，以酸收之而安其下，甚则以苦泄之。厥阴司天之政，岁宜以辛调之，以酸润之。（纂经旨）

岁以阳为首，正正也，寅引也。少阳之气始于泉下，引阳升而在天地人之上，即天之分，五谷草木皆甲拆于此时也。至立夏少阴之火，炽于太虚，则草木盛茂，垂枝布叶，乃阳之用阴之体，此所谓天以阳生阴长。《经》言岁半以前，天气主之，在乎升浮也。至秋而太阴之运，初自天而下逐，阴降而彻地，则金振燥令，风厉霜飞，品物咸殒，其枝独在，若乎毫毛。至冬则少阴之气，复伏于泉下，水冰地坼，万物周密，阴之用阳之体也，此所谓地以阳杀阴藏。《经》言岁半以后，地气主之，在乎降沉也。饮食入胃，而精气先输脾归肺，上行春夏之令，以滋养周身，乃清气为天者也。升已而输膀胱，行秋冬之令，为传化糟粕，转味而出，乃浊阴为地者也。若夫顺四时之气，起居有时；以避寒暑，饮食有节，及不暴喜怒，以颐神志；常欲四时均平，而无偏胜则安。不然损伤脾胃，真气下溜，或下泄而久不能升，是有秋冬而无春夏。乃生长之用，陷于陨杀之气，而百病皆起；或久升不降，亦病焉。（王安道）

《天元纪大论》等篇，以年岁之支干，分管六气，盖已失先圣之旨矣。年岁之支干，天下皆同，且通四时不变也。天气之温暑寒凉，民病之虚实衰旺，东西南北之殊方，春夏秋冬之异候，岂有皆同之理？此其妄诞，盖不待深论而可知也。近世伤寒论法，则以得病日之支干为主，其源亦出于此，决不可用。盖金木水火土之气，各主一时。当时则为主气，为司天；非其时而有其气，则为客气；与时正相反者，则谓在泉，为其气泉于黄泉之下而不见也。治疗之法，用热远热，用寒远寒，所谓必先岁气，毋伐天和也。春日木气司天，则

四方皆温；夏时火气司天，则四方皆热；夏秋之交，土气司天，则四方皆湿；秋则皆凉；冬则皆寒。民病往往因之，此则理之易见者也。其有气与时相反者，则所谓客气者也，故治疗之法，亦有假者反之之说。观此则运气之说，思过半矣。（何柏斋）

足相火属胆，配肝，主血者也。手相火属三焦，配肾之命门，主精者也。肝与命门皆属风木，木中有火，则精血之中有热气也。然精血体润，水也。火与水相守，故不发，至发而为热，则皆精血将枯之所致也，譬木枯则火易焚耳。故相火发者难治，今虚劳骨蒸之病，皆相火发热之证也。小水不能减大火，法当补阴，则热自退。（何柏斋论丹溪相火主动等误）

人之脏腑以脾胃为土，盖人之饮食，皆入于胃而运以脾，犹地之土也。然脾胃能化物与否，实由于水火二气，非脾胃所能也。火盛则脾胃燥，水盛则脾胃湿，皆不能化物，乃生诸病水肿之证。盖水盛而火不能化也，火衰而不能化水，故水之入于脾胃，皆渗入血脉骨肉，血亦化水，肉发肿胀，皆自然之理也。导其水，使水气少减；复补其火，使二气平和，斯病去矣。丹溪谓脾失运化，由肝木侮脾，乃欲清心经之火，使肺金得令，以制肝土，则脾土全运化之职，水自顺道，乃不为肿，其词迂而不切。（何柏斋）

夫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者，在天地则该乎万物而言，在人身则该乎一体而言，非直指气为阳而血为阴也。《经》曰：阳中有阴，阴中有阳。正所谓独阳不生，独阴不长是也。姑以治法兼证论之：曰气虚者，气中之阴虚也，治法用四君子汤，以补气中之阴。曰血虚者，血中之阴虚也，治法用四物汤，以补血中之阴。曰阳虚者，心经之元阳虚也，其病多恶寒，责其无火，治法以补气药中，加乌附等药，甚者三建汤、正阳散之类。曰阴虚者，肾经之真阴虚也，其病多发热，责其无水，治法以补血药中，加知母、黄柏等药，或大补阴丸、滋阴大补丸之类。夫真水衰极之候，切不可服乌附等补阳之药，恐反助火邪而烁真阴。元阳虚甚之躯，亦不可投芎苓等辛散淡渗之剂，恐反开腠理而泄真气。昧者谓气虚即阳虚，止可用四君子，断不可用芎辛之属。血虚即阴虚，止可用四物，决不可用参耆之类，殊不知血脱益气，古圣人之法也。血虚者，须以参耆补之，阳生阴长之理也。惟真阴虚者将为劳极，参耆固不可用，恐其不能抵当，而反益其病耳，非血虚者之所忌也。如《明医杂著》谓血病治气，则血愈虚耗；又曰血虚误服参耆等甘温之药，则病日增；服之过多，则死不治，何其不达理耶？（虞天民）

西北二方，在人为肾水肺金所居之地，二藏常恐其不足。东南二方，在人为肝木心火所居之位，二藏常恐其有余。《难经》曰：东方实，西方虚，泻南方，补北方，即此之义也。夫肾水既实，则阴精时上奉于心肺，故东方之木气不实，而西方之金气不虚，此子能令母实，使金得以平木也。是故水日以盛，而火日以亏，此阴精所奉于上，而令人寿延也。若夫肾水一虚，则无以制南方之心火，故东方实而西方虚，其命门与胞络之相火，皆挟心火之势，而来侮所不胜之水，使水日亏而火日盛，此阳精所降于下，故令人寿折也。（虞天民）

蔡西山《脉经》有《论三焦》一篇，后引《礼运记》曰：上焦若窍，中焦若编，下焦若渎，然未曾发明其义。新安孙景思氏，因推其义而解之曰：上焦若窍，窍者窍漏之义，可以通达之物，必是胃之上脘。《经》曰：上焦在胃之上口，主纳而不出是也。中焦若编，编者编络之义，如有物编包之象，胃之外有脂如网，包罗在胃之上，以其能磨化饮食，故《脉诀》云：膏凝散半斤者此也，是必脾之大络，此为中焦，《经》曰主腐熟水谷是也。下焦若渎，渎者，沟渎之义，可以决渎，可以传导，乃是小肠之下曰阑门，泌别水谷，自此而分清浊之所，此为下焦。《经》曰：在膀胱上口主泻而不藏；又曰：主出而不纳；又曰：下焦为传化之府；又曰：三焦为水谷之道路，气之所终始也。盖水谷之所入，自上而中，自中而下。至于糟粕转输，传道而下，一无底滞如此，尤可表其为有形明矣。所谓形者，非谓藏府外别生一物，不过指其所而为形耳。按：蔡山西据《礼运记》而言，《白虎通·性情篇》沤亦作编，

二说安得俱误？恐沤与编，殆相似而讹之耳。（俞之容）

近时医者，多执前人肝常有余，肾常不足之说，往往举手便用平肝之剂。按《圣济经》云：原四时之所化，始于木；究十二经之所养，始于肝；女子受娠一月，是厥阴肝经养之，肝者乃春阳发动之始，万物生长之源，故戒怒养阳，使先天之气，相生于无穷。所以肝主色，气和则体泽，气伤则枯槁。故养肝戒忿，是摄生之切要也，不可泥前说。（俞子容）

《甲乙经》曰：丈夫以右为命门，左为肾；女子以左为命门，右为肾。无求子曰：男子先生右肾，女子先生左肾，是以命门为子宫，左肾为血海。张洁古云：男女皆左为肾，右为命门。男子主藏精者，气海也。女子主系胞者，血海也。所主者异，受病则一也，此说当为定论。（俞子容辨冲为血海）

虚者补之，实者泻之，虽三尺童子，皆知之矣。至于五实、五虚，岂可与泛泛虚实同药哉？夫一身犹一国也，如寻邑百万围昆阳，此五实证也，故萧王亲犯中坚而督战。如河内饥而又经火灾，此五虚证也，故汲黯不避矫诏而发仓。此可与达权通变者论，不可与贪常嗜损者说也。夫五实为五藏俱太过，五虚为五藏俱不及。《内经》言此二证皆死，非谓必死也，谓不救则死，救之不得其道亦死也。其下复言，浆粥入胃，则虚者活；身汗后利，则实者活，此两言自是前二证之治法也。后人只以之断验死生，见虚者浆粥不入，实者汗利俱闭，便委之死地，岂不谬哉？夫浆粥入胃而不注泄，则胃气和，胃气和，则五虚皆实是也，是以生也。汗以泄其表，利以泄其里，并泄则上下通，上下通则五实皆启矣，是以生也。（张子和）

虚损之微者，真火尚存，服寒凉药犹可。虚损之甚者，真火已亏，药以寒凉，岂能使之化精血，以补其虚乎？

虚损之证，皆下寒上热，盖所谓水火不交者也。其重感于寒者，则下焦作痛；不感寒者则不痛。至于上焦燥热则一也。上焦方苦烦热，得寒凉之药则暂快，遂以为药之功，故喜服之。不知寒凉之药，不久下注，则下元愈寒。火热为寒所逼，上行则上焦复热愈甚，展转反复，遂至沉锢而不可救。是则以寒凉补阴，非徒无益而且有害，世人盖阴受其害而不知也。治之补以寒凉，佐以温热，补三佐二，空心凉服，所谓热因寒用者也。久则精生热退，而病愈矣。（何柏斋）

《经》云：阴虚生内热，奈何？曰：有所劳倦，形气衰少，谷气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气热，热气薰胸中，故内热。嗟夫！此内伤之说之原乎。夫人身之阴阳，有以表里言者；有以上下之分言者；有以气血言者；有以身前身后言者；有以脏腑言者；有以升降呼吸之气言者；余如动静语默起居之类甚多，不必悉举。此所谓阴虚之阴，其所指与数者皆不同。盖劳动之过，则阳和之气，皆亢极而化为火矣，况水谷之气又少入，是故阳愈甚而阴愈衰矣。此阴虚之阴，盖指身中之阴气与水谷之味耳，或以下焦阴阳为言，或以肾水真阴为言，皆非也。夫有所劳役者，过动属火也。形气衰少者，壮火食气也。谷气不盛者，劳伤元气，则少食而气衰也。上焦不行者，清阳不升也。下脘不通者，浊阴不降也。夫胃受水谷，故清阳升而浊阴降，以传化出入，滋荣一身也。今胃不能纳，而谷气衰少，则清无升而浊无降矣。故曰：上焦不行，下脘不通，然非谓绝不行不通也，但比之平常无病时，则谓之不行不通耳。上不行下不通则郁矣，郁则少火皆成壮火，而胃居上焦下脘两者之间，故胃气热则上炎，熏胸中而为内热也。东垣所言，正与经旨相合，固宜引此段经文于内外伤辨以为之主，乃反不引此，却谓火乘土位，此不能无疑者也。又《经》曰：劳者温之。温者，养也。东垣以为温凉之温，谓宜温药以补元气，而泻火邪。又改损者益之，为损者温之。又以温能除大热为《内经》所云，而遍考《内经》，并无此语，亦不能无疑者也。然温药之补元气泻火邪者，亦惟气温而味甘者斯可矣。盖温能益气，甘能助脾而缓火，故元气复而火邪息也。夫宜用温药以为内伤不足之治则可，以为劳者温之之注则不可，苟以补之、除之、抑之、举之、散之等语，比类而观焉，则其义自著矣。（王安道）

妇人之于血也，经水蓄，则为胞胎，则蓄者自蓄，生者自生。及其产育为恶露，则去者自去，生者自生，其酝而为乳，则无复下满而为月矣。失血为血家妄逆，产乳为妇人常事，其去其生，则相同也。失血家须用下剂破血，盖施之于妄逆之初。亡血虚家不可下，盖戒之于亡失之后。

人之登溷，辟辟有声，勃勃如蟹沫状者，咸以为寒，非寒也，由肠胃中浊气不得宣行耳。滞下之里急后重，及膀胱不利而癃者，下焦之火郁而不伸也，二者颇关冲、任、督三经。常见里急后重者，多连尾骶长疆如锥刺状；膀胱癃闭者，脐下小腹逼迫而痛。是皆下焦火郁，而六府浊气，相与纠郁于冲任之分故也。肠胃阳明燥金也，下焦少阳相火也，后重之用木香、槟榔，行燥金之郁也。癃闭之用知母、黄柏，散相火之炽也。

凡伤寒家服药后，身热、烦躁，发渴，冒瞀，脉两手忽伏而不见，恶寒战栗，此皆阴阳氤氲，正邪相争，作汗之征也。姑宜静以待之，不可因而仓皇，反至错误。

厥阴是六经中一经之名，厥自是诸症中一症之目也。酒之气暴，如人身虚气逆气之暴。酒得肉食则气相缠绵而不暴，如人之虚气逆气得金石之剂沉坠，则其气亦缠绵而不暴。所以然者，在相缠绵也，故金石之缠绵，在气不在质，惟其气相得而缠绵，故其势亦不得不与之缠绵也。世人但知金石药坠气，而不知所以坠气之义也。东垣家则用质阴厚味以沉降之，盖气阳质阴，阴阳相遇，则自然相得而不升走，亦金石缠绵之义欤。

凡数一为奇，二为偶，三为参，五为伍，如是则有统纪而无错乱。医书论脉云参伍不调，盖谓参不成参，伍不成伍，大小不均，疏数不等，错乱而无纪也。黄发有阴阳，天五之土，为火所焚，阳黄也。地二之火，为水所溺，阴黄也。

刘河间为补泻脾胃之本者，盖以脾胃中和之气也，燥其湿则为泻，润其燥则为补。

火多水少，为阳实阴虚，其病为热。水多火少，为阴实阳虚，其病为寒也。

心肺为藏，阴也，以通行阳气而居上，阴体而阳用也。大肠小肠为府，阳也，以传阳气而居下，阳体而阴用也。

肥人湿多，瘦人火多。湿多肌理纵，外邪易入；火多肌理致，外邪难侵；湿多中缓少内伤；火多中燥多内伤。

人首尊而足卑，天地定位也。脾肺相为母子，山泽通气也。肝胆主怒为动，雷风之相薄也。心高肾下，水火不相射也。八卦相错，而人亦肖之，妙哉《易》也。

郁者结聚而不得发越，当升者不得升，当降者不得降，当变化者不得变化，所以传化失常，而木郁之病见矣。气郁者胸胁痛；湿郁者周身疼，或关节痛，遇阴寒则发；痰郁者则气喘，寸口脉沉滑；热郁者昏瞀，小便赤，脉沉数；血郁者四肢无力，能食；食郁者嗳酸，腹饱不能食，左寸脉和平，右寸脉紧盛。（俱滑伯仁）

设有人焉，正已夺而邪方盛者，将顾其正而补之乎？抑先其邪而攻之乎？见有不的，则死生系之，此其所以宜慎也。夫正者本也，邪者标也，若正气既虚，则邪气虽盛，亦不可攻。盖恐邪未去而正先脱，呼吸变生，则措手无及，故治虚邪者当先顾正气，正气存则不不致于害，且补中自有攻意。盖补阴即所以攻热，补阳即所以攻寒，世未有正气复而邪不退者，亦未有正气竭而命不倾者。如必不得已，亦当酌量缓急，暂从权宜，从少从多，寓战于守，斯可矣，此治虚之道也。若正气无损者，邪气虽微，自不宜补，盖补之则正无与而邪反盛，适足以借寇兵而资盗粮，故治实证者，当直去其邪，邪去则身安，但法贵精专，便臻速效，此治实之道也。要之能胜攻者，方是实证，实者可攻，何虑之有？不能胜攻者，便是虚证，气去不返，可不寒心？此邪正之本末，有不可不知也。惟是假虚之证不多见，而假实之证最多也；假寒之证不难治，而假热之治多误也。然实者多热，虚者多寒，如丹溪曰：气有余便是火，故实能受寒。而余续之曰：气不足便是寒，故虚能受热。世有不明真假本末，而曰知医者，则未敢许也。

治其王气者，谓病有阴阳，气有衰王，不明衰王，则治之反甚。如阳盛阴衰者，阴虚火

王也，治之者不知补阴以配阳，而专用苦寒治火之王，岂知苦寒皆沉降，沉降则亡阴，阴愈亡则火愈盛？故服寒反热者，阴虚不宜降也。又如阳衰阴盛者，气弱生寒也，治之者不知补阳以消阴，而专用辛温治阴之王，岂知辛温能耗散，耗散则亡阳，阳愈亡则寒愈甚？故服热反寒者，阳虚不宜耗。此无他，皆以专治王气，故其病反如此。又如夏令本热，而伏阴在内，故每多中寒。冬令本寒，而伏阳在内，故每多内热。设不知此而必欲用寒于夏，治火之王；用热于冬，治寒之王；则有中寒隔阳者，服寒反热；中热隔阴者，服热反寒矣。是皆治王之谓，而病之所以反也。

气有外气，天地之六气也；有内气，人身之元气也。气失其和则为邪气，气得其和则为正气，亦为真气。但真气所在，其义有三：曰上、中、下也。上者所受于天，以通呼吸者也。中者生于水谷，以养营卫者也。下者气化于精，藏于命门，以为三焦之根本者也。故上有气海，曰膻中也，其治在肺。中有水谷气血之海，曰中气也，其治在脾胃。下有气海，曰丹田也，其治在肾。人之所赖，惟此气耳，气聚则生，气散则死。故帝曰气内为宝，此诚最重之辞，医家最切之旨也。即如本篇始末所言，及终始等篇，皆惓惓以精气重虚为念，先圣惜人元气至意，于此可见。奈何今之医家，但知见病治病，初不识人根本。凡天下之理，亦焉有根本受伤，而能无败者？伐绝生机，其谁之咎？

诸风掉眩，皆属于肝矣。若木胜则四肢强直而为掉，风动于上而为眩。脾土受邪，肝之实也，若木衰则血不养筋而为掉，气虚于上而为眩。金邪乘木，肝之虚也。又诸痛疮疡，皆属于心。若火盛则炽热为痈，心之实也。阳衰则阴胜为疽，心之虚也。五藏六府虚实皆然，故本篇首言盛者泻之，虚者补之，末言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盖既以气宜言病机矣，又特以盛虚有无四字，贯一篇之首尾，以尽其义，此正先圣心传精妙所在，最为吃紧纲领。奈何刘完素未之详审，略其巅末，独取其中一十九条，演为《原病式》，皆偏言盛气实邪。且于十九条中，凡归重于火者，十之七八；至于不及虚邪，则全不相顾。又曰其为治者，但当泻其过甚之气，以为病本，不可反误治其兼化也。立言若此，虚者何堪？故楼氏指其治法之偏，诚非过也。

如太阴湿化，施于太阳；太阳寒化，施于少阴；少阴热化，施于阳明；阳明燥化，施于厥阴；厥阴风化，施于太阴。凡淫胜在我者，我之实也，实者真邪也。反胜在彼者，我之虚也，虚者假邪也，此六气之虚实，即所谓有无也。然天地运气虽分五六，而阴阳之用，水火而已。故阳胜则阴病，阴胜则阳病，泻其盛气，责其有也。培其衰气，责其无也。求得所本而直探其颐，则排难解纷如拾芥也。设不明逆顺盈虚之道，立言之意，而凿执不移，所谓面东者不见西墙，面南者不睹北方。察一曲者不可与言化，察一时者不可与言大，未免实实虚虚，遗人害矣！

《十一难》曰：《经》言脉不满五十动而一止，一藏无气者，何藏也？然人吸者随阴入，呼者因阳出。今吸不能至肾，至肝而还，故知一藏无气者，肾气先尽也。然则五藏和者气脉长，五藏病者气脉短，观此一藏无气，必先乎肾。如下文所谓二藏、三藏、四藏、五藏者，当自远而近，以次而短。则由肾及肝，由肝及脾，由脾及心，由心及肺，故凡病将危者，必气促似喘，仅呼吸于胸中数寸之间。盖其真阴绝于下，孤阳浮于上，此气短之极也，医于此际，而尚欲平之、散之，未有不随扑而灭者，良可哀也！夫人之生死由乎气，气之聚散由乎阴，而残喘得以尚延者，赖一线之气未绝耳，此藏气之不可不察也。

浮、沉、迟、数、滑、涩，即此六者之中，而复有大相悬绝之要，则人多不能识也。夫浮为表矣，而凡阴虚者脉必浮而无力，是浮不可以概言表，可升散乎？沉为里矣，而凡表邪初感之甚者，阴寒束于皮毛，阳气不能外达，则脉必先见沉紧，是沉不可以概言里，可攻内乎？迟为寒矣，而伤寒初退，余热未清，脉多迟滑，是迟不可以概言寒，可温中乎？数为热矣，而凡虚损之候，阴阳俱亏，气血败乱者，脉必急数，愈数者愈虚，愈虚者愈数，是数不可以概言热，可寒凉乎？微细类虚矣，而痛极壅闭者，脉多伏匿，是伏不可以概言虚，可

骤补乎？洪弦类实矣，而真阴大亏者，必关格倍常，是弦不可以概言实，可消伐乎？夫如是者，是于纲领之中，而复有大纲领者存焉。设不能以四诊相参，而欲孟浪任意，则未有不复人于反掌间者，此脉道之所以难言，毫厘不可不辨也。

阴阳形气俱不足者，调以甘药。甘之一字，圣人用意深矣。盖药食之入，必先脾胃，而后五藏得禀其气。胃气强则五藏俱盛，胃气弱则五藏俱衰。胃属土而喜甘，故中气不足者，非甘温不可，土强则金王，金王则水充，此所以土为万物之母，而阴阳俱虚者，必调以甘药也。虽《至真要》等论所列五味，各有补泻，但彼以五行生克之理推衍而言，然用之者，但当微兼五味，而以甘为主，庶足补中。如四气无土气不可，五藏无胃气不可，而春但微弦，夏但微钩之义皆是也。观《阴阳应象大论》曰：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故气味之相宜于人者，谓之为补则可。若用苦劣难堪之味，而求其能补，无是理也。气味攻补之学，倘不善于调和，则动手便错，此医家第一著要义。

滑伯仁曰：察脉须识上下来去至止六字，不明此六字，则阴阳虚实不别也。上者为阳，来者为阳，至者为阳；下者为阴，去者为阴，止者为阴。上者自尺部上于寸口，阳生于阴也；下者自寸口下于尺部，阴生于阳也；来者自骨肉之分，而出于皮肤之际，气之升也；去者自皮肤之际，而还于骨肉之分，气之降也；应曰至，息曰止也。

人迎候阳，故一盛在少阳，胆与三焦也。二盛在太阳，膀胱、小肠也。三盛在阳明，胃与大肠也。四盛已上者，以阳脉盛极，而阴无以通，故曰格阳。寸口候阴，故一盛在厥阴，肝与心络也。二盛在少阴，心与肾也。三盛在太阴，脾与肺也。四盛以上者，以阴脉盛极，而阳无以交，故曰关阴。

二阳之病发心脾，二阳，阳明也，胃与大肠之脉也。肠胃有病，心脾受之，发心脾，犹言延及于心脾也，虽然脾胃为合，胃病而及脾，理固宜乎。大肠与心本非合也，今大肠而及心何哉？盖胃为受纳之府，大肠为传化之府，食入于胃，浊气归心，饮入于胃，输精于脾者，以胃之能纳，大肠之能化耳。肠胃既病，则不能受，不能化，心肝何所资乎？心脾既无所资，则无以运化而生精血矣。故肠胃有病，心脾受之，则男为少精，女不为月矣。心脾当总言男女，不当分别，至隐曲不月，不可分说耳。（王安道）

咳嗽外感六淫，郁而成火，必六淫相合，内伤五藏，相胜必五邪相并。有此不同，而中间又有敛散二法。敛者谓收敛肺气也，散者谓解散寒邪也。宜散而敛，则肺寒邪一时敛住，为害非轻。宜敛而散，则肺气弱，一时发散，而走泄正气，害亦非小。且如感风咳嗽，已经散之后，其表虚复感寒邪，虚邪相乘，又为咳嗽，若欲散风，则愈重而虚其肺。若收敛，则愈又滞其邪。当先轻解，渐次敛之，肺不致虚，邪不致滞，喘嗽自止矣。（徐叔拱）

《内经》曰：一阴一阳结，谓之喉痹。王太仆注云：一阴者手少阴君火，心主之脉气也。一阳者手少阳相火，三焦之脉气也，二火皆主脉，并络于喉。气热则内结，气甚则肿胀，肿胀甚则痹，痹甚而不通则死矣。盖手少阴少阳，君相二火独盛，则热结正络，故病且速也。十二经中言嗌乾、嗌痛、咽肿、颔肿、舌本强，皆君火为之也。惟喉痹急速，相火之所为也。夫君火者犹人火也，相火者犹龙火也，人火焚木其势缓，龙火焚木其势速。《内经》之言喉痹，则咽与舌在其间耳，以其病同是火，故不分也。治喉痹之火与救火同，不容少待。《内经》火郁发之，发谓发汗，然咽喉中岂能发汗？故出血者，乃发汗之一端也。

酸者肝木之味，由火盛制金，不能平木，则肝木自盛，故为酸也。如饮热则酸矣。或言味酸为寒者，误也。是以肝热则口酸，心热则口苦，脾热则口甘，肺热则口辛，肾热则口咸。或口淡者胃热也，胃属土，土为物之母，故胃为一身之本，淡为五味之本，然则味酸岂为寒者欤？凡中酸法宜温药散之者，亦犹解表之义，以使肠胃结滞开通，怫郁散而和也。若久酸不已，则不宜温之，宜以寒药下之，后以凉药调之，结散热去，则气和也。（刘河间论吐酸）

仲景论少阴病热极，曰：溲便遗失，狂言，目反视者，肾先绝也。《灵枢经》曰：肾主二

阴，然本衰虚，则怫热客其部分，二阴郁结，则痿痹而神无所用，故溲便遗失而不能止，然则热证明矣。（刘河间论淋）

冲、任、督三脉，以带脉束之。因余经上下往来，遗热于带脉之间，血积不流，火从金化而为白液。少腹冤热，白物满溢，随溲而下，绵绵不绝，多不痛也。或有痛者则壅碍，因壅而成痛也。《内经》曰：少腹冤热，溲出白液。冤者屈滞也，病非本经，为他经冤郁而成此疾也。治泻利与治带下，皆不可骤用峻热之药燥之，燥之则内水涸，内水涸则必烦渴，烦渴则小溲不利，小溲不利则足肿面浮，渐至不治。赤白痢者，是邪热传于大肠，下广肠出赤白也。带下者，传于小肠，入脬经下赤白也。据此二证，皆可同治湿法治之，以导水禹功丸泻讫。次以淡剂降心火，益肾水，下小溲，分水道，则自愈矣。（子和论带下）

木郁达之，达者通畅之也，如肝性急，怒气逆，胠胁或胀，火时上炎，治以苦寒辛散而不愈者，则用升发之药，加以厥阴报使而从治之。又如久风入中为飧泄，及不因外风之入而清气在下为飧泄，则以轻扬之剂举而散之，凡此之类，皆达之之法也。虽然木郁固有吐之之理，今以吐字总该达字，则是凡木郁皆当用吐矣，其可乎哉？东垣谓食塞肺分，为金与土旺于上而克木，吐去其物以伸木气，正高者因而越之之义，恐不劳引木郁之说以治之也。火郁发之，发者汗之也，升举之也。如腠理外闭，邪恶怫郁，则解表取汗以散之。又如龙火郁甚于内，非苦寒降沉之剂可治，则用升浮之药，佐以甘温，顺其性而从治之，使势穷则止，如东垣升阳散火汤是也。土郁夺之，夺者攻下也，劫而衰之也。如邪热入胃，用咸寒之剂以攻去之。又如中满腹胀，湿热内甚，其人壮气实者则攻下之，其或势甚而不能顿除者，则劫夺其势而使之衰。又如湿热为痢，有非力轻之剂可治者，则或攻或夺以致其平，凡此之类，皆夺之之法也。金郁泄之，泄者渗泄而利小便也，疏通其壅也。如肺金为肾水上源，金受火烁，其令不行，膀郁而渗道闭矣，宜肃清金化，滋以利之。又如肺气膀满，胸中仰息，非利肺气之剂，不足以疏通之。凡此之类，皆泄之之法，王注解表二字，于理未当。水郁折之，折者御也，伐而挫之也，渐杀其势也。如肿胀之病，水气淫溢，而渗道以塞，夫水之所不胜者土也，今土气衰弱，不能制之，故反受其侮。治当实其脾土，资其运化，俾可以制水而不敢犯，则渗道达而后愈。或病势既旺，非上法所能遽制，则用泄水之药，以伐而挫之，或去菀陈莝，开鬼门，洁净府，三治备举，迭用以渐平之。王氏所谓抑之制其冲逆，正欲折挫其泛滥之势也。夫实土者守也，泄水者攻也，兼三治者广略而决胜也。虽俱为治水之法，然不审病者之虚实久近浅深，杂焉而妄施治之，其不倾跌者寡矣。邪气久客，正气必损。今邪气虽去，苟不平调正气，使各安其位，复其常，犹未足以尽其妙，故又曰平调其气。苟调之而其气犹或过而未服，则当益其所不胜以制之。如木过者当益金，金能制木，则木斯服矣。所不胜者所畏者也，故曰过者折之，以其畏也。夫制物者物之所欲也，制于物者物之所不欲也，顺其欲则喜，逆其欲则恶，今逆之以所恶，故曰所谓泻之。王氏以咸泻肾、酸泻肝之类为说，未尽厥旨。（王安道论五郁）

三焦取火能腐物之义。火之性自下而上，三焦者，始于原气，出于中脘，散于膻中，皆相火之自下而上也。其曰上焦主纳而不出，下焦主出而不纳。其纳其出，皆系乎中焦之腐熟，焦之为义可见矣。

厥阴太阳，少气多血；太阴少阴，少血多气；阳明气血俱多；少阳气多血少，男子妇人均有此气血也。男子多用气，故常气不足。女人多用血，故常血不足。所以男子病多在气分，妇人病多在血分。世俗乃谓男子多气，女子多血，岂不谬哉？

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二句为病治之大纲，其辞似显，其义甚微，最当详辨。而辨之有最难者何也？盖实言邪气，实宜泻也。虚言正气，虚宜补也。凡邪正相搏而为病，则邪实正虚，皆可言也。故主泻者，则曰邪盛则实，当泻也。主补者，则曰精夺则虚，当补也。各执一句，茫无确见，借口文饰，孰得言非。是以至精之训，反酿莫大之害，不知理之所在，有必不可移易者，奈时医不能察耳。余请析此为四：曰孰缓孰急，其有其无也。所

谓缓急者，察虚实之缓急也，无虚者，急在邪气，去之不速，留则生变也。多虚者，急在正气，培之不早，临期无济也。微虚微实者，亦治其实，可一扫而除也。甚虚甚实者，所畏在虚，但固守根本，以先为己之不可胜，则邪无不退也。二虚一实者兼其实，开其一面也。二实一虚者兼其虚，防生不测也。总之，实而误补，固必增邪，犹可解救，其祸小。虚而误攻，真气忽去，莫可挽回，其祸大。此虚实之缓急，不可不察也。所谓有无者，察邪气之有无也。凡风寒暑湿火燥，皆能增邪。邪之在表在里，在府在藏，必有所居，求得其本则直取之，此所谓有，有则邪之实也。若无六气之邪，而病出三阴，则皆情欲以伤内，劳倦以伤外，非邪似邪，非实似实，此所谓无，无则病在元气也。不明虚实有无之义，必至以逆为从，以标为本，绝人长命，损德多矣，可不惧且慎哉？

损分五藏，而五藏所藏，则无非精与气耳。夫精为阴人之水也，气为阳人之火也。水火得其正，则为精为气；水火失其和，则为热、为寒。此因偏损，所以致有偏胜，故水中不可无火，无火则阴胜而寒病生；火中不可无水，无水则阳胜而热病起。但当详辨阴阳，则虚损之治无余义矣。如水亏者阴虚也，只宜大补真阴，切不可再伐阳气。火虚者阳虚也，只宜大补元阳，切不可再伤阴气，盖阳气不足，而复伐其阴，阴亦损矣。阴已不足，而再伤其阳，阳亦亡矣。夫治虚治实，本自不同。实者阴阳因有余，但去所余，则得其平。虚者阴阳不足，再去所有，则两者俱败，其能生乎？故治虚之要，凡阴虚多热者，最嫌辛燥，恐助阳邪也；尤忌苦寒，恐伐生气也；惟喜纯甘壮水之剂，补阴以配阳，则刚为柔制，虚火自降，而阳归乎阴矣。阳虚多寒者，最嫌凉润，恐助阴邪也；尤忌辛散，恐伤阴气也；只宜甘温益火之品，补阳以配阴，则柔得其主，沉寒自敛，而阴从乎阳矣。是以气虚者宜补其上，精虚者宜补其下，阳虚者宜补而兼暖，阴虚者宜补而兼清，此固阴阳之治辨也。其有气因精而虚者，自当补精以化气，精因气而虚者，自当补气以生精；又如阳失阴而离者，非补阴何以收散亡之气？水失火而败者，非补火何以苏随绝之阴？此又阴阳相济之妙用也。故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故以精气分阴阳，而阴阳不可离。以寒热分阴阳，则阴阳不可混，此又阴阳邪正之离合也。知阴阳邪正之治，则阴阳和而生道得矣。

《本神篇》：心怵惕思虑则伤神，伤神则恐惧自失。《邪气藏府病形篇》曰：忧愁恐惧则伤心。《口问篇》曰：悲哀忧愁则心动，心动则五藏六府皆摇。可见心为五藏六府之大主，而总统魂魄，兼该志意，故忧动于心则肺应，思动于心则脾应，怒动于心则肝应，恐动于心则肾应，此所以五志惟心所使也。设能善养此心，而居处安静，无为惧惧，无为欣欣，婉然从物而不争，与时变化而无我，则志意和，精神定，悔怒不起，魂魄不散，五藏俱宁，邪亦安从奈我何哉？

人知阴虚惟一，而不知阴虚有二。如阴中之水虚，则病在精血；阴中之火虚，则病在神气。盖阳衰则气去，故神志为之昏乱，非火虚乎？阴亏则形坏，故肢体为之废驰，非水虚乎？今以神离形坏之证，乃不求水火之源，而犹以风治，鲜不危矣！试以天道言之，其象亦然。凡旱则多燥，燥则多风，是风木之化从乎燥，燥则阴虚之候也。故凡治类风者，专宜培补真阴以救根本，使阴气复，则风燥自除矣。然外感者，非曰绝无虚证，气虚则虚也。内伤者，非曰必无实证，有滞则实也。治虚者当察其在阴在阳而直补之，治实者但察其因痰因气而暂开之，此于内伤外感及虚实攻补之间，最当察其有无微甚，而酌其治也。甚至有元气素亏，猝然仆倒，上无痰，下失禁，瞑目昏沉，此厥竭之证，尤与风邪无涉。使非大剂参附，或七年之艾，破格挽回，又安望其复真气于将绝之顷哉？倘不能察其表里，又不能辨其虚实，但以风之为名，多用风药，不知风药皆燥，燥复伤阴；风药皆散，散复伤气。以内伤作外感，以不足为有余，是促人之死也。

五藏失治，皆为心痛，刺治分经，理甚明悉。至若舍针用药，尤宜察此详义。盖肾心痛者，多由阴邪上冲，故善瘈，如从后触其心。胃心痛者，多由停滞，故胸腹胀满。脾心痛

者，多由寒逆中焦，故其病甚。肝心痛者，多由木火之郁，病在血分，故色苍苍如死状。肺心痛者，多由上焦不清，病在气分，故动作则病益甚。若知其在气则顺之；在血则行之；郁则开之；滞则逐之；火多实，则或散或清之；寒多虚，则或温或补之。必真心痛者，乃不可治，否则但得其本，则必随手而应，其易如探囊也。

天之六气，惟火有二。君者上也，相者下也，阳在上者，即君火也；阳在下者，即相火也。上者应离，阳在外也，故君火以明。下者应坎，阳在内也，故相火以位。火一也，而上下幽显，其象不同，此其所以有辨也。然以凡火观之，则其气质上下，亦自有君相明位之辨。盖明者光也，火之气也。位者形也，火之质也。如一寸之灯，光被满室，此气之为然也。盈炉之炭，有热无焰，此质之为然也。夫焰之与炭皆火也，然焰明而质暗，焰虚而质实，焰动而质静，焰上而质下，以此证之，则其气之与质，固自有上下之分，亦岂非君相之辨乎？是以君火居上，为日之明，以昭天道，故于人也属心，而神明出焉。相火居下，为原泉之温，以生养万物，故于人也属肾，而元阳蓄焉。所以六气之序，君火在前，相火在后。前者肇物之生，后者成物之实。而三百六十日中，前后二火所主者，止四、五、六、七月，共一百二十日，以成一岁化育之功，此君相二火之为用也。

六气之分，属阴者三：湿、燥、寒是也。属阳者二：风、热而已。使火无君相之化，则阴胜于阳，而杀甚于生矣，此二火之所以必不可无也。若因惟火有二，便谓阳常有余，而专意仰之，则伐天之和，伐生之本，莫此为甚。此等大义，学者最当详察。

三阳所在，其脉无不应者，气之盈也。三阴所在，其脉有不应者，以阳气有不及，气之虚也。然三阴之列，又惟少阴独居乎中，此又阴中之阴也，所以少阴所在为不应，盖亦应天地之虚耳，岂君不主事之谓乎？

五行胜复之理，不期然而然。天地万物，固无往而非五行，而亢害承制，又安往而不然哉？故求之于人，则五藏更相平也，五志更相胜也，五气更相移也，五病更相变也。故火极则寒生，寒极则湿生，湿极则风生，风极则燥生，燥极则热生，皆其化也。第承制之在天地者，出乎气化之自然，而在人亦为有之，则在挽回运用之得失耳。使能知其微，得其道，则把握在我，何害之有？设承制之盛衰不明，似是之真假不辨，则败乱可立而待也。

故用以太阳之人，而遇流衍之纪；以太阴之人，而逢赫曦之纪；强者有制，弱者遇扶，气得其平，何病之有？或以强阳遇火，则炎烈生矣。阴寒遇水，则冰霜及矣。天有天符，岁有岁会，人得无人和乎？

王荆公解痛利二字，曰：治法云诸痛为实，痛随利减，世俗以利为下也。假令痛在表者实也，痛在里者实也，痛在气血者亦实也。故在表者汗之则愈，在里者下之则愈，在血气者散之行之则愈，岂可以利为下乎？宜作通字训则可，此说甚善，已得治实之法矣。然痛证亦有虚实，治法亦有补泻，其辨之之法，不可不详。凡痛而胀闭者多实，不胀不闭者多虚；痛而拒按者为实，可按者为虚；喜寒者多实，爱热者多虚；饱而甚者多实，饥而甚者多虚；脉实气粗者多实，脉虚气虚者多虚；新病壮年者多实，愈攻愈剧者多虚。痛在经者脉多弦大，痛在藏者脉多沉微，必兼脉证而察之，则虚实自有明辨。实者可利，虚者亦可利乎？不当利而利之，则为害不浅。故凡治表虚而痛者，阳不足也，非温经不可。里虚而痛者，阴不足也，非养营不可。上虚而痛者，心脾受伤也，非补中不可。下虚而痛者，脱泄亡阴也，非速救脾胃，温补命门不可。夫以温补而治痛者，古人非不多也，惟近代薛立斋、汪石山辈尤得之。奈何明似丹溪，而亦曰诸痛不可补气，局人意见，岂良法哉？

崆峒子云：脾土上应乎天，亦属湿化，所以水谷津液不行，即停聚而为痰饮也。夫人之病痰火者十之八九，老人不宜速降其火，虚人不宜尽去其痰，攻之太甚，则病转剧而致危殆，须以固元气为本。凡病推类而行之，亦思过半矣。昌按：药以胜病，乃致脾胃不能胜药，犹不加察，元气一坏，变症多端。如脾虚而气短不能以续，变而似喘促，尚用降气定喘之药；如脾虚卫气不行，变而为浮肿，尚用耗气利水之药；如脾虚郁滞，变而作寒热，尚

谓外感，用发散之药；虚而益虚，直令气尽身亡，全不悔祸。复以此法施之他人，展转戕生，可胜诛哉！

小学有虚实分治之法。谓疾病之生也，皆因外感内伤，生火生湿，湿热生痰，四者而已。审其少壮新病，是湿则燥之，是火则泻之。湿而生热，则燥湿而兼清热；火而生痰，则泻火而兼豁痰，无余蕴矣。审其衰老久病，又当攻补兼施。如气虚而有湿热痰火，则以四君子汤补气，而兼燥湿、清热、豁痰、泻火；如血虚而有痰火湿热，则以四物汤补血，而兼泻火豁痰、清热、燥湿，如此则攻补合宜，庶乎可也。故曰少壮新病，攻邪可审；老衰久病，补益为先。若夫阴虚火动，脾胃衰弱，真阴者水也，脾胃者土也，土虽喜燥，然太燥则草木枯槁；水虽喜润，然太润则草木湿烂；是以补脾滋肾之剂，务在燥湿得宜，随证加减焉耳。

小学有火湿分治之法，谓肥人气虚生寒，寒生湿，湿生痰。瘦人血虚生热，热生火，火生燥。故肥人多寒湿，瘦人多热燥也。

治病分初、中、末三法：初治之道，法当猛峻。缘病得之新暴，当以疾利猛峻之药急去之，不使病邪久居身中为害也。中治之道，法当宽猛相济。为病得之非新非久，当以缓疾得中，养正去邪，相济而兼治之。末治之道，治当宽缓，广服平善无毒，用其安中养血气，俾邪自去。

治病有和、取、从、折、属五法。一治曰和，假令小热之气，当以凉药和之。二治曰取，为热势稍大，当以寒药取之。三治曰从，为热势既甚，当以温药从之，或寒因热用，或寒以温用，或以汗发之。四治曰折，谓病热极甚，当以逆制之，或以下夺之。五治曰属，为求其属以衰之。缘热深陷在骨髓，无法可出，针药所不能及，故求其属以衰之。昌按：求属之法，《内经》明谓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热之而寒者取之阳，所谓求其属也。又谓大寒而甚，热之不热，是无火也，当助其心；大热而甚，寒之不寒，是无水也，当助其肾。又谓取心者不必齐以热，取肾者不必齐以寒，但益心之阳，寒亦通行；强肾之阴，热之犹可，妙义精切若此。本文插入不通无著之语，火衰于戌，金衰于辰，盲瞽后人，今特正之。

治病有八要，八要不审，病不能去。非病不去，医无可去之术也。故须辨审八要，庶不有误。其一曰虚，五虚是也，脉细、皮寒、气少、泄泻前后、饮食不进，此为五虚。二曰实，五实是也，脉盛、皮热、腹胀、前后不通、闷瞀，此五实也。三曰冷，脏腑受其积冷是也。四曰热，脏腑受其积热是也。五曰邪，非脏腑正病也。六曰正，非外邪所中也。七曰内，病不在外也。八曰外，病不在内也。审此八要，参以脉候病机，乃不至于有误。

学士商辂云：医者意也。如对敌之将，操舟之工，贵乎临机应变。方固难于尽用，然非方则古人之心弗传，茫如望洋如捕风，必有率意而失之者矣。方果可以不用乎？虽然方固良矣，然必熟之《素问》，以求其本；熟之本草，以究其用；熟之诊视，以察其证；熟之治疗，以通其变，始于用方而终至于无俟于方，夫然后医之道成矣。此论学医用方，最为精切。

《柏斋三书》云：药之治病，各有所主。主治者君也；辅治者臣也；与君相反而相助者佐也；引经及引治病之药至于病所者使也。如治寒病用热药，则热药君也。凡温热之药，皆辅君者也，臣也。然或热药之过甚而有害也，须少用寒凉药以监制之，使热药不至为害，此则所谓佐也。至于五藏六府及病之所在，各须有引导之药，使药与病相遇，此则所谓使也。余病推此。按柏斋此论，乃用药之权，最为精切。旧谓一君、二臣、三佐、四使为定法，此未可泥。《药性论》又以众药之和厚者定为君，其次为臣、为佐，有毒者多为使，此说殊谬。设若削坚破积，大黄、巴豆辈，岂得不为君耶？

晋时才人，欲刊正《周易》及诸药方，先与祖讷共论，讷曰辨释经典，纵有异同，不足以伤风教。至于汤药小小不达，便致寿夭所由，则后人受弊不少，何可轻以裁断。祖讷之言，可谓仁矣。今天下才士励志医学，正可入理深谭，乃效齐人惟知管晏，以《陶氏六书》窜入仲景成法，后人受弊，更当何如？

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达理，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是以古之用医，必选明良。其德能仁恕博爱，其智能宣畅曲解，能知天地神祇之次，能明性命吉凶之数，处虚实之分，定顺逆之节，原疾病之轻重，而量药剂之多少，贯微洞幽，不失细少，如此乃谓良医，岂区区俗学能之哉？（《初学记》）

医以活人为务，与吾儒道最切近。自《唐书》列之技艺，而吾儒不屑为之。世之习医者，不过诵一家之成说，守一定之方，以幸病之偶中，不复深为探索，上求圣贤之意，以明夫阴阳造化之会归，又不能博极群书，采择众议，以资论治之权变。甚者至于尽弃古方，附会臆见，展转以相迷，而其为患不少矣！是岂圣贤慈惠生民之盛意哉？昌按：春秋时，左氏谭医理甚悉，汉儒已不习医，太史公作仓公等列传，鲜所发明，况其他乎？其后如《华元化传》，寝涉妖妄，医脉之断，实儒者先断之也。有唐列之方技，无足怪矣。《九灵山房文集》所论医者，当博极群书，求圣贤之意旨，明造化之会归。其属望顾不大欤？（戴叔明）

医之为道，非精不能明其理，非博不能至其约。是故前人立教，必使之先读儒书，明《易》理，《素》《难》《本草》《脉经》而不少略者何？盖非四书无以通义理之精微；非《易》无以知阴阳之消长；非《素问》无以识病；非《本草》无以识药；非《脉经》无从诊候而知寒热虚实之证。圣贤示人，略举其端而已。后学必须会群书之长，参所见而施治之，然后为可。（《医学集成》）

正五音者，必法师旷律吕。成方员者，必法公输之规矩。五音方员，特末技耳，尚取精于其事者，况医为人之司命，不精则杀人。今之患者不达此理，委命于时医，与自暴自弃，甘于沟渎何异？故病有六失：失于不审、失于不信、失于过时、失于不择医、失于不知病、失于不知药。又《史记》云：骄恣不伦于理，一不治；轻身重财，二不治；衣食不能适，三不治；阴阳并，藏气不定，四不治；形羸不能服药，五不治，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今时病家此其通弊矣。（《本集》）

世间多有病人亲友故旧交游来问疾，其人曾不经事，未读方书，自骋了了，诈作明能，谭说异端。或言是虚，或道是实；或云是风，或云是气；纷纷谬说，种种不同；破坏病人心意，不知孰是；迁延未就，时不待人；欻然至祸，此段情态，今时尤甚。（孙思邈）

# 卷 四

## 伤燥门（论一首，法十一条，律五条）

### 秋 燥 论

喻昌曰：燥之与湿，有霄壤之殊。燥者，天之气也；湿者，地之气也。水流湿，火就燥，各从其类，此胜彼负，两不相谋。春月地气动而湿胜，斯草木畅茂。秋月天气肃而燥胜，斯草木黄落。故春分以后之湿，秋分以后之燥，各司其政。今指秋月之燥为湿，是必指夏月之热为寒然后可，奈何《内经》病机一十九条，独遗燥气。他凡秋伤于燥，皆谓秋伤于湿。历代诸贤，随文作解，弗察其讹，昌特正之。大意谓春伤于风，夏伤于暑，长夏伤于湿，秋伤于燥，冬伤于寒。觉六气配四时之旨，与五行不相背戾，而千古之疑始一抉也。然则秋燥可无论乎？夫秋不遽燥也，大热之后，继以凉生，凉生而热解，渐至大凉，而燥令乃行焉。《经》谓阳明所至，始为燥，终为凉者，亦误文也。岂有新秋月华露湛，星润渊澄，天香遍野，万宝垂实，归之燥政？迨至山空月小，水落石出，天降繁霜，地凝白卤，一往坚急劲切之化，反谓凉生，不谓燥乎？或者疑燥从火化，故先燥而后凉，此非理也。深乎！深乎！《上古脉要》曰：春不沉，夏不弦，秋不数，冬不涩，是谓四塞。谓脉之从四时者，不循序渐进，则四塞而不退也。所以春夏秋冬孟月之脉，仍循冬春夏秋季月之常，不改其度。俟二

分二至以后，始转而从本令之王气，乃为平人顺脉也。故天道春不分不温，夏不至不热，自然之运，悠久无强。使在人之脉，方春即以弦应，方夏即以数应，躁促所加，不三时而岁度终矣。其能长世乎？即是推之，秋月之所以忌数脉者，以其新秋为燥所胜，故忌之也。若不病之人，新秋而脉带微数，乃天真之脉，何反忌之耶？且夫始为燥，终为凉，凉已即当寒矣。何至十月而反温耶？凉已反温，失时之序，天道不几顿乎。不知十月之温，不从凉转，正从燥生，盖金位之下，火气承之，以故初冬常温，其脉之应，仍从乎金之涩耳。由涩而沉，其涩也，为生水之金；其沉也，即为水中之金矣。珠辉玉映，伤燥云乎哉？然新秋之凉，方以却暑也，而夏月所受暑邪，即从凉发。《经》云：当暑汗不出者，秋成风疟。举一疟，而凡当风取凉，以水灌汗，乃至不复汗而伤其内者，病发皆当如疟之例治之矣。其内伤生冷成滞下者，并可从疟而比例矣。以其原来皆暑湿之邪，外内所主虽不同，同从秋风发之耳。若夫深秋燥金主病，则大异焉。《经》曰：燥胜则干。夫干之为害，非遽赤地千里也。有干于外而皮肤皱揭者；有干于内而精血枯涸者；有干于津液而荣卫气衰，肉烁而皮着于骨者。随其大经小络，所属上下中外前后，各为病所。燥之所胜，亦云熯矣。至所伤则更厉，燥金所伤，本摧肝木，甚则自戕肺金。盖肺金主气，而治节行焉，此惟土生之金，坚刚不挠，故能生杀自由，经纲不紊。若病起于秋而伤其燥，金受火刑，化刚为柔，方圆且随型埴，欲仍清肃之旧，其可得耶？《经》谓咳不止而出白血者死，白血谓色浅红，而似肉似肺者。非肺金自削，何以有此？试观草木菁英可掬，一乘金气，忽焉改容，焦其上首，而燥气先伤上焦华盖，岂不明耶？详此则病机之诸气膹郁，皆属于肺；诸痿喘呕，皆属于上。二条明指燥病言矣。《生气通天论》谓：秋伤于燥，上逆而咳，发为痿厥。燥病之要，一言而终，与病机二条适相吻合。只以误传伤燥为伤湿，解者竟指燥病为湿病，遂至经旨不明。今一论之，而燥病之机，了无余义矣。其左胠胁痛，不能转侧，嗌干面尘，身无膏泽，足外反热，腰痛惊骇筋挛，丈夫癫疝，妇人少腹痛，目昧皆疮，则燥病之本于肝，而散见不一者也。《内经》燥淫所胜，其主治必以苦温者，用火之气味而制其胜也。其佐以或酸或辛者，临病制宜，宜补则佐酸，宜泻则佐辛也。其下之亦以苦温者，如清甚生寒，留而不去，则不当用寒下，宜以苦温下之。即气有余，亦但以辛泻之，不以寒也。要知金性畏热，燥复畏寒，有宜用平寒而佐以苦甘者，必以冷热和平为方，制乃尽善也。又六气凡见下承之气，方制即宜少变。如金位之下，火气承之，则苦温之属宜减，恐其以火济火也。即用下，亦当变苦温而从寒下也。此《内经》治燥淫之旨，可赞一辞者也。至于肺气膹郁，痿喘呕咳，皆伤燥之剧病，又非制胜一法所能理也。兹并入燥门，细商良治，学者精心求之，罔不获矣。若但以润治燥，不求病情，不适病所，犹未免涉于粗疏耳。

《痹论》云：阴气者，静则神藏，躁则消亡。下文但言饮食自倍，肠胃乃伤，曾不及于肺也。其所以致燥而令阴气消亡之故，引而未发也。至《灵枢》云：形寒饮冷则伤肺，始知伤肺关于寒冷矣。可见肺气外达皮毛，内行水道，形寒则外寒从皮毛内入，饮冷则水从肺中上溢，遏抑肺气，不令外扬下达。其治节不行，周身之气，无所禀仰，而肺病矣。究竟肺为娇脏，寒冷所伤者，十之二三。火热所伤者，十之七八。寒冷所伤，不过裹束其外。火热所伤，则更消烁其中，所以为害倍烈也。然火热伤肺，以致诸气膹郁，诸痿喘呕而成燥病，百道方中，率皆依样葫芦。如乌药、香附、紫苏、半夏、茯苓、厚朴、丁、沉、诃、蔻、姜、桂、蓬、棱、槟榔、益智之属，方方取足。只因《内经》脱遗燥证，后之无识者，竟皆以燥治燥，恬于操刃，曾不顾阴气之消亡耳。

虽以东垣之大贤，其治燥诸方，但养荣血，及补肝肾亏损，二便闭结而已，初不论及于肺也。是非谓中下二焦有燥病，而上焦独无也。不过阙经旨伤湿之疑，遂因仍不察耳。夫诸气膹郁之属于肺者，属于肺之燥，非属于肺之湿也。苟肺气不燥，则诸气禀清肃之令，而周身四达，亦胡致膹郁耶。诸痿喘呕之属于上者，上亦指肺，不指心也。若统上焦心肺并言，则心病不主痿喘及呕也，惟肺燥甚，则肺叶痿而不用，肺气逆而喘鸣，食难过

膈而呕出，三者皆燥证之极者也。经文原有逆秋气，则太阴不收，肺气焦满之文，其可称为湿病乎？更考东垣治肺消方中，引用白豆蔻、草澄茄，及治诸气方中，杂用辛香行气之药，觉于伤燥一途，有未悉耳。又如丹溪折衷杂证，为后代所宗，亦无一方一论及于肺燥。但于热郁汤下云：有阴虚而得之者；有胃虚食冷物，抑遏阳气于脾土中而得之者；其治法皆见发热条中。此治非阴虚非阳陷，亦不发热，而常自蒸蒸不解者。夫蒸蒸不解，非肺气为热所内蒸，而不能外达耶。方用连翘、薄荷叶、黄芩、山栀仁、麦门冬、甘草、郁金、瓜蒌皮穰八味，竹叶为引。方后复设问答云：何不用苍术、香附、抚芎？曰：火就燥，燥药皆能助火，故不用也。似此一方，示不欲以燥助火之意，于热郁之条，其不敢以燥益燥，重伤肺金，隐然可会。何为不立燥病一门，畅发其义耶？又如缪仲醇治病，所用者，无非四君、四物、二冬、二母、沙参、玄参、黄耆、山药、苏子、橘红、桑叶、枇杷叶、杏仁、枣仁、扁豆、莲心、瓜蒌、五味、升、葛、柴、前、芩、莲、栀、柏、滑石、石膏、菊花、枸杞、牛膝、续断、薏苡、木瓜、胡麻、首乌、豆豉、霜梅、胶饴之属，千方一律，不过选择于此。增入对证一二味，自成一家。识者称其不尽用方书所载，投之辄效，盖独开门户者也。又有称其精于本草，择用五六十种无过药，屡获奇验，无以多为者。昌谓不然，世之患燥病者多，仲醇喜用润剂，于治燥似乎独开门户，然亦聪明偶合，未有发明，可以治内伤之燥，不可以治外感之燥。何况风寒暑湿哉？节取其长可矣！

《内经》云：心移热于肺，传为鬲消，肺燥之繇来者远矣。苟其人肾水足以上升而交于心，则心下降而交于肾，不传于肺矣。心火不传于肺，曾何伤燥之虞哉？即肾水或见不足，其肠胃津血足以协济上供，肺亦不致过伤也。若夫中下之泽尽竭，而高源之水，犹得措于不倾，则必无之事矣。所以《经》文又云：二阳结，谓之消。手阳明大肠，热结而津不润。足阳明胃，热结而血不荣，证成消渴。舌上赤裂，大渴引饮，与心移热于肺，传为膈消，文虽异而义则一也。治膈消者，用白虎加人参汤颇救其肺，以施于诸气膹郁，诸痿喘呕，罔不合矣。学者可不知引伸触类，以求坐进此道耶？

《阴阳别论》云：二阳之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男子少精，女子不月，其传为风消，其传为息贲，死，不治。此亦肺燥所繇来，而未经揭出者。夫燥而令男子精液衰少，女子津血枯闭，亦云极矣。然其始，但不利于隐曲之事耳。其继则胃之燥传入于脾而为风消。风消者，风热炽而肌肉消削也。大肠之燥，传入于肺而为息贲。息贲者，息有音而上奔不下也。是则胃肠合心脾以共成肺金之燥，三藏二府，阴气消亡殆尽，尚可救疗者乎？夫由心之肺，已为死阴之属。然脾气散二阳之精，上输于肺，犹得少苏涸鲋。今以燥之为害，令生我者尽转而浚我之生，故直断为死，不治也。从前愦愦，特绎明之。

病机十九条内云：诸涩枯涸，干劲皴揭，皆属于燥。燥金虽为秋令，虽属阴经，然异于寒湿，同于火热。火热胜则金衰，火热胜则风炽，风能胜湿，热能耗液，转令阳实阴虚，故风火热之气，胜于水土而为燥也。

肝主于筋，风气自甚，燥热加之，则液聚于胸膈，不荣于筋脉而筋燥。故劲强紧急而口噤，或痿疯昏冒僵仆也。

风热燥甚，怫郁在表而里气平者，善伸数欠，筋脉拘急，或时恶寒，或筋惕而搐，脉浮数而弦。若风热燥并郁甚于里，则必为烦满，必为闷结，故燥有表里气血之分也。

至于筋缓不收，痿痹不仁，因其风热胜湿，为燥日久，乃燥病之甚者也。至于诸气膹郁，诸痿喘呕，皆属于肺。金从燥化，金且自病，而肺气日见消亡，又何论痿痹乎？

五藏五志之火，皆有真液以养之，故凝聚不动，而真液尤赖肾之阴精，胃之津液，交灌于不竭。若肾胃之水不继，则五藏之真阴随耗，五志之火，翕然内动，而下上中三消之病作矣。河间云：燥太甚而脾胃干涸，则成消渴，亦其一也。

燥病必渴，而渴之所属各不同。有心肺气厥而渴；有肝痹而渴；有脾热而渴；有肾热而渴；有胃与大肠结热而渴；有小肠痹热而渴；有因病疟而渴；有因素食肥甘而渴；有因

醉饮入房而渴；有因远行劳倦，遇大热而渴；有因伤害胃，干而渴；有因风而渴。五藏部分不同，病之所遇各异，其为燥热亡液则一也。另详消渴门。

治燥病者，补肾水阴寒之虚，而泻心火阳热之实；除肠中燥热之甚，济胃中津液之衰；使道路散而不结，津液生而不枯，气血利而不涩，则病日已矣。

肾恶燥，急食辛以润之。故肾主五液，津则大便如常。若饥饱劳逸，损伤胃气，及食辛热味厚之物，而助火邪，伏于血中，耗散真阴，津液亏少，故大便结燥。仲景云：小便利，大便硬，不可攻下，以脾约丸润之。戒轻下而重伤津液也。然藏结复有阳结阴结之不同，阳结者以辛凉润之，阴结者以辛温润之，其辨又在微芒之间矣。

律五条

凡秋月燥病，误以为湿治者，操刃之事也。从前未明，咎犹可诿。今明知故犯，伤人必多，孽镜当前，悔之无及。

凡治燥病，燥在气而治血，燥在血而治气，燥在表而治里，燥在里而治表，药不适病，医之过也。

凡治杂病，有兼带燥证者，误用燥药，转成其燥，因致危困者，医之罪也。

凡治燥病，须分肝肺二藏见证。肝藏见证，治其肺燥可也。若肺藏见证，反治其肝，则坐误矣！医之罪也。肝藏见燥证，固当急救肝叶，勿令焦损。然清其肺金，除其燥本，尤为先务。若肺金自病，不及于肝，即颛力救肺。焦枯且恐立至，尚可分功缓图乎？

凡治燥病，不深达治燥之旨，但用润剂润燥，虽不重伤，亦误时日，只名粗工，所当戒也。

## 秋燥门方

滋燥养荣汤　治皮肤皴揭，筋燥，爪干。

当归（酒洗）二钱　生地黄　熟地黄　白芍药　秦艽　黄芩各一钱半　防风一钱　甘草五分

水煎服。

大补地黄丸　治精血枯涸，燥热。

黄柏（盐水炒）二钱　熟地黄（酒蒸）四两　当归（酒洗）　山药　枸杞子（甘州佳）各三两　知母（盐水炒）　山茱肉　白芍药各二两　生地黄二两五钱　肉苁蓉（酒浸）　元参各一两半

上为细末，炼蜜丸如桐子大。每服七八十丸，空心淡盐汤送下。

（东垣）润肠丸　治脾胃中伏火，大便秘涩，或干燥闭塞不通，全不思食，乃风结秘，皆令闭塞也。以润燥和血疏风，自然通。

麻子仁（另研）　桃仁（另研）　羌活　当归尾　大黄（煨）各半两　皂角仁　秦艽各五钱

上除另研外，为细末，五上火，炼蜜丸，如桐子大。每三五十丸，食前白汤下。又有润燥丸一方，本方加郁李仁、防风。

（东垣）导滞通幽汤　治大便难，幽门不通，上冲，吸门不开，噎塞不便。燥秘气不得下，治在幽门，以辛润之。

当归　升麻　桃仁（另研）各一钱　生地黄　熟地黄各五分　红花　甘草（炙）各三分

上作一服，水煎，调槟榔末五分服，加大黄名当归润燥汤。

清凉饮子　一名生液甘露饮。治上焦积热，口舌咽鼻干燥。

黄芩　黄连各二钱　薄荷　元参　当归　芍药各一钱五分　甘草一钱

水二钟，煎八分，不拘时服。大便秘结，加大黄二钱。

大秦艽汤　治血弱，阴虚不能养筋，筋燥而手足不能运动，指爪干燥，属风热甚者。

方见三卷中风门。

《元戎》四物汤　治脏结秘涩者。

当归　熟地黄　川芎　白芍药　大黄(煨)　桃仁各等分

水煎,或丸。

(丹溪)大补丸　降阴火,补肾水,治阴虚燥热。

黄柏(炒褐色)　知母(酒浸炒)各四两　熟地黄(酒蒸)　败龟板(酥炙黄)各六两

上为末,猪脊髓和炼蜜丸,如桐子大。每七十丸,空心淡盐汤送下。

六味地黄丸　治下焦燥热,小便涩而数。又治肾气虚,身体憔悴,寝汗发热,五脏齐损,瘦弱虚烦,骨蒸下血,自汗盗汗,水泛为痰,咽燥口渴,眼花耳聋等证。功效不能尽述。

怀熟地八两(杵膏)　山茱萸肉　干山药各四两　牡丹皮　白茯苓　泽泻各三两

上各另为末,和地黄膏,加炼蜜,丸桐子大。每服七八十丸,空心食前滚汤下。

自制清燥救肺汤　治诸气膹郁,诸痿喘呕。

桑叶(经霜者得金气而柔润不凋,取之为君,去枝梗,净叶)三钱　石膏(煅禀清肃之气,极清肺热)二钱五分　甘草(和胃生金)一钱　人参(生胃之津,养肺之气)七分　胡麻仁(炒研)一钱　真阿胶八分　麦门冬(去心)一钱二分　杏仁(泡去皮尖炒黄)七分　枇杷叶一片(刷去毛,蜜涂炙黄)

水一碗,煎六分,频频二三次滚热服。痰多,加贝母、瓜蒌;血枯,加生地黄;热甚,加犀角、羚羊角,或加牛黄。

昌按:诸气膹郁之属于肺者,属于肺之燥也。而古今治气郁之方,用辛香行气,绝无一方治肺之燥者。诸痿喘呕之属于上者,亦属于肺之燥也。而古今治法,以痿呕属阳明,以喘属肺,是则呕与痿属之中、下,而惟喘属之上矣。所以千百方中,亦无一方及于肺之燥也。即喘之属于肺者,非表即下,非行气即泻气,间有一二用润剂者,又不得其旨矣。总之,《内经》六气,脱误秋伤于燥一气,指长夏之湿为秋之燥。后人不敢更端其说,置此一气于不理,即或明知理燥,而用药夹杂,如弋获飞虫,茫无定法示人也。今拟此方,命名清燥救肺汤,大约以胃气为主,胃土为肺金之母也。其天门冬,虽能保肺,然味苦而气滞,恐反伤胃阻痰,故不用也。其知母能滋肾水、清肺金,亦以苦而不用。至如苦寒降火,正治之药,尤在所忌。盖肺金自至于燥,所存阴气,不过一线耳。倘更以苦寒下其气,伤其胃,其人尚有生理乎?诚仿此增损以救肺燥变生诸证,如沃焦救焚,不厌其频,庶克有济耳。

# 石室秘录

〔清〕陈士铎　编述
程丑夫　谭圣娥　整理

**提　　要**　《石室秘录》系清·陈士铎编述。刊于1687年。

全书6卷。卷一至卷五分述正医、反医、内治、外治、顺医、逆医等临症128法，并记述阴阳、五行等18篇医论和儿科证治；卷六为伤寒、杂病类证治。

本书假托岐伯、张机等口授，书中见解独特，论治多有新意，能起大疾沉疴。

现存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经元升刻本、清三让堂刻本、清本澄堂刻本、清广陵萱永堂刻本和清崇文堂刻本等版本。此据三让堂刻本节选其卷一～卷五中的128法部分。

# 序

嗟乎！何医道之大也，精也，神也！然大而不知其大，精而不知其精，神而不知其神，且犹之不大、不精、不神也。陈子远公喜读岐黄之书，三十年于兹矣！于《内经》治法实能窥奥，而难医道之不多法门也。人之病，苦患多；医之道，苦患少，有以哉！丁卯仲冬著书玉河之南，逢岐伯与余辨难，惊怪诧异，因慨然曰：安得天上奇书秘录以活后世哉！岐伯乃传此书廿四法，因远公又请，每思一法，岐伯又传之一法，思之思之，神鬼通之，非陈子之谓欤！今其书现在，皆世所未见，诚恐旨意深邃，方法过奇，虑人之不信之，又请余发明。余嘉陈子活人之心无有尽期，乃逐门又尚论之，以见医道之大而精，精而神也。合而刊布天下，使世知天地之间，何所不有。有陈子之好善不倦，即有天上人乐为之传术无已也。吾愿天下人尽读兹编，研几深入，无再误天下人也。陈子请序，书之。

康熙丁卯长沙守张机职拜广德真人题于玉河之南

医道大矣哉！非学博天人，非理穷奥秘，非传得异人，则不可以谈医。甚矣，医道之大而难也。远公陈子，幼读班马之书，长习黄岐之教，且性喜好游，足迹几遍历宇内，然而见闻不广，所见者不过世上之文，所闻者不过时师之语。欲匠心自师，以求刀圭之获效，虽所在奏功，终焦劳无术，仰天而叹有以也。康熙丁卯夏秋之间，遇我于玉河之西，初不知我为天上人也。与之辨难《内经》诸书，多未曾有。余出秘录示之，乃手抄行笈，慨然以著书为己任。余笑曰：君之志则大矣，而君之学则未也。远公愀然曰：我安得读尽碧落秘函，以救天下哉？余乃于袖中出此书与观，目瞪口呆，不敢出一语。余乃细加指示，尽传无隐。因戒之曰：子得此书，可以著书矣。而远公犹以未足也。余又为之辨难《内经》者一月，陈子改容而谢之曰：吾今而后，不敢以著书让之后世也。余亦欣然色笑，遂将《石室秘录》令抄录一遍，存之笥中，以备著书时之考稽也。第是书奇，世多不识，倘以此治人之症，未免惊愕欲走，吾传之以见天地之大，何所不有，正不必执此以治天下人，使人惊惧而动其议论也。因序数语于前，以警陈子远公也。

时康熙丁卯天师岐伯职拜中清殿下弘宣秘录无上天真大帝真君岐伯书

# 目　录

## 临证一百二十八法


正医法 …… 47
反医法 …… 48
顺医法 …… 49
逆医法
内治法 …… 51
外治法 …… 52
完治法 …… 53
碎治法 …… 54
大治法 …… 56
小治法 …… 57
偏治法
全治法 …… 60
生治法 …… 61
死治法 …… 63
上治法 …… 64
中治法 …… 66
下治法
先治法 …… 67
后治法 …… 68
急治法
缓治法 …… 70
本治法
末治法 …… 71
不内外治法 …… 72
阴治法 …… 73
阳治法
假治法 …… 74
真治法
男治法 …… 76
女治法
虚治法 …… 77
实治法 …… 78
寒治法
热治法 …… 79
通治法
塞治法 …… 80
解治法 …… 81
敛治法
升治法 …… 82
堕治法 …… 83
开治法 …… 84
闭治法
吐治法 …… 85
泄治法 …… 86
王治法
霸治法
倒治法 …… 87
缚治法 …… 88
肥治法
瘦治法
摩治法 …… 89
浴治法
达治法 …… 90
发治法
夺治法
深治法 …… 91
浅治法
长治法 …… 92
短治法 …… 93
日治法
夜治法 …… 94
气治法
血治法 …… 95
脏治法
腑治法 …… 96
常治法 …… 97
变治法
初治法 …… 99
终治法…… 100
崇治法
分治法…… 101
同治法…… 102
异治法
劳治法
逸治法…… 103
吸治法
引治法…… 104
单治法

双治法
立治法…… 105
卧治法
饥治法…… 106
饱治法…… 107
富治法…… 108
贫治法
产前治法
产后治法…… 109
老治法…… 110
少治法
东南治法…… 111
西北治法
皮毛治法
肌肤治法
筋脉治法…… 112
温治法…… 113
清治法
收治法
散治法…… 114
软治法
坚治法…… 115
抑治法
扬治法…… 116
痰治法…… 117
火治法
静治法…… 118
动治法…… 119
春夏治法
秋冬治法
奇治法…… 120
平治法…… 126
奇治法
偶治法
形治法
理气治法…… 127
暗治法
明治法…… 128
久治法
暂治法
远治法…… 129
近治法…… 130
轻治法…… 131
重治法
瘟疫治法…… 132
瘴疠治法…… 133
得治法
失治法
意治法…… 134
神治法

# 临证一百二十八法

天有奇文，地有奇事，人有奇病，不可拘也。欲治其病，不可以常药治之。有正医，有反医，有顺医，有逆医，有内治，有外治，有完治，有碎治，有大治，有小治，有生治，有死治，有上治，有下治，有中治之分；有先治，有后治，有急治，有缓治，有本治，有末治之异，共一百二十八法。

## 正 医 法

### 论肺经生痈 论久咳服气法 论水泻 论血痢 论水肿 论两胁胀满 论吞酸吐酸 论腰痛 论怔忡不寐

岐天师曰：凡人有病气喘呕咳者，乃肺病也。肺乃金脏，又娇脏也，居于心之上，瓣如莲花，色红带紫，咽管之下即是。肺经司气之出入，不容食物。咽之上有胃厌在，即小舌头也。胃厌遮住咽门，饮食之类始能直入食管而下通于胃。倘人饮食之时多言，胃厌不及遮咽门，设或米饮之类入于气管，则必咳不已。可见气管不容一物，可知药亦不能直入也。治肺之法，正治甚难，当转以治脾，脾气有养则土能生金，咳嗽自已。故五脏之中，除肺一经之外，俱可正治，独肺经不可正治。然则肺经生痈疡，何以治之耶？用元参一两，生甘草一两，金银花八两，当归二两，加麦冬一两，水煎服。方名清金消化汤。数品中，唯麦冬乃清肺火之品，余俱入脾、入肝、入心之药，而用之者何也？盖入肝则平木，而不必肺金用力以制之，则肺金得养矣；入脾则脾土能生肺金，而肺金又得养矣；入心则心火不凌肺金，而肺金又得养矣。虽前药乃治心、治脾、治肝之药，似乎隔一、隔二、隔三治法，其实乃正治肺金也。

雷公曰：我意方中加白芍三钱更妙，平肝火使心火弱，不来克肺也。

长沙守仲景张公曰：肺经固是娇脏不可容物，然未尝不可容气。人有久嗽不已，服诸补肺之药不效者，遵岐天师之法治之，无有不愈。但止服汤药，而不以气入咽门，则肺金终难速愈。法当用女子十三岁者，呵其气而咽之，每日五更时，令女子以口哺口，尽力将脐下之气尽送病人口中，病人咽下一口，即将女子推开，不可搂抱在怀，恐动相火也。每日止可呵一口，恐女子有病也。

天师曰：脾经之病，如水泻，乃脾气不温；血痢，乃过于燥热，而成此症也。水泻用白术一两，车前五钱，二味煎汤，服之立效。方名分水神丹。血痢不同，有腹痛、不痛之分。痛者乃火热也，用归尾一两，黄连三钱，枳壳三钱，白芍一两，广木香二钱，甘草一钱，萝卜子二钱，水煎服。水泻者，乃一时水气侵脾，故倾腹而出，用白术以利腰脐之气血，用车前以分消其水势，此正治之法也。

张公曰：白术、车前利腰脐而消水气是矣。然而白术亦能健脾，脾健水湿自分，原不必借重车前。车前能通窍而安脏气，亦不止分消已也。脏安则水湿之气自消，各有专能，又能分助，所以奏效如神耳。

天师曰：血痢者，乃肝木来克脾土也。虽因脾土之湿，又加暑热暗侵、瓜果内伤所致，然终因肝木太旺无制，凌脾土而然也。故方用白芍、当归滋肝而平木，肝木得养，不来下克脾土，则土亦得养，而血痢自痊矣。

张公曰：血痢虽有痛、不痛之分，其实皆火邪而挟湿气也。论理二方俱可通治，而天师分别痛与不痛之分，乃慎之也。二方出入加减，各为神效，正不必畏首畏尾。一用之于痛，一用之于不痛也。盖火邪带湿气，居于肠脾之际，不得奔下，未有不急而后重者。妙在用当归、白芍滑而利之，则火邪利于直下，不止平肝木而救脾土也。

天师曰：水肿之病，亦土不能克水也。方用牵牛三钱，甘遂三钱，方名消水神丹，水煎一服，即大泻水斗余，膨胀尽消。此则直夺其水势，而土得其平成矣。但二味药

性峻烈，过于猛矣，人疑非正治之法。然水势滔天，必开决其水口，则水旋消。此二味之中病源，妙在猛矣。等服此二味之后，切不可食盐，一食盐则前病重犯，不可救矣。此乃不知禁忌，自犯死症，非药之故也。今人一见牵牛、甘遂，视为必死之品，过矣！水肿之病，必须以手按足而如泥者，始可用此二味正治。否则按之不如泥，随按而皮随起者，非水也，当作气虚、肾虚治之，不可以此二味轻投以杀之也。

雷公曰：此方固神奇，但各用三钱似太多，减去各一钱，则不过猛矣。病去而不伤本，病未尽去可以再进，亦不失中和之道。

张公曰：水肿治法甚多，独此二味奇妙通神。其次用鸡屎醴，然鸡屎醴终不若此二味之神。盖鸡屎醴有毒，而此无毒也。牵牛性虽猛，得甘遂而迟矣；甘遂性虽缓，得牵牛而快矣。两相合而两相成，实有妙用。此方盖余方也，天师取之以救天下，余何可自立而誉之？止言其相成有如此。

心经之病，怔忡不寐等症，乃心血少也。方用人参三钱，丹参三钱，麦冬三钱，甘草一钱，茯神三钱，生枣仁五钱，熟枣仁五钱，菖蒲一钱，当归三钱，五味子一钱，水煎服。方名安寐丹。此方之妙，妙在生、熟枣仁各五钱，而以诸补心之药为佐使。盖枣仁乃安心上不寐之圣药，生用使其日间不卧，熟用使其夜间不醒也。日夜既安，则怔忡自定，又何必用虎睛、琥珀、丹砂之多事哉！

肝经之病，两胁胀满，吞酸吐酸等症，乃肝木之郁也。正治之法，方用白芍五钱，柴胡二钱，炒栀子一钱，苍术一钱，茯苓一钱，神曲五分，半夏一钱，甘草一钱，丹皮三钱，水煎服，方名气爽丹。此方之妙，妙在用白芍、丹皮、柴胡也。盖三味乃肝木专经之药，而芍药尤善平肝，不去凌脾土，土得养而木益舒，木舒而气爽，痛自除，吐自止也。

肾经之病，如腰痛之症，用杜仲一两，破故纸五钱，各盐水炒，熟地三两，白术三两，胡桃二两，各为末，蜜为丸。每日饥而服之，白滚汤送下一两，服完自愈。此方之奇，奇在白术乃脾经药也。何不正治肾经？不知白术最利腰脐，腰脐利则水湿之气不留于肾宫。又用熟地、杜仲纯是补水之药，而胡桃与破故纸同用，又有相济之功。补肾火以生肾水，谓非正治，得乎？岐天师不讲者，未必非留以待我补，余所以又补心、肝、肾三法，愿人细思而用药也。

华君曰：是传予文也，无方。

孙真君曰：治肺有隔一、隔二、隔三之治，其实原正治肺金。此种议论，大开聋聩，凡肺病皆宜如此治之，勿谓天师专治肺痈立论，而不通于凡治肺病也。

## 反 医 法

### 论发狂见鬼　论发狂不见鬼
### 论中风　堕地　论卒倒不知人

天师曰：凡人有病发狂，如见鬼状，或跌倒不知人，或中风不语，或自卧而跌在床下者，此皆正气虚而邪气犯之也。似宜正治邪为是。然而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不治其虚，安问其余？此所以急宜固其正气，而少佐以祛痰祛邪之药为妙。如发狂见鬼者，乃虚也。方用人参一两，白术一两，半夏三钱，附子一钱，大剂灌之，狂自定矣。方名祛狂至神丹。或跌倒不知人，乃气虚也，亦以前方主之。或中风不语者，以人参一两，天南星三钱，生半夏三钱，生附子一个，名为三生饮，急灌之。又自卧跌床下者，即中风类也，又名尸厥，亦以三生饮救之。

发狂不知人而不见鬼者，乃热也。不可与前汤。此见鬼为虚，而非实热。方用人参，同入祛痰祛邪之药内，乃因其反而反治之也。

跌倒不知人，虽因气虚，然未有无痰而能跌倒者，即跌倒亦未有不知人者，故必

须祛痰而佐以助正之药，此前方之所以可兼治之也。中风与堕地之症纯是气虚，气虚之人未有不生痰者。痰动，卒中、卒倒有由来也。然则徒治其痰，而不补其气，即所以杀之也。三生饮妙在用生人参一两，用生附、半夏、南星祛痰荡涤之药，驾驭而攻之。譬如大将登坛，用虎贲之士以扫荡群妖，必能活生人于杀人之中。若徒其治其邪，而不反治其本，则十人九死，冤鬼夜号，谁之咎欤？

张公曰：发狂见鬼，明是虚而痰中之，用半夏、南星、附子以祛痰，不用人参、白术之多，何以驱驾之而成功哉？此方之妙，不特治发狂见鬼如神，而治中风不语，卒倒不知人，亦神妙之极。盖气虚而后痰中也。岐天师分析甚精，又引三生饮以治中风等症，其实前方除发狂不见鬼不可用此方，其余无不可治，正不必又用三生饮也。然三生饮亦是奇方，亦可采用之。总之斟酌于二方之间，无不可起生人于死人之中也。

发狂不见鬼，明是内热之症，岐天师不立方者，待余补之也。方用人参三钱，白芍三钱，白芥子一钱，半夏三钱，天南星三钱，黄连二钱，陈皮一钱，甘草一钱，水煎服。此方妙在用黄连，盖厥深则热益深，去其热则厥自定。黄连入心，引诸补心之味，同群共济，或补或泻，譬如人家相争，嚷于一堂，亲朋各为劝解，自然怒气平而悔心发。黄连之用于补剂之中，正此意也。

华君曰：是传予之文，无有他方。我尚有数语，请载于后。中风等症，非大加人参以祛驾其邪，则痰不能开而邪不能散。方中妙在用人参至一两，始有力量，否则少用反为痰邪所使，又安能助制附子，以直荡群妖哉？

雷公曰：妙极，各阐发无遗，无可再谈。

## 顺 医 法

### 论气虚 论胃虚

天师曰：凡人有病气虚者，乃身子羸弱，饮食不进，或大便溏泄，小便艰涩。方用人参一两，茯苓三钱，白术五钱，陈皮一钱，甘草一钱，泽泻一钱，车前一钱，水煎服。此乃病欲下行，而随其性而下补之也。方中人参为君者，开其胃气，胃为肾之关，关门不开，则上之饮食不能入，下之糟粕不能出。妙在用人参以生胃土，而茯苓、车前以分消水谷也。且胃之性最喜温和，不喜过湿，湿则必上壅呕，下积而泻矣。今顺土之性而温补之，则饮食自进，而大小便各安其位矣。

张公曰：此方生胃土以消水谷，谁曰不然？然而不止生胃土也，且能健脾，脾健则胃气益开，而胃气益壮。方中最妙用白术也，白术上利胃而下健脾，且能祛湿以生肾。有此大功，则大小便得脾肾之气而能开能合，下既通达，又何患饮食之不进乎？吾见其饱食而无碍也。

## 逆 医 法

### 论气喘上逆 论双蛾 论肾虚大吐

天师曰：凡逆症甚多，不止厥症一门也。如气喘而上者，逆也。人以为气之有余也，殊不知气盛当作气虚，有余认作不足。若错认作肺气之盛，而错用苏叶、桔梗、百部、山豆根之类，去生便远。方用人参一两，牛膝三钱，熟地五钱，山茱萸四钱，枸杞子一钱，麦冬五钱、北五味一钱，胡桃三个，生姜五片，水煎服。方名安喘至宝丹。此方绝不去治肺经，而正所以治肺也。盖人生肺气，夜卧必归气于肾中，此母居子舍之义也。今因色欲过度，肾水大耗，肺金日去生之，久之则不特肾水虚，而肺金亦虚。譬如家有浪子，日费千金，母有积蓄，日日与之，倾囊倒箧，尽数交付其子，后将安继？是子贫而母亦贫矣。一遇外侮之侵，将何物解纷？而外侮又复恐吓之，逃之子舍，以避其锋，其子家贫困，无以奉母，又必仍复还家，以受外侮之凌遍，势不至不死不

已。今肾水既亏，而肺金又耗，外受心火之伤，中受肝木之横，脾土又下，不来生水，则转辗难藏，于是仍返而上喘，幸有一线元阳未绝，所以不死。苟不大剂急救其肾，使贫子来偷窃，又何以肺金有养哉？况贫子暴富，不特母家亦富，而外侮亦不敢欺凌矣。此不治肺，正所以治肺也。或疑人参乃肺脾经药，既宜补肾，不宜多用人参。不知肾水大虚，一时不能骤生，非急补其气，则元阳一线必且断绝。况人参少用则泛上，多用则下行。妙在人参用至两许，使其下达病源，补气以生肾水。药中熟地、山茱萸之类，同气相求，直入命门，又何患太多之病哉？若病重之人，尤宜多加，一两尚欠也。但喘有不同，有虚有实。初起之喘多邪实，久病之喘多气虚。邪实者，喘必抬肩；气虚而喘者，微微气急耳。余所论乃久病之喘。若初起之喘，如四磨、四七汤，得一剂即止，此病逆而药亦逆之也。

雷公曰：妙极。然天师止言肺经之虚，肾水大耗之气喘也。而未尝论龙雷之火挟肝气而上冲之气喘也。虽其症轻于肾水大耗之病，而气逆作喘则一也。病甚则有吐粉红色之痰者，此肾火炎烧，肺经内热，不能克肝，则木寡于畏，龙雷之火愈为升腾，法当清其内热。方用地骨皮一两，沙参一两，麦冬五钱，白芥子三钱，白芍五分，甘草三分，桔梗五分，丹皮二钱，水煎服，方名清热止喘丹。此方之妙，妙在地骨皮清骨髓中之内热，沙参、丹皮以长养，白芍以平肝木中之火，麦冬以清肺中之火，加甘草、桔梗引入肺中，则痰嗽自除，而气喘亦定。

张公曰：肺金补子之义，已讲透彻无遗，余再出一论以广之。肺气既弱，自然不能克木，肝木无制，必然气旺；气旺必来凌脾胃之土，脾胃既受制于肝木，则何能来生肺金耶？方中十剂之中，或间加柴胡五分，白芍五钱，熟地倍加一两，同前方煎饮。未必无小补也。盖欲平肝，自必旺其土，土旺则金有不生者乎？此亦反治之义也。

孙真君曰：天师论喘症奇辟，然余亦有方。用人参一两，北五味一钱，麦冬二两，牛膝三钱，胡桃三个，生姜汁三匙，水煎服。此方之妙，妙在用麦冬至二两。盖喘症虽是肾虚，毕竟肺虚不能生肾水也。肾水不能速生，必须补气以生之。然徒用参以补气，未免水亏而火愈旺，今反用麦冬以滋肾水之母，则人参亦从之以生肺，而不去助火矣。肺有养而水自生，又何患火之不能制哉？

天师曰：更有人病双蛾者，人以为热也。喉门肿痛，痰如锯不绝，茶水一滴不能下咽，岂非热症？然而痛虽甚，至早少轻；喉虽肿，舌必不燥；痰虽多，必不黄而成块，此乃假热之症也。若以寒凉之药救之，下喉非不暂快，少顷而热转甚。急须刺其少商之穴，出血少许，喉门必有一钱之路开矣。急以附子一钱，熟地一两，山茱萸四钱，麦冬三钱，北五味二钱，牛膝三钱，茯苓五钱，煎服。下喉一声响亮，其火势热症立时消散。盖少阴之火，直如奔马，凡人肾水大耗者，肾中元阳不能下藏；盖无水以养火，而火必上越也。日日冲上咽喉，口小不能任其出入，乃结成肿痛，状似双蛾，实非双蛾也。方中妙在用附子辛热之药，引龙雷之火下藏下窟宅。夫龙雷之火乃相火也，喜水而不喜火，故药中熟地、山茱萸之类纯是补阴之味，使火有所归而不再沸，此因其逆势而逆导之也。喜水而不喜火：喜水者，真阴之水也，而非寒凉之水；不喜火者，不喜邪气之火也，而非辛热之火。

日重夜轻，治之最易，用山豆根三钱，半夏一钱，桔梗三钱，甘草一钱治之，一剂立愈，而非逆症可比也。

张公曰：阴虚双蛾之症，余更有治法，用附子一钱，盐水炒成片，含在口中，立时有路，可以用汤药矣，后用八味丸一两，白滚水送下，亦立时而愈，可与天师方并传。

天师曰：更有大吐之症，舌如芒刺，双目红肿，人以为热也。不知此乃肾水干枯，火不能藏，水不能润，食入即出矣。法当用六味地黄汤一料煎服，咨其吞饮，则余火

下息，而饮食可入。盖胃为肾之关，胃中之火必得肾中之水以润之，肾水耗不能上润脾胃，则胃火沸腾，涌而上出，以致双目红肿，舌如芒刺也。但此症时燥时静，一时而欲饮水，及至水到又不欲饮，即强饮之，又不十分宽快。此乃上假热而下真寒也。理宜六味地黄汤加附子、肉桂煎冷与服，始合病源。而今止用六味地黄汤者何？盖肾虽寒而胃正热，温肾之药必经过胃经，热性发作，肾不及救，而胃反助其邪火之焰，则病势转添。不若竟用六味地黄汤，使其直趋肾宫，虽经过胃经，不致相犯；假道灭虢，不平胃而胃自平矣。此亦逆治之法也。

张公曰：余立地黄丸，原所治武帝之消渴也。不意可以治此等之症，实有奇功。今又得岐天师畅为发明，将方之功效尽情表出，余之幸也。不独余之幸也，愿世人留意，此可治上假热而下真寒者，无不神妙，奏功如响，非唯大吐之症宜之耳。

华君曰：是传予之文，而予之文更多，可喜也。然予更有数语，双蛾阴症，最难治而最易治也。不知其窍而最难治，知其法而最易。予常为人治此症，用附子一枚，以盐一合，水煮透，令其口含一片，而火势立止。然后以六味汤大剂饮之，不再发，神方也。

大吐之症，先以手擦其脚心，使滚热，然后用附子一枚煎汤，用鹅翎扫之，随干随扫，少顷而不吐矣。后以六味汤大剂饮之，即安也。气喘之症莫妙天师方，大剂饮之必生，无他方法也。

## 内 治 法

### 论肺痈　论肝痈　论肠痈

天师曰：内治者，言人有病在脏腑而治之也。人有肺痈、肠痈、肝痈者，必须从内消之也。然而治法不同。肺痈方：用元参二两，麦冬三两，生甘草五钱，金银花十两，方名救肺败毒至圣丹。先用水十碗，煎汤四碗，取二碗浸前药，加水二碗又煎之，煎一碗服之。二剂即愈。其余汤二碗再煎二煎。

肝痈方：用白芍三两，当归二两，炒栀子三钱，生甘草三钱，金银花十两。方名救肝败毒至圣丹。水十碗，煎取四碗，分二碗泡前药，再加水二碗同煎，渣又加水二碗，同金银花汁二碗，煎一碗服，二剂愈。

肠痛方：用金银花八两，煎水二碗，当归三两，地榆一两，薏仁五钱。方名救肠败毒至圣丹。水十五碗，煎二碗，分作二服，上午一服，临睡一服。二剂愈。盖痈生胸腹之内，无不生于火与邪，若外用末药调敷，则相隔甚遥，必须内消为得。然痈势甚急甚大，一杯水何能救车薪之火？故必须大剂煎饮，而火邪自散，而痈疡自消。倘日以敷药调治于皮肤之外，或以小剂而求散于汤饵之中，吾见其必死而已矣。

张公曰：疮疡之疾，发于火邪之盛，其由来非一日矣。欲消其火邪，岂是寻常细小之药所能去乎？故必多用重用药以劫治之。然而散邪之药，俱耗真阴，多用重用，皆能取败。惟金银花败毒又不伤气，去火又能补阴，故必须此品为君。第此品性纯而正，乃正人君子也。譬如正人君子，必同群攻击于群小之中，始不至愤事而召祸。所以必多加至十两或一斤，始可取胜于眉睫。然徒藉此一味，又觉势单力薄。或用麦冬以滋肺，或用芍药、当归以润肝，或用地榆以凉大肠，或用甘草以泻火，或用栀子以清热，或用薏仁以去湿，相助成功，各有妙理。非泛然而用之者也。

华君曰：是传予之文，然余更有说。肺痈初起，可用此方；倘已成形，必须外治。用刀刺其肺出脓血，而后以神膏敷其口则愈，否则有性命之忧也。想天师后必传方，兹不赘耳。后无传，予当传子。肝痈不可用刺法，须用内消内散。肠痈之症，此方最妙，但亦治初起之病也。久则内必出毒，更当另用奇方以助其溃脓，方用生甘草三钱，金银花二两，地榆一两，当归二两，牛膝一两，乳香三钱，没药三钱，方名清肠消毒丹。

先用水煎甘草五味，取一碗调乳香、没药三钱饮之。渣水再煎一碗，又调乳香、没药三钱饮之。大约早服头煎，晚服二煎，二剂必全好矣。此天师传余而未传子也。意者留以待予耶，不然何各已尽言，独此方尚未传完耶？

岐天师曰：是留以待华君传子也。

## 外 治 法

### 论阳症痈疽　论阴症痈疽

天师曰：人有背生痈疽，或生于胸腹之间，或生于头面之上，或生于手足之际，若是五日之内犹当内散，五日之外必须动刀。内散方：金银花四两，蒲公英二两，生甘草二两，当归二两，天花粉五钱，方煎服。方名消毒神圣丹。一剂即消，二剂全愈，不必三剂。金银花专能内消疮毒，然非多用则力轻难以成功。生甘草一味，已足解毒，况又用之于金银花内，益足以散邪而卫正。蒲公英阳明经药也，且能散结逐邪。天花粉消痰圣药，当归活血是其专功，血不活即所以生痈，今血活而痈自愈。此方之所以奇而肆也。倘若不曾服过败毒之散，以致成脓奔溃，外口必小而内宅自大。譬若贼居深山，关隘必窄，而其中巢穴自必修广。若不直捣中坚，则延漫无已，势必民化为盗。故须用金刃出其口边之腐肉，使内毒之气不藏。刀用三寸长，阔止三分，两边俱利，其锋厚半分，少尖一边。手执定，眼看定，心注定，一刀横画，一刀直画。人必少厥，不必惊惶，少顷自定。后以末药敷于膏药之上贴之，大约一个膏药敷末药二钱，贴上即止痛，败脓尽出。一连三日即消尽矣。内服煎方：当归一两，黄芪五钱，人参一钱，荆芥一钱，金银花二两，生甘草五钱。方名败毒圣神丹。水煎服。二剂可已，不须多服。此治阳症疮疡之法也。阳症疮痈，必然突起寸余，其色红肿发光，疼痛呼号者是。若阴症痈疽，内消之法与阳症同治。至于破溃之治法，绝不相同。大约阴症痈疽，其色必黑暗，痛亦不甚，但觉沉沉身重，其疮口不突起，或现无数小疮口以欺世人。急用附子三钱，人参三两，生黄芪三两，当归一两，金银花三两，白芥子二钱治之。麦冬可加三钱，元参不可用也。总阴症宜用温热散之，不可用寒凉解之也。外用膏药，加生肌末药五钱贴之，一日两换始可。盖阴症痈疽多生于富贵膏粱之客，功名大志之人，心肾不交，阴阳俱耗，又加忧愁抑郁，拂怒呼号，其气不散，乃结成大毒。无论在背在头，在腹在胁，在手在足，俱是危症。若服吾药，又用吾膏药，无不生全。盖阳症可以凉解，而阴症必须温散也。膏药方开后：金银花一斤，生地八两，当归三两，川芎二两，牛膝一两，丹皮一两，麦冬三两，生甘草一两，荆芥一两，防风五钱，黄芪三两，茜草根五钱，人参五钱，元参五两，麻油五斤，煎数沸，将药渣滤出，再熬，将成珠，入后药：广木香一两，黄丹二斤，炒飞过去砂，没药一两，乳香一两，血竭一两，象皮为末五钱，麝香一钱。各为细末，入油中，少煎好，藏磁罐内。用之，每一个用一两，大约发背疮必须用一两，其余疮口量大小用之。末药方：人参一两，冰片一钱，乳香去油三钱，透明血竭五钱，三七末一两，儿茶一两，水飞过去砂用，川焙子一两，藤黄三钱，贝母二钱，轻粉一钱。方名阴阳至圣丹。各为绝细末，以无声为度。此膏药与末药神奇无比。发背外其余疮口不消二个，阴症不消三个。秘之。

孙真君曰：真奇方也。

张公曰：疮疡吾方已传之矣，可附于末。痈疽最难治，外尚未现真形，内已先溃大穴。古人云：外大如豆，内大如拳；外大如拳，内大如盘，信不爽也。凡人一见背有疮口外现者，不可小视之。急用蒜切片一分厚，贴在疮口上，用艾火烧之。痛者烧之不痛，不痛者烧之知痛而止，切不可不痛即止，而痛者亦止也。此法最妙，世人不识，而我特表而出之，以治发背之初起者。盖一经灸之，则毒随火化，以火攻火，又何疑焉？愿世医留意。

华君曰：传予法尤奇，传予之方不然也。痈宜方：用金银花三两，生甘草三钱，蒲公英三钱，当归一两，天花粉五钱，水煎服。予之方少异天师传予之方。然天师见今日气体更薄于三国之时，所以药味改轻为重，止天花粉一味分两相同，想痰不可大攻故也。然予方亦奇甚，不可轻视。或见疮势少轻酌用吾方治之何如？亦无不响应也。膏药与末药方相同。

岐天师曰：华君言是。

雷公曰：我亦有方治痈疽，方用生甘草五钱，金银花三两，当归一两，元参五钱，天花粉三钱，白矾一钱，附子一片，水煎服。初起者一剂即消，肿起者二剂即消，神方也。

孙真君曰：我亦有奇方传子，凡痈初起，用白矾一两，金银花三两，水煎服。一剂即消，发背亦然。

## 完 治 法

### 论头痛 论脑痛 论两臂肩膊痛 论两足痛 论腰痛

天师曰：完治者，如病头疼，脑痛，手足两臂疼痛，腰以下痛，不必支解刀破，囫囵而治之也。如头痛者，用黄酒一升，入细辛一两，川芎三两，白芷一两，煮酒一醉而愈。

张公曰：此等治法，世人不知，亦不敢用，我为开导之。头痛至终年累月，其邪深入脑可知，一、二钱之散药，安能上至巅顶而深入于脑中？必多用细辛、川芎、白芷以大散之也。或疑散药太多，必损真气，恐头痛未除而真气先行散尽。谁知风邪在头，非多用风药必难成功，有病则病受之，何畏哉？一醉而愈，此方信而不必疑者也。惟是既愈之后，必须用熟地五钱，芍药五钱，当归五钱，川芎一钱，山茱萸三钱，麦冬三钱，水煎服。四剂为妙。

天师曰：脑痛用黄酒一升，柴胡五钱，白芍三两，辛荑三钱，郁李仁五钱，麦冬五钱，桔梗三钱，甘草一钱，水三碗煎汤，入前酒饮之，一醉而愈，量好者再饮之以酒，必以醉为度。

张公曰：脑痛之病，乃风入于胆经也。胆应于脑，故脑痛。人以为用柴胡太多，过于辛散，不知有白芍以和之，则不散气而转能散邪，辛荑、郁李仁皆入胆之妙品，桔梗、甘草又入肺之妙药。胆病何以又兼治肺？不知鼻上通于脑，脑热则必不流清水，入则必成鼻渊矣。兼治其肺，则肺气清肃，自去平胆木之旺，而清涕不致下行，此立方之神妙有如此。

天师曰：两臂痛与两肩膊痛，亦用黄酒二升，当归三两，白芍二两，柴胡五钱，羌活三钱，半夏三钱，陈皮五钱，白芥子三钱，秦艽三钱。附子一钱。水六碗，煎二沸，取汁，入黄酒内，酌量饮，一醉为度。

张公曰：臂与肩膊乃手经之病，肝气之郁也。妙在白芍为君，以平舒肝木之气，不来侵克脾胃之气；而柴胡、羌活又善去风，且直走手经之上；而秦艽亦是风药，兼附而攻，邪自退出；半夏、陈皮、白芥子皆祛痰圣剂，风邪去而痰不留；更得附子无经不逐，又何有余邪之尚存哉？自然一醉而愈也。

天师曰：两足痛，腰以下痛，用黄酒二升，黄芪半斤，防风五钱，薏仁五两，杜仲一两，茯苓五钱，车前子三钱，肉桂一钱，水十碗，煎二沸，取汁二碗，入酒内，一醉而愈。

以上皆风入四肢、头上、背间、腰以下也。借黄酒一味，无经不达，引其药味直入病中也。此所谓完全治法也。

张公曰：腰足痛，明是肾虚而气衰，不能运动，更加之湿，自必作楚。妙在不补

肾而单益气，气足而血生，血生而邪退；又助之薏仁、茯苓、车前之去湿，湿去则血更活矣。况更助之杜仲之健肾，肉桂之温肾、防风之荡风乎？相畏而相使，相佐而相成，必然之理也。

华君曰：此一门未尝传予，无可论。

雷公曰：头痛予有神方传子，方用川芎一两，沙参一两，蔓荆子二钱，细辛五钱，水二碗，煎八分，加黄酒半碗，调匀早晨服之，一剂永不再疼。此方妙在用沙参，盖沙参补阴，原不入脑，今用于川芎之中，而蔓荆、细辛直走入巅，则沙参不能下行，不得不同群共入于脑中。夫脑痛者，因脑阴之虚，风得留之而不去，今补其脑，则风不能存，而脑痛自愈，而头痛亦除矣。此方不特治头痛，兼治脑疼，无不神效。

更有一方，治腰痛如神。方用白术三两，芡实二两，薏仁三两，水煎服，一剂即愈。此方妙在用白术以祛腰间之湿气，而芡实、薏仁又是去湿之物，湿去而腰脐自利。汝老人恐有腰痛之疾，可服吾方，自无痛楚。亦只消一剂，多则阳旺，反非学道人所宜。妙极之方也。此方治梦遗亦神效，亦只消一剂。天师之言也。

## 碎 治 法

### 论瘤 论瘿 论治顽癣
### 论接舌生舌 论生齿固齿

天师曰：碎治法最奇，人有病腹中症结，或成虫形、鸟形、蛇形，各药不愈。或头内生鹊，手内生鸠之类，必内无异症而外显奇形，如瘿如瘤之类。必须割去瘤瘿，去其鸟鹊，始能病愈。然此犹是节外生枝，虽动刀圭无伤内脏，用生肌药一敷上，即如无病之人。独是脑内生虫，必须劈开头脑，将虫取出，则头风自去。至于腹中龟、蛇、鸟、虫之类，亦必须劈开小腹，将前物取出，始可再活。第术过于神奇，不便留方，留此方以见医道之奇。有如此论，其治法先用忘形酒，使其人饮醉，忽忽不知人事，任人劈破，绝不知痛痒，取出虫物，然后以神膏异药，缝其破处，后以膏药贴敷，一昼夜即全好如初。徐以解生汤饮之，如梦初觉，而前症顿失矣。自青囊传后，华君获罪之后，失传者数千载矣。今再传述远公，终不敢以此等术轻授，使远公再犯也，前车之鉴，勿再重求。子既以瘿瘤之类再请，吾不敢秘，再传子以全活人可也。瘿瘤不同，瘿者连肉而生，根大而身亦大；瘤小，根小而身大也。即瘤之中，有粉瘤，有肉瘤，有筋瘤，有物瘤。筋瘤不可治，亦不必治，终身十载，不过大如核桃。粉瘤则三年之后，彼自然而破，出粉如线香末，出尽自愈，亦不必治也。肉瘤最易治，用水银一钱，儿茶三钱，冰片三分，硼砂一钱，麝香三分，黄柏五钱，血竭三钱，各为细末。将此药擦于瘤之根处，随擦随落，根小者无不落也。物瘤则根大最难治，不时而动，无故而鸣，或如虫鸣，或如鸟啼，必须用刀破其中孔，则物自难居，必然突围而出，后用生肌神药敷之，则瘤化为水，平复如故也。此病不可测，非理可谈，故内经不言，然世未尝无此病也。生肌散开后：人参一钱，三七根末三钱，轻粉五分，麒麟血竭三钱，象皮一钱，乳香去油一钱，没药一钱，千年石灰三钱，广木香末一钱，冰片三分，儿茶二钱，各为绝细末，研无声为度。修合时须端午节，不可使一人见之。

瘿不同，形亦各异，然皆湿热之病也。由小而大，由大而破，由破而死矣。初起之时，即宜小刀割破，略出白水，以生肌散敷之立愈。倘若失治，渐渐大来，用药一点，点其陷物，半日作疼，必然出水，其色白者易愈，黄者、红者皆难愈。然服吾药无不愈也。点药用水银一钱，硼砂一钱，轻粉一钱，鹊粪一钱，莺粪一钱，冰片五分，朝脑五分，绿矾一钱，皂矾一钱，麝香三分，为绝细末。用针刺一小孔，然后乘其出血之时，将药点上即粘连矣。约用一分，以人乳调之，点上大如鸡豆子，一日点三次。第一日必然流水，流水之时，不能再点，点则过疼转难收口矣。三日后必然流水尽，而

皮宽如袋，后用煎方，自然平复如故。煎方开后：人参三钱，茯苓五钱，薏仁一两，泽泻二钱，猪苓一钱，黄芪一两，白芍五钱，生甘草一钱，陈皮一钱，山药三钱。水煎服。十剂全消如故。但忌房事一月，余无所忌，若犯房事，必破不能收口，终身成漏矣。

张公曰：碎治之法甚多，吾当广之。人有手臂生疮，变成大块如拳头大者，必须用刀割去，人必晕绝，不可学也。吾有奇方，止用小刀略破其皮一分，后以末药敷之即化为水，神方也。方用人参三钱，甘草一钱，硼砂一分，冰片一分，轻粉半分，各为末，掺之即化为水矣。此方乃化毒奇方，不可轻视。更有肚上生疮，结成顽块终年不去者，亦可照上法治之立效。凡人有生虫鸟之病于身上、臂上、头上者，岐真人已传妙方，何必再传，未有奇于岐真人者。有足上生瘤如斗大者，我有一法，不必破碎治之，止用针轻轻刺一小针眼，以前药敷之，必流水不止，急用煎方治之。方用人参三两，黄芪三两，生甘草、薏仁各五两，白芥子三钱，水煎服。二剂即消尽其水，而人绝无惫色。内外双治之法，然终以针刺其孔，不可为非碎治也。此方之妙，乃补其本源之气，又利水而不走其气。刺其孔而出水，未免大损元气，今补其气又何惧水之尽出哉？此方之所以奇也，妙也。

天师曰：碎治有七法未传，一法洗其筋，一法破其脑，一法破其腹，一法洗其肠，一法换其舌，一法换其皮，一法接其骨也。子不信乎？非皮也，舌有人咬断而接之也。破其皮血，即瘿瘤法也。本不宜传，吾子善问，再传二法。皮上生顽癣，终岁经年服药无效，擦治无功，用刀削去其顽癣一块之皮，用前生肌药敷五钱，掺之必痒不可当，削亦不十分痛，当用麻药与饮，使人不知，然后用刀掺药。麻药方开后：羊踯躅三钱，茉莉花根一钱，当归一两，菖蒲三分。水煎服一碗，即人如睡寝，任人刀割不痛不痒。换皮后三日以人参五钱，生甘草三钱，陈皮五分，半夏一钱，白薇一钱，菖蒲五分，茯苓五钱，煎服即醒。盖羊踯躅专能迷心，茉莉花根亦能使人不知，用菖蒲引入心经以迷乱之耳。不服人参可十日不醒。后用人参解之者，正气胜则邪药自解，各味皆助正之品，亦用菖蒲引入心经也。身温而卧安，如醒睡人也。凡人有被人咬落舌尖，或连根咬断者，或一日、或二日或半月俱可接之。速用狗舌一条，观其人舌之大小，切正如人舌光景，将病人舌根伸出，病人坐在椅上，仰面，头放在椅背上，以自己手拿住喉咙，则舌自伸出，急将狗舌醮药末接在人舌上，一交接永不落矣。末药方开后：龙齿用透明者三钱，冰片三分，人参亦用透明者三钱，象皮一钱，生地三钱，土狗三个去头翅，地虱二十个。先将人参各项俱研末，后用地虱、土狗捣烂，入前药末内捣之，偏身上三日，干为末，盛在瓶内，遇有此等病为之医治可也。此药末接骨最奇，服下神效，骨折者服一钱即愈，神方也。闻人说咬落舌头者，以醋嗽之，可以重长。师曰：乱道。肉逢酸则缩，岂有皮伸出之理？要重生必是仙丹，汝既祷天，我当传子，人参一两，煎汤含嗽者半日，以一两参汤嗽完然后已。再用龙骨末三分，人参末一钱，麦冬末一钱，血竭三分，冰片二分，土狗一个，地虱十个，各火焙为末，放在土地上一刻出火气。将此末乘人参嗽口完时，即以此末自己用舌醮之使令遍，不可将舌即缩入口中，放在外者半刻，至不能忍，然后缩入可也，三次则舌伸长矣。仙丹也，奇绝神妙，不可思度也。

长齿法，方用雄鼠脊骨全副，卧骨不用，尾亦不用，头亦不用；骨碎补三钱，炒为末；麝香一分；熟地身怀之令干为末三钱，但熟地必自制，切不可经铁器，一犯则前药俱不效矣；生地亦须看做，一经过铁针穿孔者即不效；细辛三分；榆树皮三分；当归一钱；青盐二钱；杜仲一钱，足矣。各为绝细末。鼠骨去肉，用新瓦上焙干为末，不可烧焦，乘其生气也。用一磁瓶盛之。每日五更时，不可出声，将此药轻擦无牙之处三十六擦，药任其自然咽下，一月如是，日间午间擦之更佳，亦如前数。

固齿法用雄鼠脊骨一副，当归一钱，熟地三钱，细辛一钱，榆树皮三钱，骨碎补三钱，青盐一钱，杜仲三钱。各为末，裹在绵纸成条，咬在牙床上，以味尽为度。一条永不齿落矣。然亦不可经铁器，经则不效。

张公曰：洗筋之法最难传，亦最难效，止可言治症可也。筋之缩也，由于血之不养，然血久不能养筋，则筋缩急而不能再生，必须割开皮肉，用药洗之。倘不得其法，药不得真者，必不能成功，反致杀人，何若不传为妙欤？破脑尤不可轻传，曹公非明鉴乎？以生人而轻破其脑，则人已死矣，又谁信再活乎？喧哗扰嚷之中，何能静思方法，而望其重苏乎？破腹之法，肠胃皆见，人必如死，谓能再生，人断不信。洗肠亦然。此岐天师所以隐而不言，而今亦不必轻传，徒取人物议。若换舌、换皮，岐天师各留异术，今亦安能再助高深哉？接舌已奇，生舌尤奇，非仙传，世人安得此方法乎？愿人尊之于万年，而勿失耳。生齿、固齿小术也，不足为异，姑存之以备考，而终非破治之法。

华君曰：此传予之法，而无自长舌之方。

## 大 治 法

### 论痿症　论肾虚如白虎汤证　论汗出如雨下不止　论直中阴经　论治阳明之火

天师曰：大治者，周身有病，统上下左右尽治之也。如气血全亏，一身多病；或头痛未已，而身骨痛；或腹痛未已，而四肢尽痛是也。虽此等病，乃痿症居多，自宜专治阳明胃火，然而胃火既盛，一身上下四肢尽行消瘦，又不可专治胃经一门也。方用人参一钱，茯苓三钱，薏仁五钱，当归三钱，黄芪三钱，甘菊花一钱，元参五钱，麦冬一两，陈皮五分，神曲五分，白芥子三钱，白芍三钱，熟地一两，水三碗，煎一大碗服之。盖阳明火盛，理宜用竹叶石膏汤矣。而此偏不用，反用参苓芪熟为君补气血者，何也？胃火过盛，已烁气血，再用白虎汤，虽一时解火势之燎原，然而焦头烂额，必致重亡其津液。不若用补气血之药大剂煎饮，使水足而火自息。方中用元参、麦冬、甘菊之品，纯是退阳明之味，而阳明即有火势之燎原，亦能扑灭。况有重加当归生血之类，以滋化源乎？但诸药若小其剂，则不特无益而反助火势之飞扬，此大治之所以妙也。大约大治之法，施之于虚症最宜。乘其初起，胃火有余，即以大剂与之，可以转败为胜。若因循时日，畏首畏尾，初时不敢用大剂，及至胃气已衰，而后悔悟，始用大剂迟矣。其病宜用大剂者，则发背、痈疽切忌小治，尤当以大剂与之。另有专门，兹不再赘。

张公曰：大治实阳明胃火之患，不止痈疽发背。更有症如肾虚而火沸腾如白虎汤症者，亦宜用大剂六味地黄汤治之；更有肾水泛上，吐痰倾盆者，亦宜六味地黄汤加附子、肉桂煎汤数碗，大饮之数碗而愈，皆不可小治之也。凡肾水肾火之虚，上焦虽现热症，而其舌终滑而不燥，非若阳症之干极而起刺也。更有大汗之症，汗如雨出不可止抑，气息又复奄奄，不是发狂热症，若不急用大补之药，则顷刻亡阳而死矣。方用人参三两，白术四两，当归三两，桑叶十片，麦冬三两，北五味三钱，黄芪三两，水煎服。方名止汗神丹。此方纯是补气之药，气足则汗止，而阳返于命门之宫矣。倘以小小之剂治之，又何以补生元气于无何有之乡哉？吾见其立亡而已矣。更有直中阴经之症，阴寒之气斩关直入于肾宫，命门之火逃亡，而将越于躯壳之外，非用大剂补火之药，何以追散失之元气而返其宅哉？方用人参一两，白术三两，附子三钱，肉桂一钱，干姜二钱，水三碗煎服，一剂而愈。此方用人参白术实有妙用，驱寒之品而不用此二味，寒去而气随之去矣，故必用二味，且必须多加，而元阳始足可留于将绝之气也。此皆大治之法，不可不知。

华君曰：天师不曾传予，有一论可参。观阳明之火势最盛最急，若不以大剂退火之药与之，立刻将肾水烧干矣；然过用寒凉必致转伤胃气，然终不胜攻之大烈也。愚意石膏用一两者，人参必须亦用一两，或石膏用至二、三两，则人参断不可止用一两，必须多加为妙，即不敢加至三两，亦必须加至一两五钱。与其火退之后再加人参，何若乘其火盛之时而倍用之，攻补兼施，火势衰而胃气又不复损之为得也。予治阳明火盛，往往奏功如响者，人参同石膏兼用而无偏重之势故耳。此予独得之秘。因远公为天师所爱，不惜尽传无隐，愿远公谨听吾言，必与参同用无分轻重也。

## 小 治 法

### 论治气不顺　论治上焦之痰　论中风不语

天师曰：小治法者，乃上焦之病也。病既在上焦，若大其剂则势不行，反为不美。如胸膈不利，或痰盛闭塞，或一时中风不语，皆当以小剂治之。小剂方甚多，举三、四之病，可悟其余。譬如胸膈不利，此气不顺也。可用苏叶一钱，半夏一钱，甘草一钱，桔梗一钱，百部五分治之。方名顺气汤。一剂快然无碍矣。如痰盛闭塞作痛者，乃痰在上焦也。用天花粉一钱，甘草一钱，柴胡一钱，陈皮五分，半夏一钱，苏子一钱治之。方名化痰饮。或用瓜蒂七个，或用皂角一个，以水煎汤吐之，皆小治之法也。或中风不语，亦用瓜蒂散、皂角汤探吐之。然必看其真正中风始用二方吐之，否则万万不可轻用。真正中风，平日自然壮盛，能御风寒，不畏寒热之人。既中之后，双目突出，手足乱舞，痰如黄结成块，大小便闭塞不通者是。若安静，平日人衰弱，临症之时，气息如无，大小便自遗，手撒眼闭，浮肿，作水鸡声不十分响者，乃气虚也。切不可与瓜蒂、皂角二汤，当与前三生饮加人参一两治之。

张公曰：人以为轻病也，不十分留心，谁知大病成于小病乎？小病而斟酌尽善，又何大病之生也？岐天师忽用大剂治大病，忽用小剂治小病，如神龙变化不可测度，真圣、化、神兼而立方也。

华君曰：不必谈，亦无可谈。

## 偏 治 法

### 论治心痛　论上热下寒　论两胁胀满　论胃气痛　脾不化食　论痿　论厥　论吐血　论治头痛、腰痛、手足痛　论梦遗　论喘咳　论口眼歪斜　论目痛

天师曰：偏治者，乃一偏之治法。譬如人病心痛，不治心而偏治肝；譬如病在上，而偏治下；譬如病在右，而偏治左；譬如病在四肢手足，而偏治其腹心也。心疼，人以为病在心也，不知心乃神明之宰，一毫邪气不可干犯，犯则立死。人病心痛，终年累月而不愈者，非心痛也，乃包络为心之膜，以障心宫，邪犯名络则心必痛。包络名为膻中，乃心之臣也，相为贼所攻，君有不振恐者乎？臣辱则君忧，此心之所以痛而不宁也。然则宜治包络，何以责之肝也。肝属木，包络属火，肝木生心火，治其肝木之寒，则心火有养而包络之寒邪自散。况肝木之气既温，生心之余必能来生包络，故不必救包络而必先救肝。肝木得寒则涩而不舒，散肝中之邪即所以散包络之邪也。方用苍术二钱，白芍五钱，当归一两，肉桂一钱，良姜一钱，水煎服。方名定痛至圣丹。此寒邪犯包络之方。更有热邪来犯包络奈何？寒邪之犯必恶寒，见水则如仇，用火燠之则快；热邪之犯，见水喜悦，手按之转痛是也。故热痛之病，必然呼号，不能安于床席。治法亦责之于肝。盖包络之热，由于肝经之热也，泻其肝木之旺而去其郁热之

火，不必救心包之焚而心包之火自衰矣。方用白芍一两，炒栀子三钱，甘草一钱，当归三钱，生地五钱，陈皮八分，水煎服。方名解热至神汤。二剂即安然如故。此偏治之一端也。

病在上者，乃上焦火热之盛，吐痰如涌泉，面赤喉痛，上身不欲盖衣，而下身冰凉，此上假热而下真寒也。方用附子一个，熟地半斤，山茱萸四两，北五味一两，麦冬一两，茯苓三两，泽泻三两，丹皮三两，山药四两，肉桂一两。方名增减地黄汤。水十余碗，煎四碗，探凉与病人服之。二刻内，四碗服尽，立刻安静。此病在上而下治之法也。盖此病乃下焦肾中水火俱耗尽，真阴亏而元阳无可居之地，于是上腾而作乱。倘以寒药救之则愈炽，以补气药救之则反危。必须用八味汤大剂与服，加麦冬、五味少救肺金之气，下治而上自安。子不见天地之道，冬至之时，地下大热则天道自寒；夏至之时，地下大寒，天上自热。人身亦是如是也。肾经热，则头目咽喉心肺皆寒，安享其清肃之气；肾经寒，则头目咽喉心肺，反生其拂逆之躁矣。此亦上病下治之一法也。

雷公曰：上热下寒，予更有方。用熟地三两，山茱萸一两，车前子三钱，肉桂三钱，牛膝五钱，麦冬五钱，北五味三钱，水煎服。一剂即安，可佐六味丸也。

天师曰：此方奇妙。

病在左者，如两胁胀，不可左卧，此病在肝也。今偏不治肝而兼治其肺。盖肝木之旺，由于肺金之虚，金不能制木，则木愈盛，木盛则脾土更无所养，肺金益虚，则肝木益旺，而病无已时也。方用人参一钱，黄芩三钱，麦冬三钱，甘草一钱，白芍三钱，当归三钱，柴胡一钱，茯苓一钱，陈皮五分，水煎服。一剂知，二剂愈，四剂全瘥。盖参乃补气之味，与肝木不相干也。虽用柴胡舒肝，然而柴胡亦是肺经主药，一味而两用之。白芍、当归虽专入肝经，然亦能入肺，所以同群入肺以助气，而非逐队以平肝。此左病而治之右之一法也。右病治左，可以悟矣。

予再传一方，人病胃气痛，或脾气不好不能饮食，或能饮食而不能化，作痛作满，上吐下泻者。方用白芍三钱，甘草一钱，当归二钱，柴胡二钱，茯苓二钱，白芥子一钱，有火者加栀子二钱，无火者加肉桂一钱，水煎服。此方再加白术三钱，有食者加山楂二钱，伤米食者加枳壳一钱，麦芽一钱；有痰者加半夏一钱，此方虽白术、茯苓乃健脾之品，然其性亦能入肝。白芍、当归、柴胡则纯是肝经之正药，有此三味直入肝经，则各药无不尽入肝以平木，木平则脾胃之土安然。况有食则化食，有痰则祛痰，有火则散火，有寒则去寒，有不功效立奏者乎？此右病而左治之一法也。

治在腹心者，乃人生疡生痈，或痿厥之类是也。痈疡不治痈疡，而内治其中气，少加以祛邪散火之品是也。各有专门，兹不再赘。如痿症厥症甚多，不能枚举，止举一二之病，可触类而通。人有痿症，终年不能起床，面色光鲜，足弱无力而能举步者，人以为两足之无力也。不知乃阳明火盛，不必去治两足，止平其胃火，则火息而足自坚凝。若不平胃火；而徒用补阴之剂，则饮食俱多，而两足益弱。法当用元参三两，麦冬一两，甘菊花三钱，人参一钱，熟地一两，菟丝子一钱。水数碗，煎汤四碗，咨其吞饮，则胃火自平而两足自然生力。此不治足正所以治足也。

厥症一时手足厥逆，痛不可忍，人以为手足四肢之风症也。不知乃心中热蒸，外不能泄，故四肢手足则寒，而胸腹皮热如火。方用柴胡三钱，当归二钱，荆芥一钱，黄连二钱，炒栀子二钱，半夏一钱，枳壳一钱，水煎服。一剂即平，二剂即全愈。盖厥症多是火病，厥之甚则热之甚也，故舒其内热而四肢手足自温矣。方中妙在用柴胡为君，用诸寒凉之药，直入心肝之内，又不凝滞于胸膈之间。盖柴胡能散半表半里之邪，又善疏泄郁闷之气，若止治其四肢手足之风，而不直捣其中坚，则贼首不擒，余党安息？故不治四肢而专治甚心胸也。以上三法，亦偏治之一法也。

雷公曰：治厥方用白芍一两，炒栀子一钱，陈皮一钱，柴胡一钱，天花粉二钱，水煎服。此治热厥最妙，以其入肝而平木也。

张公曰：此一门，余无可赞高深，无已，则再言厥症、痿症。痿症中有不是阳明之痿，不可不辨。其症亦不能起床，亦能善饭，亦骨无力不能起立。人以为此痿症也，而不知非痿症也。此肾寒极而火沸腾，似痿而非痿也。初起之时，未尝不是阳明火炽而来，用寒凉折服之，则胃火息矣，而肾水熬干。夜必咳嗽吐痰，而日间转觉少轻，呻吟床第，饮食少迟更觉难堪。方用元参一两，麦冬三两，熟地三两，水煎服。若有肝火者加白芍五钱，水煎服。四剂可以起床，后用六味地黄汤大剂煎饮，麦冬一两，五味一两，熟地一两，山茱萸四钱，山药三钱，丹皮三钱，泽泻二钱，茯苓二钱，水煎服。此方妙在用元参、麦冬滋肺金而去心间之游火；又妙在用熟地以补肾水，则水足而胃火自坚矣。肺金自然下生肾水，则肾水藏于肾宫，不上冲咽门，不必止嗽而嗽自除矣。

厥症虽多是火，然亦有非火而亦厥者，乃直中阴经也。阴寒直入于肾宫，则必挟肾水上犯心君之火，君弱臣强，犯上自所不免。若不用火热之药急救心君，则危亡顷刻。方用人参三钱，白术一两，附子一钱，肉桂一钱，吴茱萸一钱，水煎服。一剂即愈。然寒厥与热厥，大相悬绝，不可不辨。寒厥手足必青，饮水必吐，腹必痛喜火熨之；若热厥手足虽寒而不青紫，饮水不吐，熨火则腹必加疼是也。能辨症清而用药，当下喉即定，便是神医。何必用追魂之符箓哉？

华君曰：偏治法多有未全，予为补之。人有病吐血者，似乎胃经之病，不知非胃乃肾火之冲上也。若止治胃，则胃气益伤，胃气伤则无以输精于肾，而肾水益虚，肾火益炽，吐血无已时。法当峻补肾水，水足而火不上沸矣。方用六味地黄汤加麦冬、五味大剂吞饮，血症可痊。否则，用寒凉之药暂时止血，而血中之冲决安能止抑哉？如人病头痛者，人以为风在头，不知非风也，亦肾水不足而邪火冲于脑。终朝头晕，似头痛而非头痛也，若止治风，则痛更胜。法当大补肾水，而头痛头晕自除。方用熟地一两，山茱萸四钱，山药三钱，北五味二钱，麦冬二钱，元参三钱，川芎三钱，当归三钱，葳蕤一两。方名定风去晕丹。二剂即愈。此方妙在治肾而不治风，尤妙在治肾而兼治肝也。肝木不平，则肺金失化源之令，而肾水愈衰。今补肝又补肾，子母相资，自然上清头目。况又入麦冬、五味以滋肺金之清肃乎！所以下喉即安然也。

如人患腰痛者，人以为肾之病也，不知非肾乃脾湿之故。重者如系三千文。法当去腰脐之湿，则腰痛自除。方用白术四两，薏仁三两。方名利腰散。水六碗，煎汤一碗，一气饮之，一服即病如失。此方不治肾正所以治肾，世人未知也。

如人患背疼者，人以为心病，而非心也。乃膀胱之气不行，故上阻滞而作痛。法当清其膀胱之火，背痛自止。盖膀胱乃肾之府，肾虚膀胱亦虚。夹背乃河车之路，膀胱借肾道而行，所以背脊作痛耳。方用熟地一两，茯苓五钱，肉桂三分，车前子三钱，泽泻三钱，薏仁五钱，芡实五钱，水煎服。方名背疼丹。二剂膀胱之水道大通，而背脊之疼亦愈矣。盖熟地乃补肾之圣剂，肾足而膀胱之气亦足；况又有茯苓、车前、薏仁等类以泻其水；而肉桂又引入诸药直达膀胱以通其气。自然气行而水泄，水泄而火散，上行之郁结有何不除？此痛之所以立效也。

如人手足痛，人以为脾经之热，不知非脾也，乃肝木之郁结。散其郁气，则手足之痛自去。方用逍遥散加栀子三钱，半夏二钱，白芥子二钱，水煎服。二剂即痛如失。盖肝木作祟，则脾不敢当其锋，气散于四肢，结而不伸，所以作楚。今一旦平其肝气，而脾气自舒，脾舒而痛在手足有不尽除者乎？

如人病两足之弱，不能步履，人以为肾水之亏，不知非肾也。盖气虚不能运用耳。方用补中益气汤加牛膝三钱，金钗石斛五钱，黄芪一两，人参三钱治之。二剂即足生

力，四剂可以步履矣。盖人参、芪、术皆补气之圣药，而牛膝、石斛亦健足之神剂，所以两用而成功。

如人病梦遗者，人以为心气之虚，不知非心也。盖肾水耗竭，上不能通于心，中不能润于肝，下不能生于脾土，以致玉关不闭，无梦且遗。徒责之梦中之冤业，谁任其咎？法当大剂补肾，而少佐以益心、益肝、益脾之品，自然渐渐成功，不止而止也。方用熟地一两，山茱萸四钱，北五味一钱，麦冬三钱，生枣仁五钱，当归三钱，白芍三钱，薏仁五钱，白芥子一钱，茯神二钱，肉桂三分，黄连三分，水煎服。方名安梦止遗丹。一剂即止梦遗，十剂即全愈。此方妙在心、肝、肾、脾、肺五脏兼补，不止止梦遗、安其梦，尤妙在黄连、肉桂同用，使心肾两交，自然魂魄宁而精窍闭。若不补其五脏，而惟止涩之，则精愈旺而梦益勤，久则不须梦而自遗矣。此方之所以奇妙而入神也。

如人病喘咳者，人以为肺虚而有风痰，不知非然也。乃气虚不能归元于肾，而肝木挟之作祟耳。法当峻补其肾，少助引火之品，则气自归元而痰喘可息。方用人参一两，熟地二两，山茱萸四钱，麦冬五钱，五味子一钱，牛膝一钱，枸杞子一钱，菟丝子一钱，茯苓三钱，白芥子一钱，水煎服。此方妙在多用人参于补肾药之中，使其直走丹田气海，而生元阳之神，而火自归元，不致上沸。一连数剂，必获全功。倘以四磨汤、四七汤治其风痰，一线元阳必致断绝不救矣。以上诸法，皆偏治之最奇最效者，不可不补入也。

如人病口眼㖞斜，人以为胃中之痰，不知非也。乃心中虚极，不能运于口目之间，轻则歪斜，重则不语。方用人参一钱，白术五钱，茯苓三钱，甘草一钱，陈皮一钱，肉桂一钱，菖蒲五钱，半夏一钱，当归五钱，白芍五钱治之。一剂少愈，二剂全愈。此方之妙，全在不去祛风祛痰，一味补正而歪斜自愈矣。此方之所以为妙也。

如人病目痛而涩，无泪红赤，人以为热，不知非热也，乃肾水亏而虚火冲上耳。方用六味地黄汤加柴胡一钱，白芍三钱，当归三钱，甘菊花三钱治之。一剂轻，二剂全愈。此亦上病治下之法，可以参观并传之。

## 全 治 法

### 论治痨病　论虚劳　论治痨虫

天师曰：全治者，乃人病痨瘵之症也。痨病用不得霸药，宜用清火之味治之。方用熟地五钱，地骨皮五钱，丹皮二钱，元参一钱，人参三钱，白术三分，桑叶五片，麦冬二钱，北五味五粒，茯苓二钱，芡实五钱，山茱萸一钱，白芥子三分，枣仁五分，沙参二钱，水煎服。此方妙在地骨皮为君，以入阴中平其虚火，而又不损其脾胃之气；余又加芡实、茯苓以利其湿气；则熟地专能生阴中之水；少加人参，以补微阳而不助火，则肺有养矣；又益之麦冬、五味补其肺金，则金能生水，水生自能制虚火，而相火下伏，不夺心主之权，则一身安宁。此全治之法也。

更有一法，治人虚劳而成痨瘵之症。方用熟地一两，山药一两，山茱萸三钱，麦冬三钱，枣仁一钱，人参一钱，茯苓三钱，陈皮一钱，甘草一钱，沙参三钱，白芥子一钱，芡实五钱，白芍三钱，远志八分，丹皮一钱，水煎服。此方补其通身气血之方，不寒不热，不多不少，不偏不倚，乃至中之方，当以此为主治初起之痨役也。盖痨役之方，当世推重补中益气，其方原无不利。想补中益气汤，治饮食内伤兼治风邪者甚妙，不能治无有风邪即兼痨役内伤之症也。吾今立方，名为和平散，以治内伤而兼外感者神效。亦全治之一法也。则痨病前方妙矣，如前方服之不见起色者，必有痨虫尸气，当用一方。用鬼箭三钱，鳖甲一两，地粟粉半斤，生何首乌半斤，熟地半斤，神曲二两，白薇三两，人参五钱，柴胡五钱，鹿角霜六两，地骨皮五两，沙参五两，各

为细末，蜜为丸。方名杀虫神丹。每日服前汤后送下五钱，一日两次，此方善能杀虫又不耗伤真阴之气，真全治之巧者。因远公善心，吾不吝啬，传天下无痨虫尸气之虑矣。大约此药可服半料即止，不必尽也。此丸药服半料后，当改用六味地黄丸加麦冬二两，五味子一两足矣。不必另立方矣。骨蒸无汗者，宜加丹皮；有汗者，宜加沙参；若地骨皮者，则有汗无汗俱宜服之。

张公曰：痨病最难治，非偏于热则偏于寒，非多于清即多于补，正以当世无可遵之方。今岐天师酌定此三方，煎丸并用，平补无奇，实有鬼神难测之机，余又安敢以鄙浅而参间之。然而至神之中，不妨少益至微之语。前方可服五剂，即当服吾地黄丸一剂，再服前汤五剂，又服吾地黄汤一剂。如此间服，则水胜于火，阳胜于阴，不至有偏旺之虞。虽岐天师补阴之品多于补阳，然而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似乎多服补肾水之剂，尤为无弊也。方用熟地一两，山茱萸四钱，泽泻一钱五分，丹皮一钱五分，山药三钱，茯苓二钱，麦冬三钱，北五味五分，水煎服。此方即六味地黄汤加麦冬、五味者也。余特另酌份量，以示世之善用六味地黄汤者。

华君曰：此未传余之法也，无可谈。

雷公曰：我亦有方传子，痨病已成，人最难治。盖痨虫生之以食人之气血也。若徒补其气血，而不知入杀虫之品，则饮食入胃止荫虫，而不生气血矣。但止杀虫而不补气血，则五脏尽伤，又何有生理哉？予方于大补气血之中加入杀虫之药，则元气既全，真阴未散，虫死而身安矣。方用人参三两，熟地八两，何首乌生用八两，地粟粉八两，鳖甲醋炙一斤，神曲五两，麦冬五两，桑叶八两，白薇三两，山药一斤为末打成糊，前药各为末为丸。每日白滚水送下五钱，半年而虫俱从大便出。予方与天师方各有妙理。

孙真君曰：未成痨病而将成痨病者，用熟地一两，地骨皮五钱，人参五分，麦冬五钱，北五味三分，白术一钱，山药三钱，白芥子一钱，水煎服。此方妙在平补而无偏胜之弊。虽熟地多用，然有参、术以行气，自然制其腻滞，故转能奏功。倘谓参、术助阳，熟地过湿，举世皆不知其妙也。更有一方，治痨虫神效。榧子半斤，鳖甲一斤，地粟粉八两，獭肝一副，白薇四两，生何首乌一斤，各为细末，蜜为丸。每日临睡白滚水送下五钱。服半料，腹中似虫非虫尽行便出。天师乃治痨虫已成之圣方，而予方乃治痨虫将成之妙药也。

## 生治法

### 论发狂　论呆病　论花癫　论羊癫

天师曰：生治者，乃人未死而若死者，用药以生之也。譬如发狂、呆病是也。发狂多是热病，登高而歌，弃衣而走，见水而入，骂詈之声、叫嘘杀人之语不绝于口，舌如芒刺，饮水不休，痰色光亮，面如火肿是也。方用石膏半斤，元参一斤，白芥子三两，半夏三两，知母一两，甘草一两，麦冬五两，竹叶数百片，人参一两，方名救胃自焚汤。先用糯米半斤，煎汤一锅，去其米粒，用汤半锅，将前药煎之。取数碗，彼索水时与之饮，随索随与。饮尽必睡。急用元参一斤，麦冬半斤，方名玄麦至神汤。煎汤俟之。一醒呼水，即以此汤与之，彼必欣然自饮，服完必又睡。又将渣煎汤俟之，醒后再与服。即不若从前之肯服，亦不必强，听取自然可也。后用熟地三两，麦冬三两，元参六两，山茱萸一两。方名胜火神丹。煎二碗与之，一剂必愈，不必再与，此生治之一法也。

呆病又不如是治法。呆病抑郁不舒，愤怒而成者有之，羞恚而成者有之。方用人参一两，柴胡一两，当归一两，白芍四两，半夏一两，甘草五钱，生枣仁一两，天南星五钱，附子一个，菖蒲一两，神曲五钱，茯苓三两，郁金五钱。方名救呆至神丹。水

十碗，煎一碗灌之，彼必不肯饮，以双手执其头发，两手拿其左右手，以一人托其下颏，一人将羊角去尖插入其口，一人手拿其头，一人倾药至羊角内灌之，倘或上出不妨，益妙，尽灌完为止。彼必骂詈，少顷人困欲睡，听其自醒，切勿惊动使醒。自醒来则全愈，惊醒来则半愈矣。此生治之又一法也。

狂病之方，妙在用石膏之多，以平其阳明之火；然徒藉石膏未免过于峻烈，又济之以元参，元参亦能平胃火之浮游，不特去心肾之二火；又妙在用麦冬以济之，则肺金不畏火之炎上，而能下生肾水，肾水生则胃中之火不必治而自愈。然而，狂病不知人，则痰势藉火奔腾可知，方中又用白芥子、半夏以祛逐其痰，痰去则心自清；况又有竹叶之清心乎？则火自息而人易复也。一剂之后，又佐之元参、麦冬六剂煎饮，则火益息而水益深。后又用熟地之类滋其肾肺之药，相制而相成，宁不重夺其造化哉？后呆病之方，妙在用柴胡舒泄其不得意之气；又有白芍佐之，肝气一舒，心脉自散；又妙在用祛痰之剂，杂之于参苓之内，则正气足而邪气自散；又妙在用菖蒲开窍之神品，同群共入，见匙即开重关，领禁之人一旦再享春风之药，是谁之功哉？生治法如何可尽，举一而悟其余耳。

张公曰：远公心解神怡，又何可言？尚有一说，在狂病多是热症，然亦有不全是热者，不可不辨也。狂之症同，而寒热各异。热症发狂，如岐天师之方治之可也；倘寒症发狂，又何以治之？凡人发狂而止骂詈人，不口渴素饮，与之水不饮者，乃寒症之狂也。此得之气郁不舒，怒气不得发泄。其人平日必懦弱不振，今一旦而狂病发作耳。治之法宜祛痰为主，而佐之补气之药。方用人参一两，茯神一两，白术五钱，半夏一钱，南星一钱，附子一钱，菖蒲三分，水煎服。方名遏寒救狂丹。此方之妙，全在补气而又不十分祛痰。盖寒症发狂与痫症同治。加入附子以消寒气，菖蒲引入心经，自然下喉熟睡，病如失也。方内再用柴胡一钱，以舒其肝木之郁气，尤易奏功。远公医道通神，何知柴胡之妙耶。呆病无热症，不必重说。

华君曰：举二可以类推，不必尽传也。予当传之，天师所传之法，尚有二方。如人病花癫，妇人忽然癫痫，见男子则抱住不肯放。此乃思慕男子不可得，忽然病如暴风疾雨，罔识羞耻，见男子则以为情人也。此肝木枯槁，内火燔盛，脉必弦出寸口。法当平肝散郁祛邪之味。一方亦天师所传，用柴胡五钱，白芍一两，当归五钱，炒栀子三钱，甘草一钱，茯神三钱，菖蒲一钱，麦冬五钱，元参三钱，白芥子五钱，水煎服。方名散花去癫汤。如不肯服，用人灌之。彼必骂詈不休，久之人困欲卧，卧后醒来，自家羞耻，紧闭房门者三日，少少与之饮食自愈。一剂后，不必更与之药。此生治之一法也。

更有羊癫之症，忽然卧倒，作羊马之声，口中吐痰如涌者。痰迷心窍，因寒而成，感寒则发也。天师所传一方治之神效，奏功实多。方用人参三钱，白术一两，茯神五钱，山药三钱，薏仁五钱，肉桂一钱，附子一钱，半夏三钱，水煎服。方名回癫汤。此方助其正气，以生心血，又加桂、附以祛寒邪，加半夏以消痰，逐去其水，自然气回而癫止也。一剂全愈，永不再发，幸珍视之毋忽。羊癫症得之小儿之时居多，内伤脾胃，外感风寒，结成在胸膈之中，所以一遇风寒，便发旧痰。今纯用补正之药，不尽祛痰，转能去其病根也。若作风痰治之，虽亦奏效，终不能一止而不再发。此天师方所以奇而正也。

雷公曰：我亦有方传子，治牛马之癫，虽与羊癫同治，而症实各异。方用人参三两，白术五两，甘草一两，陈皮三钱，生南星一两，半夏一两，附子一钱，为末，蜜为丸。须病未发前服之，永不再发。盖健其胃气自不生痰，况又佐之祛痰斩关之将乎！若羊癫之人，亦先用此方治之，亦自愈。人病如作牛马声即牛马癫也。大约羊癫小儿居多，牛马癫大人居半也。

# 死治法

## 论中邪　论尸厥　论见鬼
## 卒倒　论中毒　论中恶

天师曰：死治法者，如人死厥，不省人事，中风不语，或感鬼神之祟，或遇山魈之侵；一时卒倒，不省人事是也。此等病是邪气中之，痰迷心窍也。怪病多起于痰，不必惊惶，治其痰而病自愈。然而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用祛痰之药，加入补正之中，则病去如扫，死者重生。方用人参三钱，白术五钱，茯苓三钱，半夏三钱，天南星三钱，白芥子一钱，生附子五分，生姜一大块捣汁，水半酒半共二碗，煎八分服。外用皂角刺为末，研皂角刺时，先用纸一张湿透，封住同在之人鼻孔，然后研为细末，取一匙于鹅翎管吹入病人鼻孔内，必取喷嚏，以前药灌之立醒。必吐出痰水半盆或壹盆，如胶如汤之类，或黄黑青红之色，人自然困倦欲睡，不可惊他，任他自睡。醒来用人参一钱，白薇一钱，茯苓三钱，白术五钱，半夏一钱，白芥子三钱，陈皮五分，甘草五分，水煎服。方名回正散。一剂全愈，此死治之一法也。盖人之中邪，必由元气之虚，邪遂乘虚而入，故用人参以助其正气；而以半夏、白芥子以祛邪与痰；天南星尤能入心而祛邪；用附子猛烈之将单刀直入，邪自惊退。故一下口，邪即外越上涌出矣。然邪出之后，当纯补胃气，故又不用祛痰之剂，而竟用健脾补胃之品也。

更有死症治法，如尸厥之证，亦是气虚。当用人参一两，白术五钱，半夏五钱，茯苓五钱，菖蒲一钱，陈皮五分治之。方名祛阴至神丹。虽同是中邪，然前症是阳邪，此乃遇阴邪也。阳邪者，日间遇之；阴邪者，夜间遇之也。后方虽亦用人参以补正，而终不用南星之类直入其心中也。如不能语言，亦用皂角末吹之。倘其前二症俱遗尿手撒，则多不能救，否则皆一剂回生也。以上二症，皆死治之法也。触类旁通，头头是道，大约治邪之法，二方可以包括。再看病之轻重，用药之多寡，则得之矣。

雷公曰：治尸厥更易，只消一味苍术切片三两，水六碗煎三碗灌之，尽心吐，吐后即愈。盖苍术阳药，善能祛鬼，故用之者有奇效耳。此方凡幻见者治之俱妙。

张公曰：死治之妙，尽此二方，更求其余？尚有一法，是救穷人之法也。如人卒然见鬼卒倒，或在神庙之内，或在棺椁之旁，偶遇尸气，感中阴邪鬼魅，不省人事者，以瓜蒂散吐之，必然吐痰如涌泉，倾盆而出，鬼魅远走则已。吐后仍见鬼者，痰未净也。又用前瓜蒂散吐之，以不见鬼为度。后用白术一两，茯苓五钱，白薇三钱，陈皮五分，半夏一钱，神曲一钱，炮姜一钱，水煎服。方名祛鬼散。此方可治贫穷之人，以慰远公怜悯之心也。紫金锭亦祛痰圣药也。

华君曰：天师传予尚有二方，并传于君。死症有中阴邪、阳邪是矣，另有中恶、中毒之分。中恶者，如天师所言之类是也；中毒者，尚未及之。如中蛇虫之毒，亦一时卒倒。中蛇毒身必直挺，舌必外出，眼必细开一缝是也。急用雄黄一两，研为细末，入水中飞过，取水用之，而不用雄黄。一碗加食盐少许，入滚水一碗，同调匀灌之，以鹅翎探吐之，必吐出恶痰如蜗牛涎者碗许同愈。后用人参五钱，茯苓五钱，生甘草三钱，白滚水煎服，再加白芷二钱。另煎水倾入汤中同服。二剂永无后患矣。

更有中金蚕之毒，如两粤间，有金蚕，人家收留在家，用计谴之不去。其初有嫁金蚕之法，人家感受此毒，则子子孙孙永不脱离，最可恶之物也。盖有神人作祟，附在此家不肯去，人家有不愿者，将平生所得财物，并将金蚕包裹其内，故意置入道旁，倘人不知其故，拾之而归，则金蚕附于身中不可脱离矣。再祷而送之，断断不能也。天师曾传予方，治一人神效灭迹。方用雷丸三钱为末，同白矾少许调匀，倘见金蚕出见之时，辄以末少许掺在虫身之上，立时化为红水如血，神道必然震怒作祟，倘空中有声，即将此药末听其声音响处望空洒去，则神道必大骂负心而去，永不再至矣。此予在三

国入蜀中亲见者，近来此风已息，然南宁蛮洞中尚有其毒，今传此方，以备不虞，未为不可。天师想因远公不重至西粤，故尔不传。吾所以罄传无隐，以表扬天师术之奇也，予曾问之矣。初起得物之时，必然骤富，物从空中来，其人喜极，将金蚕供之厨柜间，晨夕拜之，久之人面如金色，与金蚕相同，服药无效，又久之腹大如臌胀矣。当时蜀中盛多此风，得金蚕者大约年岁不出五年必死，而金蚕不去也，又传之于子，子死传孙，往往至灭门之祸。蜀中今无此症矣。

## 上 治 法

### 论头痛 论目痛 论耳聋 论口舌生疮 论鼻肿 论眉落 论乌发 论瘰疬 论目生星

天师曰：上治者，治上焦之症也。如头疼、目痛、耳聋、口舌生疮、鼻肿之类。头痛乃风入太阳经也。用川芎一钱，细辛一钱，白芷一钱，柴胡一钱，白芍三钱，半夏一钱，甘草一钱治之。盖风虽犯太阳，治法不可全治太阳，治上焦之邪，故用白芷、川芎、细辛三味以散之，又用白芍、甘草、柴胡以清肝胆之火，胆经与肝经入于脑络，故用此数味以散邪去火，又加半夏去痰，甘草和中，相济而相成也。

张公曰：头痛今传一方，用川芎一两，蔓荆子二钱水煎服，立愈。盖川芎补血，蔓荆子去风也。

天师曰：目痛者，肝经之病，宜治肝矣。而余偏不治肝，方用黄连一钱，花椒七粒，明矾三分，荆芥五分，生姜一片，水煎半碗，乘热洗之。一日洗七次，明日即愈。此治火眼之如此者。虚火之眼，又不如是。用人乳半钟，生地二钱，蕤蕤仁五分（去壳研碎），明矾半分，水半钟同人乳煎药，取汁少许，洗七次，明日即愈。虚火之眼，红而不痛不涩，无泪无眵是也；有火者，红肿如含桃，泪出不止，酸痛羞明，多眵是也。

雷公曰：予亦有治目痛方，用柴胡、防风各二分，黄连三分，花椒二粒，明矾一分，水半钟，饭锅蒸，洗眼，如一日洗三次，二日即愈。

张公曰：目痛余亦有一方，最妙。以人乳一合，黄连三分，大枣二个，明矾三分，人参三分，水半钟，同煎二沸，即取洗眼。无论虚眼、实眼，奇妙，每日洗七次，三日即全愈。

天师曰：耳聋者，肾经病也。论理皆用六味地黄丸，内加柴胡五钱，甘菊花二两，当归三两，枸杞子三两，麦冬三两，北五味三钱，白芍二两。今不用此，用鼠胆一枚，龙齿一分，冰片一分，麝香一分，朱砂一分，乳香半分，朝脑半分，各研为绝细末，以人乳为丸，如梧子大，用丝绵裹之，不可太大，塞入耳之干处，至不可受而止，塞三日取出，即耳聪，永不再聋。不必再丸。但鼠胆最难得，觅一大鼠，先以竹笼养之，后以纸为匣子，引其藏身，内用果品，令其日食，久之忽然用棒槌击死，立时取胆，则胆在肝中也，否则再不可得。干者可用，只消用水调化，俱入药末中，则一样也。实症耳聋者，亦用此方，神效。

鼻肿者，乃肺金火盛也。宜用甘桔汤则效。今不用，方用皂角末吹入，打喷嚏数十即愈。盖鼻因气壅，今打嚏则壅塞之气尽开散，故不必清肺而鼻肿自消也。

口舌生疮者，乃心经热也。宜用黄连、黄芩之类凉散之自愈。今不用，用黄柏一钱，僵蚕一钱，枳壳（烧灰）五分，炙甘草末五分，薄荷末五分，冰片三厘，山豆根五分，各为绝细末，掺上。一日掺三次，第一日即少快，明日全愈，神方也。以上皆上治之法也。

天师曰：眉落方用桑叶七斤，每日洗之，一月重生如旧，须落亦然。须白当留一方，以救天下白须老人。须白乃肾水枯，任督血干也。二者得一，皆能白发。他日汤

最妙，余不用。用桑椹半斤（取汁一碗）以骨碎补（骨碎补即破故纸，原按）一两为末（浸之晒干，无日则火焙干，再浸，以汁干为度），再用何首乌生者为末二两（用赤不用白），熟地焙干为末二两，青盐一两，没食子雌雄各四对（长者雄，圆者雌），当归一两，各为细末，每日擦牙者七七，左右各如数，一月之间，即黑如漆。盖桑椹专能补阴黑须，而又佐之熟地、首乌岂有不黑之理？但苦不能引入须根耳。今妙在用骨碎补，没石直透齿肉之内，既入齿肉，有不引须根者乎？此方之所以巧而奇也。倘更用乌须补肾，以通任督，则上下相资，吾见长生不老，未必非此老人，况仅仅髭髯，有不重臻于少年之时乎？今并传之。桑椹一斤（蒸熟晒干，不蒸则此物最不肯干，但不可经铁器），生赤何首乌一斤（切片，饭锅蒸熟晒干，九次为妙），南烛叶一斤（亦饭锅蒸熟晒干，不蒸自干则无用），熟地一斤，麦冬半斤，花椒（去壳皮）二两（以四两取米二两），白果一两，白术一斤。此方不刊，即名为陈氏乌须丸。久服长生不老。春夏服地黄丸，秋冬服此丸，保汝升跻有路，斑白无迹。无桑椹时，可桑叶以代之，须用一斤。虽椹胜于叶，而叶之功亦不亚于椹也。

张公曰：乌须方此方最妙。其余秦真人万年青方亦妥，当附入。熟地二斤，万年青二片（小者用五片），桑椹一斤，黑芝麻八两，山药二斤，南烛皮四两，茯苓一两，白果一两，用蜜为丸。早晚酒送下各五钱，忌萝卜而已，绝妙神方也。张公传：熟地二斤，薏仁、山茱萸、桑叶各八两，白术、生赤何首乌各二两，巨胜子、白果各三两，黑芝麻四两，胡桃肉三两，人参三两（无亦可），以蜜为丸。每服五钱。

华君曰：传予无白须重乌方，然予传方中，尚有喉间瘰疬之方，今传之。方用白芍一两，柴胡五钱，香附一两，白术五钱，金银花三两，瓦草一钱（瓦葱亦可），青苔一两（干者止可用三分），人参五钱，白芥子二钱，各为末。人有病瘰疬者，用米醋调，掺痰核之上。如已破者，不可用醋调，用麻油调之。内服方用柴胡五分，白芨五钱，当归五钱，半夏一钱，白芥子三钱，甘草一钱，桔梗三钱，水煎服。用前药外治，以此汤内治，尤易见功。不服此方，亦未尝不愈，但迟日月耳。

天师曰：眼目星久不能去，止可去暂时者。方用白蒺藜三钱，水煎洗之，三日即无星，尤妙。

瘰疬乃鼠食之物，人不知食之，多生此病。然亦有郁气者，乃易成而不易愈也。方用白芍三两，白芥子三两，紫背天葵三两，香附三两，茯苓三两，当归三两，人参五钱，蒲公英一两，柴胡五钱，白术五两，砂仁二钱，各为末，米饭为丸，如细米大。每日白滚水送下三钱，日三服，一日即消，二月全愈。

跌损唇皮之类，以桑白皮作线缝之，以生肌散渗之自合。

雷公曰：予有乌须二方。一丸方：用熟地二斤，白术一斤，麦冬一斤，山茱萸半斤，黑芝麻半斤，山药二斤，巴戟四两，白果四两，为末，蜜为丸。每日早晚各服五钱。万年青六片加入尤妙。一煎方：熟地一两，生何首乌（赤者）一两，桑叶一两，白果二钱，黑芝麻五钱（炒研碎），山药一两，万年青半斤，人参三钱，花椒一钱，水煎，加酒一茶钟，再加桔梗五分。早服头煎，晚服二煎，夜服三煎。四剂即黑如漆，二方同用，永不再白。倘气血虚者，用服十剂必效。

孙真君曰：耳聋者，用珍珠一粒，外用龙骨末一分，以蜜调之糊在珠上，外用丹砂为衣，绵裹塞耳中即愈。神方也。一月后取出，再用六味地黄丸一料，不再聋。又曰：乌须方莫妙用干桑椹一斤（饭锅蒸熟，晒干），生何首乌一斤，为丸。二味朝夕吞服，自然乌黑矣。盖二味原是乌须之圣药，能日日服之，延生返老，岂特发黑之哉！或少加白果尤妙，不必加熟地。药愈多，其功转不大效。用生何首乌者，以滋味不外泄也；连皮用之，正取其皮引入人之皮毛耳。每日服五钱，或一两俱可。无桑椹用桑叶二斤，首乌一斤可也。

# 中 治 法

## 论统治诸疮

天师曰：中治者，或胸前生疮，乳上生疮，两胁、两背、两手生疮是也。然而疮疡别有专门，此不必再赘。既已立门存一治法，统治中焦部位之疮，无不神效。方用金银花一两，元参一两，生甘草五钱，白矾二钱（有病则病受之也），当归一两，白芍一两，炒栀子三钱，荆芥三钱，连翘二钱，白芥子二钱，水煎服。方名散邪败毒至神丹。一服知，二剂全消，破溃者四剂愈。如阴疮方中去栀子，加肉桂一钱。此方统治中焦诸疮俱效。妙在用散邪败毒之品于补药之内，转足以消毒而去火也。此中治之法。

张公曰：岐真人统治疮疡之方，妙甚。然余更有奇方，用生甘草一两，当归一两，蒲公英一两，黄芩一钱，金银花二两，乳香一钱为末，先将前药用水五碗煎一碗，将乳香末调饮之，神效。亦足附前方之功也。一身上下俱可治之，乃统治之法。

华君曰：予同传，无可语。

孙真君曰：予亦有一方，统治诸疮。方用天花粉三钱，生甘草一两，金银花一两，蒲公英五钱，水煎服。一剂轻，二剂全愈。此方消毒实有奇功，下治诸痈可统治之也。

# 下 治 法

## 论腿痈 论多骨痈 论囊痈 论骑马痈 论鹤膝风 论脚胫烂疮

天师曰：下治者，乃生腿痈、多骨痈、囊痈、骑马痈、鹤膝风、两脚烂疮、脚疽等项是也。囊痈、骑马痈最难治。此皆少年人不保重，或窜花街柳巷，或贪倚翠偎红，忍精而战，耐饥而守，或将泄而提其气，或已走而再返其阳，或人方泄精而我又入其户，皆足以生此恶毒也。方用金银花四两，蒲公英二两，人参一两，当归一两，生甘草一两，大黄五钱，天花粉二钱，水煎服。一剂即消，二剂全愈，溃者三剂愈。盖此毒乃乘虚而入，必大补其血而佐之以逐邪之品，则病去如失。否则婉转流连，祸不旋踵。与其毒势弥散到后来发散，何不乘其初起正气未衰，一剂而大加祛逐之为快哉！方中妙在金银花，而以当归补血为君，人参为佐，大黄为使，重轻多寡之得宜也。

鹤膝风治法，则又不然。此又因湿而战，立而行房，水气袭之，故成此疾。方用黄芪八两，肉桂三钱，薏仁四两，茯苓二两，白术二两，防风五钱，水十余碗，煎二碗，分作二服，上午一服，临睡一服，服后以厚被盖之，必出大汗，不可轻去其被，令其汗自干则愈。一服可也，不必再服。此方妙在用黄芪以补气，盖两足之所以能动而举步者，气以行之也。今鹤膝之病，则人之气虚不能周到，行步自然艰难。今用黄芪半斤，则气旺极矣；又佐之肉桂以通其气；又佐之防风以散其邪，始相恶而相济；又佐之白术、薏仁以去其寒湿之气，邪气去则正气自固，此功之所以速成也。若以为人不能受，畏而不用，则反害之矣。

多骨疽乃生于大腿之中，多生一骨者，是乃湿热而生者也。治之得法，则易易耳。否则变生可畏。方用当归一两，金银花一两，白芍一两，柴胡一钱，茵陈三钱，龙胆草三钱，白术三钱，生甘草三钱。方名化骨至神丹。水煎服，即愈。苟或失治，即长一骨，横插于皮间作痛，必然取出此骨始愈。以铁铗钳出之，外用前生肌方药膏贴之，两个即愈。此方妙在用白芍，盖白芍能平肝木，又能活筋。多骨疽者，非骨也，筋变为骨，似骨非骨也。白芍不特平肝木之火，兼能散肝木之邪，邪去则筋舒，筋舒则似骨非骨者尽化；又加金银花原能去毒，此二味之所以相济也。

足疽亦湿热也。方用金银花一两，蒲公英一两，生甘草三钱，当归一两，薏仁二两，水煎服。方名祛湿散邪散。一剂即消。盖此方妙在薏仁为君，盖湿气必下受，而

水流必下行，薏仁去湿而利关节之气，金银花去火毒之邪，助之以生甘草则邪自散，而湿易退矣。然而血虚则水气易侵，湿邪易入，今用当归以补其血，血足水无所侵而湿难以入，故用之合宜，而病可速效也。

脚胫之烂疮亦湿热也。往往两腿腐烂，臭气难闻，若止以汤药治之，未易奏效。先以葱汤温洗，后以白蜡一两，黄丹二两，韭菜地上蚯蚓粪二两，炒干一两五钱，冰片五分，朝脑三钱，麝香五分，血竭五钱，铅粉一两，炒松香三钱，乳香去油三钱，没药三钱，铜绿三分，轻粉一钱，儿茶三钱，方名分湿消毒至神丹。各为绝细末，乘葱汤洗湿之时，渗在疮口之上，必然痒不可当，但不可用手抓其痒，少顷必流黄水如金汁者数碗，再用葱汤洗之，又渗，又流，又渗，如是者三次，则水渐少而痛渐止矣。明日用前膏药以厚皮摊膏，仍入此末药加入二钱贴之，任其水出，倘痒之极，外用鹤翎扫之即不痒，贴二膏即止水而愈。腿痈即照多骨疽治法，不再立方。脚胫烂疮，内服汤药：金银花一两，薏仁二两，茯苓一两，生甘草五钱，牛膝五钱，萆薢五钱，半夏五钱，肉桂五分，方名分湿内化丹。水煎服。自贴膏药，连用此方二剂即愈。此方妙在薏仁为君，金银花、萆薢为臣，茯苓为佐使。盖薏仁去两足之湿，茯苓能分消脾中之湿气，生甘草、金银花能解郁热之毒，而萆薢又善能走足且能去湿健胫，又加之牛膝以助其筋力，则烂湿之疮有不去如失者乎？此下治之最妙者也。

张公曰：下治法，尽于此矣。余欲尚赞高深。多骨之生也，虽生于湿热，而成之不由湿热也。必有人喜饮凉水，好食果品而成之。初生多骨疽之时，即用大黄一两，芙蓉叶晒干为末一两，麝香三分，冰片三分，五倍子一两，藤黄三钱，生矾三钱，各为末，米醋调成如厚糊一样，涂于多骨疽之左右，四周以药围其皮肉，中留一头如豆大，以醋用鹅翎不时扫之，若不扫任其干围，则无益也。一日夜即内消。疽生于环跳之间，不用此围药多成附骨疽。故疽一生，无论有骨无骨，即以此药敷之，神效。其余痈疽疖毒，亦以此药敷之，无不神效。

华君曰：同。予无可论。

雷公曰：我亦有治多骨疽方，用内消之法最奇效。大凡毒至于环跳之穴者，即多骨疽也。用人参三钱，大黄五钱，蒲公英一两，金银花二两，天花粉三钱，薏仁三两，先用水六碗煎薏仁取汤三碗，煎前药三碗，分作二次服，二日服两剂即消。神方也。已溃者用天师方治之。

## 先治法

### 论外感初起　论内伤初起　论伤寒初起

天师曰：先治者，宜先而先之也。人病发热，必先散其邪气，俟邪气速去，而后再扶其正气，则正气不为邪所伤。方用柴胡一钱，荆芥一钱，半夏一钱，黄芩一钱，甘草一钱，方名散邪汤。水煎服，则邪散而身凉。盖四时不正之气来犯人身，必然出皮毛而入营卫，今用柴胡、荆芥先散其皮毛之邪，邪既先散，安得入里？方中又有半夏以祛痰，使邪不得挟痰以作祟；又有黄芩，使不得挟火以作殃；况又有甘草调和药味以和中。邪既先散，而正气又不相销，此先治之妙也。一症一方，亦可类推。

张公曰：先治法最妙。无奈世人不肯先服药何，所以邪由皮毛而入营卫，由营卫而入脏腑也。倘先用此方，又何至传经深入哉？先治法甚多，不能尽。再传二方，触类旁通，无非先治之法。一方用柴胡一钱，当归一钱，白芍二钱，甘草、陈皮各一钱，天花粉二钱，栀子一钱，水煎服。方名内伤散邪汤。此方凡肝木郁者用一剂即快，不必专是外感也，治内伤初起者神效。又一方用柴胡一钱，白芍一钱，茯苓一钱，甘草一钱，当归二钱，麻黄一钱，桂枝一钱，陈皮五分，水煎服。方名外感祛邪汤。此方专治伤寒初起者，神效。乘其尚未传经，可从补正之中兼用祛邪之药，而热散之也。盖

初起之邪，尚不敢与正气相敌，故一补正气而邪气自消；及一传经，则正气遁入于脏腑，不敢与邪相争，愈补而愈不敢出也。故一传经，万万不可用补药。今乘其初起之时，亟用补剂而加之祛邪之品，用桂枝以散热，用麻黄以祛寒，寒热相攻，邪难内入；而又有正气之健助，所以一剂而尽愈也。先治之法，二方最妙，幸留意而善用之。

华君曰：无。未闻师传也。

雷公曰：天下最难治者，莫过伤寒，然得其法，治之又甚易，张仲景论之详矣。今又增一法以治伤寒初起之病，攻补兼施，实有卓见，惜世人未知其论耳。其方可试，无不神效。然而人见白术、当归之多用，疑于太补，不知伤寒初起，何畏于补？鄙意尚可加入人参一钱，乘其邪未深入，初正以逐邪，则邪易走也。又何疑于术、归之用哉？

## 后 治 法

### 论补正攻邪

天师曰：后治者，宜后而后之也。人有正气虚寒，以中邪气风寒，不可先攻其邪。盖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邪气敢入于正气之中者；是人之正气先虚也。不急补其正气，则邪何所畏而肯速去哉？譬如贼人入室，主懦而仆从又怯，贼必将安坐门庭，逍遥酒食矣。苟能用一二果敢之士，出死力而争敌，则盗寇且急走而不遑也。故必先补其正，而后可以散邪。方用人参三钱，黄芪三钱，柴胡二钱，半夏一钱，甘草一钱，当归二钱，陈皮一钱，白术三钱，神曲五分，黄芩五分，山楂五粒，水煎服。方名补正汤。此方妙在用参、归、芪、术以补正气，加柴胡、半夏以祛邪，加陈皮、山楂以消食，加甘草以和中。不治邪而邪自退，此后治之妙法也。

张公曰：后治法甚多，再传二法。一方用人参一钱，白术三钱，甘草一钱，半夏一钱，柴胡三钱，茯苓三钱，水煎服。方名扶正散邪汤。此方专治正气虚而邪气入之者。如头痛发热，凡脉右寸口大于左寸口者，急用此方，无不全愈。盖虽有外邪，不可纯作邪治，当以补正为先，治邪为后。又一方用当归三钱，白芍三钱，枳壳一钱，槟榔一钱，甘草一钱，水煎服。方名补血逐邪汤。此方治痢疾之病最效，以补正为先，荡邪为后。其余后治之法，可意会而默通之也。

华君曰：予未传。

雷公曰：后治法有疟疾方，用人参五钱，白术一两，青皮一钱，柴胡一钱，半夏三钱，水煎服。疟病虽有痰邪，不可先治邪，此方一味补正，略为祛邪以消痰，然正足而邪自退矣。更有阴虚而发热如疟者，亦以前方加熟地一两，何首乌一两，去半夏换白芥子三钱治之亦效。

## 急 治 法

### 论风邪作喘　论直中阴寒　论中心卒痛　论中痰　论中邪　论中气　论气喘非外感　论腹痛非内伤

天师曰：急治者，不可须臾缓也。乃外感之喘胀，气不能息之类。如直中阴寒，手足厥冷，小腹冷痛而欲死者是也。如心中卒痛，手足不可按，气闷欲死者是也。凡人忽感风邪，寒入于肺经，以致一时喘急，抬肩大喘，气逆痰吐不出，人不能卧是也。方用柴胡一钱，茯苓二钱，当归一钱，黄芩一钱，麦冬二钱，射干一钱，桔梗二钱，甘草、半夏各一钱，水煎服。方名灭邪汤。此方妙在用柴胡、射干、桔梗以舒发肺金之气；用半夏以祛痰，用黄芩以去火。盖外感风寒，则内必变为热症，今用黄芩以清解之，然徒用黄芩，虽曰清火，转足以抑遏其火气，妙在用桔梗、射干、柴胡一派辛散

之品，转足以消火灭邪。此急治之一法也。

直中阴寒之症，乃寒邪直入肾经，不由皮毛而入营卫，不由营卫而入脏腑也。乃阴寒之邪直入于两肾之中，而命门之火无可藏之地，乃奔越星散，而寒邪乘其真火逃亡，趁势赶逐，于是入腹则腹痛，入肝则肝绝，入心则人亡。此危急之时，不可用药之须臾缓也。方用人参五钱，白术一两，附子一钱，肉桂一钱，干姜五分，水煎服。方名逐寒回阳汤。此方妙在用人参、白术。盖寒邪直入，宜止用附、桂以逐之，何必用参、术，而且多加之也？不知寒邪直犯肾宫，元阳遁出于脾胃之间，止此一线之微气在焉。若不用人参以救之，何能唤回于无何有之处？不多加白术，何能利其腰脐而回其元气？故又加附子、肉桂以祛散其寒邪也。

中心卒痛，手不可按省，乃火邪犯心也。若不急救息其火，则脏腑内焚，必致身殉。方用栀子三钱，白芍五钱，甘草一钱，良姜三分，天花粉二钱，苍术一钱，贯仲一钱，水煎服。方名泻火定痛汤。此方妙在用栀子以清火。或疑心经之热宜用黄连以凉之，何以不用黄连而反用栀子耶？盖心中火发，用黄连固宜，然黄连性燥，心中正在燥烈之时，以燥投燥，正其所恶，不特不能去火，而转助其焰矣。不若栀子泻其肝木之郁，母衰而子亦衰，不泻心火正所以泻心火也；且栀子能泻六经之郁火，原不专入肝经，亦能入心经也，一味而两用之，此用药之奇妙。况又与白芍共用以泻肝，又加良姜数分以引入心经，复增天花粉以逐其火热之痰，痰去自然火散，而郁气益舒，此急治肝而正治心也。又是急治之一法，余可类思。

张公曰：急治之法妙矣。而余更有法。如人中痰、中邪、中气三法亦不可不讲。中痰方用人参三钱，白术三钱，茯苓三钱，附子一钱，天南星一钱，半夏二钱，水煎服。下喉即愈。盖痰之生也，由于气之虚，而气之虚也，由于脏腑之冷。故方中用参、术以补正气，用半夏、南星、茯苓以祛痰，用附子以温中。所以一下喉而痰声静，痰气清也。中邪方用人参三钱，白术三钱，半夏三钱，皂角末一钱，陈皮一钱，水煎服。方名开窍清痰饮。此方之妙在皂角能开人之孔窍，引人参、白术、半夏之类直入心经，而痰之迷滞无不尽开，痰去邪将何留？中气方用人参一两，白术五钱，茯苓五钱，甘草一钱，陈皮一钱，附子一钱，半夏三钱，南星三钱，水煎服。方名扶气回生饮。此方与中痰方相仿佛，而此方胜于前者，以份两之多，而又多甘草、陈皮以消中和内也。三法有利于医者不浅。

华君曰：予闻之天师矣。尚有二症，一则气喘之不能卧而非外感也；一则腹痛之不可忍而非内伤也。凡人有气喘不得卧，吐痰如涌者，舌不燥而喘不甚，一卧则喘，如此非外感之风邪，乃肾中之寒气也。盖肾中无火则水无所养，乃上泛而为痰，将胃中之水尽助其汹涌之势，而不可止遏矣。法当用六味丸汤加附子、肉桂大剂饮之，则肾中火热而火有所归，水既归宫，喘逆之气亦下安而可卧。凡人之卧，必得肾气与肺气相交，而后河车之路平安无冲逆也。方中补其肾火，何以安然能卧？不知肾为肺之子，子安则母亦宁，肺金之气可归于肾宫以养其耗散之气矣。此所以补肾火，正所以养肺金也。况六味丸全是补肾水之神剂乎？水火同补，而肺金更安，肺肾相安，有不卧之而甚适者乎？

凡人腹中疼痛欲死，手按之转甚者，此乃火挟痰与食作祟也。若作直中治之立死矣。方用甘草一钱，茯苓三钱，白芍五钱，枳实一钱，栀子三钱，山楂二十粒，水煎服，加柴胡一钱，此方有解纷之妙。乃天师未传者，想于别门见之也。

岐天师曰：实未传。

孙真君曰：予有治心痛方：管仲三钱，乳香末二钱，白芍三钱，炒栀子三钱，甘草五分，水煎服。一剂即止痛，此方专治火痛也，治呼号口渴者神效。

# 缓治法

## 论阳明之火大渴　论大吐　论大泻

天师曰：缓治者，不可急而姑缓之也。如人病火盛之症，大渴引饮，呼水自救，朝食即饥或夜食不止；或久虚之人，气息奄奄，不能饮食者是。前症阳明火盛，故能食善消，自宜竹叶石膏汤以治之，然而不可急也。盖火盛必然水衰，火之有余水之不足，石膏辛散之味，虽能去火，而势过猛烈，实能烁尽真阴。大热之际，不得已而用之，所以救存肾中之水也。若日日用之，则水不能救而反耗真阴之气，真阴之气既耗，则火仍复沸腾，不若缓治之为得也。方用元参一两，麦冬五钱，白芥子二钱，竹叶三十片，干菊花二钱，生地三钱，陈皮五分，丹皮二钱治之。方名清虚至凉汤。此方之妙，全在元参能去浮游之火，使阳明之余火渐渐消灭；麦冬消肺中之热，断胃之来路；用生地清肾中之火，断胃之去路；加丹皮截胃之旁路；竹叶、白芥子清痰行心，又截胃之中路。四面八方俱是分散其势，则余火安能重聚？此缓治法胜于急遽之功也。至于久虚之人，气息奄奄，无不曰宜急治矣。不知气血大虚，骤加大补之剂，力量难任，必致胃口转加膨胀，反不若缓缓清补之也。方用茯苓一钱，白术五分，山药一钱，陈皮三分，甘草三分，人参三分，当归一钱，白芍二钱，枣仁五分，山楂三粒，麦芽三分，炮姜三分，水煎服。方名和缓散。此方妙在用白芍为君，引参、苓入肝为佐，小小使令，徐徐奏功，潜移默夺，使脾气渐实，胃口渐开，不急于张皇，而徐能奏功，此又缓治之一法。

张公曰：缓治之法，不止阳明之火宜然。天师借而说法，余又广之可也。凡人久病俱不可急骤用药，须缓治为妙。譬如人大渴之后，不可纯用止渴之药是矣。然而大吐之人奈何？岂亦可止呕之味耶？不可也。法当用人参五钱，茯苓三钱，白术三钱，甘草三分，陈皮一钱，豆蔻仁三粒，水煎服。此方纯用健胃补脾之剂，而人不知其中奥妙也。大吐之后，津液已干，如何又用健脾补胃以重燥之？得毋伤子太甚耶。不知脾胃之气健，而后津液能生，苟以润药补之，则脾胃恶湿，反足伤其真气，所以不用润剂而反用燥药也。他脏腑恶燥，惟脾胃脏腑反恶湿而喜燥，以人参、白术投之，正投其所好，又安有燥烈之虞哉？

大泻之后，自多亡阴，宜以补阴药治之矣，然而以补阴之药急治，反足增其水势，法当以温药补之。用熟地五两，山药四两，山茱萸四两，白术五两，肉桂一两，肉果一两，北五味一两，吴茱萸一两，人参五两，薏仁五两。方名生阴止泻丹。各为末，蜜为丸，如梧子大。每日晚饭前吞服五钱，旬日即健矣。此方之妙，不用茯苓、泽泻、猪苓之类去分消水气，而水气自然分消。盖补肾正所以补脾，而缓治胜于急治也。

华君曰：未传。

# 本治法

## 论心惊不安　论夜卧不睡
## 论精滑梦遗　论见色倒戈

天师曰：本治者，治心肾之法也。人非心不能宁静致远，非肾不能作强生育，故补心即当补肾，补肾即为补心也。是二经一身之主宰，脏腑之根本也。故人心惊不安，或夜卧不睡者，人以为心之病也，谁知非心病也，肾病也；如人见色而思战，入门而倒戈者，或梦遗精滑者，人以为肾之病也，谁知非肾病也，心病也。然则欲安心者当治肾，欲治肾者当治心。治心方用：人参三两，茯苓三两，茯神三两，远志二两，生枣仁一两，熟地三两，山茱萸三两，当归三两，菖蒲三钱，黄连五钱，肉桂五钱，白芥子一两，麦冬三两，砂仁五钱，各为末，蜜为丸。每日送下五钱，或酒或汤俱可。此

方乃治心之惊与不寐耳。宜用参、苓、当归、麦冬足矣，即或为火起不寐，加黄连亦足矣，何以反用熟地、山茱萸补肾之药，又加肉桂以助火？不知人之惊恐者，乃肾气不入于心也；不寐者，乃心气不归于肾也。今用熟地、山茱萸以补肾，则肾气有根，自然上通于心矣；肉桂以补命门之火，则肾气既温、相火有权，则心气下行，君火相得，自然上下同心、君臣合德矣。治肾方者，精滑梦遗与见色倒戈，则关门不守，肾无开合之权矣。谁知皆心君之虚而相火夺权以致如此。方用熟地半斤，山药四两，山茱萸四两，茯苓三两，肉桂一两，附子一个，人参三两，白术四两，北五味一两，麦冬三两，远志一两，炒枣仁一两，鹿茸一副，巴戟天三两，肉苁蓉三两，柏子仁一两，砂仁五钱，紫河车一副，杜仲一两，破故纸一两，各为末，蜜为丸。此方用熟地、山茱、杜仲、山药之类补肾也，巴戟天、苁蓉、附子、鹿茸补肾中之火也，可以已矣，而必加入参、苓、柏子仁、麦冬、远志、枣仁之类者，何也？盖肾中之火虚，由于心中之火先虚也，故欲补肾火者，先补心火。使心火不补，肾火终不能益而转增其上焦之枯渴，故必须兼补其心，心气下舒于肾中，肾气上交于心，则水火相济，君臣相悦，人民奠安，肺气清宁，脾胃得养，通调三焦，戈矛再利，可收功也。

张公曰：予有一言，愿赞高深。本治责于心肾又何疑焉？然而心不可徒补之肾，而肾不可徒补之心也。譬如人有心惊不寐，虽是肾气之不上通于心，而亦有肝气之上不生于心，故补肾之中，自宜添入补肝之品，方中有当归、肉桂亦是补肝之品，然终非直入肝经之药也。愚意前方中加入白芍三两，补肾而兼补肝，相因而生心火，心有不泰然者乎？肾虚而用补心之药固是，然补心而不补肝，则肝木郁塞，心难下生，愚意补肾方中亦宜添入白芍三两，则肝气自舒，自生心包之火，火足自生命门之火矣。可质之岐天师，再定去留。

雷公曰：天师方固妙，而张公论亦佳 。

华君曰：予亦曾闻之夫子矣，有方亦妙，并传于此。凡人卧不安枕，方用人参五两，远志二两，枣仁炒二两，熟地八两，山茱萸四两，茯神三两，柏子仁一两，麦冬三两，陈皮二两，各为末，密为丸。每日白滚水送下一两，五日即安，一料全愈，名为宁神安卧丸，人有梦遗者，用熟地一斤，山药一斤，芡实一斤，生枣仁五两，巴戟天二两，麦冬三两，北五味三两，莲子半斤（同心用），各为末，蜜为丸。每日白滚水送下一两，名为益心止遗丸。前方补心中而兼补肾，后方补肾中而兼补心，与天师传方同意。二方亦天师传也，不知何故各各不同，然而四方俱奇妙通元甚矣。夫子之不可测也。巴戟天不特强阳，而且止精，肾水非火不能生，亦非火不能止。若用肉桂、附子大热之味，果然助其虚火，巴戟性非大热，不能温中，用之纯阴之中何害？反得其既济之功也。

孙真君传治心惊不安方。心惊非心病也，乃肝血虚不能养心也。方用白芍五钱，当归五钱，熟地五钱，生枣仁一两，远志一钱，茯神三钱，麦冬五钱，北五味一钱，人参二钱，水煎服。此方之妙，全在不专去治心，治肝正所以治心，治肺亦所以益心也。又传治见色倒戈，方用人参三两，熟地八两，黄芪五两，白术八两，肉桂二两，山茱萸三两，巴戟天五两，肉苁蓉三两，麦冬五两，北五味一两，覆盆子五两，各为末，蜜为丸。每日半饥酒送下一两，一月后房事即改观，但不可传与匪人耳。

## 末治法

### 论大便不通　论小便不通　论疟症不已　论产妇感中风邪

天师曰：末治者，乃六腑之治也。人如病大小便不通，或疟症不已，产后风寒，皆作末治也。凡久病之后，或大便一月不通，不必性急，只补其真阴，使精足以生血，血

足以润肠，大便自出。不可视为根本之病，而速求其愈。亦有小便点滴不出，亦不必十分太急，乃肾气不能行于膀胱也。补其肾气，则小便自出，不必视为根本之病，而急欲出之也。大便不通，方用熟地一两，元参一两，当归一两，川芎五钱，火麻仁一钱，蜜半匙，大黄一钱，桃仁十个，红花三分，水煎服。此方妙在用熟地、元参、当归以生阴血，少加麻仁、大黄以润肠下行，此正末治其闭结，而不亟亟以通之也。小便不通方用肉桂一钱，熟地一两，山茱萸四钱，茯苓一钱，车前子一钱，泽泻一钱，丹皮一钱，山药一钱，水煎服。此方即七味地黄汤，妙在不去通小便而尚治肾水肾火，盖肾中有火而膀胱之气化自行，不通小便而小便自通矣。此末治之一法也。

疟症不已，终岁经朝，经年累月，或已止而又发，或未止而难痊。人皆谓有邪气未散也，急宜逐邪，不可末治之。殊不知邪之久盘，乃正虚之甚也，自当重补其正，而末治其邪。方用熟地五钱，何首乌五钱，鳖甲五钱，白术五钱，当归五钱，人参三钱，甘草一钱，柴胡一钱，半夏一钱，肉桂五分，山茱萸四钱，水煎服。此方妙在熟地、山茱萸、当归之品以补阴血，加人参、白术以健脾，加鳖甲以入阴分，加何首乌以补阴气，加半夏、柴胡少少去其痰与邪，则正气有余，邪自退舍，此又末治之一法也。

产妇感中风邪，皆作末治者。产妇旧血尽去，新血未生，大虚躯壳，原易中邪，风寒袭之。一散邪必有厥逆、寒症之变，死亡顷刻矣。方用当归一两，川芎五钱，人参一两，荆芥一钱，肉桂一钱，益母草一钱治之。此方妙在用参、归各一两，参以固气，归以生血，气血既生，而风邪易出。大虚之人，略带祛邪之药，则邪原易出，乃腠理实疏，关门不锁故耳。方中荆芥一味最妙，不特易于祛邪，而且引旧血以归经，佐新血以复正，故两用之而成功也。益母草更是产科最利之品，安有他虞哉？此又固气血为先，散邪为末，又一法也。

张公曰：俱讲得入神出化，予又何佐高深哉？尚有一言相商，产妇临月之前一月，如有风邪感冒等症，皆作风寒感冒治之。其临月之期，如有感中风邪，不可作风邪治之。方用人参一两，当归一两，川芎五钱，柴胡二钱，甘草一钱，白芥子三钱，水煎服。毋论其头疼身痛、咳嗽、太阳痛、六经传经伤寒，俱宜以此方治之，切不可轻用桂枝、麻黄。盖孕妇实与平常人治法大不相同耳。

孙真君曰：大便不通，亦多实症，天师传者，治虚症之方耳。我传此方，治实症者实有奇效。方用大黄五钱，当归尾一两，升麻五分，蜜半匙，水煎服。大黄泄利，用当归润之，仍以为君，虽泄而不十分过猛，不至有亡阴之弊，况有升麻以提之，则泄中有留，又何必过虞哉？

天师曰：此方尚可加熟地一两。

## 不内外治法

### 论跌仆断伤

天师曰：内者，胸腹之中；外者，风邪之犯。今既无胸腹之病，又无风寒之侵，忽然跌仆为灾，断伤受困，此不内外之因，又一门也。方用当归五钱，大黄二钱，生地三钱，赤芍药三钱，桃仁一钱，红花一钱，丹皮一钱，败龟版一钱，方名逐瘀至神丹。水一碗、酒一碗煎服。方中最妙当归、芍药和其血，大黄、桃仁逐其瘀，生地、红花动其滞，一剂即可病去也。倘以大黄为可畏，或不用改用别味，则虽有前药，亦用之而不当。盖有病则病受之，用大黄之药，始能消去其瘀血，而终不能大下其脾中之物，又何必过忌哉？倘跌伤、打伤、手足断折，急以杉板夹住手足，不可顾病人之痛，急为之扶正，凑合安当；倘若不正，此生必为废人。故必细心凑合端正，而后以杉板夹之，再用补骨之药令其吞服，则完好如初矣。方用羊踯躅三钱（炒黄），大黄三钱，当归三钱，芍药三钱，丹皮三钱，生地五钱，土狗十个（槌碎），土虱三十个（捣烂），红

花三钱，自然铜末，先将前药酒煎，然后入自然铜末，调服一钱，连汤吞之。方名接骨至神丹。一夜生合，神奇之甚，不同世上折伤方也。不必再服，只服二钱可也。盖羊踯躅最能入心而去其败血，人受伤至折伤手足，未有不恶血奔心者。得羊踯躅引诸活血之药同群共入，则恶血必从下行，而新生之血必群入于折伤之处；况大黄不特去瘀血，亦能逐瘀而生新，瘀去而各活血之品必能补缺以遮其门路；况土狗、土虱俱是接骨之圣药；即有缺而不全，又得自然铜竟走空缺而补之，此所以奏功之速耳。骨断之处，自然药后瑟瑟有声，盖两相连贯，彼此合缝。若有神输鬼运之巧，恐世人不信耳。吾传至此，不畏上泄天机者，正副远公好善之心，共为救济之事。庶天卷可邀衍尤可免耳。跌损唇皮之类，以桑白皮作线缝之，后以生肌散渗之自合。

张公曰：至此神矣、圣矣、化矣！亦何能赞一言哉？惟有前方煎药之内少为商酌者，第一方中再加生地三钱，枳壳五钱。盖生地乃折伤之圣药，多多益善，少则力不全耳。折伤之病，未免瘀血奔心，有枳壳之利于中，则瘀血不能犯也。

华君曰：无可言。

## 阴 治 法

### 论肾虚感寒 论水亏夜热

天师曰：阴治者，病症乃阴气不足而阴邪又犯之也。如肾水虚寒又感寒者；或肾水亏竭，夜热昼寒是也。此等病，若认作阳症治之，则口渴而热益炽，必致削尽阴水，吐痰如絮，咳嗽不已，声哑声嘶，变成痨瘵。法当峻补其阴，则阴水足而火焰自消，而骨髓清泰，上热余火俱归乌有矣。方用熟地一两，山茱萸五钱，麦冬五钱，北五味五钱，元参三钱，地骨皮三钱，丹皮一钱，沙参五钱，白芥子一钱，芡实五钱，车前子一钱，桑叶七片，水煎服。方名反火至神丹。此方妙在纯用补阴之品，一直竟进肾宫，滋其匮乏，则焦急之形，不上焰于口舌皮毛之际；又加元参、地骨皮、沙参、丹皮之品，少清其骨髓之内热，自然阴长阳消，不治阳而阳自安也。又何必更加柴胡以散之而邪始去哉？此方乃治阴火自动者神效，若阴寒无火者又不宜用此方。当用肉桂一钱，附子一钱，熟地一两，山茱萸四钱，白术三钱，人参三钱，柴胡五分，水煎服。方名祛寒至圣汤。此方之妙，用桂附祛寒之药，加之于参、熟地补阴之内，使阳得阴而有制，不至奔越沸腾；少加柴胡数分，则阴邪自散。又何必纯用麻黄、桂枝之类铄其真阴哉？况肾中之火，必得水而后生，以水非邪水，乃真水也。邪水可以犯心而立死，真水可以救心而长延。盖阳根于阴，而真阴肾水实为真阳君相之火之母也。此方中加熟地、山茱萸，正是此意，恐人未知，故又表而出之。倘止用附、桂以祛寒，未尝不效，然而邪去而阴液必枯槁。苟或治之不得法，必有亡阳之症矣。愿人加意于水中补火，更于水中去邪也。

张公曰：妙绝之论，发千古所未发，何以再赞高深？然尚有一方以参之，前症乃阴虚火动也，用六味地黄丸似亦相宜；后症乃阴寒无火也，八味汤似亦可用，然而终不及天师二方。盖治阴之内，即留以治阳；而治阳之中，即藏于补阴也。有贫不能用人参者，用予后方可也。

华君曰：同传，予法无异。

## 阳 治 法

### 论伤寒发斑 论中暑火炽
### 论伤暑吐血 论阳症火泻

天师曰：阳治者，治阳症之病也。阳症甚多，不能概举，姑举一二症。大者言之，伤寒发斑，身热心内如火，口渴呼水，气喘舌燥，扬手出身者是；或中暑热之气，大

渴饮水数桶不止，汗如雨下，大汗狂呼，日重夜轻者是也。此皆阳火烧焚于胃口，烟腾势急威猛，不可止遏，皆阳症也。此时杯水实不足以胜之，非大剂寒凉安能扑灭？即以寒凉扑灭之矣，而余烟断火微焰犹存。必得大雨滂沱，屋栋沟渠无非膏泽，则火气消亡，门庭可整。此阳症之治难于阴症也。方用元参三两，升麻二钱，黄芩一两，麦冬三两，防风三钱，天花粉三钱，苏叶一钱，青黛三钱，生甘草三钱，生地一两，桑白皮五钱，方名滂沱汤。一剂即消大半，二剂全愈。此方妙在元参为君，不特去其浮游之火，兼能清其胃中之热，且性又滋润，发斑虽是火热不能外越，然亦因胸中水少不足润，故郁而不出也。今用元参润之，则火得润而难居；况有黄芩以大凉其胸膈；又加升麻、防风引散其火邪；更佐之麦冬、生地凉血以清肺气，自然清肃下行，而中焦之火尽化为乌有也。

至于中暑之病，亦阳火邪炽也。法用青蒿五钱，石膏五钱，麦冬五钱，半夏一钱，黄连一钱，人参三钱，甘草一钱，茯苓五钱，竹叶五十片，水煎服，方名清暑至神汤。此方妙在用青蒿去暑，再加二钱香薷，则暑气自化；用石膏以平泻其胃中之邪火，邪火一去，胃气始转，水能下行，不蓄于膀胱之内而散逸于四肢，况又有茯苓导其下行者乎；又虑火气伤心，复加黄连以救心，人参以救肺。各经既安，胃邪必遁，此治阳症之妙法也。

张公曰：妙论出奇不穷。阳症固多，二症最急，故天师特举之以为法。予再广之。有二症在焉，一则伤暑中之吐血。凡人感伤暑气，忽然吐血倾盆，人皆谓是阴虚，不知阴虚吐血与阳症吐血不同。阴虚吐血者，人必安静，不似阳症之燥动不宁也。阳症必大热作渴，欲饮凉水，舌必有刺，不似阴症之口不渴而舌苔滑也。法当清胃火，不必止其血。方用石膏三钱，青蒿五钱，香薷三钱，荆芥一钱，当归三钱，人参三钱，水煎服。方名伤暑止血汤。此方乃止阳症吐血之神剂也。方中虽有解暑之味，然而补正多于解暑，去香薷一味，实可通治诸阳症之血也。但此方止可用一二剂，即宜改用六味地黄汤以滋阴水，水足则阳火自消耳。一则阳症之水泻也。完谷不化，饮食下喉即出，一日或泻十余次，或泻数十次，或昼夜泻数百次，人以为热也。然而热之生也何故？生于肾中之水衰不能制火，使胃土关门不守于上下，所以直进而直出也。论其势之急迫奔崩，似乎宜治其标，然治其标不能使火之骤降，必须急补肾中之水，使火有可居之地，而后不至于上腾。方用熟地三两、山茱萸一两，车前子一两，甘草一两，茯苓一两，白芍三两，肉桂三分，水煎服。此方乃补肾之汤，非止泻之药也，然而止泻之妙，捷如桴鼓。盖肾水一生，肾火即降，顷刻应验，非好为奇谈而不据实理也。若止作胃虚有火治之，未尝无功，终不若此之捷。脾约丸亦佳，安能及此方之神哉？

华君曰：与余同，不必讲。

雷公曰：无一论不奇妙。

## 假 治 法

### 论假热 论假寒

天师曰：假治者，病是假热而治以假热之方，症是假寒而治以假寒之药也。如人喉痛、口干、舌燥、身热，人以为热而非热也，内真寒而外现假热耳。如人手足冰冷，或发厥逆，或身战畏寒，人以为寒而非寒也，内真热而外现假寒耳。此时看症未确，死生反掌。吾以假热之药治假寒之症，以假寒之品治假热之病，是以假对假也。假寒方：附子一钱，肉桂一钱，人参三钱，白术五钱，猪胆汁半个，苦菜汁三匙，先将药二碗水煎好，以冰水泡凉，入猪胆汁、苦菜汁调匀，一气服之即愈。方中全是热药，倘服之不宜，必然虚火上冲尽行呕出。吾以热药凉服，已足顺其性而下行，况又有苦菜汁、胆汁之苦，以骗其假道之防也。盖上热之症，下必寒极，热药入之，至于下焦，投其

所喜，无奈关门皆为强贼所守，非以间牒给之，必然拒绝而不可入。内无粮草，外无救援，奈之何哉？吾今用胆汁、菜汁以与守关之士，买其欢心，不特不为拒绝，转能导我入疆，假道灭虢，不信然哉！至于假热之方，则又不然，心胸之内，全是一团邪火，盘踞于中焦，若不直捣中坚，巨魁不擒，余党安能星散？然而用师无法，则彼且方拒死斗而不可救。方用黄连三钱，柴胡二钱，白芍三钱，当归三钱，炒栀子二钱，半夏三钱，枳壳一钱，茯苓三钱，菖蒲二分，水煎服。此方妙在用黄连一味直入心经；佐以栀子副将，单刀直入，无邪不散；又柴胡、白芍，泻其运粮之道；又半夏、枳壳斩杀余党；中原既定，四隅不战而归正矣。非用之得宜，则贼势弥空，安能直入？又加菖蒲之辛热，乘热饮之，则热喜同热，不致相反而转能相济，此又假治之妙法也。

张公曰：讲得透彻痛快，予又何说之词？然而假热假寒，不止此二症也，吾再广言之。如人气喘不安，痰涎如锯而不止者，人以为热，而非热也，乃下元寒极，逼其火而上喘也。此最急最危之症，苟不急补其命门之火与肾水，则一线微阳必然断绝。方用熟地四两，山茱萸三两，麦冬三两，北五味一两，牛膝一两，附子一钱，肉桂一钱，冰水泡，冷服之。一剂即愈。附子、肉桂斩关夺门之药，其性最热，倘不用之于熟地、山茱萸、北五味之中，则孤阳乘大热之势沸腾而上矣。方中妙在用熟地、山茱萸之类使足以济火；又麦冬以润肺金之化源，使金去生水，而益足以生火，而火不敢于飞越；况又有牛膝之下走而不上行乎。然必冰水泡之，骗其上焦之热，直至肾宫，肾宫下热则上焦清凉，火自归舍，又何患喘与痰作祟哉？

更有眼目红肿，经年不愈者，人以为热，而不知非热也，亦肾火上升而不下降耳。法用六味地黄汤加麦冬、甘菊花、白芍、当归各三两，柴胡五钱，各为末，蜜为丸。每日吞服五钱，一料必全愈。此病虽轻，而世人多患之，述而不悟，予所以特表出也。虽非假治之法，而症实假热之症，可触类而旁通之耳。假寒之法，莫妙岐天师之方，可以统治矣，故不再传。

华君曰：亦同。

## 真治法

### 论真寒　论真热

天师曰：真病原难分晰，然有假即有真也。即以前症言之，如人喉痛、口干、舌燥、身热与假热无异，然而此谓真热者何以辨之？假热之症，口虽渴而不甚；舌虽干而不燥，即燥而无芒刺、无裂纹；虽头痛而日间轻；身虽热而有汗。不若真热之症，口干极而呼水，舌燥极而开裂，喉日夜痛而不已，身大热烙手而无汗也。方用麻黄三钱，黄连三钱，黄芩三钱，石膏三钱，知母三钱，半夏二钱，枳壳二钱，甘草一钱，当归五钱，水煎服。一剂轻，二剂愈。此方纯用寒凉之药以祛逐其火，火一去而上焦宽快矣。

更有人手足冰冷，或数厥逆，身战畏寒，与假寒无异，然而谓之真寒者何以辨之？假寒之症，手足冰冷或有时温和，厥逆身战亦不太甚，有时而安然，有时而发搐；不若真寒之症，手足寒久不回，色变青紫，身战不已，口噤出声不可禁也。方用附子三钱，肉桂一钱，干姜一钱，白术五钱，人参一两急救之。此乃真中寒邪，肾火避于躯壳之外，而阴寒之气直犯心宫，心宫不守，肝气无依，乃发战发噤，手足尽现青色也。然则止用附、桂、干姜祛其寒邪足矣，何以又用白术、人参？且少用亦足济用，何以多加如许也？盖元阳飞越，止一线之气未绝，若不急用人参返气于若存若亡之际，而徒用桂、附、干姜一派辛辣火热之药，邪虽外逐而正气亦就垂绝，故不若多加于危急之际，则败兵残卒见有孤军未亡，而又骁勇之将号召散失，有不再整旗枪，共奔纛下者乎？此真治之妙也。

张公曰：奇论天开。真治即直治，直治其本病，而不必以假药骗之，对症用药可也，余不再论。

华君曰：亦同。

## 男治法

### 论狐疝　论强阳不倒　论痿阳不振

天师曰：男子与女子之治原无区别，然而亦有殊处。男子与妇人殊者，疝病、强阳不倒、痿而不举。疝病不同，然而与妇人异者，止狐疝不同耳，余俱相同。狐疝者，日间缩在囊之上，夜间垂在囊之下也。此乃寒湿，又感阴阳不正之气，乘于交感之气，或在风湿之际，感而成之也。方用杜仲五钱捣汁，以凉水浣之，取汁一碗，加沙参一两，肉桂一钱，桂枝一钱，小茴香一钱，橘核一钱，水煎服。方名扶正祛狐汤。一剂即伸出，二剂即消，三剂全愈，神方也。

强阳不倒，此虚火炎上，而肺金之气不能下行故尔。若用黄柏、知母二味煎汤饮之，立时消散，然而自倒之后，终岁经年不能重振亦是苦也。方用元参三两，肉桂三分，麦冬三两，水煎服即倒。此方妙在元参以泻肾中浮游之火；尤妙肉桂三分引其入宅，而招散其沸腾之火，同气相求，火自归舍；况麦冬又助肺金之气清肃下行以生肾水，水足火自息矣。此不求倒而自倒，他日亦可重整戈矛，再图欢合耳。

至于痿而不振者，乃过于琢削，日泄其肾中之水，而肾中之火亦日消亡。盖水去则火亦去，必然之理，如一家人口，厨下无水，又何以煮爨而生烟，必汲其泉源，而后取其薪炭，可以钻燧取火以煮饮食，否则空铛安爨也。方用熟地一两，山茱萸四钱，远志一钱，巴戟天一钱，肉苁蓉一钱，肉桂二钱，人参三钱，枸杞子三钱，茯神二钱，杜仲一钱，白术五钱，水煎服。方名起阳至神丹。一剂起，二剂强，三剂妙。老人倍加。此方用热药于补水之中，则火起而不愁炎烧之祸。自然煮汤可饮，煮米可餐，断不致焦釜沸干，或虞爆碎也。此皆男治之法也。

张公曰：男治法妙。然余亦有数方，可并传之。狐疝方用白术五钱，沙参一两，柴胡三钱，白芍三钱，王不留行三钱，水煎服。方名还狐丹。一剂即出而不缩。阳倒不举方用熟地一斤，肉桂三两，复盆子三两，黄芪二斤，巴戟天六两，柏子仁三两（去油），麦冬三两，当归六两，白术八两，各为末，蜜为丸。方名强阳神丹。每日白滚水送下一两，自然阳旺不倒矣。

孙真君传治疝方，用沙参一两，橘核一钱，肉桂一钱，柴胡一钱，白芍五钱，陈皮五分，吴茱萸五分，水煎服。一剂即定痛，二剂即全愈。疝气一证，大约皆肝木之病，予所以治其肝，自随手而奏功也。

## 女治法

### 论风邪入血室　论治羞隐
### 论阴内生虫　论阴门生疮

天师曰：女症各经俱与男人同治，惟是经症宜知，至于羞隐之处，更宜留心是也。经期前后，寒热温凉，有邪无邪，俱当细辨，世有专门，不须枚举。今我止据一症而言之，如妇人经期适来，为寒风所中，则经水必然骤止，经不外泄，必变为寒热，时而身战，时而身凉，目见鬼神，心中惊悸。论治法本当刺期门之穴，一刺出血立已。无奈世人不肯刺于乳下，羞恚不肯为医人所见，于是必变，而益发狂谵语所由来也。今立一方治之，方用柴胡三钱，当归二钱，白芍五钱，枳壳二钱，炒栀子三钱，甘草一钱，陈皮五分，生地二钱，水煎服。此方妙在用柴胡于白芍之中，盖前症经血不能外出，则血藏于血室之中，藏而不出则血化为热，气郁结不申，必在半表半里之间以兴

妖作怪，柴胡真半表半里之药，用白芍直入血室和平而分解之。如人羞隐藏于血宅之内，必得一相信之人，走入其中为之开导，而后众人排闼而入，庶几一笑回春，仍然欢好，身出而祸亦消。此方之妙，理实相同，故取而显譬之，非好为论说也。至于羞隐之症，亦不可枚举，查其专门而细询病情，随症加减治之可耳。

张公曰：论奇辟，余更有说。热入血室非热也，乃风邪壅之而热也。所以用柴胡一散而愈。妇人羞隐之处，不便明言，而大约非寒则热耳。今有一试方，先用当归三钱，白芍三钱，川芎一钱，熟地五钱，甘草一钱，柴胡一钱，白芥子一钱，黄芩三分，炮姜三分，水煎服。倘有羞隐之处，不肯明言者，以此方投之必奏奇功。问之服药后较前平善，则是虚症也，竟用四物汤治之可也。未好则是热症作祟，方中大加栀子三钱，治之必奏功也。此亦妙法，行医者宜亟知之。

华君曰：女子治法，尚有二条未传，待予补之。妇人阴内生虫，乃湿热也。用鸡肝入药末引之亦妙，终不若夫子之方更神也。方用蚯蚓三四条炙干为末，用葱数条火上炙干为末，用蜜一碗煮成膏，将药捣于其中，纳入其户，虫尽死矣，自然随溺而下，神方也。世人未知，幸为留意。又妇人阴门边生疮作痒作痛不止者，以此方煎水洗之立效。方用蛇床子一两，花椒三钱，白矾三钱，水十碗煎五碗，乘热熏之，温则洗之，一次即止痒，二次即止痛，三剂即全愈。分作五日洗之，每日只消洗一次，神效之极，幸珍之。

## 虚治法

### 论气虚　论血虚

天师曰：虚症甚多，我举一二以概其余。虚治者，非气虚即血虚也。气虚如人不能饮食，食之而不能化是。血虚者，面色黄瘦，或出汗盗汗，或夜眠常醒，不能润色以养筋者是也。盖饮食入胃，必须胃气充足，始能化糟粕而生津液，气既自馁，何能化饮食也？方用人参三钱，黄芪三钱，白术三钱，陈皮五分，甘草一钱，麦芽五分，神曲五分，山楂五分，炮姜一钱，茯苓三钱，水煎服。此方参、苓、芪、术纯是健脾开胃之品，又恐饮食难消，复加山楂、神曲、麦芽之类以消之，则胃气既旺，又何愁饮食之不化，津液之不生耶？血虚自当补血，舍四物汤又何求耶？余今不用四物汤，用麦冬三钱，熟地一两，桑叶一片，枸杞子三钱，茜草一钱，当归五钱，水煎服。此方妙在用桑叶以补阴而生血；又妙加入茜草，则血得活而益生；又济之熟地、麦冬、当归大剂，以共生之，则血足而色润筋舒也。外症即见改观，则内自安而寐适，心气得养，又宁有盗汗之生哉？此虚治之法也。

张公曰：虚治亦不止补气补血，盖此二方实可统治之。甚矣，天师立方之妙也？别有加减之法，气虚方中，倘伤米食，加麦芽五分；伤肉食加山楂十粒；伤面食加萝卜子五分；有痰加半夏一钱，白芥子一钱；咳嗽加苏子一钱，桔梗二钱；伤风加柴胡二钱；夜卧不安，加炒枣仁二钱；胸中若微痛，加枳壳五分。血虚方中亦同前加减法治之。

华君曰：尚有一方并传子。有气血两虚之人，饮食不进，形容枯槁，补其气而血亦燥，补其血而气益馁，助胃气而盗汗难止，补血脉而胸膈阻滞，法当气血同治。方用人参一钱，白术一钱，甘草八分，陈皮五分，茯苓二钱，当归二钱，白芍三钱，熟地三钱，川芎一钱，神曲五分，麦冬五钱，麦芽一钱，水煎服。此方气血双补，与八珍汤同功，而此更妙于八珍汤也，在补中有调和之法耳。

# 实治法

## 论治实邪

天师曰：实病亦不同，亦甚多。今举其一二。如人终岁终年不畏劳役，不辞辛苦，寒凉之品可以多餐，辛热之味不能上口者是也。至于邪气之入，不可同观。吾言实病之多，皆邪气之多也。人实者少而虚者多，邪气之入别有治法，不可混入于此门。倘人有强壮之容颜，过于热甚，欲求方者与之。方用陈皮一钱，神曲一钱，麦芽一钱，黄芩一钱，厚朴一钱，天花粉一钱，甘草五分，芍药二钱，山楂十粒，枳壳五分，当归二钱，茯苓一钱，水煎服。此等方止可备用以治有余之人，不可据之概治天下之人也。盖实者一百中一二人，而虚者偏天下，天地之气，何能过厚？况培植者少而琢削者多乎！今定此方，亦定一门之治法，非教医者执此以消导之耳。

张公曰：仁心仁术于此方并见。实病甚少天师言多者，乃言邪气之实，非言正气之实耳。邪气之实，伤寒门最多，天师言有专门者，说有伤寒之书也。倘人病邪气之实，幸于伤寒门查而治之，无差毫发，伤寒门书卷繁多，兹不能备载耳。

华君曰：予未传。

# 寒治法

## 论吐血衄血　论目肿　论口舌生疮

天师曰：寒治者，乃火盛而正折之也。如人病目痛、口舌生疮、鼻中出血、口中吐血是也。此等之症，乃火气郁勃于上焦，不能分散，故重则上冲而为衄血、吐血，轻则目痛而口舌生疮也。法当用寒凉之品以清其火热燎原之势，并泻其炎上巅顶之威。方用生地一两，当归一两，川芎五钱，元参五钱，黄芩三钱，三七根末三钱，甘草一钱，荆芥（炒）一钱，水煎服。此方妙在不纯用寒凉以逐火，而反用微寒之药以滋阴，盖阴气生则阳气自然下降；尤妙用荆芥引血归经；用三七末以截其新来之路；又加黄芩以少清其奔腾之势；诚恐过于寒凉，恐冷热相战，又加甘草以和之。此治热之最巧最妙法也。若竟用寒凉折之，非不取快一时，然火降而水不足，则火无所归，仍然焰生风起，必较前更胜，而始用清补之剂救之，则胃气已虚何能胜任？予所以乘其初起即用之为妙也。

目肿而痛亦是火症，然必看其眵多、泪多，红肿而痛如有物针触一般。用柴胡三钱，甘草一钱，炒栀子三钱，半夏一钱，白蒺藜三钱，水煎服。此方之妙，全在直散肝胆之郁火，火散则热自退，不攻之攻胜于攻，不下之下胜于下也。一剂即可奏功，正不必再服。

口舌生疮又不可如是治之，乃心火郁热，而舌乃心苗，故先见症。法用黄连三钱，菖蒲一钱，水煎服。一剂而愈，神方也。此方不奇在黄连，而奇在菖蒲，菖蒲引心经之药，黄连虽亦入心经，然未免肝脾亦入，未若菖蒲之单入心也。况不杂之以各经之品，孤军深入，又何疑哉？此所以奏功如响也。倘不知用药神机，轻混之以肝脾之药，虽亦奏功，终不能捷如桴鼓。此治热之又一法也。

张公曰：寒治之法，世人最多，予皆不取，今天师之法，不容予不折首也。用寒而又远寒，用散而又远散，真奇与巧并行，而攻与补兼用也。予又何必多言哉？无已则更有一方，在治火初起之时，尚未现于头目口齿之际，亦可化有为无。方用柴胡二钱，白芍三钱，甘草一钱，炒栀子三钱，半夏一钱，羌活五分，茯苓三钱，水煎服。一剂可以散火，方名先解汤。乘外症之不见而先解之，亦争上游法。医者宜留意焉。

华君曰：亦无有传我。

孙真人曰：予有吐血方传子。生地汁一碗，无鲜生地处用干者一两煎汤半碗，调

三七根末三钱，炮姜炭末五分。服一剂即止血，神效。衄血亦可治。

## 热 治 法

### 论肾寒吐泻 论心寒胃弱

天师曰：热治寒也。寒症不同，举一二症言之。如呕吐不已，食久而出是也。或五更下利，五更时分，痛泻四五次是也。此等之病人，皆以为脾胃之寒，治其胃则呕吐可止，治其脾则下利可遏，然而终岁经年服脾胃药而不愈者何也？不得其故耳。盖胃为肾之关，而脾为肾之海。胃气不补命门之火则心包寒甚，何以生胃土而消其谷食？脾气不补命门之火则下焦虚寒，何以化其糟粕而生精微？故补胃必宜补肾，而补脾亦宜补肾也。方用熟地三两，山茱萸二两，茯苓三两，人参三两，肉桂一两，附子一两，北五味一两，吴茱萸五钱，山药四两，各为末，蜜为丸。方名补命全生丹。饥服一两。此方之妙，全在用肾药居多而脾胃药居少；尤妙用热温之药于补肾补土之中，则火足而土健，谁知水足而生火也。此种议论，举世未闻，然岂徒托空言以示奇乎？实有至理存焉，试之无不效奏顷刻，愿世人加意之。此热治之妙法，一方可兼治之，凡如此等之病，无不可统而兼治也。

张公曰：真妙绝之论，快心之语。天师言补肾之法，而余更有论，乃言补心方也。胃与脾虽同是属土，而补胃补脾宜辨。凡人能食而食之不化者，乃胃不病而脾病也。当以补脾，而补脾尤宜补肾中之火，盖肾火能生脾土也。有人不能食，而食之反安然者，乃胃病而非脾病，不可补肾中之火，当补心中之火，盖心火能生胃土也。世人一见人不能饮食，动曰脾胃之病，而不知分胃之虚寒责之心，分脾之虚寒而责之肾也。天师之法，心肾兼补，予可不必更立奇方，然而治脾胃两虚者，用之神效。若单是胃虚胃寒者，自宜独治心之为妙。余所以更定一方，以佐天师之未及。方用人参一两，白术三两，茯神三两，菖蒲五钱，良姜五钱，莲肉三两，山药四两，半夏三钱，白芥子三钱，附子三钱，远志二两，炒枣仁五钱，白芍三两，各为末，蜜为丸。每日白滚水送下三钱，饭后服。此方专补心火，并疏肝气，专生心火；内加附子、良姜以助火热之气，心火足自然生胃土，胃土足而饮食自然能进而无害矣。此方实可济天师之未及也。

华君曰：治法与余相同，无可言。

## 通 治 法

### 论痢下通治 论大泻通治 论下血通治

天师曰：通治者，因其通而通之也。如人病下痢者。痢疾之症，多起于暑天之郁热，而又感以水湿雨露之气以成之，红白相见，如血如脓，甚者如雨漏水，如鱼冻水，里急后重，崩追痛疼，欲下而不能，下而不快，一日数十行，或一夜数百行，或一夜数千行，气息奄奄，坐而待死，此通之病也。若骤止其邪则死生顷刻，不止其邪则危绝如丝；欲补其气，则邪气轻加；欲清其火，则下行更甚。此时惟有因势利导之法可行。于困顿之间，或疑人已气虚血败，更加利导必致归阴，不知邪气一刻不去，则正气一刻不安，古人之痢疾无止法，信不诬也。方用白芍三两，当归三两，萝卜子一两，枳壳三钱，槟榔三钱，甘草三钱，车前子三钱，水煎服。一剂即止，二剂全安，可用饮食矣。此方之奇而妙者，全在用白芍、当归。盖水泻最忌当归之滑，而痢疾最喜其滑也；芍药味酸入肝以平木，使木不敢再侵脾土；又有枳壳、槟榔消逐其湿热之邪；又加车前分利其水湿，而又不耗真阴之水，所以功胜于茯苓也；尤奇者在用萝卜子一味，世多不解。盖萝卜子味辣而能逐邪去湿，且又能上下通达，消食利气，使气行于血分之中，助归、芍以生新血而祛荡其败淤也；少加甘草以和中，则无过烈之患。此奏功之神奇，实有妙理耳。

张公曰：固然奇妙，通权，通因通用，痢疾立论最为妥当。然而通因之法不止疾痢也。水泻亦是，下血亦是也。水泻者，人见其如潮而来，如瀑而下，皆曰急宜止之，以免亡阴之症，用粟壳、莺粟、乌梅之类止之。其论则是，其治则非也。水泻虽不比痢疾之断不可止，然而水泻之中，亦有不可遽止之病。如疼痛于腹中，后重于门口，皆是有火，而泻不比虚寒之直泻，俱当用通因之法治之。方用人参三钱，车前子一两，白芍三钱，槟榔一钱，甘草一钱治之。此方之妙，妙在车前以滑之，而又佐以槟榔之去积，自然有滞皆行。况车前性虽滑，而能分消水谷，则水气自然分开。第大泻之后，自然亡阴，又用人参以补气，则气足而阴自生。又虑久泻自然亏中，又加甘草以和之。虽是通因之法，实乃扶正之方。

下血之症，其人之血虚不言可知，似乎宜补其血矣。然而血之下也，必非无故，非湿热之相侵，即酒毒之深结，若不逐去其湿热、酒毒，而徒尚止涩之味，吾未见其下血之能止也。方用熟地一两，地榆三钱，白芍三钱，当归三钱，黄连三钱，甘草一钱，葛根一钱，柞树枝五钱，水煎服。方名解酒散火汤。一剂必下血更多，二剂略少，三剂全愈。盖此病不用通因之法，永不凑功，必如此而能愈也。方中妙在用熟地、当归、芍药以生新血，新血生则旧血必去；又妙在地榆以凉大肠；用柞木以去酒毒，所以相济而成功也。此二方亦通因之妙用，人亦亟宜知之。

华君曰：同。

雷公曰：通因通因，张公补论之尤为酣畅，我无以赞一言。虽然尚有一说，在大泻之后，虽是火泻，毕竟宜温补之以生阴，泻一止即用四物汤加人参、炮姜以温补，而不可谓水泻忌滑，而禁用归、地也。

## 塞 治 法

### 论气虚中满　论饮食填塞

天师曰：塞者，因其塞而塞之也。如人气虚中满是也。凡人气虚多不能食，食则倒饱。人以为多食之故，以香砂、枳实等丸消导之，其初未尝不少快，久则腹饱，又消之，久久不已，必变成中满之症矣。腹高而大，气喘而粗，人又以为臌胀也，用牵牛、甘遂等药以利导其水，水未必去，而臌胀益甚；又以为药之不胜也，又用大黄、巴豆之药下之，又不应；以为风邪袭之，又以辛散之品，如龙胆草、茵陈之类杂然纷进，不至死不止。犹然开鬼门、泄净府纷纷议论，皆操刀下石之徒也。谁知初起之时，即以补脾健胃之药先为速治，何至此哉？初用之方，用人参一钱，白术二钱，茯苓三钱，陈皮三分，甘草一分，萝卜子一钱，薏仁五钱，芡实五钱，山药三钱，水煎服。此方绝不去消导，而专以补为事，世医未有不笑其迂，以为此等药服之必增胀满。下喉之时，实觉微饱，世医乃夸示曰：吾言之验如此，而病人与病家并诸亲友俱叹世医，而咎此方之迂而害事也。讵知下喉之时，虽觉微胀，入腹之后，渐觉开爽，连服数剂，不特开爽，而并无胀满之疾矣。盖中满之症，原是气虚而成，不补其虚，胀何从解？补药之中，加以罗卜子分消其胀气，使人参不敢助邪而反助正；况又有茯苓、薏仁、芡实之类纯是去湿之药，则水道自行而上壅可免；尤妙用甘草一分以引群 药之入于满处，盖中满最忌甘草，而余偏用之成功于忌之中也。

张公曰：妙论叠出不穷，大哉！圣人之语。中满固是塞症，饱食填塞于胸膛亦是塞症也。人皆用香、砂、厚朴消之，而予独不然。方用人参三钱，白术三钱，陈皮一钱，甘草一分，肉桂一钱，神曲三钱，水煎服。此方妙在全不去消食，反助其饱闷之气，谁知饱闷而不消者，由于胃气之不足也。我补其胃气，则胃强自能运化而入于脾中，又何必用厚朴，枳壳之消导哉？此亦塞治之法也，与天师方并传天壤。

华君曰：法同于余，而论备之。

雷公曰：我亦有方。中满病固是胃气之虚，然独补胃气亦难疗，当补心火以生胃土。方用人参三钱，白术五钱，炒枣仁五钱，远志八分，山药三钱，茯苓三钱，薏仁五钱，陈皮三分，神曲三分，麦芽五分，水煎服。方中全不治满，而满自除，正以治火也。

## 解 治 法

### 论结胸 论内伤肝郁

天师曰：解者，邪聚于一处而分解之也。如人病结胸等症者是。伤寒初愈，五脏六腑久不见饮食矣，一旦饱食则各经群起而盼，无如胃经火炽，一瓯之物不足以供其自餐，又安能分散于诸人乎？势必群起而争，而胃经自家困乏，茹而不吐，则五脏六腑喧哗援攘，而胃经坚不肯出矣。然则治之法奈何？惟有坚壁以待，枵腹以守，则敌人自散。盖原因无食所以起争，使终无粮草，势亦难于久待，自然仰关而攻，不战自退，乘其散亡之时，少佐师旅声言追逐，实仍和解，彼此同归于好。方用元参一两，麦冬一两，水二碗煎服。此方之妙，全在不去顾胃中之火，亦不去消胃中之食，止分清肺中之气，散其心肾浮游之焰，心、肾、肺经既已退舍，则肝经一旅之师又何能为难哉？脾与胃唇齿相倚，从前不过同群共逐，大家声扬，原未尝有战攻之举，今心、肝、肺、肾之火既已收师，则脾脏一经亦自相安于无事矣。倘一逢结胸即以此方投之，则不特无功，转且有害。故一遇结胸之病，必须令其空腹数日，而后以此方投之，万举万当，此解治之一法也。

张公曰：真妙绝奇文。结胸之症，不意发如许奇语，非天师又乌能哉？我欲再发一言不可得矣。非学贯天人，不可言医；非识通今古，不可谈医；非穷尽方书，不可注医。此得人所以最难。自古及今，代不数人。元以前无论，明朝三百年来，只得数人而已。李濒湖之博，缪仲仁之辨，薛立斋之智，近则李士才之达，喻嘉言之明，通吾子之弘肆，我所言者数人。今日既许子在著书中人，愿吾子勿以菲薄自待也。著书当弘而肆。医道尽矣，至矣，化矣，神矣！

解法更有人病内伤而头疼，目疼，心胁痛，遍身痛，手足又痛，此皆肝气郁蒸之故。或头痛救头，脚痛救脚，治何日始能尽期？当据其要先治之，余者不治自愈。方用白芍五钱，当归三钱，柴胡三钱，天花粉二钱，丹皮三钱，栀子三钱，甘草三钱，川芎一钱，香附一钱，桂枝一钱，水煎服。此方妙在白芍为君，柴胡为臣，祛风祛痰之药为佐使，一剂而胁痛失，再剂而诸痛平，三剂而一身泰，真扼要争奇，解法之至妙者。施治内伤之症尤多奇功，愿世人勤而用之，功无量也。

华君曰：未传于予。

## 敛 治 法

### 论亡阳 论下血 论止血 论头汗 论手汗

天师曰：敛治者，乃气将散而收敛之也。譬如人汗出不已，此亡阳而气欲散也；又如下血与吐血不已，此血欲散而不能住者是也。气散仅存一线之阳，倘再令其奔越，则阳脱而死所不免也。然而治脱之法，惟在敛其肺气，使皮毛腠理固密，则阳从何散？第徒然敛肺气，而不大补元气，则元气仍然欲脱，不脱出于皮毛腠理，必然脱出于口鼻耳目，故必以补为敛之为得也。方用人参一两，黄芪一两，当归一两，五味子一钱，山茱萸四钱，桑叶五片，酸枣仁一钱，麦冬三钱，水煎服。此方之妙，全在用参、归以补气，用山茱萸、五味以敛气，则补足以济敛之功，而敛足以滋补之益。况又有桑叶收汗之妙品调停于敛之中，不偏于敛，亦不偏于补也。

下血之症，多因好酒成病。用解酒之品，可以成功，而殊不尽然也。世医所用解

酒之品，无过干葛、桑白皮而已，然而干葛不可多服，而桑白皮又气味轻清，不可专任，此二味所以解酒，而酒病终难去也。况中酒之病，其来已素，非一朝一夕之有，岂是轻清不可久服之药可能治之乎？余故皆弃而不取，方用人参二钱，当归一两，地榆三钱，生地五钱，三七根末三钱，水煎服。方名生新汤。此方之妙，全在不去治酒病，亦不去治血病，全在以生地、当归活其血，血活则新血生而旧血止；况又佐以地榆之寒以去大肠之火；又佐以三七之末以杜塞大肠之窍，自然血止而病愈也。此敛治之一法也。

更有吐血之症，或倾盆，或盈碗，若不急以收敛，则吐将安止？然而一味酸收寒遏，则血势更狂，愈足以恣其奔腾之势。不若逆其性而少加以收敛之品，则火寝息而血归经。方用人参一两，当归一两，酸枣仁三钱，三七根末三钱，水煎服。此方之妙，不去止血而惟固其气。盖血脱益气，实有奇功。血乃有形之物，既已倾盆盈碗尽情吐出，则一身之中无血以养可知，自当急用生血补血之品尤以为迟，奈何反用补气之味，得无迂而寡效乎？谁知血乃有形之物，气为无形之化，有形不能速生，无形实能先得，况有形之物必从无形中生之，气无形始能生血有形之物，补气正所以补血，生气正所以生血也。况血既尽情吐出，止存几希一线之气，若不急为补之，一旦气绝，又何以生血而补血哉？经云：有形之血不能速生，无形之气所当急固，真治血之妙法，此又敛之之一法也。

张公曰：真有不可思议之妙，余无以赞一词矣。止语汝头汗出而敛之法。凡人头项出汗，乃肾火有余而肾水不足。若不知其故，而徒用止汗之药，必致目昏而耳痛。法当滋其肾而清肺金之化源，自易奏功如响。方用桑叶一斤，熟地二斤，北五味三两，麦冬六两，各为末，蜜为丸。每日白滚水送下五钱或一两，一月后永不出汗矣。更有人每饭之时，头汗如雨落者，此又胃火胜而非肾火余也。法当用元参一斤，麦冬一斤，天冬一斤，生地一斤，北五味四两，酸枣仁半斤，各为末，蜜为丸。每日白滚水送下一两，二月必愈。似乎胃火胜，宜用竹叶石膏汤，而余偏不用者，何也？盖胃火之胜者，微胜耳，非若炽盛而火炎奔腾而发热，不过因饮食之味入于胃中，遂觉津津汗出，饮食完而汗随止。然则以元参一味解之有余矣。况又有天、麦二冬以清肺火，生地以凉血，酸枣仁以平心火，五味子以收汗而滋液，则胃经有火之盛亦已消磨，况原无十分之盛乎！此敛治之一法也。

手中之汗，细小病也，不必入于此中，此药水洗之即愈。至后可入处予当言之。

华君曰：亦未传。

## 升 治 法

### 论阳虚下陷 论阴虚下陷

天师曰：升治者，乃气虚下陷不能升而升之者也。凡人因饥饱劳役，内伤正气以致气乃下行，脾胃不能克化，饮食不能运动，往往变成痨瘵。若疑饮食不进谓是脾胃之火，或疑肉黍所伤谓是水谷之积，轻则砂仁、枳壳、山楂，麦芽之类，重则大黄、芒硝、牵牛、巴豆之品，纷然杂进，必致臌闷不已。倘先以升提之药治之，何成此等病症哉？方用人参一钱，黄芪三钱，柴胡一钱，升麻三分，当归三钱，陈皮一钱，甘草一钱，白术三钱治之。此方即补中益气汤，余为之增定其轻重以为万世不删之定则，东垣一生学问全在此方。凡人右手寸脉大于左手寸口之脉，无论其左右关脉与左右肾脉之大与小、沉与浮，即以此方投之，无不神效。盖右寸之脉大于左寸之脉即内伤之症也。此方实是对病，妙在用柴胡、升麻二味杂于参、芪、归、术之中，以升提其至阳之气，不使其下陷于阴分之间；尤妙加甘草、陈皮于补中解纷，则补者不至呆补，而升者不至偏堕，所以下口安然，奏效如响耳。或疑参、芪太多，不妨略减则可，倘以

为补药不可骤，竟去参、芪，则柴、麻无力，譬如绳索细小，欲升千斤重物于百丈之上，难矣！反用参而不用芪，或用芪而不用参，则功必减半，然犹胜于尽去之也。倘以升、柴提气，或疑清气不升，反又浊阴之腾上者，此必左手寸口之脉大于右手寸口，始可借言。苟或不然，杀人无算。必是此人创说也，余最恶此等似是而非。为吾道之乡，愿吾子尽辟之也。

张公曰：讲补中益气汤，从无有如此之痛快者。东垣何幸得如此之褒扬哉！余何言乎？惟是阳虚而下陷者，宜如是升提？阴虚而下陷者，又当何法以升提之乎？天师不言，予当增入。譬如人阴虚脾泄，岁久不止，或食而不能化，化而溏泄是也。方用熟地五钱，山茱萸五钱，北五味一钱，白术一两，山药三钱，车前子一钱，肉桂一钱。茯苓三钱，升麻三分，水煎服。方名升阴汤。此方之妙，纯是补阴之药，惟加升麻三分，以升阴中之气，阴气升而泻自止。乃又有温热之味，以暖命门而健脾土，又何至再行溏泄哉？天师乃升阳气之论，而余乃补阴气之汤也。有此二方，可与乾坤不老。

华君曰：亦未传。

雷公曰：张公之方妙甚，真补天手也。

## 堕治法

### 论腹痛三症

天师曰：堕治者，不能下降，用药以堕之也。如腹中痛，手按疼甚；或胸中伤食，手不可按者，皆宜堕之也。方用白术二钱，枳壳三钱，白芍三钱，甘草一钱，山楂二十粒，麦芽三钱，厚朴一钱，水煎服。方名速腐汤。论理胸中既然伤食，但用麦芽、厚朴、山楂、枳壳消之足矣，何以又加白术与白芍？盖伤食而食不能化，所以结在心胸以致作痛，若徒消食而不健脾胃之气，则土亏而物难速腐，故必用白术以健其胃口之气，以生其脾内之阴，则土气有余，何难消食？然而心胸饱闷，则肝经乘我之困来侵脾胃之土，又加白芍以平肝木，则木弱而脾胃之土自安，自可顺还以化糟粕矣。此堕治之妙法也。至于邪气挟食存于大肠，大肠之内火气炎蒸，夹食作祟，故痛而不可按，是食已离脾胃，可攻之直下。方用大黄三钱，芒硝一钱，厚朴一钱，柴胡一钱，黄芩一钱，甘草一钱；治之。此即大承气汤也。此方之妙，全在用大黄、芒硝二味。盖大黄性凉而散，又善走而不守；芒硝性更紧于大黄，但其味实热，佐之黄芩，则相济有功。尤妙仍用柴胡以舒其肝经之邪气，又佐之厚朴以祛荡。若邪甚者，或加枳实，尤易成功。此堕之又一法也。

张公曰：不可思议之论，予何言耶？必欲予言，又有一症相商。有人成痞块之症，一时发作而腹痛亦不可手按者，亦可用下堕之法。盖乘其邪动而堕之也。方用枳实一两，白术二两，马粪炒焦五钱，酒煎服。盖马粪最能安痛，又不伤气，且又能逐邪而化物，药箱中最宜先备而不用也。盖仓促间不可即得此物，愈久愈妙，不必多用至五钱，即一二钱，用之无不奇妙，今况用之五钱乎？况又与枳实同用，则积块自消。然而徒消其积，未免恐伤脾阴，又佐以白术二两，大健其脾气，则马粪与枳实可以施其祛荡之功。此又堕治之妙法也。

华君曰：亦未传。

雷公曰：我尚有堕治之法。如人腹痛手不可按，方用枳实一钱，大黄二钱，生甘草一钱，白芍五钱，乳香末一钱，水煎服。此方之妙，用攻于和解之中，不十分攻邪而邪自退舍。此堕治之最善者也。

天师曰：此方妙极，可师之。

# 开治法

## 论开隔 论尸厥

天师曰：开治者，气闭不开而开之也。如关隔之症是也，或如尸厥气闭是也。关隔者，乃上焦有关一层，关住而饮食不能下；下焦有关一层，关住而下不能出。此乃气之郁塞，一时偶得上吐下泻，不能尽命而死矣。此等症五脏六腑原未尝有损，偶然触怒，肝气冲于胃口之间，肾气不得上行，肺气不得下达，以成此症。若言胃病而胃实未病，若言脾病而脾实无病也。法当开郁为主，方用柴胡一钱，郁金一钱，白芍三钱，茯苓一钱，白芥子一钱，天花粉一钱，苏子一钱，荆芥一钱，甘草五分，水煎服。方名和解至圣丹。此方妙在平常而有至圣。盖肝气之郁，必用柴、芍以舒之，然过多则必阻而不纳，方中以此二味为君，而佐以郁金之寒散，芥子之去痰，天花粉之散结，甘草之和中，茯苓之去湿，气味平和，委婉易入，不争不战，相爱相亲，自然到门而款关，不致扣关而坚壁也。

至于尸厥闭气，此中邪气闭，必须用药以开之。开之奈何？不用瓜蒂以探吐，即用皂角以取嚏也。方用瓜蒂七个，水二碗煎汤一碗，加盐少许灌之，即大吐浓痰数碗而愈。或用皂角刺研为细末，取鹅翎管盛药末吹入病人鼻中，得打喷嚏，口吐浓痰如黄物者即愈。盖厥症多系热邪，然热邪必然叫号，今黯然无语，宛似死人，明系阴虚之人忽中阴邪，不可以治阳厥之法治之，多至不救。不若先用瓜蒂、皂角取吐以去痰涎，人自出声。而后以人参五钱，白薇一钱，茯苓三钱，白术五钱，半夏二钱，治之，自安。此乃开治之一法也。

张公曰：论奇而方妙。中风之症，亦可用瓜蒂散、皂角汤以开之。然必用人参一两，半夏三钱，南星三钱，附子一钱以继之也。否则，徒用瓜蒂、皂刺，徒取一时之开关，而终不能留中气之坚固，虽开关何益哉？

华君曰：尚有二法未传。一阴阳汤也，法用滚水、凉水各一碗均之，加炒盐一撮，打百余下起泡饮之，凡有上焦欲吐而不能吐者，饮之立吐而愈。一喷嚏之法未授也，用生半夏三钱为末，水丸如黄豆大，入鼻孔中，则必喷嚏不已，用水饮之立止。通治中风不语、尸厥等症，中恶、中鬼俱妙。皆开治之法也。

# 闭治法

## 论交感脱精 论梦遗脱精

天师曰：闭治者，乃虚极下脱，关门不闭而闭之也。如人交感乐极，男女脱精而死者；或梦遗精滑不守者是也。男女走精而亡，亦因气虚不能自禁，一时男贪女爱，尽情纵欲，以致虚火沸腾，下元尽失。先泄者阴精，后泄者纯血，血尽继之以气而已。当此之时，切不可离炉，仍然抱住，男脱则女以口哺送其热气，女脱则男以口哺送其热气，一连数口呵之，则必悠悠忽忽，阳气重回，阴精不尽全流出。倘一出玉炉，则彼此不相交接，必立时身死。然苟能以独参汤数两急煎之，内可加附子一钱，乘热灌之，亦有已死重生者。盖脱症乃一时暴亡，阳气未绝，止阴精脱绝耳。故急补其真阳，则阳能生阴，可以回绝续于无何有之乡。方中人参纯是补气之剂，附子乃追亡逐失之妙药，相济易于成功。倘无参而徒用附子，则阳旺而阴愈消，故必用人参以为君。既用参矣，而珍惜不肯多加，终亦无效。盖阴精尽泄，一身之中已成空壳，若不多加人参何以生津以长其再造之阴哉？故必多加人参而后收功耳。问：用阴药以引阳可否？天师曰：似是而非，此喻嘉言之臆说耳。盖阴精尽出，用补阴之味，内无根源，何从补入？必补阳以生阴，而不可补阴以引阳也。论理阴精脱尽，宜用涩精之药以闭之，殊不知内已无阴，何从闭涩？独用人参补气，气足而阴自生，阴生而关自闭，此不闭之

闭，正妙于闭也。

至于梦遗脱精，又不可执此法以治之。梦遗之症，多成于读书飘荡之子，或见色而思，或已泄而战，或用心作交以取快于一时，或夜卧不安而渔色，遂至风情大胜，心气不宁，操守全无，玉关不闭。往往少年坐困，老大徒伤，为可叹也。今立一方：熟地八两，山茱萸四两，远志一两，车前子三两，茯苓三两，芡实半斤，白术八两，各为末，蜜为丸。每日白滚水送下一两，一料全愈，不再发。此方妙在用芡实、山药为君；而以山茱萸，熟地之类为佐，直补其心肾之阴；而又以白术利其腰脐，而元精自不外泄。况梦遗原无止法，愈止而愈泄。不若补其阴气，纵或走泄亦不狼狈。何必补涩而后不走失乎？然则不闭之闭，正深于闭，又何必牡蛎、金樱子之为得哉？车前子利小便而不走气，利其水则必存其精，又不可不知其功也。

张公曰：前后俱妙。男女脱精以口送气固佳，然而不知其法，以冷气送之，亦是徒然，必须闭口先提关元之气，尽力哺于口中，而后送下喉，可救于垂危之顷。否则，适所以害之也。但不可遽然离炉，即欲离炉，亦须缓缓取出，不可见其死去惊走下床也。离炉抱住其身，尚不至死。此等症富贵人多而贫贱人少。富贵人自宜独参三两，或四两，或半斤，或一斤愈妙，煎汤灌之，可以重苏。若贫穷之士，荆布之妇亦得此病，急用黄芪四两，当归二两，附子二钱，水五碗煎一碗急灌之，亦有生者，又不可不知。即死在床褥之内，亦可以药灌之而生。大约夜死者，日救之则活；日死者，夜救之则亡。

梦遗之症，余尚有一方可佐天师之不言。有人梦遗，日日而遗者，有不须梦而遗者俱效。方用芡实八两，山药十两，生枣仁十两，莲子心五钱，将莲子劈开肉不用，单用其绿芽，焙干为末，前药俱为末，米汤打糊为丸，如桐子大。每日早晚用白滚水送下各五钱。此方平淡之中，有至理存焉。盖心一动而精即遗，此乃心虚之故而玉门不闭也。方中山药补肾而生精，芡实生心而去湿，生枣仁清心而益心包之火，莲肉心尤能清心，而气下通于肾，使心肾相交，关玉门之圣药。谁知莲肉之妙全在心，总由世医之不读书耳。果然此段文乃载在《大乘莲花经》内，医道所以须通竺典。生枣仁正安其不睡，始能不泄，妙在与山药同用，又能睡而不泄。

华君曰：同。

雷公曰：我亦有梦遗方最妙。方用白术八两，山药八两，人参二两，生枣仁四两，远志一两，麦冬四两，芡实四两（炒），北五味一两，车前子一两，各为末，蜜为丸。每日白滚水送下五钱自愈。此亦补心肾之法。

孙真君曰：遇交感脱精，急用人参三两，煎汤灌之，固是奇妙方法。然贫家何以救之。我有法，用人抱起坐之，以人之口气呵其口，又恐不能入喉，以笔管通其两头，入病人喉内，使女子呵之，不必皆妻妾也。凡妇人皆可尽力呵之。虽死去者亦能生，妙法也。吾今泄天地之奇。

## 吐 治 法

### 论痰块壅塞

天师曰：吐治者，病在胃口之间，不能下则上越而吐之。如人上焦壅塞，痰块不上不下，塞在胸间，气喘，欲呕不能，欲吐不肯者是也。法当用阴阳水探吐之，或用瓜蒂、藜芦煎汁饮之即吐。然必痰气与火结住在胸间作痛者，始可用此法吐之，否则断断不可。盖人之元气不可一伤，吐一次，则五脏反复，必损寿元。故必问其人胸痛否？气塞否？喉间有所碍者，痰吐出黄否？有此数种，始可用前药吐之。苟或不尽然，即病人自家欲吐，亦须慎之。况行医者乎！此吐治之一法，在人裁度而用之耳。

张公曰：吐不可轻用，不知禁忌而妄吐之，必致五脏反复不宁，天师之叮咛告诫，

真仁人之言也。汝当敬听。我更有一法，教人宜吐之症，必须看其痰吐在壁上有光亮者，放心吐之，余则皆忌。光亮者，如蜗牛之涎一样光亮也。但看见光亮者，无论其痰在上、中、下，此光亮之色，必须俟其痰迹干而分辨之，不可据其湿痰时而即为光亮也。

华君曰：同。

## 泄治法

天师曰：泄治者，汗之也。邪居于腠理之间，不敢自出，必用汗药以疏泄之。方用荆芥一钱，桔梗一钱，防风一钱，甘草一钱，苏叶一钱，白术五钱，茯苓三钱，陈皮五分，水煎服。方名去泻散邪汤。此方妙在用白术为君，而以表汗为佐使。盖人脾气健而皮毛腠理始得开阖自如，今用白术以健土去湿而利腰脐，邪已难于久住，况有防风、荆芥、苏叶之品尽散，外邪何敢再居营卫？况又有甘草从中调治，则邪不必攻而自散矣。此泄治之佳者。

张公曰：予方泄治最多，无如此方之妙。我方一味主散，而天师方妙在健脾而散邪也。此方倘治冬月之泄汗，或加入桂枝五分乎？或加入麻黄五分乎？亦在人斟酌之耳。

华君曰：亦同。

## 王治法

### 论饮食难消　内伤诸症

天师曰：王治者，不可以霸道治之，而用王道治法，为必全而尊尚之也。如人病已将愈，不过饮食难消，胸膈不快，或吐酸，或溏泄，或夜卧不宁，或日间潮热，俱宜王道治之，而不可以偏师取胜。方用人参一钱，茯苓二钱，白术二钱，甘草五分，陈皮五分，半夏七分，此六君子汤也，最妙者。有热加黄芩三分；夜间不睡加黄连五分，肉桂五分；潮热加柴胡一钱，地骨皮三钱，丹皮一钱；有食觉腹中少痛加枳壳五分，山楂十粒；有痰加白芥子一钱；咳嗽加桔梗一钱；下泄水加车前子一钱；腹中痛加肉桂五分，白芍一钱；头晕加蔓荆子一钱，川芎一钱；上吐酸水加白芍三钱，倍加茯苓；饱满加枳壳五分。所谓王道荡荡，看之平常，用之奇妙。日计不足，岁计有余。何必用参至两许，加桂、附以出奇哉？此王道之法也。

张公曰：天师用药多尚霸法，此偏以王道出奇，真不可测也。言医者细心观之，勿以天师皆用霸术，而群以霸道树奇，置王道于不用，又非天师之心，并失远公之求矣。

## 霸治法

### 论大渴　论大吐　论大泻
### 论大满　论发背　论痈肿

天师曰：霸治者，不可用王道，不得已而霸者也。如人病至危，安可仍用六君子辈迂缓从事，以图速功哉？势必如宋襄之速亡而已。故一遇大渴、大吐、大泻、大满、发背、痈肿之类，死亡顷刻，若不用大剂去毒去邪之药单刀直进，催荡逐除，而欲尚补正则邪自散之论，未有不一败涂地，而不可救者也。故必须大剂与之为得。大吐方，此寒邪直入肾宫，将脾胃之水挟之尽出，手足厥冷，少腹痛不可忍，以火热之汤熨之少快，否则寒冷欲死。方用附子一个，白术四两，肉桂一钱，干姜三钱，人参三两救之。方名定吐至神丹。下喉便觉吐定，再剂则安然如故。盖肾水养人，何能克心以杀人？惟阴寒邪气，直入肾宫，则肾火逃避，而诸邪挟众逆犯心君不宁矣。所以必用附子、肉桂、干姜一派辛辣大热之物，而又必多用人参以定变，使诸药遍列分布，无非

春温之气，自然寒散而吐止，此方之所以霸而奇也。

大泻者，乃火挟邪势将膀胱脾中水谷尽驱而出，必欲无留一丝而后快，腹必大痛，手不可按，完谷不化，饮食下喉即出，捷如奔马，若稍稍迟延，必死亡顷刻。盖其病得之夏秋之暑热，一遇凉风，便起波涛，乘风相拍，浪荡日掀天，直奔海口。若不急用大剂治之，而尚王道之迟迟，鲜不败乃事矣。当用大黄一两，人参一两，黄连五钱，车前子五钱，甘草一钱，水煎服。此方之奇，全在用大黄。既已火泻，何反助其威？不知火泻之症，乃火留于肠胃之间，若不因势利导，则火不出而水不流，故用大黄以利之也；然纵用大黄，而不多用人参，有攻无补，反致损伤中气矣；至于方中又加甘草者，恐大黄过于猛，用此缓之也；更用车前者，分消其水势也，水不入于膀胱，则大肠增势而添流，今得车前，自然引水归于故道，又何至陆地为水乡哉？此又霸治之妙法也。

大满之症，此邪壅在上焦而不得散也。方用枳壳三钱，栀子三钱，瓜蒌一个，天花粉三钱，甘草一钱，陈皮三钱，厚朴一钱五分，半夏一钱，水煎服。此方之妙在瓜蒌，盖瓜蒌最能去胸膈之食而能消上焦之痰；况又佐之枳壳，天花粉，同是消中焦之圣药；又有厚朴、半夏以逐其胃口之痰；尤妙用甘草，使诸药留中而不速下，则邪气不能久留，自然分散而潜消矣。此又用霸治之妙法也。

大渴之症，前已备载，兹不再谈。发背前已定方立论，俱可通观，亦不必再悉。

张公曰：奇谈畅论霸道之说，无不入神入妙，又何能赞一说？惟大泻之症不可不辨，大泻有火泻，有寒泻。天师之言乃火泻也，未言寒泻，予补之。寒泻之症，以一日或数十行，或数百行，腹亦有痛者，亦完谷不化、下喉即出，亦死亡顷刻，亦多在夏秋之间，然则将何以辨之？予辨之热与痛耳。火热者，口必渴，舌必燥，甚则生刺也，苔必黄、灰黑色，腹必痛满，手不可按也；若寒泻者，口不渴，即渴亦不十分喜饮水，舌苔必白滑而不燥，腹痛喜手按，不按则苦是也。然则治之法，岂可相同哉？法当急用补气之药以生其胃气，佐以分消之品。方用人参一两，白术三两，附子一钱，茯苓一两，泽泻三钱，猪苓三钱，肉桂二钱，水煎服。此方即五苓散加入人参者也。妙在加参至一两，有参始能挽回垂绝之地；佐白术、茯苓以去水湿之气；而又有附子、肉桂以温补命门之火，使火热以生脾土，而膀胱气化，水道可通于故辙；况又有猪苓、泽泻以分消其水热乎！自然大便实而寒邪去也。此霸治之不可不知者又一也。其余天师之言尽矣，不再赘。

华君曰：与余同传。

雷公曰：有火邪而吐者，饮之水则呃逆不止，与之茶则吐，食亦吐，至二三日不已者，方用人参一两，炒栀子三钱，黄连三钱，各为末服。

## 倒治法

### 论肝叶倒转

天师曰：倒治者，乃不可顺，因而倒转治之也。如人病伤筋力将肝叶倒转，人又无病，用诸药罔效，必须将人倒转之，一人手持木棍，劈头打去，不必十分用力，轻轻打之，然不可先与之言，必须动怒气，使肝叶开张而后击之，彼必婉转相避者数次，则肝叶依然相顺矣。更有一法，以黄酒一壶令病人饮之大醉，以竹轿抬之，故意跌翻，亦必愈也。更有痰结在胃中不能吐出，狂言如见鬼状，发时止气塞胸堂，以牛肉五斤，水二斗煎，渴饮之至不可食，而以鹅翎探吐，必大吐，必吐至如块黄色顽痰而后止；若不吐出，再饮之，必以吐尽为止。前病即失，后以陈皮、茯苓、甘草、白术汤徐徐饮之，平复如故。此倒治之法也。

张公曰：好。倒治法无可言。

华君曰：同。然予尚有一法未传，如人堕水而死，令一人将死人双手反背在肩上行二里许，必然口中吐出水来；然后放在灰内半日，任其不动；然后以生半夏丸纳鼻孔中。倘冬天则不能救，其夏秋之间无不活者，必然打嚏而苏。忽以人参一两，茯苓一两，白术五钱，薏仁五钱，车前子五钱，肉桂一钱，煎汤半盏灌之，无不全生也。

## 缚 治 法

### 论肺痈开刀　论欠伸两手不能下

天师曰：缚治者，乃肺中生痈；必须开刀，有不可内消者，必其人不守禁忌，犯色而变者也。毒结于肺叶之下，吐痰即痛欲死，手按痛处，亦痛欲死。此等肺痈，必须开刀，将病人用绵绳缚在柱上，必须牢紧妥当，不可让病人知，手持二寸之刀，令一人以凉水急浇其头面，乘病人惊呼之际，看定痛处，以刀刺入一分，如有脓射出如注，乃解其缚，任其流脓流血，不可以药敷之，后以前膏药贴之，不可遽用生肌散，三日后加入可也。此缚治之法也。问：服煎药否？天师曰：方用金银花一两，元参五钱，人参三钱，甘草三钱足矣。可用四剂，不必再用。肝痈不可刺。

张公曰：缚治法妙极，亦无可言。

华君曰：同。然予尚有一症。凡人有欠伸而两手不能下者，将人抱住缚在柱上，又把木棒打去，病人自然把手来遮隔，而两手自下矣。下后用当归一两，川芎五钱，红花五钱，生地五钱，桃仁五钱，甘草一钱，大黄一钱，丹皮二钱，水煎服，二贴全愈。比有妇人而得此症者，亦缚在柱上，令一人解其下衣，而彼怕羞，自然以两手来遮隔，亦一时手下，亦以前汤与之可愈也。

## 肥 治 法

### 论气虚多痰

天师曰：肥治者，治肥人之病也。肥人多痰，乃气虚也。虚则气不能运行，故痰生之。则治痰焉，可仅治其痰哉？必须补其气，而后兼消其痰为得耳。然而气之补法，又不可纯补脾胃之土，而当兼补其命门之火。盖火能生土，而土自生气，气足而痰自消，不治痰正所以治痰也。方用人参三两，白术五两，茯苓二两，薏仁五两，芡实五两，熟地八两，山茱萸四两，北五味一两，杜仲三两，肉桂二两，砂仁五钱，益智仁一两，白芥子三两，橘红一两，各为末，蜜为丸。方名水土两培丹。每日白滚水送下五钱。此方之佳，全在肉桂之妙，妙在补命门心包之火，心包之火足，自能开胃以去痰；命门之火足，始能健脾以去湿。况方中纯是补心补肾之味，肉桂于补药之中，行其地天之泰，水自归经，痰从何积？此肥人之治法有如此。

张公曰：妙。肥人治法，不过如此，无可再言，此乃丸药方也。若有人不肯服丸药，当用煎方。予定一方，用人参三钱，白术五钱，茯苓三钱，熟地一两，山茱萸四钱，肉桂一钱，砂仁一钱，益智仁一钱，半夏一钱，陈皮五分，神曲一钱，水煎服。方名补气消痰饮。此方治气虚而兼补肾水肾火者也。肾中水火足，而脾胃之气自健，痰亦渐消矣。此方肥人可常用也。

华君曰：同。

## 瘦 治 法

### 论瘦人多火

天师曰：瘦人多火，人尽知之。然而火之有余，水之不足也。不补水以镇阳光，又安能去火而消其烈焰哉？方用熟地三两，元参八两，生地四两，麦冬三两，白芍五两，丹皮三两，沙参三两，地骨皮五两，天门冬三两，陈皮五钱，各为末，蜜为丸。方名

滋阴汤。加桑叶六两，亦为末，同捣为丸。每日白滚水送下五钱。妙在元参去浮游之火，而又能调停于五脏之阳；各品之药，阴多于阳，则阴气胜于阳气，自然阴胜阳消。又何必石膏、知母之纷纷哉？虽石膏、知母原是去火神剂，不可偏废，然而用于火腾热极之初，可以救阴水之熬干，不可用于火微热退之后，减阳光之转运。此瘦人之治法又如此。

张公曰：妙。瘦人多火，予定一煎方。方用元参一两，麦冬三钱，天冬三钱，生地三钱，熟地三钱，山茱萸一钱，北五味五分，白芍三钱，丹皮二钱，白芥子一钱，甘草五分，水煎服。方名去薪汤。此方皆滋阴之药，而又不凝滞于胃中，瘦人常服，必无火症之侵矣。

## 摩治法

### 论手足疼痛　论脏腑癥结
### 论头项强直　论口眼歪斜

天师曰：摩治者，抚摩以治之也。譬如手足疼痛、脏腑癥结、颈项强直、口眼歪斜是也。法当以人手为之按摩，则气血流通，疾病易愈。手足疼痛者，以一人抱住身体，以两人两腿夹住左右各足一条，轻轻槌之千数，觉两足少快，然后以手执其三里之间，少为伸者七次，放足。执其两手捻之者数千下而后已，左右手各如是。一日之间，手足之疼痛可已。

脏腑癥结之法，以一人按其小腹，揉之不可缓不过急，不可轻不可重，最难之事，总以中和为主，揉之至千下乃止。觉腹中滚热，乃自家心中注定病，口微微咽津送下丹田气海七次乃止。如是七日癥结可消。

颈项强直乃风也。以一人抱住下身，以一人手拳而摇之，至数千下；放手深按其风门之穴，久之则其中酸痛乃止，病人乃能坐起，口中微微咽津送下丹田者七次而后已。一日即痊。

口眼歪斜之法，令一人抱住身子，又一人捏住不歪斜之耳轮，又令一人摩其歪斜之处者至数百下，面上火热而后已，少顷口眼如故矣。此皆摩之法也。

张公曰：妙。予不能增一词。

华君曰：无。

## 浴治法

### 论治疥　论止手汗　论治癞头

天师曰：浴治者，以水煮滚浴之也。如人生疮生疥者是也。不可在浴堂内去浴，必须在自家屋内。用苦参四两，生甘草一两，金银花一两，苍耳草半斤，荆芥一两，防风一两，生黄芪三两，水煮汤一大锅，乘热熏之，外用席二条裹在身上，用衣盖之，使气不散，俟稍凉浴之，必致汤寒而后已。一日再浴，将渣再煎，如前浴之三日，疮疥必痊愈也。熏不可为训，恐引毒入脏腑也。熏者，乃用裹在纸内，或在火炉，同人熏于被内者，是切不可用之，不若洗浴之为妙。

张公曰：妙。人有手出汗者，以黄芪二两，葛根一两，荆芥三钱，防风三钱，水煎汤一盆，热熏而温洗，三次即无汗，神方也。即是此汤亦可，然不若每日一换药之为妙也。

更有癞头洗方，用蜗牛数十条，以癞头洗之二次必全愈。亦神方也。水三碗，煎蜗牛三十条足矣。

华君曰：无。

# 达 治 法

## 论火丹砂疹

天师曰：达治者，乃火郁于胸中而不得散，因而达之外也。火气热甚，蕴结日久，则热势益盛，往往变成火丹之症，或发砂疹是也。若不急为达之，则火势燎原，立刻灰烬。方用升麻三钱，元参八两，干葛三两，青蒿三两，黄芪三两，水煎服。此方之奇，奇在青蒿与元参同用，盖火丹、砂疹之病，乃胃火与肝结之火共腾而外越，治肝则胃不得舒，治胃则肝不得泄，今妙在用青蒿，青蒿平胃火兼能平肝火，然未免性平而味不甚峻，又佐之元参之重剂，则火势散漫，无不扑灭矣。然而，青蒿虽平肝胃之火，而胃肝二火相形，毕竟胃火胜于肝火，又佐以干葛之平胃。此方之斟酌咸善，而人又不可测度者也。此达治之法也。

张公曰：达治法，古今绝妙异方，目中不曾多见，此方实奇而当。予更增一方，亦可少佐高深。白芍三钱，柴胡二钱，丹皮二钱，元参三钱，麦冬三钱，荆芥三钱，生地三钱，炒栀子三钱，防风一钱，天花粉二钱，水煎服。方名固本散。此方专散肝木中之火，达其肝木之火，而诸经之火尽散矣。

华君曰：无。

孙真人传治火丹，神效。丝瓜子一两，柴胡一钱，元参一两，升麻一钱，当归五钱，水煎服，一剂即消。

天师云：绝奇绝妙之方。

# 发 治 法

## 论疏通肝邪

天师曰：发治者，邪入皮毛腠理，将入营卫而急发散之谓也。方用柴胡一钱，白术三钱，荆芥一钱，苏叶一钱，半夏一钱，甘草一钱，苍术一钱，丹皮一钱，水煎服。此方平和之中有妙理。盖木气之郁，最宜平散，今所用之药，俱是直入肝经之圣药，自然肝木疏通，枝叶调达，无风吹动，柳叶自繁，嫩绿芳草，遍出新青，宇宙之间无非春气之舒畅矣。此发治之法也。

张公曰：不意天师早已言之矣，我前方可废也。予方即发之也，可删之。远公言是，姑两存之。

华君曰：无。

# 夺 治 法

## 论水肿　论腹胀　论跗肿

天师曰：夺治者，乃土气壅塞而不行，不夺则愈加阻滞，故必夺门而出，而水乃大流也。如病水肿之疾，腹胀如鼓，两跗如浮，按之如泥，小便不利，大便反结。人以为水病，谁知皆土气之郁。方用鸡屎醴一升，炒黄色为末，以黄酒一斤，先将鸡屎末盛于新布上，后将黄酒洒之，不可太骤，缓缓冲之，则药味尽下。取汁一碗，病人服之。切不可令病人先知，则不肯信心而服，使生别病。下喉之后，腹即作雷鸣，一饭之间，倾腹而出，两足即减大半，再饮一碗全消。盖鸡粪善能下水，而又通土性，无微不入，将从前所蓄之水，无不开其水口尽归大肠而泄。此夺治法之奇也。至于牵牛，甘遂非不善于逐水，终不胜鸡屎神效。但已用之后，必须禁用饮食，否则再发无救。行医者切宜知之，有病者切宜记之。

张公曰：鸡屎醴，果然神效，若言甘遂、牵牛不及鸡屎醴，则未然也，二方但可酌用。

华君曰：同。然予尚有一法未传。水肿之法，有用大麦芒二两，煎汤饮之亦消，且无后病。但须一连数月作汤饮之，即泄水而愈。药味平常，而奏功甚奇，此类是也。天师何故不传，岂以无奇而忽之耶？然而奏功实神，予终不敢没其奇。

天师曰：此方止可治初起之水肿，而不可治久病之水肿也。

## 深治法

### 论病入膏肓　骨髓　脑中

天师曰：深治者，病位深而深治之也。如人病在膏肓，或在骨髓，或在脑中者是也。此等症，成非一朝，则治亦非一日，必须多服汤药于日间，久服丸饵于夜半，非数百剂，非数十斤不能奏效。大约劳瘵之症居多，而虚劳次之。方用熟地一两，山茱萸四钱，山药三钱，丹皮二钱，泽泻二钱，茯苓三钱，北五味一钱，麦冬三钱，芡实五钱，水煎服，此朝服方也。晚服丸方用：紫河车一具，鹿角胶二两，龟胶三两，元参三两，熟地八两，山茱萸四两，地骨皮五两，人参二两，白术五两，白芍五两，炒枣仁三两，枸杞子三两，麦冬三两，人乳二碗浸熟地晒干，砂仁五钱，各为末，每日半夜白滚水送下五钱。此方不热不寒，可以长服，方名中正丸。病伤根本，扶之不易，譬之花木大肆摧残，欲得枝叶之茂，岂是一朝可成？必须培植灌溉，终岁经年，自然春意渐回，萌芽可达，渐渐扶苏而不可性急也。方丸并用，饮食更须得时，深治之难，从来眉蹙，切勿心急以期奏功之速。此深治之法也。膏肓病十人止可逃一二，论此治法非尽人能救之也，但舍此又别无治法。余悯世人，故又立门如此。倘肯听吾言，断绝色欲，口淡滋味，心戒贪嗔，自然服药有功。否则止可苟延岁月而已，又不可不告诫也。

张公曰：佛心神术，劳瘵之症，诚难速效。天师之方，平稳中实有妙理。余更有一方，亦极平稳，可并传以供世选用。方用芡实八两，薏仁八两，山药三斤，糯米一斤，人参三两，茯苓三两，莲子半斤，白糖半斤，各为末，每日白滚水调服一两，如不欲调服，以水打成丸如元霄服亦可，上下午服一碗最妙，亦可为深治之佐。

华君曰：无。

雷公曰：我亦有一方传子。用芡实一斤，山药二 斤，黑芝麻八两，小黄米（炒）三斤，薏仁一斤，肉桂五钱，各为末，白滚水每日调服五钱或一两，自能开胃健脾，补肾益精也。或疑入肉桂恐动火，不知人非命门之火不能生长，于七斤有余之药加桂止五钱，不过百分之一，何热之有？正取其温气以生长脾胃耳，方名全生至宝丹。

## 浅治法

### 论细小疾病

天师曰：浅者，因病未深而浅治之，不必深治之者也。如人患细小疾病，何必张皇而用人参，惊惧而加桂附？饮食不调，用六君子汤可也，头痛用小柴胡汤可也，咳嗽用逍遥散可也，水泻用五苓散可也，腹痛用小建中汤可也，两胁胀满亦用逍遥散可也。盖略一舒之，自必奏功。无容以深中脏腑之药以治皮毛也。此浅治之法，又宜知之也。

张公曰：浅治法妙。

华君曰：无。

# 长治法

## 论痿症　论腰痛　论背脊骨痛
## 论两腿酸痛　论胬肉扳睛　论痉病

天师曰：长治者，永远之症，不可以岁月计也。如病痿症、痉症是也。痿病必久卧床席，不能辙起，其故何也？盖诸痿之症，尽属阳明胃火，胃火烁尽肾水，则胃中空虚无滋润则不能起立矣。然则止治阳明，而骨中之髓何日充满？欲其双足有力，难矣。方用元参一两，熟地二两，麦冬一两，牛膝二钱，水煎服。此方之妙，全在不去治阳明而直治肾经，以补其匮乏，肾水一生，则胃火自然息焰。况又有麦冬以清肺气，牛膝以坚膝胫。故以此方长治之，则痿废之状可免。若徒以石膏、知母之类降其胃中之火，火降矣肾水益干，又将何物以充其骨髓乎？无怪经年累月，愈治而愈惫也。此长治之法，不可不知之。

张公曰：妙。长治法不止痿、痉二项，予为广之。如腰痛，背脊骨痛，两腿酸痛，两目生胬肉扳睛是也。腰痛服药，服之不验者，乃湿气入于两腰子也。最难治，补肾水而益痛，泻肾水而觉空，去风而无益，去寒而转增，去火而益甚，此所以知为水湿之症也。外无水象，内无水形，令人揣摩不着，然余实有辨而知之之法，凡腰痛而不能下俯者是也。方用柴胡一钱，防已二钱，泽泻一钱，猪苓一钱，肉桂三分，白术五钱，甘草五分，山药三钱，白芥子一钱，水煎服。方名去湿仙丹。此方妙在入肾而去湿气，不是入肾而补水，然须多服为妙。大约此等腰痛初起之时，三、四剂即可奏功，痛至经年累月者，非服两月不效也。腰不能俯者水湿，腰不能直者非水湿，乃风寒也。用逍遥散加防已一钱，初起之时，一剂可愈，久则非一剂可愈也。当改用白术二两，杜仲一两，酒煎服。方名利腰丹。十剂可愈。可为长治之法。

背脊骨痛者，乃肾水衰耗，不能上润于脑，则河车之路干涩而难行，故尔作痛。此等症，非一二剂可以见功，非久服补气之药以生阴，非大补阴之药以生水，未易奏功也。方用黄芪一两，熟地一两，山茱萸四钱，麦冬四钱，北五味一钱，白术五钱，防风五分，茯苓三钱，附子一分，水煎服。方名润河汤。此方补气则有黄芪、白术，补水则有熟地、山茱，去湿则有茯苓，去风则有防风，引经则有附子，而又麦冬以生肾水之母，自然金旺生水，水足则河车之路不干，不干则润金滋骨可知，又何痛之作楚？既不痛矣，又何背之不直哉？然此方不可奏近功于旦夕，必须多服久服乃效，所以入于长治之门也。

两腿酸痛，又不如是治法。此湿气入于骨中，而皮外无湿也。此病不止骨内而受湿气，或被褥中得之也。方用薏仁二两，芡实一两，茯苓三钱，肉桂一钱，牛膝三钱，革薤一钱，水煎服。方名壮骨去湿丹。此方之妙，妙在薏仁能入骨而去水；加芡实健脾以去湿，不使湿以增湿；而牛膝、革薤又是最利双足之品；又加肉桂引经，直入骨中，湿有不去，酸疼有不止者乎？但脚中之病，乃人身之下流，一有病不易去之，况湿气在骨，如陆地低窖之处，久已成潭，如何能车水即干？必多用人功，而后可以告竭。故此方必须多服久服，正是此意。

胬肉扳睛，乃眼病失治而生肉，人不知避忌，将眼皮翻转以取凉快，谁知风忽中之，则眼毛倒生而扳睛矣。此等病最忌动刀，一动刀则不可内治矣。当用丸散以消之，然非服至半年不能奏效。方用甘菊花十两，（须用家园自种者为妙，否则断不可用），白芍一斤，当归半斤，柴胡四两，丹皮三两，葳蕤一斤，潼州蒺藜一斤，草决明四两，茯苓十两，麦冬十两，天门冬十两，枸杞子一斤，各为末，蜜为丸。每日饥服一两，一料少愈，二料全痊。最忌房事，能断欲者，一料全愈，否则必须二料三料也。此亦长治之一法，可参用之，故又广之如此。

天师曰：痉病乃寒湿之气，集之双足之间，骨中寒痛而不可止，亦终岁经年，不能身离床褥，伛偻之状可掬，其故何也？盖诸痉皆属水湿也。水湿久不出，则一身关节无非水气之渊空，土无权矣。又何以分消而利道哉？然则止治其水而湿气可以尽去，乃治水亦终岁经年仍然不验者，为何徒治水而不治土也？方用白术五钱，薏仁二两，芡实三钱，茯苓一两，肉桂一钱，牛膝一钱，萆薢一钱，杜仲三钱，水煎服。此方之妙，利其水湿之气又不耗其真阴。日日吞服，不必改方，服之三月，必然如旧，再服三月，必然步履如初矣。此真长治之法，人宜遵守，而不可变更者也。

华君曰：同。

雷公曰：痉病方用白术四两，薏仁八两，山药八两，车前子一两，牛膝三两，生黄芪十两，肉桂一两，杜仲四两，各为末，蜜为丸。每日饭前酒送下一两，一料必全愈，用补于利之中也。又方治痿用元参一两，甘菊花五钱，麦冬一两，熟地二两，牛膝五钱，天门冬三钱，水煎服。此方与天师方同意。

## 短 治 法

### 论阳明口渴用石膏汤　论四逆汤　论附子理中汤　论大承气汤

天师曰：短治者，乃病不必长治，而可短兵取胜，则用短治之法。譬如阳明之症初起，乘其口渴引水自救之时，忽用石膏、知母煎服，一剂而渴减，再剂而渴止，三剂而病如失，即不可再与四剂矣。盖石膏初用有荡邪之功，久用有损正之失，故可短用而不可长用。倘不信吾言，以石膏为夺命之药，日日与之，必致变为痿症而不能速起也，故我频频戒用石膏者为此。仲景创立此方，所以救人伤寒传入阳明之症，不得已而用之，截住其邪，不使再传也。原非叫人日日用之也。奈何世人不知此故，妄自多加，任情纵意，忍于轻用以致杀人而不悟也。悲夫！此短治之法，又不可不知之。

张公曰：吾方得岐天师发明，真大幸也。我立此方，原所以救一时之急，非教终年终月而亦用之也。世医不悟，亦可闻岐天师之语而悟矣。短治法不止石膏汤，如四逆汤，不可久服也，久则有火盛自焚之虑；附子理中汤亦不可久用，有太刚则折之虞；大承气汤止可一剂而不可至再，重则有大下亡阴之祸。诸如此俱可类推。

华君曰：同。

## 日 治 法

### 论日间发寒热

天师曰：日治者，病重于日间，而发寒热，较夜尤甚，此等症必须从天未明而先截之。方用柴胡三钱，当归三钱，黄芪五钱，人参一钱，陈皮一钱，半夏一钱，青皮一钱，枳壳一钱，白术五钱，甘草一钱，干姜五分，水煎服。此方妙在加柴胡于参芪归术之中。盖邪之感在日间作祟者，欺正气之衰也。今用祛邪之品同补正之药，共相攻邪，则正气有余，邪气退舍，譬如贼人白昼操戈入室，明斯主人软弱，故肆无忌惮，倘主人退缩潜形，则贼势更张，必大恣 摽掠，席卷资囊而去，正气日消，病安能愈也？妙在全用补正为君，则主人无惧，指挥如意，号召家人，奋勇格斗，前后左右无不执耒而来，负锄而至，争先捍卫，贼人自然胆落，惟恐去之不速矣。况方中有柴胡、半夏之类，各各消邪，又譬如主人既勇，奴仆无非勇士，则贼不奔逃，必被擒获。此方之用于日间，必有妙用也。

张公曰：妙绝。日间之病，以此治之最妙。余尚有一法，治日间之症尤易奏功。方用人参一钱，白术五钱，甘草一钱，陈皮一钱，柴胡二钱，熟地一两，白芥子一钱，水煎服。天师之方，乃治阳虚之症，予方乃治阳虚而兼阴虚之症，二方彼此参用，何愁

日间之病棘手哉？

华君曰：同。

雷公曰：日间发热，乃邪在于阳分也，补阳气而邪自退。方用人参三钱，甘草一钱，白术五钱，当归三钱，陈皮一钱，柴胡二钱，水煎服。有痰加半夏一钱，有食加山楂一钱。方名助正汤，助其正气，邪不祛而自祛也。

## 夜 治 法

### 论夜发寒热

天师曰：夜治者，病重于夜间而发热者也。或寒少而热多，或热少而寒多，一到天明，便觉清爽；一到黄昏，便觉沉困。此阴气甚虚，故行阳分则病减，行阴分则病重也。方用熟地一两，山茱萸四钱，当归三钱，白芍三钱，鳖甲五钱，柴胡三钱，白芥子三钱，陈皮一钱，生何首乌三钱，茯苓五钱，北五味一钱，麦冬三钱，水煎服。方名阴辟丹。此方妙在鳖甲同柴胡并用，又以诸补阴之药合而攻之也，盖鳖甲乃至阴之物，逢阴则入，遇阳则转，即此二味，原是治阴经之邪热，况又用于纯阴同队之中，有不去阴邪而迅散哉？生何首乌直入阴经，亦能攻邪；加以白芥子去脏膈之滞痰又不耗其真阴之气，有不奏功如响者乎？譬如人家主妇，一旦被贼人所执，刀火相逼，倘箱柜空虚，则贼人失望，势必因羞变怒，愈将主妇施刑。今用熟地、山茱、当归、芍药纯是补正之品，同群其投，犹贼在房中，尽将金银散倾，则贼喜出望外，必且弃主妇而取资财，饱则扬去；又有鳖甲、首乌、芥子之类，力能战邪，则堂外声扬，夺门攻击，邪自张皇，更思早遁，倘只用鳖甲、首乌，则又势单力薄，无物饵贼，岂肯甘心反走，必致相争相战，彼此败衄而后去。更有妙论，人多未知，如此等症，必须在黄昏之前以此药先与之，则阴气固而邪不敢入。又譬如人家门户谨防，锁钥严整，司更值宿之仆俱各精健绝伦，则贼必望风退却，又何至越墙上壁，而至主妇知觉呼唤家人捆缚而献哉！此皆日间不治，而以夜间先治之法也。

张公曰：真绝奇之论。予何从而赞助高深？惟有阴经之邪盛而又带阳经之邪，天师尚未发明也。余一论之。阴邪之盛必发夜间无疑矣，然亦有阴邪而带阳邪，亦发热于夜间，其病亦发寒发热，无异纯阴邪气之症，但少小烦躁耳，不比阴症之常静也。法当于补阴之中少杂阳药一、二味，使阴长阳消，自然奏功如响。方用熟地一两，山茱萸四钱，当归三钱，鳖甲五钱，柴胡一钱，白芥子三钱，陈皮一钱，生何首乌三钱，茯苓五钱，北五味一钱，麦冬三钱。此天师方也，予再加人参二钱，白术三钱而已。即可治阴邪而兼治阳邪之症。

## 气 治 法

天师曰：气治者，气实气虚而不可不平之也。气实者，非气实，乃正气虚而邪气实也。若作正气之实，而用消气之药，使正气益虚而邪气益实，害且不可救药。方用补正之药，而佐以祛邪之品，则正气自旺而邪气自消矣。方用人参一钱，白术一钱，甘草一钱，柴胡三钱，白芍三钱，麻黄一钱，半夏一钱，水煎服。方名补正祛邪汤。此方之妙，亦是用散药于补正之中，使正气旺于邪气，自然两相击斗，邪可逃亡。否则，适所取败。此气病宜知气治耳。

张公曰：气治法甚多，天师只言一条，似乎未备，余更广之。气陷补中益气汤可用，气衰六君子汤可采，气寒人参白术附子汤可施，气虚则用四君子，气郁则用归脾汤，气热则用生脉散，气喘则用独参汤，气动则用二陈汤加人参，气壅滞则用射干汤，气逆则用逍遥散。余广至此，气治之法，庶几全乎！人可因症而施治也。

华君曰：同。予更有论，气虚、气实原有分别，气虚则羸弱而难施，气实则壮盛

而易察。虚者用天师之方，实者另有一方。枳壳五分，白术一钱，陈皮五分，茯苓三钱，甘草一钱，山楂十粒，柴胡一钱，白芍三钱，炒栀子一钱，水煎服。亦可佐天师之未逮。

雷公曰：华君补得妙。

## 血治法

### 论治血宜顺性

天师曰：血治者，乃血病不肯归经，或上或下，或四肢皮毛各处出血者是也。血循经络，外行于皮毛，中行于脏腑，内行于筋骨，上行于头目、两手，下行于二便、两足、一脐，是周身无非血路。一不归经，自然各处妄行，有孔则钻，有洞则泄，甚则吐呕，标出于毛孔，流出于齿缝，渗出于脐腹，而不止大小便之出也。然则血宜顺其性而不宜拂，方用当归三钱，白芍三钱，熟地五钱，川芎一钱，荆芥末一钱，生地五钱，麦冬三钱，茜草根一钱，甘草一钱，水煎服。此方即四物汤加减，妙在用茜草根、荆芥引血归经，不拂乱其性，则血自归经，各不相犯矣。倘用止血之剂，未尝无效，然而如石压草，一时虽止，而性思冲突，必得空隙仍复飞越奔腾，何如此方顺其性而引之？譬如与强横之人同行，少拂其意，便怀愠怒，愠怒不已，必致斗殴，皮碎血流是其常也。若赞扬称颂顺其性，而与之饮食，则同群相得，转得其气力以助我匮乏，同舟无敌国之形，一室无操戈之事，久则为我绸缪，彻我桑土，不特血不妄行，亦将润筋生色，永断覆辙之患。又何必绝之太甚，以自取争斗哉？此血治之法，尤当留意。

张公曰：讲得近理近情，治即以四物汤为主，加荆芥、茜草更妙，顺其性而引其归经也。然而用六味地黄丸汤治血症亦妙。盖血病最忌寒凉之品，寒则凝滞不行，难以归经，六味丸汤妙在不寒不热，补肾水以滋肝木，肝木得养，则血有可藏之经，自然不致外泄，何至上吐？方用熟地五钱，山茱萸三钱，山药二钱，丹皮二钱，泽泻二钱，茯苓二钱。此六味地黄汤方也，又加麦冬三钱，北五味一钱。得此二味，又去清补肺金，使皮毛有养，毛孔坚固，则血难外越。肺金不干，下且足以克肝，而肝木畏金之克，又何至上犯于肺耶？故血症最宜用此方久服，三年不吐始庆重生，否则尚在生死之间也。

华君曰：同。而余又另有方，用生地一两，荆芥一钱，麦冬三钱，元参三钱，水煎服。方名止血汤。一剂血止，后用六味汤全愈。

雷公曰：血症余亦有奇方，用生地一两，三七根末三钱，荆芥末一钱，人参三钱，水煎，调末服。一剂即止血，后亦须用六味汤调理。

## 脏治法

### 论肺脾同治　论肾肝同治
### 论心肾同治　论肺经独治

天师曰：脏治者，五脏中有病而治之者也。脏有五，治法惟三，脾肺同一治，肾肝同一治，心肾同一治也。肺气之伤，必补脾气，脾气既伤，肺气亦困，故补肺必须补脾，而补脾必须补肺。如人或咳嗽不已，吐泻不已，此肺脾之伤，人以为咳嗽宜治肺，吐泻宜治脾，殊不知咳嗽由于脾气之衰，而吐、呕、泻由于肺气之衰。盖肺气无清肃之下行，始上呕而下泻；脾气斡旋之令不行，则上为咳嗽矣。方用人参一钱，麦冬三钱，茯苓三钱，柴胡一钱，神曲五分，车前子一钱，甘草一钱，薏仁五钱，水煎服。方名脾肺双解饮。此方乃治肺治脾之药合而用之者也，咳嗽，喘病之尽除，吐呕泻症之各去，所谓一方两用也。

肾肝同治者，肾水不能滋肝，则肝木抑郁而不舒，必有两胁饱闷之症；肝木不能

生肾中之火，则肾水日寒，必有腰脊难于俯仰之症。故补肝必须补肾中之水，补肾中之水又不可不补肝木。倘补肝而不补肾，则胁痛何以顿除？补肾而不补肝，则腰脊何以立愈？方用熟地一两，山茱萸五钱，白芍五钱，当归五钱，柴胡二钱，肉桂一钱，水煎服。方名肾肝同补汤。此方熟地、山茱补肾之药，而当归、白芍、柴胡、肉桂补肝之品，既两脏平补，似乎药不该轻重，今补肝之药反多于补肾者，可见肾为肝之母，肝又为命门之母也。命门是一身主宰，当生五脏之气，不宜为五脏所生，然而五脏叠为生克，肝既是木，岂木独不可生命门之火乎？此有至理存焉。愿世人勿惊为创说奇闻，而疑为不可执之以治病也。

再心肾治法，二脏合而治之，其义又何居？肾水脏也，心火脏也，是心肾两经为仇敌，似乎不宜牵连而一治之，不知心肾虽相克，其实相须。无心之火则成死灰，无肾之水则成冰炭，心必得肾水以滋养，肾必得心火而温暖。如人惊惕不安，梦遗精泄，岂非心肾不交乎？人以为惊惕不安心之病，我以为肾之病；梦遗精泄人以为肾之病，我以为心之病，非颠倒之也，实至当不易之理。方用人参三两，白术五两，远志一两，炒枣仁三两，熟地五两，山茱萸三两，麦冬三两，北五味一两，芡实五两，山药三两，菖蒲一两，柏子仁三两（去油），茯神三两，砂仁三钱，橘红一两，各为末，蜜为丸。方名心肾同源丹。白滚水送下五钱。此丸之妙，乃治肾之药少于治心。盖心君宁静，肾气自安，肾气既安，何至心动。此治心正所以治肾，而治肾正所以治心也。此治脏之法，幸人加意之哉！

张公曰：脏治之法，尽于三方，无可再议不已。其肺脏之独治乎，肺有忽感风寒，而鼻塞出嚏，咳嗽不已，吐痰如败絮，乃肺经独病也，不必兼治于脾。予留一方，用甘草一钱，桔梗三钱，半夏一钱，射干一钱，水煎服。方名散寒汤。此方之妙，妙在桔梗升提于鼻，引去痰之药上行于肺，以散风寒之邪，邪散则鼻塞顿除，痰亦随之而散。又何必治脾之迂缓哉？然而止可治风寒之外感，而不可治内伤诸症。内伤诸症有天师方在，肺脾同治之可耳，肾肝与心肾同治之可耳。

## 腑治法

### 论小便闭塞　论大便闭结
### 论治胆怯　论肾虚吐呕

天师曰：腑治法甚多，我举一二症取以为法，余可推广。如人病小便不通，大便甚结者是也。小便不通，乃膀胱之病，膀胱之气化不行，小便即不出。小便闭塞，治膀胱之经而已矣，然而治法全不在治膀胱也。方用人参三钱，莲子三钱，白果二十个，茯苓三钱，甘草一钱，车前子三钱，肉桂三分，王不留行三钱，水煎服。方名运水至奇丹。一剂即如注。此方之奇妙，全在用人参，其次则用肉桂三分。盖膀胱必得气化而始出，气化者何？心包络之气也。膀胱必得心包络之气下行，而水路能出。尤妙用白果二十个，人多不识此意，白果通任督之脉，又走膀胱，引参、桂之气直奔于膀胱之中；而车前、王不留行尽是泄走之物，各随之趋出于阴气之口也。此治腑之妙法，不知之乎？

大便闭结者，人以为大肠燥甚，谁知是肺气燥乎！肺燥则清肃之气不能下行于大肠，而肾经之水仅足以自顾，又何能旁流以润溪涧哉？方用熟地三两，元参三两，火麻仁一钱，升麻二钱，牛乳一碗，水二钟，煎六分，将牛乳同调一碗服之。方名润燥至神汤。一剂不解，二剂必大便矣。此方之妙，全在不润大肠而补肾，尤妙不止补肾而且补肺，更妙不止补肺，而且升肺。盖大肠居于下流，最难独治，必须从肾经以润之，从肺经以清之，气既下行沉于海底，非用升提之法，则水注闭塞而不通，启其上孔则下孔自然流动。此下病治上之法，亦腑病治脏之法也。其余治腑之法，可即此以

悟。

肾治法亦不必再言。

华君曰：无。天师法尽善也。此脾湿薰肺之症，方用燥脾利湿为宜。如肺热遗于大肠者，又宜清肺润燥。治肾之不可以泄泻，而戒用润。

张公曰：天师太略，余当增广之。凡人胆怯不敢见人者，少阳胆经虚也。而所以致少阳胆经之虚者，肝木之衰也；而肝木之衰又因肾水之不足。法当补肾以生肝木，方用熟地一两，山茱萸四钱，芍药五钱，当归五钱，柴胡一钱，茯神五钱，白芥子一钱，生枣仁一钱，肉桂一钱，水煎服。此方之妙，补肾之中用补肝之品；尤妙再去补心，使心不取给于肝胆之血，则胆之汁有余而怯形可去；又妙在用肉桂以入肝，如人得勇往之人，自然顷刻胆壮矣。此治腑实有妙理，人知之乎？

吐呕之症，人以为胃虚，谁知由于肾虚。无论食入即出是肾之衰，凡有吐症无非肾虚之故，故治吐不治肾，未窥见病之根也。方用人参三钱，白术五钱，薏仁五钱，芡实五钱，砂仁三粒，吴茱萸五分，水煎服。方名平胃丹。此方似乎治脾胃之药，不知皆治肾之法，方中除人参救胃之外，其余药品俱入肾经，而不止留在脾也。肾火生脾，脾土始能生胃，胃气一转，呕吐始平。此治胃而用治肾之药，人知之乎？

华君曰：亦无。

孙真君传治小便闭塞，方用车前子五钱，肉桂三分，水煎服即通。

## 常治法

### 论头疼　论目痛

天师曰：常治者，可以常法而常治之者也。如人病头疼，则以头疼常法治之，目痛则以目痛常法治之是也。何必头疼而治之两足，目痛而治之两手乎？虽头疼实有治两足而愈，目痛实有治两手而痊者，然彼必常法治之而不愈不痊。然后以变法治之，非可以常治，而先求之于变法也。故一遇头疼即以蔓荆子一钱，川芎五钱，白芷一钱，甘草一钱，细辛一钱治之。方名止疼汤。病去如扫。一遇目痛以柴胡一钱，白芍三钱，当归一钱，白蒺藜二钱，甘菊花一钱，荆芥、防风各一钱，半夏一钱，甘草五分，栀子二钱，水煎服。方名明目定痛饮。二剂即愈。皆无事舍常而思变也。此常治之法，为可师也。

张公曰：常病用常法极是，予亦不再言变也。

华君曰：无。

## 变治法

### 论伤寒变结胸　论疟变下痢　论中风变狂　论中暑变亡阳　论反胃变噎膈

天师曰：变法者，不可以常法治，不得已而思变之也。变症不同，用药各异，吾举其大者言之。如伤寒变为结胸，疟疾变为下利，中风变为发狂，中暑变为亡阳，反胃变成噎膈。若不以变法治之，仍以平常药饵相治，吾见其坐毙而已矣。然则结胸之症，乃伤寒之变也，可不以变法治之乎？伤寒火邪正炽，原不可急与饮食，若不知禁忌与之，胃中得食，不啻如宝，如茹而不出，而他脏见胃中有食群起而争，其势猖狂，非杯水可解，必当以变法治之。急须以瓜蒌一枚槌碎，入甘草一钱，同煎服之。夫瓜蒌乃陷胸之圣物，平常人服之，必致心如遗落，今病人一旦服之，不畏其虚乎？谁知无病常人断断不可服此，而伤寒结胸之症却有相宜。盖食结在胸，非大黄、芒硝、枳壳、槟榔、厚朴之类可能祛逐，必得瓜蒌始能陷之入于胸中，尤恐其过于下也，少加甘草留之，且得甘草之和，不致十分推荡。此变症而用变法，真胜于用正也。

疟疾本是常病，只可以平常消导而发散之。今忽为下痢等症，则变轻为重，欲发汗则身已亡阴，欲祛邪则下已便物，顾上则虑下，顾下则碍上。倘仍以常法治之，奏功实少。今用人参一两，鳖甲一两，白术三两，茯苓一两，当归一两，白芍三两，柴胡一钱，枳壳一钱，槟榔一钱，水煎服。方名补阳消疟汤。此方奇在用人参、白术，盖疟病则亡阳，若不急补其阳气，则下多亡阴，势必立亡，惟急补其阳气之不足，阳生阴长，始有生机；尤妙白芍、当归之多，以润其肠中之阴，盖下利多则阴亡亦多，今用补阴之剂，则阴生阳降，自然春意融和，冰泮化水，分消水道，污秽全无；况方中又加枳壳、槟榔，仍然去积；又妙少用柴胡、微舒肝气，使木气相安，不来克土，自然土克水之多，水润木之下。内气既生，外邪亦散，此治下利而疟病同除。此种变治之法，何可不知？

中风系是危症，况变发狂，死在眉睫，倘不以变法救之，何以得免于垂绝耶？方用人参三两，菖蒲三钱，半夏三钱，南星三钱（生用），附子一钱，丹砂末三钱，方名救绝至神丹。先将参、苓、附子等项煎汤，调入丹砂末灌之。十人中亦可救三四。盖天下无真中风之人，不过中气、中痰、中湿而已，若不用人参、附子大剂煎饮，何能返已去之元阳，回将绝之心气哉？况人将死之时，未有不痰上涌者，妙在用半夏、南星以祛逐之；尤妙用菖蒲引入心经，使附子、半夏得施其荡邪之功；而丹砂又能镇定心气，所以往往返危为安。倘以寻常二陈之类以消痰，痰未必消而心气已绝。此又症变而法变者也。

中暑原是热症，然而热之中也，亦由于气之虚，人若气实形壮者，多难中暑。然则中暑之病，宜补气为先，解暑为次。无如人以为热也，治表为急，治本为末。先以香薷饮治之；不效，又改用白虎汤；又不效，乃用发散之剂。杂然并进，则火邪乘热气外走，尽趋皮肤而出而不可止，以变为亡阳之症者多矣。法当以人参三两，元参三两，甘草一钱，北五味一钱，生地三两救之。此方之妙，全在用人参以补元气；用元参以凉血，盖血得凉则气自止而不走；又有五味子之酸，以收敛肺金之气，此不止汗而汗自止也。倘惟以四君子汤平常治法，则一杯之水何能止车薪之发焰哉？此又变法之宜知也。

反胃症，初起之时，未尝非胃病也，当时以逍遥散加黄连一钱立止也。无知世医不知治法，乃用香砂、厚朴、枳壳、砂仁之类，纷投之不应，又改用大黄、巴豆之类下之又不应，乃改用桂枝、白果、肉桂、附子、干姜、吴茱萸之类以热之又不应，乃始用柴胡、荆芥、桔梗、防风、苏子之类以散之，遂成噎膈之症矣。吾今悯之，乃传一方，用熟地一两，山茱萸四钱，麦冬三钱，北五味一钱，元参一两，当归三钱，白芥子一钱，牛膝二钱，水煎服。方名治胃至神汤。此方之妙，全在不治翻胃，正所以治翻胃也。盖人之翻胃乃肾中阴水竭也。肾水不足则大肠细小，水不足以润之故肠细而干涸，肠既细小，则饮食入胃不能下行，必反而上吐。治之之法，不可治上而宜治下。方中用熟地、山茱之类纯是补肾中之水也，肾水足而大肠有水相资，则大肠仍复宽转，可以容物，水路既宽则舟楫无碍，大舸小船可以顺行，又何惧区区小舟不可以转运粮食哉？此肾中虚而水不足以润大肠者，宜如是治法。若肾中寒凉而虚者，又不如是治也。盖翻胃之名虽同，翻胃之实各异。肾中无水而翻胃者，食下喉即吐；肾中无火而翻胃者，食久而始吐也，譬如今日食之，明日始尽将今日之物吐出者是也。方用熟地一两，附子一钱，肉桂一钱，山茱萸四钱，麦冬三钱，北五味一钱，茯苓二钱，山药二钱，丹皮一钱，泽泻一钱，牛膝一钱，水煎服。此方八味丸汤也。妙在用附子、肉桂于补肾水之中，使去水中补火。补火者，补命门之火也。盖脾胃之气，必得命门之火始生，譬如釜底无火，何以煮爨？未免水冷金寒，结成冰冻，必得一阳初复之气，始解阳和，人身脾胃亦然。然而寒凉之病，止该胆痛心疼，今反无此症，乃上越而吐

者何也？盖脾胃有出路则寒邪之气不留于中，今日日上吐，将胃口咽门已成大道熟径，往来无所阻滞，则径情趋奔，其势甚便，又何必积蓄于中州，盘踞于心腹，颠寒作热以苦楚此脾胃哉？此翻胃下寒，心腹之所以不痛也。此又不治反胃而适所以治反胃也。此变法治病之端也。

张公曰：说得我闭口无言，汝知而不能言，今可以言矣。无可一言，惟有三叹，俯首而已。惟圣者知之，予亦不能言之也。

华君曰：余虽有传，不及君之多而且畅。

雷公曰：无一论不奇辟，真圣人之言，不可测也。

## 初治法

### 论伤风初治　论伤寒初治　论伤食初治
### 论伤暑初治　论伤湿初治　论燥病初治

天师曰：初治者，首先宜此治之也。初病伤风，即以伤风治之；初病伤寒，即以伤寒治之；初病伤食，即以伤食治之也。凡人病初起之时，用药原易奏功，无如人看不清，用药错乱，往往变症峰起。苟认得清，用得当，又何变症之生耶？如伤风之症，必然头疼、身痛、咳嗽痰多，切其脉必浮，此伤风也。即以防风一钱，荆芥一钱，柴胡一钱，甘草一钱，黄芩一钱，半夏一钱，水煎服。方名逐风汤。一剂即止，不必再剂也。

伤寒症之初起也，鼻塞、目痛、项强、头亦痛，然切其脉必浮紧，此伤寒也。若以伤寒治之即愈。方用桂枝一钱，甘草一钱，陈皮一钱，干葛一钱，水煎服。方名伤寒汤。一剂即愈。

伤食之症，心中饱闷、见食则恶、食之转痛，此伤食也。即以消食药服之立已。方用白术一钱，茯苓一钱，枳壳一钱，山楂二十粒，麦芽二钱，谷芽二钱，神曲三分，半夏一钱，甘草五分，砂仁三粒，水煎服。方名消食散。一剂快，二剂愈。此初治之法，人易知而不能知，即知而不肯用，行医者无轻易此初治法也。

张公曰：又不必言，甚矣。圣人之言之大也。三方而初症定之矣。初病伤暑，必然头晕、口渴、恶热，甚则身热、痰多气喘是也。方用青蒿一两，香薷三钱，白术五钱，陈皮一钱，甘草一钱，茯苓三钱。方名青香散，有参加一钱，无亦可。一剂即愈。

伤湿初起之时，必然恶湿身重、足肿、小便短赤。方用白术三钱，泽泻三钱，猪苓三钱，肉桂五分，茯苓五钱，柴胡一钱，车前子一钱，半夏一钱，水煎服。一剂立愈，二剂脱然。

燥病初起，咽干口燥，咳不已，痰不能吐，面目红色，不畏风吹者是也。方用麦冬五钱，桔梗三钱，甘草一钱，天花粉一钱，陈皮三分，元参五钱，百部八分，水煎服。一剂燥立止，二剂嗽止，三剂全愈。

火症初起，必大渴引饮、身有斑点，或身热如焚，或发狂乱语。方用石膏三钱，元参一两，麦冬三两，甘草三钱，升麻三钱，知母三钱，半夏三钱，竹叶百片。一剂少止，二剂即安，三剂全愈，不可用四剂也。若初起之时，火势少衰，减半与之。乘其火势初起，胃气未衰，急用此汤以止遏之，则火自然骤减而不为害矣。方即竹叶石膏汤，妙在加入元参、麦冬数两，使石膏不为主帅而反为偏裨，听麦冬、元参之差遣，则止去火而不损肾中之阴；又妙加入升麻，引其外出而不能入，止祛火而不损肾水，所以更奏功如神也。倘疑升麻太多而少减之，则转不奏功之捷。予所以又戒世人之不知用升麻者。

华君曰：余未传。

# 终治法

论伤寒调理　论中暑调治　论中风调治
论中湿调治　论火症调治　论燥症善后

天师曰：终治者，病已愈而为善后之计，故曰终治。如伤寒愈后作何调治，中暑之后作何汤饮，中风之后作何将息是也。伤寒邪已尽退，正气自虚，理宜补正，但胃强脾弱，多食补剂，恐能食而不能受。法当用补胃之药少而补脾之药多，尤不宜补脾之药多而补肾之药少。盖肾能生土，而土自能生金，金旺则木有所畏，不至来克脾土，然则补肾正所以补脾也。方用熟地一两，麦冬三钱，五味子五分，白芍三钱，肉桂三分，白术三钱，薏仁三钱，白芥子一钱，水煎服。方名脾肾至资汤。此方专补肾脾二经，不去通补各脏，而各脏无不治也。

中暑伤气而调治之法，不可以治气为先，当以补血为主，盖阳伤则阴血亦耗也。方用当归一两，白芍三钱，川芎一钱，熟地一两，五味子一钱，麦冬三钱，水煎服。此方即四物汤也。妙在全是阴经之药，又加之麦冬、五味以养肺金，金既旺可以制木之克脾，则四物生肝而安于无事之福也。

中风之后，亦气之虚也。此等症断宜补气，不宜补血。盖血滞而后中风，不可再补血增其气滞也。方用人参三钱，茯苓三钱，薏仁三钱，半夏一钱，神曲五分，白术五钱，甘草一钱，肉桂一钱，陈皮五分，水煎服。方名气血两补丹。此方妙在补胃气以生肺金之气，补命门以生脾土之阴，又何畏风木旺哉？此三方皆善后至妙者，可以为终治之法。

张公曰：极妙矣！予又何言？予当一一补之。中湿之后，水已泻尽，法当健脾，然而不可徒健脾也，当补命门之火以生脾土。方用白术五钱，茯苓三钱，肉桂三分，白芍三钱，薏仁五钱，白芥子一钱，水煎服。此方专补肾经之火而又不十分太热，则脾气得温，自然能去湿气而生胃气也。

火症既已散尽，余火势必气息奄奄，不能坐立，若一味泻火则胃气必伤而骨髓耗尽，水何日重生？方用熟地一两，元参五钱，麦冬一两，牛膝一钱，白芍三钱，水煎服。此方妙在润肺金以生肾水兼去平肝，三脏既安，则胃气自然得生，又何必再泻其余火哉？

燥病既除，善后之计，惟大补肾水，水足则肺金有养，方用六味汤加麦冬、五味子治之可也。

华君曰：予亦未传，无可谈。

# 崇治法

论直中阴经　论中暑

天师曰：崇治者，崇治一脏，单刀直入之谓也。如人病直中阴经，寒水势如奔马不可止遏，倘徼兵分调于各路，势必观望低回，而不能急遽以救主，不若止用一二大将，斩关直进之为得也。方用人参一两，附子二钱，水煎服。即愈。方名参附汤，用之确有至理。盖寒邪直入肾脏，邑主外亡，市民逃窜，贼人且驱倾城之民尽为盗贼，上犯黉池，其锋不可当。此时若号召邻邑之兵则缓不济事，故不若即此具师，推大将登坛，以兵马之权尽归之，令其奋勇当先，突围冲入，斩杀剪除，城安民乐，前途倒戈返兵而逐贼矣。方中用附子者，如大将也；用人参者，乃兵马也。身如城廓，药可借观，生死相同，足以显譬。愿人深思，自得之崇治之法。

张公曰：崇治之法，归属直中阴寒之症绰然有理，但直中一门不止一方尽之。吾传一门可畅观之，而治无遗法也。

华君曰：余亦同传。然余尚有法，如人病中暑之症，发渴引饮，其势亦甚急，若欲缓兵分治，则暑邪不易分散，当用一二味解暑之品，以直逐其邪，则心君庶可以安宁。法当用人参一两，青蒿二两，香薷三钱，白术五钱，水煎服。此方之妙，妙在人参以固元气，而后青蒿始得以散其邪，虽青蒿一味亦能解暑，似不必人参之助，然解暑而不补气，暑虽解矣，人必弱也。惟与参同用，则祛邪之品中而有补正之道，暑散而不耗散真气，自然奏功如响。方中况有白术之健脾，香薷以追热，又用之咸宜乎！

## 分治法

### 论便血与溺血分治　论腰痛与头痛分治　论遗精与健忘分治　论吞酸与泄泻分治　论中气与中痰分治

天师曰：分治者，症犯艰难，不可作一症治之，乃用分治之法。如人便血矣又溺血；腰痛矣又头痛；遗精矣又健忘；吞酸矣又泄泻，病既分出，药难一般，不得不分之以相治也。或治其上，或治其下，或治其有余，或治其不足，正未可以混同一例。然而得其道，则分中可合；不得其道，则合处仍分。如便血与溺血，不可同论也，然怠之血出于下，用生地一两，地榆三钱治之。方名两地丹。则二症自愈。盖大小便虽各有经络，而其源同因膀胱之热而来也。生地清膀胱之火，地榆亦能清膀胱。一方而两用之，分之中又有合也。

腰痛与头痛上下相殊也。然而肾气上通于脑，而脑气下达于肾，上下相殊，气实相通。法当用温补之药，以大益其肾中之阴，则上下之气自通。方用熟地一两，杜仲五钱，麦冬五钱，北五味二钱。方名上下兼资丹。水煎服即愈。盖熟地、杜仲肾中之药也，止腰中痛是其专功，今并头痛而亦愈者，何也？盖熟地虽是补肾之剂，然补肾则上荫于脑，背脊骨梁，辘轳上升是其直路，肾一足则气即腾奔而不可止，故一补肾气腰不疼而脑即不痛也。合中有分，而分中实合，不信然乎？

遗精下病也，健忘上病也，何以分治之而咸当乎？方用人参三两，莲须二两，芡实三两，山药四两，麦冬三两，五味子一两，生枣仁三两，远志一两，菖蒲一两，当归三两，柏子仁（去油）一两，熟地五两，山茱萸三两，各为末，蜜为丸。方名遗忘两治丹。每日早晚各用白滚水送下各五钱，半料两症俱痊。此方乃治健忘之方也，何以遗精而亦效？盖遗精虽是肾水之虚，而实本于君火之弱，今补其心君，则玉关不必闭而自闭矣。此合中之分，实有殊功也。

吞酸火也，泄泻寒也，似乎寒热殊而治法宜变，不知吞酸虽热由于肝气之郁结，泄泻虽寒由于肝木之克脾。然必一方以治木郁，又一方以培脾土，则土必大崩而木必大雕矣。不若于一方之中而两治之，方用柴胡一钱，白芍五钱，茯苓三钱，陈皮五分，甘草五分，车前子一钱，神曲五分，水煎服，二症俱愈。此方之奇绝在白芍之妙，盖白芍乃肝经之药，最善舒木气之郁，木郁一舒，上不克胃而下不克脾土；方中又有茯苓、车前以分消水湿之气，水尽从小便去，何有余水以吞酸，乘汁以泄泻？况又有半夏、神曲之消痰化粕哉？此一治而有分治之功。世人未尽知也。

张公曰：何奇之多，如此我是无可再言。远公请益，我有一症增入可也。中气而又中痰，虽若中之异，而实皆中于气之虚也。气虚自然多痰，痰多必然耗气，虽分而实合耳。方用人参一两，半夏三钱，南星三钱，附子一钱，茯苓三钱，甘草一钱，水煎服。中气中痰之症俱愈矣。盖人参原是气分之神剂，而亦消痰之妙药；半夏、南星虽是逐痰之神品，而亦扶气之正神；附子、甘草一仁一勇，相济而成大敌，用之于三味之中，扶正必致祛邪，荡痰必然益气，分合而无分合之形，奇绝而有神化之妙，又不可不知。

华君曰：与余同，无可讲。

## 同 治 法

### 论四物、逍遥、六君、归脾、柴胡、参苏、补中益气、四君子诸汤加减法

天师曰：同治者，同是一方而同治数病也。如四物可治吐血，又可治下血；逍遥散可治木郁，又可治数郁；六君子汤可治饮食之伤，又可治痰气之积。然而方虽同，而用之轻重有别，加减有殊，未可执之以治一病，又即以治彼病耳。如吐血宜加麦冬、甘草，便血宜加地榆、黄芩之类于四物汤中也。如丹皮、栀子宜加入木郁之中，黄连宜加入火郁之中，黄芩、苏叶宜加入金郁之中，石膏、知母宜加入土郁之中，泽泻、茯苓宜加入水郁之中也。伤肉食宜加山楂，伤米食宜加麦芽、枳壳，伤面食宜加萝卜子之类于六君子汤内也。同治之法，可不审乎？

张公曰：同治法不止三方，予再广之。归脾汤可治郁怒伤肝之人，又可治心虚不寐之症。小柴胡汤可治伤风初起之病，又可和伤寒已坏之病。参苏饮可治风邪之侵，又可治气郁之闷。补中益气汤可升提阳气，又可补益脾阴，兼且消食于初伤，祛邪于变后，疟症藉之以散邪，泻症资之以回脱也。四君子汤可以补气之不足，又可泻火之有余，诸如此类，不可枚举，在人善悟之耳。

华君曰：余未传。

## 异 治 法

### 论中湿　论中暑　论中寒

天师曰：异治者，一病而异治之也。如人病中湿也，或用开鬼门之法，或用泄净府之法是也。虽同是水症，何以各施治法而皆效？盖开鬼门者，开人毫毛之孔窍也；泄净府者，泄大小之二便也。治法虽殊，而理归一致。其一致何也？盖水肿之症，原是土气之郁，土郁则水自壅滞而不流。开鬼门者，如开支河也；泄净府者，如开海口也，故异治之而皆效也。方已备载前文，兹不再谈。愿人即此以悟其余之异治耳。

张公曰：异治甚多，天师太略，予再广之。如人中暑也，或用热散，或用寒解；伤寒之法，或用桂枝汤，或用麻黄汤是也。桂枝与麻黄寒热过殊，如何用之皆效？盖二味总皆散药，风寒初入于营卫之间，热可散于初，寒可散于后；风寒初入于皮毛，将入胃经，则风邪尚寒，所以可用桂枝以热散风寒；既由皮毛而入营卫，则寒且变热矣，盖正气逃入于府，而皮毛躯壳，听邪外据而成内热之病，所以可用麻黄而寒散之也。治法虽有不同，祛邪则一，故用之而皆效耳。中暑或用香薷以热散之，或用青蒿以凉散之，似乎有异，不知非异也。盖中暑之症，感夏令之热邪也，邪入脏腑，必须祛散，香薷与青蒿同是祛暑热之圣物，性虽有寒热之分，而祛邪无彼此之异也。此异治之宜知耳。其余异治之法，不可因此以更通之哉？

华君曰：余亦未传。

## 劳 治 法

### 论久坐　论久卧

天师曰：劳治者，使之身劳而后治之也。如人久坐，则血滞筋疏，久卧则肉痿而骨缩。必使之行走于途中，攀援于岭上，而后以药继之也。方用当归一两，白芍三钱，黄芪一两，甘草一钱，陈皮五分，防风五分，半夏一钱，水煎服。此方仍是补血汤而变之者也。盖久坐久卧之人，其血甚滞，若再用补血则血有余而气不足，未免血胜于

气矣。似宜急以补气之药补之，今仍补血者何也？盖气之能生必本血之能养，吾反驱之于奔走攀援之际，而后以补血之药继之者，使气喘则气更不足而血愈加有余，仍以补血之药加之，则血喜气之怯，转怜其匮乏；损己之有余以益气之不足，则血气和平，而滞者不滞，痿者不痿，此劳治之所以妙也。

张公曰：不必增。

华君曰：余亦未传。

## 逸 治 法

### 论过劳 论治气劳 论治血劳

天师曰：逸治者，因人之过劳，而劝其安闲，而后以汤丸之药继之者也。凡人太劳，则脉必浮大无伦，按之无力。若不劝其安闲作息，必有吐血损症之侵，故逸治不可不讲也。或遨游于山水，或习静于闺房，或养闲于书史琴玩，或偷娱于笙萧歌板，是随地皆可言欢，而边人无非乐境，自足转火宅而清凉，变劳心为暇豫也。后以滋补之方继之，自然开怀，饮食易于消磨矣。方用人参三两，白术五两，麦冬三两，北五味三两，陈皮五钱，神曲一两，各为末，蜜为丸。每日早晚各服五钱。此乃补气、补血、补精之妙品也。有斡旋之力，可以久服滋人，不致有偏胜之祸也。逸治之方，惟此最佳，幸为留意。

张公曰：劳逸得宜，方剂有法，吾无间。然吾方虽有不及天师，汝言亦是有理。予再传二方，一治气之劳，一治血之劳。劳气方：人参三两，黄芪三两，茯苓四两，白术八两，白芍三两，陈皮一两，炙甘草八钱，麦冬三两，北五味一两，远志一两，白芥子一两，各为末，蜜为丸。早服五钱。此方乃补气药也。人有伤气而右脉大者最宜服此方。倘左脉大于右脉者，乃伤血也。另立一方，用熟地八两，白芍八两，当归四两，山茱萸四两，麦冬三两，五味子一两，远志一两，生枣仁一两，茯神三两，砂仁五钱，白芥子一两，橘红三钱，肉桂五钱，各为末，蜜为丸。晚服一两。此方专治血之不足也。如身夜热者，加地骨皮五两，去肉桂。无血人服之，实有奇功。可并载之，以供世人之采择。

## 吸 治 法

### 论胞上升 论头痛 论肠下 论疮毒初起

天师曰：吸治者，不可用汤药而用吸治也。如人生产子落地而胞不堕，或头痛而久不愈；或肠下而久不收；或疮毒初起而未知阴阳之症，皆可用药以吸之也。产妇子落地矣，而胞忽上升者，必有恶血奔心之症，势甚危急。倘以下药下之，则虚其元气，恐致暴亡，不若用茛麻子一钱，捣烂敷于本妇之足心，则少顷胞胎自下矣。更有胞落子生而大肠堕下者，更为可畏，此虚极下陷。法当用人参加升麻、柴胡提之，而产妇初生，未便用升麻、柴胡以发散其正气，恐气散而肠愈难收，不若仍用茛麻子一味，捣烂涂于本妇之顶心，少顷肠自收入，急用温汤将顶上茛麻子洗净，不使少留此须。倘若时辰太久，则肠且上悬，又成危症而不可救矣。胞胎一落亦是同然，俱宜洗净为祷。至于头痛之症，止消用茛麻子一粒捣碎，同枣肉些须同捣匀，丸如黄豆大，外用丝绵裹之，纳上鼻孔少顷，必有清涕流出，即将此丸取出，不可久放其中，头疼即愈，永不再发。倘久留其中，必致脑髓流出，又成不可药救之症，切记，切记！疮毒初起，有一种解毒之石，即吸住不下。但毒轻者一吸即下，毒重者必吸数日而始下，不可性急而人自取下也。此石最妙，一石可用三年。然止可用治小疮口可耳，大毒痈疽仍须前汤药治之为妙。此吸治之宜知也。

张公曰：吸治尽于此，无可谈。

# 引治法

## 论虚火沸腾　论厥逆

天师曰：引治者，病在下而上引之，病在上而下引之也。如人虚火沸腾于咽喉口齿间，用寒凉之药入口稍快，少顷又甚，又用寒凉，肠泻肚痛，而上热益炽。欲用热药凉服，而病人不信，不肯轻治，乃用外治之法引之而愈。方用附子一个为末，米醋调成膏药，贴在涌泉穴上，少顷火气衰，又少顷而热止退，变成冰凉世界。然后六味地黄丸汤大剂与之，则火不再沸腾矣。盖此火乃雷火也，见水则愈酷烈，子不见雷霆之震，浓阴大雨之时，愈加震动，惊天轰地，更作威势，一见太阳当空，则雨歇声消，寂然不闻矣。又不见冬令之天地耶，严寒霜雪，冰冻效原，雨雪霏霏，阴风惨厉，此天气下行而地气反上。盖下热则上自寒也。又不见夏日之天地乎，酷日炎蒸蕴隆，火热烁水焚林，燔汤沸水，天气上升，地气下降，此上热而下寒也。人身虚火亦犹是也。今既火腾于上，则下身冰冷，今以附子大热之药涌泉引之者，盖涌泉虽是水穴，水之中实有火气存焉，火性炎上而穴中正寒，忽然得火则水自沸温，水温则火自降，同气相求，必归于窟宅之中矣。火既归于窟宅，又何至沸腾于天上哉？此咽喉口齿忽然消亡，有不知其然而然之妙。此引法之巧，又当知之者。

张公曰：引治尚有一法，汝备志之。如人病厥逆之症，不敢用药以治之者，用吴茱萸一两为末，以面半两，用水调成厚糊一般，以布如钟大摊成膏，止厚半分，贴在涌泉穴内，则手足不逆矣。况上热下寒之症皆可用此法而引之，亦引火归原之法也。

华君曰：亦未传。

# 单治法

## 论诸痛治肝　论吐泻各症治胃

天师曰：单治者，各经有病，而单治一病也。如人身痛，又两手痛，又两足痛，腹痛，心痛者是。此等症，如单治其一经，是此病先愈，而后一症一症治之也。论此症满身上、下、中央俱病矣，当先治肝为主，肝气一舒则诸症自愈，不可头痛救头，脚痛救脚也。方用柴胡一钱，白芍五钱，茯苓五钱，甘草一钱，陈皮一钱，当归二钱，苍术二钱，薏仁五钱，栀子一钱，水煎服。此方逍遥散之变方也。单治肝经之郁，而又加去湿之品。盖诸痛皆属于火，而两足之痛又兼有湿气作祟。方中用栀子以清火，用薏仁以去湿，故虽治肝经之一经，而诸经无不奏效也。此单治之神，更妙于兼治，人知之乎？

张公曰：更有或泻、或吐、或饱闷、或头晕眼花之症，当先治其胃气，则诸症俱安。方用人参三钱，茯苓三钱，甘草三分，陈皮一钱，白芍三钱，神曲一钱，砂仁三粒，薏仁五钱，水煎服。此乃治胃之方也，胃气一生，则吐泻各症自愈。此亦单治之一法也。附于天师方后可耳。

华君曰：未传。

# 双治法

## 论心痛治肝　论胃吐治脾　论肺嗽治肾

天师曰：双治者，一经有疾，单治一经不足，而双治二经，始能奏效，故曰双治。如人病心痛不可止治心痛，必须兼治肝；如人胃吐不可单治胃而兼治脾；如人肺嗽不可单治肺，而兼治肾是也。病心致痛，理宜治心，而今不治心者，何也？盖心气之伤，由于肝木之不足，补其肝而心君安其位矣。方用白芍五钱，当归五钱，有火加栀子三钱，无火加肉桂二钱，水煎服。方名心肝双解饮。疼立止，盖芍药平肝又能生肝之血，

与当归同用，更有奇功，栀子、肉桂皆是清肝、助肝之神品，肝气既平，则心气亦定，子母有关切之谊，母安而子未有不安者。此心肝两治之妙法也。

胃吐出于脾虚，脾气不下行，自必上反而吐，补其脾气则胃气自安。方用人参三钱，茯苓三钱，白术五钱，甘草一钱，肉桂一钱，神曲一钱，半夏一钱，砂仁三粒，水煎服。方名脾胃双治饮。此方乃治脾之药居多，何以用于胃吐之病反宜也？盖胃为脾之关，关门之沸腾，由于关中之溃乱，然则欲关外安静，必先关内敉宁。方中全是补脾之药，则脾气得令又何患胃口之吐哉？况方中又有砂仁、半夏、神曲等类，全是止吐之品，有不奏功如响者乎？此又脾胃双治之妙法也。

肺嗽之症，本是肺虚，肺虚必宜补肺明矣，奈何兼治肾也？盖肺金之气，夜卧必归诸肾之中，譬如母子之间，母虽外游，夜间必返子家以安其身。今肺金为心火所伤，必求救于己子。以御外侮，倘其子贫寒，何以号多人以报母仇哉？今有一方治之，用熟地一两，山茱萸四钱，麦冬一两，元参五钱，苏子一钱，甘草一钱，牛膝一钱，沙参三钱，天门冬一钱，紫菀五分，水煎服。此方之妙，全在峻补肾水而少清肺金，譬如子率友朋，尽是同心之助，声言攻击，全不费老母之资，则子之仇虽在未复，而外侮闻风退舍，不敢重犯于母家。此又肺肾相治之妙法也。

张公曰：双治之法甚多，然有此三法，无不可触类而治之矣。盖诸病非心肝之病，即脾胃与肺肾之病也。今天师既有各双治之法，且药味入神，宁不可据之以为枕中秘乎？余所以赞叹而不敢再为参赞也。

华君曰：未传。

## 立 治 法

### 论厥症 论腰疼

天师曰：立治者，不可坐卧而立治之也。如人厥病者是。盖厥症多两手反张，两足转逆，必须立而饮药，则顷刻立定，不可不知之也。盖厥症原是热病，热深则厥亦深，倘令其卧而服药，则药到胃一退火气，沸腾冲击而不相入，反致吐出者比比也。我今立一法，立而饮药，则断断无吐出之虞。方用黄连三钱，柴胡一钱，茯苓三钱，白芍三钱，白芥子一钱，木瓜一钱，甘草一钱，水煎服。方名顺性汤。此方纯是平肝之品，去火而又顺火之性，自宜入口不吐，然而火热炎上，吐亦常有。令人将病人抱而立之，令一人将药与饮，俟其下口，久之然后抱卧，则药性相顺，而无吐逆之苦矣。此立治之法，人可不知之耶！

尚有腰痛之症，亦宜立而饮药。盖腰属肾，肾虚而后腰痛，痛久则肾宫益虚，纵有补肾之药，不肯直入肾宫。如浪子久不在家，反畏家如敌国，纵有缠头在手，又将别游他院，必须人扶住身子与药服之，则药始能直入肾经，又譬如浪子不肯还家，得人劝阻不得已而返其家室。盖肾宫久卧，水谷不能直达，得行使之站立，水谷滋味始能入之，所以必得二人扶立而药得达也。方用熟地一两，山茱萸四钱，北五味一钱，麦冬二钱，白术一两，杜仲五钱，酒煎服。此方虽妙，非立饮不能直达于肾宫。此又立治之妙也，人知之乎？

张公曰：立治之症无多，止此二症不再论。

华君曰：与余同。

## 卧 治 法

### 论痛风 论风懿 论风痱 论痿废 论痉症

天师曰：卧治者，因其卧而卧治之也。如痛风之人，风懿、风痱、痿废之症是也。

痛风之病，乃中湿也，湿气入于关节骨髓之中，则痛不可忍，手足牵掣，腰脊伛偻，经岁周年不起床席，欲其坐起且不可得，欲其不卧而治，得乎？方用薏仁一两，芡实一两，茯苓三钱，车前子一钱，白术五钱，肉桂一分不可多，水煎服。方名解湿汤。此方妙在去湿而不走气，尤妙在用肉桂一分，得桂之气而不得桂之味，始能入诸关节之间，以引去其水湿之气也。此方常服当用作汤，不可责其近功，此卧治之一法。

风懿之症，奄忽不知人，不疼不痛，卧于床褥之上，亦终岁经年，此亦风湿之症入之皮肉之内，而手足不为用者也。方用白术五钱，薏仁一两，芡实五钱，山药三钱，车前子一钱，人参三钱，甘草一钱，陈皮一钱，柴胡一钱，白芍三钱，白芥子三钱，水煎服。方名进胃散湿丹。此方亦去湿之神剂，水去而又不耗气，则皮肉自然血活，而风症可痊。但不可责之近功。此又卧治之一法。

风痱之症，乃火热也。火之有余，由于肾水之不足，补水则火消亡于乌有。方用熟地四两，山茱萸三钱，北五味二钱，麦冬二两，元参一两，附子一分，白芥子三钱，水煎服。方名息火汤。此方妙在纯是补水之味，水足则火自息，火息则风痱之患自除，此又卧治之一法也。

痿废之症，乃阳明火症，肾水不足以滋之，则骨空不能立。方用元参三两，麦冬二两，熟地三两，山茱萸二两，水煎服。方名生阴壮髓丹。此方妙在用熟地、山茱萸全去滋水，而元参去浮游之火，麦冬生肺金之阴，阴长阳消，阳明自然息焰。火焰既息，金水又生，脏府有津，骨髓自满，而两足有不能步履者乎？此又卧治之一法也。

张公曰：卧病固不止此，更有痉症亦须卧治者也。其症必脚缩筋促，不能起立，或痛或不痛，终年难以下床，不得不卧以治之。方用薏仁五钱，芡实五钱，山药五钱，茯苓五钱，白术五钱，肉桂一钱，水煎服。方名风湿两祛汤。此方乃纯是去湿健脾之药，绝不去祛风，而祛风已在其中。盖痉病原是湿症而非风症，脾健则水湿之气自消，湿去则筋之疼痛自去，筋舒则骨节自利矣。但此药必须多服始得。

华君曰：与余同。

孙真君曰：痿症奇方，用薏仁三两，熟地三两，麦冬一两，北五味一钱，牛膝五钱，水煎服。此方之妙，妙在薏仁用至三两，则熟地不患太湿，麦冬不患太寒，牛膝不患太走，转能得三味之益，可以久服而成功也。我传子止此。天师已发天地之奇，又何必吾辈之多事哉？我有方俱已传世，今传子者，从前未传之方也。实无可再传，非隐秘之也。

## 饥 治 法

### 论伤寒 论虫痛 论霍乱

天师曰：饥治者，不可饱食，俟其饥而用药治之也。如伤寒邪火初退之时，虫痛枵腹胃空之候是也。伤寒火退邪散，则胃气初转，最忌与之食，一得食而胃气转闭，不可复开。此时即以药下之，则胃气大伤，火邪复聚，反成不可解之症。不若禁之不与之食，则中州之地，自然转输，渐渐关开搬运，不至有阻隔之虞。方用陈皮一钱，甘草五分，白芍三钱，神曲五分，枳壳五分，厚朴五分，栀子一钱，茯苓一钱，麦芽二钱，水煎服。方名退邪消食饮。此方药味平平，似无甚奇妙，然而此症本不可以大剂出奇，得此平调，转能化有事为无事。然必待其饥饿之时，始可与服；若正饱之时服之，徒滋满闷而已矣。

虫痛之症，得食则痛减，无食则痛增，以酸梅汤一盏试之，饮下而痛即止者，乃虫痛；饮下而痛增重或少减者，非虫痛也。方用楝树根一两，黄连三钱，乌梅肉三钱，吴茱萸三钱，炒栀子三钱，白薇一两，白术二两，茯苓三钱，甘草三钱，鳖甲三钱，各为末，蜜为丸。方名杀虫丹。每服三钱，丸如小米大，此丸必须乘其饥饿思食之时与

之。此丸服下，必痛甚，不可即与之水，盖虫得水即生也。此方之妙，妙在健脾之中而用杀虫之品。既是杀虫之药，何故必待其饥饿而始杀之？盖腹中无食，则虫无所养，虫口必上向而索食，待其饥饿枵腹之时，则虫头尽向上而不向下矣，一与之食，彼必以为食也，尽来争食之；奈入口拂其性，则又乱动而跳跃，故转痛甚也；禁与之水，则周身耳目口鼻，无非沾染药气，内外夹攻，有死而已，设不知禁忌，仍与之水，则虫且借势而翻腾沐浴，药少水多，自然解体，止可杀虫一半，而不可剪草除根矣，故必坚忍须臾，一刻之痛，使终身之痛除，愿人忍之哉！此饥治之宜知也。大黄亦可加三钱，不加亦可，腹之上疼不宜加，腹之下疼宜加也。

张公曰：饥治之法，尽此二条，无可增也。惟消虫之法，予尚有一方，可传于世，省事而效捷。凡人腹中不论生何虫，只消食柹子每日十个，不消三日，尽化为水矣。或用生甘草一两，柹子二两，米饭为丸，白滚水饥时送下五钱，五日虫皆便出。皆不费钱，而又去病之捷，急宜载入者也。

华君曰：同。然余尚有一法。霍乱之症，一时而来，少顷即定，切不可与之食，当令其饥饿一日，而后以陈皮一钱，甘草五分，白术二钱，茯苓三钱，山楂五粒，香薷一钱，藿香五分，木瓜一钱，白芍三钱，治之，则痛不再发。盖霍乱乃暑之热气也，暑热则食，复聚而不可解，所以必使之饿，则暑邪尽散也。名为定乱汤。

## 饱治法

### 论治上焦火　论治上焦痰　论治胃寒　论治脾寒　论治痨虫　论消肺痰

天师曰：饱治者，病在上焦，用药宜饱饭后食之，此一法也。又病宜吐，宜饱食之后，用药以吐之，又一法也。又有不必吐，宜饱食以治之，又一法也。病在上焦者，头目之病也，用上清丸之类。上清丸方世多不妥，吾斟酌更定之，以治上焦之火，俱可服。苏叶二两，薄荷一两，白芷五钱，黄芩二两，甘草一两，桔梗三两，麦冬三两，天门冬三两，半夏一两，陈皮一两，蔓荆子五钱，柴胡一两，各为末，水打为丸，每服三钱，饱食后服。此方妙在清火而不伤中气，强弱人感中风邪，上焦有风火者，服之俱妙。

上焦痰气甚盛，而下焦又虚者，不可下之。乃令其饱食后以药服之即吐，吐至饮食即止。在下无碍，而上焦之痰火，一吐而愈，此治法之巧者。方用瓜蒂七个，人参二两。方名加参瓜蒂散。水三大碗，煎数沸饮之即大吐。此方妙在瓜蒂散中加入人参，盖吐必伤气，而人参仍补其胃中之气，虽大吐仍不伤胃也，故一吐而即定。

不必吐，饱食以治之者，乃胃口寒而痛也。手按之而少止者，当用此法治之。方用人参一两，白术一两，肉桂一钱，肥鸭一只，将药入鸭腹内，煮之极烂，外以五味和之，葱、椒之类俱不忌，更以腐皮同煮。方名五香散。恣其饱餐食尽，如不能食尽，亦听之，不必又食米饭也，一餐而痛如失矣。此饱食之法，真有奇效。胃寒未有不胃气虚者，若以汤药与之，未免不能久留于胃中，各经俱来分取，所以难愈。今以肥鸭煮药饱食之，必久留胃中，任其独乐，各经不能分取，自然一经偏受其益，而独感之寒亦不觉其顿失，正气久留于胃中，则邪气自避于胃外也。因陈子之不明，余故又广泄其密。

张公曰：凡病在上者，俱宜饱饭后服之。惟饱食用鸭治胃，实所创闻，真神仙之治法也。必饱食之以治病，乃脾病也。胃寒而痛者，在心之上也；脾寒而痛者，痛在心之下与左右也。方用猪肚一个，莲肉一两，红枣一两，肉桂一钱，小茴香三钱，白糯米一合，将各药同米俱入肚中，以线系住口外，用清水煮之。肚未入药之前，先用清水照常洗去秽气，入药煮熟，以极烂为主。一气顿食，醯甜、酱、油食之，如未饱；

再用米饭压之，而痛如失矣。可与天师方并传。天师方治胃，而予方治脾，两不相妨。又方用肥鳗二斤，白薇一两，小茴香三钱，甘草一钱，薏仁五钱，榧子十个去壳，同在砂锅内用水煮烂，加五味和之，乘饥饱食一顿，不可少留些须，以食尽为度，不必再食饮食，亦半日不可用茶水。凡有痨虫尽皆死矣。我因远公之问，大启其机，我不敢隐之以于天谴也。

华君曰：同。而我更有一法未备也。人患痰病久不愈，乃用猪肺头一个，以萝卜子五钱（研碎），白芥子一两（研碎），五味调和，饭锅蒸熟，饭后顿食之，一个即愈。此方乃治上焦之痰，汤药不能愈者，用此神验。盖久留于肺上，而尽消其膜膈之痰，亦治之最巧者。

## 富 治 法

### 论治膏粱宜补正气

天师曰：富治者，治膏粱富贵人之也。身披重裘，口食肥甘，其腠理必疏，脾胃必弱，一旦感中风邪，自当补正为先，不可以祛邪为急。若惟知推荡外邪，而不识急补正气，必致变生不测，每至丧亡，不可不慎也。方用人参三钱，白术三钱，甘草一钱，陈皮五分，茯苓三钱，半夏五分，为君主之药。倘有风邪加入桂枝一钱，或柴胡一钱；伤暑加入香薷一钱；伤湿加入猪苓二钱；伤热加入黄连一钱；伤燥加入苏子一钱，麦冬五钱；伤气加入白芍五钱；伤寒加入肉桂一钱，水煎服。此方之妙，妙在健脾顺气，正补而邪自退，况又逐经各有加减妙法，使膏粱之子永无屈死矣。此富贵之善治也。

张公曰：富贵治法，已备极细微，不必再行加减。

## 贫 治 法

### 论贫贱不可与富贵人同治

天师曰：贫治者，藜藿之民，单寒之子，不可与富贵人同为治法，故另立一门。盖贫贱之人，其筋骨过劳，腠理必密，所食者粗粝，无燔熬烹炙之味入于肠胃，则胃气健刚可知，若亦以富贵治法治之，未必相宜也。方用白术二钱，茯苓三钱，白芍三钱，甘草一钱，半夏一钱，陈皮五分，厚朴五分，共七味为主。有风者加桂枝一钱，或柴胡一钱；有火加黄连一钱，或栀子一钱；有湿加猪苓二钱；有燥加麦冬五钱，苏叶一钱；有寒加肉桂一钱；有暑加香薷一钱；有热加石膏一钱；伤米食加麦芽二钱；伤肉食加山楂二十粒；伤面食加萝卜子一钱。以此方加减，无不神效。此贫贱治法，实有圆机，赖世医审之。

张公曰：贫贱治亦同，实无可传，非好隐也。

## 产前治法

### 论子悬 论漏胎 论胎动 论横生倒养

天师曰：产前之症，俱照各门治之。惟有子悬之症最难治，其次胎漏，又其次是胎动，更难可畏者是横生倒养，不可不急讲也。子悬之症，乃胎热而子不安身，欲起立于胞中，故若悬起之象，其实非子能悬挂也。若作气盛下之立死矣。方用人参二钱，白术五钱，茯苓二钱，白芍五钱，黄芩三钱，杜仲一钱，熟地一两，生地三钱，归身二钱，水煎服。此方纯是利腰脐之圣药，少加黄芩清之，则胎得寒，子自定。况方中滋补有余而寒凉不足，定变扶危，中戚深意。盖胎系于腰肾之间，而胞又结于任冲之际，今药皆直入于内经之中，则根深固蒂，子即欲动而不能，况又用清子之药．有不泰然于下者乎？

其次漏胎，乃气血不足之故，急宜以峻补之，则胎不漏。方用人参二钱，白术五钱，杜仲一钱，枸杞子一钱，山药二钱，当归身一钱，茯苓 二钱，熟地五钱，麦冬二钱，北五味五分，山茱萸二钱，甘草一钱，水煎服。此方不寒不热，安胎之圣药也。凡有胎不安者，此方安之神效。胎之动也，由于男女之颠狂，今补其气血，自然镇定，又何至漏胎哉？胎动即漏胎之兆，亦以此方治之，无不神效。

难产如横生倒养，此死亡顷刻也。若无急救之法，何以成医之圣？然而胎之不顺，由于血气之亏，血气既亏，子亦无力，往往不能转头，遂至先以手出，或先脚下矣。倘手足先出，急以针刺儿手足，则必惊而缩入，急以人参一两，当归三两，川芎二两，红花三钱，速灌之。方名转头丹。少顷，则儿头直而到门矣。倘久之不顺，再将前药服之，不可止也。若儿头既已到门，久而不下，此交骨不开之故，速用柞木枝一两，当归二两，川芎一两，人参一两，煎汤服之。方名开骨丹。少顷，必然一声响亮，儿即生矣。真至神至奇之方也。倘儿头不下，万万不可用柞木枝，盖此味专开交骨，儿未回头，而儿门先开，亦死之道，故必须儿头到门，而后可用此方也。此产前之法，必须熟悉于胸中，而后临产不致仓皇。

张公曰：产前无白带也，有即难产之兆，即幸而顺生，产后亦有血晕之事。用黑豆三合，煎汤两碗，先以一碗入白果十个，红枣二十个，熟地一两，山茱萸四钱，茯苓三钱，泽泻二钱，丹皮二钱，山药四钱，薏仁四钱，加水二碗煎服。方名白带汤。一剂止，二剂永不白带，此汤通治妇人诸带，无不神效。

小产之症，非产前也，然非正产之症，亦可作产前治。如人不正产而先产者，名曰小产。虽无大产之虚，而气血亦大伤矣。宜急补之，则日后坐胎，不至再有崩漏。用人参五钱，白术五钱，茯苓三钱，熟地一两，当归五钱，杜仲二钱，炮姜五分，水煎服。此方乃补气补血之圣方，胞动而下必损带脉，补其气血则带脉损处可以重生，他日受孕，不致有再损之虞也。

华君曰：治法与余同。然尚有二方未传，一漏胎也，一胎动也。胎动方：白术一两，熟地一两，水煎服。此方妙在用白术以利腰脐，用熟地以固根本。药品少而功用专，所以取效神也。此方可以救贫乏之人。天师留以待予传世立功。甚矣！天师之恩德大也。方名黑白安胎散。漏胎方亦奇绝，用白术五钱，熟地一两，三七根末三钱，水煎服。此方妙在三七根末乃止血神品，故用之奏效如响。此方更胜安胎之药，方名止漏绝神丹。

雷公真君曰：难产妇人之常，生子而反致死母，仁人所痛心也。但难产非儿之横逆，实母之气衰，以致儿身不能回转，于是手先出而足先堕矣。一见此等生法，绝勿惊惶，我有至神之法，急用人参一两，附子一钱，当归一两，川芎五钱，黄芪一两，煎汤饮之，儿身即顺，立刻产下。盖参芪补气，归芎补血，气血既足，儿易舒展。何必服催生之丸哉？倘不补气血，而用催生堕胎之药，必致转利转虚，不杀母必杀子矣。

## 产后治法

### 论产后宜补

天师曰：产后之病，不可枚举，终以补气补血为主。余未尝不可定方而概治之也。产后往往血晕、头痛、身热、腹痛，或手足逆而转筋，或心胁满而吐呕。风邪入而变为阴寒，或凉气侵而直为厥逆，皆死亡定于旦夕，而危急乱于须臾也。此时若作外症治之，药下喉即死，可不慎欤！方用人参五钱，白术五钱，熟地一两，当归二两，川芎一两，荆芥末（炒黑）二钱。此方为主，有风感之加柴胡六分；有寒感之加附子一钱，肉桂一钱；其余诸症俱不可乱加。以此方服之，无不神效。但可或减分两，而不可去取药味。盖产妇一身之血尽行奔下，皮毛腠理如纸之薄，邪原易入，然亦易出也。

故以大剂补正之中，略加祛邪之药，少粘气味，邪则走于躯壳之外，乌可照平常无病之人，虑其邪之难散，而重用逐邪之方也？方中妙在纯是补气补血之品，全不顾邪，尽于辅正，正气既多，邪气自遁。况方中原有荆芥之妙剂，不特引气血各归经络，亦能引邪气各出皮毛，此方之所以奇而妙，妙而神也。惟有儿枕作痛，手按之少痛者，加入山楂十粒，桃仁五个可也。一剂即去之，余药万不可轻用增入也。问：熟地三日内可服否？一日何尝不可服也。

张公曰：产后方最定得妙，无可再传方也。

华君曰：与予异，并传子。如产后诸症以补气血为主。方用人参三钱，当归一两，川芎五钱，荆芥（炒黑）一钱，益母草一钱，水煎服。有风加柴胡五分，有寒加肉桂一钱，血不净加山楂十粒，血晕加炒黑姜片五分，鼻中衄血加麦冬二钱，夜热加地骨皮五分，有食加山楂五粒、麦冬一钱，有痰少加白芥子五分，余断断不可轻入。此方纯补气血而不治表，所以为妙，予亲治产后，无不神效。不知天师何故不传此方，而另传方与远公，想因气数之薄，而此方尚欠力量也。然亦可并传千古云。

## 老 治 法

### 论老人宜补肾

天师曰：老人之气血既衰，不可仍照年少人治法。故食多则饱胀，食少则困馁，食寒则腹痛，食热则肠燥，此老人最难调治，而医之用药，不可不知其方也。丸方莫妙用六味丸加麦冬三两，北五味子一两。与之常服，则肠无燥结之苦，胃有能食之欢，此方之妙，竟可由六十服至百年，终岁不断常服。盖老人气血之虚，尽由肾水之涸，六味丸妙在既补肾水又能健脾胃之气，去肾中之邪火，生肾中之真阳，所以老人最宜也。然而老人最不肯节饮食，又将何以治之？我今新定一方，可以统治伤食多痰之症。方用人参五分，茯苓一钱，白芥子一钱，麦冬三钱，薏仁五钱，山药二钱，陈皮三分，麦芽五分，山楂三粒，神曲三分，萝卜子三分，甘草五分，水煎服。有火者加元参二钱，有寒者加肉桂五分，有痰者加半夏五分，有食者加山楂、麦芽，伤湿者加泽泻一钱，有暑者加香薷五分，有燥者加麦冬五钱，苏叶五分，不眠者加枣仁一钱，胁痛者加白芍三钱，心痛者加栀子一钱，咳嗽者加桔梗一钱，腰酸者加熟地五钱、杜仲五钱，足无力者加牛膝一钱，余可不必再加。老人之方于此可悟也。

张公曰：老治之法，最平稳而妥当，不必再立方也。

华君曰：更有一方治老人不寐最妙，用六味地黄丸一料加麦冬四两，炒枣仁五两，黄连三钱，肉桂五钱，当归三两，白芍五两，甘菊花三两（要家园自种者），白芥子二两，为末，蜜为丸。每日白滚水送下五钱，服后用饭。此方老人可服至百岁。

## 少 治 法

### 论少年人宜治脾胃

天师曰：少年人，血气方刚，不可动用补血，必看其强弱如何，而后因病下药，自然无差。方用厚朴一钱，茯苓三钱，陈皮一钱，甘草一钱，半夏一钱，砂仁三粒，车前子一钱。此方为主，而逐症加减，自易奏功。畏寒者，伤寒也，加桂枝一钱；畏风者，伤风也，加柴胡一钱；畏食者，伤食也，加麦芽三钱，山楂三十粒；伤酒者，加葛根一钱；畏湿者，伤湿也，加猪苓、泽泻各一钱；畏热者，伤热也，加石膏一钱；畏暑者，伤暑也，加香薷一钱；痰多者，加半夏一钱、天花粉一钱，余可照症加之。此治少年之方法，亦非无意，盖管其脾胃，则诸药虽加而不伤胃气，故易奏功。人不可忽视之也。

张公曰：少治法亦妥妙，不必再为加减。

## 东南治法

### 论补中益气汤

天师曰：东南治者，东方之人与南方之人同治也。东南俱系向明之地，腠理疏泄，气虚者多，且天分甚薄，不比西北之人刚劲，若照西北人治法治之，立见危殆也。方用人参一钱，白术二钱，当归一钱五分，黄芪三钱，柴胡一钱，升麻五分，陈皮五分，甘草一钱，此补中益气汤也。以此方出入加减，无有不妙，加减法照老、少、贫、富治法用之。

张公曰：东南治法以补中益气汤加减，俱得其妙，不必再言。

## 西北治法

天师曰：西北人赋质既坚，体亦甚壮，冷水冷饭，不时常用，始觉快然，一用热剂，便觉口鼻双目火出，故治法与东南人迥别。方用黄连五分，黄芩一钱，栀子一钱，陈皮一钱，枳壳一钱，厚朴一钱，甘草一钱，麦芽二钱，水煎服。有食加山楂三十粒，伤食加大黄一钱，有痰加天花粉三钱，伤风加柴胡二钱，伤暑加香薷三钱，伤热加石膏五钱，怒气伤肝加白芍五钱，余俱照病加减可也。此治西北人又如此，因其强而又多用消导之品也。

张公曰：西北治法，尚可斟酌，倘健者可加大黄一钱。

华君曰：无。

## 治皮毛法

### 论疥疮　论黄水疮　论
### 痱疮　论紫白癜风

天师曰：皮毛治法者，感轻之症，病未深入营卫，故从皮毛上治之也。如病疥疮、黄水疮、痱疮是也。此等症不必用汤药。疥疮用轻粉一钱，油胡桃末三钱（不可去油），猪板油三钱，白薇末二钱，防风末一钱，苏叶末一钱，捣成丸如弹子大，擦疮处，一日即愈。黄水疮凡毒水流入何处即生大水泡疮，即为黄水疮，手少动之即破，此热毒郁于皮毛也。当以汤洗之即愈。方用雄黄五钱，防风五钱，二味用水十碗煎数沸，去渣取汁，洗疮上即愈。痱疮以暑气伤热而生也，有雪水洗之更佳，随洗随灭。如不能得，有一方最妙，用黄瓜切成片擦之即愈。此皆从皮毛治之。

张公曰：凡人生白癜风与紫癜风者，乃暑热之时，人不知而用日晒之手巾擦其身中之汗，便成此病。最无害而最难愈。方用苍耳子一两，防风三钱，黄芪三两，各为末，水打为丸。米汤每日早晨送下三钱，一料服完必愈，神方也。紫白癜俱效。

## 肌肤治法

### 论脓窠疮　论粉刺　论
### 顽癣　论冻疮　论坐板疮

天师曰：肌肤者，虽同是皮毛，而各有治法。肌肤之病，从腠理而出，较皮毛略深。如人生脓窠疮、粉刺、顽癣之类是也，然皆气血不和，故虫得而生焉。活其气血，则病自愈。脓窠疮用当归三钱，生地三钱，熟地三钱，白芍三钱，麦冬三钱，天门冬三钱，川芎一钱，茯苓三钱，甘草一钱，柴胡一钱，人参一钱，白术三钱，黄芪五钱，荆芥一钱，薏仁五钱，水煎服。此方妙在补气补血之药，而略用柴胡、荆芥以发之。先服四剂，必然疮口尽加臃胀作脓；四剂后，去柴胡加五味子五粒，又服四剂，则满身

之疮如扫而愈矣。

粉刺之症，乃肺热而风吹之，多成此刺。虽无关大病，然书生娇女，各生此病，亦欠丰致。我留一方为之添容，未为不可。方用轻粉一钱，黄芩一钱，白芷一钱，白附子一钱，防风一钱，各为细末，蜜调为丸。于每日洗面之时多擦数遍，临睡之时又重洗面而擦之，不须三日，自然消痕灭瘢矣。

惟有顽癣之症，最难治理，然一经我治亦易收功。方用楝树皮一两，白薇一两，轻粉三钱，冰片一钱，生甘草一钱，蜗牛三钱（火焙干，有壳亦可用），土大黄根一两，各为细末，先用荔枝壳扒碎其癣皮，而后以此药末用麻油调搽之。三日即结靥而愈。此皆治肌肤之法，可以为式。

张公曰：冻疮乃人不能耐寒，而肌肤冻死，忽遇火气乃成冻疮，耳上冻疮必人用手去温之反成疮也。方用黄犬屎（露天久者，变成白色），用炭火煅过为末，再用石灰（陈年者妙），各等粉，以麻油调之敷上。虽成疮而烂，敷上即止痛生肌，神方也。若耳面上虽冻而不成疮者，不必用此药，止消荆芥煎汤洗之，三日愈。

坐板疮亦是肌肤之病，止消轻粉一钱，萝卜子种三钱，冰片半分，杏仁去皮尖十四粒，研为末，以手擦之疮口上，一日即愈。神效奇绝，无以过也。

## 筋脉治法

### 论筋病　论脉病

天师曰：筋脉者，一身之筋，通体之脉，不可有病，病则筋缩而身痛，脉涩而体重矣。然筋之舒在于血和，脉之平在于气足，故治筋必须治血，而治脉必须补气。人若筋急卷缩，伛偻而不能立，俯仰而不能直者，皆筋病也。方用当归一两，白芍五钱，薏仁五钱，生地五钱，元参五钱，柴胡一钱，水煎服。此方之奇，在用柴胡一味入于补血药之中，盖血亏则筋病，用补血药以治筋宜矣，何以又用柴胡以舒散之？不知筋乃肝之余，肝气不顺，筋乃缩急，甚则伛偻，今用柴胡舒其肝脉之郁，郁气既除，又济之以大剂补血之品，则筋得其养而宽，筋宽则诸症悉除矣。

血脉不足之症，任督阴阳各砑经络不足，或毛发之干枯，须鬓之雕落，或色泽之不润，或相貌之憔悴是也。此等之症，人以为气之衰也，谁知血之竭乎？法当补其血，而血不可骤补也，须缓缓补之。当归一两，白芍三钱，川芎一钱，熟地四钱，白果五个，何首乌三钱，桑叶七片，水煎服。此汤即四物汤，妙在用白果以引至唇齿，用桑叶以引至皮毛，用何首乌以引致发窍，则色泽自然生华，而相貌自然发彩矣。此治脉之法，人亦宜知。

张公曰：筋脉之治，予尚有二奇方传世。用当归三钱，芍药一两，熟地二两，柴胡一钱，白术五钱，肉桂一钱，白芥子一钱，水煎服。此方乃肾肝同治之法。筋虽属肝，而滋肝必责之肾，今大补其肾，又加之舒肝之药，而筋有不快然以养者耶。脉治法：当归一两，白芍三钱，生地三钱，麦冬三钱，熟地一两，万年青三分，枸杞子二钱，旱莲草一钱，花椒三分，天冬三钱，水煎服。此方药味俱是补血之品，而又上走于面，久服自然两鬓变黑，容颜润泽矣。可与天师法并传也。

华君曰：无。乌须我有绝奇之方，世间方甚多，皆不能取效于旦夕，我之奇方，不须十天，保汝重为乌黑。熟地三两，何首乌三两（用生不用熟，用红不用白，用圆不用长），黑芝麻一两，炒万年青二片，桑叶二两，山药三两，白果三十个，桔梗三钱，各为细末，不可经铁器，为丸。每日早饭后服一两，十日包须乌黑。乃余自立之方，治人亲验者也。

岐天师曰：加花椒一钱。此方奇绝，华君不畏泄天机耶。

# 温治法

## 论虚劳

天师曰：温治者，不可用寒凉又不可用辛热，不得已乃用温补之药以中治之也。如人病虚劳，四肢无力，饮食少思，怔忡惊悸，失血之后，大汗之后是也。此等各症，俱不可用偏寒偏热之药，必须温平之品，少少与之，渐移默夺，庶几奏效。倘以偏师出奇，必有后患。方用熟地五钱，白术五钱，茯苓五钱，白芥子五分，山药二钱，枸杞子一钱，当归一钱，枣仁五分，麦冬一钱，神曲三分，芡实三钱，水煎服。此方去湿之药居多，使健脾利气、生血养精，既无偏热之虞，又鲜偏寒之虑，中和纯正。久之可服，湿去则脾气自行，血足则精神自长，此温治之所以妙也。

张公曰：温治法妙。予亦有一方，可存。熟地五钱，山药一钱，茯苓一钱，甘草一钱，女贞子一钱，麦冬三钱，白芍三钱，当归二钱，菟丝子一钱，枣仁一钱，远志八分，陈皮三分，砂仁一粒，覆盆子一钱，水煎服。此方不凉不热，补肾、肝、肺、脾、心之五脏而无偏重之忧。可以温治者，幸留意于此方。

华君曰：未传。

# 清治法

## 论肺燥

天师曰：清治者，不可用凉药又不可用温补，乃改为清平之剂，故曰清治。此等病必是肺气之燥，肺金之气一燥，即有意外之虞，若不急治，必变成肺痿、肺痈等症。盖燥极成火，自宜用凉药矣。此不可用凉药者何？肺居上流，用凉药以寒肺，或药不能遽入于肺中，势必趋于脾胃，肺之热未除，而胃口反成虚寒之症，必致下泻，泻久而胃口无生气矣。胃既无生气，又何能生肺金而养肺气哉？故不若用清平之味，平补胃口而上清肺金之气为得也。方用元参三钱，麦冬五钱，桔梗一钱，天门冬一钱，甘草一钱，紫菀一钱，款冬花一钱，贝母一钱，苏子一钱，水煎服。方名清肺益金汤。此方皆一派清平之味，而专入肺金之妙剂也。久服胃既不寒而肺金得养，又何肺痿、肺痈之生哉？故人久咳不已，即当敬服此方。万勿惑于时师，而用偏寒之药也。

张公曰：清治法方最妙，予不能赞一词，不留方。

# 收治法

## 论久嗽　论久泻　论久汗

天师曰：收治者，气散而收之也。如人久嗽不已，久泻不已，久汗不已是也。久嗽者，人无不为邪之聚也，日日用发散之剂而不效者何？气散故耳。气散矣而仍用散药，无怪乎经月而不效也。法当用收敛之药，一二剂便见成功。方用人参一钱，白芍三钱，酸枣仁一钱，北五味子一钱，麦冬五钱，苏子一钱，益智仁五分，白芥子一钱，水煎服。方名嗽神丹。一剂轻，二剂全愈。后服六味地黄丸加麦冬三两，北五味子一两，服之不再发，否则不能保其不发也。盖久服散药，耗尽真阴，虽暂用收敛之药一时奏功，而真阴既亏，腠理不密，一经风邪，最易感人，此必然之势也。服地黄丸水足而肺金有养，腠理自密，又何患重感风邪哉？

大泻之后，必多亡阴，亡阴之后，则元阳亦脱，若不急为收止，则阴绝阳亡可立而待。法当用止塞之品，或疑邪未尽去，如何止住其水，万一邪居中州，则腹心之患，不可不虑。其言则是，其理则非，吾言大泻者，乃纯是下清水，非言下利也。利无止法，岂水泻亦无止法乎？故人患水泻者，急宜止遏，方用白术五钱，茯苓一钱，车前子一钱，北五味一钱，吴茱萸五分，酸枣仁一钱，水煎服。方名分水神丹。此方止药

少于补药，健脾去湿，水性分消，不收而自收也。若纯以粟壳以涩止之，而不分消其滔天之势，则阻滞一时，势必溃决，反生大害矣。

大汗之病，阳气尽随汗而外越，若不急为止抑，则阳气立散，即时身死。法当以大补之剂煎饮，一线之气可留，而大汗可止。方用人参一两，或黄芪二两代之，当归一两，北五味一钱，桑叶七片，急为煎服。此方即补血汤之变。妙在补气药多于补血，使气旺则血自生，血生汗可止，况方中加五味子以收汗，加桑叶以止汗，有不相得益彰者乎？倘以大汗之人气必大喘，不可以参、芪重增其气，纯用补血之味，未为无见。然而血不可骤生，气当急固，不顾气徒补血，未见成功，此似是而非，又不可不急辨之也。此收治法宜知，医可不细加体认乎？

张公曰：俱论得畅而妙，吐泻无可再言。惟久嗽之法，吾意即宜以六味地黄汤加麦冬、五味治之，似宜不必先用人参以救肺气之害也。然而天师用之，必有深意，他日再敬询之。

## 散 治 法

### 论 散 郁

天师曰：散治者，有邪而郁结于胸中，以表散之药散之也。如人头痛身热，伤风咳嗽；或心事不爽，而郁气蕴于中怀；或怒气不舒而怨愤留于胁下。倘以补药温之，则愈甚矣。方用柴胡一钱，白芍三钱，薄荷一钱，丹皮一钱，当归二钱，半夏一钱，白术一钱，枳壳三分，甘草一钱，水煎服。此方纯治前症，投之无不效应如响。即逍遥散变之也，开郁行气，去湿利痰，无不兼治。散之中有补之法，得补益之利，受解散之功，真药壶之妙药，刀圭之神剂也。散之方，无出其右，毋轻视之。

张公曰：固然散之法无出于右，予再言其加入之味：如头痛加川芎一钱，目痛加蒺藜一钱，甘菊花一钱，鼻塞加苏叶一钱，喉痛加桔梗二钱，肩背痛加枳壳二钱，两手痛加桂枝一钱，两胁痛加柴胡、白芍，胸痛加枳壳一钱，腹痛手不可按者加大黄二钱，腹痛手按之不痛者加肉桂一钱。此加减之得宜，人亦不可不知也。

## 软 治 法

### 论 消 痞 块

天师曰：软治者，病有坚劲而不肯轻易散者，当用软治。如人生块于胸中，积痞于腹内是也。法用药以软之。心中生块，此气血坚凝之故，法当用补气补血之中少加软坚之味，则气血活而坚块自消。倘徒攻其块，而不知温补之药，则坚终不得消。方用人参一钱，当归一钱，白芍三钱，青盐一钱，熟地五钱，山茱萸二钱，麦冬二钱，北五味一钱，柴胡一钱，半夏一钱，附子一片，水煎服。方名软坚汤。此方妙在纯用补药，止加青盐一味以软坚。若无意于坚者，久之而坚自软，柔能制刚的妙法也。

痞块之坚，又不可以此法治之。盖坚在于腹中，若徒攻其坚，必致腹中不和而损伤胃气。法当用和解之中，软以治之，则坚之性可缓，而坚之形可化，坚之气可溃，坚之血可消。否则，有形之物盘踞于中，无形之气必耗于外，日除坚而坚终不得去也。方用白术五两，茯苓三两，神曲二两，地粟粉八两，鳖甲一斤（醋炙），人参五钱，甘草一两，白芍三两，半夏一两，白芥子一两，萝卜子五钱，厚朴五钱，肉桂三钱，附子一钱，各为末，蜜为丸。方名消积化痞至神丹。每日临睡送下五钱，即以美物压之，一料未有不全愈者。此方有神功，妙在用鳖甲为君，则无坚不入；尤妙用地粟粉佐鳖甲以攻邪，又不耗散真气；其余各品俱是健脾理正之药，则脾健而物自化；尤妙用肉桂、附子冲锋突围而进，则鳖甲大军相继而入，勇不可当，又是仁者之师，虽贼强横，自不敢抵敌，望风披靡散走；又有诸军在后，斩杀无遗，剿抚并用，有不三月告捷者哉！

此更是软治之妙，倘不补正气，惟大黄、巴豆、两头尖、阿魏之类，直前攻坚，虽亦有得胜之时，然中州扫荡，田野萧然，终必仓空箱罄，人民匮乏之形有数年不能培植者也。人乌可徒言攻坚哉？

张公曰：奇论不磨，如人身生块而不消者，乃气虚而痰滞也。法当补气，而不可全然消痰，痰愈消而气愈虚矣。方用人参一钱，白术五钱，薏仁五钱，茯苓三钱，黄芪五钱，防风五分，白矾一钱，白芍三钱，陈皮五分，白芥子三钱，水煎服。此方妙在补气多而祛痰之药少，气足而痰自难留；况又有白芥子无痰不消；白矾无坚不入；况又有白芍以和肝，木不来克脾胃之土，而土亦能转其生化之机；又得薏仁、茯苓以分消其水湿之气，何身块之不消乎！

瘰疬之块亦须软治，方用柴胡一钱，白芍五钱，茯苓五钱，陈皮五分，半夏一钱，甘草一钱，连翘一钱，香附一钱，皮硝五分，屋上瓦松干者三分、生者用一钱，水煎服。一剂动，二剂轻，三剂少愈，四剂全愈，神方也。人参弱人加之一钱，不可多加。

## 坚治法

### 论注夏

天师曰：坚治者，怠惰不振，用坚药以坚其气或坚其骨也。坚气者如人夏月无阴，到三伏之时全无气力，悠悠忽忽，惟思睡眠，一睡不足再睡，再睡不足则懒于语言，或梦遗不已，或夜热不休者是也。此皆肾水泄于冬天，夏月阳胜阴无以敌，所以如此。必须峻补其肾水，水足而骨髓充满，则骨始有力，而气不下陷矣。方用熟地一两，山茱萸四钱，北五味一钱，麦冬三钱，白芍三钱，当归二钱，白术三钱，茯苓一钱，陈皮一钱，生枣仁二钱，芡实三钱，水煎服。方名坚软汤。此方妙在纯是补阴而全无坚治之法，然坚之意已寓于中矣。盖骨空则软，补其骨中之髓，则骨不坚而坚也，此方之妙。可以治上之气软、骨软无不全愈。终不必再立坚骨之法也。

此亦有凡小儿十岁以上、十岁以下天癸水未至，亦有患前症者，岂皆冬不藏精之故耶？而非然也。盖小儿最不忌口，一见瓜果凉热之物，尽意饱啖，久则胃气弱矣，再则脾气坏矣，又肾气寒矣，遂至肾水耗去，亦如冬不藏精之症。方又不可全用前方，当以补胃、补脾、补肾三经为主，不可纯用补肾一经之味也。方用白术一钱，茯苓一钱，熟地三钱，北五味五分，麦冬一钱，当归一钱，白芍三钱，陈皮三分，山楂三粒，枳壳二分，人参五分，水煎服。方名健脾生水汤。一剂立愈，不必多服也。此方脾、肺、肾俱为统治，而又平肝木，肝既得养则心亦泰然，此五脏皆用之补剂，而小儿纯阳尤易奏功，不若大人之必须多服也。夏天小儿最宜服一二剂，再无注夏之病。此又坚治之一法，留心儿科者幸察之。

张公曰：坚治法妙。

华君曰：君多小儿症治。

## 抑治法

### 论肺火　论心火　论胃火　论肝火　论肾火

天师曰：抑治者，抑之使不旺也。或泻其肺中之火，或遏其心中之焰，或止其胃中之气，或平其肝木之盛是也。此四经最多火而最难治。肺经之火，散之则火愈甚，抑之反胜于散之矣。盖肺金之气，实则成顽金，顽金非火不炼，然而肺乃娇脏，终不可以炼法治之，故用抑之之法。方用山豆根一钱，百部一钱，青黛一钱，黄芩一钱，天花粉二钱，桑白皮一钱，水煎服。此方专抑肺金之气而又不伤气，则肺金有养，自然安宁；倘全以寒凉之药降之，则又不可，盖肺乃娇脏，可轻治而不可重施，以轻清下降之味少抑其火，则胃气不升，心火少敛，肺金煅炼，必成完器，何必用此大散之药

哉？

心中之焰，非黄连不可遏，徒用黄连而不加泻木之品，则火虽暂泻而又旺。方用黄连一钱，柴胡一钱，白芍三钱，菖蒲一钱，半夏一钱治之。此方用泻肝之药多于泻心，母衰则子自弱，必然之理；设不用泻木之药而纯用泻火之黄连。则黄连性燥，转动心火，此所以心肝必须同治也。

胃中之气有余，必且久变为热。人以为我能食冷，乃气之有余也；我能消食，乃脾之健旺也；我能不畏天寒，此肾之有余也。谁知胃气之有余本之肾气之少足，一遇风寒袭之，夏暑犯之，非变为消渴之症，必变为痿废之人。必须平日用大剂六味地黄丸吞服，自然气馁而火息，胃平而热除也。无如世人不信，自号日强，不可多服；又托言我不能吞丸药，下咽即吐。不听仁人之语，因循不服，及至火病，则曰：快与我用竹叶石膏汤，晚矣！吾今立一方为汤药。省其不肯吞服丸药。方用元参三钱，熟地五钱，麦冬三钱，北五味一钱，山茱萸三钱，山药三钱，丹皮一钱，天花粉八分，水煎服。方名平火丹。此方乃平胃火之圣药，妙在补肾、补肺、补肝，全不纯去平胃，中州安泰，岂有阻滞抑郁之理。自然辖输有路，搬运无虞，上不凌灼肺金，下不侵克脾土，旁不关害肝木，一方之中，众美拂臻，又何患胃火之上腾哉？至于胃火既旺，或丸药原有艰难之道，世人不知，予并发明之。盖人之胃口，虽是胃土主事，其实必得肾水上滋，则水道有路，粮食搬运而无阻隔之虞。今胃火既盛，水仅可自救于肾宫，又安能上升于咽喉口舌之间？况丸药又是硬物，原非易得下喉，此所以不肯服，非天性不能服也。如反胃之病，食入反出非明验欤？无肾水之人，无食以下喉犹然吐出，盖胃中无肾水以润故耳。彼无肾水冲上，尚不能入于胃中，况又有胃火之盛、无肾水之润者，无怪乎到口难咽也。

肝木之盛，抑之之法，必须和解。然和解之中而不用抑之之法，则火愈盛，木愈旺矣。方用白芍五钱，甘草一钱，炒栀子三钱，当归二钱，白芥子一钱，柴胡一钱，荆芥一钱，泽泻一钱，水煎服。方名散风汤。此方用柴、荆以散肝木之气；更妙用白芍、栀子以清肝木之火，火去而木衰，此善于抑之也。

张公曰：抑治法，说得如此透辟，不刊之书，益信然矣。肾中之水，有火则安，无火则泛，倘人过于入房，则水去而火亦去，久之水虚而火亦虚，水无可藏之地，则必上泛而为痰矣。治之法，欲抑水之下降，必先使火之下温，法当仍以补水之中而用大热之药，使水足以制火而火足以生水，则水火有相得之美也。方用熟地三两，山茱萸一两，肉桂三钱，茯苓一两，北五味一钱，牛膝三钱，水煎服。一剂而痰即下行，二剂而痰消无迹矣。盖肉桂乃补肾中火之圣药，倘止用之以温命门，水亦可以下降，然而不补其肾宫之水，则肾宫匮乏，水归而房舍空虚，难以存活，仍然上泛，故必用补水以补火也。方中熟地、山茱萸纯是补水之药，而牛膝又是引下之绝品，水有火之温，又有水之养，又有引导之使，自安然而无泛上之理也。

## 扬治法

### 论气沉血滞

天师曰：扬治者，乃气沉而不能上，血滞而不能行是也。气得扬而展舒，血得扬而活动，倘沉抑不扬，则必有呃逆蹇废之症，必用药以扬之，则气舒展而血活动也。方用当归三钱，白芍三钱，黄芪三钱，白术三钱，柴胡三分，熟地五钱，升麻五分，人参一钱，茯苓一钱，川芎一钱，水煎服。此八珍汤也。妙是血气平补，若用甘草而不用黄芪，则不是八珍汤矣。气血平补，既无偏曲，而后以升麻、柴胡扬之，使血气流动，自无气并血而成痿废之症，亦无血并气而成呃逆之症矣。此扬治之不可废也，故又立一门耳。设止补阳而不补阴，则阳旺而阴愈消；设止补其阴而不补其阳，则阴旺

而阳愈息，故必兼补之，而扬治始为有益。不可与发散之一类而并观之也。

张公曰：阐发细微，无可道。

## 痰治法

### 论治初起之痰　论已病之痰　论久病之痰　论老痰　论顽痰

天师曰：痰治者，痰塞于咽喉之间，虽是小病，而大病实成于此，古人所以另立门以治之。然而所立之方，皆是治痰之标，不足治痰之本也。故立二陈汤以治上中下、新暂久之病，通治而无实效也。今另立三方，一治初起之痰，一治已病之痰，一治久病之痰。痰病虽多，而不能越吾之范围也。初起者，伤风咳嗽吐痰是也，用半夏一钱，陈皮一钱，天花粉一钱，茯苓一钱，甘草一钱，苏子一钱，水煎服。二剂可以消痰矣。此方去上焦之痰也。原只在胃中，而不在肺，去其胃中之痰而肺金气肃，何致火之上升哉？已病之痰，痰在中焦也。必观其色之白与黄而辨之，最宜分明，黄者乃火已将退也，白者火正炽也。火炽者宜用寒凉之品，火将退者宜加祛逐之品。吾今立一方，俱可治之。白术三钱，茯苓五钱，陈皮一钱，甘草一钱，白芥子三钱，栀子一钱（火痰加之），枳壳五分，水煎服。此方系健脾之剂，非祛痰之剂也。然而痰之多者，多由于脾气之湿，今健其脾气则水湿之气下行，水湿既不留于脾中，又何从而上出？况又加之消痰之圣药，而痰有不安静速亡者乎？至于久病之痰，切不可作脾湿生痰论之。盖久病不愈未有不肾气亏损者，非肾水泛上为痰，即肾火沸腾为痰。此久病之痰，当补肾以祛逐之。方用熟地五钱，茯苓三钱，山药三钱，薏仁五钱，芡实五钱，山茱萸三钱，北五味一钱，麦冬三钱，车前子一钱，益智仁三分，水煎服。此治水泛为痰之圣药。若火沸腾成痰者，内加肉桂一钱。此方之妙，纯是补肾之味，而又兼祛湿之品、化痰之味。水入肾宫，自变化为真精，又安有升腾为痰者乎？此治下焦有痰之法也。有此三方，再看何症，出入加减，治痰无余事矣。

张公曰：三方极妙，可为治痰之圣方也。然予尚有方，在初起之痰，用天师方可也，已病之痰，予方亦佳，并附于后。用白术三钱，茯苓三钱，陈皮一钱，天花粉二钱，益智仁三分，人参三分，薏仁三钱，有火者加黄芩一钱，无火者加干姜一钱，水煎服。此方亦健脾而去湿，且不耗气，不助火之沸腾，二剂而痰自消。久病之痰，用予六味丸汤加麦冬、五味实有奇功，可与天师方并传万世也。无火者，加附子、肉桂可耳。

华君曰：予尚有二方，治痰之久而成老痰者。方用白芍三钱，柴胡一钱，白芥子五钱，茯苓三钱，陈皮三分，甘草一钱，丹皮二钱，天花粉八分，薏仁五钱，水煎服。此方妙在用白芥子为君，薏仁、白芍为臣，柴胡、花粉为佐使，使老痰无处可藏，自然渐渐消化。此方可用八剂，老痰无不消者，方名消痰饮。又方治顽痰成块，而塞在咽喉者为顽痰，留在胸膈而不化者为老痰也。方用贝母三钱，甘草一钱，桔梗三钱，紫菀二钱，半夏三钱，茯苓三钱，白术三钱，神曲三钱，白矾一钱，水煎服。方名还顽汤。此方妙在用贝母与半夏同用，一燥一湿，使痰无处藏避，而又有白矾以消块，桔梗、紫菀以去邪，甘草调停中央，有不奏功如响者乎？二方亦不可废也。

## 火治法

### 论阳明胃火　论治各经之火

天师曰：火治者，治火之有余也。火症甚多，惟阳明一经最难治，前论虽悉，尚有未尽之议也。知治阳明之法，则五脏之火，各腑之火无难专治矣。阳明本胃土也，如何有火？此火乃生于心包，心包之火乃相火也。君火失权则心包欺之，以自逞其炎赫

之势，是必以辛凉大寒之品大剂投之，恣其快饮，斯火得寒而少息，热得凉而略停，然必添入健胃之药始可奏功。盖胃火之沸腾，终由于胃气之不足，去胃火必须补胃土，然而徒补胃土而不去水湿之痰，亦不得也。方用石膏一两，（或二两，或三两，看火势之盛衰，用石膏之多寡）知母三钱，麦冬五钱，甘草一钱，糯米一合，竹叶百片，人参三钱，水煎服。方则竹叶石膏汤也。胃火之盛，非此汤不能平。还问其人，必大渴饮水，见其有汗如雨者始可放胆用之，否则不可轻用。盖无汗而渴亦有似此症者，不可不辨也。此方纯是降胃火之药，所以急救先天之肾水也。此症一日不治，即熬干肾水而不救，故不得已用此霸道之药也。倘无汗而渴，明是肾火有余而肾水不足，又乌可复用石膏汤以重伤其肾水乎？然则又当何方以治之？用熟地三两、山茱萸二两，北五味三钱，麦冬二两，元参一两。此方乃治似白虎之症而非胃火之热者，人更宜知之也。其余心火用黄连，肝火用栀子，肺火用黄芩，前言悉之矣，兹不再赘。

张公曰：不意吾方得真人阐发至此大快也。然予更有说，阳明之火虽起于心包，实成于肝木之克之也。肝木旺则木中有火，不特木来克土，而转来助焰。肝木之火，本是雷火，一发则震地轰天，阳明得心包之火而沸腾，又借肝木龙雷之火以震动，如何可以止遏？故轻则大渴，重则发狂也。予治此症，往往白芍加至数两，未曾传世，世所以不能发明之也。先用石膏汤以去火，随加白芍以平肝木，木平而火无以助焰，自然胃火孤立无援；又加麦冬以平肺金之气，则金有水润，不致取给于胃土，而胃土可以自救；况又有石膏、知母之降火哉。此狂之所以定，而热之所以除也。方用石膏一两，知母三钱，麦冬一两，半夏三钱，甘草一钱，竹叶一百片，糯米一合，先煎汤四碗，又加白芍二两同煎。此方之妙，不在石膏、知母之降胃火，妙在白芍之平肝木，使木气有养不来克土，并不使木郁生火以助胃火也；又妙在麦冬以清肺金，使金中有水，胃火难炎，且去制肝，无令克土也。

华君曰：予方又不同。传远公乃专论阳明，传予又论各经之火也。有方并传子。栀子三钱，白芍五钱，甘草一钱，丹皮三钱，元参三钱，水煎服。心火加黄连一钱；肺火加黄芩一钱；胃火加石膏三钱；肾火加知母一钱，黄柏一钱；大肠火加地榆一钱；小肠火加麦冬三钱，天冬三钱；膀胱火加泽泻三钱。治火何以独治肝经也？盖肝属木，木易生火，故治火者首治肝，肝火一散而诸经之火俱散，所以加一味去火之药，即可以去各经之火也。

## 静 治 法

### 论 解 火 郁

天师曰：静治者，静以待之而不可躁也。如人病拂逆之症，躁急之状不可一刻停留，此火郁而不得舒，故尔如此。倘以寒凉之品急以止之，则火郁于中而不得出；静以待之，使其燥气稍息，而后以汤药投之，任其性而无违其意，则功易奏而病易去矣。方用白芍、当归各三钱，茯苓五钱，柴胡五分，甘草一钱，白芥子一钱，丹皮二钱，枣仁二钱，水煎服。方名静待汤。此方之妙，全无惊张之气，一味和解，火郁于木之中，不觉渐渐自散。此静治之妙法也。

张公曰：妙。从无医人讲至此，更欲立方不可得。气燥乃气中有火也，亦以静法待之。予酌一方，用白术三钱，茯苓三钱，白芍三钱，陈皮五分，甘草五分，麦冬三钱，元参三钱，天花粉一钱，苏子一钱，水煎服。名静气汤。此方和平安静，无惊张之气，可治心烦、气动、肺燥、胃干之症。

血燥乃血热之故，往往鼻衄血，心烦不寐，不能安枕，怔忡等症，亦宜以静待之。方用当归三两，芍药三钱，熟地五钱，生地三钱，丹皮一钱，地骨皮五钱，沙参三钱，白芥子一钱，甘草三钱，炒枣仁一钱，水煎服。方名止血汤。此方亦无惊张之气。又

加荆芥五分，血动者最宜服之。

## 动 治 法

### 论治手足麻木

天师曰：动治者，因其不动而故动之也。如双脚麻木，不能履地，两手不能执物是也。法当用竹筒一大个，去其中间之节，以圆木一根穿入之，以圆木两头缚在桌脚下，病人脚心先踏竹筒而圆之，如踏车者，一日不计其数而踏之，然而以汤药与之。方用人参一钱，黄芪三钱，当归一钱，白芍三钱，茯苓三钱，薏仁五钱，白术五钱，半夏一钱，陈皮五分，肉桂三分，水煎服。方名活泼汤。此方俱是补药，之中妙有行湿之味。盖此等病必湿气侵之始成偏废，久则不仁之症成也。或则双足自然麻木，乘其尚有可动之机，因而活动之。从来足必动，而治血始活，因湿侵之遂不能伸缩如意，所以必使之动而后可以药愈，否则徒饮前汤耳。

两手之动又不如是，必使两人反转病人之手在背后，以木槌转棰之，棰至两臂酸麻，而后以汤药与之可愈。方用人参一钱，茯苓三钱，黄芪五钱，防风一钱，半夏一钱，羌活一钱，水煎服。方名转动汤。此方又妙在防风、黄芪同用，而以黄芪为君，人参为臣，祛痰祛湿为使，又乘其动气之时与服，则易成功，否则亦正不能奏效耳。

张公曰：动治法最妙。予更有法，于二症尤当。使人抱而坐之，以一有力者将其手延拳回者不已，后服天师之药更妙。可并志之。

## 春夏治法

### 论春宜理气　夏宜健脾

天师曰：春夏治者，随春夏发生之气而治之得法也。春宜疏泄，夏宜清凉，亦不易之法也。然而舒发之中宜用理气之药，清凉之内宜兼健脾之剂，未可尽为舒发与清凉也。春用方：春则用人参一钱，黄芪一钱，柴胡一钱，当归二钱，白芍三钱，陈皮五分，甘草一钱，神曲五分，水煎服。方名迎春汤。此方有参、芪以理气，又有柴、芍、当归以养肝而舒木气，则肝不克脾，土自然得养矣。夏则用麦冬三钱，元参三钱，五味子一钱，白术五钱，甘草一钱，香薷八分，神曲三分，茯苓三钱，陈皮五分，水煎服。此方妙在健脾之中而有润肺之药，脾健而肺润，又益之去暑之品，又何患暑热之侵入哉？此春夏治法所宜知者。

张公曰：春夏治法最妙。以老幼加减门法通用之，妙甚。

## 秋冬治法

### 论秋宜润肺　冬宜补肾

天师曰：秋冬治者，以顺秋气之燥，冬气之寒也。然秋天而听其气肃，冬令而顺其气寒，则过于肃杀矣。法当用和平之药以调之，使肃者不过于肃，而寒者不过于寒也。秋则用麦冬五钱，北五味一钱，人参一钱，甘草一钱，百部五钱，款冬花一钱，天花粉一钱，苏子一钱，水煎服。方名顺秋汤。此方妙在不寒、不敛、不热、不散，则肺金既无干燥之患，而有滋润之益，又何虑金风之凉也？冬则用白术五钱，茯苓三钱，山茱萸二钱，肉桂三分，生枣仁一钱，枸杞子一钱，熟地五钱，菟丝子一钱，薏仁三钱，水煎服，方名温冬汤。此方补肾之水多，补肾之火少，使水不寒而火不沸，又何虑冬令之寒哉？秋冬治法之佳妙者。

张公曰：妙。亦以老少门法加减之。

# 奇 治 法

## 论治奇症四十七

天师曰：奇治者，不以常法治之也。如人生怪病于腹中，或生异症于身上，或生奇形于口上是也。奇病岂是常药可治，余当以奇药治之。倘人腹中忽有应声虫，此将何法以治之乎？用杀虫药治之不应，用祛痰药治之不应，用寒药凉之不应，用热药消之又不应，然则终何以治之哉？古人有将《本草》读之，而虫不应声者，用之即愈，此奇治之一法也。余别有一神行法治之，省阅《本草》之劳神，用生甘草一味加入白矾各等分，不须二钱，饮下即愈。盖应声虫非虫也，乃脏中毒气，有祟以凭之也。用甘草以消毒，用白矾以消痰，况二物一仁一勇，余又以智用之，智、仁、勇三者俱全，祟不觉低首而却走矣。

张公曰：妙绝矣！不可思议。

天师曰：倘人身上忽生人面疮者，有口、鼻、双眼之全，与之肉且能食，岂非怪病乎？而治之法奈何？世人有以贝母末敷之，而人面疮愁眉而愈。人以为此冤家债主也，而余以为不然，盖亦有祟凭焉。我有一奇方，甚效，更捷于贝母。方用雷丸三钱，一味研为细末，加入轻粉一钱，白茯苓末一钱，方名轻雷丸。调匀敷上即消。盖雷丸此药最能去毒而逐邪，加入轻粉深入骨髓，邪将何隐？用茯苓不过去其水湿之气耳。此中奇妙最难言传，余不过道其理之奥妙，而不能言其治之神奇也。

倘人口中忽生疮于舌，此吐出在外寸余，上结成黄膜，难以食物。人以为病在心也，心热故生此疮，此亦近理之谈，而不知非也，亦有祟以凭之也。方用冰片一分，入在蚌口内，立化为水，乃以鹅翎敷扫其上，立刻收入其口，便可饮食矣。蚌乃至阴之物，以至阴攻至阴之邪，则邪自退走；况又加以冰片之辛温逐邪，不遗余力，自然手到成功也。

倘鼻中生红线一条，长尺许，动之则痛欲死，人以为饮酒之病也，而余以为不然，亦祟也。方用硼砂一分，冰片一分，方名冰砂丹。研为末，以人乳调之，轻轻点在红线中间，忽然觉有人如将病人打一拳一般，顷刻即消，奇绝之方也。盖硼砂亦是杀祟之物也。

耳中闻蚂蚁战斗之声者，此则非祟，乃肾水耗尽，又加怒气伤肝所致。方用白芍三两，柴胡三钱，栀子三钱，熟地三两，山茱萸三两，麦冬一两，白芥子三钱，水煎服。方中纯是补肾平肝之圣药，饮之数日，其战斗之声渐远，服一月即愈。此乃奇病，而以王道之方治之也。

耳中作痒，以木刺之尚不足以安其痒，必以铁刀刺其底，铮铮有声始觉快然，否则痒极欲死。此肾肝之火结成铁底于耳中，非汤药可救，予立一方，用龙骨一钱，皂角刺一条（烧灰存性），冰片三分，雄鼠胆一枚，先将此药为末，后以鼠胆水调匀，而后以人乳再调如厚糊一般，将此药抹入耳孔内，必然痒不可当，必须人执其两手，痒定而自愈矣。愈后服六味丸三十斤可也。

如人无故见鬼，如三头六臂者，或如金甲神，或如断手无头死鬼，或黑、或白、或青、或红之状，皆奇病也。然此皆心虚而祟凭之。方用白术三两，苍术三两，附子一钱，半夏一钱，天南星三钱，大戟一两，山慈菇一两，各为细末，加入麝香一钱，为末，做成饼子如玉枢丹一样。此方更妙于紫金锭，凡遇前病，用一饼姜汤化开饮之，必吐顽痰碗许而愈。

如人背裂开一缝出虱于余，此乃肾中有风，得阳气吹之，不觉破裂而虱现。方用熟地三两，山茱萸三两，杜仲一两，白术五钱，防己一钱，豨签草三钱，方名治水止风丹。二剂裂缝生虱尽死。

张公曰：方皆妙绝奇绝。脊缝生虱，方用蓖麻子三粒，研成如膏，用红枣三枚，捣成为丸如弹子大，火烧之熏衣上，则虱死而缝合，亦绝奇方也。真不可思议矣。蓖麻子能杀虱而祛风，虱去风出则缝自合矣。

天师曰：如人粪便从小便出，小便从大便出者，此夏天暑热之症，人以五苓散治之亦妙。而予更有奇方，止用车前子三两，煎汤三碗，一气服完即愈。

人有腹中生蛇者，乃毒气化成也，或感山岚水溢之气，或感四时不正之气，或感尸气、病气而成也。方用雄黄一两，白芷五钱，生甘草二两，各为细末，端午时修合为丸，粽子米和而丸之，如大桐子大。饭前食之，食后必作痛，用力忍之，切不可饮水，一饮水则不效，切记。

张公曰：生蛇腹中，以身上辨之，身必干涸如柴，似有鳞甲者，蛇毒也，最易辨。吾尚有一法治之，最验。白芷一味为丸，每日米饮汤送下五钱，即全愈。

天师曰：生鳖者，及饮食饥饱之时，过于多食，不能一时消化，乃生鳖甲之虫，似鳖而非鳖也。亦以前方，再用马尿一碗，加人尿半合，童便尤妙，饮之立消。方名人马汤。雄黄乃杀虫之物，白芷乃烂蛇之品，甘草乃去毒之剂，而马尿化鳖之圣药也，故用之随手而效耳。此则奇病而用奇药也。

人有生鸟鹊于头上、臂上，外有皮一层包之，或如瘤状。或不如瘤而皮肤高起一块者，内作鸟鹊之声，逢天明则啼，逢阴雨则叫，逢饥寒则痛疼。百药不效，必须用刀割破其皮，则鸟鹊难以藏形，乃破孔而去，宛如鸟鹊但无羽毛耳，鸟鹊出之后，以前生肌散敷之，外加神膏，三日后依然生合。此病予见之数次矣。扁鹊之治，华佗之医，皆我教之也。

如人遍身生疙疸，或内如核块，或外似蘑菇、香蕈、木耳之状者，乃湿热而生也。数年之后，必然破孔出血而死。当先用外药洗之，后用汤药消之则愈。外浴洗方：苍耳子草一斤，荆芥三两，苦参三两，白芷三两，水一大锅，煎汤倾在浴盆内，外用席围而遮之，热则熏，温则洗，洗至水冷而止。三日后乃用煎方：白术五钱，薏仁一两，芡实五钱，人参一两，茵陈三钱，白芥子三钱，半夏三钱，泽泻三钱，附子一钱，黄芩三钱，水煎服。一连十剂，自然全消无踪矣，外边亦无不消也。

如人腹中高大，宛如坐胎者，形容憔悴，面目瘦黑，骨干毛枯，此乃鬼胎也。方用红花半斤，大黄五钱，雷丸三钱，水煎服。倾盆泻出血块如鸡肝者数百片而愈。后乃用六君子汤调治之，自然复原。此等之病，乃妇人淫心忽起，有物以凭之，才生此症。无论室女、出嫁之人，生此病者，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况又起淫心，有不邪以亲邪者乎？方中妙在用红花为君，又用至半斤，则血行难止，有跃跃自动之貌，又加以大黄走而不守之味，则雷丸荡邪之物，自然成功之速也。

如人头角生疮，当日即头重如山，第二日即变青紫，第三日青至身上即死，此乃毒气攻心而死也。此病多得之好吃春药，盖春药之类不过一丸，食之即强阳善战，非用大热之药何能至此？世间大热之药，无过附子与阳起石之类是也，二味俱有大毒，且阳起石必须火煅而后入药，是燥干之极，自然克伐津液，况穷工极巧于妇女博欢，则筋骸气血俱动，久战之后必大泄尽精，水去而火益炽矣。久之贪欢，必然结成大毒，火气炎上，所以多发在头角太阳之部位也。初起之时，若头重如山，便是此恶症，急不待时，速以金银花一斤煎汤饮之数十碗，可少解其毒，可保性命之不亡，而终不能免其疮口之溃烂也。再用金银花二两，当归二两，生甘草一两，元参三两，煎汤。日用之一剂，七日仍服，疮口始能收敛而愈。此种病世间最多，而人最不肯忌服春药也，痛哉！脚大指生疽，亦多不救，亦可以此法治之。

张公曰：有人脚板下忽生二指，痛不可忍者，乃湿热之气结成，方用硼砂一分，瓦葱一两，冰片三分，人参一钱，为末。以刀轻刺出血，刺在生出指上，即时出水，敷

星星在血流之处，随出随掺，以血尽为度。流三日，不流水矣，而痛亦少止，再用人参三钱，白术五钱，生甘草三钱，牛膝三钱，革薤三钱，薏仁一两，半夏一钱，白芥子三钱，水煎服。四剂可全愈，而指尽化为水矣。外用天师膏药加生肌散敷之即愈矣。

如人有背上忽然疼痛，裂开一缝，窜出蛇一条，长二尺者，颇善跳跃，予亲手治之而验。其症必先背脊疼甚而又无肿块，久则肿矣，长有一尺许一条，直似立在脊上。予乃用刀轻破其皮，而蛇忽跳出，其人惊绝。予乃用人参一两，半夏三钱，南星三钱，附子一钱治之忽苏，生肌散敷其患处而愈。

又有七孔流血者，亦肾虚热也。用六味地黄汤加麦冬三钱，五味子一钱，骨碎补一钱治之。

天师曰：如人有足上忽毛孔标血如一线者，流而不止即死。急以米醋三升，煮滚热以两足浸之即止血，后用人参一两，当归三两，川山甲一片（火炒为末），煎参归汤以川山甲末调之而饮，即不再发。此症乃酒色不禁，恣意纵欲所致。世上人多有之，方书不载，今因陈子之问而立一奇方也。凡有皮中出血者，俱以此方救之，无不神效。

脐中出血亦是奇症，然法不同，用六味汤加骨碎补一钱，饮之即愈。如齿上出血，亦以此方投治。盖脐齿俱是肾经之位，而出血皆是肾火之外越也。六味汤滋其水，则火自息焰矣；骨碎补专能止窍，补骨中之漏也，故加入相宜耳。

如人觉肠胃中痒而无处扒搔者，止觉置身无地，此乃火郁结而不散之故。法当用表散之药，方用柴胡三钱，白芍一两，甘草二钱，炒栀子三钱，天花粉三钱，水煎服即愈。

如有人先遍身发痒，以锥刺之，少已；再痒以刀割之，快甚；少顷又痒甚，以刀割之觉疼，必流血不已，以石灰止之，则血止而痒作之；又以刀割之，又流血，又以石灰止之又痒，势必割至体无完肤而后止。无法可救，我悯世人，今酌定一方救之。方用人参一两，当归三两，荆芥三钱，水煎服。贫者无力买参，则用黄芪二两代之。服此药三剂必效，而痒止痛亦平。

如人有皮肤手足之间如蚯蚓唱歌者，此乃水湿生虫也，方用蚯蚓粪敷于患处即止鸣，以水调涂之厚一寸可也。鸣止再用煎汤，方用白术五钱，薏仁一两，芡实一两，生甘草三钱，黄芩二钱，附子三分，防风五分，水煎服即愈。此治湿则虫无以养，况又有生甘草以解毒化虫，防风去风而逐瘀，附子斩关而捣邪，所以奏功如神也。

如人臂上忽生头一个，眼、耳、口、鼻俱全，且能呼人姓名，此奇病也。方用人参半斤，贝母三两，白芥子三两，茯苓三两，白术五两，生甘草三两，白矾二两，半夏二两，青盐三两，各为末，米饭为丸。每日早晚白滚水送下各五钱，自然渐渐缩小而愈。病奇而方神也。此症初起之时必然臂痛发痒，以手搔之，渐渐长大，久则渐渐露形，大如茶钟，但无头发须眉而已。如用刀割之，立刻死亡不救。

如人舌吐出不肯收进，乃阳火盛强之故，以冰片少许点之即收。后用黄连三钱，人参三钱，菖蒲一钱，柴胡一钱，白芍三钱，水煎服。方名救苦散。二剂可也。

如人舌缩入喉咙不能言语者，乃寒气结于胸腹之故。忽用附子一钱，人参三钱，白术五钱，肉桂一钱，干姜一钱治之，则舌自舒矣。

如人舌出血如泉者，乃心火旺极，血不藏经也。当用六味地黄汤加槐花三钱饮之立愈。

有人舌上生疮，久则疮口出齿牙于唇上者，乃七情忧郁火动，生此奇症也。方用柴胡三钱，白芍三钱，黄连一钱，当归三钱，川芎一钱，生地三钱，黄芩一钱，天花粉二钱，白果十个，水煎服。外用冰片一分，僵蚕末一钱，黄柏炒为末三钱，掺之，自消齿矣。

人掌中忽然高起一寸，不痛不痒，此乃阳明经之火不散而郁于手也。论理该痛痒，

而今不痛痒，不特火郁于腠理，而且水壅于皮毛也。法当用外药消之。盖阳明之火盛必然作渴引饮不休，今又不渴，是胃中之火尽散而流毒于掌中。必其人是阳明之火盛，手按于床席之上，着意行房，过于用力，使掌上之气血不行，久而突突而高也。不痛不痒，乃成死肉矣。方用附子一个，煎汤。以手渍之，至凉而止。如是者十日，必然作痛，再渍必然作痒，又渍而高者平矣。盖附子大热之物，无经不入，虽用外渍，无不内入者也。倘以附子作汤饮之，则周身俱热，又引动胃火，掌内不消而内症蜂起，予所以外治而愈也。或附子汤中再加轻粉一分，引入骨髓，更为奇效耳。

有人鼻大如拳，疼痛欲死，此乃肺经之火热壅于鼻而不得泄。法当清其肺中之邪，去其鼻间之火可也。方用黄芩三钱，甘草三钱，桔梗五钱，紫菀二钱，百部一钱，天门冬五钱，苏叶一钱，天花粉三钱，水煎服。方名消壅汤。此方全在群入肺经以去其火邪，又何壅肿之不消耶？此奇病而以常法治之者也。

男子乳房忽然壅肿如妇人之状，扪之痛欲死，经岁经年不效者，乃阳明之毒气结于乳房之间也。然此毒非疮毒，乃痰毒也。若疮毒不能经久，必然外溃，今经岁经年壅肿如故，非痰毒而何？法当消其痰，通其瘀，自然奏功如响矣。方用金银花一两，蒲公英一两，天花粉五钱，白芥子五钱，附子一钱，柴胡二钱，白芍三钱，通草三钱，木通一钱，炒栀子三钱，茯苓三钱，水煎服。方名至圣通滞汤。此方妙在金银花与蒲公英直入阳明之经；又得清痰通滞之药为佐；附子引经，单刀直入，无坚不破，又何患痰结之不消？或疑附子大热，诸痛皆属于火，似不可用，殊不知非附子不能入于至坚之内，况又有栀子、芍药之酸寒，虽附子大热亦解其性之烈矣，又何疑于过热哉？

人脚板中色红如火，不可落地，又非痰毒，终岁经年不愈也。法当用内药消之，若作外治必然烂去脚板。方用熟地三两，山茱萸五钱，北五味三钱，麦冬一两，元参一两，沙参一两，丹皮三钱，甘菊花五钱，牛膝三钱，金钗石斛一两，茯苓五钱，泽泻三钱，车前子三钱，萆薢二钱，水煎服。方名祛火丹。十剂消，二十剂全愈。然须忌房事三月，否则必发，发则死矣。慎之哉！

人有手足脱下而人仍不死之症，此乃伤寒之时，口渴过饮凉水，以救一时之渴，孰知水停腹内，不能一时分消，遂至四时受病，气血不行，久而手足先烂，手指与脚指堕落，或脚指堕落之后又烂脚板，久之连脚板一齐堕落矣。若有伤寒口渴过饮凉水者，愈后倘手足指出水者，急用吾方，可救指节脚板之堕落也。方用薏仁三两，茯苓二两，肉桂一钱，白术一两，车前子五钱，水煎服。一连十剂，小便大利而手足不出水，永无后患，不必多服。

更有人手指甲尽行脱落，不痛不痒。此乃肾经火虚，又于行房之后以凉水洗手，遂成此病。方用六味汤加柴胡、白芍、骨碎补治之而愈。

有人指缝流血不止，有虫如蜉蝣之小钻出，少顷即能飞去，此症乃湿热生虫也。然何故生虫而能飞耶？盖不止湿热，而又带风邪也。凡虫感风者，俱有羽翼能飞，安在人身得风之气转不能飞也？方用茯苓三钱，黄芪五钱，当归三钱，白芍三钱，生甘草三钱，人参一钱，柴胡一钱，荆芥一钱，熟地五钱，川芎一钱，白术三钱，薏仁五钱，水煎服。此方之妙，全不去杀虫，而但补其气血，而佐之去湿去风，人身气血和自不生虫，补气血之和则虫自无藏身之窟；况又逐水消风，虫更从何处生活耶？此方之所以平而奇也。服四剂则血不流而虫不出，再服四剂，手指完好如初矣。

人有喉患大肿，又非瘿瘤，忽痛忽不痛，外现五色之纹，中按之半空半实，此及痰病结成，似瘤非瘤，似瘿非瘿也。方用海藻三钱，半夏三钱，白芥子三钱，贝母三钱，南星三钱，人参三钱，茯苓五钱，昆布一钱，附子一分，桔梗三钱，甘草一钱，水煎服。此方乃消上焦之痰圣药也，又有海藻、昆布以去其瘿瘤之外象，消其五色之奇纹，妙在消痰而仍不损气，则胃气健而痰自化也。一剂和，二剂消大半，三剂则全消，

四剂永不再发。此方兼可治瘿症神效。

人有脐口忽然长出二寸，似蛇尾状而又非蛇，不痛不痒，此乃祟也。然亦因任督之脉，痰气壅滞，遂成此异病也。法当以硼砂一分，白芷一钱，雄黄一钱，冰片一分，射香一分，儿茶二钱，各为末。将其尾刺出血，必然昏晕欲死，急以药点之，立刻化为黑水。急用白芷三钱，煎汤服之而愈。

人有粪门内拖出一条，似蛇非蛇，或进或出，便粪之时又安然无碍，此乃大肠湿热之极，生此怪物，长于直肠之间，非蛇也，乃肉也，但伸缩如意又似乎蛇。法当内用汤药，外用点药，自然消化矣。内用当归一两，白芍一两，枳壳一钱，槟榔一钱，萝卜子三钱，地榆五钱，大黄一钱，水煎服。方名逐邪杀蛇丹。前服之二剂，后外用冰片点之。先用木耳一两煎汤洗之，洗后将冰片一分研末而扫，扫尽即缩进而愈。神验。

亦有人粪门生虫，奇痒万状，似人之势，进出而后快者，此乃幼时为人戏耍，乘风而入之，以见此怪症也。以蜜煎成一条，用蛇床子三钱，生甘草一钱，楝树根三钱，各为细末，同炼在蜜内，导入粪门，任其自化，一条即止痒而愈，神方也。

人有小便中溺五色之石，未溺之前痛甚，已溺之后少觉宽快，此即石淋也。交感之后入水，或入水之后交感，皆有此症。方用熟地三两，茯苓五两，薏仁五两，车前子五两，山茱萸三两，青盐一两，骨碎补二两，泽泻三两，麦冬五两，芡实八两，肉桂三钱，各为末，蜜为丸。方名治石神丹。早晚白滚水吞下各一两，十日必无溺石之苦矣。此症成之最苦，欲溺而不溺，不溺而又欲溺，尿管中痛如刀割，用尽力气，只溺一块，其声铮然，见水不化。乃膀胱之火熬煎而成，此异病也。其色或红、或白、或黄、或青、或黑不一，总皆水郁而火煎之也。此方之妙，全在不去治石淋而转去补肾水之不足，水足而火自消，火消而水自化，其中有奥妙之旨也。倘治膀胱则气不能出，又何以化水哉？

人有脚肚之上，忽长一大肉块，如瘤非瘤，如肉非肉，按之痛欲死。此乃脾经湿气结成此块，而中又带火不消，故手不可按，按之痛欲死也。法宜峻补脾气而分消其湿为是，然而外长怪状，若在内一时消之，恐不易得，当用内外夹攻之法，自然手到病除。内服方用白术一两，茯苓三钱，薏仁一两，芡实一两，泽泻五钱，肉桂五分，车前子三钱，人参三钱，牛膝二钱，革薤三钱，白矾三钱，陈皮二钱，白芥子三钱，半夏二钱，水煎服。方名清湿化块汤。二剂后用蚯蚓粪一两炒，水银一两，冰片五分，硼砂一分，黄柏五钱炒，儿茶三钱，麝香五分，各为细末，研至不见水银为度。将此药末，用醋调成膏，敷于患处，一日即全消矣。方名化块神丹。神效之极也。此膏可治凡有块者。此内外治之，无不效应如响。

人腰间忽长一条肉痕如带，围至脐间，不痛不痒，久之饮食少进，气血枯槁。此乃肾经与带脉不和，又过于行房，尽情纵欲，乃得此疾。久之带脉气衰，血亦渐耗，颜色黯然，虽无大病，而病实笃也。法当峻补肾水而兼补带脉，自然身壮而形消。熟地一斤，山茱萸一斤，杜仲半斤，山药半斤，白术一斤，破故纸三两，白果肉三两(炒)，当归三两，白芍六两，车前子三两，各为末，蜜为丸。每日早晚各服一两，十日后觉腰轻，再服十日，其肉浅淡，再服全消，不须三料也。然必然忌房事者三月，否则无效。此方乃纯补肾经而少兼任带脉也。任带之病，而用任带之药，何愁不建功哉？

有人眼内长肉二条，长一寸，如线香之粗，触出于眼外。法当药点之，冰片一分，黄连一分，硼砂半分，甘草一分，各为细末，无声为度。用人乳调少许点肉尖上，觉眼珠火炮出，一时收入而愈。更须服煎药，用白芍五钱，柴胡一钱，炒栀子二钱，甘草一钱，白芥子三钱，茯苓三钱，陈皮一钱，白术三钱，水煎服。此方妙在舒肝胆之气，而又泻其火与痰，则本源已探其骊珠，又何愁怪肉之重长耶？

人身忽长鳞甲于腹间胁上，此乃妇人居多而男子亦间生焉。此病速治为妙。今先

传一方，用雷丸三钱，大黄三钱，白矾三钱，铁衣三钱，雄黄三钱，研各为末，枣泥为丸。凡得此病，酒送下三钱，立时便下如人精者一碗，胸中便觉开畅，再服三钱，则鳞甲尽落矣。远公吾传术至此，非无意也，汝将来救人不少。此方之妙，妙在雷丸无毒不散，又何疑哉？况各药又皆去毒去水之品乎！此方之最神最奇者也。

此书无一症不全，无一论不备，真天地之奇宝，轩岐之精髓也。善用之成医之圣，岂但良医而已哉！愿远公晨夕研穷，以造于出神入化耳。吕道人又书。

华君曰：奇病尚有数症未全，我今尽传无隐。人手上皮上现蛇形一条，痛不可忍，服汤药不效。以刀刺之出血如墨汁，外用白芷为末掺之，少愈；明日又刺血如前，又以白芷末掺之，二次化去其形。先刺头，后刺尾，不可乱也。

尚有一症更奇，喉中似有物行动，吐痰则痛更甚，身上皮肤开裂，有水流出，目红肿而又不痛，足如斗肿而又可行，真绝世不见之症。此乃人食生菜，有蜈蚣在叶上，不知而食之，乃生蜈蚣于胃口之上，入胃则胃痛，上喉则喉痛，饥则痛更甚也。方用鸡一只，煮熟，五香调治，芬馥之气逼人，乘入睡熟，将鸡列在病人口边，而蜈蚣自然外走，倘有蜈蚣走出立刻拿住，不准其重进口中，或一条，或数条不等，出尽自愈。大约喉间无物走动，则无蜈蚣矣。然后以生甘草三钱，薏仁一两，茯苓三两，白芍五钱，当归一两，黄芪一两，防风五分，荆芥一钱，陈皮一钱，水煎服。方名全肤汤。十剂则皮肤之裂自愈，而两足如斗亦消矣。盖蜈蚣在上焦，非药食能杀，因药下喉，即入胃中，而蜈蚣却在胃口之上，故不能杀之也。所以引其外出，然后以药调治其气血自愈。皮肤开裂者，乃蜈蚣毒气盘踞肺边，肺主皮毛，故皮肤开裂；两足如斗，足乃肾之部位，肺居上为肾之母，母病则子亦病，然肾水终是不乏，而毒气留于肾部，故足之皮大而浮，非骨之病也，所以能走耳；眼属肝，肝受肺气之毒薰蒸而红肿矣。

更有奇症，人有胃脘不时作痛，遇饥更甚；尤畏大寒，日日作楚。予以大蒜三两捣汁灌之，忽吐蛇一条，长三尺，而愈。盖蛇最畏蒜气，此余亲手治人者。

更有人忽头面肿如斗大，看人小如二寸，饮食不思，呻吟如睡，此痰也。用瓜蒂散吐之，而头目之肿消，又吐之而见人如故矣。后用人参、白术各三钱，茯苓三钱，甘草一钱，陈皮五分，半夏三钱，水煎服，二剂愈。

更治陈登之病，中心闷甚，而亦不能饮食，予谓有虫在胸中，必得之吃腥也。以半夏三钱，瓜蒌七个，甘草三钱，黄连一钱，陈皮一钱，人参三钱吐之，吐虫三升，皆赤头面，尾如鱼。方名加味瓜蒂散。予谓：能断酒色可长愈，，否则三年后必病饱满而死。登不听吾言，三年果死。

相传华真人治一人被犬咬其足指，随长一块，痛痒不可当。谓疼者有针十个，痒者有黑白棋子二枚，以刀割开取之果然否？真人云：并无此事，后人附会之也。

更治一人，耳内忽长肉一条，手不可近，色红带紫。予曰：此肾火腾烧于耳也。用硼砂一分，冰片一分，点之立化为水。后用六味地黄丸大料饮之，服二料全愈。

张公曰：人大腿肿痛，坚硬如石，疼苦异常，欲以绳系足高悬梁上，其疼乃止，放下疼即如砍，腿中大响一声，前肿即移大臀之上，肿如巴斗，不可着席，将布兜之悬斟，其疼乃可。方用生甘草一两，白芍三两，水煎服。盖生甘草专泻毒气，白芍平肝木以止痛也，痛止则肿可消，毒出则祟可杜也。

人有心窝外忽然生疮，如碗大，变成数口，能作人声叫喊，此乃忧郁不舒而祟凭之也。用生甘草一两，人参五钱，白矾三钱，茯神三钱，金银花三两，水煎服，自安不鸣矣。再用二剂即愈。盖甘草消毒，人参、茯苓以安其心，白矾以止其鸣，金银花以解其火热，故易于奏功也。

## 平 治 法

### 论气虚 论血虚 论肾虚 论胃虚 论脾虚诸用药方

天师曰：平治者，平常之病用平常之法也。气虚者用六君子汤、四君子汤；血虚者用四物汤；肾虚无火者用八味汤，肾虚有火者用六味地黄汤；肺虚者用生脉散；心虚者用归脾汤，或天王补心丹；肝虚者用建中汤；胃虚者用四君子汤；脾虚者用补中益气汤；郁症用逍遥散；伤风用小柴胡汤，或参苏饮；有热者用二黄汤；胃热甚者用竹叶石膏汤。诸如此类，俱可以平常法治之，何必出奇眩异哉？此平治之宜知也。

## 奇 治 法

### 论单味治病

天师曰：奇治者，可以一味而成功不必更借重二味也，故曰奇治，非奇异之奇也。如吐痰用瓜蒂散，止用瓜蒂一味足矣，不必再添别药，反牵制其手也。如泻病止用车前子一两饮之，即止水泻是也，不必更加别药以分消之也。又如气脱吐血等症，止用一味独参汤治之是也。又如腰痛不能俯仰，用白术四两，酒二碗，水二碗煎汤饮之，即止疼痛，不必更加他药也。盖瓜蒂专能上涌，若杂之他药，反不能透矣。譬如人善跳跃，一人牵扯其身，转不自如。车前子性滑而能分水谷，倘兼附之他药，又如人善入水者，一人牵其足则反下沉。人参善能补气，接续于无何有之乡，加之别药则因循宛转。所以可以专用而不可以双用也。此奇治之宜知者。

## 偶 治 法

### 论双味治病

天师曰：偶治者，方中不能一味奏功，乃用二味兼而治之也。如吐血用当归、黄芪之类，中寒用附子、人参之类，中热用元参、麦冬之类是也。吐血则必血虚，用当归一味以补血足矣，何以又佐之黄芪也？盖血乃有形之物，不能速生，必得气旺以生血，故必用黄芪以补其气也。夫中寒之症，阴寒逼人，阳气外越，祛寒用附子足矣，必加之人参者何也？盖元阳既不归舍，则一线之气在若有若无之间，不急补其气，则元阳出走而不返矣，故必兼用人参以挽回于绝续之顷也。夫中热之症，上焦火气弥漫，不用降火之品，何能救焚？似乎用元参退浮游之火足矣，何以加入麦冬？盖胃火沸腾则肺金自燥，胃口自求不暇，又何以取给以分润肺金之气？故必用麦冬以润之，则肺足以自养，不藉胃土之奉膳，则胃土足以自资，而火自然可息。此皆偶治之妙法，谁能知其奥耶？举三方可通其余，至于三之四之，至于十之外，均可于偶方之法广悟也。

## 形 治 法

### 论目痛 论头痛 论手痛 论脚痛

天师曰：形治者，四肢头面有形可据而治之也。如见其目痛则治目，见其头痛则头，见其手痛则治手，见其脚痛则治脚也。其病见之形象，何必求之于无形？此形治之宜审也，审何经之病，用何经之药，自然效应。如手之麻木乃气虚而风湿中之，必须用手经之药引入手中，而祛风湿之药始能有效，否则亦甚无益。倘舍外形之可据，而求内象之无端，无怪其不相入也。方用白术五钱，防风五分，黄芪五钱，人参二钱，陈皮五分，甘草一钱，桂枝五分，水煎服。方名防风汤。方中人参、黄芪、白术俱是补气去湿之药，防风乃去风之品，然必得桂枝始能入于手经也。经络既清，自能奏功，举一而可类推，愿人审诸。

张公曰：天师太略，予补一二可也。脚痛之症最多而最难治。盖脚乃人身之下流，水湿之气一犯，则停蓄不肯去，须提其气而水湿之气始可散也。今人动用五苓散治湿，亦是正经，然终不能上升而尽去其湿也。予今立一方，可以通治湿气之侵脚者。方用人参、白术各三钱，黄芪一两，防风一钱，肉桂一钱，薏仁五钱，芡实五钱，陈皮五分，柴胡一钱，白芍五钱，半夏二钱，水煎服。方名升气去湿汤。此方亦去湿之神剂。防风用于黄芪之中已足提气而去湿；又助之柴胡之舒气，则气更升腾，气升则水亦随之而入于脾矣；方中又有白术、芡实、薏仁俱是去水湿之圣药，有不奏功如响者乎！凡有湿病，幸以此方治之。

目之红肿也，乃风之入于肝胆之中，湿气不散，合而成之也。初起之时，即用舒肝舒胆之药而加之去湿散火之品，自然手到成功。无如人止知散邪，而不知合治之法，所以壅结而不能速效。少不慎疾，或解郁于房闱，或留情于声色，或目触于风寒，遂变成烂眼流泪之症，甚则胬肉板睛有之。吾今定一方，即于初起之三五日内连服二剂，即便立愈。方用柴胡三钱，白芍三钱，白蒺藜三钱，甘菊花三钱，半夏二钱，白术五钱，荆芥一钱，甘草一钱，草决明一钱，水煎服。方名清目散。一剂轻，二剂愈。有热者加栀子三钱，无热者不必加入。此方之妙在风、火、湿同治，又佐之治目之品，所以药入口而目即愈也。其余有形之治可以类推。

## 理气治法

### 论气逆痰滞　论气虚痰多　气虚痰寒　气虚痰热

天师曰：气治者，气病实多，吾亦举其大者言之，如气逆痰滞是也。夫痰之滞非痰之故，乃气之滞也，苟不利气而惟治痰，吾未见痰去而病消也。方用人参一钱，白术一钱，茯苓三钱，陈皮一钱，天花粉一钱，白芥子一钱，神曲一钱，苏子一钱，豆蔻三粒，水煎服。方名顺气活痰汤。此方之妙，在治痰之中而先理气，气顺则痰活，气顺则湿流通而痰且不生矣。此气治之宜知，可即一方而悟滞气之法。

张公曰：气治法甚多，天师方甚略，吾再传二方，可以悟气治法矣。气虚痰多之症，痰多本是湿也，而治痰之法又不可徒去其湿，必须补气为先而佐之消痰之品。方用人参三钱，茯苓三钱，薏仁五钱，半夏三钱，神曲一钱，陈皮一钱，甘草一钱，水煎服。方名助气消痰汤。此方虽有半夏、陈皮消痰，然而不多用人参，则痰从何消？有人参以助气，有薏仁、茯苓之类始能健脾以去湿，湿去而痰自消矣。此气治之一法也。更有气虚痰寒者，即用前方加肉桂三钱，干姜五分足矣。有气虚痰热者不可用此方，当用麦冬三钱，天花粉一钱，甘草一钱，陈皮一钱，白芥子一钱，茯苓二钱，神曲三分，白芍三钱，当归三钱，水煎服。方名清火消痰汤。此方之妙，在不燥而又是补气之剂，润以化痰，痰去而气自足矣。得此二方则气治无难矣。

## 暗治法

### 论儿门暗疾　论产门生虫　产门生疮

天师曰：暗治者，乃人生暗疾而不可视之症，最难治而最易治也。大约暗疾妇人居其九，或生于儿门之外，或生于儿门之中，或生于乳上，或生于脐间，或生于粪门之旁，或生于金莲之上。止可陈说，然犹有羞愧而不宜尽言者，止可意会而默思之也。患在身体之外者必系疮疡，以疮疡前法治之，不再论也。惟是儿门之内，不可不立一方以传行医之暗法。大约儿门内之病，非痒则痛，吾言一方，俱可兼治，取效甚神。方用当归一两，栀子三钱，白芍五钱，柴胡一钱，茯苓五钱，楝树根五分，水煎服。此方之妙，皆是平肝去湿之品，无论有火无火，有风有湿俱奏奇功。正不必问其若何痒，若何痛，若何肿，若何烂，此暗治之必宜知者也。有痰加白芥子一钱，有火加黄芩一

钱，有寒加肉桂一钱，余不必加。

张公曰：何奇至此，吾不能测之矣。

华君曰：有二法未传，我传与远公。产门内生虫，方用鸡肝一副，以针刺无数孔，纳入产门内，则虫俱入鸡肝之内矣。三付全愈，不必添入药味也。止要刺孔甚多，则虫有入路。三付后用白芍五钱，当归五钱，生甘草三钱，炒栀子三钱，陈皮五分，泽泻三钱，茯苓三钱，白术五钱，水煎服，四剂不再发。

又方治产门外生疮久不愈，神效。黄柏三钱（炒，为末）轻粉五分，儿茶三钱，冰片五分，麝香三分，白薇三钱（炒，为末），蚯蚓粪三钱（炒），铅粉三钱，乳香三钱（去油），朝脑三钱，各为末，调匀以药末糁在疮口上，二日即愈，神效之极。兼可治各色之疮，无不神效。

## 明 治 法

### 论治疮毒 论头面上疮 论身上手足疮

天师曰：明示人之病症而不必暗治之也。如生毒在手面，或结毒在皮肤，或生于面上，或生于颊间是也，有疮俱照前传疮毒之法消之，但不可如发背、肺痈重症而治之也。我今再传以治小疮毒如神，方用金银花一两，当归一两，蒲公英一两，生甘草三钱，荆芥一钱，连翘一钱，水煎服。一剂轻，二剂消，三剂愈。此明治之妙法，人亦宜知之，不可忽也。头上最不可用升药，切记切记！下病宜升而上病不宜升也，头上病最宜用降火之药。

张公曰：吾不能加一言。

华君曰：予尚有二方。一方头面上疮用金银花二两，当归一两，川芎五钱，蒲公英三钱，生甘草五钱，桔梗三钱，黄芩一钱，水煎服。方名上消痈疮散。一剂轻，二剂全消，不必三剂。一方治身上，手足之疮俱神效。金银花三两，当归一两，生甘草三钱，蒲公英三钱，牛蒡子二钱，芙蓉叶七个，无叶时用梗三钱，天花粉五钱，水煎服。方名消痈万全汤。一剂即消，二剂全愈，神方也。

天师曰：二方俱神效，并可传也。

## 久 治 法

### 论虚寒久治

天师曰：久治者，日久岁长而治之也。此乃寒虚之人，不可日断药饵，如参、苓、芪、术之类，日日煎饮始好，否则即昏眩怔忡是也。方用人参一钱，白术二钱，黄芪二钱，茯苓二钱，甘草五分，白芥子一钱，神曲五分，肉桂一分，麦冬二钱，五味子三分，苏子五分，水煎服。心不宁加生枣仁一钱；不寐加熟枣仁一钱，远志一钱；饱闷加白芍二钱；口渴加当归二钱，熟地三钱；梦遗加芡实三钱，山药三钱；饮食不开加麦芽一钱，山楂三四粒；有痰加半夏五分；咳嗽加桔梗一钱；有浮游之火加元参二钱；头疼加蔓荆子七分，或川芎一钱；有外感加柴胡一钱；鼻塞加苏叶一钱；目痛加柴胡一钱；心微痛加栀子五分；胁痛加芍药一钱；腹痛加肉桂三分。此久治之法。

张公曰：妙极。

## 暂 治 法

### 论伤风 伤食 伤暑 伤湿

天师曰：暂治者，乃强壮之人素不服药，一朝得病用药暂治之也。如人外感伤寒，用伤寒专门治之，兹不再赘。其余伤风、伤食、伤暑、伤湿俱可以暂治而愈。伤风则用柴胡三钱，荆芥一钱五分，白芍三钱，苍术五分，茯苓二钱，炒栀子二钱，枳壳一

钱，丹皮一钱，白芥子一钱，水煎服。此方发散之药虽重，然因其素不患病则腠理必密，故以重剂散之。然方中有健脾之药，正不必忧散药之太重也。

伤食作痛，胸腹饱闷填胀，欲呕而不得。方用白术三钱，枳壳二钱，山楂三十粒，麦芽三钱，半夏一钱，甘草一钱，砂仁三粒，厚朴一钱，水煎服。此方纯是攻药而不致消气，妙在用白术为君，故不消气而转能消食。然亦因其形壮体实而用之，倘体弱久病之人，不敢以此方投之。

伤暑者，乃暑气因其劳而感之，必非在高堂内寝之中而得之也。方用香薷二钱，青蒿五钱，石膏一钱，干葛一钱，车前子一钱，茯苓三钱，白术一钱，厚朴一钱，陈皮一钱，甘草一钱，水煎服。此方纯是解暑之药，亦因其气壮而用之，气虚人最忌。

伤湿之症，两足浮肿，手按之必如泥，乃湿侵于脾也。急用茯苓五钱，猪苓三钱，白术三钱，泽泻三钱，肉桂二分治之。亦因其气壮气盛而用之，倘气虚还须斟酌。此皆暂治之法。

## 远 治 法

### 论中风 论臌胀 论痿症 论食炭

天师曰：远者，病得之年远而徐以治之也。如中风已经岁月，臌胀已经年许，痿症而卧床者三载，如癫痫食炭者数年是也。此等之症，卧床既久，起之最难卒效，然而治之得法，亦可起之于旦夕。如中风手足不仁，不能起立步行者，但得胃气之健，而手足不致反张，使足蹩者皆可起之。方用人参五两，白术半斤，薏仁三两，肉桂三钱，附子一钱，茯苓一两，半夏一两，南星三钱，水二十碗，煎四碗，分作两次服。早晨服一碗即卧，上以绵被盖之，令极热汗出如雨，任其口呼大热，不可轻去其被，任其自干；再用后二碗晚服，亦盖之如前，不可轻去其被，一夜必得湿气冷汗尽行外出，三日可步履矣。后用八味丸四料为丸，服完永不再发。

臌胀经年而不死者，必非水臌，水臌之症不能越于两年，未有皮毛不流水而死者，今二三年不死，非水臌，乃气臌、血臌、食臌、虫臌也。但得小便利而胃口开者俱可治。方用茯苓五两，人参一两，雷丸三钱，甘草二钱，萝卜子一两，白术五钱，大黄一两，附子一钱，方名消臌至神汤。水十碗煎汤二碗。早服一碗必然腹内雷鸣，少顷必下恶物满盒，急拿出倾去，再换桶，即以第二碗继之，又大泻大下，至黄昏而止，淡淡米饮汤饮之，不再泻。然人弱极矣，方用人参一钱，茯苓五钱，薏仁一两，山药四钱，陈皮五分，白芥子一钱，水煎服。方名回春从脾丹。一剂即愈，忌食盐者一月，犯则无生机矣。先须断明，然后用药治之。

痿症久不效者，阳明火烧盗肾水也。然能不死长存者何？盖肾水虽涸，而肺金终得胃气以生之，肺金有气必下生肾水，肾虽干枯终有露气夜润，肾经常有生机，故存而不死也。方用麦冬半斤，熟地一斤，元参七两，五味子一两，水二十碗，煎六碗。早晨服三碗，下午服二碗，半夜服一碗，一连二日必能坐起。后改用熟地八两，元参三两，麦冬四两，北五味三钱，山茱萸四钱，牛膝一两，水十碗煎二碗，早晨一碗，晚服一碗，十日即能行步，一月即平复如旧矣。盖大滋其肺肾之水，则阳明之火不消而自消矣。

癫痫之症，亦累岁经年而不愈，乃痰入于心窍之间而不能出；喜食炭者，盖心火为痰所迷，不得发泄，炭乃火之余，与心火气味相投，病人食之竟甘如饴也。方用人参一两，南星三钱，鬼箭三钱，半夏二钱，附子一钱，肉桂一钱，柴胡三钱，白芍三钱，菖蒲二钱，丹砂末二钱，先将前药煎汤二碗，分作二服，将丹砂一半调入药中与病人服之，彼不肯服，即以炭饴之，“服了与汝炭吃”，彼必欣然服之，索炭也，不妨仍与食炭。第二服亦如前法，则彼不若前之欣然，当令人急灌之，不听不妨打之，以

动其怒气，怒则肝木火起以生心，反能去痰矣。皆绝妙奇法，世人未见未闻者，吾救世心切，不觉尽传无隐。此皆远治之法，最宜熟记。

张公曰：中风之有胃气则脾健可知，但脾胃俱有根源，何难用药？天师所用之药又是健脾之品，使脾一旺则气益旺，可知气旺则湿自解留；方中又全是去湿之药，湿去则痰消；又有消痰之品，痰消则寒自失；而又有补火之剂，所以奏功也。然非大剂煎饮，则一杯土安能止汪洋之水，而重筑其堤岸哉？

臌胀之病，年老不死，原是可救，所以用下药以成功。非土郁之中固有水积，若果有水症早早死矣，安能三年之未死哉？然而虽非水症，而水必有壅阻之病。方首仍用茯苓为君，以雷丸、大黄为臣，不治水而仍治水，所以奏功如神也。

痿症久不死，惟是肺经之润，亦由肾经之有根也。倘肾水无根，纵肺金有夜气之生，从何处生起？吾见立槁而已矣。惟其有根所以不死，故用大剂补肾之品，因之而病愈，亦因其有根可救而救之也。

癫痫之病，虽时常食物，肠中有水谷之气，可以养生不死，亦其心之不死也，倘心早死，即无病之人食谷亦亡，况有癫痫之症！吾见其早亡不能待于今日，惟其中心不死，不过胃痰有碍，一时癫痫，其脾胃犹有生气也。故用人参以治心，加附子、菖蒲、肉桂温中以祛邪，加柴胡舒肝平木，加南星、鬼箭、半夏逐痰荡邪，加丹砂定魂镇魄，自然邪气少而正气多也。皆天师未言，而予发其奥妙如此，方则天师至神至奇，予不能赞一辞也。

华君曰：予无此之多，各有小异，不必尽书，止言异处可也。臌胀方不同，传予之方，乃用甘遂三钱，牵牛三钱，水三碗，煎半碗服之，则泻水一桶。泻极用人参一钱，茯苓三钱，薏仁一两，山药五钱，芡实一两，陈皮五分，白芥子一钱，水煎服。方名健脾分水汤。一剂即愈，亦忌盐一月。

痿症方亦不同，方用元参一两，熟地三两，麦冬四两，山茱萸一两，沙参三两，五味子五钱，水煎服，十日即可起床。予曾亲试之，神验。不知天师何故不传此方而更传新方也。想天道之薄而人身亦殊，用药更重也。

癫痫余未传方，然别有治癫之方亦奇妙，方用柴胡五钱，白芍三两，人参一两，半夏三钱，白芥子五钱，南星三钱（用牛胆制过者），附子一钱，茯神三钱，菖蒲三钱，水十碗，煎二碗，先予一碗服之，必倦怠；急再灌一碗，必熟睡。有睡至一二日者，切不可惊醒，如死人一般，任其自醒，醒来病如失，即索饮食。说从前之病，不可即与饮食，俄半日与之米粥汤，内加人参五分，陈皮五分煎粥与之。再用人参三钱，白术一两，甘草一钱，茯苓五钱，陈皮五分，白芥子五钱，水煎与之。彼必欣然自服，服后再睡，亦听其自醒，则永不再发，亦奇妙法也。

天师曰：此方未尝不佳妙。

## 近 治 法

### 论猝倒 论心痛暴亡
### 论腹痛欲死 论中恶 论中痰 论心痛

天师曰：近治者，一时猝来之病而近治之也。如一时眼花猝倒，不省人事；一时心痛暴亡；一时腹痛，手足青而欲死者是也。此等之症如风雨骤至，如骏马奔驰，不可一时止遏，不可少缓须臾以治之也。眼花猝倒，非中于恶则中于痰，中恶、中痰实可同治。盖正气之虚，而后可以中恶；中气之馁，而后可以痰迷，然则二症皆气虚之故，故补其气而中气正气自回，或加以祛痰之品，逐邪之药，无有不奏功顷刻者。方用人参三钱，白术五钱，附子一钱，半夏一钱，南星一钱，陈皮一钱，白薇一钱，水煎服。方名消恶汤。下喉即愈。此方妙在补气之药多于逐痰祛邪，中气健于中，邪气

消于外，又何惧痰之不速化哉？

心痛暴亡，非寒则火。治火之法，止消二味，用炒栀子五钱，白芍五钱，煎汤服之，下喉即愈。方名自焚急救汤。治寒之药，必须多加，方用人参三钱，白术五钱，肉桂一钱，附子一钱，甘草一钱，白芍三钱，熟地一两，山茱萸四钱，良姜一钱，水煎服。方名消寒汤。二方各有深意，前方因火盛而泻以肝木也，后方因大寒而补肾气也。多寡不同，而奏功之神则一耳。

腹痛之症，一时痛极，甚至手足皆青，救若少迟，必致立亡。此肾经中于寒邪也。法当急温命门之火，而佐热其心包之冷，使痛立除，而手足之青亦解。方用人参三钱，白术五钱，熟地五钱，附子一钱，肉桂一钱，吴茱萸五分，干姜五分，方名救痛至圣丹。水煎服即愈。此方之妙，补火于真阴之中，祛寒于真阴之内，自然邪去而痛止，不致上犯心而中犯肝也。此近治之法，当于平日留心，不致临症急遽，误人性命也。

华君曰：余亦有传，但不同耳。中恶、中痰方：人参三钱，茯苓五钱，天南星三钱，附子一钱，方名解恶仙丹。虚人多加人参至一两。水煎服即苏。心痛方，治有火者神效，贯仲三钱，白芍三钱，栀子三钱，甘草三钱，水煎服。一剂即止痛。

## 轻 治 法

### 论小柴胡汤

天师曰：轻者，病不重不必重治，而以轻剂以治之也。如人咳嗽、头疼、眼目痛、口舌生疮皆是小症，何必用重剂以补阳，用厚味以滋阴哉？法当用轻清之品少少散之，无不立效，如小柴胡汤之方是也。然而，小柴胡汤世人不知轻重之法，予再酌定之，可永为式。方用柴胡一钱，黄芩一钱，半夏一钱，陈皮五分，甘草一钱，此小柴胡汤，予更加人参五分，茯苓二钱，更为奇妙。盖气足则邪易出而汗易发。世人见用人参便觉失色，匪独医者不敢用，即病者亦不敢服，相沿而不可救药者滔滔皆是，安得布告天下医人，详察其病源而善用之也。此轻治之法，极宜究心。

张公曰：天师言小柴胡汤治外感者也，予言治内伤者补中益气汤是也。然补中益气汤东垣立方之后，世人乱用，殊失轻重之法，予再酌定之，可传之千古不蔽。柴胡一钱，升麻四分，黄芪三钱，白术三钱，当归三钱，陈皮八分，甘草一钱，人参一钱，人气虚者多可加至一两，看人之强弱分多寡耳。若有痰加半夏一钱，有热加黄芩一钱，有寒加桂枝一钱，头疼加蔓荆子八分或川芎一钱，两胁痛加白芍三钱，有食加麦芽二钱，伤肉食加山楂二十粒，胸中痛加枳壳五分、神曲五分，如此加用，自合病机，无如人不肯用。此方以治内伤也，最宜留心，大约右手寸口脉与关脉大于左手者，急用此汤，无不神效。

## 重 治 法

### 论大渴　论大汗　论大吐　论大泻　论阴阳脱

天师曰：重治者，病出非常，非轻淡可以奏功，或用之数两，或用之半斤一斤，而后可以获效。如大渴、大汗、大吐、大泻，阴阳脱之症，从前俱已罄谈，而方法亦尽，余可不言，然而尚未尽者，大渴之症必用石膏，往往有一昼夜而用至斤许者。盖热之极，药不得不用之重，此时倘守定不可多与之言，反必杀之矣。但此等症乃万人中一有之，不可执之以治凡有胃火之人也。

张公曰：大渴之症，用石膏以平胃火，无人不知矣，尚有未知其故者，胃火沸腾奔越不啻，如火之燎原，必得倾盆之雨始能滂沛而息灭之，原取一时权宜之计，故可以暂时用之多能取效，不可久用，久用则败亡。

天师曰：大汗之症，必用参、芪，往往有用参斤许者，然亦偶尔有之，不可拘执

以治凡有汗亡阳之症，盖阳药不宜偏多，而阴药可以重用故耳。

张公曰：大汗势必用补气之药以救亡阳之症，然而过用补气之药仍恐阳亢而阴消，服数剂补气之后，即宜改用补阴之品。况亡阳之后，阴血正枯，进以补水之药正投其所好也，阴定则阳生，而阴阳无偏胜之弊矣。

天师曰：大吐之症，明是虚寒，亦有用参至数两者。然而吐不可一类同观，其势不急，不妨少用，可以徐加，倘寒未深而吐不甚，亦以参数两加之，恐增饱满之症矣。

张公曰：大吐之症，虚寒居多，然亦有热而吐者，不可不讲。热吐者必随痰而出，不若寒吐之纯是清水也。热吐不可用参，以二陈汤饮之得宜；若寒吐必须加参两许，而杂之辛热之品，始能止呕而定吐。第人参可以暂用而不可日日服之，吐多则伤阴，暂服人参止吐则可，若日日服之必致阳有余而阴不足，胃中干燥，恐成闭结之症矣，所以人参可暂而不可常也。

大泻之症，往往用止泻之药至数两者，亦一时权宜之计，而不可执之为经久之法。

大泻涩之始能止泻，若过于酸收，则大肠细小矣，下不能出又返而上，故止泻之药止可一时用之，而不可经久用之也。

阴阳脱亦有用参至数斤者，然脱有不同，有火盛而脱，有水虚而脱。水虚者，用人参数斤，实为对药；倘肾中有火，作强而脱，止可用参数两挽回于一时，而不可日日用参数斤，以夺命于日后也。盖重治之法，前已备言，其功兹更发明，其弊愿人斟酌善用之。

阴阳脱症，明是气虚之症，用参最宜，最可多服，即肾中有火亦可用之，但脱后用参以救脱则可，救活之后亦当急用熟地、山茱萸大剂作汤饮之，使已脱之精重生，则未脱之气可长，否则阳旺阴消，恐非善后之策，不特肾中有火者不宜久服人参也。倘能用熟地、山茱萸、北五味、麦冬之类于人参之中，又各各相必，不必避忌人参之不宜用也。

华君曰：前已明言，然余尚有方，并传之以为临症之鉴。大渴不止，方用石膏数两，知母三钱，糯米一撮，麦冬三两，人参亦数两（与石膏同用），半夏三钱，甘草一钱，竹叶百片，元参二两，水煎服。

大汗方：人参四两，北五味子三钱，麦冬三两，生地二两，水煎服，一剂即止汗。更有奇方以救贫乏之人，黄芪三两，当归二两，桑叶十四片，北五味三钱，麦冬二两，水煎服，一剂即止汗。

大吐方：人参一两，陈皮二钱，砂仁三粒，方名止呕仙丹。此治有火之吐。倘寒甚而吐加丁香二钱，干姜三钱，神效。更有肾火沸腾而吐，食入即出等症，用六味汤一料，煎汤二碗服之，即止吐。更有肾寒之极，今日饮食，至明日尽情吐出者，用六味丸一料加附子一个，肉桂二两，煎汤二碗服之，即不吐。三方予亲试而验者也。

大泻方：用白术一两，茯苓一两，肉桂五分，泽泻三钱，猪苓三钱，一剂即止泻。更有肾经作泻，五更时痛下七八次，亦用八味地黄丸一料煎汤二碗与之，当日即减大半，二服愈，四服全愈。阴阳脱无可说，大约必得人参救之，天师之说，亦言其变也。

## 瘟疫治法

天师曰：瘟疫之症，其来无方，然而召之亦有其故，或人事之错乱，或天时之乖违，或尸气之缠染，或毒气之变蒸，皆能成瘟疫之病也。症既不同，治难划一，然而瘟疫之人，大多火热之气，蕴蒸于房户则一家俱病，蕴蒸于村落则一乡俱病，蕴蒸于市廛则一城俱病，蕴蒸于道路则千里皆病。故症虽多，但去其火热之气，而少加祛邪逐秽之品，未有不可奏功而其效者也。方用大黄三钱，元参五钱，柴胡一钱，石膏二钱，麦冬三钱，荆芥一钱，白芍三钱，滑石三钱，天花粉三钱，水煎服。此方可通治

瘟疫之病，出入加减无不奏功。此方之妙，用大黄以荡涤胸腹之邪，用荆芥、柴胡以散其半表半里之邪气，用天花粉以消痰去结，用石膏以逐其胃中之火，用芍药以平肝木，不使来克脾土，则正气自存而邪气自出。此方最妥最神，治瘟疫者以此为枕中秘。

张公曰：瘟疫不可先定方，瘟疫来之无方也。不可空缺一门，天师所以酌定此方，可以救世，大约可据之治时气之病，而终不可以治气数之灾也。

## 瘴疠治法

天师曰：瘴疠者，乃两粤之气郁蒸而变之者也。其气皆热而非寒，其症皆头痛而腹满。土人服槟榔无碍者，辛以散之也。盖火气得寒反抑郁而不伸，槟榔气辛，同气易入，其味却散，故适与病相宜。然止可救一时之急，终不可恃之为长城也。今立一方，可长治瘴疠之侵。人参一钱，白术五分，茯苓三钱，陈皮五分，甘草五分，半夏一钱，槟榔一钱，枳壳五分，柴胡五分，五味子五粒，麦冬三钱，水煎服。方名去瘴仙丹。此方之妙，全非治瘴疠之品，而服之自消。盖健脾则气旺，气旺则瘴疠不能相侵，即既感者，方中已有去瘴疠之药，岂有不奏功立应者乎？此瘴疠治法，又宜知之也。

或人有感疠而成大麻风者，又不可如是治法。盖大麻风纯是热毒之气裹于皮肤之间，湿气又藏遏于肌肉之内，所以外症皮红生点，须眉尽落，遍体腐烂，臭气既不可闻，人又安肯近而与治？予心痛之，乃立一奇方，用元参四两，苍术四两，熟地四两，苍耳子四两，薏仁四两，茯苓四两，名为四六汤，各为末，蜜为丸。每日吞服一两，二料必然全愈。盖此方之妙，能补肾健脾，而又入散风去湿，正补则邪自退，不必治大风而大风自治矣。急宜先刻一张，广行施拾，功德又何可量哉？此忌房事而已。

华君曰：传予方不同。用槟榔一钱，白芍三钱，柴胡八分，白术三钱，茯苓三钱，车前子二钱，枳壳五分，白芥子三钱，水煎服。方名化瘴仙丹。有火加黄连五分，二剂即瘴消，亦妙方也。

大麻风予有奇方，用苍术二两，熟地二两，元参二两，苍耳子二两，车前子二两，生甘草二两，金银花十两，蒲公英四两，白芥子二两，各为末，蜜为丸。一料全愈。此方中和之中有妙理，似胜天师传方也。

## 得治法

天师曰：得治者，言治之得法也。如伤寒而得传经、直中之宜，伤暑而得中暑、中暍之宜，中风而得中气、中火、中痰之宜，中湿而得中水、中气、中食、中虫之宜，中燥而得中凉、中热之宜，中寒而得中肝、中肾、中心、中脾、中脏、中腑之宜，因病下药，又何至杀人顷刻哉？虽得之治，无方之可言。而得之鉴，实为人之幸也。吾存得之一门者，欲人知得之有功，不得则有过也。

得治之法，看病人色泽之真伪；看病人脉息之实虚，有神无神；问病人之喜好若何；饮食若何；有痰无痰若何，痰之色若何；再察病人舌之颜色若何，滑与不滑若何；饮食不饮食，胸腹之间痛不痛？试观其情志，详审其从违，徐听其声音，再闻其气息，病之症了然于心中，又何患不得哉？

## 失治法

天师曰：失治者，不能知病之真假、症之虚实与阴阳寒热，而妄治之也。信口雌黄，全无见识，喜攻人之短，炫自己之长。不识药味之温和，动言可用；何知方法之大小，辄日难投。视熟地、人参为冤家仇敌，珍黄柏、知母为亲子娇儿。用寒凉之品，全无畏忌之心；见补平之施，顿作惊讶之色。喜攻喜散，矜消导为神奇；怒抑怒扬，薄

通塞为怪诞。但明泻火，而不悟从治之妙，鄙茱萸为无用之材；仅晓益水，而不晓变症之方，笑甘遂为可弃之物。消痰而不消痰之本，诧病难攻；泻火而不泻火之源，叹方可废。奇平之法，原未尝熟究于胸中；正变之机，安能即悟于指下。无怪动手即错，背谬殊多，举意全非，失乱不少。以致冤鬼夜号，药柜中无非黑气；阴魂惨结，家堂中尽是啼声。愿学医者，见失以求得，庶可改过而延详。然则求得延详之法奈何？见寒药投之而拒格，即当改用清凉之剂；见消导而转甚者，宜改温补；见祛邪之更加者，宜用平调；见利水而水益多者，补肾为先；见散邪而邪益盛者，助正为急。此皆补过之文，抑亦立功之术，临症须审，慎弗忽略。

## 意 治 法

天师曰：医者意也。因病人之意而用之，一法也；因病症之意而用之，又一法也；因药味之意而用之，又一法也。因病人之意而用之奈何？如病人喜食寒，即以寒物投之；病人喜食热，即以热物投之也。随病人之性而加以顺性之方，则不违而得大益；倘一违其性，未必肯听吾言而敢服吾药也。所以古人有问可食蜻蜓蝴蝶否，而对曰可食者，正顺其意耳。因病症之意而用之奈何？如人见弓蛇之类于杯中，必解其疑；见鬼祟于道旁，必破其惑是也。因时令之意而用之奈何？时当春夏而生疫病，解散为先；时当夏令而生瘟症，阴凉为急之类是也。因药味之意而用之又奈何？或相形而相制，或同气而相求，或相反而成功，或相畏而作使，各有妙理，岂曰轻投。此意治之入神，人当精思而制方也。

## 神 治 法

天师曰：神治者，通神之治，不可思议而测度之以人谋也。或剖腹以洗肠，或破胸以洗髓，或决窦以出鸟雀，或用药以化龟蛇，此尤不经之奇，未足以取信也。惟是寻常之中，忽然闻异，死亡之刻，顿尔全生，药品是人之同施，功效实世之各别。非学究天人之奥理，通造化之玄机，何能至此哉？洞垣之术，饮之上池之水；刮骨之疗，得之青囊之书。远公既神授于今朝，岂难通灵于他日。愿寝食于兹，遍为天下万世法。

# 辨　证　录

〔清〕陈士铎　著
司银楚　谢春娥　整理

**提　　要**　《辨证录》，清·陈士铎著。约成书于1687年。

全书共14卷。卷一至卷十，记述伤寒、中寒、中风、痹证等伤寒、内科病症和五官科病症；卷十一、卷十二，记述妇科病症；卷十三，记述外科病症；卷十四，记述幼科病症。每一病症分证详列病状、病因、立法、处方及配伍要点。卷末附《脉诀阐微》1卷。

本书托名岐伯、张机所传，实乃傅青主遗著。书中分析证候中肯，用药颇多独到之处。

现存清雍正刻本、清乾隆十三年黄退庵校刊本十四卷（简称“黄本”）、清文诚堂刻本、清喻义堂刻本、清文奎堂刻本、清重庆善成堂刻本等版本。此据“黄本”节选其卷之二、卷之四及卷之十的种嗣门和卷之十一的受妊门。

# 自　　序

丁卯秋，余客燕市，黄菊初放。怀人自远，忽闻剥啄声，启扉迓之，见二老者，衣冠伟甚，余奇之，载拜问曰：先生何方来，得毋有奇闻诲铎乎？二老者曰：闻君好医，特来辨难耳。余谢不敏。二老者曰：君擅著作才，何不著书自雄？顾咕咕时艺，窃耻之。余壮其言。乃尚论《灵》《素》诸书，辨脉辨证，多非世间语。余益奇之。数共晨夕，遂尽闻绪论，阅五月别去。训铎曰：今而后君可出而著书矣。铎退而记忆，合以所试方，日书数则，久乃成帙。夫医道之难也，不辨脉罔识脉之微，不辨证罔识证之变。今世人习诊者，亦甚多矣，言人人殊，究不得其指归，似宜辨脉，不必辨证也。虽然，辨脉难知，不若辨证易知也。古虽有从脉不从证之文，毕竟从脉者少，从证者众，且证亦不易辨也。今人所共知者，不必辨也。古人所已言者，不必辨也。必取今人之所不敢言，与古人之所未及言者，而畅辨之。论其证之所必有，非诡其理之所或无，乍闻之而奇，徐思之而实未奇也。客曰：布帛菽粟，可以活人，安在谈医之必奇乎。余谢之曰：布帛菽粟，平淡无奇，而活人之理实奇也。日服之，而不知其何以温，日食之，而不知其何以饱，致使其理之彰可乎！铎之辨证，犹谈布帛菽粟之理耳。客又笑曰：君辨理奇矣，已足显著作之才，奚必托仙以炫奇耶。铎，尼山之弟子也。敢轻言著作乎！闻二先生教，亦述之而已矣，何必讳其非仙哉。仙不必讳，而必谓是书非述也，得毋欺世以炫奇乎。书非炫奇，而仍以奇闻名者，以铎闻二先生之教，不过五阅月耳，数十万言，尽记忆无忘，述之成帙。是则可奇者乎，岂矜世以炫奇哉！

山阴陈士铎敬之甫别号远公又号朱华子题于大雅堂

# 凡　　例

一、是编皆岐伯天师、仲景张使君所口授，铎敬述广推以传世，实遵师诲，非敢自矜出奇。

一、辨证不辨脉者，以证之易识也。苟能知症，何必辨脉哉。虽然，辨证更能辨脉，则治病益精，又在人善用之耳。

一、辨论证候均出新裁，阐扬《灵》《素》所未备，于二经不无小补云。

一、编中不讲经络穴道，以经络穴道之义，已显载于《灵》《素》二经，人可读经自考也。

一、各门辨证，专讲五行生克之理，生中有克，克中有生，经权常变，颠倒纷纭，

贵人善读之耳。

一、铎壮游五岳，每逢异人传刀圭之书颇富，凡可引证，附载于各辨证条后，以备同人采择。

一、祖父素好方术，遗有家传秘本，凡关合各症者，尽行采入，以成异书。

一、吾越多隐君子，颇喜谈医，如蒋子羽、姚复庵、倪涵初、金子如、蔡焕然、朱瑞林诸先生，暨内父张公噩仍与同辈余子道元、叶子正叔、林子巨源、钱子升瑞、丁子威如、家太士，或闻其余论，或接其片言，均采入靡遗。

一、兹编不讲针灸，非轻之也。盖九针治病之法，已畅论于《灵》《素》书中，不必再为发明耳。

一、人病最多，集中所论，恐不足概世人之病，然生克之理既明，常变之法可悟，此编旁通治法，正有余也。

一、二师所传诸方，与鄙人所采诸法，分两有太多过重之处，虽因病立方，各合机宜，然而气禀有厚薄之分，生产有南北之异，宜临症加减，不可拘定方中，疑畏而不敢用也。

一、铎年过六旬，精神衰迈，二师传铎之言，愧难强记，恐至遗忘，辨论之处，或多未备，尤望同人之教铎也。

一、是编方法，亲试者十之五，友朋亲串传诵者十之三，罔不立取奇验，故敢付梓告世。然犹恐药有多寡、轻重，方有大小、奇偶，又将生平异传诸方，备载于后，便世临病酌用也。

一、岐天师传书甚富，而《外经》一编尤奇。篇中秘奥，皆采之《外经》，精鉴居多，非无本之学也。铎晚年尚欲笺释《外经》，以求正于大雅君子也。

一、铎勤著述，近年以来广搜医籍，又成一编。决寿夭之奇，阐生克之秘，有益于人命不浅。怅卷帙浩繁，铎家贫不克灾梨，倘有同心好善之士，肯捐资剞劂，铎倾囊付之，不吝惜也。

大雅堂主人远公识

# 目　录

卷之二
中风门（二十五则）…… 141
痹证门（十一则）…… 150
心痛门（六则）…… 154
胁痛门（五则）…… 157
头痛门（六则）…… 159
腹痛门（六则）…… 161
腰痛门（六则）…… 163
卷之四
五郁门（六则）…… 165
咳嗽门（八则）…… 167
喘门（四则）…… 170
怔忡门（三则）…… 172
惊悸门（二则）…… 173
虚烦门（二则）…… 174
不寐门（五则）
健忘门（四则）…… 176
癫痫门（六则）…… 178
狂病门（六则）…… 180
呆病门（六则）…… 183
呃逆门（五则）…… 184
卷之十
种嗣门（九则）…… 186
卷之十一
受妊门（十则）…… 190

# 卷之二

## 中风门（二十五则）

人有入室向火，一边热而一边寒，遂致左颊出汗，偶尔出户，为贼风所袭，觉右颊拘急，口㖞于右，人以为中风之症也。而余以为非中风也，乃向火而火逼其热，以并于一边耳。若作风治，而中实无风。和其气血，而佐之以解火之味，则火平而㖞斜自正也（小病以全力注之，自易取效）。方用和血息火汤：

升麻一钱　当归五钱　黄芪三钱　防风三分　秦艽一钱　白芷五分　桂枝三分　天花粉二钱　甘草一钱　麦冬三钱　玄参五钱

水煎服。一剂轻，二剂而㖞斜正矣。

方中以补血补气为先，而佐辅之药多用阳明之味者何居？盖阳明之脉起于鼻，交于颏中，循鼻外入上齿中。是两颊与齿正阳明之部位也。升麻、白芷乃阳明经药也，故用之以引入于齿、颊，而秦艽能开口噤；防风能散风邪；桂枝实表而固营卫，与归、芪、玄、麦同用，自善通经络而活脏腑，使真有风邪亦于何处存活。矧原无大风之犯，不过些小之风乎，自然效应如桴鼓也（虽是火逼迸热，亦由气血皆虚所致。故以归、芪为君，佐以升麻提右边清气上升，余用阳明辅之，自无不效者也）。

此症亦可用偏解散：

当归　炒栀子　生地各三钱　乌药　防风　白芷各三分　半夏一钱　黄芪　茯苓各一钱　白芍五钱　秦艽一钱

水煎服。

人有久痢之后，一旦昏仆，手撒眼瞪，小便自遗，汗大出不止，喉作拽锯之声，人以为中风之症也，而余独以为不然。盖此病乃下多亡阴，阴虚而阳暴绝也。本不可救，然急灸其气海之穴，而阳气得续，亦有生者。虽然阳气回，而不用补气之药，阳气随回而随绝也。方用独参汤：

人参三两　附子三分

煎汤灌之，而人不死矣。

夫气海之穴，前与丹田相通，乃生气之原也，故灸之而阳回。非助之以人参，则气回于无何有之乡，而不能生生于无尽，徒为接续，又何益乎。此人参所以为夺命之药欤。

此症亦可用参朮加桂汤：

人参二两　白朮二两　肉桂一钱

水煎灌服。

人有两手麻木而面亦麻者，人以为中风将现之症也，谁知乃气虚而不能运化夫血乎？夫头乃六阳之经，而面尤阳之外见也。气旺则阳旺，气衰则阳衰。阳旺则气行夫血，而面乃和。阳衰则气滞于血，而面乃木矣。面既木矣，而阳气之衰可知，何能运动于臂指间，毋怪两手十指尽麻也。治法宜补其气之虚，通其阳之闭（世无真中风，大约皆从气虚而中也。麻木者中之兆也，不补虚而单防夫风中，鲜不气中矣）。方用助阳通气汤：

人参三钱　白朮五钱　黄芪五钱　防风五分　当归三钱　葳蕤五钱　广木香三分　附子二分　乌药二钱　麦冬二钱　茯苓三钱　天花粉二钱

水煎服。连服二剂，而手之麻木解矣，再服二剂，而面之麻木亦解矣，更服二剂，不再发。

此方大补其气，气旺而血行，又何麻木之有？

此症亦可用助气解麻汤：

人参三钱　白朮　黄芪　麦冬各五钱　当归　荆芥各二钱　乌药八分　附子一分　柴胡八分　半夏一钱

水煎服。

人有身忽猝倒，两目紧闭，昏晕不识人，即子孙亦不相识，人以为中风之危症也，谁知绝非中风，乃心气之乏绝乎。夫身中未有不痰盛者也。痰盛则直走心经，而心气乏绝，则痰涎壅住于膻中而不能开矣。虽膻中为心君之相，痰来侵心，膻中先受，所以障心而使痰之不能入也。然则膻中本卫心以障痰，何反壅痰以害心乎？不知心气既虚，而膻中亦虚矣。膻中既虚，仅可障痰以卫心，力难祛痰以益心也。况痰气过盛，犯心甚急，膻中坚闭夫膜膈，使痰之不入，而心气因之不通，不能上通于人眦，故目紧闭而不识人也。治法急补其君相之火，而佐之祛痰之味。心气一通，目自开而人自识也（人谓气虚则邪易中，谁知绝无风邪耶。世人治风而死者比比也。读远公文可胜痛哭）。方用四君子汤加减用之。

人参一两　白朮二两　茯苓三钱　附子一钱　竹沥一合　姜汁一合　菖蒲三分

水煎服。一剂而目开，再剂而人识矣。

此方用参、朮以救心气之绝，然非假附子之力，断不能破围而直入，即用附子而不用竹沥、姜汁，则痰涎间隔，恐附子孤军难于斩杀耳；又佐之菖蒲者，借其响导，引附子群药迳达心宫，易施其祛除之力也。

此症用加味三生饮亦神效。

人参　白朮各一两　附子　南星　半夏　菖蒲　远志各一钱　生枣仁三钱

水煎服。

人有素性好饮，两臂作痛，服祛风治痰药更加麻木，痰涎愈盛，体软筋弛，腿膝拘痛，口噤语涩，头目晕重，口角流涎，身如虫行，搔起白屑，人以为中风之症已成也，谁知是脾气之不足乎？凡人后天，全藉饮食之补益。若饮食过多，反伤脾气，何能受益。况酒能散人真气，少饮则益，多饮则损，日日贪杯，脏腑之间，无非糟粕之气，欲真气之无伤得乎。故体软筋弛，脾虚不能运也；痰涎加盛，脾虚不能化也；腿膝拘痛，脾虚不能行也；口噤语涩，脾虚气难接也；头目晕重，脾虚气难升也；至于流涎、起屑，一则脾虚而不能摄，一则脾虚而不能润也。以上诸症，总皆脾气亏损之故（世人中风，多是脾气虚寒。故一作风治，重耗胃气。胃虚而脾益虚，乌得而不死乎）。方用六君子汤加味治之。

人参五钱　白朮一两　甘草一钱　半夏二钱　陈皮五分　附子三分　茯苓三钱

连服十剂而愈。

六君子汤专补脾气之药也，而又兼善治痰，然非加入附子，则不能走经络而通血脉。或疑白朮太多，不知白朮健脾而更善去湿，多用始能利腰脐而升阳气，则阳不下陷，而脾得建其运化之功也。

此症用参朮去湿汤亦妙。

人参　白朮各五钱　甘草　半夏　附子各一钱　山药一两　薏仁三钱　砂仁三粒

水煎服。

人有怒后吐痰，胸满作痛，服四物、二陈之汤加芩、连、枳壳之类，杳无一应，更加祛风之味，反致半身不遂，筋渐挛缩，四肢痿软，日晡益甚，内热口干，形体倦怠，人以为风中于腑也，谁知是郁怒未解，肝气未舒所致。本无风症治风，而反为风药所损，损气伤血，以成似中风之病也。治法必须仍解其郁怒，而佐之补气补血之剂，益阴益精之味，庶几可救耳（中风得于肝木之旺者居多，得于肝木之郁者犹少。远公之论，论症之全也。不可执此以概治中风）。方用舒怒益阴汤：

熟地一两　当归五钱　茯苓二钱　甘草五分　白芍一两　陈皮五分　麦冬三钱　丹皮三钱　柴胡一钱　白朮二钱　人参一钱

水煎服。十剂而筋不挛缩矣，再十剂而四肢不痿软矣。后纯用六味汤大剂煎饮。二月而半身皆遂矣。

此方即逍遥散加味者也。用参、熟、麦、丹于逍遥散中，实有妙义。盖逍遥散为解郁之圣药，郁散而得补，则补始有功，而方中全在用白芍至一两，以平肝气，肝平则木不克土，而土有生气，况又有健脾开胃之品，以辅佐而相成，所以能反败为功也（此方因上条而推广之也。方治郁病最佳，不止治歪斜之症也）。

此症用加减逍遥散亦验。

柴胡二钱　白芍五钱　白朮　当归　生地各三钱　甘草　炒栀子　半夏各一钱　青皮五分

水煎服。

人有怀抱郁结，筋挛骨痛，喉间似有一核，结住不下，服乌药顺气散等药，口眼歪斜，两臂不能伸举，痰涎愈甚，内热晡热，人以为偏枯之渐也，谁知是肝木之不舒乎？夫木最喜水，木郁则耗水矣。水耗而木更难舒，木既不舒，而木中之火又安得而舒乎？自然木来克土，而脾胃两伤，脾热胃燥，内自生风而现风象，正不必外来之风入，始见歪斜之症也。治法自必补脾胃之土矣。然而徒补脾胃之气，而肝来克土，脾胃仍不舒也，必须摅肝以扶脾胃之为得耳。方用舒木生土汤：

白芍五钱　茯苓三钱　山药一钱　生枣仁二钱　远志一钱　甘草五分　白朮三钱　熟地五钱　郁金一钱　人参一钱　麦冬二钱　当归二钱　玄参三钱

水煎服。

此方心、脾、胃、肺、肝、肾兼治之药也。何以谓之舒木生土汤？不知方中虽是兼治之药，而实为专治肝经也。治心者不耗肝气也；治肾者所以生肝也；治肺者使其不来克肝也；治脾胃者使其不来仇肝也。故用群药无非滋肝以舒木。木舒矣，而脾胃有不得其天者乎。此舒木生土之名，实有微意耳。

此症用疏木饮亦佳。

柴胡　薄荷　甘草　苍朮　白芥子各一钱　白芍五钱　茯苓三钱　丹皮　生地各二钱　青皮五分

水煎服。

有人一时猝倒，口吐痰涎，发狂号叫，自坐自起，自立自行，目不识人，身中发斑，数日后变成疮疖者，此谓真正中风。盖其人元气未虚，一时为风邪所中，正气既盛，而邪气又不弱，正与邪相战，两不肯负，于是而痰涎生，于是而狂叫起，心中如焚，坐立不安，行止不定，目不识人。内热既盛，必由内而发于外，故红斑灿烂于皮肤；火毒难消于肌肉，因变为疮，为疖。譬如人家，门户既牢，主伯亚旅又健，突来强盗，劈门而入，两相格斗，因而火攻焚杀，反成焦头烂额之伤矣。治法不必助正，而惟事祛邪，扫荡贼风，而正气已安。方用扫风汤：

荆芥五钱　防风三钱　半夏三钱　陈皮一钱　天花粉一钱五分　茯苓三钱　黄芩二钱　苏叶一钱

水煎服。一剂而狂定，二剂而痰消，三剂而斑化，疮疖亦寻愈矣。

此等之症，万人中生一者也。人亦不知是中风之真症，吾独表而出之，使人知真中风之如此，而类中风可照症而治之也。

此症用排风饮殊效。

大黄（酒蒸）三钱　丹皮五钱　甘草　防风　天麻　天南星各一钱　玄参一两　柴胡三钱　黄芩　苏叶　荆芥各二钱　当归三钱

水煎服。

人有素多内热，一旦颠仆，目不识人，左手不仁，人以为中风之症，谁知此乃肾水不足以养肝，肝木太燥，木自生风而自仆，非真中风也。若作风治，鲜不立亡；即作气虚治，亦阳旺而阴愈消，非恰中病情之法。必须仍补肾水以生肝木，则木得其养，而左手之不仁可以复愈（木自生风，补水而风恬木静。谁人知之）。方用六味地黄汤加味治之。

熟地一两　山茱萸五钱　山药四钱　茯苓三钱　丹皮三钱　泽泻一钱　白芍一两　当归五钱　白芥子三钱　柴胡一钱

水煎服。一剂而目能识人，四剂而手知痛痒，十剂全愈矣。

夫六味地黄丸，料非治中风之药也，今用之以滋其肾水，又用芍药、当归以平其肝木；柴胡、白芥子以疏通肝气，而消其两胁之痰。水足而木自条达，痰去而气自流通，内热顿除，外体自适，亦何至左手之不遂哉。

此症用润燥丹亦效。

熟地二两　白芍一两　柴胡五分　天花粉三钱

水煎服。

有人身忽自倒，不能言语，口角流涎，右手不仁，肌肤不知痛痒，人以为气虚而中风也。夫气虚则有之，而中风则未也。此病乃心气既虚，不能行气于胃，而胃气又虚，则胃自生热，蒸其津液，结为痰涎，壅塞隧道，不能行气于心，即堵截其神气出入之窍，故神明昏乱，神明无主，则舌纵难言，廉泉穴开，而口角故流涎沫也。一身能运者，全藉气以行之。今气既大虚，不能行于四肢，则手自不仁。右手者，尤气之所属也。气不能行于肌肤，则痛痒不知矣。此等之症，若作风治，未有不死者。即于补气之中，加入祛风之药，亦止苟延性命，必成半肢之风症矣。故半肢之风，皆错治中风而成之也（气虚似中，世多有之。治风以成肢体之不仁，皆医之过，医病者从无一悟，尚悔风药之欠多也。岂不痛乎）。治法宜用六君子汤加入附子治之。

人参一两　白朮二两　黄芪二两　半夏三钱　茯苓五钱　甘草一钱　附子一钱　陈皮一钱

水煎服。一剂而出声，二剂而痰涎收。一连十剂，而前症尽愈。

夫参、苓、芪、朮补气之圣药也，加入附子，则将军有威令，遍达于诸经之内，岂独心胃相通，使痰涎之不壅塞乎，所以奏功之能神也。

此症用释躁汤亦佳。

玄参一两　荆芥三钱　天花粉三钱　甘草一钱　陈皮五分　茯苓三钱　菖蒲　附子各三分

水煎服。

有人无故身倒，肉跳心惊，口不能言，手不能动，足不能行，痰声如鼾，惟双目能动者，人以为因痰而中风也。嗟乎，此痰病而非中风也。天下怪病，多生于痰，而痰病多成于湿，痰湿结而不散，往往有见鬼神而猝倒者。此病之无故身倒，亦其一也。医工不知为痰湿之气，见其倒而即呼为中风，误矣。然则治此病，不治痰而治风，适足以招风而生变；即不治风，而惟治痰，亦不能消痰而弭灾。必须大补其气血，气旺而痰自化，血盛而痰自去也（理气以治痰，则痰化而风息，无风而治风，益耗其气，必至虚中，真弄巧而成拙者也）。方用十全大补汤：

人参五钱　黄芪一两　当归五钱　白芍三钱　茯苓五钱　白朮五钱　甘草一钱　熟地一两　川芎二钱　肉桂二钱

水煎服。一剂而口能言，二剂而心惊肉跳者止，三剂而鼾声息，十剂而手能动足能行矣。又二十剂而气血重旺，一如无病之人。

此等之症，世人皆以风治，多致偾事。苟不治风，而惟治气血之虚，断不至变生不测者也。或谓补虚，则风自出，用十全大补之汤，而能愈中风者是也。谁知类中风之病，绝无风也，非必补虚而风始出耳。

此症用扶倾汤亦妙。

人参　当归　茯苓各五钱　半夏二钱　附子　破故纸各一钱　黄芪　麦冬各一两　砂仁三粒　白朮五钱

水煎服。

有人一时猝倒，痰涎壅塞，汗如雨出，手足懈弛不收，口不能言，囊缩，小便自遗，人以为中风急症，谁知是阴阳两脱乎。此至危之病，刻不可缓，生死在反掌之间也（虚脱绝似中风，要辨得清）。若作风治，下口立亡，必须用三生饮救之。

人参二两　生附子一枚　生天南星五钱　生半夏三钱

水煎服。一剂而囊缩伸，小便止，再剂而口乃能言矣。始可别用汤剂也。

世人疑三生饮过于猛烈，不知病来甚暴，非此等斩关夺门之药，何能直入脏腑，而追其散失之元阳。故必投于人参数两之中，始可夺命于须臾也，吾则斩关而关不能开，夺门而门不得进，惟是关门既开，而前药又不可再用，另用：

人参一两　白朮二两　茯苓五钱　当归一两　熟地一两　山茱萸五钱　麦冬一两　半夏三钱

水煎服。

方名济急丹。连服二剂，而元气日旺，虚汗不流，手足可以运动，而无瘫痪之忧也。譬如破城而守，内无粮草，则士有饥色，今关门大开，搬输挽运而入者皆糗粮米谷，则仓廪既实，兵马有饱腾之气，贼自望风而飞遁矣。倘仍用附子、南星之属，未免过于酷烈，民已归诚，而犹用虎贲之士，遍城搜粮，其损伤元气，不又多乎。妙在不用附子、南星，而反用当归、熟地、山茱萸、麦冬资阴之品。盖从前斩关夺门之时，未免斩杀太甚，抢劫无遗，脏腑必有焦枯之苦，今一旦得资财接济，真不啻恩膏之赐矣。

此症用救脱饮亦甚效。

人参一两　白朮二两　附子一钱　干姜　半夏各三钱　贝母一钱

水煎服。

有人口眼㖞斜，身欲颠仆，腹中鸣如囊裹浆之声，人以为此中风之症，内有水湿之气也，而余以为不然。夫水湿之气，由于脾气之虚也。脾气不能运化乎水，而水乃停积不化，下不能行，必涌而上行矣。于是涌于头而作晕，涌于口眼而为㖞斜。水气既在于上，则头重而足轻，故身欲时时颠仆，有似乎中风，而实非中风也（怪病多生于痰，一治痰而怪病自除。故不必治风，得其原委也）。方用分水止鸣汤：

人参五钱　白朮一两　车前子三钱　茯苓一两　肉桂一钱　半夏三钱

水煎服。连服四剂，腹中之鸣止，而口眼亦平复矣。

此等之症，原无风之可祛，故不必祛风，单健其脾土之气，而土胜自能制水，又虞徒消其膀胱之水，恐水冷不化，又补其命门之火以生脾土，则土有先天之气，益足以制其后天之狂澜。大地阳回，而溪涧之水，无非春气薰蒸，则膀胱不寒，尤能雪消冰解，而无阻隔之叹。下河疏通，而上游又何患壅塞，而成泛滥之害哉。或曰口眼㖞斜，实系风症，安在水气而能使之然也。不知水寒则成冰冻，口眼处于头面之间，一边吹寒风而成㖞斜，似乎中风，然而风在外而不在内也。风既在外，不入于腠理之中，何必加祛风之剂哉。

此症亦可用朮苓加桂汤：

白朮　茯苓各一两　肉桂三钱

水煎服。

有人猝倒之后，致半身不遂，人以为中风而成偏枯也，谁知因治中风而成偏枯乎。夫中风之症，万人中而间生一二者也，岂可因一时猝倒即认作中风而治风乎。此中原无风邪，因气虚而猝倒，大用补气之药，而少佐以消痰之味，焉有成偏枯之症乎。惟其过于祛风，以耗其气，必至右身之不遂，或过用祛风以耗其血，必至左身之不遂矣（偏枯之症多成于治中风之医，可胜慨叹）。夫猝倒之时，本正气之不能主宰也，乃不补气而转虚其气，欲气之周遍于身，何可得乎。天下至误者，谓中风有中经、中络、中脏、中腑之分也。自此言出世，遂信风初中络，不可引之入经；风既中经，不可引之入腑；风既入腑，不可引之入脏。于是诸般风药，杂然乱投，而民生不可救药矣。脏腑经络，未尝有风，而必欲强用风药，成偏枯之症，犹其幸也。盖脏腑既无风症，即是元气未虚之人，尚不禁风药之侵耗，况系羸弱之子，摇摇靡定之身乎。今不致死亡而成偏枯者，亦因其于补正之中，而用祛风之剂，故犹存残喘耳。然则已成偏枯之症，其可再用风药乎（此等论出，实惊世人，谁知却是不刊之论。阅是论而悔误半生之用药。加意于补气之中，兼用消痰之味，民生之幸，亦子孙之福也。倘执而不悟，吾末如之何矣）。方用全身汤：

人参二两　白朮二两　茯苓一两　半夏三钱　附子三分　神曲一钱

水煎服。连服四剂，而手足能举矣，再用四剂，而步履如故，身臂皆轻。

或疑偏枯之病，似非急症可比，何必大用参朮？不知猝倒之后，非重用参、朮，则元气不能骤复，与其日后而多用补剂，零星而期久效，何若乘其将绝未绝之先，急为多用而救之也。

此症用全身饮亦妙。

人参　黄芪　巴戟天各一两　半夏三钱　附子一片

水煎服。

有人猝倒之后，遍身不通，两手两足不收者，人以为中风而成瘫痪也，不知此乃血虚而气不顺也。夫手得血而能握；足得血而能步。今不能握、不能步者，正坐于血虚耳。然而气血未尝不相兼而行者，使血虚而气顺，则气能生血，而血尚足以供手足之用。今气既不顺，是气与血有反背之失，欲血之荫手足也，何可得乎。故不独手足不收，而且一身尽不通也。夫手足不收者，犹在四隅之疾，而一身不通者，实腹心之患也。此即所谓风痱之症也。名为风痱，实无风也（风痱之症，近人鲜知，得此表扬，大快）、方用四物汤加味治之。

熟地一两　当归一两　白芍五钱　川芎二钱　人参二钱　半夏二钱　黄芪三钱

水煎服。

二剂即知痛痒，服十剂即能步履矣。再服十剂全愈。

若作中风治之，则风药必耗烁其血。血干而气益不顺，气既不顺，而血益加虚，必变为废弃之人矣。

此症可用滋血通经汤：

当归　熟地各一两　黄芩　麦冬各五钱　北五味子　天花粉　秦艽各一钱

水煎服。

有人猝倒于地，奄忽不知人，人以为中风之重症也。然而非风也，乃气虚而不能接续耳。既无口眼之㖞斜，又无手足之麻木，是全无风象。若作风治，势必引风入室耳。世人谓中风之症，必须填塞空窍，使风之不能入也。今反用风药，以治无风之症，安得不开其腠理哉。腠理即开，玄府大泄，欲风之不入，其可得乎。夫气虚而不能接续，以致猝倒，奄忽而不知人，本是风懿之病，未尝内有风也。世人不察，必欲以中风治之，误矣（风懿无风，亦无人阐发，今发明无遗，何难治风懿之症哉）。方用六君

子汤治之。

人参五钱　白朮一两　甘草一钱　茯苓三钱　半夏三钱　陈皮一钱

水煎服。一剂而即能知人，二剂全愈。盖不治风而反奏功也。

此症用续气汤亦效。

白朮五钱　人参　白芥子　白芍各三钱　甘草一钱　枳壳三分　砂仁一粒

水煎服。

有一时猝倒，状似中风，自汗不止，懒于语言，人亦以为中风也，谁知亦是气虚乎。夫猝倒已似中风，更加自汗，此虚极之症，乃亡阳而非中于风也。亡阳之症，必须参附以回阳，始有生机，倘以为中风而用风药，有立亡而已矣（亡阳有似中风，亦无人道破）。方用参芪归附汤救之。

人参一两　黄芪二两　附子三钱　当归一两

水煎服。一剂而自汗止，再剂而言语出，四剂而神气复矣。

或曰：猝倒之后，既无五绝之虞，不过自汗多与言语懒耳，似乎可以缓治，何必药品之多如此。不知此症看其似轻而实重，看其似缓而实急。天下初病，易于图功，而久病难于着力。况亡阳之症，元气初脱，有根易于重治，而无根难于再续。故必乘此将亡未亡之时，以大补其气血，实省后日无数之挽回也。苟畏药品之多，因循退缩，坐失机宜，而不敢多用参、芪，迨至日后，百剂而不能见效矣。

此症亦可用龟蛎神膏：

人参　黄芪各一两　麦冬五钱　北五味　蜀漆各一钱　肉桂二钱　牡蛎　龟膏各三钱

水煎服。

有人身未猝倒，而右手不仁，言语蹇涩，口中流沫，人以为半肢风也。然而非外来有风，乃本气自病，所谓中气之病也。夫气何以曰中，因其似乎中风，而又非中风，故别其名曰中气。其实乃气虚，而非气中，因其气虚，故不中于左，而中于右。盖人身左属血，而右属气也。惟女子则右为血，而左为气。今所言之病，乃男子耳。男子既右手之不仁，非气虚而何。既是气虚，可不急补其气乎。一补气，而右手之不仁，随补而随效也。方用至仁丹：

人参一两　白朮一两　黄芪一两　茯苓三钱　半夏三钱　肉桂二钱　薏仁三钱　甘草一钱

水煎服。一服而语言清，再服而涎沫止，十服而不仁者愈矣。

此补气之妙也。或疑既是气虚，补气可矣，何以必多加消痰之药，岂气旺而不能摄水，气盛而不能化水耶？至加肉桂以助火，不更多事乎？不知气虚者，未有不脾胃寒也。脾胃既寒，难以运化，水谷不变精而变痰矣。故气虚者痰盛，痰即欺气之虚而作祟，上迷心而旁及于手足，故身欲仆而手不仁，口吐涎沫耳。乃用参、芪以补气，复用苓朮以健土，治湿则痰无可藏之经，更加半夏、薏仁，以逐其已成之痰，则未成痰涎，又安能再化哉。犹恐脾胃久寒，一时难以建功，增入肉桂以补其命门之火，则火自生土，土旺而气自郁蒸，气有根蒂，脏腑无非生气，而经络皮肉，何至有不通之患哉。

此症亦可用固气收涎汤：

人参一两　白茯苓　远志　山药各三钱　半夏二钱　麦冬　炒枣仁　巴戟天各五钱　附子三分

水煎服。

有人身未颠仆，左手半边不仁，语言蹇涩，口角流涎，人亦以为半肢风也，然而此非风也，乃血虚之故。血不能养筋脉，有似乎中耳。夫中气病速，而易于奏功；中

血病缓，而难于取效。盖中气阳症，中血阴症，阳速而阴迟耳（血虚似中，世人尚少）。方用生血起废汤：

葳蕤二两　熟地一两　山茱萸四钱　当归一两　茯苓五钱　白芥子五钱

水煎服。一剂而语言清，十剂而涎沫止，三十剂而不仁者愈矣。愈后前方中加人参三钱，黄芪五钱，减当归五钱。再服二十剂，一如无病人矣。

或疑葳蕤之药，过于中和，不若用四物汤之流动，虽白芥子能消膜膈之痰，然用至五钱，未免过多，起首口角流涎，自宜多用，至于后来，似可少减，何以始终用至五钱耶？不知血病多痰，消痰始能补血。况中血之病，血虚之极，膜膈之间，无非痰也，非多用白芥子断不能消。白芥子消痰而不耗气，且能助补血之药以生血，故始终之所必需。但其力少薄，不比半夏、贝母之力厚，是以必宜多用，而不可少用也。四物汤虽是补血之圣药，而白芍非中血之宜，川芎亦过于动，故特用葳蕤者，以葳蕤生血，而又能起废，同熟地、当归用之，尤善建功，实胜于四物汤耳。且葳蕤之药，暂用则难于取胜；久用则易于建绩。以之治缓病，实有相宜。况多用至二两，其力更厚，用之为君主之药，又相佐得宜，故始终任之而攸利也。

此症用益阴生血汤亦佳。

熟地一两　茱萸　白朮　白芍　麦冬各五钱　人参二钱　白芥子三钱　五味子五分

水煎服。

有人头面肿痛，口渴心烦，一旦猝中，手足抽搐，言语不出，口眼㖞斜，人以为中风也，谁知是中火也（火盛似中，世人实多）。夫火生于木之中，火藉风之力，似乎中火即中风也。人谓不解其风，则火从何而息？嗟乎，中火而祛风，非所以治火也。火所最恶者，水也。祛风以息火，则火之焰少戢而火之根未除；滋水以救火，则火之光自消而火之性尽灭。是祛风以治火，不若滋水以治火也。况中火之症，内实无风，用祛风之药，则毛窍尽开，反足以通火之路。火之路开，而风反得入之矣。火得风之威，风恃火之热势，本非中风，欲不变为风症，而不可得矣。治法贵乎补水，而不必用祛风之药也。方用灭火汤：

玄参三两　沙参二两　白芥子三钱　茯苓一两　熟地一两　山茱萸五钱　麦冬五钱　北五味一钱

水煎服。一剂而心烦定，二剂而口渴除，三剂而语言清，四剂而㖞斜正，十剂而手足不牵搐矣。

盖玄参能消浮游之火，况益之熟地、沙参、茱萸、麦冬、五味之类，纯是补水添精之味，自然水足而火衰，何必用风药以搜风哉。倘于补水之中，少加风药，则于补水添精，反多牵制，而不能奏功矣。或曰不用风药是矣，独不可用凉药以解氛乎？不知此火乃虚火而非实火也。实火可用寒凉以直治，而虚火断不可用寒凉以增其怒也。况玄参微寒，未尝不于补中以泻火，何必更用寒凉哉。

此症用二冬二皮汤亦妙。

麦冬　天冬　地骨皮　丹皮各二两

水煎服。

有人一时猝中，手足牵搐，口眼㖞斜，然神思则清，言语如故，人以为阳虚中风也，而熟知不然。夫阳虚猝倒，未有不神昏者也。今猝倒而心中明了，状似阳虚，而非阳虚，此乃阴虚之中耳。夫阴虚非血虚之谓，盖真阴之虚，肾水干枯，不能上滋于心，故痰来侵心，一时迷乱而猝中。及痰气既散，而心之清如故也。作中风治，非其治也，即作中气治，亦非治法。惟有直补其肾中之阴，则精足而肾自交于心，而心之液，自流行于各脏腑，而诸症自痊也（阴虚似中，前人实无治法，得远公之论，真补

天手也)。方用填阴汤：

熟地四两　山茱萸二两　北五味三钱　麦冬一两　山药一两　白芥子五钱　破故纸一钱　牛膝三钱　附子一分

水煎服。一剂而牵搐除，再剂而口眼正，一连十剂而平复如常矣。

夫熟地、山茱、山药，实填精之圣药，而麦冬、北五味，又益肺之仙丹。盖单补肾水，恐水不能速生，故又补其肺，使肺金以生肾水，子母相资，更易滋润也。又虑阴不下降，用破故、牛膝下行以安于肾宫，则浊阴不致上干，而真阴自然既济矣。复加附子一分者，以阴药太多，未免过于腻滞，少加附子，以行其真阴之气，非假之以助其火也。水得火之气，则水尤易生，毋怪其奏功之奇矣。

此症用清宁汤亦效。

熟地　麦冬各二两　北五味三钱　芡实　巴戟天　菟丝子各一两

水煎服。

有人平居无恙，只觉手足麻木，尚无口眼㖞斜等症，人以为风中于内，三年后必有晕仆之症矣。劝人预服搜风顺气等药，以防猝中(服找风之药，适所以招风，前人亦有言之者)。其论则是，而所用之方非也。手足麻木，乃气之虚，非气之不顺也。即气之不顺，非风之作祟也。人苟中风，其来甚暴，岂待至三年之后而始发哉。然而气虚能使手足麻者，何故？盖气一虚，即不能化痰，痰聚于胸中，而气即不能通于手足也。治法于补气之中而佐以消痰之味，则得之矣。方用释麻汤：

人参一钱　当归三钱　黄芪三钱　茯苓三钱　半夏一钱　白芥子一钱　陈皮一钱　白朮三钱　甘草五分　附子一分　柴胡八分

水煎服。一连四剂，而手足自然不麻不木矣。

倘仍然麻木，前方加倍，再服四剂，未有不愈者。

盖麻木于手足，此四余之轻病，原不必重治之也。今人因不知症，所以取效之缓，遂疑为重症。于是风药乱投，反致变轻为重矣。苟知是虚而非风，一治虚而风象灭矣，何难之有。

此症用芪附汤亦妙。

人参　茯神各三钱　白朮　黄芪各五钱　附子二分

水煎服。

有人遍身麻木，而身又不颠仆，状似中风，然而风则有之，而非中也。此等之病，不可不治风，而又不可直治风也。不治风则风不能出于躯壳之外，直治风则损伤气血，风又欺气血之虚，反客为主而不肯去，必须于补气补血之中，而佐之祛风祛痰之品，则气血不伤，而风又易散也(风轻而虚，重补虚以祛风)。方用解缚汤：

黄芪一两　当归五钱　人参五钱　附子一钱　白芍五钱　葳蕤一两　白朮五钱　熟地五钱　天花粉三钱　秦艽三钱　羌活一钱

水煎服。一连四剂，身知痛痒矣，十剂全愈。

同一麻木之症，何以上条用药之少，而此条用药之多且重耶？盖上条麻木，止在手足，尚无风之入体也，此条麻木，在于遍身，是风乘虚而入腑矣，原不可同日而语也。故上条可以轻治，而此条非重治断难奏效耳。

此症用顺气和血汤亦大佳。

当归三钱　白朮五钱　黄芪五钱　人参二钱　附子一片　天麻　南星　羌活　独活各五分　半夏一钱

水煎服。

有人天禀甚厚，又素好烧酒，一时怒气相激，致成口眼㖞斜，有似中风，而未尝身仆，且善饮食，其脉洪大有力，此非风中，乃火盛而肝伤也。此等之症，在西北人

甚多，而南人甚少。然而治法，又不可徒泄火而不养肝血也。方用：

酒蒸大黄二钱　柴胡一钱　白芍一两　当归一两　白芥子二钱　炒栀子二钱

水煎服。方名解焚汤。用大黄以泻其火酒之毒；用栀子以泄其肝木之火，用二味祛除，未免过于迅利。复用芍药、当归以大补其肝血，盖血足而火自息也；加柴胡、白芥子以舒其肝叶之气，而消其膜膈之痰，痰消而肝气益舒，肝气舒而风象自去。倘误以为中风也，而妄加入麻黄、羌活等药，愈祛风而愈动其火矣。或不去滋肝，而反去补气，则阳旺而气盛，转来助火，肝中血燥，益足以增添怒气，势必火亢自焚，而成猝中之症矣。

此症亦可用宽气汤：

柴胡　乌药　秦艽　甘草　酒蒸大黄各一钱　白芍一两　茯苓三钱　当归三钱　天麻　防风各三分　天花粉二钱

水煎服。

有人猝中之后，手足流注疼痛，久之则麻痹不仁，难以屈伸，人以为中风之伤，以致风湿相搏，关节不利也，而不知不然。此症实因先有水湿，人不知治元气之衰，而反去祛风利湿，以成似中风之症也。既因虚而成湿，又因湿而致中，不去治元气之虚，尚可治风湿之旺乎。然而风湿既已搏结于一身，但去补气而不去祛风利湿，亦非救误之道也。今用两利汤（风湿相搏，最难治疗。两利汤实佳）。

白朮五钱　茯苓五钱　薏仁一两　人参一钱　甘草五分　白芍一两　当归一钱　肉桂三分　防风五分　半夏一钱

水煎服。连服四剂而疼痛止，再服十剂而麻痹愈，再服十剂而屈伸尽利矣。

方中补多于攻，用防风以散风，而不用泽泻、猪苓以利水。盖因虚而成风湿，既祛其风，何可复泻其水。况方中白朮、薏仁未尝非利水之药也，于补水之中以行其利水之法，则水易流，而无阻滞之虞。水湿既去，而风难独留，故少用防风以表邪，而孤子之风邪，无水艰于作浪，不必多用风药，而风无不除也。

此症用至仁汤亦能收功。

白朮　黄芪　白芍　天花粉各三钱　茯苓五钱　车前子一钱　防风五分　甘草五分　肉桂三分　益智仁五分

水煎服。

## 痹 证 门（十一则）

人有两足牵连作痛，腹又微溏，人不能疼，卧倒足缩而不能伸，伸则愈痛者，人以为寒湿之成痹也，谁知是风寒湿同结于大肠乎？夫风入大肠，日日大便，邪似易下，即有湿气，亦可同散，可以固结于中，而痛形于两足耶？不知寒邪入腹，而留于大肠，又得风湿相搏，每不肯遽散，因成为痹耳。治法必去此风寒湿三气之邪，使不留于大肠，而痹病可愈。然而徒治大肠之邪，而风寒湿转难去也，又宜益大肠之气，令气旺于肠中，而转输倍速，则风寒湿亦易祛诶（痹症最难治，得其要正不难也。信然）。方用逐痹丹：

人参一钱　茯苓五钱　肉桂三分　升麻五分　甘草一钱　薏仁一两　神曲五分　白朮五钱

水煎服。一剂而湿去，二剂而风寒亦散也。

此方治湿为多，而治风治寒反轻者，盖水湿最难分消，治其难，而易者更易。况治湿之中，不伤元气，则大肠自有传化之妙力，能使风寒随湿而同解也。

此症亦可用薏仁苓朮汤：

茯苓　白朮各五钱　薏仁一两　肉桂三分　炒荆芥三钱

水煎服。

人有呕吐不宁，胸膈饱闷，吞酸作痛，因而两足亦痛者，人以为胃口之寒也，谁知是风寒湿结于胃而成痹乎。夫胃喜热而不喜寒，胃口一寒，邪气因之相犯，风入于胃而不散，湿停于胃而不行，三者相合，而痹症乃成。治法祛三者之邪，而仍在调其胃气，胃气健而风寒湿不攻自解也（胃健而风寒湿俱不能侵，故补胃而三邪俱散也）。方用六君子汤加减治之。

人参三钱　白朮五钱　生姜五片　陈皮五分　甘草五分　肉桂五分　荆芥三钱　茯苓三钱　半夏一钱

水煎服。一剂轻，二剂又轻，三剂更轻，连服十剂而饱闷酸痛之证尽去。

此方开胃而又善分消，加之生姜、荆芥，尤善祛散风寒，以离散党羽，故奏功特神也。

此症亦可用温胃消湿丹：

人参　黄芪　茯神　巴戟天各三钱　远志一钱　肉桂三分　肉豆蔻一枚　益智仁　甘草　防风各五分

水煎服。

人有心下畏寒作痛，惕惕善惊，懒于饮食，以手按之，如有水声㖞㖞，人以为水停心下也，谁知是风寒湿结于心包络乎！夫水邪犯心则痛；风邪乘心则痛；寒邪入心则痛。是邪无论风寒湿均能成病。重则未有不死者，今止畏寒作痛，而不致有死亡者，正心包以障心也。然心包既然障心，独当其锋，安得而不痛乎。治法自当急祛风寒湿三者之邪，使之毋犯心包，而心君相安，何致心下之痛哉。虽然徒祛风寒湿之邪，而不补心包之气，则心包太弱，而外援之师亦多相欺，反成覆亡之祸。故必补心包而兼治风寒湿也。方用散痹汤：

巴戟天五钱　白朮五钱　菟丝子三钱　炒枣仁三钱　远志八分　山药五钱　莲子五钱　茯苓三钱　甘草三分　柴胡一钱　半夏一钱

水煎服。一剂而惊止，二剂而胃气开，三剂而水声息，十剂而心下之痛安然也。

此方之药，似乎单治心也，然而心包为心之相臣，治心正所以治心包耳。譬如君主清明，而相臣供职惟谨，自能安反侧于顷刻也。

此症可用巴戟天汤：

人参　白朮　茯神　巴戟天　车前子各三钱　山药一两　半夏　肉桂各一钱

水煎服。

人有小便艰涩，道涩如淋，而下身生疼，时而升上有如疝气，人以为疝，或以为淋，而不知非也。盖风寒湿入于小肠之间，而成痹耳。夫小肠主泄水者也，水入小肠，何邪不去，乃缩住而不流，盖寒与风作祟也。治法必须散小肠之风寒，而湿气不难去也。然而治小肠，必宜治膀胱之为得，膀胱利而小肠无不利也。虽膀胱亦有痹症，而与小肠之痹正无差别，故治小肠之痹，必当以治膀胱者治之耳（风寒湿入于小肠而成痹，亦无人能识）。方用攻痹散：

车前子三钱　茯苓三钱　薏仁一两　肉桂五分　木通二钱　白朮五钱　王不留行一钱

水煎服。一连数剂。而似淋者不淋，似疝者不疝，再服数剂，而痛如失也。

此方利湿而又不耗气，祛寒而风自散，所以为佳，何用逐风之品以损伤脏腑哉。

此症可用寄奴汤：

白朮一两　茯苓三钱　肉桂一钱　柴胡一钱　刘寄奴二钱

水煎服。

人有一身上下尽行作痛，有时而止，痰气不清，欲嗽不能，咽喉气闷，胸膈饱胀，

二便艰涩，人以为肺气之不行也，谁知是风寒湿之犯于三焦乎。夫三焦主气，而流通于上中下之间者，气也。风寒湿感一邪，而气即不能宣矣。况三邪搏结，安能自舒乎。毋怪清浊二道，举皆闭塞，因而作痛也。治法不急祛风寒湿三者之邪，则三焦何以流通哉。然三焦不可径治也。治三焦必宜治肾，肾气旺而下焦之气始通；更宜治肺，肺气肃而上焦之气始降；尤宜治脾胃，脾胃健而中焦之气始化。理肺、肾、脾胃之气，而益之散邪之药，则三焦得令，而风寒湿不难去也。方用理本汤：

人参一钱　白朮五钱　麦冬三钱　山药五钱　芡实五钱　巴戟天三钱　肉桂一钱　桔梗五分　贝母五分　白芥子二钱　防己三分　茯苓三钱　豨莶草一钱

水煎服。四剂而上中下之气乃通，一身之病尽解，再用四剂，诸症全愈。

此方全去扶肺、肾、脾胃之气，而轻于祛风寒湿者，正所以理其本也，而攻标在其内矣。况原未尝无荡邪之药乎，故能建功若是之神也。

此症亦可用防桂朮苓散：

白朮　茯苓　防风各五钱　巴戟天三钱　肉桂一钱　桂枝八分　天花粉　黄芪各二钱

水煎服。（防风太多）

人有胸背、手足、腰脊牵连疼痛不定，或来或去，至头重不可举，痰唾稠粘，口角流涎，卧则喉中有声，人以为此痹症也，宜用控涎丹治之，而不知非也。夫痹虽合风寒湿三气之邪以成，然而人之气血不虚，则风寒湿何从而入？风寒湿之入，乃乘气血之虚而侵之也。乌可徒治其邪而不补其正乎。控涎丹用甘遂、大戟以祛邪，而无补气补血之药，往往用之以治痹而不能收功，反致败绩者坐此弊也。法宜补正而助以祛邪，则百战而百胜矣。方名补正逐邪汤：

白朮五钱　薏仁五钱　人参一钱　桂枝三分　茯苓一两　白芥子三钱

水煎服。二剂轻，十剂愈。

白朮、薏仁、人参、茯苓皆健脾补气之药，又利水去湿之剂也。虽曰风寒湿合而成痹，其内最多者湿也。湿在经络、肠胃之间，最难分化，逐其湿而风寒正不必治而自散，所以止佐桂枝数分而已足也。惟是既用参、朮、薏、苓以健土而利湿，尚何虑痰哉。然而风寒湿之邪，每藉痰为奥援，故治痹者必治痰。今用白芥子，膜膈之中痰且尽消，其余各处之痰有不尽消者乎？痰消而风寒湿无可藏之薮，欲聚而作乱，已不可得，况正气日旺哉。或曰痹成于气血之虚，治法自宜气血双补矣，何以方中止用气分之药以益气，绝不用血分之药以益血也？不知气旺自能生血，且血有形之物，补之艰于速生，且恐因循等待，有碍生气之速，不若专补其气，而去风去湿去寒之更捷也。

此症亦可用自适汤：

黄芪　白芍　当归　茯苓各五钱　陈皮五分　半夏　羌活　甘草各一钱　柴胡二钱　桔梗五分

水煎服。

人有肌肉热极，体上如鼠走，唇口反裂，久则缩入，遍身皮毛尽发红黑，人以为热痹也。夫风寒湿三者合而成痹，未闻三者之中更添入热痹之谓。此乃热极生风，似乎痹症，而实非痹症也（口口非痹，口口明白）。治法解其阳明之热，而少散其风则得矣，不必更治其湿也。至于寒邪，尤不必顾。盖寒则不热，而热则不寒耳。方用化炎汤：

玄参一两　甘菊花五钱　麦冬五钱　升麻三钱　羚羊角（镑）五分　生地五钱　荆芥（炒）三钱

水煎服。连服二剂而热少解，再服四剂而诸症尽愈矣。

方中用玄参、菊花、生地、麦冬解其阳明之火，而更退其肺金之炎者，以肺主皮

毛也。然而仅治其胃与肺，恐止散其在内之热，而不能散其在外之热也。故又多用升麻、荆芥导之出外，而不使其内留以乱心君之神明。外既清凉而内有不快然者乎。至于羚羊角者，虽取其散火之毒，亦藉其上引而入于唇口之间，使缩者不缩，而裂者不裂也。或谓既是阳明火毒，何不用石膏、知母寒凉之药以泻之？不知火热而外现于皮毛、唇口、肌肉之处，一用大寒大凉之药，则直攻其火，必从下泄，不能随升麻、荆芥之类而外泄矣。故不用石膏、知母，而用玄参、菊花于补中表火之为得也。

此症用凉肢散亦效。

茯苓　薏仁　玄参各五钱　甘草　升麻各一钱　炒荆芥一钱　甘菊三钱　麦冬三钱　天花粉二钱

水煎服。

人有脚膝疼痛，行步艰难，自按其皮肉直凉至骨，人以为是冷痹也。夫痹而曰冷，正合风寒湿三者之旨也。此等之病，虽三邪相合，而寒为甚。盖挟北方寒水之势，侵入骨髓，乃至阴之寒，非至阳之热不能胜之也。然而至阳之热，又虑过于暴虐，恐至寒之邪未及祛，而至阴之水先已熬干。真水涸而邪水必然泛滥，邪水盛而寒风助之，何以愈痹哉。方用真火汤治之。

白朮五钱　巴戟天一两　附子一钱　防风一钱　牛膝三钱　石斛三钱　萆薢二钱　茯苓三钱

水煎服。连服四剂而皮肉温矣，又服四剂而骨髓热矣，再服四剂脚膝之痛去，更服四剂而步履无艰难之态矣。

方中用巴戟天为君，补火仍是补水之药，而辅佐之味，又彼此得宜，不用肉桂、当归之品温其血分，实有意义。盖补气则生精最速，生精既速，则温髓亦速矣。若一入血分之药，则沾濡迟滞，欲速而不达矣。萆薢原忌防风，使之相畏而相使，更复相宜，所以同群而共济也。

人有肝气常逆，胸膈引痛，睡卧多惊，饮食不思，吞酸作呕，筋脉挛急，人以为此肝痹之症也。夫肝痹是矣，而肝之所以成痹者，人知之乎？虽风寒湿三者成之，然亦气血之不足而成之也。肝之血不足而湿邪乘之，肝之气不足而风邪乘之，肝之气血不足而寒邪乘之。有此三邪，直入于肝经，而后肝之血益亏，肝之气益耗，于是肝之魂不能藏于肝之中，乃越出而作惊也。肝经既病，何能生心，心无血养，安能生胃气哉。胃气不生，自难消化饮食，不能消化饮食，而强饮强食焉，必至吞酸作呕矣。夫饮食所以养脏腑者也，饮食既不消化，不能变精以分布于筋脉，则筋脉无所养，安得而不拘挛哉。然则治法，乌可徒治风寒湿三者之邪，而不顾肝经之气血耶。方用肝痹散：

人参三钱　当归一两　川芎五钱　代赭石末二钱　羌活五分　肉桂一钱　茯苓五钱　酸枣仁一钱　丹砂末五分

水煎，调丹砂、代赭石末同服。一剂而惊止，二剂而胸膈不痛，肝气不逆矣，再服四剂而吞酸呕吐之病痊，筋脉亦不挛急矣。

方中用当归、川芎以生血，加入人参益气以开血，引代赭石去通肝气，以佐川、归之不逮，气开血通，而后邪可引而出矣。又加肉桂以辟寒，加茯苓以利湿，加羌活以除风，则邪自难留，而魂自不乱矣，所以益之枣仁、丹砂收惊特速也。

此症用二朮救痹饮亦效。

白朮　白芍　茯神各五钱　陈皮　肉桂　柴胡各一钱　枳壳五分　远志　白芥子　苍朮各三钱

水煎服。

人有咳嗽不宁，心膈窒塞，吐痰不已，上气满胀，不能下通，人以为肺痹也。肺

痹之成于气虚，尽人而不知也。夫肺为相傅之官，治节出焉，统辖一身之气，无经不达，无脏不转，是气乃肺之充，而肺乃气之主也。肺病则气病，而气病则肺亦病。然则肺痹即气痹也，肺痹既为气痹，治肺痹者乌可舍气而不治乎？但肺虽主气，而补气之药，不能直入于肺也，必须补脾胃之气以生肺气。然而生肺气者，止有脾胃之土。而克肺者有心焉；仇肺者有肝焉；耗肺者有肾焉。一脏腑之生，不敌众脏腑之克，此气之所以易衰，而邪之所以易入也。且脾胃之土，又能暗伤肺金。盖饮食入胃，必由脾胃之气以转入于肺，今脾胃既受风寒湿之邪，则邪亦随脾胃之气，而输之于肺，而肺乃受伤矣。况多怒而肝之气逆于肺，多欲而肾之气逆于肺，肺气受伤，而风寒湿之邪遂填塞肺窍而成痹矣。方用肺痹肠治之。

人参三钱　茯苓三钱　白朮五钱　白芍五钱　苏叶二钱　半夏一钱　陈皮一钱　枳壳三分　黄连三分　肉桂三分　神曲五分

水煎服。连用二剂而咳嗽安，再用二剂而窒塞开矣，用十剂而诸症尽愈。

或谓人参助气是矣，但多用恐助邪气，何以用之咸宜乎？不知肺气之虚以成痹，非肺气之实以成痹也。人参畏实不畏虚，况又有苏叶以治风，半夏以消湿，肉桂以祛寒，则邪何能作祟哉。而且白朮、茯苓以健脾开胃，白芍以平肝，黄连、肉桂以交心肾，则肺气自宁，自然下降，正不必陈皮之助矣。

此症可用助气散痹汤：

甘草　半夏　干姜各一钱　桔梗　茯神各三钱　人参二钱　陈皮　紫菀各五分　花椒　黄芩各三分

水煎服。

人有下元虚寒，复感寒湿，腰肾重痛，两足无力，人以为此肾痹也。而肾痹之成，非尽由于风寒湿也。夫肾虽寒脏，而其中原自有火，有火则水不寒，而风寒湿无从而入。无奈人过于作强，将先天之水，日日奔泄，水去而火亦随流而去，使生气之原，竟成为藏冰之窟，火不能敌寒，而寒邪侵之矣。寒气直入于肾宫，以邪招邪，而风湿又相因而至，则痹症生矣。法不必去邪，惟在补正。补正者，补肾中之火也。然而火非水不长，补火必须补水，但补水恐增其湿，湿旺而风寒有党，未必能遽去，为忧。孰知肾水者，火中之水也，此乃真水而非邪水也。真水衰而邪水始盛；真水盛而邪水自衰，故补真水而实足以制邪水也。况水中有火，何湿不去乎。夫最难治者，水邪也，水邪既去，风寒不治而自散矣。方用肾痹汤：

白朮一两　山茱萸五钱　茯苓五钱　薏仁五钱　杜仲三钱　肉桂一钱　附子五分　防己五分　石斛二钱　地骨皮五钱

水煎服。二剂而腰轻，四剂而痛止，十剂而两足有力，再十剂而全愈。

方中补水之药少，而去湿之药多，然而又无非补水也。于水中补火，则火无太炎之患；于水中祛湿，则湿无太息之忧。寒湿既去，而风安得独留哉。方中又有防己之祛邪，故风寒湿尽去也。

此症用利气丹亦效。

白朮　人参　山药各一两　附子三钱　山茱萸四钱　薏仁五钱　破故纸二钱　防己三分

水煎服。

## 心 痛 门（六则）

人有久患心疼，时重时轻，大约饥则痛重，饱则痛轻，人以为寒气中心也，谁知是虫伤胃脘乎。盖心君宁静，客寒客热之气，皆不能到，倘寒气犯心，立刻死矣，安能久痛乎。凡痛久不愈者，皆邪犯心包与胃口耳。但邪犯胃与心包，暂痛而不常痛也，

断无饥重而饱轻者。若虫蚀则觅食头上行，而无食以充其饥，则其身上撺，口啮胃脘之皮，则若心痛，而实非心痛也。不杀虫而但止其痛，痛何能止乎。方用化虫定痛丹：

生地二两　水煎汁二碗，入白薇二钱，煎汁一碗，淘饭食之，非吐物如虾蟆，必泻虫如守宫也（虫蚀心痛，一杀虫而痛安。方中妙在不全去杀虫，又是补正之药，所以奇耳）。

大凡胃中湿热，人多生虫。饮食倍于寻常，皆易有虫，以此方投之，皆能取效，不止治心痛之虫也。盖生地杀虫于有形，而白薇杀虫于无形，合而用之，化虫最神。虫死而心痛自除，非生地、白薇之能定痛也。

此症用草根粥亦效。

楝树根一两

煎汤二碗，入甘草一钱，再煮粥一碗。顿食之，即止痛。

人有一时心痛，倏痛倏已，一日而十数遍者，饮食无碍，昼夜不安，人以为此虫也，而不知不然。夫虫痛必非一日而成，岂有无端而一时心痛者乎。或曰此火也。夫火则终日痛，而必非时痛时止者。然则为何痛乎？非火、非虫，乃气虚而微感寒湿之邪，邪冲心包而作痛，邪不冲心包而即不痛，即古人所云去来痛也。痛无补法，而独去来痛，必须用补，不补虚而痛不能止。然徒用补药，而不加入祛寒祛痰之味，亦不能定痛也（诸痛不可用补，惟去来痛是虚寒，必温补始愈）。方用去来汤：

人参三钱　茯苓三钱　苍术三钱　白术五钱　甘草二钱　川乌二钱　半夏一钱

水煎服。一剂而痛即止，再剂而痛不再发。

方中用二术为君主，最有佳意。盖痛虽由于气虚，毕竟湿气之侵心包也。二术去湿而又健脾胃之气，故用之以佐人参、茯苓补气以利湿，则湿去而气更旺也。气既旺矣，而川乌得直入心包，以祛逐其寒邪；半夏得行于中脘，而消其败浊之痰；甘草和缓，调停于邪正这间，以奏功于眉睫矣。

此症用苍乌参苓散亦甚效。

人参　草乌各一钱　茯苓　苍术各三钱　巴戟天一两

水煎服。一剂即止痛。

人有心痛之极，苦不欲生，彻夜呼号，涕泗滂沱者，人以为火邪作祟也。然致此火邪之犯心者，何故乎？盖因肝气之郁而不舒，木遂生火以犯心矣。夫肝木生心火者也，而何以反致克心，盖心属火，而火不可极，火极反致焚心，往往有自焚而死者。故心火太旺，火正为心之 所恶，而又得肝木之助火，则心不能受，必呼号求救于四邻，自然涕泪交垂矣。且肝木之火又系郁火，正火顺而郁火逆，犹非心之所喜，故入心而心不受。然火势太旺，又不能遏抑，偏欲直入于心宫，而心包又掩护重重，未易焚烧，但肝木之郁火，乃木中之火，龙雷之火也，每从下而上冲，霹雳之威，震开天门，火光所至，焚林烧木，天地且为之动荡，何能止遏哉。此肝火之冲心，所以直受其害也。治法必须泻肝木之火，更须解木气之郁，而少佐以安心之剂，则心痛自止也。方用救痛安心汤：

白芍一两　炒栀子三钱　甘草一钱　柴胡二钱　贯仲二钱　乳香一钱　没药一钱　苍术三钱

水煎服。一剂而痛定，再剂而全愈矣。

白芍、柴胡，最解肝气之郁；栀子、贯仲，最泻肝火之暴；乳香、没药，最止脏腑之痛，而甘草、苍术和中消湿，辅佐得宜，故一剂而奏功也。

此症用栀香饮亦妙。

炒栀子　荆芥各三钱　茯苓五钱　甘草　乳香末　丹砂末　木香末各一钱

水煎调服。一剂即止痛。

人有真正心痛，法在不救，然用药得宜，亦未尝不可生也。其症心痛不在胃脘之间，亦不在两胁之处，恰在心窝之中，如虫内咬，如蛇内钻，不特用饭不能，即饮水亦不可入，手足冰冷，面目青红者是也。夫真心痛，原有两症，一寒邪犯心，一火邪犯心也。寒犯心者，乃直中阴经之病，猝不及防，一时感之，立刻身死。死后必有手足尽紫黑者，甚则遍身俱青，多非药食能救，以至急而不遑救也。倘家存药饵，用人参一、二两，附子三钱，急煎救之，可以望生，否则必死。若火犯心者，其势虽急而犹缓，可以远觅药饵，故不可不传方法，以救人也。余言前症，正火邪犯心也，但同是心疼，何以辨其一为寒而一为热？盖寒邪舌必滑，而热邪舌必燥耳。倘辨其为火热之心痛，即用救真汤投之（辨寒辨热，鉴彻冰壶，何难活人哉）。

炒栀子三钱　炙甘草一钱　白芍一两　广木香末二钱　石菖蒲一钱

水煎服。一剂而痛止矣，不必更用二剂。但痛止后必须忍饥一日，断不再发。

或曰：既是真心痛，宜用黄连以直治心火，何以不治心而治肝耶？不知肝为心之母，泻肝木之气，则肝不助火而心气自平，泻肝木正善于泻心火也。倘直泻其心，则心必受伤，虽暂取效于一时，而脾胃不能仰给于心火，则生气遏抑，必至中脘虚寒，又变成他症矣。此黄连之所以不用，而反用栀子也。

人有患心疼之病，百药治之不效，得寒则痛，得热亦痛，盖此症非心痛，乃胃痛也。寒热俱能作痛，盖寒与热不并立，寒热同乘于心胃之间，寒欲凌热，而热不肯相让；热欲欺寒，而寒不肯相安，两相攻战，势均力敌。治心则胃气受伤，治胃则心气受损，所以治寒治热，而两无一效也。治法宜两治之以解纷，而心痛自愈。方用双治汤：

附子一钱　黄连一钱　白芍五钱　甘草一钱

水煎服。一剂而痛立愈。

用黄连以清心火，用附子以祛胃寒，用白芍、甘草为君，使两家有和解之好。盖芍药、甘草最能入肝平木，肝气既平，自然不去克胃，而又去生心，调和于心胃之间，实有至理，非漫然而用之者也。

此症亦可用苍乌暖心丹：

白朮一两　白芍二钱　茯苓五钱　苍术三钱　川乌一钱　肉桂　甘草各五分

水煎服。下喉即止痛。

人有心痛不能忍，气息奄奄，服姜汤而少安，手按之而能忍，昼轻夜重，痛阵至时，几不欲生，人以为此寒痛也。用热药少止，片时而仍痛，其故何与？寒有不同也。凡人心君宁静，由于肾气之通心也。肾气不交于心，而寒邪中之，心遂不安而痛矣。倘徒祛其寒而不补其肾，则肾虚而火不能下热于肾中，即肾虚，而水不能上交于心内。此治心必须治肾，而补肾中之火以救心，犹必须补肾中之水以救肾也。方用补水救火汤：

熟地一两　山茱萸三钱　巴戟天五钱　山药三钱　白朮五钱　肉桂一钱　北五味五分

水煎服。一剂而痛可止，二剂而痛全愈，十剂而痛不再发。

此方视之，绝非治心痛之药，而用之治心肾不交之心痛，实有奇功。盖肾中水火不交，而肾邪直犯于心矣。吾补其肾中之水火，水得真火以相生，火得真水以相养，肾中之阴阳既济，则心肾之阴阳又安得有冰炭之乖乎。故不必引其上下之相交，而肾气自通于心，心气自降于肾，一如夫妇之好合矣，邪亦乌能间之，况原无寒邪哉。

此症用交济汤亦佳。

白朮　苍朮各五钱　肉桂　破故纸　菟丝子各三钱　广木香　甘草各一钱　熟地一两

水煎服。

## 胁痛门（五则）

人有两胁作痛，终年累月而不愈者，或时而少愈，时而作痛，病来之时，身发寒热，不思饮食，人以为此肝经之病也。然肝经之所以成病，尚未知其故，大约得之气恼者为多。因一时拂抑，欲怒而不敢，一种不平之气，未得畅泄，肝气郁而胆气亦郁，不能取决于心中，而心中作热，外反变寒，寒热交蒸，则肝经之血停住于两胁而作痛矣。倘境遇顺适，则肝气少舒，其痛不甚。及夫听恶声，值逆境，又触动其从前之怒气，则前病顿兴，而痛更重矣（胁痛多由肝，肝病则胆亦病，必然之理也）。治法必须解其怒气，要在平肝。方用遣怒丹：

白芍二两　柴胡一钱　甘草一钱　乳香末一钱　广木香末一钱　白芥子三钱　桃仁十粒　生地三钱　枳壳三分

水煎服。一剂痛轻，四剂痛止，十剂病除。

夫平肝之药，舍白芍实无第二味可代，世人不知其功效，不敢多用。孰知白芍必多用而后能取胜，用至二两，则其力倍于寻常，自能遍舒其肝气。况助以柴胡之疏泄，甘草之调剂，桃仁、白芥以攻其败瘀，乳香、广木以止其痛疼，安得不直捣中坚以解散其敌垒哉。

此症亦可用宣郁定痛汤：

白芍一两　川芎　当归　丹皮各三钱　柴胡二钱　甘草　白芥子　大黄　牛膝炒栀子各一钱

水煎服。二剂即安。

人有横逆骤加，一时大怒，叫号骂詈，致两胁大痛而声哑者，人以为怒气伤肝矣。然而其人必素有火性者，此等肝脉必洪大而无伦次，眼珠必红，口必大渴呼水，舌必干燥而开裂，当急用平肝泻火之药，方能舒其暴怒之气，倘少迟药饵，或药饵不中其病，必触动其气，有吐血倾盆之患矣。急用平怒汤：

白芍三两　丹皮一两　当归一两　炒栀子五钱　荆芥（炒黑）五钱　天花粉三钱　甘草一钱　香附三钱

水煎服。一剂而气少舒，二剂而气大平，三剂痛如失，不必四剂也（胁痛不平肝，总非治法）。

盖肝性最急，怒则其气不平，用芍药平其气也，甘草缓其急也。肝气既平而且缓，而后可散其气而泻其火矣。当归辛以散之也，荆芥引而散之也，栀子、丹皮凉以泻之也。然而徒散其火，而火为痰气所结，则散火而未能遽散，故又加香附以通其气，加花粉以消其痰。君臣佐使，无非解纷之妙药，怒气虽甚，有不自知其解而解者矣。或疑药剂太重，凉药过多，讵知其人，素系有火，又加大怒，则五脏无非热气，苟不用大剂凉药，何以平其怒而解其火哉。

此症用平怒散亦妙。

白芍一两　丹皮一两　当归五钱　炒栀子　牛膝各三钱　甘草　柴胡　广木香各一钱　枳壳八分

水煎服。一剂轻，二剂愈。

人有跌扑之后，两胁胀痛，手不可按，人以为瘀血之作祟也，用小柴胡汤加草龙胆、青皮等药而愈。次年而左胁复痛，仍以前药治之，不能取效。盖瘀血存于其中，积而不散，久而成痛也。夫小柴胡乃半表半里之药，最能入肝以舒木，而胁正肝之部位，宜乎取效而不效者，以小柴胡止能消有形之活血，而不能散有形之死血也。血活易于流动，行气而瘀滞可通，血死难于推移，行气而沉积不化，必用败血之药以下死血，而痛可除也。方用抵当丸，以水蛭、虻虫有形之毒物，庶易下有形之死血耳。服一剂，必

便黑血而愈，愈后乃用四物汤加减而调理之（丹参去故血，生新血，似可兼用）。

熟地一两　白芍一两　丹皮三钱　川芎一钱　当归五钱　三七根末三钱

水煎服。

四物汤补血之剂也，既下死血，何以又补其血乎？不知血死既久，在肝经则肝血已无生气，若不补其血，则肝舍空虚，未必不因虚而成痛，惟补其血，则死血方去，而新血即生，肝气快乐，何至有再痛之虞乎（去死血以生新血，才是止痛之法）。然则补血可也，又加三七根以止血者何居？恐水蛭、虻虫过于下血，万一死血行而活血随之而下，不徒补无益乎。所以于补中止之，得补之益，而无下之失，始奏万全之功也。

此症亦可用散瘀汤：

水蛭（炒黑色，为末）一钱　当归五钱　丹皮　红花各五钱　甘草一钱　生地三钱

水煎服。一剂即愈。

人有右胁大痛，肿起如覆杯，手不可按，按之痛益甚，人以为肝经之火也，谁知是脾火内伏、瘀血存注而不散乎？夫胁虽为肝位，而肝必克脾，脾受肝克，则脾亦能随肝而作痛。然而无形之痛，治肝而痛可止，有形之痛，治脾而痛始消。今痛而作肿，正有形之痛也，乃瘀血积于脾中，郁而不舒，乘肝部之隙，因外肿于右胁耳。治法必须通脾中伏热，而下其瘀血，则痛可立除也（痛分有形无形，治分肝脾，尚是形骸之论。病在脾而治在肝，始是探本之法也。右胁肿起之痛，固属瘀血，然伤食亦能作痛）。方用败瘀止痛汤：

大黄三钱　桃仁十四粒　当归三钱　白芍一两　柴胡一钱　黄连一钱　厚朴二钱　甘草一钱

水煎服。一剂而瘀血下，二剂而痛除，肿亦尽消。

此方大黄、柴胡、黄连同用，能扫瘀去陈，开郁逐火，迅速而无留滞之苦。然非多用白芍，则肝气难平，而脾中之热受制于肝，正不易散，是病在脾，而治仍在肝也（人有左胁之下，止一点痛而不移，此为干血痛，乃死症也。惟宜滋阴补血，或亦可愈。后之填精益血汤，甚得其治）。

此症用木土两平汤亦效。

石膏　茯苓　苍术　炒栀子各三钱　白芍五钱　甘草一钱

水煎服。一剂轻，二剂愈。

人有贪色房劳，又兼恼怒，因而风府胀闷，两胁作痛，人以为色欲损肾，怒气伤肝，理当兼治，而不知兼治之中尤当治肾也。盖肝为肾之子，肾足而肝气易平，肾亏而肝血多燥，肝恶急，补血以制其急，不若补水以安其急也（补水安急，亦奇论也）。况肝血易生，而肾水难生，所以肝血不足，轻补肝而木得其养矣。肾水不足，非大用补肾之味，则水不能生。然则房劳之后胁痛，其亏于精者更多，乌可重治肝而轻治肾哉。方用填精益血汤：

熟地一两　山茱萸五钱　白芍五钱　当归三钱　柴胡一钱　丹皮二钱　沙参三钱　茯苓二钱　地骨三钱　白术三钱

水煎服。一剂而肝气平，二剂而胁痛止，连服十剂全愈。

此方重于补肾以填精，轻于舒肝以益血，治肝肾之中而复去通腰脐之气。腰脐气利，而两胁之气有不同利者乎。故精血生而痛亦止耳。

此症亦可用水木两滋汤：

熟地一两　山茱萸　山药各四钱　白芍　当归各五钱　甘草一钱

水煎服。

## 头痛门（六则）

人有头痛连脑，双目赤红，如破如裂者，所谓真正头痛也（真头痛吾未尝见，脑为髓海，风不易入也。魏武之痛，真头痛也）。此病一时暴发，法在不救，盖邪入脑髓而不得出也。虽然邪在脑，不比邪犯心与犯五脏也，苟治之得法，亦有生者。我今传一奇方以救世，名为救脑汤：

辛夷三钱　川芎一两　细辛一钱　当归一两　蔓荆子二钱

水煎服。一剂而痛即止。

细辛、蔓荆治头痛之药也，然不能直入于脑，得辛夷之导引则入之矣。但三味皆耗气之味，同川芎用之，虽亦得愈头痛，然而过于辛散，邪气散而真气亦散矣，故又加入当归之补气补血，则气血周通于一身，邪自不能独留于头上矣，有不顿愈者乎。

此症用护首汤亦效。

川芎五钱　当归一两　白芷　郁李仁　天花粉各三钱　蔓荆子一钱

水煎服。一剂效。

人有头痛如破，走来走去无一定之位者，此饮酒之后，当风而卧，风邪乘酒气之出入而中之也。酒气既散，而风邪不去，遂留于太阳之经。太阳本上于头，而头为诸阳之首，阳邪与阳气相战，故往来于经络之间而作痛也。病既得之于酒，治法似宜兼治酒矣，不知用解酒之药必致转耗真气，而头痛愈不能效，不若直治风邪能奏效之速也（饮酒得风，解酒为上，祛风次之。然而酒气最难解也，不若先祛风以救急耳，解酒缓图之可也）。方用救破汤：

川芎一两　细辛一钱　白芷一钱

水煎服。一剂而痛止，不必再剂也。

盖川芎最止头痛，非用细辛则不能直上于巅顶，非用白芷则不能尽解其邪气，而遍达于经络也。虽如藁本他药，未尝不可止痛，然而大伤元气，终逊川芎散中有补之为得也。

此症亦可用芷桂川芎汤：

川芎一两　白芷三钱　桂枝三分

水煎服。一剂即止痛。

人有头疼不十分重，遇劳、遇寒、遇热皆发，倘加色欲，则头岑岑而欲卧矣。此乃少年之时，不慎酒色，又加气恼而得之者也（酒色得头痛之症，必头重而痛轻）。人皆以头痛之药治之而不愈者何也？盖此病得之肾劳，无肾水以润肝，则肝木之气燥，木中龙雷之火，时时冲击一身，而上升于巅顶，故头痛而且晕也。治法宜大补其肾中之水，而少益以补火之品，使水足以制火，而火可归源，自然下引而入于肾宫。火有水养，则龙雷之火安然居肾，不再上升而为头痛也。方用八味地黄汤加减用之。

熟地一两　山茱萸五钱　山药五钱　茯苓　丹皮　泽泻各三钱　川芎一两　肉桂一钱

水煎服。二剂而头轻，十剂而全愈。然后去川芎而加白芍、当归各五钱，再服二十剂，永不再发矣（川芎能走散人真气，久服多服能令人暴亡，若用一两而服至十剂，恐汗出不收，似宜少用之）。

盖六味汤为补精之圣药，肉桂为引火归经之神品，川芎治头痛之灵丹，合而用之，所以奏功如响。惟是头痛在上焦，补肾中之水火在下焦也，何以治下而上愈？且川芎乃阳药也，何以入之至阴之中，偏能取效耶？不知脑髓与肾水原自相通，补肾而肾之气由河车而直入于脑未尝相格也。川芎虽是阳药，然能补血而走于巅顶，既可上于巅顶，独不可入于脑内乎。况加之肉桂，以助命门之火，同气相合，故能同群共济，使

宿疾老邪尽行祛散。而肾中水火，又复既济，何至有再冲上焦之患乎。十剂之后，不再用川芎者，头痛既痊，不可再用以耗真气。故改用白芍、当归，肾肝同治，使木气无干燥之忧，而龙雷之火，且永藏于肾宅，尤善后之妙法。倘倦服药汤，改汤为丸，未为不可也。

此症用五德饮亦佳。

熟地二两　麦冬　玄参各一两　川芎五钱　肉桂三分

水煎服。一剂而火降，二剂而痛止，连服一月，永不再发。

人有患半边头风者，或痛在右，或痛在左，大约痛于左者为多，百药治之罔效，人不知其故。此病得之郁气不宣，又加风邪袭之于少阳之经，遂致半边头痛也（半边头风，痛多在左边，非肝胆之病而何）。其病有时重有时轻，大约遇顺境则痛轻，遇逆境则痛重，遇拂抑之事而更加之风寒之天，则大痛而不能出户。痛至岁久，则眼必缩小，十年之后，必至坏目，而不可救药矣。治法急宜解其肝胆之郁气。虽风入于少阳之胆，似乎解郁宜解其胆，然而胆与肝为表里，治胆者必须治肝。况郁气先伤肝而后伤胆，肝舒而胆亦舒也。方用散偏汤：

白芍五钱　川芎一两　郁李仁一钱　柴胡一钱　白芥子三钱　香附二钱　甘草一钱　白芷五分

水煎服。毋论左右头疼，一剂即止痛，不必多服。

夫川芎止头痛者也，然而川芎不单止头痛，同白芍用之，尤能平肝之气，以生肝之血。肝之血生，而胆汁亦生，无干燥之苦，而后郁李仁、白芷用之，自能上助川芎，以散头风矣。况又益之柴胡、香附以开郁，白芥子以消痰，甘草以调和其滞气，则肝胆尽舒而风于何藏？故头痛顿除也。惟是一二剂之后，不可多用者，头痛既久，不独肝胆血虚，而五脏六腑之阴阳尽虚也。若单治胆肝以舒郁，未免销铄真阴，风虽出于骨髓之外，未必不因劳因感而风又入于骨髓之中。故以前方奏功之后，必须改用补气补血之剂，如八珍汤者治之，以为善后之策也。

此症亦可用半解汤：

白芍一两　柴胡二钱　当归三钱　川芎五钱　甘草一钱　蔓荆子一钱　半夏一钱

水煎服。

人有遇春而头痛者，昼夜不得休息，昏闷之极，恶风恶寒，不喜饮食，人以为中伤寒风之故，而不知非也。《内经》云：春气者，病在头。气弱之人，阳气不能随春气而上升于头，故头痛而昏闷也。凡有邪在头者，发汗以散表邪，则头痛可愈。今因气微而不能上升，是无表邪也，无邪而发汗，则虚其虚矣，而清阳之气益难上升，气既不升，则阳虚而势难外卫，故恶风寒。气弱而力难中消，故憎饮食耳。治法补其阳气，则清气上升，而浊气下降，内无所怯，而外亦自固也（春日头痛，宜消息春木之气以治之，不差）。方用升清固外汤：

黄芪三钱　人参二钱　炙甘草五分　白术三钱　陈皮三分　当归二钱　白芍五钱　柴胡一钱　蔓荆子一钱　川芎一钱　天花粉一钱

水煎服。一剂而痛减，再剂而病愈（阳气内虚者，用芎似宜少用，而花粉亦可不必）。

此方即补中益气之变方，去升麻而用柴胡者，以柴胡入肝，提其木气也。木主春，升木以应春气，使不陷于肝中，自然清气上升。况参、芪、归、芍无非补肝气之药，气旺而上荣外固，又何头痛之不愈哉。

此症亦可用升阳汤：

人参　蔓荆子各一钱　半夏一钱　黄芪二钱　白术五钱　甘草五分　白芍　川芎各三钱　升麻六分　白芷三分

水煎服。四剂愈。

人患头痛，虽盛暑大热之时，必以帕蒙其首，而头痛少止，苟去其帕，少受风寒，其痛即发，而不可忍，人以为风寒已入于脑，谁知乃气血两虚、不能上荣于头而然？夫脑受风寒，药饵上治甚难，用祛风散寒之药，益伤气血，而头愈痛。古人有用生莱菔汁以灌鼻者，因鼻窍通脑，莱菔善开窍而分清浊，故用之而可愈头风，然又不若佐以生姜自然汁为更胜也，盖莱菔祛脑中之风，是其所长，不能祛脑中之寒，二物同用，则姜得莱菔而并可祛风，莱菔得姜而兼可祛寒也（二物同用，又胜于古人之法）。其法用生莱菔汁十分之七，生姜汁十分之三和匀，令病人口含凉水仰卧，以二汁匙挑灌鼻中，至不能忍而止，必眼泪口涎齐出，其痛立止也。痛止后，用四物汤加羌活、藁本、甘草数剂调理，断不再发。此等治法，实治之至巧者。

此症亦可用爽气丹：

人参三钱　白朮　甘草　黄芪　当归　茯苓　川芎各一钱　防风　荆芥各五分　半夏八分

水煎服。服一月全愈。

## 腹痛门（六则）

人有腹痛欲死，手按之而更甚，此乃火痛也。但火痛不同，有胃火，有脾火，有大小肠火，有膀胱火，有肾火，不可不辨也。胃火者，必汗而渴，口中臭；脾火痛者，必走来走去，无一定之处也；大肠火者，大便必闭结，而肛门必干燥后重；小肠火者，小便必闭涩如淋；膀胱火者，小便闭涩而若急；肾火者，则强阳不倒，口不渴而面赤，水窍涩痛是也。既知火症分明，然后因症以治之，自然不差（火不难治，难于不知何经之火也。今明示各经之火，用药不甚易乎）。然而各立一方，未免过于纷纭。我有一方，可以共治有火之腹痛，方名导火汤：

玄参一两　生地五钱　车前子三钱　甘草一钱　泽泻二钱

水煎服。连服二剂而诸痛皆可愈也。

夫火之有馀，水之不足也。玄参、生地滋其阴，而阳火自降，况又益之车前、泽泻之滑利，甘草之调和，尤能导火解氛，化有事为无事。倘知为胃火而加石膏，知为脾火而加知母，知为大肠火而加地榆，小肠火而加黄连，知为膀胱火而加滑石，知为肾火而加黄柏，尤效之极也。

人有终日腹痛，手按之而宽快，饮冷则痛剧，此寒痛也。不必分别脏腑，皆命门火衰，而寒邪留之也。盖命门为一身之主，命门寒而五脏七腑皆寒矣，故只宜温其命门之火为主。然命门之火不可独补，必须治兼脾胃。火土相合，而变化出焉。然又不可止治其土，盖土之仇者，肝木也，命门助土而肝木乘之，则脾胃之气，仍为肝制而不能发生，必须制肝，使木不克土，而后以火生之，则脾胃之寒邪既去，而阳气升腾，浊阴销亡于乌有，土木无战克之忧，而肠腹享安宁之乐矣（补火必须补土，妙矣。又去制肝以益土，更妙于补火也）。方用制肝益火汤：

白芍三钱　白朮五钱　茯苓三钱　甘草一钱　肉桂一钱　肉豆蔻一枚　半夏一钱　人参三钱

水煎服。一剂而痛减半，再剂而痛尽除也。

方中虽六君子加减，无非助其脾胃之阳气。然加入白芍，则能平肝木之气矣。又有肉桂以温命门之火，则火自生土，而肉豆蔻复自暖其脾胃，则寒邪不战而自走也。

此症亦可用消寒饮：

白朮　人参各五钱　肉桂　肉豆蔻　甘草各一钱

水煎服。一剂即止。

人有腹痛，得食则减，遇饥则甚，面黄体瘦，日加困顿者，此腹内生虫也（虫生于腹，实人自生之也。人不予虫以隙，虫何从生哉）。夫虫之生也，必有其故，或因饥食难化之物，渴饮寒冷之汤，以致久变为虫者有之。若阴阳之气旺，虫即生而亦随灭，安能久据于腹而作巢窟哉。惟其阴阳之气衰，不能运化于一身，而虫乃生而不死矣。其初食物，后将饮血而不可止，及至饮血而腹痛之病作。然则治法，乌可单杀虫，而不培其阴阳之气血乎。方用卫生汤：

人参三钱　白朮五钱　白薇一钱　甘草一钱　榧子十枚（切片）　槟榔一钱　使君子十个（去壳）　干葛一钱

水煎服。一剂而腹转痛，二剂而腹痛除矣。

此服药后而腹痛者，拂虫之意，切戒饮茶水，一饮茶水，止可杀虫之半，而不能尽杀之也。故禁食半日，则虫尽化为水，从大小便而出。方中用人参、白朮为君，以升其阳气。阳升而虫不能自安，必头向上而觅食，所佐者尽是杀虫之药，虫何能久存哉。倘一饮茶水，则虫得水而反可死中求活矣，虽暂时安贴，久则虫多而痛如故也。

此症用逐虫丹颇效。

白薇　茯苓各三钱　雷丸　甘草　槟榔各一钱　黄连五分　使君子十个　乌梅一个

水煎服。三剂全愈。

人有腹痛至急，两胁亦觉胀满，口苦作呕，吞酸欲泻，而又不可得，此乃气痛也。用寒药治之不效，热药亦不效，用补药亦不效。盖肝木气郁，下克脾土，土畏木克，而阳气不敢升腾，因之下行而无可舒泄，复转行于上而作呕，彼此牵掣而痛无已时也。治法必须疏肝气之滞，而又升腾脾胃之阳气，则土不畏木之侵凌，而痛自止也（郁病解郁，自易奏功）。方用逍遥散加减最妙。

柴胡一钱　白芍五钱　白朮一钱　甘草一钱　茯苓三钱　陈皮一钱　当归二钱　神曲一钱

水煎服 。二剂而痛止矣。

盖逍遥散解郁，而此痛又须缓图，不必更用重剂，再服四剂而奏功全矣。

此症用苍白甘草汤亦妙。

苍朮五钱　白芍一两　甘草一钱

水煎服。二剂愈。

人有多食生冷燔炙之物，或难化之品，存于腹内作痛，手按之而痛甚者，此食积于肠，闭结而不得出，有燥屎之故也。法宜逐积化滞，非下之不可（伤食之人，亦有未成燥屎而即作痛者，治法更宜消食）。然而下多亡阴，不可不防。夫人能食者，阳旺也，能食而不能化者，阴衰也（能食不能化，分阴阳，何其明显）。使阳旺之人，何物不能消化，焉有停住大肠之理，必阴血不能润于大肠，阳火焚烁而作祟，遂致大肠熬干，留食结为燥屎而不下矣。及至燥屎不下，则阴阳不通，变成腹痛之楚。治宜于滋阴之中，而佐以祛逐之味，则阴不伤而食又下也。方宜用逐秽丹：

当归尾五钱　大黄三钱　甘草一钱　枳实一钱　丹皮三钱

水煎服。一剂而燥屎下，腹痛顿除，不必用二剂也。

此方用大黄、枳实以逐秽，加入当归、丹皮以补血生阴，攻补兼施，复何患于亡阴哉。

此症用利腹汤亦甚效。

大黄三钱　当归五钱　枳壳　山楂　麦芽　厚朴　甘草各一钱　桃仁十粒

水煎服。一剂即通，腹亦不痛矣。

人有腹痛，从右手指冷起，渐上至头，如冷水浇灌，由上而下，而腹乃大痛，既

而遍身大热，热退则痛止，或食或不食，或过于食而皆痛也。初则一年一发，久则一月一发，发久则旬日一发也。用四物汤加解郁之药不应，用四君子汤加消积之药又不应，用二陈汤加消痰破气和中之药复不应，人以为有瘀血存焉，谁知是阳气大虚乎。盖四肢为诸阳之末，而头乃诸阳之会，阳虚恶寒，阴虚恶热，阳虚而阴来乘之，则发寒，阴虚而阳往乘之，则发热。今指冷而上至于头，明是阳不能敌阴，以失其健运而痛乃大作。痛作而热者，寒极变热也。及其寒热两停，阴阳俱衰，两不相斗，故热止而痛亦止也。治法单补其阳，阳旺而阴自衰，况阳旺则气自旺，气旺则血自生，气血两旺，而阴阳又何致争战而作痛哉。方用独参汤：

人参一两　加陈皮八分　甘草一钱

水煎服。数剂而痛轻，十剂而痛止矣。

夫独参汤乃补气之药也。仲景夫子曰：血虚气弱，以人参补之。故用之而止痛也。或曰四君子汤亦补气之剂，何以用之而不效？盖四君子有白朮、茯苓以分人参之权，不若独参汤之功专而力大。况前此兼用消积破气之药，是为诛伐无过，用人参止可救失耳，何能成功哉。

此症用阴阳和合汤亦效。

白朮五钱　人参二钱　甘草一钱　柴胡一钱　白芍五钱　枳壳五分

水煎服。二剂全愈。

## 腰　痛　门（六则）

人有两腰重如带三千文，不能俯仰者。夫腰痛不同，此病因房劳力役，又感风湿而成。伤肾之症，治须补肾矣。然有补肾而腰愈痛者，其故何也？盖腰脐之气未通，风湿入于肾而不得出故也。法宜先利其腰脐之气，以祛风利湿，而后大补其肾中之水火，则腰轻而可以俯仰矣。方用轻腰汤：

白朮一两　薏仁一两　茯苓五钱　防己五分

水煎服。连服二剂而腰轻矣。

此方惟利湿而不治腰，又能利腰脐之气，一方而两治之也（利腰脐而痛自止，妙法也）。然不可多服者，以肾宜补而不可泻，防己多用必至过泄肾邪。肾已无邪可祛，而反损正气，故宜用补肾之药，而前药不可再用矣。方另用三圣汤：

杜仲一两　白朮五钱　山茱萸四钱

水煎服。

此方补肾中之水火，而仍利其腰脐者，肾气有可通之路，则俯仰之间，无非至适也。

此症用朮桂汤亦神。

白朮三两　肉桂三分

水煎服。二剂全愈，不再发。

人有动则腰痛，自觉其中空虚无着者，乃肾虚腰痛也。夫肾分水火，未可以虚字一言了之。经谓诸痛皆属于火，独肾虚腰痛非火也。惟其无火，所以痛耳。治法似宜单补肾中之火，然而火非水不生，若徒补火而不补水，所谓无阴不能生阳，而痛不可遽止，必须于水中补火，水火既济，肾气足而痛自除，此即贞下起元之意也（肾无火始能作痛，亦奇论也）。方用补虚利腰汤：

熟地一两　杜仲五钱　破故纸一钱　白朮五钱

水煎服。连服四剂自愈。

熟地补肾水也，得白朮则利腰脐，而熟地不腻，杜仲、破故补火以止腰痛者也，得熟地则润泽而不至干燥，调剂相宜，故取效最捷耳。

此症用实腰汤亦佳。

杜仲一两　白朮二两　熟地一两　山茱萸四钱　肉桂一钱

水煎服。十剂全愈。

人有腰痛，日重夜轻，小水艰涩，饮食如故者，人以为肾经之虚，谁知是膀胱之水闭乎？膀胱为肾之府，火盛则水不能化，而水反转入于肾之中。膀胱太阳之经也，水火虽犯肾阴，而病终在阳而不在阴。若不治膀胱，而惟治肾，用补精填水，或用添薪益火，适足以增其肾气之旺。阴旺而阳亦旺，肾热而膀胱益热，致水不流而火愈炽。膀胱之火愈炽，必更犯于肾宫，而腰之痛何能痊乎。方用宽腰汤治之。

车前子三钱　薏仁五钱　白朮五钱　茯苓五钱　肉桂一分

水煎服。一剂而膀胱之水大泄，二剂而腰痛顿宽也。

夫车前、茯苓以利膀胱之水，薏仁、白朮以利腰脐之气，则膀胱与肾气内外相通。又得肉桂之气，尤易引肾气而外达于小肠，从阴器而尽泄，腰痛有不速愈哉。

此症用朮桂加泽泻汤亦神。

白朮一两　泽泻三钱　肉桂五分

水煎服。一剂即通。

人有大病之后，腰痛如折，久而成为伛偻者，此乃湿气入于肾宫，误服补肾之药而成之者也。夫腰痛明是肾虚，补肾正其所宜，何以用补肾填精之药，不受其益，而反受其损乎？不知病有不同，药有各异。大病之后，腰痛如折者，乃脾湿而非肾虚也。脾湿当去湿，而乃用熟地、山茱一派滋润之药，虽非克削之味，而湿以加湿，正其所恶，故不特无益，而反害之也（肾有虚而无实，似宜补肾矣，何以补肾而反害之？以肾中有邪，邪未去而骤用补剂，所以至成废人，倘补中利湿，又何害哉。不可谓肾不可补而竟不用补也）。医工不悟，而以为补肾之药尚少用之也，益多加其分两，则湿以助湿，腰骨河车之路，竟成泛滥之乡矣，欲不成伛偻不可得也。方用起伛汤：

薏仁三两　白朮二两　黄芪一两　防风三分　附子一分

水煎服。日用一剂，服一月而腰轻，服两月而腰可伸矣，服三月而全愈（有房劳力作之人，大病之后而腰痛者，乃是虚弱又无力服补药之故，似宜大补腰肾之阳气为主）。

此方利湿而又不耗气，气旺则水湿自消，加入防风、附子于芪、朮之中，有鬼神不测之机，相畏而相使，建功实奇。万不可疑药剂之大，而少减其品味，使废人不得为全人也。

此症用芪朮防桂汤亦可。

白朮四两　黄芪二两　防己一钱　肉桂一钱

水煎服。十剂轻，二十剂愈。

人有跌打闪挫，以至腰折不能起床，状似伛偻者，人以为此腰痛也，而不可作腰痛治。然腰已折矣，其痛自甚，何可不作腰痛治哉。或谓腰折而使之接续，其中必有瘀血在内，宜于补肾补血之中，而少加逐瘀治血之药，似未可止补其肾也，而不知不然。夫肾有补而无泻，加逐瘀之味，必转伤肾脏矣。折腰之痛，内伤肾脏，而非外伤阴血，活血之药不能入于肾之中，皆不可用，而必须独补肾也（折腰宜补而不宜泻，又不可不知）。惟是补肾之剂，小用不能成功耳。方用续腰汤：

熟地一斤　白朮半斤

水大碗数碗，煎服。一连数剂，而腰如旧矣。

夫熟地原能接骨，不止补肾之功，白朮善通腰脐之气，气通则接续更易，但必须多用为神耳。使加入大黄、白芍、桃仁、红花之药，则反败事。若恐其腰痛而加杜仲、破故、胡桃等品，转不能收功矣。

人有露宿于星月之下，感犯寒湿之气，腰痛不能转侧，人以为血凝于少阳胆经也，谁知是邪入于骨髓之内乎。夫腰乃肾堂至阴之宫也，霜露寒湿之气，乃至阴之邪也。以至阴之邪，而入至阴之络，故搐急而作痛。惟是至阴之邪，易入而难散。盖肾宜补而不宜泻，散至阴之邪，必泻至阴之真矣（泻肾而仍是补肾，始能去至阴之邪）。然而得其法，亦正无难也。方用转腰汤：

白朮一两　杜仲五钱　巴戟天五钱　防己五分　肉桂一钱　苍朮三钱　羌活五分　桃仁五粒

水煎服。一剂而痛轻，再剂而痛止也。

此方以白朮为君者，利湿而又通其腰脐之气，得杜仲之相佐，则攻中有补，而肾气无亏。且益之巴戟、肉桂以祛其寒，苍朮、防己以消其水，更得羌活、桃仁逐其瘀而行其滞，虽泻肾而实补肾也。至阴之邪既去，而至阴之真无伤，故能止痛如神耳。

此病用朮桂防豨汤亦佳。

白朮二两　肉桂三钱　防己一钱　豨莶草五钱

水煎服。十剂见效。

# 卷之四

## 五郁门（六则）

人有心腹饱满作胀，时或肠鸣，数欲大便，甚则心疼，两胁填实，为呕为吐，或吐痰涎，如呕清水，或泻利暴注，以致两足面肿，渐渐身亦重大。此等之病，初起之时，必杂然乱治，及其后也，未有不作蛊胀治之，谁知乃是土郁之病乎？土郁者脾胃之气郁也。《内经》将土郁属之五运之气，而不知人身五脏之中，原有土郁之病，正不可徒咎之岁气，而不消息其脏腑之气也。夫土气喜于升腾不喜下降，肝木来侮，则土气不升；肺金来窃，则土气反降，不升且降，而土气抑郁而不伸，势必反克夫水矣（土郁以致水郁，论得极是）。水既受克，不敢直走于长川大河，自然泛滥于溪涧路径，遇浅则泻，逢窍必钻，流于何经，既于何经受病。治法宜疏通其土，使脾胃之气升腾，则郁气可解。然而脾胃之所以成郁者，虽因于肝木之有余，与肺金之不足，然亦因脾胃之气素虚，则肝得而侮，肺得而耗也。倘脾胃之气旺，何患成郁哉！故开郁必须补脾胃之气，补脾胃而后用夺之之法，则土郁易解耳。方用善夺汤：

茯苓一两　车前子三钱　白朮三钱　柴胡一钱　白芍五钱　陈皮三分　半夏一钱

水煎服。连服四剂，而诸症渐愈。

此方利水而不走气，舒郁而兼补正。不夺之夺，更神于夺也，何必开鬼门、泄净府始谓之夺哉！

此症用疏土汤亦佳。

白朮　茯苓各一两　肉桂三分　柴胡五分　白芍三钱　枳壳三分　半夏五分

水煎服。四剂愈。

人有咳嗽气逆，心胁胀满，痛引小腹，身不能反侧，舌干嗌燥，面陈色白，喘不能卧，吐痰稠密，皮毛焦枯，人以为肺气之燥也，而不知乃是肺气之郁。夫肺气之郁，未有不先为心火所逼而成。然而火旺由于水衰，肾水不足不能为肺母复仇，则肺金受亏，而抑郁之病起。然则治肺金之郁，可不泄肺金之气乎！虽然未可径泄肺金之气也，必须大补肾水，水足而心火有取资之乐，必不再来犯肺，是补肾水正所以泄肺金也（引喻甚妙，然意明则已。夫心火无水，自然燔灼。肺金受烁所不必言补水滋火，而肺金自安矣）。方用善泄汤：

熟地一两　山茱萸五钱　玄参一两　荆芥三钱　牛膝三钱　炒枣仁三钱　沙参三

钱　贝母一钱　丹皮二钱

水煎服。一剂轻，二剂又轻，十剂全愈。

此方滋肾水以制心火，实滋肾水以救肺金也。肺金得肾水之泄而肺安，肾水得肺金之泄而水壮，子母同心，外侮易制，又何愤懑哉！此金郁泄之之义，实有微旨也。

此症用和金汤亦效。

麦冬五钱　苏叶一钱　桔梗二钱　甘草一钱　茯苓三钱　黄芩一钱　半夏五分　百合三钱

水煎服。四剂愈。

人有遇寒心痛，腰脽沉重，关节不利，难于屈伸，有时厥逆，痞坚腹满，面色黄黑，人以为寒邪侵犯也，谁知是水郁之症乎？水郁之症，成于土胜木复之岁者居多，然而脾胃之气过盛，肝胆之血太燥，皆能成水郁之症也。然则治法何可舍脾、胃、肝、胆四经而他治水郁哉！虽然水郁成于水虚（水郁由于水虚，亦不多之论），而水虚不同，水有因火而虚者，真火虚也；有因水而虚者，真水虚也。真水虚而邪水自旺，真火虚而真水益衰。大约无论真火、真水之虚，要在于水中补火，火足而水自旺，水旺而郁不能成也。方用补火解郁汤；

熟地一两　山药五钱　巴戟天五钱　肉桂五分　杜仲五钱　薏仁五钱

水煎服。连服四剂自愈。

此方于补火之中，仍是补水之味，自然火能生水，而水且生火，水火两济，何郁之有，正不必滋肝胆而调脾胃也。

此症用浚水汤亦效。

白朮一两　杜仲三钱　山药一两　薏仁　芡实各五钱　防己　桂枝各五分

水煎服。四剂愈。

人有少气，胁腹、胸背、面目、四肢胀胀愤懑，时而呕逆，咽喉肿痛，口干舌苦，胃脘上下忽时作痛，或腹中暴疼，目赤头晕，心热烦闷，懊侬善暴死，汗濡皮毛，痰多稠浊，两颧红赤，身生痱疮，人以为痰火作祟也，谁知是火郁之病乎？夫火性炎上，火郁则不能炎上而违其性矣。五脏之火不同，有虚火、实火、君火、相火之异。然火之成郁者，大约皆虚火、相火，即龙雷之火也。雷火不郁，则不发动，过于郁则又不能发动（龙火不郁不发，过郁亦不发，亦是至论）。非若君火、实火虽郁而仍能发动也。故治火之郁者，治虚火相火而已矣。既曰虚火，则不可用泻；既曰相火，则不可用寒，所当因其性而发之耳。方用发火汤：

柴胡一钱　甘草一钱　茯神三钱　炒枣仁三钱　当归三钱　陈皮三分　神曲　炒栀子各一钱　白芥子二钱　白朮二钱　广木香末五分　远志一钱

水煎服。一剂而火郁解，再剂而诸症愈矣。

此方直入胞络之中，以解其郁闷之气，又不直泻其火，而反补其气血，消痰去滞，火遂其炎上之性也。或疑龙雷之火在肾、肝而不在心包，今治心包恐不能解龙雷之火郁也。殊不知心包之火，下通于肝、肾，心包之火不解，则龙雷之火郁何能解哉！吾解心包之郁火，正所以解龙雷之郁火也。不然心包之郁未解，徒解其龙雷之火，则龙雷欲上腾，而心包阻抑，劈木焚林之祸，必且更大。惟解其心包之火，则上火既达，而下火可以渐升；且上火既达，而下火亦可以相安，而不必升矣，此治法之最巧者也。

此症用通火汤亦妙。

白芍　玄参　麦冬各一两　生地五钱　甘草一钱　陈皮五分　荆芥一钱　白芥子二钱　茯苓三钱　半夏八分

水煎服。一剂而郁解矣，二剂全愈。

人有畏寒畏热，似风非风，头痛颊疼，胃脘饱闷，甚则心胁相连胀胀，膈咽不通，

吞酸吐食，见食则喜，食完作楚，甚则耳鸣如沸，昏眩欲仆，目不识人，人以为风邪之病，谁知是木郁之症也。夫木属肝胆，肝胆之气一郁，上不能行于心包，下必至刑于脾胃。人身后天以脾胃为主，木克脾土，则脾不能化矣；木克胃土，则胃不能受矣。脾胃空虚，则津液枯槁何能分布于五脏七腑哉！且木尤喜水，脾胃既成焦乾之土，则木无水养，克土益深，土益病矣。土益病，则土不生肺，而肺金必弱，何能制肝！肝木过燥，愈不自安而作祟矣！治法宜急舒肝胆之本气。然徒舒肝胆之气，而不滋肝胆之血，则血不能润，而木中之郁未能尽解也（郁症虽分五脏，其木郁则五脏皆郁，舒肝胆之郁，而五郁尽舒，又不可不知）。方用开郁至神汤：

人参一钱　香附三钱　茯苓二钱　白朮一钱　当归二钱　白芍五钱　陈皮五分　甘草五分　炒栀子一钱　柴胡五分

水煎服。一剂而郁少解，再剂而郁尽解也。

此方无刻削之品，而又能去滞结之气，胜于逍遥散多矣。或疑郁病，宜用解散之剂，不宜用补益之味，如人参之类，似宜斟酌。殊不知人之境遇不常，拂抑之事常多，愁闷之心易结，而木郁之病不尽得之岁运者也。故治法亦宜变更，不可执郁难用补之说，弃人参而单用解散之药，况人参用入于解散药中，正既无伤，而郁又易解者也。

此症用舒木汤亦效。

白芍　当归各三钱　川芎　荆芥　郁金　苍朮各二钱　香附　车前子　猪苓　甘草各一钱　青皮五分　天花粉一钱

水煎服。四剂愈。

人之郁病，妇女最多，而又苦最不能解，倘有困卧终日，痴痴不语，人以为呆病之将成也，谁知是思想结于心、中气郁而不舒乎？此等之症，欲全恃药饵，本非治法，然不恃药饵，听其自愈，亦非治法也。大约思想郁症，得喜可解，其次使之大怒，则亦可解。盖脾主思，思之太甚则脾气闭塞而不开，必至见食则恶矣；喜则心火发越，火生胃土，而胃气大开，胃气既开，而脾气安得而闭乎？怒属肝木，木能克土，怒则气旺，气旺必能冲开脾气矣。脾气一开，易于消食，食消而所用饮馔必能化精以养身，亦何畏于郁乎！故见此等之症，必动之以怒，后引之以喜，而徐以药饵继之，实治法之善也（喜能解郁人易知，怒能解郁罕知矣，远公阐发实精）。方用解郁开结汤：

白芍一两　当归五钱　白芥子三钱　白朮五钱　生枣仁三钱　甘草五分　神曲二钱　陈皮五分　薄荷一钱　丹皮三钱　玄参三钱　茯神二钱

水煎服。十剂而结开，郁亦尽解也。

此方即逍遥散之变方，最善解郁。凡郁怒而不甚者，服此方无不心旷神怡。正不必动之以怒，引之以喜之多事耳。

此症亦可用抒木汤加栀子一钱、神曲五分，殊效（方见前）。

## 咳嗽门（八则）

人有骤感风寒，一时咳嗽，鼻塞不通，嗽重痰必先清后浊，畏风畏寒，此风寒入于皮毛，肺经先受之也。夫肺之窍通于鼻，肺受风寒之邪，而鼻之窍不通者，阻隔肺金之气也。肺窍既不能通，而人身之火即不能流行于经络，而火乃入于肺，以助风寒之党矣。故初起咳嗽，必须先散风寒，而少佐散火之剂，不可重用寒凉以抑其火，亦不可多用燥热以助其邪，用和解之法为最妙，如甘桔汤、小柴胡汤是也。然而世人往往以小恙不急治者多矣，久则肺气虚而难愈，则补母、补子之道宜知也。补母者，补其脾胃也；补子者，补其肾水也，似乎宜分两治之法，以治久咳久嗽之症。而余实有兼治之方，既有利于子母，而复有益于咳嗽，毋论新久之嗽，皆可治之以取效也。方用善散汤：

麦冬三钱　苏叶二钱　茯苓三钱　玄参三钱　甘草一钱　黄芩八分　天门冬三钱　款冬花五分　贝母一钱

水煎服。

此方用麦冬、天门冬以安肺气，用茯苓、甘草以健脾胃之土，用玄参以润肾经之水，用苏叶、款冬花以解散其阴阳之风邪，又加黄芩以清其上焦之火，贝母以消其内膈之痰，斟酌咸宜，调剂皆当，故奏功取胜耳。

此证亦可用宁嗽丹

苏叶　甘草　天花粉　天冬　款冬花各一钱　桔梗　生地各三钱　麦冬五钱

水煎服。二剂愈。

人有风寒已散，而痰气未清，仍然咳嗽气逆，牵引腰腹，俯仰不利，人皆谓必须治痰之为亟矣。然而治痰而痰愈多，嗽愈急、咳愈重者何也？盖治痰之标，而不治痰之本耳。痰之标在于肺，痰之本在于肾，不治肾而治肺，此痰之所以不能去，而咳嗽之所以不能愈也。人生饮食原宜化精而不化痰，惟肾气虚，则胃中饮食所化之津液欲入肾而肾不受，则上泛为痰矣。盖因胃中所化之津液无多，不足以济肺之干枯，而心火转来相夺，则津液不能滋肺，反化为痰涎而外越矣。然则治法，宜大补其肾水，使肾水汪洋，既能制心火之有余，更能济肺金之不足，心火不敢相夺，胃气又复相安，自然津液下润，肾经独受，化精而不化痰矣（阴虚咳嗽痨怯最多，非大补肾水乌能济事，此篇方论救世不浅）。方用：

熟地二两　麦冬二两　甘草一钱　柴胡一钱　白芍五钱

水煎服。

此方即子母两富汤加味者也。以熟地大滋其肾水，以麦冬大安其肺金，加芍药、柴胡、甘草以舒其肝胆之气，使其不来克脾胃之土，则脾胃之气易于升腾，上使救肺，而下可救肾，且邪亦易散，实有鬼神不测之妙也。

人有久嗽不愈，用补肾滋阴之药不效，反觉饮食少思，强食之而不化，吐痰不已者，人以为肺经尚有邪留于胃中，而不知乃脾胃虚寒不能生肺，使邪留连于中脘而作嗽也。夫肺金之母，脾胃二经之土也，土旺则金旺，土衰则金衰，不补母以益金，反泻子以捐土，邪即外散，肺且受伤，况尚留余邪未散乎！毋怪其久嗽而不愈也。然则治之之法，不可仅散肺之邪，而当急补肺之气；不可仅补肺之气，而尤当急补脾胃之土矣。然不可徒补脾胃也，盖补胃必须补心包之火，而补脾必须补命门之火。心包生胃土，命门生脾土，实有不同耳。然而胃病则脾必病，而脾病则胃亦病也。吾补胃而即兼补脾，补脾而即兼补胃，未尝非肺金之所喜。肺喜正气之生，自恶邪气之克，不必治嗽而嗽病自已矣。方用补母止嗽汤：

白朮五钱　茯苓五钱　人参一钱　陈皮三分　甘草一钱　苏子一钱　半夏一钱　桔梗二钱　麦冬五钱　紫菀一钱　肉桂五分

水煎服。一剂而嗽轻，二剂而嗽更轻，四剂而嗽全止矣。

此方乃补脾胃之圣药，加入肉桂以补心包、命门之二火，一味而两得之也。又恐徒治脾胃之母，置肺邪于不问，增入补肺散邪之味，则子母两得，而久嗽安得不速愈哉！

此症用助金汤亦佳。

人参三钱　甘草　款冬花各一钱　白朮　百合各五钱　茯神二钱　肉桂　炮姜　苏叶　百部各五分　半夏三分

水煎服。四剂愈。

人有咳嗽，长年不愈，吐痰色黄，结成顽块，凝滞喉间，肺气不清，用尽气力始得吐出于口者，此乃老痰之病也。年老阳虚之人，最多此症。然用消痰清肺之药往往

不验者，盖徒治其痰，而不理其气也。夫痰盛则气闭，气行则痰消。老年之人，孤阳用事，又加气闭而不伸，则阳火煎熬，遂成黄浊之痰，气虚不能推送，故必咳之久而始能出也。方用六君子汤加减治之。

人参五分　白朮五钱　茯苓三钱　陈皮五分　柴胡五分　白芍一两　白芥子三钱　甘草一钱　栀子一钱

水煎服。二剂而痰变白矣，四剂而痰易出矣，十剂而咳嗽尽除。

补阳气之虚，开郁气之滞，消痰结之块，祛久闭之火，有资益而无刻削，则老痰易化，而咳嗽易除也。倘徒用攻痰之药，则阳气必伤，而痰又难化，格格难吐，何日是清快之时乎（老痰最难治，六君治法之外，其在补肾乎）！

此症用化老汤亦佳。

人参三分　白朮一钱　生地二钱　款冬花三分　白芥子　白芍　地骨皮各三钱　柴胡四分　甘草一钱　麦冬五钱

水煎服。四剂轻，十剂愈。

人有阴气素虚，更加气恼，偶犯风邪，因而咳嗽。人以散风祛邪之药治之而愈甚，此不治其阴虚之故也。然而徒滋其阴，而肝气未平，则木来侮金，咳亦难已。法宜平肝而益之以补水之剂，则水能资木，而木气更平也。方用平补汤：

熟地一两　麦冬一两　甘草五分　白芍一两　柴胡一钱　人参五分　茯苓三钱　天花粉二钱　百合五钱　炒黑荆芥一钱

水煎服。

此方大补肺、肾、肝、脾之四经，而尤能解肝气之郁。肝经郁解，而肺经风邪亦不必祛而自散矣。人谓补肾、补肺、平肝足矣，何又兼补脾胃而用人参耶？不知三经之气，非脾胃之气不行，吾少加人参、茯苓以通之，则津液易生，而肾、肝、肺尤能相益也。

此症用涣邪汤亦效。

白芍　熟地　麦冬各五钱　甘草　柴胡　香附各一钱　陈皮三分　白朮　玄参各三钱　天花粉五分　苏子一钱

水煎服。四剂愈。

人有久咳而不愈者，口吐白沫，气带血腥。人以为肺经之湿也，而不知实肺金之燥。苟肺气不燥，则清肃之令下行，而周身四达，何处非露气之下润乎！不特肾水足以上升而交于心，亦且心火下降而交于肾，不传于肺矣。心火既不传于肺金，曾何伤燥之虑哉！惟其肺气先已匮乏，高源之水无有留余之势，而欲下泽之常盈，以上供于肺金之用，此必不得之数也，治法自宜专润肺金之燥矣。然润肺金之燥，而肾火上冲，则肺且救子之不暇，何能自润？此肺肾必宜同治也。方用子母两富汤：

熟地二两　麦冬二两

水煎服。连服四剂，而肺金之燥除，肾火之干亦解。

譬如滂沱大雨，高低原隰无不沾足，既鲜燥竭之虞，宁有咳嗽之患？倘失此不治，或治而不补益其肺肾，转盼而毛瘁色弊，筋急爪枯，咳引胸背，吊疼两胁，诸气膹郁，诸痿喘呕，嗌塞血泄，种种危候，相因俱见矣。又用何药以救其焦枯哉！

此症用夜露饮亦妙。

熟地　麦冬　芡实各一两　山茱萸五钱　贝母五分

水煎服。十剂全愈。

人有久病咳嗽，吐痰色红，有似呕血而实非血也，盗汗淋漓，肠鸣作泄，午后发热。人以为肾经之邪火大盛，将欲肾邪传心也，谁知是脾邪之将传于肾乎？此症初因肾水干枯，肾经受邪，肾乃传心，故发热而夜重，未几心邪传肺，故咳嗽而汗泄；未

几肺邪传肝，故胁痛而气壅；未几肝邪传脾，故肠鸣而作泄。今既盗汗淋漓，肠鸣作泄，乃肺邪不传肝而传脾也。邪不入肾肝，尚有可生之机，亟宜平肝滋肾，使邪不再传，则肝平而不与肺为仇，肾滋而不与心为亢；再益之健脾之品，使脾健而不与肾为耗，自然心火不刑肺而生脾，脾气得养而肺气更安矣。方用转逆养肺汤：

白芍五钱　麦冬三钱　茯苓三钱　玄参二钱　熟地五钱　山茱萸五钱　北五味二钱　车前子二钱　地骨皮三钱　丹皮三钱　牛膝一钱　破故纸五分　贝母一钱

水煎服。连服十剂而气转，再服十剂而痰变为白，再服十剂而泄止，肠亦不鸣也。

此方本非止泻之药。盖泄成于阴虚，补其阴而泄自止，阴旺则火息不去烁金；金安则木平不去克土，所以消痰而化其火炎之色，止泄而撤其金败之声，故肠鸣、盗汗尽除，而咳嗽亦愈矣。

此症用止传汤亦妙。

熟地二两　玄参　百合各一两　白芥子二钱　荆芥（炒黑）一钱　茯苓三钱　沙参三钱　地骨皮五钱　桑叶十五片

水煎服。十剂轻，三十剂愈。

人有春暖夏热，则安然不嗽，一遇秋凉，即咳嗽不宁，甚至气喘难卧，人以为肌表之疏泄也，谁知是郁热之难通乎？夫人身之气血，流通于肌肉之内，则风邪不得而入。惟气血闭塞不通，而邪转来相侮，凝滞而变为热矣。盖春夏之间，皮肤疏泄，内热易于外宣。秋冬之际，皮肤致密，内热难于外发，所以春夏不咳嗽，而秋冬咳嗽也（夏伤暑热，秋必病嗽。然则秋冬之咳嗽，仍是夏间犯之，勿谓夏日安然，不归咎于暑热也）。倘不治其郁热之本，而惟用发散之品，徒虚其外，愈不能当风寒之威，徒耗其中，益转增其郁热之势，均失其治之之法也。所贵攻补兼施，既舒其内郁之热，而复疏其外入之寒，则本既不伤，而末亦易举也。方用：

当归五钱　大黄一钱　贝母二钱　天花粉三钱　薄荷二钱　荆芥二钱　甘草一钱　白朮三钱　陈皮三分　神曲五分　黄芩二钱　桔梗二钱

水煎服。连服四剂，秋冬之时断无咳嗽之症矣。

盖大黄走而不守，用之于祛火消痰之中通郁最速，又得当归之补而不滞，白朮之利而不攻，同队逐群，解纷开结，内外两益矣。

此症用郁金丹亦甚效。

白芍　桔梗各三钱　抚芎二钱　白芥子　茯苓　生地各三钱　甘草　款冬花各一钱

水煎服。一剂轻，二剂愈。

## 喘　门（四则）

人有偶感风寒，一时动喘，气急抬肩，吐痰如涌，喉中作水鸣声，此外感非内伤也。倘误认内伤，少用补气之味，则气塞而不能言，痰结而不可息矣。治法宜用解表之味。然而，纯补之药不可用，而清补之药未尝不可施也。方用平喘仙丹：

麦冬五钱　桔梗三钱　甘草二钱　半夏二钱　黄芩一钱　山豆根一钱　射干一钱　白薇一钱　乌药一钱　苏叶八分　茯苓三钱

水煎服。一剂喘平，再剂全愈，不必三剂也（此治外感之喘，而不可执之以治内伤之喘也）。

盖外感之喘，乃风寒之邪，从风府而直入于肺，尽祛其痰而涌塞咽喉之间，看其病势似重，然较内伤之喘大轻也。平喘仙丹专消肺邪而不耗肺之正，顺肺气而不助肺之火，故下喉即庆安全也。

此症用止声汤甚神。

麻黄一钱　天门冬三钱　桔梗三钱　甘草　茯苓各二钱　山豆根八分　射干　陈皮　半夏　青黛各一钱

水煎服。一剂愈。

人有痰气上冲于咽喉，气塞肺管作喘，而不能取息，其息不粗，而无抬肩之状者，此气虚而非气盛也，乃不足之症。不可作有余之火治之。人身之阴阳，原自相根，而阴阳中之水火，不可须臾离也。惟肾水太虚，而后肾火无制，始越出于肾宫，而关元之气不能挽回，直奔于肺而作喘矣。然而关元之气微，虽力不胜任，以挽回其将绝之元阳，而犹幸其一线之牵连也，则犹可救援于万一耳。方用定喘神奇丹：

人参二两　牛膝五钱　麦冬二两　北五味二钱　熟地二两　山茱萸四钱

作汤煎服。一剂而喘少止，二剂而喘更轻，四剂而喘大定。

此方人参宜多用，不用至二两则不能下达于气海关元，以生气于无何有之乡。非用牛膝不能下行，且牛膝能平胃肾之虚火，又能直补其下元之气也。麦冬益肺金，非多用则自顾不暇，何能生汪洋之水，以救燎原之炎耶！人喘则气散，非五味子何以能收敛乎。用熟地以益肾中之水也，肾水大足，自不去泄肺金之气，然非多加则阴不能骤生，而火不可以遽制。又益之以山茱萸，以赞襄熟地之不逮，自能水火既济，而气易还元也（此治虚喘之重者，病若少轻，药尚可少减。人参非多用不可，实为妙论。今人治不足之症，人参仅用钱分，则徒益上焦之气而不能达下，愈增其喘急，而反归怨于参，竟禁不用，以至危殆。举世无不皆然，良足深叹。此方妙在多用地黄，佐以牛膝而使之归元，真神术也。然辨症在于息之不粗，更当审脉之虚实耳）。

此症亦可用参熟桃苏汤。

人参　熟地各一两　破故纸五分　茯神　麦冬各五钱　胡桃一个　生姜　苏子各一钱　山萸　巴戟天各二钱

水煎服。

人有七情气郁，结滞痰涎，或如破絮，或如梅核，咯之不出，咽之不下，痞满壅盛，上气喘急，此内伤外感兼而成之者也。此等之症最难治。欲治内伤而外邪不能出，欲治外感而内伤不能愈。然则终何以治之乎？吾治其肝胆，而内伤、外感俱皆愈也。盖肝胆乃阴阳之会，表里之间也，解其郁气而喘息可平矣（此症气喘，而内外俱病也）。方用加味逍遥散治之。

白芍五钱　白术三钱　当归三钱　柴胡一钱　陈皮五分　甘草一钱　茯苓三钱　苏叶一钱　半夏一钱　厚朴一钱

水煎服。一剂而痰气清，再剂而痰气更清，四剂而喘急自愈。

病成于郁，治郁而诸症安得不速愈哉！

此症用苏叶破结汤亦神。

白芍　茯苓各五钱　半夏二钱　苏叶三钱　甘草一钱　枳壳五分

水煎服。一剂气通痰清矣，二剂全愈

人有久嗽之后，忽然大喘不止，痰出如泉，身汗如油。此汗出亡阳，本是不救之病，而吾以为可救者，以久嗽伤肺而不伤肾也。夫喘症多是伤肾，久嗽之人未有不伤肾者，以肺金不能生肾水，而肾气自伤也。然而伤肺以致伤肾，与竟自伤肾者不同。盖伤肺者伤气也，伤肾者伤精也，故伤肺以致伤肾者，终伤气而非伤精。精有形而气无形，无形者补气可以生精，即补气可以定喘；有形者必补精以生气，又必补精以回喘也。所以伤肺者易为功，不比伤肾者难为力。方用生脉散：

麦冬一两　人参五钱　北五味子二钱

水煎服。一剂而喘定，再剂而汗止，三剂而痰少，更加天花粉二钱，白术五钱，当归三钱，白芍五钱　再服十剂全愈（专力定喘。然而用生脉散人以为敛肺补气，必不

肯从。熟知痰出如泉，汗出如油，乃为外症也）。

生脉散补气之圣药也。补其肺气，自生肾水矣。肾得水而火不上沸，则龙雷自安于肾脏，不必又去补肾也。以视伤肾动喘者，轻重不大相悬殊哉！

此症用归气汤亦妙。

麦冬三两　北五味三钱　熟地三两　白朮二两

水煎服。一剂而汗止，十剂全愈。

## 怔忡门（三则）

人有得怔忡之症者，一遇拂情之事，或听逆耳之言，便觉心气怦怦上冲，有不能自主之势，似烦而非烦，似晕而非晕，人以为心虚之故也。然而心虚由于肝虚，肝虚则肺金必旺，以心弱不能制肺也。肺无火煅炼，则金必制木，肝不能生金，而心气益困。故补心必须补肝，而补肝尤宜制肺。然而肺不可制也，肺乃娇脏，用寒凉以制肺，必致损伤脾胃，肺虽制矣，而脾胃受寒，不能运化水谷，则肝又何所取资，而肾又何能滋益，所以肺不宜制而宜养也（肺宜养不宜制，深得养肺之法）。方用制忡汤治之。

人参五钱　白朮五钱　白芍一两　当归一两　生枣仁一两　北五味一钱　麦冬五钱　贝母五分　竹沥十匙

水煎调服。一剂而怔忡少定，二剂更安，十剂全愈。

此方不全去定心，而反去补肝以平木，则火不易动；补肺以养金，则木更能静矣。木气既静，则肝中生血，自能润心之液，而不助心之焰，怔忡不治而自愈矣。

此症用柏莲汤亦佳。

人参　麦冬　玄参各五钱　茯苓　柏子仁　丹皮各三钱　丹参二钱　半夏　莲子心各一钱　生枣仁三钱

水煎服。一剂安，十剂愈。

人有得怔忡之症，日间少轻，至夜则重，欲思一睡熟而不可得者，人以为心虚之极也，谁知是肾气之乏乎。凡人夜卧则心气必下降于肾宫，惟肾水大耗，一如家贫，客至无力相延，客见主人之窘迫，自然不可久留，徘徊岐路，实乃徬徨耳。治法大补其肾中之精，则肾气充足矣。方用心肾两交汤：

熟地一两　山茱八钱　人参五钱　当归五钱　炒枣仁八钱　白芥子五钱　麦冬五钱　肉桂三分　黄莲三分

水煎服。一剂即熟睡，二剂而怔忡定，十剂全愈矣。

此方补肾之中仍益之补心之剂，似乎无专补之功。殊不知肾水既足，而心气若虚，恐有不相契合之虞。今心肾两有余资，主客分外加欢，相得益彰矣。况益之介绍如黄连、肉桂并投，则两相赞颂和美，有不赋胶漆之好者乎！

此症用交合汤亦效。

人参五钱　熟地二两　黄莲三分　肉桂五分

水煎服。一剂即睡，十剂全安。

人有得怔忡之症，心常怦怦不安，常若有官事未了，人欲来捕之状，人以为心气之虚也，谁知是胆气之怯乎？夫胆属少阳，心之母也，母虚则子亦虚。惟是胆气虽虚，何便作怔忡之病？不知脏腑之气，皆取决于胆，胆气一虚，而脏腑之气皆无所遵从，而心尤无主，故怦怦而不安者，乃似乎怔忡，而实非怔忡也。治法徒补心而不补各脏腑之气，则怔忡之病不能痊；补各脏腑之气而不补胆之气，内无刚断之风，外有纷纭之扰，又安望心中之宁静乎！故必补胆之气，而后可以去怯也。方用坚胆汤：

白朮五钱　人参五钱　茯神三钱　白芍二两　铁粉一钱　丹砂一钱　天花粉三钱　生枣仁三钱　竹茹一钱

水煎服。一剂而胆壮，二剂而胆更壮，十剂而怦怦者不知其何以去也。

此方肝胆同治之剂，亦心胆共治之剂也。肝与胆为表里，治胆而因治肝者，兄旺而弟自不衰也；心与胆为子母，补胆而兼补心者，子强而母自不弱也。又有镇定之品以安神，刻削之味以消痰，更相佐之得宜，即是怔忡，未有不奏功如响者，况非怔忡之真病乎！

此症用龙齿壮胆汤亦效。

人参　竹茹各三钱　五味子　远志各一钱　生枣仁一两　白芍八钱　当归五钱　龙齿（醋淬研末）五分

水煎服。二剂即安。

## 惊　悸　门（二则）

人有闻声而动惊，心中怦怦，半日而后止者，人以为心中有痰也。乃用消痰之药治之不效，久则不必闻声而亦惊，且添悸病，心中常若有来捕者，是惊悸相连而至也。虽俱是心虚之症，而惊与悸实有不同。盖惊之病轻于悸，悸之病重于惊，惊从外来而动心，悸从内生而动心也（惊悸分内外先后，亦无人道过也）。若怔忡正悸之渐也，故惊悸宜知轻重，一遇怔忡即宜防惊，一惊即宜防悸。然而惊悸虽分轻重，而虚则一也。方用安定汤：

黄芪一两　白朮五钱　当归五钱　生枣仁五钱　远志三钱　茯神五钱　甘草一钱　熟地一两　半夏二钱　麦冬五钱　柏子仁三钱　玄参三钱

水煎服。一剂而惊悸轻，再剂更轻，十剂全愈。

夫神魂不定而惊生，神魂不安而悸起，皆心肝二部之血虚也。血虚则神无所归，魂无所主。今用生血之剂，以大补其心肝，则心肝有血以相养，神魂何至有惊悸哉！倘此等之药，用之骤效，未几而仍然惊悸者，此心肝大虚之故也，改煎药为丸。方用镇神丹：

人参四两　当归三两　白朮五两　生枣仁三两　远志二两　生地三两　熟地八两　白芥子一两　茯苓三两　柏子仁一两　龙骨一两（醋淬用）　虎睛一对　陈皮三钱　麦冬三两

各为末，蜜为丸。每日白滚水送下，早晚各五钱，一料全愈。

此方较前方更奇而有神。方中用龙虎二味实有妙义。龙能定惊，虎能止悸，入之补心补肾之中，使心肾交通，而神魂自定也。

此症用镇心丹亦效。

人参　白芍各一两　丹砂一钱　铁落一钱　天花粉一钱　山药五钱　远志二钱　生枣仁五钱　茯苓三钱

水煎服。十剂全愈。

人有先惊而后悸，亦有先悸而后惊，似乎不同，而不知非有异也，不过轻重之殊耳。但惊有出于暂，而不出于常，悸有成于暗，而不成于明者，似乎常暂明暗之不同。然而暂惊轻于常惊，明悸重于暗悸（口口常与口口口暗口口口口口也）。吾定一方，合惊悸而治之，名为两静汤：

人参一两　生枣仁二两　菖蒲一钱　白芥子三钱　丹砂三钱　巴戟天一两

水煎服。连服四剂，惊者不惊，而悸者亦不悸也。

此方多用生枣仁以安其心，用人参、巴戟天以通心肾。心肾两交，则心气通于肾，而夜能安；肾气通于心，而日亦安也。心肾交而昼夜安，即可久之道也。

此症用镇心丹亦可同治。

## 虚烦门（二则）

人有遇事或多言而烦心生，常若胸中扰攘纷纭而嘈杂，此阴阳偏胜之故，火有余而水不足也。或谓心热则火动而生烦，胆寒则血少而厌烦矣。不知虚烦实本于心热，胆则未曾寒也。夫胆则最喜热而恶寒，世人云胆寒则怯者，正言胆之不可寒也。胆寒既怯，何敢犯火热之心，可见虚烦是心火之热，非胆木之寒矣。古人用温胆汤以治虚烦，而烦转盛者，正误认胆寒也（虚烦在心热，非关于胆，论得是）。治法宜于补心之中，而用清心之味。方名解烦益心汤：

人参二钱　黄连一钱　生枣仁三钱　白朮一钱　茯神三钱　当归三钱　玄参五钱　甘草三分　枳壳五分　天花粉二钱

水煎服。一剂烦止，再剂烦除矣。

此方纯是入心之药。清火而加入消痰之药者，有火必有痰也。痰火散而烦自释矣，况又有补心之剂，同群并济哉！

此症用玄冬汤亦甚神。

玄参　麦冬各二两

水煎服。一剂而心安，二剂全愈。

人有年老患虚烦不寐，大便不通，常有一裹热气，自脐下直冲于心，便觉昏乱欲绝，人以为火气之冲心也，谁知是肾水之大亏乎？夫心中之液，实肾内之精也。心火畏肾水之克，乃假克也；心火喜肾水之生，乃真生也。心得肾之交，而心乃生，心失肾之通，而心乃死。虚烦者正死心之渐也。惟是肾既上通于心，何以脐下之气上冲而心烦？不知肾之交于心者，乃肾水之交，而非肾火之交也。肾水交于心，而成既济之泰；肾火交于心，而成未济之否。故既济而心安，未济而心烦耳。老人孤阳无水，热气上冲，乃肾火冲心也。火之有余，实水之不足，治法大补肾中之水，则水足以制火，火不上冲而烦自止矣。方用六味地黄汤加品治之。

熟地一两　山茱萸五钱　山药四钱　茯苓三钱　丹皮五钱　泽泻二钱　白芍五钱　麦冬五钱　炒枣仁五钱　北五味一钱　柴胡五分　甘菊三钱

水煎服。二剂而烦却，四剂而大便通，二十剂不再发。

六味丸汤所以滋肾水之涸也。麦冬、五味，滋其化源；白芍、柴胡，以平肝，肝平而相火无党，不至引动包络之火；又得枣仁、甘菊相制，则心气自舒，而复有肾水交通，有润之乐而无燥之苦，岂尚有虚烦之动乎！

此症用济心丹亦效。

熟地二两　麦冬　玄参　生枣仁各五钱　丹皮　地骨皮　柏子仁　菟丝子　巴戟天各三钱

水煎服。十剂全愈。

## 不寐门（五则）

人有昼夜不能寐，心甚躁烦，此心肾不交也。盖日不能寐者，乃肾不交于心；夜不能寐者，乃心不交于肾也。今日夜俱不寐，乃心肾两不相交耳。夫心肾之所以不交者，心过于热，而肾过于寒也。心原属火，过于热则火炎于上，而不能下交于肾；肾原属水，过于寒则水沉于下，而不能上交于心矣。然则治法，使心之热者不热，肾之寒者不寒，两相引而自两相合也。方用上下两济丹：

人参五钱　熟地一两　白朮五钱　山茱萸三钱　肉桂五分　黄连五分

水煎服。一剂即寐。

盖黄连凉心，肉桂温肾，二物同用，原能交心肾于顷刻。然无补药以辅之，未免

热者有太燥之虞，而寒者有过凉之惧。得熟地、人参、白朮、山萸以相益，则交接之时，既无刻削之苦，自有欢愉之庆。然非多用之则势单力薄，不足以投其所好，而厌其所取，恐暂效而不能久效耳。

此症用芡莲丹亦佳。

人参　茯苓　玄参　熟地　生地　莲子心　山药　芡实各三钱　甘草一钱

水煎服。四剂安。

人有忧愁之后，终日困倦，至夜而双目不闭，欲求一闭目而不得者，人以为心肾之不交也，谁知是肝气之太燥乎？夫忧愁之人，未有不气郁者也。气郁既久，则肝气不舒；肝气不舒，则肝血必耗；肝血既耗，则木中之血上不能润于心，而下必取汲于肾。然而肝木大耗，非杯水可以灌溉，岂能堪日日之取给乎！于是肾水亦枯，而不能供肝木之涸矣。其后肾止可自救其焦釜，见肝木之来亲，有闭关而拒矣。肝为肾之子，肾母且弃子而不顾，况心为肾之仇，又乌肯引火而自焚乎？所以坚闭而不纳也。治法必须补肝血之燥，而益肾水之枯，自然水可以养木，而肝可以交心也。方用润燥交心汤：

白芍一两　当归一两　熟地一两　玄参一两　柴胡三分　菖蒲三分

水煎服。一剂而肝之燥解，再剂而肝之郁亦解，四剂而双目能闭而熟睡矣。

此方用芍药、当归以滋其肝，则肝气自平；得熟地以补肾水，则水足以济肝，而肝之血益旺；又得玄参以解其心中之炎，而又是补水之剂；投之柴胡、菖蒲解肝中之郁，引诸药而直入于心宫，则肾肝之气自然不交而交也。

此症用安睡丹亦妙。

白芍　生地　当归各五钱　甘草一钱　熟地一两　山茱萸　枸杞各二钱　甘菊花三钱

水煎服。二剂即闭目矣，十剂全愈。

人有夜不能寐，恐鬼祟来侵，睡卧反侧，辗转不安，或少睡而即惊醒，或再睡而恍如捉拿，人以为心肾不交，而熟知乃胆气之怯也。夫胆属少阳，其经在半表半里之间，心肾交接之会也。心之气由少阳以交于肾，肾之气亦由少阳以交于心。胆气既虚，至不敢相延心肾二气而为之介绍，心肾乃怒其闭门不纳，两相攻击，故胆气愈虚，惊悸易起，益不能寐耳。治法宜补少阳之气。然补少阳，又不得不补厥阴也。盖厥阴肝经，与少阳胆经为表里，补厥阴之肝，正补少阳之胆耳。方用肝胆两益汤：

白芍一两　远志五钱　炒枣仁一两

水煎服。一剂而寐安，二剂而睡熟，三剂而惊畏全失。

此方白芍入肝入胆，佐以远志、枣仁者，似乎入心而不入胆。不知远志、枣仁既能入心，亦能入胆，况同白芍用之，则共走胆经，又何疑乎。胆得三味之补益，则胆汁顿旺，何惧心肾之相格乎。

此症用无忧汤亦甚妙。

白芍五钱　竹茹三钱　炒枣仁三钱　人参三钱　当归五钱

一剂睡宁，四剂全愈。

人有神气不安，卧则魂梦飞扬，身虽在床，而神若远离，闻声则惊醒而不寐，通宵不能闭目，人以为心气之虚也，谁知是肝经之受邪乎？夫肝主藏魂，肝血足则魂藏，肝血虚则魂越，游魂亦因虚而变也。今肝血既亏，肝脏之中无非邪火之气，木得火而自焚，魂将安寄？自避出于躯壳之外，一若离魂之症，身与魂分为两也。然而离魂之症与不寐之症，又复不同。离魂者魂离而能见物，不寐而若离魂者，魂离而不能见物也。其所以不能见物者，阴中有阳，非若离魂之症绝于阴耳。治法祛肝之邪，而先补肝之血，血足而邪自难留，邪散而魂自归舍矣。方用引寐汤：

白芍一两　当归五钱　龙齿末（火煅）二钱　菟丝子三钱　巴戟天三钱　麦冬五钱　柏子仁二钱　炒枣仁三钱　茯神三钱

水煎服。一剂而寐矣，连服数剂，梦魂甚安，不复从前之飞越也。

此方皆是补肝、补心之药，而用之甚奇者，全在龙齿。古人谓治魄不宁者，宜以虎睛；治魂飞扬者，宜以龙齿，正取其龙齿入肝而能平木也。夫龙能变化动之象也，不寐非动乎，龙虽动而善藏，动之极正藏之极也。用龙齿以引寐者，非取其动中之藏乎。此亦古人之所未言，余偶及之，泄天地之奇也。

此症用濯枝汤亦效。

炒栀子三钱　甘草一钱　白芍　当归　炒枣仁各五钱　丹砂一钱　远志八分　柴胡三分　半夏一钱

水煎服。四剂愈。

人有心颤神慑，如处孤垒，而四面受敌，达旦不能寐，目眵眵无所见，耳聩聩无所闻，欲少闭睫而不可得，人以为心肾之不交也，谁知是胆虚而风袭之乎？夫胆虚则怯，怯则外邪易入矣。外邪乘胆气之虚，既入于胆之中，则气无主，一听邪之所为。胆欲通于心，而邪不许；胆欲交于肾，而邪又不许，此目之所以眵眵，而耳之所以聩聩也。心肾因胆气之不通，亦各退守本宫，而不敢交接，故欲闭睫而不可得也。夫胆属少阳，少阳者木之属也，木与风同象，故风最易入也。风乘胆木之虚，居之而不出，则胆畏风之威，胆愈怯矣。胆愈怯而无子母之援，何啻如卧薪尝胆之苦，又安得悠然来梦乎（胆虚而邪入，邪入而胆益虚，不补胆以祛邪，此世人之所以无效也）。治法必补助其胆气，佐以祛风荡邪之品，则胆气壮而风邪自散，庶可高枕而卧矣。方用祛风益胆汤：

柴胡二钱　郁李仁一钱　乌梅一个　当归一两　川芎三钱　麦冬五钱　沙参三钱　竹茹一钱　甘草一钱　白芥子二钱　陈皮五分

水煎服。连服二剂，而颤慑止，再服二剂，而见闻有所用，人亦熟睡矣。

此方绝不治心肾之不交，而惟泻胆木之风邪，助胆木之真气，则胆汁不干，可以分给于心肾，自然心肾两交，欲不寐得乎。

此症亦可用助勇汤：

荆芥　当归各三钱　防风　天花粉各一钱　川芎　竹茹各二钱　枳壳　独活各五分

水煎服。二剂愈。

## 健　忘　门（四则）

人有老年而健忘者，近事多不记忆，虽人述其前事，犹若茫然，此真健忘之极也。人以为心血之涸，谁知是肾水之竭乎？夫心属火、肾属水，水火似乎相克，其实相克而妙在相生，心必藉肾以相通，火必得水而既济。如止益心中之血，而不去填肾中之精，则血虽骤生，而精仍长涸，但能救一时之善忘，而不能冀长年之不忘也。治法必须补心，而兼补肾，使肾水不干，自然上通于心而生液。然而老年之人，乃阴尽之时，补阴而精不易生，非但药品宜重，而单恃煎汤，恐有一时难以取胜之忧，服汤剂之后，以丸药继之，始获永远之效也（老人健忘，自然是心肾之下足，汤补心而丸补肾，两得之道也）。方名生慧汤：

熟地一两　山茱萸四钱　远志二钱　生枣仁五钱　柏子仁（去油）五钱　茯神三钱　人参三钱　菖蒲五分　白芥子二钱

水煎服。连服一月自然不忘矣。

此方心肾兼补，上下相资，实治健忘之圣药，苟能日用一剂，不特却忘，并有延

龄之庆矣。然而人必苦服药也，则丸方又不可不传耳。方名扶老丸：

人参三两　白朮三两　茯神二两　黄芪三两　当归三两　熟地半斤　山茱萸四两　玄参三两　菖蒲五钱　柏子仁三两　生枣仁四两　麦冬三两　龙齿三钱　白芥子一两

各为细末，蜜为丸，丹砂为衣。每日晚间白滚水吞下三钱，久服断不健忘。

此方老少人俱可服，而老年人尤宜，盖补肾之味多于补心，精足而心之液生，液生而心之窍启，窍启而心之神清，何至昏昧而善忘哉。

此症亦可用强记汤：

熟地　麦冬　生枣仁各一两　远志二钱

水煎服。二十剂不忘矣。

人有壮年而健忘者，必得之伤寒大病之后，或酒色过度之人。此等之病，视若寻常，而本实先匮，最为可畏。世人往往轻之而不以为重，久则他病生焉，变迁异症而死者多矣。予实悯之，故又论及此。此种健忘，乃五脏俱伤之病，不止心肾二经之伤也。若徒治心肾，恐胃气甚弱，则虚不受补，甚为可虑。必须加意强胃，使胃强不弱，始能分布精液于心肾耳（健胃以补心肾二经，始得受益）。方用生气汤：

人参二钱　白朮一钱　茯苓三钱　远志八分　炒枣仁二钱　熟地五钱　山茱萸二钱　甘草三分　神曲三分　半夏三分　麦冬一钱　肉桂三分　菖蒲三分　芡实三钱　广木香一分

水煎服。四剂而胃口开，十剂而善忘少矣，连服三十剂全愈。

此方药味多而分两轻者，以病乃久虚之症，大剂恐有阻滞之忧，味少恐无调剂之益，所以图攻于缓，而奏效于远也。扶助胃气而仍加意于补心肾二经，则五脏未尝不同补也。有益无损，殆此方之谓欤。

此症亦可用强记汤加人参三钱治之。

人有气郁不舒，忽忽如有所失，目前之事竟不记忆，一如老人之善忘。此乃肝气之滞，非心肾之虚耗也。夫肝气最急，郁则不能急矣，于是肾气来滋，至肝则止；心气来降，至肝则回，以致心肾两相间隔，致有遗忘也。治法必须通其肝气之滞，而后心肾相通，何至有目前之失记乎。然而欲通肝气，必须仍补心肾，要在于补心、补肾之中，而解其肝气之郁，则郁犹易解，不至重郁。否则已结之郁虽开，而未结之郁必至重结矣（通郁汤可兼治诸郁，治阴虚而兼郁者尤宜）。方用通郁汤：

白芍一两　茯神三钱　人参二钱　熟地三钱　玄参三钱　麦冬三钱　当归五钱　柴胡一钱　菖蒲五分　白芥子二钱　白朮五钱

水煎服。一剂而郁少解，二剂而郁更解，四剂而郁尽解。

此方善于开郁，面又无刻削干燥之失，直解其肝中之沉滞，使肝血大旺，既不取给于肾水，复能添助夫心火，心肝肾一气贯通，宁尚有遗忘失记之病哉。

此症可用存注丹：

白芍　白朮　生地各三钱　麦冬　柏子仁各五钱　甘草　菖蒲各一钱　柴胡　天花粉各二钱　青皮三分

水煎服。四剂愈。

人有对人说话随说随忘，人述其言杳不记忆，如从前并不道及，人以为有祟凭之也，谁知是心肾之两开乎？夫心肾交而智慧生，心肾离而智慧失，人之聪明非生于心肾，而生于心肾之交也。肾水资于心，则智慧生生不息；心火资于肾，则智慧亦生生无穷。苟心火亢，则肾畏火炎而不敢交于心；肾水竭，则心恶水干而不敢交于肾，两不相交，则势必至于两相忘矣。夫心肾如夫妇也，夫妇乖离，可能记及于他事乎！治法必须大补心肾，使其相离者，重复相亲，自然相忘者复能相忆耳。方用神交汤：

人参一两　麦冬一两　巴戟天一两　柏子仁五钱　山药一两　芡实五钱　玄参一两　丹参三钱　茯神三钱　菟丝子一两

水煎服。连服十剂，即不忘矣，服一月不再忘。

此方似乎重于治心，而轻于治肾。不知夫妇之道，必男求于女，而易于相亲，重于治心者，正欲使心之先交于肾也。然而方中之妙，无一味非心肾同治之药，是治心无非治肾也，而交肾仍无非交心也。两相交而两相亲，宁有再忘者乎。

此症可用天丝饮亦效。

巴戟天一两　菟丝子一两

水煎服。十剂即不忘。

## 癫痫门（六则）

人有素常发癫，久而不效，口中喃喃不已，时时忽忽不知，时而叫骂，时而歌唱，吐痰如蜒蚰之涎，人皆谓痰病也。然以消痰化涎之药与之，多不效。盖此症乃胃中少有微热而气又甚衰，故症有似于狂而非狂，有似于痫而非痫也。治法宜补胃气，而微用清火之药，可以奏功。然而胃土之衰，由于心火之弱，胃火之盛，由于心火之微，未可徒补胃土而清胃火也。方用助心平胃汤：

人参五钱　茯神一两　贝母三钱　神曲一钱　肉桂三分　甘草一钱　甘菊三钱　菖蒲一钱　生枣仁五钱

水煎服。一剂而癫止半，再剂而癫尽除也。

此方补胃气以生心气，助心火而平胃火。故心既无伤，而胃又有益，不必治癫而癫自止矣。

此症用天半神丹亦神效。

巴戟天三两　半夏三钱

水煎服。一剂即止癫，十剂不再发。

人有壮年之人，痰气太盛，一时跌仆，口作牛马之鸣者，世人所谓牛马之癫也。其实乃虚寒之症，痰入心包也。夫心属火，而心包亦属火也。心喜寒，而心包喜温，所以寒气一入包络，即拂其性矣，况又有痰气之侵乎。夫人身之痰，五脏六腑无不相入，安在犯包络之即至于迷心乎？包络为心君之相，凡有痰侵心，包络先受之，包络卫心，惟恐痰之相犯，故痰气一人，即呼诸脏腑来相救援。作牛马之声者，所谓痛不择声也。治法急救其心，不若急救其包络。方用济难汤：

白朮五钱　人参五钱　茯神三钱　菖蒲五分　远志一钱　柏子仁三钱　半夏三钱　天花粉一钱　南星一钱　附子一钱　神曲一钱

水煎服。一剂而癫止，再剂全愈，连服八剂，此症永绝不再发。

方中虽是救包络之药，其实仍是救心之味也。心安而包络更安，况附子、南星俱是斩关夺门之将，指挥如意，而外邪近贼扫荡无遗，可庆敉宁之福也。

此症用菖姜汤亦神效。

人参五钱　肉桂二钱　半夏三钱　白朮一两　茯神五钱　菖蒲一钱　良姜五分

水煎服。十剂愈。

小儿易于发癫痫者，虽因饮食失宜，亦由母腹之中先受惊恐之气也。故一遇可惊之事，便跌仆吐涎，口作猪羊之声，世医谓是猪羊之癫。用祛痰搜风之药而益甚，绝不悟其先天之亏损，而大补其命门、膻中之火，所以愈不能见效也。治法宜补其脾胃之土，而更补命门之火以生脾；复补膻中之火以生胃，不必治痰而痰自消化矣（癫痫成于多痰，而痰多成于胃寒与脾寒也，温二经自然奏功）。方用四君子汤加减。

人参一钱　茯苓三钱　白朮二钱　甘草一分　附子一片　半夏八分　白薇三分

水煎服。一剂即止惊，而痫亦即愈。

四君子汤原是补脾胃之圣药，脾胃健而惊风自收，原不必用镇定之药以止之也。况加附子无经不达，而更能直补命门膻中之火，以生脾胃二经之土，则土更易旺，而痰更易消，益之半夏以逐其败浊，白薇以收其神魂，安得而癫哉。

此症用温养汤亦妙。

人参二钱　白朮三钱　肉桂五分　半夏八分　干姜五分

水煎服。一剂止，四剂全愈。

妇人一是发癫，全不识羞，见男子而如怡，遇女子而甚怒，往往有赤身露体而不顾者，此乃肝火炽盛，思男子而不可得，郁结而成癫也。夫肝火炽盛，何便成癫？盖妇女肝木最不宜旺，旺则木中生火，火逼心而焚烧，则心中不安，有外行之失矣。然而心宫之外，有包络之护，何以不为阻隔，任其威逼乎？不知肝木之火，乃虚火也。虚火与相火同类，庇匪比之朋，忘圣明之戴，听其直烧心中而不顾也。然而心君出走，宜有死亡之虞，何以但癫而不死，盖有肾水之救援耳。思男子而不可得者，因肾经之旺也。虽所旺者半是肾火，而肾水实未涸也。有肝火之相逼，即有肾水之相滋，所以但成癫痴，而未至夭丧耳。治法宜泻其肝火，补其肾水，而兼舒其郁闷之气为得也。方用散花丹：

柴胡三钱　炒栀子五钱　白芍二两　当归一两　生地一两　熟地二两　玄参二两　天花粉三钱　陈皮一钱　茯神五钱

水煎服。一剂而癫轻，二剂而羞恶生，三剂而癫失，必闭门不见人也（宜加丹皮三钱以去相火）。

此方全去泻肝之火，不去耗肝之血；疏肝之郁，不去散肝之气；补肾中之精，不去救心中之焰。水足则木得所养，而火自息于木内；火息则神得所安，而魂自返于肝中，况有消痰利水剂，则痰气尽消，各化为水，同趋于膀胱而出矣。

此症用栀连火汤亦甚效。

生地一两　当归　丹皮各五钱　炒栀子　天花粉各三钱　黄连二钱　吴茱萸一钱

水煎服。一剂而癫轻，二剂全愈。

此方兼可治热人血室，少加柴胡一钱。

人有入干戈之中，为贼所执，索金帛不与，贼褫其衣，将受刀，得释，遂失心如痴，人以为失神之病也，谁知是胆落之病乎。夫胆附于肝者也，因惊而胆堕者，非胆之果落于肝中也。盖胆中之汁味散而不收，一如胆之堕落于肝耳。胆既堕落，则胆中之汁尽为肝之所收，则肝强胆弱，而心不能取决于胆，心即忽忽如失，一如癫痴之症矣。治法泻肝气之有余，站胆气之不足，则胆汁自生，而癫痴可愈矣。方用却惊丹治之。

附子三分　陈皮一钱　白朮三钱　当归五钱　丹砂一钱　铁粉一钱　茯神三钱　远志一钱　半夏一钱　人参三钱　薄荷一钱　天花粉二钱　南星一钱

各为细末，蜜为丸，如弹子大。姜汤送下。一丸而惊气即收矣，连服三丸而癫痴自愈，不必尽服。

此方安神定志之圣方也。方中全在用铁粉为神，铁粉者铁落也，最能推抑肝邪而又不损肝气。肝与胆同类，均木之象也，木畏金刑，故用铁落以制肝，非取其金克木之意乎。金克肝木，未必不金克胆木矣。然而肝木阴木也，胆木阳木也，铁落克阴木而不克阳木，故制肝而不制胆。所以既伐肝邪，即引诸药直入胆中，以生胆汁，不独取其化痰而静镇也。

此症用收惊汤亦效。

当归　山茱萸各一两　白芍二两　北五味二钱　附子三分

水煎服。一剂惊收，二剂再不痴矣，三剂全愈。

人有思虑过度，耗损心血，遂至癫疾，或哭或笑，或裸体而走，或闭户自言，喃喃不已，人以为花癫之病也，谁知是失志之癫乎。夫思虑过多，必伤于脾，脾气一损，即不能散精于肺，肺气又伤，而清肃之令不行，而脾气更伤矣。且脾者心之子也，脾病而心必来援，犹子病而母必来顾。心见脾气之伤，以至失志，则心中无主，欲救而无从，欲忘而不得，呼邻而不应，忌仇而相侵，于是自忘其身，将为从井之事，见人而嘻嗫，背客而絮叨，遂至于癫而不自觉也，治法非急清其心不可。然而心病由于脾病也，补心以定志，更不若补脾以定志之为神（大约癫病多生于痰，治痰非补虚不能奏效）。方用归神汤：

人参五钱　白朮一两　巴戟天一两　茯神五钱　紫河车一具　半夏三钱　陈皮一钱　甘草一钱　丹砂一钱　菖蒲一钱　麦冬五钱　柏子仁三钱（不去油）　白芥子三钱

各为末，先将紫河净水煮熟，不可去血丝，捣烂，将各药末再捣为丸。白滚水送下五钱，连服数日，而癫如失也。

此方心脾同治之药也，虽消痰而不耗气。用紫河车者，以紫河车为先后天之母，更能归神于顷刻；神得河车而有依，则志即依神而相守，不特已失者重回，而既回者尤能永固也。

此症用加味温养汤亦效。

人参一两　白朮二两　麦冬一两　半夏三钱　肉桂一钱

水煎服。二剂少愈，十剂全愈。

## 狂 病 门（六则）

人有热极发狂，登高而呼，弃衣而走，气喘发汗如雨，此阳明胃经之火也。夫阳明之火何以能使人登高而呼乎？盖火性炎上，内火炽胜，则身自飞扬矣。热郁于胸，得呼则气泄矣。衣所以蔽体者也，内热既盛，衣之覆体，不啻如焚，弃之则快，又何顾焉。火刑肺金，自然大喘，喘极而肺金受伤，不能自卫夫皮毛，腠理开泄，阴不摄阳，逼其汁而外出，有不可止遏之势，汗既尽出，心无所养，神将飞越，安得而不发狂乎（狂病多火，但宜分旺极与不旺极耳）。方用加味白虎汤救之。

人参二两　石膏三两　知母五钱　茯苓五钱　麦冬三两　甘草一钱　半夏三钱　竹叶二百片　糯米一撮

水煎服。一剂而狂定，再剂而热止矣，不可用三剂也。

此症非用白虎汤以急救胃火，则肾水立时熬干，身成黑炭矣。然而火势燎原，非杯水可救，必得滂沱大雨，则满山遍野之焰始能尽行扑灭也。

此症用坎水汤亦效。

石膏一两　玄参二两　甘草一钱　天花粉三钱　炒栀子三钱　车前子二钱

水煎服。一剂狂定，再剂全愈。

人有火起发狂，腹满不得卧，面赤心热，妄见妄言，如见鬼状，此亦阳明胃火之盛也。然胃火是阳症，而妄见妄言如见鬼状，又是阴症，何也？阳明之火盛，由于心包之火盛也。阳明属阳，而心包属阴，心包与阳明之火，一齐并动，故腹满而不得卧。倘仅有胃火之动，而心包之火不动，虽口渴腹满，而尚可卧也。唯心包助胃火而齐动，遂至心神外越，而阴气乘之，若有所见，因而妄有所言，如见鬼而实非真有鬼也。治法仍宜泻胃之火，而不必泻心包之火。盖胃为心包之子，心包为胃之母也。母盛而子始旺，然子衰而母亦弱耳，泻胃火非即泻心包之火乎。方用泻子汤：

玄参三两　甘菊花一两　知母三钱　天花粉三钱

水煎服。一剂而胃火平，二剂而心包火亦平矣。二火既平，而狂病自愈。

论理此症可用白虎汤，予嫌白虎汤过于峻削，故改用泻子汤。以此症心包属阴，用白虎汤以泻阳，毕竟有伤阴气，不若泻子汤，既泻其阳，而又无损其阴之为愈也。或曰：母盛而子始旺，泻心包之火可也，何以泻胃子之火耶！不知五脏六腑之火最烈者胃火也，胃火一炽，将肾水立时烁干，故必须先救胃火，胃火息而心包之火亦息矣。倘先泻心包之火，而寒凉之药不能先入心包，必由胃而后入，假道灭虢，不反动胃火之怒乎！不若直泻胃火，既能制阳，又能制阴，两有所得也（泻子汤终不及白虎汤之迅速，然能多用，其功效又胜于白虎，余试之而极验，故特表出之）。

此症用二石汤亦神。

人参五钱　石膏五钱　寒水石二钱　茯苓三钱　半夏二钱　丹皮五钱

水煎服。一剂狂定，二剂全愈。

人有易喜易笑，狂妄谵语，心神散乱，目有所见，人疑为胃火之热也。不知此病非胃热也，乃心热耳。心热发狂，膻中之外卫，谓何亦因心过于酷热，则包络膻中何敢代心以司令，听心中之自主而喜笑不节矣。譬如君王恣肆以擅威，宰辅大臣不敢轻谏，则近侍左右，无非便佞之流，自然声色可以娱心，言语可以博趣，此偏喜偏笑之所必至也。于是所发之令无非乱政，及至令不可行，而涣散之景象有同鬼域矣。人心之发热何独不然。然而心中发狂，以致神越，宜立时暴亡矣，何以仍能苟延日月耶？不知心热之发狂，不同于胃热之发狂，胃热之发狂乃外热而犯心，心之发狂乃内热而自乱。故胃狂有遽亡之祸，而心狂有苟延之幸也。治法必以清心为主，心清而狂自定矣。方用清心丹：

黄连三钱　茯神五钱　生枣仁五钱　人参三钱　麦冬一两　玄参一两　丹参三钱

水煎服。一剂而神定，再剂而狂定，不必用三剂也。

黄连所以清心火，然徒用黄连，则心火正燥，恐黄连性燥，反动其燥，所以又益人参、丹参、麦冬之类，润以济之。盖火有余，自然气不足，补气以泻火，则心君无伤，可静而不可动矣。

此症用解妄汤亦效。

人参一两　黄连　茯神　柏子仁　玄参　丹参各三钱　生枣仁五钱　甘草一钱　肉桂二分

水煎服。一剂狂定，二剂全愈。

人有身热发狂，所言者无非淫乱之语，所喜者无非欢愉之事，一拂其言，一违其事，则狂妄猝发，见神见鬼，人以为心热之极也，谁知是心包之热乎？夫心包为心君之副，心中安静，胡为任包络之拂乱乖张至此。盖君弱臣强，心中寒极，不能自主耳。譬如庸懦之主，朝纲解散，乃寄其权于相，而相臣植党营私，生杀予夺，悉出其手，奉令者立即称扬，违命者辄加苛斥，闻顺情之辞则喜，听逆耳之言则怒。颠倒是非，违背礼法，心自生疑，若有所见，心包热狂，正复相似，治法自应泻心包之火。然而徒治心包，而心中内寒，愈有震惊之嫌，必须补助其心，使心气不弱，而后呼召外人，可清震主之贼矣。苟或单泻心包之火，则心包且有犯逆之危，非治法之善也。方用卫主汤：

人参一两　茯苓五钱　玄参一两　天花粉三钱　麦冬五钱　生地五钱　丹皮三钱

水煎服。一剂而身热止，二剂而狂妄定，四剂而喜怒得其正矣。

方用止玄参、生地、丹皮乃清心包之药，其人参、茯苓、麦冬仍是补心之品，心强而心包之火自弱矣。况玄参、生地、丹皮虽泻心包而亦是补心之剂，自然拨乱为安，化奸为忠也。或谓心中虚寒，用人参以补虚是矣，然用玄参、丹皮、生地之类虽凉心包，独不益心之寒乎，似乎宜加热药以济之也。嗟乎！心寒用热药理也。然而心包火

旺，用助火之药以益心，必由心包而后能入，火性炎蒸，心未必得益，而转助心包之焰矣。故不若用人参以助心之为得。盖人参亦能助心包，非心包所恶，用玄参之类共入之，自然拥卫其心，指挥群药，以扫荡炎氛，将心气自旺，寒变为温，何必用热药以生变哉。

此症用正心汤亦神效。

人参　熟地各一两　玄参　麦冬各二两　菖蒲一钱　白芥子三钱

水煎服。一剂轻，二剂愈。

人有为强横者所折辱，愤懑不平，遂病心狂，时而持刀，时而逾屋，披头大叫，人以为阳明胃火之盛也，谁知是阳明胃土之衰乎？夫阳明火盛，必由于心火之大旺也。心火旺，而胃火盛，是火生夫土也，心火衰而胃火盛，是土败于火也。火生土而胃安，土败火而胃变，虽所变有似于真火之盛，而中已无根，欲土崩瓦解，而不可救矣。夫狂症皆是热，而余以此为虚热，而非实热，孰肯信之。不知脏腑实热可以凉折，而虚热必须温引。然而阳明胃经之虚热，又不可全用温引也。于温中而佐之微寒之品，实治法之善者。盖阳明虚热，乃内伤而非外感也。因愤懑而生热，不同于邪入而生热也，明甚。以邪为实热，而正热为虚热耳（土衰亦能发狂，此从古无人道破）。方用平热汤：

人参五钱　黄芪一两　甘草一钱　麦冬一两　黄芩一钱　青皮五分　竹沥一合　白芍五钱　茯苓三钱　枣仁三钱　炒栀子五分　天花粉三钱　柴胡五分

水煎服。二剂而狂轻，四剂而狂定，服一月而安然熟卧矣。

此方变竹叶石膏汤，以治阳明之虚热也。甘温以退大热，复佐之以甘寒，使阳明之火相顺而不逆，转能健土于火宅之中，消烟于余氛之内。土既有根，火亦自息，何狂之不去乎！倘以为实热，而用竹叶石膏也，去生自远矣。

此症用舒愤汤亦神效。

白芍二两　炒栀子五钱　玄参一两　天花粉三钱　柴胡一钱

水煎服。一剂狂定，再剂愈，三剂全愈。

人有忍饥过劳，忽然发狂，披发裸形，罔知羞恶，人以为失心之病也，谁知是伤胃而动火乎？夫胃属阳明，阳明火动，多一发而不可止。世皆谓胃火，宜泻而不宜补，然而胃实可泻，而胃虚不可泻也。经云：二阳之病发心脾。二阳者正言胃也。胃为水谷之海，最能容物，物入胃而消，胃亦得物而养，物养胃而火静，胃失物而火动矣。及至火动而胃土将崩，必求救于心脾，心见胃火之沸腾，而心神有切肤之痛，自扰乱而不宁，脾见胃火之焚烧，而脾之意有震邻之恐，亦纷纭而无定，失其归依，安得而不发狂哉！治法不必安心之神，奠脾之意也，仍救其胃气之存，而狂自可定也。虽然救胃气者，必救胃土也，欲救胃土，而不少杀胃火，则胃气亦未能独存耳（伤胃动火，亦是胃土之衰）。方用救焚疗胃汤：

人参一两　玄参一两　竹沥一合　陈皮三分　神曲五分　山药五钱　百合五钱

水煎服。一剂而狂定，再剂而狂止，三剂全愈。

此方大用人参以救胃土，即兼用玄参以杀胃火，又益之群药以调停于心、肺、脾、肾之间，使肝不敢来伤胃土，则胃气尤易转也。胃气一转，胃伤可补，胃既无伤，而心之神，脾之意，又宁有扰乱纷纭之患乎！此狂之所以易定耳。

此症用遏火汤亦神效。

人参　白朮　生地各五钱　玄参一两　甘草一钱　知母一钱　天花粉二钱　陈皮五分　神曲一钱　丹皮五钱

水煎服。一剂狂定，再剂全愈。

# 呆病门（六则）

人有终日不言不语，不饮不食，忽笑忽歌，忽愁忽哭，与之美馔则不受，与之粪秽则无辞，与之衣不服，与之草木之叶则反喜，人以为此呆病，不必治也。然而呆病之成，必有其因，大约其始也，起于肝气之郁；其终也，由于胃气之衰。肝郁则木克土，而痰不能化，胃衰则土制水，而痰不能消，于是痰积于胸中，盘据于心外，使神明不清，而成呆病矣。治法开郁逐痰，健胃通气，则心地光明，呆景尽散也。方用洗心汤：

人参一两　茯神一两　半夏五钱　陈皮三钱　神曲三钱　甘草一钱　附子一钱　菖蒲一钱　生枣仁一两

水煎半碗灌之，必熟睡。听其自醒，切不可惊醒，反至难愈也。

此等病似乎有祟凭之，然而实无祟也，即或有祟不可治邪，补正而邪自退。盖邪气之实，亦因正气之虚而入之也。此方补其正气，而绝不去祛邪，故能一剂而奏效，再剂而全愈。或谓此病既是正虚无邪，何以方中用半夏、陈皮如是之多乎？不知正虚必然生痰，不祛痰则正气难补，补正气而因之祛邪，是消痰仍是补正也。虽然痰消而正气旺，是痰即邪也。补正而佐以攻痰，引祛痰之药直入于心宫，以扫荡其邪，邪见正气之旺，安得不消灭于无踪哉。或又谓呆病既成于郁，不解郁而单补正以攻痰，何以能奏功如此？不知呆病之来，其始虽成于郁，然郁之既久而成呆，其从前之郁气，久则尽亡之矣。故但补胃气以生心气，不必又始肝气以舒郁气也。

此症用还神至圣汤亦神。

人参一两　白朮二两　茯神　生枣仁各五钱　广木香　天南星　荆芥各三钱　甘草　良姜　附子　枳壳各一钱　菖蒲五分

水煎灌之，听其自卧，醒来前症如失。

人有呆病终日闭户独居，口中喃喃，多不可解，将自己衣服用针线密缝，与之饮食，时用时不用，尝数日不食，而不呼饥，见炭最喜食之，谓是必死之症，尚有可生之机也。夫呆病而至于喜粪，尚为可救。岂呆病食炭，反忍弃之乎？盖喜粪乃胃气之衰，而食炭乃肝气之燥，凡饮食之类，必入于胃，而后化为糟粕，是粪乃糟粕之余也。糟粕宜为胃之所不喜，何以呆病而转喜之乎？不知胃病则气降而不升，于是不喜升而反喜降，糟粕正胃中所降之物也。见粪而喜者，喜其同类之物也。然而呆病见粪则喜，未尝见粪则食也。若至于食粪，则不可治矣，以其胃气太降于至极耳。夫炭乃木之烬也，呆病成于郁，郁病必伤肝木，肝木火焚以伤心，则木为心火所克，肝中之血尽燥，而木为焦枯之木矣。见炭而喜食者，喜其同类而食之，思救其肝木之燥耳。然而可生之机，全在食炭。夫炭本无滋味，今食之而如饴，是胃气之未绝也。治其胃气，而祛其痰涎，则呆病可愈也。方用转呆丹：

人参一两　白芍三钱　当归一两　半夏一两　柴胡八钱　生枣仁一两　附子一钱　菖蒲一两　神曲五钱　茯神一两　天花粉三钱　柏子仁五钱

水十碗，煎一碗，使强有力者，抱住其身，另用二人执拿其两手，以一人托住其下颔，一人将羊角去尖，插其口灌之。倘不肯服，不妨以杖击之，使动怒气，而后灌之，服后必然骂詈，少顷必倦而卧，听其自醒，切不可惊动，自醒则全愈，否则止可半愈也。

此方大补其心肝之气血，加之祛痰开窍之药，则肝中枯竭得滋润而自苏，心内寡弱，得补助而自旺，于是心气既清，肝气能运，力能祛逐痰涎，随十二经络而尽通之，何呆病而不可愈哉！倘或惊之使醒，则气血不得尽通，而经络不得尽转，所以止可半愈也。然能再服此汤，亦未有不全愈者矣。

此症用苏心汤亦神效。

白芍 当归各三两 人参 茯苓各一两 半夏 炒栀子 柴胡各三钱 附子三分 生枣仁五钱 吴茱萸 黄连各五分

水十碗，煎一碗。灌之，听其自醒，醒来病如失。

人有一时而成呆病者，全不起于忧郁，其状悉与呆病无异，人以为有祟凭之也，谁知是起居失节，胃气伤而痰迷之乎。夫胃属土，喜火之生者也。然而火能生土，而亦能害土，火不来生，则土无生气，火过来生，则土有死气矣。虽然土中之火本生土者也，如何生土得反能害土？岂火为外来之邪火，而非内存之正火乎！孰知邪火固能害土，而正火未尝不害土也。正火者，土中之真火，如何能害土乎？盖正火而能养，则火且生土以消食，正火而相伤，则火且害土以成痰。痰成而复伤其胃土，则火且迷心，轻则成呆，而重则发厥矣。起居失节，则胃中劳伤，不生气而生痰。一时成呆者，乃痰迷于心脘之下，尚未直入于心包之中也。倘入心包，则人且立亡矣。治法宜生其胃气，而佐之消痰之品，则痰迷可以再开，不必竟治其呆也。方用启心救胃汤：

人参一两 茯苓一两 白芥子三钱 菖蒲一钱 神曲三钱 半夏二钱 南星二钱 黄连一钱 甘草一钱 枳壳五分

水煎服。一剂而痰解，再剂而神清，三剂而呆病如失，不再呆也。

此方全去救心，正所以救胃也。盖胃为心之子，心气既清，而胃气安有不清者乎？母清而子亦清也。设作呆病治之，亦用附子斩关直入，则火以助火，有顷刻发狂而死矣。总之呆病成于岁月之久，而不成于旦夕之暂，若一时而成呆者，非真呆病也。故久病宜于火中补胃以消痰，而猝病宜于寒中补胃以消痰，又不可不知也（同一补胃消痰，而寒热异用）。

此症用指迷汤亦效。

人参五钱 白朮一两 半夏 神曲各三钱 南星 甘草各一钱 陈皮 菖蒲各五分 附子三分 肉豆蔻一枚

水煎服。四剂愈。

## 呃 逆 门（五则）

人有忽然呃逆不止，为是寒气相感，谁知是气逆而寒入之也。然气之所以不顺，乃气之不足也。盖丹田之气足，则气守于下焦而气顺，丹田之气不足，则气奔于上焦而气逆矣。呃逆虽是小症，然治之不得法，往往有变成危症，而不可救，正徒散其寒而不补其气也。治法宜大补其丹田之气，而少佐之以祛寒之药。则气旺而可以接续，寒祛而足以升提，故不必止呃逆而逆呃遂自止也。方用定呃汤：

人参三钱 白朮五钱 丁香五分 陈皮五分 茯苓五钱 沉香末一钱 牛膝一钱

水煎服。一剂而呃逆止矣。

参、苓、白朮纯是补气回阳之药，丁香祛寒，沉香、牛膝降入丹田以止其逆，逆气既回，而呃声自定。孰谓补气之药，非即转气之汤哉！

此症用加味六君子汤亦妙。

人参 半夏 苏叶各一钱 白朮 茯苓各三钱 陈皮五分 甘草三分 丁香二分

水煎服。一剂即止呃，二剂全愈。

人有痰气不清，一时作呃逆之声者，人以为火逆作祟也。夫火逆之痰，口必作渴，今不渴而呃逆，仍是痰气之故，而非火邪之祟也。夫痰在胃口，而呃逆在丹田，何以能致此耶？盖丹田之气欲升，而痰结胸中以阻之。此种呃逆较虚呃者甚轻，治法消其痰气，而呃逆自除，方用二陈汤加减治之。

人参五分 陈皮五分 半夏一钱 甘草三分 厚朴一钱 茯苓三钱

水煎服。一剂即愈。

二陈汤为治痰之妙剂，加入人参、厚朴于补气之中而行降气之药，自能祛痰于上焦，达气于下焦也。

此症亦可用加味六君子汤治之。

人有口渴饮水忽然呃逆者，非水气之故，乃火气之逆也。人若胃火太盛，必大渴呼水矣，今但渴而不大饮水者，乃胃火微旺，而胃气犹虚也。故饮水虽快，而多则不能易消，火上冲而作呃逆耳。治法宜补其胃中之土，而降其胃中之火，则胃气之安，而胃火自息，呃逆亦自止矣。方用平呃散：

玄参　白朮各五钱　人参二钱　茯苓　甘菊花　麦冬各三钱　甘草五分

水煎服。一剂即平。

止方降胃火而又不耗胃气，所以奏功实神。倘以为胃火之盛，而轻用石膏，虽亦能取胜，而终于胃土有伤，呃逆除而他病又生矣，不若此方之和平而又神也。

此症用两宜汤亦妙。

人参二钱　茯苓　白朮各五钱　甘草　泽泻　黄连各一钱　肉桂三分　陈皮五分　天花粉二钱　柴胡三分

水煎服。二剂愈。

人有气恼之后，肝又血燥，肺又气热，一时呃逆而不止，人以为火动之故也，谁知亦是气逆而不舒乎。盖肝性最急，一拂其意，则气必下克脾土，而脾土气闭，则腰脐之间不通，气乃上奔于咽喉，而作呃逆矣。倘亦用降火降气之药，则呃逆更甚，必须用散郁之剂，而佐以消痰润肺之药，始为得之（气病亦以全力注之）。方用解呃丹：

茯神三钱　白芍三钱　当归二钱　白朮五钱　苏叶五分　麦冬五钱　白芥子三钱　柴胡一钱

水煎服。一剂而呃逆即止。

此方为散郁之神方，不特治呃逆已也。用白朮以利腰脐之气，用柴、芍、当归以舒肝胆之气，用苏叶、麦冬以润肺金之气，用茯神以通心与膀胱之气，用白芥子以宣膜膈之气，是一身上下之气尽行流通，又何虞下焦之气不上升于咽喉乎！故一剂而收功也。

此症亦可用平顺散：

柴胡　甘草　乌药各一钱　白芍三钱　香附　白芥子　川芎各二钱　砂仁一粒

水煎服。二剂即止。

人有呃逆时作时止者，乃气虚而非气滞也。夫气旺则顺，气衰则逆，五行之道也，凡逆之至者，皆衰之极耳。惟是气衰而呃逆者，不比痰呃与火呃也，补其气之虚，而呃逆自止。倘不知补气，而惟从事于消痰降火，则轻必变重，而重必入死矣。况痰火之呃，亦虚而致，不惟寒呃之成于虚也（气逆本于气衰，一句居要）。方用六君子汤加减治之。

人参三钱　白朮一两　茯苓三钱　陈皮一钱　甘草三分　半夏二钱　柿蒂三枚

水煎服。连服三剂而呃逆自除。

此方乃治胃之圣剂，胃气弱而诸气皆弱，胃气旺而诸气皆旺，故补胃气正所以补诸气也，气既旺矣。加以柿蒂之能转呃，自然气转于须臾，而呃逆顿止矣。且胃又多气之腑也，诸气之逆皆从胃始，然则诸气之顺，何独不由胃始哉。

此症亦可用加味朮苓汤：

人参　白朮各五钱　茯苓三钱　半夏二钱　竹沥一合　附子三分

水煎服。二剂愈。

# 卷之十

## 种嗣门（九则）

男子有交感之时，妇人正在兴浓，而男子先痿，阳事不坚，精难射远，人以为命门之火衰也，谁知阳气之大虚乎？夫气旺则阳旺，气衰则阳衰。此气也乃五脏之真气，非止命门之火也。盖命门原有先天之火气，然非五脏后天之气不能生。世人戕贼五脏，因而命门之火气不旺，随五脏之真气而消磨矣，又安能助命门之火乎。此所以半途先痿也。治法似宜急补五脏之阳气也。然而五脏不必全补也，但补其脾肾之气，若心、若肝、若肺之气自旺，五脏气旺，而命门之火欲不旺得乎。方用助气仙丹：

人参五钱　黄芪一两　当归三钱　茯苓二钱　白朮一两　破故纸三钱　杜仲五钱　山药三钱

水煎服。连服四剂气旺，再服四剂气大旺，自然久战，可以壮阳，泄精可以射远，玉燕投怀矣。

此方补气，绝不补阴，以病成于阳衰，则阴气必旺。若兼去滋阴，则阳气无偏胜之快矣。方又不去助火，盖气盛则火自生，若兼去补火，则阳过于胜而火炎，复恐有亢烈之忧，反不种子矣，此立方之所以妙也。

此症用火龙丹长服亦佳。

人参五两　白朮五两　巴戟天　杜仲　菟丝子　麦冬各五两　肉苁蓉一大枚　破故纸　远志　肉桂各二两　黄芪八两　当归三两　北五味一两

各为末，蜜为丸。每日酒送五钱。服一月即阳举，可以久战矣。

男子有泄精之时，止有一、二黏之精，此等之人，亦不能生子，人以为肾水之亏，谁知是天分之薄乎？夫精少之人，身必壮健，予谓天分之薄，谁其信之？殊不知精少者，则精不能尽射于子宫，得天之厚者，果如此乎？天既予人以薄，医欲逆天而予人以厚，似乎不可得之数矣，然天心仁爱，人苟有迁善之心，医即有种子之法。盖精少者，虽属之于天，未必不成之于人也。恃强而好用其力，若思而过劳其心，多食而反伤其胃，皆足以耗精也。苟能淡漠以死其心，节少以养其胃，益之补精添髓之方，安在精少者不可以多生乎。铎得逢异人秘传，实有添精神朮，今著书至此，不敢隐忍不传，传之以救万世无子之人也。方用生髓育麟丹：

人参六两　山茱萸十两　熟地一斤　桑椹（干者）一斤　鹿茸一对　龟胶八两　鱼鳔四两　菟丝子四两　山药十两　当归五两　麦冬六两　北五味三两　肉苁蓉六两　人胞二个　柏子仁二两　枸杞子八两

各为细末，蜜捣成丸。每日早晚时用白滚水送下五钱。服三月，精多且阳亦坚，安有不种子者哉。

此方妙在纯用填精益髓之味，又无金石之犯，可以久服而无害，不特种子而得八元，兼可延龄而至百岁，即名为百岁丹，何不可者。

此症用添精嗣续丸，长服亦甚佳。

人参　鹿角胶　龟板胶　山药　枸杞子各六两　山茱萸肉　麦冬　菟丝子　肉苁蓉各五两　熟地黄　鱼鳔（炒）　巴戟天各八两　北五味一两　柏子仁三两　肉桂一两

各为末，将胶酒化入之，为丸。每日服八钱。服二月，多精而可孕矣。

男子有精力甚健，入房甚久，泄精之时，如热汤浇入子宫，妇人受之，必然吃惊，反不生育者，人以为久战之故，使妇女兴阑，以致子宫谨闭，精不得入，孰知不然。夫胎胞居于心肾之间，喜温不喜寒，然过寒则阴凝，而胎胞不纳；过热则阳亢，而胎胞

难受。交感之际，妇人胎胞之口未有不启，安有茹而吐之乎。惟是过于太热，则口欲闭而不能中，欲受而不得，势不得不弃之于外，以享其清凉之快矣。是以妇人坐娠数十日经来者，正坐于受胎而复坠，非外因之伤，乃精热之自难存养也。然则欲胎气之永固，似宜泻火之有余矣。而火不可泻，泻火必致伤胃，反无生气，何以种玉乎。治法但补其肾中之水，使水旺而火自平。方用平火散：

熟地一两　玄参五钱　麦冬三钱　生地二钱　丹皮二钱　山药三钱　金钗石斛三钱　沙参三钱

水煎服。连服十剂，精不过热，与妇女交接，便可受胎，且庆永安也。

此方补阴而无大寒之虞，泻火而有生阴之妙，无事解氛，自获退炎之益，宜男之道，即在于斯。何必加知母、黄柏大苦寒之药以求奏效哉。

此症用镇阳丸长服亦佳。

熟地八两　生地　茯苓　麦冬　山药　地骨皮　沙参各四两　牛膝　天门冬　车前子各二两　玄参八两

各为末，蜜为丸。每日白滚水送下五钱。服一月而精温和，可以纳矣。

男子有泄精之时，寒气逼人，自难得子，人以为命门之火衰极，谁知心包之火不能助之耶？盖命门之火生于下，必得心包之上火相济，则上下相资，温和之气充溢于骨髓之中，始能泄精之时，无非生气。倘命门有火以兴阳，而心包无火以济水，则命门之气散，安能鼓其余火，发扬于精管之中哉。世人治法但去助命门之火，不去益心包之焰，则精寒不能骤复，必难受胎矣。方用温精毓子丹：

人参二两　肉桂一两　五味子一两　菟丝子三两　白朮五两　黄芪半斤　当归三两　远志二两　炒枣仁三两　山茱萸三两　鹿茸一对　肉苁蓉三两　破故纸三两　柏子仁一两　砂仁五钱　肉果一两

各为末，蜜为丸。每日酒送一两。服一料，精变为温矣。

夫无子因于精寒，今精寒易为精热，安有罴熊之无梦者乎。况此温中有补，虽助心包之炎，仍是益命门之气，二火同温，阳春遍体，谓不能生子者，吾不信也。

此症用胜寒延嗣丹长服亦效。

人参六两　白朮　黄芪　菟丝子　巴戟天　鹿角胶　淫羊藿各八两　附子一个　茯苓　炒枣仁各四两　山药六两　远志　肉桂各二两　炙甘草一两　广木香五钱　肉苁蓉一大枚

各为末，蜜为丸。每日早晚各服三钱。服两月，精热而孕矣。附子，用生甘草三钱煮汤一碗，泡透切片，微炒熟。

男子有精滑之极，一到妇女之门，即便泄精，欲勉强图欢不可得，且泄精甚薄，人以为天分之弱也，谁知心肾之两虚乎？夫入房可以久战者，命门火旺也。然作用虽属于命门之火，而操权实在于心宫之火。盖心火乃君火也，命门之火相火也。心火旺则相火听令于心，君火衰则心火反为相火所移，权操于相火，而不在君火矣。故心君之火一动，相火即操其柄，心即欲谨守其精，相火已暗送精于精门之外。至于望门泄精者，不特君火衰极，相火亦未常盛也。治法补心火之不足，不可泻相火之有余，盖泻相火，则君火益衰耳。方用济火延嗣丹：

人参三两　黄芪半斤　巴戟天半斤　五味子三两　黄连八钱　肉桂二两　当归三两　白朮五两　龙骨一两（煅）　山茱萸四两　山药四两　柏子仁二两　远志二两　牡蛎一两（煅）　金樱子二两　芡实四两　鹿茸一具

各为末，蜜为丸。每日白滚水送下一两，不拘时。服一月即改观，服二月可以坚守，服三月可以久战，服一年如改换一人。

此方心肾两补，不专尚大热之药，故可久服延年，非惟健阳生子。但服此药，必

须坚守三月不战，始可邀长久之乐，否则亦不过期月之壮，种子于目前已也。

此症用补天育麟丹亦佳妙。

鹿茸一具　人参十两　山茱萸　熟地　肉苁蓉　巴戟天各六两　炒白朮　炙黄芪　淫羊藿　山药　芡实各八两　当归　蛇床子　菟丝子各四两　柏子仁　肉桂各三两　麦冬五两　北五味　锁阳各二两　人胞一个（火焙）　海狗肾一根　蛤蚧两条　黄连一两　砂仁五钱

各为末，蜜为丸。每日早、晚各送五钱。服二月可以久战生子矣。无海狗肾，可用大海马二个代之。不用蛇床子，可用附子七钱代之。附子用甘草三钱煮汤泡浸制。

男子身体肥大，必多痰涎，往往不能生子，此精中带湿，流入子宫而仍出也。夫精必贵纯，湿气杂于精中，则胎多不育，即子成形，生来亦必夭殇，不能永寿者也。凡人饮食，原该化精而不化痰，今既化为精，如何有湿气入之？不知多痰之人，饮食虽化为精，而湿多难化，遂乘精气入肾之时，亦同群共入，正以遍身俱是痰气，肾欲避湿而不能也。湿既入肾，是精非纯粹之精，安得育麟哉。治法必须化痰为先。然徒消其痰，而痰不易化，盖痰之生，本于肾气之寒；痰之多，由于胃气之弱，胃为肾之关门，非肾为胃之关也。《内经》年久讹写误传，世人错认肾为胃之关门矣。胃气先弱，不能为肾闭其关门，肾宫又寒，内少真火之运用，则力难烁乾湿气，水泛为痰，亦且上浮而不止下降矣。故治痰必当治肾胃之二经，健其胃气而痰可化；补其肾气而痰可消矣。方用宜男化育丹：

人参五钱　山药五钱　半夏三钱　白朮五钱　芡实五钱　熟地五钱　茯苓一两　薏仁五钱　白芥子三钱　肉桂二钱　诃黎勒五分　益智一钱　肉豆蔻一枚

水煎服。服四剂而痰少，再服四剂，痰更少，服一月而痰湿尽除，交感亦健，生来之子，必可长年。

盖此方补肾者十之三，健胃者十之七，胃健而脾更健，以胃强能分消水气，何湿之入肾乎？肾又气温，足以运用，即有水湿之入肾，自能分泄于尾闾，则精成为纯粹之精，生子全美，必然之理也。

此症用纯一丸，长服亦妙。

白朮　山药　芡实各二斤　薏仁半斤　肉桂四两　砂仁一两

各为细末，蜜为丸。每日服一两，服一月即可得子。

男子有面色痿黄，不能生子者，乃血少之故也。即或生子，必多干瘦，久成儿痨之症，人以为小儿不慎饮食之故，或归咎于生母乳汁之薄，谁知父无血以予之乎？世人生子，动曰父精、母血，不知父亦有血也。夫血气足而精亦足，血气全而精亦全，为父者，气有余而血不足，则精之中自然成一偏之精，虽幸成形，乌能无偏胜之病哉。先天无形之血，能生后天有形之血也；若后天有形之血，何能生先天无形之血乎。故虽食母之乳，吞肥甘之物，终不能生儿之血，以全活之也。然则为父者少血，乌可不亟为补之哉。惟是血不能速生，必补其气，盖血少者，由于气衰，补气生血又何疑乎。方用当归补血汤：

黄芪五钱　当归一两　熟地五钱

水煎服。

夫补血宜用四物汤矣，今不用四物汤者，正嫌四物全是补血，而不补气也。若补血汤名虽补血，其实补气。原方用黄芪一两、当归五钱者，重在补气，而轻在补血也。我今用当归为君，用黄芪为臣，佐之熟地之滋阴，是重在补血，轻在补气，自然气以生血，而非血以助气，气血两旺，无子者易于得子，根深本固，宁至有夭殇之叹哉。

此症用滋血绳振丸长服亦效。

黄芪二斤　当归　麦冬　熟地　巴戟天各一斤

各为末，蜜为丸。每日早、晚白滚水送下各五钱。服二月，血旺生子，必长年也。

男子有怀抱素郁而不举子者，人以为命门之火不宣也，谁知心肝二气之滞乎？夫火性炎上，忧愁则火气不扬，欢愉则火气大发，而木性条达，摧阻则木气抑而不伸，悠扬则木气直而不屈。处境遇之坎坷，值人伦之乖戾，心欲怡悦而不能，肝欲坦适而不得，势必兴尽致索，何风月之动于中，房帷之移其念哉。久则阳痿不振，何以生子？虽然人伦不可变，境遇不可反，而心气实可舒，肝气实可顺也。吾舒其心气，则火得遂其炎上之性；吾顺其肝气，则木得遂其条达之性矣。自然木火相通，心肾相合，可以久战以消愁，可以尽欢以取乐，宜男之道，亦不外于是矣。方用忘忧散：

白朮五钱　茯神三钱　远志二钱　柴胡五分　郁金一钱　白芍一两　当归三钱　巴戟天二钱　陈皮五分　白芥子二钱　神曲五分　麦冬三钱　丹皮三钱

水煎服。连服十剂，郁勃之气不知其何以解也。

因郁而无子，郁解有不得子者乎。方中解郁未常无兴阳、种玉之味，倘改汤为丸，久服则郁气尽解，未有不得子者也。

此症用适兴丸长服亦佳。

白芍一斤　当归　熟地　白朮　巴戟天各八两　远志二两　炒枣仁　神曲各四两　柴胡八钱　茯神六两　陈皮八钱　香附　天花粉各一两

各为细末，蜜为丸。每日白滚水送服四钱。服一月怀抱开爽，可以得子矣。

男子有天生阳物细小，而不得子者，人以为天定之也，谁知人工亦可以造作乎？夫阳物有大小者，世分为贵贱，谓贵者多小，贱者多大，造物生人，歉于此必丰于彼，虽然贱者未常无小，贵者未常无大，盖人之阳物修伟者，因其肝气之有余；阳物细小者，由于肝气之不足。以阴器为筋之余也，又属宗筋之会，肝气旺而宗筋伸，肝气虚则宗筋缩，肝气寒则阴器缩，肝气热则阴器伸，是阳物之大小，全在肝经盛衰、寒热之故也。欲使小者增大，要非补肝不可。然而肾为肝之母，心为肝之子，补肝而不补其肾，则肝之气无所生，补肝而不补其心，则肝之气有所耗，皆不能助肝以伸其筋，助筋以壮其势，故必三经同补，始获其验矣。方用夺天丹：

龙骨二两（酒浸三日，然后用醋浸三日，火烧七次，用前酒、醋汁七次淬之）　驴肾内外各一具（酒煮三炷香，将龙骨研末，拌入驴肾内，再煮三炷香，然后入）　人参三两　当归三两　白芍三两　补骨脂二两　菟丝子二两　杜仲三两　白朮五两　鹿茸一具（酒浸透，切片又切小块）　山药末（炒）　五味子一两　熟地三两　山茱萸三两　黄芪五两　附子一两　茯苓二两　柏子仁一两　砂仁五钱　地龙十条

各为细末，将驴肾汁同捣，如汁干，可加蜜同捣为丸。每日早、晚用热酒送下各五钱。服一月即见效。但必须坚忍房事者两月，少亦必七七日，具大而且能久战，射精必远，含胎甚易。半世无儿，一旦得子，真夺天工之造化也。

铎传方至此，不畏犯神明之忌者，不过欲万世之人尽无绝嗣之悲。然天下人得吾方，亦宜敬畏为心，生儿为念，慎莫戏媮纵欲，倘自耗其精，非惟无子，而且获痨瘵之病，铎不受咎也。

此症用展阳神丹亦奇绝，并传于世。

人参六两　白芍　当归　杜仲　麦冬　巴戟天各六两　白朮　菟丝子　熟地各五两　肉桂　牛膝　柏子仁　破故纸各三两　龙骨二两（醋淬）　锁阳二两　蛇床子四两　覆盆子　淫羊藿各四两　驴鞭一具　人胞一个　海马两对　蚯蚓十条　附子一个　肉苁蓉一枝　鹿茸一具（照常制）

各为末，蜜为丸。每日酒送下五钱。服二月改观，三月伟然，可以久战而生子矣。但必须保养三月始验，否则无功。

# 卷之十一

## 受妊门（十则）

妇人有瘦怯身躯，久不孕育，一交男子，卧病终朝，人以为气虚之故也，谁知血虚之故乎？夫血藏肝中，精涵肾内，若肝气不开，则精不能泄，及精既泄，肝气益虚，以肾为肝之母，母既泄精，不能分润以养肝木之子，而肝燥无水，则火且暗动以烁精，肾愈虚矣。况瘦人多火，又加泄精，则水益少而火益炽，水难制火，腰肾空虚，所以倦怠而卧也。此等之妇，偏易动火，然而此火出于肝木之中，又是雷火，面非真火，不交合则已，交则偏易走泄，阴虚火旺，不能受胎。即偶尔受胎，逼乾男子之精，有随种而消者也。治法必须大补肾水，平其肝木，水旺而血亦旺，血旺而火亦减也。方用养阴种玉汤：

熟地五钱　白芍五钱　当归五钱　茯苓二钱　山茱萸五钱　甘菊花一钱　丹皮二钱　山药二钱　杜仲二钱　牛膝一钱

水煎服。服一月便可受孕，服三月身健，断断可以种子。

此方不特补血，纯于填精，精满则子宫易于摄精，血足则子宫易于容物，皆有子之道也。惟是世人贪欲者多，节欲者少，服此药必保守者二月，定然坐孕，否止可身健，勿咎药品之未灵也。

此症用五美丹亦效。

熟地一两　当归　山茱萸　麦冬　山药各五钱

水煎服。十剂可以受胎矣。

妇人有饮食少思，饱闷倦怠，惟思睡眠，一行房事，呻吟不已，人以为脾胃之气虚也，谁知肾气之不足乎？夫气宜升腾，不宜降陷。升腾于上焦，则脾胃易于分消，降陷于下焦，则脾胃难于运化。人无水谷之养，则精神自然倦怠。惟是脾胃之气，实生于两肾之内，无肾中之水气，则胃气不能腾；无肾中之火气，则脾气不能化，故宜亟补肾中水火之气。然仅补肾而不用补脾胃之药，则肾中水火二气不能提于至阳之上也。方用兼提汤：

人参五钱　白朮一两　熟地一两　山茱萸三钱　黄芪五钱　枸杞二钱　柴胡五分　巴戟天一两

水煎服。服一月肾气大旺，再服一月，未有不可受孕者。

此方补气之药多于补精，似乎以补脾胃为主，孰知脾胃健而生精自易，是补脾胃正所以补肾也。脾胃既旺，又加补精之味，则阴气既生，阳气易升，不必升提，气自腾越于上焦，况原有升提之药乎。阳气不下降，无非大地之阳春，随遇皆是生机，安得不受育哉。

此症用旺肾汤亦甚效。

熟地一两　山茱萸　巴戟天各四钱　白朮　人参各五钱　茯苓三钱　砂仁二粒

水煎服。服一月自可受孕。

妇人有下身冰冷，非火不暖，交感之时，阴中绝不见有温热之气，人以为天分之薄也，谁知胞胎之寒乎？夫寒冰之地，不生草木，重阴之渊，不长鱼龙，胞胎寒冷，何能受孕哉！即茹之于暂，不能不吐之于久也。盖胞胎居于心肾之间，上系于心，下系于肾，胞胎之寒冷，乃心火之微，肾火之衰也。故治胞胎者，仍须补心肾之二火。方用温胞散：

人参三钱　白朮一两　巴戟天一两　破故纸二钱　杜仲三钱　菟丝子三钱　芡实

三钱　山药三钱　肉桂二钱　附子三分

水煎服。连服一月，胞胎热矣。

此方补心即补肾，温肾即温心，心肾气旺，则心肾之火自生，心肾火生，则胞胎之寒自散。原因胞胎之寒，以致茹而即吐，胞胎既热，岂尚有施而不受者乎！倘改方为丸。朝夕吞服，则尤能摄精，断不至悲伯道无儿之叹也。

此症用春温汤亦佳。

人参　巴戟天　白朮　杜仲各五钱　破故纸三钱　肉桂一钱　菟丝子五钱

水煎服。服十剂自然温和，可以受胎矣。

妇人有素性恬澹，饮食用少，多则难受，作呕作泻，胸饱闷胀，人以为天分之薄也，谁知是脾胃之虚寒乎？夫脾胃虚寒，亦是心肾之虚寒也。胃土非心火不生，脾土非肾火不化，心肾之二火衰，则脾胃失其生化之权，即不能传化水谷，以化精微矣。脾胃既失生化之权，不能化水谷之精微，自无津液以灌注于胞胎，欲胞胎有温暖之气，以养胎气，必不得之数也。总能受胎，而带脉之间，断然无力，亦必坠落者也。然而治法，可不亟温补其脾胃乎。然脾之母在于肾之命门，胃之母在于心之包络，温补脾胃，必须温补二级之火，盖母旺而子不弱，母热而子不寒也。方用温土毓麟汤：

巴戟天一两　覆盆子一两　白朮五钱　人参三钱　神曲一钱　山药五钱

水煎服。连服一月，可以种子。

盖所用之药，既能温命门之火，又能温心包之火，火旺则脾胃无寒冷之虞，自然饮食多而善化，气血日盛而带脉有力，可以胜任愉快，安有不玉麟之毓哉！

此症用培土散亦效。

肉桂一钱　茯苓三钱　蛇床子二钱　肉豆蔻一枚　北五味子一钱　陈皮五分　神曲一钱　人参　白朮各五钱　肉苁蓉三钱

水煎服。

妇人有小腹之间，自觉有紧迫之状，急而不舒，断难生子，乃带脉太急，由于腰脐之不利也。腰脐之不利者，又由于脾胃之不足。脾胃虚而腰脐之气闭，使带脉拘急，胞胎牵动，精虽真射于胞胎，胞胎虽能茹纳，力难载负，必有小产之虞。且人又不能节欲，安保不坠乎。治法必须利其腰脐之气，而又大补脾肾，则带脉可宽也。方用宽带汤：

白朮一两　巴戟天五钱　补骨脂一钱　肉苁蓉三钱　人参三钱　麦冬三钱　五味子三分　杜仲三钱　莲肉二十个（不可去心）　熟地五钱　当归二钱　白芍三钱

水煎服。连服四剂，腹无紧迫之状，服一月，未有不受胎者。

此方脾肾双补，又利其腰脐之气，自然带脉宽舒，可以载物胜任。或疑方中用五味、白芍之类酸以收之，不增带脉之急乎？不知带脉之急，因于气血之虚。血虚则缩而不伸，气虚则挛而不达。芍药酸以平肝，则肝不克脾，五味酸以生肾，则肾能益带，似乎相碍而实能相成也。

此症用宽带汤亦效。

白朮二两　杜仲一两　甘草二钱

水煎服。服四剂无急迫之状矣。

妇人有怀抱素恶，不能生子，乃肝气之郁结也。夫有子之心脉必流利而滑，肝脉必舒徐而和，肾脉必旺大鼓指，未有三部脉郁结而能生子者。即心肾二部之脉不郁不结，而肝部之脉独郁独结，即非喜脉矣。肝气不舒，必下克脾土，脾土之气塞，而腰脐之气不利，何能通任脉而达带脉乎？带脉之气闭，而胞胎之口不开，精到门亦不受。治法必须开其胞胎之口，但舍开郁，无第二法也。方用开郁种子汤：

香附三钱　白芍一两　当归五钱　丹皮三钱　陈皮五分　白朮五钱　茯苓三钱

天花粉一钱

水煎服。连服一月则郁结之气尽开，无非喜气之盈腹，自然两相好合，结胎于顷刻矣。

此方解肝气之郁，宣脾气之困，腰脐气利，不必通任脉而任脉自通，不必达带脉而带脉自达，不必启胞胎而胞胎自启也。

此症用郁金舒和散：

白芍一两　当归五钱　郁金　香附　神曲各一钱　枳壳三分　白朮三钱　川芎二钱

水煎服。郁开自易得子矣。

妇人身体肥胖，痰多，不能受孕，湿盛之故耳。夫湿从下受，乃言外邪之湿也。妇之湿，实非外邪，乃脾土内病也。因气衰肉胜，外以健旺，肉实虚损，不能行水，而湿停于肠胃，不化精而化涎矣。且肥胖之妇，内肉必满，遮隔子宫，难以受精，何况又多水湿，亦随入而随流出矣。治法必须以泻水化痰为主。但不急补脾土，则阳气不旺，湿痰未必去，人先病矣。方用补中益气汤加味治之。

人参三钱　当归三钱　黄芪三钱　白朮一两　陈皮五分　甘草一钱　柴胡一钱　半夏三钱　升麻四分　茯苓五钱

水煎服。连服八剂而痰气尽消，再服十剂而水亦利，子宫涸出，易于受精。

此方提脾气而升于上，则水湿反利于下行，助胃气而消于下，则痰涎转易于上化，不必用消克之药以损其肌，不必用浚决之味以开其窍。阳气旺，自足以摄精；邪湿散，自可以受种也。

此症用敦厚散亦佳。

白朮一两　半夏　人参各二钱　益智仁一钱　茯苓五钱　砂仁二粒

水煎服。十剂痰消，易于得子。

妇人口干舌燥，骨蒸夜热，遍体火焦，咳嗽吐沫，断难生子，人以为阴虚火动也，谁知骨髓之内热乎？夫寒阴之地，不能生物，而火燥旱田之内，何能望禾黍之油油也。然骨髓与胞胎何相关节，而能使人无嗣？盖胞胎为五脏外之脏，因其不阴不阳，所以不列入于五脏之中。不阴不阳者，以其上系于心包，下系于命门。系心包者，通于心；系命门者，通于肾也。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所以善于变化，生男生女，俱从此出。然必阴阳两平，不偏不枯，始能变化生人，否则正不能生人也。且骨髓者，肾之所化也，骨髓热而肾热，肾热而胞胎亦热矣。况胞胎无骨髓之养，则婴儿何以生，骨髓热而骨中空虚，惟存火气，何能成胎而作骨哉?！治法必须清骨中之热。然骨热由于水虚，补肾中之阴，骨热自除，胸胎无干烁之虞矣。方用清骨汤：

地骨皮一两　丹皮五钱　沙参五钱　麦冬五钱　玄参五钱　北五味子五分　金钗石斛二钱　白朮三钱

水煎服。连服一月而骨中之热自解，再服二月，自可受孕矣。

此方补肾中之精，凉骨中之髓，不清胞胎，胞胎无太热之患矣。阴虚内热之人，原易受胎，今因骨髓过热，所以受精变燥，以致难于育于，本非胎之不能受精也。所以少调其肾，以杀其火之有余，况又益其水之不足，更易种子耳。

此症用解氛散亦效。

地骨皮一两　丹皮　沙参各五钱　白芥子三钱　山药一两

水煎服。服一月骨蒸自退，便可望子矣。

妇人有腰痠背楚，胸中胀闷，腹内生瘕，日日思寝，朝朝欲卧，百计求子，不有如愿，人以腰肾之虚，谁知任、督之困乎。夫任脉行于前，督脉行于后，然皆从带脉上下而行也。故任、督脉虚，而带脉坠于前后，虽受男子之精，必多小产。况任、督

之间有疝瘕之症，则外多障碍，胞胎缩入于疝瘕之内，往往精不能施。治法必去其疝瘕之病，而补其任、督之脉，则提挈有力，足以胜任无虞。外无所障，内有可容，安得不受孕乎。方用升带汤：

白朮一两　人参三钱　沙参五钱　肉桂一钱　荸荠粉三钱　鳖甲（炒）三钱　神曲二钱　茯苓三钱　半夏一钱

水煎服。连有一月，任督之气旺，再服一月，疝瘕亦尽消也。

此方利腰脐之气，正升补任、督之气也。任、督之气升，而疝瘕有难存之势。况方中有肉桂之散寒，有荸荠之祛积，有鳖甲之攻坚，有茯苓之利湿，有形自化于无形，无非升腾之气，何至受精而再坠乎。

此症亦可用任督两滋汤：

白朮一两　人参五钱　肉桂一钱　茯苓三钱　白果十个　黑豆一大把　杜仲五钱　巴戟天五钱

水煎服。十剂而任、督之脉之旺，可以摄精而受孕也。

妇人有小水艰涩，腹中作胀，两腿虚浮，不能坐孕，乃膀胱之气不能化也。夫膀胱与胞胎相近，水湿之气必走膀胱，然而膀胱不能自己分消，必得肾气相通，始能化水从阴器以泄。倘膀胱无肾气之通，则气化不行，水湿必且渗入于胞胎，汪洋之田，何能生物哉？治法必须分消胞胎之湿。然肾气不旺，胞胎之水气何从而化，故须治肾中之火，使火气达于膀胱也。方用化水种玉丹：

人参三钱　白朮一两　巴戟天一两　肉桂二钱　菟丝子五钱　茯苓五钱　车前子二钱　芡实五钱

水煎服。二剂，膀胱之气化矣；四剂，艰涩之症去；又服十剂，虚胀之形尽消，连服二月，肾气大旺，易于受胎。

此方利膀胱之水，全在补肾中之气。然而补肾之药，多是濡润之品，不以湿而益助其湿乎。方中所用之药补肾之火，非益肾之水。补火无燥烈之虞，利水非荡涤之甚，所以膀胱气化，胞胎不至于过湿，安有布种而难于发育者乎。

此症用参朮加桂汤亦效。

茯苓一两　白朮一两　肉桂一钱　人参五钱

水煎服。十剂而膀胱通利，腹亦不胀，可以受娠矣。

# 医学心悟

〔清〕程国彭　著
刘炳午　韩育明　整理

**提　　要**　《医学心悟》，清·程国彭著。成书于1732年。

书分5卷。卷一总述四诊、八纲理论及汗、吐、下、和、温、清、补、消八法的临床应用；卷二记述《伤寒论》的证治；卷三至卷五则分述内、外、妇产、五官等科病症的辨治经验。

全书分类简明，选方切于临床实用，并附有一部分个人经验方，至今仍为医者沿用。

现存清雍正十年壬子（1732）慎德堂刻本、程树滋堂本、清嘉庆二十四年己卯（1819）上海扫叶山房刻本、清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图书集成印书局铅印本、中国医学大成本和195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63年人民卫生出版社铅印本等版本。此据中国医学大成本全文收录。

# 序

古人有言：病卧于床，委之庸医，比于不慈不孝。是以为人父子者，不可以不知医。虽然，医岂易知乎哉！知其浅而不知其深，犹未知也；知其偏而不知其全，犹未知也。以卑鄙管窥之见，而自称神良，其差误殆有甚焉。予少多病，每遭疾，则缠绵难愈。因尔酷嗜医学，潜心玩索者有年，而四方求治者日益繁，四方从游者日益众。然此衷常栗栗危惧，凡书理有未贯彻者，则昼夜追思；恍然有悟，即援笔而识之。历今三十载，殊觉此道精微。思贵专一，不容浅尝者问津；学贵沉潜，不容浮躁者涉猎。盖以上奉君亲，中及僚友，下逮卑幼，性命攸关。其操术不可不工，其处心不可不慈，其读书明理，不至于豁然大悟不止。爰作是书，以教吾徒，而名之曰《医学心悟》。盖警之也。然心悟者，上达之机；言传者，下学之要。二三子读是书，而更加博览群言，沉思力索，以造诣于精微之域，则心如明镜，笔发春花，于以拯救苍生，而药无虚发，方必有功。仰体天帝好生之心，修证菩提普救之念，俾闾阎昌炽，比户安和，永杜夭折之伤，咸登仁寿之域。岂非业医者所深快乎！况为父者，知此可以言慈；为子者，知此可以言孝。以之保身而裕如，以之利人而各足，存之心则为仁术，见之事则为慈祥，尤吾道中所当景慕也。二三子识之，予日望之。

天都普明子程国彭钟龄氏书

# 凡　例

一、医道自《灵》《素》《难经》而下，首推仲景，以其为制方之祖也。然仲景论伤寒，而温热、温疫之旨有未畅。河间论温热及温疫，而于内伤有未备。东垣详论内伤，发补中、枳术等论，卓识千古，而于阴虚之内伤，尚有缺焉。朱丹溪从而广之，发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论，以补前贤所未及，而医道亦大全矣。夫复何言？不知四子之书，合之则见其全，分之即见其偏。兹集兼总四家，而会通其微意，以各适于用，则庶乎其不偏耳。

一、虚火、实火之别，相隔霄壤。虚火可补，实火可泻，若误治之，祸如反掌。兹以内出者为子火，外至者为贼火，分别虚实，以定补泻，似千古晦义，一旦昭然，而于对症用药之间，有画沙印泥之趣。

一、凡病，不外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兹特著为辨论，约之则在指掌之中，推之可应无穷之变，学者宜究心焉。

一、医门论治，本有八法，而方书或言五法，或言六法，时医更执偏见，各用一二法，自以 为是，遂至治不如法，轻病转重，重病转危，而终则至于无法，大可伤也。予故著为医门八法，反复详论，俾业医者，沉酣于八法之中，将以扶危定倾，庶几其有活法矣。

一、伤寒门，古称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尚不能尽其变。遂谓仲景《伤寒论》非全书，而予独以四字论括之，何其简也？不思伤寒只此表、里、寒、热四字，由四字而敷为八句，伤寒实无余蕴。夫伤寒有表寒，有里寒，有表热，有里热，有表里皆热，有表里皆寒，有表寒里热，有表热里寒。精乎此，非惟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可坐而得，即千变万化亦皆范围于其中。予读仲景书十数年，颇有心得，因著伤寒四字论，以为后学津梁云。

一、伤寒有经病，有腑病，有合病、并病，有直中症，有两感症，有伤寒兼症。兹集分析清楚，纲举目张，辨论详明，毫无蒙混，治伤寒者，取则乎此，可渐登仲景之堂而入其室矣。

一、中风寒热之别，实因乎人之脏腑为转移，从此勘破，则清凉温热之剂，各当其可，而古今之疑团以释。

一、风、寒、暑、湿、燥、火，天之六气也。六气相杂，互相为病，最宜细辨。若概指为伤寒，投以散剂，为害实甚，不可不慎于其初。

一、杂症各有内伤、外感之不同，须从此分别，则治法不至混淆，而取效神速。

一、女人之病，多于男子，因其有行经、胎、产等事也。且性情多郁，尤易生病，故治法另有变通。兹特详著于后，其与男子同病者不载，特载其不同者而已。非缺也。

# 目　录

卷　一
医中百误歌…… 203
保生四要…… 204
治阴虚无上妙方…… 205
人参果
医有彻始彻终之理
内伤外感致病十九字…… 206
火字解
脉法金针
寒热虚实表里阴阳辨…… 207
医门八法…… 208
论汗法
论和法
论下法
论消法
论吐法
论清法
论温法
论补法
伤寒纲领…… 218
伤寒主治四字论
经腑论…… 219
阴证有三说…… 220
论疫
六气相杂须辨论
论中风…… 221
中风寒热辨
中风不语辨…… 222
中风类中辨证法
杂症主治四字论
入门看证诀
色
鼻
唇口
耳
目
舌
身
胸
腹
小腹
卷　二
伤寒类伤寒辨…… 225
伤寒六经见证法…… 226
太阳经证
阳明经证…… 229
少阳经证…… 230
太阴经证…… 232
少阴经证
厥阴经证…… 233
太阳腑病…… 234
阳明腑病…… 235
论里中之里…… 237
复论阳明本证用药法
论阳明兼证用药方
合病并病…… 238
直中三阴诸证
两感…… 240
伤寒兼证
卷　三
中风门…… 249
类中风…… 251
伤暑　霍乱　搅肠痧…… 253
疫疠…… 254
虚劳…… 255
咳嗽…… 259
喘…… 260
吐血…… 261
头痛…… 262
心痛…… 263
胸痛…… 264
胁痛
胃脘痛…… 265
腹痛
小腹痛…… 266
身痛…… 267
肩背臂膊痛
腰痛

痹 鹤膝风…… 268
痿…… 269
脚气…… 270
疬风
噎膈
痢疾…… 271
泄泻…… 272
疟疾
论水肿鼓胀…… 273
水肿
鼓胀…… 274
积聚
疝气…… 275
痰饮…… 276
呕吐哕 呃逆
三消…… 277
热淋
小便不通 关格 孕妇转脬…… 278
大便不通 大小肠交 遗屎 脱肛 ……
…… 279
小便不禁
便血…… 280
尿血
卷 四
遗精
赤白浊…… 281
黄疸
不能食
不得卧…… 282
自汗盗汗
癫狂痫
惊悸恐…… 283
眩晕…… 284
健忘
嘈杂
咽喉 口 舌 齿 唇
目…… 288
面…… 289
瘰疬
鼻
耳…… 290
痔疮
内痈…… 291
诸虫
蛊毒
五绝
卷 五
妇人门…… 292
月经不调
室女经闭成损…… 293
暴崩下血
带下…… 294
求嗣
转女为男说
诊妇人有孕法…… 295
验胎法
食忌
药忌
恶阻…… 296
胎动不安
胎漏
子悬 子眩
胎不长…… 297
半产
子烦
子痫…… 298
子鸣
子喑
孕妇内痈
鬼胎 梦与鬼交…… 299
热病胎损
妊娠小便不通 转胞 胞损
胎水肿满…… 300
乳自出
临产将护法
十产论…… 301
交骨不开 产门不闭…… 302
胞衣不下
产后将护法…… 303
产后血晕
产后不语
产后发热…… 304
产后颠狂
心神惊悸
汗多变痉
产后身痛…… 305
产后腰痛
恶露不绝

产后心腹诸痛…… 306
薄劳
喘促
鼻黑鼻衄
产后乳疾…… 307
乳痈乳岩　乳卸
妇人隐疾
卷　六
外科十法…… 308
内消法一
艾灸法二
神火照法三
刀针砭石法四
围药法五
开口除脓法六
收口法七
总论服药法八
复论五善七恶救援法九
将息法十
外科症治方药…… 310
发背（对心发、肾俞发、搭背、手发、足发）
脑疽（对口、偏对口）
鬓疽（发颐、时毒、大头天行）
井口疽（胁痈、肚痈、穿骨疽、鱼口、臀痈）
疔疮
喉痹
缠喉风
缠舌喉风
乳蛾
舌衄
悬痈
腮痈
喉疮
走马牙疳（牙痈、牙宣、牙痛）
喉瘤
茧唇
肺绝喉痹
瘰疬
鼻痔（鼻渊）
耵耳（百虫入耳）
眼丹（眼珠忽突）
白秃疮（落发不生）
粉刺雀斑
破伤风
跌打损伤
乳痈（乳岩）
附骨疽（伏兔疽）
蛇头毒
脱疽
臁疮
肠痈
悬痈（脏毒、内痔外痔、脱肛）
下疳
杨梅结毒
大麻风（赤口游风、鹅掌风、烂脚风）
汤泡火烧
疥疮（天泡疮）
顽癣
自刎
竹木刺入肉
疯犬咬（毒蛇、蜈蚣咬）
误服砒毒（野菌毒）
自缢
落水
魇梦不醒

# 卷 一

## 医中百误歌

医中之误有百端，漫说肘后尽金丹，先将医误从头数，指点分明见一斑。医家误，辨证难，三因分症似三山（内因、外因、不内外因，此名三因），三山别出千条脉，病有根源仔细看（治病必求其本，须从起根处看明）。医家误，脉不真，浮、沉、迟、数不分清，却到分清浑又变（如热极脉涩细，寒极反鼓指之类），胸中了了指难明（扁鹊云：持脉之道，如临深渊而望浮云。胸中了了，指下难明）。医家误，失时宜，寒、热、温、凉要相时，时中消息团团转，惟在沉潜观化机（寒暑相推者，时之常；寒暑不齐者，时之变。务在静观而自得之，正非五运六气所能拘也）。医家误，不明经，十二经中好问因，经中不辨循环理，管教阳证入三阴（六淫之邪，善治三阳，则无传阴之患）。医家误，药不中，攻补寒温不对证，实实虚虚误非轻，举手须知严且慎（用药相反，厥祸最大）。医家误，伐无过（伐无过，谓攻伐无病处也），药有专司切莫错，引经报使本殊途，投剂差讹事辄覆（药味虽不相反，而举用非其经，犹为未合，如芩、连、知、柏，同一苦寒，姜、桂、椒、萸，同一辛热，用各有当，况其他乎）。医家误，药不称，重病药轻轻反重，轻重不均皆误人，此道微乎危亦甚（药虽对症，而轻重之间，与病不相称，犹难骤效）。医家误，药过剂，疗寒未已热又至，疗热未已寒更生，劝君举笔须留意（药虽与病相称，而用之过当，则仍不称矣，可见医贵三折肱也）。医家误，失标本，缓急得宜方是稳，先病为本后为标，纤悉几微要中肯（病症错乱，当分标本，相其缓急而施治法）。医家误，舍正路，治病不识求其属，壮水益火究根源，太仆之言须诵读（王太仆云：热之不热，是无火也；寒之不寒，是无水也。无水者，壮水之主以制阳光；无火者，益火之源以消阴翳。此谓求其属也）。医家误，昧阴阳，阴阳极处没抓拿，亢则害兮承乃制，灵兰秘旨最神良（亢则害其物，承乃制其极，此五行四时迭相为制之理）。医家误，昧寒热，显然寒热易分别，寒中有热热中寒，须得长沙真秘诀（长沙用药寒因热用，热因寒用，或先寒后热，或先热后寒，或寒热并举，精妙入神，良法具在，熟读精思，自然会通。然时移世易，读仲景书，按仲景法，不必拘泥仲景方，而通变用药，尤为得当）。医家误，昧虚实，显然虚实何难治，虚中有实实中虚，用药东垣有次第（《脾胃论》《内外伤辨》，补中、枳术等方，开万世无穷之利）。医家误，药姑息，症属外邪须克治，痞满燥实病坚牢，茶果汤丸何所济。医家误，药轻试，攻病不知顾元气，病若祛时元气伤，似此何劳君算计（轻剂误事，峻剂偾事，二者交讥）。医家误，不知几，脉动症变只几希，病在未形先着力，明察秋毫乃得之（病至思治，末也，见微知著，弥患于未萌，是为上工）。医家误，鲜定见，见理真时莫改变，恍似乘舟破浪涛，把舵良工却不眩（病轻药应易也，定见定守，历险阻而不移，起人于垂危之际，足征学识）。医家误，强识病，病不识时莫强认，谦躬退位让贤能，务俾他人全性命（不知为不知，亦良医也）。医家误，在刀针，针有时宜并浅深（脓熟不针，则内溃；未熟早针，则气泄不成脓。脓浅针深，则伤好肉；脓深针浅，则毒不出而内败），百毒总应先艾灸（隔蒜灸法，胜于刀针。《外科正宗》云：不痛灸至痛，痛灸不疼时），头面之上用神灯（头面不宜灸，宜用神灯照法。《外科正宗》云：内服蟾蜍丸一服，外将神火照三枝。此法不止施于头面，而头面为更要）。医家误，薄愚蒙，先王矜恤是孤穷，病笃必施真救济，好生之念合苍穹（当尽心力，施良药以济之）。医家误，不克己，见人开口便不喜，岂知刍荛有一能，何况同人说道理。

医家误未已，病者误方兴，与君还细数，请君为我听。病家误，早失计，初时抱恙不介意，人日虚兮病日增，纵有良工也费气（病须早治）。病家误，不直说，讳疾试

医工与拙，所伤所作只君知，纵有名家猜不出（大苏云：我有疾必尽告医者，然后诊脉，虽中医亦可治疗，我但求愈疾耳，岂以困医为事哉）。病家误，性躁急，病有回机药须吃，药既相宜病自除，朝夕更医也不必（既效不可屡更）。病家误，不相势，病势沉沉急变计，若再蹉跎时日深，恐怕回春无妙剂（不效则当速更）。病家误，在服药，服药之中有窍妙，或冷或热要分明，食后食前皆有道。病家误，最善怒，气逆冲胸仍不悟，岂知肝木克脾元，愿君养性须回护。病家误，苦忧思，忧思抑郁欲何之？常将不如己者比，知得雄来且守雌。病家误，好多言，多言伤气最难痊，劝君默口存神坐，好将真气养真元。病家误，染风寒，风寒散去又复还，譬如城郭未完固，那堪盗贼更摧残。病家误，不戒口，口腹伤人处处有，食饮相宜中气和，鼓腹含哺天地久。病家误，不戒慎，闺房衽席不知命，命有颠危可若何，愿将好色人为镜。病家误，救绝气（病人昏眩时以手闭口而救之也），救气闭口莫闭鼻，若连鼻子一齐扪，譬如入井复下石（鼻主呼吸，闭紧则呼吸绝，世人多蹈此弊，故切言之）。两者有误误未歇，又恐旁人误重迭，还须屈指与君陈，好把旁人观一切。傍人误，代惊惶，不知理路乱忙忙，用药之时偏作主，平时可是学岐黄。旁人误，引邪路，妄把师巫当仙佛，有病之家易着魔，到底昏迷永不悟。

更有大误药中寻，与君细说好留神。药中误，药不真，药材真致力方深，有名无实何能效，徒使医家枉用心（郡邑大镇易于觅药，若荒僻处须加细辨）。药中误，失炮制，炮制不工非善剂，市中之药未蒸炒，劝君审度才堪试（洗、炙、蒸、煮，去心、皮、壳、油、尖，一一皆依法制）。药中误，丑人参，或用粗枝枯小参，蒸过取汤兼灌锡，方中用下却无功（参以原枝干结为美，蒸过取汤则参无宝色，锡条可当人参否）。药中误，秤不均，贱药多兮贵药轻，君臣佐使交相失，赝事由来最恼人。仍有药中误，好向水中寻，劝君煎药务得人。煎药误，水不洁，油汤入药必呕哕（曰入声），呕哕之时病转增，任是名医审不决。煎药误，水频添，药炉沸起又加些，气轻力减何能效，枉怪医家主见偏。此系医中百种误，说与君家记得熟，记得熟时病易瘳，与君共享大春秋。

## 保生四要

一曰节[1]饮食。人身之贵，父母遗体，食饮非宜，疾病蜂起。外邪乘此，缠绵靡已，浸淫经络，凝塞腠理，变症百端，不可胜纪。唯有纵酒，厥祸尤烈，酒毒上攻，虚炎灼肺，变为阴虚，只缘酷醉。虚羸之体，全赖脾胃，莫嗜膏粱，淡食为最，口腹无讥，真真可贵 。

二曰慎风寒。人身之中，曰荣与卫。寒则伤荣，风则伤卫。百病之长，以风为最，七十二候，伤寒传变，贼风偏枯，歪斜痿痹，寒邪相乘，经络难明，初在三阳，次及三阴。更有中寒，肢冷如冰，急施温补，乃可回春。君子持躬，战战兢兢，方其汗浴，切莫当风，四时俱谨，尤慎三冬，非徒衣厚，惟在藏精。

三曰惜精神。人之有生，惟精与神。精神不敝，四体长春。嗟彼昧者，不爱其身，多言损气，喜事劳心，或因名利，朝夕热中，神出于舍，舍则已空。两肾之中，名曰命门，阴阳相抱，互为其根，根本无亏，可以长生。午、未两月，金水俱伤，隔房独宿，体质轻强。亥、子、丑月，阳气潜藏，君子固密，以养微阳，金石热药，切不可尝。积精全神，寿考弥长。

四曰戒嗔怒。东方木位，其名曰肝。肝气未平，虚火发焉，诸风内动，火性上炎。无恚无嗔，涵养心田，心田宁静，天君泰然。善动肝气，多至呕血，血积于中，渐次发咳。人人举事，务期有得，偶尔失意，省躬自克。戒尔嗔怒，变化气质，和气迎人，其仪不忒。

## 治阴虚无上妙方

天一生水，命曰真阴。真阴亏，则不能制火，以致心火炎上而克肺金，于是发热、咳嗽、吐痰诸症生焉。盖发热者，阳胜阴也；咳嗽者，火刑金也；吐痰者，肾水虚泛而为痰，如锅中之水，热甚则腾沸也。当此时势，岂徒区区草木之功所能济哉！必须取华池之水，频频吞咽，以静治于无形。然后以汤丸佐之，庶几水升火降，而成天地交泰之象耳。主方在吞津液。华池之水，人身之金液也，敷布五脏，洒陈六腑，然后注之于肾而为精。肾中阴亏，则真水上泛而为痰，将并华池之水，一拥俱出。痰愈多而肌愈瘦，病诚可畏。今立一法，二六时中，常以舌抵上腭，令华池之水，充满口中，乃正体舒气，以意目力送至丹田，口复一口，数十乃止。此所谓以真水补真阴，同气相求，必然之理也。每见今之治虚者，专主六味地黄等药，以为滋阴壮水之法，未为不善，而独不于本原之水，取其点滴以自相灌溉，是舍真求假，不得为保生十全之计，此予所以谆谆而为是言也。卫生君子，尚明听之哉！

## 人 参 果

昔者纯阳吕祖师，出卖人参果，一文一枚，专治五劳七伤，诸虚百损。并能御外邪，消饮食，轻身不老，却病延年。真神丹妙药也。市人闻之，环聚争买者千余人。祖师大喝曰：此果人人皆有，但汝等不肯服食耳。众方醒悟。今之患虚者众矣，或归怨贫乏而无力服参，或归怨医家不早为用参，或归怨医家不应早用参，或归怨用参之太多，或归怨用参之太少，或归怨用参而不用桂、附以为佐，或归怨用参而不用芪、朮以为援，或归怨用参而不用二地、二冬以为制。议论风生，全不反躬自省，以致屡效屡复，难收全功。不佞身肩是任，宁敢造次，博稽古训，百法追寻，每见历代良医，治法不过若此。于是睁开目力，取来参果一车，普送虚人服食。凡病危而复安者，不论有参无参，皆其肯服参果者也。凡病愈而复发者，不论有参无参，皆其不服参果者也。世人请自思维，定知此中消息。惟愿患者各怀其宝，必然服药有功，住世永年，无负我祖师垂救之至意，是恳是祷。

以上数篇，发明医中之误，细详调摄之方，盖弥患于未有，治未病之意也。后此皆言治法。

## 医有彻始彻终之理

或问曰：医道至繁，何以得其要领，而执简以驭繁也？余曰：病不在人身之外，而在人身之中。子试静坐内观，从头面推想，自胸至足，从足跟推想，自背至头；从皮肉推想，内至筋骨脏腑，则全书之目录，在其中矣。凡病之来，不过内伤、外感，与不内外伤，三者而已。内伤者，气病、血病、伤食，以及喜、怒、忧、思、悲、恐、惊是也。外感者，风、寒、暑、湿、燥、火是也。不内外伤者，跌打损伤、五绝之类是也。病有三因，不外此矣。至于变症百端，不过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八字尽之，则变而不变矣。论治法，不过七方与十剂。七方者，大、小、缓、急、奇、偶、复；十剂者，宣、通、补、泻、轻、重、滑、涩、燥、湿也。精乎此，则投治得宜矣。又外感之邪，自外而入，宜泻不宜补。内伤之邪，自内而出，宜补不宜泻。然而泻之中有补，补之中有泻，此皆治法之权衡也。又有似症，如火似水，水似火，金似木，木似金，虚似实，实似虚，不可以不辨。明乎此，则病无遁情矣。学者读书之余，闭目凝神，时刻将此数语，细加领会，自应一旦豁然，融会贯通，彻始彻终，了无疑义，以之司命奚愧焉。

## 内伤外感致病十九字

人身之病，不离乎内伤、外感，而内伤、外感中，只一十九字尽之矣。如风、寒、暑、湿、燥、火，外感也。喜、怒、忧、思、悲、恐、惊，与夫阳虚、阴虚、伤食，内伤也。总计之，共一十九字，而千变万化之病，于以出焉。然病即变化，而总不离乎一十九字，一十九字总之，一内伤、外感而已。所谓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此道中必须提纲挈领，然后拯救有方也。

## 火 字 解

从来火字，《内经》有壮火、少火之名，后人则曰：天火、人火、君火、相火、龙火、雷火，种种不一，而朱丹溪复以虚实二字括之，可谓善言火矣。乃人人宗其说，而于治火，卒无定见，何也？是殆辨之犹未确欤！予因易数字以解之，夫实火者，六淫之邪，饮食之伤，自外而入，势犹贼也。虚火者，七情色欲，劳役耗神，自内而发，势犹子也。贼至则驱之，如消散、清凉、攻伐等药，皆可按法取用，盖刀枪剑戟，原为驱贼设也。子逆则安之，如补气、滋水、理脾等药，皆可按法施治，盖饮食、器用，原为养子设也。夫子者，奉身之本也，若以驱贼者驱其子，则无以为养身生命之本矣。人固不可认贼作子，更不可认子作贼。病机一十九条，言火者十之八，言寒者十之二。若不明辨精切，恐后学卒至模糊，余故反复详言，以立施治之法。

外火：风、寒、暑、湿、燥、火，及伤热饮食，贼火也。贼可驱而不可留。

内火：七情色欲，劳役耗神，子火也。子可养而不可害。

驱贼火有四法：

一曰发，风寒拥闭，火邪内郁，宜升发之，如升阳散火汤之类是也；

二曰清，内热极盛，宜用寒凉，如黄连解毒汤之类是也；

三曰攻，火气郁结，大便不通，法当攻下，此釜底抽薪之法，如承气汤之类是也；

四曰制，热气拂郁，清之不去，攻之不可，此本来真水有亏，不能制火，所谓寒之不寒，是无水也，当滋其肾，如地黄汤之类可用也。

养子火有四法：

一曰达，肝经气结，五郁相因，当顺其性而升之。所谓木郁则达之，如逍遥散之类是也。此以一方治木郁而诸郁皆解也；

二曰滋，虚火上炎，必滋其水。所谓壮水之主，以镇阳光，如六味汤之类是也；

三曰温，劳役神疲，元气受伤，阴火乘其土位。经曰：劳者温之。又曰：甘温能除大热。如补中益气之类是也；

四曰引，肾气虚寒，逼其无根失守之火，浮游于上，当以辛热杂于壮水药中，导之下行。所谓导龙入海，引火归元。如八味汤之类是也。

以上治火法中，贼则宜攻，子则宜养，固已。然有邪盛正虚之时，而用攻补兼行之法，或滋水制火之法，往往取效。是知养子之法，可借为驱贼之方，断无以驱贼之法，而为养子之理。盖养正则邪自除，理之所有，伐正而能保身，理之所无也。世人妄用温补以养贼者固多，而恣行攻伐以驱子者，更复不少。此皆不得火字真诠，而贻祸斯民也。可不慎欤！

## 脉 法 金 针

脉有要诀，胃、神、根三字而已。人与天地相参，脉必应乎四时。而四时之中，均以胃气为本。如春弦、夏洪、秋毛、冬石，而其中必兼有和缓悠扬之意，乃为胃气，谓之平人。若弦多胃少，曰肝病；洪多胃少，曰心病；毛多胃少，曰肺病；石多胃少，曰

肾病。如但见弦、洪、毛、石，而胃气全无者，则危矣。夫天有四时，而弦、洪、毛、石四脉应之，四时之中，土旺各十八日，而缓脉应之。共成五脉，五脏分主之。如肝应春，其脉弦；心应夏，其脉洪；肺应秋，其脉毛；肾应冬，其脉石；脾土应长夏，其脉缓也。然而心、肝、脾、肺、肾虽各主一脉，而和缓之象必寓乎其中乃为平脉，否则即为病脉。若但见弦、洪、毛、石，而胃气全无者，即为真象脉见矣。凡诊脉之要，有胃气曰生，胃气少曰病，胃气尽曰不治。乃一定之诊法，自古良工，莫能易也。

夫胃气全亏，则大可危。胃气稍乖，犹为可治，即当于中候求其神气。中候者，浮中沉之中也。如六数、七极，热也，中候有力，则有神矣。三迟、二败，寒也，中候有力，则有神矣。脉中有神则清之而热即退，温之而寒即除。若寒热偏胜，中候不复有神，清温之剂将何所恃耶？

虽然，神气不足，犹当察其根气。根气者，沉候应指是也。三部九候，以沉分为根，而两尺又为根中之根也。《脉诀》云：寸关虽无，尺犹未绝，如此之流，何忧殒灭。历试之，洵非虚语。夫人之有脉，如树之有根，枝叶虽枯，根蒂未坏，则生意不息。是以诊脉之法，必求其根以为断，而总其要领，实不出胃、神、根三者而已。

如或胃、神、根三者，稍有差忒，则病脉斯见。其偏于阳，则浮、芤、滑、实、洪、数、长、大、紧、革、牢、动、疾、促以应之；其偏于阴，则沉、迟、虚、细、微、涩、短、小、弦、濡、伏、弱、结、代、散以应之。惟有缓脉，一息四至，号曰平和，不得断为病脉耳。其他二十九字，皆为病脉。必细察其形象，而知其所主病。其曰浮，不沉也，主病在表。沉，不浮也，主病在里。迟，一息三至也，为寒。数，一息五至也，为热。滑，往来流利也，为痰、为饮。涩，往来滞涩也，为血少气凝。虚，不实也，为劳倦。实，不虚也，为邪实。洪，大而有力也，为积热。大，虚而无力也，为体弱。微，细而隐也，小，细而显也，为气少。弦，端直之象也，为水饮。长，过乎本位也；为气旺。短，不及本位也，为气少。紧，如引绳转索也，为寒、为痛。弱，微细之甚也，为气血两亏。濡，沉而细也，为真火不足。动，如豆粒动摇之象也，为气血不续。伏，脉不出也，为寒气凝结，又或因痛极而致。促，数时一止也，为热盛。结，缓时一止也，为寒盛。芤，边有中无也，为失血。代，动而中止，有至数也，亦为气血不续，又为跌打闷乱，以及有娠数月之兆。革，浮而坚急也，为精血少。牢，沉而坚硬也，为胃气不足。疾，数之甚也，为极热。散，涣而不聚也，为卫气散漫。惟有缓者，和之至也，为无病。其所主病，大略如此。如或数脉相参而互见，则合而断之，以知其病。

至于脉有真假，有隐伏，有反关，有怪脉，均宜一一推求，不可混淆。何谓真假？如热证脉涩细，寒证反鼓指之类。何谓隐伏？如中寒腹痛，脉不出。又外感风寒，将有正汗，亦脉不出。书云：一手无脉，曰单伏；两手无脉，曰双伏。何谓反关？正取无脉，反在关骨之上，或见于左，或见于右，诊法不可造次。何谓怪脉？两手之脉，如出两人，或乍大乍小，迟数不等，此为祟症。

又有老少之脉不同，地土方宜不同，人之长短肥瘦不同，诊法随时而斟酌。然而脉证相应者，常也。脉证不相应者，变也。知其常而通其变，诊家之要，庶不相远矣。然总其要领，总不出胃、神、根三字。三字无亏，则为平人。若一字乖违，则病见矣。若一字全失，则危殆矣。必须胃、神、根三者俱得，乃为祯祥之兆。此乃诊家之大法，偶为笔之于书，以备参考。

## 寒热虚实表里阴阳辨

病有总要，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八字而已。病情既不外此，则辨证之法，亦不出此。一病之寒热，全在口渴与不渴，渴而消水与不消水，饮食喜热与喜冷，烦躁与厥逆，溺之长短、赤白，便之溏结，脉之迟数以分之。假如口渴而能消

水，喜冷饮食，烦躁，溺短赤，便结，脉数，此热也。假如口不渴，或假渴而不能消水，喜饮热汤，手足厥冷，溺清长，便溏，脉迟，此寒也。

一病之虚实，全在有汗与无汗，胸腹胀痛与否，胀之减与不减，痛之拒按与喜按，病之新久，禀之厚薄，脉之虚实以分之。假如病中无汗，腹胀不减，痛而拒按，病新得，人禀厚，脉实有力，此实也。假如病中多汗，腹胀时减，复如故，痛而喜按，按之则痛止，病久，禀弱，脉虚无力，此虚也。

一病之表里，全在发热与潮热，恶寒与恶热，头痛与腹痛，鼻塞与口燥，舌胎之有无，脉之浮沉以分之。假如发热恶寒，头痛鼻塞，舌上无胎，脉息浮，此表也。假如潮热恶热，腹痛口燥，舌胎黄黑，脉息沉，此里也。

至于病之阴阳，统上六字而言，所包者广。热者为阳，实者为阳，在表者为阳；寒者为阴，虚者为阴，在里者为阴。寒邪客表，阳中之阴；热邪入里，阴中之阳。寒邪入里，阴中之阴；热邪达表，阳中之阳。而真阴、真阳之别，则又不同。假如脉数无力，虚火时炎，口燥唇焦，内热便结，气逆上冲，此真阴不足也；假如脉大无力，四肢倦怠，唇淡口和，肌冷便溏，饮食不化，此真阳不足也。

寒、热、虚、实、表、里、阴、阳之别，总不外此。然病中有热证而喜热饮者，同气相求也。有寒证而喜冷饮，却不能饮者，假渴之象也。有热证而大便溏泻者，挟热下利也。有寒证而大便反硬者，名曰阴结也。有热证而手足厥冷者，所谓热深厥亦深、热微厥亦微是也。有寒证而反烦躁，欲坐卧泥水之中者，名曰阴躁也。有有汗而为实证者，热邪传里也。有无汗而为虚证者，津液不足也。有恶寒而为里证者，直中于寒也。有恶热、口渴而为表证者，温热之病自里达表也。此乃阴阳变化之理，为治病之权衡，尤辨之不可不早辨也。

## 医门八法

论病之原，以内伤、外感，四字括之。论病之情，则以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八字统之。而论治病之方，则又以汗、和、下、消、吐、清、温、补，八法尽之。盖一法之中，八法备焉。八法之中，百法备焉。病变虽多，而法归于一。此予数十年来，心领神会，历试而不谬者，尽见于八篇中矣。学者诚熟读而精思之，于以救济苍生，亦未必无小补云。

### 论 汗 法

汗者，散也。经云：邪在皮毛者，汗而发之是也。又云：体若燔炭，汗出而散是也。然有当汗不汗误人者，有不当汗而汗误人者。有当汗不可汗，而妄汗之误人者。有当汗不可汗，而又不可以不汗，汗之不得其道以误人者。有当汗而汗之不中其经，不辨其药，知发而不知敛以误人者。是不可以不审也。

何则？风寒初客于人也，头痛发热而恶寒，鼻塞声重而体痛，此皮毛受病，法当汗之，若失时不汗，或汗不如法，以致腠理闭塞，荣卫不通，病邪深入，流传经络者有之，此当汗不汗之过也。

亦有头痛发热与伤寒同，而其人倦怠无力，鼻不塞，声不重，脉来虚弱，此内伤元气不足之证；又有劳心好色，真阴亏损，内热、晡热，脉细数而无力者；又有伤食病，胸膈满闷，吞酸嗳腐，日晡潮热，气口脉紧者；又有寒痰厥逆，湿淫脚气，内痈、外痈，瘀血凝积，以及风温、湿温，中暑自汗诸症，皆有寒热，与外感风寒似同而实异，若误汗之，变症百出矣。所谓不当汗而汗者此也。

若夫症在外感应汗之例，而其人脐之左右上下，或有动气，则不可以汗。经云：动气在右，不可发汗，汗则衄而渴、心烦、饮水即吐。动气在左，不可发汗，汗则头眩、汗不止、筋惕肉瞤。动气在上，不可发汗，汗则气上冲，正在心中。动气在下，不可

发汗，汗则无汗，心大烦、骨节疼、目运、食入则吐、舌不得前。又脉沉咽燥，病已入里，汗之则津液越出，大便难而谵语。又少阴证，但厥无汗，而强发之，则动血，未知从何道出，或从耳目，或从口鼻出者，此为下厥上竭，为难治。又少阴中寒，不可发汗，汗则厥逆踡卧，不能自温也。又寸脉弱者，不可发汗，汗则亡阳。尺脉弱者，不可发汗，汗则亡阴也。又诸亡血家不可汗，汗则直视、额上陷。淋家不可汗，汗则便血。疮家不可汗，汗则痉。又伤寒病在少阳，不可汗，汗则谵妄。又坏病、虚人，及女人经水适来者，皆不可汗，若妄汗之，变症百出矣。所谓当汗不可汗，而妄汗误人者此也。

夫病不可汗，而又不可以不汗，则将听之乎？是有道也，伤寒赋云：动气理中去白朮，是即于理中汤去朮而加汗药，保元气而除病气也。又热邪入里而表未解者，仲景有麻黄石膏之例，有葛根黄连黄芩之例，是清凉解表法也。又太阳证、脉沉细，少阴证、反发热者，有麻黄附子细辛之例，是温中解表法也。又少阳中风，用柴胡汤加桂枝，是和解中兼表法也。又阳虚者，东垣用补中汤加表药。阴虚者，丹溪用芎归汤加表药，其法精且密矣。总而言之，凡一切阳虚者，皆宜补中发汗。一切阴虚者，皆宜养阴发汗。挟热者，皆宜清凉发汗。挟寒者，皆宜温经发汗。伤食者，则宜消导发汗。感重而体实者，汗之宜重，麻黄汤。感轻而体虚者，汗之宜轻，香苏散。又东南之地，不比西北，隆冬开花，少霜雪，人禀常弱，腠理空疏，凡用汗药，只须对症，不必过重。予尝治伤寒初起，专用香苏散加荆、防、川芎、秦艽、蔓荆等药，一剂愈，甚则两服，无有不安。而麻黄峻剂，数十年来，不上两余。可见地土不同，用药迥别。其有阴虚、阳虚、挟寒、挟热、兼食而为病者，即按前法治之，但师古人用药之意，而未尝尽泥其方，随时随证酌量处治，往往有验。此皆已试之成法，而与斯世共白之。所以拯灾救患者，莫切乎此。此汗之之道也。

且三阳之病，浅深不同，治有次第。假如症在太阳，而发散阳明，已隔一层。病在太阳阳明，而和解少阳，则引贼入门矣。假如病在二经，而专治一经，已遗一经。病在三经，而偏治一经，即遗二经矣。假如病在一经，而兼治二经，或兼治三经，则邪过经矣。况太阳无汗，麻黄为最。太阳有汗，桂 枝可先。葛根专主阳明，柴胡专主少阳。皆的当不易之药。至于九味羌活，乃两感热证三阳三阴并治之法，初非为太阳一经设也。又柴葛解肌汤，乃治春温夏热之证，自理达表，其症不恶寒而口渴。若新感风寒，恶寒而口不渴，非所宜也。又伤风自汗，用桂枝汤，伤暑自汗，则不可用，若误用之，热邪愈盛而病必增剧。若于暑症而妄行发散，复伤津液，名曰重喝，多致不救。古人设为白朮、防风例以治风，设益元散、香薷饮以治暑，俾不犯三阳禁忌者，良有以也。

又人知发汗退热之法，而不知敛汗退热之法。汗不出则散之，汗出多则敛之。敛也者，非五味、酸枣之谓，其谓致病有因，出汗有由，治得其宜，汗自敛耳。譬如风伤卫汗自出者，以桂枝汤和荣卫，祛风邪而汗自止。若热邪传里，令人汗出者，乃热气熏蒸，如釜中吹煮，水气旁流，非虚也，急用白虎汤清之。若邪已结聚，不大便者，则用承气汤下之，热气退而汗自收矣。此与伤暑自汗略同。但暑伤气，为虚邪，只有清补并行之一法。寒伤形，为实邪，则清热之外，更有攻下止汗之法也。复有发散太过，遂至汗多亡阳，身目动欲擗地者，宜用真武汤。此救逆之良药，与中寒冷汗自出者，同类并称。又与热证汗出者，大相径庭矣。其他少阳证，头微汗，或盗汗者，小柴胡汤。水气症，头汗出者，小半夏加茯苓汤。至于虚人自汗、盗汗等症，则归脾、补中、八珍、十全，按法而用，委曲寻绎，各尽其妙，而后即安，所谓汗之必中其经，必得其药，知发而知敛者此也。嗟嗟！百病起于风寒，风寒必先客表，汗得其法，何病不除！汗法一差，夭枉随之矣。吁！汗岂易言哉！

## 论 和 法

伤寒在表者，可汗；在里者，可下；其在半表半里者，惟有和之一法焉。仲景用小柴胡汤加减是已。然有当和不和误人者，有不当和而和以误人者。有当和而和，而不知寒热之多寡，禀质之虚实，脏腑之燥湿，邪气之兼并以误人者，是不可不辨也。

夫病当耳聋胁痛，寒热往来之际，应用柴胡汤和解之，而或以麻黄、桂枝发表，误矣。或以大黄、芒硝攻里，则尤误矣。又或因其胸满胁痛而吐之，则亦误矣。盖病在少阳，有三禁焉，汗、吐、下是也。且非惟汗、吐、下有所当禁，即舍此三法而妄用他药，均为无益而反有害。古人有言，少阳胆为清净之府，无出入之路，只有和解一法，柴胡一方，最为切当。何其所见明确，而立法精微，亦至此乎？此所谓当和而和者也。

然亦有不当和而和者，如病邪在表，未入少阳，误用柴胡，谓之引贼入门。轻则为疟，重则传入心胞，渐变神昏不语之候。亦有邪已入里，燥渴谵语诸症丛集，而医者仅以柴胡汤治之，则病不解。至于内伤劳倦，内伤饮食，气虚血虚，痈肿瘀血诸证，皆令寒热往来，似疟非疟，均非柴胡汤所能去者，若不辨明证候，切实用药，而借此平稳之法，巧为藏拙，误人非浅。所谓不当和而和者此也。

然亦有当和而和，而不知寒热之多寡者何也？夫伤寒之邪，在表为寒，在里为热，在半表半里，则为寒热交界之所。然有偏于表者则寒多，偏于里者则热多，而用药须与之相称，庶阴阳和平而邪气顿解。否则寒多而益其寒，热多而助其热，药既不平，病益增剧。此非不和也，和之而不得寒热多寡之宜者也。

然又有当和而和，而不知禀质之虚实者何也？夫客邪在表，譬如贼甫入门，岂敢遽登吾堂而入吾室，必窥其堂奥空虚，乃乘隙而进。是以小柴胡用人参者，所以补正气，使正气旺则邪无所容，自然得汗而解。盖由是门入，复由是门出也。亦有表邪失汗，腠理致密，贼无出路由此而传入少阳，热气渐盛，此不关本气之虚，故有不用人参而和解自愈者，是知病有虚实，法在变通，不可误也。

然又有当和而和，而不知脏腑之燥湿者何也？如病在少阳，而口不渴，大便如常，是津液未伤，清润之药不宜太过，而半夏、生姜皆可用也。若口大渴，大便渐结，是邪气将入于阴，津液渐少，则辛燥之药可除，而花粉、瓜蒌有必用矣。所谓脏腑有燥湿之不同者此也。

然又有当和而和，而不知邪之兼并者何也？假如邪在少阳，而太阳阳明证未罢，是少阳兼表邪也，小柴胡中须加表药，仲景有柴胡加桂枝之例矣。又如邪在少阳，而兼里热，则便闭、谵语、燥渴之症生，小柴胡中须兼里药，仲景有柴胡加芒硝之例矣。又三阳合病，合目则汗，面垢谵语，遗尿者，用白虎汤和解之。盖三阳同病必连胃腑，故以辛凉之药，内清本腑、外彻肌肤，令三经之邪一同解散，是又专以清剂为和矣。所谓邪有兼并者此也。

由是推之，有清而和者，有温而和者，有消而和者，有补而和者，有燥而和者，有润而和者，有兼表而和者，有兼攻而和者。和之义则一，而和之法变化无穷焉。知斯意者，则温热之治，瘟疫之方，时行疫疟，皆从此推广之，不难应手而愈矣。世人漫曰和解，而不能尽其和之法，将有增气助邪，而益其争，坚其病者，和云乎哉！

## 论 下 法

下者，攻也，攻其邪也。病在表，则汗之；在半表半里，则和之；病在里，则下之而已。然有当下不下误人者，有不当下而下误人者。有当下不可下，而妄下之误人者，有当下不可下，而又不可以不下，下之不得其法以误人者。有当下而下之不知浅深，不分便溺与蓄血，不论汤丸以误人者。又杂症中，不别寒热、积滞、痰、水、虫、血、痈脓以误人者，是不可不察也。

何谓当下不下？仲景云：少阴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干者，急下之。少阴病，六七日，腹满不大便者，急下之。下利，脉滑数，不欲食，按之心下硬者，有宿食也，急下之。阳明病，谵语，不能食，胃中有燥屎也，可下之。阳明病，发热汗多者，急下之。少阴病，下利清水，色纯青，心下必痛，口干燥者，急下之。伤寒六七日，目中不了了，睛不和，无表证，大便难者，急下之。此皆在当下之例，若失时不下，则津液枯竭，身如槁木，势难挽回矣。

然又有不当下而下者何也？如伤寒表证未罢，病在阳也，下之则成结胸。病邪虽已入里，而散漫于三阴经络之间，尚未结实，若遽下之，亦成痞气。况有阴结之症，大便反硬，得温则行，如开冰解冻之象；又杂症中，有高年血燥不行者，有新产血枯不行者，有病后亡津液者，有亡血者，有日久不更衣，腹无所苦，别无他症者，若误下之，变症蜂起矣。所谓不当下而下者此也。

然又有当下不可下者何也？病有热邪传里，已成可下之证，而其人脐之上、下、左、右，或有动气，则不可以下。经云：动气在右，不可下，下之则津液内竭，咽燥鼻干，头眩心悸也。动气在左，不可下，下之则腹内拘急，食不下，动气更剧，虽有身热，卧则欲踡。动气在上，不可下，下之则掌握烦热，身浮汗泄，欲得水自灌。动气在下，不可下，下之则腹满头眩，食则清谷，心下痞也。又咽中闭塞者不可下，下之则下轻上重，水浆不入，踡卧，身疼，下利日数十行。又脉微弱者不可下。脉浮大，按之无力者，不可下。脉迟者不可下。喘而胸满者不可下。欲吐、欲呕者不可下。病人阳气素微者不可下，下之则呃。病人平素胃弱，不能食者，不可下。病中能食，胃无燥屎者，不可下。小便清者不可下。病人腹满时减，复如故者，不可下。若误下之，变症百出矣。所谓当下不可下，而妄下误人者此也。

然有当下不可下，而又不得不下者，何也？夫以羸弱之人，虚细之脉，一旦而热邪乘之，是为正虚邪盛，最难措手。古人有清法焉，有润法焉，有导法焉，有少少微和之法焉，有先补后攻，先攻后补之法焉，有攻补并行之法焉，不可不讲也。如三黄解毒，清之也。麻仁梨汁，润之也。蜜煎、猪胆汁、土瓜根导之也。凉膈散、大柴胡，少少和之也。更有脉虚体弱不能胜任者，则先补之而后攻之，或暂攻之而随补之，或以人参汤，送下三黄枳朮丸。又或以人参、瓜蒌、枳实，攻补并行而不相悖。盖峻剂一投，即以参、朮、归、芍维持调护于其中，俾邪气潜消而正气安固，不愧为王者之师矣。又有杂症中，大便不通，其用药之法可相参者。如老人、久病人、新产妇人，每多大便闭结之症，丹溪用四物汤，东垣用通幽汤，予尝合而酌之，而加以苁蓉、枸杞、柏子仁、芝麻、松子仁、人乳、梨汁、蜂蜜之类，随手取效。又尝于四物加升麻，及前滋润药，治老人血枯，数至圊而不能便者，往往有验，此皆委曲疏通之法。若果人虚，虽传经热邪，不妨借用，宁得猛然一往，败坏真元，至成洞泻，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所谓下之贵得其法者此也。

然又有当下而下，而不知浅深，不分便溺与蓄血，不论汤丸以误人者何也？如仲景大承气汤，必痞、满、燥、实兼全者，乃可用之。若仅痞满而未燥实者，仲景只用泻心汤。痞满兼燥而未实者，仲景只用小承气汤。除去芒硝，恐伤下焦阴血也。燥实在下而痞满轻者，仲景只用调胃承气汤。除去枳、朴，恐伤上焦阳气也。又有太阳伤风证，误下而传太阴，以致腹痛者，则用桂枝汤加芍药；大实痛者，桂枝汤加大黄，是解表之中兼攻里也。又有邪从少阳来，寒热未除，则用大柴胡汤，是和解之中兼攻里也。又结胸证，项背强，从胸至腹硬满而痛，手不可近者，仲景用大陷胸汤、丸。若不按不痛者，只用小陷胸汤。若寒食结胸，用三物白散热药攻之。又水结胸，头出汗者，用小半夏加茯苓汤。水停胁下，痛不可忍者，则用十枣汤。凡结胸阴阳二症，服药罔效，《活人》俱用枳实理中丸，应手而愈。又《河间三书》云：郁热蓄甚，神昏厥

逆，脉反滞涩，有微细欲绝之象，世俗未明造化之理，投以温药，则不可救；或者妄行攻下，致残阴暴绝，势大可危。不下亦危，宜用凉膈散合解毒汤，养阴退阳，积热借以宣散，则心胸和畅，而脉渐以生。此皆用药浅深之次第也。又如太阳症未罢，口渴，小便短涩，大便如常，此为溺涩不通之证，治用五苓散。又太阳病本，热结膀胱，其人如狂，少腹硬满而痛，小便自利者，此为蓄血下焦，宜抵当汤、丸。若蓄血轻微，但少腹急结，未至硬满者，则用桃核承气汤。或用生地四物汤，加酒洗大黄各半下之，尤为稳当。盖溺涩证，大便如常；燥粪证小便不利；蓄血证小便自利、大便色黑也。此便溺、蓄血之所由分也。血结膀胱，病势最急，则用抵当汤，稍轻者，抵当丸。结胸恶证悉具，则用大陷胸汤，稍轻者，大陷胸丸。其他荡涤肠胃，推陈致新之法，则皆用汤。古人有言，凡用下药攻邪气，汤剂胜丸散。诚以热淫于内。用汤液涤除之，为清净耳。此汤、丸之别也。

然又有杂症中，不别寒热、积滞、痰、水、虫、血、痈脓以误人者何也？东垣治伤食证，腹痛、便闭、拒按者，因于冷食，用见睍丸；因于热食，用三黄枳朮丸。若冷热互伤，则以二丸酌其所食之多寡而互用之，应手取效。又实热老痰，滚痰丸；水肿实证，神祐丸；虫积，剪红丸；血积，花蕊丹、失笑丸；肠痈，牡丹皮散，随症立方，各有攸宜，此杂症攻下之良法也。

近世庸家，不讲于法，每视下药为畏途，病者亦视下药为砒鸩，致令热症垂危，袖手旁观，委之天数，大可悲耳。昔张子和《儒门事亲》三法，即以下法为补，谓下去其邪而正气自复，谷、肉、果、菜，无往而非补养之物。虽其说未合时宜，而于治病攻邪之法正未可缺。吾愿学者仰而思之，平心而察之，得其要领，以施救济之方，将以跻斯民于寿域不难矣。

## 论 消 法

消者，去其壅也。脏腑、筋络、肌肉之间，本无此物而忽有之，必为消散，乃得其平。经云：坚者削之是已。然有当消不消误人者，有不当消而消误人者，有当消而消之不得其法以误人者，有消之而不明部分以误人者，有消之而不辨夫积聚之原，有气、血、积食、停痰、蓄水、痈脓、虫蛊、劳瘵，与夫痃癖、癥瘕、七疝、胞痹、肠覃、石瘕，以及前后二阴诸疾以误人者，是不可不审也。

凡人起居有常，饮食有节，和平恬淡，气血周流，谷神充畅，病安从来，惟夫一有不慎，则六淫外侵，七情内动，饮食停滞，邪日留止，则诸症生焉。法当及时消导，俾其速散，气行则愈耳。倘迁延日久，积气盘踞坚牢，日渐强大，有欲拔不能之势，虽有智者，亦难为力，此当消不消之过也。

然亦有不当消而消者何也？假如气虚中满，名之曰鼓，腹皮膨急，中空无物，取其形如鼓之状，而因以名之。此为败症，必须填实，庶乎可消，与蛊症之为虫为血，内实而有物者，大相径庭。又如脾虚水肿，土衰不能制水也，非补土不可；真阳大亏，火衰不能生土者，非温暖命门不可。又有脾虚食不消者，气虚不能运化而生痰者，肾虚水泛为痰者，血枯而经水断绝者，皆非消导所可行，而或妄用之，误人多矣。所谓不当消而消者此也。

然又有当消而消之不得其法者何也？夫积聚、癥瘕之症，有初、中、末之三法焉。当其邪气初客，所积未坚，则先消之而后和之。及其所积日久，气郁渐深，湿热相生，块因渐大，法从中治，当祛湿热之邪，削之、软之以底于平。但邪气久客，正气必虚，须以补泻迭相为用，如薛立斋用归脾汤，送下芦荟丸。予亦尝用五味异功散，佐以和中丸，皆攻补并行中治之道也。若夫块消及半，便从末治，不使攻击，但补其气、调其血、导达其经脉，俾荣卫流通而块自消矣。凡攻病之药，皆损气血，不可过也，此消之之法也。

然又有消之而不明部分者何也？心、肝、脾、肺、肾，分布五方，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胆与膻中，皆附丽有常所，而皮毛、肌肉、筋骨，各有浅深，凡用汤、丸、膏、散，必须按其部分，而君、臣、佐、使，驾驭有方，使不得移，则病处当之，不至诛伐无过矣。此医门第一义也，而于消法为尤要。不明乎此，而妄行克削，则病未消而元气已消，其害可胜言哉！况乎积聚之原，有气、血、食积，停痰、蓄水、痈脓、虫蛊、劳瘵，与夫痃癖、癥瘕、七疝、胞痹、肠覃、石瘕，以及前后二阴诸疾，各各不同，若不明辨，为害非轻。予因约略而指数之。

夫积者，成于五脏，推之不移者也。聚者，成于六腑，推之则移者也。其忽聚忽散者，气也。痛有定处而不散者，血也。得食则痛，嗳腐吞酸者，食积也。腹有块，按之而软者，痰也。先足肿，后及腹者，水也。先腹满，后及四肢者，胀也。痛引两胁，咳而吐涎者，停饮也。咳而胸痛，吐脓腥臭者，肺痈也。当胃而痛，呕而吐脓者，胃脘痈也。当脐而痛，小便如淋，转侧作水声者，肠痈也。憎寒壮热，饮食如常，身有痛，偏着一处者，外痈也。病人嗜食甘甜、或异物，饥时则痛，唇之上下有白斑点者，虫也。虫有九，湿热所生，而为蛇、为鳖，则血之所成也。胡以知为蛇鳖？腹中如有物，动而痛不可忍，吃血故也。又岭南之地，以蛊害人，施于饮食，他方之蛊，多因近池饮冷，阴受蛇、虺之毒也。病人咳嗽痰红，抑抑不乐，畏见人，喉痒而咳剧者，劳瘵生虫也。痃如弓弦，筋病也。癖则隐癖，附骨之病也。癥则有块可征，积之类也。瘕者或有或无，痞气之类也。少腹如汤沃，小便涩者，胞痹也。痛引睾丸，疝也。女人经水自行，而腹块渐大，如怀子者，肠覃也。经水不行，而腹块渐大，并非妊者，石瘕也。有妊、无妊，可于脉之滑、涩辨之也。至于湿热下坠，则为阴菌、阴蚀、阴挺下脱、阴茎肿烂之类，而虚火内烁庚金，则为痔漏、为悬痈、为脏毒，种种见症，不一而足，务在明辨证候，按法而消之也。医者以一消字，视为泛常，而不知其变化曲折，较他法为尤难，则奈何不详稽博考，以尽济时之仁术也耶？

## 论 吐 法

吐者，治上焦也。胸次之间，咽喉之地，或有痰、食、痈脓，法当吐之。经曰：其高者因而越之是已。然有当吐不吐误人者，有不当吐而吐以误人者，有当吐不可吐而妄吐之以误人者，亦有当吐不可吐而又不可以不吐，吐之不得其法以误人者，是不可不辨也。

即如缠喉、锁喉诸症，皆风痰郁火壅塞其间，不急吐之，则胀闭难忍矣。又或食停胸膈消化弗及，无由转输，胀满疼痛者，必须吐之，否则胸高满闷，变症莫测矣。又有停痰蓄饮，阻塞清道，日久生变，或妨碍饮食，或头眩心悸，或吞酸嗳腐，手足麻痹，种种不齐，宜用吐法导祛其痰，诸症如失。又有胃脘痈，呕吐脓血者，经云：呕家有脓，不须治呕，脓尽自愈。凡此皆当吐而吐者也。

然亦有不当吐而吐者何也？如少阳中风，胸满而烦，此邪气而非有物，不可吐，吐则惊悸也。又少阴病，始得之，手足厥冷，饮食入口则吐，此膈上有寒饮，不可吐也。病在太阳，不可吐，吐之则不能食，反生内烦。虽曰吐中有散，然邪气不除，已为小逆也。此不当吐而吐者也。

然又有当吐不可吐者何也？盖凡病用吐，必察其病之虚实；因人取吐，先察其人之性情，不可误也。夫病在上焦可吐之症，而其人病势危笃，或老弱气衰者，或体质素虚，脉息微弱者，妇人新产者，自吐不止者，诸亡血者，有动气者，四肢厥冷，冷汗自出者，皆不可吐，吐之则为逆候，此因其虚而禁吐也。若夫病久之人，宿积已深，一行吐法，心火自降，相火必强，设犯房劳，转生虚症，反难救药。更须戒怒凝神，调息静养，越三旬而出户，方为合法。若其人性气刚暴，好怒喜淫，不守禁忌，将何恃以无恐？此又因性情而禁吐也。所谓当吐不可吐者此也。

然有不可吐，而又不得不吐者何也？病人脉滑大，胸膈停痰，胃脘积食，非吐不除，食用瓜蒂散与橘红淡盐汤，痰以二陈汤，用指探喉中而出之。体质极虚者，或以桔梗煎汤代之，斯为稳当。而予更有法焉，予尝治寒痰闭塞，厥逆 昏沉者，用半夏、橘红各八钱，浓煎半杯，和姜汁成一杯，频频灌之，痰随药出，则拭之，随灌随吐，随吐随灌，少顷痰开药下，其人即苏。如此者甚众。又尝治风邪中脏将脱之证，其人张口痰鸣，声如曳锯，溲便自遗者，更难任吐，而稀涎、皂角等药，既不可用，亦不暇用，因以大剂参、附、姜、夏，浓煎灌之，药随痰出，则拭之，随灌随吐，随吐随灌，久之药力下咽，胸膈流通，参、附大进，立至数两，其人渐苏，一月之间参药数斤，遂至平复，如此者又众。又尝治风痰热闭之症，以牛黄丸，灌如前法。颈疽内攻，药不得入者，以苏合香丸，灌如前法。风热不语者，以解语丹，灌如前法。中暑不醒者，以消暑丸，灌如前法。中恶不醒者，以前项橘、半、姜汁，灌如前法。魇梦不醒者，以莲须、葱白煎酒，灌如前法。自缢不醒者，以肉桂三钱煎水，灌如前法。喉闭喉风，以杜牛膝捣汁，雄黄丸等，灌如前法，俱获全安，如此者又众。更有牙关紧急，闭塞不通者，以搐鼻散，吹鼻取嚏，嚏出牙开，或痰或食，随吐而出，其人遂苏，如此者尤众。盖因证用药，随药取吐，不吐之吐，其意更深。此皆古人之成法，而予稍为变通者也。昔仲景治胸痛不能食，按之反有涎吐，下利日数十行，吐之利则止，是以吐痰止利也。丹溪治妊妇转脬，小便不通，用补中益气汤，随服而探吐之，往往有验，是以吐法通小便也。华陀以醋蒜吐蛇，河间以狗油、雄黄同瓜蒂吐虫而通膈，丹溪又以韭汁去瘀血以治前症。由此观之，症在危疑之际，古人恒以涌剂，尽其神化莫测之用，况于显然易见者乎！则甚矣！吐法之宜讲也。

近世医者，每将此法置之高阁，亦似汗下之外，并无吐法，以致病中常有自呕、自吐而为顺症者，见者惊，闻者骇，医家亦不论虚实而亟亟止之，反成坏病，害人多矣。吁，可不畏哉！

## 论 清 法

清者，清其热也。脏腑有热，则清之。经云：热者寒之，是已。然有当清不清误人者，有不当清而清误人者，有当清而清之不分内伤、外感以误人者，有当清而清之不量其人、不量其证以误人者，是不可不察也。

夫六淫之邪，除中寒、寒湿外，皆不免于病热。热气熏蒸，或见于口舌、唇齿之间，或见于口渴、便溺之际，灼知其热而不清，则斑黄狂乱，厥逆吐衄，诸症丛生，不一而足。此当清不清之误也。

然又有不当清而清者何也？有如劳力辛苦之人，中气大虚，发热倦怠，心烦溺赤，名曰虚火，盖春生之令不行，无阳以护其荣卫，与外感热证，相隔霄壤。又有阴虚劳瘵之证，日晡潮热，与夫产后血虚，发热烦躁，证象白虎，误服白虎者难救。更有命门火衰，浮阳上泛，有似于火者。又有阴盛隔阳，假热之证，其人面赤狂躁，欲坐卧泥水中，或数日不大便，或舌黑而润，或脉反洪大，峥峥然鼓击于指下，按之豁然而空者，或口渴欲得冷饮而不能下，或因下元虚冷，频饮热汤以自救，世俗不识，误投凉药，下咽即危矣。此不当清而清之误也。

然又有清之而不分内伤、外感者何也？盖风寒闭火，则散而清之，经云：火郁发之是也。暑热伤气，则补而清之，东垣清暑益气汤是也。湿热之火，则或散、或渗、或下而清之，开鬼门、清净府、除陈莝是也。燥热之火，则润而清之，通大便也。伤食积热，则消而清之，食去火自平也。惟夫伤寒传入胃腑，热势如蒸，自汗口渴，饮冷而能消水者，借非白虎汤之类，鲜克有济也。更有阳盛拒阴之证，清药不入，到口随吐，则以姜汁些少为引，或姜制黄连反佐以取之，所谓寒因热用是也。此外感实火之清法也。若夫七情气结，喜、忧、怒、思、悲、恐、惊，互相感触，火从内发，丹溪

治以越鞠丸，开六郁也。立斋主以逍遥散，调肝气也，意以一方治木郁而诸郁皆解也。然经云：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逍遥一方，以之治气上、气结者，固为相宜，而于气缓、气消、气乱、气下之证，恐犹未合。盖气虚者，必补其气。血虚者，必滋其血。气旺血充而七情之火悠焉以平。至若真阴不足，而火上炎者，壮水之主以镇阳光。真阳不足，而火上炎者，引火归原以导龙入海。此内伤虚火之治法也。或者曰：病因于火，而以热药治之，何也？不知外感之火，邪火也，人火也，有形之火，后天之火也，得水则灭，故可以水折。内伤之火，虚火也，龙雷之火也，无形之火，先天之火也，得水则炎，故不可以水折，譬如龙得水而愈奋飞，雷因雨而益震动，阴蒙沉晦之气，光焰烛天，必俟云收日出而龙雷各归其宅耳。是以虚火可补而不可泻也。其有专用参芪，而不用八味者，因其穴宅无寒也。其有专用六味，而不用桂附者，因其穴宅无水也。补则同，而引之者稍不同耳。盖外感之火，以凉为清。内伤之火，以补为清也。

然又有清之而不量其人者何也？夫以壮实之人，而患实热之病。清之稍重，尚为无碍。若本体素虚，脏腑本寒，饮食素少，肠胃虚滑，或产后、病后、房室之后，即有热证，亦宜少少用之，宁可不足，不使有余；或余热未清，即以轻药代之，庶几病去人安，倘清剂过多，则疗热未已而寒生矣。此清之贵量其人也。

然又有清之不量其证者何也？夫以大热之证，而清剂太微，则病不除，微热之证，而清剂太过，则寒证即至，但不及犹可再清，太过则将医药矣。且凡病清之而不去者，犹有法焉，壮水是也。王太仆云：大热而甚，寒之不寒，是无水也，当滋其肾。肾水者，天真之水也，取我天真之水以制外邪，何邪不服？何热不除？而又何必沾沾于寒凉，以滋罪戾乎！由是观之，外感之火，尚当滋水以制之，而内伤者更可知矣。大抵清火之药，不可久恃，必归本于滋阴。滋阴之法，又不能开胃扶脾，以恢复元气，则参、苓、芪、朮，亦当酌量而用。非曰清后必补，但元气无亏者，可以不补；元气有亏，必须补之。俟其饮食渐进，精神爽慧，然后止药可也。此清之贵量其证也。总而言之，有外感之火，有内伤之火，外感为实，内伤为虚，来路不同，治法迥别，宁曰热者寒之，遂足以毕医家之能事也乎！

## 论 温 法

温者，温其中也。脏受寒侵，必须温剂。经云：寒者热之，是已。然有当温不温误人者，即有不当温而温以误人者，有当温而温之不得其法以误人者，有当温而温之不量其人、不量其证与其时以误人者，是不可不审也。

天地杀厉之气，莫甚于伤寒，其自表而入者，初时即行温散，则病自除。若不由表入，而直中阴经者，名曰中寒。其症恶寒厥逆，口鼻气冷，或冷汗自出，呕吐泻利，或腹中急痛，厥逆无脉，下利清谷，种种寒证并见，法当温之。又或寒湿侵淫，四肢拘急，发为痛痹，亦宜温散。此当温而温者也。

然又有不当温而温者何也？如伤寒邪热传里，口燥、咽干，便闭、谵语，以及斑、黄、狂乱、衄、吐、便血诸症，其不可温，固无论矣。若乃病热已深，厥逆渐进，舌则干枯，反不知渴，又或挟热下利，神昏气弱，或脉来涩滞，反不应指，色似烟熏，形如槁木，近之无声，望之似脱，甚至血液衰耗，筋脉拘挛，但唇、口、齿、舌干燥而不可解者，此为真热假寒之候，世俗未明亢害承制之理，误投热剂，下咽即败矣。更有郁热内蓄，身反恶寒；湿热胀满，皮肤反冷；中暑烦心，脉虚自汗；燥气焚金，痿软无力者，皆不可温。又有阴虚脉细数，阳乘而吐血者，亦不可温，温之则为逆候，此所谓不当温而温者也。

然又有当温而温之不得其法者何也？假如冬令伤寒，则温而散之。冬令伤风，则温而解之。寒痰壅闭，则温而开之。冷食所伤，则温而消之。至若中寒暴痛，大便反

硬，温药不止者，则以热剂下之。时当暑月，而纳凉饮冷，暴受寒侵者，亦当温之。体虚挟寒者，温而补之。寒客中焦，理中汤温之。寒客下焦，四逆汤温之。又有阴盛格阳于外，温药不效者，则以白通汤加人尿、猪胆汁反佐以取之，经云：热因寒用是已。复有真虚挟寒，命门火衰者，必须补其真阳，太仆有言：大寒而盛，热之不热，是无火也，当补其心。此心字，指命门而言，《内经》所谓“七节之旁中有小心”是也。书曰：益心之阳，寒亦通行，滋肾之阴，热之犹可是也。然而医家有温热之温，有温存之温，参、芪、归、朮，和平之性，温存之温也，春日煦煦是也。附子、姜、桂，辛辣之性，温热之温也，夏日烈烈是也。和煦之日，人人可近，燥烈之日，非积雪凝寒，开冰解冻不可近也。更有表里皆寒之证，始用温药，里寒顿除，表邪未散，复传经络，以致始为寒中，而其后转变为热中者，容或有之。借非斟酌时宜，对证投剂，是先以温药救之者，继以温药贼之矣。亦有三阴直中，初无表邪，而温剂太过，遂令寒退热生，初终异辙，是不可以不谨。所谓温之贵得其法者此也。

然又有温之不量其人者何也？夫以气虚无火之人，阳气素微，一旦客寒乘之，则温剂宜重，且多服亦可无伤。若其人平素火旺，不喜辛温，或曾有阴虚失血之症，不能用温者，即中新寒，温药不宜太过，病退则止，不必尽剂，斯为克当其人矣。若论其证，寒之重者，微热不除，寒之轻者，过热则亢，且温之与补，有相兼者，有不必相兼者。虚而且寒，则兼用之。若寒而不虚，即专以温药主之。丹溪云：客寒暴痛，兼有积食者，可用桂、附，不可遽用人参。盖温即是补，予遵其法，先用姜、桂温之，审其果虚，然后以参、朮辅之，是以屡用屡验，无有差忒，此温之贵量其证也。

若论其时，盛夏之月，温剂宜轻，时值隆冬，温剂宜重。然亦有时当盛暑，而得虚寒极重之证，曾用参、附煎膏而治愈者，此舍时从证法也。譬如霜降以后，禁用白虎，然亦有阳明证，蒸热自汗，谵语烦躁，口渴饮冷者，虽当雨雪飘摇之际，亦曾用白虎治之而痊安，但不宜太过耳。此温之贵量其时，而清剂可类推已。

迩时医者，群尚温补，痛戒寒凉，且曰：阳为君子，阴为小人。又曰：阳明君子，苟有过，人必知之，诚以知之而即为补救，犹可言也。不思药以疗病，及转而疗药，则病必增剧而成危险之候，又况桂枝下咽，阳盛则殆；承气入胃，阴盛以败。安危之机，祸如反掌，每多救援弗及之处，仁者鉴此，顾不痛欤！吾愿医者，精思审处，晰理不差于毫厘，用药悉归于中正，俾偏阴偏阳之药，无往不底于中和，斯为善治。噫！可不勉哉！

## 论 补 法

补者，补其虚也。经曰：不能治其虚，安问其余。又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又曰：精气夺则虚。又曰：虚者补也。补之为义，大矣哉！然有当补不补，误人者；有不当补而补，误人者；亦有当补而不分气血，不辨寒热，不识开合，不知缓急，不分五脏，不明根本，不深求调摄之方以误人者。是不可不讲也。

何谓当补不补？夫虚者，损之渐，损者，虚之积也。初时不觉，久则病成。假如阳虚不补，则气日消。阴虚不补，则血日耗。消且耗焉，则天真荣卫之气渐绝，而亏损成矣，虽欲补之，将何及矣。又有大虚之证，内实不足，外似有余，脉浮大而涩，面赤火炎，身浮头眩，烦躁不宁，此为出汗晕脱之机，更有精神浮散，彻夜不寐者，其祸尤速，法当养荣、归脾辈，加敛药以收摄元神。俾浮散之气，退藏于密，庶几可救。复有阴虚火亢，气逆上冲，不得眠者，法当滋水以制之，切忌苦寒泻火之药，反伤真气。若误清之，去生远矣。古人有言，至虚有盛候，反泻含冤者此也，此当补不补之误也。

然亦有不当补而补者何也？病有脉实证实，不能任补者，固无论矣，即其人本体素虚，而客邪初至，病势方张，若骤补之，未免闭门留寇。更有大实之症，积热在中，

脉反细涩，神昏体倦，甚至憎寒振栗，欲着复衣，酷肖虚寒之象，而其人必有唇焦口燥，便闭溺赤诸症，与真虚者相隔天渊，倘不明辨精切，误投补剂，陋矣。古人有言，大实有羸状，误补益疾者此也。此不当补而补之之误也。

然亦有当补而补之不分气、血，不辨寒、热者何也？经曰：气主煦之，血主濡之。气用四君子汤，凡一切补血药，皆从此出也。血用四物汤，凡一切补血药，皆从此出也。然而少火者，生气之原。丹田者，出气之海。补气而不补火者非也。不思少火生气，而壮火即食气，譬如伤暑之人，四肢无力；湿热成痿，不能举动者，火伤气也。人知补火可以益气，而不知清火亦所以益气，补则同而寒、热不同也。又如血热之症，宜补血、行血以清之，血寒之症，宜温经养血以和之。立斋治法，血热而吐者，谓之阳乘阴，热迫血而妄行也，治用四生丸、六味汤；血寒而吐者，谓之阴乘阳，如天寒地冻，水凝成冰也，治用理中汤加当归。医家常须识此，勿令误也。更有去血过多，成升斗者，无分寒热，皆当补益，所谓血脱者益其气，乃阳生阴长之至理。盖有形之血，不能速生，无形之气，所当急固。以无形生有形，先天造化，本如是耳。此气血、寒热之分也。

然又有补之而不识开合、不知缓急者何也？天地之理，有合必有开，用药之机，有补必有泻，如补中汤用参芪，必用陈皮以开之；六味汤用熟地，即用泽泻以导之，古人用药，补正必兼泻邪，邪去则补自得力。又况虚中挟邪，正当开其一面，戢我人民，攻彼贼寇，或纵或擒，有收有放，庶几贼退民安，而国本坚固，更须酌其邪正之强弱，而用药多寡得宜，方为合法。是以古方中，有补、散并行者，参苏饮、益气汤是也。有消、补并行者，枳术丸、理中丸是也。有攻、补并行者，泻心汤、硝石丸是也。有温、补并行者，治中汤、参附汤是也。有清、补并行者，参连饮、人参白虎汤是也。更有当峻补者，有当缓补者，有当平补者。如极虚之人，垂危之病，非大剂汤液，不能挽回。予尝用参、附煎膏，日服数两，而救阳微将脱之证。又尝用参、麦煎膏，服至数两，而救津液将枯之证。亦有无力服参，而以芪、朮代之者。随时处治，往往有功。至于病邪未尽，元气虽虚，不任重补，则从容和缓以补之，相其机宜，循序渐进，脉症相安，渐为减药，谷肉果菜，食养尽之，以底于平康。其有体质素虚，别无大寒、大热之证，欲服丸散以葆真元者，则用平和之药，调理气血，不敢妄使偏僻之方，久而争胜，反有伤也。此开合、缓急之意也。

然又有补之而不分五脏者何也？夫五脏有正补之法，有相生而补之之法。《难经》曰：损其肺者，益其气；损其心者，和其荣卫；损其脾者，调其饮食、适其寒温；损其肝者，缓其中；损其肾者，益其精：此正补也。又如肺虚者补脾，土生金也；脾虚者补命门，火生土也；心虚者补肝，木生火也；肝虚者补肾，水生木也；肾虚者补肺，金生水也：此相生而补之也而予更有根本之说焉，胚胎始兆，形骸未成，先生两肾，肾者、先天之根本也。囟地一声，一事未知，先求乳食，是脾者、后天之根本也。然而先天之中，有水有火，水曰真阴，火曰真阳。名之曰真，则非气、非血、而为气血之母。生身生命全赖乎此。周子曰：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凝然不动，感而遂通，随吾神以为往来者此也。古人深知此理，用六味滋水，八味补火，十补、斑龙，水火兼济，法非不善矣。然而以假补真，必其真者，未曾尽丧，庶几有效。若先天祖气荡然无存，虽有灵芝，亦难续命，而况庶草乎！至于后天根本，尤当培养，不可忽视。经曰：安谷则昌，绝谷则危。又云：粥浆入胃，则虚者活。古人诊脉，必曰胃气。制方则曰补中，又曰归脾、健脾者，良有以也。夫饮食入胃，分布五脏，灌溉周身，如兵家之粮饷，民间之烟火，一有不继，兵民离散矣。然而因饿致病者固多，而因伤致病者，亦复不少。过嗜肥甘则痰生，过嗜醇酿则饮积，瓜果乳酥，湿从内受，发为肿满泻利。五味偏啖，久而增气，皆令夭殃。可不慎哉！是知脾肾两脏，皆为根本，不

可偏废。古人或谓补脾不如补肾者，以命门之火，可生脾土也；或谓补肾不如补脾者，以饮食之精，自能下注于肾也。须知脾弱而肾不虚者，则补脾为亟，肾弱而脾不虚者，则补肾为先，若脾肾两虚，则并补之。药既补矣，更加摄养有方，斯为善道。谚有之曰：药补不如食补。我则曰：食补不如精补，精补不如神补。节饮食，惜精神，用药得宜，病有不痊焉者寡矣！

## 伤寒纲领

凡看伤寒，以传经直中四字为纲领。传经者，由太阳传阳明，由阳明传少阳，由少阳传太阴，由太阴传少阴，由少阴传厥阴。此名循经传也。亦有越经传者，如寒邪初客太阳，有不传阳明而径传少阳者，有不传阳明经而径入阳明腑者。亦有由阳明不传少阳而径入本腑者，亦有少阳不传三阴而径入胃腑者，亦有传一、二经而止者，亦有始终只在一经者。虽所传各各不同，其为传经则一也。若夫直中者，谓不由阳经传入而径中三阴者也。中太阴，则病浅。中少阴，则病深。中厥阴，则愈深矣。此其所当急温也。夫传经之邪，在表为寒，入里即为热证，不比直中之邪，则但寒而无热也。先明传经直中，庶寒、热之剂，不至混投矣。仲景三阴条下，混同立言，而昧者不察，无怪其意乱心迷也乎？

## 伤寒主治四字论

伤寒主治四字者，表、里、寒、热也。太阳、阳明为表，太阴、少阴、厥阴为里，少阳居表里之间，谓之半表半里。凡伤寒自阳经传入者，为热邪。不由阳经传入，而直入阴经者谓之中寒，则为寒邪。此皆前人要旨也，而予更即表、里、寒、热四字，举八言以晰之，任伤寒千变万化，总不出此。夫伤寒症，有表寒，有里寒，有表热，有里热，有表里皆热，有表里皆寒，有表寒里热，有表热里寒。何谓表寒？伤寒初客太阳，头痛发热而恶寒者，名曰外感，经所谓“体若燔炭，汗出而散”者是也。阳明解肌，少阳和解，其理一也。何谓里寒？凡伤寒不由阳经传入，而直入阴经，手足厥冷，脉微细，下利清谷者，名曰中寒，仲景所谓急温之，宜四逆汤者是也。何谓表热？凡人冬不藏精，微寒袭于肌肉之间，酝酿成热，至春感温气而发者曰温病，至夏感热气而发者曰热病。其症头痛发热，与正伤寒同，但不恶寒而口渴，与正伤寒异耳。《伤寒赋》云：温热发于春夏，务须柴葛以解肌。言病邪在表，故用柴葛，肌肉韫热，故用黄芩、知母以佐之，此活法也。何谓里热？凡伤寒渐次传里，与夫春温夏热之症，热邪入里，皆为里热。其在太阴，则津液少，少阴则咽干口燥，厥阴则消渴。仲景所谓急下之，而用大柴胡、三承气者是也。何谓表里皆热？如伤寒阳明证，传于本腑，外而肌肉，内而胃腑，热气熏蒸，口渴谵语，此散漫之热，邪未结聚，治用白虎汤，外透肌肤，内清腑脏，俾表里两解，不比邪热结实，专在肠胃可下而愈也。正伤寒有此，而温热之病，更多有此，不可不察。何谓表里皆寒？凡伤寒表受寒邪，更兼直中于里，此为两感寒证。仲景用麻黄附子细辛汤是也。何谓表寒里热？如两感热证，一曰太阳与少阴同病，二曰阳明与太阴同病，三曰少阳与厥阴同病。三阳为寒，三阴已成热证，岂非表寒而里热乎？亦有火郁在内，而加以外感，亦为表寒里热之候。更有火亢已极，反兼水化，内热闭结而外有恶寒之状者，其表似寒而里实热，误投热剂，下咽即败矣。何谓表热里寒？如人本体虚寒，而外感温热之邪，此为标热本寒，清剂不宜太过。更有阴寒在下，逼其无根失守之火，发扬于上，肌肤大热，欲坐卧泥水之中，其表似热，其里实寒，误投寒剂，入胃即危矣。伤寒变证，万有不齐，而总不外乎表、里、寒、热四字。其表里寒热，变化莫测，而总不出此八言以为纲领。予寝食于兹者，三十年矣。得之于心，应之于手，今特指出而发明之，学者其可不尽心乎！

# 经腑论

夫经者，径也，行于皮之内，肉之中者也。腑者，器也，所以盛水谷者也。伤寒诸书，以经为腑，以腑为经，混同立言，惑人滋甚，吾特设经腑论而详辨之。夫邪之在三阳也，有太阳之经，有阳明之经，有少阳之经，凡三阳在经之邪，未入腑者，可汗而已。邪之在阴也，有太阴之经，有少阴之经，有厥阴之经。凡三阴之邪，已入腑者，可下而已。所谓入腑之腑，指阳明胃腑而言也。三阳、三阴之邪，一入胃腑，则无复传矣。胃者、土也。万物归土之义也。《伤寒论》云：有太阳阳明，有正阳阳明，有少阳阳明。此阳明即胃腑，非阳明之经也。假令邪在太阳，不传阳明经而径入胃腑者，名曰太阳阳明。邪在阳明经，不传少阳而自入本腑者，名曰正阳阳明。邪在少阳经，不传三阴而径入胃腑者，名曰少阳阳明。凡三阳之邪，已入胃腑，俱下之勿疑矣。

虽然，三阳入腑，人所共知，三阴入腑，鲜或能识。夫三阳之经，去腑尚远，三阴之经，与腑为近，然既曰经，则犹在径路之间，而未尝归并于一处也。《伤寒论》云：太阴病，脉浮者，可发汗，宜桂枝汤。少阴中风，脉阳微阴浮者，为欲愈。厥阴中风，脉微浮为欲愈，不浮为未愈。俱言邪在于经，故有还表向汗之时，若既入腑则无外出之路，惟有通其大便，令邪从内出也。此大、小承气、调胃承气所由设也。然则以白虎汤治腑病，何谓也？夫以白虎治腑病者，乃三阳之邪，初入胃腑，表里皆热，邪未结聚，热势散漫，而无胃实不大便之证，故用白虎汤内清胃腑，外透肌肤，令表里两解。若邪已结聚，如太阴之大实痛，少阴之咽干口燥、下利青黄水、心下硬，厥阴之烦满囊缩，白虎不中与也，亦惟下之而已矣。此无他，经腑既明，则施治不致差舛。

然则太阳之邪，自入本腑，何谓也？太阳之腑，膀胱是也。膀胱主盛溺，太阳病盛，则遗邪于腑，而为口渴、溺赤之症。外显太阳病，而兼有此症者，名曰太阳传本。当用五苓散，以桂枝解外邪，以猪苓、泽泻等药，通其小便而愈也。

或问：阳邪入阴，复有还表向汗之时，其信然乎？予曰：古人之言，岂欺我哉！夫经、径也，犹路径然。三阳之邪既有路以达三阴，三阴之邪，即有路以返三阳，此循环之至理，非若邪入腑中，更无外出之路也。尝见病人体质素厚，有传经尽而自愈者，皆由汗解也。《伤寒论》云：其不再传经，不加异气者，七日太阳病衰，头痛稍愈。八日阳明病衰，身热稍歇。九日少阳病衰，耳聋微闻。十日太阴病衰，腹减思食。十一日少阴病衰，渴止，舌干已而嚏也。十二日厥阴病衰，囊纵，小腹微下，大气皆去，病人精神爽慧也。由是观之，岂非经尽而愈，还表向汗之明验乎？

或曰：阴不得有汗，今太阴脉浮，用桂枝汤，然则三阴亦可汗解欤？桂枝汤，将为太阴正药欤？余曰：不然。读仲景书，举一隅当以三隅反，不可执一而论也。夫邪已入里而复发其表，是增其热矣，故曰阴不得有汗。邪虽入里，而复返乎表，是邪外出矣，故曰还阳而向汗。夫桂枝汤，太阳伤风药也，今太阴用桂枝者，实由太阳伤风，为医误下而传入太阴者也。太阴脉当沉，今反浮，是证在太阴，脉在太阳，则太阳之邪，未尽入于阴，太阴之邪，大有还阳向汗之势，故用桂枝汤以彻散之，令其从太阳来者，仍自太阳出也。推而论之，若从太阳伤寒来，得伤寒脉，则桂枝可易麻黄，仲景麻黄石膏汤之意可推也。若从阳明来，得阳明脉，则桂枝可易葛根，仲景葛根黄连黄芩汤之意可推也。若从少阳来，得少阳脉，则桂枝可易柴胡，是以大柴胡汤为少阳传入太阴之的方也。然必腹中实痛，乃为脾邪干胃，可用大黄下之。否则只于本方，加芍药以和之而已。《伤寒论》云：本太阳证，为医误下，传入太阴而腹痛者，桂枝汤加芍药，大实痛者，桂枝汤加大黄，亦此意也。太阴如此，少阴、厥阴何独不然。仲景少阴篇内，以四逆散治阳厥，方用柴胡、黄芩、甘草、枳实者，人皆不得其解，岂少阴亦用柴胡散之欤？诚以热邪传里，游行于少阴经络之间，尚未结聚成实，内陷于胃

腑之中，则用黄芩、甘草以清传经之热邪，用枳实以导胃中之宿滞，使邪气不得乘机而内合，以作胃实不大便之证，更用柴胡疏通三阳之路，俾其从此来者，仍从此出，不必扰动中宫，而病势已解，此仲景用药之微权，而其用心亦良苦矣。愚不自揣，每遇阳邪入阴，尚未结实之证，仿古人三黄解毒之意，而加以石膏、柴胡、丹皮之属，往往获效。盖三黄以除三阴之热邪，用石膏以守阳明之中路，加柴胡者亦望其返之故道，而还阳向汗也。大抵伤寒治法，急于解表而缓于攻里。非惟三阳之邪，务从表散，既三阴未结之邪，犹且徘徊观望，冀其还阳而之表。必俟邪气结实，乃用承气汤攻下之。且戒曰：欲行大承气，先与小承气，腹中转矢气者，方与大承气汤，若不转矢气，慎未可再攻。兢兢然不苟下也有如此。仲景又云：病发于阳，而反下之，热入因作结胸；病发于阴而下之，因作痞。热入者，言入胃也。三阴下早，虽不至成结胸，而已不免为痞气矣。噫嘻！经腑之间，焉可以不辨哉！

## 阴证有三说

世人论伤寒，辄曰阴证，而不知有三说也。有传经之阴证，阴中之热证也。有直中之阴证，阴中之寒证也。有房室之阴证，阴中之虚证也。既犯房室而得热证，则灼热极甚；犯房室而得寒证，则阴寒极甚。热之甚，清剂宜轻；寒之甚，温剂宜重。斯无弊耳，乃世人混称夹阴，而医者漫不加察，反从而和之。噫，陋矣！

## 论　疫

时疫之症，来路两条，去路三条，治法五条，尽矣。何谓来路两条？疫有在天者，有在人者。如春应温而反寒，夏应热而反凉，秋应凉而反热，冬应寒而反温，非其时而有其气，在天之疫，皆从经络而入，或为头痛、发热、咳嗽，或为颈肿、发颐、大头天行之类，斯在天之疫也。若夫一人之病，染及一室，一室之病，染及一乡，一乡之病，染及合邑，此乃病之秽气相传染，其气息俱从口鼻而入，其见症，憎寒壮热，胸膈满闷，口吐黄涎，乃在人之疫以气相感，与天无涉。所谓来路两条者此也。

夫在天之疫，从经络而入，宜分寒、热，用辛温、辛凉之药以散邪，如香苏散、普济消毒饮之类，俾其从经络入者仍从经络出也。在人之疫，从口鼻而入，宜用芳香之药以解秽，如神术散、藿香正气散之类，俾其从口鼻入者仍从口鼻出也。至于经络、口鼻所受之邪，传入脏腑，渐至潮热谵语，腹满胀痛，是为毒气归内，非疏通肠胃无由以解其毒，法当下之。其大便自行者，则清之。下后而余热不尽者，亦清之，须令脏腑之邪从大便出也。所谓去路三条者此也。

夫发散、解秽、清中、攻下，共四法耳，而谓治法有五，何也？大抵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体虚受邪，必须以补法驾驭其间，始能收效万全，如气虚补气，血虚补血，古人所用参苏饮、人参白虎汤、人参败毒散、黄龙汤、四顺清凉饮，方内有人参、当归，其意可想而知矣于前四法中加以补法，乃能左右咸宜，纵横如意，邪气退而元气安、所谓治法五条者此也。熟此五法，而融会贯通，其于治疫也，何难之有？

## 六气相杂须辨论

世间之病，人皆曰伤寒最难，而非难也，难莫难于六气之相杂而互至耳。六气者，风、寒、暑、湿、燥、火是也。然冬月致病只三字，风、寒、火是也。春兼四字，风、寒、湿、火是也。夏兼五字，风、寒、暑、湿、火是也。秋只四字，风、寒、燥、火是也。其有非时之燥湿，则又天之变气也。大抵气愈杂则其治愈难，吾姑即夏间之五气而明辩之。五气既明，则其少者不烦言而已解。假如脉浮缓，自汗头痛，发热而恶风者，伤风也；脉浮紧，无汗头痛，发热而恶寒者，伤寒也。此随时感冒，虽在暑月，亦

必有之。亦有纳凉饮冷，脏受寒侵，遂至呕吐痛泻，脉沉迟，手足厥冷，口鼻气冷，此乃夏月中寒之候，反因避暑太过而得之也。至于暑症，乃夏月之正病，然有伤暑、中暑、闭暑之殊。伤暑者，病之轻者也，其症汗出、身热而口渴也；中暑者，病之重也，其症汗大泄，昏闷不醒，蒸热齿燥，或烦心喘喝、妄言也；闭暑者，内伏暑气，而外为风寒闭之也，其头痛身痛，发热恶寒者，风寒也，口渴烦心者，暑也。其有霍乱吐泻而转筋者，则又因暑而停食、伏饮以致之也。然停食、伏饮，湿气也，或身重体痛，腹满胀闷，泄利无度，皆湿也。风寒暑湿，四气动而火随之，是为五气，所谓夏兼五字者以此。然而各字分见，其为治也易，五字互见，其为治也难。假如风暑相搏，名曰暑风，其症多发搐搦。暑湿相搏，名曰湿温，其症头痛自汗，谵语，身重，腹满，足胫寒。风热相搏，名曰风温，其症自汗身重，多眠，鼻息鼾，语言难出。湿气兼风，名曰风湿，湿气兼寒，名曰寒湿，其症骨节烦疼，不能自转侧。复有风寒挟湿，发为刚、柔二痉，其症口噤，身反张。更有湿热相攻，发为五痿，其症四肢痿废，不能自收持。此皆五气相兼而互见者也。又况冬月伤寒，伏藏于筋骨之间，至夏感热气而发者，名曰热病。天行不正之气，发作非时者，名曰疫气。更有病气相传染，沿门合境皆病者，斯为在人之疫，为害尤多。夫此热病、疫病，传之脏腑，大便不通，则燥气随之，是五气之中，复兼六气矣。更有体虚、劳倦、注夏等病，纷纭交错于其间，若不明辨亲切，孟浪投剂，伤生非浅。奈何医者一见发热，不问是暑、是湿，概行表散，散之不效，随用和解，解之不去，随用清凉，凉之不效，继以补益，其中有幸全者，则引为己功，而倾危乍至，则委之天数。岂知致病之初，认证投药，取效甚易，及其日久病深，败证悉具，虽有善者，亦莫如之何也已！予不自揣，特著此论先指夏间五气而发明之，庶纷纭错杂之症，不至混淆，则触目洞然，施治如法，亦救世之一端耳。嗟乎！五气既明，多者已辨，则三气、四气之杂至者，不难辨矣。况伤寒一症，表里可分，传中可别，上、中、下三焦可凭，而又何难乎？我故曰：伤寒非难，而难于六气之相杂而互至也。

## 论 中 风

中风之症，有中腑、中脏、中血脉之殊。中腑者，中在表也，即仲景所谓太阳中风，桂枝汤之类是也。外显六经之形证，即如伤寒三阳、三阴传变之证也。其见证既与伤寒同，则其治法亦与伤寒传变无异矣。中脏者，中在里也。如不语，中心；唇缓，中脾；鼻塞，中肺；目瞀，中肝；耳聋，中肾。此乃风邪直入于里，而有闭与脱之分焉。闭者，牙关紧急，两手握固，药宜疏通开窍，热闭、牛黄丸，冷闭、橘半姜汁汤。其热闭极甚，胸满便结者，或用三化汤以攻之。脱者，口张、心绝，眼合、肝绝，手撒、脾绝，声如鼾、肺绝，遗尿、肾绝。更有发直、摇头、上撺、面赤如妆、汗出如珠，皆为脱绝之证。此际须用理中汤，加参两余，以温补元气。若寒痰阻塞，或用三生饮加人参以灌之，庶救十中之二三。中血脉者，中在半表半里也，如口眼㖞斜，半身不遂之属是也，药宜和解，用大秦艽汤加竹沥、姜汁、钩藤主之，而有气与血之分。气虚者，偏于右，佐以四君子汤。血虚者，偏于左，倍用四物汤。气血俱虚者，左右并病，佐以八珍汤。此治中风之大法也。

## 中风寒热辨

或谓：寒邪中脏，一于寒也；风邪中脏，而有寒、有热，何也？愚谓寒、阴邪也，阴主静，故其中人特为寒中而已矣。风、阳邪也，阳主动，善行而数变，故其中人，或为寒中，或为热中，初无定体也。然其所以无定体者，亦因乎人之脏腑为转移耳。何者？其人脏腑素有郁热，则风乘火势，火借风威，热气拂郁，不得宣通，而风为热风

矣。其人脏腑本属虚寒，则风水相遭，寒气冷冽，水冻冰凝，真阳衰败，而风为寒风矣。为热风，多见闭证，理宜疏导为先；为寒风，多见脱证，理宜温补为急。夫同一中脏，而寒、热之别相隔千里。其中所以为热、为寒之故，举世皆不求解，则三化汤之寒，三生饮之热，何以同出于书而屹然并立？是以医道，贵精思审处而自得之，有非语言所能尽也。

## 中风不语辨

或问：不语，有心脾肾三经之异；又风寒客于会厌，亦令不语，何以辨之？愚谓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若心经不语，必昏冒全不知人，或兼直视、摇头等症，盖心不受邪，受邪则殆，此败症也。若胞络受邪，则时昏时醒，或时自喜笑。若脾经不语，则人事明白，或唇缓，口角流涎，语言蹇涩。若肾经不语，则腰足痿痹，或耳聋遗尿，以此为辨。至若风寒客于会厌，不过喊风声哑之属，口能收，舌能转，枢机皆利，但不发音耳，可用辛散而安。

## 中风类中辨证法

中风者，真中风也。类中风者，似中风而非中风也。然真中有兼类中者，类中有兼真中者，临证最难分别，不可无法以处之。大法中风之证，有中腑、中脏、中血脉之分，前论已详言矣。惟类中与真中，最宜分别，不可不审。真中风者，中于太阳，则与伤寒外感传经相符。若中血脉，必有偏枯㖞斜之证，中脏虽为在里，亦必兼有经络偏枯之证。若类中者，寒则厥冷、呕泻而暴痛也；暑则赤日中行而卒倒也；湿则痰涎壅盛而闭塞也；火则面赤、烦渴、唇燥而便闭也；食则因于过饱，而胸胀满闷也；气则因于盛怒而闭塞无音也；恶则因登冢入庙，冷屋栖迟，而卒然头面青黯也；虚则面色㿠白、鼻息轻微也。见证各殊，与真中之偏枯、㖞斜自是不同。其间或有相同者，乃真中、类中相兼也。症既相兼，必须一一辨明，察其多寡兼并之处，辨其标本缓急之情，审度得宜，用古人经验良方，随手而起矣。

## 杂症主治四字论

杂症主治四字者，气、血、痰、郁也。丹溪治法，气用四君子汤，血用四物汤，痰用二陈汤，郁用越鞠丸，参差互用，各尽其妙。薛立斋从而广之，气用补中，而参以八味，益气之源也。血用四物，而参以六味，壮水之主也。痰用二陈，而兼以六君，补脾土以胜湿，治痰之本也。郁用越鞠，而兼以逍遥，所谓以一方治木郁而诸郁皆解也。用药之妙，愈见精微。以愚论之，气虚者，宜四君辈，而气实者，则香苏、平胃之类可用也。血虚者，宜四物辈；而血实者，则手拈、失笑之类可用也。寻常之痰，可用二陈辈，而顽痰胶固致生怪症者，自非滚痰丸之类不济也。些小之郁，可用越鞠、逍遥辈，而五郁相混，以致腹膨肿满，二便不通者，自非神佑、承气之类弗济也。大抵寻常治法，取其平善，病势坚强必须峻剂以攻之，若一味退缩，则病不除。而不察脉气，不识形情，浪施攻击，为害尤烈。务在平时，将此气、血、痰、郁四字，反复讨论，曲尽其情，辨明虚实寒热，轻重缓急，一毫不爽，则临证灼然，而于治疗杂症之法，思过半矣。

## 入门看证诀

凡看症之法，先辨内伤、外感，次辨表、里，得其大概，然后切脉、问症，与我心中符合，斯用药无有不当。口鼻之气，可以察内伤、外感。身体动静，可以观表里。口鼻者，气之门户也，外感、则为邪气有余，邪有余，则口鼻之气粗，疾出疾入。内

伤、则为正气虚弱，正气虚，则口鼻之气微，徐出徐入。此决内外之大法也。动静者，表里之分也。凡发热，静而默默者，此邪在表也。若动而躁，及谵语者，此邪在里也。而里证之中，复有阴阳之分，凡病人卧，须看其向里、向外睡，仰睡、覆睡，伸脚、踡脚睡。向里者阴也，向外者阳也，仰者多热，覆者多寒，伸脚者为热，踡脚者为寒。又观其能受衣被与否。其人衣被全覆，手脚不露，身必恶寒，既恶寒，非表证即直中矣。若揭去衣被，扬手露脚，身必恶热，既恶热，邪必入腑矣。此以身体动静并占其寒热也。然又有阳极似阴，其人衣被全覆，昏昏而睡；复有阴极似阳，假渴烦躁，欲坐卧泥水中。此乃真热假寒、真寒假热之象，尤不可以不辨。

## 色

《内经》曰：脉以应月，色以应日。色者，视之易见者也。如伤风阙庭必光泽。伤寒，阙庭必暗晦。面青黑为寒，为直中阴证。紫赤为热，为传经里证。若已发汗后，面赤色盛，此表邪出不彻也，当重表之。又阴盛隔阳，合面赤色，是为戴阳之候，宜急温之，以通阳气。大抵黑色见者多凶，为病最重，黄色见者多吉，病虽重可治。经云：面黄目青，面黄目赤，面黄目白，面黄目黑者皆吉。盖黄属土，今恶证虽见，土犹未绝，故可救。若面青目赤，面赤目白，面青目黑，面黑目白，面赤目青，皆难治也，言无土色则胃气已绝。凡天庭印堂，年寿等处，黑色枯槁者凶，黄色明润者吉。然人有五色，不能齐等。经云：五色者，气之华也，赤欲如白裹朱，不欲如赭。白欲如鹅羽，不欲如盐。青欲如苍璧之泽，不欲如蓝。黄欲如罗裹雄黄，不欲如黄土。黑欲如重漆色，不欲如地苍。五色之欲者，皆取其润泽，五色之不欲者，皆恶其枯槁也。经又云：五色精微象见矣，其寿不久也。言五色固不宜枯槁，若五色之精华尽发越于外，而中无所蓄，亦非宜也。大抵五色之中，须以明润为主，而明润之中，须有蕴蓄，若一概发华于外，亦凶兆也。察色之妙，不是过矣。

## 鼻

经曰：五色决于明堂。明堂者，鼻也。故鼻头色青者，腹中痛。微黑者，有痰饮。黄色者，为湿热。白色者，为气虚。赤色者，为肺热。明亮者，为无病也。若伤寒鼻孔干燥者，乃邪热在阳明肌肉之中，久之必将衄血也。病人欲噫而不能者，寒也。鼻塞浊涕者，风热也。鼻息鼾睡者，风温也。鼻孔干燥，黑如烟煤者，阳毒热深也。鼻孔出冷气，滑而黑者，阴毒冷极也。凡病中鼻黑如煤，乃大凶之兆。若见鼻孔煽张，为肺气将绝之证也。凡产妇鼻起黑气，或鼻衄者，为胃败肺绝之危候，古方用二味参苏饮加附子以救之，多有得生者。

## 唇　口

唇者，肌肉之本，脾之华也。故视其唇之色泽，可以知病之深浅，干而焦者，为邪在肌肉。焦而红者吉，焦而黑者凶。唇口俱赤肿者，肌肉热甚也。唇口俱青黑者，冷极也。口苦者，胆热也。口甜者，脾热也。口燥咽干者，肾热也。口噤难言者，或为痉，为痰厥，为中寒，不相等也。又狐惑症，上唇有疮，为狐，虫食其脏；下唇有疮，为惑，虫食其肛也。若病中见唇舌卷，唇吻反青，环口黧黑，口张气直，或如鱼口，或气出不返，或口唇颤摇不止。皆难治也。

## 耳

耳者，肾之窍。察耳之枯润，知肾之强弱。故耳轮红润者生，枯槁者难治。薄而白，薄而黑，薄而青，或焦如炭色者，皆为肾败。若耳聋及耳中痛，皆属少阳，此邪在半表半里，当和解之。若耳聋、舌卷、唇青，此属厥阴，为最重也。

## 目

目者，五脏精华之所注，能照物者，肾水之精也。热则昏暗，水足则明察秋毫。如

常而了然者，邪未传里也。若赤、若黄，邪已入里矣。若昏暗不明，乃邪热在内，消灼肾水，肾水枯竭，故目不能朗照，急用大承气汤下之。盖寒则目清，未有寒甚而目不见者也。凡开目欲见人者，阳证也。闭目不欲见人者，阴症也。目瞑者，将衄血也。目睛黄者，将发黄也。至于目反上视，横目斜视，瞪目直视，及眼胞忽然陷下者，为五脏已绝之证也。凡杂病，忽然双目不明者，此气脱也。经云：气脱者目不明。此气虚也，丹溪用人参膏主之。经又云：脱阴者目瞀。此血脱也。邪热则下之，血虚则补之，以救肾水也，然此证已为危险之候。

## 舌

舌者，心之窍。凡伤寒症，津液如常，此邪在表而未传里也。见白胎而滑，邪在少阳，半表半里之间也。见黄胎而干燥，邪已入里，胃腑热甚也，宜下之。见黑胎芒刺，破裂干枯，邪热盛极，肾水枯涸，至重之候也，宜急下之。若舌黑津润，不破裂干燥，此直中寒证也，宜急温之。夫寒证舌黑，本色也。而热症反赤为黄，反黄为黑者，何也？盖热极反兼水化，若燔柴然，火变成炭，至危之候也。凡舌肿胀，或重舌、木舌、舌生芒刺，舌胎黄燥，皆热甚也。凡舌硬、舌强、舌短缩、舌卷、神气昏乱、语言不清者，皆危症也。又阴阳易病，吐舌数寸者，危恶已甚也。

## 身

大抵病人身轻，自能转侧者，为轻。若身体沉重，不能转侧者，为重。然中湿、风湿、感寒，皆主身重疼痛，须以兼症辨之。若阴证身重，必厥冷而踡卧，无热恶寒，闭目不欲向明，懒见人也。又阴毒身痛如被杖，身重如山而不能转侧也。大抵热则流通，身轻无痛。寒则凝塞，故身重而痛也。若手足抽搐，角弓反张者，痉也。若头重视身，此天柱骨倒而元气败也。若头摇而不止，发直如妆，头上撺，皆绝证也。凡病中循衣摸床，两手撮空，此神去而魂乱也。凡病人皮肤润泽者生，枯槁者危。若大肉尽脱，九候虽调，犹难治也。

## 胸

凡看伤寒，欲知邪之传与不传，先看目舌，次问病人胸前痛胀否。若不痛满，知邪气在表。若胀满未经下者，即半表半里证也。已下过而痛甚者，恐成结胸也。故胸者，可以知邪之传与不传也。

## 腹

腹者，至阴也。乃里证之中，可以辨邪之实与不实也。既问胸前明白，次则以手按其腹，若未痛胀者，知邪未曾入里，入里必胀痛。若邪在表及半表半里，腹焉得痛胀乎？若腹胀不减及里痛不止，此里证之实，方可攻之。若腹胀时减，痛则绵绵，此里证犹未实也。但可清之。故腹者，可以知邪之实与不实也。若直中腹痛，则不由阳经传来，此为冷气在内，脉必沉迟，急当温之。

## 小　腹

小腹者，阴中之阴，里证之里，可以知邪之必结实也。既问胸腹，后以手按其小腹，盖小腹藏糟粕之处，邪至此，必结实。若小腹未硬痛者，知非里实也。若邪已入里，小腹必硬痛。硬痛而小便自利，大便黑色，蓄血证也，宜桃仁承气攻之。若小腹绕脐硬痛，小便数而短者，燥粪证也，当以大承气攻之。若小腹胀满，大便如常，恐属溺涩而不通，宜利其小便。凡看病，先观形色。次及耳、目、口、鼻、唇、舌、身体，次问胸腹及小腹，则病证病情了然矣。

---

〔1〕“节”原脱，据程树滋堂本补。

# 卷 二

## 伤寒类伤寒辨

伤寒者，冬令感寒之正病也。类伤寒者，与伤寒相似而实不同也。世人一见发热，辄曰伤寒，率尔发表，表之不去，则以和解、清凉诸法继之，其间有对证而即愈者，有不对证而不愈者，有幸愈而垂危复生者，皆由施治之初，辨证未明也。夫有一病，即有一证，初时错治，则轻者转重，重者转危，即幸安全，性命已如悬缕，大可惧耳。予因著六气相杂须辨论，提醒斯世。兹更反复叮咛，条列于下，俾入门诊视，先取而明辨之。初剂不差，胜于救逆良多矣。学者其致思焉。

一、霜降以后，天令严寒，感之而即病者，正伤寒也。其症发热恶寒，头项痛，腰脊强，身体痛。但脉浮紧、无汗为伤寒；脉浮缓、有汗为伤风。寒用麻黄汤，风用桂枝汤。予以加味香苏散代之，随手而愈。

一、冬时感寒不即发，伏藏于肌肤，至春因温气感触而发者，曰温病。春犹不发，至夏因热气感触而后发者，曰热病。其症头痛发热，与正伤寒同，但不恶寒而口渴，与正伤寒异尔，柴葛解肌汤主之。

一、四时之中，有不头痛发热，卒然恶寒厥冷，口鼻气冷，呕吐痛泻，面青脉迟者，中寒也，姜附汤主之。

一、冬时当寒不寒，乃更温暖，因而衣被单薄，以致感寒而病者，冬温也。冬温之症，表寒内热，香苏散加清药主之。

一、夏秋之间，天时暴寒，人感之而即病者，时行寒疫也，亦有时非寒疫，而其人乘风取冷，遂至头痛发热者，名曰感冒。其见症与正伤寒略同，但较轻尔，香苏散主之。

一、夏月有病头痛身热，自汗烦渴者，伤暑也，加减香薷饮主之。暑证与热病相似，但热病初起无汗，暑病初起自汗，热病脉盛，暑病脉虚，此为异尔。然有伤暑、中暑、冒暑之别，治法详本门。

一、夏月有病头痛发热，身重腹满，谵语自汗，两胫逆冷者，湿温也。其人常伤于湿，因而中暑，暑湿相搏，名曰湿温，切忌发汗。

一、汗之名重竭，为难治，苍术白虎汤主之。按：伤寒发厥，胫冷臂亦冷；湿温发厥，胫冷臂不冷，以此为别。

一、头痛身热与伤寒同，而其人身重，默默但欲眠，鼻息鼾，语言难出，四肢不收者，风温也，不可发汗，加减葳蕤汤主之。

一、发热恶寒似伤寒，而脉细身重，不能自转侧，或头汗出者，风湿也。不呕不渴，桂枝加附子汤主之。

一、病人呕吐而利，或头痛腹痛，恶寒发热者，霍乱也，藿香正气散主之。

一、病人身热面赤，目脉赤，项强，独头摇，卒然口噤，背反僵者，痉也。无汗为刚痉；有汗为柔痉，加减续命汤主之。痉病有外感、内伤之异；有三阳、三阴之别，详见本门。

一、发热似伤寒，但身不痛，右手气口脉紧，中脘痞闷，嗳腐吞酸者，此伤食也，保和汤主之。

一、病人烦热似伤寒，而脉来虚软无力，头痛时止时作，肢体倦怠，语言懒怯者，虚烦也，补中益气汤主之。

一、病痰喘似伤寒，但胸满气急，脉弦滑者，痰也，二陈汤主之。痰亦有挟风寒而发者，宜加散剂。

一、恶寒发热，与伤寒相似，而病起自脚，两胫肿满者，脚气也。脚气不离乎湿，槟榔散主之。然亦有两足忽然枯细者，俗名干脚气，此为风燥之症，四物加牛膝、木瓜主之。

一、病人脉浮数，发热恶寒，而痛偏着一处，饮食如常者，蓄积有脓也，外痈、内痈皆见此候。何谓内痈？大抵口内咳，胸中隐隐而痛，吐唾腥臭者，肺痈也。腹皮膨急，按之则痛，便数如淋，转侧作水声者，肠痈也。胃脘隐隐而痛，手不可近，时吐脓者，胃脘痈也。书云：呕家有脓不须治呕，脓尽自愈。不可误也。

一、发热似伤寒，而其人或从高坠下，跌扑损伤，或盛怒叫呼，七情过度，或过于作劳，以致胸、腹、胁间有痛处，着而不移，手不可按者，蓄血也，泽兰汤主之，此与痈肿有别也。

以上诸证，有与伤寒相类而治法不同者，有与伤寒相似而实不同类者，亦有伤寒与杂证相兼而互至者，务在临病之初，辨明投剂，庶一匕回春，实实虚虚之祸可免矣。

## 伤寒六经见证法

六经者，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也。三阳有经、有腑，三阴有传、有中。有太阳之经，即有太阳之腑，膀胱是也。有阳明之经，即有阳明之腑，胃是也。有少阳之经，即有少阳之腑，胆是也，然胆为清净之腑，无出入之路，故治法如经也。三阴有传经者，由三阳而传入三阴，此热邪也。有直中者，初起不由阳经传入，而直中三阴，此寒邪也。兹数者，乃伤寒见证之纲领也。

## 太阳经证

太阳经病，头痛，发热，项脊强，身体痛，鼻鸣，干呕，恶风，自汗，脉浮缓者，名曰中风。宜解肌，桂枝汤主之 。若前证悉具，恶寒，无汗，脉浮紧，或喘嗽者，名曰伤寒。宜发表，麻黄汤主之。

桂枝汤方

桂 枝一钱五分（去皮） 芍药一钱五分 甘草一钱（炙） 生姜一钱五分 大枣四枚（去核）

上五味㕮咀，以水四大钟，微火煮取二钟半，去滓，温服。服已须臾，啜稀粥数升以助药力，温覆，令一时许，遍身漐漐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瘥，停后服。若不汗，更服，依前法。若病重者，一日一夜周时观之，若病症犹在者，乃服至三剂。禁生冷、粘滑、肉、面、五辛、酒 、酪等物。

麻黄汤方 此方不宜于东南，多宜于西北。西北禀厚，风气刚劲，必须此药开发，乃可疏通，实为冬令正伤寒之的剂。若东南则不可轻用，体虚脉弱者受之，恐有汗多亡阳之虑。

麻黄四钱（去节） 桂枝二钱（去皮） 甘草一钱（炙） 杏仁十二枚（泡去皮尖）

上四味，以水四大钟，先煮麻黄减二钟，去上沫，纳诸药，煮取一钟，去滓温服，复取微似汗，不须啜粥，余如桂枝汤法。

加味香苏散 有汗不得服麻黄，无汗不得服桂枝。今用此方以代前二方之用，药稳而效，亦医门之良法也。不论冬月正伤寒，及春、夏、秋三时感冒，皆可取效。其麻黄汤，若在温热之时，则不可妄用。又体虚气弱，腠理空疏者，亦不可用。其桂枝汤，乃治太阳经中风自汗之证，若里热自汗者，误用之，则危殆立至。又暑风证，有用白虎汤加桂枝者，桂枝微、石膏重，不相妨也。更有春温、夏热之证，自里达表，其症不恶寒而口渴，则不可用桂，宜另用柴葛解肌之类，或以本方加柴葛及清凉之味。大

凡一切用药，必须相天时，审地利，观风气，看体质，辨经络，问旧疾，的确对证方为良剂。

紫苏叶一钱五分　陈皮　香附各一钱二分　甘草七分（炙）　荆芥　秦艽　防风　蔓荆子各一钱　川芎五分　生姜三片

上锉一剂，水煎温服，微覆似汗。

前症若头脑痛甚者，加羌活八分，葱白二根；自汗恶风者，加桂枝、白芍各一钱，若在春夏之交，惟恐夹杂温暑之邪，不便用桂，加白朮一钱五分；若兼停食，胸膈痞闷，加山查、麦芽、卜子各一钱五分；若太阳本证未罢，更兼口渴溺涩者，此为膀胱腑证，加茯苓、木通各一钱五分；喘嗽，加桔梗、前胡一钱五分，杏仁七枚；鼻衄，或吐血，本方去生姜，加生地、赤芍、丹参、丹皮各一钱五分；咽喉肿痛加桔梗、蒡子各一钱五分，薄荷五分；便秘，加卜子、枳壳。若兼四肢厥冷，口鼻气冷，是兼中寒也，加干姜、肉桂之类，虽有表证，其散药只用一二味，不必尽方；若挟暑气，加入知母、黄芩之类；干呕发热而咳，为表有水气，加半夏、茯苓各一钱五分；时行疫疠，加苍朮四分；梅核气症，喉中如有物，吞不入，吐不出者，加桔梗、苏梗各八分；妇人经水适来，加当归、丹参；产后受风寒，加黑姜、当归，其散剂减去大半。若禀质极虚，不任发散者，更用补中兼散之法。

柴葛解肌汤　治春温夏热之病，其症发热头痛，与正伤寒同，但不恶寒而口渴，与正伤寒异耳。本方主之。

柴胡一钱二分　葛根一钱五分　赤芍一钱　甘草五分　黄芩一钱五分　知母一钱　贝母一钱　生地二钱　丹皮一钱五分

水煎服。心烦，加淡竹叶十片；谵语，加石膏三钱。

## 头　痛

问曰：头痛何以是太阳证？答曰：三阳经上至于头，皆有头痛，惟太阳经脉最长，其痛居多，故头痛为表证。又问曰：三阳头痛有别乎？答曰：太阳之脉，从巅入络脑，还出别下项，循肩膊，由夹脊抵腰中。故太阳头痛，头脑痛而连项脊也。阳明之脉，起于鼻，络于目，交额中。凡阳明头痛，头额痛而连面目也。少阳之脉，起于目锐眦，下耳后。凡少阳头痛，耳前后痛而上连头角也。以此为别。又问曰：三阴本无头痛，今见直中证，亦有头痛何也？答曰：此直中而兼外感也。又问曰：伤寒传经至厥阴，亦有头痛，何也？答曰：厥阴证，头痛脉浮，是里邪达表，欲得汗解也，宜微表之。又问曰：阳明腑病，口渴便闭，亦有头痛何也？答曰：阳明之经络于头目，因其腑热熏蒸，上攻于头目之间，以致头痛。夫经病可以传腑，腑病亦可以连经，此相因之至理。然必其实有腑证，方可用白虎清之。若在恶寒发热初起之时，则为外感风寒，不得与阳明腑病同类混称也。

## 项　脊　强

问曰：项脊强，何以是太阳证？答曰：项脊者，太阳经所过之地，太阳病，则项脊强也。又问曰：仲景云结胸症，项脊强，如柔痉状，何谓也？答曰：本太阳病，为医误下而成结胸，胸中胀痛，俯仰不舒，有似于项强，非真项强也。盖太阳项强，强在项后，经脉拘挛而疼痛，胸无病也。结胸项强，强在项前，胸中俯仰不舒，项无病也。且结胸证，误下而后成，太阳病初起而即见，自不同耳。

## 身　痛

问曰：身痛何以是太阳证？答曰：人身之中，气为卫，血为荣，风则伤卫，寒则伤荣。风寒客之，则荣卫不通，故身痛。经云寒甚则痛，热甚则肉消咽破。凡《内经·举痛》诸证，皆以寒名，未有以热而曰痛者也。故见身痛，即宜用辛甘发散，令气血流通而痛愈耳。又问曰：身痛既为表证，诸书言里证亦有身痛，何也？答曰：里证身痛，

属直中而不属传经也。寒邪直侵脏腑，阳气衰微，气血凝滞，致有身痛，宜急温之。若传经里证，则属热，热主血行，则无身痛。总之外有头痛发热，而身痛如绳束者，太阳表证也；无头痛发热而身痛如受杖者，直中寒证也。一发散，一温中，若误投之，终难取效，可不辨乎！

## 四肢拘急

问曰：四肢拘急，何以是太阳证？答曰：寒主收引，热主舒伸，天道之常，秋冬则万物敛藏，春夏则万物发舒，此定理也。《内经》曰：寒则筋挛骨痛，热则筋弛肉缓。故拘急为太阳感寒证。又问曰：里证亦有拘急，何也？答曰：直中阴证，脏受寒侵，经脉因而敛束。若传经入里，则为热，热则体舒，又焉得拘急乎？总之发热头痛而拘急者，太阳证也；无发热头痛而拘急者，直中证也。仲景治法，太阳表证及风湿相搏而见挛急者，皆处以桂枝加附子汤、甘草附子汤之类，矧三阴直中者乎！亦有汗、吐、下后，四肢拘急者，此津液内竭，血不能荣润筋骨，或补，或温，相机而行也。又问曰：拘急属寒，固无疑矣，常见内热极甚，身如枯柴，四肢僵硬，不能屈伸者，何也？答曰：此热甚血枯，肝脏将绝之候，名曰搐搦，非拘急也。仲景云四肢瘈习，唇吻反青，为肝绝，此之谓也。

## 发　　热

问曰：发热何以是表证？答曰：风寒郁于腠理，则闭塞而为热。翕翕然作，摸之烙手，此热即发于皮肤之外，而脏腑无热，名曰表病里和。试以《内经》诸论证之，曰风寒客于人，使人毫毛毕直，皮肤闭而为热，可汗而已。又曰因于寒，体若燔炭，汗出而散。又曰人之伤于寒也，则不免于病热，大汗，热自解也。由是观之，热之属表明矣。故一见发热，即属表邪未解，虽一月、半月之久，还当发散。又问曰：发热固为表邪，倘谵语发狂，里证复急者，治从表乎？从里乎？答曰：经云解表不开，切勿攻里，攻之为大逆。若里证甚急须用清中兼表之法，加芩、连、知母之类以清里，而用荆、防、葛根之类以发表。大便闭结，里热极甚者，先用清散之法，然后用大柴胡汤下之，攻散并行，不相妨也。又问曰：温热病亦发热，不用麻黄、桂枝，而用柴葛以解之，何也？对曰：温热病者，寒邪伏于肌肤之间，酝酿成热，一旦自里达表，其证但发热，不恶寒而口渴，故用柴葛解肌汤辛凉以散之，不用麻黄、桂枝之辛温以助热邪也。然既曰解肌，即为表证设，亦未尝以发热为里证也。又问曰：据子之言，凡发热皆在阳经而不在阴经，仲景云：少阴证反发热者，当用麻黄附子细辛汤，何以故？对曰：少阴发热者，表里皆寒，是直中而兼外感，非传经少阴也。故用麻黄、细辛、附子温中发散，令表里两解。夫直中少阴，本无发热，而曰反发热者，盖兼太阳表证也。总之传经入里而发热，清药中必兼发散；直中入里而发热，温药中必兼发散，可见发热属表证无可疑惑，故曰：三阴无头痛，无身热。

## 恶　　寒

或曰：恶寒何以是表证？答曰：人身外为阳、为表，寒邪属阴，由表虚为寒所乘，名曰阴盛阳虚也。阳虚不能温其肤卫，致表空虚，虽在密室，亦引衣盖覆，谓之恶寒。经云：阴盛阳虚，汗之则愈。故恶寒属表证。又问曰：诸书言里证亦恶寒，何也？答曰：里证恶寒直中也，非传经也。传经入里则为热邪，必然恶热，岂有恶寒之理。然太阳恶寒，与直中恶寒，何以别之？病人头痛发热而恶寒者，表证也；无头痛发热而恶寒者，直中里证也。经云：发热恶寒发于阳，无热恶寒发于阴也。又问曰：阳明腑病，口燥渴而背微恶寒者，岂非传经里证乎？答曰：恶寒者，表未尽也，因其燥渴之甚，故用白虎加人参汤，此活法也。仲景云：发热无汗，表未解者，不可与白虎汤，渴欲饮水，无表证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此证微恶寒，则表邪将解，口燥渴，则里热已炽，故用此方。设口不燥渴，亦安得而用之乎？又问曰：误下而成结胸，胀痛甚急，

倘恶寒者，何以治之？答曰：结胸为医误下而成，今恶寒者，是表邪未尽结于胸中，必先解表，方服陷胸汤、丸，若误攻之，表邪又结于胸，则更危矣。故结胸证，有一毫恶寒，必先散之而后攻之。可见恶寒属太阳表证也。

### 喘

问曰：喘何以是太阳证？答曰：肺主皮毛，司气之升降，寒邪侵于皮毛，肺气不得升降，故喘。试以麻黄汤论之，内有杏仁，为定喘设也。又云：喘家作桂枝汤，加厚朴、杏子佳，明言喘属表邪也。又问曰：喘既为肺、为表，《指掌赋》云喘满而不恶寒者，当下而痊，何也？答曰：传经里证内热闭结，大便不通，热气上冲，致肺金清肃之令不得下行，因而喘急，此因胃热攻肺，故可下之，俾其热气流通而喘定矣。然或有恶寒等证，则不可遽攻，恐成逆候。又问曰：阴证喘促者，何以治之？答曰：阴证喘者，乃少阴中寒，真阳衰微，肾不纳气，以致四肢厥冷，脉沉细，气促而喘急，宜理中、四逆以温之，八味以佐之。若汗出发润，喘不休者，为难治也。

### 脉　浮

或问曰：脉浮何以是太阳表证？答曰：按之不足，举之有余，故曰浮。《内经》曰寸口脉浮，主病在外。浮而紧者为伤寒；浮而缓者为伤风，皆主表邪也。设若邪气入里，则脉必沉，又焉得浮？故浮脉为太阳表证。又问曰：脉浮固属表证，倘里证见，而脉尚浮者，治当何如？答曰：里证脉浮，恐表邪未尽也，必先解表而后攻里。书云解表不开，切勿攻里。仲景云结胸证，脉浮者不可下。可见脉浮为在表矣。然有表证已罢，便闭谵语，腹痛口渴，而脉尚浮者，又当从权下之。仲景云脉浮而大有热，属脏者，攻之，不令发汗。此之谓也，此取证不取脉也。

### 脉　伏

问曰：脉不出，何以是表证？答曰：脉者，血之府，热则血行，岂有脉伏之理，惟表受寒深，故脉伏。一手无脉曰单伏，两手无脉曰双伏。外显太阳证，而脉伏不出者，寒气闭塞也。然此实将汗之机，欲愈之候也。书云：天气燠蒸，必有大雨，雨过而天气清，犹汗出而精神爽也。又问曰：里证脉伏者，何也？答曰：里证脉伏，惟直中有之，亦寒气闭塞也，宜用四逆汤加猪胆汁、葱白以温之。若传经里证则属热，热则血行，何得脉伏？又问曰：亦有阳证脉伏者，何也？答曰：阳证脉伏者，乃郁热极深，反见假寒之象，脉涩滞之甚，似伏而非伏也，然必有唇焦、口燥，饮冷、便闭诸症，与阴寒脉伏者，相隔霄壤。又或有痛处，痛极则脉伏，痛止则脉出也。至于寻常脉伏，非表证，即直中矣。

## 阳明经证

阳明经病，目痛、鼻干、唇焦、漱水不欲咽，脉长，此阳明本经证，其经去太阳不远，亦有头痛发热，宜用葛根汤解肌，不可误认为腑病，而用清凉攻下之法。

葛根汤

葛根二钱　升麻　秦艽　荆芥　赤芍各一钱　苏叶　白芷各八分　甘草五分　生姜二片

上水煎服。

若无汗而口渴者，加知母；自汗而口渴者，加石膏、人参，凡阳明证，口渴之甚，即为入腑，故加入清凉之药；若自汗而口不渴者，乃阳明经中风，去苏叶，加桂枝；若春夏之交，惟恐夹杂温暑之邪，不便用桂，加白朮一钱五分。

### 目痛鼻干

问曰：目痛、鼻干，何以知邪在阳明经也？答曰：目鼻者，足阳明胃所布之经络

也。经云：阳明之脉，起于鼻，交额中，旁纳太阳之脉，连目眦，下循鼻外，入上齿中，挟口环唇。邪气传之，则目痛、鼻干。至于他经，各行其道，何目痛、鼻干之有？

### 唇焦　漱水不欲咽

问曰：唇焦、漱水不欲咽，何以知邪在阳明经也？答曰：唇者，阳明经所过之地也。今唇焦思漱水以润之，是知邪在阳明经络中，然不欲咽者，则知本腑无热，表病而里和也。又问曰：表证既除，里证已见，或亦有漱水而不咽者，治法从表乎？从里乎？答曰：既无表证，里必有热，热则能消水，漱当咽下，若不咽者，是内有瘀血也。何以知之？外无表证，小腹硬满而痛，小便自利，大便黑色是也，当用桃仁承气汤攻之。总之腹满而痛，小便不利，是燥粪也；大便自如，小便不利，此溺涩也。今小便自利，腹中硬痛，其为瘀血明矣。

### 脉　长

问曰：尺寸俱长，何以知邪在阳明经也？答曰：长者，泛溢也，言脉过于本位也。阳明为气血俱多之经，邪一传之，则血气淖溢，故尺寸俱长。又问曰：脉长者，邪在阳明，而用药有葛根、承气、白虎不等者，何也？答曰：阳明用葛根者，治阳明经病也；阳明用承气者，治阳明腑病，邪气结实也；不用葛根、承气而用白虎者，治阳明经病，初传于腑，邪未结实也。阳明经病，目痛鼻干，漱水不欲咽，而无便闭、谵语、燥渴之症，是为表病里和，则用葛根汤散之；假如邪已入腑，发热转为潮热，致有谵语、燥渴、便闭、腹胀等症，是为邪气结聚，则用承气汤下之；假如阳明经病，初传于腑，蒸热自汗，燥渴谵语，而无便闭、腹胀之症，是为散漫之热，邪未结实，则用白虎汤清中达表而和解之，此治阳明三法也。倘经腑不明，临证差忒，误人非浅。因知仲景用攻者，攻阳明之腑，不攻阳明之经；用表者，表阳明之经，非表阳明之腑；辛凉和解者，治腑病散漫之邪，大便未结，腹无所若也。此阳明经腑之说，所宜急讲也。

## 少阳经证

少阳经病，目眩，口苦，耳聋，胸满，胁痛，寒热往来，呕吐，头汗，盗汗，舌滑，脉弦。此少阳经受病，宜用小柴胡汤和解之。仲景云：少阳证，但见一二症即是，不必悉具。此经有三禁，吐、汗、下是也。然少阳有兼表、兼里者，务在随时变通，不得以三禁之说而拘泥也。

小柴胡汤

柴胡二钱　赤芍一钱五分　甘草　半夏各一钱　黄芩一钱五分　人参五分　生姜二片　大枣三个（去核）

水四钟，煎二钟半，温服。

若胸中烦而不呕，是热气结聚，去半夏、人参，加栝蒌实以泻热；若渴者，是津液少，去半夏，加栝蒌根，倍人参以生津液；若腹中痛，是邪气壅，去黄芩，加白芍药以通壅；若胁下痞硬，去大枣，加牡蛎以软坚；若心下悸，小便不利，是水气，去黄芩，加茯苓以渗泄；若不渴，外有微热，是表邪未解，去人参，加桂枝以解肌；若咳者，为肺寒气逆，去人参、大枣、黄芩，加前胡、橘皮、干姜以散寒降气。

### 耳　聋

问曰：耳聋何以是少阳证？答曰：足少阳胆经，上络于耳，邪在少阳，则耳聋也。又问曰：厥阴亦耳聋，何也？答曰：肝胆相为表里，肝病连胆，故亦耳聋也。但少阳耳聋，必往来寒热；厥阴耳聋，则舌蹉、囊缩，自有别耳。

### 胸　满

问曰：胸满何以是半表半里证？答曰：胸半以上，乃清阳之分，正在半表半里，邪

至此，将入里而未深入于里也。故胸满而腹未满者，乃邪气而非有物也。若腹中胀满，则为有物矣。又问曰：痞气亦胸前胀满，何以别之？答曰：邪入三阴经，而未结聚成实，医遽下之，致成痞气，必须问其曾经下否，若经下而后胸满者，痞气也。若未经下而胸前胀满，即属少阳也。陶氏治法，少阳证兼胸满者，小柴胡加枳桔，如未效，本方对小陷胸汤一服，如神为妙。是知用药，亦自有相通者。

## 胁　痛

问曰：胁痛何以是半表半里证？答曰：足少阳胆经，布之胁下，故有胁痛。至于他经，或出于巅背，或布于面目，则无此症。又问曰：水气亦有胁痛，何也？答曰：水气胁痛，必见干呕，咳引胁下痛，小半夏加茯苓汤主之，极重者，十枣汤攻之。若半表半里胁痛，外必兼见少阳证。

## 目眩口苦

问曰：目眩口苦，何以是半表半里证？答曰：目者，肝之窍也，胆附于肝，今少阳胆病，故目眩。口苦者，胆之汁也，热泄胆汁，故口苦。凡目眩、口苦者，即是少阳半表半里证，当和解之。

## 呕　吐

问曰：呕吐何以是半表半里证？答曰：邪气将入里，里气上冲，邪正分争，故呕吐。仲景云：伤寒三日，三阳为尽，三阴当受邪，其人反能食而不呕，此为三阴不受邪也。由此观之，是知呕吐者，邪气入阴之机，然犹在将入未入之间，故和解可愈也。然亦有胃热而呕者，有胃寒而呕者，有停饮而呕者，有食积而呕者。病人口燥渴，呕吐黄水者，胃热也；呕吐清涎沫，口鼻气冷，手足厥冷者，胃寒也；渴饮水而复呕，咳引胁下痛者，停饮也；呕吐饮食，胸膈胀痛，吞酸嗳腐者，食积也。以此为别。

## 往来寒热

问曰：寒热往来，何以是半表半里证？答曰：人身外阳内阴，足少阳胆经，正阴阳交界之所，邪传至此，阴阳相争，故寒热往来。又问曰：阳明亦有寒热往来，何也？答曰：阳明经病，邪在肌肉中，则身发热，焉得有往来寒热？由少阳传入阳明之腑，表证未除，里热已结，故兼见往来寒热，当用大柴胡汤攻之。书曰：阳明内实，则为寒热往来，此说非也。盖由少阳邪气未除，故见寒热，并非阳明正病也。

## 头　汗

问曰：头汗何以是半表半里证？答曰：诸阳经上至于头，则有头汗，若诸阴经，皆至颈而还，则头无汗，故见头汗出，即半表半里证。又问曰：诸阳脉上至于头，今头汗出，当是表证，何以为半表半里也？答曰：若是表证，尚有寒邪闭塞，焉得有汗？今既有汗，是寒邪将化为热也。但名曰里证，则头与身皆出汗，但名曰表证，则头无汗，故曰半表半里也。又问曰：瘀血、发黄、水气，皆有头汗出，何也？答曰：瘀血头汗出，小便自利，小腹满痛，大便黑色；发黄头汗出，小便不利，目珠黄；水气头汗出，胸胁痞满，咳引胁下痛。若少阳证头汗出，必见往来寒热诸证，以此为别。

## 盗　汗

问曰：盗汗何以是半表半里证？答曰：热邪熏灼，腠理开，令人自汗，寒则腠理闭塞而无汗。今汗睡而出，觉而收，是邪将盛于阴，而未深入于阴，故曰半表半里也。又问曰：杂症盗汗，何也？答曰：杂症盗汗，乃阴虚之证。伤寒盗汗，乃外感之邪，自不同类。

## 舌　胎　滑

问曰：舌胎滑，何以是半表半里证？答曰：舌司肠胃寒热之变，在表则津液如常，在里则胎燥黄黑。今舌胎滑，尚有津液，但不如常，是邪将入腑，而未深入于腑也。既

不在表，亦不在里，故曰半表半里证。

### 脉 弦

问曰：脉弦，何以是半表半里证？答曰：弦者，肝之本脉也。肝胆相为表里，且胆为乙木，木主风，于时为春，故脉弦也。太阳脉浮，阳明脉长，少阳脉弦，此三阳诊候之法也。

## 太阴经证

太阴经病，自古混同立言，故方药多错乱，今细按之，有三法焉。夫太阴有传经之邪，有直中之邪，有误下内陷之邪，不可不辨也。如经所谓腹满嗌干者，此传经之阳邪也，法当用小柴胡去人参，加芍药以和之。不已，则下之。经又谓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者，此直中之寒邪也，法当理中汤以温之。又谓太阳证，医反下之，因尔腹满时痛者，此误下内陷之邪也，法当用桂枝加芍药，大实痛者，桂枝加大黄汤。以是知传经之邪，宜用大、小柴胡辈，直中之邪，宜理中，误下内陷之邪，宜用桂枝汤加减法。今先举传入太阴者言之，其见症也。腹满痛，嗌干，脉沉实，大柴胡汤主之。若自利，去大黄，加黄连以清之。

大 柴 胡 汤

柴胡一钱五分　半夏（洗）七分　黄芩　芍药各二钱　枳实一钱　大黄二钱

水煎服。若兼寒热往来，加生姜五分，大枣三个。

### 腹 满 痛

问曰：腹满痛，何以是太阴证？答曰：脾为坤土，坤为腹，阴中之至阴也。邪气传之，则腹满而痛。又问曰：腹痛既为里证，当投大黄，而先用柴胡、芍药者，何也？答曰：此少阳传入太阴者也。少阳之邪，传入太阴，肝木乘脾，致成腹痛，故用柴胡加芍药以和之。痛甚者，加大黄以下之。又如太阳证，为医误下，以致邪气内陷而成腹痛，用桂枝汤加芍药，大实痛者，桂枝汤加大黄，意正相等。然腹痛虽属太阴，又有传经、直中之分，大抵传经之邪，由三阳传入；直中之邪，猝然骤至也。传经之邪，则脉沉实；直中之邪，则脉沉细也。传经之邪，则嗌干口燥；直中之邪，则口鼻气冷也。以此为别。

### 下 利

问曰：自下利，何以是太阴证？答曰：下利出于肠胃，热传脾脏，熏灼肠胃，故有下利。又问曰：三阳合病，以及少阳阳明合病，俱有下利，何也？答曰：三阳合病有下利者，外合三阳之经，内合阳明之腑也。少阳阳明合病，自下利者，亦合阳明之腑也。阳明内主胃腑，故有下利。若不入腑，必无下利。今少阳之邪，传入太阴，太阴为脏，与腑相连，故有下利也。但宜分传经、直中。传经则下利肠垢；直中则下利清谷。寒热之药，由此而分，不可不谨。

### 脉 沉 实

问曰：脉沉实，何以是太阴热证？答曰：沉者，病脉也，主病在里；实者，有力也，主病为热。今脉沉实，故知太阴经有实热也。

## 少阴经证

少阴经病有传、有中。今先举传经者言之，其见症也，口燥、咽干而渴，或咽痛，或下利清水、色纯青，心下硬，或下利肠垢，目不明。大、小承气汤并主之。

小承气汤　治邪传少阴，口燥咽干而渴，或目不明，宜急下之。

大黄三钱（酒洗）　厚朴一钱　枳实一钱五分

水煎服。加芒硝三钱，即大承气汤。

甘桔汤　治少阴咽痛。

甘草三钱（炙）　桔梗三钱

水煎服。按：本方加大力子三钱（炒研），薄荷叶五分，更效；若不瘥，对前小承气汤服。

### 口燥咽干而渴

问曰：口燥咽干而渴，何以属传经少阴也？答曰：少阴之脉，循喉咙，挟舌本。热邪传入少阴，消烁肾水，则真水不得上注于华池，故干燥异常，而渴之甚也。须急下之，以救肾家将涸之水。又问曰：肾气虚寒，而亦口渴者，何也？答曰：肾者，水脏也，虚故引水自救，小便必色白，白者，因下焦虚有寒，不能制水，故令色白也。若传经热邪，则小便短涩而赤。且传经证，口燥咽干，舌燥唇焦，而渴之甚；肾气虚寒，则无此等热症，惟见频饮热汤以自灌而已，又或思饮冷而不能下咽，此内真寒而外假热之候，与口燥咽干而渴，相隔霄壤。

### 咽　痛

问曰：咽痛何以属传经少阴证？答曰：咽者，少阴经脉所过之地也，热邪攻之，则咽痛。又问曰：寒证亦有咽痛，何也？答曰：寒邪直中下焦，逼其无根失守之火，发扬于上，亦令咽痛。然必有下利清谷，四肢厥冷等症，不若传经热邪，口燥咽干而渴之甚也。

### 下利清水

问曰：下利清水，何以是传经少阴证？答曰：邪传少阴，热气熏灼，结粪如磊石在内。所进汤水不能渗入，遂从结粪空中走出。按其腹，必硬痛，宜急下之。若直中证，下利清谷，俗名漏底伤寒。设误认此证为漏底，而用热药，是抱薪救火矣。仲景云：少阴证，下利清水，色纯青，心下硬痛，急下之，宜大承气汤。正谓此也。

### 目　不　明

问曰：目不明，何以是传经少阴证？答曰：目能照物，全在瞳人。瞳人属水，邪气熏灼，则肾水枯涸，不能照物，故知目不明，属少阴热邪，宜急下之，以救肾家将绝之水。又问曰：虚证亦有目不明，何也？答曰：虚证目不明者，气弱也，血枯也。丹溪用人参膏，补气也；六味地黄汤，补血也。此皆内伤之治法。若伤寒目不明，实为热邪消烁肾水，急宜清凉攻下以救援也。如大便自利，腹无所苦，则用三黄解毒汤清之；大便不利，腹中硬痛，则用承气下之，不可缓也。

## 厥阴经证

厥阴经病亦有传、有中，今先举传经者言之。其见症也，少腹满、舌蹉、囊缩、烦燥、厥逆、消渴，大承气汤主之。

大承气汤　见少阴。

### 少　腹　满

问曰：少腹满，何以是传经厥阴证？答曰：胸隔以上，乃清阳之分，为少阳之分野；胸隔以下，少腹以上，乃清浊交界之所，为太阴之分野；当脐者，少阴之分野；少腹者，厥阴之分野。伤寒传至厥阴，少腹胀满，乃浊阴凝聚，实为有物矣，宜急下之。又问曰：瘀血与溺涩，亦少腹满，何也？答曰：瘀血者，太阳膀胱经蓄血也；溺涩者，太阳膀胱经蓄水也。膀胱系于脐下，故少腹满也。但蓄血证，少腹满，小便自利，大便黑色；溺涩证，小腹满，小便不利，大便如常。若邪传厥阴，则大便闭结，小便短赤，是为燥粪证也。且厥阴必有烦满囊缩，厥逆消渴诸症，与太阳膀胱经证，迥然不

同也。

### 舌蹉囊缩

问曰：舌蹉囊缩，何以是传经厥阴证？答曰：肝主周身之筋，热邪内灼，则津液枯，不能荣养于筋，故舌蹉而囊缩，宜急下之。又问曰：直中证，亦舌蹉囊缩何也？答曰：直中于寒，阳气衰微而敛缩，此冬令万物闭藏之象，今内热消烁，此夏令津液干枯之象。然直中证，脉必沉迟，或见下利清谷，口鼻气冷诸寒证。邪传厥阴，必烦满消渴之极，或唇焦口燥，身如枯柴，形情大不相同。且直中证，舌虽短缩而润泽；邪传厥阴，则舌敛束如荔枝，必然焦燥毫无津液。又问曰：妇人之诊如何？答曰：妇人乳缩，男人囊缩，先验其舌，已自明白，不待细问矣。是以伤寒验舌之法不可不讲。

### 厥　逆

问曰：厥逆何以属传经厥阴证？答曰：伤寒之邪，自表入里，邪在三阳，则手足热，传至太阴，则手足温，至少阴，则渐冷，至厥阴，则逆冷矣，所谓热深厥亦深是也。盖自热至温，自温至厥，自厥而至逆冷，乃传经之邪，由浅入深，是知厥逆属传经厥阴证。又问曰：寒证厥逆者，何也？答曰：直中寒邪，初时即厥，不比传经之厥，以渐而至也。又问曰：仲景云发热四日，厥反三日，复热四日，厥少热多，主病当愈；厥四日，热反三日，复厥四日，厥多热少，其病当进。何谓也？答曰：此指热厥而言也。伤寒发热者，其热尚浅，伤寒发厥者，其热更深，所谓热深厥亦深，热微厥亦微也。厥少热多，则热渐退；厥多热少，则热更进也。至于直中寒邪，初起即厥，不比传经热邪，初时发热而后至于厥，厥与热复相间互发，而进退无常也。

### 消　渴

问曰：消渴何以属厥阴热证？答曰：消渴者，热甚能消水也。邪传太阴，则嗌干，未甚渴也；至少阴，则口燥舌干而渴；至厥阴则消渴矣。消渴者，饮水多而小便少，不知消归何有也。可见厥阴热甚，则大渴而能消水也。又问曰：三阳经亦口渴，何也？答曰：太阳证本无渴，其小便不利而渴者，太阳腑病也。外显太阳证，而又兼口渴，故用五苓散以分利之，俾小便通而渴自止矣。阳明经病亦无渴，不过唇焦漱水尔，其有渴者，则阳明腑病也。邪未结聚，热势散漫而口渴者，白虎汤，邪已结实，腹胀便闭而口渴者，承气汤，此阳明腑病之治法也。至于少阳，乃表里交界之所，在表为寒，在里为热，兼有口渴者，鬒鬒乎欲入里矣。故于小柴胡中，去半夏，加栝蒌根以清其热，倍人参以生津液，此少阳经之治法也。至于太阴，虽嗌干，而渴犹未甚也；少阴则燥渴，渴渐甚矣；厥阴则消渴，渴之至而无复加者也。又问曰：阳明腑病，口大渴，与厥阴消渴，何以别之？答曰：阳明居中土也，万物所归也，三阳三阴之邪，皆得传之。今厥阴经消渴者，阳明胃中消之也。夫饮与食，皆入胃者也。胃热则消，胃寒则不能消也。厥阴邪热极盛，攻入胃腑，则消渴之证生，非厥阴肝经另有一口而能饮能消也，因其有囊缩、烦满、厥逆诸证，故名曰厥阴。因其由厥阴证而发消渴，故以消渴属厥阴也。又问曰：热甚亦有不渴者，何也？答曰：此热极神昏，不知渴也。其始极渴，其后则不知渴，口燥唇焦，身如槁木，势亦危矣。又问曰：直中寒证，亦有渴者，何也？答曰：此阴盛隔阳于上，渴欲饮水而不能饮，名曰假渴，其人烦燥，欲坐卧泥水之中，此内真寒而外假热也。又或因汗下重亡津液，胃中干燥，致令思水，所饮常少而喜温。又少阴证，肾经虚寒，频饮热汤以自救，乃同气相求之理，但小便色白，而外见清谷、厥逆诸寒证。以上诸证，与厥阴囊缩而消渴者，相隔千里，是不可以不辨。

## 太阳腑病

太阳腑者，足太阳膀胱是也。膀胱有经、有腑。邪在于经，则头痛发热；邪在于腑，则口渴溺赤。外显太阳经病，而兼口渴溺赤者，此溺涩不通，乃太阳腑病，与他

脏无涉也，五苓散主之。若表证未罢，可与散剂同用。

五苓散

茯苓三钱　猪苓　泽泻各八分　桂枝一钱　白朮一钱五分

水煎服，以利为度。

愚按：前症，自汗脉浮者，由中风入本腑可用此方；无汗脉紧者，由伤寒入本腑，即于香苏散中加茯苓、泽泻，应手而效。

### 口渴溺赤

问曰：膀胱有水，何以反渴也？答曰：水有清浊，浊水不去，则津液不生，故渴也。且水停有湿，邪入则热，湿热相聚，则渴。今分利之，俾湿热流通而渴自止矣。若病在经而未入腑者，切不可用渗利药反引邪气入本腑也。

## 阳明腑病

足阳明胃，有经、有腑。经者，径也，犹路径然；腑者，器也，所以盛水谷者也。邪在于经，不过目痛鼻干，唇焦漱水而已。邪既入腑，则潮热、谵语、狂乱、不得眠、烦渴、自汗、便闭诸症生焉，白虎汤、承气汤并主之。但阳明腑病，有由本经入本腑者；有由太阳、少阳入本腑者；有由三阴经入本腑者。来路不同，见证则一，治者详之。

白虎汤方　治阳明腑病，脉洪大、蒸热、潮热、谵语、燥渴、自汗，或胃热发斑，但腹中未坚硬，大便未闭结，此阳明散漫之热，邪未结聚，故用本方，辛凉和解之剂。

石膏五钱　知母三钱　甘草二钱　粳米一撮

水煎服。若热甚者，倍之。大法自汗多者，加人参，名人参白虎汤。挟湿者，加苍朮，名苍朮白虎汤，治湿温证。

按：此方，必燥渴、潮热、自汗、脉洪，有此八字，方可与之。若表证仍在而不燥渴者，切不可用也。又太阳证，发热而渴，小便不利者，为膀胱腑病，不可与白虎汤。若直中阴寒，面赤烦热，似渴非渴，欲坐卧泥水中，此真寒假热之证，必须温补。又有血虚发热，证象白虎，宜用当归补血汤，若误投石膏、知母，则倾危可立而待矣。

调胃承气汤　治阳明腑病，潮热、谵语、便闭、绕脐硬痛，为有燥屎，此结聚之热，邪已坚实，宜下之。

大黄三钱　芒硝二钱　甘草五分

水煎服。本方去甘草，加枳实、厚朴，名大承气汤。

窃按：枳实消痞，厚朴去满，芒硝润燥，大黄泻实，必痞、满、燥、实四症兼全者，方可用也。若痞满而未燥实者，宜用小承气汤，不用芒硝，恐伤下焦阴血也。燥实而未痞满者，即用本方，不用枳、朴，恐伤上焦阳气也。

论承气汤有八禁

一者，表不解（恶寒未除，小便清长，知不在里仍在表也，法当汗解）。二者，心下硬满（心下满，则邪气尚浅，若误攻之，利遂不止）。三者，合面赤色（面赤色，为邪在表，浮火聚于上，而未结于下，故未可攻也。又面赤为戴阳，尤宜细辨）。四者，平素食少，或病中反能食（平素食少，则胃气虚，故不可攻。然病中有燥屎，即不能食，若反能食，则无燥屎，不过便硬耳，亦未可攻也）。五者，呕多（呕吐属少阳，邪在上焦，故未可攻也）。六者，脉迟（迟为寒，攻之则呃）。七者，津液内竭（病人自汗出，小便自利，此为津液内竭，不可攻之，宜蜜煎导而通之）。八者，小便少（病人平日，小便日三四行，今日再行，知其不久即入大肠，宜姑待之，不可妄攻也）。

### 潮　热

问曰：潮热何以属阳明腑证？答曰：潮热者，如潮之汛，不失其时，今日午后发

热，明日亦午后发热，故名潮热。若一日发至晚者，便是发热，而非潮热矣。若寒热相间，便是往来寒热矣。仲景云：其热不潮，不可与承气汤。可见潮热合用承气汤也。又问曰：潮热固当下，设有表证，何以治之？答曰：潮热兼表，必先解表，然后攻里，若里证甚急，则用大柴胡法，表里并治可也。

## 谵　语

问曰：谵语何以属阳明腑证？答曰：心者，胃之母，肺者，胃之子，心主藏神，精明者也，肺主出声，清肃者也。今胃中热盛，上乘心肺，故神气昏愦而语言错乱。轻则呢喃谬妄，重则喊叫骂詈，不避亲疏。由其热有轻重，故谵语亦有轻重也。又问曰：经云谵语有虚有实者，何也？答曰：实则谵语，虚则郑声。谵语者，乱言无次，数数更端；郑声者，郑重其辞，重迭频言，不换他说也。盖气有余，则能机变而乱语，气不足，则无机变而只守一音也。又问曰：妇人伤寒，昼则明了，夜则谵语者，何也？答曰：此热入血室证也，妇人经水适来，血海空虚，邪气乘之，致有此证。治法无犯胃气，及上中二焦，必自愈。宜用小柴胡汤，去半夏，加红花、桃仁、生地、丹皮之属。

## 狂　乱

问曰：狂乱何以属阳明腑病？答曰：重阴为颠，重阳为狂。诸经之狂，皆阳盛也。伤寒阳热极盛，至于发狂，势亦危矣。狂之发也，少卧不饥，妄语妄行，或登高而歌，弃衣而走，甚至逾垣上屋，皆阳热亢极使之，非下不除。又太阳病不解，热结膀胱，其人如狂，此乃下焦蓄血，少腹当硬满，小便自利，大便黑色，虽则如狂，初不若发狂之甚也。又有以火劫汗，遂至亡阳，发为惊狂，有慌乱恐惧之象，实非狂也。是知如狂者，膀胱蓄血；惊狂者，劫汗亡阳；发狂者，阳明胃腑实热也。又问曰：寒证有发狂者，何也？答曰：此阴盛隔阳之证，其人烦燥，欲坐卧泥水中，是名阴燥，脉必沉迟，或见下利清谷诸寒证，急宜温补，不可误用寒凉也。

## 不　得　眠

问曰：不得眠，何以是阳明腑证？答曰：不得眠，阴阳皆有之，其狂乱不得眠者，阳明胃热故也。经云：胃不和，则卧不安。胃受热邪，故不和，不和故不眠也。若初时目痛、鼻干、不得眠者，阳明经病也，葛根汤主之。若蒸热自汗，燥渴脉洪，不得眠者，阳明经腑同病，散漫之热也，白虎加人参汤主之。若潮热自汗，便闭谵语，不得眠者，阳明腑病，结聚之热也，调胃承气汤下之。若伤寒邪气已解，或因食复，遂至烦闷、干呕、口燥、饮冷、不得眠者，以保和汤加芩、连主之。又问曰：不眠固属热证，有投寒药转甚者，何也？答曰：因汗下重亡津液，心蕴虚烦，致不得眠，宜用酸枣仁汤，或真武汤主之。不眠似属寻常，若少阴脉沉细，自利、厥逆、烦燥不得眠者，为难治也。

## 燥　渴

问曰：燥渴何以属阳明腑证？答曰：寒邪在表，则不渴；邪气传里，化而为热，则渴。太阳证有口渴者，膀胱腑病也，其渴微。阳明经病，但漱水尔，不为渴也，入腑则大渴矣。少阳证，但口苦，亦无渴，其有渴者，将转入阳明也。仲景云服柴胡汤已，而渴者，属阳明也。三阴皆有渴，因其连于胃腑，故渴也。是知燥渴的属阳明证。余详辨厥阴证消渴条下。

## 自　汗

问曰：自汗何以是阳明腑病？答曰：伤寒在表，则腠理致密而无汗；入腑，则热气发越，而汗自出矣。今无汗忽变为有汗者，乃热邪入腑，熏蒸如鼎沸然，故令汗出也。又问曰：自汗有用桂枝，乃桂枝加附子汤者，何也？答曰：自汗用桂枝者，太阳伤风症也；用桂枝加附子汤者，因发汗太多，遂漏不止，恶风寒而为表虚也。若阳明

腑病，燥渴谵语，孰敢用桂枝者？仲景于桂枝加附子条下，注曰不呕不渴。可见阳明燥渴，则无用桂枝之理矣。大抵头痛发热悉具者，伤风自汗也；因发汗遂漏不止者，阳虚自汗也；烦燥口渴，能消水，不恶风寒而反恶热者，阳明腑病自汗也。又问曰：直中证，亦自汗，何也？答曰：直中证，冷汗自出，脉沉迟，手足厥冷，乃真阳衰微之象，与阳明胃热自汗，熏蒸腾沸之状，天渊相隔矣。又问曰：中暑自汗，亦口渴，何以别之？答曰：中暑自汗，口虽渴，脉必弦细芤迟也。经云：脉盛身热，得之伤寒，脉虚身热，得之伤暑。实者、人参白虎汤，虚者、十味香薷饮主之。

### 手足心腋下有汗

问曰：手足心腋下有汗，何以是阳明腑病？答曰：胃主四肢，为津液之主，今热聚于胃，致令出汗，乃津液之旁流也。经云：手足濈然汗出，大便难而谵语，宜下之。又问曰：阳明中寒，不能食，亦令手足汗出者，何也？答曰：此胃中虚冷所致，与传经热证，便难谵语者，自是不同。

### 便　闭

问曰：便闭何以属阳明腑证？答曰：阳明居中土也，万物所归，无所复传，伤寒三阳、三阴之邪，皆得传入，以作胃实不大便之证，法当下之。然经有八禁，详例于前，不可不辨。

### 转矢气

问曰：转矢气，何以属阳明腑证？答曰：矢气者，气下泄也，病人内有燥粪，结而不通，则气常下失。仲景云：欲行大承气，先与小承气，腹中转矢气者，方与大承气汤；若不转矢气，慎未可再攻，是知转矢气，属阳明腑也。

## 论里中之里

伤寒之邪，三阳为表，三阴为里，人皆知之，而里中之里人所不知也。何谓里中之里？阳明胃腑是也。三阳、三阴之邪，一入胃腑，则无复传，故曰里中之里也。或谓三阴经，脏也。阳明胃，腑也。岂有腑深于脏者乎？答曰：阳明居乎中土，万物所归，无所复传，犹之溪谷，为众水之所趋也。夫以阳经与阴经较，则三阴为深；以阴经与胃腑较，则胃腑为尤深也。三阳、三阴之经，环绕乎胃腑，处处可入。有自太阳入腑者，有自本经入腑者，有自少阳入腑者，有自太阴入腑者，有自少阴入腑者，有自厥阴入腑者，一入胃腑则无复传，故曰里中之里也。治伤寒者，先明传经、直中，即于传经之中，辨明表里，更于表里之中，辨明里中之里，如此则触目洞然，治疗无不切中矣。

## 复论阳明本证用药法

阳明有经、有腑。阳明经病，发热头痛，目痛鼻干，唇焦漱水，宜解肌，葛根汤；阳明经病传腑，蒸热自汗，口渴饮冷，白虎加人参汤，此散漫之热，可清而不可下；阳明腑病，热邪悉入于里，其证潮热谵语，腹满便闭，宜攻之，调胃承气汤，此结聚之热，徒清无益也。夫病当用承气，而只用白虎，则结聚之热不除；当用白虎而遽用承气，则散漫之邪复聚而为结热之证。夫石膏、大黄，同一清剂，而举用不当，尚关成败，何况寒热相反者乎？甚矣！司命之难也。

## 论阳明兼证用药方

或问：经曰：有太阳阳明，有少阳阳明，有正阳阳明，何也？答曰：太阳阳明，由太阳经传入阳明之腑也；少阳阳明，由少阳经传入阳明之腑也；正阳阳明，由阳明本经而传入本腑也。大法，太阳阳明，太阳证不解，必从太阳解表为主。若表证不解，医

误下之，转属阳明，宜下之，小承气汤。若因误下而成结胸，先服小陷胸汤，若不瘥，再服大陷胸汤。余邪未尽，投以枳实理中丸，应手而愈。少阳阳明，脉纯弦者，名曰负。负者，胜负也，为难治。若少阳证多者，必从少阳和解为先，小柴胡汤。若腹满硬痛，便闭谵语者，下之，大柴胡汤。正阳阳明，在表者，葛根汤。表邪入里，未结聚者，白虎汤。邪已入腑，结聚成实者下之，调胃承气汤。凡用下药，必以腹满、硬痛、便闭为主，或兼下利肠垢，或下利清黄水，色纯 青，心下硬，其中有燥屎也，攻之。否则虽不大便，亦未可攻，但清之、润之而已。

## 合病并病

合并病者，伤寒传经之别名也。或两经同病，或三经同病，名曰合病；若一经病未已，复连及一经，名曰并病。伤寒书云：三阳有合病，有并病，三阴无合病，无并病。果尔则太阴必不与少阴同病乎？少阴必不与厥阴同病乎？且太阴病未瘥，必不至并于少阴，少阴病未瘥，必不至并于厥阴乎？若然，则三阴之证，何以相兼而并见乎？又何以三阳三阴之邪，互相交错而为病乎？是知合病、并病，有合于阳者，即有合于阴者，有并于阳者，即有并于阴者。仲景谓三阳合病，闭目则汗，面垢、谵语、遗尿，治用白虎汤。此外合三阳之经，内合阳明之腑，故用辛凉和解之。若不入腑，白虎将焉用乎？治法不论三阳、三阴，凡两经合病，则用两经药同治之，三经合病，则用三经药同治之。若一经病未瘥，复并一经，则相其先后、缓急、轻重而药之，斯无弊耳。然则合、并病者，岂非伤寒传经之别名欤！

## 直中三阴诸证

直中者，初起不由阳经传入，而径中三阴者也。中太阴，宜用理中汤；中少阴，宜用四逆汤；中厥阴，宜用白通加猪胆汁汤。大抵脏受寒侵，不温则殆，急投辛热，不可迟缓。

附子理中汤　治寒邪中于太阴，呕吐清涎沫，腹中冷痛，或下利清谷，吐蛔虫，脉来沉细，急宜温之。

干姜　附子　炙甘草各一钱　人参二钱　白朮二钱

水煎服。寒甚者，加干姜二钱；渴欲得水，加人参、白朮各一钱；当脐有动气，去白朮，加肉桂一钱；吐多者，加生姜一钱五分；下利多者，倍加白朮；悸者，加茯苓一钱五分；腹满者，去参、朮，加陈皮、半夏、砂仁各八分，附子一钱五分；盖温即是补。

四逆汤　治少阴中寒，手足厥冷，下利清谷，脉沉细，但欲寐。

附子五钱　干姜五钱　甘草（炙）二钱

水煎服。如面赤，加葱白二茎；腹痛，加白芍药二钱（酒炒）；呕者，加生姜二钱；咽痛，加桔梗一钱；利止脉不出，加人参二钱；小便不利，身重疼痛，或眩，此为有水气，去干姜，加白朮、茯苓二钱五分，生姜三片。

白通加猪胆汁汤　治少阴中寒，阴盛隔阳，热药相拒不入，故加寒味，以立从治之法。

附子五钱　干姜五钱　葱白二茎　人尿半杯　猪胆汁五茶匙

水煎服。虚者，加人参三钱。

理中安蛔散

人参三钱　白朮　白茯苓　干姜各一钱五分　川椒十粒　乌梅二个

上作一服，水二盅，煎七分服。

凡治蛔，不可用甘草，及甜物。盖蛔得甘则动，得苦则安，得酸则静故也。如未

止，加黄连、黄柏各三分，川椒倍之。若足冷，加附子五、七分，甚者倍之。

## 腹中冷痛

问曰：腹中冷痛，何以属直中寒证？答曰：寒气内攻，腹中骤然暴痛，手足口鼻但冷，或腹中寒冷，欲得热物熨之，不比传经腹痛，由渐而至也。且寒痛绵绵不止，热痛时作时止也。

## 呕吐清涎沫

问曰：呕吐清涎沫，何以是直中寒证？答曰：胃脘寒热之气，必见于涎沫，经曰诸水浑浊，皆属于热，诸病水液，澄彻清冷，皆属于寒。今见呕吐清涎沫，故知为直中寒证。

## 下利清谷

问曰：下利清谷，何以是直中寒证？答曰：寒邪内侵，真阳衰少，无以运行三焦，腐化水谷，经曰：食下即化腐臭而出是有火也，食下不化，完谷而出是有寒也。又曰天寒则水清，天热则水浊。今见下利清谷，即是直中寒证，若传经热证，则下利肠垢而不下利清谷矣。又问：书云邪热不杀谷，何谓也？答曰：邪热不杀谷者，乃火性急速，不及变化流出，然必杂于肠垢之中，不比直中寒邪，谷和清水，形如鸭溏也。

## 但欲寐

问曰：但欲寐，何以是直中寒证？答曰：寒邪属阴，阴主静，静则多眠；若传经热证，则属阳，阳主动，则令人烦燥不眠也。又问曰：表证多眠者，何也？答曰：表证多眠，是寒邪外束，阳气不舒，必见头痛发热诸证。若直中多眠，则见下利清谷，手足厥冷诸证，与表邪自是不同。至于传经里证，则心烦恶热，揭去衣被，甚则谵语发狂，安得多眠？又问曰：热证亦有昏昏而睡者，何也？答曰：此热邪传入心胞，令人神昏不语，或睡中独语一二句，与之以水则咽，不与则不思，此乃热甚神昏，非欲寐也。又风温证，风热相搏，亦令神气昏愦，其证鼻鼾，语言难出，与直中寒邪，厥逆清谷诸证，迥然大异矣。

## 蹉卧

问曰：蹉卧何以是直中寒证？答曰：热则手足舒伸，寒则手足敛束，譬如春夏则万物发舒，秋冬则万物收藏，此定理也。又问曰：表证亦蹉卧，何也？答曰：表证有蹉卧者，表受寒侵，经络因而敛束，法当温散。至于直中蹉卧，必有厥逆清谷诸证相兼，须温中为主也。又问曰：热证亦蹉卧，何也？答曰：此热邪消烁津液，不能荣养于筋，致有挛急之象，乃肝脏将绝，名曰搐搦，不得与蹉卧同语矣。

## 四肢厥冷

问曰：四肢厥冷，何以是直中寒证？答曰：四肢为阳，寒邪属阴，今中寒邪，则阳衰不能温其四肢，故厥冷。其甚者，过乎肘膝，肘膝为人之四关，今冷过之，则阴寒极矣。宜大温之。又问曰：阳证亦厥逆，何也？答曰：此物极则反，热极而反见厥也。凡病初起即厥者寒厥也，初起发热日久变厥者热厥也。且热厥必烦燥口渴，恶热，小便短赤，大便或闭，或下利肠垢，脉必沉实有力。寒厥则不渴，必恶寒身痛，小便清长，或下利清谷，脉必沉细无力。安危之机，祸如反掌，不可不辨。

## 身痛如被杖

问曰：身痛如被杖，何以是直中寒证？答曰：寒邪客于人，则身痛。痛如被杖，寒之极甚者也。又问曰：表证亦身痛，何也？答曰：表证身痛，痛如绳缚也；里证身痛，痛如被杖也。虽为表里之殊，而为寒则一也，宜急温之。表寒则温散，里寒则温中，寒气散，痛自除矣。

## 囊缩

问曰：囊缩何以是直中寒证？答曰：热主舒，寒主敛，定理也。春夏则万物发舒，秋冬则万物敛藏，即此观之，可见囊缩为寒矣。又问曰：《指掌》用承气治囊缩，何也？答曰：此传经厥阴证也。伤寒传至厥阴，六经已尽，厥阴者，肝也，肝主周身之筋，又厥阴之脉络阴器，因热邪烁其津液，筋脉不荣，故舌卷而囊缩。其证必口渴烦满，唇焦舌燥，与直中阴寒之证，迥然不同尔。

### 舌黑而润

问曰：舌黑而润，何以是直中寒证？答曰：黑者，北方水色也，黑而且润，则知其为寒证矣。若传经热邪，舌胎先黄而后黑，必干燥而无津液，此火极似水之象，譬如燔柴变炭之意，乃热甚也。若舌黑而润，津液如常，乃寒气乘心，北方之水色见也，宜急温之。故曰舌黑而润，为直中寒证也。

### 脉沉细无力

问曰：脉沉细无力，何以是直中寒证？答曰：脉者，阳气主之也，气盛则脉旺，气弱则脉细。今脉沉细无力，则为中寒无疑矣。又问曰：经云：诸紧为寒，何也？答曰：紧者，脉如引绳转索，有风起水涌之象，北方刚劲之气也，与数脉不同。数以至数名，紧以形象论也。经云：诸紧为寒。寒之诊不一，紧为寒，沉细无力亦为寒，迟为寒，又脉洪大搏指，按之空虚者，亦为寒。譬如数则为热，洪大为热，沉实有力为热，脉涩滞，郁而不通者，亦为热。全在以证互相参考，时而舍脉从证，时而舍证从脉，活活泼泼不胶己见。其于诊法庶矣乎！

### 吐 蛔

问曰：吐蛔何以是直中寒证？答曰：病人胃寒食少，蛔泛上隔，闻食臭而出，故吐蛔也。宜用理中安胃散以温之，不可轻用凉药。又问曰：阳证亦有吐蛔者，何也？答曰：病久胃空，既无谷气，蛔上隔求食，至咽而出，须看兼证如何，若阳黄发斑，口疮咽燥，大渴消水，或用清剂，可以收功。然而寒证吐蛔者多，热证吐蛔者少，最宜斟酌。

## 两 感

两感者，表里双传也，一日太阳与少阴同病，二日阳明与太阴同病，三日少阳与厥阴同病，如在太阳，则发热头痛；在少阴，则咽干口燥；在阳明，则目痛鼻干；在太阴，则腹满自利；在少阳，则耳聋胁痛；在厥阴，则烦满囊缩。表里并传，为祸最速，此论传经之两感也。又如仲景所谓少阴证反发热，用麻黄附子细辛汤者，此论直中之两感也。传经两感，以解表为主而清里佐之；直中两感以温中为主而发表次之。此治两感之大法也。或问曰：太阳初得病，尚未传经，何以即有少阴热证也？答曰：此温热之候多有之，本有积热在内，而外为风寒鼓之，故表里并见，阴阳双传也，其病至暴，倘治失其宜，去生远矣。

## 伤寒兼症

伤寒兼症者，非传经六经之正病，亦非直中三阴之正病，而实为伤寒所恒有之症，故皆以兼症名之。其间有见于手经者，有因误治而变症者，有病中调摄失宜而变症者，有病气相传染而变症者，临症之工，按法取之，曲尽其情，则伤寒无余蕴矣。

### 咳 嗽[1]

咳嗽者，肺寒也。经云：形寒饮冷则伤肺是也。肺主皮毛，寒邪侵于皮毛，连及于肺，故令人咳。宜用止嗽散，加荆芥、防风、紫苏子主之。或问曰：少阳证与直中证，水气证，皆令咳嗽，何也？答曰：少阳证兼咳嗽者，以其肺有寒也，仲景用小柴

胡去参、枣加干姜者，所以温肺散寒也。直中证兼咳嗽者，亦寒气上束于肺也，但温其中而咳自止。水气证兼咳嗽者，以寒水上射于肺也，宜分表里水气治之：表有水气而发热，用小青龙汤发散以行水；里有水气而下利，则用本方去麻黄，加芫花，以攻之；轻则用小半夏加茯苓汤，以疏之，俾水饮流通，而咳自止矣。以上三证，皆感寒水之气而咳，故谓咳为肺寒也。又问曰：俗称热伤风咳嗽者，何也？答曰：热伤风者，如冬温之候、天应寒而反温，自人受之，则为头痛喉肿，咽干咳嗽之属，与正风寒之咳稍异。又或其人素有郁热，而外为风寒束之，热在内而寒在外，谚云寒包火是也。又问曰：咳嗽有不兼风寒，而专属火者，何也？答曰：此杂证嗽也。或夏令暑热之火，或饮食辛辣之火，或脾肺气虚之火，或龙雷僭上之火，皆令咳嗽，各有兼证，与伤寒鼻塞声重，头痛发热恶寒之状，自是不同，并与热伤风之咳迥别，宜于本门求之，不得与伤寒同日语矣。

止嗽散

桔梗一钱五分　甘草（炙）五分　白前一钱五分　橘红七钱　百部一钱五分　紫菀一钱五分

水煎服。风寒初起，加防风、荆芥、紫苏子。

小半夏加茯苓汤

半夏（姜汁炒）三钱　茯苓三钱　甘草（炙）一钱　生姜三片

水煎服。

## 咽　痛

咽痛有表里寒热之分，不可不辨也。风寒在表而兼咽痛者，此风火聚于肺也，宜用甘桔汤，加荆芥、防风、薄荷、牛蒡之类以散之。少阴里表兼咽痛者，以少阴之脉，循喉咙，挟舌本也，宜分寒热治之。凡传经少阴，口燥舌干而痛者，热也，甘桔汤主之，甚至加黄连、元参、牛蒡之属。凡咽痛，以蒡子为主。直中少阴，肾气虚寒，逼其无根失守之火，浮游于上，以致咽痛，必兼下利清谷，手足厥冷诸症，但温其中而痛自止，姜附汤加桔梗主之。夫同一少阴咽痛，而寒热之别相隔千里，不可不察。复有阴毒、阳毒咽痛者，治如少阴证。更有发汗过多，遂至汗多亡阳，内损津液，而成咽痛者，宜用参、芪、归、朮，调补元气，收敛汗液而痛自除。凡咽痛，通用甘桔汤，在表者，加散药，在里者，分别寒热而加入温凉之剂。仲景立法精粹，学者宜致思焉。

甘桔汤　见前少阴证。

## 伤寒吐血

伤寒吐血者，热迫血而上行也。然有表里之殊，如当汗失汗，以致邪蕴于经而吐血者，用麻黄汤散之，后人以加味参苏饮代之，其法至稳。若邪气入里，酝酿成热，以致吐血者，宜用犀角地黄汤清之。若大便闭结，热邪上攻者，生地四物汤加大黄下之，釜底抽薪，则火气顿平，而釜中之水，无腾沸之患矣。切忌寻常滋补药，姑息容奸，使邪气流连，反成败症。更有以热济热而为动阴血者，详辨于后。

犀角地黄汤

犀角（镑）一钱五分　生地黄四钱　牡丹皮　麦冬　白芍各一钱五分

水煎服。

## 衄

衄者，鼻中出血也。寒气初客于经，则血凝滞而不行，何得有衄？今见衄者，是寒邪将散，荣血周流，病当解也。古人谓血为红汗是也。然衄症亦有表里之殊，寒邪在经，头痛发热而衄者，表也，宜微汗之，加味香苏散主之。若邪气入里，燥渴烦心而成衄者，宜急清之，犀角地黄汤主之。或问曰：动阴血与鼻衄，何以别之？答曰：动阴血者，乃传经里证，热极而反发厥，医家误认为寒，投以干姜、附子，以火济火，迫

血妄行，或从耳、目、口、鼻涌出，名曰动阴血，又谓下厥上竭，为难治。与鼻衄症，天渊相隔矣。

## 便 脓 血

便脓血者，热迫血而下行也，此传经热邪所致也，法当清之。若瘀血凝聚，少腹痛，拒按，小便自利者，下之。然亦有阴寒为病，下利脓血者，此下焦虚寒，肠胃不固，譬如天寒地冻，水凝成冰，非温剂不化，附子理中汤加归、芍主之。斯二者，一为血热，一为血寒，临证不可不辨。

## 畜 血

畜血者，瘀血畜于下焦也。仲景云：太阳证不解，热结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者愈。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当先解外，外解已，但少腹急结者，乃可攻之，宜桃核承气汤。此表证甫除，瘀积始聚，为畜血之轻者，故用前方。若表邪已尽，里热既深，乃畜血之重者，则用抵当汤攻之。但畜血证与溺涩、燥粪证，相似而不同，宜分别施治。凡伤寒少腹胀满，按之不痛，小便不利者，为溺涩也。若按之绕脐硬痛，小便短涩，大便不通者，此有燥屎也。若按之少腹硬痛，小便自利，或大便黑色，喜忘，如狂者，为畜血也。此辨证之大法也。

桃核承气汤

桃仁十个　大黄二钱五分　芒硝一钱五分　甘草一钱　桂枝五分

水煎服。

抵当汤

水蛭　虻虫各十枚（去翅）　桃仁十枚　大黄五钱

水煎服。

## 动 阴 血

伤寒传经热症，渐至手足厥冷，是为热极而反见厥，所谓热深厥亦深，热微厥亦微是也，医者不识，误投热药，以火济火，迫血妄行，其血或从耳目，或从目鼻，一拥而出，名曰动阴血，又名下厥上竭，为难治。大抵伤寒初起，即发厥者、寒厥也；初起发热燥渴，渐次而厥者，热厥也。寒厥者，必下利清谷，口鼻气冷，口舌常润，脉沉迟。热厥者，必便闭谵语，或下利肠垢，口渴唇焦，或舌黑而燥，脉滑数。寒热之际，朗然明白，则无动阴血之祸矣。

## 鼻鼾 鼻鸣

鼻鼾者，鼻中发声，如鼾睡也，此为风热壅闭。鼻鸣者，鼻气不清，言响如从瓮中出也，多属风寒壅塞，须按兼症治之。

## 不能言及语言难出

不能言及语言难出者，有表里之分。其一、太阳证，发汗已，身犹灼热者，名曰风温。其脉尺寸俱浮，自汗身重，多眠鼻息鼾，语言难出，此表邪蕴其内热也。治用萎蕤汤，去麻黄，加秦艽主之。其一、少阴病，咽中伤，生疮，不能言，古方治以苦酒汤。然苦酒汤，恐传写之讹，宜用甘桔汤，加蒡子、薄荷、元参、白前之属，以清之。复有风寒客于肺中，声哑不能言者，当用半夏、生姜、荆、防等辛温以散之。更有中寒之证，口鼻气冷，口噤难言者，当用温热之剂。大抵唇焦齿燥，舌干口渴者，热也；唇清口和，口鼻气冷者，寒也。伤寒辨证，莫先于此，学者宜致思焉。

萎蕤汤

萎蕤　石膏　干葛各一钱　白薇　羌活　杏仁　甘草　川芎各六分　防风七分（用此以代麻黄为稳当）　青木香五分

水煎服。

## 温　疟

伤寒邪热未除，复感风邪，变为温疟。温疟之状，寒热依时而作，大抵热多寒少，或先热后寒，每致神昏谵语，与时行正疟不同。治用小柴胡汤，去半夏，加黄连、知母、贝母以清之。然温疟寒热以时，又与少阳病寒热往来无定时者，自是不同。

## 身重难转侧

身重大都属寒，然亦有热者。经曰：风湿相搏，骨节烦疼，不能自转侧，不呕不渴，脉虚浮而涩者，桂枝附子汤主之，此表寒也。经曰：少阴病，腹痛，四肢沉重疼痛，下利者，治以真武汤，此里寒也。经曰：发汗已，身犹灼热，名曰风温，其证脉浮汗出，身重多眠，鼻息鼾，治以萎蕤汤，此表寒束其里热也。经曰：三阳合病，腹满，身重，口不仁，面垢，谵语，遗尿，自汗出，白虎汤主之，此表里皆热也。又阴阳易病，身重，少气，少腹里急，气上冲胸，眼中生花，宜用附子理中汤主之，此里虚且寒也。

真武汤见筋惕肉瞤。

## 发　黄

湿热俱盛，则发身黄，伤寒至于发黄，为病亦甚矣。热而兼湿，如盦曲相似，日久则变为黄也。然不特湿热发黄，而寒湿亦令人发黄。但寒湿之黄，身如熏黄，色暗而不明；湿热之黄，黄如橘色，出染着衣，正黄如柏也。又如瘀血发黄，亦湿热所致，瘀血与积热熏蒸，故见黄色也，去瘀生新，而黄自退矣。

栀子柏皮汤　伤寒发热，头汗出，小便不利，渴饮水浆者，此郁热在里，必发黄。宜此汤主之。

栀子三钱　甘草（炙）一钱　黄柏二钱

水煎服。

茵陈蒿汤　身黄如橘子色，腹满，便闭者，可下。

茵陈三钱　栀子二钱　大黄二钱

水煎服。小便当如皂角汁，一宿而腹减，黄从小便去也。

茵陈五苓散　阴黄之症，身冷，脉沉细，乃太阴经中寒湿，身如熏黄，不若阳黄之明如橘子色也。当问其小便利与不利，小便不利，宜本方；小便自利，茵陈朮附汤主之。

茵陈　白朮　茯苓各一钱五分　猪苓　泽泻各七分　薄桂五分

水煎服。

茵陈朮附汤

茵陈一钱　白朮二钱　附子五分　干姜五分　甘草（炙）一钱　肉桂（去皮）三分

水煎服。

## 痉

痉者，项背强，头动摇，口噤，背反张是也。此太阳伤风，复感寒湿所致。其有汗恶风为柔痉；无汗恶寒为刚痉，加减小续命汤主之。然痉病有三阳经络之殊，有胃腑实热所致，有三阴中寒所发，有内伤气血虚弱而发，不可不辨。假如头摇，口噤，背反张者，太阳痉也。头低视下，手足牵引，肘膝相构，阳明痉也。若眼目斜视，一手一足搐搦者，少阳痉也。又如口噤胸满，卧不着席，脚挛急，大便闭结不通，必龂齿，此阳明胃腑实热所致，宜用三一承气汤下之。又如发热，脉沉细，手足厥冷，冷汗自出者，为阴痉，风寒中于脏也，附子理中汤加防风、肉桂主之。然亦有内伤发痉者，病人肝血不足，血燥生风，目斜手搐，逍遥散加人参、桑寄生主之。经云：诸风掉眩，皆

属于肝是也。若脾虚木旺，反伤脾土，用五味异功散，加柴胡、芍药、木香、钩藤之属。脾气郁结，用加味归脾汤。若大病后，或产后，气血大虚，用十全大补汤加钩藤、桑寄生，如不应，急加附子。此治痉病之大法也。

加减小续命汤

麻黄（去节） 人参 黄芩 芍药 甘草 川芎 杏仁 防己各一钱 肉桂五分 防风一钱五分 附子三分

水煎服。此症若兼阳明，须加葛根、升麻。此症若兼少阳，另用小柴胡加桂枝、钩藤。

三一承气汤

大黄二钱 枳实一钱 厚朴八分 甘草一钱 元明粉一钱五分

水煎服。

## 斑 疹

凡发斑有四症，一曰伤寒，二曰温毒，三曰时气，四曰阴症。伤寒发斑者，盖因当汗不汗，当下不下，或妄投热药，以致热毒蕴结，发为斑疹，《千金方》云：红赤者胃热，紫赤者热甚，紫黑者胃烂也。凡斑既出，须得脉洪大有力，身温，足暖为顺；若脉沉小，足冷，元气弱者，为逆候也。凡治斑症，不宜发汗，汗之则增斑烂。又不宜早下，下早则斑毒内陷。如脉洪数，热甚烦渴者，用三黄解毒汤，或犀角大青汤以清之。若脉弱者，加人参主之。倘昏闷、谵语、大便四五日不通，以调胃承气汤微利之。如未可下，即用前犀角大青汤，加梨汁、蜜糖以润之。大抵解胃热、胃烂之毒，必以黄连、大青、犀角、元参、升麻、真青黛、石膏、知母、黄芩、山栀、黄柏之类，要在审察病情合宜而主之。温毒发斑，冬应寒而反温，或冬令感寒，春夏之交，发为温热之病，热毒蕴蓄，发为斑也。犀角大青汤主之。时气发斑者，天时不正之气也，人感之或憎寒壮热，发为斑疹。凡大红点，发于皮肤之上者，谓之斑；小红点，行于皮肤之中者，谓之疹。盖疹轻而斑重也。疹发于肺，宜用升麻葛根汤，加大力子以散之。斑出于胃，犀角大青汤以清之。若时气传染，中无实热，加味逍遥散去白朮，加元参、生地以解之。阴症发斑者，寒伏于下，逼其无根失守之火，聚于胸中，上熏于肺，致发斑点，如蚊蚤咬痕，此非斑也，与调中温胃之剂，其点自退。理中汤主之。

三黄解毒汤

黄连二钱 黄芩 黄柏 黑山栀各一钱五分

水煎服。

犀角大青汤 治斑出已盛，心烦大热，错语呻吟，不得眠，或咽痛不利。

犀角屑 大青 元参 甘草 升麻 黄连 黄芩 黄柏 黑山栀各一钱五分

水煎服。口大渴，加石膏；虚者，加人参。

## 结胸痞气

经云：病发于阳而反下之，热入，因作结胸；病发于阴而反下之，因作痞。阳、三阳也，阴、三阴也。伤寒邪在三阳，固不可下，下之则为结胸之恶候。即邪已入三阴，而未结聚成实，犹宜清解之，若下之太早，尚不免于痞气。结胸证重，痞气较轻也。大抵从胸至腹，硬满而痛，手不可近者，为结胸；胸前痞满不舒者，为痞气。结胸证，先用小陷胸汤，如或结实难解，更用大陷胸汤攻之。痞气证，半夏泻心汤主之。又有水结胸证，水饮停蓄也，小半夏加茯苓汤主之。复有寒实结胸证，乃寒气结聚不应误下而成，须用白散治之。凡一切结胸、痞气等证，服药不效者，乃浊气结而未散，《活人》俱用枳实理中丸，应乎而愈。

小陷胸汤 本太阳证，为医误下，从心下至少腹硬满而痛，手不可近者，为结胸，应服大陷胸汤。若手按不痛者，为小结胸，应服本方。然用药之道，宜先缓后急，有

如探试之法。

半夏（汤泡）二钱　黄连一钱五分　栝蒌实大者一枚（杵细）

上三味，以水六盅，先煮栝蒌，减半、去渣，纳诸药煮取二盅，温服。

按此方，加枳实一钱五分，更效。

大陷胸汤　结胸证，服前药不效，须用此方。

大黄六钱（去皮生用）　芒硝四钱　甘遂二分五厘（为末）

上三味，以水六盅，先煮大黄，减半，去渣，纳芒硝，煮二三沸，和甘遂末，温服，得快利，止后服。

半夏泻心汤　伤寒传入三阴，而未结聚成实，医早下之以致胸中痞闷不舒者，为痞气。宜用此方。

半夏（洗）　黄芩　干姜各一钱五分　人参　甘草（炙）各五分　黄连一钱　大枣二个（去核）

水煎服。本方加枳实五、七分为妙。

白散汤　治寒实结胸，无热证者。此寒痰积食结于胸中，故用此方，亦救急之良法。

桔梗　贝母各三钱　巴豆一分（去皮、心，熬黑，研如脂）

上三味为末，纳巴豆、更于臼中杵之，以白饮和匀，分二服，病在膈上必吐，在膈下必利。如不利，进热粥一杯。若利不止，进冷粥一杯，即止。

枳实理中丸

枳实（面炒）一两五钱　茯苓　白朮（陈土炒）各二两　甘草（炙）七钱五分　人参五钱　干姜（炮）四钱

上为末，米饮糊丸，如绿豆大。每服三钱，开水下，日二、三服，以瘥为度。

## 脏　结

病人素有宿积，连于脐旁，更加新邪，痛引阴筋。此邪气结实之候，为难治。

## 振　战　栗

振者，耸动也；战者，战摇也；栗者，心跳也。虚证多有之，而邪正交争，亦发战栗也，须按兼症治之。

## 筋惕肉瞤

经云：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发汗多，津液枯少，阳气大虚，筋肉失养，故惕惕而跳，瞤瞤然而动也。急宜温经益阳。真武汤主之。

真武汤　治伤寒发汗后，筋惕肉瞤，并治中寒下利，里有水气而发咳，或呕吐腹痛。

茯苓三钱　白芍（酒炒）三钱　白朮二钱　生姜二钱　附子（炮）一钱五分

水煎服。

若咳者，加五味子十粒，干姜一钱五分；若小便利，去茯苓；若下利，去芍药；若呕者，去附子，加生姜一倍。

## 叉手冒心

发汗过多，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汤主之。

## 惊　悸

心忪也，惕惕然跳动也。有气虚者，有汗下过多，损津液者，有水气者，当按兼症施治可也。

## 小便不利

小便不利，有数种。因汗下而小便不利者，津液不足也。黄疸热病，小便不利者，

郁热内蓄也。风湿相搏，与夫阳明中风而小便不利者，寒气所乘也。更有气虚而小便不利者，宜详辨之。

## 遗 溺

伤寒遗溺，乃危急之候。下焦虚寒，不能摄水，多致遗溺，理中、四逆辈主之。然三阳合病，每兼此症，有用白虎汤者，此热甚而阴挺失职也。大抵热甚神昏者可治，虚寒逆冷为难治也。若杂症遗尿，多属气虚，参、芪、归、朮主之。

## 呃 逆

即饱也，气自脐下直冲胸也。或谓咳逆即呃逆，非也，咳逆为咳嗽，与呃逆有何干涉？大法伤寒当下失下，胃火上冲而呃者，其证燥渴内热，大便闭结，大柴胡汤下之。便不结，泻心汤主之。三阴中寒，胃气欲绝而呃者，其证厥冷恶寒，下利清谷，附子理中汤，合丁香散温之。呃止则吉，不止则凶也。

扁鹊丁香散

丁香五个 柿蒂五个 甘草（炙）五分 干姜一钱

为末，沸汤点服，为妙。

## 懊 侬（恢即恼字，古通用）

懊侬，心中郁郁不舒，比之烦闷有甚焉者。由表邪未尽，乘虚内陷，结伏于心胸之间也，栀子豉汤吐之。

栀子豉汤

栀子三钱 香豉五钱

水煎服，服后，随手探吐之。若加枳实，名枳实栀子豉汤，治前证，并伤饮食。

## 郁 冒

昏冒而神不清，俗谓昏愦是也。经云：诸虚乘寒者，则为厥，郁冒不仁，此寒气上逆也，法当温补。又阳明证，小便不利，大便乍难乍易，时有微热，喘冒不得卧，有燥屎也，法当下之。又伤寒传至五六日间，渐变神昏不语，形貌如醉，或睡中独语一二句，与之以水则咽，不与则不思，医者不识，投以承气则误矣。盖不知此热传手厥阴心胞络经也。与食则咽，邪不在胃也。不与则不思，神昏故也。邪热既不在胃，而在心胞，宜用导赤散，合黄连解毒汤以清之。

导赤散

木通一钱五分 生地三钱 赤茯苓二钱 灯心二十节

水煎服。

## 奔 豚

气从少腹上冲心而痛，如江豚之上窜，此下焦阴冷之气，宜用解毒汤，加肉桂、吴萸肉、茯苓主之。或以橘核、小茴、川楝子佐之，尤效。

## 身热恶寒 身寒恶热。

病人身大热，反欲得近衣者，热在皮肤，寒在骨髓也；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寒在皮肤，热在骨髓也。

窃谓身热，反欲得近衣者，伤寒外感之属也；身寒，反不欲近衣者，热邪内郁之候也。然亦有热者欲得近衣而为内热者，火极似水也；寒者不欲近衣而为里寒者，水极似火也。是不可以不辨。

## 风温 湿温

伤寒发汗已，更感于风，身灼热者，名曰风温。风温为病，脉阴阳俱浮，自汗身重，多眠，鼻息鼾，语言难出，萎蕤汤主之。湿温者，其人常伤于湿，因而中暑，名曰湿温。两胫逆冷，胸满，头目痛，妄言，多汗，其脉阳浮而阴小，切忌发汗，汗之

名重喝，为难治，苍术白虎汤主之。

## 风湿相搏

伤寒八九日，风湿相搏，身体烦疼，不能自转侧，不呕不渴，脉虚浮而涩者，桂枝附子汤主之。此症脉虚浮而涩，且不渴，故用此汤，若兼口渴者，则不可用也。

## 劳复　食复　女劳复

大病后，不宜劳动，若劳倦伤气，无力与精神者，名曰劳复，补中益气汤主之。若饮食伤脾，名曰食复，宜调胃气，以消积食，枳实栀子豉汤主之。若病后犯房事，以致病复，名曰女劳复，其症头重不举，目中生花，腰背疼痛，小腹里急绞痛，以人参三白汤主之。

人参三白汤

人参二钱　白术　白芍　白茯苓各一钱五分　甘草（炙）五分　附子（炮）一钱　枣二枚

水煎服。

## 阴阳易

男子病新瘥，与女子接，其病遂遗于女，女子病新瘥，与男子接，其病遂遗于男，名曰阴阳易。其症头重不举，目中生花，腰背疼痛，小腹里急绞痛，与女劳复证候相似，间有吐舌数寸者，为大危，人参三白汤主之。

## 狐　惑

狐疑不决之状，内热生虫之候也。上唇有疮，则虫蚀其肺，名曰惑；下唇有疮，则虫蚀其肛，名曰狐。雄黄丸主之。

雄黄（研）　当归（炒）各七钱五分　槟榔五钱　芦荟（研）　麝香（研）各二钱五分

上捣研为末，煮面糊为丸，如桐子大。每服二十丸，粥饮下，日三服。

## 阳毒　阴毒

热之极，寒之甚，至极而无复加者也。阳毒则斑黄，狂乱；阴毒则厥逆，清谷，身痛如被仗。阴阳二毒，多有兼咽痛者，各宜按证投剂，大抵五日内可治，过此恐难为力。阳毒，栀子汤加人中黄主之。阴毒，四逆汤加葱白主之。

栀子汤　治阳毒

升麻　黄芩　杏仁　石膏各二钱　栀子　赤芍　知母　大青各一钱　甘草五分　柴胡一钱五分　豆豉百粒

水煎服。加人中黄一钱尤效。

## 百　合　病

行住坐卧，若有神灵，其人默默然意趣不乐，谓之百合病。用百合知母汤主之。

百合知母汤方

百合一枚　知母二钱

水煎服。

## 坏　病

本太阳病，若发汗，若吐，若下，若温针，仍不解者，此为坏病，桂枝不中与也，知犯何逆，随证治之。按，逆者，治不如法也。随证治之者，见某证用某药以救之也。古人悉以羊肉汤主之。恐未尽然。又是斋方，不论阴阳二症，或投药错误，致患人沉困垂危，七日后皆可服，传者云：千不失一。用好人参一两，去芦、薄切，水一大升，于银石器内，煎至一盏，坐新汲水内，取冷，作一服，汗不自他出，只在鼻梁尖上涓涓如水，是其验也。余尝用之，屡效。

羊肉汤方

当归　白芍各一钱五分　牡蛎（煅赤）一钱　生姜二钱　桂枝五分　龙骨（煅赤）四分　黑附子（炮，去皮、脐）五分

上为末。羊肉二两，葱白二寸，以水四碗，熬减一半，以布滤绞去渣，温服。

## 热入血室

妇人伤寒，经水适来适断，邪气乘虚内陷于血海之中，以致昼则明了，夜则谵语，如见鬼状者，是为热入血室。治法，无犯胃气，及上二焦，必自愈。宜用小柴胡汤，去半夏，加桃仁、红花、生地、丹皮之类主之。

## 阴躁似阳躁

阴极反发躁也。伤寒阳证发躁，必口渴便闭，下利肠垢，或谵言妄语，脉必沉实有力。若直中阴寒，不应有躁，今反烦躁者，是物极则反，水极似火也。其证口燥渴，思得水而不能饮，欲坐卧泥水之中，脉必沉迟无力，名曰阴躁，宜用温剂。设或认为阳躁而清之，误之甚矣。

## 阳厥似阴厥

阳厥者，热极而反发厥也。直中寒邪，则手足厥冷，今传经热证而亦发厥者，乃物极则反，火极似水也。书云：热深厥亦深，热微厥亦微是也。但寒厥初病即见，热厥则渐次而至，大不同尔。

## 肿

肿有三证，太阳风湿相搏，身微肿者，宜疏风去湿。阳明风热，耳前后肿者，宜刺。大病瘥后，腰以下肿者，宜利小便。

## 除　中

伤寒六七日，脉迟，迟则为寒，医者不察，反以凉药彻其热，腹中应冷不能食，今反能食，名曰除中。言食下即除去也。为难治。试与素饼食之，得饼发热者除中，不发热者，非除中也。

## 气上冲心

腹里气时时上冲也。伤寒传至厥阴，消渴，气上冲心，热证也。经云：诸逆冲上，皆属于火是也。病如桂枝证，头不痛，项不强，寸脉微浮，胸中痞硬，气上冲咽喉，不得息者，此为胸有寒也，当吐之，宜瓜蒂散（按寒字，当作痰）。

瓜蒂散

瓜蒂（炒黄）　赤小豆等分

上研为细末，取一钱，用豉一撮，汤一碗，先渍之，须臾煎成稀糜，去渣，取汁和末药五分，温服，药下便卧，欲吐，且忍之，良久再吐，如不吐，复如前进一服，以手指探之即吐。如过时又不吐，饮热汤一升，以助药力。吐讫，便可食。若服药过多者，饮清水解之。

# 诸方补遗

姜附汤　温中回阳。

干姜三钱　熟附子三钱

水煎服。

香薷饮　见伤暑。

桂枝附子汤　即桂枝汤加附子，见太阳经证。

藿香正气散　见伤暑。

保和汤　见心痛。

补中益气汤　见类中。

二陈汤　见中风。

槟榔散　见脚气。

四物汤　见虚证。

泽兰汤　见腰痛。

甘草附子汤　治风湿小便不利，大便反快。

甘草（炙）　熟附子各一钱　白朮　桂枝各一钱五分

水煎温服。

麻黄附子细辛汤　温经发表。

麻黄　附子各一钱　细辛五分　生姜三片

水煎服。

六味汤　见类中。

十枣汤　水停胁下，硬满而痛，不可忍，干呕，气短，自汗出，不恶寒。

芫花　甘遂　大戟等分

为末。水一盅，先煎大枣十枚，取八分，入药末三分，温服。若病不除，再服三分。

桂枝加芍药汤　见太阳经证

人参膏　用顶参六两，水五碗，煎取二碗；复煎用水二碗，煎取一碗，去渣，将三碗参汁合为一处，缓火煎熬。以箸尝尝搅之，候汁稠厚，即成膏矣，凡救虚危将脱之证，得此为善。

六味汤　见类中。

当归补血汤　治血虚燥热，证象白虎。误服白虎者，不治。

黄芪八钱　当归二钱　大枣五枚

水煎服。

酸枣仁汤　治汗下后，虚烦不得眠。

枣仁（炒透）一钱　甘草　知母　麦冬　茯苓各六分　干姜三分

水煎服。

小青龙汤　治表不解，有水气，干呕发热而咳。

麻黄　桂枝　芍药各一钱　半夏一钱五分（姜汁炒）　甘草（炙）　干姜　细辛各五分　五味子七粒

水煎服。

逍遥散　见类中。

五味异功散　归脾汤　十全大补汤　并见虚证。

桂枝甘草汤　即桂枝汤倍甘草，见太阳经证。

---

〔1〕“咳嗽”等小标题字原缺，据全书体例补。下同。

# 卷　三

## 中　风　门

中风者，真中风也，有中腑、中脏、中血脉之殊。中腑者，中在表也，外有六经之形证，与伤寒六经传变之证无异也。中太阳，用桂枝汤。中阳明，葛根汤加桂枝。中少阳，小柴胡汤加桂枝。其法悉具伤寒门，兹不赘。中脏者，中在里也，其人眩仆昏冒，不醒人事，或痰声如曳锯，宜分脏腑、寒热而治之。假如其人素挟虚寒，或暴中

新寒，则风水相搏，寒冰彻骨，而风为寒风矣；假如其人素有积热，或郁火暴发，则风乘火势，火借风威，而风为热风矣。为热风多见闭症，其证牙关紧急，两手握固，法当疏风开窍，先用搐鼻散吹之，次用牛黄丸灌之。若大便闭结，腹满胀闷，火势极盛者，以三化汤攻之。为寒风，多见脱证，其证手撒、脾绝，眼合、肝绝，口张、心绝，声如鼾、肺绝，遗尿、肾绝，更有两目直视，摇头上窜，发直如妆，汗出如珠，皆脱绝之证，法当温补元气，急用大剂附子理中汤灌之。若痰涎壅盛，以三生饮加人参灌之。间亦有寒痰壅塞，介乎闭脱之间，不便骤补者，用半夏、橘红各一两，浓煎至一杯，以生姜自然汁对冲，频频灌之，其人即苏，然后按其虚而调之。然予自揣生平，用附子理中治愈者甚多，其用牛黄丸治愈者，亦恒有之，惟三化汤一方，并未举用。此必天时、地土、人事之不同。然寒热之剂，屹然并立，古方具在，法不可泯，故两存之，以备参酌。中血脉者，中在经络之中也。其证口眼歪斜，半身不遂是也，大秦艽汤主之。偏在左，倍用四物汤；偏在右，佐以四君子汤。左右俱病，佐以八珍汤，并虎骨胶丸，此治真中之大法也。

## 口噤 角弓反张[1]

口噤、角弓反张，痉病也。但口噤而兼反张者，是已成痉也，小续命汤。口噤而不反张者，是未成痉也，大秦艽汤。其痉病俱见前伤寒兼证中，宜细加查核。

## 不 语

不语有心、脾、肾三经之异，又有风寒客于会厌，卒然无音者。大法，若因痰迷心窍，当清心火，牛黄丸，神仙解语丹。若因风痰聚于脾经，当导痰涎，二陈汤加竹沥、姜汁，并用解语丹。若因肾经虚火上炎，当壮水之主，六味汤加远志、石菖蒲。若因肾经虚寒厥逆，当益火之源，刘河间地黄饮子，或用虎骨胶丸加鹿茸。若风寒客于会厌，声音不扬者，用甘桔汤加疏散药。

## 遗 尿

遗尿谓之肾绝，多难救，然反目遗尿者，为肾绝，若不反目，但遗尿者，多属气虚，重用参、芪等药，补之则愈。

桂枝汤 葛根汤 小柴胡汤 俱见伤寒。

搐鼻散 治一切中风，不醒人事，用此吹鼻中，有嚏者生，无嚏者难治。

细辛（去叶） 皂角（去皮弦）各一两 半夏（生用）五钱

为极细末，磁瓶收贮，勿泄气，临用吹一、二分入鼻孔中取嚏。

牛黄丸 治中风痰火闭结，或瘛疭瘫痪，语言蹇涩，恍惚眩晕，精神昏愦，不省人事，或喘嗽痰壅，烦心等症。

牛黄六钱 麝香 龙脑（以上三味另研） 羚羊角 当归（酒洗） 防风 黄芩 柴胡 白朮 麦冬（去心） 白芍各七钱五分 桔梗 白茯苓 杏仁（去皮尖） 川芎 大豆黄卷 阿胶各八钱五分 蒲黄 人参（去芦） 神曲各一两二钱五分 雄黄（另研）四钱 甘草二两五钱 白敛 肉桂（去皮） 干姜各三钱七分 犀角（镑）一两 干山药三两五钱 大枣五十枚（蒸烂去皮） 金箔六百五十片（内存二百片为衣）

为细末，炼蜜同枣膏丸，每两作十丸，用金箔为衣每服一丸，温水化下。

三化汤 治中风入脏，热势极盛，闭结不通，便溺阻隔不行，乃风火相搏而为热风者，本方主之。设内有寒气，大便反硬，名曰阴结。阴结者，得和气暖日，寒冰自化，不可误用攻药，误即不能复救，慎之慎之。

厚朴（姜汁炒） 大黄（酒蒸） 枳实（面炒） 羌活各一钱五分

水煎服。

附子理中汤 见中寒。 治寒风中脏，阴冷极盛，脱证随见，此风水相遭而为寒

风者，急服此药，犹可得生。夫病属脱证，设误用疏通开窍之药，如人既入井而又加之以石也，必须参、附大剂饮之，方为合法。

三生饮　治寒风中脏，六脉沉细，痰壅喉响，不省人事，乃寒痰厥逆之候。

生南星　生乌头（去皮尖）　生附子各一钱五分　生姜五片　生木香五分

水煎服。

薛立斋云：三生饮，乃行经络，治寒痰之良药，斩关夺旗之神剂，每服必用人参两许驾驭而行，庶可驱外邪而补正气，否则不惟无益，适以取败。观先哲用芪附、朮附、参附等汤，其义可见。

大秦艽汤　治风中经络，口眼歪斜，半身不遂，或语言蹇涩，乃血弱不能养于筋，宜用养血疏风之剂，经云：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是也。

秦艽一钱五分　甘草（炙）　川芎　当归　芍药　生地　熟地（自制）　茯苓　羌活　独活　白朮　防风　白芷　黄芩（酒炒）各八分　细辛二分

水煎服。

如或烦躁口渴，加石膏一钱五分；阴雨，加生姜三片；春夏，加知母八分。

窃谓本方，初时宜用，若日久，则以四物、四君为主，而以风药佐之，庶收全功。

四物汤　四君子汤　八珍汤　俱见虚证。

虎骨胶丸　见痹证。

小续命汤　见伤寒发痉。

六味汤　见后类中门。

甘桔梗汤　见伤寒咽痛。

神仙解语丹

白附子（炮）　石菖蒲（去毛）　远志（去心，甘草水炮炒）　天麻　全蝎（去尾，甘草水洗）　羌活　南星（牛胆制多次更佳）各一两　木香五钱

上为末，面糊丸，龙眼大。每服一丸，薄荷汤下。

二陈汤

陈皮　茯苓　半夏（姜汁炒）　甘草（炙）各一钱五分

加入大枣二枚，水煎服。

地黄饮子

熟地（九蒸晒）二钱　巴戟（去心）　萸肉（去核）　肉苁蓉（酒浸焙）　石斛　附子（炮）　五味子（杵炒）　白茯苓各一钱　石菖蒲（去毛）　桂心　麦冬（去心）　远志（去心，甘草水炮炒）各五分

入薄荷少许，姜一片，枣二枚，水煎服。气虚，加人参二钱。

甘桔汤　见伤寒咽痛。

## 类中风

类中风者，谓火中、虚中、湿中、寒中、暑中、气中、食中、恶中也，共有八种。与真中相类而实不同也。然类中有与真中相兼者，须细察其形证而辨之。凡真中之证，必连经络，多见歪斜偏废之候，与类中之专气致病者，自是不同。然而风乘火势，邪乘虚入。寒风相搏，暑风相炫，饮食招风，种种变证，所在多有，务在详辨精细，果其为真中风，则用前驱风法，果其为类中也，则照本门施治，果其为真中、类中相兼也，则以两门医法合治之，斯无弊耳。兹举类中诸证，详列于下，俾学者触目洞然也。

一曰火中。火之自外来者，名曰贼，实火也。火之自内出者，名曰子，虚火也。中火之证，良由将息失宜，心火暴盛，肾水虚衰，不能制之，故卒然昏倒，不可作实火论。假如怒动肝火，逍遥散。心火郁结，牛黄清心丸。肺火壅遏，贝母瓜蒌散。思虑

伤脾，加味归脾汤。肾水 枯涸，虚火上炎者，六味地黄汤。若肾经阳虚，火不归原者，八味地黄汤，刘河间地黄饮子并主之。此治火中之法也。或问：火中而用桂、附者，何也？答曰：肾阳飞越，则丹田虚冷，其痰涎上壅者，水不归原也。面赤烦躁者，火不归原也。惟桂附八味能引火归原，火归水中，则水能生木，木不生风，而风自熄矣。

二曰虚中。凡人体质虚弱，过于作劳，伤损元气，以致痰壅气浮，卒然昏倒，宜用六君子汤主之。中气下陷者，补中益气汤主之。

三曰湿中。湿中者，即痰中也。凡人嗜食肥甘，或醇酒乳酪，则湿从内受。或山岚瘴气，久雨阴晦，或远行涉水，坐卧湿地，则湿从外受。湿生痰，痰生热，热生风，故卒然昏倒无知也。苍白二陈汤主之。

四曰寒中。凡人暴中于寒，卒然口鼻气冷，手足厥冷，或腹痛，下利清谷，或身体强硬，口噤不语，四肢战摇，此寒邪直中于里也。宜用姜附汤，或附子理中汤加桂主之。

五曰暑中。凡人务农于赤日，行旅于长途，暑气逼迫，卒然昏倒，自汗面垢，昏不知人，急用千金消暑丸灌之，其人立苏。此药有回生之功，一切暑药，皆不及此，村落中各宜预备。灌醒后，以益元散清之，或以四味香薷饮，去厚朴，加丹参、茯苓、黄连治之。虚者，加人参。余详论伤暑门。

六曰气中。七情气结，或怒动肝气，以致气逆痰壅，牙关紧急，极与中风相似，但中风身热，中气身凉。中风脉浮，中气脉沉。且病有根由，必须细究。宜用木香调气散主之。

七曰食中。醉饱过度，或着恼怒，以致饮食填塞胸中，胃气不行，卒然昏倒，宜用橘红二两，生姜一两，炒盐一撮，煎汤，灌而吐之，次用神朮散和之。其最甚者，胸高满闷，闭而不通，或牙关紧急，厥晕不醒，但心头温者，即以独行丸攻之，药既下咽，其人或吐或泻，自应渐苏。若泻不止者，以冷粥汤饮之，即止。

八曰恶中。登冢入庙，冷屋栖迟，以致邪气相侵，卒然错语妄言，或头面青黯，昏不知人，急用葱姜汤灌之，次以神朮散调之。苏合丸亦佳。

加味逍遥散　治肝经郁火，胸胁胀痛，或作寒热，甚至肝木生风，眩晕振摇，或咬牙发痉，一目斜视，一手一足搐搦，此皆肝气不和之证。经云：木郁达之是已。

柴胡　甘草　茯苓　白朮　当归　白芍　丹皮　黑山栀各一钱　薄荷五分

水煎服。

牛黄清心丸　见真中门。

贝母瓜蒌散

贝母二钱　瓜蒌仁一钱五分　胆南星五分　黄芩　橘红　黄连（炒）各一钱　甘草　黑山栀各五分

水煎服。

加味归脾汤

黄芪一钱五分　人参　白朮　茯神　当归　枣仁（炒）各一钱　远志（去心泡）甘草（炙）各七分　丹皮　黑山栀各八分　元眼肉五枚

水煎服。

六味地黄汤　滋水制火，则无上盛下虚之患。

即六味地黄丸方。

水煎服。本方加肉桂、熟附子各五分，名八味地黄汤。

六君子汤　理脾祛痰。

人参　茯苓　白朮（陈土炒）　陈皮（去白）　炙甘草　半夏（汤泡七次）各一钱　生姜五分　大枣二枚

水煎服。

补中益气汤　中气下陷，宜服此以升举之。

黄芪一钱五分　白朮（陈土炒）　人参　当归　甘草（炙）各一钱　柴胡　升麻各三分　陈皮五分　生姜一片　大枣二枚

水煎服。

苍白二陈汤　见中风。　即二陈汤，加苍朮、白朮各一钱。

姜附汤　见诸方补遗。

附子理中汤　见真中。

《千金》消暑丸　治中暑昏闷不醒，并伏暑停食，呕吐泻利，一切暑药，皆不及此。

半夏（醋煮）四两　茯苓　甘草各二两

共为细末，生姜自然汁糊丸，如绿豆大。每服五、六十丸，开水下，若昏愦不醒，碾碎灌之。予用此药，治中暑证，累效。有一老人，厥去半日，药下即苏，随以香薷饮去厚朴，加丹参、茯苓与之，遂愈。因劝各村落中，预备应用，以为救济之法，并嘱同道中预备此药，以广活人之术。

益元散　通利九窍，清暑热，除烦渴，为治暑之圣药。

甘草一两　滑石（白腻者，水飞过）六两

上为末。每服三、五钱，新汲水调服，或用灯心煎汤，待冷调服[2]。

四味香薷饮　见伤暑。

木香调气散　平肝气，和胃气。

白蔻仁（去壳研）　檀香　木香各一两　丁香三钱　香附五两　藿香四两　炙甘草　砂仁　陈皮各二两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入盐少许，点服。

神朮散　此药能治时行不正之气，发热头痛，伤食停饮，胸满腹痛，呕吐泻利，并能解秽驱邪，除山岚瘴气，鬼疟尸注，中食、中恶诸症，其效至速。予尝合此普送，药到病除，罔不应验。

苍朮（陈土炒）　陈皮　厚朴（姜汁炒）各二斤　甘草（炙）十二两　藿香八两　砂仁四两

共为末。每服二、三钱，开水调下。

独行丸　治中食，胸高满闷，吐法不效，须用此药攻之。若昏晕不醒，四肢僵硬，但心头温者，抉齿灌之。

大黄　巴豆（去壳，去油）　干姜各一钱

研细，姜汁为丸，如黄豆大。每服五、七丸，用姜汤化下。若服后泻不止者，用冷粥饮之，即止。

苏合丸　治劳瘵骨蒸，疰忤心痛，霍乱吐利，时气鬼魅，瘴疟疫疠，瘀血月闭，痃癖疔肿，惊痫中风，中气痰厥，昏迷等证。

白朮　青木香　犀角　香附（炒去毛）　朱砂　诃黎勒（煨、取皮）　檀香　安息香（酒熬膏）　沉香　麝香　丁香　荜拨各二两　龙脑　熏陆香（别研）　苏合香各二两

上为细末，研药匀，用安息香膏，并苏合香油，炼蜜和丸，丸如弹子大。以腊匮固，绯绢当心带之，一切邪祟不敢近。

## 伤暑　霍乱　搅肠痧

古称静而得之为中暑，动而得之为中热，暑阴而热阳也。不思暑字，以日为首，正言热气之袭人耳。夏日烈烈，为太阳之亢气，人触之，则生暑病。至于静而得之者，乃

纳凉于深堂水阁，大扇风车，嗜食瓜果，致生寒疾，或头痛身痛，发热恶寒者，外感于寒也，或呕吐腹痛，四肢逆冷者，直中于寒也。与暑证有何干涉？大抵暑证辨法，以自汗、口渴、烦心、溺赤、身热、脉虚为的。然有伤暑、中暑、暑闭之不同。伤暑者，感之轻者也，其症烦热口渴，益元散主之。中暑者，感之重者也，其症汗大泄，昏闷不醒或烦心、喘喘、妄言也。昏闷之际，以消暑丸灌之，立醒。既醒，则验其暑气之轻重而清之，轻者益元散，重者白虎汤。闭暑者，内伏暑气，而外为风寒闭之也。其头痛、身痛、发热恶寒者，风寒也。口渴、烦心者，暑也。四味香薷饮加荆芥、秦艽主之。又有暑天受湿，呕吐泻利，发为霍乱，此停食伏饮所致，宜分寒热治之。热者，口必渴，黄连香薷饮主之。寒者，口不渴，藿香正气散主之。更有干霍乱证，欲吐不得吐，欲泻不得泻，搅肠大痛，变在须臾，古方以烧盐合阴阳水引而吐之，或以陈皮同煎吐之，或用多年陈香橼煎汤更佳，俗名搅肠痧、乌痧胀，皆此之类，此系秽气闭塞经隧，气滞血凝，脾土壅满，不能转输，失天地运行之常，则胀闭而危矣。是以治法宜速，切戒饮粥汤，食诸物，入口即败，慎之慎之。

消暑丸　益元散　见类中。

白虎汤　见阳明腑病。

四味香薷饮　治风寒闭暑之证，头痛发热，烦心口渴，或呕吐泄泻，发为霍乱，或两足转筋。凡闭暑而不能发越者，非香薷不可。香薷乃消暑之要药，而方书称为散剂。俗称为夏月之禁剂，夏即禁用，则当用于何时乎？此不经之说，致令良药受屈，殊可扼腕，故辩之。

香薷　扁豆　厚朴（姜汁炒）各一钱五分　甘草（炙）五分

水煎服。

若兼风寒，本方加荆芥、秦艽、蔓荆子；若兼霍乱吐泻，烦心口渴，本方加黄连；若两足转筋，本方加木瓜、茯苓；木瓜治转筋之神剂。若风暑相搏，而发搐搦者，本方加羌活、钩藤；凡暑症不宜发汗，今用风药者，因其暑中挟风也。若暑湿相搏，名曰湿温，误汗则名重暍、多难治，宜用苍术白虎汤。时医不论暑湿，概行发散，伤生匪浅。

藿香正气散　治暑月贪凉饮冷，发为霍乱，腹痛吐泻，憎寒壮热。

藿香　砂仁　厚朴　茯苓　紫苏　陈皮各一钱　白术（土炒）　半夏　桔梗　白芷各七分　甘草（炙）五分　生姜三片

水煎服。

清暑益气汤　预服此药，以防暑气。

黄芪一钱五分　白术一钱　人参　当归　陈皮　麦冬（去心）　炙甘草各五分　扁豆二钱　茯苓七分　升麻　柴胡　北五味各三分　神曲四分　黄柏　泽兰各二分

水煎服。

## 疫　疠

疫论已见首卷，分来路两条，去路三条，治法五条，详且尽矣。大法，天行之气，从经络入，其证头痛发热，宜微散，香苏散散之。病气传染，从口鼻入，其证呕恶胸满，宜解秽，神术散和之。若两路之邪，归并于里，腹胀满闷，谵语发狂，唇焦口渴者，治疫清凉散清之。便闭不通者，加大黄下之。其清凉散内，人中黄一味，乃退热之要药，解秽之灵丹，医家缺而不备，安能取效？复有虚人患疫，或病久变虚，或妄治变虚者，须用人参、白术、当归等药，加入清凉药内，以扶助正气。如或病气渐退，正气大虚，更宜补益正气为主。夫发散、解秽、清中、攻下四法外而以补法驾驭其间，此收效万全之策也。予尝用麦冬、生地各一两，加人参二三钱，以救津液。又尝用人参

汤，送下加味枳朮丸，以治虚人郁热便闭之症，病气退而元气安，遂恃为囊中活法，谨告同志，各自存神。又有头面肿大，名曰大头瘟者，颈项粗肿，名曰虾蟆瘟者，古方普济消毒饮并主之。但头肿之极，须用针砭，若医者不究其理，患者畏而不行，多致溃裂腐烂而难救。若颈肿之极，须用橘红、淡盐汤吐去其痰，再用前方倍甘桔主之，须宜早治，不可忽也。

香苏散　见太阳证。

神朮散　见类中。

治疫清凉散

秦艽　赤芍　知母　贝母　连翘各一钱　荷叶七分　丹参五钱　柴胡一钱五分　人中黄二钱

水煎服。

如伤食胸满，加麦芽，山查、萝卜子、陈皮；胁下痞，加鳖甲，枳壳；昏愦，谵语，加黄连；热甚大渴，能消水者，加石膏、天花粉、人参；便闭不通，腹中胀痛者，加大黄下之；虚人自汗多，倍加人参；津液枯少，更加麦冬，生地；若时行寒疫，不可轻用凉药，宜斟酌投剂。

普济消毒饮　针砭法　并见头痛。

加味枳朮丸　见腹痛。

制人中黄法　用竹筒两头留节，刮去青皮，开一孔，将甘草装满，仍用木屑塞口，融松香封固，用绳扎定，于腊月初一日，投厕缸中，一月足，取起，用水濯洗，然后劈开竹筒，将甘草晒干，收藏听用。

或问：香苏散、神朮散，芳香药也，人中黄，有秽气者也，而皆以之解疫毒，消秽气，何也？不知邪客上焦，乃清虚之所，故用芳香以解之。邪客中、下二焦，乃浊阴之所，疫毒至此，结而为秽，则非芳香所能解，必须以秽攻秽而秽气始除，此人中黄之用，所以切当也。夫病有先后，有部位，有变更，而用药随之，方为活法。医家常须识此，不只治疫一端而已。

## 虚　劳

帝曰：阴虚生内热，奈何？岐伯曰：有所劳倦，形气衰少，谷气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气热，热气熏胸中，故内热。此言气虚之候也。东垣宗其说，发补中益气之论，卓立千古。朱丹溪从而广之，以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人之劳心好色，内损肾元者，多属真阴亏损，宜用六味汤加知母，黄柏，补其阴而火自降，此又以血虚为言也。后人论补气者，则宗东垣，论补血者，则宗丹溪。且曰水为天一之元，土为万物之母，其说至为有理。然而阳虚易补，阴虚难疗。治虚损者，当就其阴血未枯之时而早补之。患虚损者，当就其真阴未槁之时而重养之，亦庶乎其可矣。凡虚劳之证，多见吐血、痰涌、发热、梦遗、经闭，以及肺痿、肺疽、咽痛、音哑，侧卧，传尸、鬼注诸疾，今照葛仙翁《十药神书》例，增损方法，胪列于下，以便观览。

### 甲字号方

止咳嗽为主。予见虚损之成，多由于吐血。吐血之因，多由于咳嗽，咳嗽之原，多起于风寒。仲景云：咳而喘息有音，甚则吐血者，用麻黄汤。东垣师其意，改用人参麻黄芍药汤。可见咳嗽吐红之症，多由于外感者，不可不察也。予治外感咳嗽，用止嗽散加荆、防、苏梗以散之。散后肺虚，即用五味异功散，补脾土以生肺金。虚中挟邪，则用团鱼丸解之。虚损渐成，咳嗽不止，乃用紫菀散、月华丸，清而补之。此治虚咳之要诀也。余详本门。

止嗽散　见后咳嗽门。

五味异功散　即四君子汤加陈皮，方见后。

团鱼丸　治久咳不止，恐成劳瘵

贝母（去心）　知母　前胡　柴胡　杏仁（去皮尖及双仁者）各四钱　大团鱼一个（重十二两以上者，去肠）

上药与鱼同煮熟，取肉连汁食之，将药渣焙干为末，用鱼骨煮汁一盏，和药为丸，如桐子大，每服二十丸、麦冬汤下，日三服。

海藏紫苑散　润肺止嗽，并治肺痿。

人参五分　紫苑　知母（蒸）　贝母（去心）　桔梗　茯苓　真阿胶（蛤粉炒成珠）各一钱　五味子　甘草（炙）各三分

水煎服。

月华丸　滋阴降火，消痰，祛瘀，止咳，定喘，保肺，平肝，消风热，杀尸虫，此阴虚发咳之圣药也。

天冬（去心蒸）　麦冬（去心蒸）　生地（酒洗）　熟地（九蒸晒）　山药（乳蒸）　百部（蒸）　沙参（蒸）　川贝母（去心蒸）　真阿胶各一两　茯苓（乳蒸）　獭肝　广三七各五钱

用白菊花二两，去蒂，桑叶二两经霜者熬膏，将阿胶化入膏内，和药稍加炼蜜为丸，如弹子大。每服一丸，噙化，日三服。

## 乙字号方

止吐血为主。凡血症，有阳乘阴者，有阴乘阳者。假如脉数内热，口渴，干燥，或平素血虚火旺，加以醇酒炙煿之物，此乃热气腾沸，迫血妄行，名曰阳乘阴。法当清降，四生丸等主之。吐止后，则用六味地黄丸补之。又如脉细沉迟，口舌清润，平素体质虚寒，或兼受风冷之气，此谓天寒地冻，水凝成冰，名曰阴乘阳。法当温散，理中汤主之。凡治血症，不论阴阳，俱以照顾脾胃为收功良策。诚以脾胃者，吉凶之关也。书云：自上损下者，一损、损于肺，二损、损于肝，三损、损于脾，过于脾，则不可治。自下损上者，一损、损于肾，二损、损于心，三损、损于胃，过于胃，则不可治。所谓过于脾胃者，吐泻是也。古人有言，不问阴阳与冷热，先将脾胃与安和。丹溪云：凡血症，须用四君子之类以收功。其言深有至理。然而补脾养胃，不专在药，而在饮食之得宜。《难经》曰：损其脾者，调其饮食，适其寒温。诚以饮食之补，远胜于药耳。世之治损者，亦可恍惚悟矣。

四生丸　治阳盛阴虚，热迫血而妄行，以致吐血、咯血、衄血，法当清降。

生地黄　生荷叶　生侧柏叶　生艾叶各等分

细切，同捣极烂为丸，如鸡子大。每服一丸，水煎，去渣服。

吐甚者，用此丸煎汤，调下花蕊散一、二钱，尤佳。

花蕊石散　能化瘀血为水，而不动脏腑，真神药也。

花蕊石一斤　明硫黄四两

入瓦罐内，封口，铁线紧扎，盐泥包裹，晒干，硬炭围定，炼二炷香，研细，筛过，每服二三钱，童便、热酒调服。

生地黄汤

生地三钱　牛膝　丹皮　黑山栀各一钱　丹参　元参　麦冬　白芍各一钱五分　郁金　广三七　荷叶各七分

水煎，加陈墨汁、清童便各半杯，和服。

六味地黄丸　滋益先天，生肾水，制虚火，乃医门要药，尤红症之灵丹也。见类中。

理中汤　见中寒门。　治阴盛阳虚，不能统血，以致阴血走散，法当温补。

四君子汤

人参　白朮　茯苓　炙甘草各一钱

大枣二枚，生姜一片，水煎服。

## 丙字号方

治大吐血，成升斗者。先用花蕊散止之，随用独参汤补之，所谓血脱益气，阳生阴长之理。贫者以归脾汤代之。

人参一两（去芦）

水煎服，听其熟睡，切勿惊醒，则阴血复生矣。

归脾汤

白朮　人参　当归　枣仁（炒）　白芍各一钱　黄芪一钱五分　远志（去心泡）七分　甘草（炙）五分　元眼肉五枚

水煎服。

## 丁字号方

治咳嗽吐红，渐成骨蒸劳热之症。如人胃强气盛，大便结，脉有力，此阳盛生热，法当清凉，清骨散主之。若胃虚脾弱，大便溏，脉虚细，此阴虚发热，法当养阴，逍遥散、四物汤主之。若气血两虚而发热者，八珍汤补之。若元气大虚，变症百出，难以名状，不问其脉，不论其病，但用人参养荣汤，诸症自退。经云：甘温能除大热，如或误用寒凉，反伐生气，多致不救。

清骨散

柴胡　白芍各一钱　秦艽七分　甘草五分　丹皮　地骨皮　青蒿　鳖甲各一钱二分　知母　黄芩　胡黄连各四分

水煎服。

加童便尤妙，凡逍遥、四物、八珍方内，皆可加入。

逍遥散 方见类中。　治肝经血虚，烦躁，口渴，胸胁刺痛，头眩，心悸，颊赤，口苦，发热盗汗，食少嗜卧。又治女人经血不调，脐腹胀痛，寒热如疟。并治室女经闭，痰嗽潮热，肌瘦劳热等证。

四物汤

大熟地（自制）　当归　白芍各一钱五分　川芎五分

水煎服。

加丹皮、麦冬、玉竹、山药、茯苓，退虚热至效。

八珍汤　治气血虚，发热、潮热。

人参　白朮　茯苓　甘草（炙）　熟地　当归　白芍各一钱　川芎五分

枣二枚，水煎服。

本方加黄芪、肉桂，名十全大补汤。加丹皮、黑山栀、柴胡，名加味八珍汤。

人参养荣汤

白芍（炒）二钱　人参　黄芪（蜜炙）　当归　白朮　熟地各一钱五分　甘草（炙）　茯苓　远志（去心泡）各七分　北五味　桂心　陈皮各四分

姜一片，枣二枚，水煎服。

## 戊字号方

治肺痿肺痈。久咳不止，时吐白沫，如米粥者，名曰肺痿，此火盛金伤，肺热而金化也。保和汤主之。咳嗽吐脓血，咳引胸中痛，此肺内生毒也，名曰肺痈，加味桔梗汤主之。

保和汤　治肺痿。

知母（蒸）五分　贝母二钱　天冬（去心）　麦冬（去心）一钱　苡仁五钱　北

五味十粒　甘草　桔梗　马兜铃　百合　阿胶（蛤粉炒成珠）各八分　薄荷二分

水煎服，饴糖一匙，温服。虚者，加人参。

加味桔梗汤　治肺痈。

桔梗（去芦）　白芨　橘红　甜葶苈（微炒）各八分　甘草节　贝母各一钱五分　苡仁　金银花各五钱

水煎服。初起，加荆芥、防风各一钱；溃后，加人参、黄芪各一钱。

## 己字号方

治咽痛音哑喉疮。夫劳病至此，乃真阴枯涸，虚阳上泛之危症，多属难起。宜用六味丸滋肾水，而以治标之法佐之可也。

百药煎散　治咽痛。

百药煎五钱　硼砂一钱五分　甘草二钱

为末。每服一钱，米饮调，食后细细咽之。

通音煎　治音哑。

白蜜一斤　川贝母一两（去心，为末）　款冬花二两（去梗为末）　胡桃肉（去衣研烂）十二两

上四味和均。饭后蒸熟，不拘时，开水点服。

柳华散　治喉疮，并口舌生疮，咽喉肿痛诸症。

真青黛　蒲黄（炒）　黄柏（炒）　人中白各一两　冰片三分　硼砂五钱

共为细末。吹喉极效。

## 庚字号方

治男子梦遗精滑。其梦而遗者，相火之强也。不梦而遗者，心肾之衰也。宜分别之。

秘精丸　有相火，必生湿热，则水不清，不清则不固，故本方以理脾导湿为先，湿祛水清，而精自止矣。治浊之法亦然。

白朮　山药　茯苓　茯神　莲子肉（去心蒸）各二两　芡实四两　莲花须　牡蛎各一两五钱　黄柏五钱　车前子三两

共为末，金樱膏为丸。如桐子大。每服七、八十丸，开水下。气虚者，加人参一两。

十补丸　气旺则能摄精，时下体虚者众，服此累效。

黄芪　白朮各二两　茯苓　山药各一两五钱　人参一两　大熟地三两　当归　白芍各一两　山萸肉　杜仲　续断各二两　枣仁二两　远志一两　北五味　龙骨　牡蛎各七钱五分

金樱膏为丸。每服四钱，开水下。

## 辛字号方

治女人经血不调，并治室女经闭成损。按，女人经水不调，乃气血不和，其病尤浅。室女经闭，则水源断绝，其病至深。夫所谓天癸者，癸生于子，天一所生之本也。所谓月经者，经常也，反常则灾病至矣。室女乃血气完足之人，尤不宜闭，闭则鬓发焦，咳嗽发热，诸病蜂起，势难为也。

泽兰汤　调经，通血脉，治经闭。

泽兰二钱　柏子仁　当归　白芍　熟地　牛膝　茺蔚子各一钱五分

水煎服。

益母胜金丹

熟地　当归各四两　白芍（酒炒）三两　川芎一两五钱　牛膝二两　白朮　香附（酒、醋、姜汁、盐水各炒一次）　丹参　茺蔚子各四两　益母草一斤

酒、水各半，熬膏，和炼蜜为丸。每早开水下三钱，晚用清酒下二钱。

经水后期而来，小腹冷痛，为寒，加肉桂五钱。经水先期妄行，自觉血热，加丹皮二两，酒炒条芩五钱。凡遇经水作痛，乃血凝气滞，加延胡索一两。

### 壬字号方

治传尸劳瘵，驱邪杀虫。劳症之有虫，如树之有蠹，去其蠹而后培其根，则树木生长。劳症不去虫，而徒恃补养，未见其受益者。古法具在，不可废也。

驱虫丸

明雄黄一两　芜荑　雷丸　鬼箭羽各五钱　獭肝一具　丹参一两五钱　麝香二分五厘

炼蜜丸，如桐子大，每食后开水下十丸，日三服。

紫金丹亦效。或用真苏合香丸，治之尤佳 。

### 癸字号方

补五脏虚损。凡病，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况由虚致病者乎？则补法为最要。《难经》云：损其肺者，益其气；损其心者，和其荣卫；损其脾者，调其饮食，适其寒温；损其肝者，缓其中；损其肾者，益其精。按法治之。

补天大造丸　补五脏虚损。

人参二两　黄芪　白朮（陈土蒸）各三两　当归（酒蒸）　枣仁（去壳）　远志（去心，甘草水泡炒）　白芍（酒炒）　山药（乳蒸）　茯苓（乳蒸）各一两五钱　枸杞子（酒蒸）　大熟地（九蒸晒）各四两　河车（一具甘草水洗）　鹿角一斤（熬膏）　龟板八两（与鹿角同熬膏）

以龟鹿胶和药，加炼蜜为丸。每早开水下四钱。阴虚内热甚者，加丹皮二两；阳虚内寒者，加肉桂五钱。

## 咳　嗽

咳嗽症，虚劳门已言之。而未详及外感诸病因，故再言之。肺体属金譬若钟然，钟非叩不鸣。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之邪，自外击之则鸣，劳欲情志饮食炙煿之火，自内攻之则亦鸣。医者不去其鸣钟之具，而日磨锉其钟，将钟损声嘶而鸣之者如故也。钟其能保乎？吾愿治咳者，作如是观。

大法，风寒初起，头痛鼻塞，发热恶寒而咳嗽者，用止嗽散，加荆芥、防风、苏叶、生姜以散邪。既散而咳不止，专用本方，调和肺气，或兼用人参胡桃汤，以润之；若汗多食少，此脾虚也，用五味异功散加桔梗 ，补脾土以生肺金。若中寒入里而咳者，但温其中而咳自止。若暑气伤肺，口渴烦心溺赤者，其症最重，用止嗽散，加黄连、黄芩、花粉以直折其火。若湿气生痰，痰涎稠粘者，用止嗽散，加半夏、茯苓、桑白皮、生姜、大枣以祛其湿。若燥火焚金，干咳无痰者，用止嗽散加瓜蒌、贝母、知母、柏子仁以润燥。此外感之治法也。

然外感之邪，初病在肺，肺咳不已，则移于五脏，脏咳不已，则移于六腑。须按《内经》十二经见证而加减如法，则治无不痊。经云：咳而喘息有音，甚则唾血者，属肺脏，此即风寒咳血也，止嗽散加荆芥、紫苏、赤芍、丹参。咳而两胁痛，不能转侧，属肝脏，前方加柴胡、枳壳、赤芍。咳而喉中如梗状，甚则咽肿喉痹，属心脏，前方倍桔梗，加蒡子。咳而右胁痛，阴引肩背，甚则不可以动，动则咳剧，属脾脏，前方加葛根、秦艽、郁金。咳而腰背痛，甚则咳涎者，属肾脏，前方加附子。咳而呕苦水者，属胆腑，前方加黄芩、半夏、生姜。咳而失气者，属小肠腑，前方加芍药。咳而呕，呕甚则长虫出，属胃腑，前方去甘草，加乌梅、川椒、干姜、有热佐之以黄连。咳而遗屎，属大肠腑，前方加白朮、赤石脂。咳而遗溺，属膀胱腑，前方加茯苓、半夏。

久咳不止，三焦受之，其证腹满不食，令人多涕唾，面目浮肿，气逆，以止嗽散，合五味异功散并用。投之对症，其效如神。

又以内伤论前症，若七情气结、郁火上冲者，用止嗽散，加香附、贝母、柴胡、黑山栀。若肾经阴虚，水衰不能制火，内热，脉细数者，宜朝用地黄丸滋肾水，午用止嗽散，去荆芥，加知母、贝母以开火郁，仍佐以萎蕤胡桃汤。若客邪混合，肺经变生虚热者，更佐以团鱼丸。若病势深沉，变为虚损，或尸虫入肺，喉痒而咳者，更佐以月华丸。若内伤饮食，口干痞闷，五更咳甚者，乃食积之火，至此时流入肺经，用止嗽散，加连翘、山查、麦芽、卜子。若脾气虚弱，饮食不思，此气弱也，用五味异功散加桔梗。此内伤之治法也。

凡治咳嗽，贵在初起得法为善。经云：微寒微咳。咳嗽之因，属风寒者十居其九。故初治必须发散，而又不可以过散，不散则邪不去，过散则肺气必虚，皆令缠绵难愈。薛立斋云：肺有火，则风邪易入，治宜解表兼清肺火；肺气虚，则腠理不固，治宜解表兼补肺气，又云：肺属辛金，生于己土，久咳不已，必须补脾土以生肺金。此诚格致之言也。然清火之药，不宜久服。无论脉之洪大滑数，数剂后，即宜舍去。但用六味丸频频服之，而兼以白蜜、胡桃润之，其咳自住。若脾肺气虚，则用五味异功散，六君子等药，补土生肺，反掌收功，为至捷也。治咳者，宜细加详审。患咳者，宜戒口慎风。毋令久咳不除变为肺痿、肺疽、虚损、劳瘵之候，慎之戒之。

止嗽散　治诸般咳嗽。

桔梗（炒）　荆芥　紫菀　百部　白前（蒸）各二斤　甘草（炒）十二两　陈皮（水洗去白）一斤

共为末。每服三钱，开水调下，食后临卧服，初感风寒，生姜汤调下。

予制此药普送，只前七味，服者多效。或问：药极轻微，而取效甚广，何也？予曰：药不贵险峻，惟期中病而已，此方系予苦心揣摩而得也。盖肺体属金，畏火者也，过热则咳；金性刚燥恶冷者也，过寒亦咳。且肺为娇脏，攻击之剂既不任受，而外主皮毛，最易受邪，不行表散则邪气留连而不解。经曰：微寒微咳。寒之感也，若小寇然，启门逐之即去矣。医者不审，妄用清凉酸涩之剂，未免闭门留寇，寇欲出而无门，必至穿逾而走，则咳而见红。肺有二窍，一在鼻，一在喉。鼻窍贵开而不闭，喉窍宜闭而不开。今鼻窍不通，则喉窍将启，能无虑乎？本方温润和平，不寒不热，既无攻击过当之虞，大有启门驱贼之势。是以客邪易散，肺气安宁。宜其投之有效欤？附论于此，以谙明哲。

人参胡桃汤　止嗽定喘。

人参五分　胡桃肉三钱（连衣研）　生姜三片

水煎服。本方以萎蕤易生姜，名萎蕤胡桃汤，治阴虚症。

又方：用白蜜二斤，胡桃肉二斤，隔汤炖熟[3]，开水点服，不拘时。

五味异功散　六味丸　团鱼丸　月华丸　俱见虚劳。

六君子汤　见类中。

## 喘

经云：诸病喘满，皆属于热。盖寒则息微而气缓，热则息粗而气急也。由是观之，喘之属火无疑矣。然而外感寒邪，以及脾肾虚寒，皆能令喘，未便概以火断也。假如风寒外客而喘者，散之；直中于寒而喘者，温之；热邪传里，便闭而喘者，攻之；暑伤气而喘者，清而补之；湿痰壅遏而喘者，消之；燥火入肺而喘者，润之。此外感之治法也。各详本门。

若夫七情气结，郁火上冲者，疏而达之，加味逍遥散。肾水虚而火上炎者，壮水

制之，知柏八味丸。肾经真阳不足而火上泛者，引火归根，桂附八味丸。若因脾虚不能润肺而喘者，五味异功散加桔梗，补土生金。此内伤之治法也。

夫外感之喘，多出于肺，内伤之喘，未有不由于肾者。经云：诸痿喘呕，皆属于下。定喘之法，当于肾经责其真水、真火之不足而主之。如或脾气大虚，则以人参、白朮为主。参、朮补脾土以生肺金，生金则能生水，乃隔二、隔三之治也。更有哮症与喘相似，呀呷不已，喘息有音，此表寒束其内热，致成斯疾，加味甘桔汤主之，止嗽散亦佳 。古今治喘哮症，方论甚繁，大意总不出此。

加味逍遥散　见类中。

知柏八味丸　即六味丸加知母，黄柏。

桂附八味丸　俱见类中。

五味异功散　见虚证。

加味甘桔汤　治喘，定哮。

甘草五分　桔梗　川贝母　百部　白前　橘红　茯苓　旋复花各一钱五分

水煎服。

止嗽散　见伤寒咳嗽。

## 吐　血

暴吐血，以祛瘀为主，而兼之降火；久吐血，以养阴为主，而兼之理脾。古方四生丸、十灰散、花蕊石散，祛瘀降火之法也；古方六味汤、四物汤、四君子汤，养阴补脾之法也。

然血症有外感、内伤之不同。假如咳而喘息有音，甚则吐血者，此风寒也，加味香苏散散之。务农赤日，行旅长途，口渴自汗而吐血者，此伤暑也，益元散清之。夏令火炎，更乘秋燥，发为干咳，脉数大而吐血者，此燥火焚金也，三黄解毒汤降之。此外感之治法也。

又如阴虚吐血者，初用四生丸、十灰散以化之，兼用生地、黄连以清之。吐止，则用地黄丸补之。阳虚大吐，血成升斗者，初用花蕊石散以化之，随用独参汤以补之，继则用四君、八珍等以调之。脏寒吐血，如天寒地冻，水凝成冰也，用理中汤以温之。其或七情气结，怒动肝火者，则用加味逍遥散以疏达之。伤力吐血者，则用泽兰汤行之。此内伤之治法也。

夫血以下行为顺，上行为逆，暴吐之时，气血未衰，饮食如常，大便结实，法当导之下行。病势既久，气血衰微，饮食渐减，大便不实，法当养阴血兼补脾气。大凡吐血、咯血，须用四君子之类以收功，盖阴血生于阳气，脾气旺则能生血耳。治者念之。

四生丸　见虚证。

十灰散　祛瘀生新，止血之良剂。

大蓟　小蓟　茅根　茜根　老丝瓜　山栀　蒲黄　荷叶　大黄　乱发

烧灰，存性。每服二、三钱，藕汤调下。

花蕊石散　六味汤　四物汤　四君子汤　并见虚证。

加味香苏散　即香苏散加山栀、丹皮、丹参。方见伤寒太阳证。

益元散　见类中。

三黄解毒汤　见伤寒。

生地黄汤　见虚证。

独参汤　八珍汤　见虚证。

理中汤　见中寒。

加味逍遥散　见类中。

泽兰汤　见后腰痛。

## 头　痛

头为诸阳之会，清阳不升，则邪气乘之，致令头痛。然有内伤、外感之异，外感风寒者，宜散之。热邪传入胃腑，热气上攻者，宜清之。直中证，寒气上逼者，宜温之。治法详见伤寒门，兹不赘。然除正风寒外，复有偏头风，雷头风，客寒犯脑，胃火上冲，痰厥头痛，大头天行，破脑伤风，眉棱骨痛，眼眶痛等证。更有真头痛，朝不保暮，势更危急。皆宜细辨。

偏头风者，半边头痛，有风热，有血虚。风热者，筋脉抽搐，或鼻塞，常流浊涕，清空膏主之；血虚者，昼轻夜重，痛连眼角，逍遥散主之。雷头风者，头痛而起核块，或头中雷鸣，多属痰火，清震汤主之。客寒犯脑者，脑痛连齿，手足厥冷，口鼻气冷，羌活附子汤主之。胃火上冲者，脉洪大，口渴饮冷，头筋扛起者，加味升麻汤主之。痰厥头痛者，胸膈多痰，动则眩晕，半夏白朮天麻汤主之。肾厥头痛者，头重足浮，腰膝酸软，经所谓下虚上实是也。肾气衰，则下虚，浮火上泛，故上实也，然肾经有真水虚者，脉必数而无力；有真火虚者，脉必大而无力。水虚，六味丸，火虚，八味丸。大头天行者，头肿大，甚如斗，时疫之证也，轻者名发颐，肿在耳前后，皆火郁也，普济消毒饮主之，更加针砭以佐之。破脑伤风者，风从破处而入，其症多发搐搦，防风散主之。眉棱骨痛，或眼眶痛，俱属肝经，见光则痛者，属血虚，逍遥散。痛不可开者，属风热，清空膏。真头痛者，多属阳衰。头统诸阳，而脑为髓海，不任受邪，若阳气大虚，脑受邪侵，则发为真头痛，手足青至节，势难为矣。速用补中益气汤，加蔓荆子、川芎、附子、并进八味丸，间有得生者，不可忽也。

清空膏

羌活　防风各六分　柴胡五分　黄芩（半生、半炒）一钱二分　川芎四分　甘草（炙）一钱　薄荷 三分　黄连（酒炒）六分

水煎服。

逍遥散　见虚劳。

加味清震汤

升麻一钱　苍朮一钱　青荷叶一个（全用）　甘草（炙）　陈皮各八分　蔓荆子　荆芥各一钱五分　薄荷五分

水煎服。

羌活附子散

羌活一钱　附子　干姜各五分　炙甘草八分

水煎服。

加味升麻汤

升麻　葛根　赤芍　甘草各一钱　石膏二钱　薄荷三分

灯心二十节，水煎服。

半夏白朮天麻汤

半夏一钱五分　白朮　天麻　陈皮　茯苓各一钱　甘草（炙）五分　生姜二片　大枣三个　蔓荆子一钱。

水煎服。虚者，加人参。

六味丸　八味丸　见类中。

普济消毒饮　治大头症。肿甚者，宜砭之。

甘草　桔梗　黄芩（酒炒）　黄连（酒炒）各一钱　马勃　元参　橘红　柴胡各

五分　薄荷 六分　升麻二分　连翘　牛蒡子各八分

水煎服。体虚，加人参五分；便闭，加大黄（酒煨）一钱。

愚按：此症须用贝母、人中黄、荷叶为妙。发颐症，倍柴胡，加丹皮。喉咙肿痛，倍桔梗、甘草。

砭法，以上细磁锋，用竹片夹定，紧扎，放锋出半分，对患处，另以箸敲之，遍刺肿处，俾紫血多出为善。刺毕，以精肉贴片时，再用鸡子清，调乳香末润之。此地不宜成脓，头内中空，耳前后更多曲折，提脓拨毒，恒多不便，故针砭断不可少。

针法，以小布针两枚，手法扣定，露锋纤少，遍刺肿处，血出立松。更敷前药，自然消散，用针砭时，须正心诚意，咬定牙齿，下手刺之。

防风散　治破脑伤风。

防风　生南星（炮）等分

上为末。每服二钱，童便冲酒调服。

补中益气汤　见类中。

## 心　痛

当胸之下，岐骨陷处，属心之部位，其发痛者，则曰心痛。然心不受邪，受邪则为真心痛，旦暮不保矣。凡有痛者，胞络受病也。胞络者，心主之宫城也。寇凌宫禁，势已可危，而况犯主乎？故治之宜亟亟也。心痛有九种，一曰气，二曰血，三曰热，四曰寒，五曰饮，六曰食，七曰虚，八曰虫，九曰疰，宜分而治之。

气痛者，气壅攻刺而痛，游走不定也，沉香降气散主之。血痛者，痛有定处而不移，转侧若刀锥之刺，手拈散主之。热痛者，舌燥唇焦，溺赤便闭，喜冷畏热，其痛或作或止，脉洪大有力，清中汤主之。寒痛者，其痛暴发，手足厥冷，口鼻气冷，喜热畏寒，其痛绵绵不休，脉沉细无力，姜附汤加肉桂主之。饮痛者，水饮停积也，干呕吐涎，或咳，或噎，甚则摇之作水声，脉弦滑，小半夏加茯苓汤主之。食痛者，伤于饮食，心胸胀闷，手不可按，或吞酸嗳腐，脉紧滑，保和汤主之。虚痛者，心悸怔忡，以手按之则痛止，归脾汤主之。虫痛者，面白唇红，或唇之上下有白斑点，或口吐白沫，饥时更甚，化虫丸主之。疰痛者，触冒邪祟，卒尔心痛，面目青暗，或昏愦谵语，脉来乍大乍小，或两手如出两人，神朮散、葱白酒、生姜汤并主之，此治心痛之大法也。

或问：久痛无寒，暴痛无火，然乎？否乎？答曰：此说亦宜斟酌。如人宿有积热，或受暑湿之热，或热食所伤而发，则暴痛亦属火矣，岂宜热药疗之。如人本体虚寒，径年累月，凭发无休，是久痛亦属寒矣，岂宜寒药疗之。且凡病始受热中，末传寒中者，比比皆是。必须临症审确，逐一明辨，斯无误也。又或谓：诸痛为实，痛无补法。亦非也，如人果属实痛，则不可补，若属虚痛，必须补之。虚而寒者，则宜温补并行，若寒而不虚，则专以温剂主之。丹溪云：温即是补。若虚而兼火，则补剂中须加凉药。此治痛之良法，治者宜详审焉。

沉香降气散　治气滞心痛。

沉香三钱（细锉）　砂仁七钱　甘草（炙）五钱　香附（盐水炒）五钱　元胡索一两（酒炒）　川楝子（煨去肉净）一两

共为末。每服二钱，淡姜汤下。

手拈散　治血积心痛

元胡索（醋炒）　香附（酒炒）　五灵脂（去土醋炒）　没药（箬上炙干）等分

共为细末。每服三钱，热酒调下。血老者，用红花五分，桃仁十粒，煎酒调下。

清中汤　治热厥心痛。

香附 陈皮各一钱五分 黑山栀 金铃子（即川楝子） 元胡索各八分 甘草（炙）五分 川黄连（姜汁炒）一钱

水煎服。

姜附汤 见诸方补遗。治寒厥心痛。又真心痛，手足青至节，宜用本方大剂饮之，或救十中之一二。若痛时喜手紧按，更加人参。

小半夏加茯苓汤 见伤寒咳嗽。

保和汤 治伤食心痛。

麦芽 山查 卜子 厚朴 香附各一钱 甘草 连翘各五分 陈皮一钱五分

水煎服。

归脾汤 治气血虚弱，以致心痛。

黄芪一钱五分 白朮 人参 茯神 枣仁 当归各一钱 远志七分 木香 甘草（炙）各五分 元眼肉五枚

水煎服。若挟肝火，加柴胡、山栀、丹皮各一钱。

化虫丸 治虫啮心痛。

芜荑（去梗） 白雷丸各五钱 槟榔二钱五分 雄黄一钱五分 木香 白朮 陈皮各三钱 神曲（炒）四钱

以百部二两，熬膏糊丸，如桐子大。每服一钱五分，米饮下。如取下虫积，加大黄五钱（酒炒）。

神朮散 见中食。

## 胸 痛

胸者，肺之分野。然少阳胆经受病，亦令胸痛，此邪气初传入里，而未深入于里，故胸痛也，古方用柴胡汤加枳壳治之。如未应，本方加小陷胸汤一服，其效如神。又风寒在肺，胸满痛，气喘，宜用甘桔汤，加理气散风之剂。又饮食填塞者，宜用吐法。其肺痈、肺痿二证，详见虚劳、兹不赘。

柴胡汤 见伤寒少阳证。

甘桔汤 见伤寒咽痛。

## 胁 痛

伤寒胁痛，属少阳经受邪，用小柴胡汤。杂症胁痛，左为肝气不和，用柴胡疏肝散。七情郁结，用逍遥散。若兼肝火、痰饮、食积、瘀血、随症加药。右为肝移邪于肺，用推气散。凡治实证胁痛，左用枳壳，右用郁金，皆为的剂。然亦有虚寒作痛，得温则散，按之则止者，又宜温补，不可拘执也。

小柴胡汤 见伤寒。

柴胡疏肝散 治左胁痛。

柴胡 陈皮各一钱二分 川芎 赤芍 枳壳（麸炒） 香附（醋炒）各一钱 甘草（炙）五分

水煎服。唇焦口渴，乍痛乍止者，火也，加山栀，黄芩；肝经一条扛起者，食积也，加青皮、麦芽、山查；痛有定处而不移，日轻夜重者，瘀血也，加归尾、红花、桃仁、牡丹皮；干呕，咳引胁下痛者，停饮也，加半夏、茯苓；喜热畏寒，欲得热手按者，寒气也，加肉桂、吴茱萸。

逍遥散 见虚劳。

推气散 治右胁痛。

枳壳一钱 郁金一钱 桂心 甘草（炙）各五分 桔梗 陈皮各八分 姜二片

枣二枚

水煎散

瓜蒌散　治肝气燥急而胁痛，或发水泡。

大瓜蒌（连皮捣烂）一枚　粉甘草二钱　红花七分

水煎服。

按：郁火日久，肝气燥急，不得发越，故皮肤起泡，转为胀痛。经云：损其肝者，缓其中。瓜蒌为物，甘缓而润，于郁不逆，又如油之洗物，滑而不清，此其所以奏功也。

## 胃脘痛

胃脘痛，治法与心痛相仿，但停食一症，其胀痛连胸者，吐之，胀痛连腹者，下之。其食积轻者，则用神术散消之。又有胃脘痈症，呕而吐脓血者，不得妄治。书云：呕家有脓不须治呕，脓尽自愈。

神术散　方见食中。

## 腹　痛

腹中痛，其寒热、食积、气血、蛊虫，辨法亦与心痛相符。惟有肝木乘脾、搅肠痧、腹内痈，兹三症有不同耳。经云：诸痛皆属于肝，肝木乘脾，则腹痛，仲景以芍药甘草汤主之。甘草味甘，甘者，己也，芍药味酸，酸者，甲也，甲己化土，则肝木平，而腹痛止矣。伤寒症中，有由少阳传入太阴而腹痛者，柴胡汤加芍药。有因误下传入太阴而腹痛者，桂枝汤加芍药，即同此意。寻常腹痛，全在寒热、食积，分别详明为主。凡腹痛乍作乍止，脉洪有力，热也，以芍药甘草汤加黄连清之。若嗳腐吞酸，饱闷膨胀，腹中有一条扛起者，是食积也，保和丸消之。消之而痛不止，便闭不行，腹痛拒按者，三黄枳术丸下之。设或下后仍痛，以手按其腹，若更痛者，积未尽也，仍用平药再消之。若按之痛止者，积已去而中气虚也，五味异功散补之。若消导攻下之后，渐变寒中，遂至恶冷喜热，须易温中之剂。此火痛兼食之治法也。若腹痛绵绵不减，脉迟无力者，寒也，香砂理中汤温之。若兼饱闷胀痛，是有食积，不便骤补，香砂二陈汤，加姜、桂、查、芽、厚朴，温而消之。消之而痛不止，大便反闭，名曰阴结，以木香丸热药下之，下后，仍以温剂和之。如寒痛兼食之治法也。若因浊气壅塞，走注疼痛，木香调气散散之。若因瘀血积聚，呆痛不移，泽兰汤行之。虫啮而痛，唇有斑点，饥时更甚，化虫丸消之。伤暑霍乱，四味香薷饮解之，更有干霍乱症欲吐不得吐，欲泻不能泻，变在须臾，俗名搅肠痧是也，更有遍体紫黑者，名曰乌痧胀，急用烧盐，和阴阳水吐之。或用四陈汤服之，外用武侯平安散，点左右大眼角，其人即苏。其腹内痈一症，当脐肿痛，转侧作水声，小便如淋，《千金》牡丹皮散化之。古方治腹痛症，多以寒者为虚，热者为实，未尽然也，盖寒证亦有实痛者，热证亦有虚痛者，如寒痛兼食，则为实矣，挟热久痢，则为虚矣，凡看症之法，寒热虚实，互相辨明，斯无误也。

芍药甘草汤　止腹痛如神。

白芍药（酒炒）三钱　甘草（炙）一钱五分

水煎服。脉迟为寒，加干姜；脉洪为热，加黄连；脉缓为湿，加苍术、生姜；脉涩伤血，加当归；脉弦伤气，加芍药。

保和丸　见心痛。消食积，清湿热，腹中有一条扛起者，是食积也。舌干口燥，是湿热也，本方主之，有热，加黄连。

三黄枳术丸　消热食，除积滞，腹痛拒按，便闭溺赤，名曰阳结，宜用本方。若

冷食所伤，宜用木香丸。若冷热互伤，须酌其所食冷热之多寡而并用之。此东垣法也。

黄芩一两　黄连五钱　大黄七钱五分　神曲　白朮　枳实　陈皮各五钱

荷叶一枚，煎水叠为丸，量虚实用。

五味异功散　见虚寒。

香砂理中汤　见中寒　治客寒犯胃，其症手足厥冷，口鼻气冷，其痛绵绵不止，喜热畏寒，脉沉细，不比热痛乍止乍作，喜冷畏热，唇焦舌燥，口渴脉洪也。寒热之别，相隔千里。

香砂二陈汤　见类中，即二陈汤加木香、砂仁。

木香丸　治寒积冷食，腹痛拒按，或大便闭结，谓之冷闭，名曰阴结，本方攻之。

木香　丁香各一钱五分　干姜三钱　麦芽（炒）五钱　陈皮三钱　巴豆（去壳炒黑）三十粒

神曲煮糊为丸。每服十丸，或二十丸，开水下，痛甚者倍之。所食之物，应随利出，如利不止，以冷粥饮之，即止。

木香调气散　见类中。

泽兰汤　见吐血。

化虫丸　见心痛。

四味香薷饮　见伤暑。

诸葛武侯平安散

朱砂二钱　麝香　冰片各五厘　明雄黄　硼砂各五分　白硝二分

共研极细末，用小磁罐收贮。每用清水，以骨簪点二、三厘在大眼角内，如点眼药法。点后，忌热茶、饮食，半日即愈。

四陈汤

陈皮（去白）　陈香橼（去穰）　陈枳壳（去穰面炒）　陈茶叶

等分为末。每服三钱，开水点服。

《千金》牡丹皮散　治腹内痈。

牡丹皮三钱　苡仁五钱　桃仁十粒　瓜蒌仁（去壳去油净）二钱

水煎服。

## 少 腹 痛

书云：大腹属太阴，当脐属少阴，小腹属厥阴。伤寒传至厥阴，少腹痛甚，此热邪也，宜下之。若热结在里，蓄血下焦，亦宜下之。若直中厥阴，小腹冷痛，则为寒邪，宜温之。治法已详本门。寻常少腹痛，多属疝瘕，奔豚之类。书云：男子外结七疝，女子带下瘕聚。古人更有痃癖、癥瘕之名。皆一类也。痃如弓弦，筋扛起也，癖者、隐辟，沉附着骨也。癥则有块可征，犹积也，多属于血。瘕者，假也，忽聚而忽散，气为之也。奔豚者，如江豚之上窜，冷气上冲也。其癥瘕之气，聚于小肠，则曰小肠气，聚于膀胱，则曰膀胱气也。小肠气，失气则快。膀胱气，少腹热，若沃以汤，涩于小便也，凡治少腹痛，当用坠降之药，其行气皆当用核，乃能宣达病所，以取效也。橘核丸，奔豚丸并主之。

橘核丸　通治癥瘕、痃癖、小肠、膀胱等气。

橘核（盐酒炒）二两　川楝子（煨去肉）　山查子（炒）　香附（姜汁浸炒）各一两五钱　荔枝核（煨研）　小茴香（微炒）各一两　神曲四两

煮糊为丸，如桐子大。每丸三钱，淡盐水下。

寒甚，加附子五钱，肉桂三钱，当归一两；有热加黑山栀七钱；又疝气症，表寒束其内热，丹溪以黑山栀、吴茱萸并用。按此二味，若寒热不调者，加入丸中更佳。若

胞痹小便不利，去小茴，加茯苓、车前子、丹参、黑山栀。

奔豚丸　见积聚。

## 身　痛

身体痛，内伤外感均有之。如身痛而拘急者，外感风寒也。身痛如受杖者，中寒也。身痛而重坠者，湿也。若劳力辛苦之人，一身酸软无力而痛者，虚也。治法，风则散之，香苏散。寒则温之，理中汤。湿则燥之，苍白二陈汤。虚则补之，补中益气汤。大抵身痛多属于寒，盖热主流通，寒主闭塞也。无论风湿与虚，挟寒者多，挟热者少，治者审之。

香苏散　见太阳证。

理中汤　见中寒。

苍朮二陈汤　即二陈汤　加苍朮、白朮，见类中。

补中益气汤　见类中。

## 肩背臂膊痛

肩背痛，古方主以茯苓丸，谓痰饮为患也，而亦有不尽然者。凡背痛多属于风，胸痛多属于气，气滞则痰凝，脏腑之病也。背为诸腧之所伏，凡风邪袭人，必从腧入，经络之病也。间有胸痛连背者，气闭其经也。亦有背痛连胸者，风鼓其气也。治胸痛者，理痰气；治背痛者，祛风邪，此一定之理。理痰气，宜用木香调气散，并前丸。祛风邪，宜用秦艽天麻汤。挟寒者，加桂、附。挟虚者，以补中益气加秦艽、天麻主之。如或风邪痰气，互相鼓煽，痰饮随风走入经络，而肩臂肿痛，则煎、丸二方，须酌量合用，治无不效矣。

茯苓丸

茯苓　半夏（姜汁炒）各二两　风化硝　枳壳（面炒）各五钱

姜汁糊丸，如桐子大。每服二、三十丸，淡姜汤下。

木香调气散　见类中。

秦艽天麻汤

秦艽一钱五分　天麻　羌活　陈皮　当归　川芎各一钱　炙甘草五分　生姜三片　桑枝（酒炒）三钱

水煎服。挟寒，加附子、桂枝。

补中益气汤　见类中。

## 腰　痛

腰痛，有风、有寒、有湿、有热、有瘀血、有气滞、有痰饮，皆标也，肾虚其本也。腰痛拘急，牵引腿足，脉浮弦者，风也；腰冷如冰，喜得热手熨，脉沉迟，或紧者，寒也，并用独活汤主之。腰痛如坐水中，身体沉重，腰间如带重物，脉濡细者，湿也，苍白二陈汤加独活主之。若腰重疼痛，腰间发热，痿软无力，脉弦数者，湿热也，恐成痿症，前方加黄柏主之。若因闪挫跌扑，瘀积于内，转侧如刀锥之刺，大便黑色，脉涩，或芤者，瘀血也，泽兰汤主之。走注刺痛，忽聚忽散，脉弦急者，气滞也，橘核丸主之。腰间肿，按之濡软不痛，脉滑者，痰也，二陈汤加白朮、苇薤、白芥子、竹沥、姜汁主之。腰痛似脱，重按稍止，脉细弱无力者，虚也，六君子汤加杜仲、续断主之。若兼阴冷，更佐以八味丸。大抵腰痛，悉属肾虚，既挟邪气，必须祛邪，如无外邪，则惟补肾而已。然肾虚之中，又须分辨寒热二证，如脉虚软无力，溺清便溏，腰间冷痛，此为阳虚，须补命门之火，则用八味丸。若脉细数无力，便结溺赤，虚火时

炎，此肾气热，髓减骨枯，恐成骨痿，斯为阴虚，须补先天之水，则用六味丸，合补阴丸之类，不可误用热药以灼其阴，治者审之。

独活汤　治肾虚兼受风寒湿气。

独活　桑寄生　防风　秦艽　威灵仙　牛膝　茯苓各一钱　桂心五分　细辛　甘草（炙）各三分　当归　金毛狗脊各二钱

生姜二分，水煎服。

丹溪云：久腰痛，必用官桂开之，方止。寒甚者，更加附子。但有湿热，则二者皆不宜用。

苍白二陈汤　见类中。

泽兰汤　治闪挫跌扑，瘀血内蓄，转侧若刀锥之刺。

泽兰三钱　丹皮　牛膝各二钱　桃仁（去皮尖研）十粒　红花五分　当归尾五钱　广三七一钱　赤芍药一钱五分

水煎，热酒冲服。如二便不通，加酒蒸大黄三钱；凡跌扑伤重，便溺不通者，非大黄不救。若大便已通，则用广三七煎酒，或山羊血冲酒，青木香煎酒，随用一味，皆可立止疼痛。

橘核丸　见小腹痛。

茯苓丸　见臂肩痛。

六君子汤　见类中。六味丸、八味丸　见虚劳。

补阴丸　治肾气热，腰软无力，恐成骨痿。

熟地三两　丹皮　天冬　当归　枸杞子　牛膝　山药　女贞子　茯苓　龟板　杜仲　续断各一两二钱　人参　黄柏各五钱

石斛四两熬膏，和炼蜜为丸。每早淡盐水下三钱。

## 痹鹤膝风

痹者，痛也。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其风气胜者为行痹，游走不定也。寒气胜者为痛痹，筋骨挛痛也。湿气胜者为着痹，浮肿重坠也。然即曰胜，则受病有偏重矣。治行痹者，散风为主，而以除寒祛湿佐之，大抵参以补血之剂，所谓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也。治痛痹者，散寒为主，而以疏风燥湿佐之，大抵参以补火之剂，所谓热则流通，寒则凝塞，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也。治着痹者，燥湿为主，而以祛风散寒佐之，大抵参以补脾之剂，盖土旺则能胜湿，而气足自无顽麻也。通用蠲痹汤加减主之，痛甚者，佐以松枝酒。复有患痹日久，腿足枯细，膝头肿大，名曰鹤膝风。此三阴本亏，寒邪袭于经络，遂成斯症，宜服虎骨胶丸，外贴普救万全膏，则渐次可愈。失此不治，则成痼疾，而为废人矣。

蠲痹汤　通治风寒湿三气，合而成痹。

羌活（行上力大）　独活（行下力专）各一钱　桂心五分　秦艽一钱　当归三钱　川芎（治风先治血）七分　甘草（炙）五分　海风藤二钱　桑枝三钱　乳香（透明者）　木香（止痛须理气）各八分

水煎服。风气胜者，更加秦艽、防风；寒气胜者，加附子；湿气胜者，加防己、萆薢、苡仁。痛在上者，去独活，加荆芥；痛在下者，加牛膝；间有湿热者，其人舌干、喜冷、口渴、溺赤、肿处热辣，此寒久变热也，去肉桂，加黄柏三分。

松枝酒　治白虎历节风，走注疼痛，或如虫行，诸般风气。

松节　桑枝　桑寄生　钩藤　续断　天麻　金毛狗脊　虎骨　秦艽　青木香　海风藤　菊花　五加皮各一两　当归三两

每药一两，用生酒二斤，煮，退火七日，饮。痛专在下，加牛膝。

虎骨膏丸　治鹤膝风，并治瘫痪诸症。

虎骨二斤（锉碎、洗净，用嫩桑枝、金毛狗脊去毛、白菊花去蒂各十两，秦艽二两，煎水，熬虎骨成胶、收起如蜜样，和药为丸，如不足量加炼蜜）　大熟地四两　当归三两　牛膝　山药　茯苓　杜仲　枸杞　续断　桑寄生各二两　熟附子七钱　厚肉桂（去皮，不见火）五钱　丹皮　泽泻八钱　人参二两（贫者以黄芪四两代之）

上为末，以虎骨胶为丸。每早开水下三钱。

普救万全膏　治一切风气，走注疼痛，以及白虎历节风，鹤膝风，寒湿流注，痈疽发背，疔疮瘰疬，跌打损伤，腹中食积痞块，多年疟母，顽痰瘀血停蓄，腹痛泄利，小儿疳积，女人癥瘕诸症，并贴患处。咳嗽疟疾，贴背脊心第七椎。予制此膏普送，取效神速。倘贴后起泡出水，此病气本深，尽为药力拔出，吉兆也，不必疑惧，记之、记之。

藿香　白芷　当归尾　贝母　大枫子　木香　白敛　乌药　生地　萝卜子　丁香　白芨　僵蚕　细辛　蓖麻子　檀香　秦艽　蜂房　防风　五加皮　苦参　肉桂　蝉蜕　丁皮　白鲜皮　羌活　桂枝　全蝎　赤芍　高良姜　元参　南星　鳖甲　荆芥两头尖　独活　苏木　枳壳　连翘　威灵仙　桃仁　牛膝　红花　续断　花百头　杏仁　苍术　艾绒　藁本　骨碎补　川芎　黄芩　麻黄　甘草　黑山栀　川乌（附子）　牙皂　半夏　草乌　紫荆皮　青风藤以上各一两五钱　大黄三两　蜈蚣三十五条　蛇蜕五条　槐枝　桃枝　柳枝　桑枝　楝枝　榆枝　楮枝以上各三十五寸　男人血余三两（以上俱浸油内）　真麻油十五斤（用二十两秤称）　松香（棕皮滤净）一百斤　百草霜（细研、筛过）十斤

冬浸九宿，春秋七宿、夏五宿，分数次入锅，文武火熬，以药枯油黑，滴水成珠为度，滤去渣，重称，每药油十二两，下滤净片子松香四斤，同熬至滴水不散，每锅下百草霜细末六两，勿住手搅，俟火候成，则倾入水缸中，以棒搅和成块，用两人扯拔数次，磁钵收贮，治一切风寒湿气、疮疽等症，其效如神。

又法：治疮疽，用血丹收，更妙，每油一斤，用丹六两。

## 痿

痿，大症也。诸痿生于肺热。经云：五脏因肺热叶焦，发为痿辟。肺气热，则皮毛先痿而为肺鸣。心气热，则脉痿，胫纵不任施。肝气热，则筋痿，口苦而筋挛。脾气热，则肉痿，肌肤不仁。肾气热，则骨痿，腰脊不举。丹溪治：泻南方，补北方。泻南方，则肺金不受刑，补北方则心火自下降，俾西方清肃之令下行，庶肺气转清，筋脉骨肉之间，湿热渐消而痿可愈也。然经云：治痿独取阳明，何也？盖阳明为脏腑之海，主润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机关也，阳明虚，则宗筋纵，带脉不引，故足痿不用也，由前论之，则曰五脏有热，由后论之，则曰阳明之虚，二说似异而实同，盖阳明胃属湿土，土虚而感寒热之化，则母病传子，肺金受伤，而痿症作矣。是以治痿独取阳明也。取阳明者，所以祛其湿。泻南补北者，所以清其热。治痿之法，不外补中祛湿，养阴清热而已矣。

五痿汤　治五脏痿。

人参　白术　茯苓各一钱　甘草（炙）四分　当归一钱五分　苡仁三钱　麦冬二钱　黄柏（炒褐色）　知母各五分

水煎服。心气热，加黄连三分，丹参、生地各一钱；肝气热，加黄芩、丹皮、牛膝各一钱；脾气热，加连翘一钱，生地一钱五分；肾气热，加生地、牛膝、石斛各一钱五分；肺气热，加天冬、百合各二钱；挟痰，加川贝、竹沥；湿痰加半夏曲；瘀血，加桃仁、红花；如气血两虚，另用十全大补汤；肾肝虚热，髓减骨枯，兼用虎潜丸主

之。

十全大补汤 见虚劳。

虎潜丸

龟板四两 杜仲 熟地各三两 黄柏（炒褐色） 知母各五钱 牛膝 白芍药 虎骨（酒炙酥） 当归各二两 陈皮四钱 干姜二钱

为末，酒糊丸。每服二钱，淡盐水下。加人参一两，尤妙。

## 脚气

脚气者，脚下肿痛，即痹症之类也。因其痛专在脚，故以脚气名之。其肿者，名湿脚气；不肿者，名干脚气。湿脚气，水气胜也，槟榔散主之。干脚气，风气胜也，四物汤加牛膝、木瓜主之。

槟榔散 脚气谓之壅疾，不宜骤补。

槟榔 牛膝 防己 独活 秦艽各一钱 青木香 天麻 赤芍各八分 桑枝二钱 当归五分

水煎服。

四物汤 见虚证。

## 疠风

疠风，癞也，俗称大麻风。湿热在内，而为风鼓之，则肌肉生虫，白屑重迭，搔痒顽麻，甚则眉毛脱落，鼻柱崩坏，事不可为矣。治法，清湿热，祛风邪，以苦参汤、地黄酒并主之。外以当归膏涂之，往往取效。未可遽视为废疾而忽之也。

苦参汤

苦参一钱五分 生地二钱 黄柏五分 当归 秦艽 牛蒡子 赤芍 白蒺藜 丹参 丹皮 银花 贝母各一钱

加甘菊三钱，水煎服。

地黄酒

生地二两 黄柏 苦参 丹参 革薤 菊花 银花 丹皮 赤芍 当归 枸杞子 蔓荆子 赤茯苓各一两 秦艽 独活 威灵仙各五钱 桑枝一两五钱 乌梢蛇（去头尾）一具

上煮好头生酒五十斤，退火七日用。

加味当归膏 治一切疮疹，并痈肿，收口皆效。

当归 生地各一两 紫草 木鳖子肉（去壳） 麻黄 大枫子肉（去壳、研） 防风 黄柏 元参各五钱 麻油八两 黄蜡二两

先将前九味，入油熬枯，滤去渣，再将油复入锅内，熬至滴水成珠，再下黄蜡，试水中不散为度，倾入盖碗内，坐水中出火三日，听搽。

## 噎膈

古方治噎膈，多以止吐之剂通用，不思吐，湿症也，宜燥。噎隔，燥症也，宜润。经云：三阳结谓之隔。结，结热也，热甚则物干。凡噎膈症，不出胃脘干槁四字。槁在上脘者，水饮可行，食物难入。槁在下脘者，食虽可入，久而复出。夫胃既槁矣，而复以燥药投之，不愈益其燥乎？是以大、小半夏汤，在噎膈门为禁剂。予尝用启膈散开关，更佐以四君子汤调理脾胃。挟郁者，则用逍遥散主之。虽然，药逍遥而人不逍遥，亦无益也。张鸡峰云：此症乃神思间病，法当内观静养。斯言深中病情。然其间有挟虫、挟血、挟痰与食，而为患者，皆当按法兼治，不可忽也。

启膈散　通噎膈，开关之剂，屡效。

沙参三钱　丹参三钱　茯苓一钱　川贝母（去心）一钱五钱分　郁金五分　砂仁壳四分　荷叶蒂二个　杵头糠五分

水煎服。虚者，加人参。前症若兼虫积，加胡连、芜荑，甚则用河间雄黄散吐之。若兼血积，加桃仁、红花，或另以生韭汁饮之。若兼痰积，加广橘红。若兼食积，加卜子、麦芽、山查。

此症有生蛇虺者，华陀以醋蒜食之，令饱，则吐物而出，真神法也。

四君子汤　见虚证。

调中散　通噎膈，开关和胃。

北沙参三两　荷叶（去筋净）一两　广陈皮（浸去白）一两　茯苓一两　川贝母（去心，粘米拌炒）一两　丹参三两　陈仓米（炒熟）三两　五谷虫（酒炒焦黄）一两

共为细末。每用米饮调下二钱，日二服。

逍遥散　见类中。

河间雄黄散

雄黄　瓜蒂　赤小豆各一钱

共为细末。每服五分，温水调，滴入狗油数匙，服下，以吐为度。吐去膈间小虫，随用五味异功散安之，续用逍遥散调之。

## 痢　疾

古人治痢，多用坠下之品，如槟榔、枳实、厚朴、大黄之属。所谓通因通用，法非不善矣，然而效者半，不效者半。其不效者，每至缠绵难愈，或呕逆不食，而成败症者，比比皆是。予为此症，仔细揣摩不能置，忽见烛光，遂恍然有得，因思火性炎上者也，何以降下于肠间而为痢？良由积热在中，或为外感风寒所闭，或为饮食生冷所遏，以致火气不得舒伸，逼迫于下，里急而后重也。医者不察，更用槟榔等药下坠之，则降者愈降而痢愈甚矣。予因制治痢散，以治痢症初起之时，方用葛根为君，鼓舞胃气上行也。陈茶、苦参为臣，清湿热也。麦芽、山查为佐，消宿食也。赤芍药、广陈皮为使，所谓行血则便脓自愈，调气则后重自除也。制药普送，效者极多。惟于腹中胀痛，不可手按者，此有宿食，更佐以朴黄丸下之。若日久脾虚，食少痢多者，五味异功散，加白芍、黄连、木香清而补之。气虚下陷者，补中益气汤升提之。若邪热秽气，塞于胃脘，呕逆不食者，开噤散启之。若久痢变为虚寒，四肢厥冷，脉微细，饮食不消者，附子理中汤加桂温之。夫久痢必伤肾，不为温暖元阳，误事者众矣，可不谨欤！

治痢散　专治痢疾初起之时，不论赤白皆效。

葛根　苦参（炒）　陈皮　陈松萝茶各一斤　赤芍（酒炒）　麦芽（炒）　山查（炒）各十二两

上为细末。每服四钱，水煎，连末药服下，小儿减半。忌荤腥、面食、煎炒、闭气、发气诸物。本方加川连四两，尤妙。

朴黄丸　治痢疾初起，腹中实痛，不得手按，此有宿食也，宜下之。

陈皮　　厚朴（姜汁炒）各十二两　大黄（酒蒸）一斤四两　广木香四两

荷叶水迭为丸，如绿豆大。每服三钱，开水下，小儿二钱。

五味异功散　即六君子汤除半夏。见类中门。

补中益气汤　见类中。

开噤散　治呕逆食不入，书云：食不得入，是有火也，故用黄连。痢而不食，则气益虚，故加人参。虚人久痢，并用此法。

人参 川黄连（姜水炒）各五分 石菖蒲（不见铁）七分 丹参三钱 石莲子（去壳，即建莲中有黑壳者） 茯苓 陈皮 陈米一撮 冬瓜仁（去壳）一钱五分 荷叶蒂二个

水煎服。

附子理中汤 见中寒门。

## 泄 泻

书云：湿多成五泻，泻之属湿也，明矣。然有湿热，有湿寒，有食积，有脾虚，有肾虚，皆能致泻，宜分而治之。假如口渴、溺赤、下泻肠垢，湿热也。溺清、口和、下泻清谷，湿寒也。胸满痞闷、嗳腐吞酸、泻下臭秽，食积也。食少、便频、面色白㿠白，脾虚也。五更天明，依时作泻，肾虚也。治泻，神术散主之。寒热食积，随症加药。脾虚者，香砂六君子汤，肾虚者，加减七神丸。凡治泻，须利小便，然有食积未消者，正不宜利小便，必俟食积既消，然后利之斯为合法。

神术散 见类中。燥湿理脾，消积滞，为止泻之良药。湿热，加连翘；湿寒加炮姜、木香；食积，加山查、麦芽、神曲。

香砂六君子汤 见类中。 治脾虚作泻。挟寒者，加姜、桂，甚加附子。

加味七神丸 止肾泻如神。

肉豆蔻（面裹煨） 吴茱萸（去梗、汤泡七次） 广木香各一两 补骨脂（盐酒炒）二两 白术（陈土炒）四两 茯苓（蒸）二两 车前子（去壳，蒸）二两

大枣煎汤迭为丸。每服三钱，开水下。

## 疟 疾

疟者，暴疟之状，因形而得名也。经曰：阴阳相搏而疟作矣，阴搏阳而为寒，阳搏阴而为热。如二人交争，此胜则彼负，彼胜则此负，阴阳互相胜负，故寒热并作也。善治疟者，调其阴阳，平其争胜，察其相兼之症，而用药得宜，应手可愈。大法，疟症初起，香苏散散之，随用加减小柴胡汤和之。二三发后，止疟丹截之。久疟脾虚，六君子汤加柴胡补之。中气下陷，补中益气汤举之，元气即回，疟症自止。书云：一日一发者，其病浅，两日一发者，其病深，三日一发者，其病尤深。然而寒热往来，总在少阳，久而不愈，总不离乎脾胃，盖胃虚亦恶寒，脾虚亦发热也，疏理少阳，扶助脾胃，治疟无余蕴矣。

香苏散 见伤寒太阳证。

加减小柴胡汤 治疟症之通剂，须按加减法主之。

柴胡 秦艽 赤芍各一钱 甘草五分 陈皮一钱五分

生姜一片，桑枝二钱，水煎服。热多者，加黄芩一钱；寒多者，加黑姜五分；口渴甚者，加知母一钱，贝母一钱五分；呕恶，加半夏、茯苓各一钱，砂仁七分，生姜二片；汗少者，加荆芥一钱，川芎五钱；汗多者，去秦艽，减柴胡一半，加人参一钱，白术一钱五分；饮食停滞，胸膈饱闷，加麦芽、神曲、山查、厚朴各一钱；如欲止之，加白蔻仁八分，鳖甲（醋炙）二钱，更另用止疟丹一、二丸截之，神效；若体虚气弱，加人参、黄芪、白术各二钱，当归、茯苓各一钱；久病成疟母，加白术一钱，木香、枳实各五分，鳖甲二钱。

止疟丹 治疟二、三发后，以此止之，应手取效。

常山（火酒炒） 草果仁（去壳） 半夏曲（姜汁炒） 香附米（酒炒） 青皮（去穰醋炒）各四两 真六神曲十二两

为末，用米饮煮糊为丸，如弹子大，朱砂为衣。轻者一丸，重者二丸，红枣五、六

枚，煎汤化下，清晨面东空腹服。

六君子汤　补中益气汤　俱见类中。

疟久变虚，宜用前二方主之，但真虚者多挟寒，须用肉桂、附子、炮姜、砂仁之类，温补元气，甫克收功。

## 论水肿鼓胀

问曰：水肿、鼓胀，何以别之？答曰：目窠与足先肿，后腹大者，水也；先腹大，后四肢肿者，胀也。然水肿亦有兼胀者，胀亦有兼水者，须按其先后多寡而治之，今分为两门，治者宜合参焉。

## 水　肿

水肿症，有表里、寒热、肾胃之分，大抵四肢肿，腹不肿者，表也。四肢肿，腹亦肿者，里也。烦渴口燥，溺赤便闭，饮食喜凉，此属阳水，热也。不烦渴，大便自调，饮食喜热，此属阴水，寒也。先喘而后肿者，肾经聚水也。先肿而后喘，或但肿而不喘者，胃经蓄水也。经云：肾者，胃之关也。关闭则水积，然胃病而关亦自闭矣。治胃者，五皮饮加减主之。治肾者，肾气丸加减主之。或问：书云：先喘后肿，其病在肺，何也？答曰：喘虽肺病，其本在肾，经云：诸痿喘呕，皆属于下是也。若外感致喘，或专属肺经受邪，内伤致喘，未有不由于肾者，治者详之。

五皮饮　治胃经聚水，乃通用之剂，华佗《中藏经》之方也。累用累验。

大腹皮（黑豆汁洗）　茯苓皮　陈皮　桑白皮各一钱五分　生姜皮八分

水煎服。

仲景云：腰以上肿，宜发汗，加紫苏、秦艽、荆芥、防风。腰以下肿，宜利小便，加赤小豆、赤茯苓、泽泻、车前子、革薢、防己。若大便不通，宜下之，加大黄、葶苈。腹中胀满者，加卜子、厚朴、陈皮、麦芽、山查。体虚者，加白朮、人参、茯苓。审是阴水，加附子、干姜、肉桂；审是阳水，加连翘、黄柏、黄芩。挟痰者，加半夏、生姜。既消之后，宜用理中汤健脾实胃，或以金匮丸温暖命门，或以六味加牛膝、车前，滋肾水，清余热，庶收全功。

附子理中汤　见中寒。

《金匮》肾气丸　治肾经聚水，小便不利，腹胀肢肿，或痰喘气急，渐成水蛊，其效如神。然肾经聚水，亦有阴阳之分，不可不辨也。经云：阴无阳，无以生；阳无阴，无以化。经又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假如肾经阳虚，阴无以生，真火不能制水者，宜用此丸。假如肾经阴虚，阳无以化，真阴不能化气者，宜用本方去附、桂主之。东垣云：土在雨中化为泥，阴水之象也。河间云：夏热之甚，庶土蒸溽，阳水之象也。知斯意者，可以治水矣。

大熟地八两　山药四两　山萸肉　丹皮　泽泻　车前子　牛膝各二两　茯苓六两　肉桂一两　附子一两（虚寒甚者倍之）

用五加皮八两，煮水一大碗，滤去渣，和药，加炼蜜为丸，如梧桐子大，每早开水下四钱。前症若属阴虚，本方去桂附，加文蛤、牡蛎各二两；湿热甚者，加黄柏五钱，不用五加皮，以革薢八两熬汁代之。

论血分水分

妇人经水先断，后发肿者，名曰血分，通经丸主之。先发水肿，然后经断者，名曰水分，五皮饮送下通经丸主之。

通经丸

当归尾　赤芍药　生地黄　川芎　牛膝　五灵脂各一两　红花　桃红各五钱　香

附二两　琥珀七钱五分

苏木屑二两，煎酒，和砂糖，熬化为丸，如桐子大。每服三钱，酒下。体虚者，用理中汤送下；若血寒，加肉桂五钱。

## 鼓　胀

或问：方书有鼓胀、蛊胀之别，何也？答曰：鼓者，中空无物，有似于鼓；蛊者，中实有物，非虫即血也。中空无物，填实则消，经所谓塞因塞用是已。中实有物，消之则平，经所谓坚者削之是已。然胀满有寒、热、虚、实，浅深部位之不同，若不细辨，何由取效。假如溺赤，便闭，脉数有力，色紫黑，气粗厉，口渴饮冷，唇焦，舌燥，多属于热。假如溺清，便溏，脉细无力，色㿠白，气短促，喜饮热汤，舌润，口和，多属于寒。又如腹胀，按之不痛，或时胀时减者，为虚；按之愈痛，腹胀不减者，为实。凡胀满，饮食如常者，其病浅；饮食减少者，其病深。且胀有部分，纵是通腹胀满，亦必有胀甚之部，与病先起处，即可知属何脏腑，而用药必以之为主。东垣治胀满，向不外枳朮、补中二方，出入加减，寒热攻补，随症施治。予因制和中丸普送，效者甚多，有力者，当修合以济贫乏。又气虚中满，宜用白朮丸，而以六君子汤佐之，中空无物，不用枳实，恐伤气也。

枳朮丸　除胀消食。

枳实一两（面炒）　白朮二两（陈土炒）

共为末，荷叶包烂饭煨透，并和为丸。每服二钱，开水下。

补中益气汤　见类中。

和中丸

白朮（陈土炒）四两　扁豆（炒）三两　茯苓一两五钱　枳实（面炒）二两　陈皮三两　神曲（炒黑）　麦芽（炒）　山查（炒）　香附（姜汁炒）二两　砂仁一两五钱　半夏（姜汁炒）一两　丹参（酒蒸）二两　五谷虫（酒拌炒焦黄色）三两

荷叶一枚，煎水迭为丸。每日上午、下午开水下二钱。

此方不寒不热，和平之治法也。若寒气盛，加干姜、吴萸、肉桂。若湿热盛，加黄连、连翘。若大便闭结，先用三黄枳朮丸下之，随用本方渐磨之。若兼瘀血，加厚朴、赤芍。若脾虚气弱，用六君子汤吞服此丸，或以补中益气汤送下，此医门之秘法，不可不讲。

白朮丸　治气虚中满。

白朮　白茯苓　陈皮各二两　砂仁　神曲各一两五钱　五谷虫四两

用荷叶、老米，煎水，迭为丸。每服三钱，开水下。

三黄枳朮丸　治热食所伤，肚腹胀痛，并湿热胀满，大便闭结者。

黄芩一两（酒炒）　黄连四钱（酒炒）　大黄七钱五分（酒蒸）　神曲　枳实（面炒）　白术（陈土炒）　陈皮各五钱

荷叶煎水迭为丸，如绿豆大。每服一钱五分，或二、三钱，量人虚实用。

六君子汤　见类中。

## 积　聚

积者，推之不移，成于五脏，多属血病；聚者，推之则移，成于六腑，多属气病。治积聚者，当按初、中、末之三法焉。邪气初客，积聚未坚，宜直消之，而后和之。若积聚日久，邪盛正虚，法从中治，须以补泻相兼为用。若块消及半，便从末治，即住攻击之药，但和中养胃，导达经脉，俾荣卫流通，而块自消矣。更有虚人患积者，必先补其虚，理其脾，增其饮食，然后用药攻其积，斯为善治，此先补后攻之法也。初

治，太无神功散主之；中治，和中丸主之；末治，理中汤主之。予尝以此三法，互相为用，往往有功。

太无神功散　治痞积，不拘气血饮食，虫积痰水，皆效。

地扁蓄　瞿麦穗　大麦芽各五钱　神曲二钱五分　沉香　木香各一钱五分　甘草（炙）五钱　大黄（酒蒸）二两

上为细末。每服二、三钱，灯心、竹叶煎汤，及无灰酒调服。女以灯心、红花、当归煎汤，及无灰酒送下。忌油腻、动气之物，及房室一月。药须黄昏服，勿食晚饭，大小便见恶物为度。

和中丸　见鼓胀　书云：肝之积，在左胁下，名曰肥气，加柴胡、鳖甲、青皮、莪术。肺之积，在右胁下，名曰息贲，加白蔻仁、桑白皮、郁金。心之积，起脐上，上至心下，大如臂，名曰伏梁，加石菖蒲、厚朴、红花、莪术。脾之积，在胃脘，腹大如盘，名曰痞气，加厚朴。肾之积，在脐下，发于小腹，上冲心而痛，名曰奔豚，别用奔豚丸主之。热积，加黄连、黄芩。寒积，加肉桂、干姜、附子。酒积、加葛根。痰积，加半夏。水积，加桑白皮、赤小豆。血积，加桃仁、红花、干漆。肉积，加阿魏、山查。

奔豚丸

川楝子（煨去肉）一两　茯苓　橘核（盐酒炒）各一两五钱　肉桂三钱　附子（炮）　吴茱萸（汤泡七次）各五钱　荔枝子（煨）八钱　小茴香　木香各七钱

熬砂糖为丸。每服二钱，淡盐汤下。若有热者，去附、桂。

理中汤　见中寒。

## 疝　气

疝者，少腹痛，引睾丸也。经云：任脉为病，男子外结七疝，女子带下瘕聚。七疝者，一曰冲疝，气上冲心，二便不通也。二曰狐疝，卧则入腹，立则出腹也。三曰癫疝，阴囊肿大，如升如斗也。四曰厥疝，肝气上逆也。五曰瘕疝，腹有癥瘕，痛而热，时下白浊也。六曰癀疝，内裹脓血也。七曰癀癃疝，内裹脓血，小便不通也。愚按厥疝即冲疝，癀癃疝，即癀疝，其名有七，其实五者而已。疝之根起于各脏，而归并总在厥阴。以肝主筋，又主痛也。治疝之法非一，而分别不外气血，气则游走不定，血则凝聚不散也。橘核丸加减主之。

橘核丸　通治七疝。

橘核二两（盐酒炒）　小茴香　川楝子（煨，去肉）　桃仁（去皮、尖及双仁者，炒）　香附（醋炒）　山查子（炒）各一两　广木香　红花各五钱

以神曲三两，打糊为丸。每服三钱。

冲疝，用白茯苓一钱，松子仁三钱，煎汤送下。狐疝，用当归二钱，牛膝一钱五分，煎酒送下。癫疝，用白茯苓、陈皮、赤茯苓各一钱，煎汤送下。厥疝，治同冲疝。瘕疝，用丹参、白茯苓各一钱五分煎汤送下。癀疝，本方内加五灵脂一两（醋炒）、赤芍一两五钱（酒炒），服时用牛膝一钱五分，当归尾三钱，煎酒送下。癀癃疝，治法同上。此症若寒气深重，本方内加吴茱萸、肉桂心各五钱，甚则加附子一枚。若表寒束其内热，腹痛热辣，或流白浊者，本方内加黑山栀五钱，川萆薢一两，吴茱萸三钱（汤泡七次）。吴萸散表寒，山栀清内热，二者并行，丹溪心法也。

小肠气者，脐下转痛，失气则快。

膀胱气者，脐热痛，涩于小便，即胞痹也。

疭者，状如弦弓，筋病也。

癖者，隐伏于内，疼痛着骨也。

癥者，有块可癥，血病也。

瘕者，假也，忽聚忽散，气病也。

以上诸症，虽作痛，不引睾丸，故不以疝名之。然而治法，可以仿佛前丸加减，或轻或重，因时制宜也。

## 痰　饮

凡病未有不发热，不生痰者。是痰与热，乃杂病兼见之症，似无容专立法门矣。然亦有杂病轻而痰饮重，则专以痰饮为主治。书有五痰之名，以五脏分主之也；五饮之名，随症见也。其实犹未确当，大抵痰以燥湿为分；饮以表里为别。湿痰滑而易出，多生于脾，脾实则消之，二陈汤，甚则滚痰丸；脾虚则补之，六君子汤。兼寒、兼热，随症加药。燥痰涩而难出，多生于肺，肺燥，则润之，贝母瓜蒌散。肺受火刑，不能下降以致真水上泛，则滋其阴，六味丸。饮有在表者，干燥，发热而咳，面目、四肢浮肿，香苏五皮散。饮有在里者，或停心下，或伏腋肢，咳则相引而痛，或走肠间，辘辘有声，用小半夏加茯苓汤，随其部位而分治之。此治痰饮之大法也。书云：治痰须理脾，以痰属湿，脾土旺则能胜湿耳。治痰如此，饮亦宜然。然脾经痰饮，当健俾以祛其湿。若肾虚水泛，为痰为饮者，必滋其肾。肾水不足，则用六味；若命门真火衰微，寒痰上泛者，则用八味肾气丸，补火生土，开胃家之关，导泉水下流而痰饮自消矣。

二陈汤

半夏　茯苓　陈皮（去白）各一钱　甘草（炙）五分

生姜二片，大枣二枚，煎服。加人参，白术各一钱，名六君子汤。

滚痰丸　治实热老痰，变生怪症。

大黄（蒸片刻）　黄芩（炒）各四两　青礞石（硝煅金色）　沉香（细锉）各三钱　辰砂（细研水飞）二钱

水迭为丸，辰砂为衣。每服一、二钱，开水下。此药但取痰积，并不刮肠大泻，为老痰要药。

贝母瓜蒌散

贝母一钱五分　瓜蒌一钱　花粉　茯苓　橘红　桔梗各八分

水煎服。

香苏散　见太阳证。

五皮饮　见水肿。

小半夏加茯苓汤　见伤寒咳嗽。

六味丸　十味肾气丸　（即八味丸加车前、牛膝）　并见类中门。

## 呕吐哕　呃逆

呕者，声与物俱出。吐者，有物无声。哕者，有声无物，世俗谓之干呕。东垣以此三者，皆因脾胃虚弱，或寒气所客，或饮食寒所伤，以致气逆而食不得下也。香砂二陈汤主之。然呕吐多有属火者，经云：食不得入。是有火也；食入反出，是有寒也。若拒格饮食，点滴不入者，必用姜水炒黄连以开之，累用累效。至于食入反出，固为有寒，若大便闭结。须加血药以润之。润之不去，宜蜜煎导而通之。盖下窍开，上窍即入也。其有因脾胃虚弱而吐者，补中为主，理中汤。其有因痞积滞碍而吐者，消积为主，和中丸。若命门火衰不能生土者，补 火为主，八味丸。复有呃逆之症，气自脐下直冲上，多因痰饮所致，或气郁所发，扁鹊丁香散主之。若火气上冲，橘皮竹茹汤主之。至于大病中见呃逆者，是谓土败木贼，为胃绝，多难治也。

二陈汤　见痰饮　通治呕吐哕，随症加减。

前症若脾胃虚弱，加人参、白朮。若寒气所侵，加姜、桂，甚加附子。若饮食所伤，加山查、麦芽、神曲、香附、砂仁、藿香。若饮食冲口而出，不得入者，是为有火，加黄连、山栀。若大便结燥，加当归、黄芩、知母。若有积滞，且兼服和中丸。

理中汤　见中寒。

和中丸　见鼓胀。

八味丸　见类中。

扁鹊丁香散　见伤寒呃逆。

橘皮竹茹汤

陈皮（去白）二钱　竹茹一团　半夏　人参　甘草各一钱

水煎服。

## 三　消

经云：渴而多饮为上消，消谷善饥为中消，口渴、小水如膏者，为下消。三消之症，皆燥热结聚也。大法，治上消者，宜润其肺，兼清其胃，二冬汤主之；治中消者，宜清其胃，兼滋 其肾，生地八物汤主之；治下消者，宜滋其肾，兼补其肺，地黄汤、生脉散并主之。夫上消清胃者，使胃火不得伤肺也；中消滋肾者，使相火不得攻胃也；下消清肺者，滋上源以生水也。三消之治，不必专执本经而滋其化源则病易痊矣。书又云：饮一溲一，或饮一溲二，病势危急，仲景用八味丸主之，所以安固肾气也。而河间则用黄芪汤和平之剂。大抵肺肾虚而不寒者，宜用此法。又按仲景少阴篇云：肾经虚，必频饮热汤以自救，乃同气相求之理，今肾经虚寒，则引水自灌，虚寒不能约制，故小便频数，似此不必与消症同论，宜用理中汤，加益智仁主之。然予尝见伤暑发喘之症，小便极多，不啻饮一而溲二者，六味加知柏而效，可见此症，又由肾经阴虚而得，治宜通变，正当临证制宜，未可一途而取也。

二冬汤　治上消。

天冬（去心）二钱　麦冬（去心）三钱　花粉一钱　黄芩一钱　知母一钱　甘草五分　人参五分　荷叶一钱

水煎服。

生地八物汤　治中消。

生地三钱　山药一钱五分　知母一钱五分　麦冬三钱　黄芩一钱　黄连一钱　黄柏一钱　丹皮一钱五分

荷叶二钱，水煎服。

六味地黄汤　见类中。

生脉散

麦冬二钱　人参一钱　北五味十五粒

水煎服。

八味丸　即六味加桂、附。

黄芪汤　治肺肾两虚、饮少溲多。

黄芪三钱　五味子一钱　人参　麦冬　枸杞子　大熟地各一钱五分

水煎服。

理中汤　见中寒。

## 热　淋

淋者，小便频数，不得流通，溺已而痛是也。大抵由膀胱经湿热所致。然淋有六

种，一曰石淋，下如砂石，有似汤瓶久在火中，底结白碱也，益元散加琥珀末主之。二曰膏淋，滴下浊液，如脂膏也，萆薢饮主之。三曰气淋，气滞不通，水道阻塞，脐下妨闷胀痛也，假苏散主之。四曰血淋，瘀血停蓄，茎中割痛难忍是也，生地四物汤加红花、桃仁、花蕊石主之，或兼服代抵当丸。五曰劳淋，劳力辛苦而发，此为气虚，以至气化不及州都，补中益气汤主之。六曰冷淋，寒气坚闭，水道不行，其症四肢厥冷，口鼻气冷，喜饮热汤是也，金匮肾气汤主之。更有过服金石热药，败精流注，转而为淋者。又老人阴已痿而思色以降其精，则精不出而内败，以致大小便牵痛如淋，愈淋则愈便，愈便则愈痛，宜用前萆薢饮，去黄柏，加兔丝、远志导去其精，然后用六味地黄汤补之，方为有益，淋症多端，未可执一而论也。

益元散　见类中。

萆薢饮　治膏淋，并治诸淋。

萆薢三钱　文蛤粉（研细）　石苇　车前子　茯苓各一钱五分　灯心二十节　莲子心　石菖蒲　黄柏各八分

假苏散　治气淋。

荆芥　陈皮　香附　麦芽（炒）　瞿麦　木通　赤茯苓各等分

为末。每服三钱，开水下。

生地四物汤　即四物汤以生地易熟地　方见虚劳。

代抵当丸

生地　当归　赤芍各一两　川芎　五灵脂各七钱五分　大黄（酒蒸）一两五钱

砂糖为丸。每服三钱、开水下。

补中益气汤　见类中。

《金匮》肾气丸　见水肿。

## 小便不通　关格　孕妇转脬

小便不通，谓之癃闭。癃闭与淋症不同，淋则便数而茎痛；癃闭则小便点滴而难通。东垣云：渴而小便不利者，热在上焦气分也，宜用四苓散加山栀、黄芩等药以分利之。若大便亦闭，加大黄、元明粉之类。不渴而小便不利者，热在下焦血分也，宜用滋阴化气之法，若滋肾丸之类是已。大法，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下元真阴不足，则阳气不化，必滋其阴；若下之真阳不足，则阴气不生，必补其阳。譬如水肿鼓胀，小便不通者，服《金匮》肾气丸，而小便自行，阴得阳以生也；复有除桂、附服之而效者，阳得阴而化也。此阴阳气化之精义也。更有小便不通，因而吐食者，名曰关格。经云：关则不得小便，格则吐逆，关格者，不得尽其命矣。宜用假苏散治之。又丹溪治孕妇转脬，小便不通者，用补中益气汤，随服而探吐之，往往有效。譬如滴水之器，上窍闭则下窍不通，必上窍开然后下窍之水出焉。丹溪初试此法，以为偶中，后来屡用屡验，遂恃为救急良法。每见今人治转脬症，投补中益气，而不为探吐，且曰古法不效，有是理乎？予尝用茯苓升麻汤，治此有验。盖用升麻以举其胎气，用茯苓以利小便，用归、芎以活其胎，用苎根理胞系之缭乱，此以升剂为通之法也。附录于此以俟明哲。

四苓散　即五苓散去桂枝　方见太阳腑病。

滋肾丸

黄柏（炒褐色）　知母（蒸）各二两　肉桂（去皮）一钱

炼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七、八十丸，开水下。

《金匮》肾气丸　见水肿。

假苏散　见淋症。

补中益气汤　见类中。

茯苓升麻汤

茯苓（赤、白）各五钱　升麻一钱五分　当归二钱　川芎一钱　苎根三钱

急流水煎服，或调琥珀末二钱服，更佳。

## 大便不通　大小肠交　遗屎　脱肛

经曰：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开窍于二阴。是知肾主二便，肾经津液干枯，则大便闭结矣。然有实闭、虚闭、热闭、冷闭之不同。如阳明胃实，燥渴、谵语，不大便者，实闭也，小承气汤下之。若老弱人精血不足，新产妇人气血干枯，以致肠胃不润，此虚闭也，四物汤加松子仁、柏子仁、肉苁蓉、枸杞、人乳之类以润之，或以蜜煎导而通之；若气血两虚，则用八珍汤。热闭者，口燥、唇焦，舌胎黄，小便赤，喜冷、恶热，此名阳结，宜用清药及攻下之法，三黄枳朮丸主之。冷闭者，唇淡、口和，舌胎白，小便清，喜热、恶寒，此名阴结，宜用温药而兼润燥之法，理中汤加归、芍主之。凡虚人不大便，未可免强通之。大便虽闭，腹无所苦，但与润剂，积久自行，不比伤寒邪热，消烁津液，有不容刻缓之势也。予尝治老人虚闭，数至圊而不能便者，用四物汤及滋润药加升麻，屡试屡验，此亦救急之良法也。

大小肠交，阴阳拂逆也，大便前出，小便后出，名曰交肠，五苓散主之。复有老人阴血干枯，大肠结燥，便溺俱自前出，此非交肠，乃血液枯涸之征，气血衰败之候也。多服大剂八珍汤，或可稍延岁月耳。

遗屎有二症，一因脾胃虚弱，仓禀不固，肠滑而遗者；一因火性急速，逼迫而遗者，宜分别治之。脾虚，理中汤；火盛，芍药甘草汤加黄连。

脱肛也有二症，一因气虚下陷而脱者，补中益气汤；一因肠胃有火，肿胀下脱者，四物汤加升麻、黄芩、荷叶之属。

小承气汤　见伤寒少阴经证。

四物汤　见虚劳。

蜜煎导法　见伤寒。

三黄枳朮丸　见腹痛。

理中汤　见伤寒中寒门。

八珍汤　见虚劳。

五苓散　见太阳腑病。

芍药甘草汤　见腹痛。

补中益气汤　见类中。

## 小便不禁

经云：膀胱不利为癃，不约为遗溺。所以不约者，其因有三。一曰肝热，肝气热则阴挺失职，书云：肝主疏泄是已，加味逍遥散主之。二曰气虚，中气虚则不能统摄，以致遗溺，十补汤主之。大抵老幼多见此症，悉属脬气不固。老人挟寒者多，婴儿挟热者众，挟寒者，用本方，挟热者，六味地黄丸。三曰肾败，狂言反目，溲便自遗者，此肾绝也。伤寒日久见之，多难救。中症见之，随用大剂附子理中汤，频灌间有得生者，盖暴脱者可以暴复，若病势日深则不可为也。然中症亦有阴虚而遗溺者，不宜偏用热药，治者详之。

加味逍遥散　见类中。

十全大补汤　见虚劳。

六味地黄丸　见虚劳。

附子理中汤　见中寒。

## 便　血

便血症，有肠风、有脏毒，有热、有寒。病人脏腑有热，风邪乘之，则下鲜血，此名肠风，清魂散主之。若肠胃不清，下如鱼肠，或如豆汁，此名脏毒，芍药汤主之。凡下血症，脉数有力，唇焦、口燥、喜冷、畏热，是为有火，宜用前方加黄芩、丹皮、生地之属。若脉细无力，唇淡、口和，喜热、畏寒，或四肢厥冷，是为有寒，宜用温药止之，理中加归、芍主之。若便久不止，气血大虚，宜用归脾、十全辈统血归经。血本属阴，生于阳气，治者宜滋其化源。

清魂散

荆芥三钱　当归五钱

水煎服。

芍药汤　见腹痛。

理中汤　见中寒。

归脾汤　十全大补汤　俱见虚劳。

## 尿　血

心主血，心气热，则遗热于膀胱，阴血妄行而溺出焉。又肝主疏泄，肝火盛，亦令尿血。清心，阿胶散主之；平肝，加味逍遥散主之。若久病气血俱虚而见此症，八珍汤主之。凡治尿血，不可轻用止涩药，恐积瘀于阴茎，痛楚难当也。

阿胶散

阿胶（水化开冲服）一钱　丹参　生地各二钱　黑山栀　丹皮　血余（即乱发烧灰，存性）　麦冬　当归各八分

水煎服。

加味逍遥散　见类中。

八珍汤　见虚劳。

---

〔1〕“口噤、角弓反张”等小标题原脱，据全书体例补，下同。

〔2〕“附子理中汤……待冷调服”共10行原脱，据人卫铅印本补。

〔3〕“隔汤炖熟”四字原作“顿汤顿熟”，据人卫铅印本改。

# 卷　四

## 遗　精

梦而遗者，谓之遗精；不梦而遗者，谓之精滑。大抵有梦者，由于相火之强；不梦者，由于心肾之虚。然今人体薄，火旺者，十中之一，虚弱者，十中之九。予因以二丸分主之，一曰清心丸，泻火止遗之法也；一曰十补丸，大补气血俾气旺则能摄精也。其有因诵读劳心而得者，更宜补益，不可轻用凉药。复有因于湿热者，湿热伤肾，则水不清，法当导湿为先，湿去水清，而精自固矣，秘精丸主之。

清心丸　清心火，泻相火，安神定志，止梦泄。

生地（酒洗）四两　丹参二两　黄柏五钱　牡蛎　山药　枣仁（炒）　茯苓　茯神　麦冬各一两五钱　北五味　车前子　远志各一两

用金樱膏为丸，每服三钱，开水下。

十补丸

大熟地四两　当归二两　白芍二两　黄芪四两　人参二两　白朮四两　茯苓二两　山药三两　枣仁二两　远志一两　山萸肉三两　杜仲三两　续断二两　北五味一两　龙骨一两　牡蛎一两

用石斛四两熬膏，和炼蜜为丸。每早开水下四钱。凡使煎剂，仿佛丸方。

秘精丸　见虚证。

## 赤白浊

浊之因有二种，一由肾虚败精流注；一由湿热渗入膀胱。肾气虚，补肾之中必兼利水，盖肾经有二窍，溺窍开则精窍闭也。湿热者，导湿之中必兼理脾，盖土旺则能胜湿，且土坚凝则水自澄清也。补肾，兔丝子丸主之；导湿，萆薢分清饮主之。或问：浊有赤者，何也？答曰：此浊液流多，不及变化也，又或心火盛，亦见赤色，宜加入莲子心、灯心、丹参等药，则愈矣。

兔丝子丸

兔丝子四两　茯苓　山药　沙苑蒺藜（炒）　车前子　远志肉（去心甘草水泡炒）各二两　牡蛎（煅醋碎）一两

用石斛四两，熬膏，量加炼蜜为丸。每服三四钱，开水下。

萆薢分清饮

川萆薢二钱　黄柏（炒褐色）　石菖蒲各五分　茯苓　白朮各一钱　莲子心七分　丹参　车前子各一钱五分

水煎服。

## 黄　疸

黄疸者，目珠黄，渐及皮肤，皆见黄色也。此湿热壅遏所致，如盒曲相似，湿蒸热郁而黄色成矣。然湿热之黄，黄如橘子、柏皮，因火气而光彩，此名阳黄。又有寒湿之黄，黄如熏黄色，暗而不明，或手脚厥冷，脉沉细，此名阴黄。阳黄者，栀子柏皮汤，如便闭不通，宜用茵陈大黄汤。阴黄者，茵陈五苓散，如不应，用茵陈姜附汤。其间有伤食者，名曰谷疸，伤酒者，名曰酒疸，出汗染衣名曰黄汗，皆阳黄之类也。谷疸，胸膈满闷，嗳腐吞酸，以加味枳朮汤，加茵陈治之，应手辄效。酒疸，更加葛根。黄汗，用栀子柏皮汤加白朮。其间有女劳疸，乃阴黄之类，宜用姜附汤加参、朮补之。复有久病之人，及老年人，脾胃亏损，面目发黄，其色黑暗而不明，此脏腑之真气泄露于外，多为难治，宜用六君子汤主之。

栀子柏皮汤　茵陈大黄汤　茵陈五苓散　茵陈姜附汤　俱见伤寒发黄。

加味枳朮汤

白朮二钱　枳实　陈皮　麦芽　山查　茯苓　神曲　连翘各一钱　茵陈　荷叶各一钱五分　泽泻五分

水煎服。如兼伤酒，加葛根一钱；若便闭，去白朮，加卜子、黄芩。

六君子汤　见类中。

## 不　能　食

有风寒食不消者，病气退而食自进。有积滞食不消者，祛其积而食自消。古方神朮散、保和汤、枳朮丸，皆消积进食之法也。然有脾气虚弱不能消化者，有命门火衰，不能生脾土，而食不消者。东垣云：胃中元气盛，则能食而不伤，过时而不饥。脾胃俱旺，则能食而肥。脾胃俱衰，则不能食而瘦。坤土虚弱不能消食，岂可更行克伐，宜用六君子、补中益气汤补之。许学士云：不能食者，未可责之脾肾经，元阳不足，不

能熏蒸腐化，譬如釜中水谷，底下无火，其何能熟？火为土母，虚则补其母，庶元气蒸腾，饮食增益，八味丸主之。世俗每见不能食症，辄用枳、朴、黄连，实者当之犹可，虚人得之，祸不旋踵矣。大凡不能食而吞酸嗳腐，胸膈满闷，未必尽属积食也，多有脾虚、肾弱而致此者，治者详之。

神朮散　见类中。

保和汤　见心痛。

枳朮丸　见鼓胀。

六君子汤　补中益气汤　八味丸　俱见类中。

## 不 得 卧

有胃不和卧不安者，胃中胀闷疼痛，此食积也，保和汤主之。有心血空虚，卧不安者，皆由思虑太过，神不藏也，归脾汤主之。有风寒邪热传心，或暑热乘心，以致躁扰不安者，清之而神自定。有寒气在内而神不安者，温之而神自藏。有惊恐不安卧者，其人梦中惊跳怵惕是也，安神定志丸主之。有湿痰壅遏，神不安者，其证呕恶气闷，胸膈不利，用二陈汤导去其痰，其卧立至。更有被褥冷暖太过，天时寒热不匀，皆令不得安卧，非关于病，医家慎勿误治也。

保和汤　归脾汤　俱见心痛。

安神定志丸

茯苓　茯神　人参　远志各一两　石菖蒲　龙齿各五钱

炼蜜为丸，如桐子大，辰砂为衣。每服二钱，开水下。

二陈汤　见中风。

## 自 汗 盗 汗

自汗症，有风伤卫自汗出者、有热邪传里自汗出者、有中暑自汗出者、有中寒冷汗自出者，治法俱见本门。然风火暑热症，自汗太多，犹恐亡阳，尚当照顾元气，矧在虚寒者乎？是以人参、芪、朮，为敛汗之圣药。挟寒者，则以附子佐之。轻剂不应，则当重剂以投之，设仍不应，则以龙骨、牡蛎、北五味等收涩之品，辅助而行。或以人参养荣汤，相兼而用。盖补可去弱，涩可固脱，自然之理也。其盗汗症，伤寒邪客少阳则有之，外此悉属阴虚。古方当归六黄汤，药味过凉，不宜于阴虚之人，阴已虚而更伤其阳，能无损乎？宜用八珍汤加黄芪、麦冬、五味主之。方有参、芪以气旺则能生阴也。

人参养荣汤　见虚劳。

当归六黄汤

当归　黄芪　黄芩　黄柏　黄连　甘草各等分

水煎服。

八珍汤　见虚劳。

## 癫 狂 痫

经云：重阴为癫，重阳为狂。而痫症，则痰涎聚于经络也。癫者，痴呆之状，或笑或泣，如醉如梦，言语无序，秽洁不知，此志愿太高而不遂所欲者，多得之，安神定志丸主之。狂则发作刚暴，骂詈不避亲疏，其则登高而歌，弃衣而走，逾垣上屋，此痰火结聚所致，或伤痛阳明邪热所发。痰火，生铁落饮、滚痰丸，并治之；伤寒邪热，大承气汤下之。痫者，忽然发作，眩仆倒地，不省高下，甚则瘛疭抽掣，目斜、口㖞，痰涎直流，叫喊作畜声。医家听其五声，分为五脏，如犬吠者、肺也，羊嘶者、肝也，

马鸣者、心也，牛吼者、脾也，猪叫者、肾也。虽有五脏之殊，而为痰涎则一，定痫丸主之。既愈之后，则用河车丸以断其根。以上三症，皆频治取验者也，若妄意求奇，失之远矣。

安神定志丸　见不得卧。

生铁落饮

天冬（去心）　麦冬（去心）　贝母各三钱　胆星　橘红　远志肉　石菖蒲　连翘　茯苓　茯神各一钱　元参　钩藤　丹参各一钱五分　辰砂三分

用生铁落、煎熬三炷线香，取此水煎药，服后安神静睡，不可惊骇叫醒，犯之则病复作，难乎为力。凡狂症，服此药三十余剂而愈者多矣，若大便闭结，或先用滚痰丸下之。

滚痰丸　见痰饮。

大承气汤　见伤寒少阴证。

定痫丸　男、妇、小儿痫症，并皆治之。凡癫狂症，亦有服此药而愈者。

明天麻一两　川贝母一两　胆南星（九制者）五钱　半夏（姜汁炒）一两　陈皮（洗去白）七钱　茯苓（蒸）一两　茯神（去木蒸）一两　丹参（酒蒸）二两　麦冬（去心）二两　石菖蒲（石杵碎取粉）五钱　远志（去心，甘草水泡）七钱　全蝎（去尾、甘草水洗）五钱　僵蚕（甘草水洗，去嘴炒）五钱　真琥珀（腐煮灯草研）五钱　辰砂（细研，水飞）三钱

用竹沥一小碗，姜汁一杯，再用甘草四两熬膏，和药为丸，如弹子大，辰砂为衣，每服一丸，照五痫分引下。犬痫，杏仁五枚，煎汤化下。羊痫，薄荷三分，煎汤化下。马痫，麦冬二钱，煎汤化下。牛痫，大枣二枚，煎汤化下。猪痫，黑料豆三钱，煎汤化下。日再服。本方内加人参三钱尤佳。

河车丸

紫河车一具　茯苓　茯神　远志各一两　人参五钱　丹参七钱

炼蜜为丸。每早开水下三钱。

## 惊悸恐

惊者，惊骇也。悸者，心动也。恐者，畏惧也。此三者皆发于心，而肝肾因之。方书分为三门，似可不必。经云：东方青色，入通乎肝，其病发惊骇。惊虽属肝，然心有主持则不惊矣。心惊然后胆怯，乃一定之理。心气热，朱砂安神丸主之。心气虚，安神定志丸主之。悸为心动，谓之怔忡，心筑筑而跳，摇摇而动也。皆由心虚挟痰所致，定志丸加半夏、橘红主之。恐为肾志，亦多由心虚而得，经云：心怵惕思虑则伤神，神伤则恐惧自失。十全大补汤主之。若肾经真阳不足以致恐者，更佐以八味丸加鹿茸、人参之类。予尝治惊悸恐惧之症，有用大补数十剂或百余剂而后愈者，毋谓七情之病而忽视之也。

朱砂安神丸

黄连（酒炒）一钱五分　朱砂（水飞）一钱　甘草五分　生地黄（酒洗）五钱　当归（酒拌）二钱

蒸饼丸，绿豆大。每服十丸，开水下。

安神定志丸　见不得卧。

十全大补汤　见虚劳。

八味丸　见类中。

## 眩　晕

眩，谓眼黑；晕者，头旋也。古称头旋眼花是也。其中有肝火内动者，经云：诸风掉眩，皆属肝木是也，逍遥散主之。有湿痰壅遏者，书云：头旋眼花，非天麻、半夏不除是也，半夏白朮天麻汤主之。有气虚挟痰者，书曰：清阳不升，浊阴不降，则上重下轻也，六君子汤主之。亦有肾水不足，虚火上炎者，六味汤。亦有命门火衰，真阳上泛者，八味汤。此治眩晕之大法也。予尝治大虚之人，眩晕自汗，气短脉微，其间有用参数斤而愈者，有用参十数斤而愈者，有用附子二、三斤者，有用芪、朮熬膏近半石者，其所用方，总不离十全、八味、六君子等。惟时破格投剂，见者皆惊，坚守不移，闻者尽骇，及至事定功成，甫知非此不可。想因天时薄弱，人禀渐虚，至于如此。摄生者。可不知所慎欤！

加味逍遥散　见类中。

半夏白朮天麻汤

半夏一钱五分　天麻　茯苓　橘红各一钱　白朮三钱　甘草五分

生姜一片，大枣二枚，水煎服。

六君子汤　六味汤　八味汤　俱见类中。

十全大补汤　见虚证。

## 健　忘

经云：肾者，作强之官，技巧出焉。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肾主智，肾虚则智不足，故喜忘其前言。又心藏神，神明不充，则遇事遗忘也。健忘之症，大概由于心肾不交，法当补之，归脾汤、十补丸主之。亦有痰因火动，痰客心胞者，此乃神志昏愦，与健忘症稍不相同，法当清心开窍，二陈汤加竹沥、姜汁，并朱砂安神丸主之。

归脾汤　十补丸　见虚劳。

二陈汤　见中风。

朱砂安神丸　见惊悸。

## 嘈　杂

嘈杂者，躁扰不宁之貌，得食暂已，少顷复嘈。其中有挟痰与火者，则口燥、唇焦，脉滑数也，二陈汤加山栀、黄连之类。有脾虚挟痰者，则气促食少，脉小弱也，五味异功散主之。嘈杂之症，治失其宜，变为噎塞者众矣，可不慎乎？更有元气大虚，心中扰乱不安者，名曰虚烦，此与嘈杂不同，当按其虚而重补之。夫病有兼症，各有情形，善治者宜斟酌焉。

二陈汤　见中风。

五味异功散　见类中。

## 咽喉　口　舌　齿　唇

咽能咽物，通乎地气，喉能纳气，通乎天气。气之呼吸，食之升降，而人命之存亡系焉。咽喉之病，挟热者十之六、七，挟寒者十之二、三，而风寒包火者，则十中之八、九。古人开手一方，只用甘草、桔梗，《三因方》加以荆芥，其他蒡子、薄荷、贝母、川连之类，皆出后人续补。可见咽喉之病，不便轻用凉药，而专主开发升散者，所谓结者开之，火郁发之是已。及其火势极盛，则清剂方施，结热下焦，而攻法始用，非得已也。方书杂称咽喉为三十二症，命名各殊，治法亦异，眩人心目，兹予细加订

正，不遗不赘，并选古今治法，而择其平善至效者，详列于下。诚以咽喉关要之地，命如悬缕，学者宜致思焉。

一曰喉痹。痹者，痛也，经云：一阴一阳结，谓之喉痹。一阴者，手少阴心，一阳者，手少阳三焦也。心为君火，三焦为相火，二火冲击，咽喉痹痛，法当散之、清之，加味甘桔汤主之。又有非时暴寒，潜伏于少阴经，越旬日而后发，名曰伏气咽痛，谚云肾伤寒是已，法当辛温以散之，半夏桂甘汤主之，复有少阴中寒之重证，寒客下焦，逼其无根失守之火，发扬于上，遂致咽痛，其症手足厥冷，脉细沉，下利清谷，但用理中、四逆汤疗寒，而咽痛自止。斯二者，寒也，其他悉属热证，不可不知。

二曰缠喉风。咽喉肿痛胀塞，红丝缠绕，故名缠喉风，其症口吐涎沫，食物难入，甚则肿达于外，颈如蛇缠。先用黄蜡汁调元明粉少许，灌喉中，搅去其痰，次用蜜水润之。若蜡汁不能拔痰，则用土牛膝，连根捣烂，和酸醋灌之。如或顽痰胶固，吐仍不出，咽喉胀闭不通，滴水难入者，则用解毒雄黄丸，极酸醋磨下七丸，自然得吐而通。既通，可用牛黄清心丸，加味甘桔汤。如或肿势达外，延及颈项头面，红如火光，药力难敌，急用磁锋砭去恶血，用鸡子清调乳香末润之，立瘥。或用芭蕉根汁润之，以解其毒。若口中肿胀紫黑，急用银针刺去其血，或用小刀点之，随以淡盐汤洗之，吹上冰片散。更有肿在喉里，针法难施，急于手少商穴出血，则喉花自开，仍以解毒雄黄丸灌之，自然通透。此病势危恶，非吐痰、解毒、煎丸并进，刀针、砭石按法善施，鲜克有济也，治此者，平时揣摩纯熟，临症庶能措手，幸毋轻忽怠缓以误人也。少商穴，在手大拇指内侧，去爪甲一韭叶许，针时，用布针针之。

三曰走马喉风。喉舌之间，暴发暴肿，转肿转大，名曰走马喉风，又名飞疡。不急治，即杀人。用小刀点出血，淡盐汤洗之，吹以冰片散，仍服加味甘桔汤，加金银花一、二两；若牙关紧急，则用搐鼻散吹鼻中，随以解毒雄黄丸，醋磨灌之。太乙紫金丹亦佳，紫金丹，治咽喉等症，无往不神验也。

四曰缠舌喉风。硬舌根而烂两傍，急服加味甘桔汤，吹以冰片散，缓则不救 。若有烂处，以头发作箒子，用甘草汤洗净，然后吹药。

五曰双单乳蛾。状如乳头，生喉间，一边生者，名单乳蛾；两边生者名双乳蛾。宜用蜡菜汁调元明粉，灌去痰涎，吹以冰片散。随服甘桔汤，自应消散。若不消，以小刀点乳头上出血，立瘥。凡针乳蛾，宜针头尾，不可针中间，鲜血者易治，血黑而少者难痊。凡用刀针，血不止者，用广三七末，嚼敷刀口上，即止。凡使刀针，不可误伤蒂丁，损则不救，慎之慎之。

六曰喉疔。形似靴钉，但差长耳。先用小刀点刺，随用冰片散吹之，以甘桔汤多加菊花煎饮之。菊花连根带叶，皆消疔之圣药也。每用四两，煎汤顿服，一切疔肿皆散，自然汁尤效。

七曰木舌、重舌、莲花舌。此皆心火炽盛致然也，用水洗去舌上白垢，若有黑处，用小刀点破，去瘀血，吹冰片散，服甘桔汤加黄连。若莲花舌，靠牙而起数峰，中不可针，宜针两傍。针中间，恐伤舌下根，伤则不能收功。凡口内使刀针，有两处不可伤，一蒂丁、二舌下根，切记不可伤之，至要至要。又舌衄症，出血不止，于甘桔汤内，加生地、丹皮主之。冰片散亦可吹。

八曰悬痈。生于上腭，形如紫李，此脾经蕴热所致，不急治，恐毒气上攻脑，则不可救。宜用银针针破痈头，用盐汤搅净瘀血，然后吹以冰片散，仍服加味甘桔汤。

九曰兜腮痈。生腮下，绕喉壅肿，先用蜡汁调元明粉，搅去其痰，再看其紫黑处针之，以盐汤搅去其血，吹以冰片散，仍服甘桔汤。若饮食不入，急用解毒雄黄丸，醋磨下七丸。大凡腮痈，脓从口中出者，易治；脓从腮外出者，难痊，穿破故也。

十曰喉疮。少阴肾经阴火上冲也。宜用蜡汁探去其痰，若疮势灌脓，以银针挑破

之，随用荆芥汤洗之，再吹冰片散，饮以甘桔汤。其上腭生疮，脾热也；舌上生疮，心热也。吹服如 前法。

十一曰走马牙疳。牙间红肿，渐变紫黑臭秽，此胃经湿热也，以午后年干漱之，再吹同气散，速服清胃散。

十二曰牙痈。牙边肿痛，如豆大，脾胃二经湿热也，可用小刀点破之，吹以冰片散，仍服清胃散。又牙宣症，牙根尽肿，宣露于外，或齿衄不止，并服前方，仍用陈茶、薄荷、金银花等频服之，再用冰片散搽之。

十三曰喉瘤。生于喉傍，形如圆眼，血丝相裹，此肺经蕴热所致。不可用刀针，宜用麝香散，服甘桔汤。切忌多言耗神。有一人口内生肉球，有根线长五寸余，吐球出，方可饮食，以手轻捻，痛彻至心，因用疏风降火药，每服加麝香五分，仍用麝香散吹之，三日根化而愈。

十四曰茧唇。唇上起小泡，渐肿渐大如茧，此心脾郁热所致。初起时，即用艾绒如麦粒大，灸之。仍服甘桔汤，加香附、远志之类。

十五曰肺绝喉痹。凡射喉日久，频服清降之药，以致痰涎壅于咽喉，声如曳锯，此肺气相绝之候也，法在难治。宜用人参膏，加橘红汤纵饮之。设无参膏，即用独参汤加橘红亦可，每参一钱，用橘红一分。早服者，可救十中之二、三，迟则不救矣。或用四君子汤亦佳。

十六曰经闭喉肿 。女人经水不调，壅塞经脉，亦令喉肿，宜用四物汤，加牛膝、芜蔚子、香附、桃仁之类。俾经脉流通，其肿自消也。

又有梅核气症，男妇皆同，喉中如有物，吞不入，吐不出，宜用甘桔汤，加苏梗、橘红、香附、金沸草之类，渐次可愈。

凡治咽喉、口舌之症，初则疏风解毒，继则滋水养阴，若元气渐虚，急顾脾胃。如六味滋水，四君补脾，皆为要药，否则真气亏败，势难挽矣。治者审之。

加味甘桔汤

甘草（炙）三钱　桔梗　荆芥　牛蒡子（炒）　贝母各一钱五分　薄荷三分

水煎服。若内热甚，或饮食到口即吐，加黄连一钱；若口渴，唇焦舌燥，便闭溺赤，更加黄柏、黄芩、山栀、黄连；若有肿处，加金银花五钱。

半夏桂甘汤　见伤寒咽痛。

理中汤　四逆汤　见中寒。

解毒雄黄丸

明雄黄（水飞）一两　郁金一两　巴豆三十五粒

共为末，醋和丸，如黄豆大。每服五、七丸，清茶下，吐出痰涎立醒。如未吐，再服。倘人事昏愦，心头温者，急研末灌之。

牛黄清心丸

牛胆南星（九制者）一两　麝香五分　珍珠五分　冰片五分　黄连二钱　防风一钱　荆芥二钱　五倍子一钱　桔梗一钱　元参三钱　茯神一钱　天竺黄二钱　明雄黄二钱　当归一钱　犀角末二钱　辰砂（水飞）二钱

上为细末，和匀，甘草四两熬膏为丸，如龙眼大，辰砂为衣，日中晒干，入磁瓶中，紧塞，勿走气。临服薄荷汤化下一丸。

冰片散

冰片一钱　硼砂五钱　明雄黄二钱　黄柏（蜜炙）二钱　靛花二钱　甘草（炙）三钱　鸡内金（即鸡肫皮，烧存性）一钱　人中白（煅）五钱　川黄连二钱　元明粉二钱　铜青（煅）五分　薄荷（炒）三钱

共为极细末。吹患处。一方加牛黄、熊胆、珍珠各一钱，儿茶八分，麝香三分。

搐鼻散　见中风。

紫金丹　解诸毒，疗疮肿，主用极弘，立见奇效，凡居家出入，远游仕宦者，不可缺。

山茨菇（洗净）二两　五倍子（捶破洗净）二两　千金子（去壳，去油净）一两　红芽大戟（去芦根，洗净，焙干为末）一两五钱　明雄黄三钱　朱砂（水飞）三钱　麝香（当门子）三钱

以上药，于净室中，制为极细末，候端午、七夕，或天、月二德日，合起，以糯米浓粥汤和匀，杵千下。凡合药，切忌妇人鸡犬见。每锭一钱，每服一锭，或半锭，开水磨服。病在上者必吐，在下者，必利，吐利后，以温粥补之。

一治饮食药毒。蛊毒、菌毒、河豚中毒、自败牛、马、猪、羊等肉毒，人误食之，必胀闷昏倒，急用水磨一锭灌之，或吐或泻，其人立苏。

一南方山岚瘴气，雾露水湿，自人感之，即觉满闷呕恶，憎寒壮热，随用开水磨服数分，即愈。

一治痈疽发背、对口疔疮、天蛇毒、杨梅疮，并用无灰清酒磨服，外用醋磨涂疮上，日夜数次，觉痒而消。

一治喉痹、喉风、喉疔、乳蛾等症，并用薄荷煎汤磨服一锭，即见消散。

一治绞肠痧、乌痧胀，通腹搅痛非常，用清水磨服一锭而愈。

一治妇人邪气鬼胎，用石菖蒲煎汤，磨服一锭，即消。

一治自缢、溺水、魇梦、鬼魅迷人，但心头温者，俱用生姜汁磨服一锭，立苏。

一治恶蛇、疯犬、毒蝎、溪涧诸恶虫伤人，随即发肿，攻注走痛，或昏闷喊叫，命在须臾，急用清酒磨下一锭，仍取他人口涎磨敷患处，再服葱汤一大碗，被盖出汗，其人必活。

一治天行时疫，延门传染，用米醋磨浓涂鼻孔中，仍以开水服少许，即不传及。

一治传尸劳瘵，诸药不效，每早用清水磨服一锭，三日即下恶物。有一女子患瘵症，方士教服此，片时吐下小虫十余条，后服苏合香丸，其病顿愈。以此相传，活人不计其数。此真济世卫生之宝药也。

午后年干漱口方

午后汁（即白马粪也，如一时不辨，预取为末，临时水泡取汁亦得）　万年干（即粪碱也，用瓦合盖，烧灰存性，为末）

用年干三钱，和午后汁二盅，漱口，去疳毒，再用同气散吹之。

同气散

五谷虫（洗净焙干）三钱　人中白三钱　黄连（去须）　薄荷叶　细辛　硼砂各一钱　真青黛二钱　冰片二分

共为细末。掺齿缝中。

清胃散

升麻一钱　生地二钱　黄连　连翘　丹皮各一钱

水煎服。

冰黄散　止牙痛，神效。

牙硝三钱　硼砂三钱　明雄黄二钱　冰片一分五厘　麝香五厘

共为末。每用少许擦牙。

麝香散

真麝香二钱　冰片三分　黄连一钱

共为末。一日夜，吹五、六次。

四君子汤　四物汤　俱见虚证。

六味汤 见类中。

## 目

目有五轮，合乎五脏。眼眶属脾，为肉轮。红丝属心，为血轮。白色属肺，为气轮。青色属肝，为风轮。瞳人属肾，为水轮。是知目者，五脏精华之所系也。目疾专家，呼为七十二症，著之问答，其实重迭者多，总不若辨明虚实为的当。凡目疾暴赤肿痛，畏日羞明，名曰外障实证也；久痛昏花，细小沉陷，名曰内障，虚证也。实者由于风热，虚者由于血少，实则散风泻火，虚则滋水养阴。然散风之后，必继以养血，经曰：目得血而能视也。养阴之中，更加以补气，经曰：气旺则能生血也。治外障者，蒺藜汤，蝉花无比散散之。若兼饮食所伤，加消导药。如大便久闭不通，四顺清凉饮下之。治内障者，逍遥散，明目地黄丸补之。若兼气虚，益气聪明汤主之。且如初起翳障，只须服药散之，不可遽用点药，恐病反深痼。当用天然水，乘热频洗之，热能散风，水能制火故也。水中不用一味药，盖目不染尘，药汁入目，亦见羞涩。更忌刀针刺血、割肉，及点硇砒之类，真为行险徼幸。刺血者，恐伤肉。用硇砒，恐溃烂不息。惟宜珍珠散点之，乃眼药中之至宝也。再凡用散药，不可太过以伤其血，用补气药，不可太过以助其火。又不宜过用寒凉，使血脉凝结，反生青黄之障膜。温存肝肾，调剂和平，而目疾自全愈矣。

蒺藜汤 治暴赤肿痛。

白蒺藜（麸炒，去刺，研）一钱五分 羌活 防风各七分 甘草（炙）五分 荆芥 赤芍各二钱 葱白（连须用）二段

水煎服。若伤煎炒炙煿之物，加连翘、山查、黄连。若伤酒，更加葛根。

蝉花无比散 通治男妇小儿，远近目疾，赤肿胀痛，或目胞风粟痒痛，或翳膜遮睛，或眼眶赤烂，或鶩睛努肉，或瞳人突出，或拳毛倒睫，小儿痘疹风眼，并皆治之，其应如响。

蝉退（去足）二两 羌活一两 川芎 石决明（盐水煮一时） 防风 茯苓 赤芍各一两五钱 白蒺藜（麸炒，去刺）八两 甘草（炙） 当归各三两 苍术（米泔水浸，切片，陈土炒）一两

共为细末。食后，米汤调服三钱。忌生冷、油面、煎炒诸物。

四顺清凉饮

当归 赤芍 甘草 大黄各一钱（如不行、加一钱）

水煎服。

逍遥散 见类中。

明目地黄丸 治内障，隐涩羞明，细小沉陷。

生地（酒洗）一斤 牛膝二两 麦冬六两 当归五两 枸杞子三两

用甘菊花八两熬膏，和炼蜜为丸。每服三钱，开水下。

益气聪明汤 治气虚目不明。有人目忽不见，丹溪用参膏治之，服参斤余而复，此气脱也。予谓血脱者，亦应照此治例，经云：血脱益气是也。

黄芪一钱五分 人参五分 白朮一钱 炙甘草五分 升麻三分 柴胡三分 蔓荆子五分 当归 白芍各八分 陈皮三分

大枣二枚，水煎服。

天然水 用洁净开水，以洁净茶盏，盛之。用洁净元色绢片，乘热淋洗。洗后，水混浊，换水再洗，及洗至水清无垢方止，如此数次即愈。水内并不用药，故曰天然水也。

珍珠散 古歌云：不用刀针割，全凭此药方。

珍珠一钱五分　玛瑙一钱五分　琥珀一钱五分　珊瑚一钱五分（以上四味，俱用豆腐煮过，再研）　硼砂五分　熊胆（用笋壳盛，烘脆，为末）五分　龙脑四分　麝香二分五厘　瓜蒂七分五厘　朱砂（细研水飞）七分五厘　黄连末（去须、芦、研细）五分　明乳香（箸上炙干）五分　没药（箸上炙干）五分　芦甘石（按法泡制为主）一两五钱

以上诸药，各为细末，用上细粉罗筛过，再照分数秤定，合为一处，研万匝，复以绵纸筛下，磁罐收贮，听用。其效如神。

制芦甘石法　择上上甘石半斤，用倾银铺内大紫土罐一个，入甘石在内，外用紫土泥封口，择一净室，于地上安大铁钉三根，将罐搁稳，四围用栗炭复盖，上下起火，自早至晚为度，研细，粉罗筛下，水飞，仍候药水制。再用：

鹅不食草　黄连　黄柏　黄芩　当归　生地　栀子　连翘　赤芍　薄荷　大黄　细辛　白芷　羌活　独活　甘草　胆草　红花　杏仁　白菊　防风　荆芥　蔓荆子　蓖仁各一钱　桃叶　桑叶　枇杷叶　槐叶　杏叶各七片

入水二大碗，煎至一碗，去渣，入金银箔各七张，再熬至一盅，用煅过芦甘石二两，入洁净铜器内，和匀，隔汤煮干，取起，再入金银箔各加七张，择清爽天气，露一宿，晒一日，迎日月之精华，配药方有神验。其甘石认法，形如羊脑，白如雪，松如花，方美。若沉重黑黯，即不堪用，用亦无功，而且有损，慎之。

一方：用芦甘石（制过）二钱，朱砂、硼砂各五分，研细常点，亦效。

## 面

经云：足阳明之脉，络面下于鼻。凡面上浮肿而痛者，风也。书云：面肿为风，足肿为水，宜用升麻葛根汤，加白芷主之。若兼挟水湿，加入五皮饮，为至妙也。然又有黄胖面肿者，湿热也；有痿黄虚浮者，脾虚也。湿热，和中丸主之。脾虚，六君子汤主之。若面上生疮，如水痘，蔓延不止者，黄柏散敷之，即愈。

升麻葛根汤　见伤寒阳明经证。

五皮饮　见水肿。

和中丸　见鼓胀。

六君子汤　见类中。

黄柏散　黄柏一块

猪胰涂炙酥，为末。湿者干掺，干者，麻油调搽。

## 瘰　疬

瘰疬者，肝病也。肝主筋，肝经血燥有火，则筋急而生瘰，瘰多生于耳前后者，肝之部位也。其初起即宜消瘰丸消散之。不可用刀针，及敷溃烂之药。若病久已经溃烂者，外贴普救万全膏，内服消瘰丸，并逍遥散，自无不愈。更宜戒恼怒，断煎炒，及发气、闭气诸物，免致脓水淋漓，渐成虚损。患此者可毋戒欤！

消瘰丸　此方奇效，治愈者不可胜计。予亦刻方普送矣。

元参（蒸）　牡蛎（煅醋研）　贝母（去心蒸）各四两

共为末，炼蜜为丸。每服三钱，开水下，日二服。

普救万全膏　见痹门。

逍遥散　见类中。

## 鼻

《素问》曰：西方白色，入通于肺，开窍于鼻。鼻塞者，肺寒也；鼻流清涕者，肺

风也。香苏散散之。若鼻中常出浊涕，源源不断者，名曰鼻渊，此脑中受寒，久而不散，以致浊涕常流，如泉水之涓涓耳。然鼻渊初起，多由于寒，日久则寒化为热矣。治宜通窍清热，川芎茶调散主之。更有鼻生息肉，名曰鼻痔，臭不可近，痛不可摇，宜用白矾散少许，点之，顷刻化水而消。又鼻中流血不止，名曰鼻衄，四生丸，生地六味汤主之。如不止，加犀角。

香苏散　见太阳经证。

川芎茶调散

川芎（酒拌）　荆芥　白芷　桔梗（炒）　甘草　黄芩（酒炒）　川贝母（去心）各一两　黑山栀二两

共为细末。每服二钱，食后，陈松萝细茶调下，日三服。

白矾散

白矾（煅枯）二钱　硇砂五分

共为细末。每用少许，点鼻痔上，即消。

四生丸　生地六味汤　俱见虚劳。

## 耳

耳者，肾之外候，《中藏经》曰：肾者，精神之舍，性命之根，外通于耳。然足厥阴肝，足少阳胆经，皆络于耳。凡伤寒邪热耳聋者，属少阳证，小柴胡汤主之。若病非外感，有暴发耳聋者，乃气火上冲，名曰气闭耳聋，宜用逍遥散，加蔓荆子、石菖蒲、香附主之。若久患耳聋，则属肾虚，精气不足，不能上通于耳，宜用六味地黄丸加枸杞、人参、石菖蒲、远志之类。其患耳鸣如蝉声、如钟鼓声，或患脓，以前法治之。若风热相搏，津液凝聚，变为停豆抵耳蝉鼓声，或脓水淋漓或痒极疼痛，此皆厥阴肝经风热所致，宜用加味逍遥散，去白朮，加荷叶、木耳、贝母、香附、菖蒲之属，外用红棉散吹之。若耳内生疮，并用前药加金银花主之。百虫入耳，宜用猫尿滴之，次则葱汁犹可。若用麻油，恐虫陷耳中不得出也。又法，以猪肉炙香，置耳边，作枕寝，令虫闻肉香，则出矣。

小柴胡汤　见少阳经病。

逍遥散　见类中。

六味地黄丸　见虚劳。

红棉散

白矾二钱　胭脂（烧灰存性）一钱

上研匀，先用棉杖子，搅去脓水，更另用棉杖子蘸药，掺入耳底即干。若停豆抵耳，加麝香五厘。

## 痔　疮

方书有牝、牡、虫、血之异名，而其实皆大肠经积热所致。大法，宜用石菖蒲、忍冬藤煎水，以瓦罐盛药，对痔熏透，然后倾入盆中浸洗之，冷则加水，如此频频熏洗，并服加减六味丸，及国老散，自然渐次消散，可免刀针药线之苦，此亦医痔之良法也。又肛门之前，肾囊之后，此间若有肿胀出脓，名曰悬痈，又名海底漏，最难收功。若生于肛门之两傍，则曰脏毒，较悬痈为轻耳，并用前药主之。此症皆由肾水不足，相火内烁庚金而致然也，患者速宜保养真元，用药扶持，庶可延生，幸毋忽视是祷。

加减六味丸

大熟地（九蒸晒）　大生地（酒洗）各三两　山药（乳蒸）　茯苓（乳蒸）　丹皮（酒蒸）各一两五钱　泽泻（盐水蒸）一两　当归（酒蒸）　白芍（酒炒）　柏子

仁（去壳，隔纸炒） 丹参（酒蒸）各二两 自败龟板（浸去墙，童便炙酥，研为极细末） 远志（去心，甘草水泡）各四两

共为末，用金钗石斛四两，金银花十二两，熬膏，和炼蜜为丸。每早淡盐汤下四钱。

国老散 治悬痈、脏毒，神效。

甘草七段，用急流水一碗，浸之，炙干，又浸，又炙，以水干为度，研细末，每日空心开水调下一钱。忌煎炒、烟、酒、炙煿、辛辣、发气等物。

## 内 痈

口中咳，胸中隐隐而痛，吐痰腥臭者，肺痈也，桔梗汤主之。当脐而痛，腹皮膨急，溺数如淋，转侧摇之则水声者，肠痈也，《千金》牡丹皮散主之。胃脘胀痛，手不可按，时吐脓者，胃脘痈也，忍冬汤主之。书云：呕家有脓，不须治呕。脓尽自愈。是胃脘痈之已溃者，不须治也。

桔梗汤 见虚劳。

《千金》牡丹皮散

丹皮五钱 苡仁五钱 瓜蒌仁一钱五分 桃仁（去皮尖，及双仁者研）十二枚

水煎服。若大便闭结不通，加大黄一钱五分，当归三钱，得利，止后服。

忍冬汤 一切内外痈肿，皆可立消，但宜早服。

金银花四两 甘草三钱

水煎，顿服。能饮者，用酒煎服。

## 诸 虫

虫之名有九，而犹不足以尽其状也，然总不外乎湿热所生。凡物湿蒸热郁，则生虫矣。书云：虫长尺许，则能杀人。虫痛贯心，伤人甚速，宜急治之，追虫丸主之。但胃寒吐蛔，宜用理中安蛔散，与治别虫之法不同，医者志之。

追虫丸

大黄（酒拌，三蒸三晒）一两 木香五钱 槟榔一两 芜荑（去梗）一两 白雷丸一两 白朮（陈土炒）七钱 陈皮七钱 神曲（炒）五钱 枳实（面炒）三钱五分

上为末，用苦楝根皮、猪牙皂角各二两，浓煎汁一碗，和前药为丸，如桐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砂糖水送下。

若大便不实者，本方内除大黄。

理中安蛔散 见中寒。

又方，用榧子数斤，陆续去壳，空心服一、二十枚。一月之后，其虫尽去，神色大转矣。

## 蛊 毒

岭南之地，多有埋蛊害人之法，其法取毒虫之毒，暗置饮食中，其人即中毒矣。但中毒之人，不知解法，发时即不可救，惟太乙紫金丹，可以立解之。是以远游川广，不可无此药。

紫金丹 见咽喉。

## 五 绝

五绝者，一自缢、二摧压、三溺水、四魇魅、五服毒也。

自缢者，自旦至暮，虽已冷必可治；自暮至旦，则难治，阴气盛也。然予尝见自

暮至旦而犹 救活者，不可轻弃也 。救治之法，先将人抱下，以被褥塞住谷道，次将绳索徐徐解去，不得遽然截断，然后将手按摩胸堂，若有气从口出，微有呼吸，即以好肉桂心二、三钱，煎汤灌之。若已僵直，令两人以竹管吹其两耳，然后以半仙丸，纳鼻孔中，并研末，吹入耳中。但心头温者，虽一日犹可活也。

摧压者，或坠堕，压覆打伤，心头温者，皆可救也。将本人如僧打坐，令一人提住头发，用半仙丸纳入鼻中，并以广三七二、三钱，煎酒灌之。青木香煎酒灌之亦佳。

溺水者，捞起，以其人横伏牛背上，如无牛，以凳代之，沥去其水，用半仙丸纳入鼻中，或用搐鼻散吹之，仍以生姜自然汁灌之，但鼻孔无血出者，皆可救也。

魇魅者，梦而不醒也。此浊气顽痰闭塞所致。先用通天散吹鼻中，随用苏合香丸灌之。或用韭根捣汁灌之，或用姜汁，或用葱白酒灌之。但卧处原有灯，则存，如无灯，切不可以灯照其面，只可远远点灯耳。一法，令人痛咬其大拇指，而唾其面，即活。

服毒者，砒信为重也。用小蓟根捣汁饮之，立救。或用黄矾散治之，据云奇效。

又救自刎法，若喉管未断，急以麻线缝定，用金疮药厚敷之，以布缠定，旬日自愈。

半仙丸

半夏为末，水丸，如黄豆大。每用一丸，纳鼻中，男左、女右。

搐鼻散 见真中风。

黄矾散

大黄一两 明矾五钱

共为末。每服三、四钱，冷水调下。

天下第一金疮药 凡刀斧损伤，跌扑打碎，敷上即时止痛止血，更不作脓，胜于他药多矣。其伤处不可见水。予制此药普送，因路远者一时难取，故刻方广传之。今并笔之于书，则所传益广矣。各乡有力之家，宜修合以济急也。

雄猪油（熬化去渣）一斤四两 松香（熬化去渣）六两 黄蜡（熬化去渣）六两 面粉（炒，筛）四两 樟脑（研极细）三两 麝香六分 冰片六分 血竭一两 儿茶一两 乳香（箬皮上烘去油）一两 没药（箬皮上烘去油）一两

以上药研极细，先将猪油、松香、黄蜡三味熬化，合为一处，待将冷，再入药末搅匀，磁瓶收贮，不可泄气，用时即知其神妙也。

又方：用降真香为末，敷上即愈。广三七末，敷之亦效。

# 卷 五

## 妇 人 门

妇人之症，多与男子同，惟经行胎产，与男子异耳。兹特举其异者，详述于后，以备参考。其同者，悉照前法主之，不复赘及。

### 月经不调

经，常也，一月一行，循乎常道，以象月盈则亏也。经不行，则反常而灾疹至矣。方书以趱前为热，退后为寒，其理近似，然亦不可尽拘也。假如脏腑空虚，经水淋漓不断，频频数见，岂可便断为热？又内热血枯，经脉迟滞不来，岂可便断为寒？必须察其兼症，如果脉数内热，唇焦口燥，畏热喜冷，斯为有热；如果脉迟腹冷，唇淡、口和，喜热、畏寒，斯为有寒。阳脏、阴脏，于斯而别。再问其经来，血多色鲜者，血有余也。血少色淡者，血不足也。将行而腹痛拒按者，气滞血凝也。既行而腹痛，喜

手按者，气虚血少也。予以益母胜金丹，及四物汤加减主之，应手取效。

益母胜金丹

大熟地（砂仁酒拌，九蒸九晒） 当归（酒蒸）各四两 白芍（酒炒）三两 川芎（酒蒸）一两五钱 丹参（酒蒸）三两 茺蔚子（酒蒸）四两 香附（醋、酒、姜汁、盐水各炒一两）四两 白朮（陈土炒）四两

以益母草八两，酒水各半熬膏，和炼蜜为丸，每早开水下四钱。

血热者，加丹皮、生地各二两。血寒者，加厚肉桂五钱。若不寒不热，只照本方。

四物汤 见虚劳 调经养血之要药，其地黄须九蒸九晒，方能取效，否则滞膈生痰，妨碍饮食，乃制药之过，非立方之罪也。血热者，加丹参、丹皮、益母草。血寒者，加桂心、牛膝。经行而腹痛拒按者，加延胡、香附、木香。经既行而腹痛喜按者，加人参、白朮。血少色淡者，亦并加此。若腹中素有痞，饮食满闷者，本方内除熟地，专用三物加丹参、陈皮、香附之属。

## 室女经闭成损

妇人经闭，其治较易，室女经闭，其治较难。妇人胎产乳子之后，血气空虚，经水一时不至，俟其气血渐回，而经脉自通矣。室女乃浑全之人，气血正旺，不应阻塞，其闭也，若非血海干枯，则经脉逆转。血海枯，则内热咳嗽，鬓发焦，而成怯症；经脉逆转，则失其顺行之常，而为吐为衄。夫血以下行为顺，上行为逆，速宜调其经脉，俾月水流通，庶几可救；予以益母胜金丹，加牛膝主之。若其人肝经怒火炽盛者，则颈生瘰疬，或左胁刺痛，更佐以加味逍遥散，及消瘰丸。若其人脾气虚弱，不能消化饮食，血无从生，更佐以五味异功散。若其人精神倦怠，晡热、内热，此气血两亏，无经可行，更佐以八珍汤。此治室女经闭之良法。倘妄行霸道，破血通经，其不偾事者几希矣。

益母胜金丹 见前。

加味逍遥散 见类中。

消瘰丸 见瘰疬门。

五味异功散 八珍汤 俱见虚劳。

## 暴崩下血

经云：阴虚阳搏谓之崩。此言热迫血而妄行也。又曰：阳络伤，则血外溢，阴络伤，则血内溢。外溢者，从上出，内溢者，从下流也。病人过于作劳，喜怒不节，则络脉伤损而血妄行矣。前症，若因热迫血而妄行者，用加味四物汤。若因络脉伤损者，用八珍汤。若瘀血凝积，佐以独圣丸。若因肝经火旺，不能藏血者，加味逍遥散。若因脾气虚，不能统血者，四君子汤加归、芎主之。若因思虑伤脾，不能摄血归经者，归脾汤。若气血两亏，血崩不止，更用十全大补汤。丹溪云：凡血症，须用四君子之类以收功。若大吐、大下，毋以脉论，当急用独参汤救之。若潮热、咳嗽、脉数，乃元气虚弱假热之象，尤当用参朮调补脾土。若服参朮不相安者，即专以和平饮食调理之。此等症候，无不由脾气先损，故脉息虚浮而大，须令脾胃健旺，后天根本坚固，乃为可治。设或过用寒凉，复伤胃气，反不能摄血归经，是速其危也。

加味四物汤 本方内加丹皮、阿胶、黄芩、黑山栀 方见虚劳。

八珍汤 见虚劳。

独圣丸 治瘀血凝积，瘀血不去则新血不得归经，此丸主之。虚人以补药相间而用。

五灵脂（去土，炒烟尽）

为末，醋丸，绿豆大。每服一、二钱，淡醋水下，清酒亦得。

加味逍遥散 见类中。

四君子汤 归脾汤 十全大补汤 并见虚劳。

## 带 下

带下之症，方书以青、黄、赤、白、黑，分属五脏，各立药方。其实不必拘泥，大抵此症不外脾虚有湿。脾气壮旺，则饮食之精华生气血而不生带；脾气虚弱则五味之实秀，生带而不生气血。南方地土卑湿，人禀常弱，故浊带之症，十人有九，予以五味异功散，加扁豆、苡仁、山药之类，投之辄效。倘挟五色，则加本脏药一、二味足矣。夫带症似属寻常，若崩而不止，多至髓竭骨枯而成瘵。治此者，宁可忽诸！

五味异功散 见虚劳 健脾止浊带，前症若专下白色，属肺，倍用苡仁。若兼赤色，属心，加丹参、当归。若兼青色，属肝，加柴胡、山栀。若兼黄色，属脾，加石斛、荷叶、陈米。若兼黑色，属肾，加杜仲、续断。若脉数有热，加炒黄柏、莲子心。若脉迟厥冷，加黑姜、大枣。

## 求 嗣

子嗣者，极寻常事，而不得者，则极其艰难。皆由男女之际，调摄未得其方也。男子以保精为主，女子以调经为主。保精之道，莫如寡欲。远房帏，勿纵饮，少劳神，则精气足矣。如或先天不足，则用药培之。大抵左尺无力，或脉数有热，此真水虚也，六味丸合五子丸，以补天一之水。若右尺无力，或脉迟厥冷，此真火衰也，八味丸，合五子丸，以补地二之火。若二尺俱无力，或中气馁弱，是水火两亏，气血并虚也，用十补丸合五子丸，而大补之。倘精薄不凝，更加鱼鳔、鹿角胶之属。精不射远，更用黄芪斤许熬膏为丸，以益其气，此治男子之法也。调经之道，先在养性。诗云：妇人和平，则乐有子。和则气血不乖，平则阴阳不争。书云：和平之气，三旬一见是已。如或经事愆期，则用药调之。大抵先期而至，或脉数有热，此血热也，益母胜金丹加生地、丹皮主之。若后期而至，或脉迟厥冷，此血寒也，益母胜金丹加肉桂主之。若将行而腹痛者，是气滞也，更加顺气之药。若食少气虚，面色白㿠白，四肢无力，是为气血两亏，即用前方减香附一半，加人参、黄芪、河车、茯神、枣仁、远志之属。俾其气血充旺，则经脉自调。譬如久旱不雨，河道安得流通，河道不通，而欲其润泽万物，不亦难乎？女人经水不通，或淋漓希少，而欲其生子，何可得耶？此论女子之治法也。是以保精之道，责之男子；调经之要，责之女子。各有病处，须细心体认，不可蒙混而失生生之理也。求嗣者，念之哉！

六味合五子丸

大熟地八两 山药四两 山萸肉四两 茯苓 丹皮 泽泻各三两 枸杞子 兔丝子各四两 五味子 车前子 覆盆子各二两

石斛六两，熬膏，和炼蜜为丸。每早开水下四钱。

八味丸 见类中门。

十补丸 即十全大补汤为丸，见虚损门。

益母胜金丹 见月水不调。

## 转女为男说

《易》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刚用事，得阳气之专者，则多男；坤柔用事，得阴事之全者则多女，此定理也。男子平时，清心寡欲，养其乾健之体，则所感而生男矣。至于受胎时日之法，谓断经一、二日，感者成男，三、四、五日，感者成女。诚

以一、二日间阴气方亏，则阳气当胜，故生男。三、四、五日，阴血既回，则阳气不胜，故生女。此乾坤之性情，刚柔之体用也。今方家备载转女为男之法，有束皮革者，有佩雄黄者，有暗藏雄鸡羽于席下者，有暗藏斧于床下，而系刃向下者，种种诸法，或验或不验。其验者，安知其非幸中耶？终不若讲究本原为合理也。如或男女命运乖舛，速宜修德以祈之，广积阴功，多行善事，三年五载、勤勉不怠，自应得男。更兼戒杀放生，则所生男，益当聪明长寿，冥冥之中，有主之者，未可徒恃于药，而归怨于命也。求男者，理应敬听吾言。

## 诊妇人有孕法

经谓妇人有孕者，身有病而无邪脉也。有病，谓经闭。无邪脉，谓脉息如常，不断绝也。经又云：手少阴脉动甚者，孕子也。少阴，心也，心主血脉，心脉旺则血旺，而为孕子之兆。经又云：阴搏阳别，谓之有子。言二尺脉旺，与两寸迥别，亦为有孕。以上三者，但得其一，即为孕脉。分而治之，合而推之，而孕脉无遁情矣。或谓流利雀啄，亦为孕脉，何也？答曰：流利者，血正旺；雀啄者，经脉闭塞不行，故脉疾而歇至，此数月之胎也。不知者断为病脉，则令人耻笑。或谓：孕有男女，何以脉而知之也？答曰：左寸为太阳，脉浮大，知为男也。右寸为太阴，脉沉实，知为女也。若两寸皆浮大，主生二男。两寸皆沉实，主生二女。凡孕脉，弦紧滑利为顺，沉细微弱为逆也。

## 验胎法

妇人经水不行，已经三月，或脉不应指，或经事偶见，法当验之。用川芎为细末，煎艾汤，空心调下二钱，腹内微动，则有胎，不动者，非胎也。

## 食忌

有孕之后，凡忌食之物，切宜戒谨：一食鸡子、糯米，令子生寸白虫。一食羊肝，令子多疾。一食鲤鱼，令儿成疳。一食犬肉，令子无声。一食兔肉，令子缺唇。一食鳖，令子项短。一食鸭子，令子心寒。一食螃蟹，多致横生。一食雀肉，令子好淫。一食豆酱，令子发哮。一食野兽肉，令子多怪疾。一食生姜，令子多指。一食水鸡、鳝鱼，令子生癞。一食骡、马肉，延月难产。

如此之类，无不验者，所当深戒。

## 药忌

娠孕药忌歌，凡数十种。推之尚不止此，然药中如斑蝥、水蛭、蛇蜕、蜈蚣、水银、信砒等药，皆非恒用之品，姑置勿论。兹特选其易犯者，约纂数语，俾医家举笔存神，免致差误。其他怪异险峻之品，在有孕时，自应避忌，不待言也。

乌头附子与天雄，牛黄巴豆并桃仁，芒硝大黄牡丹桂，牛膝藜芦茅茜根，

槐角红花与皂角，三棱莪术薏苡仁，干漆蔺茹瞿麦穗，半夏南星通草同，

干姜大蒜马刀豆，延胡常山麝莫闻，此系妇人胎前忌，常须记念在心胸。

上药忌禁犯，似矣。然安胎止呕，有用半夏者，娠孕热病，有用大黄者，娠孕中寒，有用干姜、桂、附者，是何说也？昔黄帝问于岐伯曰：妇人重身，毒之如何？岐伯对曰：有故无殒，亦无殒也，大积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有故者，谓有病。无殒者，无损乎胎也。亦无殒者，于产母亦无损也。盖有病则病当之，故毒药无损乎胎气。然必大积大聚，病势坚强，乃可投之，又须得半而止，不宜过剂，则慎之又慎矣。用药者，可不按岐黄之大法也？

## 恶阻

娠妊之际，经脉不行，浊气干于清道，以致中脘停痰，眩晕呕吐，胸膈满闷，名曰恶阻。法当理脾化痰，升清降浊，以安胃气，用二陈汤加枳壳主之。若脾虚者，用六君子汤，加苏梗、枳壳、砂仁、香附主之。其半夏，虽为妊中禁药，然痰气阻塞中脘，阴阳拂逆，非此不可。以姜汤泡七次，炒透用之，即无碍也。若与参、朮、同行犹为稳当。凡安胎气，止呕、定眩，须用白朮为君，而以半夏、茯苓、陈皮、砂仁佐之，往往有效。夫妊娠恶阻，似属寻常，然呕吐太多，恐伤胎气，医者可不善为调摄乎！

二陈汤　六君子汤　俱见类中。

## 胎动不安

娠妊胎动不安，多因起居不慎，或饮食触犯禁忌，或风寒搏其冲任之脉，或跌仆伤损，或怒动肝火，或脾气虚弱，宜各推其因而治之。大法，若因母病而胎动，但治其病而胎自安。若因胎动而致病，但安其胎而母病自愈。再诊其色，若面赤舌青，则子难保，若面青舌赤，吐沫，母亦难全。娠妊中切宜戒谨。

安胎饮

当归　川芎　白芍药（酒炒）　大熟地（九制）　茯苓　阿胶各一钱　甘草（炙）　艾叶各三分　白朮二钱

水煎服。

若起居不慎，加人参、黄芪、杜仲、续断；若饮食触犯，加人参、倍加白朮；若风寒相搏，当按经络以祛风寒；若跌仆伤损，另用佛手散，加青木香、益母草；若怒动肝火，本方加柴胡、山栀；若脾气虚弱，去熟地，加人参、扁豆、陈皮。然因时调治，对证处方，全在活法不可胶执也。

佛手散

当归五钱　川芎二钱五分

水煎，酒冲服。若跌仆伤重，加青木香一钱五分，益母草三钱。

## 胎漏

女人之血，无孕时，则为经水；有孕时，则聚之以养胎，蓄之为乳汁。若经水忽下，名曰漏胎，血沥尽，则胎不保矣。大法，若因风热动血者，用四物汤，送下防风黄芩丸。若因血虚，用本方加茯神、阿胶、艾叶。若因怒动肝火，用加味逍遥散。若去血太多，用八珍汤，如不应，用补中益气汤。凡脾虚下陷、不能摄血归经者，皆宜补中益气。假如气血俱盛而见血者，乃小儿饮少也，不必服药。

四物汤　见虚劳。

防风黄芩丸

细实条芩（炒焦）　防风各等分

上为末，酒糊丸，桐子大。每服二钱，食前开水送下。

加味逍遥散　见类中。

八珍汤　见虚劳。

补中益气汤　见类中。

## 子悬　子眩

子悬者，胎上逼也。胎气上逆，紧塞于胸次之间，名曰子悬。其症由于恚怒伤肝

者居多，亦有不慎起居者，亦有脾气郁结者，宜用紫苏饮加减主之。更有气逆之甚，因而厥晕，名曰子眩。并用前药主之。然子眩有由脾虚挟痰者，宜用六君子汤。若顽痰闭塞，而脾气不虚者，二陈汤加竹沥、姜汁。虚实之间，所当深辨也。

紫苏饮　治子悬，并催生顺产，神效。

当归　川芎　紫苏各一钱　甘草（炙）　人参　白芍药（酒炒）各五分　大腹皮（黑豆煎水洗）八分

上生姜一片，葱白一寸，水煎服。

前症，若因恚怒伤肝者，加柴胡。若因不慎起居者，加白朮、砂仁。若因脾气郁结者，加木香。

六君子汤　二陈汤　俱见类中。

## 胎不长

娠妊胎不长者，多因产母有宿疾，或不慎起居，不善调摄，以致脾胃亏损，气血衰弱，而胎不长也。法当祛其宿疾，补其脾胃，培其气血，更加调摄得宜，而胎自长矣。补脾胃，五味异功散主之。培气血，八珍汤主之。祛宿疾，随症治之。

五味异功散　八珍汤　俱见虚劳。

## 半产

半产者，小产也。或至三、五月而胎堕；或未足月而欲生，均谓之小产。小产重于大产，盖大产如瓜熟自落，小产如生断其根蒂，岂不重哉？其将产未产之时，当以安胎为急，安胎饮主之。既产而腹痛拒按者，此瘀血也，法当祛瘀生新，当归泽兰汤主之。若小产后血不止，或烦渴、面赤，脉虚微者，此气血大虚也，八珍汤加炮姜以补之。若腹痛呕泻，此脾胃虚也，香砂六君子汤加姜、桂以温之。其在产母，更宜慎风寒，节饮食，多服补药，以坚固气血，毋使轻车熟路，每一受孕，即至期损动，而养育维艰也。戒之，慎之。

安胎饮　见前胎动不安。

当归泽兰汤

当归　泽兰　白芍（酒炒）　川芎　大熟地（九制）各一钱五分　延胡索（酒炒）　红花　香附　丹皮各五分　桃仁（去皮类及双仁者，炒、研）七粒

水煎，入童便、热酒各半盏，热服。

八珍汤　见虚劳。

六君子汤　见类中。

## 子烦

娠妊子烦者，烦心闷乱也。书云：孕四月，受少阴君火以养精；六月，受少阳相火以养气。子烦之症，大率由此。窃谓妇人有孕，则君相二火，皆翕聚以养胎，不独四、六两月而已。大法，火盛内热而烦者，淡竹叶汤。若气滞痰凝而闷乱者，二陈汤，加白朮、黄芩、苏梗、枳壳。若脾胃虚弱，呕恶食少而烦者，用六君子汤。子烦之候，不善调摄，则胎动不安矣。慎之。

淡竹叶汤

淡竹叶七片　黄芩　知母　麦冬各一钱　茯苓二钱

水煎服。

二陈汤　六君子汤　俱见类中。

## 子痫

娠妊中，血虚受风，以致口噤，腰背反张，名曰子痫。其症最暴且急。审其果挟风邪，宜用羚羊角散定之。若兼怒动肝火，佐以逍遥散加人参。若兼胎气上逆，佐以紫苏饮。若兼脾虚挟痰，佐以六君子汤。若因中寒而发者，宜用理中汤，加防风、钩藤。此症必须速愈为善，若频发无休，非惟胎妊骤下，将见气血随胎涣散，母命亦难保全。大抵此症，胎气未动，以补气、养血、定风为主；胎气既下，则以大补气血为主。此一定之理，予尝屡治屡验矣。

羚羊角散

羚羊角（镑） 独活 当归各一钱 川芎 茯神 防风 甘草（炙）各七分 钩藤三钱 人参八分 桑寄生二钱

姜五分，枣二枚，水煎服。

逍遥散 见类中。

紫苏饮 见胎动。

六君子汤 见虚劳。

理中汤 见中寒。

## 子鸣

娠妊腹内自鸣，系小儿在腹内哭声也。谓之子鸣，又谓之腹内钟鸣。古方用鼠穴中土二钱，加麝香少许，清酒调下。或用黄连浓煎呷之，即止。但黄连性寒，麝香开窍，不宜轻用。此症乃脐上疙瘩，儿含口中，因孕妇登高举臂，脱出儿口，以此作声。令孕妇曲腰就地，如拾物，一、二刻间，疙瘩仍入儿口，其鸣即止。可服四物汤加白朮、茯苓一、二剂，安固胎气。

四物汤 见虚劳。

## 子喑

娠妊至八、九月间，忽然不语，谓之子喑。但当饮食调养，不须服药。昔黄帝问于岐伯曰：人有重身，九月而喑，何也？岐伯对曰：胞胎系于肾，肾脉贯系舌本，故不能言。十月分娩后，自为之言矣。愚按肾脉贯系舌本，因胎气壅闭，肾脉阻塞，致不能言，自应调摄以需之，不必惊畏。或用四物汤加茯苓、远志数剂，亦可。倘妄为投药，恐反误事，慎之！

四物汤 见虚劳。

## 孕妇内痈

孕痈，腹内生痈也。生于有妊之时，犹为可畏，宜用《千金》牡丹皮散，或神效瓜蒌散治之。但丹皮、苡仁、桃仁，皆动胎之药，因有病则病当之，故无损也。

《千金》牡丹皮散 治肠痈之圣药。

丹皮三两 苡仁四两 瓜蒌仁（去壳去油） 桃仁（去皮尖双仁者）各一两

上为末。每服五、七钱，水煎服。

若肠痈大便闭结，小腹坚肿，加大黄一钱五分；但有孕时，大黄不宜轻用，须斟酌投之。

神效瓜蒌散 治肠痈，并乳痈，及一切痈疽初起，肿痛即消，脓成即溃，脓溃即愈。

瓜蒌（烂研）一枚 生粉草 当归（酒洗）各五钱 明乳香 没药各一钱

水煎，热酒冲服，如量，渣再煎服，即消。

## 鬼胎　梦与鬼交

凡人脏腑安和，血气充实，精神健旺，荣卫条畅，则妖魅之气，安得而乘之？惟夫体质虚衰，精神惑乱，以致邪气交侵，经闭腹大，如怀子之状。其面色青黄不泽，脉涩细，或乍大乍小，两手如出两人，或寒热往来，此乃肝脾臌郁之气，非胎也。宜用雄黄丸攻之，而以各经见症之药，辅佐元气。大法，肝经郁火，佐以逍遥散。脾气郁结，佐以归脾汤。脾虚挟痰，佐以六君汤。此症乃元气不足，病气有余，或经事愆期，失于调补所致。不可浪行攻击而忘根本，则鬼胎行而元气无伤矣。复有梦与鬼交者，亦由气血空虚，神志惑乱，宜用安神定志丸主之。

雄黄丸

明雄黄　鬼臼（去毛）　丹砂（细研，水飞）各五钱　延胡索七钱　麝香一钱　川芎七钱　半夏（姜汁炒）一两

上为末，蜜丸，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温酒送下。

逍遥散　见类中。

归脾汤　见虚损。

六君子汤　见类中。

安神定志丸　见不得卧。

## 热病胎损

娠妊热病不解，以致胎损腹中，不能出者。须验产母，母面赤舌青者，其子已损；若面青舌赤，母亦难全。古方通用黑神散下之，然药性燥烈，不宜于热病，应用平胃散加朴硝五钱下之，为稳当也。

黑神散　隆冬寒月，及体气虚寒者，须此。

桂心　当归　芍药　甘草（炙）　干姜（炒）　生地黄各一两　黑豆（炒去皮）二两　附子（炮，去皮脐）五钱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空心，用牛膝三钱，煎水调下。

平胃散　见类中。

又方朴硝三钱，童子小便一钟，和热酒调下，立出。

## 娠妊小便不通　转胞　胞损

娠妊中，小便不通，乃小肠有热，古方用四物汤加黄芩、泽泻主之。然孕妇胞胎坠下，多致压胞，胞系缭乱，则小便点滴不通，名曰转胞，其祸最速，法当升举其胎，俾胎不下坠，则小便通矣。丹溪用补中益气，随服而探吐之，往往有验，予用茯苓升麻汤，亦多获效，皆升举之意也。然则仲景治转胞，用桂附八味汤，何也。予曰：此下焦虚寒，胎气阴冷，无阳则阴不化，寒水断流，得桂、附温暖命门，则阳气宣通，寒冰解冻，而小便行矣。况方内复有茯苓、泽泻为之疏决乎！然亦有阳亢阴消，孤阳无阴，不能化气者，必须补其真阴，古方用滋肾丸，予尝用六味加车前、牛膝往往收功。斯二者，一阴一阳，一水一火，如冰炭相反，最宜深究。大抵右尺偏旺，左尺偏弱，脉细数而无力者，真水虚也；左尺偏旺，右尺偏弱，脉虚大而无力者，真火虚也。火虚者，腹中阴冷，喜热、畏寒，小便滴沥而清白；水虚者，腹中烦热，喜冷、畏热，小便滴出如黄柏。脉症自是不同，安危在于反掌，辨之不可不早辨也。复有分娩之时，稳婆不谨，伤损尿胞，以致小便滴沥淋漓，不知约束，因思在外肌肉，尚可补完，腹中之肉，独不可补乎？遂用大剂八珍汤，加紫河车三钱，而以猪胞中汤，煎药饮之，如

此数服即愈。但须早治，不可轻忽。

八味汤　见类中。

滋肾丸

黄柏　知母各二两　肉桂一钱

炼蜜丸。每服三钱，开水下。

## 胎水肿满

娠妊胎水肿满，名曰子肿，又名曰子气。其症多属胞胎壅遏，水饮不及通流，或脾虚不能制水，以致停蓄。大法，胎水壅遏，用五皮饮加白朮、茯苓主之；脾虚不能制水，用六君子汤主之。凡腰以上肿，宜发汗，加秦艽、荆芥、防风。腰以下肿，宜利小便，加车前、泽泻、防己。胎水通行，生息顺易，宜先时治之，不可俟其既产而自消也。

五皮饮　见水肿。

六君子汤　见类中。

## 乳自出

娠妊乳自出，名曰乳泣，生子多不育。然予以为气血虚弱不能统摄，用八珍汤频频补之，其子遂育。夫医理有培补之功，赞化之能，岂可执常说而自画欤！

八珍汤　见虚劳。

## 临产将护法

凡临产将护之法有四：一曰善养。当安神静虑，勿着恼怒，时常行动，不可呆坐，不可多睡，不可饱食，及过饮酒醴，与杂物。惟频食糜粥，以解饥渴，最善。天气热，则预择凉处，免生火晕。天气寒，则密室温暖，免致血寒，调养得宜，而生息顺易矣。二曰择稳。须预请老练稳婆，备办需用之物，临产时，不许多人喧闹，免致惊惶，但用老妇二人撑扶，及凭物站立，倦即仰卧，以枕安腿中，徐徐俟之，直待浆水到，腰腹齐痛甚紧时，是胎已离经，令产妇再仰卧，俾儿转身，头对产门，稍一用力，即生下矣。人生人，系天生人，有自然之造化，不用人为造作，但顺其性产下。三曰服药。凡新产女子，其脏气坚固，胞胎紧实。八月，宜服保产无忧汤一、二剂，临产再服二、三剂，撑开道路，则儿易生。复有用力太早，以致浆水先行，或连日不产，劳倦神疲，中气不续，宜服加味八珍汤以助其力。若多胎产妇，更宜预服此药。复有华佗顺生丹，须俟临产腰腹齐痛时，再与一、二丸，用佛手散煎汤送下，不经女人手。凡验产法，腰痛，腹不痛者，未产。腹痛、腰不痛者，未产。必腰腹齐痛甚紧时，此真欲产也。如或迟滞，即以顺生丹投之，适当其时矣。四曰吉方。凡安产妇床帐，及藏衣，宜择月空方位。每逢单月，月空在壬丙，逢双月，月空在甲庚。必须看定方位，不必游移，无不吉利。

神验保生无忧散　妇人临产，先服一二剂，自然易生。或遇横生倒产，甚至连日不生，速服一二剂，应手取效。永救孕妇产难之灾，常保子母安全之吉。

当归（酒洗）一钱五分　川贝母一钱　黄芪八分　甘草五分　白芍（酒炒）一钱二分（冬月用一钱）　兔丝子一钱四分　厚朴（姜汁炒）七分　艾叶七分　荆芥穗八分　枳实（面炒）六分　川芎一钱三分　羌活五分

水二钟，姜二片，煎至八分，空腹，温服。

此方流传海内，用者无不响应。而制方之妙，人皆不得其解，是故疑信相半，予因解之：新孕妇人，胎气完固，腹皮紧窄，气血裹其胞胎，最难转动，此方用撑法焉。

当归、川芎、白芍，养血活血者也，厚朴，去瘀血者也，用之撑开血脉，俾恶露不致填塞。羌活、荆芥，疏通太阳，将背后一撑，太阳经脉最长，太阳治而诸经皆治。枳壳，疏理结气，将面前一撑，俾胎气敛抑而无阻滞之虞。艾叶，温暖子宫，撑动子宫，则胞胎灵动。川贝、兔丝，最能运胎顺产，将胎气全体一撑，大具天然活泼之趣矣。加黄芪者，所以撑扶元气，元气旺则转运有力也。生姜，通神明去秽恶，散寒止呕，所以撑扶正气而安胃气。甘草，协和诸药，俾其左宜右宜，而全其撑法之神者也。此真无上良方，而世人不知所用。即用之而不知制方之妙，则亦惘惘然矣。予故备言之，以醒学者。

加味八珍汤　凡临产误自惊惶，用力太早，致浆水去多，干涩难生。速服此方，补养气血以助其力。虚甚者，速服二、三剂必效，估宜大碗饮之，不可迟疑。志之，志之。

人参八分（虚者一钱二分，俗见不用人参，恐胎气上逆也，不知当归数倍于人参，则不能上逆，只可助药力下行耳，且用之浆水已行时，尤为稳当）　白朮（陈土炒）一钱　茯苓八分　当归五钱　炙甘草三分　川芎一钱五分　白芍（酒炒）一钱　大熟地一钱五分　明乳香五分　丹参（酒炒）三钱　益母草二钱

水煎服。冬月天寒，加黑姜五分。服药而呕，加生姜二片，砂仁五分。

如或浆水去多，横生倒产，用老练稳婆，轻手扶正，随用此汤，即时分娩清吉。总之浆水未行，用保生无忧散，以顺其胎。浆水去多，必用加味八珍汤，大补气血以助其力，保产顺生百无一失。

华佗顺生丹

朱砂（细研水飞）五钱　明乳香（箬上炙干）一两

上为末，端午日，猪心血为丸，如芡实大。每服一丸，用当归三钱，川芎二钱，煎汤送下。不经妇人手。

顺生丹

朱砂五钱　丁香五钱　麝香一钱　明乳香一两　石燕一对（一雌一雄，圆为雌，长为雄，煅醋焠七次）

上为末，择天、月德日，用益母草熬膏为丸，如芡实大。每服一、二丸，用归芎汤送下。

催生如神散　治逆产横生，其功甚大。

百草霜　白芷（不见火，各为末）等分

上每服三钱，以童便、米醋和如膏，加沸汤调下，或用酒，加入童便少许，热服。书云：血见黑则止，此药不但顺生，大能固血，又免血枯，甚妙。

## 十产论

杨子建云：凡生产，先知此十症，庶母子两命，皆得保全。世之收生者，殊少精良妙手，多致误事，予因痛切而备言之。

一曰正产。怀胎十月，阴阳气足，忽然腰腹齐痛，儿自转身，头向产门，浆破血下，儿即正生。

二曰催产。儿头至产门，腰腹齐痛，仍不产者，方服药催之。或经日久，产母困倦难生，宜服药以助气血，令儿速生。

三曰伤产。怀胎未足月，有所伤动，以致脐腹疼痛，忽然欲产。或妄服催药，逼儿速生，如此生息，未必无伤，慎之。

四曰冻产。天气寒冷，产母血气凝滞，难以速生，则衣服宜厚，产室宜暖，下衣更宜温厚，庶儿易生。更不宜火气太热，恐致血晕。

五曰热产。盛暑之月，产妇当温凉得中，过热则头目昏眩，而生血晕之症。若凉台水阁，以及狂风阴雨，更当谨避。

六曰横生。言儿方转身，产母用力太急，逼令儿身不正，当着产母安然仰睡，令老练稳婆先推儿身顺重，头对产门，以中指探儿肩，不令脐带扳羁，然后用药催之，再令产妇努力，儿即顺生。

七曰倒产。言儿并未转身，产母妄自努力，致令手脚先出。当着产母安然仰睡，令稳婆轻手推入，候儿自顺。若良久不生，令稳婆手入产户，就一边拨儿转顺产门，却服催生药，并努力即出。

八曰偏产。言儿虽已转身，但未顺生路，产母急于努力，逼儿头偏一边，虽露顶，非也，乃额角耳。当令产母仰睡，稳婆轻手扶正其头，却服催药，并努力，儿即下。若儿项后骨，偏注谷道，露额，令稳婆以绵衣烘暖，裹手于谷道外傍，轻手托正，令产母努力，儿即生。

九曰碍产。言儿身已正，门路已顺，儿头已露，因儿转身，脐带绊其肩，以致不生。令产母仰卧，稳婆轻手推儿向上，以中指按儿肩，脱去脐带，仍令儿身正顺，产母努力，儿即生。

十曰：盘肠生。临产母肠先出，然后生子。肠出时，以极洁净，不破损漆器盛之。古方，用苇麻子四十九粒，研烂，涂产母头顶，肠收上，急洗去。其肠若干，以磨刀水少计，温润之，再用磁石煎汤服之即收上。磁石，须阴阳家用过有验者。古法，有用醋水噀母面、背者，恐惊则气散，深为未便。又方，大指拈麻油润之，点灯吹熄，以烟熏产妇鼻中，肠即上。此方平善，宜用。

以上十产论，可谓精且密矣，而交骨不开，尚未论及，足见医道繁难，不容浮躁者问津也。

## 交骨不开　产门不闭

交骨不开，有锁骨者，有血虚不能运达者，令稳婆以麻油调滑石，涂入产门，或用两指缓缓撑开。并服加味归芎汤，候药力行到，即分娩清吉。若产门不闭，气血虚也，用八珍汤补之，如不应，用十全大补汤。

加味归芎汤

当归五钱　自败龟版（童便炙酥）三钱　川芎三钱　妇人头发一握（烧灰存性）

水煎服，约人行五里，即生，设是息胎，亦下，灼过龟版亦可用。

八珍汤　十全大补汤　俱见虚劳。

## 胞衣不下

胞衣不下，或因气力疲惫，不能努力，宜于剪脐时，用物系定，再用归芎汤一服，即下。或血入衣中，胀大则不能下，以致心腹胀痛喘急，速用清酒下失笑丸三钱，即血散胀消，其衣自下。如不应，更佐以花蕊石散，或牛膝散亦效。

归芎汤　见前。

失笑丸　治瘀血胀胞，并治儿枕痛，神效。

五灵脂（去土炒）　蒲黄（炒）等分

共为末，醋糊丸，如桐子大。每服二、三钱，淡醋水下。

花蕊石散　治产后败血不尽，血迷血晕，胎衣不下，胀急不省人事，但心头温者，急用一服灌下，瘀血化水而出，其人即苏。效验如神，医家不可缺此。

花蕊石一斤　上色硫黄四两

上为末，和匀。先用纸泥封固瓦罐一个，入二药，仍用纸泥封口，晒干，用炭煅

二炷香，次日取出，细研，每服一钱，童便和热酒调下，甚者用二、三钱。

牛膝散　治胎衣不下，腹中胀急，此药腐化而下，缓则不救。

牛膝　川芎　蒲黄（微炒）　丹皮各二两　当归一两五钱　桂心四钱

共为末。每服五钱，水煎服。

## 产后将护法

产后将护之法有四：一曰倚坐。妇人产毕，须闭目稍坐，上床以被褥靠之，暑月，以凳靠之，若自己把持不住，则用老练女人靠之，不可遽然倒睡。常以手从心擦至脐下，俾瘀露下行。房内宜烧漆器，及醋炭，以防血晕。如或昏晕不醒，更宜用此二法。二曰择食。凡产后，宜专食白粥，数日后，以石首鱼纤少，洗淡食之。至半月后，可食鸡子，亦须打开煮之，方能养胃。满月之后，再食羊肉、猪蹄少许。酒虽活血，然气性慓悍，亦不宜多。如此则产中无病，产后更加健旺矣。三曰避风、养神、慎言。凡新产，须避风寒，不宜梳头，洗面，更忌濯足，惟恐招风受湿，疾病随起，又不宜独宿，恐受虚惊，惊则神气散乱，变症百出。初生之际，不必问是男是女，恐因言语而泄气，或以爱憎而动气。寻常亦不可多言，恐中气馁弱，皆能致病。慎之戒之。四曰服药。初产毕，古方用热童便少许饮之，此物一时难以猝办，稍冷恐致呕恶，或用生化汤服之亦佳。然产后每多心慌自汗之症，予因制归姜饮投之，殊觉妥适。加减如法，能救产后垂危之厄。凡产后用药，不宜轻投凉剂，又不宜过于辛热。产后气血空虚，用凉剂恐生脏寒；然桂、附、干姜，气味辛热，若脏腑无寒，何处消受，理应和平调治，方为合法。如或有偏寒偏热之症，又须活法治之，不可胶执也。

生化汤　凡产后服一、二剂，祛瘀生新，为妙。

当归三钱　黑姜五分　川芎一钱五分　益母草一钱　桃仁（去皮尖、及双仁者，炒，研）七粒

水煎服。入童便少许，尤佳。

归姜汤　治产后心慌自汗，用此安之。

当归三钱　黑姜七分　枣仁一钱五分　大枣五枚（去核）

水煎服。若服后，自汗仍多，心慌无主，恐其晕脱，即加人参二钱，熟附子一钱，先顾根本。方内重用当归，则瘀血不得停留。人参可用，世人狐疑不决，多致误事。予尝治新产大虚之人，有用人参数两而治愈者，更有用十全大补加附子，数十剂而治愈者。倘瘀血作痛，即以失笑丸间服，攻补并行，不相妨也。

十全大补汤　见虚损。

## 产后血晕

产后血晕，宜烧漆器，熏醋炭，以开其窍。若瘀血上攻，胸腹胀痛拒按者，宜用归芎汤，下失笑丸。若去血过多，心慌自汗，用归姜饮加人参。虚甚者，更加熟附子。若脾胃虚弱，痰厥头眩而呕恶者，用六君子汤。大抵产后眩晕，多属气虚，察其外症，面白、眼合、口张、手撒，皆为气虚欲脱之象。若兼口鼻气冷，手足厥冷，此为真虚挟寒，速宜温补，每用人参两余，而以姜、附佐之，庶得回春，不可忽也。

失笑丸　见胎衣不下。

归姜汤　见前。

六君子汤　见类中。

## 产后不语

不语之症，有心病不能上通者，有脾病不能运动舌本者，有肾病不能上交于心者。

虽致病之因不同，而受病之处，总不出此三经耳。产后不语，多由心肾不交，气血虚弱，纵有微邪，亦皆由元气不足所致。古方七珍散主之。若兼思虑伤脾，倦怠少食，更佐以归脾 汤。若兼气血两虚，内热晡热，更佐以八珍汤。若兼脾虚生痰，食少呕恶，更佐以六君子汤。若兼肾气虚寒，厥冷痹痛，更佐以地黄饮子。若兼水虚火炎，内热面赤，更佐以六味地黄汤。如此调治，自应渐愈，倘妄行祛风攻痰，失之远矣。

七珍散

人参　石菖蒲　生地黄　川芎各一两　防风　辰砂（另研，水飞）各半两　细辛二钱

上为末。每服二钱，薄荷汤调下。

归脾汤　八珍汤　俱见虚证。

六君子汤　地黄饮子　六味汤　俱见类中。

## 产后发热

产后若无风寒而忽发热者，血虚也。宜用四物汤补阴血，加以黑干姜之苦温从治，收其浮散，使归依于阴，则热即退矣。如未应，更加童子小便为引，自无不效。然产后多有脾虚伤食而发热者，误作血虚，即不验矣。法当调其饮食，理其脾胃，宜用五味异功散加神曲、麦芽。大凡风寒发热，昼夜不退；血虚与伤食，则日晡发热，清晨即退，是以二症相似也。然伤食之症，必吞酸嗳腐，胸膈满闷，显然可辨。若血虚证，则无此等症候。然产后复有气血大虚，恶寒发热，烦燥作渴，乃阳随阴散之危症，宜用十全大补汤，如不应，更加附子。若呕吐泻利，食少腹痛，脉沉细，或浮大无力，更佐以理中汤。此皆虚寒假热之候，设误认为火而清之，祸如反掌。

四物汤　五味异功散　十全大补汤　俱见虚劳。

理中汤　见中寒。

## 产后颠狂

产后颠狂，及狂言谵语，乍见鬼神，其间有败血上冲者，有血虚神不守舍者。大抵败血上冲，则胸腹胀痛，恶露不行，宜用泽兰汤，并失笑丸。若血虚神不守舍，则心慌自汗，胸腹无苦，宜用安神定志丸，倍人参，加归、芎主之，归脾汤亦得。此症多由心脾气血不足，神思不宁所致。非补养元气不可，倘视为实证而攻之，祸不旋踵。

泽兰汤

泽兰　生地（酒洗）　当归　赤芍各一钱五分　甘草（炙）五分　生姜一钱　大枣四枚　桂心三分

水煎服。

失笑丸　见胞衣不下。

安神定志丸　见不得卧。

归脾汤　见虚证。

## 心神惊悸

产后心神惊悸，或目睛不转，语言健忘，皆由心血空虚所致。夫人之所主者心，心之所主者血，心血一虚，神气不守，惊悸所由来也。法当补养气血为主。

## 汗多变痉

产后汗出不止，皆由阳气顿虚，腠理不密，而津液妄泄也。急用十全大补汤止之。如不应，用参附、芪附、朮附等汤。若病势危急，则以参、芪、朮三汤合饮之。如或

汗多亡阳，遂变为痉，其症口噤咬牙，角弓反张，尤为气血大虚之恶候。更当速服前药，庶可救疗。或问：无汗为刚痉，有汗为柔痉，古人治以小续命汤者，何也？答曰：此外感发痉也，病属外感则当祛邪为急。若产后汗多发痉，此内伤元气，气血大亏，筋无所养，虚极生风，藉此十全大补加附子，安能敛汗液，定搐搦，而救此垂危之症乎？且伤寒汗下过多，溃疡脓血大泄，亦多发痉，并宜补养气血为主，则产后之治法更无疑矣。甚矣！察证宜明，而投剂贵审也。

十全大补汤　见虚证。

## 产后身痛

产后遍身疼痛，良由生产时百节开张，血脉空虚，不能荣养，或败血乘虚而注于经络，皆令作痛。大法，若遍身疼痛，手按更痛者，是瘀血凝滞也，用四物汤，加黑姜、桃仁、红花、泽兰，补而化之；若按之而痛稍止，此血虚也，用四物汤，加黑姜、人参、白朮，补而养之。其或有兼风寒者，则发热恶寒，头痛鼻塞，口出火气，斯为外感，宜用古拜散，加当归、川芎、秦艽、黑姜，以散之。散后痛未除，恐血虚也，宜用八珍汤以补之。此治身痛之大法也。

四物汤　见虚证。

古拜散　治产后受风，筋脉引急，或发搐搦，或昏愦不省人事，或发热恶寒，头痛身痛。

荆芥穗

上为末。每服三钱，生姜汤调下。

又方：加当归等分为末。治症如前，名清魂散。

八珍汤　见虚证。

## 产后腰痛

书云：腰以下，皆肾所主。因产时劳伤肾气，以致风冷客之，则腰痛。凡腰痛上连脊背，下连腿膝者，风也；若独自腰痛者，虚也。风用独活寄生汤；虚用八珍汤加杜仲、续断、肉桂之属。若产后恶露不尽，流注腿股，痛如锥刺，手不可按，速用桃仁汤消化之，免作痈肿。凡病，虚则补之，实则泻之，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补泻之间，更宜斟酌焉。

独活寄生汤　见腰痛。

八珍汤　见虚证。

桃仁汤

桃仁（炒，研）十粒　当归三钱　牛膝二钱　泽兰三钱　苏木一钱

水煎，热酒冲，空心服。

## 恶露不绝

产后恶露不绝，大抵因产时，劳伤经脉所致也。其症，若肝气不和，不能藏血者，宜用逍遥散。若脾气虚弱，不能统血者，宜用归脾汤。若气血两虚，经络亏损者，宜用八珍汤。若瘀血停积，阻碍新血，不得归经者，其症腹痛拒按，宜用归芎汤，送下失笑丸，先去其瘀而后补其新，则血归经矣。

逍遥散　见类中。

归脾汤　八珍汤　俱见虚证。

归芎汤又名佛手散

当归　川芎等分

上每服五钱，水煎，热酒冲服。

失笑丸　见胞衣不下。

## 产后心腹诸痛

产后心腹诸痛，若非风冷客之，饮食停之，则为瘀血凝积。然产后中气虚寒，多致暴痛，宜各审其因而药之。大法，风寒者，口鼻气冷，停食者，吞酸满闷，俱用二香散主之。瘀血者，转侧若刀锥之刺，手不可按，痛不可移，失笑丸主之。中气虚寒者，腹中冷痛，按之稍止，热物熨之，稍松，理中汤加桂心主之。若小腹痛，气自脐下逆冲而上，忽聚忽散者，此瘕气也，橘核丸主之。若小腹痛处有块，不可手按，此瘀血壅滞，名曰儿枕痛，并用前失笑丸，瘀血行而痛止矣。

二香散　散寒、消食。

砂仁　木香　黑姜　陈皮　炙甘草各一两　香附三两（姜汁炒）

共为末，每服二钱，生姜汤调下。

失笑丸　见胞衣不下。

理中汤　见中寒。

橘核丸　见杂症小腹痛。

## 蓐　劳

产后气血空虚，真元未复，有所作劳，则寒热，食少，头目、四肢胀痛，名曰蓐劳，最难调治。大法，阳虚则恶寒，阴虚则发热，清气不升则头痛，血气不充则四肢痛，宜用大剂八珍汤以补之。若脾虚食少，即用六君子加炮姜以温补之，诸症自退。凡产后调治之法，或补养气血，或温补脾土，虽有他症，从末治之。此一定之法也。

八珍汤　见虚证。

六君子汤　见类中。

## 喘　促

新产后，喉中气急喘促，因荣血暴竭，卫气无依，名曰孤阳，最为难治。宜用六味汤加人参，以益其阴。若脾肺两虚，阳气不足，宜用四君子汤，加黑姜、当归，以益其阳。若自汗、厥冷，更加附子。若兼外感，即于四君方内，加荆芥、陈皮、炮姜、川芎、当归，以散之。若瘀血入肺，口鼻起黑气，及鼻衄者，此肺胃将绝之候，急服二味参苏饮，间有得生者。

六味汤　见虚证。

六君子汤　见类中。

二味参苏饮

人参一两　苏木（杵细）三钱

水煎，顿服。若厥冷自汗，更加附子二、三钱。

## 鼻黑鼻衄

足阳明胃脉，起于鼻，交颏中，还出挟口，交人中，左之右，右之左。盖鼻准属脾土，鼻孔属肺金，而胃实统之。产后口鼻起黑气，及鼻衄，皆由气血空虚，荣血散乱，乃胃败肺绝之危症也。急用二味参苏饮加附子，间有得生者。

二味参苏饮　见前。

## 产后乳疾

妇人产后，有乳少者，有吹乳者，有妒乳者。乳为气血所化，若元气虚弱，则乳汁不生，必须补养气血为主。若乳房掀胀，是有乳而未通也，宜疏导之。复有乳儿之际，为儿口气所吹，致令乳汁不通，壅滞肿痛，不急治，即成乳痈，速服瓜蒌散，敷以香附饼，立见消散。亦有儿饮不尽，余乳停蓄，以致肿痛，名曰妒乳，速宜吮通，并敷服前药，免成痈患。若妇人乳盛，不自乳子，宜用炒麦芽五钱煎服，其乳即消。若妇人郁怒而乳肿者，于瓜蒌散内，更加柴胡、赤芍、甘草、橘叶之属。

瓜蒌散

瓜蒌一个　明乳香一钱

酒煎服。

香附饼　敷乳痈，即时消散，一切痈肿皆可敷。

香附（细末，净）一两　麝香二分

上二味，研匀，以蒲公英二两，煎酒，去渣，以酒调药，顿热，敷患处。

## 乳痈乳岩　乳卸

乳痈者，乳房肿痈，数日之外，燃肿而溃，稠脓涌出，脓尽而愈。此属胆胃热毒，气血壅滞所致，犹为易治。若乳岩者，初起内结小核，如棋子，不赤不痛，积久渐大崩溃，形如熟榴，内溃深洞，血水淋沥，有巉岩之势，故名曰乳岩。此属脾肺郁结，气血亏损，最为难治。乳痈初期，若服瓜蒌散，敷以香乳饼，即见消散。如已成脓，则以神仙太乙膏贴之，吸尽脓自愈矣。乳岩初起，若用加味逍遥散，加味归脾汤，二方间服，亦可内消。及其病势已成，虽有卢扁，亦难为力。但当确服前方，补养气血，纵未脱体，亦可延生。若妄用行气破血之剂，是速其危也。更有乳卸症，乳头拖下长一、二尺，此肝经风热发泄也。用小柴胡汤，加羌活、防风主之。外用羌活、防风、白敛，烧烟熏之。仍以蓖麻子四十九粒，麝香一分，研烂，涂顶心，俟乳收上，急洗去。此属怪症，女人盛怒者多得之。不可不识。

瓜蒌散　香附饼　俱见前。

神仙太乙膏　治一切痈疽，不问脓之成否，并宜贴之。

元参　白芷　当归　肉桂　生地　赤芍　大黄各一两　黄丹（炒筛）十三两

上用麻油二斤，内诸药，煎黑，滤去渣，复将油入锅，熬至滴水成珠，入黄丹十三两，再熬，滴水中，看其软硬得中，即成膏矣。如软，再加黄丹数钱。

加味逍遥散　见类中。

加味归脾汤　见虚证。

小柴胡汤　见伤寒少阳证。

## 妇人隐疾

妇人隐疾，前阴诸疾也。有阴肿、阴痒、阴疮、阴挺、下脱诸症。其肿也，如菌、如蛇、如带、如鸡冠，种种不一。而推其因，总不外于湿热也。古方九味芦荟丸主之。若兼怒动肝火，以加味逍遥散。若肝经湿热极盛，佐以龙胆泻肝汤。若脾虚气弱，中气下陷，佐以补中益气汤。若思虑伤脾，脾气郁结，佐以加味归脾汤。若肾水不足，佐以六味丸加归、芍，庶克收功。夫此症虽属湿热，而元气虚弱者多，若不顾根本，而专用清凉，恐不免寒中之患也。治者慎之。

九味芦荟丸　治三焦肝胆经风热，目生云翳，或颈项瘰疬，耳内生疮，或牙龈蚀落，颊腮腐烂，下疳阴蚀疮肿诸症。

芦荟五钱　胡黄连　当归　芍药（炒）　川芎　芜荑各一两　木香　甘草各三钱　龙胆草七钱（酒浸，炒焦）

上为末，米糊丸，麻子仁大。每服一钱，或一钱五分，开水下。

加味逍遥散　见类中

龙胆泻肝汤　治肝经湿热，两拗肿痛，或小便涩滞，下疳溃烂等症。

龙胆草（酒拌，炒黄）　泽泻各一钱　车前子　木通　生地黄（酒洗）　山栀（炒）　当归（酒拌）　黄芩（炒）　甘草（炒）各五分

水煎服。

补中益气汤　见类中。

归脾汤　六味丸　并见虚证。

# 卷　六

## 外科十法

外科十法者，予归宗普陀时所作也。余自普陀生长天都，五十有三载，业医者凡三十年，爰著《医学心悟》一书，详言内证，梓行于世，而外科有未及。壬子冬，还归普陀修行，适逢圣祖仁皇帝广发帑金，修葺我菩萨行宫，前后寺僧及工作人等，不下数千人，其中病患不一，予为调治悉痊。复有患背疽者，有患广疮、疥癣者，投以膏散，不半月而收功。因思予在天都时，仅著内科，而未及外科，亦一时之阙略也。乃复聚精会神。参悟外科旨要，约以十法。而施治之道，似无余蕴。言简而赅，方约而效，以之问世，庶几其有小补乎？将见十法一书，与《医学心悟》，并行于天壤间也。

### 内消法一

内消者，肿毒初起，随用药消散也。凡病痈疽、发背、对口、疔毒，其初起憎寒壮热，有似伤寒，而痛偏一处，饮食如常者，蓄积有脓也。当初起时，脓尚未成，不过气血乖违，逆于肉里耳。外敷以远志膏，或贴普救万全膏，内服银花甘草汤，即时消散。若系疔疮，急宜刺破，或艾灸肿处，涂上蟾蜍饼，贴以万全膏，内服菊花甘草汤，随即平伏。菊花连根带叶，皆治疔疮之圣药也。其中亦有挟风寒而发者，宜先用芎芷香苏散以散之，随服菊花、银花等药，即可内消。须及早下手，不可迟滞。

### 艾灸法二

隔蒜灸法，胜用刀针。书云：不痛灸至痛，痛灸不痛时。凡治痈疽、疔肿、流注，及一切无名肿毒，以大蒜切片安疮顶上，用陈艾炷安蒜上，香点灸之，其艾炷大小，看疮毒大小为取裁。若痛疽之大者，以蒜捣饼，敷上灸之。不痛者灸至痛而止，痛者灸至不痛而止。若内已有脓，即将乌金膏涂灸处，外用普救万全膏贴之，烂开大口，卸却瘀脓易收功也。若口不收，或腐肉不脱，洗用防风汤，敷以海浮散，外贴万全膏，腐自去，新自生。计日可愈，真神药也。

### 神火照法三

凡肿在头面以上者，不宜艾灸，恐引火气上攻，宜用火照法，神乎其神。法用火照散，安纸燃中，以麻油浸点，每用火三枝，离毒半寸许照之。自外而内，俾气透入，皮色紫滞者，立转红活，若疮热平塌者，立转高耸。仍须不时照之，则毒气顿解，转阴为阳，以收全功。且此法不止施于头上，即如发背等毒，亦宜用之。其头面患毒，亦有用艾灸而愈者，因其毒纯阴，平塌顽麻，非艾灸无功。但艾炷宜小，如黍粒样式。二法乃疮疽门之宝筏，宜互用参考，以神其用。

## 刀针砭石法四

凡毒有胀痛紧急，脓已成熟，无暇待灼艾火照者，即宜用刀法开之。但刀法，须在的确脓熟之时，又须要深浅合度。以左手按肿处，先看脓之成否。如按下软而不痛，肿随手起者，脓已成也；按下硬而痛，或凹陷不起者，脓未成也。已成脓者可刺，未成脓者，宜姑待之。若脾气虚弱者，宜托补之。又须看其脓之深浅，以手指按下，软肉深者，其脓必深；软肉浅者，其脓亦浅。若脓浅刀深，恐伤好肉。脓深刀浅，恐脓不出而肉败，最宜斟酌。更有伏骨之疽，脓腐于肉，皮色不变者，宜以刀刺入深处，放出瘀脓，或灸开大口，放出之，不得姑息因循，俾毒气越烂越深也。其小刀，须利刃，勿令病者见，恐惊彼耳。砭法，施于头面及耳前后，因其漫肿无头，急用此法，以泻其毒。取上细磁锋，用竹箸，夹住紧扎，放锋出半分，对患处，另以箸敲之，遍刺肿处，俾紫血多出为善。刺毕，以精肉切片贴，再用鸡子清，调乳香末润之。此地不宜成脓，头肉中空，耳前后更多曲折，提脓拔毒，恒多未便，故砭法，断宜早施。

## 围药法五

书云：用膏贴顶上，敷药四边围。凡肿毒之大者，将以成脓，用乌金膏贴疮头上，然后用万全膏盖之，四旁用芙蓉膏敷之。贴膏处取其出脓，敷药处取其消散，并能箍住根脚，不令展开。其作三层敷围法，第一层，用乌金膏贴疮头，若漫肿无头，以湿纸贴上，先干处，是疮头也。第二层，万全膏贴之。第三层，芙蓉膏围之。然予尝用万全膏，遍敷肿处，连根脚一齐箍住。其中消处自消，溃处自溃，竟收全功。可见膏药之妙矣。

## 开口除脓法六

凡治痈疽，口小脓多，则脓不出，或出而不尽，或薄脓可出，硬脓难出，以致瘀不去而新不生，延绵难愈。法当烂开大口，俾瘀脓尽出为善。其烂药，乌金散最佳，祛瘀肉，不伤新肉，且不甚掀痛，为至妙也。若有脓管，以棉纸拈裹药纳入，频换数条，即化去耳。亦有顽硬之极，非乌金散所能去者，则用化腐紫霞膏搽之，然终不若乌金散为至稳。

## 收口法七

凡治痈疽最难收口者，由瘀肉夹杂，瘀脓不尽所致。庸工不识，妄用补涩之剂，勉强收口，恐他日内毒复发，更甚于目前。惟予所用海浮散堪称至宝。以此敷上，瘀肉自脱，不必用刀，新肉自生，又不藏毒，万举万当也。大法先用防风汤洗之。再上末药。洗时须避风为主。书云：频将汤洗，切忌风吹是已。更有体虚不能收口者，须内服补药以助之。

## 总论服药法八

凡痈疽服药，宜照顾脾胃为主。不得已而用清凉，但期中病，切勿过剂。大法初起时，设有挟风寒者，宜先用芎芷香苏散一剂以散之。散后而肿未消，随用银花甘草以和解之。若肿势掀痛，大便闭结，内热极盛者，则用卫生汤，加大黄以疏利之。若病势虽盛，而元气渐虚者，则清药中，须兼托补之剂，透脓散主之。若脓水已溃，必须托补元气为主，参耆内托散主之。如或元气虚寒，则补托药中，须用辛热以佐之。脾虚者，理中汤、参苓白朮散。气虚下陷者，补中益气汤。胃经受寒，饮食停滞者，藿香正气散。气血两虚者，十全大补汤，加附子、鹿茸辈。间亦有虚而挟热者，即于前方中，去附子、姜、桂，加麦冬、银花、丹皮等药以收功，是又不可不知也。大抵有阳毒，有阴毒，有半阴半阳，宜细辨之。阳毒者，疮势红肿，疮顶尖耸，根脚不散，饮食如常，口渴便结，五心烦热，脉洪数。阴毒者，疮势灰白，平塌顽麻，少痛，根脚走散，食少，便溏，手足厥冷，口鼻气冷，脉沉迟。半阴半阳者，疮肿虽红，不甚尖

耸，饮食差减，大便不结，寒热往来，微渴喜热，脉虚软。此三者，必须细辨，俾用药寒温得宜，方为合法。治阳者，清凉解毒。治阴者，温中回阳。半阴半阳之治，清不伤胃，温不助邪，如斯而已矣。

## 复论五善七恶救援法九

或问：痈疽，五善七恶，何谓也？答曰：五善者，饮食知味，一也；便溺调匀，二也；脓溃肿消，脓水不臭，三也；神气清爽，动息自宁，四也；脉息有神，不违时令，五也。七恶者，大渴发热，泄泻淋闭，一也；脓溃尤肿，脓稀臭秽，二也；目睛无神，语声不亮，三也；食少不化，服药作呕，四也；恍惚嗜卧，气短乏力，腰背沉重，五也；唇青鼻黑，面目浮肿，六也；脉息无神，或躁动不和，七也。古语云：五善得三则吉，七恶得四则凶。余谓七恶之凶，不待四矣。然而急救之方，正不容以不讲。大抵热渴、淋闭、喘急、内热，皆真阴受伤，宜六味汤，加麦冬、五味。如不应，用八珍汤，加麦冬、五味。更不应用十全大补汤，兼服六味地黄丸。此乃补阳生阴之说也。若气短、倦怠、昏愦、乏力、饮食不化，乃阳虚之候，宜用补中益气汤。若睡卧不宁，宜用归脾汤。若饮食减少，面目浮肿，宜用香砂六君子汤。若兼脾胃虚寒，更用理中汤。肾气虚寒，须用桂附八味丸，兼用十全大补汤，加附子。此温补回阳之法。若痈疽溃后，脓血去多，变为角弓反张，手足搐搦，肢体振摇，而发痉者，并用参、芪、归、朮，并附子等药以救之。如不应，用十全大补汤，间有可生者。当此时势，性命急如悬缕，司命者，宜叮咛反复，熟思而审处之。

## 将息法十

凡病中设有挟风寒者，即宜断去荤腥油腻，微服散药，俟外邪祛尽，另用滋味调补。大抵将息痈肿，不可缺少滋味，以血肉能生血肉也。然又不宜过多，使肉气胜谷气；更忌生冷滞气之物，恐反伤脾胃耳。并宜避风邪，戒嗔怒，寡思虑，少言语，兢兢保养为贵。至于病后将息，毒大者，三年内宜远帷幙，毒小者，期年内宜远帷幙。犯之则成虚损，或成偏枯，或阴减天年，不可不慎也。其他戒怒慎风，亦须常作有病时想。

已上十法，乃治痈疽发背之大纲，大者可为，小者可知已。余生平喜治外症，其心法全在于此。约而能该，确而可守也。至于周身上下所患之病名，备载于后，以资参考。

# 外科症治方药

## 发背（对心发 肾俞发 搭背 手发 足发）

生于背，名曰发背，肺经火毒也。生于背下，与心相对，名曰对心发，心经火毒也。生于腰，名曰肾俞发，肾经相火之毒。若生于肩脊，名曰搭背，右为肺火，左为肝火也。生于手背，名曰手发，生足背，名曰足发，脾经湿热之毒也。有如莲子形者，头多突起。有如蜂窠形者，孔多内陷，外结螺蛳。此二种，须防毒陷。大率此症，皆由膏粱厚味，或六淫外客，七情内郁所致，积聚不散，以致荣气不从，逆于肉里耳。初觉肿痛，即宜用药消散之。散而不去，则用艾灸、提脓等法。痈疽之症，始为热中，末为寒中，不可不察也。

远志膏　凡一切痈疽肿毒，初起之时，随用远志肉二三两，去心，清酒煮烂，捣如泥，敷患处，用油纸隔布扎定，越一宿，其毒立消，屡试屡验，其效如神。

普救万全膏　见卷三瘭症。

银花甘草汤　治肿毒初起时，皆可立消，内服此药，外敷远志膏，一切恶毒，无不消散。但宜早服为妙，倘疮已成脓，必须外溃，无从消散也。

金银花二两　甘草二钱

水煎，清酒冲服。若毒在下焦，加牛膝二钱。

陈艾丸　每岁端午日，蓄蕲艾一二斤，愈久愈良。用时取叶为炷，或加麝香、木香、雄黄末，搓成团，安蒜上灸之，名药艾丸。

蟾蜍饼　治疔毒、脑疽、乳痈、附骨疽、臀痈，一切患症，或不痛或大痛，或麻木，用此敷贴疮头。

蟾蜍（酒化）一钱　轻粉五分　乳香　没药　雄黄　巴豆各二钱　麝香三分　朱砂一钱　朝脑一钱

已上各为细末，于五月五日午时，在净室中，用蟾蜍酒和药丸，如绿豆大，每用一丸，口涎调涂，贴疔疮上，以膏盖之。

菊花甘草汤　治疔之仙药也。

白菊花四两　甘草四两

水煎顿服，渣随即再煎。重者不过二剂，即消，至稳至效。一切消疔之剂，皆不及此。

芎芷香苏散　凡毒多有挟风寒而发者，宜先用此散之。如毒不消，随服银花、甘草等药。

川芎　白芷　紫苏叶　赤芍　陈皮　甘草各一钱　荆芥　香附　秦艽各一钱五分　连须葱白二寸，水煎服。若兼伤食，加山查、麦芽、葡子。若内热极盛，加连翘、莠子。

乌金膏　去腐肉，不伤新肉，最为平善。

巴豆去壳，新瓦上炒黑，研细听用，多寡看疮势酌量。

防风汤

防风　白芷　甘草　赤芍　川芎　归尾各二钱　雄猪蹄一节

加连须葱白五根，用三大碗水煎，以绢片蘸水洗之，拭干然后上药，其深曲处，以羊毛笔洗之。

海浮散　敷此，腐肉自化，新肉自生，此外科回生保命之灵丹也，予治外症全倚之。

乳香　没药等分

上二味，安箬皮上，火炙干，为极细末，敷患处，再贴膏药。此散毒净则收口，毒不净则提脓外出，其神妙难以言喻。

火照散

朱砂　血竭　没药　明雄黄各三钱　麝香五分

上五味，为细末，用绵纸条，长尺许，每条裹药三分，真麻油浸点，自外而内，周围照之，疮毒随药气解散，自不内侵脏腑。初用三条，渐加至五、七条，疮势渐平，又渐减之。熏罢，随上乌金膏，贴以万全膏。若肿势漫衍，周围用芙蓉膏敷之。如再熏，须洗去末药，其贴膏药处，药油可不必洗。

芙蓉膏

赤小豆四两　芙蓉叶四两　香附四两　菊花叶四两　白芨四两

为细末，每末一两，加麝香一分，米醋调，涂住根脚，鸡子清调亦可。

化腐紫霞膏　治痈疽发背，瘀肉不腐，及不作脓者。又治恶疮，内有脓，而外肉不穿溃者。

轻粉　蓖麻仁（研）各三钱　巴豆（研白仁）五钱　白结二钱　樟脑　螺狮肉各一钱　金顶砒（煅）五分

为末，磁罐收贮，临用时麻油调，涂顽硬肉上，以万全膏贴之，至顽者，不过二次即软，其力大于乌金散。

卫生汤　解毒消痈、清热、活血、止痛，初起相宜。

白芷　连翘　花粉各八分　荆芥　甘草节　蒡子各一钱　防风　乳香　没药各五分　银花二钱　贝母　归尾各一钱五分

水煎服。若大便闭结，热势极盛者，加酒炒大黄二三钱。

透脓散　凡痈毒内已成脓，不穿破者，服即破。

黄芪四钱　皂刺　白芷　川芎　牛蒡子　穿山甲（炒研）各一钱　金银花　当归各五分

酒水各半煎服。

参芪内托散　丹溪云：痈疽未溃，以疏托解毒为主，痈疽既溃，以托补元气为主。二语可为外科枢要。

人参一钱（虚甚者，倍用）　黄芪（酒炒）三钱　当归二钱　川芎（酒炒）五分　炙草一钱五分　陈皮五分　金银花五钱　丹皮一钱　远志（去心甘草水泡炒）一钱五分

大枣五枚，水煎服。

理中汤　温补中气，挽回元阳。

人参二钱　黑姜一钱五分　甘草（炙）二钱　白朮（陈土炒）三钱　附子（姜汁甘草水制）一钱

大枣五枚，去核，水煎服。

参苓白朮散　健脾养胃。

人参一两　茯苓（蒸）二两　山药（炒）　苡仁（炒）　扁豆（炒）　莲肉（去心炒）各二钱　砂仁一两　神曲（炒黑）　甘草（炒）各五分　白朮（陈土炒）四两　陈皮（微炒）一两

共为细末。每用三钱，开水下。

补中益气汤　中气下陷者举之，巅顶有病，需此。

人参　炙甘草　当归各一钱　升麻　柴胡各三分　陈皮五分　黄耆二钱　白朮一钱五分

大枣二枚，生姜三片，水煎服。

藿香正气散　散风寒，消饮食，止呕吐泻利。

藿香　砂仁　厚朴　茯苓　紫苏叶　陈皮各一钱　白朮（陈土炒）　半夏　桔梗　白芷各七分　甘草（炙）五分

生姜三片，水煎服。

十全大补汤　峻补气血，乃扶危定倾之大药，为收功保命之神丹。

人参　白朮（陈土炒）各三钱　黄芪（蜜炙）五钱　茯苓一钱　当归一钱五分　大熟地（九蒸九晒）一钱　白芍（酒炒）一钱五分　甘草（炙）八分　川芎　肉桂（去皮）各五分

大枣五枚，姜三片，水煎服。虚甚者，更加附子、鹿茸。

六味汤　壮水之主，以镇阳光。凡肾经真水不足，虚火上炎，脉数有热者，宜此。

大熟地四钱　山萸　山药各二钱　丹皮　茯苓各一钱五分　泽泻一钱

水煎服。

八珍汤　即大补汤，去黄耆、肉桂 。

归脾汤　治思虑伤脾，荣血不足，睡卧不宁。

人参　白朮　当归　枣仁（炒）　白芍各一钱　黄芪一钱五分　远志（去心甘草水泡炒）　甘草（炒）各一分　木香五分　圆眼肉五枚

水煎服。

香砂六君子汤　理脾化痰，温胃进食。

人参　白朮　茯苓　炙甘草　陈皮　半夏各一钱　砂仁　藿香各八分

姜二片，枣三枚，水煎服。

桂附八味汤　益火之原，以消阴翳。凡肾经真阳不足，火衰不能生土，脉虚大无力者，宜此。

大熟地八两　山萸肉　山药各四两　丹皮　茯苓　泽泻各三两　附子　肉桂各一两

用炼蜜丸，每服四钱，淡盐水下。

紫金锭　见卷四咽喉症。

## 脑疽　（对口、偏对口）

生于脑，名曰脑疽。生于颈后，名曰对口。生于颈旁，名曰偏对口。正对口易治，偏对口难治，因其软肉与喉相近也。多因膏粱醇酒，风寒壅遏所攻，宜用神火照法，次用乌金膏搽之，外贴万全膏，取其易溃，腐后则用防风汤洗之，掺以海浮散，仍贴万全膏，频换数次，即愈矣。

## 鬓疽（发颐、时毒、大头天行）

生于耳前后，名曰鬓疽。生于两颐，名曰发颐。初起宜用银花甘草汤，加柴胡、荆芥、薄荷、蒡子，以清散之。若肿势甚极，须用砭法。若已成脓而未溃者，以乌金膏涂疮头，贴以万全膏，自然腐溃。溃后则用海浮散，并贴万全膏，自应寻愈。颏下漫肿无头，名曰时毒，俗名虾蟆瘟是也。头面尽肿，名曰大头天行，俗名大头瘟是也。此皆风火郁热所致，初起宜用加味甘桔汤，以消散之。散而不去则用普济消毒饮以清之。若肿势极盛，兼用砭法。

普济消毒饮

甘草　桔梗　黄芩（酒炒）　黄连（酒炒）各一钱　玄参　橘红　柴胡各五分　薄荷六分　升麻二分　连翘　牛蒡子（炒）各一钱五分

水煎服。便闭甚，加大黄酒炒一钱；体虚加人参五分。

## 井口疽（胁痈　肚痈　穿骨痈　鱼口　臀痈）

生于心，名曰井口疽。生于胁，名曰胁痈。生于腹，名曰肚痈。生于手足腕，名曰穿骨疽。生于腿岔，名曰鱼口。生于臀，名曰臀痈。施治并如前法。

护心散　患井口痈者，宜多用，他症亦宜用此。

远志肉（去心甘草水泡炒）一两五钱　绿豆粉二两　甘草（炒）五钱　明乳香（箬上炒）二两　辰砂（研细水飞）二钱

共为细末，每服三钱，开水下。

九龙丹　治鱼口便毒、骑马痈、横痃，初起未成脓者，宜此。

儿茶　血竭　乳香　没药　青木香　穿山甲（炒）各一两

上各等分，为末，归尾三两，红花二两，酒煎膏，丸如桐子大。每服二钱，空心热酒送下。数服自消。

胡桃散　以大胡桃剖开口，将全蝎二枚，纳入，烧灰，存性，研末，热酒冲服。

## 疔　疮

疔疮初起如芥，形如粉刺，或小泡坚硬如疔，故名曰疔。大抵肉色红肿，根脚不散者吉；若平塌漫肿，四围灰白者凶。其状不一，其色不同，有红、紫、黄、白、黑之五种，以应五脏。若生两足，多有红丝至脐，生两手多有红丝至心，生面唇多有红丝入喉，俱难治。速 宜针红丝出血，多有生者。若患于肢末之处，毒愈凝滞，药难导达。艾灸之功为大，内服菊花甘草汤至效。如妄用疏利之剂，耗损真气，不惟无以去

毒，而害反随之矣。其治法，即见前十法中。

## 喉 痹

喉间肿痛，名曰喉痹。古人通用甘桔汤主之，然有虚火、实火之分；紧喉、慢喉之别，不可不审。虚火者，色淡，微肿，溺清，便利，脉虚细，饮食减少，此因神思过度，脾气不能中护，虚火易至上炎，乃内伤之火，名曰慢喉风，虚证也。午前痛甚者，属阳虚，四君子汤加桔梗、麦冬、五味、当归；午后痛甚者，属阴虚，四物汤加桔梗、元参。如不效，必加桂、附以为引导之用，加减八味汤，加牛膝主之。若脉数有热，六味汤主之。更有中寒咽痛，治用半夏桂甘汤，不可误投凉药。实火者，醇酒膏粱，风火积热，火动生痰，肿痛暴发，甚则风痰壅塞，汤水不入，声音不出，此外至之火，名曰紧喉风，实证也。宜用灯窝油，和浆水灌之，导去痰涎；或用土牛膝，捣烂，和醋酸灌之；或针刺红肿之处，发泄毒血；或用金锁匙吹之，俾喉渐松开，饮食可入，声音得出，乃止。宜用加味甘桔汤。热甚者，兼用三黄解毒汤。谚云：走马看喉痹是也。凡喉肿不刺血，喉风不吐痰，喉痈不放脓，乳蛾不针破，此皆非法。又有劳嗽日久，咽伤声损者，无法可疗。

## 缠 喉 风

缠喉风症，咽喉肿痛，胀塞，红丝缠绕，故名缠喉风。甚则肿达于外，颈如蛇缠，探吐悉如前法。

## 缠 舌 喉 风

缠舌喉风，硬舌根而烂两旁，以羊毛笔醮甘草水洗之，吹以柳花散。

## 乳 蛾

乳蛾生喉间，状如乳头，一边生者，名单乳蛾。两边生者，名双乳蛾。以小刀点乳头出血，立瘥。吹以柳花散，再服甘桔汤。凡针乳蛾，宜针头尾，不可针中间，鲜血者易治，血黑而少者难治。凡用刀针，血不止者，用广三七为细末，吹刀口上即止。凡使刀针，不可伤蒂下，及舌下根，切记。

## 舌 衄

舌衄，出血不止，用六味汤，加生地、麦冬、牛膝、玄参主之。并吹柳花散。

## 悬 痈

悬痈生于上腭，形如紫李。宜针破痈头，用甘草汤搅尽瘀血，吹服悉如前法。

## 腮 痈

腮痈生腮下，绕喉壅肿，先用蘸汁，调玄明粉，搅去其痰，再看其紫黑处，针去瘀血，其吹服如前法。

## 喉 疮

喉疮，命门相火也。疮势灌脓，以银针挑破之，随用荆芥、甘草煎汤洗之。其吹服如前法。

## 走马牙疳（牙痈、牙宣、牙痛）

走马牙疳，牙龈红肿，渐变紫黑臭秽，胃热也。牙痈，牙边肿痛灌脓也。牙宣，牙根尽肿，宣露于外也。吹以柳花散，兼服清胃散。牙痛，疗牙止痛散，兼服葛根汤。

## 喉 瘤

喉瘤，生于喉旁，形如圆眼，血丝相裹。不可用刀针，宜吹麝香散，并服加味甘桔汤。

## 茧 唇

茧唇，唇上起泡如茧，初起即用小小艾炷灸之，贴以万全膏。

## 肺 绝 喉 痹

肺绝喉痹，凡喉痹日久，频服清降之药，以致痰涌声喑，或痰声如曳锯，此肺气将绝之候也。法在难治，宜用独参汤，或兼进八味汤，或兼用十全大补汤。早服者，可救十中之一二。

四君子汤

人参　白朮　茯苓　甘草（炙）各一钱

大枣二枚，生姜一片，水煎服。

四物汤

川芎五分　大熟地　当归　白芍各一钱五分

水煎服。

加丹皮、麦冬、玉竹、山药、茯苓，退虚热至效。

加减八味汤

大熟地四钱　山萸（去核）　山药各二钱　丹皮　茯苓　泽泻各一钱五分　肉桂五味各五分

水煎服。

本方去五味，加附子，名八味肾气汤。

金锁匙　治喉闭、缠喉风，痰涎壅塞，口噤不开，汤水难下。

焰硝一两五钱　硼砂五钱　片脑二分五厘　雄黄二钱　白僵蚕一钱

各另研为末，和匀。以竹筒吹患处，痰涎即出。如痰虽出，肿痛仍不消，急针患处，去恶血，服前药。

三黄解毒汤

黄连一钱　黄芩　黄柏　黑山栀各一钱五分

水煎服。

柳花散　治喉疮，并口舌生疮，走马牙疳，咽喉肿痛诸症。

真青黛　蒲黄（炒）　黄柏（炒）　人中白各一两　冰片五分　硼砂五钱

共为细末。吹喉极效。

清胃散

升麻一钱　生地二钱　黄连　连翘　丹皮各一钱

水煎服。

疗牙止痛散　止牙痛神效。

牙硝三钱　硼砂三钱　雄黄二钱　冰片一分五厘　麝香五厘

共为末。每用少许擦牙。

葛根汤

葛根一钱　升麻一钱　甘草五分　赤芍一钱五分

水煎服。

风胜，加荆芥、防风、薄荷；火胜，加连翘、丹皮、生地、莠子。

麝香散

真麝香二钱　冰片三分　黄连一钱

共为末。一日夜，吹五、六次。

## 瘰　疬

瘰疬，颈上痰瘰疬串也。此肝火郁结而成，宜用消瘰丸，兼服加味逍遥散。

消瘰丸　此方奇效，治愈者不可胜计。予曾刻方普送矣。

玄参（蒸）　牡蛎（煅，锉碎）　贝母（去心蒸）各四两

共为末，炼蜜为丸，每服三钱开水下，日二服。

加味逍遥散　治肝经郁火，颈生瘰疬，并胸胁胀痛，或作寒热，甚至肝木生风，眩

晕振摇，或咬牙发痉诸症。经云：木郁达之是已。

柴胡 茯苓 当归 白朮 甘草 白芍 丹皮 黑山栀各一钱 薄荷五分

水煎服。

## 鼻痔（鼻渊）

鼻痔，鼻生息肉也，起于湿热，可吹硇砂散。鼻渊，鼻流浊涕不止也，起于风热，可用古拜散。

硇砂散

硇砂五分 白矾（煅枯）五钱

共为细末。每用少许，点鼻痔上，即消。

古拜散

荆芥穗

上为细末。每服三钱，生姜汤调下，有火者，陈茶调下。

## 聤耳（百虫入耳）

聤耳抵耳，耳内生疔也。乃肝经郁火所结，可用红棉散，兼服加味逍遥散，加菊花。百虫入耳，以猫尿滴入，奇效。

红棉散

白矾二钱 胭脂（烧灰存性）一钱

上研匀，先用棉杖子搅去脓水，更用棉杖子搅药，掺入于耳底，即干。若聤耳抵耳，加麝香五厘。

## 眼丹（眼珠忽突）

眼丹，眼旁生泡，溃而流水也，属风热，加味逍遥散主之。又眼珠忽然肿胀突出，属祟症，平祟散主之。

平祟散

黄连二分 甘草 冰片各一分 硼砂三分

人乳调，点两眼角，立消。

## 白秃疮（落发不生）

白秃疮，此火旺血虚而生虫也。麦饯散主之。发落不生，骨碎补为末，麻油调涂之。

麦饯散

用小麦一升，炒枯黄色，乘热入钵内为末，和硫黄末四两，白砒末五钱，搅匀，待冷取起，加烟胶半斤，川椒末二两，生枯矾二两，共碾极细。临用葱汤洗净，末药二、二钱，麻油调搽，油纸盖扎，三日一换，换三次愈。

## 粉刺雀斑

粉刺雀斑，风热也，改容丸主之。

改容丸

大贝母（去心） 白附子 防风 白芷 菊花叶 滑石各五分

上为细末，用大肥皂十笑，蒸熟去筋膜，捣和药为丸。早晚洗面。

## 破伤风

破伤风，因跌打伤头脑，而客邪乘之，以致手足搐搦，人事昏愦，天麻散主之。

天麻散

天麻 生南星（泡去脐） 防风各一两 荆芥三两

上为细末。每用五钱，连须葱白，煎汤调下。

## 跌打损伤

跌打损伤之后，凡大小便通利者，可用广三七二、三钱，酒煎饮之，或服泽兰汤。若二便不通，必加大黄。其破损处，可用血竭，为极细末掺之，韭叶散亦良。余用天下第一金疮药最佳，可保无虞。

泽兰汤　通二便，除肠中瘀血，乃活命之灵丹也。

泽兰　当归各五钱　红花一钱　丹皮三钱　青木香一钱五分　桃仁(去皮尖研)十粒　赤芍一钱五分

水煎，热酒冲服。如大便不通，加大黄二、三钱酒炒。

韭叶散　止血如神。

石灰同韭菜叶，捣饼，贴壁候干，细研，筛下听用。

天下第一金疮药　凡刀斧损伤，跌仆打碎，敷上即时止痛、止血，更不作脓，胜于他药多矣。其伤处不可见水，余制此药普送，因路远者，一时难取，故刻方广传之，今并笔之书，则此方传益广矣。各乡有力之家，宜修合以济急也。

雄猪油一斤四两　松香六两　面粉（炒筛）四两　麝香六分　黄蜡六两　樟脑三两（研极细）　冰片六分　血竭一两　儿茶一两　乳香一两（箸皮上烘去油）　没药一两（同上制）

已上药研极细，先将猪油、松香、黄蜡三味熬化，滤去渣，待将冷，再入药末，搅匀，磁器收贮，不可泄气。

## 乳痈（乳岩）

乳痈者，乳房掀痛作脓，脓尽则愈。其初起，宜服瓜蒌散，敷以香附饼，即时消散。若已成脓，则用太乙膏贴之，若溃烂，则用海浮散掺之，外贴膏药，吸尽脓自愈。乳岩者，初起内结小核，如棋子，积久渐大崩溃，有巉岩之势，故名乳岩。宜服逍遥散，归脾汤等药。虽不能愈，亦可延生，若妄行攻伐，是速其危也。

瓜蒌散

瓜蒌一个　明乳香二钱、酒煎服。

香附饼　敷乳岩，即时消散，一切痈肿，皆可敷。

香附（细末）一两　麝香二分

上二味研匀。以蒲公英二两，煎酒去渣，以酒调药，热敷患处。

太乙膏，治一切痈疽肿毒，用之提脓极效。

肉桂一钱五分　白芷　当归　玄参　赤芍　生地　大黄　土木鳖各五钱　乳香（末）二钱　没药（末）二钱　阿魏一钱　轻粉一钱五分　血余一团　黄丹六两五钱

以上各药，用真麻油一斤，浸入，春五、夏三、秋七、冬十日，倾入锅内，文武火熬至药枯浮起为度，住火片时，用布袋滤净药渣，将锅展净，入油，下血余再熬，以柳枝挑看，俟血余熬枯浮起，方算熬熟。每净油一斤，将炒过黄丹六两五钱，徐徐投入，不住手搅，候锅内先发青烟，后至白烟迭迭旋起，其膏已成，将膏滴入水中，试软得中，端下锅来，方下阿魏散膏面上，候化尽，次下乳香、没药、轻粉，搅匀，倾入水内，以柳木搅成一块。

## 附骨疽（伏兔疽）

附骨疽，肉里浮肿，而皮色不变也。宜用艾炷灸之，俾其转阴为阳乃吉。若生于膝上三寸，名曰伏兔疽，法在不治。

## 蛇头毒

蛇头毒，手足指肿大如蛇头也。宜用艾炷，隔蒜灸之。以雄黄、白芷，等分为末，同大蒜捣烂敷之，或嚼生栗，敷之亦效。

## 脱疽

脱疽，生于手足指，宜用艾灸之。若肿腐溃烂，掺以海浮散，贴以万全膏。

## 臁 疮

臁疮，生于足之内外臁，宜服生熟地黄丸，并敷海浮散，贴以万全膏。若湿热甚，而溃烂不收口者，于海浮散内，加入黄柏散，同敷立效。

## 肠 痈

肠痈，有生于肠内者，腹内胀急，大小便牵痛如淋，转侧摇之作水声，溃后则脓从大便出。有生于肠外者，当脐肿痛，腹皮胀急，溃后则脓自脐出，甚则穿溃大肠，食虫亦自脐出，势难为矣。初起宜用《千金》牡丹皮散以消之。既溃，则用参耆内托之剂。

《千金》牡丹皮散

丹皮五钱　苡仁一两　瓜蒌仁（去油）三钱　桃仁（去皮尖研）二十枚

水煎服。

## 悬痈（脏毒　内痔　外痔　脱肛）

悬痈，生于肾囊之后，肛门之前，又名海底漏，最难收功。脏毒，生于肛门之两旁。初时肿痛，继则溃脓，总由湿热相火，内灼庚金而然者，宜服国老散、加减地黄丸，并敷海浮散，贴膏药，此一定之治法也。内痔外痔亦并可服前药，洗以忍冬藤、菖蒲草，兼用田螺水搽之，可以立消。脱肛属气虚，补中益气汤。亦有血虚火旺者，四物汤加升麻。

国老散

甘草七段（用急流水一碗浸之，炙干，又浸又炙，以水尽为度）

研细末。每日空心，开水调下二钱。忌煎炒、烟、酒、炙、煿、辛辣、发气等物。

生熟地黄丸

大熟地（九蒸晒）　大生地（酒洗）各三两　山药（乳拌蒸）　茯苓（乳拌蒸）　丹皮（酒蒸）各一两半　泽泻（盐水蒸）一两　当归（酒蒸）　白芍（酒炒）　柏子（去壳隔纸炒）　丹参（酒蒸）各二两　远志（去心，甘草水泡蒸）四两　自败龟板（浸净，童便炙炒，研为极细末）四两

共为末，用金石斛四两，金银花十二两，熬膏，和炼蜜，杵为丸。每早淡盐汤下四钱。

田螺水

法用大田螺一个，以冰片掺厝中，仰放盏内，少顷水流出，取搽痔疮上，其肿立消。

## 下 疳

下疳，生疮湿痒，或阴茎肿烂，或如菌如蛇，此湿热之甚也，宜服九味芦荟丸，并用加味逍遥散。气虚者，佐以加减归脾汤。

九味芦荟丸

芦会五钱　胡黄连　当归　芍药　川芎　芜荑各一两　木香　甘草各三钱　胆草（酒浸，炒焦）七钱

上为末，米粥糊丸，麻子仁大。每服一钱，或一钱五分，开水下。

## 杨梅结毒

杨梅结毒，不可搽轻粉，恐毒气入内，宜服忍冬汤，贴以万全膏，并用金蝉脱甲酒。

忍冬汤

金银花一两　甘草二钱　黑料豆二两　土茯苓四两

水煎，每日一剂，须尽饮。

金蝉脱甲酒　治杨梅疮，不拘新久轻重皆效。

好酒五斤，用大蟆虾一个，浸酒封口，煮香二枝取起，待次日随量之大小，总以醉为度，冬夏盖暖出汗为效，存酒次日只服量之一半，酒尽疮愈。又治杨梅结毒，筋骨疼痛，诸药不效者更妙。服酒后七日，不许见风为要，忌口及房事百日，绝根矣。

## 大麻风（赤口游风　鹅掌风　烂脚风）

大麻风　皮肤肿起，搔痒顽麻，如树皮吐汁之状，此湿毒生虫，甚则眉毛剥落，鼻柱崩坏，事不可为也。宜服蕲蛇酒，搽以当归膏。赤白游风，肌肤搔痒起皮也。鹅掌风，手足心顽厚起皮也。烂脚风，脚下湿烂也。并可搽当归膏，内服逍遥散，兼用生熟地黄丸。

蕲蛇酒

蕲蛇（乌梢蛇亦可用，去头尾）一具　生地二两　黄柏　苦参　丹参　菊花　银花　丹皮　赤芍　当归　枸杞子　蔓荆子　赤茯苓　革薢　百部各一两　秦艽　独活　灵仙各五钱　桑枝一两五钱

上煮好生酒五、六斤，退火七日饮。

当归膏　治疬风，并可搽。去游丹、鹅掌诸风。

当归　生地各一两　紫草　麻黄　木鳖子（去壳）　大风子（去壳）　防风　黄柏　玄参各五钱　麻油八两　黄蜡二两

先将前九味，入油熬枯，滤去渣，再将油复入锅内，熬至滴水成珠，再下黄蜡，试水中不散为度，候稍冷，倾入盖碗内，坐水中，出火毒，三日听用。

## 汤泡火烧

汤泡火烧，不宜见冷水，宜用白芝麻壳，烧灰存性，研细末敷之。若患处干燥，则用麻油调搽。或用柏子树皮为末，麻油调敷亦善。

## 疥疮（天泡疮）

疥疮，有细小不足脓者，多属风热；有肥大灌脓者，多属湿热，俱用麻黄膏搽之，十日可愈而不隐疮。仍多服金银花为妙。更有天泡疮，肿起白泡，小者如绿豆大，大者如蚕豆大，连片而生，或生头顶，或生耳前后，宜用黄柏散敷之立瘥。

麻黄膏

雄猪油四两　斑蝥三个　麻黄五钱　蓖麻子（去壳研烂）一百粒　大枫子（去壳研烂）一百粒

先将猪油化开，下斑蝥煎数沸，随去斑蝥，再下麻黄，煎枯滤去渣，将大枫、蓖麻肉和匀，听搽。

黄柏散

黄柏一大块，以猪脂涂蜍炙为末，麻油调搽。

## 顽　癣

顽癣乃湿热凝聚，虫行皮中，有顽厚坚硬者，俗称牛皮癣是，宜用百部膏搽之。

百部膏

百部　白藓皮　蓖麻子（去壳）　鹤虱　黄柏　当归　生地各一两　黄蜡二两　明雄黄末五钱　麻油八两

先将百部等七味，入油熬枯，滤去渣，复将油熬 至滴水成珠，再用黄蜡，试水中不散为度，端起锅来，将雄黄末和入，候稍冷，便入磁盆中收贮，退火听用。

## 自　刎

救自刎法，凡自刎喉管未断者，不可见水，急用麻线缝之，外以血竭细末搽之，随

用天下第一金疮药厚涂之。绵纸盖定，然后用狭布裹脚缠住，线扎之，间日加敷药，头不可动摇，十日愈。

## 竹木刺入肉

竹木刺入肉，拔不出者，用象牙磨水滴之，良久自出。或用蝼蛄捣烂敷之亦出。若日久血凝肿胀者，以花蕊散，用象牙水调敷，瘀血散而刺并出矣。

花蕊散

花蕊石末八两　硫黄末四两

和匀，瓦罐盛之，封口，盐泥固，须晒干，安风炉中，上下著火，炼二炷香，候冷打开，研筛为极细末，收贮。此散瘀血之神药也。

## 疯犬咬（毒蛇、蜈蚣咬）

疯犬咬，用明雄黄末五钱，杏仁去皮尖一百粒，炒研，每服二钱，虎骨煎酒 送下。服尽必愈。外并用此敷患处。毒蛇、蜈蚣咬，用明雄黄细末，用蒜捣烂敷之，内服白芷护心散。

白芷护心散

白芷一两　乳香三钱　雄黄五钱　甘草五钱

共为细末。每服四钱，清酒调下。

## 误服砒毒（野菌毒）

误服砒毒，小蓟根捣汁灌之，或用金汁灌之，或用明矾、大黄为末，新汲水调灌之，得吐利为效。野菌毒，亦用金汁解之，紫金丹亦佳。

## 自　缢

救自缢，抱下解除绳索，用好肉桂三钱，煎汤灌之。

## 落　水

救落水，以其人横伏水牛背上，沥出腹中之水，如无牛以凳代之，随用通天搐鼻散，吹鼻孔中，得嚏则活。独用半夏末吹之亦佳。

## 魇梦不醒

魇梦不醒，吹以通天散，更用葱白、生姜煎汤灌之。

搐鼻通天散

猪牙皂角（去皮弦）一两　细辛（去叶）　半夏各五钱

共为极细末，每用一、二分，吹鼻中，得嚏则苏。

## 补　遗

加味甘桔汤　在鬓疽门。

甘草　桔梗各三钱　荸子（炒）二钱　荆芥三钱　薄荷五分　贝母一钱五分

水煎服。若两颐肿盛者，加柴胡一钱五分，丹皮三钱。

# 医宗金鉴

〔清〕吴　谦等　编
周　慎　杨维华　伍大华　整理

**提　　要**　《医宗金鉴》，清·吴谦等编。成书于1742年。

书共90卷，分为15部分。其中《订正伤寒论注》17卷，主要校正《伤寒论》，并集辑诸家注释；《订正金匮要略注》8卷，校正《金匮要略》，并集诸家之注而作；《删补名医方论》8卷，收录清代以前名方二百余首，分门类进行注释阐发；《四诊心法要诀》1卷，介绍中医的四诊方法；《运气要诀》1卷，专辑五运六气内容；《伤寒心法要诀》3卷，总结伤寒的传经、辨证及治法；《杂病心法要诀》5卷，论述内科杂病40余种的辨证论治；《妇科心法要诀》6卷，分调经、崩漏、带下等12门论述各种妇科疾病的辨证论治；《幼科杂病心法要诀》6卷，论述小儿科四诊总括及分初生、惊风、痫证等27门，介绍儿科疾病的辨证论治；《痘疹心法要诀》6卷，论述小儿痘疹的辨治；《种痘心法要旨》1卷，收载鼻苗种痘方法；《外科心法要诀》16卷，论述各种外科疾病的辨治；《刺灸心法要旨》8卷，论述了经脉、俞穴及其主治；《眼科心法要诀》2卷，分述了各类眼科疾病的辨治；《正骨心法要诀》4卷，论述了各种正骨手法及常见骨科病症的辨治。

本书是由清朝政府组织编写的大型教科书，内容全面系统，临床各科赅备，切于实用。并且论病皆先歌诀，后注释，有的还辅之以图，便于记诵。

现存清乾隆七年壬戌（1742）武英殿刊本、清尊经阁刻本、清光绪二年丙丁（1876）江西书局刊本、清敏德堂刻本、清扫叶山房刻本、清五彩书局铅印本、四库全书本、1963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排印本等刊本共40余种。此据武英殿刊本节选其卷三十四、卷三十九至卷四十六、卷六十一至卷六十三，图册。

# 序

太医院院使加光禄寺卿衔臣钱斗保等谨奏：为钦奉上谕事：乾隆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右院判臣王炳、御医臣吴谦奉上谕：尔等衙门该修医书，以正医学。钦此。臣等闻命之下，曷胜惶惧欣跃。医道废弛，师范不立久矣！皆因医书驳杂，人不知宗。今我皇上，圣慈仁心，视民如子，欲其同登寿域。德意之厚，与天无极。此乃万世寿民公事。随会同院使臣钱斗保、左院判臣陈止敬、御医臣刘裕铎合词恭谢天恩。臣等，窃闻上古之医，通天之纪，察地之理，调其运，和其化，使上下合德，皆神圣为之，其道大也如此；周时，以冢宰领其职，上保圣躬，下全民命，其任重也如此；至汉而降，医入方技，然习之者，犹非常人，淳于意、张机之属。迨后视医甚轻，习之者仅为一已衣食计，并不存心济世。自好之士，耻与同俦。是以良医代乏，其道日衰，其术失传。今惟我皇上，仰体圣祖仁皇帝、世宗宪皇帝圣心未就，下颁修医书之旨。臣等思维医虽小道，实天下苍生性命所关，非诸末艺之可比也。考医之书，《天元玉册》《本草》《灵枢》《素问》三经，始自伏羲氏、神农氏、轩辕黄帝与臣岐伯等所作也。殷时，伊尹著《汤液本草》；战国时，扁鹊著《难经》；后汉时，张机著《伤寒论》。其书世远，词奥难明，且多编次、传写错讹。自晋而下，至今医书甚伙，不能枚举。虽诸大家，多所发明，然亦各自成家。或博而不精，或杂而不一，间有自相牴牾，反足惑人者，皆当改正注释，分别诸家是非。先自张机书起，盖以前之书，皆有法无方，《伤寒论》《金匮要略杂病论》，创立方法格式，始有法有方，诚医宗之正派，启万世之法程，实医门之圣书也。故先改正错讹注释，以利天下时用。臣等请将大内所有医书发出，再命下京省，除书坊现行医书外，有旧医书无板者，新医书未刻者，并家藏秘书，及世传经验良方，著地方官，婉谕购买，或借抄录，或本人愿自献者，集，送太医院命官

纂修。上自三皇以至我朝，分门聚类，删其驳杂，采其精粹，发其余蕴，补其未备，成书二部。其小而约者，以便初学诵读；其大而博者，以便学成参考。使为师者，必由是而教；为弟子者，必由是而学。则医学昌明，寿民于万万世矣。其纂修照何馆例，书成如何颁给之处，仰候钦定。谨此奏闻。

乾隆四年十二月初二日奏。

奉旨：著大学士鄂尔泰酌议具奏，其一应纂修事宜，并著总管考核。钦此。

## 序

太保议政大臣大学士三等伯总管医书馆事务臣鄂尔泰谨奏：为遵旨，酌议事：太医院院使钱斗保等，为钦奉上谕，纂修医书等因一折，奉：旨著大学士鄂尔泰酌议具奏，其一应纂修事宜，并著总管考核。钦此。臣查修书各馆旧例，所用纂修官、提调官、收掌官及考取誊录生监，以及供事纸匠，俱酌量人数足用，多寡不等。请旨遵行在案。今蒙皇上特命纂修医书，以正医学。臣谨详加酌议，所修医书，不必另行开馆。即于太医院衙门内，将现在闲房，照例量加修葺，尽可充用。该医院官员到馆办事，亦称近便。其纂修官，只需八员；总修官须用二员。御医吴谦、刘裕铎，应令充总修官，仍兼纂修外，其余纂修官八员，应令太医院堂官并吴谦、刘裕铎等，将平日真知灼见，精通医学、兼通文理之人，保举选 派。如不足数，再于翰林院及各部院官员内，有通晓医学者，酌量查派。盖因前代医书，词义深奥，诠解不易；而分门别类，考订成书，既欲理明，亦须辞达；既贵详晰，尤须贯串，此医理、文理、分修、总修，四者缺一，必不能成完书，以垂诸久远者也。再院使钱斗保、左院判陈止敬、右院判王炳，俱有本衙门办理事件。且内庭差事，所关重大，难以分任修书之事，请将该馆一切应行事务，令钱斗保等三员照看经理。其收掌官酌用二员，亦令该医院堂官，于所属人员内选派。再于该医院效力人等内，选取字画尚好者，以备誊录。如不敷用，照例行文国子监直隶学政，将生监秉公考试，务择字画端楷，咨送本馆，以凭选取供事，酌用四名。纸匠二名，亦照例于内阁取用。其在馆官员人役，月支、桌饭、工食、银两，俱照八旗志书馆例支领。其应用桌凳、什物、纸张、笔墨等项，照例酌量，向各该处咨取。至院使钱斗保等奏折内请将大内所有医书发出，再请敕下直省，除书坊现行医书外，有旧医书无板者，新医书未刻者，并家藏秘书，及世传经验良方，著地方官，婉谕购买，或暂借抄录，或本人愿自献者，俱集，送太医院等语，应照所奏咨明该部，行文各省督抚，转饬地方官遵照办理可也。臣未敢擅便，谨奏请旨。

于乾隆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奏。

奉旨：医书馆与修书各馆不同，该馆纂修等官公费，著照修书各馆例减半支给，余依议。钦此。

## 序

照管医书馆事务和硕和亲王臣弘昼谨奏：为遵旨议奏事：乾隆五年二月初七日，奉旨太医院设馆纂修医书一事，著臣详细查明，妥议具奏，钦此钦遵。臣谨查得院使钱斗保等，以古今医书甚繁，虽诸大家，多所发明，或博而不精，或杂而不一，皆当改正注释，以利天下时用。请将大内所有医书发出，命下京省，令将新旧医书，并家藏秘书，及世传经验良方，集送太医院纂修成书等情。经大学士伯鄂尔泰遵旨议称：纂修医书不必另行开馆，即于太医院闲房内修葺充用。所需总修官二员，应令吴谦、刘裕铎充当，仍兼纂修外，其余纂修官只需八员，收掌官二员。再于该院人员内，选取

字画尚好者，以备誊录。仍酌用供事四名、纸匠二名。该馆一切应行事务，令钱斗保等三员照看经理。至官员人役、月支、桌饭、工食、银两，俱照八旗志书馆例支领。所需桌凳、纸张、笔墨等项，向各处咨取应用。所请大内医书，发出，命下京省。将新旧医书，并家藏秘书，及世传经验良方，集送太医院之处，应照所奏施行。等因具奏。奉旨：医书馆与修书各馆不同，该馆纂修等官公费，照修书各馆例减半支给，余依议。钦此钦遵。臣复详加确查，该院遵旨将纂修事宜、工食、什物等项，咨查各馆尚未移复，及行取各省医书之处，亦未咨部通行，其需用人员且未选定，是以至今未曾开馆。臣将未即速办情节，询于钱斗保等，据吴谦词称：以前之书，有法无方，惟《伤寒论》《金匮要略杂病论》等书创立，始有法有方，谦于余暇，已详加删订，书成八九，稍加增减，即可告竣等语。窃思吴谦既称删订已成八九，兼之大内颁发医书，详加参考。诚如圣谕：纵天下之书，亦未必过于此者也。请将大内所有医书，及吴谦删订未成之本，一并发与太医院，选择吉期，即行开馆纂修。其应行事宜，俱照原议办理。今既有大内之书，并吴谦未成之书，足可纂修。应将行文各省咨取医书之处，毋庸议等因。

于乾隆五年二月十六日具奏。

奉旨：这所奏是馆内事宜。亦著和亲王照看。钦此。

# 序

照管医书馆事务和硕和亲王臣弘昼等，奉敕纂修医书，今已告成。谨奉表恭进者：伏以帝德播生成易简协阴阳之撰，皇仁大胞与中和阐位育之功。敛箕福以敷民，统寒燠雨暘而厪念；辨禹图而正位，合刚柔、燥湿以咸宜。体好生之心以为心，五辰顺布；本博济之学以为学，二气均调。荡荡难名，薄海蕴恬熙之化；巍巍莫并，普天蒙乐利之休。臣等诚惶诚恐，稽首顿首上言：窃惟医书肇自灵素，方药著于汉唐。仓扁以前，禁方每多不传之秘；宋、元而后，著述皆属补救之文，乃法立理明。往哲示圆机之妙，而执方废法；后世鲜淹贯之儒，非有明镜以烛其源流，万物何以尽归仁寿？必比玉策以通其表里，群言乃能得所会归。钦惟皇帝陛下，道接羲轩，业隆参赞。沛膏雨于山陬海澨，蔀屋春生；扇仁风于云牖松扉，瑶阶日丽。既已登斯民于衽席，更欲进斯世于吉康。念天时之寒暑不齐，人事之寝兴难节，将正医门之旨，以昭爱养之方。爰发宫府藏书，遍集古今典籍，特命臣等纂修既往，以诏将来，诚亿万年未遇之鸿恩，千百世难逢之旷典。臣等四诊未谙，五味粗分。闻命自天，悚惶无地。慎选医员，细陈纲目，焚膏继晷，不辞午夜，丹铅分校、合参。务竭一心研悦，饮蔗浆以解热；旁搜摩洁之诗，进昌阳以引年。远证昌黎之说，理求精当，不尚奇斜；词谢浮华，惟期平易。证详表里、阴阳、虚实、寒热；方按君、臣、佐、使，性味、功能。酌古以准今，芟繁而摘要，书凡九十卷，类分十一科，恭辑书成，敬呈御览。经宸衷之鉴定，弥觉义理精深。蒙圣主之披陈，益见微文灿著。钦定嘉名：《医宗金鉴》，赤文绿字，诚哉！寿世鸿编，云笈瑶函。允矣！仁民妙术，悬之九市。不妨家遇越人，宝之千秋，正使代生岐伯，实乃万方之庆。谁云一家之言，伏愿泽永春台。恩覃夏甸。修善政于六府，水、火、金、木、土、谷，大德常流；培元化于一心，知、仁、圣、义、中、和，神功默运。将见阳回天上，人歌舜日之舒长；瑞溢寰中，世戴尧天之广大矣！臣等无任瞻天仰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恭进以闻。

乾隆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 凡例

一、医书自《灵》《素》而后，惟汉张机《伤寒论》《金匮要略》二书，实一脉相承。但义理渊深，方法微奥；领会不易，且多讹错；旧注随文附会，难以传信。今于其错讹者，悉为订正，逐条详加注释，更集诸注之实足阐发微义者，以备参考。

一、方者一定之法，法者不定之方也。古人之方，即古人之法寓焉。立一方，必有一方之精意存于其中。不求其精意，而徒执其方，是执方而昧法也。旧有《医方考》《医方解》等书，尚未能畅发前人之精意。今于各书中能透发古方之精意者，萃而集之，不当者删之，未备者补之。

一、天时之不齐，民病所由生也。《素问》言五运六气特详，医不明此，则不识亢害承制、淫胜郁复之理，不足以称医之良也。但经文散见诸篇，学者每有望洋之叹。今搜集成编，俾一览无遗，庶易于融会贯通。

一、望、闻、问、切，古圣称为圣、神、工、巧，盖医者之首务也。经云：能合色脉，可以万全。又云：闻其声，而知其人之疾苦，问其苦欲，而知其病之所在，是虽圣人不能舍此以为法也，而况后学乎！今取崔紫虚《四言脉诀》，上合《灵》《素》之言望、闻、问、切者，集为一编，学者熟读玩味，临证之时，自有得心应手之妙。

一、妇科诸证，与方脉无异，惟经带、崩漏、胎产、癥瘕不同。兹集于此数证，折衷群书，详加探讨，病情方药，要归正当。其他诸证，与方脉同者，仍当于杂证门求之。

一、婴儿气血未充，形神怯弱，藏府柔脆，风、痰、惊、食，诸邪易乘、难去。故急则为惊，缓则成疳；即吐泻、感冒等证，治之稍不如法，皆足变生不测，前贤称为难医，不诚然哉！非理明心细，识精胆大，未易擅场。兹分门别类，博采群书，撮其精粹，以为幼科指南。

一、痘疹，亦婴儿之一证也，而必专其科者，以其传变迅速，犹方脉之伤寒，不可以时日待也。虽然治痘诚难，而得其要旨，则难者易矣。盖痘，自禀赋天时、人事，以及发热、见点，起胀、灌浆，结痂、落痂，莫不有顺、险、逆之三候。顺证不药而愈；险证非药不愈；逆证虽药无济。业是科者，能于此辨之明，审之确，更详察其虚实寒热，所兼所挟之证而治之，则于以挽回造化也无难矣。疹证虽有数种，惟麻疹一证，变幻莫测，更宜详究。若夫种痘一法，则又去逆就顺，化险为平，欲以人定胜天者也。自宋以后，始有是法，皆互相授受，未有成书。今取专科世业、屡经试验方法，载之于书。

一、眼科，自《灵枢·大惑篇》数语，已足该后世五轮八廓之义。《千金》《外台》又演其旨；《银海精微》列证百余条，《龙木论》分为五轮八廓，内障、外障七十二证；宋、金、元、明诸贤著述，各有发明，可谓既详且尽矣。然五轮之说，尚本于经，而八廓，则凭臆立论，三因病情未见精切。兹特据经订正，采辑诸书精蕴，弃其驳杂。

一、《灵枢经》为刺灸家鼻祖，其文精微详尽，铜人一图，星罗棋布。《甲乙》《千金》等书，阐其意旨，然精斯术者，恒不易得。何也？诚以经脉流行，交会支别，过接之际，与夫井、荥、俞、经、合、原等穴，毫厘一差，千里遂谬，非穷究博考，口传心授，鲜能得其奥旨。近世惟天星奇穴、犹有得其传者，其他未之尝闻。今取《灵枢》各家之书，精研详究，考其分寸，明其行列，一一绘图立说。

一、人身藏府根于内，经络行于外，气血流贯于其中。医固无内外之可分也，第以证之形于外，故称之曰外科。经云：六府不和，留结为痈。亦可知无外之非本于内

矣。是集、绘图、立说，外以辨其形色、部位、经络，内以察其藏府、气血、与夫阴阳虚实、六淫七情、病因方药、内治外治诸法，详载于篇。

一、正骨科向无成书，各家著述，惟《准绳》稍备，然亦只言其证药，而于经络、部位、骨度、名目、手法，俱未尝详言之。今考《灵枢·骨度篇》，及十二经络与所伤部位，及外治、内治、药饵、手法、器具，一一绘图立说，汇集成书。

一、证候传变，难以言尽，而其要不外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者而已。是集凡论一证，必于是八者反复详辨，故谓之心法。经云：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此之谓欤！

一、医者，书不熟则理不明，理不明则识不精。临证游移，漫无定见，药证不合，难以奏效。今于古今之言病机、病情、治法、方药，上参《灵》《素》，弃其偏驳，录其精粹，编为歌钤，学者易于成诵，故曰要诀。

# 目　录

卷三十四
《四诊心法要诀》上 …… 333
《四诊心法要诀》下 …… 344
卷三十九
《杂病心法要诀》 …… 353
中风总括
中风死候
类中风总括
伤风总括
痉病总括
痉病死证
破伤风
痹病总括
周痹
痹病生死证
痹入藏府证
痿病总括
痿痹辨似
痿病治法
脚气总括
脚气死证
卷四十
内伤总括
内伤外感辨似
虚劳总括
虚劳死证
虚劳治法
痨瘵总括
痨瘵治法
自汗盗汗总括
失血总括
失血死证
失血治法
消渴总括
消渴生死
消渴治法
卷四十一
神之名义
神之变化
五藏神情
神病治法
癫痫总括
诸气总括
诸气辨证
诸气治法
遗精总括
浊带总括
痰饮总括
咳嗽总括
喘吼总括
喘急死证
肿胀总括
诸脉胀单腹胀肤胀鼓胀
肠覃石瘕
水胀石水风水
胀满水肿死证
水肿治法
卷四十二
疟疾总括
日作间作
疟昼夜作
疟早晏作
疟疾治法
久疟虚疟劳疟
痎疟疟母
霍乱总括
噎膈翻胃总括
呕吐哕总括
诸泄总括
泄泻死证
痢疾总括
痢疾死证
五色痢休息痢治法
疸证总括
疸病死证
积聚总括
积聚难证

积聚治法
疝证总括
疝证同名异辨
诸疝治法
卷四十三
头痛眩晕总括
头痛眩晕死证
眼目总括
外障病证
内障病证
内外障治
牙齿口舌总括
口舌证治
咽喉总括
肩背总括
心腹诸痛总括
胸胁总括
腰痛总括
小便闭癃遗尿不禁总括
小便闭遗尿死证
治癃闭熨吐汗三法
小便不通
大便燥结总括
结燥治法
卷四十四
《妇科心法要诀》 …… 398
调经门
妇科总括
天癸月经之原
妇人不孕之故
月经之常
月经异常
外因经病
内因经病
不内外因经病
血色不正病因
气秽清浊病因
愆期前后多少
经行发热时热
经行寒热身痛
经行腹痛
经行泻吐
错经妄行成吐衄崩
经水过多兼时下白带
调经证治
先期证治
过期证治
经行发热时热证治
经行身痛证治
经行腹痛证治
经行吐泻证治
经行吐衄证治
调经门汇方
经闭门…… 406
血滞经闭
血亏经闭
血枯经闭
经闭久嗽成劳
妇人经断复来
室女经来复止
师尼室寡经闭
血滞经闭证治
血枯血亏经 闭证治
经闭久嗽成劳证治
妇人经断复来
室女师尼寡妇经闭证治
妇病难治
诊看妇人须先问经期妊娠
经闭门汇方
卷四十五
崩漏门…… 409
崩漏总括
崩漏证治
崩漏门汇方
带下门…… 410
五色带下总括
带下证治
带下门汇方
癥瘕积痞痃癖疝诸证门…… 412
癥瘕积聚痞瘀血血蛊总括
癥瘕证治
食癥证治
血癥证治
痞证治
积聚证治
瘀血血蛊证治
痃癖疝证总括
痃癖证治

疝病证治
治诸积大法
癥瘕积痞血蛊门汇方
嗣育门…… 415
胎孕之原
男女完实
种子时候
分男女论
双胎品胎
脉见有子
胎男女辨
辨别孕病
分经养胎
受孕分房静养
安胎母子二法
胎前用药三禁
安胎审宜调治
嗣育门汇方
卷四十六
胎前诸证门…… 418
胎前总括
恶阻总括
恶阻证治
胞阻总括
胞阻证治
子肿子气子满脆脚皱脚总括
子肿子气子满脆脚皱脚证治
子烦证治
子悬胎上逼心证治
子痫证治
子嗽证治
转胞证治
子淋证治
激经胎漏尿血总括
激经胎漏尿血证治
胎不安小产堕胎总括
胎不安小产堕胎证治
堕胎下血不止血瘀不出证治
子死腹中总括
子死腹中证治
辨子母存亡
胎兼癥瘕
胎不长证治
子喑证治
子啼腹内钟鸣证治
脏燥证治
鬼胎总括
肠覃石瘕证治
胎前母子盛衰
胎前门汇方
卷六十一
《外科心法要诀》…… 427
十二经循行部位歌
头前正面歌
头后项颈歌
胸腹脊背歌
手膊臂外内歌
足膝外内歌
肺经歌
大肠经歌
胃经歌
脾经歌
心经歌
小肠经歌
膀胱经歌
肾经歌
心包络经歌
三焦经歌
胆经歌
肝经歌
任脉歌
督脉歌
脉诀
十二经气血多少歌
痈疽总论歌
痈疽阳证歌
痈疽阴证歌
痈疽半阴半阳歌
痈疽五善歌
痈疽七恶歌
痈疽顺证歌
痈疽逆证歌
痈疽辨肿歌
痈疽辨痛歌
痈疽辨脓歌
痈疽辨痒歌
痈疽辨晕歌
痈疽总论治法歌

内消治法歌
内托治法歌
虚实治法歌
痈疽针法歌
痈疽砭法歌
痈疽灸法歌
痈疽烙法歌
神灯照法歌
桑柴火烘法歌
牛胶蒸法歌
药筒拔法歌
卷六十二
肿疡主治类方
肿疡敷贴类方
溃疡主治类方
洗涤类方
膏药类方
麻药类方
去腐类方
生肌类方
卷六十三
头部…… 463
百会疽
透脑疽
侵脑疽
佛顶疽
额疽
勇疽
鬓疽
天疽、锐毒
耳后疽
耳发
耳根毒
玉枕疽
脑后发
脑铫
油风
白屑风
秃疮
蝼蛄疖
发际疮
头风伤目
面部…… 470
颧疡、颧疽
颧疔
面发毒
面游风
疟腮
颊疡
骨槽风
发颐
时毒
凤眉疽
眉心疽
龙泉疽
虎髭毒
燕窝疮
雀斑
黑痣
黧黑皯黯

# 卷三十四

## 《四诊心法要诀》上

医家造精微、通幽显，未有不先望而得之者。近世惟事切巧，不事望神，大失古圣先贤之旨。今采医经论色诊之文，确然可法者，编为四言，合崔嘉彦《四言脉诀》，名曰《四诊要诀》，实该望、闻、问、切之道，使后之为医师者，由是而教；为弟子者，由是而学。熟读习玩，揣摩日久，自能洞悉其妙。则造精微、通幽显也，无难矣。

望以目察，闻以耳占，问以言审，切以指参。明斯诊道，识病根源，能合色脉，可以万全。

注：此明望、闻、问、切为识病之要道也。《经》曰：望而知之谓之神，是以目察五色也；闻而知之谓之圣，是以耳识五音也；问而知之谓之工，是以言审五病也；切而知之谓之巧，是以指别五脉也。神、圣、工、巧四者，乃诊病要道。医者明斯，更能互相参合，则可识万病根源。以之疗治，自万举而万当矣。

五行五色，青赤黄白，黑复生青，如环常德。

注：此明天以五行，人以五藏，化生五色，相生如环之常德也。木主化生青色，火主化生赤色，土主化生黄色，金主化生白色，水主化生黑色；肝主化生青色，心主化生赤色，脾主化生黄色，肺主化生白色，肾主化生黑色。

变色大要，生克顺逆。青赤兼化，赤黄合一，黄白淡黄，黑青深碧，白黑淡黑。白青浅碧，赤白化红，青黄变绿，黑赤紫成，黑黄黧立。

注：此明五色生克顺逆，相兼合化之变色也。五色相兼合化，不可胜数，而其大要，则相生之顺色有五，相克之逆色亦有五：青属木化，赤属火化，黄属土化，白属金化，黑属水化，此五行所化之常色也。木火同化，火土同化，土金同化，金水同化，水木同化；金木兼化，木土兼化，土水兼化，水火兼化，火金兼化，此五行所化之变色也。如青赤合化，红而兼青之色。如赤黄合化，红而兼黄之色。如黄白合化，黄而兼白，淡黄之色。如白黑合化，黑而兼白，淡黑之色。如黑青合化，黑而兼青，深碧之色。皆相生变色，为病之顺也。如白青兼化，青而兼白，浅碧之色。如赤白兼化，白而兼赤之红色。如青黄兼化，青而兼黄之绿色。如黑赤兼化，黑而兼赤之紫色。如黄黑兼化，黄而兼黑之黧色。皆相克变色，为病之逆也。医能识此，则可推五藏主病、兼病、吉凶变化之情矣。

天有五气，食人入鼻，藏于五藏，上华面颐。肝青心赤，脾藏色黄，肺白肾黑，五藏之常。

注：此明色之本原出于天，征乎人，五藏不病，常色之诊法也。天以风、暑、湿、燥、寒之五气食人，从鼻而入。风气入肝，暑气入心，湿气入脾，燥气入肺，寒气入肾，藏于人之五藏，蕴其精气，上华于面：肝之精华，化为色青；心之精华，化为色赤；脾之精华，化为色黄；肺之精华，化为色白；肾之精华，化为色黑也。

藏色为主，时色为客。春青夏赤，秋白冬黑，长夏四季，色黄常则，客胜主善，主胜客恶。

注：此明四时不病，常色之诊法也。五藏之色，随五形之人而见，百岁不变，故为主色也。四时之色，随四时加临，推迁不常，故为客色也。春气通肝，其色当青；夏气通心，其色当赤；秋气通肺，其色当白；冬气通肾，其色当黑；长夏四季之气通脾，其色当黄，此为四时常则之色也。主色者，人之藏气之所生也；客色者，岁气加临之所化也。夫岁气胜人气，为顺，故曰客胜主，为善；人气胜岁气，为逆，故曰主胜客，

为恶。凡所谓胜者，当青反白，当赤反黑，当白反赤，当黑反黄，当黄反青之谓也。

色脉相合，青弦赤洪，黄缓白浮，黑沉乃平。已见其色，不得其脉，得克则死，得生则生。

注：此明色脉相合、相反、生死之诊法也。凡病人面青、脉弦，面赤、脉洪，面黄、脉缓，面白、脉浮，面黑、脉沉，此为色脉相合，不病，平人之候也。假如病人已见青色，不得弦脉，此为色脉相反，主为病之色脉也。若得浮脉，是得克色之脉，则主死也；得沉脉，是得生色之脉，则主生也。其余他色，皆仿此。

新病脉夺，其色不夺；久病色夺，其脉不夺。新病易已，色脉不夺；久病难治，色脉俱夺。

注：此以色脉相合，诊病新久、难易之法也。脉夺者，脉微小也；色夺者，色不泽也。新病，正受邪制，故脉夺也；邪受未久，故色不夺也。久病，受邪已久，故色夺也；久病不进，故脉不夺也。若新病，而色脉俱不夺，则正不衰而邪不盛也，故曰易已；久病色脉俱夺，则正已衰而邪方盛也，故曰难治。

色见皮外，气含皮中。内光外泽，气色相融。有色无气，不病命倾。有气无色，虽困不凶。

注：此以五色合五气之诊法也。青、黄、赤、白、黑，显然彰于皮之外者，五色也；隐然含于皮之中者，五气也。内光灼灼若动，从纹路中映出，外泽如玉，不浮光油亮者，则为气色并至，相生无病之容状也。若外见五色，内无含映，则为有色无气。《经》曰：色至气不至者，死。凡四时、五藏、五部、五官百病，见之皆死，故虽不病、命必倾也。若外色浅淡不泽，而内含光气映出，则为有气无色。《经》曰：气至、色不至者，生。凡四时、五藏、五部、五官百病，见之皆生，故虽病困而不凶也。

缟裹雄黄，脾状并臻，缟裹红肺，缟裹朱心，缟裹黑赤，紫艳肾缘，缟裹蓝赤，石青属肝。

注：此明气、色并至容状之诊法也。缟，白罗也。如白罗裹雄黄，映出黄中透红之色，是脾之气色并至之容状也；如白罗裹浅红，映出浅红罩白之色，是肺之气色并至之容状也；如白罗裹朱砂，映出深红正赤之色，是心之气色并至之容状也；如白罗裹黑赤，映出 黑中透赤，紫艳之色，是肾之气色并至之容状也；如白罗裹蓝赤，映出蓝中扬红，石青之色，是肝之气色并至之容状也。

青如苍璧，不欲如蓝。赤白裹朱，衃赭死原。黑重漆炲，白羽枯盐。雄黄罗裹，黄土终难。

注：此明四时百病，五藏、五部、五官、五色生死之诊法也。苍璧，碧玉也；蓝，蓝靛叶也。《经》曰：青，欲如苍璧之色，即石青色，生青色也。不欲如蓝，即靛叶色，死青色也。衃血，死血也；赭，代赭石也。《经》曰：赤，欲如白裹朱，即正赤色，生红色也。不欲如衃、赭，即死血、赭石之色，死红色也。重漆，光润紫色也；炲，地上苍枯黑土也。《经》曰：黑，欲如重漆，即光润紫色，生黑色也。不欲如炲，即枯黑土色，死黑色也。白羽，白鹅羽也；枯，枯骨也；盐，食盐也。《经》曰：白，欲如鹅羽，即白而光泽，如鹅羽之色，生白色也。不欲如枯盐，即枯骨、食盐之色，死白色也。《经》曰：黄，欲如罗裹雄黄，即黄中透红之色，生黄色也。不欲如黄土，即枯黄土之色，死黄色也。

舌赤卷短，心官病常。肺鼻白喘，胸满喘张。肝目眦青，脾病唇黄，耳黑肾病，深浅分彰。

注：此以五色合五官主病虚实之诊法也。舌者，心之官也。舌赤，心之病也。色深赤焦卷者，邪实也；色浅红滋短者，正虚也。鼻者，肺之官也。鼻白，肺之病也。色

浅白，喘而不满者，正虚也；色深白，喘而胸满者，邪实也。目者，肝之官也。目眦青，肝之病也。色深青者，邪实也；色浅青者，正虚也。口唇者，脾之官也。唇黄，脾之病也。色深黄者，邪实也；色浅黄者，正虚也。耳者，肾之官也，耳黑，肾之病也。色深黑者，邪实也；色浅黑者，正虚也。所谓深浅分彰者，即下之所谓浅淡为虚，深浓为实，分明彰显也。

左颊部肝，右颊部肺，额心颏肾，鼻脾部位。部见本色，深浅病累，若见他色，按法推类。

注：此以五色合五部，主虚、实、贼、微、正，五邪之诊法也。左颊，肝之部也；右颊，肺之部也；额上，心之部也；颏下，肾之部也；鼻者，脾之部也。本部见本色，浅淡不及、深浓太过者，皆病色也。假如鼻者，脾之部位。见黄本色，则为本经自病，正邪也；若见白色，则为子盗母气，虚邪也；若见赤色，则为母助子气，实邪也；若见青色，则为彼能克我，贼邪也；若见黑色，则为我能克彼，微邪也。所谓按法推类者，谓余藏准按此法而推其类也。

天庭面首，阙上喉咽，阙中印堂，候肺之原。山根候心，年寿候肝，两傍候胆，脾胃鼻端。颊肾腰脐，颧下大肠，颧内小府，面王子膀。当颧候肩，颧外候臂，颧外之下，乃候手位。根傍乳膺，绳上候背，牙车下股，膝胫足位。

注：此以上部候头，下部候足，中部候藏府，合五色主病之诊法也。阙中者，两眉之间，谓之印堂，中部之最高者，故应候肺之疾也。印堂之上，名曰阙上；阙上至发际，名曰天庭。天庭为上部之上，故应候头面之疾也；阙上为上部之下，故应候咽喉之疾也。山根者，两目之间，即下极也，在肺下之部，故应候心之疾也。年寿者，下极之下，即鼻柱也，在心下之部，故应候肝之疾也。面傍者，年寿之左右，胆附于肝，故应候胆之疾也。鼻端者，年寿之下，谓之面王，即准头鼻孔也，在肝下之部，故应候脾之疾也。鼻孔者，即方上也，脾胃相连，故应候胃之疾也。耳前之下，谓之两颊，四藏居腹而皆一，惟肾居脊而有两，故两颊应候肾之疾也；与腰脐对，故又应候腰脐之疾也。颊内高骨，谓之两颧之下，在肾下之部，故应候大肠之疾也。颧内者，即两颧之内也；小府者，谓小肠之府也，小肠在大肠之上，故应候之也。准头上至于庭，皆谓之明堂；准头下至于颏，皆谓之面王。面王者，即人中、承浆之部也。膀胱者，肾之府也；子处者，即精室、血海也，皆居肾之下，故面王应候子处、膀胱之疾也。此藏府上下、内外之部位也。

五部以颏候肾者，以水居极下，且子处中通两肾也；以天庭候心者，以火居极上故也；以左颊候肝者，以木位居左故也；以右颊候肺者，以金位居右故也；以鼻候脾者，以土位居中故也。当颧者，当两颧骨之部也，颧为骨之本，而居外部之上，故应候肩之疾也；肩接乎臂，故颧骨之外，应候臂之疾也。臂接乎手，故颧外之下，应候手部之疾也；根傍者，山根两傍，两目内眦之部也，而居内部之上，故应候膺、乳、胸前之疾也；两颊候腰肾，颊外从颊骨上引曰绳骨，故应候背之疾也；颊外从颊骨下引曰牙车骨，故应候股下膝胫足部之疾也。此肢体上下、内外之部位也。

庭阙鼻端，高起直平。颧颊蕃蔽，大广丰隆。骨胳[1]明显，寿享遐龄。骨胳陷弱，易受邪攻。

注：此明五官、五部、强弱、寿夭之诊法也。天庭、阙中至鼻之端，皆高起直平；面颧、两颊、蕃蔽、耳门，皆大广丰隆，去之十步，皆见于外，则为骨胳明显也。其人不但不病，且享遐龄之寿也。若天庭、颧、颊、耳门诸处，骨卑肉薄，则为骨胳陷弱也。其人不但不免于病，且不寿也。

黄赤风热，青白主寒，青黑为痛，甚则痹挛。恍白脱血，微黑水寒，痿黄诸虚，颧赤劳缠。

注：此以五色随其所在五官、五部、内部、外部、上部、下部主病之诊法也。黄、赤为阳色，故为病亦阳，所以主风也，热也。青、白、黑为阴色，故为病亦阴，所以主寒也，痛也。若黑甚，在脉则麻痹，在筋则拘挛。恍白者，浅淡白色也，主大吐衄、下血、脱血也；若无衄、吐、下血，则为心不生血，不荣于色也。微黑者，浅淡黑色也，主肾病水寒也。痿黄者，浅淡黄色也，主诸虚病也。两颧深红赤色者，主阴火上乘，虚损劳疾也。

视色之锐，所向部官。内走外易，外走内难。官部色脉，五病交参，上逆下顺，左右反陷。

注：此以五色传乘官部之诊法也。色之尖处为锐。凡病相传相乘，当视其色之锐处所向何官、何部，则知起自何官、何部，传乘何部、何官，生克顺逆，自然明矣。锐处向外，是内部走外部，则为藏传府，府传表，易治之病也；锐处向内，是外部走内部，则为表传府，府传藏，难治之病也。内走、外走，固有难、易，然更当以五部、五官、五色、五脉、五病交相推参，则又有微甚、生死之别焉。凡病色从下冲明堂而上额，则为水克火之贼邪，故逆也，从上压明堂而下颏，则为火侮水之微邪，故顺也。反，相反也。陷，危也。男子以左为主，女子以右为主。男子之色，自左冲右为从；自右冲左为逆。女子之色，自右冲左为从；自左冲右为逆。逆者，相反也。相反，故危也。前以内外、部位分顺逆，后以上下、左右分顺逆，不可不知。

沉浊晦暗，内久而重。浮泽明显，外新而轻。其病不甚，半泽半明。云散易治，抟聚难攻。

注：此以五色晦明聚散，别久、重、新、轻之病，易治、难治之诊法也。色深为沉，主病在内；若更浊滞晦暗，主久病与重病也。色浅为浮，主病在外；若得光泽明显，主新病与轻病也。若其色虽不枯晦，亦不明泽，主不甚之病也。凡诸病之色，如云撒散，主病将愈，易治也；抟聚凝滞，主病渐进，难治也。上以内外、上下、左右分顺逆，此以浅深、晦明、聚散分顺逆也。

黑庭赤颧，出如拇指，病虽小愈，亦必卒死。唇面黑青，五官黑起，擦残汗粉，白色皆死。

注：此明非常之色，诊人暴死之法也。出如拇指，谓成块成条，抟聚不散也。黑色出如拇指于天庭，赤色出如拇指于两颧，此皆水火相射之候，故病者虽或小愈，亦必卒然而死也；病者唇面青黑，及五官忽起黑色、白色，如擦残汗粉之状，虽不病，亦皆主卒死也。

善色不病，于义诚当。恶色不病，必主凶殃。五官陷弱，庭阙不张，蕃蔽卑小，不病神强。

注：此明见其色、不见其病之诊法也。善色者，气、色并至之好色也，其人于理当不病也。恶色者，沉深滞晦之色也，其人即不病，亦必主凶殃也。凶殃者，即相家所谓红主焦劳、口舌，白主刑罚、孝服，黑主非灾、凶死，青主忧讼、暴亡之类也。五官陷弱者，谓五官骨陷肉薄也。庭阙不张者，谓天庭、阙中不丰隆张显也；蕃蔽卑小者，谓颊侧耳门卑低不广也。此皆无病而有不寿之形，若加恶色，岂能堪哉！其有不病者，必其人神气强旺，素称其形也。

肝病善怒，面色当青。左有动气，转筋胁疼。诸风掉眩，疝病耳聋。目视眩眩，如将捕惊。

注：此下五条，皆明色病相合，本藏自病，虚实之诊法也。怒者，肝之志，故病

则好怒也；青者，肝之色，故病则面色当青也。肝之部位在左，故病则左胁有动气而胁疼也；肝主筋，故病则转筋也。掉者，动摇抽搐也；眩者，昏黑不明也。肝主风，故病则掉眩也；疝主肝，故病疝也。肝与胆为表里，故病耳聋也；此皆肝实之病。若肝虚，则目视眈眈无所见，以肝开窍于目也。肝虚，则胆薄，故不时而有如人将捕之惊也。

心赤善喜，舌红口干。脐上动气，心胸痛烦。健忘惊悸，怔忡不安。实狂昏冒，虚悲凄然。

注：喜者，心之志，故病则好喜也；赤者，心之色，故病则面色赤也。心，开窍于舌，故病则舌赤红也；心主热，故病则口干、心烦也。心之部位在上，故病则脐上有动气也；胸者，心肺之宫城也，故病则心胸痛也。健忘、惊悸、怔忡，皆心神不安之病也。热乘心实，则发狂昏冒也；神怯心虚，则凄然好悲也。

脾黄善忧，当脐动气。善思食少，倦怠乏力。腹满肠鸣，痛而下利。实则身重，胀满便闭。

注：黄者，脾之色，故病则面色黄也；忧思者，脾之志，故病则好忧思也；脾之部位在中，故病则当脐有动气也；脾主味，故病则食少也；脾主四肢，故病则倦怠乏力也；脾主腹，故病则腹满、肠鸣痛而下利也。此皆脾虚之病也。脾主肉，故实则病身重、腹胀满、便闭也。

肺白善悲，脐右动气。洒淅寒热，咳唾喷嚏。喘呼气促，肤痛胸痹。虚则气短，不能续息。

注：白者，肺之色，故病则面色白也；悲者，肺之志，故病则好悲也。肺之部位在右，故病则右胁有动气也。肺主皮毛，故病则洒淅寒热、肤痛也。咳嗽唾痰，喷嚏流涕，喘呼气促，皆肺本病也。胸者肺之府也，故病则胸痹而痛也。肺虚，则胸中气少，故喘、咳皆气短不能续息也。

肾黑善恐，脐下动气。腹胀肿喘，溲便不利。腰背少腹，骨痛欠气。心悬如饥，足寒厥逆。

注：黑者，肾之色，故病则面色黑也；恐者，肾之志，故病则好恐也。肾之部位在下，故病则脐下有动气也；肾主水，故病则水蓄腹胀、肿满、喘不得卧也。肾开窍于二阴，故病则溲便不利也；肾主骨，肾与膀胱为表里，故病则少腹满，背与骨俱痛也；肾主欠，故病则呵欠也。肾邪上乘于心，故病则心空如饥也。诸厥属下，故病则足寒厥逆也。

正病正色，为病多顺；病色交错，为病多逆。母乘子顺，子乘母逆。相克逆凶，相生顺吉。

注：此以五色合五病顺逆、生死之诊法也。假如肝病色青，是正病正色。若反见他色，是病色交错也。若见黑色，为母乘子，相生之顺也；若见赤色，为子乘母，相生之逆也。若见黄色，为病克色，其病不加，凶中顺也；若见白色，为色克病，其病则甚，凶中逆 也。曰相克逆凶者，谓相克为凶，凶中顺尚可也；凶中逆必凶也。曰相生顺吉者，谓相生为吉，如子乘母，为吉中小逆也；如母乘子，为吉中大顺也。其余四藏皆仿此。

色生于藏，各命其部。神藏于心，外候在目。光晦神短，了了神足。单失久病，双失即故。

注：此以色合二目之神，诊病生死之法也。五色生于五藏，各命其部而见于面。神藏于心，虽不可得而识，然外候在目。视其目光晦暗，此为神短，病死之候也；若目睛清莹，了了分明，此为神足，不病之候也。单失者，谓或色或神，主久病也；双失

者，神、色俱失，故主即死也。

面目之色，各有相当，交互错见，皆主身亡。面黄有救，眦红疹疡，眦黄病愈，睛黄发黄。

注：此以色合二目之色，诊病之法也。面目之色，各有相当之色。如面之色，肝青、心赤、脾黄、肺白、肾黑；目之色，如睛瞳黑、乌珠青、白珠白、两眦红也。若目青、目赤、目白、目黑，与面色但有不同，皆为交互错见，病者皆主身亡也。惟面色黄者，为土未败，五行有救，皆不死也。若伤寒两目眦红，则为发疹疡之兆；两目皆黄，则为病将愈之征。若两睛通黄，则为主发黄疸之候也。

闭目阴病，开目病阳，朦胧热盛，时瞑衄常。阳绝戴眼，阴脱目盲，气脱眶陷，睛定神亡。

注：此诊目阴阳生死之法也。凡病者，闭目则为病在阴也，开目则为病在阳也。朦胧昏不了了，非开目也，则为热盛伤神也；视而时瞑，非开目也，则为衄血之常候也。目上直视，谓之戴眼，则为阳绝之候也；视不见物，谓之目盲，则为阴脱之候也；目眶忽陷，则为气脱之候也；睛定不转，则为神亡之候也。

五色既审，五音当明。声为音本，音以声生。声之余韵，音遂以名。角征宫商，并羽五声。

注：此明五音，乃天地之正气，人之中声也。有声而后有音，故声为音本，音以声生也。声之余韵，则谓之音，非声之外复有音也。五色命乎五藏，诊人之病，既已审矣；而五音通乎五藏，诊人之病，亦当明也。角，属木，通乎肝；征，属火，通乎心；宫，属土，通乎脾；商，属金，通乎肺；羽，属水，通乎肾也。

中空有窍，故肺主声。喉为声路，会厌门户。舌为声机，唇齿扇助。宽隘锐钝，厚薄之故。

注：此明声音各有所主之诊法也。凡万物中空有窍者，皆能鸣焉，故肺象之而主声也；凡发声必由喉出，故为声音之路也；必因会厌开阖，故为声音门户也；必借舌为宛转，故为声音之机也；必资之于牙齿唇口，故为声音之扇助也。五者相须，故能出五音而宣达远近也。若夫喉有宽、隘，宽者声大，隘者声小；舌有锐、钝，锐者声辨，钝者不真；会厌有厚、薄，厚者声浊，薄者声清；唇亦有厚、薄，厚者声迟，薄者声疾；牙齿有疏、密，疏者声散，密者声聚。五者皆无病之声音，乃形质之禀赋不同也。以此推之，在喉、在会厌、在舌、在齿、在唇之故，当有别也。

舌居中发，喉音正宫，极长下浊，沉厚雄洪。开口张喁，口音商成，次长下浊，铿锵肃清。撮口唇音，极短高清，柔细透彻，尖利羽声。舌点齿音，次短高清，抑扬咏越，徵声始通。角缩舌音，条畅正中，长短高下，清浊和平。

注：此明五藏声音不病之常之诊法也。《经》曰：天食人以五气，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声音能彰。故五藏各有正声，以合于五音也。如舌居中，发音自喉出者，此宫之正音也；其声极长、极下、极浊，有沉洪雄厚之韵，属土，入通于脾。开口张喁，音自口出者，此商之正音也；其声次长、次下、次浊，有铿锵清肃之韵，属金，入通于 肺。撮口而发，音自唇出者，此羽之正音也；其声极短、极高、极清，有柔细尖利之韵，属水，入通于肾。以舌点齿成音者，乃徵之正音也；其声次短、次高、次清，有抑扬咏越之韵，属火，入通于心。内缩其 舌而成音者，乃角之正音也；其声长短、高下、清浊相和，有条畅中正之韵，属木，入通于肝。此五藏不病之常声也。喁者，齿本肉也。

喜心所感，忻散之声。怒心所感，忿厉之声。哀心所感，悲嘶之声。乐心所感，舒缓之声。敬心所感，正肃之声。爱心所感，温和之声。

注：前以咽喉、会厌、舌、齿、口唇禀赋不同，以别非病之音。此又复以人之情、感物成声，以明非病之声也。如为喜感于心者，则其发声必忻悦以散也；怒感于心者，则其发声必忿急而厉也；哀感于心者，则其发声必悲凄以嘶也；乐感于心者，则其发声必舒畅不迫也；敬感于心者，则其发声必正直肃敛也；爱感于心者，则其发声必温柔以和也。医者于此比类而推不病之音，自可识有病之音也。

五声之变，变则病生。肝呼而急，心笑而雄，脾歌以漫，肺哭促声，肾呻低微。色克则凶。

注：此以五声变而生病之诊法也。五声失正，则谓之变，变则病生也。肝呼而声急，肝声失正，故知病生肝也；心笑而声雄，心声失正，故知病生心也；脾歌而声漫，脾声失正，故知病生脾也；肺哭而声促，肺声失正，故知病生肺也；肾呻而低微，肾声失正，故知病生肾也。所谓色克则凶者，假如肝病呼急，得相克之白色，主凶也。余藏仿此。

好言者热，懒言者寒。言壮为实，言轻为虚。言微难复，夺气可知，谵妄无伦，神明已失。

注：此以声音诊病寒热、虚实、生死之法也。《中藏经》曰：阳候多语，热也；阴候无声，寒也。发言壮厉，实也；发言轻微，虚也。若言声微小不能出喉，欲言不能复言者，此夺气也。谵言妄语，不别亲疏，神明失也，皆主死候。

失音声重，内火外寒。疮痛而久，劳哑使然。哑风不语，虽治命难。讴歌失音，不治亦痊。

注：此明失音为病不同之诊也。失音，声粗重，乃内火为外寒所遏，郁于肺也；。若不粗重，且疮烂而痛，日久流连者，是因劳哑使然也。小儿抽风不语，大人中风不语，皆谓之哑风，虽竭力治之，而命则终难挽回，以金不能制木也。讴歌失音者，是因歌伤喉，不治亦可痊也。

声色既详，问亦当知，视其五入，以知起止。心主五臭，自入为焦，脾香肾腐，肺腥肝臊。脾主五味，自入为甘，肝酸心苦，肺辛肾咸。肾主五液，心汗肝泣，自入为唾，脾涎肺涕。

注：此明五入问病之诊法也。肺主五声，肝主五色，前已详明，而问之之道，亦所当知也。

《经》曰：治之极于一。一者，问其因而得其情也。其要在视其五入，即可以知病情之起止也。假如心主五臭，凡病者喜臭、恶臭，皆主于心，此统而言之也。若分而言之，则自入喜焦，病生心也；入脾喜香，病生脾也；入肾喜腐，病生肾也；入肺喜腥，病生肺也；入肝喜臊，病生肝也。脾主五味，凡病者喜味、恶味，皆主于脾，此统而言之也。若分而言之，则自入喜甘，病生脾也；入肝喜酸，病生肝也；入心喜苦，病生心也；入肺喜辛，病生肺也；入肾喜咸，病生肾也。肾主五液，凡病者多液、少液，皆主于肾，此统而言之也。若分而言之，则自入，出而为唾，病生肾也；入心，出而为汗，病生心也；入肝，出而为泪，病生肝也；入脾，出而为涎，病生脾也；入肺，出而为涕，病生肺也。其声之微壮，色之顺逆，法同推也。

百病之常，昼安朝慧，夕加夜甚，正邪进退。潮作之时，精神为贵，不衰者实，困弱虚累。

注：此以问知精神盛衰、虚实之诊法也。凡病，朝慧者，以朝则人气始生，卫气

始行，故慧也；昼安者，以日中则人气长，长则胜邪，故安也。夕加者，以夕则人气始衰，邪气始生，故加也；夜甚者，以夜半则人气入藏，邪气独居于身，故甚也。此百病消长，邪正进退之常也。凡病来潮发作之时，精神为贵者，以病至精神不衰，则为邪气不能胜正，正气实也；病至精神困弱，则为正气不能胜邪，正气虚也。

昼剧而热，阳旺于阳。夜剧而寒，阴旺于阴。昼剧而寒，阴上乘阳。夜剧而热，阳下陷阴。昼夜寒厥，重阴无阳。昼夜烦热，重阳无阴。昼寒夜热，阴阳交错，饮食不入，死终难却。

注：此以问知昼夜起居，诊病阴阳、气血、生死之法也。昼，阳也；热，阳也。凡病，昼则增剧烦热，而夜安静者，是阳自旺于阳分，气病而血不病也。夜，阴也；寒，阴也。凡病，夜则增剧寒厥，而昼安静者，是阴自旺于阴分，血病而气不病也。凡病，昼则增剧寒厥，而夜安静者，是阴上乘于阳分之病也。凡病，夜则增剧烦热，而昼安静者，是阳下陷于阴分之病也。凡病，昼夜俱寒厥者，是重阴无阳之病也。凡病，昼夜俱烦热者，是重阳无阴之病也。凡病，昼则寒厥，夜则烦热者，名曰阴阳交错。若饮食不入，其人之死，终难却也。

食多气少，火化新痊。食少气多，胃肺两愆。喜冷有热，喜热有寒，寒热虚实，多少之间。

注：此以问知饮食之诊法也。食多气盛，此其常也；若食多气少，非胃病火化，即新愈之后贪食，而谷气未足也。食少气少，此其常也；若食少气多，则必是胃病不食，肺病气逆，两经之愆也。喜冷者，中必有热；喜热者，中必有寒。虚热，则饮冷少；实热，则饮冷多；虚寒，则饮热少；实寒，则饮热多。故曰寒热虚实，辨在多少之间也。

大便通闭，关乎虚实，无热阴结，无寒阳利。小便红白，主乎热寒，阴虚红浅，湿热白浊。

注：此以问知大、小二便之诊法也。大便之利、不利，关乎里之虚实也。闭者为实，若内外并无热证，则为阴结便闭也；通者为虚，若内外并无寒证，则为阳实热利也。小便之红与白，主乎里之寒热也。红者为热；若平素浅红淡黄，则为阴虚也。白者为寒；若平素白浑如米泔，则为湿热所化也。

望以观色，问以测情。召医至榻，不盼不惊，或告之痛，并无苦容，色脉皆和，诈病欺蒙。

注：此以色合问，诊病真伪之法也。望色只可以知病之处，非问不足以测病之情也。凡病者闻医至榻，未有不盼视而惊起者也，若不惊起而盼视者，非无病必骄恣之辈也。若病者或告之痛，医视其面并无痛苦容状，诊其色脉皆利，此乃诈病，欺蒙医士也。

脉之呻吟，病者常情。摇头而言，护处必疼。三言三止，言蹇为风。咽唾呵欠，皆非病征。

注：此以声合情，诊病真伪之法也。医家诊脉，病者呻吟，以其为病所苦，无奈之常情也。凡欲言而先摇头者，是痛极艰于发声，摇头以意示缓故也。若以手护腹，则为里痛；护头，则为头痛。但有所护之处，必有所痛也。持脉之时，病人三言三止者，谓欲言不言，不言欲言，如此者三也。言蹇不能言者，风病也。若非言蹇风病，而三言三止者，是故为诈病之态也。或脉之而咽唾，或脉之而呵欠，皆非有病之征。以咽唾者里气和，呵欠者阴阳和故也。举此二事，以诊别其情之真伪，则其他可推广矣。盖意在使病者不能售其欺，医者不致为其所欺而妄治也。

黑色无痛，女疸肾伤，非疸血蓄，衄下后黄。面微黄黑，纹绕口角，饥

瘦之容，询必噎膈。

注：此以色合问，诊病之法也。黑色当主痛，询之无痛病，或为肾伤女劳疸也；察之又非女疸，其为血蓄于中，颜变于外可知。然血蓄之黑，则必或吐衄、或下血，而后即转黄色，以瘀去故也。面微黑黄者，即浅淡之黧色也。视其寿带纹短，若缠绕口角，亦非蓄血，即相家所谓蟒蛇入口，主人饿死，更视其人有饥饿削瘦之容，可知病不能食，询问必是噎膈也。

白不脱血，脉如乱丝，问因恐怖，气下神失。乍白乍赤，脉浮气怯，羞愧神荡，有此气色。

注：此以色合情之诊法也。白者，脱血虚色也。察之并无脱血之证，问之始知因恐怖也。恐，则血随气下，故色白也；怖，则神随气失，故脉如乱丝也。乍白乍赤，气血不定之色也；脉浮气怯，神气不安之象也。问之，始知中心羞愧，有此气色也。羞则气收，故气怯也；愧则神荡，故脉浮也。举此情色二端，一以诊病，一以诊情，他可类推，总在临病者神而明之也。

眉起五色，其病在皮。营变蠕动，血脉可知。眦目筋病，唇口主肌，耳主骨病，焦枯垢泥。

注：此以色合皮、脉、肉、筋、骨诊病之法也。凡眉间起五色，主病在皮者，以肺主皮毛也；营变五色，蠕蠕然动，主病在脉者，以营行血脉也；眦目起五色，主病在筋者，以肝主筋也；唇口起五色，主病在肌者，以脾主肉也；耳起五色，主病在骨者，以肾主骨也。焦枯垢泥者，乃枯骨不泽，不能外荣也。此下皆诊病之杂法也。

发上属火，须下属水，皮毛属金，眉横属木，属土之毫，腋阴脐腹。发直如麻，毛焦死故。

注：此明毛发诊病之法也。发，属心而上长，故属火也；须，属肾而下长，故属水也。通身之毛，属肺而生皮，故属金也；眉，属肝而横长，故属木也；腋下、阴下、脐中、腹中之毫，属脾以应四维，故属土也。凡毛发虽属五藏，然皆血液所生，故喜光泽。若发直如麻，须毛焦枯，皆死候也。

阴络从经，而有常色。阳络无常，随时变色。寒多则凝，凝则黑青。热多则淖，淖则黄红。

注：此以色合络脉之诊法也。络有阴阳，随阴经之络为阴络，随阳经之络为阳络也。阴络深而在内，阳络浮而在外。在内者不可得而见也，惟从经常之色而治之，故曰有常色也。在外者可得而见，则随四时推迁变色而治之，故曰阳络无常也。然阳络之变色，亦不外乎诊色之寒热也。寒多则脉凝，凝则色青黑也；热多则脉淖，淖则色黄红也。

胃之大络，名曰虚里。动左乳下，有过不及，其动应衣，宗气外泄，促结积聚，不至则死。

注：此明宗气诊病法也。胃之大络，名曰虚里。贯膈络肺，出于左乳之下，动不应衣，以候宗气。若动之微而不见，则为不及，主宗气内虚也；若动之应衣而甚，则为太过，主宗气外泄；若三、四至一止，或五、六至一止，则主有积聚也；若绝不至者，则主死矣。

脉尺相应，尺寒虚泻，尺热病温，阴虚寒热。风病尺滑，痹病尺涩，尺大丰盛，尺小亏竭。

注：此明诊尺之法也。尺者，谓从关至尺泽之皮肤也。《经》曰：脉急，尺之皮肤亦急；脉缓尺之皮肤亦缓；脉小，尺之皮肤亦减而少气；脉大，尺之皮肤亦贲而起；脉

滑，尺之皮肤亦滑；脉涩，尺之皮肤亦涩。故曰脉尺相应也。若诊尺之皮肤寒，则主虚泻也。诊尺之皮肤热，则主病温也；非病温则主阴虚、寒热、劳疾也。凡风病，则尺之肤滑也；痹病，则尺之肤涩也。气血盛，则尺之肉丰盛；气血虚，则尺之肉亏竭也。

肘候腰腹，手股足端，尺外肩背，尺内膺前，掌中腹中，鱼青胃寒，寒热所在，病生热寒。

注：此明肘臂之诊法也。肘上曰膊，肘下曰臂，膊臂之节曰肘，臂内曰尺，尺外曰臂。肘上，候腰腹；手，主候股足；臂，主候肩背；尺，主候胸膺；掌中，主候腹中；手大指本节后名曰鱼，或有青色，或现青脉，主候胃中寒也。诊其寒热所在，何处主病生寒热也。

诊脐上下，上胃下肠，腹皮寒热，肠胃相当。胃喜冷饮，肠喜热汤。热无灼灼，寒无沧沧。

注：此明诊脐之法也。脐之上，主候胃也；脐之下，主候肠也。扪其上、下之腹皮寒热，则知胃、肠有寒热相当之病也。胃中有病，每喜冷饮；肠间有病，多喜热汤，是其征也。然与之饮热，不可过于灼灼之热；与寒，不可过于沧沧之寒，盖恐其恣意有失，惟当适其寒温之宜也。

胃热口糜，悬心善饥。肠热利热，出黄如糜。胃寒清厥，腹胀而疼。肠寒尿白，飧泻肠鸣。

注：此明胃、肠寒热为病之诊法也。胃中有热，则上发口糜，心空善饥；肠中有热，则泻出之物亦热，色黄如粥。胃中有寒，面清冷厥，则腹胀而疼；肠中有寒，则小便尿白，飧泻肠鸣也。

木形之人，其色必苍，身直五小，五瘦五长。多才劳心，多忧劳事。软弱曲短，一有非良。

注：此下五条，皆以色合形之诊法也。木形之人，其色合青，贵乎如碧苍之润也；身直者，象木之干直也。五小者，谓头小，手、足小，象木之巅枝也；五瘦、五长者，谓身肢象木之条细而长也。多才者，象木之用随斫成材也；多才之人，必劳于心也。多忧者，象木之性不能自静也；多忧之人，必劳于事也。若一有形质软弱曲短，皆非良材也。

火形赤明，小面五锐，反露偏陋，神清主贵。重气轻财，少信多虑，好动心急，最忌不配。

注：火形之人，其色合赤，贵乎明也。五锐者，谓头、额、鼻、面、口，象火上之尖锐也。五反、五露者，谓五官反外、露外也，象火之性，张显外露也。五偏、五陋者，谓五官不正丑陋也，象火寄体，随物难定也。凡此反、露、偏、陋，皆火败形，若神清而明，是为得火之神，则反主贵也。重气者，象火属阳，多气也；轻财者，象火之性，多散也。少信者，象火之性，易变也；多虑者，象火之明，烛物也；好动者，象火之用，不静也；心急者，象火之性，急速也。最忌神痴、气浊、色悖，则为不配，皆败形也。

土形之状，黄亮五圆，五实五厚，五短贵全。面圆头大，厚腹股肩，容人有信，行缓心安。

注：土形之人，其色合黄，贵乎亮也。五圆者，象土之形，圆也。五实、五厚者，象土之质，实、厚也。五短者，象土之形，敦短也。圆、实、厚、短，五者俱全，各成一形，皆为土之正形，则主贵也。面圆、头大、厚腹、美肩、美股，皆土厚实之状也。容人有信，行缓心安，皆土德性之厚也。

金形洁白，五正五方，五朝五润，偏削败亡。居处静悍，行廉性刚，为吏威肃，兼小无伤。

注：金形之人，其色合白，贵乎洁也。五正五方者，象金之形，方正也。五朝者，金主骨，骨胳贵内朝明堂也。五润者，象金之藏于水也。偏，则不方正；削，则骨露陷，败亡之形也。居处静悍者，象金，静而悍也；行廉性刚者，象金，性洁而刚也；为吏威肃者，象金之性，肃杀也。兼小无伤者，谓方正朝润，虽小无伤，金之正形也。

水形紫润，面肥不平，五肥五嫩，五秀五清。流动摇身，常不敬畏，内欺外恭，粗浊主废。

注：水形之人，其色合紫，贵乎润色。面肥不平者，象水之面，广而有波也。五肥者，象水之形，广大也；五嫩者，象水之性，滋润也。五秀五清者，象水之质，清彻也。肥嫩之质，发行常流动摇身，象水之流动不居也。常不敬畏者，象水之性，趋下不上也；内欺外恭者，象水之质，内虚无实也。若神气粗浊，皆主废形也。

贵乎相得，最忌相胜。形胜色微，色胜形重。至胜时年，加感则病。年忌七九，犹宜慎恐。

注：此明得其形、不得其色之诊法也。假如木形之人，法当色青，是为形、色相得，不病而贵之形也。若见黄色，或见白色，是为相胜，主病而最忌者也。见黄色者，则为形胜色，主病微；见白色者，则为色胜形，主病重也。然其生病，必至于胜水之时、之年，加感外邪则病也。年忌者，谓五形之人，形色相胜者，凡至七岁，是为年忌。积九递加至十六岁、二十五岁、三十四岁、四十三岁、五十二岁、六十一岁，皆年忌之年也。当此之年，加感为病，则甚。故曰尤宜戒慎恐惧也。

形有强弱，肉有脆坚，强者难犯，弱者易干。肥食少痰，最怕如绵。瘦食多火，著骨难全。

注：此明形肉生死之诊法也。五形之人，得其纯者，皆谓之强，得其驳者，皆谓之弱。强者，加感之邪难犯；弱者，加感之邪易干也。能食、形肥者，强也；若食少而肥者，非强也，乃痰也。肥人最怕按之如绵絮，谓之无气，则主死矣。食少而瘦者，弱也；若食多而瘦者，非弱也，乃火也。瘦人最怕肉干著骨，谓之消瘦，亦主死矣。

形气已脱，脉调犹死。形气不足，脉调可医。形盛脉小，少气休治。形衰脉大，多气死期。

注：此以形合脉，诊生死之法也。《经》曰：形气已脱，九候虽调，犹死者，谓形脱，无以贮气也。形气俱虚，寸口脉调，可医者，谓形、气未相失也。形盛而肥，脉小、少气者，谓气不能胜形也。形衰而瘦，脉大多气者，谓形不能胜气也。故皆主死也。

颈痛喘疾，目窠肿水，面肿风水，足肿石水。手肿至腕，足肿至踝，面肿至项，阳虚可嗟。

注：此明形肿生死之诊法也。视其病者，人迎颈脉大动，主喘不得卧之疾也。目窠上、下肿者，主有水气之病也。从面肿起者，名曰风水，阳水也；从足胫肿起者，名曰石水，阴水也。若手肿至腕，足肿至踝，面肿至项，非水也，乃阳气虚结不还之死证也。

头倾视深，背曲肩随，坐则腰痿，转摇迟回，行则偻俯，立则振掉，形神将夺，筋骨凑颓。

注：此明形惫死候之诊法也。《经》曰：夫五藏者，身之强也。头者，精明之府，头倾视深，精神将夺矣。背者，胸中之府，背曲肩随，府将坏矣。腰者，肾之府，转

摇艰难，肾将惫矣。膝者，筋之府，屈伸不能，行则偻俯，筋将惫矣。骨者，髓之府，不能久立，行则振掉，骨将惫矣。凡此形神将夺，筋骨虺颓之形状，故皆主死候也。

太阴情状，贪而不仁，好入恶出，下意貌亲，不随时务，后动于人，长大似偻，其色黑甚黑甚。

注：此明阴阳之人之情状，以别阴阳盛衰法也。太阴，阴盛而过柔，故贪而不仁也；好入、恶出，阴性藏也；下意貌亲，阴性卑柔也；不随时务，阴喜静也；后动于人，阴性迟也；长大者，阴盛之形也；似偻者，好曲身伛偻下意之态也；其色黑黯黯，阴盛之色也。此太阴人之情状也。

少阴情状，小贪贼心，喜失愠得，伤害无恩，立则险躁，寡和无亲，行如伏鼠，易惧易欣。

注：少阴，阴微而残忍，故贪小而贼心也。喜失愠得，阴性嫉妒也；伤害无恩，阴性残忍也；立则险躁，阴性危险也；寡和无亲，阴性冷落也；行如伏鼠，阴性隐伏也；易惧易欣，谓如鼠之得失，忻然而进，惧然而退也。此少阴人之情状也。

太阳情状，自大轩昂，仰胸挺腹，足高气扬，志大虚说，作事好强，虽败无悔，自用如常。

注：太阳，阳盛而过刚，故自大轩昂，仰胸挺腹，足高气扬也。好志大者，阳性好刚强也；好虚说者，阳性好夸张也；作事好强，虽事败而不悔者，以其常好自用自是，亦阳过刚，果于断也。此太阳人之情状也。

少阳情状，谞谛自贵，志小易盈，好外不内，立则好仰，行则好摇，两臂两肘，常出于背。

注：少阳，阳微而明小，故谞谛小察，自贵小官，志小易盈满也。好外交，而不内附者，阳之性，外也；立则好仰，阳之性，上也；行则好摇，阳之性，动也；两臂、两肘常出于背者，亦阳之性，喜露而不喜藏也。此少阳人之情状也。

得阴阳正，平和之人，无为惧惧，无为忻忻，婉然从物，肃然自新，谦谦君子，蔼蔼吉人。

注：此明阴阳和平人之情状也。无为惧惧者，中心有所主，而威武不能屈也；无为忻忻者，外物不能惑，而富贵不能淫也；婉然从物者，谓豁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也；肃然自新者，谓尊严以方外，恭敬以直内也。夫如是之人，天必祐之，人必爱之，福禄绥之，焉得不谓之谦谦君子，蔼蔼吉人也哉！明此五者，其人之阴阳盛衰，自可见矣。

## 《四诊心法要诀》下

四言脉诀，始自汉张仲景平脉法，宋崔嘉彦衍之，明李时珍删补。及李中梓又补其缺略，删其差谬，复加注释，固已文简义骇矣。然犹有与经义不合者，今皆删去，其未备者，补之。

脉为血府，百体贯通，寸口动脉，大会朝宗。

注：《经》曰：脉者，血之府也。周身血脉运行，莫不由此贯通，故曰百体贯通也。《难经》曰：十二经中皆有动脉，独取寸口，以决死生。寸口者，左右寸、关、尺，手太阴肺经动脉也；为脉之大要会也。故曰：寸口动脉，大会朝宗也。

诊人之脉，高骨上取，因何名关，界乎寸尺。

注：凡诊人之脉，令仰其手，视掌后有高骨隆起，即是关部脉也。医者复手取之，先将中指取定关部，方下前、后二指于寸、尺之上。病人长，则下指宜疏；病人短，则下指宜密。因其界乎寸、尺二部之间，故命名曰关。

至鱼一寸，至泽一尺，因此命名，阳寸阴尺。

注：从高骨上至鱼际，长一寸，因此命名曰寸；从高骨下至尺泽，长一尺，因此命名曰尺。寸部候上，故为阳也；尺部候下，故为阴也。

右寸肺胸，左寸心膻。右关脾胃，左肝膈胆。三部三焦，两尺两肾。左小膀胱，右大肠认。

注：右寸，浮候胸中，沉以候肺；左寸，浮候膻中，沉以候心。右关，浮以候胃，沉以候脾；左关，浮候膈胆，沉以候肝。两尺沉，俱候肾；左尺浮，候小肠、膀胱；右尺浮，候大肠。膻，膻中，即包络也。五藏皆一，惟肾有二，故曰两尺候两肾也。然《内经》言府不及胆者，以寄于肝也；不及大、小肠、膀胱者，以统于腹中也。不及三焦者，以寸候胸中，主上焦也；关候膈中，主中焦也；尺候腹中，主下焦也。此遵《内经》分配三部诊脉法也。至伪诀以大、小肠配于寸上，以三焦配于左尺，以命门配于右尺，其手厥阴包络，竟置而不言，悉属不经。滑寿以左尺候小肠、膀胱、前阴之病，右尺候大肠、后阴之病，可称千古只眼也。浮外候府，沉内候藏之说，详于卷末。

命门属肾，生气之原，人无两尺，必死不痊。

注：两肾之中，名曰命门。命门居两肾之中，故两尺属之。命门之少火，即肾间动气，是为生气之原也。人若无两尺脉，则生气绝矣，病者必死不能痊也。

关脉一分，右食左风，右为气口，左为人迎。

注：阴得尺中一寸，阳得寸内九分。一寸九分，寸、关、尺脉三分分之。今曰[2]关脉一分，乃关上之一分也。左关一分，名人迎，肝胆脉也。肝胆主风，故人迎紧盛，主乎伤风。右关一分，名气口，脾胃脉也。脾胃主食，故气口紧盛，主乎伤食。此创自叔和，试之于诊，每多不应，然为后世所宗，不得不姑存其说。观《内经》以足阳明胃经、颈上之动脉为人迎，手太阴肺经高骨之动脉为气口，足知其谬矣。

脉有七诊，曰浮中沉，上竟下竟，左右推寻。

注：浮者，轻下指于皮脉间所得之脉也；沉者，重下指于筋骨间所得之脉也；中者，不轻不重，下指于肌肉间所得之脉也；上者，两寸也；竟者，即《内经》上竟上者，胸喉中事也；下者，两尺也；竟者，即《内经》下竟下者，少腹、腰、股、胫、足中事也；左右者，左右手脉也。此七诊者，乃推寻取脉之法也，非谓《内经》独大、独小、独寒、独热、独迟、独疾，独陷下七诊之脉也。

男左大顺，女右大宜，男尺恒虚，女尺恒实。

注：天道阳盛于左，地道阴盛于右。故男左女右，脉大为顺，宜也。天之阳在南，阴在北，地之阳在北，阴在南，阳道常饶，阴道常亏。故男寸恒实，尺恒虚；女寸恒虚，尺恒实也。

又有三部，曰天地人，部各有三，九候名焉。额颊耳前，寸口岐锐，下足三阴，肝肾脾胃。

注：此遵《内经》三部九候，十二经中皆有动脉之诊法也。三部，谓上、中、下也。曰天、地、人，谓上、中、下三部，有天、有地、人之名也。部各有三，九候名焉，谓三部各有天、地、人，三而三之，合为九候之名也。额、颊、耳前，谓两额、两颊、耳前也。上部天，两额之动脉，当颔厌之分，足少阳脉气所行，以候头角者也；上部地，两颊之动脉，即地仓、人迎之分，足阳明脉气所行，以候口齿者也；上部人，耳前之动脉，即和髎之分，手少阳脉气所行，以候耳目者也。寸口岐锐，谓寸口岐骨、锐骨也。中部天，乃掌后经渠之次，寸口之动脉，手太阴脉气所行，以候肺者也；中部地，乃手大指次指岐骨间、合谷之动脉，手阳明脉气所行，以候胸中者也；中部人，乃掌后锐骨下神门之动脉，手少阴脉气所行，以候心者也。下足三阴，谓五里、太溪、箕

门，肝、肾、脾、胃也。下部天，乃气冲下三寸，五里之动脉，足厥阴脉气所行，以候肝者也；下部地，乃内踝后跟骨傍，太溪之动脉，足少阴脉气所行，以候肾者也；下部人，乃鱼腹上越筋间，箕门之动脉，足太阴脉气所行，以候脾胃者也。

寸口大会，五十合经。不满其动，无气必凶。更加疏数，止还不能。短死岁内，期定难生。

注：寸口动脉，五十一止，合于经常不病之脉也。若四十动一止，一藏无气，主四岁死；三十动一止，二藏无气，主三岁死；二十动一止，三藏无气，主二岁死；十动一止，四藏无气，主一岁死；不满十动一止，五藏无气，若更乍数乍疏，止而不能即还，则可期短死，一岁之内，必难生也。

五藏本脉，各有所管，心浮大散，肺浮涩短，肝沉弦长，肾沉滑软，从容而和，脾中迟缓。

注：此言五藏各有所管之本脉，必皆不大不小，从容而和，始为五藏不病之脉也。

四时平脉，缓而和匀，春弦夏洪，秋毛冬沉。

注：此言四时各有应见之平脉，必皆不疾不徐，缓而和匀，始为四时不病之脉也。

太过实强，病生于外。不及虚微，病生于内。

注：外因六气——风、寒、暑、湿、燥、火之邪，脉必洪大紧数，弦长滑实而太过矣。内因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之伤，脉必虚微细弱，短涩濡茎而不及矣。

饮食劳倦，诊在右关，有力为实，无力虚看。

注：凡病外不因六气，内不因七情，为不内外因，内伤饮食劳倦也。饮食伤胃，劳倦伤脾，故诊在右关。饮食伤形为有余，故右关脉有力；劳倦伤气为不足，故右关脉无力也。三因百病之脉，不论阴、阳、浮、沉、迟、数、滑、涩、大、小，凡有力皆为实，无力皆为虚。《经》曰：诸阳脉，按之不鼓；诸阴脉，按之鼓甚。此之谓欤！

凡诊病脉，平旦为准，虚静宁神，调息细审。

注：《经》曰：常以平旦，阴气未动，阳气未散，饮食未进，经脉未盛，络脉调匀，气血未乱，乃可诊有过之脉。又曰：诊脉有道，虚静为宝。言无思无虑，以虚静其心，惟神凝于指下也。调息细审者，言医家调匀自己气息，精细审察也。

一呼一吸，合为一息，脉来四至，平和之则。五至无疴，闰以太息。三至为迟，迟则为冷。六至为数，数则热证。转迟转冷，转数转热。

注：医者调匀气息，一呼脉再至，一吸脉再至，呼吸定息，脉来四至，乃和平之准则也。然何以五至无疴乎？人之气息，时长时短，凡鼓三息，必有一息之长，鼓五息，又有一息之长，名为太息；如三岁一闰，五岁再闰也。言脉必以四至为平，五至便为太过；惟正当太息之时，始曰无疴。此息之长，非脉之急也；若非太息，正合四至也。至于性急之人，五至为平脉，不拘太息之例，盖性急，脉亦急也。若一息而脉三至，即为迟慢而不及矣。迟主冷病。若一息而脉遂六至，即为急数而太过矣。数主热病。若一息仅得二至，甚而一至，则转迟而转冷矣；若一息七至，甚而八至、九至，则转数而转热矣。一至、二至、八至、九至，皆死脉也。

迟数既明，浮沉须别。浮沉迟数，辨内外因。外因于天，内因于人。天有阴阳，风雨晦明。人喜忧怒，思悲恐惊。

注：浮脉法天，候表之疾，即外因也；沉脉法地，候里之病，即内因也。外因者，天之六气：风（风淫末疾）、寒（寒淫阴疾）、暑（暑淫心疾）、湿（湿淫腹疾）、燥（燥淫涸疾）、火（火淫阳疾）是也。内因者，人之七情：喜伤心，怒伤肝，忧思伤脾，悲伤肺，恐伤肾，惊伤心也。

浮沉已辨，滑涩当明。涩为血滞，滑为气壅。

注：此上六脉，为诸脉之提纲。以浮、沉统诸浮上、沉下之部位也；以迟、数统诸三至、六至之至数也；以滑、涩统诸滑流、涩滞之形状也。脉象虽多，然不属部位，则属至数；不属至数，则属形状，总不外此六脉，故为诸脉之提纲也。

浮脉皮脉，沉脉筋骨，肌肉候中，部位统属。

注：皮脉取之而得者，谓之浮脉；筋骨取之而得者，谓之沉脉。此以上、下部位而得名也。凡脉因部位而得名者，皆统乎浮、沉，故曰部位统属也。心、肺俱浮，以皮毛取之而得者，肺之浮也；以血脉取之而得者，心之浮也。故曰浮脉皮、脉。肝肾俱沉，以筋平取之而得者，肝之沉也；以至骨取之而得者，肾之沉也。故曰沉脉筋骨。肌肉在浮、沉之间，故曰候中也。

浮无力濡，沉无力弱，沉极力牢，浮极力革。

注：浮而无力，谓之濡脉；沉而无力，谓之弱脉；浮而极有力，谓之革脉；沉而极有力，谓之牢脉。

三部有力，其名曰实。三部无力，其名曰虚。

注：浮、中、沉三部俱有力，谓之实脉。浮、中、沉三部俱无力，谓之虚脉。

三部无力，按之且小，似有似无，微脉可考。

注：浮、中、沉三部极无力，按之且小，似有似无，谓之微脉。

三部无力，按之且大，涣漫不收，散脉可察。

注：浮、中、沉三部极无力，按之且大，涣漫不收，谓之散脉。

惟中无力，其名曰芤。推筋着骨，伏脉可求。

注：浮、沉有力，中取无力，谓之芤脉。推筋着骨，按之始得，谓之伏脉。已上十脉，皆以部位而得名者，故皆统于浮、沉也。

三至为迟，六至为数。

注：一呼一吸，谓之一息。一息三至，谓之迟脉；一息六至，谓之数脉。此以脉之至数而得名也。凡脉因至数而得名者，皆统乎迟数也。

四至为缓，七至疾脉。

注：一息四至，谓之缓脉；一息七至，谓之疾脉。

缓止曰结，数止曰促。凡此之诊，皆统至数。动而中止，不能自还，至数不乖，代则难痊。

注：四至缓脉，时而一止，谓之结脉。六至数脉，时而一止，谓之促脉。结促之脉，动而中止，即能自还。若动而中止，不能自还，须臾复动，或十至或二、三十至一止，其至数不乖，谓之代脉；难痊、谓不满五十动而止，合经难痊之死脉也。已上五脉，皆以至数而得名者，故皆统于迟、数也。

形状如珠，滑溜不定。往来涩滞，涩脉可证。

注：形状如珠，滑溜不定，谓之滑脉；进退维艰，往来滞涩，谓之涩脉。此以脉之形状而得名也。凡脉以形状而得名者，皆统乎滑、涩也。

弦细端直，且劲曰弦。紧比弦粗，劲左右弹。

注：状类弓弦，细而端直，按之且劲，谓之弦脉；较弦则粗，按之且劲，左右弹指，谓之紧脉。

来盛去衰，洪脉名显。大则宽阔，小则细减。

注：上来应指而盛，下去减力而衰，谓之洪脉；脉形粗大阔然，谓之大脉；脉形细减如丝，谓之小脉，即细脉也。

如豆乱动，不移约约。长则迢迢，短则缩缩。

注：其形如豆，乱动约约，动摇不移，谓之动脉；来去迢迢而长，谓之长脉；来去缩缩而短，谓之短脉。已上八脉，皆以形状而得名者，故皆统于滑、涩也。

浮阳主表，风淫六气，有力表实，无力表虚。浮迟表冷，浮缓风湿；浮濡伤暑，浮散虚极。浮洪阳盛，浮大阳实。浮细气少，浮涩血虚。浮数风热，浮紧风寒；浮弦风饮，浮滑风痰。

注：浮，阳脉，主表。风邪六气，外因之病，皆从表入，故属之也。浮而有力，表实风病也；浮而无力，表虚风病也。迟，寒脉也，故曰表冷；缓，湿脉也，故曰风湿；濡，气虚脉也，气虚则伤暑，故曰浮濡伤暑也；散，气散脉也，气散则虚极，故曰浮散虚极也。浮洪，阳盛脉，故曰阳盛也；浮大，阳实脉，故曰阳实也。细，气少脉，气少不充，故曰气少也；涩，血少脉，血少枯滞，故曰血虚也。数，热脉也，故曰风热；紧，寒脉也，故曰风寒。弦，饮脉也，故曰风饮；滑，痰脉也，故曰风痰。

沉阴主里，七情气食。沉大里实，沉小里虚，沉迟里冷，沉缓里湿，沉紧冷痛，沉数热极，沉涩痹气，沉滑痰食，沉伏闭郁，沉弦饮疾。

注：沉，阴脉，主里。七情、气、食，内因之病，皆由里生，故属之也。大，有余脉也，故曰里实；小，不足脉也，故曰里虚；迟，寒脉也，故曰里冷；缓，湿脉也，故曰里湿。紧，寒脉也，故曰冷痛；数，热脉也，故曰热极。涩，血滞脉，故曰痹气；滑，痰食脉，故曰痰食。伏，痛甚不得吐泻脉也，故曰闭郁；弦，饮脉也，故曰饮疾。

濡阳虚病，弱阴虚疾，微主诸虚，散为虚剧。

注：濡，为阳分无力脉，故主诸阳虚之病；弱，为阴分无力脉，故主诸阴虚之病；微，为阴阳血气不足脉，故主诸虚；散，为元气散之脉，故曰虚剧也。

革伤精血，半产带崩。牢疝癥瘕，心腹寒疼。

注：革，内空之脉，故主男子亡血、伤精之病；妇人半产、崩、带之疾。牢，内坚之脉，故主诸疝、癥瘕，心腹寒冷，疼痛之病也。

虚主诸虚，实主诸实，芤主失血，随见可知。

注：虚，为三部无力脉，故主诸虚。实，为三部有力脉，故主诸实。芤，为营空之脉，故主失血。然此三脉，皆随所见之部位，可知其上下、内外之病也。

迟寒主藏，阴冷相干，有力寒痛，无力虚寒。

注：迟，阴脉也，藏属阴，故主之。凡阴冷之病，皆属之也。有力，为寒实作痛；无力，为寒虚痛也。

数热主府，数细阴伤，有力实热，无力虚疮。

注：数，阳脉也，府属阳，故主之。凡阳属之病，皆属之也。数为阳盛，细为不足，故曰伤阴。有力，为实热；无力，为虚热。数亦主疮，故曰虚疮。

缓湿脾胃，坚大湿壅。促为阳郁，结则阴凝。

注：缓，脾胃脉，又主湿邪，故缓主湿邪、脾胃之病。若博指坚大，则为湿邪壅胀之病。促，为阳盛而郁之脉；结，为阴盛而凝之脉也。

代则气乏，跌打闷绝，夺气痛疮，女胎三月。

注：代者，真气乏而求代之脉也。若不因跌打气闷、暴病夺气、痛疮伤气、女胎气阻者，而无故见之，则必死也。

滑司痰病，关主食风，寸候吐逆，尺便血脓。

注：滑，阳脉，阳盛为痰，故司痰病。右关候胃，故主痰食；左关候肝，故主风痰。寸候上焦，故主吐逆。尺候下焦，故主便血脓也。

涩虚湿痹，尺精血伤，寸汗津竭，关膈液亡。

注：涩，血少滞涩脉也。六脉见之，则主营虚受湿痹之病；若两尺见之，则主伤精、伤血之病；两寸见之，则主汗多津伤之病；两关见之，则主噎膈反胃，液亡结肠之病也。

弦关主饮，木侮脾经，寸弦头痛，尺弦腹疼。

注：弦，阴脉，阴盛为饮；弦，木脉，木旺侮土，土虚不能制湿，故饮病生焉。寸弦，阴乘阳也，故主头痛；尺弦，阴乘阴也，故主腹疼。

紧主寒痛，洪是火伤，动主痛热，崩汗惊狂。

注：紧，寒实脉，故主寒痛。洪，热实脉，故主火伤。动，为阴阳相搏之阳脉，故主诸痛；阳动主发热、主惊狂；阴动主汗出、血崩也。

长则气治，短则气病，细则气衰，大则病进。

注：长者，气之畅也，故曰气治。短者，气之缩也，故曰气病。小者，正气衰也。大者，邪病进也。

脉之主病，有宜不宜，阴阳顺逆，吉凶可推。

注：病有阴阳，脉亦有阴阳。顺应则吉，逆见则凶。此以下至其死可测句，凡二十七节，详分某病见某脉吉，某病见某脉凶也。

中风之脉，却喜浮迟；坚大急疾，其凶可知。

注：中风，虚，见虚脉，以浮迟为顺；若反见坚大急疾，为逆，决无生理。

伤寒热病，脉喜浮洪，沉微涩小，证反必凶。汗后脉静，身凉则安，汗后脉躁，热甚必难。阳证见阴，命必危殆，阴证见阳，虽困无害。

注：此节皆言伤寒之顺逆也。伤寒热病传里，属热，脉以浮洪阳脉为吉；若见沉、微、涩、小阴脉，是证与脉反，故凶。汗后邪解，便当脉静、身凉；若躁而热，所谓汗后不为汗衰，名曰阴阳交，必难治矣。阳证而见沉、涩、细、微、弱、迟之阴脉，则脉与证反，命必危殆；阴证而见浮、大、数、动、洪、滑之阳脉，虽脉与证反，在他证忌之，独伤寒为阴邪还阳，将解之诊，病虽危困，无害于命也。

劳倦伤脾，脉当虚弱，自汗脉躁，死不可却。

注：劳倦伤脾，脾当虚弱，为顺也。若自汗出，而脉反躁疾，则逆矣，安得不死？

疟脉自弦，弦迟多寒，弦数多热，代散则难。

注：疟为寒热之病，弦为少阳之脉。少阳主病寒热往来，凡寒热之病，多属少阳半表半里之界，故疟脉自应得弦象也。迟多寒，数多热，理自然也。若得代、散二脉，邪尚未解，正气已衰，命则难生矣。

泄泻下利，沉小滑弱；实大浮数，发热则恶。

注：泻痢里虚，宜见沉小、滑弱之脉，为顺。若反见实大浮数之脉，则身必发热，而成恶候也。

呕吐反胃，浮滑者昌，沉数细涩，结肠者亡。

注：呕吐反胃，脾虚有痰也。浮为虚，滑为痰，是为顺脉，故曰昌也。若沉数细涩，则为气少液枯，遂至结肠，粪如羊屎，死不可救矣。

霍乱之候，脉代勿讶，舌卷囊缩，厥伏可嗟。

注：霍乱之诊，阳脉为佳，若见代脉，因一时清浊混乱，故脉不接续，非死候也。如脉伏不见，四肢厥逆，舌卷囊缩，为阴寒甚，则有可嗟之变也。

嗽脉多浮，浮濡易治；沉伏而紧，死期将至。

注：嗽乃肺疾，脉浮为宜，兼见濡者，病将退也。若沉伏与紧，则相反而病深矣。

不死何待？

喘息抬肩，浮滑是顺，沉涩肢寒，切为逆证。

注：阳喘多实，风与痰耳，故脉以浮滑为顺。阴喘多虚，寒与虚也，故脉沉涩，四肢寒者，均为不治逆证。

火热之证，洪数为宜，微弱无神，根本脱离。

注：热证而得洪数，乃正应也。若见微弱，证脉相反，根本脱离，药饵不可施矣。

骨蒸发热，脉数而虚；热而涩小，必殒其躯。

注：骨蒸者，肾水不足，壮火僭上，虚数二脉，是正象也。若涩小之脉，所谓发热脉静，不可救耳。

劳极诸虚，浮软微弱，土败双弦，火炎细数。

注：虚证宜见虚脉，若两关脉弦，谓之双弦。弦乃肝脉，右关见之，是肝木乘脾，故曰土败。劳证之脉，若见细数，乃阴虚火盛，上刑肺金，便不可治。

失血诸证，脉必见芤，缓小可喜，数大堪忧。

注：芤有空之象，失血者宜尔也。缓小亦为虚脉，顺而可喜；若数且大，谓之邪胜，故可忧也。

畜血在中，牢大却宜；沉涩而微，速愈者稀。

注：畜血者，有形之实证，见牢大之脉，脉证相宜。倘沉涩而微，是挟虚矣。既不能自行其血，又难施峻猛之剂，安望速愈也？

三消之脉，数大者生；细微短涩，应手堪惊。

注：渴而多饮，为上消；消谷善饥，为中消；渴而便数，为下消。三消者，皆燥热太过，惟见数大之脉为吉耳。细微短涩，死不可救也。

小便淋闭，鼻色必黄，实大可疗，涩小知亡。

注：鼻头色黄，必患小便难。六脉实大者，但用攻病之剂，必愈；若逢涩小，为精气不化，死亡将及矣。

癫乃重阴，狂乃重阳，浮洪吉象，沉急凶殃。

注：癫狂二证，皆以浮洪为吉，取其病尚浅也。若沉而急，病已入骨，虽有扁仓，莫之能救矣。

痫宜浮缓，沉小急实，但弦无胃，必死不失。

注：痫本风痰，脉见浮缓，自应然也。若沉小急实，是病深也；或但弦无胃，则肝之真藏脉见矣，安望其更生耶？

心腹之痛，其类有九，细迟速愈，浮大延久。

注：九种心腹之痛，皆宜迟细，易于施疗。如浮而大，是为中虚邪盛，不能收捷功也。

疝属肝病，脉必弦急，牢急者生，弱急者死。

注：肝主筋，疝则筋急，故属肝也。肝脉弦急，是其常也。疝系阴寒之咎，牢主里寒之脉，亦其常也。如且弱且急，必有性命之忧矣。

黄疸湿热，洪数便宜，不妨浮大，微涩难医。

注：湿蒸热瘀，黄疸生焉。洪数浮大，皆所宜也；一见微涩，虚衰已甚，必食少泻多，无药可疗矣。

肿胀之脉，浮大洪实，细而沉微，岐黄无术。

注：水肿胀满，有余之证，宜见有余之脉，浮大洪实是矣。沉细而微，谓之证实脉虚，难言生矣。

五藏为积，六府为聚。实强可生，沉细难愈。

注：积聚皆实证也，实脉强盛，是所当然。沉细为虚，真气败绝，不可为矣。

中恶腹胀，紧细乃生，浮大为何？邪气已深。

注：中恶者，不正之气也。紧细则吉，浮大则凶也。

鬼祟之脉，左右不齐，乍大乍小，乍数乍迟。

注：鬼祟犯人，左右二手，脉象不一，忽大忽小，忽数忽迟，无一定之脉形也。

痈疽未溃，洪大脉宜，及其已溃，洪大最忌。

注：未溃属实，洪大为正脉也。溃后则虚，若仍见洪大，则为邪脉，最所忌也。

肺痈已成，寸数而实。肺痿之证，数而无力。痈痿色白，脉宜短涩，数大相逢，气损血失。肠痈实热，滑数相宜，沉细无根，其死可期。

注：肺痈而寸口数实，知脓已成矣。肺叶焦痿，为火伤也，是以数而无力。肺痈、肺痿得白色者，肺之本色；得短涩者，肺之本脉，均相宜也。若逢数大，是火来克金，贼邪之诊，故气损血失也。肠痈，实也，滑数相宜；沉细，虚也，证实、脉虚，死期将至矣。

妇人有子，阴搏阳别，少阴动甚，其胎已结。滑疾而散，胎必三月，按之不散，五月可别。左男右女，孕乳是主，女腹如箕，男腹如釜。

注：此一节明女科胎前之脉也。阴搏阳别者，寸为阳，尺为阴，言尺阴之脉，搏指而动，寸阳之脉，则不搏指，迥然分别，此有子之诊也。或手少阴心脉独动而甚者，盖心主血，血主胎，故胎结而动甚也。动者，谓往来流利之动而滑，非厥厥摇动为病之动也。疾，即数也。滑而且数，按之而散，三月之胎也；按之不散，五月之胎也。左为阳，故左疾为男胎；右为阴，故右疾为女胎。五六月后，孕妇乳房有核，吮之有乳者，则主有子也。女胎腹形，状如箕之圆也；男胎腹形，状如釜之上小而下大也。

欲产离经，新产小缓，实弦牢大，其凶不免。

注：此一节明产中之脉也。欲产脉离经者，谓见离乎经常之脉也。盖胎动于中，脉乱于外，势所必然也。产后气血两虚，见小缓之虚脉，为吉；若见实大弦牢，其凶不免矣。

经脉病脉，业已昭详，将绝之形，更当度量。

注：经常之脉，主病之脉，皆明于前矣。而死绝之脉，亦不可不察也。分列于后。

心绝之脉，如操带钩，转豆躁疾，一日可忧。

注：经曰：脉来前曲后居，如操带之钩，曰心绝。前曲者，谓轻取则坚强而不柔；后居者，谓重取则牢实而不动。如持革带钩，全失冲和之气，但钩无胃，故曰心死。钩，即洪脉也。转豆者，即经所谓如循薏苡子、累累然，状其短实坚强，真藏脉也。又曰：心绝，一日死。

肝绝之脉，循刃责责，新张弓弦，死在八日。

注：经曰：真肝脉至，中外急如循刃。又曰：脉来急溢，劲如新张弓弦，曰肝死。又曰：肝绝，八日死。

脾绝雀啄，又同屋漏，复杯水流，四日无救。

注：旧诀曰：雀啄连来四五啄，屋漏少刻一点落。若杯复，若水流，皆脾绝也。经曰：脾绝，四日死。

肺绝维何？如风吹毛，毛羽中肤，三日而号。

注：经曰：如风吹毛，曰肺死。又曰：真肺脉至，如以毛羽中人肤。皆状其但浮而无胃气也。又曰：肺绝，三日死。

肾绝伊何？发如夺索，辟辟弹石，四日而作。

注：经曰：脉来如夺索，辟辟如弹石，曰肾死。又曰：肾绝，四日死。旧诀云：弹石硬来寻即散，搭指散乱如解索。正此谓也。石，即沉脉也。

命脉将绝，鱼翔虾游，至如涌泉，莫可挽留。

注：旧诀云：鱼翔似有又似无，虾游静中忽一跃。经曰：浑浑革至如涌泉，绵绵其去如弦绝，皆死脉也。

脉有反关，动在臂后，别由列缺，不干证候。

注：反关脉者，脉不行于寸口，出列缺络，入臂后手阳明大肠之经也。以其不顺行于关上，故曰反关。有一手反关者，有两手反关者。此得于有生之初，非病脉也。令病人侧立其手，诊之方可见也。

岐黄脉法，候病死生，太素脉法，阴阳贵清。清如润玉，至数分明，浊脉如石，模糊不清。小大贫富，涩滑穷通，长短寿夭，详推错综。

注：脉法倡自岐黄，所以候病死生。至杨上善为风鉴者流，托名“《太素脉法》”，以神其说，每多不验。然其中有近理可采者，如论六阳六阴之脉，以清主贵，以浊主贱。清脉之状，似玉润净，至数分明；浊脉之状，如石粗涩，至数模糊。小脉主贫，大脉主富；涩脉主穷，滑脉主通；长脉主寿，短脉主夭。如质清脉浊，贵中贱也；质浊脉清，贱中贵也。清脉兼大，贵而富也；兼滑，贵而通也；兼长，贵而寿也。浊脉兼小，贱而贫也；兼涩，贱而穷也；兼短，贱而夭也。清脉兼小，贵而贫也；兼涩，贵而穷也；兼短，贵而夭也。浊脉兼大，贱而富也；兼滑，贱而通也；兼长，贱而寿也。详推错综者，即详推此质清脉清，质浊脉浊，质清脉浊，质浊脉清，错综等说之理耳。

附：订正《素问·脉要精微论》一则备考

尺内两傍，则季胁也。尺外以候肾，尺里以候腹中。中附上，左外以候肝，内以候膈；右外以候胃，内以候脾。上附上，右外以候肺，内以候胸中；左外以候心，内以候膻中。前以候前，后以候后。上竟上者，胸喉中事也；下竟下者，少腹、腰、股、膝、胫、足中事也。

注：“内、外”二字，前人有以尺部一脉，前半部脉、后半部脉为训者；有以内侧曰内，外侧曰外为训者。皆非也。盖脉之形，浑然纯一，并不两条，亦不两截。若以前半部、后半部为是，则视脉为两截矣；若以尺内侧，尺外侧为是，则视脉为两条矣。故知二说皆非也。熟玩通章经文，自知其为传写之讹。岂有独于脾胃，则曰：右外以候胃，内以候脾者耶？盖外以候府，内以候藏，《内经》脉书，确然可考，故当以“外以候胃，内以候脾”之句为正。其尺外之“外”字，当是“里”字；尺里之“里”字，当是“外”字。中附上、左右之“内”、“外”字，上附上、左右之“内”、“外”字，皆当改之。故不循旧图所列，以符外候府、内候藏之义也。前以候前，谓关之前寸，也；后以候后，谓关之后尺，也。上竟上者，谓上尽鱼际也；下竟下者，谓下尽尺泽也。

订正《素问》脉位图。

---

〔1〕“胳”当作“骼”。下同。

〔2〕“日”当作“曰”。

# 卷三十九

## 《杂病心法要诀》

### 中风总括

风从外中伤肢体，痰火内发病心官，体伤不仁与不用，心病神昏不语言。当分中络经府藏，更审虚实寒热痰。脱证撒手为脾绝，开口眼合是心肝，遗尿肾绝鼾声肺，闭证握固紧牙关。初以通关先取嚏，痰壅不下吐为先。

注：风，谓虚邪，贼风从外而中，伤人四肢躯体，故名曰中风。痰火，谓痰火从内而发，病人心主之官，故名曰痰火。体中风邪，轻则顽麻不仁；重则瘫痪不用。心病痰火，轻则舌强难语；重则痰壅神昏。此证或内、或外，单病轻，兼病重，当细辨其中络、中经、中府、中藏，及中经络兼中府藏。并细审其兼虚、兼实、兼寒、兼热、兼痰，与夫脱证、闭证之浅深、缓急而治之。凡初中，宜先用通关散取嚏。有嚏，可治；无嚏，多死。口噤者，用开关散擦牙软之。痰涎壅盛，用诸吐法涌之。若口噤不开，汤药不能下咽者，则将应服之药，随引调如面茶，含在不病人口内，用苇管或笔管插入病人鼻孔，使气连药吹之，其药自能入咽。不可用金器撬之，恐伤齿也。

按：中风一证，分中血脉、中府、中藏，始自李东垣。中血脉者，大秦艽汤；中府者，小续命汤；中藏者，三化汤。然从未见有三化汤中藏之证，惟《金匮》书中分为四证：曰络、曰经、曰府、曰藏，其说最为的当，可为后世法。盖口眼㖞斜，肌肤不仁，邪在络也；左右不遂，筋骨不用，邪在经也；昏不识人，便溺阻隔，邪在府也；神昏不语，唇缓涎出，邪在藏也。学者细阅诸家之论，自知不谬云尔。

### 中风死候

寸口脉平卒中死，生气独绝暴脱之，五藏几息呼吸泯，譬如堕溺岂能期。脉来一息七八至，不大不小尚能医，大小浮昼沉夜死，脉绝不至死何疑。脱证并见皆死候，摇头上窜气长嘘，喘汗如油痰拽锯，肉脱筋痛发枯直。

注：寸口脉平，谓寸、关、尺脉俱平之人，忽然卒中而死者，皆因中邪太甚，闭塞九窍天真之气，不能与人之生气相通，则独绝于内也。譬如堕跌溺水，岂能预期其死耶！脉来一息七、八至者，不大不小虽困可治。若大而无伦，小而如纤，浮主昼死，沉主夜死，不可治也。五藏脱证，若三藏、四藏并见，及摇头、上窜等证，皆死候也。

#### 通关散　开关散　熏鼻法　解语法

通关星皂细荷半，开关乌梅冰片南，巴油纸皂烟熏鼻，龟尿舌下点难言。

注：通关散：南星、皂角、细辛、薄荷、生半夏。为末。吹鼻。有嚏，可治。开关散：乌梅肉、冰片、生南星，为末。擦牙。其噤可开。巴豆油纸卷皂角末，烧烟，熏入鼻内，人事自省。取龟尿点在舌下，言语自易。

#### 三圣散　瓜蒂散　全蝎散　五元散　巴矾丸

无汗吐宜防藜蒂，有汗瓜蒂入蝎全，重剂藜豆矾皂胆，痰壅吐以巴矾丸。

注：痰涎壅盛，无汗表实，用三圣散，即防风、藜芦、瓜蒂，吐之；有汗里实，用瓜蒂散，即瓜蒂、赤小豆，或用全蝎散，即瓜蒂散加全蝎，吐之。此皆吐之轻剂也。甚则用五元散，乃藜芦、赤小豆、白矾、皂角、胆矾；巴矾丸，即巴豆、枯白矾，吐之。

#### 乌药顺气散

乌药顺气实中络，㖞斜顽麻风注疼，麻黄枳桔乌蚕共，白芷干姜陈草芎。

注：实中络，谓风邪中络之人，形气实者也。㖞斜，口眼歪斜也；顽麻，肌肤麻木也。风注疼，风气攻注骨节疼也。是方麻黄、枳壳、桔梗、乌药、僵蚕、白芷、陈皮、干姜、甘草、川芎也。

## 大秦艽汤

大秦艽汤虚中络，㖞斜偏废减参珍，秦艽生地石膏共，羌独防芷细辛芩。

注：虚中络，谓风邪中络之人，形气虚者也。偏废，谓半身不遂也。减参珍，谓八珍汤减去人参，加入秦艽、生地、石膏、羌活、独活、白芷、防风、细辛、黄芩也。偏废是中经之证，而亦可治之者，以此方能养血荣筋，为久病风人调理之剂。

## 换 骨 丹

中经气实宜换骨，㖞斜瘫痪芷芎防，冰麝召朱香槐苦味，仙人麻首蔓苍桑。

注：中经气实，谓风邪中经之人，形气实也。瘫，左不用也；痪，右不用也。换骨丹，白芷、川芎、防风、冰片、麝香、召砂、木香、槐角、苦参、五味子、威灵仙、人参、麻黄膏、何首乌、蔓荆子、苍术、桑皮也。麻黄膏者，以麻黄熬成膏，和煎药为丸，砂滚衣也。

## 小续命汤

小续命汤虚经络，八风五痹总能全。麻杏桂芍通营卫，参草归芎气血宣，风淫防风湿淫己，黄芩热淫附子寒。春夏石膏知母入，秋冬桂附倍加添。

注：虚经络，谓风邪中经、中络之人，形气虚也。八风，谓八方之邪风中人为病也。五痹，详见痹门要诀中。

## 黄耆五物汤

黄耆五物虚经络，偏废虚风无力瘫；心清语蹇因舌软，舌强神浊是火痰。补卫黄耆起不用，益营芍桂枣姜煎；左加当归下牛膝，筋瓜骨虎附经添。

注：黄耆五物汤，治因虚召风，中人经络，而病半身不遂者。然审其人，若舌强难言，神气不清，则是痰火为病，不宜此方。若心清语蹇，舌软无力、难言者，乃是营卫不足之病，宜用此方。经曰，卫虚则不用，营虚则不仁。此方君黄耆而补卫，以起不用；臣桂枝、白芍而益营，以治不仁；佐生姜、大枣以和营卫也。不仁不用，在右者，属气，宜倍加黄耆；在左者，属血，则加当归；在下，两腿两膝软者，则加牛膝。骨软，不能久立者，则加虎骨；筋软，难于屈伸者，则加木瓜。周身或左或右经络不宣通者，则加炮附子；有寒者亦加之。此方屡试屡效者，其功力专于补外，所以不用人参补内、甘草补中也。

## 三化汤　搜风顺气丸

三化气实风中府，昏冒闭满小承羌。形气俱虚及风燥，搜风顺气自然康。

注：气实风中府，谓风邪中府之人，形气实也。昏冒，谓神昏不知人也。闭满，谓二便阻隔，腹满胀也。小承羌，谓小承气汤——厚朴、枳实、大黄，加羌活，即三化汤也。若其人形气俱虚，则当以搜风顺气丸缓缓治之，自然康也。久病风之人，大便多结燥，谓之风燥，或用续命汤汗过，三化汤下过，津液枯干，以致结燥。凡病不论中经络藏府，但有二便阻隔，形气不足，难堪攻下者，均宜此法，以搜六府之风，通肠胃中之气，二便自利矣。

## 牛黄清心丸

牛黄清心实中藏，痰壅神昏不语言，口眼口㖞斜形气盛，两手握固紧牙关。

注：牛黄清心丸，治风邪中藏之人，形气俱实。其证痰涎壅塞，神昏不能言语，口眼㖞斜，形气满盛，两手握固，牙关紧急之闭证，皆可服之。

## 参附汤

参附汤治虚中藏，唇缓涎出不语言，昏不知人身偏废，五脱证见倍参煎。

注：参附汤，即人参、附子也。治风邪中藏之人，形气俱虚。其证唇缓不收，痰涎流出，神昏不语，身肢偏废，或与五藏脱证并见。宜大倍人参，先固虚脱，次治风邪可也。

## 千金还魂汤

经络闭证卒中恶，气促神昏不识人，无汗拘急身偏痛，肉桂麻草杏还魂。

注：经络闭证，谓风邪中经络之闭证也。气促，谓气粗盛也。无汗，四肢拘急，身体偏痛，乃表邪固闭。宜用肉桂、麻黄、甘草、杏仁，即还魂汤以开之。

## 夺命散

藏府闭证腹满闭，昏噤痰结在喉间，危急汤药不能下，夺命巴芷半葶南。

注：藏府闭证，谓风邪中藏府之闭证也。腹满闭，谓腹满，二便闭也。兼之神昏，口噤不开，结痰喉间不下。宜用是方吐下之，巴豆、白芷、半夏、葶苈、生南星也。

## 三生饮

三生饮治中风寒，厥逆沉伏涌气痰，星香乌附俱生用，气虚加参脱倍添。

注：中风寒，谓不论经络藏府，风邪中藏寒之人也。厥逆，谓四肢冷也。沉伏，谓六脉沉伏也。是方生南星、生川乌、生附子、木香也。惟寒盛气实者宜之。若气虚者，加人参；虚极将脱者，大倍人参，始可用之而无倒戈之害也。

## 祛风至宝汤

祛风至宝中风热，浮数面赤热而烦，通圣加蝎天麻细，白附羌独连柏蚕。

注：中风热，谓不论经络藏府、风邪中府热之人也。浮数，谓六脉浮数也。热而烦，谓身热心烦也。通圣，谓防风通圣散。方中加全蝎、天麻、细辛、白附、羌活、独活、黄柏、黄连、僵蚕也。防风通圣散，详在伤寒门。

## 青州白丸子

青州白丸中风痰，㖞斜瘫痪涌痰涎，小儿惊痰为妙药，白附乌星半夏丸。

注：中风痰，谓不论经络藏府、风邪中表，有痰饮之人也。涌痰涎，谓痰涎涌盛也。是方生白附子、生川乌、生南星、生半夏，法制为丸也。

## 羌活愈风汤

羌活愈风治外中，手足无力语出难，肌肉微掣不仁用，大秦艽汤参再添，官桂黄耆杜防己，知枳柴荷蔓菊前，苍麻半朴杞地骨，调理诸风症可安。

注：治外中，谓风从外中之病也。此病之来，必有先兆。如手足无力，语言蹇涩，时有肌肉微动、牵掣，大指、次指麻木不用，皆风邪外中之先兆也。宜用此汤。大秦艽汤参再添，谓大秦艽汤方中，再添人参、官桂、黄耆、杜仲、防己、知母、枳壳、柴胡、薄荷、蔓荆子、菊花、前胡、苍术、麻黄、半夏、厚朴、枸杞、地骨皮也。调理诸风症可安，谓凡中风，内邪将除，外邪渐尽，更服此药调理，以行导诸经，久则大风悉去，清浊自分，荣卫自和矣。

## 清热化痰汤

清热化痰治内发，神短忽忽语失常，头眩脚软六君麦，芩连菖枳竹星香。

注：治内发，谓痰火内发之病也。此病之来，必有先兆。如神短忽忽，言语失常，

上盛下虚，头眩脚软，皆痰火内发之先兆也。宜用此汤。即人参、白术、茯苓、甘草、橘红、半夏、麦冬、黄芩、黄连，石菖蒲、枳实、竹茹、南星、木香也。

### 地黄饮子

四肢不收无痛痱，偏枯身偏不用疼，其言不变志不乱，邪在分腠五物能。甚不能言为喑痱，夺厥入藏病多凶，地黄桂附蓉巴远，萸斛冬味薄菖苓。

注：风痱、偏枯、喑痱三病，皆属外中，而有微甚浅深之别也。风痱，谓四肢不收，身无痛处。偏枯，谓半身不遂，身有痛处。其言不变，志不乱，乃邪微浅，病在分腠荣卫之间，以黄耆五物汤，能补荣卫而散风邪也。甚者不能言，志乱神昏，则为喑痱，乃肾虚内夺，少阴不至而厥，其邪已入于藏，故曰病多凶也。地黄饮子是治肾虚内夺之方，是方熟地、肉桂、附子、肉苁蓉、巴戟、远志、山萸、石斛、麦冬、五味子、薄荷、石菖蒲、茯苓也。

### 涤痰汤

涤痰内发迷心窍，舌强难言参蒲星，温胆热盛芩连入，神昏便闭滚痰攻。

注：内发，谓痰火内发，迷人心窍，令人精神恍惚，舌强难言也。涤痰汤，即人参、菖蒲、南星，合温胆汤也。温胆汤，橘红、半夏、茯苓、甘草、竹茹、枳实也。热盛加黄芩、黄连；大、小二便闭，用礞石滚痰丸攻之可也。

## 类中风总括

类中类乎中风证，尸厥中虚气食寒，火湿暑恶皆昏厥，辨在口㖞斜偏废间。

注：类中风证，皆名尸厥，谓形厥而气不厥也。故口、鼻无气，状类死尸而脉自动也。中虚、中气、中食、中寒、中火、中湿、中暑、中恶等证，虽忽然昏倒，人事不省，类乎真中风病，但不见口眼㖞斜、偏废不仁不用等证，自可辨也。

### 独参汤 参附汤 星香汤 三物备急丹 夺命散

尸厥无气而脉动，或脉微细有无间。缘于病后气血竭，人参参附星香痰。气闭腹满二便闭，或腹急痛备急丹；服后转鸣吐下验，喉间痰结夺命先。

注：尸厥之证，有虚、有实。虚者，以独参汤。虚兼寒者，以参附汤；虚兼痰者，以星香饮加人参汤。实者，气闭似死，脉动有力，腹满胀，二便闭，或腹急痛，气闭，前后不通者，以备急丹。实兼痰者，以夺命散。

### 补中益气汤 生脉补精汤

补中益气疗虚中，烦劳过度气不升，虚冒有痰加芩半，欲冒生麦地归茸。

注：补中益气汤（黄耆、人参、甘草、当归身、橘皮、升麻、柴胡、白术）治虚中之证，即李杲所云：内伤气虚之人，烦劳过度，清气不升，忽然昏冒也。欲冒，谓因房劳过度昏冒也。生脉饮即人参、麦冬、五味子合熟地、当归、鹿茸，名曰生脉补精也。

### 木香调气饮

木香调气实气中，暴怒气逆噤昏痰，风浮肢温气沉冷，木藿砂蔻草丁檀。

注：实气中，谓形气俱实之人中气也。因暴怒气逆，忽然昏倒、噤急也。风浮肢温气沉冷，谓中风之人，脉浮，手足温；中气之人，脉沉，手足冷，可别也。是方木香、藿香、砂仁、白蔻、甘草、丁香、檀香也。

### 八味顺气散

八味顺气虚气中，标本兼施邪正安，参苓术草扶元气，乌芷青陈利气痰。

注：虚气中，谓形气俱虚之人中气也。宜用此标本兼施，邪正相安之剂也。

### 瓜蒂散　姜盐汤

食中过饱感寒风，或因怒恼塞胸中，忽然昏厥肢不举，瓜蒂姜盐探吐平。

注：瓜蒂散，挟痰者用之；姜汤，挟寒者用之；盐汤，过食者用之。探吐，谓作此汤数钟，令病者饮一钟，随用指探吐。不吐，再饮，再探，以吐通快为度，可立愈也。

### 附子理中汤

附子理中疗寒中，腹痛拘急噤牙关，有汗身寒或吐泻，附子参术草姜干，无汗身寒加麻细，阴毒川乌用生煎，呕吐丁香吴萸入，脉微欲绝倍参添。

注：寒中之证，即腹痛诸证者是也，宜用附子理中汤。若无汗，加麻黄、细辛；阴毒，加生川乌；呕吐，加丁香、吴茱萸；脉微欲绝，倍加人参。阴毒寒极也，详在《伤寒心法》。

### 凉膈散

凉膈火中神昏冒，栀翘芩薄草消黄，兼治一切胸膈热，便燥谵妄与斑狂。

注：火中之证，即刘完素所云：七情过极，五志之火内发，则令人昏倒无知，筋骨不用也。

### 香薷饮　藿香正气散　辰砂益元散
### 熨脐法　苍术白虎汤　人参白虎汤

暑中须分阴与阳，阴邪无汗似寒伤，壮热心烦或呕泻，香薷扁朴二香汤，更兼昏愦蒸蒸汗，面垢喘渴证为阳，不省熨脐灌蒜水，益元苍参白虎汤。

注：阴邪无汗似寒伤，谓暑中阴邪，似伤寒，头痛、身痛，恶寒、无汗，而更壮热、心烦，或呕或泻也。得之于受暑纳凉，寒外暑内，宜香薷饮。二香汤，谓香薷饮合藿香正气饮，详在霍乱门。若有如上之证，更兼精神昏愦，蒸蒸自汗，面垢喘渴，则为暑中阳邪，得之于赤日长途，中外皆热。初中昏愦不省者，急以热物熨脐，蒜汁合水灌之，即省，继以辰砂益元散。气实者，苍术白虎汤；气虚者，人参白虎汤，选而用之可也。

### 渗湿汤

渗湿湿中内昏冒，震亨湿热热生痰，厚味醇酒生冷水，胃苓香附抚砂连。

注：湿中内，谓湿从内生之病，即朱震亨所云：湿热生痰。昏冒之证，得之于伤厚味醇酒，生冷水物过节也。渗湿汤，即胃苓汤加香附、抚芎、砂仁、黄连。

### 除湿汤

除湿阴雨湿蒸雾，卧湿涉水瘴山岚，头身重痛便溏肿，羌藁升柴防水煎。

注：除湿汤，即羌活、藁本、升麻、柴胡、防风、苍术。治湿因外中。得之于天阴淫雨，晴后湿蒸，早辰雾露，及久卧湿地，远行涉水，瘴气山岚。其证头身重痛，甚而昏冒，大便溏泻，皮肤浮肿也。

### 调气平胃散

调气平胃疗恶中，庙冢忤恶卒然昏，面黑错忘苏合主，次以木香平胃匀。

注：苏合主，谓中恶之病，以苏合香丸为主也。次以木香平胃匀，谓以中气木香调气散之方，合平胃散之药调理也。

## 伤风总括

伤风属肺咳声重，鼻塞喷嚏涕流清，鼻渊脑热不喷嚏，浊涕秽久必鼻红。

注：伤风属肺，故喷嚏也；鼻渊属脑，故不喷嚏也。伤风寒邪，故涕清也；鼻渊热邪，故涕浊也。鼻渊病久，或有秽气，则热深，故脑衄鼻血也。

### 川芎茶调散

参苏饮治虚伤风，实者茶调及头疼，芎芷薄草羌茶细，荆防痰半热膏清。

注：参苏饮方，在咳嗽门，治气虚之人伤风之病。若气实者，用川芎茶调散，即川芎、白芷、薄荷、甘草、羌活、茶叶、细辛、荆芥、防风。伤风头痛者，亦可用也。有痰者，加半夏清痰；有热者，加石膏清热可也。

### 苍 耳 散

苍耳散治鼻渊病，风热入脑瞑头疼，涕流不止鼻塞热，苍耳辛夷芷薄葱。

注：鼻渊病，属风热入脑，故目瞑而头疼，涕流不止，较之伤风为甚焉。鼻塞，气不利也；热，鼻孔中热也，甚者，孔热而痛及其脑也。苍耳散，即苍耳子（炒，去刺，研破）一两，加辛夷三钱，白芷、薄荷各一钱，葱三茎也。

### 黄连防风通圣散

鼻渊初病施苍耳，黄连防风久病方，孔痛胆调冰硼散，鼻血犀角地黄汤。

注：鼻渊，风热伤脑之病。初病，则风邪盛，故用苍耳散，以散为主；久病，则热郁深，故用防风通圣散加黄连，以清为主也。热气涌涕伤其鼻孔，成疮，故痛也。宜以猪胆汁调冰硼散，敷之。热蕴于脑，伤及所过营血，故衄也。宜以犀角地黄汤凉之可也。

## 痉病总括

痉病项强背反张，有汗为柔无汗刚，生产血多过汗后，溃疮咬犬破风伤。

注：痉病之证，详在《伤寒心法》。有汗为柔痉；无汗为刚痉。产后去血过多，伤寒发汗过多，则为内因；溃疡破伤、狗咬，则为外因。皆风邪乘虚入太阳经，而成此病也。

## 痉病死证

痉证脉散多应死，反张离席一掌亡，眼小目瞪昏不语，额汗如珠命必伤。

注：反张离席一掌，谓离席四、五指许也。眼小，谓目睫紧小也。目瞪，谓眼珠不转也。

### 葛根汤　桂枝加葛根汤　小续命汤　桂枝加附子汤
### 当归补血汤　大承气汤　桃仁承气汤

刚痉葛根汤发汗，柔痉桂枝加葛良，若兼杂因小续命，过汗桂枝加附汤，伤血桂枝合补血，里实瘀血承气方，溃疡十全加风药，破伤狗咬另参详。

注：刚痉用葛根汤，即桂枝汤加麻黄、葛根；柔痉用桂枝加葛根汤，即桂枝汤加葛根汗之。杂因，谓风、寒、湿杂揉为病，用小续命汤，随风、寒、湿轻重治之。过汗表虚，汗出不止，因而成痉，用桂枝加附子汤，即桂枝汤加附子也。伤血，谓产后、金疮大伤血后，用桂枝汤合补血汤，即当归、黄耆也。里实，谓痉病腹满，二便闭，以大承气汤，及产后恶露不尽，少腹硬急，以桃仁承气汤下之。溃疡，去脓血过多，为风所袭者，用十全大补汤，加祛风之药治之。

## 破 伤 风

破伤亡血筋失养，微伤风入火之端，燥起白痂疮不肿，湿流污水紧牙关。

注：破伤去血过多，筋失所养，经络空虚，风邪乘之为病，即《经》曰风邪乘虚而入也。为风虚邪，宜桂枝汤合当归补血汤治之。夫伤重，出血过多而病风者，常也；然时有微伤浅损，去血甚少，风邪乘之而病者，以其人素热，因风而然。即刘完素曰：热甚风搏，并于经络也。为风火邪，宜防风通圣散加蝎尾治之。凡此证不论虚实，风毒内蕴，不发于外，疮口周围燥，起白痂，疮不甚肿，湿流污黑之水，牙关微紧，不似寻常活动，皆破伤风之先兆也。

防风通圣散加蝎尾方　全蝎散　左龙丸　斑蝥大黄方

火盛通圣加蝎尾，风盛全蝎左龙丸，外因烧酒火罐法，犬风斑大酒同煎。

注：破伤，火盛者，多阳明证，用防风通圣散加蝎尾治之。风盛者，多太阳证，用全蝎散，即生蝎尾七枚（研末），热酒服之；服后不解，渐深入里，用左龙丸，即野鸽粪、江鳔、僵蚕、雄黄、蜈蚣、天麻、朱砂、巴豆霜为丸也，方详在《丹溪心法》诸破伤风门内。皆宜外用砂烧酒壶两个，盛多半壶烧酒，先以一壶上火，令滚无声，倾酒即按在破伤疮口，拔出污黑血水，满则自落。再以次壶仍按疮口，轮流提拔，以尽为度，其风立愈。犬咬风毒入腹，成痉风者，用班蝥七枚，以糯米拌炒。米黄，去米，为末，生大黄末一钱合均，黄酒一盏，煎至半盏，空心温服，取下毒物。弱者减半服之可也。

## 痹病总括

三痹之因风寒湿，五痹筋骨脉肌皮，风胜行痹寒痹痛，湿胜着痹重难支。皮麻肌木脉色变，筋挛骨重遇邪时，复感于邪入藏府，周同脉痹不相移。

注：三痹之因，风寒湿三气杂合而为病也。其风邪胜者，其痛流走，故曰行痹；寒邪胜者，其痛甚苦，故曰痛痹；湿邪胜者，其痛重着，故曰着痹。此为病之因而得名，曰三痹也。又有曰五痹者，谓皮、脉、肌、筋、骨之痹也。以秋时遇此邪，为皮痹，则皮虽麻，尚微觉痛痒也；以夏时遇此邪，为脉痹，则脉中血不流行，而色变也；以长夏时遇此邪，为肌痹，则肌顽木，不知痛痒也；以春时遇此邪，为筋痹，则筋挛节痛，屈而不伸也；以冬时遇此邪，为骨痹，则骨重酸疼，不能举也。曰入藏府者，谓内舍五藏之痹也。以皮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肺，成肺痹也；脉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心，成心痹也；肌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脾，成脾痹也；筋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肝，成肝痹也；骨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肾，成肾痹也。此皆以病遇邪之时，及受病之处而得名，曰五痹也。所谓邪者，重感于风寒湿之气也。周痹，亦在血脉之中，随脉上下为病，故同脉痹，但患有定处，不似脉痹左右相移也。近世曰痛风，曰流火，曰历节风，皆行痹之俗名也。

## 周　痹

周痹患定无歇止，左右不移上下行，似风偏废只足手，口眼无斜有痛疼。

注：周痹，或痛、或肿，或手、或足，患有定处，痛无歇止。或从上病及于下，或从下病及于上，而不似众痹痛有歇止，左右相移流走也。周痹，或两手，或两足，或只手足，或偏废不仁不用，而似中风，但不口眼㖞斜，身有痛疼也。

## 痹病生死证

痹在筋骨痛难已，留连皮脉易为功，痹久入藏中虚死，藏实不受复还生。

注：痹在筋骨，则受邪深，故痛久难已；痹在皮脉，则受邪浅，故易治也。凡痹病日久，内传所合之藏，则为五藏之痹。若其人中虚受邪，则难治，多死；其人藏实

而不受邪，复还于外，则易治，多生。假如久病皮痹，复感于邪，当内传肺而为肺痹，若无胸满而烦、喘咳之证，则是藏实，不受邪。余藏仿此。

## 痹入藏府证

肺痹烦满喘咳嗽，肾胀尻踵脊代头，脾呕痞硬肢懈堕，心烦悸噫恐时休，数饮卧惊肝太息，饮秘胀泻在肠究，胞秘沃痛鼻清涕，三焦胃附胆无忧。

注：久病皮痹，复感于邪，见胸满而烦、喘咳之证，是邪内传于肺，则为肺痹也。久病骨痹，复感于邪，而见腹胀，尻以代踵，足挛不伸，脊以代头，伛偻不直之证，是邪内传于肾，则为肾痹也。久病肌痹，复感于邪，而见呕涎、心下痞硬，四肢懈堕之证，是邪内传于脾，则为脾痹也。久病脉痹，复感于邪，而见心烦、心悸、嗌干、噫气，有时则恐之证，是邪内传于心，则为心痹也。久病筋痹，复感于邪，而见喜饮，小便数多，夜卧则惊，太息之证，是邪内传于肝，则为肝痹也。久痹不已，复感于邪，藏实不受，而传府者，凡见喜饮，小便秘，不胀则泻，不泻则胀之证，是邪内传于大、小肠，则为肠痹也。凡见少腹胞中，按如沃汤状而痛，小便秘涩，鼻流清涕之证，是邪内传于膀胱，则为胞痹也。三焦之痹附于膀胱，从水道也。胃痹附于大、小二肠，从传化也。胆为清净之府，不受痹邪，故曰无忧也。

### 小续命汤　　增味五痹汤

痹虚加减小续命，痹实增味五痹汤，麻桂红花芷葛附，虎羊耆草二防羌。

注：痹虚，谓气虚之人病诸痹也。宜用加减小续命汤，风胜行痹，倍防风；寒胜痛痹，倍附子；湿胜著痹，倍防己；皮痹，加黄耆或桂枝；皮脉痹，加姜黄，或加红花；肌痹，加葛根，或加白芷；筋痹，加羚羊角，或加续断；骨痹，加虎骨，或加狗脊。有汗，减麻黄；便溏，减防己；寒胜，减黄芩，加干姜；热胜，减附子，加石膏。加减治之。痹实，谓气血实之人病诸痹也。宜用增味五痹汤，即麻黄、桂枝、红花、白芷、葛根、附子、虎骨、羚羊角、黄耆、甘草、防风、防己、羌活也。行痹，以羌活、防风为主；痛痹，以麻黄、附子为主；著痹，以防己、羌活为主；，皮痹，以黄耆、桂枝皮为主；脉痹，以红花、桂枝为主；肌痹，以葛根、白芷为主；筋痹，以羚羊角为主；骨痹，以虎骨为主。增味于五痹治之可也。

### 木通汤　附子五苓散　苍术五苓散

三痹木通长流水，湿加防己风羌防，寒痹附麻分汗入，胞肠五苓附子苍。

三痹：谓行痹、痛痹、着痹也。宜用木通一味，不见水者二两，以长流水二碗，煎一碗，热服，取微汗，不愈，再服，以愈为度。若其痛上下、左右流走相移者，加羌活、防风，以祛风邪；其痛苦甚者，有汗，加附子；无汗，加麻黄，以去寒邪；其痛重著难移者，加防己，以胜湿邪。其所应加之药，不可过三钱。弱者，俱减半服。胞痹，宜用五苓散加附子；肠痹，宜五苓散加苍术，以利寒饮也。五苓散方在伤寒门。

### 三痹汤　独活寄生汤

三痹十全无白术，牛秦续杜细独防，独活加桑除耆续，入藏乘虚久痹方。

注：三痹，谓三痹汤，即十全大补汤无白术，加牛膝、秦艽、续断、杜仲、细辛、独活、防风也。独活，谓独活寄生汤，依三痹汤方加桑寄生，除去黄耆、续断也。此皆治五痹不已，乘虚入藏，反留连日久，调理痹病之方也。

### 黄耆益气汤

黄耆益气虚皮痹，皮麻不知痒与疼，补中益气加红柏，味秋芩夏桂加冬。

注：气实麻木，用小续命汤加麻黄治之。气虚麻木，用黄耆益气汤，即补中益气汤加红花、黄柏也。秋，加五味子；夏，加黄芩；冬，加桂枝皮。

### 蠲痹汤　加味升阳散火汤

蠲痹冷痹身寒厥，附归耆草桂羌防，肌热如火名热痹，羚犀升阳散火汤。

注：蠲痹汤，即附子、当归、黄耆、炙草、官桂、羌活、防风，治痹病而身寒无热，四肢厥冷，名曰冷痹也。加味升阳散火汤，即内伤门升阳散火汤加羚羊角、犀角，治痹病而肌热如火，名曰热痹也。

## 痿病总括

五痿皆因肺热生，阳明无病不能成，肺热叶焦皮毛瘁，发为痿躄不能行，心热脉痿胫节纵，肾骨腰脊不能兴，肝筋拘挛失所养，脾肉不仁燥渴频。

注：五痿，心、肝、脾、肺、肾之痿也。痿属燥病，故皆因肺热而生也。阳明者，五藏六府之海，主润宗筋。阳明无病，则宗筋润、能束骨而利机关，虽有肺热，不能成痿也。肺热叶焦，阳明虚弱，津液不化，筋骨失养，皮毛瘁痿，发为痿躄不能行也。因而心气热，为脉痿，则胫节纵而不任地，肺兼心病也；因而肾气热，为骨痿，则腰脊不能兴举，肺兼肾病也；因而肝气热，为筋痿，则筋失所养，拘挛不伸，肺兼肝病也；因而脾气热，为肉痿，则胃燥而渴，肌肉不仁，肺兼脾病也。

## 痿痹辨似

痿病足兮痹病身，仍在不疼痛里分，但观治痿无风药，始晓虚实别有因。

注：痿、痹之证，今人多为一病，以其相类也。然痿病，两足痿软不痛；痹病，通身肢节疼痛。但观古人治痿，皆不用风药，则可知痿多虚，痹多实，而所因有别也。

## 痿病治法

痿燥因何治湿热，遵经独取治阳明，阳明无故惟病肺，胃壮能食审证攻，控涎小胃湿痰热，阳明积热法三承，胃弱食少先养胃，久虚按证始收功。

注：痿，属燥病，因何而用治湿热苦燥之药？盖遵《内经》之治法，独取于阳明胃也。故胃家无病，虽有肺热，惟病肺而不病痿也。是知病痿者，胃家必有故也。或湿热、或积热、或湿痰，不论新久，若胃壮能食，当先审证攻之。胃有湿痰，用控涎丹攻之；有湿热者，用小胃丹攻之；有积热者，用三承气汤攻之。此治胃壮、能食之法也。若胃弱，饮食减少，气血津液不足，当先以补养脾胃为主。其有久病留连，诸虚燥热，或攻下之后调理，当审证治之，始收全功也。

### 加味二妙汤

加味二妙湿热痿，两足痿软热难当，防己当归川萆薢，黄柏龟板膝秦苍。

注：热难当，谓两足热难当也。膝秦苍，谓牛膝、秦艽、苍术也。

### 清燥汤　虎潜丸　十全大补汤　加味金刚丸

时令湿热清燥效，阴虚湿热虎潜灵；久虚痿软全金主，萆瓜牛菟杜苁蓉。

注：清燥汤在内伤门。虎潜丸有成方。全金主，谓十全大补汤、加味金刚丸。久病气血虚，以十全大补汤为主；筋骨痿软，以加味金刚丸为主。加味金刚丸，即萆薢、木瓜、牛膝、菟丝子、杜仲、肉苁蓉也。

## 脚气总括

脚气风寒湿热病，往来寒热状伤寒，腿脚痛肿热为火，不肿不热是寒乾。

注：脚气，乃内有湿热，外感风寒，相合为病，故往来寒热，状类伤寒。两脚腿痛肿，热如火者，是火盛也。不肿不热而痛者，是寒盛也。名曰乾脚气。

## 脚气死证

脚气脉急少腹顽，不三五日入心间，呕吐喘满目额黑，恍惚谵妄命难全。

注：脚气，脉急，少腹顽木，不知痛痒，不过三、五日内，其邪必入心间。若入心间，呕吐喘满，是为脚气冲心之证。目额皆黑，恍惚谵妄，则是水来克火之征，故曰命难全也。

攒风散　羌活导滞汤　胜湿饼子　五积散　独活寄生汤

脚气表解攒风散，麻桂杏草革乌良，里解导滞羌独活，防己当归枳大黄，湿盛重肿胜湿饼，二丑荞面遂成方，寒湿五积加附子，寒虚独活寄生汤。

注：初病脚气，表实无汗，用攒风散汗之。即麻黄、桂枝、杏仁、甘草、革薤、炮川乌也。里实热盛，二便不利，用羌活导滞汤下之。即羌活、独活、防己、当归、枳实、大黄也。湿盛重肿，用胜湿饼子。即黑丑、白丑头末、甘遂末各五钱，荞麦面一两五钱。水和作饼。三钱，煮熟，空心茶清服逐之。寒湿者，用五积散加附子治之。方在伤寒门。寒虚者，用独活寄生汤补之。方在痹门。

### 当归拈痛汤

当归拈痛虚湿热，茵陈四苓与羌防，人参当归升芩草，苦参知母葛根苍。

注：湿热脚气，而形气虚者，宜用当归拈痛汤，即茵陈、白术、茯苓、猪苓、泽泻、羌活、防己、人参、当归、升麻、黄芩、甘草、苦参、知母、葛根、苍术也。

### 加味苍柏散

加味苍柏实湿热，二活二术生地黄，知柏芍归牛膝草，木通防己木瓜槟。

注：湿热脚气，而形质实者，宜用加味苍柏散。即羌活、独活、苍术、白术、生地黄、知母、黄柏、赤芍、当归、牛膝、甘草、木通、防己、木瓜、槟榔也。

### 大防风汤

两膝肿大而疼痛，髀胫枯细鹤膝风，大防风附羌牛杜，十全大补减茯苓。

注：两膝肿大疼痛，膝上至髀、膝下胫足枯细，但存皮骨，两膝状若鹤膝，故名鹤膝风也。宜大防风汤，即防风、附子、羌活、牛膝、杜仲、人参、白术、炙草、当归、川芎、白芍、熟地、炙耆、肉桂也。此病若得之于痢疾病后者，名曰痢风，亦用此方。

# 卷四十

## 内伤总括

内伤劳役伤脾气，饮食伤胃伤其形，伤形失节温凉过，气湿热暑火寒中。

注：劳役伤气，伤元气也；饮食伤形，伤胃府也。伤气宜补，有热中、湿热、暑热、火郁、寒中之不同；伤形宜消，有饮食失节、过于温凉之不一也。

## 内伤外感辨似

内伤脉大见气口，外感脉大见人迎；头疼时痛与常痛，恶寒温解烈火仍；热在肌肉从内泛，热在皮肤扪内轻；自汗气乏声怯弱，虽汗气壮语高声；手心热兮手背热，鼻息气短鼻促鸣；不食恶食内外辨，初渴后渴少多明。

注：内伤、外感，脉皆大，内伤之脉，气口大于人迎，不似外感之脉，人迎大于

气口也。内伤、外感皆头痛，内伤之头痛，有时而痛，有时不痛，不似外感之头痛，常常而痛不休也。内伤、外感皆恶寒，内伤之恶寒，得就温衣而即解，不似外感之恶寒，虽近烈火而仍恶也。内伤、外感，皆发热，内伤之发热，热在肌肉，以手扪之，热从内泛，不似外感之发热，热在皮肤，以手扪之，热自内轻也。内伤外感皆自汗，内伤之自汗，气短乏声怯弱，不似外感之自汗，气壮促语声高也。内伤、外感，手皆热，内伤之热，手心热，不似外感之热，手背热也。内伤、外感皆鼻不和，内伤之鼻息，气短而喘，不似外感之鼻息，气促而鸣也。内伤、外感皆不食，内伤之不食，口中无味，不似外感之不食，闻食则恶也。内伤外感皆渴，内伤之渴，初病即渴，其饮甚少，不似外感之渴，三日后始渴，其饮甚多也。

## 补中益气汤

补中益气升阳清，热伤气陷大虚洪，头痛表热自汗出，心烦口渴畏寒风，困倦懒言无气动，动则气高喘促声。保元甘温除大热，血归气术补脾经，佐橘降浊散滞气，升柴从胃引阳升；阴火肾躁加地柏，阳热心烦安神宁。

注：补中益气汤，治内伤。清阳下陷，因劳役过度，热伤元气，故脉虚大而洪也。内伤头痛，时作时止也。内伤表热，尝自汗出也。心烦，气虚恶烦劳也。口渴，气陷不蒸化也。畏寒畏风，表气虚失卫也。困倦懒言，中气乏不周也。动则气喘上气，不足息也。保元，谓人参、黄耆、甘草，名保元汤也。臣当归和脾血，白术益脾气；佐橘皮降浊，散胸中滞气，升、柴升清，从胃中引阳也。阴火时显躁热，加黄柏、生地，补水救阴。阳热昼夜心烦，合朱砂安神丸，泻火安神。

## 调中益气汤

调中弦洪缓沉涩，湿热体倦骨痠疼，气少心烦忽肥瘦，口沫食出耳鸣聋；胸膈不快食无味，二便失调飧血脓；保元升柴苍橘柏，去柏加木亦同名。

注：调中益气汤，亦治内伤。清气下陷，浊气上乘，清浊相干，而兼湿热者，故二便不调，飧泻脓血也。此汤与补中益气汤，虽互相发明，然其证脉则不可不分别也。内伤之病，脾胃元气一虚，四藏失其调和，所以五脏之脉，交相混见，故肝弦、心洪、脾缓之脉反见于上；按之沉涩，肺脉而反见于下也。身肢重倦，气不周也；骨节酸疼，血不荣也；气少，中气乏也；心烦，心血少也。忽肥忽瘦者，火乘土位，上并阳分，则血脉上行而上盛，故面赤红而肥；下并阴分，则血脉下行而上虚，故面青白而瘦。即今之虚损病人，早，则面青白瘦而恶寒；午后，则面红赤肥而发热者是也。口沫，谓口中沃沫，脾不散精也；食出，谓食入反出，胃虚不纳也；耳鸣聋，谓耳鸣、耳聋，阴火上冲也；胸膈不快，浊气滞也；饮食无味，胃气伤也；二便不调，谓大便时泻不泻，小便时利不利，脾湿不分也；飧，谓完谷不化之飧泻，脾虚湿不化也；血脓，谓大便后或见脓见血，脾湿热酿成也。保元，谓保元汤，即人参、黄耆、炙草、升麻、柴胡、苍术、橘皮、黄柏也。去黄柏，加木香，亦名调中益气汤，以热少，气不和者宜之也。

## 升阳益胃汤

内伤升阳益胃汤，湿多热少抑清阳，倦怠懒食身重痛，口苦舌干便不常，洒洒恶寒属肺病，惨惨不乐乃阳伤，六君白芍连泽泻，羌独黄耆柴与防。

注：内伤气虚，湿多热少，遏抑春生清气，不得上升，脾胃之证，宜服此汤。其证：倦怠懒食，身重而痛，口苦舌干。便不常，谓大便不调，小便频数不如常也；洒洒恶寒，卫气不足，属肺皮毛之病也；惨惨不乐，面色不和，乃阳气伤而不伸也。六君，谓人参、白术、茯苓、炙草、橘皮、半夏也。加白芍、黄连、泽泻、黄耆、羌活、独活、柴胡、防风，即是升阳益胃也。

## 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

补中升阳泻阴火，火多湿少困脾阳，虽同升阳益胃证，然无泻数肺阳伤。补脾胃气参耆草，升阳柴胡升与羌，石膏芩连泻阴火，长夏湿令故加苍。

注：内伤气虚，热多湿少，阴火困脾，阳气不得上升，脾胃之证，宜服此方。此方所治，虽同升阳益胃之证，然无大便不调、小便频数、洒洒恶寒肺病、惨惨不乐阳伤之证也。

## 内伤补中、调中、益胃等汤加减法

冬加姜桂草蔻益，秋芍白蔻缩槟榔，夏月气冲芩连柏，春加风药鼓清阳，长夏沉困精神少，人参麦味泽苓苍。肺热咳嗽减参去，春加金沸款冬芳，夏加麦冬五味子，秋冬连根节麻黄。头痛蔓荆甚芎入，巅脑藁本苦细尝。沉重懒倦或呕逆，痰厥头疼半夏姜。口干嗌干或表热，加葛生津清胃阳。大便燥涩元明粉，血燥归桃熟大黄。痞胀香砂连枳朴，寒减黄连加炒姜。胃痛草蔻寒益智，气滞青皮白蔻香。腹痛芍草芩桂审，脐下痛桂熟地黄。内外烦疼归和血，胁下痛急草柴良。身重脚软己苍柏。身疼发热藁防羌。

注：冬，加干姜、官桂、草豆蔻、益智，助阳气也；秋，加白芍、白豆蔻、缩砂仁、槟榔，助燥收也；夏月，加黄连、黄芩、黄柏，降阴火也；或腹中气上冲逆，属阴火冲上，虽非夏月，亦加之；春，加风药，谓羌活、独活、防风、藁本之类，佐参耆之品，能鼓清阳之气上升也；长夏，身肢沉困，精神短少，加人参、麦冬、五味子，恐暑伤气也；加泽泻、茯苓、苍术、去脾湿也。肺中有热，咳嗽，减人参，远肺热也。春，加金沸草、款冬花，散肺风也；夏，加麦冬、五味子，保肺气也；冬，加连根节麻黄，散肺寒也；头痛，加蔓荆子，引太阳也；痛甚，加川芎，上行捷也；巅痛、脑痛，加藁本，入督脉也；苦头痛，加细辛，走少阴也；痰厥头痛，沉重懒倦，或呕逆痰涎，加半夏、生姜，治痰逆也；口干嗌干，或表发热，加葛根，生津解肌也；大便燥涩，加元明粉；血虚燥，加当归；血实燥，加桃仁；热实燥，加大黄；心下痞胀，气不快，加木香；食不消，加砂仁；心下结热，加黄连；心下结气，加枳实；胃气壅塞，加厚朴；如胃中寒，或冬月，减去黄连，加炒干姜；胃痛，加草豆蔻；胃寒或唾沫，加益智；气满不快，加白豆蔻、青皮；腹痛，加白芍、甘草；审其有热，加黄芩；有寒，加官桂；脐下痛，加肉桂、熟地黄；腹内、身外刺痛，此属血涩不足，加当归以活血也；胁下痛或急缩，加甘草、柴胡，以和肝也；身重脚软，加防己、苍术、黄柏，去湿热在内也；身痛发热，加藁本、防风、羌活，疏风在表也。

## 清暑益气汤　清燥汤

长夏湿暑交相病，暑多清暑益气功，汗热烦渴倦少气，恶食尿涩便溏行；补中去柴加柏泽，麦味苍曲甘葛青，湿多痿厥清燥地，猪茯柴连减葛青。

注：长夏之令，暑湿炎蒸，交相为病。暑多湿少为病，其证则自汗身热，心烦口渴，倦困、少气、恶食，小便涩少，大便稀溏，宜清暑益气汤。即补中益气汤去柴胡，加黄柏、泽泻、麦冬、五味子、苍术、神曲、甘葛、青皮也。若湿多暑少为病，则成痿厥之证。腰以下痿软，难于转动，行走不正，两足欹侧。宜清燥汤。即本方更加生地、猪苓、茯苓、柴胡、黄连，减去甘葛、青皮也。

## 升阳散火汤　火郁汤

血虚胃弱过食凉，阳郁于脾散火汤；肤筋骨肢困热，扪之烙手热非常；羌独芍防升柴葛，人参二草枣生姜；火郁加葱减参独，恶寒沉数发之方。

注：二草：炙甘草、生甘草。恶寒，谓身虽有如是烙手之热，而反恶寒。脉来沉数，则可知火郁肌里，宜以此方发之。

## 白术附子汤　加味理中汤

内伤水来侮土病，寒湿白术附子汤，涎涕腹胀时多溺，足软无力痛为殃，腰背胛眼脊背痛，丸冷阴阴痛不常，苍附五苓陈半朴，虚宜理中附苓苍。

注：东垣内伤热中之病，用补中益气汤；寒中之病，用白术附子汤。寒中，为水来侮土，寒湿之病，其证：内则腹胀、多溺、涎涕，外则足软，胛脊腰背睾丸痛。脾胃寒湿，而气不虚者，则用是方，即五苓散加苍术、附子、陈皮、半夏、厚朴也；若脾胃寒湿，而气虚者，则宜用理中汤加附子、茯苓、苍术是也。

## 人参资生丸

资生脾胃俱虚病，不寒不热平补方，食少难消倒饱胀，面黄肌瘦倦难当。

注：缪仲醇制资生丸方，为脾胃俱虚，不寒不热平补之药。其所治之证，乃饮食减少，过时不化，倒饱胀闷，面色痿黄，肌肉渐瘦，困倦无力也。方见诸书，故不录药味。

## 清胃理脾汤

清胃理脾治湿热，伤食平胃酌三黄，大便粘秽小便赤，饮食爱冷口舌疮。

注：清胃理脾汤，即平胃散加黄连、黄芩、大黄也。酌三黄者，谓有热滞而不实者，不可入大黄也。伤食，谓伤食病证，如痞胀、哕呕、不食、吞酸、恶心、噫气之类。更兼大便粘臭，小便赤涩，饮食爱冷，口舌生疮。皆伤醇酒厚味，湿热为病之证也。

## 理　中　汤

理中治虚寒湿伤，食少喜热面青黄，腹痛肠鸣吐冷沫，大便腥秽似鸭溏。

注：白术附子汤，治脾胃寒湿，形气实者也。理中汤，治脾胃寒湿，形气虚者也。虚者，其证食少，喜食热物，面色青黄，腹痛肠鸣，吐冷涎沫，大便腥秽，不臭，似鸭粪，澄彻清溏也，故宜此汤。

## 消食健脾丸

胃强脾弱脾胃病，能食不化用消食，平胃炒盐胡椒共，麦芽查曲白蒺藜。

注：脾胃病中，有胃强脾弱一证。胃强，所以能食；脾弱，不能消化。宜服消食健脾汤丸，助其消化。用苍术、陈皮、厚朴、甘草、炒盐、胡椒、山查、神曲、麦芽、白蒺藜。末。蜜丸服之。更节其饮食，自然脾胃和而能健运矣。

## 开胃进食汤

开胃进食治不食，少食难化胃脾虚，丁木藿香莲子朴，六君砂麦与神曲。

注：此方治不思饮食，少食，不能消化，脾胃两虚之证。方即六君子汤，加丁香、木香、藿香、莲子、厚朴、缩砂、麦芽、神曲也。

## 平　胃　散

一切伤食脾胃病，痞胀哕呕不能食，吞酸恶心并噫气，平胃苍朴草陈皮，快膈枳术痰苓半，伤谷二芽缩神曲，肉滞山查面莱菔，滞热芩连柏大宜。

注：伤食等证，宜用平胃散，即苍术、厚朴、甘草、陈皮也。快膈，加枳实、白术；有痰，加半夏、茯苓。伤谷滞者，加麦芽、谷芽、缩砂、神曲；伤肉滞者，加山查；伤面滞者，加莱菔。有热者，加黄芩、黄连、黄柏、大黄，酌而用之。

## 葛花解酲汤

葛花解酲发酒汗，懒食热倦呕头疼，参葛四苓白蔻缩，神曲干姜陈木青。

注：伤酒，宜用葛花解酲汤汗之，汗出立愈。其证：头痛懒食，呕吐身热，倦怠而烦，似乎外感而实非外感，皆因酒所致也。方即人参、葛花、白术、茯苓、猪苓、泽

泻、白蔻、缩砂、神曲、干姜、陈皮、木香、青皮。

### 秘方化滞丸

秘方化滞寒热滞，一切气积痛攻方，巴豆醋制棱莪术，青陈连半木丁香。

注：秘方化滞丸，治不论寒热一切气滞积痛，攻下之妙药也。即巴豆、三棱、莪术、青皮、陈皮、黄连、半夏、木香、丁香也。此方出《丹溪心法附余》书中，屡试屡验，按证随引，量其老少、虚实，增损进退，以意用之，久久自得其效。

## 虚劳总括

虚损成劳因复感，阳虚外寒损肺经，阴虚内热从肾损，饮食劳倦自脾成，肺损皮毛洒寒嗽，心损血少月经凝，脾损食少肌消泻，肝损胁痛懒于行。肾损骨痿难久立，午热夜汗骨蒸蒸，从下皮聚毛落死，从上骨痿不起终。恐惧不解则伤精，怵惕思虑则伤神，喜乐无极则伤魄，悲哀动中则伤魂，忧愁不已则伤意，盛怒不止则伤志，劳倦过度则伤气，气血骨肉筋精极。

注：虚者，阴阳、气血、荣卫、精神、骨髓、津液不足是也。损者，外而皮、脉、肉、筋、骨，内而肺、心、脾、肝、肾消损是也。成劳者，谓虚损日久，留连不愈，而成五劳、七伤、六极也。因复感者，谓不足之人，阳虚，复感外寒，则损从皮毛、肺始；阴虚，更生内热，则损从骨髓、肾始；内伤饮食劳倦，则损从肌肉、脾始。此虚损成劳之因。然其证有五：一损皮聚毛落，洒淅恶寒咳嗽，肺劳也；二损血脉虚少，男子面无血色，女子月经不通，心劳也；三损饮食减少，肌肉消瘦，大便溏泻，脾劳也；四损两胁引胸而痛，筋缓不能行，肝劳也。五损骨痿不能久立，午后发热，盗汗骨蒸，肾劳也。从下肾藏损起者，损至皮聚毛落，则死也；从上肺藏损起者，损至骨痿不能起于床，则终也；从脾藏损起者，或至皮聚毛落，或至骨痿不起，皆死也。

虚损为七伤之证：一、恐惧不解则伤精，精伤则骨酸痿厥，精时自下，盖五藏主藏精者也，不可伤，伤则失守而阴虚，阴虚则无气，无气则死矣。一、怵惕思虑则伤神，神伤则恐惧自失，破胭脱肉，毛悴色夭，死于冬也。一、喜乐无极则伤魄，魄伤则狂，狂则意不存人，皮革焦，毛悴色夭，死于夏也。一、悲哀动中则伤魂，魂伤则狂妄不精，不精则不正，阴缩而挛筋，两胁骨不举，毛悴色夭，死于秋也。一、忧愁不已则伤意，意伤则悗乱，四肢不举，毛悴色夭，死于春也。一、盛怒不止则伤志，志伤则喜忘其前言，腰脊不可以俯仰屈伸，毛悴色夭，死于季夏也。一、劳倦过度则伤气，气伤则火愈壮，壮火则食气，故无气以动，喘乏汗出，内外皆越，则气日耗，气日耗，则死矣。

虚损为六极之证：数转筋，十指爪甲痛，筋极也。一、牙齿动，手足痛，不能久立，骨极也。一、面无血色，头发坠落，血极也。一、身上往往如鼠走，削瘦干黑，肉极也。一、气少无力，身无膏泽，翕翕羸瘦，眼无精光，立不能定，身体苦痒，搔之生疮，精极也。一、胸胁逆满，恒欲大怒，气少不能言，气极也。

按：前人分七伤之证。似多不经。依《内经》改之。庶后学易明也。

## 虚劳死证

阴劳细数形尽死，阳劳微革气脱终，枯白颧红一侧卧，嗽哑咽痛咯星红。五藏无胃为真藏，形肉虽存不久停，一息二至名曰损，一息一至行尸名。大骨枯槁大肉陷，动作益衰精髓空，真藏未见一岁死，若见真藏克期凶。喘满动形六月死，一月内痛引肩胸，身热破胭肉尽脱，十日之内不能生。真藏脉见目眶陷，目不见人顷刻倾，若能见人神犹持，至所不胜日时终。

注：阴虚之劳，脉细数，则必形消著骨而后死者，阴主形也。阳虚之劳，脉微革，则不待痿尽忽然而脱者，阳主气也。五藏之脉无和缓象，为无胃之真藏脉，即形肉虽存，亦必不久于人世也。一息二至，损病之脉也；一息一至，行尸之脉也。大骨，颧、肩、股、腰之大骨也；大肉，头、项、四肢之大肉也。枯槁者，骨痿不能支也；陷下者，肉消陷成坑也。动作、精神渐衰，真藏脉不见，期一岁死；若真藏脉见，遇所不胜之时、日凶可期也。若真藏脉不见，有是证者，喘满动形，六月而死；有是证者，五藏内损，痛引肩胸者，一月而死；有是证者，肉尽之处，皆枯燥破裂，谓之破胭，身热不已，十日内死。真藏脉见，目眶下陷，视不见人，顷刻而死。若能见人，则神尚未去，至所不胜之日、时而死也。

## 虚劳治法

后天之治本血气，先天之治法阴阳，肾肝心肺治在后，脾损之法同内伤。

注：后天脾胃水谷生化荣卫，故治本乎气血。先天肾藏，精气生化之原，故治法本乎阴阳。五藏虚损治法，俱在于后，而脾藏虚损治法已载内伤，故曰同内伤也。

### 拯阴理劳汤

阴虚火动用拯阴，皮寒骨蒸咳嗽侵，食少痰多烦少气，生脉归芍地板贞。薏苡橘丹连合草，汗多不寐加枣仁，燥痰桑贝湿苓半，阿胶咳血骨热深。

注：此方即人参、麦冬、五味、当归、白芍、生地、龟板、女贞、薏苡、橘红、丹皮、莲子、百合、炙草也。汗多不寐，俱加枣仁；咳而嗽痰，加桑皮、贝母；嗽而湿痰，加茯苓、半夏；咳嗽、咯血，加阿胶；骨蒸热深，加地骨皮也。

### 拯阳理劳汤

阳虚气弱用拯阳，倦怠恶烦劳则张，表热自汗身酸痛，减去升柴补中方，更添桂味寒加附，泻入升柴诃蔻香，夏咳减桂加麦味，冬咳不减味干姜。

注：此汤即人参、黄耆、炙草、白术、陈皮、肉桂、当归、五味子也。倦怠，懒于动也，恶烦劳动，则气张而喘乏也。恶寒加附子；泄泻仍入升麻、柴胡，更加诃子、肉蔻、木香也。夏月咳嗽，减肉桂，加麦冬、五味子；冬月咳嗽，不减肉桂，更加五味子、干姜也。

### 六味地黄汤　都气汤　七味地黄汤　生脉地黄汤<br>桂附地黄汤　知柏地黄汤　《金匮》肾气汤

肾虚午热形消瘦，水泛为痰津液伤，咳嗽盗汗失精血，消渴淋浊口咽疮；熟地药萸丹苓泽，加味劳嗽都气汤，引火归元加肉桂，火妄刑金生脉良。桂附益火消阴翳，知柏壮水制阳光，车牛桂附名肾气，阳虚水肿淋浊方。

注：午热，午后发热也；水泛为痰，谓日食饮食所化津液，肾虚不能摄水，泛上为痰也；盗汗，谓睡而汗出，觉而即止之汗也；失精，遗精也；消渴，谓饮水而即消，渴仍不止也；淋者，尿淋漓不利也；浊者，尿之前后有浊液也；口咽生疮，虚火炎也；均宜六味地黄汤治之。劳嗽加味，谓加五味子，名都气汤也。引火归原加肉桂，名七味地黄汤。火妄刑金加生脉饮，名生脉地黄汤也。桂附，谓加肉桂、附子；知柏，谓加知母、黄柏；车牛桂附，谓加车前、牛膝、肉桂、附子，名桂附、知柏、肾气等汤也。

### 大补阴丸　滋阴降火汤

大补阴丸制壮火，滋阴降火救伤金，龟板知柏地髓剂，二冬归芍草砂仁，咳加百味汗地骨，血痰金贝虚耆参，虚热无汗宜散火，有汗骨蒸亦补阴。

注：阴虚火旺，无水以制，宜用大补阴丸滋水制火。方即龟板、知母、黄柏、生地为末，猪脊髓炼蜜为丸。若火旺无制，妄行伤金，肺痿咳嗽，宜用滋阴降火汤，救其伤金。方即大补阴丸加麦冬、天冬、当归、白芍、炙草、缩砂。咳甚，加百合、五味子；盗汗，加地骨皮；咯血，加郁金；痰多，加川贝母；气虚，加人参、黄耆。凡虚热如火烙手，无汗者，为火郁，宜升阳散火汤；有汗者，为骨蒸，亦宜大补阴丸及滋阴六黄等汤也。

## 保 元 汤

一切气虚保元汤，耆外参内草中央，加桂能生命门气，痘疮灰陷与清浆。

注：保元汤，即人参、黄耆、炙草也。黄耆补表气，人参补里气，炙草补中气；加肉桂，能生命门真气，且能治小儿痘疮灰白、顶陷、清浆。

## 四君子汤 五味异功汤 六君子汤 七味白术散 四兽饮

脾胃气虚四君子，脉软形衰面白黄，倦怠懒言食少气，参苓术草枣姜强。气滞加陈异功散，有痰橘半六君汤，肌热泻渴藿木葛，虚疟六君果梅姜。

注：治气虚，兼气滞不快，依四君加陈皮，名五味异功散；治气虚，兼有痰饮，依四君加橘红、半夏，名六君子汤；治气虚，肌热、渴泻，依本方加藿香、木香、葛根，名七味白术散；治气虚久疟，留连不愈，依六君子汤，加草果、乌梅、生姜，名四兽饮。

## 芎归汤 开骨散

一切血病芎归汤，产后胎前必用方，气虚难产参倍入，交骨难开龟发良。

注：芎归汤，即川芎、当归，又名佛手散。气虚产难或时久伤气，依本方倍加人参。临产交骨难开，依本方加整龟板一具，本人梳下乱发一团，他人梳下之发亦可，名开骨散。

## 四物汤 圣愈汤 六物汤 加味四物汤 地骨皮饮

调肝养血宜四物，归芎芍地酌相应，气虚血少参耆补，气燥血热知柏清。寒热柴丹炒栀子，但热无寒丹骨平，热甚芩连寒桂附，止血茅蒲破桃红。

注：调肝养血宜四物汤，即当归、川芎、白芍、熟地黄。酌相应，谓补血用白芍、熟地，破血用赤芍，凉血用生地。气虚血少，宜加参、耆，名圣愈汤；气燥血热，宜加知、柏，名六物汤；血虚，寒热往来，宜加味四物汤，即本方加柴胡、丹皮、炒栀子也；血虚，惟发热，不恶寒，宜地骨皮饮，即本方加地骨皮、牡丹皮也；血分热甚，依本方加黄芩、黄连；寒甚，加肉桂、附子；破血，加桃仁、红花；止血，加茅根、蒲黄（炒黑）。

## 八珍汤 十全大补汤 人参养荣汤

一切气血两虚证，八珍四物与四君，气乏色枯毛发落，自汗盗汗悸忘臻，发热咳嗽吐衄血，食少肌瘦泄泻频，十全大补加耆桂，荣去芎加远味陈。

注：气虚，四君子汤；血虚，四物汤；气血两虚，八珍汤。八珍者，即四君、四物也。若有气乏色枯，毛发脱落，自汗盗汗，心悸健忘，发热咳嗽，吐血、衄血，食少肌瘦，泄泻等证，则宜十全大补汤，即八珍汤加黄耆、肉桂也。人参养荣汤，即十全大补汤减去川芎，更加远志、五味子、陈皮也。

## 小建中汤 黄耆建中汤 当归建中汤 双和饮

虚劳腹痛小建中，悸衄之血梦失精，手足烦热肢酸痛，芍草饴桂枣姜同。卫虚加耆黄耆建，荣虚当归建中名；温养气血双和饮，三方减饴加地芎。

注：诸虚劳极，里急腹痛，宜以小建中汤温和脾胃。并治里虚心悸，衄下亡血，夜

梦失精，手足烦热，四肢酸痛，血液亏损等证。是方白芍药、甘草、饴糖、中桂、大枣、生姜也。若卫气虚者，加黄耆，名曰黄耆建中汤。若里不急，腹不痛，有是证者，则当以温养气血，用双和饮，即此三方减去饴糖，加入熟地、川芎，乃八珍汤减人参、白术、茯苓，加黄耆、中桂，盖以补阴血为主也。

### 补 肝 汤

补肝汤治肝虚损，筋缓不能自收持，目暗眩眩无所见，四物酸枣草瓜宜。

注：补肝汤，即当归、川芎、白芍、熟地、酸枣仁、炙草、木瓜也。

### 加味救肺饮

加味救肺治肺损，嗽血金家被火刑，归芍麦味参耆草，百花紫菀马兜铃。

注：加味救肺饮，即当归、白芍、麦冬、五味子、人参、黄耆、炙草、百合、款冬花、紫菀、马兜铃也。

### 天王补心丹

天王补心心虚损，健忘神虚烦不眠，柏子味苓归地桔，三参天麦远朱酸。

注：是方，即柏子仁、五味子、茯苓、当归、生地、桔梗、丹参、人参、元参、天冬、麦冬、远志、朱砂、酸枣仁。

### 归 脾 汤

归脾思虑伤心脾，热烦盗汗悸惊俱，健忘怔忡时恍惚，四君酸远木归耆。

注：悸，心自跳动也；惊，目触物骇也；健忘，言事易忘也；怔忡，心冲动甚也；恍惚，心时不明也。方乃四君子，加酸枣仁、远志、木香、当归、黄耆。

### 人参固本汤丸　　保元生脉固本汤

固本肺肾两虚病，肺痿咳血欲成劳，二冬二地人参共，保元生脉脾同调。

注：人参固本汤、丸，即人参、天冬、麦冬、生地、熟地也。依本方再加保元之黄耆、炙草，生脉之五味，三方合一，名保元生脉固本汤。同调，谓同调脾、肺、肾，三经虚也。

### 逍 遥 散

逍遥理脾而清肝，血虚骨蒸烦嗽痰，寒热颊赤胁不快，妇人经病脉虚弦，术苓归芍柴薄草，加味栀丹肝热添，肝气滞郁陈抚附，热加吴萸炒黄连。

注：是方，即白术、茯苓、当归、白芍、柴胡、薄荷、甘草也。肝气热，依本方加炒栀子、丹皮，名加味逍遥散。肝气滞，加陈皮；肝气郁，加抚芎、香附；肝气郁热，加吴茱萸、炒川 黄连。惟薄荷只可少许为引，不宜多用。

## 痨瘵总括

痨瘵阴虚虫干血，积热骨蒸咳嗽痰，肌肤甲错目黯黑，始健不泻下为先。

注：久病痨疾而名曰瘵。瘵者，败也，气血两败之意也。有阴虚干血者，有阴虚积热者，当以诸补阴药治之。肌肤甲错，谓皮肤干涩也。目黯黑者，谓目黑无光也。始健，谓初病尚壮；不泻，谓久病不泻也，二者皆可以攻下为先治也。

## 痨瘵治法

痨瘵至泻则必死，不泻能食尚可痊，初取利后宜详审，次服柴胡清骨煎，虚用黄耆鳖甲散，热衰大补养荣参，皮热柴胡胡连入，骨蒸青蒿鳖甲添，阴虚补阴诸丸剂，阳虚补阳等汤圆，咳嗽自同咳嗽治，嗽血成方太平丸。

注：痨瘵之人，病至大便泄泻，则必死矣。若不泻能食，尚堪任药攻治，故可痊

也。初取利后，审其热之微甚，人之强弱。若热甚、人强，宜用柴胡清骨散；热不甚，人弱，宜用黄耆、鳖甲；热微、人弱，宜用十全大补、人参养荣等汤。若皮外发热，加柴胡、胡连；骨内蒸热，加青蒿、鳖甲。午后阴虚发热，宜用补阴诸丸汤药。阳虚恶寒清瘦，宜用补阳诸丸汤药。咳嗽不已，同咳门方参而治之。嗽血者，宜用成方太平丸可也。

### 大黄䗪虫丸　大黄青蒿煎　传尸将军丸

干血大黄䗪虫治，积热蒿黄胆便煎，癸亥腰眼灸七壮，后服传尸将军丸。

注：大黄䗪虫丸有成方。大黄青蒿煎，即青蒿、大黄、猪胆汁、童便煎。痨瘵日久，有生恶虫，身死之后，多遭传染，甚而灭门，名曰传尸痨。宜癸亥日灸两腰眼各七壮，后服传尸将军丸。此方载《丹溪心法》书中。

### 柴胡清骨散

清骨骨蒸久不痊，热甚秦知草胡连，鳖甲青蒿柴地骨，韭白髓胆童便煎。

注：此方乃秦艽、知母、炙草、胡连、鳖甲、青蒿、柴胡、地骨皮、韭白、猪脊髓、猪胆汁、童便也。

### 黄耆鳖甲散

黄耆鳖甲虚劳热，骨蒸晡热渴而烦，肌肉消瘦食减少，盗汗咳嗽出血痰。生地赤芍柴秦草，知耆菀骨半苓煎，人参桂桔俱减半，鳖甲天冬桑倍添。

注：此方即生地、赤芍、柴胡、秦艽、炙草、知母、黄耆、紫菀、地骨皮、半夏、茯苓、人参、桂枝、桔梗、鳖甲、天冬、桑白皮也。

## 自汗盗汗总括

自汗表阳虚恶冷，阳实蒸热汗津津；盗汗阴虚分心肾，心虚不固火伤阴。

注：无因汗出，谓之自汗。自汗谓表阳虚，汗出则恶寒冷，宜用后方。若蒸蒸发热，汗出不恶寒，则为里阳实，宜以调胃承气汤下之。睡则汗出，觉则汗止，谓之盗汗。盗汗为阴虚，当分心虚不固，心火伤阴也。

### 黄耆六一汤　　玉屏风散　　黄耆建中汤

自汗表虚黄耆草，玉屏风散术耆防，气虚加参阳虚附，血虚黄耆建中汤。

注：黄耆六一汤，即黄耆六钱，甘草一钱也。玉屏风散，即黄耆、白术、防风也。二方皆治表虚自汗。若气虚，加人参，阳虚，加附子可也。若不恶寒，不气少，则为血虚，不可用参、附。宜黄耆建中汤，即小建中汤加黄耆也。方在伤寒门。

### 当归六黄汤　　酸枣仁汤

盗汗心火下伤阴，归耆二地柏连芩，心虚酸枣芍归地，知柏苓耆五味参。

注：当归六黄汤，治心火伤阴盗汗，即当归、黄耆、黄芩、黄连、黄柏、生熟地黄也。酸枣仁汤，治心虚不固盗汗，即酸枣仁、当归、白芍、生地、知母、黄柏、茯苓、黄耆、五味子、人参也。

## 失血总括

九窍出血名大衄，鼻出鼻衄脑如泉，耳目出血耳目衄，肤出肌衄齿牙宣，内衄嗽涎脾唾肾，咯心咳肺呕属肝，精窍溺血膀胱淋，便血大肠吐胃间。

注：九窍一齐出血，名曰大衄。鼻出血，曰鼻衄；鼻出血如泉，曰脑衄；耳出血，曰耳衄；目出血，曰目衄；皮肤出血，曰肌衄；齿牙出血，曰齿衄，又名牙宣。此皆衄血随所患处而命名也。若从口出，则为内衄，内衄出血，涎嗽出于脾，唾出于肾，咯

出于心，咳出于肺，呕出于肝，吐出于胃。溺血从精窍而出，淋血从膀胱而出。呕吐之分，呕则有上逆漉漉之声，吐则无声也。

## 失血死证

失血身凉脉小顺，大疾身热卧难凶，口鼻涌出而不止，大下溃腐命多倾。

注：大疾，脉大、疾也。卧难，不能卧也。大衄、大下，血出如涌泉不止，内溃腐尸之气，则命倾也。

## 失血治法

阳乘阴热血妄行，血犯气分不归经，血病及府渗入浊，由来藏病溢出清。热伤失血宜清热，劳伤理损自然平，努即内伤初破逐，久与劳伤治法同。

注：凡失血之证，阳盛乘阴，则血为热迫，血不能安于脉中而妄行气分，不能回归经脉也。若血病伤及于府者，则血渗入肠胃浊道，上从咽出，下从二便而出也；血病伤及于藏者，则血溢出胸中清道，上从喉出，下从精窍而出也。夫血，藏于藏内，行于脉中，躯壳之中不可得而见也。非有损伤，不能为病。而损伤之道有三：一曰热伤，宜以清热为主；一曰劳伤，宜以理损为主；一曰努伤，初宜以破逐为主，久亦宜以理损为主也。

### 犀角地黄汤

热伤一切失血病，犀角地黄芍牡丹，胸膈满痛加桃大，热甚吐衄入芩连，因怒呕血柴栀炒，唾血元参知柏煎，咯加二冬嗽二母，涎壅促嗽郁金丸。

注：热伤一切失血之病，皆宜犀角地黄汤。若胸膈满痛，是为瘀血，加桃仁、大黄；若吐血热盛，加黄芩、黄连；因怒，致吐血及呕血者，加柴胡、炒栀；唾血，加元参、黄柏、知母；咯血，加天冬、麦冬；嗽血，加知母、贝母。涎壅气促，阵阵急嗽带出血者，宜郁金丸，方在后。

### 加味救肺饮加郁金汤

劳伤吐血救肺饮，嗽血加调郁金汤。形衰无热气血弱，人参养荣加麦良。

注：救肺饮，即虚劳门之加味救肺饮，加调郁金末也。若气血虚弱，不见火象，宜用人参养荣汤加麦门冬也。

### 芎归饮

饱食用力或持重，努破脉络血归芎，呕血漉漉声上逆，跌扑堕打有瘀行。

注：饱食用力，或因持重努伤脉络，失血涌吐，宜用芎归饮，引血归经。及呕血、跌扑、堕打，伤其脉络，令人大吐者，亦皆宜之。其有瘀血者，或加大黄以下之；或加桃仁、红花以破之；或加郁金、黄酒以行之。

### 参地煎

参地衄吐血不已，热随血减气随亡，气虚人参为君主，血热为君生地黄。

注：参地煎，即人参、生地黄也。凡因热伤衄、吐血不已者，则热已随血减，然气亦随血亡也。气虚甚者，当倍人参为君；血热者，宜倍生地为君。时时煎服，自止也。

### 泻肺丸

嗽血壅逆虚苏子，积热痰黄泻肺丸，蒌仁半贝金荸杏，三黄惟大有除添。

注：嗽血，痰壅气逆，形气虚者，苏子降气汤降之，方见诸气门。痰黄积热，形气实者，用泻肺丸下之，即栝蒌仁、半夏、浙贝母、郁金、苦荸荠子、杏仁、黄连、黄

芩、大黄也。惟大黄，形气实者加之；若形气虚者，或大便溏泻，则减去不用。

### 保 肺 汤

保肺肺痈吐脓血，白芨薏苡贝金陈，苦梗苦葶甘草节，初加防风溃耆参。

注：保肺汤，即白芨、薏苡仁、贝母、金银花、陈皮、苦桔梗、苦葶苈、甘草节也。初起加防风；溃后加生黄耆、人参。

### 牛膝四物汤

尿血同出痛淋血，尿血分出溺血名，溺血精窍牛四物，淋血八正地金通。

注：淋血、溺血二证，若尿与血同出而痛，名曰淋血；尿与血分出，名曰溺血。溺血，为精窍之病，用四物，倍加牛膝；淋血，为尿窍之病，用八正散，加木通、生地、郁金治之。

### 珀 珠 散

溺血诸药而不效，块血窍滞茎急疼，珀珠六一朱砂共，引煎一两整木通。

注：溺血一证，乃精窍为病，每因忍精不泄，提气采战，或因老年竭欲而成。服诸药不效者，所溺之血成块，窍滞不利，茎中急疼欲死者，用珀珠散。日三服，每服三钱，引用整木通（去粗皮，黄色者），煎汤调服。其方即琥珀末一钱，珍珠末五分，朱砂末五分，飞滑石六钱，甘草末一钱。合均，分三服。若其人大便结燥不通，以八正散加牛膝、郁金下之；有热尿涩，以导赤散加牛膝、郁金清之。利后仍服此药，自有奇功。

### 槐 花 散

便血内热伤阴络，风合肠风湿藏疡，槐花侧枳连炒穗，风加秦防湿楝苍。

注：便血二证，肠风、脏毒。其本皆热伤阴络，热与风合，为肠风，下血多清；热与湿合，为脏毒，下血多浊。均宜槐花散，即炒槐花、炒侧柏叶、醋炒枳壳、川黄连、炒荆芥穗。为末。乌梅汤调服。肠风，加秦艽、防风；脏毒，加炒苦楝、炒苍术。若大肿大痛，大便不通，当以脏毒未溃之疡治之，非脏毒下血之病也。

### 升阳去湿和血汤

便血日久凉不应，升补升耆苍桂秦，归芍丹陈二地草，热加萸连虚人参。

注：便血日久，服凉药不应，宜升补，用升阳去湿和血汤。即升麻、黄耆、苍术、肉桂、秦艽、当归、白芍、丹皮、陈皮、生地、熟地、生甘草、炙甘草也。有热，稍加吴茱萸炒川连；虚，加人参可也。

## 消渴总括

试观年老多夜溺，休信三消尽热干，饮多尿少浑赤热，饮少尿多清白寒。

注：上消属肺，饮水多而小便如常；中消属胃，饮水多而小便短赤；下消属肾，饮水多而小便浑浊，三消皆燥热病也。然试观年老好饮茶者，夜必多溺，则休信三消皆热，而亦有寒者矣。饮水多，小便少而浑赤者，属热，是火盛耗水而浑也；饮水少，小便多而清白者，属寒，是火虚不能耗水也。

## 消渴生死

三消便硬若能食，脉大实强尚可医，不食舌白传肿泻，热多舌紫发痈疽。

注：三消，饮水多，不能食。若能食，大便硬，脉大强实者，为胃实热，下之尚可医也；若不能食，湿多，舌白滑者，病久则传变水肿泄泻；热多，舌紫干者，病久则发痈疽而死也。

## 消渴治法

### 竹叶黄耆汤

便硬能食脉大强，调胃金花斟酌当，不食渴泻白术散，竹叶黄耆不泻方，黄耆黄芩合四物，竹叶石膏减粳姜，气虚胃热参白虎，饮一溲二肾气汤。

注：调胃，谓调胃承气汤；金花，谓栀子金花汤。方俱在伤寒门，酌其所当用可也。不食而渴，已属胃虚，兼之泄泻，胃虚无热矣。故用七味白术散，方在虚损门。若不食而渴，亦不泻者，是虽虚而犹有燥热也，宜用竹叶黄耆汤，即黄耆、黄芩、当归、川芎、白芍、生地、竹叶、石膏、人参、炙草、麦冬、半夏也。若气虚，胃热盛者，宜用人参白虎汤。若下焦虚寒，饮一溲二者，宜用肾气汤。

# 卷四十一

## 神之名义

形之精粹处名心，中含良性本天真，天真一气精神祖，体是精兮用是神。

注：动植之物，一有其形，则形之至精、至粹之处，即名曰心。动物之心者，形若垂莲，中含天之所赋，虚灵不昧之灵性也。植物之心者，即中心之芽，中含天之所赋、生生不已之生意也。此形若无此心，则形无主宰，而良性、生意亦无著落矣。此心若无良性、生意，则心无所施用，不过是一团死肉、一枯草木之芽耳。盖人虽动物之贵，而其中含良性，与一切动物皆同，本乎天真也。天真之气，分而言之为精、气、神。故曰：以精为体，以神为用也。合而言之，浑然一气，故曰：天真一气，精神之祖也。

## 神之变化

神从精气妙合有，随神往来魂阳灵，并精出入阴灵魄，意是心机动未形，意之所专谓之志，志之动变乃思名，以思谋远是为虑，用虑处物智因生。

注：魂，阳之灵，随神往来；魄，阴之灵，并精出入。盖神机，不离乎精气，亦不杂乎精气，故曰：妙合而有也。故指神而言，则神超乎精气之外；指精气而言，则神寓乎精气之中。意者，心神之机，动而未形之谓也；志者，意所专注也；思者，志之变动也；虑者，以思谋远之谓也；智者，以虑处物之谓也。此皆识神变化之用也。

## 五藏神情

心藏神兮脾意智，肺魄肝魂肾志精，气和志达生喜笑，气暴志愤恚怒生，忧思系心不解散，悲哭哀苦凄然情，内生惧恐求人伴，外触骇然响动惊。

注：五藏所藏七神：心藏神，脾藏意与智，肺藏魄，肝藏魂，肾藏精与志也。五藏所生七情：心生喜，肝生怒，脾生忧、思，肺生悲，肾生恐也。气和则志达，故生喜笑；气暴则志愤，故生恚怒；系心不解散，故生忧思；凄心则哀苦，故生悲哭；内恐外触非常事物，故生恐惧惊骇也。

## 神病治法

### 朱砂安神丸

内生不恐心跳悸，悸更惊惕是怔忡，善忘前言曰健忘，如昏似慧恍惚名，失志伤神心胆弱，痰饮九气火相乘，清热朱连归地草，余病他门治法精。

注：惊悸、怔忡、健忘、恍惚、失志、伤神等病，皆因心虚胆弱，诸邪得以乘之也。心气热者，先用朱砂安神丸以清之。其余虚实诸邪，则当与虚损、九气、癫痫、痰饮等门合证拣方，自有效法之处。

仁 熟 散

恐畏不能独自卧，胆虚气怯用仁熟，柏仁地枸味萸桂，参神菊壳酒调服。

注：恐畏不能独自卧者，皆因气怯胆虚也。仁熟散，即柏子仁、熟地黄、枸杞子、五味子、山茱萸、桂心、人参、茯神、菊花、枳壳。为末，老酒调服也。

## 癫痫总括

经言癫狂本一病，狂乃阳邪癫是阴。癫疾始发意不乐，甚则神痴语不伦。狂怒凶狂多不卧，目直骂詈不识亲。痫发吐涎昏噤倒，抽搐省后若平人。

注：李时珍曰：经有言癫狂疾者，又言癫疾为狂者，是癫狂为兼病也。邪于入阳者，狂，邪入于阴者，癫。盖癫疾始发，志意不乐，甚则精神呆痴，言语不伦，而睡如平时，以邪并于阴也。狂疾始发，多怒不卧，甚则凶狂欲杀，目直骂詈，不识亲疏，而夜多不卧，以邪并于阳也。然俱不似痫疾发则吐涎神昏卒倒无知，口噤牙紧，抽搐时之多少不等，而省后起居饮食皆若平人为别也。痫虽分而为五，曰：鸡、马、牛、羊、猪名者，以病状偶类故也。其实痰、火、气、惊四者而已，所以为治同乎癫狂也。

三圣散 青州白丸子 滚痰丸 遂心丹 矾郁丸 控涎丹 抱胆丸 镇心丹

癫狂痫疾三圣吐，风痰白丸热滚痰，痰实遂心气矾郁，痰惊须用控涎丹，无痰抱胆镇心治，发灸百会自然安，初发皂角灌鼻内，涎多欲止点汤盐。

注：癫狂、痫疾，初起多痰者，先以三圣散吐之。风盛有痰者，用青州白丸子；热盛有痰者，用礞石滚痰丸（青礞石、沉香、百药煎、川大黄、黄芩）。痰而形气实者，用遂心散，甘遂、朱砂、猪心也；痰而兼气郁者，用矾郁丸，白矾、郁金也；痰而兼惊者，用控涎丹；无痰神清因而惊悸者，用镇心丹、抱胆丸。皆成方也。痫病发时，灸百会，不拘壮数，以苏为止。再发，再灸，以愈为度。初发，用皂角汁灌鼻内，其风涎即从鼻口中涕唾而出；若苏后其涎不止，以盐汤服之，自止。

## 诸气总括

寒气 炅气 喜气 怒气 劳气
思气 悲气 恐气 惊气

一气触为九寒炅，喜怒劳思悲恐惊。寒收外束腠理闭，炅泄内蒸腠理通，喜则气缓虚极散，劳耗思结气难行，怒气逆上甚呕血，下乘脾虚飧泻成，恐则气下伤精志，惊心无倚乱怔忡，悲消荣卫不散布，壮行弱著病丛生。

注：一气流行，不为邪触，何病之有？若为寒触，外束皮肤，腠理闭、其气收矣，即寒病也。炅，火也。若为火触，热蒸汗出，腠理开，其气泄矣，即暑病也。若为喜触，喜则气和志达，其气缓矣；素中虚极者，缓则气散，即暴脱也。若为劳触，劳则喘息，且汗出，其气耗矣，即劳倦也。若为思触，心有所存，气留不行，其气结矣，即郁气也。若为怒触，怒则气逆甚呕血，其气上矣；上极而下，乘脾之虚，则为飧泄也。若为恐触，恐则精却，伤精志，其气下矣。若为惊触，心无所依，神无所归，虑无所定，其气乱矣。怔忡心动，不安之病也。若为悲触，心肺气戚，荣卫不散，其气消矣。凡此九气丛生之病，壮者得之，气行而愈；弱者得之，气著为病也。

## 诸气辨证

短气气短不能续，少气气少不足言，气痛走注内外痛，气郁失志怫情间，上气气逆苏子降，下气气陷补中宣，臭甚伤食肠胃郁，减食消导自然安。

注：短气者，气短而不能续息也；少气者，气少而不能称形也，皆为不足之证。气痛者，气为邪阻，气道不通，或在经络，或在藏府，攻冲走注疼痛也。上气，乃浊气上逆；下气，为清气下陷。气郁者，或得于名利失志，或得于公私怫情，二者之间也。浊气上逆，苏子降气汤；清气下陷，补中益气汤，甚者加诃子、五味子。然清气下陷，下气不甚臭秽；惟伤食下气，其臭甚秽，乃肠胃郁结，谷气内发，而不宣通于肠胃之外。郁在胃者，上噫气也；郁在肠者，下失气也。补中益气汤，方见内伤门。

## 诸气治法

寒热热寒结者散，上抑下举惊者平，喜以恐胜悲以喜，劳温短少补皆同。

注：寒者热之，麻黄理中是也；热者寒之，白虎生脉是也；结者散之，越鞠解郁是也；上者抑之，苏子降气是也；下者举之，补中益气是也；惊者平之，镇心、妙香是也；喜以恐胜，悲以喜胜，以情治情是也；劳者温之，短气、少气者补之，保元四君是也。

### 木香流气饮

木香流气调诸气，快利三焦荣卫行，达表通里开胸膈，肿胀喘嗽气为疼；六君丁皮沉木桂，白芷香附果苏青，大黄枳朴槟蓬术，麦冬大腹木瓜通。

注：木香流气饮，调治一切诸气为病。其功能快利三焦，通行荣卫，外达表气，内通里气，中开胸膈之气。其水肿胀满，气壅喘嗽，气痛走注，内外疼痛，并皆治之。即人参、白术、茯苓、炙草、橘皮、半夏、丁皮、沉香、木香、中桂、白芷、香附、草果、苏叶、青皮、大黄、枳壳、厚朴、槟榔、蓬术、麦冬、大腹皮、木瓜、木通也。

### 分心气饮

分心气饮治七情，气滞胸腹不流行，正减芷朴通木附，麦桂青桑槟壳蓬。

注：分心气饮，治七情气滞，胸腹之病。正者，谓藿香正气散也。正减者，谓即藿香正气散方减白芷、厚朴，加木通、木香、香附、麦冬、官桂、青皮、桑皮、槟榔、枳壳、蓬术也。

### 苏子降气汤　越鞠汤

苏子降气气上攻，下虚上盛气痰壅，喘咳涎嗽胸膈满，气秘气逆呕鲜红，橘半肉桂南苏子，前朴沉归甘草同。郁食气血痰湿热，越鞠苍栀曲附芎。

注：苏子降气汤，治下虚上盛，气壅上攻，喘咳涎嗽，胸膈满闷，气秘便难，气逆呕血，即橘皮、半夏、肉桂、南苏子、前胡、厚朴、沉香、当归、甘草也。越鞠汤治六郁——食郁、气郁、血郁、痰郁、湿郁、热郁，即苍术、山栀、神曲、香附、抚芎也。夫气郁之病若久，必与血、痰、湿、热、饮、食相合，故治郁之方，可治气郁也。其气实者，加木香；气虚者，加人参；血实者，加红花；血虚者，加当归；痰多者，加半夏；湿多者，加白术；热多者，加黄、连；饮多者，加茯苓；食多者，加麦芽，在临证者消息耳。

### 四　七　汤

四七七气郁生痰，梅核吐咯结喉间，调和诸气平和剂，半苓厚朴紫苏煎；快气橘草香附入，妇人气病效如仙；恶阻更加芎归芍，气痰浊带送白丸。

注：四七汤，治七情过节，七气病生，郁结生痰，如絮如膜，凝结喉间，咯之不

尽，咽之不下，名曰梅核气。日久不愈，变生噎膈，上吐涎沫，下秘二便也。宜用此平和之剂，即半夏、茯苓、厚朴、紫苏叶也。胸腹中气不快，加橘皮、甘草、香附，亦治妇人一切气病。妇人有孕，喜吐者，名曰恶阻，更加川芎、当归、白芍。妇人肥白，多痰气郁，有白浊带下者，亦以本方送青州白丸子可也。

镇心丹　妙香散

惊实镇心朱齿血，惊虚妙香木麝香，山药茯神参耆草，朱砂桔梗远苓菖。

注：心气实，病惊者，宜用镇心丹。即朱砂、龙齿末，等分。猪心血为芡实大丸。每服三丸，麦冬汤下。心气虚，病惊者，宜用妙香散加菖蒲，即木香、麝香、山药、茯神、人参、黄耆、炙草、朱砂、桔梗、远志、茯苓、石菖蒲也。

## 遗精总括

不梦而遗心肾弱，梦而后遗火之强，过欲精滑清气陷，久旷溢泻味醇伤。

注：不梦而遗，谓无所感于心而自遗，则为心、肾虚弱不固也。梦而后遗，谓有所感于心，相火煽而强迫之，则为二火之强不固也。或过欲之人，日惯精滑，或清气不足，下陷不固，或久旷之人，精盛溢泻，或醇酒厚味，火强不固，皆为是病也。

龙骨远志丸　坎离既济汤　封髓丹

心肾虚弱朱远志，龙骨神苓菖蒲参，久旷火旺地知柏，胃虚柏草缩砂仁。

注：龙骨远志丸，治心肾虚弱，不梦而遗者。即龙骨、朱砂、远志、茯神、茯苓、石菖蒲、人参也。坎离既济汤，治梦而后遗，火强久旷者。即生地、黄柏、知母也。若胃虚，食少、便软，则不宜生地、知柏，恐苦寒伤胃，故宜封髓丹，即黄柏、甘草、缩砂仁也。

补　精　丸

精出不止阳不痿，强中过补过淫成，久出血痛形羸死，或发消渴或发痈，阳盛坎离加龙骨，实热解毒大黄攻，调补骨脂韭山药，磁石苁蓉参鹿茸。

注：精出不止，阳强不倒，名曰强中。此病皆因过服房术中补药，或贪淫过欲而成也。若不急治，日久精尽，阳强不化，迫血而出，疼痛不已，形羸而死。或不即死，亦必发消渴、大痈也。阳盛阴虚者，宜大剂坎离既济汤，加生龙骨，清而补之。形实热盛者，宜黄连解毒汤，加大黄，先攻其热可也。病后热去，调理，宜补精丸。即补骨脂、韭子、山药、磁石、肉苁蓉、人参、鹿茸也。

## 浊带总括

浊病精窍溺自清，秽物如脓阴内疼，赤热精竭不及化，白寒湿热败精成。

注：赤，多属热；亦有浊带日久，精竭，阳虚不及化白，而属寒者。白，多属寒；亦有败精，湿热酿成，腐化变白，而属热者。是则不可概以寒、热论赤、白也。

清心莲子饮　萆薢分清饮　珍珠粉丸

浊热清心莲子饮，寒萆菖乌益草苓，湿热珍珠炒姜柏，滑黛神曲椿蛤同。

注：赤浊带下，属热者，宜用清心莲子饮，方在淋门。白浊带下，属寒者，宜用萆薢分清饮。即萆薢、菖蒲、乌药、益智、甘草、茯苓也。赤白浊带下，属湿热者，宜用珍珠粉丸。即炒黑姜、炒黄柏、滑石、青黛、炒神曲、炒椿皮、蛤粉也。

黑　锡　丹

黑锡上盛下虚冷，精竭阳虚火上攻，上壅头痛痰气逆，下漏浊带白淫精，骨脂茴香葫芦巴，肉蔻桂附木金樱，沉香阳起巴戟肉，硫铅法结要研明。

注：赤白浊带下，属虚寒者，及虚阳上攻，头痛喘嗽、痰壅气逆，俱宜黑锡丹。即补骨脂、小茴香、葫芦巴、肉蔻、附子、肉桂、木香、金樱子、沉香、阳起石、巴戟、硫黄、黑铅也。

## 痰饮总括

阴盛为饮阳盛痰，稠浊是热沫清寒；燥少粘连咯不易，湿多易出风掉眩。膈满呕吐为伏饮，支饮喘咳肿卧难；饮流四肢身痛溢，嗽引胁痛谓之悬；痰饮素盛今暴瘦，漉漉声水走肠间；饮留肺胸喘短渴，在心下悸背心寒。

注：饮则清稀，故为阴盛；痰则稠浊，故为阳盛。稠浊，是热痰，属心也；沫清，是寒痰，属肾也；少而粘连，咯不易出，是燥痰，属肺也；多而易出，是湿痰，属脾也；搐搦眩晕，是风痰，属肝也。膈上痰满，呕吐痰涎，此饮留于膈间，名曰伏饮也；喘咳面肿不得卧，此饮留于肺，名曰支饮也；饮流四肢，身体重痛，此饮留行于体，名曰溢饮也；咳嗽，引胁疼痛，此饮留于胁下，名曰悬饮也；素盛今瘦，漉漉有声，水走肠间，此饮留于肠胃，名曰痰饮也。凡饮留于胸肺，则喘满短气而渴；饮留于膈下，则心下悸，或背心寒冷也。

### 二陈汤　燥痰汤

诸痰橘半茯苓草，惟有燥者不相当，风加南星白附子，热加芩连寒桂姜，气合四七郁香附，虚入参术湿入苍；燥芩旋海天冬橘，风消枳桔贝蒌霜。

注：诸痰，谓一切痰，皆宜二陈汤治之。即橘红、半夏，茯苓、甘草也。因有苓、半、性过渗燥，故与燥痰不相当也。依本方，风痰，加南星、白附子；热痰，加黄芩、黄连；寒痰，加干姜、肉桂；气痰，加厚朴、苏叶，即是合四七汤也；因郁生痰，加香附；气虚有痰，加人参、白术，即六君子汤也；湿痰，加苍术。燥痰，宜用燥痰汤，即枯黄芩、旋复花、海石、天冬、橘红、风化芒硝、枳壳、桔梗、贝母、栝蒌霜也。

### 茯苓指迷丸

茯苓风消枳壳半，痰饮平剂指迷丸，寒实瓜蒂透罗治，热实大陷小胃丹。

注：指迷丸，治一切痰饮平和之剂。即茯苓、风化芒硝、枳壳、半夏也。痰饮，寒实者，用瓜蒂散吐之，或用透罗丹下之；热实者，在膈上，用大陷胸汤、丸，在三焦，用小胃丹攻之。

### 半夏茯苓汤加丁香汤　越婢加术汤

流饮控涎苓桂治，伏饮神佑半苓丁，支饮葶苈悬十枣，溢饮越术小青龙。

注：留饮者，谓一切饮留于上下、内外也。实者，用控涎丹攻之；虚者，用苓桂术甘汤温之。伏饮，实者，用神佑丸；虚者，用半夏三钱、茯苓二钱、丁香一钱、生姜三钱，煎服治之，即半夏茯苓汤加丁香 也。支饮，用葶苈大枣汤；悬饮，用十枣汤治之。溢饮，有热者，用越婢加术汤，即麻黄、石膏、甘草、生姜、大枣，加苍术也；有寒者，用小青龙治之。

## 咳嗽总括

有声曰咳有痰嗽，声痰俱有咳嗽名，虽云藏府皆咳嗽，要在聚胃关肺中。胃浊脾湿嗽痰本，肺失清肃咳因生，风寒火郁燥痰饮，积热虚寒久劳成。

注：有声无痰曰咳，有痰无声曰嗽，有声有痰曰咳嗽。《内经》虽云：五藏六府皆令人咳，而大要皆在聚于胃、关于肺也。因胃浊，则所游溢之精气，与脾湿所归肺之津液皆不能清，水精之浊，难于四布，此生痰之本，为嗽之原也。肺居胸中，主气清肃。或为风寒外感，或为痰热内干清肃，有失降下之令，因气上逆而咳嗽也。久劳成，

谓久病咳嗽不已，伤肺成劳也。

### 参苏饮　芎苏饮　香苏饮　茯苓补心汤

参苏感冒邪伤肺，热寒咳嗽噫痰涎，气虚用参实减去，二陈枳桔葛苏前，头痛加芎喘加杏，芩因热入麻干寒，虚劳胎产有是证，补心四物量抽添。

注：参苏饮，治感冒风寒伤肺，咳嗽、噫、唾痰涎，发热恶寒也，即人参、苏叶、橘红、半夏、茯苓、甘草、枳壳、桔梗、前胡、葛根也。形气虚者，必用人参；若形气实，减去可也。若头痛，依本方去人参，以前胡易柴胡，加川芎，名芎苏饮；若喘嗽，依本方去人参，加杏仁，名杏苏饮；若内有热，加黄芩，有寒，加麻黄、干姜。若虚劳之人，及胎前、产后，而有是病，依本方合四物汤，名茯苓补心汤，量其虚实、寒热加减可也。

### 泻心散　葶苈泻白散

泻白肺火郁气分，喘咳面肿热无痰，桑骨甘草寒麻杏，血分加芩热甚连；咳急呕逆青橘半，郁甚失音诃桔添。停饮喘嗽不得卧，加苦葶苈效通仙。

注：泻白散，即桑皮、地骨皮、甘草也。治喘嗽面肿，无痰身热，是为肺经火郁气分。若无汗，是为外寒郁遏肺火，加麻黄、杏仁以发之；若无外证，惟面赤，是为肺经火郁血分，加黄芩。内热甚者，更加黄连以清之；咳急呕逆者，加青皮、橘红、半夏以降之；火郁甚而失音者，加诃子肉、桔梗以开之。若喘嗽面浮，不得卧者，是为兼有停饮，加苦葶苈以泻之，名葶苈泻白散。

### 清　肺　汤

清肺肺燥热咳嗽，二冬母草橘芩桑，痰加蒌半喘加杏，快气枳桔敛味良。

注：清肺汤，即麦冬、天冬、知母、贝母、甘草、橘红、黄芩、桑皮也。有痰，燥而难出，加栝蒌子；痰多，加半夏；喘，加杏仁；胸膈气不快，加枳壳、桔梗；久则宜敛，加五味子。

### 清燥救肺汤

喻氏清燥救肺汤，肺气虚燥郁咳方，参草麦膏生气液，杏枇降逆效功长，胡麻桑叶阿润燥，血枯须加生地黄，热甚牛黄羚犀角，痰多贝母与蒌霜。

注：喻氏，喻嘉言也。枇，枇把叶也。羚犀，羚羊角、犀角也。蒌霜，栝蒌霜也。

### 透罗丹　泻肺丸

寒实痰清透罗丹，咳时涎壅气出难，巴杏大牵皂半饼，热实痰稠泻肺丸。

注：寒实，痰盛涎清，热实，痰盛稠粘，皆能令人咳嗽。嗽时痰涎顿壅，气闭难出。寒实者，用透罗丹，即巴豆、杏仁、大黄、牵牛、皂角、半夏。共为末，蒸饼为小丸。量服。方出《丹溪心法附余》。热实者，宜泻肺丸。方见失血门。

### 人参泻肺汤

积热伤肺宜泻肺，喘嗽痰多粘色黄，胸膈满热大便涩，凉膈枳桔杏参桑。

注：人参泻肺汤，即凉膈散，栀子、连翘、薄荷、黄芩、大黄、甘草、枳壳、桔梗、杏仁、人参、桑皮也。

### 钟乳补肺汤

补肺虚寒喘嗽血，皮毛焦枯有多年，生脉菀款桑皮桂，钟英糯米枣姜煎。

注：补肺汤，即人参、麦冬、五味子、款冬花、紫菀、桑皮、桂枝、钟乳石、白石英、糯米、大枣、生姜也。

### 人参养肺汤

养肺平剂肺气虚，劳久喘嗽血腥宜，参草杏阿知母枣，乌梅罂粟骨桑皮。

注：人参养肺汤，为治肺气虚损久劳，不寒不热之平剂也。其方即人参、炙草、杏仁、阿胶、知母、大枣、乌梅、罂粟壳、地骨皮、桑皮也。

清宁膏　太平丸

咳嗽痰血清宁治，甘桔麦地橘龙圆，薏米川贝薄荷末，血过于痰太平丸。

注：咳嗽痰少血多，用太平丸。方，诸书俱有。

琼玉膏　杏酥膏

琼玉膏治肺虚劳，肺痿干嗽咳涎滔，生地膏蜜参苓末，不虚燥蜜杏酥膏。

注：琼玉膏，治虚燥，先以生地煎膏，后入炼白蜜、人参、茯苓末，搅成膏。杏酥膏治不虚而燥，以杏仁霜、奶酥油、炼白蜜，溶化合膏。

## 喘吼总括

喘则呼吸气急促，哮则喉中有响声，实热气粗胸满硬，虚寒气乏饮痰清。

注：呼吸气出急促者，谓之喘急；若更喉中有声响者，谓之哮吼。气粗胸满，不能布息而喘者，实邪也；而更痰稠、便梗者，热邪也。气乏息微，不能续息而喘者，虚邪也；若更痰饮清冷，寒邪也。

## 喘急死证

喘汗润发为肺绝，脉涩肢寒命不昌，喘咳吐血不得卧，形衰脉大气多亡。

注：气多，谓出气多、入气少也。

华盖汤　千金定喘汤　葶苈大枣汤

外寒喘吼华盖汤，麻杏苏草橘苓桑；减苓加芩款半果，饮喘难卧枣葶方。

注：外寒伤肺喘急，用华盖散。即麻黄、杏仁、苏子、甘草、橘红、赤茯苓、桑皮也。依本方减茯苓，加黄芩、款冬花、半夏、白果，名千金定喘汤，治哮吼表寒之喘。葶苈大枣汤，治停饮不得卧之喘也。

萝皂丸　苏子降气汤

火郁喘急泻白散，痰盛作喘萝皂丸，蒌仁海石星萝皂，气喘苏子降气痊。

注：面赤浮肿，谓之火郁之喘，宜泻白散。痰盛声急，谓之痰喘，宜萝皂丸。无痰声急，谓之气喘，宜苏子降气汤。方在诸气门。

五味子汤　黑锡丹　肾气汤　人参理肺汤

气虚味麦参陈杏，虚寒黑锡肾气汤，日久敛喘参桔味，麻杏罂粟归木香。

注：五味子汤，即五味子、麦冬、人参、陈皮、杏仁也。人参理肺汤，即人参、桔梗、五味子、麻黄、杏仁、罂粟壳、当归、木香也。黑锡丹，方在浊带门。肾气汤，方在虚劳门。

## 肿胀总括

卫气并脉循分肉，内伤外感正邪攻，外邪客脉为脉胀，邪留分肉肤胀生。

注：《经》曰：卫气之在身也，常然并脉，循分肉行，阴阳相随，何病之有？若其人内伤七情，外感六气，饮食失节，劳役过度，则邪正相攻，荣卫失和。卫气与风寒之邪，客于脉中，则为脉胀；卫气与风寒之邪，留于分肉，则为肤胀也。

## 诸脉胀、单腹胀、肤胀、鼓胀

脉胀筋起络色变，久成单腹末脱清，肤胀鏊鏊初不硬，缠绵气鼓胀膨膨。

注：脉胀之证，腹筋起，络色变，久而不已，则成单腹胀，四末脱瘦清冷也；肤胀之证，鼓鼓然，初不坚硬；缠绵不愈，则成气鼓胀满，膨膨急硬也。

## 肠覃、石瘕

外邪干卫客肠外，肠覃月事以时行；外邪干营客胞内，石瘕经闭状妊盈。

注：风寒之邪，不客于脉中分肉，而干卫气，深入客于肠外，僻而内著，日以益大，状如怀子，月事仍以时行，名曰肠覃。或干营气，深入客于胞中，恶血留止，日以益大，状如怀子，月事不以时下，名曰石瘕。此皆生于女子，在男子，则为疝病也。

## 水胀、石水、风水

皮厚色苍多是气，皮薄色泽水湿成，气速安卧从上下，水渐难眠咳喘征，石水少腹肿不喘，风水面肿胫足同，石水阴邪寒水结，风水阳邪热湿凝。

注：凡肿胀之病，皮厚色苍者，皆属气也；皮薄色泽者，皆属水也。气，阳也。阳性急，故为胀速，每从上肿而渐下，得以安卧，邪在外也。水，阴也，阴性迟，故为胀渐，每从下肿而渐上，更有咳喘不得卧之征也。石水之证，少腹肿满，水在下，故不喘也。上肿曰风，下肿曰水。故风水之证，面与胫足同肿也。然石水，属阴邪，故曰寒结也；风水，属阳邪，故曰热湿凝也。

## 胀满水肿死证

腹胀身热及失血，四末清脱泻数行，肿起四肢后入腹，利旋满肿腹筋青，唇黑脐突阴囊腐，缺盆脊背足心平，脉大时绝或虚涩，肿胀逢之却可惊。

注：腹胀身热，阳盛胀也，若吐衄泻血，则阴亡矣；四肢瘦冷，阴盛胀也，若数泻不止，则中脱矣。先肿胀腹，后散四肢者，可治；先肿四肢，后归入腹者，不治；肿胀之病，多实，服利下之药，旋消旋起，则为正不胜邪，亦不治；腹筋青涨高起，胀肿苍黑，脐肿突出，阴囊肿腐，缺盆脊背肿平，足心肿平，则五藏伤，皆不治也。脉大而时绝，或虚涩细，则气血败，皆死脉也。

### 木香流气饮

肤胀脉胀通身胀，单腹鼓胀四肢平；肤胀木香流气饮，脉胀加姜黄抚芎。

注：肤胀，皮肤胀也；脉胀，经脉胀也。此二胀，皆通身胀也。单腹胀，四肢不胀；鼓胀，其胀如鼓。此二胀，皆腹胀，四肢不胀也。肤胀，宜用木香流气饮。脉胀亦用此汤，更加姜黄、抚芎也。方在诸气门。

### 厚朴散　下瘀血汤

单腹鼓胀分气血，气实肠覃厚朴榔，木枳青陈遂大戟，血实石瘕下瘀汤。

注：单腹胀、鼓胀，当分气、血而治。肠覃，亦气病也，故同气实胀者一治之，皆用厚朴散，即厚朴、槟榔、木香、枳壳、青皮、陈皮、甘遂、大戟。石瘕，亦血病也，故同血实胀者一治之，宜用下瘀血汤，即大黄、桃仁、䗪虫、甘遂也。

### 寒胀中满分消汤　　热胀中满分消汤

气虚胀病分寒热，中满分消有二方。寒胀参芪归苓朴，半夏吴萸连二姜，升柴乌麻青柏泽，毕澄草蔻益木香；热缩六君知猪泽，枳朴芩连干姜黄。

注：胀有虚、实、寒、热，若胀而形气虚少寒者，宜用寒胀中满分消汤，即人参、黄芪、当归、茯苓、厚朴、半夏、吴萸、黄连、干姜、生姜、升麻、柴胡、川乌、麻黄、青皮、黄柏、泽泻、毕澄茄、草豆蔻、益智、木香也。胀而形气虚少热者，宜用热胀中满分消汤，即缩砂、人参、白术、茯苓、炙草、广皮、半夏、知母、猪苓、泽

泻、枳壳、厚朴、黄芩、黄连、干姜、姜黄也。

## 水肿治法

上肿多风宜乎汗，下肿多湿利水泉，汗宜越婢加苍术，利用贴脐武珀丹，外散内利疏凿饮，喘不得卧苏葶先，阳水热浚湿神祐，阴水实脾肾气丸。

注：从上肿者，多外感风邪，故宜乎汗。从下肿者，多内生湿邪，故宜乎利水。外散风水，宜用越婢汤加苍术，即麻黄、石膏、甘草、苍术也。内利水湿，宜用贴脐等法：一以巴豆（去油）四钱，水银粉二钱，硫黄一钱，研匀成饼。先用新绵一片，布脐上，内饼，外用帛缚，时许，自然泻下恶水。待下三、五次，去药，以粥补住。日久形羸，隔一日取一次，一饼可救三、五人。一以鲜赤商陆根，杵烂贴脐上，以帛缚定，水自小便出。一以田螺四个，大蒜五个，车前子末三钱，研成饼，贴脐中，以帕缚之，少时尿利即愈。或内服沉香琥珀丸，即苦葶苈子、真郁李仁、防己、沉香、陈皮、琥珀、杏仁、苏子、赤茯苓、泽泻、麝香也。若通身肿，则当外散内利，宜用疏凿饮子两解之。若水盛上攻，喘急不得卧，则当先用苏子葶苈丸以定喘，即此二味，等分为末，枣肉丸。阳水属热实者，热盛，宜用大圣浚川散；湿盛，宜用舟车神祐丸以下之。二方在《医宗必读》。阴水属寒虚者，脾虚不食、便软，宜用实脾饮；肾虚胫足冷硬，宜用肾气丸。

### 疏凿饮子　茯苓导水汤

水肿两解疏凿饮，和剂茯苓导水汤，疏凿椒目赤小豆，槟榔商陆木通羌，秦艽大腹苓皮泽，茯苓导水泽苓桑，木香木瓜砂陈术，苏叶大腹麦槟榔。

注：水肿，外散内利两解，峻者，疏凿饮，即椒目、赤小豆、槟榔、商陆、木通、羌活、秦艽、大腹皮、茯苓皮、泽泻也。外散内利两解，和者，茯苓导水汤，即泽泻、茯苓、桑皮、木香、木瓜、砂仁、陈皮、白术、苏叶、大腹皮、麦冬、槟榔也

### 实　脾　饮

里实自然寻浚祐，里虚实脾四君香，木瓜附子大腹子，厚朴草果炒干姜，投诸温补俱无验，欲诸攻下又难当，须行九补一攻法，缓求淡食命多昌。

注：里实，二便涩者，宜用浚川散、神祐丸。里虚，二便通者，宜用实脾饮，即人参、白术、茯苓、炙草、木香、木瓜、川附子、大腹子、厚朴、草果、炒干姜也。肿胀之病，属虚寒者，自宜投诸温补之药。而用之俱无效验者，虚中必有实邪也，欲投诸攻下之药，而又难堪；然不攻之，终无法也，须行九补一攻之法。是用补养之药九日，俟其有可攻之机，而一日用泻下之药攻之。然攻药亦须初起少少与之，不胜病，渐加之，必审其药与元气相当，逐邪而不伤正，始为法也。其后或补七日、攻一日；补五日、攻一日，补三日，攻一日；缓缓求之，以愈为度。若能戒盐酱，淡食百日，多有生者。

# 卷四十二

## 疟疾总括

夏伤于暑舍营内，秋感寒风并卫居，比时或为外邪束，暑汗无出病疟疾。

注：经曰：疟疟皆生于风。谓四时病疟，未有不因风寒外束，暑邪内伏者也。又曰：疟者，风寒之气不常也。此言比时病疟者也。又曰：夏伤于暑，秋为痎疟。又曰：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风疟。谓夏伤于暑，其邪甚者，即病暑；其邪微者，则舍于营，复感秋气寒风，与卫并居，则暑与风寒合邪，始成疟病也。其不即病伤寒者，亦以有

暑邪预伏于营中也。盖有风无暑，惟病风；有暑无风，惟病暑；必风、暑合邪，始病疟也。

## 日作间作

疟随经络循伏膂，深入脊内注伏冲，横连膜原薄藏府，会卫之时正邪争，得阴内薄生寒栗，得阳外出热蒸蒸，邪浅日作日会卫，邪深间作卫迟逢。

注：疟气之邪，伏藏于营，随其经络，循脊膂之表而下。此初病邪浅，传舍之次也。其邪深者，则入脊膂之内，伏注于冲脉，横连诸经脂膜之原内及藏府。此邪渐深，传舍之次也。卫气者，一日、一夜周于身。每至明旦，则出足太阳睛明，大会于风府，腠理乃开。开，则所客营卫之邪入；邪入，得阴内薄，则生寒，得阳外出，则生热，内外相薄，邪正交争，而病乃作也。病初邪浅者，卫行未失常度，其邪日与卫会，故日作也；病久邪深者，卫行迟，失常度，其邪不能日与卫会，故间日乃作也。时有间二日、间三日，或至数日作者，亦卫气行愈迟，会愈迟，故作愈迟也。

## 疟昼夜作

卫不循经行脉外，阳会昼发阴夜发，邪退自然归阳分，病进每必入阴家。

注：营气循经而行脉中。卫气不循经而行脉外，惟日行于三阳，夜行于三阴。故邪在三阳之浅者，则昼发；邪在三阴之深者，则夜发。病邪将退者，夜发退为昼发，此为去阴就阳，则病欲已也；病邪渐进者，昼发进为夜发，此为去阳入阴，则病益甚也。

## 疟早晏作

卫气平旦会风府，邪传日下一节间，从头循下故益晏，下极复上早之缘。

注：卫气流行，每日平旦会于风府，而邪气中人，从头项历风府，下循背腰，日下传脊之一节，邪与卫会日晚，故作日益晏也。邪传下极骶冲，其气复上行，邪与卫会日早，故作日益早也。

## 疟疾治法

疟初气实汗吐下，表里俱清用解方，清解不愈方可截，久疟形虚补自当。

注：疟初气实，均宜汗、吐、下。有表、里证，汗、下之，胸满呕逆有饮者，吐之。表里俱清，宜用和解。清解不愈，表里无证，可用截药止之。久疟形羸气虚，宜用补剂，自当然也。

### 桂麻各半汤

疟初寒热两平者，桂麻各半汗方疗，汗少寒多麻倍入，汗多倍桂热加膏。

注：疟病初起，寒热不多不少，两平者，宜桂麻各半汤汗之；汗少、寒多、热少者，倍麻黄汤汗之；汗多，寒少、热平者，倍桂枝汤汗之，热多者，更加石膏。

### 麻黄羌活汤　桂枝羌活汤　麻黄羌活加半夏汤
### 白虎汤　白虎桂枝汤　柴胡白虎汤　柴胡桂枝汤

寒多寒疟而无汗，麻黄羌活草防寻。热多有汗为风疟，减麻添桂呕半均。先热后寒名温疟，白虎汗多合桂君。瘅疟但热柴白虎，牝疟惟寒柴桂亲。

注：此皆诸疟初起之汗法也。先伤于寒，后伤于风，先寒后热，寒多热少、无汗，谓之寒疟，宜用麻黄羌活汤，即麻黄、羌活、防风、甘草也。先伤于寒，后伤于风，先寒后热，热多寒少、有汗，谓之风疟，宜用桂枝羌活汤，即桂枝、羌活、防风、甘草也。二证呕者，均加半夏。先伤于风，后伤于寒，先热后寒，谓之温疟，宜用白虎汤；

汗多，合桂枝汤。阳气盛、阳独发，则但热而不寒，谓之瘅疟，宜用柴胡白虎汤，即小柴胡合白虎汤也。阴气盛、阴独发，则但寒而不热，谓之牝疟，宜用柴胡桂枝汤，即小柴胡合桂枝汤也。

### 草果柴平汤　大柴胡汤

食疟痞闷噫恶食，草果小柴平胃宜，疟里便硬大柴下，消槟果朴量加之。

注：因食而病疟者，则痞闷、噫气、恶食，宜小柴胡合平胃散，加草果清之。凡疟有里不清、便硬者，宜大柴胡汤，加芒硝、厚朴、草果、槟榔下之

### 清　脾　饮

疟疾已经汗吐下，清解未尽寒热方，清脾白术青朴果，小柴参去入苓姜，气虚加参痰橘半，饮多宜逐倍姜榔，渴热知膏天花粉，食滞麦曲湿泽苍。

注：疟疾已经或汗或吐或下，表里无证，法当清解，宜用清脾饮和之。即白术、青皮、厚朴、草果、柴胡、黄芩、半夏、甘草、茯苓、生姜也。气虚者，加人参；痰多者，加橘红，倍半夏；饮多者，倍生姜，加槟榔；渴热者，加知母、石膏、天花粉；食滞者，加麦芽、神曲；湿盛者，加泽泻、苍术。

## 久疟、虚疟、劳疟

久疟气虚脾胃弱，四兽益气等汤斟，劳疟鳖甲十全补，热除耆桂入柴芩。

注：久患疟疾，形气俱虚，脾胃弱，不思食，宜用四兽饮、补中益气等汤，斟酌治之。久病劳损，气血两虚，而病疟疾者，名曰劳疟，宜用十全大补汤，倍加鳖甲。热盛者，除去黄耆、肉桂，加柴胡、黄芩也。

### 柴胡截疟饮　蜜佗僧散

诸疟发过三五次，表里皆清截法先，未清截早发不已，已清不截正衰难，截虚柴胡截疟饮，小柴梅桃槟常山。截实不二佗僧散，烧酒冷调服面南。

注：凡疟按法治之，发过三、五次，表里无证，当先以截疟药截之。若表里未清，截早，则疟疾必复发之不已。表里已清，不截，则正衰邪盛而难治也。截不足人之疟，宜用小柴胡汤加常山、槟榔、乌梅、桃仁。姜、枣煎，并滓露一宿，次日发前一、二时小温服；恶心，以糖拌乌梅肉压之。截有余人之疟，宜用不二饮全方，或蜜佗僧细末，大人七分，小儿量之，冷烧酒调，面南如前法服之。一服不愈，再服必止。戒鸡、鱼、豆腐、面食、羹汤、热粥、热物。

## 痎疟、疟母

痎疟经年久不愈，疟母成块结癖癥，形实控涎或化滞，攻后余法与前同。

注：痎疟，经年不愈之老疟也。疟母，久疟，腹中成块癖也。形实，宜用控涎丹，以攻痰饮；或用化滞丸，以攻积滞。攻后之余法，与前所治疟法同也。

### 桂枝麻黄柴胡四物去杏仁加桃仁汤

疟在夜发三阴疟，桂麻柴物杏易桃，鬼疟尸注多恶梦，恐怖苏合效功高。

注：疟在夜发，名曰三阴疟疾。初热，宜用桂枝汤、麻黄汤、小柴胡汤、四物汤方合剂，以杏仁易桃仁，增损汗之；汗解之后，余同前法。鬼疟，亦多在夜发，由尸气注之，比三阴疟疾，则夜多恶梦，时生恐怖，宜用苏合香丸治之。

## 霍乱总括

挥霍变乱生仓卒，心腹大痛吐利兼，吐泻不出干霍乱，舌卷筋缩入腹难。

注：欲吐不吐，欲泻不泻，心腹大痛，名曰干霍乱，又名搅肠痧。若舌卷筋缩，则卵阴入腹，难治也。

藿香正气散　二香汤　甘露饮

霍乱风寒暑食水，杂邪为病正气方，藿苏陈半茯苓草，芷桔腹皮厚朴当，转筋木瓜吴萸入，暑合香薷湿入苍，暑热六一甘露饮，寒极乌附理中汤。

注：霍乱之病，得之于风、寒、暑、食、水邪杂揉为病，乱于肠胃，清浊相干，故心腹大痛、吐泻也。藿香正气散，即藿香、苏叶、陈皮、半夏、茯苓、甘草、白芷、桔梗、大腹皮、厚朴也；暑则吐多，合香薷饮，名二香汤；湿则泻多，加苍术。暑热甚者，用辰砂六一散，或五苓散加石膏、滑石、寒水石，名甘露饮。寒极，肢厥脉伏者，用炮川乌、炮川附合理中汤。

## 噎膈翻胃总括

三阳热结伤津液，干枯贲幽魄不通，贲门不纳为噎膈，幽门不放翻胃成。二证留连传导隘，魄门应自涩于行，胸痛便硬如羊粪，吐沫呕血命难生。

注：三阳热结，谓胃、小肠、大肠三府热结不散，灼伤津液也。胃之上口，为贲门；小肠之上口，为幽门；大肠之下口，为魄门。三府津液既伤，三门自然干枯，而水谷出入之道不得流通矣。贲门干枯，则纳入水谷之道路狭隘，故食不能下，为噎塞也；幽门干枯，则放出腐化之道路狭隘，故食入反出，为翻胃也；二证留连日久，则大肠传导之路狭隘，故魄门自应燥涩难行也。胸痛如刺，胃腕伤也；便如羊粪，津液枯也；吐沫呕血，血液不行，皆死证也。

人参利膈丸　汞硫散

五汁大黄清燥热，丁沉君子理虚寒，便秘壅遏应利膈，吐逆不止汞硫先，利膈小承参草木，归藿槟桃麻蜜丸，汞一硫二研如墨，老酒姜汁服即安。

注：五汁，谓五汁饮，以清燥干也。大黄，谓大黄汤，即大黄一味。用姜汁炙，大黄片变黑黄色，量人强弱，每用二、三钱，加陈仓米一撮，葱白二茎，煎，去滓服。以治热结也。丁香、沉香加入四君子、六君子、理中汤内，治虚寒也。利膈，谓利膈丸，即枳壳、厚朴、大黄，人参、甘草、木香、当归、藿香、槟榔、桃仁、火麻仁，蜜为丸也。汞硫，谓汞硫散也。

四君子汤　四物汤　二陈汤　二十四味流气饮

气少血枯四君物，痰多气滞二陈流，余者亦同呕吐法，竭思区画待天休。

注：气少者，宜四君子汤；血枯者，宜四物汤；痰多，宜二陈汤；气滞者，宜二十四味流气饮。其余之治法同呕吐。此病虽竭心思区画，亦不过尽人事，以待天命也。

## 呕吐哕总括

有物有声谓之呕，有物无声吐之征，无物有声哕干呕，面青指黑痛厥凶。

注：面色青，指甲黑也，中痛不止，肢厥不回，其凶可知也。

小半夏汤　橘皮半夏汤　大半夏汤　黄连半夏汤　丁萸六君汤

呕吐半姜为圣药，气盛加橘虚蜜参，热盛姜连便闭下，寒盛丁萸姜六君。

注：便闭，谓大、小二便闭而不行，宜攻下也。初吐，切不可下，恐逆病势也。

五汁饮　硫汞散　化滞丸

润燥止吐五汁饮，芦荠甘庶竹沥姜，呕吐不下硫汞坠，积痛作吐化滞良。

注：五汁饮，即芦锥、荸荠、甘蔗、竹沥、姜汁也。呕吐诸药，汤水到咽即吐者，宜用重坠之药，以石硫黄二钱，水银一钱，同研，如煤色，极细，用老酒、姜汁调用。稍点白滚汤，亦可顿服之，其药即不能吐出。次日大便，出黑色秽物，诸汤水药服之，则不吐也。如不大便黑色，再服，以大便利为度。吐而痛者，乃积也，宜化滞丸。

## 诸泄总括

湿泻　濡泻　水泻　洞泻
寒泻　飧泻　脾泻　肾泻

湿胜濡泻即水泻，多水肠鸣腹不疼。寒湿洞泻即寒泻，鸭溏清彻痛雷鸣。完谷不化名飧泻，土衰木盛不升清。脾虚腹满食后泻，肾泻寒虚晨数行。

注：濡者，水也。洞者，直倾下也。鸭溏，如鸭屎之溏，澄彻清冷也。痛，腹痛也。雷鸣，肠鸣甚也。不升清，谓清气在下，不上升也。脾泻，脾虚也。食泻，饮食后即泻也。晨数行，每至早晨，行泻数次也。

食泻　胃泻　饮泻　痰泻　火泻　暑泻　滑泻　大瘕泻

伤食作泻即胃泻，噫气腹痛秽而粘。渴饮泻复渴饮泻，时泻时止却属痰。火泻阵阵痛饮冷，暑泻面垢汗渴烦。滑泻日久不能禁，大瘕今时作痢看。

注：过食作泻，名曰食泻，即胃泻也。秽而粘，所泻之物臭而粘也。渴而饮，饮而泻，泻而复渴，渴而复饮，饮而复泻，饮泻也。时或泻，时或不泻，属痰泻也。阵阵，谓泻一阵、痛一阵也。大瘕泻，即今时之痢疾病也。

## 泄泻死证

泄泻形衰脉实大，五虚哕逆手足寒，大孔直出无禁止，下泻上噦命多难。

注：五虚，谓脉细、皮寒、气少、水浆不入、大便不禁也。大孔，谓肛门大孔不禁也。

### 参苓白术散

湿泻胃苓分清浊，寒泻理中附子添，飧泻升阳益胃治，倍加芍药减黄连，脾泻参苓白术散，扁豆四君莲肉攒，意苡山药缩砂桔，肾泻二神四神丸。

注：参苓白术散，即扁豆、人参、白术、茯苓、炙草、莲肉、薏苡仁、山药、缩砂、桔梗也。二神丸，即补骨脂、肉豆蔻，本方加吴茱萸、五味子，名四神丸。

### 青六散　芍药芩连葛根汤　八柱散

食泻实下虚消导，饮泻实者神祐斟，虚者春泽甘露饮，痰泻实攻虚六君，火泻草芍芩连葛，暑泻红曲六一匀，滑泻八柱理中附，粟壳乌梅诃蔻寻。

注：食泻，形气实者，宜大承、化滞等药下之；形气虚者，宜枳术、平胃等消导之。神祐斟，谓虽当用神祐丸逐饮，然亦斟酌不可过也。春泽，谓春泽汤也。甘露饮，谓五苓甘露饮也。芍药芩连葛根汤，即甘草、芍药、黄芩、黄连、葛根也。青六散，即六一散加红曲也。八柱散，附子理中汤加罂粟壳、乌梅、诃子、肉蔻也。

### 泻心导赤散　茯苓车前子饮　苓桂理中汤

《口糜泄泻》虽云热，上下相移亦必虚，心脾开窍于舌口，小肠胃病化职失，糜发生地通连草，泻下参苓白术宜，尿少茯苓车前饮，火虚苓桂理中医。

注：口疮糜烂、泄泻一证，古经未载，以理推之，虽云属热，然其上发口糜，下泻即止，泄泻方止，口糜即生，观其上、下相移之情状，亦必纯实热之所为也。心之

窍开于舌，脾之窍开于口，心脾之热，故上发口舌疮赤糜烂；胃主消化水谷，小肠主盛受消化，心脾之热，下移小肠胃府，则运化之职失矣，故下注泄泻也。口糜发时，晚用泻心导赤散，滚汤淬服之，即生地、木通、黄连、甘草梢也；下泄泻时，早晚用参苓白术散、糯米汤服之。若小便甚少，下利不止，则为水走大肠，宜用茯苓、车前子二味各等分，煎汤，时时代饮，利水导热。若服寒凉药口疮不效，则为虚火上泛，宜用理中汤加肉桂大倍茯苓，降阳利水。降阳，而口糜自消；水利，泄泻自止，可并愈也。

## 痢疾总括

大瘕小肠大肠泻，肠癖滞下古痢名，外因风暑湿蒸气，内因不谨饮食生。白痢伤气赤伤血，寒虚微痛热窘疼，实坠粪前虚坠后，湿热寒虚初久称。

注：大瘕泻者，里急后重，数至圊而不能便，茎中痛也；小肠泻者，溲涩而便脓血，少腹痛也；大肠泻者，食已窘迫，大便色白，肠鸣切痛也；肠癖者，饮食不节，起居不时，阴受之，则入五藏，膜胀闭塞，下为飧泻，久为肠癖，腹痛下血也；滞下者，积汁垢腻，与湿热滞于肠中，因而下也。此皆古痢之名也。然痢之为病，里急后重，下利脓血，小便赤涩。里急者，腹痛积滞也；后重者，下坠气滞也；小便赤涩者，湿热郁滞也。皆因外受风暑、湿蒸之气，内伤生冷、饮食过度而生也。白痢自大肠来，大肠与肺为表里，肺主气，故属伤气也；赤痢自小肠来，小肠与心为表里，心主血，故属伤血也。寒闭痛甚，寒开痛微，痢开病减，故痛微也。虚者少气，气无壅滞，故亦痛微也。热者多实，性急不得舒通，故窘痛甚也。后坠、下迫肛门，粪出坠止，为粪前坠，乃滞也，故曰实坠；粪出更坠，为粪后坠，非滞也，故曰虚坠。初痢，多属湿热，久痢，多属寒虚也。

噤口痢　水谷痢　风痢　休息痢
热痢　寒痢　湿痢　五色痢

噤口饮食俱不纳，水谷糟粕杂血脓；风痢坠重圊清血，休息时作复时停；热痢鱼脑稠粘秽，寒痢稀澼白清腥；湿痢黑豆汁浑浊，五色相杂藏气凶。

注：噤口痢者，下利不食，或呕不能食也。水谷痢者，糟粕、脓血杂下也。风痢者，似肠风，下清血而有坠痛也。休息痢者，时发作时停止也。五色痢者，五色脓血相杂而下也，若有藏腐尸臭之气，则凶。

## 痢疾死证

水浆不入利不止，气少脉细皮肤寒，纯血噤口呕藏气，身热脉大命难全。

注：下利不止，水浆不入，气少脉细，皮肝寒，死于阳绝也。下利纯血，噤口，呕逆藏气，身热脉大，死于阴绝也。

仓廪汤　大黄黄连汤

初痢表热宜仓廪，里热冲心大黄连，寒痢理中诃蔻缩，附白桂赤不须言。

注：初痢，有表证，发热者，不宜攻之，法当先解其外，用仓廪汤汗之。里热盛，上冲心，作呕、噤口者，法当先攻其里，用大黄、黄连，好酒煎服，攻之。寒痢，宜用理中汤，加诃子、肉蔻、缩砂。白多者，加附子；赤多者，加肉桂也。

芍　药　汤

初痢内外无大热，芩连枳木芍归榔，桂草尿涩滑石倍，利数窘痛入大黄。

注：初痢，外无表热，内热不盛，宜用芍药汤。即黄芩、黄连、枳实、木香、芍药、当归、槟榔、甘草、肉桂少许也。小便涩赤，加滑石；下利次数无度，下坠痛甚，

入大黄也。

香连和胃汤　参连开噤汤　贴脐法

痢疾下后调气血，宜用香连和胃汤，黄芩芍药香连草，陈皮白术缩砂当，赤虚更加椿榆炒，白虚参苓共炒姜，噤口参连石莲子，贴脐王瓜藤散良。

注：痢疾攻后，病势大减，宜调气血，用香连和胃汤，即黄芩、芍药、木香、黄连、甘草、陈皮、白术、缩砂、当归也。赤痢，下血多，虚者，当涩之，加炒椿根白皮、炒地榆；白痢，日久气虚者，加人参、茯苓、炒干姜以补之。实而噤口，堪下者，以大黄黄连汤下之；不堪下者，内以人参、黄连、石莲子煎汤，徐徐服之，下咽即好。外以贴脐王瓜藤散，即王瓜藤、茎、叶经霜者，烧灰，香油调，纳脐中，即有效也。

真人养藏汤

久痢寒热乌梅治，寒虚滑痢养藏汤，参术肉蔻归诃桂，芍药罂粟草木香。

注：久痢，藏有寒热不分者，宜用乌梅丸调和之；寒虚滑脱者，宜用养藏汤温补之，即人参、白术、肉蔻、当归、诃子、肉桂、芍药、罂粟壳、甘草、木香也。

香连平胃散　胃风汤

水谷调中益气治，湿痢香连平胃方，虚湿风痢胃风治，桂粟八珍减地黄。

注：水谷痢者，乃脾胃虚，腐化不及，宜调中益气汤；湿痢，宜木香、黄连，合平胃散方；湿而虚者，宜用胃风汤，即肉桂、粟米、八珍汤减地黄也。

## 五色痢、休息痢治法

五色休息皆伤藏，涩早滞热蕴于中，补之不应脉有力，日久仍攻余法同。

注：五色、休息二痢，皆因用止涩药早，或因滞热下之未尽，蕴于肠胃，伤藏气也。用一切补养之药不应，则可知初病，非止涩太早，即下之未尽也。诊其脉，若有力，虽日久，仍当攻也。其余治法，与诸痢同。

## 疸证总括

面目身黄欲安卧，小便浑黄疸病成，已食如饥饱烦眩，胃疸谷疸酒疸名，女劳额黑少腹急，小便自利审瘀生，黄汗微肿皆湿热，阴黄重痛厥如冰。

注：面目身黄，但欲安卧，小便黄浑，此黄疸病已成也。如已食如饥，食难用饱，饱则心烦、头眩，此欲作胃疸。胃疸者，即谷疸也。若已见黄色，疸已成矣。得之于胃有湿热，大饥过食也。酒疸者，得之于饮酒无度，而发是病也。女劳疸者，疸而额黑，少腹急，小便自利，得之于大劳大热与女交接也。瘀血发黄，亦少腹急，小便自利，但不额黑耳。详在伤寒门。黄汗者，汗出黄色染衣，面目微肿，得之于素有湿热，汗出入水浴之也。此皆湿热而成，惟阴黄则属湿寒。阴黄者，身重而痛，厥冷如冰，详在伤寒门。

## 疸病死证

疸过十日而反剧，色若烟熏目暗青，喘满渴烦如啖蒜，面黧汗冷及天行。

注：仲景曰：黄疸之病，当以十八日为期，治之十日以上，宜差，反剧，为难治也。色若烟熏，目神暗青，阳黄死证也；喘满渴烦不已，心胸如啖蒜刺痛，黄毒入腹，死证也；面色黧黑，冷汗染染，阴黄死证也；天行疫疠发黄，名曰瘟黄，死人最暴也。

麻黄茵陈醇酒汤　茵陈蒿汤　栀子柏皮汤　茵陈五苓散

表实麻黄茵陈酒，里实茵陈栀大黄，无证茵陈栀子柏，尿少茵陈五苓汤。

注：诸疸，表实无汗者，以麻黄、茵陈，无灰好酒煎服汗之；里实不便，以茵陈、栀子、大黄下之。无表里证，以茵陈、栀子、柏皮清之；小便短少，以茵陈五苓散利之。

### 胃 疸 汤

谷疸热实宜乎下，不实宜用胃疸汤，茵陈胃苓减草朴，连栀防己葛秦方。

注：胃疸汤，即茵陈、苍术、陈皮、白术、茯苓、猪苓、泽泻、黄连、栀子、防己、葛根、秦艽也。

### 茵陈解醒汤 栀子大黄汤 蔓菁散 加味玉屏风散

酒疸虚茵解醒汤，实用栀豉枳大黄；黄汗一味蔓菁散，石膏茵陈耆术防。

注：酒疸，虚者，用茵陈解醒汤，即葛花解醒汤加茵陈也；实者，用栀子大黄汤，即栀子、淡豆豉、枳实、大黄也。黄汗，宜用蔓菁子一味，为细末，每服二钱，日三，井华水调服，小便白则愈；或用加味玉屏风散，即石膏、茵陈、黄耆、白术、防风也。

### 石膏散 肾疸汤

女劳实者膏滑麦，女劳虚者肾疸医，升阳散火减去芍，加芩柏曲四苓俱。

注：石膏散，即煅石膏、飞滑石，各等分。每服二钱，大麦汤调服。肾疸汤，即升阳散火汤减去芍药，乃升麻、苍术、防风、独活、柴胡、羌活、葛根、人参、甘草，加入黄芩、黄柏、神曲、白术、茯苓、猪苓、泽泻也。

## 积聚总括

五积六聚本难经，七癥八瘕载千金，肠覃石瘕辨月事，痃癖之名别浅深，藏积发时有常处，府聚忽散无本根，癥类积痃瘕聚癖，肠满汁溢外寒因。

注：五积、六聚之名，本乎《难经》。五积者，肥气、伏梁、痞气、息贲、奔豚也；六聚者，积之着于孙络、缓筋、募原、膂筋、肠后、输脉也。七癥、八瘕之名，载《千金方》。七癥者，蛟、蛇、鳖、肉、发、虱、米也；八瘕者，青、黄、燥、血、脂、狐、蛇、鳖也。肠覃者，积在肠外，状如怀子，月事以时而下；石瘕者，积在胞中，状如怀子，月事不以时下，故曰辨月事也。痃者，外结募原、肌肉之间；癖者，内结隐僻膂脊、肠胃之后，故曰别浅深也。然积者属藏，阴也，故发有常处，不离其部；聚者，属府，阳也，故发无根本，忽聚忽散。癥不移，而可见，故类积、类痃也；瘕能移，有时隐，故类聚、类癖也。积聚、癥瘕、肠覃、石瘕、痃癖之疾，皆得之于喜怒不节则伤藏，饮食过饱则伤府，肠胃填满，汁液外溢，为外寒所袭，与内气血、食物凝结相成也。

## 积聚难证

积聚牢坚不软动，胃弱溏泻不堪攻，奔豚发作状欲死，气上冲喉神怖惊。

注：积聚，牢固不动，坚硬不软，则病深矣；胃弱食少、大便溏泻，不堪攻矣；五积之中，奔豚最为难治，若更发作，正气虚不能支，其状欲死，从少腹起气上冲喉，神色惊怖，皆恶候也。

## 积聚治法

积聚胃强攻可用，攻虚兼补正邪安，气食积癖宜化滞，温白桃仁控涎丹。

注：积聚宜攻，然胃强能食，始可用攻。若攻虚人，须兼补药，或一攻三补，或五补一攻，攻邪而不伤正，养正而不助邪，则邪正相安也。凡攻气食积癖，宜用秘方化滞丸，方在内伤门。攻积聚、癥瘕，宜用温白丸，即万病紫菀丸，方倍川乌。攻血

积、血瘕，宜用桃仁煎，即桃仁、大黄各一两，虻虫（炒）五钱，朴硝一两。共为末。先以醇醋一斤，用砂器慢火煎至多半钟，下末药，搅良久，为小丸，前一日不吃晚饭，五更初，温酒送下一钱，取下恶物，如豆汁、鸡肝。未下，次日再服，见鲜血止药。如无虻虫，以蜚虫代之，然不如虻虫为愈也。攻痰积，宜用控涎丹，方在痰饮门。

## 疝证总括

经云任脉结七疝，子和七疝主于肝，肝经过腹环阴器，任脉循腹里之原。疝证少腹引阴痛，冲上冲心二便难，厥吐瘕癥狐出入，溃脓癃秘木癫顽。

注：经曰：任脉为病，男子内结七疝，女子带下瘕聚。瘕聚者，即女子之疝也。七疝主任者，原以任脉起中极，循腹里也；七疝主肝者，盖以肝经过腹里，环阴器也。是以诸疝病，无不由是二经，故主之也。疝病之证，少腹痛引阴丸，气上冲心，不得二便者，为冲疝也；少腹痛引阴丸，肝之逆气冲胃作吐者，为厥疝也；少腹之气不伸，左右癥块作痛者，为瘕疝也。卧则入腹，立则出腹入囊，似狐之昼则出穴而溺，夜则入穴而不溺者，为狐疝也；少腹痛引阴丸，横骨两端约文中状如黄瓜，内有脓血者，为癈疝也；少腹痛引阴丸，小便不通者，为癃疝也；少腹不痛，阴囊肿大顽硬者，为癫疝也。

## 疝证同名异辨

血疝便毒溃鱼口，癈癫气坠筋即疳，水疝胞痹皆癃疝，冲似小肠腰痛连。

注：有谓血疝者，其证即便毒鱼口也。癈疝者，其证即癫疝也。气疝者，即偏坠也。筋疝者，即下疳也。水疝，小便不通，胞痹，即膀胱气，皆癃疝也。冲疝证似小肠气，而更连腰痛也。

## 诸疝治法

治疝左右分气血，尤别虚湿热与寒：寒收引痛热多纵，湿肿重坠虚轻然。

注：疝病，凡在左边阴丸，属血分；凡在右边阴丸，属气分。凡寒，则收引而痛甚；热，则纵而痛微。凡湿，则肿而重坠；而虚亦肿坠，但轻轻然而不重也。

### 当归温疝汤　乌桂汤

中寒冷疝归芍附，桂索茴楝泽萸苓，外寒入腹川乌蜜，肉桂芍草枣姜同。

注：当归温疝汤，即当归、白芍、附子、肉桂、延胡索、小茴香、川楝子、泽泻、吴茱萸、白茯苓也。乌桂汤，即川乌、蜂蜜、肉桂、白芍药、炙甘草、生姜、大枣也。

### 乌头栀子汤

外寒内热乌栀炒，水酒加盐疝痛安，癫疝不问新与久，三层茴香自可痊。

注：此茴香丸，方在《医宗必读》。

### 十味苍柏散

醇酒厚味湿热疝，不谨房劳受外寒，苍柏香附青益草，茴索查桃附子煎。

注：此散，即苍术、黄柏、香附、青皮、益智、甘草、小茴香、南山楂、元胡索、桃仁、附子也。

### 茴楝五苓散　大黄皂刺汤

膀胱水疝尿不利，五苓茴楝与葱盐，瘕硬血疝宜乎下，大黄皂刺酒来煎。

注：大黄皂刺汤，即大黄、皂刺各三钱，酒煎服也。

### 羊　肉　汤

血分寒疝女产后，脐腹连阴胀痛疼，羊肉一斤姜五两，当归三两水八升。

夺命汤

冲疝厥疝痛上攻，脐悸奔豚气上行，吴茱一味为君主，肉桂泽泻白茯苓。

青木香丸

气疝诸疝走注痛，青木香附吴萸良，巴豆拌炒川楝肉，乌药荜澄小茴香。

注：青木香丸，即青木香（酒醋浸炒）五钱，吴茱萸一两，香附（醋炒）一两，荜澄茄五钱，乌药五钱，小茴香五钱，巴豆仁二十一粒、研碎拌炒川楝肉五钱，为末合均，葱涎为小丸。每服三钱，酒盐任下，立愈。及能医一切疝痛，神效。

茴香楝实丸

楝实狐疝一切疝，楝肉茴香马蔺芫，三萸二皮各一两，仍宜急灸大敦安。

注：茴香楝实丸，治狐疝及一切诸疝，即川楝肉、小茴香、马蔺花、芫花（醋炒，变焦色）、山茱萸、吴茱萸、食茱萸、青皮、陈皮各一两。为末，醋糊为小丸。酒送二钱。

按：大敦，肝经穴，在足大指甲后有毛处。诸疝均宜灸之，即安。

## 卷四十三

### 头痛眩晕总括

头痛痰热风湿气，或兼气血虚而疼，在右属气多痰热，左属血少更属风，因风眩晕头风痛，热晕烦渴火上攻，气郁不伸痰呕吐，湿则重痛虚动增。

注：头痛，属痰、属热、属风、属湿、属气，或兼气虚、血虚。因风而痛，谓之头风，必眩晕；因热而痛晕者，则烦渴；因气郁而痛晕者，则志意不伸；因痰而痛晕者，则呕吐痰涎；因湿而痛晕者，则头重不起；因虚而痛晕者，动则更痛、更晕也。

### 头痛眩晕死证

真头脑痛朝夕死，手足厥逆至节青，泻多眩晕时时冒，头卒大痛目瞀凶。

注：真头痛，痛连脑内，手足青冷至肘膝之节，朝发夕死。凡头痛眩晕，时时迷冒，及头目卒然大痛，目视不见，或泻多之后，皆凶证也。

荜茇散　芎芷石膏汤

头风口喎鼻热荜茇，湿盛瓜蒂入茶茗，风盛日久三圣散，内服芎芷石膏灵。芎芷石膏菊羌藁，苦加细辛风防荆，热加栀翘芩薄草，便秘尿红消黄攻。

注：一切头风兼热者，以荜茇散口喎鼻。即荜茇一味，为末，用猪胆汁拌过，口嗑之，作嚏，立愈。一切头风兼湿者，以瓜蒂、松萝茶二味，为末，口嗑之，出黄水，立愈。头风，风盛时发，日久不愈，则多令人目昏，以三圣散口嗑之，方在中风门内。用芎芷石膏汤，即芎、芷、石膏、菊花、羌活、藁本也。苦痛者，加细辛；风盛、目昏，加防风、荆芥穗；热盛，加栀子、连翘、黄芩、薄荷、甘草，大便秘、小便赤，加消、黄，攻之自愈也。

茶调散　清震汤　滚痰丸　人参芎附汤

风热便利茶调散，雷头荷叶苍与升，痰热滚痰芎作引，虚寒真痛附参芎。

注：雷头风痛，头面疙瘩，耳闻雷声，宜清震汤，即荷叶、苍术、升麻也。人参芎附汤，即人参、川芎、川附也。

芎犀丸

偏正头风芎犀丸，血虚四物薄羌天，气虚补中加芎细，气逆降气黑锡丹。

注：血虚，面少血色，或久脱血也。天，天麻也。降气，苏子降气汤也。

芎麻汤　半夏白术天麻汤

欲吐晕重风痰痛，芎麻汤下白丸宁，虚者六君耆干柏，天麻曲芽泽苍同。

注：麻，天麻也。白丸，青州白丸子也。虚者，谓风痰兼气虚者，宜半夏白术天麻汤，即六君子加黄耆、干姜、黄柏、天麻、神曲、麦蘖、泽泻、苍术也。

荆穗四物汤

头晕头痛同一治，血虚物穗气补中，气血两虚十全补，上盛下虚黑锡灵。

注：头晕之虚实、寒热诸证，同乎头痛一治法也。其有因血虚，宜用荆穗四物汤，即当归、川芎、白芍、熟地黄、荆芥穗也；气虚，宜用补中益气汤；气血两虚，宜用十全大补汤；上盛下虚，宜用黑锡丹。

## 眼目总括

目为五藏六府精，气白筋黑骨精瞳，血为眦络肉约束，裹撷系属脑项中。经热腠开因风入，合邪上攻赤肿疼，轻者外障生云翳，重者积热顿伤睛。

注：经曰：五藏六府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精之窠为眼，气之精为白眼，筋之精为黑眼，骨之精为瞳子，血之精为络眦，肉之精为约束（即眼胞也），裹撷筋骨血气之精，而与脉系上属于脑，后出于项中。因经热蒸开腠理，故风邪得以入之，风、热之邪合，上攻于目，赤肿疼痛，轻者，则为外障，或暴生云翳；重者，则积热之甚，陡然痛伤睛也。

## 外障病证

火眼赤肿泪涩痛，硬肿多热软多风，睑粟烂弦鸡蛲肉，努肉赤脉贯瞳睛，血灌瞳人高突起，旋螺尖起蟹睛疼，拳毛风泪风痒极，赤膜下垂黄膜冲。

注：风热上攻，目赤肿痛多泪，隐涩难开，火眼也。肿而硬者，属热盛也，宜先下之；肿而软者，属风盛也，宜先发散。两睑上、下初生如粟，渐大如米，或赤或白，不甚疼痛，谓之睑生风粟；两睑粘睛，赤烂痒痛，经年不愈，谓之烂弦风，又名赤瞎；睑内如鸡冠，蛲肉翻出，视物阻碍，痛楚羞明，谓之鸡冠蛲肉。此皆脾经风热为病也。两眦筋膜努出，谓之努肉攀睛；两眦赤脉渐渐侵睛，谓之赤脉贯睛；两眼混赤如朱，痛如针刺，谓之血灌瞳人；两眼痒痛，忽然突起，谓之突起睛高；目中大痛，忽生翳膜，状如旋螺，谓之旋螺尖起；目中大痛，忽然瞳睛努如蟹目，谓之蟹睛疼痛，又名损翳。此皆肝、心二经积热也。两睑燥急，睫毛倒刺，谓之倒睫拳毛；两目冲风，泪出涓涓，冬月尤甚，谓之迎风流泪；两目连眦痒极，不痛，谓之风痒难任。目中从下忽生黄膜，侵睛疼痛，谓之黄膜上冲；目中从上忽生赤膜，垂下遮睛，谓之赤膜下垂，又名垂帘翳。此皆心、肝、脾三经风热为病也。

## 内障病证

内障头风五风变，珠白黄绿不光明；头风痛引目无泪，相注如坐暗室中。绿风头旋连鼻痛，两角相牵引目疼；时或白花红花起，同绿黑花为黑风；乌花不旋渐昏暗，黄风雀目久金睛；青风微旋不痒痛，青花转转目昏蒙。

注：内障之病，每因头风五风变成。初病瞳珠渐渐变色，睛里隐隐似翳，或白或黄或绿，虽与不患之眼相似，然无精彩、光明射人。病头风者，发则头痛引目，无泪，或左目，或右目，或先左目，或后右目，相注不定，如坐暗室之中，此头风伤目之渐

也。绿风者，头旋两角连鼻相牵引，目疼痛时，或见起白花、红花，此绿风伤目之渐也。黑风者，证同绿风，时时见起黑花，此黑风伤目之渐也。乌风者，亦同黑风，但不旋晕而见乌花，渐渐昏暗，此乌风伤目之渐也。黄风者，久病雀目，瞳睛金色，此黄风伤目之渐也。青风者，头微旋不痒不痛，但见青花转转，日渐昏蒙，此青风伤目之渐也。

### 菊花通圣散　洗刀散

暴发火眼通圣菊，外障等证减加方，风盛羌加防麻倍，热盛加连倍消黄，痛生翳膜多伤目，洗刀更入细独羌，元参木贼白蒺藜，草决蝉蜕蔓青葙。

注：菊花通圣散，即防风通圣散加菊花也。洗刀散，即本方更加细辛、羌、独、蔓荆、青葙子等药也。

## 内外障治

外障无寒一句了，五轮变赤火 因生，内障有虚心肾弱，故如不病损光明，火能外鉴水内照，养神壮水自收功，五风内变诸翳障，眼科自有法能攻。

注：外障目病，子和曰：目不因火，不病。所以五轮变赤，气轮白睛，火乘肺也。肉轮目胞，火乘脾也。风轮黑睛，火乘肝也。水轮瞳人，火乘肾也。血轮两眦，火自甚也。故能治火者，一句便了也。治火之法，在药则咸寒吐之、下之，在针则神庭、上星、囟会、前项、百会刺之，翳者可使立退，痛者可使立已，昧者可使立明，肿者可使立消矣。内障目病，虽亦无寒，然有虚也。虚或兼热，亦属虚热，故不赤肿疼痛，如不病眼人，但不精彩光明也。心虚，则神不足，神者，火也，火内暗而外明，故不能外鉴而失其光明也。肾虚，则精不足，精者水也，水外暗而内明，故不能内照而失其光明也。心虚者，则养心神；肾虚者，则壮肾水，自可收功于不明也。其五风内变诸翳，如圆翳、冰翳、清翳、涩翳、散翳、横翳、浮翳、沉翳，偃月、枣花、黄心、黑风等翳，俱列在眼科，方书自有治法，难以尽述，此特其大概耳。

## 牙齿口舌总括

牙者骨余属乎肾，牙龈手足两阳明，齿长豁动为肾惫，牙疼胃火风寒虫。不怕冷热为风痛，火肿喜冷得寒疼，寒不肿蛀喜热饮，虫牙蚀尽一牙生。

注：牙齿者，骨之余，属乎肾也。若无故齿长，疏豁而动，则为肾衰惫也。上牙龈属足阳明，下牙龈属手阳明。牙痛，皆牙龈作痛，惟寒牙痛，则为客寒犯脑，多头连齿痛，为寒邪也，故喜热饮，不肿不蛀也。余者，皆为胃火、邪风、湿热也。火牙疼，多肿，喜饮冷，得寒则更疼者，雠仇之意也。虫牙则一牙作痛，蚀尽一牙，又蚀一牙作痛也。

### 骨槽风　牙疳疮

骨槽龈颊肿硬疼，牙龈腐烂出血脓，牙疳肿硬溃血臭，皆因痘疹癣疾成。

注：骨槽风者，牙龈连颊，硬肿疼痛；牙龈腐烂，出血脓也。牙疳，以骨槽溃后，肿硬不消，然出臭血，而不出脓水也，且皆痘疹、癣疾之后而成也。

### 清　胃　散

清胃血分火牙痛，生地归连升牡饶，气分宜加荆防细，积热凉膈入升膏。

注：胃火牙痛，赤肿出血者，则为血分，宜用清胃散，即生地、当归、黄连、升麻、牡丹皮也。饶者，倍加升麻、丹皮也。若肿痛，牙龈不出血者，则为气分，宜加荆芥、防风、细辛，以散其热。若肠胃积热，肿痛烂臭，宜用凉膈散加升麻、石膏，以下其热可也。

### 温　风　散

温风风牙归芎细，荜拨藁芷露蜂房，寒牙痛加羌麻附，半服含漱吐涎良。

注：不甚肿痛，不怕冷热，为风牙痛，宜用温风散。即当归、川芎、细辛、荜拨、藁本、白芷、露蜂房也。不肿，痛甚，喜饮热汤，为寒牙痛，宜本方再加羌活、麻黄、川附子温而散之。二方俱服一半，含漱一半，连涎吐之，自好也。

### 一笑丸　玉池散　熏药

诸牙椒巴饭丸咬，玉池藁芷骨槐辛，归芎大豆升防草，虫牙葱韭子烟熏。

注：诸牙，谓诸牙痛也。均宜一笑丸，即川椒七粒，为末，巴豆一粒（去皮）研匀，饭为丸，绵裹咬痛处，吐涎即止。均宜用玉池散，即藁本、白芷、地骨皮、槐花、细辛、当归、川芎、黑豆、升麻、防风、甘草，煎汤，热漱冷吐。虫牙，亦宜此咬漱，更须用韭子或葱子，置小炉中烧之，搁在大水碗内，复以漏斗，口向虫牙痛处熏之，其虫极小，皆落水碗之中，累效。

### 芜荑消疳汤

牙疳虽有专科治，然皆未晓累攻神，能食便软犹当下，雄荑黄芩二连芩。

注：牙疳一病，杀人最速，虽有专科，然皆未晓累攻之法。累攻者，今日攻之。时日又攻之，以肿硬消，黑色变，臭气止为度。若不能食，或隔一日，或隔二、三日攻之。攻之后渐能食，不必戒口，任其所食。虽大便溏，仍量其轻重攻之，自见其神。若竟不思食，难任攻下，则死证也。攻药用芜荑消疳汤，即雄黄、芜荑、生大黄、芦荟、川黄连、胡黄连、黄芩也。

## 口舌证治

唇口属脾舌属心，口舌疮糜蕴热深，口淡脾和臭胃热，五味内溢五热淫。木舌重舌舌肿大，唇肿唇疮紧茧唇，暴发赤痛多实热，淡白时痛每虚因。

注：口舌生疮糜烂，名曰口糜，乃心、脾二经蕴热深也。平人口淡，故曰脾和。口出气臭，则为胃热。不因食五味，而口内溢酸味者，乃肝热淫脾也；苦味者，心热淫脾也；甘味者，本经热自淫也；辛味者，肺热淫脾也；咸味者，肾热淫脾也。木舌，谓舌肿硬，不痛也；重舌，谓舌下肿似舌也；舌肿，谓舌肿大也；唇肿，谓唇肿痛厚也；唇疮，谓唇肿、溃裂成疮也；紧茧唇，谓唇紧小燥裂也。以上之证，皆属心、脾、胃经蕴热。若暴发赤肿痛甚，多为实热，宜以凉膈散、栀子金花汤，急下其热，可即愈也；若日久色淡疮白，时痛不痛，每属虚热，宜清心莲子饮、知柏四物汤，补中兼清可也；或服凉药，久不愈者，以七味地黄汤冷服，引火归原。不效甚者，加附子，可立愈也。

## 咽喉总括

胸膈风热咽喉痛，邪盛单双乳蛾生，热极肿闭名喉痹，语言难出息不通，痰盛涎绕喉间响，内外肿闭缠喉风，喉痹缠喉皆危证，溃后无脓肿闭凶。

注：胸膈上有风热，则咽喉肿痛，风热之邪若盛，则生单双乳蛾，在会厌两傍高肿，似乳蛾，故名也。热极则肿闭，汤水不下，言语难出，呼吸不通，名曰喉痹；若热极更兼痰盛，则痰涎绕于喉间，声响咽喉，内外肿闭，汤水不下，名曰缠喉风，皆危病也。或服药、或吹药、或针刺，溃破出脓血则愈。若溃后不出脓血，仍然肿闭，汤水不下，则死矣。

### 如意胜金锭　雄黄解毒丸

咽痛消毒凉膈散，单双乳蛾刺血痊，喉痹缠喉胜金锭，急攻痰热解毒丸。

昏噤牙关汤不下，从鼻吹灌度喉关，吐下之后随证治，溃烂珍珠散上安。

注：咽喉初起肿痛，宜用消毒凉膈散，即防风、荆芥、牛蒡子、栀子、连翘、薄荷、黄芩、甘草、大黄、芒硝也。单双乳蛾，则刺少商出血，在左刺左，在右刺右，在左右刺左右也。喉痹、缠喉初起，病势未甚，或状如伤寒，宜服如意胜金锭，即硫黄、川芎、腊茶、火硝、薄荷、生川乌、生地黄各等分。为末。葱自然汁合为锭，重一钱，薄荷汤磨化服，甚者连进三次。若痰涎壅盛，喉间内外肿闭，汤水难下，病势危急，宜用雄黄解毒丸，即雄黄水飞，郁金细末，各二钱半，巴豆仁肥白者十四粒，微去油，以成散为度，合均，醋糊为丸，如绿豆，茶清下七丸，便利吐痰则愈。若昏冒、牙关噤急，汤不能下，将药用醋化开十丸，按中风门之法，嗑入鼻内，吐下则愈，其后随证调治可也。若虽愈，咽喉溃烂，以珍珠散上之，即好。

### 吹喉七宝散

咽喉诸证七宝散，消皂蝎雄硼二矾，细研如尘取一字，吹中患处效如神。

注：咽喉诸证，谓咽喉肿痛，单双乳蛾，喉痹，缠喉也。七宝散，即火硝、牙皂、全蝎、雄黄、硼砂、白矾、胆矾也。

## 肩背总括

### 通气防风汤

通气太阳肩背痛，羌独藁草蔓防芎，气滞加木陈香附，气虚升柴参耆同，血虚当归白芍药，血瘀姜黄五灵红，风加灵仙湿二术，研送白丸治痰凝。

注：李杲羌活胜湿汤，又名通气防风汤，治太阳经风湿肩背痛，即羌活、独活、藁本、甘草、蔓荆子、防风、川芎也。兼气郁滞痛者，则常常作痛，加木香、陈皮、香附也；气虚郁痛者，则时止时痛，加升麻、柴胡、人参、黄耆也；血虚郁痛者，则夜甚时止，加当归、白芍药也；血瘀郁痛者，则夜痛不止，加姜黄、五灵脂、红花也；风气郁盛者，痛则项肩强，加威灵仙也；湿气郁甚者，痛则肩背重，加苍术、白术也；痰风凝郁者，痛则呕眩，用本汤研送青州白丸子也。

## 心腹诸痛总括

心痛岐骨陷处痛，横满上胸下胃脘，当脐脾腹连腰肾，少腹小大肠胁肝。虫痛时止吐清水，疰即中恶寒外干，悸分停饮与思虑，食即停食冷内寒，水停痰饮热胃火，气即气滞血瘀缘，随证分门检方治，真心黑厥至节难。

注：岐骨陷处痛，名心痛；横满连胸，名肺心痛；下连胃脘，名胃心痛；连脐，名脾心痛；连腰，名肾心痛；连少腹，名大肠小肠痛；连胁，名肝心痛；时止，吐清水，名虫心痛；中恶腹痛，名疰痛；寒邪外干，名中寒痛；悸而痛，名悸心痛。水停心下，属饮也；思虑伤心，属伤也。停食痛，停水痛，停痰痛，胃火痛，气滞痛，血瘀痛，皆不死之证也，当分门施治。惟真心痛，面色黑，四肢逆冷至节，死证也。

### 化滞丸　清中汤

攻湿积热求化滞，攻寒积水备急丹，火痛二陈栀连蔻，虫用乌梅饮控涎。

注：化滞丸，成方也。清中汤，即陈皮、半夏、茯苓、甘草、姜炒山栀、黄连、草豆蔻也。

### 木香流气饮

七情郁结流气饮，思虑悸痛归脾汤，内寒理中外五积，疰痛备急血抵当。

### 小 建 中 汤

木来乘土腹急痛，缓肝和脾小建中，血虚寒痛羊肉治，气虚理中加陈青。

注：羊肉，谓羊肉汤也。

乌头栀子汤

劫诸郁痛乌栀子，劫而复痛入元明，已经吐下或虚久，急痛欲死求鸦鸣。

注：诸郁，谓诸寒火郁而痛也。寒多，炮川乌为主；热多，姜炒栀子为主。元明，元明粉也。鸦鸣，谓以真鸦片末，可加麝香少许，饭丸如桐子大，每服三、五丸引。在本草，名一粒金丹。

## 胸胁总括

栝蒌薤白白酒汤　栝蒌薤白半夏汤

栝蒌薤白白酒汤，胸痹胸背痛难当，喘息短气 时咳唾，难卧仍加半夏良。

注：栝蒌薤白白酒汤，即栝蒌实、小根菜，水白酒煎也。

颠倒木金散

胸痛气血热饮痰，颠倒木金血气安，饮热大陷小陷治，顽痰须用控涎丹。

注：胸痛之证，须分属气、属血、属热饮、属老痰。颠倒木金散，即木香、郁金也。属气郁痛者，以倍木香君之；属血郁痛者，以倍郁金君之。为末。每服二钱，老酒调下。虚者，加人参更效。胸中有痰饮热作痛者，轻者小陷胸汤，重者大陷胸汤、丸治之。若吐唾稠粘痰盛，则用控涎丹。

枳芎散　枳橘散　柴胡疏肝汤

加味逍遥散　左金丸　当归龙荟丸

胁痛左属瘀留血，轻金芎枳草重攻，右属痰气重逐饮，片姜橘枳草医轻，肝实太息难转侧，肝虚作痛引肩胸，实用疏肝柴芍草，香附枳陈与川芎，肝虚逍遥加芎细，陈皮生姜缓其中，肝虚左金实龙荟，一条扛起积食攻。

注：左属瘀血轻，谓瘀血轻者，宜用枳芎散。重攻，谓瘀血重者，宜以攻血之剂也。枳芎散，即枳壳、抚芎、郁金、甘草也。右属痰气重逐饮，谓以控涎、十枣逐痛之重者也。枳橘散，即枳壳、橘皮、片子姜黄、甘草，医痛之轻者也。柴胡疏肝散，即柴胡、白芍、甘草、香附、枳壳、陈皮、川芎也。逍遥散，即白术、茯苓、当归、白芍、柴胡、炙草、薄荷少许，加川芎、细辛、陈皮、生姜也。左金，即左金丸，吴茱萸、黄连也。肝实火旺者，当归龙荟丸。积食者，以化滞丸。积饮者，以控涎丹。

## 腰痛总括

腰痛肾虚风寒湿，痰饮气滞与血瘀，湿热闪挫凡九种，面忽红黑定难医。

注：腰痛之证，其因不同，有肾虚、有风、有寒、有湿、有痰饮、有气滞、有血瘀、有湿热、有闪挫，凡患腰痛极甚，而面色忽红忽黑，是为心肾交争，难治之证也。

安　肾　丸

腰痛悠悠虚不举，寄生青娥安肾丸，胡卢骨脂川楝续，桃杏茴苓山药盐。

注：寄生，谓独活寄生汤。青娥丸，即补骨脂、杜仲、核桃仁也。安肾丸，即胡卢巴、补骨脂、川　楝肉、川续断、桃仁、杏仁、小茴香、茯苓，山药也。盐，盐汤为引也。

羌活胜湿汤　通经丸

腰痛属寒得热减，五积吴萸桃杜安，寒湿重著胜湿附，内实通经硫面牵，

风痛无常掣引足，经虚当用寄生痊，经实非汗不能解，续命汤加牛杜穿。

注：五积散，加吴茱萸、桃仁、杜仲。羌活胜湿汤，即防风通气汤加附子也。通经丸，即硫黄、黑牵牛头末，麦面合丸煮，浮起服，方出本草。小续命汤加牛膝、杜仲、炒穿山甲也。

### 通气散　活络丹

气滞闪挫通气散，木陈穿索草茴牵，血瘀不移如锥刺，日轻夜重活络丹。

注：通气散，即木香、陈皮、穿山甲、元胡索、甘草、小茴香、白牵牛也。活络丹，即川乌、草乌、南星、地龙、乳香、没药也。加五灵脂、麝香，尤效。

### 苍柏散　煨肾散

湿热热注足苍柏，二妙牛杜己瓜芎，腰如物复湿痰畜，煨肾椒盐遂有功。

注：苍柏散，即苍术、黄柏、牛膝、杜仲、防己、木瓜、川芎也。煨肾散，即猪腰子剖开，入川椒、食盐，甘遂末，湿纸裹煨，熟酒食之。

## 小便闭癃遗尿不禁总括

膀胱热结为癃闭，寒虚遗尿与不禁，闭即尿闭无滴出，少腹胀满痛难伸；癃即淋沥点滴出，茎中涩痛数而勤；不知为遗知不禁，石血膏劳气淋分。

注：膀胱热结，轻者为癃，重者为闭。膀胱寒虚，轻者为遗尿，重者为不禁。闭者，即小便闭，无点滴下出，故少腹满、胀、痛也；癃者，即淋沥点滴而出，一日数十次，或勤出无度，故茎中涩痛也。不知而尿出，谓之遗尿；知而不能固，谓之小便不禁。

## 小便闭遗尿死证

呕哕尿闭为关格，若出头汗命将倾，伤寒狂冒遗尿死，尿闭细涩不能生。

注：上为呕哕不入，下为小便不通，则阴阳之气关格，若出头汗，则为阳绝，故命倾也。伤寒狂冒，属阳邪盛；遗尿，属阴不守；若尿闭，脉细涩，知阴亦竭，故俱死也。

## 治癃闭熨吐汗三法

阴阳熨脐葱白麝，冷热互熨尿自行，宣上木通葱探吐，达外葱汤熏汗通。

注：用葱白一斤，细锉，入麝香五分，拌匀，分二包，置脐上，先以炭火熨斗熨之，半炷香时换一包，以冷水熨斗熨之，互相递熨，以尿通为度。服诸药不效，或服药即时吐出，或服攻下药不利，宜用宣上法：以木通、老葱煎汤服，顷时探吐，再服再吐，以尿通为度。服诸药不效，或身无汗，宜用达外法：以葱汤入木桶内，令病人坐于杌上，没脐为度，匝腰系裙以复之，少时汗出，其尿自出。欲尿时，不可出桶，即于桶内溺之，恐出桶气收，而尿又回也。

## 小 便 不 通

### 通　关　丸

热实不化大便硬，癃闭八正木香痊；阳虚不化多厥冷，恶寒金匮肾气丸。阴虚不化发午热，不渴知柏桂通关；气虚不化不急满，倦怠懒言春泽煎。

注：小便不通，热实者，宜用八正散加木香；阳虚者，宜用金匮肾气丸；阴虚者，宜用通关丸，即知母、黄柏、肉桂少许也；气虚，宜用春泽汤，即五苓散加人参也。

### 八　正　散

石淋犹如硷结铛，是因湿热炼膀胱，一切热淋八正扁，通滑栀瞿草车黄。

注：八正散，即扁蓄、木通、瞿麦、栀子、滑石、甘草、车前子、大黄也。

### 小　蓟　饮　子

血淋心遣热小肠，实热仍宜下之良，清热小蓟栀滑淡，归藕通蒲草地黄。

注：淡，淡竹叶也。藕，藕节也。蒲，蒲黄也。

### 海金沙散　鹿角霜丸

膏淋尿浊或如涕，精溺俱出海草滑，热盛八正加苍术，虚用秋苓鹿角佳。

注：海，海金沙也。秋，秋石也。苓，茯苓也。鹿角，鹿角霜。糯米糊为丸也。

### 加味八正散

气淋肺热难清肃，八正石苇木葵沉，内伤气虚不能化，五苓益气自通神。

注：八正散，加石苇、木香、冬葵子、沉香、五苓，合补中益气汤。

### 补中益气汤合五苓散　清心莲子饮

劳淋内伤补中苓，肾气知柏过淫成，劳心清心莲地骨，耆芩车麦草参苓。

注：内伤劳脾，用补中益气汤合五苓散。劳肾，阳虚，用金匮肾气汤；阴虚，用知柏地黄汤。思虑劳心，用清心莲子饮，是方即莲子、地骨皮、黄耆、黄芩、车前子、麦门冬、生甘草、人参、白茯苓也。

### 琥　珀　散

痰淋七气白丸子，热燥清热用滋阴，诸淋平剂琥珀木，葵蓄通滑归郁金。

注：七气汤见诸气门。青州白丸子见类中风门。滋阴，通关丸也。木，木香也。葵，冬葵子也。

### 桂附地黄丸　补中益气汤加白果方
### 坎离既济汤加山萸肉五味子方

遗尿不禁淋尿白，桂附补中白果煎，补之不应或尿赤，生地知柏萸味攒。

注：遗尿不禁，及诸淋、尿色白者，皆属寒虚。寒者，用桂附地黄汤加白果；虚者，用补中益气汤加白果。凡遗尿不禁、诸淋、尿色赤者，或补之不应者，亦有热虚，用坎离既济汤，即生地、知母、黄柏，加山萸肉、五味子也。

## 大便燥结总括

热燥阳结能食数，寒燥阴结不食迟，实燥食积热结胃，食少先硬后溏脾；气燥阻隔不降下，血燥干枯老病虚，风燥久患风家候，直肠结硬导之宜。

注：热燥，即阳结也。能食而脉浮数有力，与三阳热证同见者也。寒燥，即阴结也。不能食而脉沉迟有力，与三阴寒证同见者也。实燥，即胃实硬燥也，与腹满痛同见者也。虚燥，即脾虚，先硬后溏之燥也，与少气腹缩同见者也。气燥，即气道阻隔之燥也，与噎膈、反胃同见者也。血燥，即血液干枯之燥也，与久病老虚同见者也。风燥，即久患风病之燥也，从风家治。直肠结，即燥屎巨硬，结在肛门难出之燥也，从导法治之。

## 结燥治法

### 温脾汤　握药法

热实脾约三承气，寒实备急共温脾，大黄姜附桂草朴，寒虚硫半握药医，虚躁益气硝黄入，血燥润肠与更衣，气燥四磨参利膈，风燥搜风顺气宜。

注：温脾汤，即大黄、干姜、附子、肉桂、甘草、厚朴也。硫半丸，即硫黄、半夏也。握药，即巴豆仁、干姜、韭子、良姜、硫黄、甘遂、白槟榔，各五分，为末合均，饮和分二粒，先以花椒汤洗手，麻油涂手心握药，移时便泻，欲止，则以冷水洗手。益气，即补中益气汤，加大黄、朴硝。润肠丸，即当归、生地、枳壳、桃仁、火麻仁，各等分。为末。蜜丸，米饮早服。更衣丸，即生芦荟、朱砂末等分。饭丸，酒服。四磨汤，即人参、乌药、沉香、槟榔也。参利膈，即人参利膈丸也。搜风顺气，即搜风顺气丸也。

## 卷四十四

# 《妇科心法要诀》

## 调 经 门

### 妇科总括

男妇两科同一治，所异调经崩带癥，嗣育胎前并产后，前阴乳疾不相同。

注：妇人诸病，本与男子无异，故同其治也。其异于男子者，惟调经、经闭、带浊、崩漏、癥瘕、生育子嗣、胎前、产后诸病，及乳疾、前阴诸证不相同耳。故立妇人一科，以分门而详治焉。业是科者，必先读方脉、心法诸书，然后读此，自有豁然贯通之妙。

### 天癸月经之原

先天天癸始父母，后天精血水谷生。女子二七天癸至，任通冲盛月事行。

注：先天天癸，谓肾间之动气，乃禀自父母，资其始也；后天精血，谓水谷之所化，得之形成之后，资其生也。经曰：女子一七而肾气盛，谓肾间动盛也；二七而天癸至，谓先天癸水中之动气，至于女子胞中也。冲为血海，任主胞胎。冲任皆起于胞中，所以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能有子也。

### 妇人不孕之故

不子之故伤任冲，不调带下经漏崩，或因积血胞寒热，痰饮脂膜病子宫。

注：女子不孕之故，由伤其任、冲也。经曰：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能有子。若为三因之邪，伤其冲任之脉，则有月经不调、赤白带下、经漏、经崩等病生焉。或因宿血积于胞中，新血不能成孕；或因胞寒、胞热，不能摄精成孕；或因体盛痰多，脂膜壅塞胞中而不孕。皆当细审其因，按证调治，自能有子也。

### 月经之常

月经三旬时一下，两月并月三居经，一年一至为避年，一生不至孕暗经。

注：女子，阴类也，以血为主。其血上应太阴，下应海潮。月有盈亏，潮有朝夕；月经三旬一下与之相符，故又谓之月水、月信也。女子月经一月一行者，其常也。或先或后，乃其病也。然亦有两月一行，谓之并月者；有三月一行，谓之居经者；有一年一行，谓之避年者；有一生不行而依然能孕育，谓之暗经者。此所禀之不同，而亦非病，不须治也。

## 月经异常

经期吐血或衄血，上溢妄行曰逆经，受孕行经曰垢胎，受孕下血漏胎名。

注：妇女月经一月一下，此其常也。若经行而吐血、衄血，上溢妄行者，是谓逆经；有受孕之后，月月行经而产子者，是谓垢胎；有受孕数月，其血忽下，而胎不陨者，是谓漏胎。此皆月经之异乎常者也。

## 外因经病

天地温和经水安，寒凝热沸风荡然，邪入胞中任冲损，妇人经病本同参。

注：经曰：天地温和，则经水安静；天寒地冻，则经水凝泣；天暑地热，则经水沸溢；卒风暴起，则经水波涌而陇起。六淫之邪，入于胞中，则损伤冲任，故妇人经病本此同参也。如寒则血凝；热则血沸；风则血荡然波涌而大下，亦犹经水之被寒、热、风而不得安澜也。

## 内因经病

妇人从人不专主，病多忧忿郁伤情，血之行止与顺逆，皆由一气率而行。

注：妇人从人，凡事不得专主，忧思、忿怒、郁气所伤，故经病因于七情者居多。盖以血之行、止、顺、逆，皆由一气率之而行也。

## 不内外因经病

血者水谷之精气，若伤脾胃何以生，不调液竭血枯病，合之非道损伤成。

注：血者，水谷之精气也。在男子，则化为精；在妇人，则化为血，上为乳汁，下为月水。若内伤脾胃，健运失职，饮食减少，血无以生，则经必不调。亦有女子天癸既至，逾期不得与男子合，未期思与男子合，与夫经正行时而合，此皆合之非道，亦致不调。或过淫，合多，则液竭；产多，乳众，则血枯，亦皆能损伤阴血，致成经病也。

## 血色不正病因

血从阳化色正红，色变紫黑热之征，黄泔淡红湿虚化，更审瘀块黯与明。

注：血属阴，从阳化，故其色以正红为正，虽有经病，亦易为治也。若色变深红、紫黑，乃热之征也；或黄如米泔，乃湿化也；浅淡红白，乃虚象也。更当审其有瘀、有块、色黯、色明以治之。若黯而紫黑，兼见冷证，多属寒凝；若明而紫黑，兼见热证，多属热结也。

## 气秽清浊病因

热化稠粘臭必秽，寒化清彻臭则腥，内溃五色有脏气，时下而多命必倾。

注：凡血为热所化，则必稠粘臭秽；为寒所化，则必清彻臭腥。若是内溃，则所下之物杂见五色，似乎脓血；若更有脏腐败气，且时下不止而多者，是危证也，其命必倾矣！

## 愆期前后多少

经来前后为愆期，前热后滞有虚实，淡少为虚不胀痛，紫多胀痛属有余。

注：经来或前或后，谓之愆期，皆属经病。经来往前赶，日不足三旬者，属血热。

若下血多，色深红而浊，则为有余之热；若下血少，色浅淡而清，则为不足之热也。经来往后退，日过三旬后者，属血滞。若色浅淡、血少、不胀痛者，则属气虚，血少涩滞，不足之病；若色紫、血多，腹胀痛者，则属气实，血多瘀滞，有余之病也。

## 经行发热时热

经行发热时潮热，经前血热经后虚，发热无时察客热，潮热午后审阴虚。

注：经行发热，时热潮热之病，若在经前，则为血热之热；经后，则为血虚之热。发热时热，多是外感，须察客邪之热；午后潮热，多属里热，当审阴虚之热也。

## 经行寒热身痛

经来寒热身体痛，当分荣卫与虚实：有汗不胀卫不足，无汗而胀荣有余。

注：经来之时，恶寒、发热，身体疼痛者，当分荣卫虚实：若发热、恶寒身痛不胀而有汗者，属卫虚、荣不足；若发热、恶寒，身胀痛而无汗者，属荣实、卫有余也。

## 经行腹痛

腹痛经后气血弱，痛在经前气血凝。气滞腹胀血滞痛，更审虚实寒热情。

注：凡经来腹痛，在经后痛，则为气血虚弱；经前痛，则为气血凝滞。若因气滞血者，则多胀满；因血滞气者，则多疼痛。更当审其凝滞作胀痛之故，或因虚、因实、因寒、因热而分治之也。

## 经行泻吐

经行泄泻是脾虚，鸭溏清痛乃寒湿，胃弱饮伤多呕饮，食伤必痛吐其食。

注：经行泄泻，乃脾虚也。若鸭溏、冷痛，是寒湿也。经行呕吐，是胃弱也。若呕出涎饮，则是伤饮。若吐出食物，则是伤食。然伤食者，多痛而吐食，伤饮者，不痛而呕饮也。

## 错经妄行成吐衄崩

逆行吐血错行崩，热伤阴阳络妄行，血多热去当用补，血少虽虚须主清。

注：妇女经血逆行，上为吐血、衄血，及错行下为崩血者，皆因热盛也。伤阴络、则下行为崩；伤阳络，则上行为吐衄也。若去血过多，则热随血去，当以补为主。如血少、热尚未减，虽虚，仍当以清为主也。

## 经水过多兼时下白带

多清浅淡虚不摄，稠粘深红热有余，兼带时下湿热秽，形清腥秽冷湿虚。

注：经水过多，清稀浅红，乃气虚不能摄血也；若稠粘深红，则为热盛有余；或经之前后兼赤白带，而时下臭秽，乃湿热腐化也；若形清腥秽，乃湿瘀寒虚所化也。

## 调经证治

四君子汤　异功散　六君子汤　香砂六君子汤
七味白术散　参苓白术散　归脾汤　逍遥散
八珍汤　十全大补汤　双和饮　养荣汤　理中汤

补养元气四君子，参苓术草枣生姜。异功加陈兼理气，虚痰橘半六君汤。呕吐香砂六君子，渴泻七味藿葛香。脾泻参苓白术散，薏桔山莲砂扁方。思

虑伤脾损心血，归脾归耆枣远香，减参加柴归芍薄，逍遥调肝理脾方。合物八珍兼补血，耆桂十全大补汤，去参苓术双和饮，去芎加陈养荣汤。脾胃虚寒吐且泻，理中减苓加干姜。

注：四君子汤，补养元气虚弱通用之方，即人参、茯苓、白术、炙草，引用枣姜也。异功散，是于补气中兼理其气，即四君子汤加陈皮也。六君子汤，治脾虚痰饮，即四君子汤加橘红、半夏也。香砂六君子汤，治胃虚呕吐，即六君子汤加藿香、砂仁也。七味白术散，治脾虚渴泻，即四君子汤加藿香、葛根、木香也。参苓白术散，治脾胃虚泻，即四君子汤加薏苡、桔梗、山药、莲肉、砂仁、扁豆也。归脾汤，治思虑损伤心脾气血，即四君子加当归、黄耆、枣仁、远志、木香也。逍遥散，调肝理脾，即四君子汤减人参，加柴胡、当归、白芍、薄荷也。八珍汤，于补气中兼补其血，即四君子汤合四物汤也。十全大补汤，大补气血，即八珍汤加黄耆、肉桂也。双和饮，平补气血，即十全大补汤减人参、茯苓、白术也。人参养荣汤，于补气中专养荣血，即十全大补汤减川芎，加陈皮也。理中汤，治脾胃虚寒吐泻，即四君子汤去茯苓，加干姜也。

四物汤　桂枝四物汤　麻黄四物汤　柴胡四物汤　玉烛散

妇人血病主四物，归芎白芍熟地黄。血瘀改以赤芍药，血热易用生地黄。表热有汗合桂草，表热无汗合麻黄。少阳寒热小柴并，阳明热合调胃汤。

注：四物汤，乃妇人经产一切血病通用之方，故主之也。其方即当归、川芎、白芍药、熟地黄。凡血瘀，俱减白芍药，改用赤芍药破之；血热，俱去熟地黄，易用生地黄凉之。风感太阳卫分，发热有汗，本方合桂枝汤，以桂枝、甘草解之，名桂枝四物汤；寒伤太阳荣分，发热无汗，本方合麻黄汤，以麻黄、杏仁、桂枝、甘草发之，名麻黄四物汤。邪传少阳半表半里，往来寒热，本方合小柴胡汤，以柴胡、黄芩、半夏、人参、甘草和之，名柴胡四物汤；邪传阳明，里热便结，本方合调胃承气汤，以大黄、朴硝、甘草下之，名玉烛散。

## 先期证治

芩莲四物汤　地骨皮饮　胶艾四物汤
芩术四物汤　桃红四物汤　当归补血汤
圣愈汤　姜芩四物汤　佛手散　芎归汤

先期实热物芩连，虚热地骨皮饮丹，血多胶艾热芩术，逐瘀桃红紫块粘。血少浅淡虚不摄，当归补血归耆先。虚甚参耆圣愈补，热滞姜芩丹附延，逐瘀芎归佛手散，又名芎归效若仙。

注：经水先期而至，属热而实者，用四物汤加黄芩、黄连清之，名芩连四物汤；属热而虚者，用四物汤加地骨皮、丹皮凉之，名地骨皮饮。血多无热者，用四物汤加阿胶、艾叶止之，名胶艾四物汤；血多因热者，用四物汤加黄芩、白术和之，名芩术四物汤。若血多有块，色紫稠粘，乃内有瘀血，用四物汤加桃仁、红花破之，名桃红四物汤。先期血少浅淡，乃气虚不能摄血也，用当归补血汤补之，其方即当归、黄耆也；若虚甚者，则当用四物汤加人参、黄耆补之，名圣愈汤。若血涩少，其色赤者，乃热盛滞血，用四物汤加姜黄、黄芩、丹皮、香附、延胡通之，名姜芩四物汤。逐瘀，须用佛手散，即四物汤去生地、白芍，又名芎归汤，逐瘀血，其效如神也。

## 过期证治

### 过期饮

过期血滞物桃红，附莪桂草木香通，血虚期过无胀热，双和圣愈及养荣。

注：经水过期不至，因血气凝滞胀痛者，用过期饮。其方即四物汤加桃仁、红花、香附、莪术、肉桂、甘草、木香、木通也。若过期不至，并不胀痛者，乃无血可行，是血虚也。宜用双和饮、圣愈汤、人参养荣汤。

## 经行发热时热证治

### 加味地骨皮饮　六神汤

经来身热有表发，内热地骨加胡连，经后六神加耆骨，逍遥理脾而清肝。

注：经来发热，有表邪证者，用前桂枝四物等汤发之。若内热者，用地骨皮饮加胡连清之，名加味地骨皮饮。经后发热，乃血虚内热，用四物汤加黄耆、地骨皮补而凉之，名六神汤。若脾虚肝热，用逍遥散理脾而清肝。

逍遥散　方见前。

## 经行身痛证治

### 羌桂四物汤　黄耆建中汤

经来身痛有表发，无表四物羌桂枝。经后血多黄耆建：耆桂芍草枣姜饴。

注：经来时身体痛疼，若有表证者，酌用前麻黄四物、桂枝四物等汤以发之；若无表证者，乃血脉壅阻也，宜用四物汤加羌活、桂枝以疏通经络，名羌桂四物汤；若经行后或血去过多者，乃血虚不荣也，宜用黄耆建中汤以补之，其方即小建中汤（桂枝、白芍、甘草、姜、枣、饴糖）加黄耆也。

## 经行腹痛证治

### 当归建中汤　加味乌药散　琥珀散

经后腹痛当归建，经前胀痛气为殃，加味乌药汤乌缩，延草木香香附榔。血凝碍气疼过胀，本事琥珀散最良，棱莪丹桂延乌药，寄奴当归芍地黄。

注：经后腹痛或去血过多，乃血虚也，宜用当归建中汤补之，其方即小建中汤加当归也。经前腹胀痛，乃血气凝滞。若胀过于痛，是气滞其血也，宜用加味乌药汤开之，其方即乌药、缩砂、延胡索、甘草、木香、香附、槟榔也。若痛过于胀，是血凝碍气也，宜用琥珀散破之，其方即三棱、莪术、丹皮、官桂、延胡索、乌药、刘寄奴、当归、赤芍、生地黄也。

### 大温经汤　吴茱萸汤

胞虚寒病大温经，来多期过小腹疼，归芎芍草人参桂，吴丹胶半麦门冬。不虚胞受风寒病，吴茱萸汤更加风，藁细干姜茯苓木，减去阿胶参芍芎。

注：凡胞中虚寒，一切经病，皆因经水来多，胞虚受寒所致。或因受寒过期不行，小腹冷痛者，宜用大温经汤，即当归、川芎、白芍、炙草、人参、肉桂、吴茱萸、丹皮、阿胶、半夏、麦门冬也。若胞中不虚，惟受风寒为病，宜吴茱萸汤。依大温经汤方更加防风、藁本、细辛、干姜、茯苓、木香，减去阿胶、人参、白芍药、川芎，即是吴茱萸汤也。

## 经行吐泻证治

经泻参苓白术散，鸭溏清痛理中汤，肌热渴泻七味散，呕饮香砂六君汤。

注：经来泄泻，乃脾虚也，宜用参苓白术散；鸭溏清彻冷痛，乃虚寒也，宜用理中汤；肌热渴泻，乃虚热也，宜用七味白术散；呕饮痰水，乃虚湿也，宜用香砂六君子汤。

## 经行吐衄证治

### 三黄四物汤　犀角地黄汤

经前吐衄为热壅，三黄四物大芩连；经后吐衄仍有热，犀角地黄芍牡丹。

注：经前吐血、衄血，乃内热壅迫其血，宜用三黄四物汤泻之，其方即四物汤加大黄、黄芩、黄连。经后吐血、衄血，虽仍有热，亦不宜泻，但当用犀角地黄汤清之，其方即犀角、生地黄、赤芍药、牡丹皮也。

## 调经门汇方

四君子汤

人参　白术（土炒）　茯苓各二钱　甘草一钱

上锉。姜、枣，水煎服。

异功散

人参　白术（土炒）　茯苓各二钱　甘草（炙）五分　陈皮二钱

上锉。加生姜，水煎服。

六君子汤

人参　白术（土炒）　茯苓　半夏　陈皮各一钱　甘草（炙）五分

上锉。姜、枣，水煎服。

香砂六君子汤即本方加藿香叶、砂仁。

七味白术散

人参　白术（土炒）　茯苓各一钱五分　甘草（炙）五分　藿香　木香　干葛各一钱

上锉。水煎服。

参苓白术散

人参　白术（土炒）　茯苓　山药（炒）　甘草　莲肉（去心）　白扁豆（姜汁炒）各一钱五分　薏苡仁（炒）　砂仁　桔梗各八分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姜、枣汤调服。

归脾汤

人参　黄耆（炙）　白术（土炒）　茯神　当归　龙眼肉　远志（去心）　枣仁（炒）各一钱　木香　甘草（炙）各五分

上锉。姜、枣水煎服。

逍遥散

当归（酒洗）　白芍（酒炒）　白茯苓　柴胡各一钱　甘草（炙）五分　白术（土炒）一钱

上锉散。水一盏半，加薄荷，煎服。

八珍汤

人参　白术（土炒）　茯苓　甘草　熟地　当归　川芎　白芍各等分

上加姜、枣，煎服。

十全大补汤

人参 白术 茯苓 黄耆 当归 熟地 白芍 川芎各一钱 肉桂 甘草(炙)各五分

上姜、枣，水煎服。

双和饮 即十全大补汤去人参、白术、茯苓。

人参养荣汤 即十全大补汤去川芎，加陈皮。

理中汤

白术 人参 干姜 甘草（炙）各一钱

上锉。水煎服。

四物汤

熟地二钱 川芎一钱 白芍（炒）二钱 当归二钱

上为粗末。水煎服。

芩连四物汤 即本方加黄芩、黄连。

芩术四物汤 即本方加黄芩、白术。

桃红四物汤 即本方加桃仁、红花。

羌桂四物汤 即本方加羌活、桂枝。

柴胡四物汤

川芎 当归 白芍 熟地各一钱五分 柴胡 人参 黄芩各二钱 甘草五分 半夏（制）二钱

上为末。每五钱，水煎服。

玉烛散

当归 川芎 熟地 白芍各二钱 大黄 芒硝 甘草各一钱

上锉。每服八钱，水煎，食前服。

地骨皮饮

当归 生地各二钱 白芍一钱 川芎八分 牡丹皮 地骨皮各二钱

水煎服。

胶艾四物汤

熟地 当归 川芎 白芍 阿胶（蛤粉末炒成珠） 艾叶各一钱 甘草（炙）五分

上锉。水、酒各半，煎，空心服。

桂枝四物汤

当归 熟地 川芎各二钱 白芍（炒）三钱 桂枝三钱 甘草（炙）一钱

姜、枣，煎服。

麻黄四物汤

当归 熟地 白芍 川芎各二钱 麻黄 桂枝各一钱 杏仁二十粒 甘草一钱

姜、枣煎服。

当归补血汤

当归三钱 黄耆（蜜炙）一两

上水煎服。

圣愈汤

熟地（酒拌蒸半日） 白芍（酒拌） 川芎 人参各七钱五分 当归（酒洗） 黄耆（炙）各五钱

上水煎服。

姜芩四物汤

当归　熟地　赤芍　川芎　姜黄　黄芩　丹皮　延胡索　香附（制）各等分

水煎服。

佛手散（又名芎归汤）

川芎二两　当归三两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水一盏，酒二分，煎七分，温服。

过期饮

熟地　白芍（炒）　当归　香附各二钱　川芎一钱　红花七分　桃仁泥六分　蓬莪术　木通各五分　甘草（炙）　肉桂各四分　木香八分

上水二钟，煎一钟，食前温服。

加味地骨皮饮

生地　当归　白芍各二钱　川芎八分　牡丹皮　地骨皮各三钱　胡连一钱

上水煎服。

六神汤

熟地　当归　白芍　川芎　黄耆　地骨皮各等分

上㕮咀。水煎。

小建中汤

白芍（炒）三钱　桂枝一钱　甘草（炙）八分

上姜、枣，水煎服。

黄耆建中汤

黄耆（炙）　肉桂各一两　白芍（炒）二两　甘草（炙）七钱

上每服五钱。姜、枣，水煎服，日二、三服。如虚甚者，加附子。

当归建中汤

当归一两　白芍（炒）二两　肉桂一两　甘草（炙）七钱

上㕮咀。每服三钱，加生姜、枣，水煎，空心服。

加味乌药汤

乌药　缩砂仁　木香　延胡索　香附（制）　甘草　槟榔各等分

上细锉。每服七钱，生姜三片，水煎，温服。

琥珀散

三棱　莪术　赤芍　当归　刘寄奴　丹皮　熟地　官桂　乌药　延胡索各一两

上前五味，用乌豆一升，生姜半斤切片，米醋四升，同煮，豆烂为度，焙干。入后五味，同为末。每服二钱，温酒调下，空心食前服。

大温经汤

吴茱萸（汤泡）　丹皮　白芍　人参　肉桂　当归　川芎　阿胶（碎炒）　甘草（炙）各一钱　麦冬（去心）二钱　半夏（制）二钱半

上加生姜，水煎，食前服。

吴茱萸汤

当归　肉桂　吴茱萸　丹皮　半夏（制）　麦冬各二钱　防风　细辛　藁本　干姜　茯苓　木香　炙甘草各一钱

水煎服。

三黄四物汤

当归　白芍　川芎　生地　黄连　黄芩　大黄

上锉。水煎服。大黄量虚实用。

犀角地黄汤

芍药 七钱半　生地半斤　牡丹皮（去心净，酒浸）一两　犀角（如无，以川升麻

代）一两

上㕮咀。每服五钱，水煎服。有热，如狂者，加黄芩二两。

## 经 闭 门

### 血滞经闭

石瘕寒气客胞中，状如怀子不经行，胞闭热气迫肺咳，伤心气血不流通。

注：《经》曰：石瘕生于胞中，寒气客于子门，子门闭，寒气不得通，恶血当泻不泻，血不以留止，日以益大，状如怀子，月事不以时下。皆生于女子，可导而下。此论经闭，因寒气客于下，故病石瘕，而不病肺劳也。经曰：月事不来者，胞脉闭也。胞脉者，属心而络于胞中。今气上迫于肺，心气不得下通，故月事不来也。此论胞脉闭，因热气攻于上，故迫肺作咳，病肺劳，而不病石瘕也。

### 血亏经闭

二阳之病发心脾，不月有不得隐曲，血枯其传为风消，息贲者死不能医。

注：二阳者，阳明胃也。女子有隐曲不得之情，则心、脾气郁不舒，以致二阳胃病，饮食日少，血无以生，故不月也。血虚，则生内热，愈热愈虚，肌肉干瘦，如风之消物，故名曰风消也。火盛无制，心乘肺金，金气不行，不能运布，水精留于胸中，津液悉化为痰，咳嗽不已，日久成劳，传为息贲，则不能医矣。息贲者，喘也。

### 血枯经闭

脱血过淫产乳众，血枯渐少不行经，骨蒸面白两颧赤，懒食消瘦咳嗽频。

注：失血过多，面与爪甲之色俱浅淡、黄白，乃脱血病也。或因过淫精竭，或因产多乳众，伤血血枯，经来渐少，二、三月后经闭不行，以致证见骨蒸肌热，面色枯白，两颧红赤，懒于饮食，皮干消瘦，咳嗽频频不已，多成虚损之证。

### 经闭久嗽成劳

男劳已详心法内，女损阴血传风消，或因病后素禀弱，经闭咳嗽血风劳。

注：男子虚劳治法，已详于《杂病心法要诀》虚劳门内。女子之劳，多因损其阴血，或因病后伤其阴血，或因素禀阴血不足。然必见阴亏骨蒸，血枯经闭，咳嗽日久不已之证，始名曰劳；若不咳嗽，则谓之虚，不可谓之劳也。风消者，古劳证名也。女子曰血风劳者，盖以《内经》曰劳风发于肺下，是谓虚病之人感受风邪，则肺受之，故始病必先咳嗽也；若不先解风邪，而即补者，未有不因久嗽不已而成劳者也，故曰血风劳也。

### 妇人经断复来

妇人七七天癸竭，不断无疾血有余；已断复来审其故，邪病相干随证医。

注：妇人七七四十九岁时，天癸竭，地道不通，当月水不下。若月水不断，不见他证，乃血有余，不可用药止之。若已断，或一年，或三五年复来者，当审其有故无故，是何邪所干，随证医治也。

### 室女经来复止

室女经来复不来，若无所苦不为灾，必是避年未充足，若见虚形命可哀。

注：室女年幼，气血尚未充足，有经来数月，复又不来者。若无他证所苦，则不得谓之灾疾，必是避年，或气血未充。若兼见虚损形状，则为室女血枯经闭童劳，多属难治，故曰命可哀也。

## 师尼室寡经闭

师尼室寡异乎治，不与寻常妇女同：诊其脉弦出寸口，知其心志不遂情；调经若不先识此，错杂病状岂能明！和肝理脾开郁气，清心随证可收功。

注：师，道姑也。尼，女僧也。室，未适夫之女也。寡，少而亡夫之妇也。异乎治者，谓不与寻常妇同其治也。如诊其脉弦，出寸口，则知其心志不遂，情志之为病也。凡欲调妇女一切经病，若不先识此因，则不能明情志错杂难名之病状也。治此证者，当以和肝理脾、开郁清心，随证施治，自可收功也。

## 血滞经闭证治

### 三　和　汤

石瘕带表吴茱萸，攻里琥珀散最宜，胞闭三和汤四物，硝黄连薄草芩栀。

注：寒气客于胞中，血留不行，而成石瘕。兼表证多者，宜吴茱萸汤温散之；里证多者，宜琥珀散攻之。胞脉闭，上迫于肺，心气不得下通，故月事不来，宜三和汤清之。即四物汤合凉膈散，乃朴硝、大黄、连翘、薄荷、甘草、栀子、黄芩也。如大便不实者，去硝黄。

吴茱萸汤　琥珀散　四物汤　方俱见前调经门。

## 血枯血亏经闭证治

### 六味地黄汤

胃热烁血玉烛散，失血血枯养荣汤。地黄汤治房劳损，萸药苓丹泽地良。乳众血枯经若闭，须用十全大补方。

注：经曰：二阳之病发心脾，女子不月。二阳，胃也。胃热甚，则烁其血，血海干枯，故月事不下。宜以玉烛散泄其胃热，则经血自行。若因素有吐衄之证，或生育过多，则血海干枯；及房劳，过伤阴血，乳众，伤其血液，皆足以致经闭。失血多者，宜养荣汤主之；房劳过者，以六味地黄汤滋之，即山萸、山药、白茯苓、丹皮、泽泻、熟地黄也；乳众者，以十全大补汤培补之。

玉烛散　养荣汤　十全大补汤　俱见前调经门

## 经闭久嗽成劳证治

### 劫　劳　散

月水不行蒸潮汗，食减咳嗽血风劳，劫劳散用参苓芍，归地甘耆半味胶。

注：经闭久嗽，又见骨蒸潮热，盗汗自汗，饮食减少之证，则为之血风劳。宜用劫劳散，即人参、茯苓、白芍、当归、生地、甘草、黄耆、半夏、五味子、阿胶也。

## 妇人经断复来

### 芩心丸　益阴煎

经断复来血热甚，芩心醋丸温酒吞，益阴知柏龟生地，缩砂炙草枣姜寻。血多热去伤冲任，十全大补与八珍。暴怒忧思肝脾损，逍遥归脾二药斟。

注：妇人七七四十九岁后，天癸不行。若止而复来，无他证者，乃血有余，不得

用药止之。若因血热者，宜芩心丸，用黄芩心末二两，醋丸，温酒送下。或用益阴煎，即知母、黄柏、龟板、生地、缩砂、炙草也。若血去过多，热随血去，冲任虚损，其血不固者，宜十全大补汤、八珍汤。若因怒气伤肝，肝不藏血，忧思伤脾，脾不摄血者，宜于逍遥散、归脾汤二方斟酌用之。

十全大补汤　八珍汤　逍遥散　归脾汤　俱见前调经门。

## 室女师尼寡妇经闭证治

### 大黄䗪虫丸　泽兰叶汤　柏子仁丸

室女经闭多血结，大黄䗪虫桃杏仁，虻蛀蛴螬甘草芍，干漆生地及黄芩。不足泽兰归草芍，柏子仁丸用柏仁，熟地泽兰牛卷续，相兼久服自然行。师尼寡妇逍遥散，附兰丹地郁栀芩。

注：室女经闭，多有气血凝结者，宜用大黄䗪虫丸，破血行气，其经自通。方用大黄、䗪虫、桃仁、杏仁、虻虫、水蛭、蛴螬、甘草、白芍、干漆、生地、黄芩，蜜丸服。若其人虚弱，不任攻下，则用泽兰叶汤，即泽兰叶、当归、甘草、白芍也；兼服柏子仁丸，方用柏子仁、熟地、泽兰叶、牛膝、卷柏、续断，丸服。煎丸并进，久久其血自行。至于师尼、寡妇经闭之证，多属郁热，宜用逍遥散，加香附、泽兰叶、丹皮、生地、郁金、黑栀、黄芩以和肝理脾、清心开郁，其经自通也。

逍遥散　方见前调经门。

## 妇病难治

谚云妇病不易治，盖以幽居情郁疑，执拗不喜望闻问，讳疾忌医术莫施。

注：寇宗奭曰：宁治十男子，莫治一妇人。谓妇人之病，多不易治也。盖以妇人幽居情郁，忧恚爱憎多疑，所怀不遂，性执偏拗；诊时又不令医师观形、望色、闻声、问病；富贵之家，居奥室之中，处帏幔之内，且复以帕蒙手，既不能行望色之神，又不能尽切脉之巧；未免详问，问之觉繁，反谓医学不精，往往并药不信。不知问非易事，非精于医者，必不能问也。夫望、闻、问、切四者，欲去其三，即是神医，亦无由施其术也。此古今之通患，谓之曰妇人不易治，不诚然哉！

## 诊看妇人须先问经期、妊娠

未诊妇人女子病，先问经期与妊娠，不详误药非细事，疑似难明昧所因。

注：未诊妇人女子之病，必先问经期，与有无妊娠。若不详细审问，倘用药误触之，则所关匪细，多变生他证；疑似难明，岂不昧其病之所因哉！

## 经闭门汇方

三和汤

当归　川芎　大黄　朴硝　白芍　地黄　黄芩　栀子　连翘　薄荷　甘草各等分

上锉。每服八钱，水煎服。

六味地黄汤

熟地八钱　山萸肉　山药各四钱　丹皮　泽泻　茯苓各三钱

上清水煎服。

劫劳散

白芍六两　黄耆（炙）四两　甘草（炙）　人参（去芦）　当归（去芦，酒洗）　熟地（洗净，焙干）　五味子　阿胶（炒珠）各一两

上㕮咀。每服三钱。水一盏，生姜七片，枣三枚，煎至九分，温服，无时，日三。

芩心丸

用黄芩心（枝条者）三两（米泔浸七日，炙干，又浸又炙，如此七次）

上为末，醋丸如桐子大。每服七十丸，空心温酒送下，日进二服。

益阴煎

生地三钱　知母　黄柏各二钱　龟板（醋炙）四钱　缩砂仁　甘草（炙）各一钱

上锉。水煎服。

大黄䗪虫丸

大黄　赤芍　生地　桃仁　杏仁　干漆　甘草　䗪虫　虻虫　蛀虫　蛴螬　黄芩各等分

上末，炼蜜丸。每服丸数，量虚实增减。

泽兰叶汤

泽兰叶三两　当归　白芍各一两　甘草五钱

上为粗末。每服五钱。水二盏，煎一盏，温服。

柏子仁丸

柏子仁（炒，另研）　牛膝（酒洗）　卷柏各五钱　泽兰叶　续断各二两　熟地（酒浸半日，石臼内杵成膏）三两五钱

上为细末，炼蜜丸，如桐子大。空心米饮下三十丸。

# 卷四十五

## 崩漏门

### 崩漏总括

淋沥不断名为漏，忽然大下谓之崩。紫黑块痛多属热，日久行多损任冲，脾虚不摄中气陷，暴怒伤肝血妄行。临证审因须细辨，虚补瘀消热用清。

注：妇人经行之后，淋沥不止，名曰经漏；经血忽然大下不止，名为经崩。若其色紫黑成块，腹胁胀痛者，属热瘀；若日久不止，及去血过多而无块痛者，多系损伤任、冲二经所致；更有忧思伤脾，脾虚不能摄血者；有中气下陷不能固血者；有暴怒伤肝，肝不藏血而血妄行者。临证之时，须详审其因，而细细辨之。虚者补之，瘀者消之，热者清之。治之得法，自无不愈。

### 崩漏证治

#### 荆芩四物汤

崩漏血多物胶艾，热多知柏少芩荆，漏涩香附桃红破，崩初胀痛琥珀攻。日久气血冲任损，八珍大补养荣宁。思虑伤脾归脾治，伤肝逍遥香附青。

注：崩血、漏血，去血过多者，宜用胶艾四物汤补之。如属热多者，宜用知柏四物汤清之；热少者，宜用荆芩四物汤和之。若漏血涩少，此属血滞，宜用四物汤加香附、桃仁、红花破之。若崩血初起胀痛，此属瘀凝，宜用琥珀散攻之。崩漏日久，气血已亏，冲任伤损者，宜用八珍汤、十全大补汤、人参养荣汤，量补其损伤。若因思虑伤脾者，宜用归脾汤补之；恚怒伤肝者，宜用逍遥散加炒香附、青皮平之。

胶艾四物汤　四物汤　琥珀散　八珍汤　十全大补汤　人参养荣汤　归脾汤　逍遥散　方俱见前调经汇方内。

#### 补中益气汤　益胃升阳汤

气陷补中益气举，保元升柴归术陈，益胃升阳加芩曲，腹痛加芍嗽减参。

注：崩漏日久，脾伤食少，中气下陷，不能载血者，宜用补中益气汤、益胃升阳汤升举之。补中益气汤即人参、黄耆、甘草保元汤，加升麻、柴胡、当归、白术、陈皮也。益胃升阳汤即补中益气汤加黄芩、神曲也。若腹痛者，宜加白芍药；有热者，用黄芩；无热者，用肉桂调之；咳嗽者，肺热也，减人参。

### 调经升阳除湿汤

夹水水泻不甚弱，调经升阳除湿汤：耆草升柴归苍术，羌独藁本蔓荆防。

注：崩漏，下血夹水，或日水泻一、二次，形气不甚弱者，宜用调经升阳除湿汤。其方即黄耆、甘草、升麻、柴胡、当归、苍术、羌活、独活、藁本、蔓荆子、防风也，以风药先胜其湿。若形气虚弱者，则当加人参、陈皮，合补中益气汤，补中胜湿可也。

### 失笑散　地榆苦酒煎

杀血心痛失笑散，蒲黄五灵脂定疼。崩血不已防滑脱，地榆苦酒煎止崩。

注：崩血，心腹痛甚者，名曰杀血。心痛，乃血滞不散，宜用失笑散，其方即蒲黄、五灵脂也。先定其痛，痛止，然后随证治之。若崩血，补之仍然不止者，当防其滑脱。宜用地榆一两，醋煎，露一宿，次早温服，立止，止后随证治之，名地榆苦酒煎。

## 崩漏门汇方

补中益气汤

黄耆　人参　白术　甘草（炙）各一钱　当归　陈皮各七分　升麻　柴胡各三分

上锉。姜、枣，水煎服。

益胃升阳汤

黄耆二钱　人参（有嗽，去之）一钱　神曲（炒）一钱五分　白术三钱　当归（酒洗）　陈皮　甘草（炙）各一钱　升麻　柴胡各五分　生黄芩（秋凉不用）二钱

上为粗末。每服三钱或五钱。如食添，再加之；如食减，只服三钱，或更减之，不可多服。水煎，去滓，热服。

升阳除湿汤

黄耆　苍术　羌活各一钱五分　防风　藁本　升麻　柴胡　甘草（炙）各一钱　独活五分　蔓荆子七分

上㕮咀。水五大盏，煎至一大盏，去滓，稍热服。空心服毕，待少时，以早膳压之。

失笑散

五灵脂　蒲黄各等分

上为末，先用酽醋调二钱，熬膏，入水一盏，煎至七分，食前热服。良验。

地榆苦酒煎

地榆一两

醋煎，露一宿。次早温服，立止。止后随证调治之。苦酒，即醋也。

# 带 下 门

## 五色带下总括

带下劳伤冲与任，邪入胞中五色分，青肝黄脾白主肺，皿血黑肾赤属心。随人五脏兼湿化，治从补泻燥寒温，更审疮脓瘀血化，须别胞膀浊与淫。

注：带下者，由于劳伤冲任，风邪入于胞中，血受其邪，随人藏气湿热、湿寒所化。故色青者属肝，为风湿；色赤属心，为热湿；色黄属脾，为虚湿；色白属肺，为清湿；色黑属肾，为寒湿也。其从补、从泻、从燥、从涩、从寒、从温，则随证治之。更审其带久淋沥之物，或臭、或腥秽，乃败血所化，是胞中病也；若似疮脓，则非瘀血所化，是内痈脓也；若如米泔，兼尿窍不利，乃膀胱白浊病也；若尿窍通利，从精窍出，或如胶粘，乃胞中白淫病也。

## 带下证治

邪入胞中吴茱萸，赤粘连栀青防栀，白主益气黑六味，黄淡六君或归脾。

注：带下因六淫之邪入于胞中者，宜吴茱萸汤。若色赤、色黄而浊粘者，热也。色黄者，加黄连、栀子；色青者，加防风、栀子。若色白、色黑而清稀者，虚寒也。色白者，用补中益气汤；色黑者，用六味地黄汤；色黄而淡者，宜六君子汤，或加味归脾汤，分证调治可也。

吴茱萸汤　补中益气汤　六味地黄汤　六君子汤　归脾汤　方俱见首卷汇方。

### 加味四物汤

胞中冷痛乃寒湿，四物附子桂姜宜，臭腥兼合知柏用，久滑升柴龙牡脂。

注：带下而胞中热痛，乃热湿也。今胞中冷痛，乃寒湿也。宜四物汤加川附子、炮姜、官桂服之。日久滑脱者，加升麻、柴胡举之，龙骨、牡蛎、赤石脂涩之。

四物汤　方见前调经门汇方内。

### 清　白　散

带下湿热清白散，四物姜炭草柏椿，赤榆荆芩湿二术，滑加龙牡久合君。

注：带下，五色带下也。皆湿热所化，宜用清白散。其方即四物汤加姜炭、甘草、黄柏、椿皮也。色赤，加地榆、荆芥、黄芩；湿，加苍术、白术；滑，加龙骨、牡蛎。久则合四君子汤也。

四物汤　四君子汤　俱见前调经门汇方内。

### 导水丸　万安丸

带下有余皆湿化，少腹胀疼污水绵，导水牵滑芩军热，万安牵椒茴木寒。

注：五色带下，皆从湿化。若少腹胀痛，污水绵绵，属湿热者，宜用导水丸。其方即牵牛、滑石、黄芩、生军，治热有余也。属湿寒者，宜用万安丸。其方即牵牛、胡椒、小茴香、木香，治寒有余者也。

### 威喜丸　固精丸

瘀化疮脓浊淫病，虚实寒热酌其宜，威喜蜡芩固精菟，韭味桑芩龙牡脂。

注：带下，有因瘀血所化，或疮疡脓出及白浊、白淫者，皆带下类也。其虚实、寒热，当酌其宜。药用威喜丸，即黄蜡、茯苓也；固精丸，即菟丝子、韭菜子、五味子、桑螵蛸、茯苓、龙骨、牡蛎、赤石脂也。

## 带下门汇方

清白散

当归　黄柏（盐水泡）　白芍（炒）　椿根皮（酒炒）　生地　川芎　贝母各一钱　炮姜　甘草各五分

上锉。生姜三片，水煎服。

导水丸

牵牛（头末）　滑石（水飞）　黄芩　川大黄

上末，蒸饼为丸。量虚实服。

万安丸

牵牛（头末） 胡椒 木香 小茴香（焙）各等分

上末，水泛为丸，量虚实服。

威喜丸

白茯苓（去皮作块，用猪苓二钱半，同于磁器内煮二十余沸，出，晒干，不用猪苓）四两 黄蜡四两

上以茯苓为末，炼黄蜡为丸，如弹子大。空心细嚼，满口生津，徐徐咽服，以小便清为度。忌米醋，只吃糖醋。忌动气。

固精丸

牡蛎（煅粉） 菟丝子（酒蒸，焙） 韭子（炒） 龙骨 五味子 白茯苓 桑螵蛸（酒炙） 白石脂各等分

上为末，酒糊丸如桐子大。每服七十丸，空心盐汤下。

## 癥瘕、积痞、痃癖、疝诸证门

### 癥瘕、积聚、痞、瘀血、血蛊总括

五积六聚分藏府，七癥八瘕气血凝，癥积不动有定处，瘕聚推移无定形。痞闷不宣气壅塞，未成坚块血瘀名，蓄久不散成血蛊，产后经行风冷乘。

注：五藏气积，名曰积，故积有五证；六府气聚，名曰聚，故聚有六证。《难经》有心、肝、脾、肺、肾五藏之积，而无六聚。盖以积为血病，而聚为气病也。故李杲有五积丸方治法。巢氏《病源》载七癥八瘕，但有八瘕名证，而无七癥病形。其他方书，亦不概见。大抵又以癥为气病，而瘕为血病也。夫病，皆起于气，必气聚，而后血凝，不必过泥于黄、青、燥、血、脂、狐、蛇、鳖等名，但以牢固不移有定处者，为癥为积；推移转动，忽聚忽散者，为瘕为聚可也。故曰：癥者，征也，言有形可征也；瘕者，假也，言假物成形也。若夫痞者，痞闷不通，气道壅塞之谓也；瘀血者，血瘀腹中，未成坚块也；蓄之既久，必成血蛊矣。凡此诸证，皆由新产之后，经行之时，不知谨避，以致风冷外袭，邪正相搏，结于腹中而成也。

### 癥瘕证治

#### 大七气汤

妇人一切癥瘕病，上下攻疼七气汤：藿香益智棱莪术，甘桔青陈肉桂香。

注：妇人一切癥瘕，随气上下，攻筑疼痛者，宜大七气汤。其方即藿香叶、益智仁、京三棱、蓬莪术、甘草、桔梗、青皮、陈皮、肉桂心、木香也。

### 食癥证治

#### 乌药散

经行产后食生冷，脏气相抟结块形，牢固不移日渐长，开滞消积温散行。乌药散乌桃莪术，木香当归青桂心。

注：妇人经行、产后贪食生冷之物，与脏气互相抟聚，结成坚块，牢固不移，日渐长大者，治宜开滞消积，用乌药散。即乌药、桃仁、莪术、木香、当归、青皮、桂心，以温散之，自愈。

## 血癥证治

### 血 竭 散

乘脏虚兮风冷干，饮食内与血相抟，因或血癥坚牢固，胁腹胀痛热而烦，少食多忘头汗出，血竭归芍蒲桂延。

注：妇人产后、经行之时，脏气虚，或被风冷相干，或饮食生冷，以致内与血相抟结，遂成血癥。牢固不移，胁腹胀痛，内热心烦，食少善忘，但头汗出者，宜用血竭散，即血竭、当归、赤芍、蒲黄、桂心、延胡索也。

## 痞 证 治

### 助 气 丸

三焦痞满胸膈闷，气不宣通助气清：白术三棱蓬莪术，枳壳槟榔香与陈。

注：妇人胸膈痞闷，谓之痞。由于气壅不宣所致，宜助气丸。即青皮、白术、三棱、莪术、枳壳、槟榔、木香、陈皮，为丸服也。

## 积聚证治

### 开郁正元散

积聚通用正元散，苓术青陈曲麦延，香砂海粉查甘桔，痰饮食积血气抟。

注：五积六聚，乃痰饮食积，气血抟结而成，通用开郁正元散。其方即茯苓、白术、青皮、陈皮、神曲、麦芽、延胡索、香附、砂仁、海粉、山查、甘草、桔梗也。用以健脾消食、化痰渗饮、理气和血，则积聚未有不愈者矣。

## 瘀血、血蛊证治

### 桃 奴 散

腹中瘀血未成形，面黄发热腹胀疼，产后经来风冷客，血室之内有瘀停。产后恶露失笑散，经闭瘀凝玉烛攻，血蛊桃奴豭鼠粪，延桂砂桃附五灵。

注：妇人产后、经行之时，伤于风冷，则血室之内必有瘀血停留，未成坚块，故不名癥瘕也。其人必面色萎黄，脐腹胀痛，内热晡热。若产后恶露不行者，宜失笑散；若经闭不通，瘀血凝聚者，宜玉烛散；瘀血不行，蓄之既久，必成血蛊，宜用桃奴散，即桃奴、豭鼠粪、延胡索、桂心、砂仁、桃仁、香附、五灵脂也。豭鼠粪，一名两头尖，即雄鼠屎。桃奴，即桃树上未成、不落之干桃子也。

失笑散　方见首卷崩漏。

玉烛散　方见首卷汇方内。

## 痃癖、疝证总括

脐旁左右一筋疼，突起如弦痃证名，僻在两肋名曰癖，高起如山疝病称，必引少腹腰胁痛，三证皆由风冷成，或作或止因寒发，痛时方见不痛平。

注：妇人脐之两旁，有筋突起，疼痛，大者如臂，小者如指，状类弓弦者，名曰痃。僻在两肋之间者，名曰癖。若小腹牵连腰胁，疼痛高起者，谓之疝。名虽有三，其实皆因风冷客于胞中而然。故其发作，皆因再受风冷。发则痛，痛则见，不痛，则平复如初也。

## 痃癖证治

### 葱 白 散

妇人痃癖腹肋痛，风冷血气结而成，葱白四物参苓枳，桂朴姜香青莪棱，茴香曲麦苦楝子，葱盐煎服诃黄斟。

注：妇人痃癖腹肋疼痛者，皆因风冷与气血抟结而成，宜用葱白散温散之。其方即四物汤加人参、茯苓、枳壳、肉桂、厚朴、干姜、木香、青皮、莪术、三棱、茴香、神曲、麦柏、苦楝子、葱白、食盐，煎服也。大便结燥，去盐，加大黄；如大便自利，加诃子。

四物汤　方见首卷汇方内。

## 疝病证治

### 当　归　散

妇人疝病气攻冲，胁腹刺痛当归芎，鳖甲吴萸桃仁芍，桂榔青木大黄蓬。

注：妇人疝病，攻冲刺痛，多因风冷、寒湿客于胞门血室，故其病皆属厥阴肝经。宜当归散，即当归、川芎、鳖甲、吴茱萸、桃仁、赤芍、肉桂、槟榔、青皮、木香、大黄、蓬莪术也。

## 治诸积大法

形虚病盛先扶正，形证俱实去病急。大积大聚衰其半，须知养正积自除。

注：凡治诸癥积，宜先审身形之壮、弱，病势之缓、急而治之。如人虚，则气血衰弱，不任攻伐，病势虽盛，当先扶正气而后治其病；若形、证俱实，宜先攻其病也。《经》云：大积大聚，衰其半而止。盖恐过于攻伐，伤其气血也。罗天益曰：养正积自除。可谓得经旨者矣。

## 癥瘕、积痞、血蛊门汇方

大七气汤

三棱　莪术（各煨，切）　青皮（去穰）　陈皮（去白）　木香　藿香　益智仁　桔梗　肉桂　甘草（炙）各七钱半

上㕮咀。每服五钱，水二盏，煎至一盏，食前温服。

乌药散

乌药　莪术　桂心　当归（炒）　桃仁　青皮　木香各等分

上为末。每服二钱，热酒调下。

血竭散

真血竭（如无，紫矿代）　当归　赤芍　蒲黄　延胡索上等分

研细频筛，再研，取尽为度。每服一钱，用童便合好酒半大盏，煎一沸，温调下。方产下时一服；上床良久再服，其恶血自循经下行，不致冲上，免生百病。

助气丸

京三棱　蓬莪术（二味各用湿纸包，灰火中煨透，切片）各二斤　青皮（去白）　陈皮（去白）　白术各十五两　枳壳（麸炒，去穰）　槟榔　木香各十两

上为末，糊丸桐子大。每服五十丸，滚水下。

开郁正元散

白术　陈皮　青皮　香附　山查　海粉　桔梗　茯苓　砂仁　延胡索　麦芽（炒）　甘草（炙）　神曲（炒）各等分

上锉。每服一两，生姜三片，水煎服。

桃奴散

桃奴（炒） 雄鼠粪（炒，两头尖者是） 延胡索 肉桂 五灵脂 香附（炒） 砂仁 桃仁各等分

上为末。每服三钱，酒调下。

葱白散

当归 熟地 赤芍 川芎 人参 茯苓 枳壳 肉桂 厚朴 干姜 木香 青皮 莪术 三棱 茴香 神曲 麦芽 苦楝子各等分

上末。加葱白三寸，食盐五分，煎服三钱。大便结燥，去盐，加大黄；便自利，加诃子。

当归散

当归 川芎各二钱 鳖甲（醋炙）三钱 吴茱萸 桃仁十五粒 赤芍 肉桂各一钱 槟榔 青皮各八分 木香 莪术 川大黄各七分

上为末。每服一钱。水一盏，入干燕脂一钱，同煎六分，食后服。

# 嗣育门

## 胎孕之原

天癸先天生身气，精血后天化成形。男子二八天癸至，属阳应日精日盈。女子二七天癸至，属阴应月血月通。男女媾精乃有子，乾道男成坤女成。

注：天癸，乃父母所赋，先天生身之真气也。精血，水谷所化，后天成形之本也。男子二八，先天肾气盛，天癸至，与后天所生之精会合而盈。然男子属阳，阳应日，故精盈而日举也。女子二七，先天肾气实，天癸至，与后天所生之血会合而盛。然女子属阴，阴应月，故血盛而月下也。所以至期男女媾，其先天真气，后天精血，阴阳会和，乃能有子也。当此阴阳会合时，阳盛，自然成男，是乾道成男也；阴盛，自然成女，是坤道自然成女也。

## 男女完实

精通必待三十娶，天癸二十始适人，皆欲阴阳完实后，育子坚壮寿偏增。

注：男子十六而精通，必待三十而娶，女子十四而天癸至，必待二十而嫁者，皆欲阴阳完实。然后交而孕，孕而育，育而其子必坚壮长寿也。今未笄之女，天癸始至，已近男色，则阴气早泻，未完而伤，未实而动．所以虽交而不孕，孕而不育，育而其子必脆弱不寿也。

## 种子时候

男子聚精在寡欲，交接乘时不可失，须待细蕴时候至，乐育难忍是真机。

注：聚精之道，惟在寡欲，交接女子，必乘其时，不可失之迟早。盖妇人一月经行一度之后，必有一日细蕴之时，气蒸而热，如醉如痴，有欲交接不可忍之状，乃天然节候，是成胎生化之真机也。

## 分男女论

精血先后分男女，或以奇偶少多分，或以子宫左右定，是皆不晓个中因。欲识此中真消息，乾道阳男坤女阴。

注：分男女之说，先贤有以血先至，裹精则成男；精先至，裹血则成女；精血散

分并裹，则为骈胎、品胎之原者。有以月水尽后一、三、五日成男，二、四、六日成女，与夫经水断后一、二日成男，四、五日成女者。有以受气于左子宫成男，受气于右子宫成女者，皆各执一见，殊为不晓此中因也。盖独男独女之胎可以日数论，骈胎、品胎，或男或女，亦可以日数论乎？稽之史载，一产三子、四子，有半男半女，或男多女少，男少女多者，则一、三、五日为男，二、四、六日为女之说，不可凭矣！抑岂有一日受男，而二日复受女之理乎？丹田，命门也。在男子曰精室，在女子曰子宫。形如合钵，并无两岐可分。曰左右，则是有两子宫矣。此说尤属不经。然则何以定之？亦惟以会合天人，阳盛，乾道成男；阴盛，坤道成女，斯足为确论耳。

## 双胎品胎

古以双胎精气盛，不成男女或兼形，阴阳变常驳气盛，事之所有理难明。

注：古以双胎，乃精气有余，岐而分之，血因分而摄之故也。若男同孕者，刚日阳时也；女同孕者，柔日阴时也；男女同孕者，刚日阴时，或柔日阳时也。其他或有不成男女，男不可为父，女不可为母，与男女之兼形者，又皆阴阳变常，驳气所感，事之所有，理之所无，莫可稽考者也。

## 脉见有子

少阴动甚知有子，阴搏阳别尺寸凭，但搏不滑胎三月，搏而滑石五月形。

注：少阴肾脉动甚者，有子脉也。但当凭其两尺阴脉搏指有力，两寸阳脉不搏指而别于两尺，斯为有子脉无疑也。其但搏不滑者，主三月之胎；搏而滑者，主五月之胎也。

## 胎男女辨

上小下大女腹箕，中正圆高男腹釜，右疾为女左疾男，胎气钟于阴阳主。

注：上小下大，如箕之形，盖以女胎面向母腹，其足膝抵腹，故有是形也。中正圆高，如釜之形，盖以男胎面向母背，则背脊抵腹，故有是形也。右手属阴，脉疾为女；左手属阳，脉疾为男。是胎气钟于阴，则右盛主女；钟于阳，则左盛主男也。

## 辨别孕病

孕病不分须诊乳，五月之后乳房升。何以知其母子吉，身虽有病脉和平。

注：妇人经水不至，不分是孕、是病者，五个月之后，以孕妇乳房辨之。若乳房升大，有乳者，是胎；若乳房不大，无乳者，是病也。凡孕妇有病，其验可知。亦何以知其母子俱吉，惟诊其脉象和平，则虽有病，知均吉无虑也。

## 分经养胎

分经养胎不足凭，无所专养论不经，形始未分无不具，阴阳之道渐分形。

注：巢元方曰：妊娠一月名胚胎，足厥阴脉养之；二月名始膏，足少阳脉养之；三月名始胎，手心主脉养之。当此时血不流行，形象始化。四月始受水精以成血脉，手少阳脉养之；五月始受火精以成气，足太阴脉养之；六月始受金精以成筋，足阳明脉养之；七月始受木精以成骨，手太阴脉养之；八月始受土精以成肤革，手阳明脉养之；九月始受石精以成毛发，足少阴脉养之；十月五藏、六府、关节、人神皆备。

又有推巢元方养胎之说，谓四时之令必始于春，所以一月、二月间，是足厥阴、少阳木也；三月、四月间，手厥阴、少阳火也；五月、六月间，足太阴、阳明土也；七

月、八月间，手太阴、阳明金也；九月、十月间，足少阴、太阳水也。惟手少阴、太阳二经，无所专养者，以君主之官，无为而已。此说更为不经。夫男女交接，精血聚而成胚，此孕形之始也。虽未分身躯藏府，而其理无不具也。犹太极浑然，包罗万象，而阴阳之一气氤氲，浸渐化生而成，子母分形，自然而然，如草木成熟、壳脱蒂落也。

## 受孕分房静养

受孕分房宜静养，谨戒食味使脾安，调其喜怒防惊恐，慎厥起居避风寒。

注：受孕之后，分房静养，恐动相火，致生胎毒。谨戒饮食五味，使其脾胃调和，母之气血易生，子之形成必育。内调七情，外避风寒，起居安顺；不持重用力，不安逸多睡，不登高涉险，则母无病，子亦安矣！

## 安胎母子二法

安胎之道有二法，母病胎病要详分，母病动胎但治母，子病致母审胎因。

注：安胎之道有二法，母病、胎病，当详分而施治也。凡因母病以致胎动者，但疗其母，母安则胎自安；或因胎病有所触动，以致母病者，但宜安胎，胎安则母自愈矣。

## 胎前用药三禁

胎前清热养血主，理脾疏气是为兼，三禁汗下利小便，随证虚实寒热看。

注：丹溪曰：胎前当清热养血为主，恐伤阴血也。理脾，脾健，则气血易生；疏气，气顺，则气血调和；理脾、疏气，兼以清热、养血，则胎自安矣。三禁者，汗、下、利小便也，盖恐过汗，亡阳伤气；过下，亡阴伤血；利小便，伤津液也。然又当随证详审表里、虚实、寒热，以施其治，不可过峻也。

## 安胎审宜调治

形瘦不宜过热品，体盛补气恐动痰，安胎芩术为要药，佐以他药任抽添。火盛倍芩痰倍术，血虚四物气四君，杜续胶艾胎不稳，气盛苏腹枳砂陈。

注：形瘦之人多火，过用温热则伤阴血；肥盛之人多痰，过于补气，恐壅气动痰。白术消痰健脾，条芩清热养阴，二味为安胎要药。若有他证，则以药佐之，或减白术加条芩，或加白术减条芩，任其抽添。如火盛，则当倍芩以清火；痰盛，则当倍术以消痰；血虚，则合四物汤以补血；气虚，则合四君汤以补气；胎不安稳，更佐以杜仲、续断、阿胶、艾叶以安之；若气盛胎高，则加紫苏、大腹皮、枳壳、砂仁、陈皮以舒之。

四物汤　四君子汤　方俱见首卷汇方内。

## 嗣育门汇方

加味地黄丸　治妇人经水不调，必不能受孕；即使受之，亦不全美。宜常服此方。

熟地四两　山萸肉　山药各二两　牡丹皮　白茯苓各一两五钱　泽泻　香附（童便浸三次）各一两

上为末，炼蜜丸如梧子大。每服七十丸，白沸汤送下。

涤痰汤　治妇人肥盛者，多不受孕，以身中有脂膜闭塞子宫也。以此汤送后丸药。

当归一两　茯苓四两　川芎七钱五分　白芍药　白术（土炒）　半夏（制）　香附米　陈皮　甘草各一两

上作十贴，每贴姜三片，水煎吞后丸子。

涤痰丸

白术（土炒）二两　半夏曲　川芎　香附米各一两　神曲（炒）　茯苓各五钱　橘红四钱　甘草二钱

上为末，粥丸。每服八十丸。如热者，加黄连、枳实各一两。

大补丸　治妇人瘦弱，多由血少不能受孕。宜常服此方。

天冬（去心）　麦冬（去心）　菖蒲　茯苓　人参　益智仁　枸杞子　地骨皮　远志肉

上为细末，炼蜜丸如桐子大。空心酒下三十丸。

苁蓉菟丝子丸　此方不寒不热，助阴生子。

肉苁蓉一两三钱　覆盆子　蛇床子　川芎　当归　菟丝子各一两二钱　白芍药一两　牡蛎（盐泥固煅）　乌鲗鱼骨各八钱　五味子　防风各六钱　条芩五钱　艾叶三钱

上为末，炼蜜丸如桐子大。每服三、四十丸。盐汤下，早晚皆可服。

调经丸　理气养血，调经种子。

香附　川杜仲（姜汁炒）八两　大川芎　白芍药　当归（去尾）　怀生地　陈皮　小茴香（酒炒）　延胡索（略炒）　肉苁蓉（酒炒）　旧青皮（麸炒）　台乌药（炒）　枯黄芩（酒炒）　乌鲗鱼骨（酥炙）以上各四两

上十四味，称足，真正好醋和面打糊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百丸，空心好酒送下。

一方　无陈皮、地黄，有人参、黄耆各二两。

# 卷四十六

## 胎前诸证门

### 胎前总括

妊娠胎前病恶阻，胞阻肿满气烦悬，痫嗽转胞与子淋，激经胎漏胎不安。小产死胎胎不长，子喑脏燥鬼胎连。余病当参杂证治，须知刻刻顾胎原。

注：此言妊娠胎前，有恶阻、胞阻、子肿、子满、子烦、子悬、子痫、子嗽、转胞、子淋、激经、胎漏、胎动不安、小产堕胎、子死腹中、胎萎不长、子喑、脏燥、鬼胎等证，皆当一一详辨熟记。其余胎前伤寒、伤食、疟痢、霍乱、泄泻，当于杂证门中参考治之。但须时刻保护胎原，不致误犯为要也。

### 恶阻总括

恶心呕吐名恶阻，择食任意过期安。重者须药主胃弱，更分胎逆痰热寒。

注：妇人受孕月余之后，时时呕吐者，名曰恶阻。若无他病择食者，须随其意而与之。轻者，过期自然勿药而愈；重者，须以药治之。当以胃弱为主，更审其或因胎气阻逆，或痰饮阻逆，与夫兼热、兼寒而分治之。

### 恶阻证治

#### 保生汤

胎气阻逆惟呕吐，无他兼证保生汤，砂术香附乌陈草，量加参枳引生姜。

注：恶阻，有因胎气阻逆者，乃受胎后，胞门闭塞，藏气内阻，挟胎气上逆于胃，故令恶心呕吐也。若平素胃虚所致，虽无痰饮、寒热相兼，而亦有恶阻证者，宜用保生汤，即砂仁、白术、香附、乌药、陈皮、甘草也。引用生姜者，以止其呕也。若气弱者，量加人参；气实者，量加枳壳。

### 加味六君汤

痰饮恶阻吐痰水，烦眩加味六君汤，枇杷藿香旋缩枳，热秘芩军寒桂姜。

注：恶阻，因于痰饮者，其吐必多痰水，且心烦、头目眩晕，必其人平素胃虚，中停痰饮也。宜用加味六君汤，于六君汤内加枇杷叶、藿香、旋复花、缩砂、枳壳。若胃热便秘，加黄芩、大黄以利之；胃寒喜热，加肉桂、干姜以温之。

六君汤　方见首卷。

### 加味温胆汤

热阻恶食喜凉浆，心烦愦闷温胆汤，橘半茯甘与枳竹，更加芩连芦麦姜。

注：恶阻，因于胃热者，必呕吐，心中热烦，愦闷，喜饮凉浆也。宜用加味温胆汤，其方即陈皮、半夏、茯苓、甘草、枳实、竹茹（名温胆汤），更加黄芩、黄连、芦根、麦门冬，引生姜也。

## 胞阻总括

妊娠腹痛名胞阻，须审心腹少腹间。伤食心胃胎腰腹，少腹胞寒水尿难。

注：孕妇腹痛，名为胞阻。须审其痛，或上在心腹之间者，多属食滞作痛；或下在腰腹之间者，多属胎气不安作痛；若在少腹之间者，则必因胞血受寒，或停水尿难作痛也。

## 胞阻证治

### 加味平胃散　延胡四物汤

心胃痛多伤食滞，苍朴陈甘果枳曲，便秘加军倍甘草，胎动延胡四物宜。

注：孕妇心胃作痛者，多因伤食停滞。宜平胃散（即陈皮、厚朴、苍术、甘草也），加草果、枳壳、神曲以消之；若更大便秘结，日久则加硝、黄以攻之，然必倍甘草以缓其峻性，庶不伤胎。若腰腹作痛，胎动下血，则当用四物汤，君以延胡，以定痛而保胎也。

四物汤　方见首卷。

### 加味胶艾四物汤　蜜硝汤

腹腰痛甚防胎堕，胶艾四物杜酒葱，外邪宜加羌独活，内热便秘蜜硝攻。

注：胞蒂系于腰，凡腹腰痛者，须防胎堕。宜用胶艾四物汤，加杜仲、大豆淋酒、葱白，以定痛而保胎。若因外感风寒之邪，则加羌活、独活以散之；若内热、大小便闭者，则用蜂蜜、芒硝煎汤以攻之。《经》曰有故无殒是也。

胶艾四物汤　方见首卷。

### 加味芎归饮　导赤散　五苓散

胞血受寒少腹疼，参吴胶艾草归芎。尿涩热甚导赤散，木通生地甘草灵。水盛阳虚五苓效，术泽肉桂茯猪苓。

注：少腹作痛者，乃胞中之血受寒也。宜加味芎归饮温之；其方即人参、吴茱萸、阿胶、蕲艾、炙甘草、当归、川芎也。若因尿涩而痛，则是膀胱水病热甚，则以导赤散清利之，其方即生地、木通、甘草也。若水盛阳虚不化，则以五苓散渗利之，其方即茯苓、白术、泽泻、猪苓、肉桂也。

## 子肿、子气、子满、脆脚、皱脚总括

头面四肢肿子肿，自膝至足子气名，肿胀喘满曰子满，但脚肿者脆皱称。

注：头面遍身浮肿，小水短少者，属水气为病，故名曰子肿。自膝至足肿，小水长者，属湿气为病，故名曰子气。遍身俱肿，腹胀而喘，在六、七个月时者，名曰子满。但两脚肿而肤厚者，属湿，名曰皱脚。皮薄者，属水，名曰脆脚。大凡水之为病，多喘促；气之为病，多胀满。喘促属肺，胀满属脾也。以其人素有水气湿邪，故受孕有肿满之证。儿未成形，被水浸渍，其胎每致损坏。成形尚可调治，故在五、六月后有是证者，多有生育者也。

## 子肿、子气、子满、脆脚、皱脚证治

### 茯苓导水汤

妊娠肿满与子气，水气湿邪脾肺间，水气浸胎喘难卧，湿气伤胎胀难堪。均宜茯苓导水治，香瓜槟腹四苓攒，桑砂苏陈胀加枳，腿脚防己喘葶添。

注：妊娠水肿胀满、子气、皱脚、脆脚等证，皆由水气、湿邪，伤于脾、肺为病也。若水气盛而浸胎，则必喘而难卧；若湿气盛而伤胎，则胀满难堪。皆宜用茯苓导水汤治之，方用木香、木瓜、槟榔、大腹皮、白术、茯苓、猪苓、泽泻、桑皮、砂仁、苏叶、陈皮，以和脾肺而利水湿。胀甚者，加枳壳以破结；腿脚肿者，加防己以利下；湿喘者，加苦葶苈以泄上水也。

## 子烦证治

### 知母饮

孕妇时烦名子烦，胎热乘心知母痊，子芩知麦苓耆草，犀热参虚膏渴煎。

注：孕妇别无他证，惟时时心烦者，名曰子烦。由胎中郁热上乘于心也。宜用知母饮，即子芩、知母、麦冬、茯苓、黄耆、甘草。热甚者，加犀角；气虚，加人参；口渴，加石膏。煎服。

## 子悬、胎上逼心证治

### 紫苏饮

胸膈胀满子悬名，喘甚由胎上逼心，紫苏饮用归芎芍，陈腹苏甘虚入参。

注：孕妇胸膈胀满，名曰子悬；更加喘甚者，名曰胎上逼心。俱宜紫苏饮，即当归、川芎、白芍、陈皮、大腹皮、苏梗叶、甘草。虚者，加人参。煎服。

## 子痫证治

### 羚羊角散　　钩藤汤

暴仆抽搐不识人，须臾自醒子痫名。羚羊角散防独杏，五加枣草薏苡仁，茯苓木香羚羊角；抽搐钩藤汤寄生，人参茯神归桔梗，口㖞肢废中风成。

注：孕妇忽然颠仆、抽搐，不省人事，须臾自醒，少顷复如好人，谓之子痫。乃肝、心二经风热所致，宜用羚羊角散，即防风、独活、杏仁、酸枣仁、五加皮、甘草、薏苡仁、茯苓、木香、羚羊角也。抽搐甚者，用钩藤汤，乃钩藤、桑寄生、人参、茯神、当归、桔梗也。若口眼㖞斜，半身不遂，则已成中风废证，当参风门治之。

## 子嗽证治

枳桔二陈汤　桔梗汤

妊娠咳嗽名子嗽，阴虚痰饮感风寒。痰饮二陈加枳桔；风寒桔梗汤可安。紫苏桔梗麻桑杏，赤苓天冬合贝前。久嗽阴虚宜清润，麦味地黄汤自痊。

注：妊娠咳嗽，谓之子嗽。嗽久，每致伤胎。有阴虚火动、痰饮上逆，有感冒风寒之不同。因痰饮者，用二陈汤加枳壳、桔梗治之；因感冒风寒者，用桔梗汤，即紫苏叶、桔梗、麻黄、桑白皮、杏仁、赤茯苓、天冬、百合、川贝母、前胡也。若久嗽，属阴虚，宜滋阴润肺以清润之，用麦味地黄汤治之。

六味地黄汤　方见首卷。

## 转胞证治

举胎四物汤　　阿胶五苓散

饮食如常烦不卧，不得小便转胞称。举胎救急丹溪法，四物升麻参术陈。服后探吐吐再服，不应阿胶入五苓。

注：妊娠胎压，胞系了戾，不得小便，饮食如常，心烦不得卧者，名曰转胞。宜用丹溪举胎法：令稳婆香油涂手举胎起，则尿自出，以暂救其急。然后以四物汤加升麻、人参、白术、陈皮煎服。服后以指探吐，吐后再服、再吐，如此三、四次，则胎举而小便利矣。如不应，则是有饮，用五苓散加阿胶以清利之。

四物汤　方见首卷。

## 子淋证治

加味五淋散

子淋频浊窘涩疼，五淋栀苓归芍芩，甘草再加生地泽，车前滑石木通寻。

注：孕妇小便频数窘涩，点滴疼痛，名曰子淋。宜五淋散，即黑栀、赤茯苓、当归、白芍、黄芩、甘草，加生地、泽泻、车前子、滑石、木通，以清热而利水，则小便自通矣。

## 激经、胎漏、尿血总括

妊娠经来名激经，胎漏下血腹不疼，若是伤胎腹必痛，尿血漏血要分明。

注：妇人受孕之后，仍复行经者，名曰激经。为血有余。若孕妇无故下血，或下黄汁、豆汁而腹不痛者，谓之胎漏。若其胎已伤而下血者，其腹必疼。孕妇又有尿血一证，腹亦不痛，然与胎漏之证又不同。盖尿血出于溺孔，漏血出自人门，三者俱下血而各不同治者，不可不详辨也。

## 激经、胎漏、尿血证治

阿胶汤　黄耆汤　银苎酒　加味四物汤

激经无病不须治，子大能食经自停。胎漏下血多因热，四物阿胶栀侧芩。或下黄汁豆汁样，黄耆糯米苎根银。若是尿血膀胱热，四物血余共茅根。

注：激经，无他证相兼者，不须用药，其胎壮、子大，能食其血，而经自停。若胎漏下血，多属血热，宜阿胶汤清之，其方即四物汤加阿胶、黑栀、侧柏叶、黄芩也。或漏下黄汁，或如豆汁甚多者，其胎干枯必倚而堕，宜用黄耆汤，即黄耆二两，糯米一合煎服；或银苎酒，即苎麻根、纹银煎酒服。若尿血，则是膀胱血热，宜四物汤加

血余、白茅根以凉之。

四物汤　方见首卷。

## 胎不安、小产、堕胎总括

气血充实胎自安，冲任虚弱损胎原，暴怒房劳伤肝肾，疾病相干跌扑颠。五月成形名小产，未成形象堕胎言。无故至期数小产，须慎胎为欲火煎。

注：孕妇气血充足，形体壮实，则胎气安固；若冲、任二经虚损，则胎不成实。或因暴怒伤肝，房劳伤肾，则胎气不固，易致不安；或受孕之后，患生他疾，干犯胎气，致胎不安者亦有之；或因跌扑筑磕，从高坠下，以致伤胎、堕胎者亦有之。然小产、堕胎，亦自有别：五、七月已成形象者，名为小产；三月未成形象者，谓之堕胎。以上小产、堕胎皆出有因。若怀胎三、五、七月，无故而胎自堕，至下次受孕亦复如是，数数堕胎，则谓之滑胎 。多因房劳太过，欲火煎熬，其胎因而不安，不可不慎者也。

## 胎不安、小产、堕胎证治

加味圣愈汤　加味佛手散　十圣散

加味芎劳汤　益母丸

胎伤腹痛血未下，圣愈汤加杜续砂，下血腹痛佛手散，胶艾杜续术芩加。十全续缩减苓桂，因病伤胎十圣夸，跌扑芎劳调益母，怒劳逍遥地黄佳。

注：妊娠胎伤，若腹痛不下血者，宜用圣愈汤加杜仲、续断、砂仁安之。若下血腹痛者，宜用佛手散加阿胶、蕲艾、杜仲、续断、白术、条芩安之。若因母病，以致伤胎欲堕者，宜十圣散，即十全大补汤减茯苓、肉桂，加续断、砂仁。若因跌扑筑磕，伤胎欲堕者，宜芎劳汤调益母丸服之（芎劳汤即川芎、当归也）。若暴怒、房劳，伤肝肾，以致胎动不安者，宜逍遥散、地黄汤治之。

圣愈汤　佛手散　逍遥散　地黄汤　方俱见首卷。

## 堕胎、下血不止、血瘀不出证治

独参汤　回生丹

堕胎暴下血不止，面黄唇白独参汤，恶血不出凝胀痛，回生益母酌相当。

注：妊娠胎堕后，血暴下不止，面黄唇白者，名脱荣。宜用独参汤峻补其气，以生其血，所谓无形能生有形也。若恶血瘀滞不行，腹胁胀痛者，宜于回生丹、益母丸，酌其虚实、缓急，相当而用之。

回生丹　见产后汇方。

## 子死腹中总括

子死腹中须急下，舌青腹痛冷如冰，时久口中秽气出，寒热峻缓详斟平。

注：凡一应伤胎，子死腹中者，须当急下，勿使上奔心胸。然必验其舌青面赤，肚腹胀大，腹冷如冰，久之口中有秽气出者，方可议下。然犹必审其人之虚实寒热，或宜寒下、热下、峻下、缓下，随其宜而施之。

## 子死腹中证治

佛手散　平胃散加芒硝方

下胎缓剂佛手散，峻剂平胃加芒硝，宜热宜寒须细审，产妇虚实莫溷淆。

注：孕妇，子死腹中，宜下者，缓下，用佛手散；峻下，用平胃散加芒硝。或宜

寒下，或宜热下，须细细详审而投之。盖以产母之虚实，或缓或峻，不可溷淆轻率，以致误也。

佛手散　方见首卷。

## 辨子母存亡

妊娠一切垂危候，母子存亡可预推：面赤舌青必子死，面青舌赤母命危，面舌俱青口吐沫，子母俱亡二命亏。

注：凡妊娠一切凶危之候，欲知母子存亡者，当于孕妇面、舌之色定之。若面赤舌青，则其子必死；面青舌赤，则其母必亡；若面、舌二者俱见青色，口角两边流涎沫者，则子、母二命俱不能保也。

## 胎兼癥瘕

妊娠有病当攻下，衰其大半而止之，经云有故而无殒，与病适当又何疑。

注：凡孕妇，素有癥瘕旧疾，或有新病，应攻下者，但攻其大半，余俟其自消，不可尽攻。《经》云：有故无殒。言药虽峻，有病则病受之，不能伤胎也。攻其大半，与病相当，又何疑于有妊必不可攻之说邪？

## 胎不长证治

### 八珍汤　六君子汤

胎萎不长失滋养，气血不足宜八珍，脾虚胃弱六君子，谷化精微气血生。

注：妊娠五、六个月，胎萎不长，由于妊母禀赋虚弱。若属气血两虚者，宜用八珍汤；若脾虚胃弱者，宜用六君子汤。但使饮食强壮，俾水谷运化精微，则气血日生而胎自长矣。

八珍汤　六君子汤　方俱见首卷。

## 子喑证治

子喑声哑细无音，非谓绝然无语声，九月胎盛阻其脉，分娩之后自然通。

注：妊娠九月，孕妇声音细哑不响，谓之子喑。非似子哑绝然无语也。盖少阴之脉，络于舌本，九月肾脉养胎，至其时，胎盛，阻遏其脉，不能上至舌本，故声音细哑。待分娩之后，肾脉上通，其音自出矣。

## 子啼、腹内钟鸣证治

### 黄　连　煎

腹内钟鸣与儿哭，子啼之证出偶然，空房鼠穴土能治，黄连煎汤亦可捐。

注：孕妇腹内有钟声，或婴儿在内啼哭者，名曰子啼。古书虽载其证，然不经见，或偶然有之。古方用空房中鼠穴土，同川黄连煎汤，名黄连煎，饮之自愈。

## 脏燥证治

### 甘麦大枣汤

脏燥无故自悲伤，象若神灵大枣汤，甘草小麦与大枣，方出《金匮》效非常。

注：孕妇，无故，时时伤悲、哀痛，象若神灵凭依者，名曰脏燥，宜用金匮甘麦大枣汤服之。其方即甘草、小麦、大枣三味，煎服。其效非常也。

## 鬼胎总括

邪思情感鬼胎生，腹大如同怀子形，岂缘鬼神能交接，自身血气结而成。

注：鬼胎者，因其人思想不遂，情志相感，自身气血凝结而成。其腹渐大如怀子形状。古云实有鬼神交接，其说似属无据。妇人石瘕、肠覃二证，亦俱如怀孕之状，由气血凝结而成，则可知其必无是理矣！

## 肠覃、石瘕证治

### 香 棱 丸

肠覃石瘕气血分，寒客肠外客子门，二证俱如怀子状，辨在经行经不行。石瘕吴萸汤最效，肠覃香棱丸若神：丁木茴香川楝子，青皮广茂与三棱。

注：《经》云：寒气客于肠外，与卫气相搏，气不得荣，因有所系，瘕而内着，恶气乃起，瘿肉乃生。始如鸡卵，稍以益大，如怀子状，按之则坚，推之则移，月事以时下。石瘕生于胞中，寒气客于子门，子门闭塞，气不得通，恶血当下不下，血水以留止，日以益大，状如怀子，月事不以时下。皆生于女子，可导而下。由经文观之，二证虽皆如怀子状，肠覃，气病而血不病，故月事以时下；石瘕，先气病，而后血病，故月事不来也。石瘕，宜吴萸汤。肠覃，宜香棱丸，即木香、丁香、茴香、川楝子、青皮、广茂、三棱，醋煮面糊为丸也。

吴茱萸汤 方见首卷。

## 胎前母子盛衰

母盛子衰胎前病，母衰子盛产后殃，子母平和无衰盛，坦然分娩不须忙。

注：此言观孕妇与所怀之胎有盛、衰之辨也。若娠母气血壮盛，而胎元弱者，胎前必多病；若孕妇衰弱，而胎元壮实，则产后其母必多病；若子母俱和平无偏盛偏衰，则胎前、产后均平安无疾，可坦然无忧也。

胎前有余详不足，产后不足审有余，产后惟多亏损病，胎前子母盛衰知。

注：古云：胎前无不足，产后无有余。此言其常也。然胎前虽多有余之证，亦当详察其亦有不足之时；产后虽多不足之病，亦当详审其每挟有余之证也。欲知产后常多亏损之故，于胎前子母盛衰求之，可预知也。

## 胎前门汇方

保生汤

人参 甘草各二钱半 白术 香附子 乌药 橘红各五钱

上锉。每服三钱，姜五片，煎服。

加味六君汤

人参 白术（土炒） 茯苓 陈皮 半夏（制）各一钱五分 甘草（炙）五分 藿香叶 枇杷叶（炙）各一钱 缩砂仁 枳壳（炒）各八分

上锉。加生姜，煎服。

加味温胆汤

陈皮 半夏（制） 茯苓各一钱 甘草（炙）五分 枳实 竹茹 黄芩各一钱 黄连八分 麦冬二钱 芦根一钱

上锉。姜、枣，煎服。

加味平胃散

厚朴（姜汁炒） 苍术（米泔浸炒） 陈皮 甘草（炙） 人参各一钱

上为末。每服三钱，加姜，煎服。

延胡四物汤

当归 川芎 白芍 熟地各七钱五分 延胡索（酒煮）二两

上锉。水煎服。

加味胶艾四物汤

当归 熟地 阿胶 白芍各二钱 杜仲一钱五分 川芎 蕲艾各八分

上，加葱白三寸，大豆淋酒，煎服。

蜜硝煎

蜂蜜 芒硝

上煎，溶化服。

加味芎归饮

川芎二钱 当归五钱 人参一钱 吴茱萸五分 阿胶二钱 蕲艾八分 甘草（炙）五分

上锉。水煎服。

导赤散

生地三钱 木通二钱 甘草梢一钱 灯心一团

煎服。

五苓散

白术（土炒） 茯苓 猪苓 泽泻各二钱半 桂三分

上锉。作一服。水煎服。

茯苓导水汤

茯苓 槟榔 猪苓 缩砂 木香 陈皮 泽泻 白术 木瓜 大腹皮 桑白皮 苏梗各等分

上，加姜，煎服。胀，加枳壳；喘，加苦葶苈子；腿脚肿，加防己。

知母饮

知母 麦冬 甘草各五钱 黄耆 子芩 赤苓各七钱五分

上㕮咀。每服四钱，水一盏，煎至七分，去滓，入竹沥一合，温服。

紫苏饮

当归 川芎 白芍各二两 陈皮 苏茎叶 大腹皮各一两 甘草（炙）五钱 人参（量虚实用）

上㕮咀。每服五钱，水二盏，生姜五片，煎至一盏，去滓服。日进二服。有热，加黄芩、竹茹；心烦，加羚羊角；有食，加神曲、山查。

羚羊角散

羚羊角（镑） 独活 酸枣仁 五加皮 防风 薏苡仁 杏仁 当归（酒浸） 川芎 茯神（去木）各五分 甘草 木香各二分

上㕮咀。加生姜五片，水煎服。

钩藤汤

钩藤钩 当归 茯神 人参各一两 苦桔梗一两五钱 桑寄生五钱

上为粗末。每服五、六钱，水二盏，煎至一盏，去滓，温服，无时。忌猪肉、菘菜。烦热，加石膏二两半；临产月，加桂心一两。

枳桔二陈汤

陈皮 半夏 茯苓各二钱 甘草（炙）五分 枳壳 桔梗各一钱

上锉。姜煎服。

桔梗汤

天冬（去心） 赤苓各一钱 桑皮 桔梗 紫苏各五分 麻黄（去节）三分 贝母 人参 甘草（炙）各二分

上锉。加生姜，水煎服。一方有杏仁，无贝母。

举胎四物汤

当归 白芍 熟地 川芎 人参 白术各二钱 陈皮 升麻各一钱

上锉。水煎服。

麦味地黄汤

熟地四钱 山萸肉二钱 山药二钱 泽泻 茯苓 丹皮各一钱五分 麦冬二钱 五味子十二粒

上锉 。水煎服。

五淋散

赤芍 山栀子各二钱 赤茯苓一钱二分 当归一钱 子芩六分 甘草五分

上，水煎服。

阿胶汤

阿胶（炙燥） 熟地（焙） 艾叶（微炒） 芎劳 当归（切，焙） 杜仲（去粗皮，炙，锉） 白术各一两

上㕮咀。每服四钱，水一盏半，枣三枚，擘破，同煎至八分，去滓，食前温服。

黄耆汤

糯米一合 黄耆二两 川芎一两

上细锉。水二大盏，煎至一盏。温服。一方无川芎。

银苎酒

苎麻根（锉）二两 纹银五两 清酒一盏

上以水二大盏，煎至一大盏，去渣，分温二服。

十圣散

人参 黄耆 白术 熟地黄 砂仁各五分 甘草（炙） 当归 川芎 白芍（炒）各一钱 川续断八分

上锉。水煎服。

独参汤

用好人参二两或四两

上，水煎，徐徐服。

益母丸

益母草（五月五日，或六月六日采之，阴干。忌铁器）

上一味，以石器碾为细末，炼蜜丸弹子大。每用一丸，童便、好酒各半，研化服之。

六味地黄丸

熟地（蒸、晒，九次）八两 山药四两 茯苓（乳拌）三两 山萸肉（酒浸）四两 丹皮三两 泽泻三两

炼蜜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钱。

桂附地黄丸

即六味地黄丸加肉桂、附子。

黄连煎

黄连

上一味煎汤，调空房中鼠穴内土服。

甘麦大枣汤

甘草三两　小麦一升　大枣十枚

上，以水六升，煮取三升，温分三服。亦补脾气。

香棱丸

木香　丁香各半两　枳壳（麸炒）　三棱（酒浸一夕）　莪术（细锉，每一两用巴豆三十粒，去壳同炒，待巴豆黄色，去巴豆不用）　青皮（炙）　川楝子肉　藿香（炒）各等分

上为末。醋煮面糊丸，如桐子大，朱砂为衣。每服三十丸，姜盐汤送下，或温酒下，无时。

# 卷六十一

## 《外科心法要诀》

### 十二经循行部位歌

手之三阳手外头，手之三阴胸内手，足之三阳头外足，足之三阴足内走。

注：手之三阳手外头者，谓手阳明大肠经，从手次指内侧之端，上行手臂外之上行（音杭），至头鼻孔两旁也；手少阳三焦经，从手四指外侧之端，上行手臂外之中行，至头耳前动脉也；手太阳小肠经，从手小指外侧之端，上行手臂外之下行，至头耳中珠子也。手之三阴胸内手者，谓手太阴肺经，从胸乳上循、行臑内，下行肘臂内之上行，至手大指内侧之端也；手厥阴心包络经，从腋下乳外，循行臑内，下行肘臂内之中行，至手中指之端也；手少阴心经，从腋筋间循行臑外，下行肘臂内之下行，至手小指内侧之端也。足之三阳头外足者，谓足阳明胃经，从头目下循颊、颈、乳中，下行腹外、股膝跗之前行，至足二指之端也；足少阳胆经，从头目外眦，循行绕耳、颅巅，下行胁、跨、膝、跗之中行，至足四指外侧之端也；足太阳膀胱经，从头目内眦，循行额、巅、项背，外行臀、腘、腨踝之后行，至足小指外侧之端也。足之 三阴足内走者，谓足厥阴肝经，从足大指外侧之端，循行前行上内踝、上腘腨、膝之中行，内行阴器、腹、胁之外行，上至乳下也；足太阴脾经，从足大指内侧之端，循行内踝、膝里、股内之中行，上行腹中，至季胁也；足少阴肾经，从足心循行内踝、足跟内侧之后行，上腹内，至胸也。诸阳行外；诸阴行里，四肢、背腹，皆如此也。

### 头前正面歌

头督唇任五中行，眦傍足太颧手阳，侧上足少绕耳手，鼻傍手明唇足方。

注：头之正面分五行（音杭），其中行上喙唇以上，属督脉；下喙唇以下，属任脉，此为中行也。其第二行，目内眦旁上，属足太阳经，鼻旁下，属手阳明经，此为第二行也。其第四行，面颧骨外旁，属手太阳经；头侧上，属足少阳经；绕耳前后，属手少阳经，此为第四行也。其第三行唇旁，属足阳明经，为第三行也（图略）。

### 头后项颈歌

头后七行督中行，惟二足太足少阳，颈前任中二足明，三手四行手太阳，五足少阳六是手，七足太阳督中行。

注：头后、项、颈分七行：其中行属督脉；惟两旁第二行属足太阳经；其余第三行、四行、五行皆属足少阳经。颈前中行属任脉；二行属足阳明经；三行属手阳明经；四行属手太阳经；五行属足少阳经；六行属手少阳经；七行属足太阳经。项后中行属

督脉经也（图略）。

## 胸腹、脊背歌

胸腹二行足少阴，三足阳明四太阴，五足厥阴六少阳，脊背二三足太阳。

注：胸腹之中行属任脉，两旁第二行属足少阴肾经，第三行属足阳明胃经，第四行属足太阴脾经，乳下胁上第五行属足厥阴肝经，胁后第六行属足少阳胆经，脊外两旁二行、三行俱属足太阳膀胱经，脊之中行属督脉经（图略）。

## 手膊臂外、内歌

手膊臂外上手明，中手少阳下太阳，手膊臂内上中下，手太厥少分三行。

注：手膊臂之外面，系手三阳经部位也。上行属手阳明经，中行属手少阳经，下行属手太阳经。手膊臂之内面，系手三阴经部位也。上行属手太阴经，中行属手厥阴经，下行属手少阴经（图略）。

## 足膝外、内歌

足膝外前足阳明，吵行少阳后太阳，足膝之内前中后，足厥太少分三行。

注：足膝之外面，系足三阳经部位也。前行属足阳明经，中行属足少阳经，后行属足太阳经。足膝之内面，系足三阴经部位也。足大指外侧之前行，股内之中行，属足厥阴经。内侧之中行，股内之前行，属足太阴经。足心绕踝之后行，属足少阴经（图略）。

## 肺 经 歌

太阴肺经起乳上，系横出腋臑中廉，达肘循臂入寸口，上鱼大指内侧边。

注：手太阴肺经，起于乳上三肋端，去中行旁开六寸，腋前外湾而至臑间，由臑中廉达肘内，循臂里，过前廉，入寸口，上鱼际，终于手大指内侧，去爪甲角如韭叶（图略）。

## 大肠经歌

阳明之脉手大肠，次指内侧起商阳，循手臂外过肘臑，达肩入缺上颈旁，贯颊下齿出人中，上侠鼻孔终迎香。

注：手阳明大肠经，起于手大指之次指内侧，去爪甲角如韭叶许，循大指次指之岐骨，行臂外前廉，过肘外，自臑达肩，行缺盆直上头颈之侧，环出人中之左右，以侠鼻孔两旁迎香穴而终焉（图略）。

## 胃 经 歌

阳明胃起目下胞，从鼻入齿还承浆，颐后颊里上耳前，额颅下循两颈旁。从缺盆口下乳中，循腹腿班腿面行，外抵膝膑走足跗，至足中指外侧当。

注：足阳明胃经，起于目下鼻旁，下夹口吻绕腮，上行耳前，至额角；下行颈侧，夹结喉，至肩上横骨陷中；下行当乳之中，去中行旁开四寸；从乳顶下行，至脐旁，去中行旁开三寸；从脐旁下行，至腿之合缝，去中行旁开二寸；从合缝斜行向外，直下膝外前廉，至臁骨，倒上复转注而下行，至足中指之端，去爪甲角如韭叶而止（图略）。

## 脾经歌

太阴脾起足大指，上循内侧白肉际，核骨之后内踝前，上膝循行胫膝里，股内前廉入腹中，斜行九肋季胁止。

注：足太阴脾经，起于足大指端内侧，去爪甲角韭叶许，由内侧白肉际核骨之后，过内踝之前，自里中廉上膝；由大腿内廉入腹里，上至乳上旁开四寸五分，至胸中行旁开六寸许，是其部也；向外行至九肋间，季胁之端而终（图略）。

## 心经歌

少阴心经腋筋间，臑后肘臂内后廉，由内后廉至锐骨，小指内侧爪甲端。

注：手少阴心经，起于臂内腋下筋间，循臂臑之外后廉，至肘内廉，循臂内后廉，下抵掌后锐骨之中，行于手小指内侧，去爪甲角如韭叶许而终（图略）。

## 小肠经歌

太阳小肠小指端，循手外廉踝骨前，从手踝骨出肘外，上循臑外出后廉，上过肩解绕肩胛，交肩贯颈曲颊边，面鸠骨下陷中取，耳中珠子经穴全。

注：手太阳小肠经，起于手小指外侧之端，去爪甲角如韭叶许，由手外侧至手踝骨之前，行肘外后廉，上循臑外过肩后廉，而上行肩；自肩贯颈，过曲颊斜上颧骨，至耳前而终（图略）。

## 膀胱经歌

太阳膀胱起内眦，上额交巅耳后寻，下项循肩肩膊内，侠脊抵腰下贯臀。贯臀斜入委中穴，与支下合腘中存，贯腨内出外踝后，小指外侧终至阴。

注：足太阳膀胱经，起于目内眦，上额交颠，从颠至耳上角后行，下项循肩膊内，有二道：一道侠脊旁开寸半，抵腰中，腰中有四空，从腰中下贯臀，入腘中；一道又从膊内左右分，下贯胛，侠脊内，旁开三寸，下过髀枢，循髀外后廉，下合腘中，以下贯腨内，出外踝之后，循京骨至小指外侧端，去爪甲角如韭叶许，至阴穴而终（图略）。

## 肾经歌

少阴肾经起足心，上内踝骨足后跟，上腨出腘入股内，行至胸中部位分。

注：足少阴肾经，起于足心陷中，循内踝入足后跟，中行内踝之上，上腨分中，出腘内廉后股内，上行至合缝；自合缝上行，去腹中行旁开一寸至脐；从脐旁上行，复上去中行旁开一寸五分；从腹上行至胸中，旁足小阴肾经图，开二寸而终（图略）。

## 心包络经歌

厥阴心包腋下起，腋下乳外臑内行，入肘下行两筋间，入掌中指之端止。

注：手厥阴心包络经，起于腋下三寸，乳外侧一寸许，从腋下向外上转，循臂内入肘内，下行两筋之间，入掌中，循中指出其端而终（图略）。

## 三焦经歌

少阳三焦四指端，手腕臂外两骨间，贯肘上肩项耳后，上绕耳前动脉间。

注：手少阳三焦经，起于手小指次指之外侧，去爪甲角如韭叶许，由小指、次指

岐骨之间，上行手腕臂外两骨中间，贯肘上肩；由肩上项，至耳后，上绕耳上角，下循耳前动脉而终（图略）。

## 胆 经 歌

少阳胆经起外眦，绕耳前后上额颅，巅后颈肩腋季胁，跨膝踝跗小指出。

注：足少阳胆经，起于目外眦，斜贯耳前，循行耳后，上抵额颅，至颠后行颈侧，过肩下腋，走身侧之季胁，下腿跨，行膝之外，至外踝之前，内行足跗，至足小指、次指之外侧，去爪甲角如韭叶许而终（图略）。

## 肝 经 歌

厥阴肝经起聚毛，循行足跗内踝间，上腘环阴器季胁，上行乳下二肋端。

注：足厥阴肝经，起于足大指后，去爪甲韭叶聚毛处，循行足跗上面，走内踝，上行腘腨过膝，直上环阴器，向外弯行至季胁内，斜上行直乳下二胁端而终（图略）。

## 任 脉 歌

任脉起于两阴中，上行毛际腹中行，颈下结喉中央上，唇棱下陷承浆名。

注：任脉起于前阴、后阴之中间，前行横骨，上行毛际，由毛际直上腹之中行，上行颈下结喉上之中央，由结喉上行，至下唇棱下陷中而终（图略）。

## 督 脉 歌

督脉起于尻骨端，后行脊背腰脑巅，前行鼻柱皆中道，唇内齿上龈缝间。

注：督脉起于尻骨之端，由尻骨后行脊背之中行，上行至颠顶之中，前行至鼻下人中，至唇内门牙之中缝而终（图略）。

## 脉 诀

### 脉部位歌

脉为血脉百骸通，大会之地寸口宗，掌后高骨名关上，关之前后寸尺名。

注：脉者血之府也。周身血脉，运行贯通，十二经中，皆有动脉。独取寸口者，盖以其经每至寅时，各经之气皆上朝而大会于肺，故曰寸口宗也。掌后有高骨隆起，界于尺脉、寸脉之间，名曰关部。关前之位，其名曰寸；关后之位，其名曰尺。尺、寸者，谓从关上至鱼际，长一寸，从关下至尺泽，长一尺，故名之也。

### 脉分主歌

上焦候寸下焦尺，中焦之候属两关，包络与心左寸应，胆与肝家在左关，膀胱小肠肾左尺，胸中及肺右寸间，胃与脾脉右关取，大肠并肾右尺班。

注：两寸之脉，主候上焦胸中；两关之脉，主候中焦膈中；两尺之脉，主候下焦腹中。左寸之脉，浮候包络，沉以候心；左关之脉，浮以候胆，沉以候肝；左尺之脉，浮候膀胱、小肠，沉以候肾。右寸之脉，浮候胸中，沉以候肺；右关之脉，浮以候胃，沉以候脾；右尺之脉，浮候大肠，沉亦候肾。此遵《内经》分配三部诊脉法也。伪诀以大肠、小肠配寸，三焦、命门配尺，包络竟置不问，悉属不经。滑寿以左尺候小肠、膀胱，右尺候大肠。千古只眼也。当从之（图略）。

按：《素问·脉要精微论》曰：尺内两旁则季胁也。尺外以候肾，尺内以候腹。中

附上，左外以候肝，内以候鬲；右外以候胃，内以候脾。上附上，右外以候肺，内以候胸中；左外以候心，内以候膻中。然外以候府，内以候藏，《内经》、脉书确然可考，岂有独于脾胃则曰右外以候胃，内以候脾者耶？当以“右外以候胃，内以候脾”之句为正。其尺外之“外“字，当是“内”字，尺里之“里”字，当是“外”字。中附上，左右之“内”、“外”字；上附上，左右之“内”、“外”字，皆当改之。故不循旧图所列，以符内候藏、外候府之义。

## 浮沉脉歌

浮沉从肉上下行，皮浮属肺血心经，筋沉属肝骨沉肾，肌肉为脾候在中。

注：脉从肉上行者，谓之浮；脉从肉下行者，谓之沉。然心、肺俱浮，于皮毛取之而得者，肺之浮也；于血脉取之而得者，心之浮也。故曰皮浮属肺血心经也。肝肾俱沉，以筋平取之而得者，肝之沉也；至骨取之而得者，肾之沉也。故曰筋沉属肝骨沉肾也。肌肉在浮沉之间，属脾，其候在中。故曰候在中也。凡脉以部位而得名者，皆统于浮沉。故以浮沉为提纲，以统濡、弱、芤、伏、牢、革、虚、实、微、散诸脉也。

## 濡、弱、芤、伏、牢、革诸脉歌

浮沉无力曰濡弱，中取无力芤脉看，沉极筋骨为伏脉，浮沉极力革牢参。

注：浮而无力，谓之濡脉；沉而无力，谓之弱脉；浮沉有力，中取无力，状如葱管，谓之芤脉；沉极推至筋骨，按之而始得者，谓之伏脉；浮而极有力者，谓之革脉；沉而极有力者，谓之牢脉。

## 虚、实、微、散诸脉歌

三部有力曰实脉，三部无力虚脉称，三部无力而且小，似有如无微脉名，三部无力而且大，涣温不收散脉形。

注：浮、中、沉三部俱有力，谓之实脉；浮、中、沉三部俱无力，谓之虚脉；浮、中、沉三部无力，按之且小，似有似无，谓之微脉；浮、中、沉三部无力，按之且大，涣漫不收，谓之散脉。

## 迟、数、缓、疾、结、促、代诸脉歌

三至为迟六至数，四至为缓七至疾，缓止为结数止促，动止难还代脉识。

注：一呼一吸，谓之一息。一息三至，谓之迟脉；一息四至，谓之缓脉；一息六至，谓之数脉；一息七至，谓之疾脉。缓脉动时一止，谓之结脉；数脉动时一止，谓之促脉；结促之脉，动而中止，不能自还，谓之代脉。凡脉以至数而得名者，皆统于迟数。故以迟数为提纲，以统缓、疾、结、促、代五脉也。

## 滑、涩、弦、紧、洪、细、大、长、短、动诸脉歌

滑脉如珠溜不定，涩脉滞涩往来艰，弦脉端直细且劲，紧比弦粗劲且弹。来盛去衰洪脉是，细则如丝大豁然，长脉迢迢短缩缩，如豆摇摇作动看。

注：形状如珠，滑溜不定，谓之滑脉；往来滞涩，进退维艰，谓之涩脉；状如弓弦，细而端直，按之且劲，谓之弦脉；较弦则粗，按之劲，左右弹者，谓之紧脉；上来应指而盛，下去减力而衰，谓之洪脉；脉形软直如丝者，谓之细脉；脉形粗大豁然者，谓之大脉；来去迢迢而长，谓之长脉；来去缩缩而短，谓之短脉；其形如豆，约约动摇不移者，谓之动脉。凡脉以形状而得名者，皆统于滑涩。故以滑涩为提纲，以

统弦、紧、洪、细、大、长、短、动八脉也。

## 痈见疽脉、疽见痈脉歌

痈脉脉宜洪大数，若逢牢短化脓难；疽脉最宜沉与弱，浮大且散命归泉。

注：痈乃阳毒，应见阳脉。若洪大而数，则毒易溃；若见牢、短之脉，则为阴凝气少，故曰化脓难也。疽乃阴毒，脉应见沉与弱，是为顺脉；若见浮大而散，则为阳脱气败，故曰命归泉也。

## 痈疽伏脉歌

痈疽伏脉理当明，毒闭于经六脉停，审证无凶宜穿发，气通脉道自然行。

注：痈疽二证，有见伏脉者，皆由于毒气闭塞经络，营卫壅滞之故，以致六脉停止，沉伏不见也。若审其证无凶象，非死脉也。治之惟宜穿通经络，宣发营卫，使气得通，而脉道自然行矣。

## 肿疡、溃疡浮脉歌

肿疡浮脉恐多虚，或有风寒在表居；溃后脉浮气外泻，频加补剂始相宜。

注：肿疡，脉浮者，非气血不足，即为风寒在表，须详证施治；溃后，脉浮者，乃气从外泻，须补剂调养，始为合法。

## 肿疡、溃疡沉迟脉歌

肿疡沉脉多毒闭，溃后多毒在内存，无力须详毒内陷，迟寒数热更当分。

注：肿疡，不当脉沉而脉沉者，乃毒闭使然也。溃后而沉者，是毒尚存于内也。若沉而无力，恐内虚毒陷，当详审之：沉而迟，则为兼寒；沉而数，则为兼热，更当分别。

## 肿疡、溃疡数脉歌

肿疡数脉宜热毒，数且兼洪欲作脓，溃后洪大为病进，脓出洪数治无功。

注：肿疡脉数，作脓兼洪，皆正应之脉也。若溃后洪大，脓出数洪者，皆为邪盛正虚，病脉相反，其病日进，治亦无功。

## 肿疡、溃疡滑脉歌

肿疡滑脉尚为顺，初起有痰治痰宜，溃后痰多恐气乏，喘生毒陷死之机。

注：滑主流通。肿疡初起，脉滑，无痰，尚为顺脉；若有痰，则当以治痰为急，恐溃后，痰多气乏，必致喘生、毒陷而死也。

## 肿疡、溃疡涩脉歌

肿疡涩脉属毒滞，有力为实无力虚，溃后脉涩为伤血，急补气血莫迟疑。

注：涩主滞涩。肿疡初起，脉涩者，乃气血毒滞之征。若按之有力，毒滞为实；按之无力，正损为虚，不可不辨。若溃后脉涩，为伤血不足之象，急当大补气血，莫迟疑也。

## 肿疡、溃疡虚实脉歌

肿疡脉虚宜内托，溃后内虚大补宁；肿疡脉实宜消散，溃后如实毒未清。

注：肿疡，未溃，脉虚者，不须攻毒，惟宜内托；已溃，脉应虚者，急当以大补收功。如肿疡，未溃，脉实者，当消毒散毒；已溃，脉实者，乃毒气犹未清也。

## 肿疡、溃疡长脉歌

肿疡长脉为有余，消散之方任所施；溃后得之为气治，条然和畅不须医。

注：肿疡，见脉长者，乃气血有余，消散之方，任意施治。溃后，脉长者，乃气之畅也，故曰气治，不待医药，自能愈也。

## 肿疡、溃疡短脉歌

肿疡短脉元气虚，大加补剂始相宜；溃后脉短为虚甚，补之仍短决死期。

注：肿疡，脉短者，元气虚也，非大加补益之剂不可。溃后，脉短者，虚之甚也。若补之而脉仍短者，则为败证，其死必矣。

## 肿疡、溃疡洪脉歌

肿疡洪脉阳热盛，宣热攻毒必有功；溃后洪脉毒留内，治之不退自然凶。

注：肿疡未溃，脉洪者，热盛也，宣热攻毒之法可施；若溃后，脉洪者，邪盛也。服药而脉洪不退者，为正虚邪盛，其凶不免。

## 肿疡、溃疡微脉歌

肿疡微脉为虚候，内托受补始能痊；溃后见此虽为顺，微细无神作逆观。

注：肿疡，脉微者，乃虚候也，当以内托补剂为主。受补者，方能痊可。若溃后，脉微，虽为顺候，设按之微细无神，则根本已亏，亦当作逆证观也。

## 肿疡、溃疡动紧脉歌

肿疡将发脉动紧，乃因毒气外搏经，溃后见之毒内搏，此为残贼证不轻。

注：肿疡，见动脉、紧脉者，乃毒气外搏于经之象也；若溃后，见动、紧之脉，则为毒气内搏于脏腑之象。盖动、紧乃残贼之脉，溃后不宜见之，故曰证不轻也。

## 肿疡、溃疡缓脉歌

肿疡脉缓何须药，和缓从容最吉祥，溃后见之为胃好，便和饮食自然康。

注：肿疡，脉缓，乃气血和平，不待服药，自然安愈之吉兆也；溃后见之，则为胃和，饮食自甘，二便自调，其证自然康宁也。

## 肿疡、溃汤芤弦脉歌

肿疡芤脉血原虚，溃后见芤理所宜，肿疡弦脉邪作痛，溃后而弦邪病脾。

注：肿疡，未溃，脉芤者，其血必素虚也；溃后见芤，乃去血之后，亦理之所宜也。肿疡，脉弦者，乃毒攻作痛之象，盖弦主痛也；若溃后脉弦者，则为肝邪侮脾，盖弦乃肝脉也。

## 肿疡、溃疡牢脉歌

肿疡牢脉为邪固，未作脓时脉见牢，已溃见牢邪难已，结核瘰疬不能消。

注：肿疡，脉牢，未作脓时见之，主毒邪牢固难消；溃后见之，邪亦难已。若一切结核、瘰疬，见此牢脉，皆主牢固不能消之候也。

### 肿疡、溃疡濡弱脉歌

肿疡濡弱脉不足，扶虚托里始能痊，溃后虽为脉病应，但无虚候始得安。

注：肿疡，脉见濡弱不足者，必用扶元托里之剂，始能痊也。溃后，脉见濡弱，虽为脉病相应，但无虚证，始得安全；若精神疲惫，饮食不思，亦危候也。

### 肿疡、溃疡散脉歌

肿疡散脉最可愁，毒盛气散不能收；溃后见斯亦为逆，急投补固或无忧。

注：肿疡，最忌散脉，盖散脉为毒盛气散，不能收功之诊；溃后见之，亦主逆也，急投补虚收固之剂，或有生者。

### 肿疡、溃疡大细脉歌

肿疡脉大为顺候，溃后脉大不相宜；肿疡溃后脉细小，总主痈疽气血虚。

注：肿疡，脉大，为正实，毒必易出，为顺候也；溃后脉大，为病进，其毒难化，为不宜也。肿疡、溃疡，脉见细小者，总属气血两虚，惟宜大补为主。

### 肿疡、溃疡促脉歌

促脉无分肿溃疡，总为阳结不宜常，渐退毒散犹可愈，常进不退必然亡。

注：肿疡、溃疡，脉见促者，皆为阳结，但宜暂而不宜常也。如促脉渐渐而退，则毒亦渐渐而散，犹或可愈；若常进不退，其亡必矣。

### 肿疡、溃疡结代脉歌

肿疡结脉为阴结，急宜温解始能康；溃后见结阴虚歇，如代之歇定然亡。

注：肿疡，脉结者，乃阴结也。急用温散解毒之剂，始可获效。若溃后，见结脉，则为阴虚之歇止，尚不主死；若如代脉之歇，动而中止，不能自还，则为真脏之脉见，定主亡也。

## 十二经气血多少歌

多气多血惟阳明，少气太阳厥阴经，二少太阴常少血，血亏行气补其荣。气少破血宜补气，气血两充功易成，厥阴少阳多相火，若发痈疽最难平。

注：人之十二经，有气血多少之分，多则易愈，少则难痊。疡医明此，临证可预知痈疽、疮疡之始终难易，而用药消补之法始当也。如手阳明大肠、足阳明胃，此二经常多气多血；手太阳小肠、足太阳膀胱、手厥阴包络、足厥阴肝，此四经常多血少气；手少阳三焦、足少阳胆、手少阴心、足少阴肾、手太阴肺、足太阴脾，此六经常多气少血。大法：血多者，则破其血；气多者，则行其气。气少者，难于起发，宜托补之；血少者，难于收敛，宜滋养之；气血两充，则易于起发，易于收敛。惟手足厥阴、少阳四经，倍多相火，此四经若发痈疽，肌肉难长，疮口难合；倘过用驱毒峻利之药，以伐其气，以消其血，必难收功。故明其经之气血多少，则用药不致有妄汗、妄下之弊矣。

## 痈疽总论歌

痈疽原是火毒生，经络阻隔气血凝。外因六淫八风感，内因六欲共七情，饮食起居不内外，负挑跌扑损身形，膏粱之变营卫过，藜藿之亏气血穷。疽

由筋骨阴分发，肉脉阳分发曰痈，疡起皮里肉之外，疮发皮肤疖通名。阳盛燃肿赤痛易，阴盛色黯陷不疼，半阴半阳不高肿，微痛微燃不甚红。五善为顺七恶逆，见三见四死生明。临证色脉须详察，取法温凉补汗攻。善治伤寒杂证易，能疗痈疽肿毒精。

注：《经》云：诸痛痒疮疡，皆属心火。故曰痈疽原是火毒生也。痈疽，皆因荣卫不足，气血凝结，经络阻隔而生。故曰经络阻隔气血凝也。其因有三：外因、内因、不内外因也。外因者，由于春之风，夏之热暑，长夏之湿，秋之燥，冬之寒也。当其时而至，则为正气；非其时而至，或过盛，则为淫邪。凡此六淫为病，皆属外因。亦有因于八风相感，如冬至日，正北大刚风；立春日，东北凶风；春分日，正东婴儿风；立夏日，东南弱风；夏至日，正南大弱风；立秋日，西南谋风；秋分日，正西刚风；立冬日，西北折风。应时而至，主生养万物；不应时而至，主杀害万物。若人感受，内生重病，外生痈肿。凡此八风为病，亦属外因。故曰外因六淫八风感也。内因者，起于耳听淫声，眼观邪色，鼻闻过臭，舌贪滋味，心思过度，意念妄生。皆损人神气。凡此六欲为病，皆属内因。又有喜过伤心，怒过伤肝，思过伤脾，悲过伤肺，恐过伤肾，忧久则气结，卒惊则气缩。凡此七情为病，亦属内因。故曰内因六欲共七情也。不内外因者，由于饮食不节，起居不慎。过饮醇酒，则生火，消灼阴液；过饮茶水，则生湿停饮；过食五辛，则损气血；伤饥失饱，则伤脾胃。凡此皆饮食之致病也。昼日过劳，挑轻负重，跌扑闪坠等类，损其身形；夜不静息，强力入房，劳伤精气。凡此皆起居之致病也。其起于膏粱厚味者，多令人荣卫不从，火毒内结；起于藜藿薄食者，多令人胃气不充，气血亏少。凡此亦属不内外因也。人之身体，计有五层：皮、脉、肉、筋、骨也。发于筋骨间者，名疽，属阴；发于肉脉之间者，名痈，属阳；发于皮里肉外者，名曰疡毒；只发于皮肤之上者，名曰疮疖。凡痈疽，阳盛者，初起燃肿，色赤疼痛，则易溃易敛，顺而易治，以其为阳证也；阴盛者，初起色黯不红，塌陷不肿，木硬不疼，则难溃难敛，逆而难治，以其为阴证也。半阴半阳者，漫肿不高，微痛不甚，微燃不热，色不甚红，此证属险。若能随证施治，不失其宜，则转险为顺，否则逆矣。五善者，五善之证也，诸疮见之为顺，则易治。七恶者，七恶之证也，诸疮见之为逆，则难治。凡患痈疽者，五善为顺，七恶为逆。见三善者，则必生；见四恶者，则必死也。医者于临证之时，须详察色脉。宜温者，温之，宜凉者，凉之，宜补者，补之，宜汗者，汗之，宜攻者，攻之，庶有济也。然外证痈疽，犹如内证伤寒。善治伤寒，则杂病无不易治；能疗痈疽，则诸疮无不精妙。盖以能辨表里、阴阳、虚实、寒热也。

## 痈疽阳证歌

阳证初起燃赤痛，根束盘清肿如弓，七日或疼时或止，二七疮内渐生脓。痛随脓减精神爽，腐脱生新气血充，嫩肉如珠颜色美，更兼鲜润若榴红。自然七恶全无犯，应当五善喜俱逢，须知此属纯阳证，医药调和自有功。

注：凡痈疽初起，燃热、赤痛、根束者，晕不散也；盘清者，不漫肿也；肿如弓者，高肿也。此皆属阳之证。故溃脓脱腐，生新收口，俱见易也。

## 痈疽阴证歌

阴证初起如粟大，不红不肿疙瘩僵，木硬不痛不燃热，疮根平大黯无光。七朝之后不溃腐，陷软无脓结空仓，疮上生衣如脱甲，孔中结子似含芳。紫黑脓稀多臭秽，若见七恶定知亡，须知此属纯阴证，虽有岐黄命不长。

注：凡痈疽初起，如粟米大之疙瘩，不红不肿，不燃热，木硬不痛，疮根散漫，色

黯无光者，此皆属阴之证，故不溃腐。空仓无脓，生衣如甲叶，不脱，孔中结子，如花含子，紫黑脓清，臭秽俱见，难愈也。

## 痈疽半阴半阳歌

阴阳相半属险证，阳吉阴凶生死昭，似阳微痛微煨肿，如阴半硬半肿高。肿而不溃因脾弱，溃而不敛为脓饶，五善之证虽兼有，七恶之证不全逃。若能饮食知味美，二便调和尚可疗，按法施治应手效，阳长阴消自可调。

注：凡痈疽，似阳，不甚煨热肿痛，似阴，不甚木硬平陷，此属半阴半阳之险证。若渐生善证，则生，渐生恶证，则死也。

## 痈疽五善歌

心善精神爽、言清舌润鲜，不躁不烦渴，寤寐两安然。肝善身轻便，不怒不惊烦，指甲红润色，溲和便不难。脾善唇滋润，知味喜加餐，脓黄稠不秽，大便不稀干。肺善声音响，不喘无嗽痰，皮肤光润泽，呼吸气息安。肾善不午热，口和齿不干，小水清且白，夜卧静如山。

注：寤寐者，醒与睡也。不怒不惊者，不自怒惊也。溲者，小水也。便者，大便也。不午热者，不午后发热也。

## 痈疽七恶歌

一恶神昏愦，心烦舌燥干，疮色多紫黑，言语自呢喃。二恶身筋强，目睛正视难，疮头流血水，惊悸是伤肝。三恶形消瘦，疮形陷又坚，脓清多臭秽，不食脾败难。四恶皮肤槁，痰多韵不圆，喘生鼻扇动，肺绝必归泉。五恶时引饮，咽喉若燎烟，肾亡容惨黑，囊缩死之原。六恶身浮肿，肠鸣呕呃繁，大肠多滑泄，脏腑败之端。七恶疮倒陷，如剥鳝一般，时时流污水，四肢厥逆寒。

注：呢喃，言语不清也。惊悸，心惊跳也。消瘦，肌肉消瘦也。皮肤槁，干槁也。韵不圆，不响亮也。鼻扇动，鼻孔扇动也。咽喉若燎烟，干热呛痛也。容惨，不乐也。囊缩，外肾缩也。呕呃，呕而作格逆也。如剥鳝，疮面无皮，似剥皮鳝鱼之状也。

## 痈疽顺证歌

顺证初起小渐大，憎寒壮热渐煨疼，气盛顶尖高肿起，血盛根脚收束红。阳证二七脓熟溃，阴证廿一脓始成，已溃腌气无溜气，腐脱新生饮食增。疮形虽大终无害，老少壮弱俱成功。

注：痈疽初起，从小而大，渐渐憎寒壮热，渐渐疼痛煨赤。气盛者，顶尖高肿而起；血盛者，则根脚收束而红，此顺证也。阳证则十四日，而脓即熟者，阳性速也；阴证必待廿一日，而脓始成者，阴性迟也。已溃脓，有腌气，而无溜气者，则腐肉易脱，新肉易生，饮食自增。疮形虽大，终无害也。腌气，即俗呼“哈拉”气也。

## 痈疽逆证歌

逆证黍米不知疼，漫肿不热顶塌平，未老白头坚且硬，舌干烦躁不生脓。肉肿疮陷猪肝紫，遗尿直视并撮空，眼神透露精神短，身缩循衣唇吻青，面若涂脂皮枯槁，唇白腹胀定难生。已溃内坚皮破烂，腐后心烦脓水清，新肉

不生多臭秽，头低项软憔悴容。阳病指甲青必绝，阴病颧红命必终。鼻生烟煤谵妄语，新肉板片泻直倾，面色土黄耳枯黑，人中抽缩沟坦平。口张气出无回返，鼻孔相扇随息行，汗出如珠不易散，血水如肺痰胶凝。肉绽烂斑神离乱，满面黑气惨天庭，绵溃内似葡萄簇，眼眶迷漫黑气浓。以上无论肿与溃，但逢此证悉属凶。

注：痈 疽初起，形如黍米，不知疼痛，漫肿不热，顶见平塌，未溃白头，按之坚硬，舌干烦躁，此等逆证，决不化脓。肉肿，疮不肿而陷，其色如猪肝之紫者，是毒邪已深也。若更见遗尿直视，神露神短，撮空循衣，唇吻青，面若涂脂，皮肤枯槁，唇白腹胀，种种恶候，断无生理。已溃后，内坚皮烂，腐后心烦，脓水清稀，新肉不生，臭秽难近，头低项软，形容憔悴，阳病，指甲青色，阴病，两颧红赤，以至眼眶迷漫黑气浓等证，无论毒之肿溃，但逢此数者，皆为凶证，难治也。

## 痈疽辨肿歌

虚漫实高火煽红，寒肿木硬紫黯青，湿深肉绵浅起疱，风肿宣浮微热疼，痰肿硬绵不红热，郁结更硬若岩棱，气肿皮紧而内软，喜消怒长无热红。瘀血跌扑暴肿热，产后闪挫久瘀经，木硬不热微红色，将溃色紫已成脓。

注：人之气血，周流不息，稍有壅滞，即作肿矣。然肿有虚肿、实肿、寒肿、湿肿、风肿、痰肿，有郁结伤肝作肿，有气肿，有跌扑瘀血作肿，有产后与闪挫瘀血作肿，诸肿形势各异。如虚者，漫肿；实者，高肿；火肿者，色红皮光，煽热僵硬；寒肿者，其势木硬，色紫黯青；湿肿者，皮肉重坠，深则按之如烂棉，浅则起光亮水疱，破流黄水；风肿者，皮肤拘皱不红，其势宣浮，微热微疼；痰肿者，软如绵，硬如馒，不红不热；郁结伤肝作肿者，不红不热，坚硬如石棱角，状如岩凸；气肿者，以手按之，皮紧而内软，遇喜则消，遇怒则长，无红无热，皮色如常；跌仆瘀血作肿者，暴肿大热，胖胀不红；产后与闪挫瘀血作肿者，瘀血久滞于经络，忽发，则木硬、不热、微红，若脓已成而将溃者，其色必紫。诸肿形状如此，不可一概而论也。

## 痈疽辨痛歌

轻痛肌肉皮肤浅，重痛身在骨筋间；虚痛饥甚不胀闭，喜人揉按暂时安。实痛饱甚多胀闭，畏人挨按痛难言；寒痛喜暖色不变，热痛煽痛遇冷欢。脓痛鼓长按复起，瘀痛隐隐溃不然；风痛气痛皆走注，风刺气刺细心看。

注：痛由不通，然亦种种不一，有轻痛、重痛、虚痛、实痛、寒痛、热痛、脓痛、瘀血凝结作痛、风痛、气痛之别。轻痛者，肌肉皮肤作痛，属浅；重痛者，痛彻筋骨，属深。虚痛者，腹饥则甚，不胀不闭，喜人揉按，暂时可安；实痛者，食饱则甚，又胀又闭，畏人挨按，痛不可言。寒痛者，痛处定而不移，皮色不变，遇暖则喜；热痛者，皮色煽赤，遇冷则欢。脓痛者，憎寒壮热，形势鼓长，按而复起。瘀血凝结作痛者，初起，隐隐作痛，微热微胀；将溃，则色紫微痛；既溃，则不疼。风痛者，走注甚速。气痛者，流走无定，刺痛难忍。诸痛如此，不可不详辨也。

## 痈疽辨脓歌

痈疽未成宜消托，已成当辨有无脓，按之坚硬无脓象，不热无脓热有脓。大软应知脓已熟，半软半硬脓未成。按之即起脓已有，不起无脓气血穷。深按速起稀黄水，深按缓起坏污脓。实而痛甚内是血，内是气兮按不疼。轻按

即痛知脓浅，重按方疼深有脓。薄皮剥起其脓浅，皮不高阜脓必浓。稠黄白脓宜先出，桃红水次第行。肥人脓多瘦人少，反此当究有变凶。稠黄气实虚稀白，粉浆污水定难生。汗后脓秽犹可愈，脓出身热治无功。

注：凡看痈疽疮疡，形势未成者，即用内消之法；若形势已成，即用内托之法，当辨脓之有无，浅深。以手按之，坚硬者，无脓之象。按之不热者，无脓；热者，有脓。按之大软者，内脓已熟；半软半硬者，脓未全成。按之指起即复者，有脓；不复者，无脓，其气血必穷而虚甚也。深按之而速起者，内是稀黄水；深按之而缓起者，内是坏污脓。按之实而痛甚者，内必是血；按之虚而不疼者，内必是气。轻按即痛者，其脓浅；重按方痛者，其脓深。薄皮剥起者，其脓必浅；皮色不变，不高阜者，其脓必稠。大抵痈疽疮疡，先宜出黄白稠脓，次宜出桃花脓，再次宜流淡红水。胖人宜于脓多，瘦人宜于脓少。若胖人脓少，是肉不腐；瘦人脓多，是肉败坏，皆非吉也。又凡气实者，多稠黄脓；气虚者，多稀白脓；半虚半实者，多稠白脓。又有脓出如粉浆，如污水者，谓之败浆，不治之证也，命必难生。惟汗后脓秽者，可愈；若脓已出，而身犹大热不休者，治亦无功。盖痈疽之得脓，如伤寒之得汗，汗出，而反大热者，坏伤寒也；脓出，而身犹大热者，坏痈疽也。

## 痈疽辨痒歌

初起作痒因风热，溃后脓沤或冒风，将敛作痒生新肉，痒若虫行气血充。

注：痒属风，亦各有因。凡肿疡初起，皮肤作痒者，为风热相搏。溃后作痒者，轻由脓沤，甚由疮口冒风，故突起疙瘩，形如小米。抓破之后，津水者，是脾湿；津血者，是脾燥。若将敛，作痒者，缘初肿时肌肉结滞，气血罕来，及至将敛，气血渐充，助养新肉，故痒也。然必痒若虫行，方称美疾。他如疥癣作痒，皆属风淫，勿视为一类也。

## 痈疽辨晕歌

真晕应知非肿痕，疮旁形状若红筋，藏府蕴受锐毒发，三晕可愈五伤身。

注：俗以肿痕为晕，非真晕也。真晕生于疮口之旁，状若红筋，皆由藏府蕴受锐毒而成，二三晕可治，五晕难医。

## 痈疽总论治法歌

痈疽疮疡初如粟，麻痒烦痛即大毒。不论阴阳灸最宜，灸后汤洗膏固护，内用疏解与宣通，外宜敷药四围束。轻证神灯照三枝，平塌须急补不足，高肿不可过于攻，内热毒盛须消毒。二便秘结宜通利，脏腑宣通方为福，十日以后疮尚坚，铍针点破最宜先，半月之后脓若少，药筒拔提脓要粘。疮已溃烂腐不脱，当腐剪破开其窍，能令脓管得通流，自然疮头无闭塞。频将汤洗忌风吹，去腐须当上灵药，生肌散用将敛时，保养须勤毋怠惰。切忌脓出投寒凉，冬宜温室夏明窗，肌肉长平将疮敛，谨慎调理更加详，新肉如珠皮不敛，若失保养命多亡。

注：痈疽疮疡，初起如粟，苦麻痒、烦痛者，即毒甚也。七日以前，形势未成，不论阴阳，俱先当灸之。轻者，使毒气随火而散；重者，拔引郁毒，通彻内外，实良法也。灸完，即用汤洗之法。洗完，用太乙膏贴于疮顶上，预防风袭；内服疏解宣通之剂，如神授卫生汤、内疏黄连汤、蟾酥丸之类；外围敷药，如冲和膏、玉龙膏之类，四围束之。轻证，以神灯照照之，每用三枝。如形势已成，当因证施治。平塌者，宜投

补剂，以益其不足，使毒外出；高肿者，不可过于攻伐，以伤元气，致难溃敛；内热盛者，须佐消毒之剂，以防毒炽；二便秘结者，急用通利之方，使脏腑宣通，方为佳兆。如十日之后，疮尚坚硬，必须用铍针，当头点破；半月之后，脓尚少者，急用药筒拔法拔之，脓血胶粘者为顺，紫血稀水者为逆；过二十一日，纵有稀脓，亦难治矣。若已溃之后，腐仍不脱，堵塞疮口者，用刀剪当头剪开寸余，使脓管通流，自然疮不闭塞。拔脓剪腐已完，用方盘一个，疮下放定，将猪蹄汤以软帛淋洗疮上，并入孔内，轻手控净内脓，庶败腐宿脓，随汤而出，以净为度。再以软帛叠成七八重，勿令太干，带汤乘热，复于疮上，两手轻按片时，帛温再换。如此洗按四五次，血气疏通，患者自然爽快。每日如是洗之，谨避风寒。腐肉处，以黄灵药掺之，候腐肉脱尽，已见红肉时，洗后随用抿脚挑玉红膏于手心上，捺化搽涂疮口内，外用太乙膏盖之。不数日，新肉顿生，疮势将敛，以生肌散或珍珠散撒之。保养谨慎，不可怠缓。脓出后切忌投以寒凉之药，患者冬宜温室，防其寒也；夏宜明窗，避风暑也。肌肉长平，疮敛时，尤加小心，谨慎调理。即使新肉如珠，皮口将敛，若调理疏忽，失于保养，恐致虚脱暴变，命必危亡矣。

## 内消治法歌

内消表散有奇功，脉证俱实用最灵，脉证俱虚宜兼补，发渴便秘贵疏通。清热解毒活气血，更看部位属何经，主治随加引经药，毒消肌肉自然平。

注：《经》云：发表不远热；又云：汗之则疮已。故曰内消表散有奇功也。惟脉证俱实者，斯可用之。若脉证俱虚，便宜兼补；发渴便秘，须急疏行，不可概施表散之剂也。痈疽皆因气血凝结，火毒太盛所致。故以清热解毒，活气活血为主。更宜详看部位，属何经络，即用引经之药以治之，则肿痛自消，肌肉自平矣。

## 内托治法歌

已成不起更无脓，坚硬不赤或不疼，脓少清稀口不敛，大补气血调卫荣。佐以祛毒行滞品，寒加温热御寒风，肿消脓出腐肉脱，新生口敛内托功。

注：凡疮肿已成，不能突起，亦难溃脓，或坚肿不赤而疼，或不疼，脓少清稀，疮口不合，皆气血虚也。宜以大补气血，调和荣卫为君；祛毒为佐；加以辛香，行其郁滞；加以温热，御其风寒。候脓出肿消，腐肉尽去，气血充足，新肉自然生矣。

## 虚实治法歌

痈疽未脓灸最良，药服托里自安康，发热恶寒身拘紧，无汗表散功最长。肿硬口干二便秘，下利毒热自然凉，煽痛热盛烦躁渴，便和清热自吉昌。内脓不出瘀肉塞，用刀开割法相当，软漫无脓不腐溃，宜服温补助生阳。溃后新肉如冻色，倍加温热自吉祥，大汗亡阳桂枝附，自汗肢厥四逆汤。脾虚溃后肌消瘦，脓水清稀面白黄，不眠发热疮口懈，食少作渴大便溏，宜服清补助脾剂，投方应证保无妨。

注：凡治痈疽，不问阴阳、表里，日数远近，但未见脓时，俱宜灸之。煽肿发热，脉浮者，宜用托里之药；若脉紧，发热恶寒，遍身拘紧，无汗者，宜用表散之药。肿硬口干，二便秘涩者，宜用下利之药，以泄其毒。热煽痛势深，烦躁饮冷，口燥、舌干、便和者，宜用清热之药。内脓不出，瘀肉堵塞疮口者，用刀开割之。软漫无脓，不腐溃者，阳虚也，助以温补之剂以生其阳。溃后新肉生迟，如冻色者，肉冷肌寒也，宜倍加温热之药；如大汗不止者，亡阳也，宜用桂枝附子等药；自汗肢厥者，宜用四逆

汤。若溃后肌肉消瘦，脓水清稀，面色黄白者，脾虚也；不寐发热者，虚火上炎也；疮口懈大者，气陷不固也；食少作渴，大便溏者，脾虚热也，俱宜服清补助脾之药。

## 痈疽针法歌

取脓除瘕用铍针，轻重疾徐在一心，皮薄针深伤好肉，肉厚针浅毒犹存。肿高且软针四五，坚肿宜针六七分，肿平肉色全不变，此证当针寸许深。背腹肋胁生毒患，偏针斜入始全身，欲大开口针斜出，小开直出法须遵。气虚先补针宜后，脓出证退效如神，用在十日半月后，使毒外出不伤人。又有不宜用针处，瘿瘤冬月与骨筋。

注：《经》云：痈气之瘕者，当以针开除去之。又云：铍针末如锋锐，以取大脓。故曰取脓除瘕用铍针也。其轻重疾徐，自有一定，在人心度量用之，不可乱施。盖皮薄针深，反伤好肉，肉厚针浅，毒又难出。大抵肿高而软者，在肌肉，针四、五分；肿下而坚者，在筋脉，针六、七分；肿平，肉色不变者，附于骨也，宜针寸许；若毒生背腹、肋胁等处，宜偏针斜入，以防透膜。针既透脓，视疮口，必有脓意如珠，斯时欲大开口，则将针斜出；欲小开口，则将针直出。所谓逆而夺之，顺而取之也。随以棉纸拈蘸元珠膏度之，使脓会齐，二、三时将拈取出，疮口贴太乙膏，四围敷乌龙膏。元气虚者，必先补而后针，脓一出，则诸证悉退。再者，用针自有其时，不可太早，亦不可太迟。如十日之间，疮尚坚硬，用铍针当头点破；半月后不作脓腐者，用铍针品字样，三孔开之，不问深浅，以知痛为住，随用药筒拔法拔之。又有不宜针者，如瘿瘤、结核之类，肚脐骨节近筋之处，及冬月闭藏之时，皆在所禁也。

## 痈疽砭法歌

痈疽肿赤走不定，赤游丹毒红丝疔，时毒瘀血壅盛证，砭石治法最宜行。只须刺皮无伤肉，磁锋对患最宜轻，毒血遇刺皆出尽，肿消红散有奇功。

注：凡痈疽，红肿色赤，游走不定，及赤游丹毒，红丝疔走散，时毒瘀血壅盛等证，皆宜行砭石之法。然忌其太深，《内经》所谓刺皮无伤肉也。法用细磁器击碎，取有锋芒者一块，用箸一根，将头劈开，夹而缚之，用二指轻捺箸梢，以磁锋对患处，悬寸许，再用重箸一根，频击箸头，令毒血遇刺皆出，至次日，肿未全消，再量行砭之，以肿消、红散为度。

## 痈疽灸法歌

痈疽初起七日内，开结拔毒灸最宜，不痛灸至痛方止，疮疼灸至不疼时。法以湿纸复其上，干处先灸不宜迟，蒜灸黄蜡附子灸，豆豉蛴螬各用之。

注：凡痈疽初起，七日以前，开结拔毒，非灸不可。不痛者，灸至知痛，疮疼者灸至不疼。盖着毒则不痛，至好肉则痛，必灸至知痛者，令火气至好肉方止也。着皮肉未坏处则痛，着毒则不痛，必灸至不疼者，令火气着毒方止也。法以纸蘸水满复患上，看纸先干处，即先灸之。但灸法贵于早施，如证起二、三日即灸，十证可全八九；四、五日灸者，十证可全六七；六、七日灸者，十证可全四五。愈早愈妙。其法不一，有隔蒜灸者；有当肉灸者；有用黄蜡灸者；有用附子灸、豆豉灸、蛴螬灸者。一壮灸至百壮，以效为度。至艾壮之大小，则量疮势以定之。然灸有应忌者，如肾俞发不宜灸，恐消肾液；手指不宜灸，因皮肉浇薄，恐皮裂肉努。至于头乃诸阳之首，诸书俱云禁灸，若误灸逼毒入里，令人痰喘上涌，反加大肿。然遇纯阴下陷之证，必当灸之，不灸则不能回阳。若半阴半阳之证，则仍当禁而不灸。

## 隔蒜灸法

大蒜切成片，约三钱厚，安疮头上，用大艾壮灸之，三壮即换一蒜片。若漫肿无头者，以湿纸复其上，视其先干处，置蒜片灸之。两三处先干，两三处齐灸之。有一点白粒如粟，四围红肿如钱者，即于白粒上灸之。若疮势大，日数多者，以蒜捣烂，铺于疮上，艾铺蒜上灸之。蒜败再易，以知痛甚为效。凡痈疽流注、鹤膝风，每日灸二、三十壮。痈疽阴疮等证，艾数必多，宜先服护心散，以防火气入内。灸小儿，先将蒜置大人臂上，燃艾候蒜温，即移于小儿毒上，其法照前。经云：寒邪客于经络之中，则血泣，血泣则不通，不通则卫气从之，壅遏而不得行，故热；大热不止则肉腐为脓。盖毒原本于火，然与外寒相搏，故 以艾火、蒜灸之，使开结其毒，以移深居浅也。

## 黄蜡灸法

凡痈疽、发背、恶疮、顽疮，先以湿面随肿根作圈，高寸余，实贴皮上，如井口形，勿令渗漏，圈外围布数重，防火气烘肤，圈内铺蜡屑三、四分厚，次以铜漏杓盛桑木炭火，悬蜡上烘之，令蜡化至滚，再添蜡屑，随添以井满为度。皮不痛者，毒浅，灸至知痛为度；皮痛者，毒深，灸至不知痛为度。去火杓，即喷冷水少许于蜡上，俟冷，起蜡，蜡底之色青黑，此毒出之征也。如漫肿无头者，亦以湿纸试之，于先干处灸之，初起者，一、二次即消；已成者，二、三次即溃。疮久溃不敛，四围顽硬者，即于疮口上灸之，蜡从孔入，愈深愈妙，其顽腐、瘀脓尽化，收敛甚速。

## 附子饼灸法

生川附子，为末、黄酒合作饼，如三钱厚，安疮上，以艾壮灸之。每日灸数壮，但令微热，勿令疼痛。如饼干，再易饼灸之，务以疮口红活为度。治溃疡气血俱虚，不能收敛，或风寒袭之，以致血气不能运行者，实有奇验。

## 豆豉饼灸法

痈疽发背，已溃未溃，用江西淡豆豉为末，量疮大小，黄酒合作饼，厚三分，置患处灸之。饼干，再易饼。如已有疮孔，勿复孔上，四布豉饼，列艾其上，灸之，使微热，勿令肉破，如热痛，急易之。日灸三度，令疮孔出汗即瘥。

## 蛴螬灸法

疳瘘恶疮，诸药不验者，取蛴螬剪去两头，安疮口上，以艾灸之，七壮一易，不过七枚，无不效者。

麦冬粳米饮　此方治痈疽阴疮，法当艾灸，或灸太过者，或阳疮不应灸而误灸者，以致火毒入里，令患者头项浮肿，神昏痰涌，吁吁作喘，急服此药，以清解火毒甚效。

麦门冬（去心）　粳米各三钱

水二钟，煎一钟，徐徐热服。

方歌：麦冬粳米各等分，能医灸后头项肿，神昏痰涌作喘声，水煎徐徐功最勇。

# 痈疽烙法歌

烙针二枚须一样，箸大头圆七寸长，拈时蘸油烧火上，斜入向软烙斯良。一烙不透宜再烙，脓水流出始安康。再用纸拈入烙口，外贴膏药古称强。此法今时不常用，惟恐患者畏惊惶。今时多用阳燧锭，代火针烙实奇方。

注：痈疽流注，经久不消，内溃不痛，宜用火针烙之。二枚一样，形如箸粗，头圆，长七寸。拈时蘸香油，炭火上烧红，于疮头近下斜入，向软处烙之。一烙不透，再烙，必得脓水不假手按，流出，方用绵纸撮拈如绳状，随深浅拈入烙口，余纸分开，外贴膏药，此古法也，今罕用之。盖恐患者惊惧，故以阳燧锭代之。

### 阳燧锭

蟾酥（末） 朱砂（末） 川乌（末） 草乌（末）各五分 直僵蚕（末）一条

以上共和匀，用硫黄一两五钱，置杓内，微火炖化；次入前蟾酥等末，搅匀；再入当门子麝香二分，冰片一分，搅匀；即倾入湿磁盘内，速荡转成片，俟冷，取、收磁罐内。用时取甜瓜子大一块，要上尖下平，先用红枣肉擦灸处，粘药于上，用灯草蘸油，拈火焠药锭上，灸五壮或七壮、九壮毕，即饮米醋半酒钟。候起小疱，用线针串破，出黄水些须，贴万应膏，其毒即消。如风气痛，用箸子于骨缝中按之，酸痛处以墨点记，灸之。

再，诸疮初起，于肿处各灸三、五壮，立瘥。

方歌：阳燧锭灸寒肿疮，朱砂二乌僵硫黄，火炼加蟾共冰麝，乘热倾出成片良。

## 神灯照法歌

痈疽轻证七日时，神灯照法最相宜，未成自消已成溃，即发即腐实称奇。油浸灼火周围照。初用三根渐加之，照后敷药贴患上，有脓汤洗不宜迟。

注：凡痈疽轻证，初起七日前后，神灯照法最宜。能使未成者自消，已成者自溃，不起发者即起发，不腐者即腐，实有奇验。将神灯照麻油浸透，用火点着，离疮半寸许，自外而内，周围徐徐照之，火头向上，药气入内，毒气随火解散，自不致内侵脏腑。初用三根，渐加至四、五根，候疮热渐消时，仍照之。但照后，即用敷药，围敷疮根，比疮晕大二、三分为率。疮口用万应膏贴之。如干及有脓，用猪蹄汤润洗之。如已溃，大脓泻时，不必用此照法。

### 神灯照法方

朱砂 雄黄 血竭 没药各二钱 麝香四分

共为细末。每用三分，红绵纸裹药搓捻，长七寸，麻油浸透，听用。

方歌：神灯照法功速急，麝没雄朱血竭宜，为末纸裹麻油润，火点熏疮火毒离。

## 桑柴火烘法歌

痈疽初起肿且疼，重若负石不溃脓，桑柴烘法能解毒，止痛消肿有奇功。新桑树根劈条用，木枝长有九寸零，劈如指粗一头燃，吹灭用火患处烘。片时火尽宜再换，每用三四枝方灵，每日须烘二三次，肿溃腐脱新肉生。

注：凡痈疽初起肿痛，重若负石，坚而不溃者，桑柴烘之，能解毒止痛，消肿散瘀，毒水一出，即能内消。若溃而不腐，新肉不生，疼痛不止者，用之助阳气，散瘀毒，生肌肉，移深居浅，实有奇验。法用新桑树根，劈成条，或桑木枝，长九寸，劈如指粗，一头燃着吹灭，用火向患处烘片时，火尽再换。每次烘三、四枝，每日烘二、三次，以知热、肿溃、肉腐为度，此古法也。但桑柴火力甚猛，宜用于未溃之先，可以生发阳气，速溃速腐。若已溃之后，或疮口寒，或天气寒，或肌肉生迟者，亦须烘之，使肌肉常暖。法以桑木烧作红炭，以漏杓盛之，悬患上，自四围烘至疮口，或高或低，总以疮知热为度。每日烘后，再换敷贴之药。盖肌肉遇暖则生，溃后烘法，亦疡科所不可缺也。

## 牛胶蒸法歌

痈疽发背痔漏疮，牛胶蒸法最相当。熬稠摊纸贴患上，醋煮软布热蒸良。

温易疮痒脓出尽，洗法胶纸贯众汤。

注：痈疽、发背、痔漏、恶疮、臁疮、久顽不敛等疮，用牛皮胶一块，水熬，稀稠得所，摊厚纸上，每剪一块贴疮口。次用酽醋煮软布二块，乘热罨胶纸上蒸之，稍温再易，蒸至疮痒脓出至尽。预用贯众二两，煎汤热洗，去胶纸，外用膏药贴之。次日照前蒸洗，直至脓尽、疮干为度。

## 药筒拔法歌

痈疽阴证半月间，不发不溃硬而坚，重如负石毒脓郁，致生烦躁拔为先，铍针放孔品字样，脓鲜为顺紫黑难。

注：痈疽阴证，十五日前后，疮不起发，脓至深不能外溃，疮势坚硬，重如负石，毒脓内溃好肉，致生烦躁。宜用药筒拔法为先，令毒脓得门路而出。豫将竹筒药水煮热；次用铍针置疮顶一寸之内，品字样放开三孔，深一寸或半寸，量疮之高下，取竹筒乘热合于疮孔上，拔出脓血，红黄鲜明者，为顺证，易治；若脓血紫黑者，为败证，难治。

### 煮竹筒方

羌活　独活　紫苏　蕲艾　菖蒲　白芷　甘草各五钱　连须葱二两

水十碗，熬数滚听用。次用鲜嫩竹一段，长七寸，径口一寸半，一头留节，刮去青皮，厚约分许，靠节钻一小孔，以杉木条塞之，放前药水内，煮数十滚，将药水锅置患人榻前，取筒，倾去药水，乘热，急合疮顶针孔上按紧，自然吸住。待片时，药筒已温，拔去杉木塞子，其筒易落，外用膏药盖贴，勿令受风。脓血不尽，次日再煮，仍按旧孔再拔，治阴疮挤脓不受疼之良法也，勿忽之。如阳疮，则不必用此法，恐伤气血，慎之。

方歌：药水煮筒有奇能，令疮脓出不受疼，菖苏羌独艾芷草，整葱竹筒水煮浓。

# 卷六十二

## 肿疡主治类方

### 仙方活命饮

此方治一切痈疽。不论阴阳疮毒，未成者，即消；已成者，即溃。化脓生肌，散瘀消肿，乃疮痈之圣药，诚外科之首方也，故名之曰仙方活命饮。

穿山甲（炒）三大片　皂刺五分　归尾一钱五分　甘草节一钱　金银花二钱　赤芍药五分　乳香五分　没药五分　花粉一钱　防风七分　贝母一钱　白芷一钱　陈皮一钱五分

上十三味，好酒煎服，恣饮尽醉。

方歌：仙方活命饮平剂，疮毒痈疽俱可医，未成即消疼肿去，已成脓化立生肌。穿山皂刺当归尾，草节金银赤芍宜，乳没天花防贝芷，陈皮好酒共煎之。

### 神授卫生汤

此方治痈疽发背，疔疮对口，一切丹瘤恶毒诸证。服之宣热散风，行瘀活血，消肿解毒，疏通藏府。乃表里两实之剂，功效甚速。

皂角刺一钱　防风六分　羌活八分　白芷六分　穿山甲（炒）六分　连翘六分

归尾一钱　乳香五分　沉香六分　金银花一钱　石决明六分　天花粉一钱　甘草节一钱　红花六分　大黄（酒拌，炒）二钱

上十五味，水二碗，煎八分。病在上部，先饮酒一杯后服药；病在下部，先服药，后饮酒一杯，以行药力。如气虚便利者，不用大黄。

方歌：神授卫生表里剂，痈疽诸疮恶毒良，行瘀活血兼消肿，表里疏通实剂方。皂刺防风羌芷甲，连翘归尾乳沉香，金银石决天花粉，甘草红花共大黄。

## 清热消风散

此方治痈疽疮肿，已成未成之际，无表无里，故外不恶寒，内不便秘；惟红肿燃痛，高肿有头者，宜服此药以和解之也。

皂角刺一钱　防风五分　陈皮一钱　连翘（去心）一钱　花粉五分　柴胡一钱　黄芩五分　川芎五分　白芍五分　甘草五分　当归五分　黄耆一钱　金银花五分　苍术（炒）一钱　红花一钱

上十五味，水二钟，煎八分，食远服。若妇人，加香附子，用童便炒。

方歌：清热消风无表里，痈疽诸毒和解方，皂刺防风陈翘粉，柴芩芎芍草耆当。银花苍术红花入，妇女还加香附良。

## 乳香黄耆散

此方治痈疽发背诸毒，疔疮疼痛不可忍者，乃气虚不胜毒之故也。服之，未成即消，已成即溃，不用刀砭，恶肉自脱。并治打扑损伤，筋骨疼痛之证。

当归一钱　白芍（炒）一钱　人参一钱　生黄耆一钱　川芎一钱　熟地一钱　乳香五分　没药五分　陈皮一钱　粟壳（去筋膜，蜜炙）一钱　甘草节一钱

上，水二钟，煎八分，量病上、下，食前、后服之。

方歌：乳香黄耆治气弱，痈疽诸毒痛难当，未成即消已成溃，归芍参耆芎地黄，乳没粟陈甘草节，更医打扑筋骨伤。

## 内疏黄连汤

此方治痈疽阳毒在里，火热发狂发热，二便秘涩，烦躁呕哕，舌干口渴饮冷等证，六脉沉数有力者，急宜服之，以除里热。

山栀一钱　连翘一钱　薄荷一钱　甘草五分　黄芩一钱　黄连一钱　桔梗一钱　大黄二钱　当归一钱　白芍（炒）一钱　木香一钱　槟榔一钱

上，水二茶钟，煎八分，食前服。加蜜二匙亦可。

方歌：内疏黄连泻里热，痈疮毒火阳盛狂，肿硬发热二便秘，烦躁干呕渴饮凉，栀翘薄草芩连桔，大黄归芍木槟榔。

## 回阳三建汤

此方治痈疽发背初起，不疼不肿，不红不热，坚如顽石，硬若牛皮，体倦身凉，脉息迟细，色似土朱，粟顶多孔，孔孔流血，根脚平散，软陷无脓，皮不作腐，头温足凉者，并急服之。

人参一钱　附子一钱　当归一钱　川芎一钱　甘草五分　茯苓一钱　生黄耆一钱　枸杞一钱　红花五分　紫草五分　独活五分　陈皮一钱　苍术（炒）五分　厚朴（炒）五分　木香五分　山萸肉一钱

上十六味，加煨姜三片，皂角树根上白皮二钱，水二碗，煎八分，入酒一杯，随病上、下，食前、后服之。用棉帛复盖疮上，常令温暖，不得大开疮孔，走泄元气为要。

方歌：回阳三建治阴疽，体倦身凉脉细迟，不肿不疼不红热，坚如顽石硬如皮，根平软陷无脓腐，参附归芎草茯耆，枸杞红花与紫草，独陈苍朴木山萸。

## 竹叶黄耆汤

此方治痈疽发背，诸般疔毒，表里不实，热甚，口中干，大渴者，服之生津止渴。

人参八分　生黄耆八分　石膏（煅）八分　半夏（制）八分　麦冬八分　生地二钱　白芍八分　甘草八分　川芎八分　当归八分　竹叶十片　黄芩八分

上十二味，水二钟，姜三片，灯心二十根，煎八分，食远温服。

方歌：竹叶黄耆口干渴，清热补正助生津，参耆膏夏麦冬地，芎草芎归竹叶芩。

## 内　消　散

此方治痈疽发背，对口疔疮，乳痈，无名肿毒，一切恶疮。能令痈肿内消，使毒内化，尿色赤污，从小便而出。势大者，虽不全消，亦可转重为轻，移深居浅。

知母一钱　贝母一钱　花粉一钱　乳香一钱　半夏（制）一钱　白芨一钱　穿山甲一钱　皂刺一钱　银花一钱

上九味，水、酒各一碗，煎八分，随病上下，食前后服之。留药渣捣烂，加秋芙蓉叶一两，研为细末；再加白蜜五匙，用渣调敷疮上。一宿即消，重者再用一服。

方歌：内消散用化诸毒，毒化从尿色变行，知贝天花乳夏芨，穿山角刺共金银。药渣捣和芙蓉叶，白蜜调敷毒即平。

已上诸方治痈疽，七日以前，疮势未成，形体壮实，而表里之证相和者，宜服，病退即止。如过七日以后，形势已成，则宜托里消毒等汤，使毒现于外，以速其脓。若仍用前散下之药，恐伤元气，致生变证也。

## 内固清心散

此方治痈疽发背，对口疔疮，热甚掀[1]痛，烦躁饮冷。其人内弱服之，预防毒气内攻于心也。

绿豆粉二两　人参二钱　冰片一钱　雄黄二钱　辰砂二钱　白豆蔻二钱　元明粉二钱　茯苓二钱　甘草二钱　乳香二钱

上十味，为细末。每服一钱五分。蜜汤调下，不拘时服。

方歌：内固清心防毒攻，内弱毒气入心中，掀[2]痛热甚兼饮冷，豆粉人参冰片雄，辰砂白蔻元明粉，茯苓甘草乳香同。

## 琥珀蜡矾丸

此方治痈疽发背，疮形已成，而脓未成之际，其人即不虚弱，恐毒气不能外出，内攻于里。预服此丸，护膜护心，亦且活血解毒。

白矾一两二钱　雄黄一钱二分　琥珀（另研极细）一钱　朱砂（研细）一钱　白蜜二钱　黄蜡一两

上上四味，先研细末，另将蜡、蜜入铜杓内熔化，离火片时，候蜡四边稍凝，方将药味入内，搅匀，共成一块，将药火上微烘，急作小丸，如绿豆大，朱砂为衣，磁罐收贮。每服二、三十丸，食后白汤送下，毒甚者，早晚服，其功最速。

方歌：琥珀蜡矾治痈毒，未出脓时平剂佳，预服护膜能解毒，蜡矾雄珀蜜朱砂。

## 护　心　散

此方治疮毒内攻，口干烦躁，恶心呕吐者，服此药护心解毒也。

绿豆粉一两　乳香（净末）三钱　朱砂一钱　甘草一钱

上四味，研细末，每服二钱，白滚汤调服，早、晚二次。

方歌：护心散治毒内攻，烦躁口干呕逆冲，豆粉乳香朱共草，二钱调下有神功。

## 透　脓　散

此方治痈疽诸毒，内脓已成，不穿破者，服之即溃破毒出。

生黄耆四钱　穿山甲一钱　川芎三钱　当归二钱　皂角刺一钱五分

上五味，水三钟，煎一钟。疮在上，先饮酒一杯，后服药；疮在下，先服药，后饮酒一杯。

方歌：透脓散治脓已成，不能溃破剂之平，用此可代针泻毒，角刺归耆山甲芎。

## 托里消毒散

此方治痈疽已成，内溃迟滞者，因血气不足，不能助其腐化也。宜服此药托之，令其速溃，则腐肉易脱，而新肉自生矣。

皂角刺五分　银花一钱　甘草五分　桔梗五分　白芷五分　川芎一钱　生黄耆一钱　当归一钱　白芍一钱　白术一钱　人参一钱　茯苓一钱

上十二味，水二钟，煎八分，食远服。

方歌：托里消毒助气血，补正脱腐肌易生，皂角银花甘桔芷，芎耆归芍术参苓。

## 神功内托散

此方治痈疽、脑顶诸发等疮，日久不肿不高，不能腐溃，脉细身凉。宜服此温补托里之剂，以助气血也。

人参一钱五分　附子（制）一钱　川芎一钱　归身二钱　黄耆一钱　白术（土炒）一钱五分　白芍（炒）一钱　木香（研）五分　穿山甲（炒）八分　甘草（炙）五分　陈皮一钱　白茯苓一钱

上十二味，煨姜三片，大枣二枚，水二茶钟，煎八分，食远服。

方歌：神功内托阴毒证，不肿不高不溃疼，参附芎归耆术芍，木香山甲草陈苓。

## 复元通气散

此方治乳痈，腹痈，便毒，耳痛，耳聋等证。皆由毒气滞塞不通故耳，服之则气通毒散。

青皮四两　陈皮四两　栝蒌仁二两　穿山甲二两　金银花一两　连翘一两　甘草（半生半炙）二两

上七味，研末。每服二钱，黄酒调下。

方歌：复元通气乳腹痈，便毒兼治耳痛聋，青陈蒌甲银翘草，一服能教毒气通。

## 双解贵金丸

此方治背疽诸毒初起，木闷坚硬，便秘，脉沉实者，悉效。随证加药，服法列后。

生大黄一斤　白芷十两

上二味，为末，水丸。每服三、五钱。五更时用连须葱大者三根，黄酒一碗，煮葱烂，取酒送药。服毕盖卧出汗，过三、二时，俟大便行一、二次，立效。

按：此宣通攻利之剂也。济之以葱、酒，力能发汗，故云双解。弱者随用中剂，行

后以四君子汤补之。老人虚人，每服一钱，用人参加生姜煎汤送下，过一时，再一服。得睡，上半身得汗则已。

方歌：双解贵金治诸毒，肿疡初起木硬坚，大黄白芷为丸服，葱酒煎送汗下痊。

## 黍米寸金丹

此方乃异人所传，常有暴中急证，忽然卒倒者，撬开牙关，研灌三丸，其人即活。又能治发背痈疽，遍身壅肿，附骨痈疽等证也。凡初起憎寒壮热，四肢倦怠，沉重者，不分表里、老幼、轻重，并宜服之。

乳香　没药各一钱　狗胆（干者）一个　鲤鱼胆（阴干）三个　硇砂二钱　蟾酥二钱　狗宝一钱　麝香五分　白丁香四十九个　蜈蚣（酥炙）全者七条　黄蜡三钱　乌金石一钱　头胎男乳一合　轻粉一钱　雄黄一钱　水银（炼粉霜白色者）三钱

上十六味，为细末。除黄蜡、乳汁二味，熬成膏子，同药和丸，如绿豆大。小儿用一丸，大人三丸，重者五丸。冷病用葱汤，热病用新汲水送下。衣被密盖，勿令透风，汗出为度，诸病如失。

方歌：黍米寸金奇效方，痈疽发背服之良。乳香没药狗鲤胆，蟾硇宝麝白丁香，蜈蚣黄蜡乌金石，男乳轻雄共粉霜。

## 麦　灵　丹

此丹能治痈疽恶毒，无名诸疡及疔疮回里，令人烦闷神昏。或妇人初发乳证，小儿痘疹余毒，或腰腿暴痛等证。

鲜蟾酥二钱　活蜘蛛（黑色大者佳）二十一个　定心草（即两头尖，鼠粪）一钱　飞罗面六两

上四味，共研一处，用菊花熬成稀膏，和好捻为麦子形，如麦子大。每服七丸，重、大者九丸，小儿轻证五丸。在上，俱用滚白水服，在下，用淡黄酒送服。每一料加麦子一合，收磁罐内。

方歌：麦灵丹治疔毒疽，鲜蟾酥与活蜘蛛，定心草共飞罗面，黄菊熬膏相合宜。

## 保安万灵丹

此方治痈疽疔毒，对口发颐，风寒湿痹，湿痰流注，附骨阴疽，鹤膝风，及左瘫右痪，口眼歪斜，半身不遂，血气凝滞，遍身走痛，步履艰辛，偏坠疝气，偏正头痛，破伤风牙关紧闭，截解风寒，无不应效。

茅山苍术八两　麻黄　羌活　荆芥　防风　细辛　川乌（汤泡，去皮）　草乌（汤泡，去皮）　川芎　石斛　全蝎　当归　甘草　天麻　何首乌各一两　雄黄六钱

上十六味，为细末，炼蜜为丸，重三钱，朱砂为衣，磁罐收贮。视年岁老壮，病势缓急，斟酌用之。如恶疮初起二、三日间，或痈疽已成至十日前后，未出脓者，状若伤寒，头痛烦渴，拘急恶寒，肢体疼痛，恶心呕吐，四肢沉重，恍惚闷乱，皮肤壮热，及伤寒四时感冒，传变疫证，恶寒身热，俱宜服之。用葱白九枝，煎汤调服一丸，盖被出汗为效。如汗迟以葱汤催之，其汗必出，如淋如洗，令其自收，不可露风，患者自快，疮未成者即消，已成者即高肿溃脓。如病无表里相兼，不必发散，只用热酒化服。

又按：此方原载诸风瘫痪门中，今移录于此者，盖疮疡皆起于营卫不调，气血凝滞，始生痈肿。此药专能发散，又能顺气搜风，通行经络，所谓结者开之也。《经》云：汗之则疮已，正与此相合也。服后当避风，忌冷物，戒房事，如妇人有孕者，勿服。

方歌：万灵丹治诸痹病，此药犹能治肿疡，发表毒邪从汗解，通行经络

效非常。麻黄羌活荆防细，川草乌芎石斛苍，全蝎当归甘草等，天麻何首共雄黄。

## 肿疡敷贴类方

凡肿疡初起时，肿高赤痛者，宜敷凉药，以寒胜热也。然亦不可太过，过则毒为寒凝，变为阴证。如漫肿不红，似有头而不痛者，宜敷温药，乃引毒外发也。经云：发表不远热，敷热药亦发表之意。凡调敷药，须多搅，则药稠粘。敷后贴纸，必须撕断，则不崩裂，不时用原汁润之。盖借湿以通窍，干则药气不入，更添拘急之苦矣。凡去敷药必看毛孔有汗，意者为血脉通，热气散也，反此者逆。

### 如意金黄散

此散治痈疽发背，诸般疔肿，跌扑损伤，湿痰流毒，大头时肿，漆疮火丹，风热天泡，肌肤赤肿，干湿脚气，妇女乳痈，小儿丹毒，凡一切诸般顽恶热疮，无不应效，诚疮科之要药也。

南星　陈皮　苍术各二斤　黄柏五斤　姜黄五斤　甘草二斤　白芷五斤　上白天花粉十斤　厚朴二斤　大黄五斤

上十味，共为咀片，晒干，磨三次，用细绢罗筛，贮磁罐，勿泄气。凡遇红赤肿痛，发热未成脓者，及夏月时，俱用茶清同蜜调敷。如欲作脓者，用葱汤同蜜调敷。如漫肿无头，皮色不变，湿痰流毒，附骨痈疽，鹤膝风等证，俱用葱酒煎调敷。如风热所生，皮肤亢热，色亮游走不定，俱用蜜水调敷。如天泡火丹，赤游丹，黄水漆疮，恶血攻注等证，俱用大蓝根叶捣汁调敷，加蜜亦可。汤泼火烧，皮肤破烂，麻油调敷。已上诸引调法，乃别寒热温凉之治法也。

方歌：如意金黄敷阳毒，止痛消肿实良方，南陈苍柏姜黄草，白芷天花朴大黄。

### 五　龙　膏

此膏治痈疽阴阳等毒，肿痛未溃者，敷之即拔出脓毒。

五龙草（即乌蔹莓。详《本草纲目》蔓草部。俗名五爪龙，江浙多产之）　金银花　豨莶草　车前草（连根叶）　陈小粉各等分

上四味，俱用鲜草叶，一处捣烂，再加三年陈小粉，并飞盐末二、三分，共捣为稠糊。遍敷疮上，中留一顶，用膏贴盖，避风为主。若冬月，草无鲜者，预采蓄下，阴干为末，用陈米醋调敷，一如前法并效。如此方内五龙草，或缺少不便，倍加豨莶草亦效。

方歌：五龙膏用拔脓毒，平剂五龙草银花，莶草车前俱捣烂，小粉飞盐搅糊搽。

### 四　虎　散

此散治痈疽肿硬，厚如牛领之皮，不作脓腐者，宜用此方。

草乌　狼毒　半夏　南星各等分

上四味，为细末。用猪脑同捣，遍敷疮上，留顶出气。

方歌：四虎散敷阴疽痈，顽肿不痛治之平，厚似牛皮难溃腐，草乌狼毒夏南星。

### 真君妙贴散

此散治痈疽诸毒，顽硬恶疮，散漫不作脓者，用此药敷之，不痛者即痛，痛者即止。如皮破血流，湿烂疼苦，天泡火丹，肺风酒刺等证，并用之，皆效。

荞面五斤　明净硫黄（为末）十斤　白面五斤

上三味，共一处，用清水微拌，干湿得宜，赶成薄片微晒，单纸包裹，风中阴干，收用。临时研细末，新汲水调敷。如皮破血流，湿烂者，用麻油调敷。天泡、火丹、酒刺者，用靛汁调搽，并效。

方歌：真君妙贴硫二面，水调顽硬不痛脓，油调湿烂流血痛，靛汁泡丹酒刺风。

## 二 青 散

此散治一切阳毒红肿，疼痛畏热等证，未成者即消。

青黛 黄柏 白敛 白薇各一两 青露（即芙蓉叶）三两 白芨 白芷 水龙骨（即多年舣船旧油灰） 白蘞皮各一两 天花粉三两 大黄四两 朴硝一两

上十二味为末。用醋、蜜调敷。已成者留顶，未成者遍敷。

方歌：二青散用敷阳毒，肿痛红热用之消，黛柏敛薇青露芨，芷龙鲜粉大黄消。

## 坎宫锭子

此锭子治热毒肿痛，煽赤诸疮，并搽痔疮最效。

京墨一两 胡黄连二钱 熊胆三钱 麝香五分 儿茶二钱 冰片七分 牛黄三分

上七味，为末，用猪胆汁为君，加生姜汁、大黄水浸，取汁，酽醋各少许，相和药成锭。用凉水磨浓，以笔蘸涂之。

方歌：坎宫锭子最清凉，热肿诸疮并痔疮，京墨胡连熊胆麝，儿茶冰片共牛黄。

## 离宫锭子

此锭子治疔毒肿毒，一切皮肉不变，漫肿无头，搽之立效。

血竭三钱 朱砂二钱 胆矾三钱 京墨一两 蟾酥三钱 麝香一钱五分

上六味，为末，凉水调成锭。凉水磨浓，涂之。

方歌：离宫锭治诸疔毒，漫肿无头凉水涂，血竭朱砂为细末，胆矾京墨麝蟾酥。

## 白 锭 子

此锭专敷初起诸毒，痈疽、疔肿，流注、痰包、恶毒，及耳痔、耳挺等证。

白降丹（即白灵药）四钱 银黝二钱 寒水石二钱 人中白二钱

上四味，共为细末，以白芨面打糊为锭，大小由人，不可入口。每用以陈醋研敷患处，如干再上，自能消毒。

方歌：白锭专敷初起毒，痈疽疔肿与痰包，降丹银黝人中白，寒水白及醋研消。

## 蝌蚪拔毒散

此散治无名大毒，一切火毒、瘟毒。敷之，神效。

寒水石（研极细末） 净皮硝（研极细末） 川大黄（研极细末）各等分 虾蟆子（初夏时，河内有蝌蚪成群，大头长尾者捞来，收坛内，泥封口，埋至秋天化成水）

上用蝌蚪水一大碗，入前药末，各二两，阴干再研匀，收磁罐内。每用时，以水调涂患处。

方歌：拔毒散治无名毒，火毒瘟毒俱可施，寒水硝黄蝌蚪水，浸干药末水调之。

## 二味拔毒散

此散治风湿诸疮，红肿痛痒，疥痈等疾，甚效。

明雄黄　白矾各等分

上二味，为末。用茶清调化，鹅翎蘸扫患处。痒痛自止，红肿即消。

方歌：二味拔毒消红肿，风湿诸疮痛痒宁，一切肌肤疥痈疾，雄矾为末用茶清。

## 回阳玉龙膏

此膏治痈疽阴疮，不发热，不疼痛，不肿高，不作脓，及寒热流注，冷痛痹风，脚气手足顽麻，筋骨疼痛，及一切皮色不变，漫肿无头，鹤膝风等证。但无肌热者，一概敷之，俱有功效。

军姜（炒）三两　肉桂五钱　赤芍（炒）三两　南星一两　草乌（炒）三两　白芷一两

上六味，制毕，共为细末，热酒调敷。

方歌：回阳玉龙阴毒证，不热不疼不肿高，军姜桂芍星乌芷，研末须将热酒调。

## 冲　和　膏

此膏治痈疽发背，阴阳不和，冷热相凝者，宜用此膏敷之。能行气疏风，活血定痛，散瘀消肿，祛冷软坚，诚良药也。

紫荆皮（炒）五两　独活（炒）三两　白芷三两　赤芍（炒）二两　石菖蒲一两五钱

上五味，共为细末。葱汤、热酒俱可调敷。

方歌：冲和发背痈疽毒，冷热相凝此药敷，行气疏风能活血，紫荆独芷芍菖蒲。

## 铁　桶　膏

此膏治发背将溃已溃时，根脚走散，疮不收束者，宜用此药围敷。

胆矾三钱　铜绿五钱　麝香三分　白芨五钱　轻粉二钱　郁金二钱　五倍子（微炒）一两　明矾四钱

上八味，共为极细末，用陈米醋一碗，杓内慢火熬至一小杯，候起金色黄泡为度，待温，用药末一钱，搅入醋内，炖温，用新笔涂于疮根周围，以棉纸复盖药上，疮根自生绉纹，渐收渐紧，其毒不致散大矣。

方歌：铁桶膏收毒散大，周围敷上束疮根，胆矾铜绿及轻粉，五倍明矾麝郁金。

## 乌　龙　膏

此膏治一切诸毒，红肿赤晕不消者，用此药敷上，极有神效。

木鳖子（去壳）二两　　草乌半两　　小粉四两　　半夏二两

上四味于铁铫内，慢火炒焦，黑色为度，研细，以新汲水调敷。一日一换，自外向里涂之，须留疮顶，令出毒气。

方歌：乌龙膏用治诸毒，赤晕能收治肿疡，木鳖草乌小粉夏，凉水调敷功效良。

## 神效千捶膏

此膏专贴疮疡、疔毒初起，贴之即消。治瘰疬连根拔出，大人臁疮，小儿蟫拱头等证，并效。

土木鳖（去壳）五个　白嫩松香（拣净）四两　铜绿（研细）一钱　乳香二钱

没药二钱　蓖麻子（去壳）七钱　巴豆肉五粒　杏仁（去皮）一钱

上八味合一处，石臼内捣三千余下，即成膏；取起，浸凉水中。用时随疮大小，用手捻成薄片，贴疮上，用绢盖之。

方歌：千捶膏贴诸疔毒，瘰疬臁疮蟾拱头，木鳖松香铜乳没，蓖麻巴豆杏仁投。

### 马齿苋膏

马齿苋性味清凉，能解诸毒。今用此一味，或用或敷，甚有功效，所治诸证列后：

一、治杨梅，遍身如癞，喉硬如管者，取苋碗粗一握，酒、水煎服，出汗。

一、治发背诸毒。用苋一握，酒煎或水煮，冷服，出汗，再服，退热去腐，三服即愈。并杵苋，敷之。

一、治多年顽疮、臁疮，疼痛不收口者，杵苋敷之，取虫。一日一换，三日后腐肉已尽，红肉如珠时，换生肌药收口。

一、治面肿唇紧，捣汁，涂之。

一、治妇女脐下生疮，痛痒连及二阴者，用苋四两，青黛一两，研匀敷之。

一、治湿癣白秃，取石灰末炒红，用苋汁熬膏，调匀，涂之。

一、治丹毒，加蓝靛根，和捣敷之。

方歌：马齿苋膏只一味，杨梅发背服敷之，顽疮面肿捣汁用，妇女阴疮共黛施，湿癣白秃加灰末，丹毒蓝根相和宜。

## 溃疡主治类方

### 四君子汤

人参　茯苓　白术（土炒）各二钱　甘草一钱

上四味，姜三片，枣二枚，水煎服。

### 四物汤

川芎一钱五分　当归（酒洗）三钱　白芍（炒）二钱　地黄三钱

上四味，水煎服。

### 八珍汤

人参一钱　茯苓一钱　白术一钱五分　甘草（炙）五分　川芎一钱　当归一钱　白芍（炒）一钱　地黄一钱

上八味，水煎服。

### 十全大补汤

于八珍汤内加黄耆、肉桂，水煎服。

### 人参养荣汤

于十全大补汤内去川芎，加陈皮、远志、五味子，水煎服。

### 内补黄耆汤

于十全大补汤内去白术，加远志、麦门冬，水煎服。

按：四君子汤，补气不足者也；四物汤，补血不足者也；八珍汤，双补血气不足者也；十全大补汤，大补气血诸不足者也。人参养荣汤，去川芎者，因面黄血少，加陈皮以行气之滞，五味子以收敛气血，远志以生心血也。内补黄耆汤，治溃疡口干。去白术者，避其燥能亡津也；加远志、麦冬者，以生血生津也；如痛者，加乳香、没药以定痛；硬者，加穿山甲、皂角刺以消硬也。已上诸方，凡痈疽溃后诸虚者，悉准于此，当随证酌用之。

方歌：四君参苓白术草，四物芎归芍地黄，二方双补八珍是，更加耆桂

十补汤。荣去芎加陈远味，内去术加远冬良，痛甚乳没硬穿皂，溃后诸虚斟酌方。

## 异 功 散

人参二钱　白术（土炒）三钱　茯苓一钱　甘草（炙）五分　陈皮五分

上五味，姜三片，枣二枚，水煎服。

## 理 中 汤

人参二钱　白术（土炒）三钱　干姜一钱　甘草（炙）五分

上四味，水煎服。

## 六 君 子 汤

人参二钱　白术（土炒）二钱　茯苓一钱　甘草（炙）一钱　陈皮一钱　半夏（制）一钱五分

上六味，姜三片，枣二枚，水煎服。

## 香砂六君子汤

人参一钱　白术（土炒）二钱　茯苓一钱　甘草（炙）五分　藿香（或木香）一钱　陈皮一钱　半夏（制）一钱五分　砂仁五分

上八味，姜三片，水煎服。

按：四君子汤加陈皮，名异功散，溃后脾虚气滞者，宜之；四君子汤减茯苓，加干姜，名曰理中汤，溃后脾虚寒滞者，宜之。盖气虚则阳虚，阳虚生寒，故于补气药中，加温热之味也。四君子汤加陈皮、半夏，名六君子汤，溃后气虚，有痰者，宜之。六君子汤加藿香（或木香）、砂仁，名香砂六君子汤，溃后，胃虚痰饮呕吐者，宜之。无痰饮，气虚，呕逆甚者，加丁香、沉香。溃后，气虚有寒，加肉桂、附子。溃后泻者，加诃子、肉豆蔻；肠滑不固，加罂粟壳；食少咳嗽者，加桔梗、麦冬、五味子；渴者，加干葛；伤食脾胃虚弱，加山查、神曲、谷芽（或麦芽）。此皆溃后气不足者，以四君子汤为主，随证加减也。

方歌：四君加陈异功散，理中减苓加干姜，有痰陈半六君子，呕吐砂仁木藿香，逆加丁沉寒桂附，泻加诃蔻粟滑肠，咳桔冬味渴加葛，伤食查曲谷麦良。

## 托里定痛汤

于四物汤内加肉桂、乳香、没药、粟谷，水煎服。

## 圣 愈 汤

于四物汤内加柴胡、人参、黄耆，水煎服。

## 柴胡四物汤

于四物汤内加柴胡、人参、黄芩、半夏、甘草，水煎服。

## 地 骨 皮 饮

于四物汤内加丹皮、地骨皮。

## 知柏四物汤

于四物汤内加知母、黄柏。

## 三黄四物汤

于四物汤内加黄连、黄芩、黄柏。

按：托里定痛汤，溃后血虚疼痛者，宜之。圣愈汤，溃后血虚内热，心烦气少者，宜之。柴胡四物汤，溃后血虚有寒热者，宜之。地骨皮饮，溃后不寒者，宜之。知柏四物汤，溃后五脏阴火骨蒸者，宜之。三黄四物汤，溃后，六腑阳火烦热者，宜之。盖

血虚则阴虚，阴虚生热，故补血药中，多加寒凉之味也。此皆溃后血不足者，以四物汤为主，随证加减也。

方歌：四物加桂乳没粟，托里定痛功效奇，圣愈四物参耆入，血虚血热最相宜。血虚寒热小柴合，惟热加丹地骨皮，阳火烦热三黄合，阴火骨蒸加柏知。

## 补中益气汤

治疮疡元气不足，四肢倦怠，口干时热，饮食无味，脉洪大无力，心烦气怯者，俱宜服之。

人参一钱　当归一钱　生黄耆二钱　白术（土炒）一钱　升麻三分　柴胡三分　甘草（炙）一钱　麦冬（去心）一钱　五味子（研）五分　陈皮五分

上十味，水二钟，姜三片，枣二枚，煎一钟，空心热服。

## 人参黄耆汤

治溃疡虚热，不睡少食，或寒湿相凝作痛者，效。

即前方去柴胡，加神曲五分（炒），苍术五分（炒），黄柏五分（炒）。

方歌：补中益气加麦味，溃后见证同内伤，参耆归术升柴草，麦味陈皮引枣姜，人参黄耆寒湿热，加曲苍柏减柴方。

## 独　参　汤

此汤治溃疡脓水出多，元气虚馁，外无邪气，自汗脉虚者，宜服之。

人参二两

上一味，水二钟，枣十枚（或莲肉、元眼肉），煎好徐徐服之。若煎至稠厚，即成膏矣。作三次，用醇酒热化服之亦可。

方歌：脓水过多元气馁，不生他恙独参宜，徐徐代饮无穷妙，枣莲元肉共煎之。

## 温　胃　饮

此汤治痈疽脾胃虚弱，或内伤生冷，外感寒邪，致生呃逆、中脘疼痛、呕吐清水等证，宜急用之。

人参一钱　白术（土炒）二钱　干姜（炮）一钱　甘草一钱　丁香五分　沉香一钱　柿蒂十四个　吴萸（酒洗）七分　附子（制）一钱

上九味，水三钟，姜三片，枣二枚，煎八分，不拘时服。

方歌：温胃饮治寒呃逆，内伤外感胃寒生，理中加丁沉柿蒂，寒盛吴萸附子宁。

## 橘皮竹茹汤

此汤治溃疡，胃火上逆气冲，以致时时呃逆、身热烦渴、口干唇焦。此热呃也，服之有效。

橘红二钱　竹茹三钱　生姜一钱　柿蒂七个　人参一钱　黄连一钱

上六味，水二钟，煎八分，空心温服。

方歌：橘皮竹茹热呃逆，胃火气逆上冲行，橘红竹茹姜柿蒂，虚加参补热连清。

## 胃　爱　丸

此丸治溃疡脾胃虚弱，诸味不喜者，宜服此丸，助脾气开胃口，而饮食自进矣。

人参一两　山药（肥大上白者，切片，男乳拌令透，晒后微焙）一两　建莲肉（去皮、心）五钱　白豆蔻三钱　小紫苏（蜜拌晒干，微蒸片时，连梗叶切片）五钱

陈皮（用陈老米先炒黄色，方入同炒，微燥，勿焦）六钱　云片白术（鲜白者，米泔浸去涩水，切片晒干，同麦芽拌炒）一两　甘草（炙）三钱　上白茯苓（切一分厚咀片，用砂仁二钱同茯苓合碗内，饭上蒸熟）一两

上九味，共为细末。用老米二合，微焙碾粉，泡荷叶熬汤打糊丸，梧桐子大。每服八十丸，清米汤送下，不拘时服。

方歌：不思饮食宜胃爱，开胃扶脾效若仙，异功山药苏梗叶，建莲白蔻米糊丸。

## 清 震 汤

治溃疡脾肾虚弱，或误伤生冷，或气恼劳役，或病后入房太早，以致寒邪乘入中脘，乃生呃逆，急服之。

人参　益智仁　半夏（制）各一钱　泽泻三分　香附　陈皮　白茯苓各一钱　附子（制）一钱　炙甘草一钱　柿蒂二十四个

方歌：清震汤治肾家寒，人参益智半夏攒，泽泻香附陈茯苓，附子甘草柿蒂煎。

## 二 神 丸

此丸治痈疽，脾肾虚弱，饮食不消，黎明溏泻者，服之有效。

肉果（面裹煨，肥大者，捣去油）二两　　补骨脂（微炒香）四两

上二味，共为细末。用大枣四十九枚，老生姜四两，切片，水浸姜、枣，煮至水干为度，取枣肉为丸，桐子大。每夜半，用清米汤，送下七十丸，治肾泻、脾泻，甚效。

方歌：二神丸治脾肾弱，饮食不化泻黎明，肉果补脾骨脂肾，生姜煮枣肉丸成。

## 加味地黄丸

此丸治痈疽已溃，虚火上炎，口干作渴者，宜服之。

熟地（酒蒸，捣膏）八两　山药（炒）四两　山萸肉（去核）五两　白茯苓四两　牡丹皮（酒洗）四两　泽泻（蒸）三两　肉桂六钱　五味子（炒）三两

上八味，共为末，炼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钱，空心盐汤送下。

方歌：加味地黄劳伤肾，水衰津少渴良方，山萸山药丹苓泽，肉桂五味熟地黄。

## 参 术 膏

此膏治痈疽发背等证，大溃脓血之后，血气大虚，急宜用此补之。

人参（切片，用水五大碗，沙锅慢火熬至三碗，将渣再煎汁一碗，共用密绢滤净，复熬稠厚，磁碗内收贮，听用）半斤　云片白术六两　怀庆熟地（俱熬，同上法）六两

以上三膏，各熬完毕，各用磁罐盛之，入水中待冷取起，密盖，勿令泄气。如患者精神短少，懒于言动，短气自汗者，以人参膏三匙，白术膏二匙，地黄膏一匙，俱用无灰好酒一杯，炖热化服。如脾虚弱，饮食减少，或食不知味，或已食不化者，用白术膏三匙，人参膏二匙，地黄膏一匙，热酒化服。如腰膝痠软，腿脚无力，皮肤枯槁者，用地黄膏三匙，参术膏各二匙，化服。如气血脾胃相等，无偏胜者，三膏每各二匙，热酒化服。此膏用于清晨及临睡时，各进一次，自然强健精神，顿生气血，新肉易长，疮口易合，一切疮形危险，势大脓多者，服之自无变证也。夏天炎热，恐膏易变，令作二次熬用亦好。愈后常服，能须发变黑，返老还童。已上诸方，功难及此。

方歌：参术膏治大脓后，血气双补此方宗，人参白术同熟地，熬成膏服有奇功。

### 八　仙　糕

此糕治痈疽脾胃虚弱，食少呕泄，精神短少，饮食无味，食不作饥，及平常无病、久病者服之，能健脾胃。

山药六两　人参六两　粳米七升　糯米七升　白蜜一斤　白糖霜二两半　莲肉六两　芡实六两　白茯苓六两

上将山药、人参、莲肉、芡实、茯苓五味，各为细末，再将粳、糯米为粉，与上药末和匀，将白糖入蜜汤中炖化，随将粉药乘热和匀，摊铺笼内，切成条，蒸熟，火上烘干，磁器收贮。每日清早用白汤泡数条，或干用亦可，饥时随用，服至百日，启脾壮胃，功难笔述。

方歌：八仙糕用健脾胃，食少呕泄服之灵，山药人参粳糯米，蜜糖莲芡白云苓。

## 洗涤类方

洗，有荡涤之功。涤洗，则气血自然舒畅，其毒易于溃腐，而无壅滞也。凡肿在四肢者，溻渍之；在腰腹脊背者，淋之；在下部者，浴之。俱以布帛或棉蘸洗，稍温即易。轻者，日洗一次，重者，日夜洗二次，每日洗之，不可间断。凡洗时，冬月，要猛火以逼寒气，夏月，要明窗以避风凉。若不慎此，轻则有妨收口，重则恐变纯阴。夫洗药不一，如初肿与将溃者，俱用葱归溻肿汤烫洗；如阴证不起者，俱用艾茸汤敷法；如溃后，俱用猪蹄汤烫洗，用猪蹄汤者，以助肉之气而逐腐也。此涤洗之法，乃疡科之要药也。

### 葱归溻肿汤

此汤治痈疽疮疡，初肿将溃之时，用此汤洗之，以疮内热痒为度。

独活三钱　白芷三钱　葱头七个　当归三钱　甘草三钱

上五味，以水三大碗，煎至汤醇，滤去渣。以绢帛蘸汤热洗，如温，再易之。

方歌：葱归溻肿洗诸毒，初起将溃用之宜，洗至热痒斯为度，独芷葱归甘草俱。

### 艾茸敷法

此膏治阴疮黑陷而不痛者，用之为良。以知痛则生，不知痛出紫血者死。然必内服大补回阳之剂以助之。

硫黄五钱　雄黄五钱　艾茸一斤

上以硫、雄二味为末，同艾入水煎半日，水将干，取艾出，捣烂，温敷患处。再煎再易，十余次为度。

方歌：艾茸敷法治阴疮，黑陷不痛用之良，石硫雄黄同艾煮，捣成膏敷定能康。

### 猪　蹄　汤

此汤治痈疽、诸毒流脓者，熬好洗之，以助肉气，消肿散风，脱腐止痛，去恶肉，活死肌，润疮口。如腐尽者，不必用之，当以米泔水热洗之，令疮洁净。不可过洗，过洗则伤水，皮肤破烂，难生肌肉敛口矣。

黄芩　甘草　当归　赤芍　白芷　蜂房　羌活各等分

上七味，共为粗末，看证之大小，定药之多少。先将猪前蹄一只，用水六碗，煮蹄软为度，将汁滤清，吹去汁上油花，即用粗药末一两，投于汁中；再用微火煎十数

沸，滤去渣，候汤微温，即用方盘一个，靠身于疮下放定，随用软绢蘸汤淋洗疮上，并入孔内，轻手捺尽内脓，庶败腐宿脓，随汤而出，以净为度；再以软帛叠七、八重，蘸汤勿令大干，复于疮上，两手轻按片时，帛温再换，如此再按四、五次，可以流通血气，解毒止痛去瘀也。洗讫，用绢帛挹干，即随证以应用之药贴之。

方歌：猪蹄汤治痈疽毒，已溃流脓用此方，消肿散风能止痛，芩甘归芍芷蜂羌。

## 膏药类方

### 万 应 膏

此膏治一切痈疽发背，对口诸疮，瘰核流注等毒，贴之甚效。

川乌 草乌 生地 白敛 白芨 象皮 官桂 白芷 当归 赤芍 羌活 苦参 土木鳖 穿山甲 乌药 甘草 独活 元参 定粉 大黄各五钱

上十九味，定粉在外，用净香油五斤，将药浸入油内。春五夏三，秋七冬十，候日数已足，入洁净大锅内，慢火熬至药枯，浮起为度。住火片时，用布袋滤去渣，将油称准，每油一斤，对定粉半斤，用桃、柳枝不时搅之，以黑如漆，亮如镜为度，滴入水内成珠，薄纸摊贴。

方歌：万应膏用贴诸毒，发背痈疽对口疮，川草乌同地敛芨，象皮桂芷芍归羌，苦参木鳖穿乌药，甘独元参定粉黄。

### 绀 珠 膏

此膏治一切痈疽肿毒、流注顽臁、风寒湿痹、瘰疬乳痈、瘰核、血风等疮，及头痛、牙疼、腰腿痛等证，悉验。

制麻油四两 制松香一斤

上将麻油煎滚，入松香文火溶化，柳枝搅候化尽，离火下细药末二两三钱，搅匀，即倾于水内，拔扯数十次，易水浸之，听用。

一、瘀血、肿毒、瘰疬等证，但未破者，再加魏香散，随膏之大小，患之轻重，每加半分至三、二分为率。

一、毒深脓不尽，及顽疮对口等证，虽溃必用此膏获效。

一、未破者，贴之，勿揭，揭则作痒。痛亦勿揭，能速于成脓。患在平处者，用纸摊贴；患在湾曲转动处者，用绢帛摊贴。

一、臁疮及臀、腿寒湿等疮，先用茶清入白矾少许，洗净贴之，见效。

一、头痛，贴太阳穴，牙痛，塞牙缝内。

一、内痈等证，作丸，用蛤粉为衣，服下。

一、便毒瘰核，多加魏香散；如脓疮，再加铜青。如蟫拱头，癣毒，贴之亦效。

制油法：每麻油一斤，用当归、木鳖子肉、知母、细辛、白芷、巴豆肉、文蛤（打碎）、山茨菇（打碎）、红芽大戟、续断各一两，槐、柳枝各二十八寸，入油锅内浸二十一日，煎枯去渣，取油听用。（查朝鲜琥珀膏，多续随子，此方宜加之）。

制松香法：择片子净嫩松香（为末）十斤，取槐、柳、桃、桑、芙蓉等五样枝，各五斤，锉碎，用大锅水煎浓汁，滤净，再煮一次各收之，各分五分。每用初次汁一分煎滚，入松香末二斤，以柳、槐枝搅之，煎至松香沉下水底为度，即倾入二次汁内，乘热拔扯数十次，以不断为佳，候温作饼收之。余香如法。

膏内细药方

乳香 没药各五钱 明雄黄四钱 血竭五钱 麝香一钱 轻粉二钱

上为细末，加入膏内用。

魏香散

乳香　没药　血竭各等分　阿魏　麝香各减半

为末。罐收听用。

方歌：绀珠膏贴痈疽毒，流注顽臁湿癣名，瘰疬乳痈痰核块，血风头痛及牙疼。松香化入麻油内，乳没雄黄竭麝轻，随证更加魏香散，麝香魏竭乳没并。

## 陀僧膏

此膏专贴诸般恶疮，流注瘰疬、跌扑损破、金刃误伤等证，用之有效。

南陀僧（研末）二十两　赤芍二两　全当归二两　乳香（去油，研）五钱　没药（去油，研）五钱　赤石脂（研）二两　苦参四两　百草霜（筛，研）二两　银黝一两　桐油二斤　香油一斤　血竭（研）五钱　孩儿茶（研）五钱　川大黄半斤

上药先将赤芍、当归、苦参、大黄入油内炸枯，熬至滴水不散，再下陀僧末，用槐、柳枝搅至滴水将欲成珠，将百草霜细细筛入，搅匀，再将群药及银黝筛入，搅极匀，倾入水盆内，众手扯千余下，再收入磁盆内，常以水浸之。

方歌：陀僧膏贴诸恶疮，流注瘰疬跌扑伤，陀僧赤芍归乳没，赤脂苦参百草霜，银黝桐油香油共，血竭儿茶川大黄。

## 巴膏方

此膏贴一切痈疽发背，恶疮，化腐生肌，甚效。

象皮六钱　穿山甲六钱　山栀子八十个　儿茶（另研极细末）二钱　人头发一两二钱　血竭（另研极细末）一钱　硇砂（另研极细末）三钱　黄丹（飞）　香油　桑、槐、桃、柳、杏枝各五十寸

上将桑、槐、桃、柳、杏五枝，用香油四斤，将五枝炸枯，捞出；次入象皮、穿山甲、人头发，炸化；再入山栀子炸枯，用绢将药渣滤去，将油复入锅内煎滚，离火少顷。每油一斤，入黄丹六两，搅匀，用慢火熬至滴水中成珠，将锅取起；再入血竭、儿茶、硇砂等末，搅融，用凉水一盆，将膏药倾入水内，用手扯药千余遍，换水数次，拔去火气，磁罐收贮。用时不宜见火，须以银杓盛之，重汤炖化，薄纸摊贴。

方歌：痈疽发背用巴膏，象甲栀茶发竭硇，枝用桑槐桃柳杏，黄丹搅和共油熬。

## 亚圣膏

此膏治一切破烂诸疮，并杨梅结毒，贴之甚效。

象皮一两　驴甲（即悬蹄）一块　鸡子清三个　木鳖子七个　蛇蜕二钱　蝉蜕四钱　血余三钱　穿山甲六钱　槐枝　榆枝　艾枝　柳枝　桑枝各二十一寸　黄丹　黄蜡　麻油三斤

上将药浸七日，煎如常法，滤去渣。每净油一斤，入黄丹七两，煎成膏，入黄蜡五钱，化匀；再加血竭五钱、儿茶三钱、乳香三钱、没药三钱、煅牡蛎五钱、五灵脂五钱，上五味研极细末，入膏内成膏，出火摊贴。

方歌：亚圣膏治破烂疮，杨梅结毒贴之良，象驴鸡鳖蛇蝉蜕，血甲槐榆艾柳桑，丹蜡麻油匀化后，竭茶乳没蛎灵襄。

## 绛珠膏

此膏治溃疡诸毒，用之去腐、定痛、生肌，甚效。

天麻子肉八十一粒　鸡子黄十个　麻油十两　血余五钱　黄丹（水飞）二两　白蜡三两　血竭三钱　朱砂二钱　轻粉三钱　乳香三钱　没药三钱　儿茶三钱　冰片一

钱　麝香五分　珍珠三钱

上将麻油炸血余，至焦枯；加麻子肉、鸡子黄，再炸枯，去渣；入蜡候化，离火少时，入黄丹搅匀，再加细药和匀，收用摊贴。

方歌：绛珠化腐主生肌，麻肉鸡黄油血余，丹蜡竭砂轻乳没，儿茶冰麝共珍珠。研细和匀随证用，乳岩须要入银朱（乳岩加银朱一两）。

## 绛　红　膏

此膏治一切肿毒已成，疼痛不消者，贴之，悉效。

银朱五钱

上一味，为细末，以生桐油调，摊如膏。先用神灯照，后贴此膏。

方歌：绛红膏治毒已成，肿痛难消用最灵，一味银朱为细末，桐油调和贴之平。

## 加味太乙膏

此膏治发背痈疽，及一切恶疮，湿痰流注，风湿遍身，筋骨走注作痛，汤烫火烧，刀伤棒毒，五损内痈，七伤外证，俱贴患处。又男子遗精，女人白带，俱贴脐下。脏毒肠痈，亦可丸服。诸般疮疖，血风癣痒，诸药不止痛痒者，并效。

白芷　当归　赤芍　元参各二两　柳枝　槐枝各一百寸　肉桂二两　没药三钱　大黄二两　木鳖二两　轻粉（研不见星）四钱　生地二两　阿魏三钱　黄丹（水飞）四十两　乳香五钱　血余一两

上将白芷、当归、赤芍、元参、肉桂、大黄、木鳖、生地八味，并槐、柳枝，用真麻油足称五斤，将药浸入油内，春五夏三，秋七冬十，入大锅内，慢火熬至药枯，浮起为度；住火片时，用布袋滤净药渣，将油称准，用细旧绢将油又滤入锅内，要清净为佳，将血余投上，慢火熬至血余浮起，以柳枝挑看，似膏溶化之象，方算熬熟，净油一斤，将飞过黄丹六两五钱，徐徐投入，火加大些。夏秋亢热，每油一斤，加丹五钱，不住手搅，候锅内先发青烟，后至白烟叠叠旋起，气味香馥者，其膏已成，即便住火。将膏滴入水中，试软硬得中，如老加热油，如稀加炒丹，每各少许，渐渐加火，务要冬夏老嫩得所为佳。候烟尽，掇下锅来，方下阿魏，切成薄片，散于膏上，化尽；次下乳、没、轻粉搅匀，倾入水中，以柳棍搂成一块，再换冷水浸片时，乘温每膏半斤，扯拔百转成块，又换冷水浸。随用时每取一块，铜杓内复化，随便摊贴，至妙。

方歌：太乙膏治诸般毒，一切疮伤俱贴之。白芷当归赤芍药，元参桂没柳槐枝，大黄木鳖轻生地，阿魏黄丹乳血余。

## 白　膏　药

此膏专贴诸疮肿毒，溃破流脓，甚效。

净巴豆肉十二两　蓖麻子（去壳）十二两　香油三斤　虾蟆（各衔人发一团）五个　活鲫鱼十尾

先将巴豆肉、蓖麻子入油内浸三日，再将虾蟆浸一宿。临熬时，入活鲫鱼，共炸焦，去渣净，慢火熬油滴水成珠，离火倾于净锅内；再加官粉二斤半，乳香末五钱，不时搅之，冷定为度。用时重汤炖化，薄纸摊贴。

方歌：白膏专贴诸疮毒，巴豆蓖麻浸入油，活鲫虾蟆同炸后，再将官粉乳香投。

## 化腐紫霞膏

此膏善能穿透诸毒。凡发背已成，瘀肉不腐及不作脓者，用此膏以腐烂瘀肉，穿溃脓毒，其功甚效。

金顶砒五分　潮脑一钱　螺蛳肉（用肉，晒干为末）二两　轻粉三钱　血竭二钱

巴豆仁（研，用白仁）五钱

上各为末，共碾一处，磁罐收贮。临用时用麻油调搽顽硬肉上，以棉纸盖上，或膏贴俱可。

方歌：化腐紫霞膏穿毒，透脓化腐效如神，金砒潮脑螺蛳肉，粉竭麻仁巴豆仁。

### 贝叶膏

此膏贴痈疽发背，一切溃烂诸疮。

麻油一斤　血余鸡子大一个　白蜡二两

上将血余，以文火炸化，去渣，下火入白蜡溶化，候温，用棉纸剪块三张，张张于油蜡内蘸之，贴于磁器帮上。用时揭单张贴患处，日换八、九次，力能定痛去腐生肌，其功甚速，切勿忽之。

方歌：贝叶膏治溃烂疮，去腐生肌功效强，血余麻油煎渣去，下火入蜡化贴良。

### 碧螺膏

此膏治下部湿疮疥癣，并结毒、痰串、疬疮。

松香（取嫩白者佳。为末，筛过，用铜盆以猪油遍搽之，入水至滚，入香不住手搅之，以香沉底为度。即倾冷水中，拔扯百十次，以不断为度）

上将麻油煎滴水成珠，入松香一斤，文火溶化，看老嫩，取起离火住滚，徐徐入糠青、胆矾各净末五钱，以柳枝左搅匀为度。如老加熟猪油二、三钱，用绿纸薄摊贴之。

方歌：碧螺膏治疥湿疮，猪脂麻油嫩松香，再入糠青胆矾末，绿纸摊贴效非常。

## 麻药类方

### 琼酥散

此散治一切肿毒等疮，服之，开针不痛。

蟾酥一钱　半夏六分　闹羊花六分　胡椒一钱八分　川椒一钱八分　茛拨一钱　川乌一钱八分

上七味，共为细末。每服半分，黄酒调服。如欲大开，加白酒药一丸。

方歌：琼酥散是麻人药，开针不痛用蟾酥，茛拨闹羊生半夏，胡椒川椒与川乌。

### 整骨麻药

此药开取箭头，服之不痛。

麻黄　胡茄子　姜黄　川乌　草乌各等分　闹羊花倍用

上六味，共为末。每服五分，茶、酒任下。欲解，用甘草煎汤服之，即苏。

方歌：整骨麻药取箭头，不伤筋骨可无忧，麻黄姜黄胡茄子，川草乌与闹羊投。

### 外敷麻药

此药敷于毒上，麻木任割不痛。

川乌尖五钱　草乌尖五钱　蟾酥四钱　胡椒一两　生南星五钱　生半夏五钱

上为末。用烧酒调敷。一方加茛拨五钱；一方加细辛一两。

方歌：外敷麻药调烧酒，刀割不痛效最神，川草乌蟾椒星夏，一加茛拨

一加辛。

## 去腐类方

腐者，坏肉也。诸书云：腐不去则新肉不生。盖以腐能浸淫好肉也，当速去之。如遇气实之人，则用刀割之取效；若遇气虚之人，则惟恃药力以化之。盖去腐之药，乃疡科之要药也。

### 白 降 丹

此丹治痈疽发背，一切疔毒，用少许。疮大者用五、六厘，疮小者用一、二厘，水调敷疮头上。初起者，立刻起疱、消散；成脓者，即溃；腐者，即脱，消肿。诚夺命之灵丹也。

朱砂 雄黄各二钱 水银一两 硼砂五钱 火硝 食盐 白矾 皂矾各一两五钱

先将朱、雄、硼三味研细，入盐、矾、硝、皂、水银共研匀，以水银不见星为度。用阳城罐一个，放微炭火上，徐徐起药，入罐化尽，微火逼，令干取起。如火大太干，则汞走，如不干则药倒下无用，其难处在此。再用一阳城罐合上，用棉纸截半寸宽，将罐子泥、草鞋灰、光粉三样研细，以盐滴卤汁，调极湿，一层泥，一层纸，糊合口四、五重，及糊有药罐上二、三重。地下挖一小潭，用饭碗盛水放潭底。将无药罐放于碗内，以瓦挨潭口四边齐地，恐炭灰落碗内也。有药罐上，以生炭火盖之，不可有空处。约三炷香，去火冷定开看，约有一两外药矣。炼时罐上如有绿烟起，急用笔蘸罐子盐泥固之。

### 红 升 丹

此丹治一切疮疡溃后，拔毒去腐，生肌长肉，疮口坚硬，肉黯紫黑，用丹少许，鸡翎扫上立刻红活。疡医若无红、白二丹，决难立刻取效。

朱砂五钱 雄黄五钱 水银一两 火硝四两 白矾一两 皂矾六钱

先将二矾、火硝研碎，入大铜杓内，加火硝一小杯炖化，一干即起，研细。另将汞、朱、雄研细，至不见星为度，再入硝矾末研匀。先将阳城罐用纸筋泥搪一指厚，阴干，常轻轻扑之，不使生裂纹，搪泥罐子泥亦可用。如有裂纹，以罐子泥补之，极干再晒。无裂纹，方入前药在内，罐口以铁油盏盖定，加铁梁盏，上下用铁镥铁丝扎紧，用棉纸捻条蘸蜜，周围塞罐口缝间，外用熟石膏细末，醋调封固。盏上加炭火二块，使盏热、罐口封固，易干也。用大钉三根，钉地下，将罐子放钉上，罐底下置坚大炭火一块，外砌百眼炉，升三炷香。第一炷香用底火，如火大则汞先飞上；二炷香用大半罐火，以笔蘸水擦盏；第三炷香火平罐口，用扇扇之，频频擦盏，勿令干，干则汞先飞上。三香完，去火冷定开看，方气足，盏上约有六、七钱，刮下研极细，磁罐盛用。再预以盐卤汁调罐子稀泥，用笔蘸泥水扫罐口周围，勿令泄气。盖恐有绿烟起汞走也，绿烟一起，即无用矣。

方歌：白降丹为夺命丹，拔脓化腐立时安，朱雄汞与硼砂入，还有硝盐白皂矾，若去硼盐红升是，长肉生肌自不难。

### 元 珠 膏

此膏治肿疡将溃，涂之脓从毛孔吸出。已开针者，用捻蘸送孔内，呼脓腐不净，涂之立化。

木鳖子肉十四个 蜈蚣八十一个 柳枝四十九寸 驴甲片三钱 草乌一钱 麻油二两

上药，浸七日，文火炸枯，去渣。入巴豆仁三个，煎至黑，倾于钵内，研如泥，加麝香一分，搅匀，入罐内收用。

方歌：呼脓化腐用元珠，木鳖蛩螯共柳枝，驴甲草乌油内浸，炸枯巴豆麝香施。

## 生肌类方

凡大毒溃烂，内毒未尽，若骤用生肌，则外实内溃。重者，逼毒内攻；轻者反增溃烂。虽即收口，其于旁处，复生大疽，是知毒未尽，不可骤用生肌药也。只以贝叶膏贴之，频换，俟生肉珠时，方用生肌药。如元气弱者，须当大补，以培元气。

### 生肌定痛散

此散治溃烂红热，肿痛有腐者。用此化腐、定痛、生肌。

生石膏（为末，用甘草汤飞五、七次）一两　辰砂三钱　冰片二分　硼砂五钱

上四味，共为末。撒患处。

方歌：生肌定痛治溃烂，肿疼红热实相宜，石膏飞过辰砂用，共入冰硼细撒之。

### 轻乳生肌散

此散治溃烂红热，肿痛腐脱者，用此定痛生肌。

石膏（煅）一两　血竭五钱　乳香五钱　轻粉五钱　冰片一钱

上为末。撒之。有水，加龙骨、白芷各一钱；不收口，加鸡内金（炙）一钱。

方歌：轻乳生肌治腐脱，石膏血竭乳轻冰，若然有水加龙芷，收口须添鸡内金。

### 姜　矾　散

此散治一切诸疮发痒者，用此撒之，甚效。

枯矾　干姜上等分

为末。先用细茶、食盐煎汤洗之，后用此散撒之。冷疮不收口者，用干姜一味为末，撒患处，觉热如烘，生肌甚效。

方歌：姜矾最治诸疮痒，先用盐茶煎洗之，若是冷疮不收口，干姜一味撒生肌。

### 腐尽生肌散

此散治一切痈疽等毒，诸疮破烂不敛者，撒上即愈。

儿茶　乳香　没药各三钱　冰片一钱　麝香二分　血竭三钱　旱三七三钱

上为末。撒之。

有水，加龙骨（煅）一钱；欲速收口，加珍珠一两，蟹黄（法取团脐蟹，蒸熟取黄，晒干取用）二钱。

或用猪脂油（去渣）半斤，加黄蜡一两，溶化倾碗内。稍温，加前七味，调成膏，摊，贴痈疽破烂等证。若杖伤则旱三七倍之。

一用鲜鹿腿骨，纸包灰内煨之，以黄脆为度。如黑焦色则无用矣。为细末撒之，生肌甚速。

方歌：腐尽生肌疮不敛，儿茶乳没冰麝香，血竭三七水加骨，收口珍珠共蟹黄。或用猪油溶黄蜡，调前七味贴之良，一用火煨鹿腿骨，为散生肌效甚长。

### 月白珍珠散

此散治诸疮新肉已满，不能生皮，及汤火伤痛，并下疳腐痛等证。

青缸花五分　轻粉一两　珍珠一钱

上为末。撒之。

下疳腐烂，用猪脊髓调搽。

一用鸡子清倾瓦上，晒干取清，为末。撒之。

方歌：月白珍珠皮不长，并医汤火下疳疮。青缸轻粉珍珠共，猪髓调搽真妙方，一用鸡清倾瓦上，晒干为末撒之良。

## 五色灵药

此五色灵药，治痈疽诸疮已溃，余腐不尽，新肉不生，撒之，最效。

食盐五钱　黑铅六钱　枯白矾　枯皂矾　水银　火硝各二两

先将盐、铅熔化，入水银结成砂子，再入二矾、火硝同炒干，研细入铅、汞再研，以不见星为度。入罐内泥固济，封口打三炷香，不可太过、不及。一宿，取出视之，其白如雪，约有二两，为火候得中之灵药。

如要色紫者，加硫黄五钱；要黄色者，加明雄黄五钱；要色红者，用黑铅九钱，水银一两，枯白矾二两，火硝三两，辰砂四钱，明雄黄三钱。升炼火候，俱如前法。

凡升打灵药，硝要炒燥，矾要煅枯。

一方用烧酒，煮干，炒燥，方研入罐。一法凡打出灵药，倍加石膏，和匀，复入新罐内打一枝香，用之不痛。

方歌：五色灵药白用盐，黑铅硝汞皂枯矾，欲成紫色硫黄入，黄者雄黄加五钱，红去皂盐铅重用，朱砂飞尽必须添。

## 生肌玉红膏

此膏治痈疽发背，诸般溃烂，棒毒等疮，用在已溃流脓时。先用甘草汤，甚者用猪蹄汤淋洗患上，软绢挹净，用抿橘挑膏于掌中捺化，遍搽新肉上，外以太乙膏盖之，大疮洗换二次。内兼服大补气血之药，新肉即生，疮口自敛，此外科收敛药中之神药也。

当归二两　白芷五钱　白蜡二两　轻粉四钱　甘草一两二钱　紫草二钱　瓜儿血竭四钱　麻油一斤

上将当归、白芷、紫草、甘草四味，入油内浸三日，大杓内慢火熬微枯色，细绢滤清；将油复入杓内煎滚，入血竭化尽；次下白蜡，微火亦化。用茶钟四个，预放水中，将膏分作四处，倾入钟内，候片时方下研极细轻粉各投一钱，搅匀，候至一日、夜，用之极效。

方歌：生肌玉红膏最善，溃烂诸疮搽即收，归芷蜡轻甘紫草，瓜儿血竭共麻油。

## 莹珠膏

此膏治溃疡，去腐、定痛、生肌，并杨梅疮，杖、臁疮，下疳等证。

白蜡三两　猪脂油十两　轻粉（末）一两五钱　樟冰（末）一两五钱

先将白蜡脂油溶化，离火候温，入轻粉樟冰搅匀候稍凝；再入冰片末一钱，搅匀成膏，罐收听用。凡用先将甘草、苦参各三钱，水煎，洗净患处，贴膏。

杖疮用荆川纸摊极薄贴之，热则易之，其疔瘀即散，疼痛立止。杨梅疮，加红粉二钱；顽疮、乳岩，加银朱一两；臁疮，加水龙骨三钱；或龙骨四钱。

方歌：莹珠膏用治溃疮，定痛生肌功效强，白蜡猪脂樟冰粉，杨顽乳杖并臁疮。

## 吕祖一枝梅

此药治男、妇、大人、小儿新久诸病。生死难定之间，用芡实大一饼，贴印堂之中，点官香一枝，香尽去药。已后一时许，视贴药处有红斑晕色，肿起飞散，谓之红

霞捧日，病虽危笃，其人不死；如贴药处，一时后，不肿不红，皮肉照旧不变，谓之白云漫野，病虽轻浅，终归冥路。小儿急、慢惊风，一切老幼痢疾，俱可贴之。凡病用之，皆可预知生死也。

雄黄五钱　巴豆仁（不去油）五钱　朱砂三分　五灵脂三钱　银朱一钱五分　蓖麻仁五分　麝香三分

上各研细，于端午日净室中，午时，共研，加油燕脂为膏，磁盒收藏，勿经妇人之手。临用豆大一圆捏饼贴印堂中，其功立见，用过饼送入河中。

方歌：吕祖一枝梅验病，定人生死印堂中，红斑肿起斯为吉，无肿无红命必终。药用五灵蓖麻子，砂银巴豆麝香雄。

---

〔1〕〔2〕"掀"，当作"煽"。

# 卷六十三

## 头　部

### 百会疽

百会疽在巅顶结，经属督脉百会穴，初如粟米渐如钱，甚似葡萄坚似铁。高肿热实清毒火，平塌阳虚温补怯，肿连耳项动痰声，七日不溃命必绝。

注：此百会疽，又名玉顶发，生在巅顶正中，属督脉经百会穴，由膏粱太过，火毒凝结而成。初起形如粟米，渐肿，根大如钱，甚则形似葡萄，坚硬如铁，高尖红肿，煽热疼痛，疮根收束，憎寒壮热，大渴，随饮随干，口苦唇焦，便秘烦躁，脉见洪数者，此属气实。宜服黄连消毒饮，以清毒火，外敷冲和膏。若漫肿平塌，紫暗坚硬，麻痛根散，恶寒便泻，脉见细数者，此属阳虚，宜服十全大补汤，以温补之，外敷回阳玉龙膏。若面赤过烦，口干不渴，唇润者，此属阳虚浮泛，宜服桂附地黄丸，引火归源，更用生附子饼，置两足心涌泉穴，各灸五壮，以泄其毒。初起，贴琥珀膏，已溃，糁黄灵药，太乙膏盖贴；腐尽，再易生肌之药治之。若肿连耳项，痰如拽锯，七日无脓不溃，神昏者，命必绝矣（图略）！

#### 黄连消毒饮

苏木二分　甘草三分　陈皮二分　桔梗五分　黄芩五分　黄柏五分　人参三分　藁本五分　防己五分　防风四分　知母四分　羌活一分　独活四分　连翘四分　黄连一钱　生地黄四分　黄耆二钱　泽泻二分　当归尾四分

水煎，食远温服。

方歌：黄连消毒清毒火，诸般火证服最良，苏木甘草陈皮桔，芩柏人参藁二防，知母羌活独活等，连翘黄连生地黄，黄耆泽泻当归尾，服后最忌饮寒凉。

冲和膏　回阳玉龙膏　俱见肿疡门。

生肌散　十全大补汤　黄灵药　太乙膏　俱见溃疡门。

桂附地黄丸　附子饼　见前灸法。

琥珀膏　见后发际疮。

### 透脑疽

透脑疽生百会前，形如鸡子痛而坚，软漫脓稀虚塌陷，红硬脓稠实肿尖。

注：此证生于百会穴之前，囟门之际，亦由督脉经火毒而成。初如粟米，渐如鸡子，坚硬疼痛。疮顶塌陷，根脚漫肿，色暗者，属虚；若色红肿硬、顶尖脓稠者，属实。速溃者，顺；迟溃透脑髓者，逆。其肿溃内外治法，俱按百会疽（图略）。

## 侵 脑 疽

侵脑疽生透脑旁，湿火攻发属太阳，穴名五处知其位，红顺紫逆要审详。

注：此疽生于透脑疽侧下，由太阳膀胱经湿火而成，穴名五处。红肿高起，煽热疼痛，脓色如苍蜡者，属气血俱实，顺而易治；若紫陷无脓，根脚散大者，属气血两虚，逆而难治。初起，宜服荆防败毒散汗之，次服内疏黄连汤下之；将溃，服托里透脓汤；已溃，服托里排脓汤，外贴琥珀膏，围敷冲和膏。其余内外治法，俱按痈疽溃疡门（图略）。

### 托里透脓汤

人参　白术（土炒）　穿山甲（炒研）　白芷各一钱　升麻　甘草节各五分　当归二钱　生黄耆三钱　皂角刺一钱五分　青皮（炒）五分

水三钟，煎一钟，病在上部，先饮煮酒一钟，后热服此药；病在下部，先服药后饮酒；疮在中部，药内兑酒半钟，热服。

方歌：托里透脓治痈疽，已成未溃服之宜，参术甲芷升麻草，当归黄耆刺青皮。

荆防败毒散　见项部脑疽。

内疏黄连汤　冲和膏　俱见肿疡门。

托里排脓汤　见项部鱼尾毒。

琥珀膏　见发际疮内。

## 佛 顶 疽

佛顶疽属督上星，阴阳不调毒热成，不论虚实皆险证，溃烂黑陷必然凶。

注：此证一名顶门疽。生于头顶囟门之前，属督脉经上星穴。由藏府阴阳不调，热毒上壅而成。色紫，坚硬肿痛，脉洪大而数者，为实；脉微细而数者，为虚，皆属险证。若溃烂黑陷，六脉散大，神昏谵语，二便闭结者为逆。首尾内外治法，俱按百会疽（图略）。

## 额 疽

额疽生额火毒成，左右膀胱正督经，顶陷焦紫无脓重，高耸根收红肿轻。

注：此证生前额正中者，属督脉经。或生左右额角者，属膀胱经。总由火毒而成。初起疮顶塌陷，干焦色紫，不生大脓者，其势重而属险也；若红肿高耸，疮根收束者。，其势轻而属顺也。初服荆防败毒散汗之，次服仙方活命饮消之。将溃，气虚者，宜服托里透脓汤；气实者，宜服透脓散，外敷冲和膏。已溃，宜服托里排脓汤，外贴琥珀膏。其余内外治法，俱按痈疽溃疡门（图略）。

荆防败毒散　见项部脑疽。

仙方活命饮　见肿疡门。

托里透脓汤　见前侵脑疽。

透脓散　冲和膏　俱见肿疡门。

托里排脓汤　见项部鱼尾毒。

琥珀膏　见发际疮内。

## 勇　疽

勇疽眦后太阳穴，胆经怒火伏鼠形，七日不溃毒攻眼，黄脓为吉黑血凶。

注：此证一名勇疽，又名脑发疽。属足少阳胆经怒火而成，生于目小眦之后五分。生在太阳穴者，无论左、右、皆可以生。初起如粟，渐肿疼痛，形如伏鼠，面目浮肿，七日信，脓不溃，火毒攻睛，腐烂损目。若十一日针出黄脓，毒从脓解为顺，易治；若出紫黑血者，系气虚不能化毒为逆，难治。初服仙方活命饮清解之，毒甚宜服内疏黄连汤，外敷二味拔毒散。其将溃已溃，内外治法，俱按痈疽肿疡、溃疡门。溃后避风忌水（图略）。

仙方活命饮　内疏黄连汤　二味拔毒散　俱见肿疡门。

## 鬓　疽

鬓疽三焦胆二经，证由欲怒火凝成，此经气多而血少，溃腐惟宜少见脓。

注：此证发于鬓角，属手少阳三焦、足少阳胆二经，由于相火妄动，外受风热，更因性情急怒，欲念火生，凝结而成。此二经俱属气多血少，最难腐溃。更兼鬓角肌肉浇薄，不宜针灸，候其自溃。溃后不宜多见脓，脓多者过耗血液难敛。初起，宜服柴胡清肝汤解之；脓成者，宜托里消毒散托之，外敷二味拔毒散。已溃，内外治法，俱按痈疽溃疡门（图略）。

### 柴胡清肝汤

柴胡　生地各一钱五分　当归二钱　赤芍一钱五分　川芎一钱　连翘（去心）二钱　牛蒡子（炒，研）一钱五分　黄芩一钱　生栀子（研）　天花粉　甘草节　防风各一钱

水二钟，煎八分，食远服。

方歌：柴胡清肝治怒证，宣血疏通解毒良，四物生用柴翘蒡，黄芩栀粉草节防。

托里消毒散　二味拔毒散　俱见肿疡门。

## 夭疽　锐毒

夭疽居左锐毒右，经属胆腑生耳后，谋虑太过郁火成，此处肉薄当急救。

注：此二证左为夭疽，右为锐毒，俱生耳后一寸三分高骨之后。夭者，不尽天年谓之夭；锐者，如锋刃之锐利，言毒甚也。得此二证，愈者甚少。初起俱如黍粒，渐肿如瓜，坚硬平塌，紫暗不泽，较诸疮疼痛倍增。名虽各异，而左右耳后，俱属足少阳胆经，由谋虑不决，郁火凝结而成。此处皮肉浇薄，气多血少，终属险证，急当治之。迟则热气下入渊液，前伤任脉，内熏肝肺，恶证悉添，必致不救。若红肿速溃者顺，坚硬黑陷者逆。如果投方应证，亦只十全四、五也。初宜服柴胡清肝汤消解之，脓将成，宜服托里消毒散，虚者，十全大补汤托补之。外俱敷乌龙膏。其余内外治法，俱按痈疽肿溃疡门（渊液，胆经穴名）（图略）。

柴胡清肝汤　见前鬓疽。

托里消毒散　乌龙膏　俱见肿疡门。

十全大补汤　见溃疡门。

## 耳后疽

耳后疽生耳折间，三焦风毒胆火炎，红肿有头脓为顺，黑陷痈痛冷溃难。

注：此证生于耳折之间，无论左右，属三焦经风毒，兼胆经怒火上炎而成。初起如粟，渐增肿痛，小者如杏，大者如桃。若红肿有头，煽热易溃，稠脓者为顺；若黑陷坚硬，痛引脑，甚则顶、颊、肩、肘俱痛，不热、迟溃，紫血者，为逆。初治法同天疽，已溃内外治法，俱按痈疽溃疡门。

又有初起失于托里，或误食寒凉，则毒不能外发，遂攻耳窍，脓从耳窍出者，名为内溃，属虚，多服十全大补汤。大抵少年得此证者，其愈最缓；老年得此证者，易于成漏（图略）。

十全大补汤　见溃疡门。

## 耳　发

耳发三焦风热成，初椒渐若蜂房形，赤肿疼痛生轮后，黄脓属吉紫血凶。

注：此证生于耳后，属三焦经风热相搏而成。初如椒粒，渐肿若蜂房，将腐，亦多眼孔，煽赤疼痛，肿连耳轮。盖发者，乃痈证之毒甚者也。不可听其自溃，恐溃迟脓通耳窍。当在十一日后，剪破疮顶，出黄白脓者，属吉，为顺；出紫鲜血者，属凶，为逆。初起俱宜服仙方活命饮消之，外敷二味拔毒散。其余内外治法，俱按痈疽溃疡门（图略）。

仙方活命饮　见肿疡门。

二味拔毒散　见肿疡门。

## 耳根毒

耳根毒初痰核形，肿如伏鼠煽赤疼，三焦风火胆怒气，暴肿溃速非疽痈。

注：此证生于耳后，初起形如痰核，渐增肿势，状如伏鼠，煽赤疼痛。由三焦风火，胆经怒气上冲，凝结而成。但此证暴肿溃速，根浅易愈，非若痈疽之势大毒甚也。初起寒热往来，宜服荆防败毒散汗之；发热痛甚者，仙方活命饮消之；脓成者，服透脓散，虚者，服托里透脓汤；溃后，外撒红灵药，贴太乙膏；脓尽，换搽生肌玉红膏，生肌敛口。若遇虚者，脓水清稀，或疮口敛迟，即服香贝养荣汤补之，自敛（图略）。

仙方活命饮　见肿疡门。

荆防败毒散　见项部脑疽。

透脓散　见肿疡门。

托里透脓汤　见前侵脑疽。

红灵药　生肌玉红膏　太乙膏　俱见溃疡门。

香贝养荣汤　见项部石疽。

## 玉枕疽

玉枕疽属督脉经，证由积热风邪乘，枕骨微上脑户穴，高肿为顺紫陷凶。

注：此证由督脉经积热，外受风邪凝结而成。生在玉枕骨尖微上脑户穴。初起如粟，麻痒相兼，寒热往来，口渴便秘；渐增坚硬，大者如茄，小如鹅卵，红活高肿。溃出稠脓者，属吉而顺也；若紫暗塌陷，溃出血水者，属凶险也。初，则俱服神授卫生汤消解之，虚者宜服托里消毒散，外敷冲和膏。其余内外治法，俱按痈疽肿溃疡门（图略）。

神授卫生汤　托里消毒散　冲和膏　俱见肿疡门。

## 脑后发

脑后发生在督经，热结风府粟肿疼，红活易溃稠脓顺，紫暗难溃血水凶。

注：此证属督脉经，枕骨之下风府穴，由积热，外受风邪凝结而成。初如粟米，煞肿作疼痛，引头顶肩项，气粗鼻塞，渐大如盘如碗。红活速溃，出稠脓者顺；紫暗难溃，时津血水者逆。初起内外治法，按玉枕疽。其余内外治法，俱按痈疽肿溃疡门（图略）。

## 脑　铄

脑铄项后如横木，精涸毒火上乘生，黑如灶烟牛唇硬，木痛未腐水流清。急施桑艾法至痛，火燎刺痛属阳经，速服仙方活命饮，若见七恶定然凶。

注：此证生于督脉经风府穴，由阴精枯涸，毒火乘之而生。初起形如椒粒，坚硬紫暗，渐肿如横木，甚则上至颠顶，下至大椎，色如灶烟，硬若牛唇。未脓皮先腐烂，时流清水，肌肉冰冷，轻者木痛，重者毒气将陷，全不知疼。宜急施桑柴烘法或艾壮灸法，以痛为度；速服仙方活命饮，以舒解其毒。七日之后，不发长不生大脓者，宜服十全大补汤救之，投补药不应者难治。若初起热如火燎刺痛，属阳证，速服黄连消毒饮，外敷回阳玉龙膏。此证若首尾纯见五善之证者，属顺；见七恶之证者，属逆也。其余内外治法，俱按痈疽肿溃疡门（图略）。

桑柴烘法　艾壮灸法　俱见首卷。

仙方活命饮　见肿疡门。

十全大补汤　见溃疡门。

黄连消毒饮　见前百会疽。

回阳玉龙膏　见肿疡门。

## 油　风

油风毛发干焦脱，皮红光亮痒难堪，毛孔风袭致伤血，养真海艾砭血痊。

注：此证毛发干焦，成片脱落，皮红光亮，痒如虫行，俗名鬼剃头。由毛孔开张，邪风乘虚袭入，以致风盛燥血，不能荣养毛发。宜服神应养真丹，以治其本；外以海艾汤洗之，以治其标。若耽延年久，宜针砭其光亮之处，出紫血，毛发庶可复生（图略）。

### 神应养真丹

羌活　木瓜　天麻　白芍　当归　菟丝子　熟地（酒蒸，捣膏）　川芎等分

为末。入地黄膏，加蜜丸桐子大。每服百丸，温煮酒或盐汤任下。

方歌：神应养真治油风，养血消风发复生，羌归木瓜天麻芍，菟丝熟地与川芎。

### 海　艾　汤

海艾　菊花　藁本　蔓荆子　防风　薄荷　荆穗　藿香　甘松各二钱

水五、六碗，同药煎数滚，连汤共入广口钵内。先将热气熏面，候汤少温，用布蘸洗，日洗二、三次。洗后避风；忌鱼腥、发物。

方歌：海艾汤治油风痒，先熏后洗善消风，菊藁蔓荆风薄穗，藿香海艾与甘松。

## 白　屑　风

白屑风生头与面，燥痒日久白屑见，肌热风侵成燥化，换肌润肌医此患。

注：此证，初生发内，延及面目，耳项燥痒；日久飞起白屑，脱去又生。由肌热当风，风邪侵入毛孔，郁久燥血，肌肤失养，化成燥证也。宜多服祛风换肌丸。若肌

肤燥裂者，用润肌膏擦之，甚效（图略）。

### 祛风换肌丸

大胡麻 苍术（炒） 牛膝酒洗 石菖蒲 苦参 何首乌（生） 花粉 蕨灵仙各二两 当归身 川芎 甘草（生）各一两

上为细末，陈煮酒跌丸绿豆大。每服二钱，白滚水送下。忌鱼腥、发物、火酒。

方歌：换肌丸治白屑风，燥痒日增若虫行，风燥血分失润养，叠起白屑落复生。归芎胡麻苍术膝，菖蒲花粉草蕨灵，苦参何首乌为末，煮酒跌丸绿豆形。

### 润 肌 膏

香油四两 奶酥油二两 当归五钱 紫草一钱

将当归、紫草入二油内，浸二日，文火炸焦去渣；加黄蜡五钱，溶化尽，用布滤，倾碗内，不时用柳枝搅冷成膏。每用少许。日擦二次。

方歌：润肌膏擦白屑风，肌肤燥痒用更灵，酥香二油归紫草，炸焦加蜡滤搅凝。

## 秃 疮

秃疮风热化生虫，骚痒难堪却不疼，白痂如钱生发内，宜服通圣擦膏灵。

注：此证头生白痂，小者如豆，大者如钱，俗名钱癣，又名肥疮。多生小儿头上。骚痒难堪，却不疼痛。日久延漫成片，发焦脱落，即成秃疮，又名癞头疮。由胃经积热生风而成。宜用防风通圣散料，醇酒浸，焙，为细末。每服一钱或二钱，量其壮弱用之。食后白滚汤调下，服至头上多汗为验。初起肥疮，宜擦肥油膏，用久则效。已成秃疮者，先宜艾叶、鸽粪煎汤，洗净疮痂；再用猪肉汤洗之，随擦蹶蹦花油，以杀虫散风。虫死，则痒止；风散，则发生；血潮，则肌肤润。久擦，甚效（图略）。

### 防风通圣散

防风 当归 白芍（酒炒） 芒硝 大黄 连翘 桔梗 川芎 石膏（煅） 黄芩 薄荷 麻黄 滑石各一两 荆芥 白术（土炒） 山栀子各二钱五分 甘草（生）二两

共为末。

方歌：防风通圣治秃疮，胃经积热致风伤。连翘栀子麻黄桔，白术归芎滑石防，黄芩甘草石膏芍，薄荷荆芥并消黄。共末酒拌晒干碾，白汤调服发汗良。

### 肥 油 膏

番木鳖六钱 当归 藜芦各五钱 黄柏 苦参 杏仁 狼毒 白附子各三钱 鲤鱼胆二个

用香油十两，将前药入油内，熬至黑黄色，去渣，加黄蜡一两二钱，溶化尽，用布滤过罐收。每用少许。用蓝布裹于手指，蘸油擦疮。

方歌：肥油膏能治肥疮，散风杀虫长发强，黄柏苦参白附子，番鳖狼毒杏仁良，藜芦当归鲤鱼胆，炸焦入蜡实奇方。

### 蹶蹦花油方

蹶蹦花根四两捣烂，用菜油一碗，炸枯去渣，加黄蜡少许，布滤候冷。青布蘸擦，日用三次。毡帽戴之，勿令见风。

方歌：蹶蹦花油疗秃疮，驱虫止痒擦之良，蹶蹦花根研极烂，菜油炸枯

入蜡强。

## 蝼蛄疖

蝼蛄疖即蟺拱头，势小势大各有由，胎毒坚小多衣膜，暑热形大功易收。

注：此证，多生小儿头上，俗名貉貊，未破，如曲貊拱头；破后，形似蝼蛄串穴。有因胎中受毒者，其疮肿势虽小，而根则坚硬，溃破虽出脓水，而坚硬不退，疮口收敛，越时复发，本毒未罢，他处又生，甚属缠绵难敛。宜用三品一条枪插于孔内，化尽坚硬衣膜，换撒生肌散，贴玉红膏以收敛之，不致再发也。

亦有暑热成毒者，大如梅李，相联三、五枚，溃破脓出，其口不敛，日久头皮串空，亦如蝼蛄串穴之状。宜贴绀珠膏，拔尽脓毒，将所串之空皮剪通，使无藏脓之处。用米泔水日洗一次，干撒生肌散，贴万应膏，甚效。有因疮口开张，日久风邪袭入，以致疮口周围作痒，抓破津水，相延成片，形类黄水疮者，宜用败铜散搽之。忌鱼腥发物（图略）。

### 三品一条枪

白砒一两五钱　明矾三两

砒、矾二味，共研细末。入小罐内，加炭火煅红，青烟已尽，叠起白烟片时，约上、下红彻，住火。取罐安地上，一宿取出，约有砒、矾净末一两，加雄黄二钱四分，乳香一钱二分，共研极细，厚糊搓成线条，阴干。疮有孔者，插入孔内；无孔者，先用针通孔窍，早晚插药二条。插至三日后，孔大者，每插十余条，插至七日，孔内药条满足方住。患处四边，自然裂开大缝，共至十四日前后，其坚硬衣膜及疔核、瘰疬、痔漏诸管，自然落下，随用汤洗，搽玉红膏。虚者，兼服健脾补剂，自然收敛。

方歌：神奇三品一条枪，能医紧硬衣膜疮，雄乳白砒矾生用，研末煅炼搓条良。

### 败铜散

化铜旧罐子一个，研为细末，用香油调敷。自能渗湿祛痒，疮口易敛。

方歌：败铜散治溃风伤，骚痒破津脂水疮，化铜旧罐研细末，香油调敷渗湿良。

绀珠膏　万应膏　生肌散　玉红膏　俱见溃疡门。

## 发际疮

发际疮生发际边，形如黍豆痒疼坚，顶白肉赤初易治，胖人肌厚最缠绵。

注：此证，生项后发际，形如黍豆，顶白、肉赤、坚硬，痛如锥刺，痒如火燎，破津脓水，亦有浸淫发内者。此由内郁湿热，外兼受风，相搏而成也。初宜绀珠丹汗之，次用酒制防风通圣散清解之，外搽黄连膏，效。惟胖人项后发际，肉厚而多折纹，其发反刺疮内，因循日久，不瘥，又兼受风寒凝结，形如卧瓜，破烂津水，时破时敛，俗名谓之肉龟。经年不愈，亦无伤害，常用琥珀膏贴之，可稍轻也（图略）。

### 琥珀膏

定粉一两　血余八钱　轻粉四钱　银朱七钱　花椒十四粒　黄蜡四两　琥珀（末）五分　麻油十二两

将血余、花椒、麻油炸焦，捞去渣，下黄蜡溶化尽，用夏布滤净，倾入磁碗内，预将定粉、银朱、轻粉、琥珀四味，各研极细，共合一处，徐徐下入油内，用柳枝不时搅之，以冷为度。绵燕脂摊贴。红绵纸摊贴亦可。

方歌：琥珀膏能治诸疮，活瘀解毒化腐良，定血轻朱椒蜡珀，麻油熬膏

亦疗疡。

绀珠丹　即万灵丹，见肿疡门。

防风通圣散　见前秃疮。

黄连膏　见鼻部鼻疮。

## 头风伤目

头风引目眉棱痛，风火寒痰有四因，或由杨梅毒攻顶，或因产后被风侵。

注：此证，畏寒、恶风，其痛走注不定，得暖少减者，风痛也；寒热口苦，大渴，二便秘，不眠者，火痛也；手足厥冷，面青唇白，气逆不渴，小水白者，寒痛也；身重肢痠，胸烦作呕，口吐痰沫者，痰痛也。以上四证，旧有古方羌活冲和汤，倍川芎，加菊花，随经形证，加引治之。倘若因循失治，风攻眉棱痠痛，眼皮跳动，渐攻睛珠，起蓝云遮睛，多致损目。若只眉棱痠痛，以碧云散常吸之，甚效。

### 羌活冲和汤

防风　白芷各一钱　细辛　甘草（生）各五分　生地　苍术　黄芩各一钱　羌活一钱五分　川芎二钱

引加葱头三根、生姜一片、红枣肉二枚，水煎，食远服。痛由顶后起，属膀胱经，倍羌活，加藁本。痛由耳后起，属胆经，加柴胡；痛由太阳牵引头额、两目，属胃经，倍白芷加葛根、煅石膏；头痛兼有腹痛、身重，属脾经，倍苍术；头痛兼有足冷，气逆，属肾经，倍细辛；甚者，加麻黄、生附子，减黄芩；头痛兼有呕涎沫，手足厥冷者，属肝经，加吴茱萸；头痛有火热渴，倍酒洗黄芩，加生石膏；便秘者，加生大黄；头痛吐痰涎，四肢不冷者，加半夏。

方歌：冲和头风风伤目，风火寒痰四因生，日久眉棱痠痛跳，遮睛损目此能清。防风白芷细辛草，生地苍芩羌活芎，详在随加引经药，葱姜红枣水煎成。

### 碧云散

川芎　鹅不食草各一两　细辛　辛荑各二钱　青黛一钱

共为细末。患者口噙凉水，令人以芦筒吹入左右鼻孔内，取嚏为效。每用少许，鼻常吸之，其效缓。

方歌：碧云散去头风证，眉棱酸痛更堪医，鹅不食草辛荑黛，芎细同研不时吸。

贴两太阳穴法　治头痛如破。

雀脑　川芎　白附子各等分

研末。葱汁调稠，纸摊。贴左右太阳穴，效。

产后风寒侵脑，头痛，不可发汗，宜用四物汤，倍川芎，加荆芥穗服之，其效缓。

杨梅毒入脑髓，以致头痛者，治在本门。

四物汤　见溃疡门。

# 面　部

## 颧疡、颧疽

颧疡颧疽渐榴形，风热积热小肠经，疡起煨红浮肿痛，疽紫漫硬木麻疼。

注：此二证发于颧骨尖处，属小肠经，不论左右，初小，渐大如榴。发阳分者，由风热而生，初起煨红，浮肿，疼痛，七日即溃，名为颧疡，毒轻、根浅，易愈；发阴

分者，由积热而生，色紫，漫肿，坚硬，麻木，疼痛，三七方溃，名为颧疽，毒甚、根深，难愈。疡证初，宜仙方活命饮；疽证初，宜内疏黄连汤或麦灵丹。其余内外治法，俱按痈疽肿疡溃疡门（图略）。

仙方活命饮　内疏黄连汤　麦灵丹　俱见肿疡门。

## 颧　疔

颧疔初起粟米形，证由阳明火毒生，坚硬顶凹根深固，寒热交作麻痒疼。

注：此证生在颧骨之间，属阳明胃经，不论左右，初如粟米，黄色不起，次如赤豆，顶凹坚硬，按似疔头，麻痒疼痛，多因过食炙煿、药酒，以致胃经积火成毒而生。初宜蟾酥丸，或麦灵丹汗之，次服黄连消毒饮清之。外治法同疔门。凡疔，皆属迅速之证，初觉即当急治，迟则毒火攻心，令人昏愦谵语，恶证悉添，多致不救（图略）。

蟾酥丸　见疔疮门。

麦灵丹　见肿疡门。

黄连消毒饮　见头部百会疽。

## 面发毒

面发毒在颊车生，初少渐多赤豆形，肿硬燃疼津黄水，证属风热客阳明。

注：此证生面上颊车骨间。初生一个，渐发数枚，形如赤豆，色红燃痛，坚硬似疔，时津黄水。由风热客于阳明，上攻而成。初宜服荆防败毒散汗之。若胃火盛，则唇焦口渴，便燥者，即服凉膈散下之，外以清凉消毒散敷之，即愈（图略）。

### 凉　膈　散

黄芩　薄荷　栀子（生研）　连翘（去心）　石膏（生）　甘草（生）　芒硝　大黄各等分

水二钟，苦竹叶二十片，煎八分。加蜂密三匙，和服。

方歌：凉膈散医肺胃热，口渴唇焦便燥结，芩薄栀翘石膏草，芒硝大黄苦竹叶。

### 清凉消毒散

白芨　乳香　雄黄　天花粉　麝香　乌药　山慈菇　黄柏

各等分。共研细末。鸡子清和蜜水调敷。

方歌：清凉消毒去风热，芨乳雄黄花粉麝，乌药慈菇黄柏研，鸡清蜜调毒即灭。

荆防败毒散　见项部脑疽。

## 面游风

面游风燥热湿成，面目浮肿痒虫行，肤起白屑而痒极，破津黄水津血疼。

注：此证生于面上。初发面目浮肿，痒若虫行，肌肤干燥，时起白屑。次后极痒，抓破，热湿盛者，津黄水，风燥盛者，津血，痛楚难堪。由平素血燥，过食辛辣厚味，以致阳明胃经湿热受风而成。痒甚者，宜服消风散；痛甚者，宜服黄连消毒饮，外抹摩风膏，缓缓取效（图略）。

### 摩　风　膏

麻黄五钱　羌活一两　白檀香一钱　升麻二钱　白芨一钱　防风二钱　当归身一钱

用香油五两，将药浸五日，文火炸黄，即捞去渣，加黄蜡五钱，溶化尽，用绢滤

过，搅冷涂抹疮上。

方歌：摩风膏抹游风证，麻黄羌活白檀升，芨防归身香油泡，炸黄去渣加蜡凝。

消风散 见项部钮扣风。

黄连消毒饮 见头部百会疽。

## 疖 腮

疖腮胃热是其端，初起煞痛热复寒，高肿煞红风与热，平肿色淡热湿原。

注：此证一名髭发，一名含腮疮。生于两腮肌内不着骨之处，无论左右，总发端于阳明胃热也。初起煞痛，寒热往来。若高肿、色红、煞热者，系胃经风热所发；若平肿、色淡不鲜者，由胃经湿热所生。始则俱以柴胡葛根汤表之。若口渴便秘，宜四顺清凉饮解之。表里证俱解，肿痛仍作者，势必成脓，宜托里消毒散托之。脓熟者，针之，体虚者宜平补之。其余治法，按痈疽溃疡门。此证初起，若过服凉药，令毒攻喉者，险（图略）。

### 柴胡葛根汤

柴胡 葛根 石膏（煅） 花粉 黄芩各一钱 甘草（生）五分 牛蒡子（炒，研） 连翘（去心） 桔梗各一钱 升麻三分

水二钟，煎八分，不拘时服。

方歌：柴胡葛根发表证，疖腮肿痛或平形，石膏花粉黄芩草，牛蒡连翘桔梗升。

### 四顺清凉饮

防风 栀子（生研） 连翘（去心） 甘草（生） 当归 赤芍 羌活各一钱 大黄二钱

水二钟，灯心五十寸，煎八分。食远服。

方歌：四顺清凉攻里强，口干便秘疖腮疮，防风栀子连翘草，归芍灯心羌大黄。

托里消毒散 见肿疡门。

## 颊 疡

颊疡胃经积热生，初如红粟渐榴形，脉出肿消易敛愈，脓稀难敛漏因成。

注：此证生于耳下颊车骨间，由阳明胃经积热而生。始发如粟，色红渐大如榴，初起宜犀角升麻汤清解之。若失治，或过敷寒药，以致肌冷凝结，坚硬难消难溃者，宜升阳散火汤宣发之。将溃，宜托里消毒散。脓熟，针之。脓出肿退，疮口易敛者，则愈。或牙关紧急不开，或旁肿不消，脓水清稀，因而成漏，复被寒侵疮孔，致生多骨，经年缠绵难愈者，服桂附地黄丸，外用豆豉饼垫，灸艾壮，初用九壮，以知热痒为止，每日灸之，以朽骨脱出，脓渐少而肌渐平为度。兼用红升丹，撚入疮口内，万应膏盖贴，每日一易。患者当慎起居，戒腥、发等物，渐渐收功（图略）。

### 犀角升麻汤

犀角二钱五分 升麻一钱七分 黄芩八分 白附子（面裹煨熟）八分 生甘草五分 白芷八分 川芎八分 羌活一钱二分 防风八分

水三钟，煎一钟，食远热服。

方歌：犀角升麻医颊疡，色红初起服之良，黄芩白附生甘草，白芷川芎

羌活防。

### 升阳散火汤

抚芎六分　蔓荆子　白芍（酒炒）　防风　羌活　独活　甘草（半生，半炙）人参各一钱　柴胡　香附各一钱五分　葛根一钱　升麻一钱　僵蚕（炒）一钱五分

生姜一片，红枣肉一枚，水三钟，煎一钟，食远温服。

方歌：升阳散火过敷寒，牙叉拘急木痛坚，抚蔓芍防羌独草，参柴香附葛升蚕。

托里消毒散　见肿疡门。

豆豉饼　见灸法内。

红升丹　万应膏　俱见溃疡门。

## 骨槽风

骨槽风火三焦胃，耳前腮颊隐隐疼，腐溃筋骨仍硬痛，牙关拘急夹邪风。

注：此证一名牙叉发，一名穿腮发。乃手少阳三焦、足阳明胃二经风火也。起于耳前，连及腮颊，筋骨隐痛，日久腐溃，腮之里外筋骨，仍然漫肿硬痛，牙关拘急，皆由邪风深袭筋骨故也。此证属在筋骨阴分，故初起肿硬难消，溃后疮口难合，多致不救。初起，热不盛者，内宜服清阳散火汤，外以清胃散擦牙，真君妙贴散敷腮。如初起发表之后，人壮火盛者，用皂刺、大黄、甘草节、白芷、僵蚕下之，后减大黄，加生石膏以清之。然亦不可过用寒凉之药，恐其凝结也。有硬肿，日久失治，不能尽消者，脓势将成，宜用中和汤托之。已溃，按痈疽溃疡门治法。亦有过服寒凉，以致肌肉坚凝腐臭，非理中汤佐以附子不能回阳，非僵蚕不能搜风。如法治之，诸证俱减，惟牙关拘急不开，宜用生姜片垫，灸颊车穴二七壮（其穴在耳垂下五分陷中处），每日灸之，兼用针刺口内牙尽处出血，其牙关即开。若寒热不退，形焦体削，痰盛不食，或口内腐烂，甚则穿腮落齿者，俱为逆证。当腐烂之初，治法即同牙疳，亦不过稍尽人事耳（图略）。

### 清胃散

姜黄　白芷　细辛　川芎各等分

共研细末。先以盐汤漱口，擦牙痛处。

方歌：清胃散擦牙肿疼，姜黄白芷细辛芎，同研先以盐汤漱，后擦此药有奇功。

### 中和汤

白芷　桔梗　人参　黄耆各一钱　藿香五分　肉桂五分　甘草　白术（土炒）川芎　当归　白芍（酒炒）各一钱　麦门冬（去心）五分

水二钟，姜三片，枣二枚，煎八分。加酒一杯，食远服。

方歌：中和汤治骨槽风，日久不消欲溃脓，芷桔参耆截桂草，术芎归芍麦门冬。

理中汤　见溃疡门。

真君妙贴散　见肿疡门。

升阳散火汤　方见颊疡。

## 发颐

发颐肿痛结核般，经属阳明身热寒，伤寒疹毒汗失表，肿至咽喉调治难。

注：此证，又名汗毒。发于颐颔之间，属足阳明胃经。初起身发寒热，肿如结核，

微热微痛；渐肿如桃如李，疼痛倍增。由伤寒发汗未尽，或疹形未透，壅积而成。初起，宜荆防败毒散汗之，外以二味拔毒散敷之，即消。如消之不应者，肿痛日增，势必溃脓，宜服托里透脓汤。溃后，按痈疽溃疡门治法。若此证失于调治，或误投寒凉克伐之药，毒必内陷，肿至咽喉，痰涌气堵，汤水难咽者，逆（图略）。

荆防败毒散　见项部脑疽。

二味拔毒散　见肿疡门。

托里透脓汤　见头部侵脑疽。

## 时　毒

时毒初发类伤寒，漫肿无头在项间，因感四时不正气，治分壮弱疏解痊。

注：此证初起，状类伤寒，憎寒发热，令人恍惚不宁，肢体痠疼，或兼咽痛，一二日间，发于项腮、颔颐，作肿无头；渐渐煽赤疼痛，或似结核有根，漫肿色赤。俱由感冒四时不正邪气，客于经络，酿结而成。非发于病后之颐毒也。惟在医者，精察疮色，辨别虚实。治法须宜疏解，不可骤用寒凉，致毒不外发，而内攻咽喉者，险矣。初服荆防败毒散汗之，其肿不消者，宜服连翘消毒饮；肿仍不消，脓势将成，壮者宜服透脓散，弱者宜服托里透脓汤，外敷二味拔毒散，脓熟针之。溃按痈疽溃疡门治法（图略）。

荆防败毒散　见项部脑疽。

连翘消毒饮　见背部酒毒发。

透脓散　见肿疡门。

托里透脓汤　见头部侵脑疽。

二味拔毒散　见肿疡门。

## 凤 眉 疽

凤眉疽生两眉棱，形长如瓜漫肿红，膀胱小肠肝胆热，烦闷呕逆不食凶。

注：此疽，亦名眉发。生于眉棱。无论左右，俱属足太阳膀胱、手太阳小肠、足厥阴肝、足少阳胆四经积热所致。形长如瓜，疼痛引脑，二目合肿，坚硬色赤，按之有根。六日内刺之得脓，则吉；无脓，则险；甚则十四日不溃，烦闷、呕逆、不食者，凶。初宜服仙方活命饮，次服托里透脓汤。速溃为妙，迟则恐攻眼损睛矣。其余内外治法，按痈疽溃疡门（图略）。

仙方活命饮　见肿疡门。

托里透脓汤　见头部侵脑疽。

## 眉 心 疽

眉心疽生在印堂，硬肿为疽浮肿疡，督经风热气凝滞，根坚木痛当疔防。

注：此证生于两眉中间，疽，名曰印堂疽。毒初起色暗根平，肿硬疼痛，至二十一日，腐溃出稠脓者，顺；无脓黑陷者，逆。疡，名曰面风毒。疡毒初起，色赤浮肿，煽痛易治，七日溃脓。若色黑木痛，麻痒太过，根硬如铁钉之状，寒热并作，即眉心疔也，俱由督脉经风热壅结气滞所成。疽、疡二证，俱按百会疽。眉心疔，治法同疔（图略）。

## 龙 泉 疽

龙泉疽起在人中，麻痒坚疼赤豆形，上焦风热攻督脉，憎寒壮热治同疔。

注：此证生于水沟穴，即人中是也。属督脉经。形如赤豆，势小根深，坚硬木痛，色紫顶焦，寒热交作，不时麻痒。由上焦风热，攻于督脉而成。宜按疔门急速治之。迟则毒气内攻，令人烦闷，恶心干呕，神乱昏愦，腮项俱肿，多致不救（图略）。

## 虎髭毒

虎髭毒在颏下生，胃肾积热入任经，痈煽肿痛速溃易，疽坚硬痛麻痒疔。

注：此毒，一名颏痈，肿痛煽赤，速溃易治；一名承浆疽，坚硬痛肿，迟溃难治。若根深，形小似豆，麻痒痛甚，恶寒发热，心烦作呕者，疔也，当从疔治。皆由过食炙煿，以致胃肾二经积热上攻任脉而成。痈疽二证初起，宜服仙方活命饮，加升麻、桔梗消之。若便秘、唇焦、大渴者，宜内疏黄连汤清之。其余内外治法，俱按痈疽、肿疡溃疡门。初起麻痒如疔，治法按疔门（图略）。

仙方活命饮　内疏黄连汤　俱见肿疡门。

## 燕窝疮

燕窝疮在下颏生，如攒粟豆痒热疼，形类黄水疮破烂，此证原来湿热成。

注：此证生于下颏，俗名羊胡子疮。初生，小者如粟，大者如豆。色红热痒微痛，破津黄水，形类黄水疮，浸淫成片，但疙瘩如攒。由脾胃湿热而成。宜服芩连平胃汤，外搽碧玉散，即效（图略）。

### 芩连平胃汤

黄芩一钱五分　黄连一钱　厚朴（姜炒）一钱　苍术（炒）二钱　甘草（生）五分　陈皮一钱

水二钟，姜一片，煎八分。食后服。

方歌：芩连平胃燕窝疮，除湿清热服更良，姜炒厚朴苍术草，陈皮同煎引生姜。

### 碧玉散

黄柏末　红枣肉（烧炭存性）各五钱

共研极细末。香油调搽患处。

方歌：碧玉散搽燕窝疮，色红疙瘩津水黄，枣炭柏末香油拌，消疼止痒渗湿方。

## 雀斑

雀斑淡黄碎点形，火郁孙络血风成，犀角升麻丸常服，正容散洗渐无踪。

注：此证生于面上，其色淡黄，碎点无数。由火郁于孙络之血分，风邪外搏，发为雀斑。宜常服犀角升麻丸，并治一切粉刺、酒刺、黡黯屑子等证。外用时珍正容散，早晚洗之，以泽其肌，久久自愈。亦有水亏火滞而生雀斑者，宜服六味地黄丸。（图略）

### 犀角升麻丸

犀角一两五钱　升麻一两　羌活一两　防风一两　白附子五钱　白芷五钱　生地黄一两　川芎五钱　红花五钱　黄芩五钱　甘草（生）二钱五分

各为细末，合均，蒸饼为小丸。每服二钱，食远临卧用茶清送下。

方歌：犀角升麻治雀斑，黡黯屑子亦能痊，犀升羌防白附芷，生地芎红芩草丸。

### 时珍正容散

猪牙皂角 紫背浮萍 白梅肉 甜樱桃枝各一两

焙干，兑鹰粪白三钱，共研为末。每早晚用少许，在手心内，水调浓搓面上，良久以温水洗面。用至七、八日后，其斑皆没，神效。

方歌：正容散洗雀斑容，猪牙皂角紫浮萍，白梅樱桃枝鹰粪，研末早晚水洗灵。

### 六味地黄丸

怀熟地八两 山萸肉 怀山药（炒）各四两 白茯苓 丹皮 泽泻各三两

共为细末，炼蜜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钱，空心淡盐汤送下。

方歌：六味地黄善补阴，能滋肾水并生津，萸苓山药丹皮泻，研末蜜丸服最神。

## 黑 痣

黑痣生面霉点斑，小如黍粒豆形圆，孙络之血阳束结，挑破水晶膏点痊。

注：此证生于面部，形如霉点，小者如黍，大者如豆，比皮肤高起一线。有自幼者，亦有中年生者，由孙络之血，滞于卫分，阳气束结而成。宜用线针挑破，以水晶膏点之，三四日结痂，其痣自落，用贝叶膏贴之，兼戒酱醋，愈后无痕（图略）。

### 水 晶 膏

矿子石灰，水化开，取末五钱，又用浓碱水多半茶钟，浸于石灰末内，以碱水高石灰二指为度。再以糯米五十粒，撒于灰上，如碱水渗下，陆续添之，泡一日一夜，冬天两日一夜，将米取出，捣烂成膏。挑少许点于痣上，不可太过，恐伤好肉。

方歌：水晶膏能点黑痣，碱水浸灰入糯米，一日一夜米泡红，取出捣膏效无比。

贝叶膏 见溃疡门。

## 黧黑斑黯

皮肝黯如尘久灺暗，原于忧思抑郁成，大如莲子小赤豆，玉容久洗自然平。

注：此证一名黧黑斑。初起色如尘垢，日久黑似煤形，枯暗不泽，大小不一，小者如粟粒赤豆，大者似莲子、芡实，或长、或斜、或圆，与皮肤相平。由忧思抑郁。血弱不华，火燥结滞而生于面上。妇女多有之。宜以玉容散早晚洗之，常用美玉磨之，久久渐退而愈。戒忧思、劳伤，忌动火之物。

### 玉 容 散

白牵牛 团粉 白敛 白细辛 甘松 白鸽粪 白芨 白莲蕊 白芷 白术 白僵蚕 白茯苓各一两 荆芥 独活 羌活各五钱 白附子 鹰条白 白扁豆各一两 防风五钱 白丁香一两

共研末。每用少许，放手心内，以水调浓搽搓面上，良久再以水洗面。早晚日用二次。

方歌：玉容散退黧皮肝黯，牵牛团粉敛细辛，甘松鸽粪芨莲蕊，芷术僵蚕白茯苓，荆芥独羌白附子，鹰条白扁豆防风，白丁香共研为末，早晚洗面去斑容。

# 医学三字经

〔清〕陈修园　著
黄江波　整理

**提　　要**　《医学三字经》，清·陈修园著。成书于1840年。

书凡4卷。卷一、卷二主要记述医学源流及内、妇、儿科常见病症的诊治；卷三、卷四记载临床常用方剂的配伍及疗效，并附录脏腑说与四诊运用。

全书以三言歌诀写成，附以注释，言简意赅，便于诵读。

现有清嘉庆九年（1804）南雅堂刻本、清宝庆经元书局校刻本、清经国堂刻本、陈修园医学丛书本、医学便览本和公余医录五种本等版本。此据南雅堂刻本全文收录。

# 《医学三字经》小引

童子入学，塾师先授以《三字经》，欲其便诵也，识途也。学医之始，未定先授何书，如大海茫茫，错认半字罗经，便入牛鬼蛇神之域，余所以有《三字经》之刻也。前曾托名叶天士，取时俗所推崇者，以投时好。然书中之奥旨，悉本圣经，经明而专家之伎可废。谢退谷于注韩书室得缮本，惠书千余言，属归本名，幸有同志。今付梓而从其说，而仍名经而不以为僭者，采集经文，还之先圣，海内诸君子，可因此一字而共知所遵，且可因此一字而不病余之作。

嘉庆九年岁次甲子人日陈念祖自题于南雅堂

# 目　录

卷之一
医学源流…… 483
中风…… 485
虚痨…… 486
咳嗽…… 487
疟疾
痢症…… 488
心腹痛、胸痹…… 489
隔食、反胃…… 490
气喘
血症…… 491
水肿…… 492
卷之二
胀满、蛊胀…… 492
暑症…… 493
泄泻…… 494
眩晕
呕哕吐（呃逆附）
癫狂痫…… 495
五淋、癃闭、赤白浊、遗精…… 496
疝气
痰饮…… 497
消渴…… 498
伤寒、瘟疫
妇人经产杂病…… 500
小儿…… 502
附敷药拔风害人说
卷之三
中风方…… 504
附录中风俗方杀人以示戒
虚劳方…… 506
咳嗽诸方…… 507
疟疾方
痢症方…… 508
心腹痛、胸痹方
隔食、反胃方…… 510
气喘方
血症方…… 511
水肿方…… 512
风水
皮水
正水
石水
黄汗
胀满、蛊胀方…… 514
暑症方…… 515
泄泻方
卷之四
眩晕方…… 516
呕哕吐方
癫狂痫方…… 517
五淋、癃闭、赤白浊、遗精方…… 518
疝气方
消渴方…… 519
痰饮方
伤寒方…… 520
太阳
阳明
少阳
太阴
少阴
厥阴
瘟疫方
妇人科方…… 524
小儿科方
附　录
阴阳…… 525
识一字便可为医说
脏腑…… 526
十二官
心说
肝说
脾说
肺说
肾说
胃说
胆说
大肠小肠说

三焦说
手心主说
膀胱说
命门说
经络…… 528
经络歌诀
四诊
望色
闻声
问症
切脉
运气…… 529
张飞畴运气不足凭说

# 卷之一

## 医学源流第一

医之始　本岐黄　黄，黄帝也；岐，岐伯也。君臣问答，以明经络、脏腑、运气、治疗之原，所以为医之祖。虽《神农本经》在黄帝之前，而神明用药之理，仍始于《内经》也。

灵枢作　素问详　《灵枢》九卷、《素问》九卷，通谓之《内经》，《汉书·艺文志》载《黄帝内经十八篇》是也。医门此书，即业儒之五经也。

难经出　更洋洋　洋洋，盛大也。《难经》八十一章，多阐发《内经》之旨，以补《内经》所未言，即间有与《内经》不合者，其时去古未远，别有考据也。秦越人，号扁鹊，战国人，著《难经》。

越汉季　有南阳　张机，字仲景，居南阳，官长沙，东汉人也。著《伤寒杂病论》《金匮玉函经》。

六经辨　圣道彰　《内经》详于针灸，至伊尹有汤液治病之法，扁鹊、仓公因之。仲师出，而杂病伤寒专以方药为治，其方俱原本于神农、黄帝相传之经方，而集其大成。

伤寒著　金匮藏　王肯堂谓：《伤寒论》义理如神龙出没，首尾相顾，鳞甲森然。《金匮玉函》，示宝贵秘藏之意也。其方非南阳所自造，乃上古圣人所传之方，所谓经方是也。其药，悉本于《神农本经》。非此方不能治此病，非此药不能成此方，所投必效，如桴鼓之相应。

垂方法　立津梁　仲师，医中之圣人也。儒者，不能舍至圣之书而求道；医者，岂能外仲师之书以治疗。

李唐后　有千金　唐·孙思邈，华原人，隐居太白山。著《千金方》《千金翼方》各三十卷。宋仁宗命高保衡、林亿校正，后列《禁经》二卷。今本分为九十三卷。较《金匮》虽有浮泛偏杂之处，而用意之奇，用药之巧，亦自成一家。

外台继　重医林　唐·王焘著《外台秘要》四十卷，分一千一百四门，论宗巢氏，方多秘传，为医门之类书。

后作者　渐浸淫　等而下之，不足观也已。

红紫色　郑卫音　间色乱正，靡音忘倦。

迨东垣　重脾胃　金·李杲，字明之，号东垣老人。生于世宗大定二十年，金亡入元，十七年乃终，年七十二，旧本亦题元人。作《脾胃论》《辨惑论》《兰室秘藏》。后人附以诸家合刻，有《东垣十书》传世。

温燥行　升清气　如补中益气及升阳散火之法，如苍术、白术、羌活、独活、木香、陈皮、葛根之类，最喜用之。

虽未醇　亦足贵　人谓东垣用药，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然驳杂之处，不可不知。惟以脾胃为重，故亦可取。

若河间　专主火　金·刘完素，字守真，河间人。事迹俱详《金史·方技传》。主火之说，始自河间。

遵之经　断自我　《原病式》十九条，俱本《内经·至真要大论》，多以火立论，而不能参透经旨。如火之平气曰升明，火之太过曰赫曦，火之不及曰伏明，其虚实之辨，若冰炭之反也。

一二方　奇而妥　如六一散、防风通圣散之类，皆奇而不离于正也。

丹溪出　罕与俦　元·朱震亨，字彦修，号丹溪，金华人。其立方，视诸家颇高一格。

阴宜补　阳勿浮　《丹溪心法》以补阴为主，谓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诸家俱辨其非，以人得天地之气以生，有生之气，即是阳气，精血皆其化生也。

杂病法　四字求　谓气、血、痰、郁是也。一切杂病，只以此四字求之。气，用四君子汤；血，用四物汤；痰，用二陈汤；郁，用越鞠丸。参差互用，各尽其妙。

若子和　主攻破　张子和（戴人）书中，所主多大黄、芒硝、牵牛、芫花、大戟、甘遂之类，意在驱邪。邪去则正安，不可畏攻而养病。

病中良　勿太过　子和之法，实症自不可废，然亦宜中病而即止；若太过，则元气随邪气而俱散，挽无及矣。

四大家　声名噪　刘河间、张子和、李东垣、朱丹溪为金、元四大家，《张氏医通》之考核不误。

必读书　错名号　李士材《医宗必读》四大家论，以张为张仲景，误也。仲景为医中之圣，三子岂可与之并论。

明以后　须酌量　言医书充栋汗牛，可以博览之，以广见识，非谓诸家所著皆善本也。

详而备　王肯堂　金坛王宇泰，讳肯堂。著《证治准绳》，虽无所采择，亦医林之备考也。

薛氏按　说骑墙　明·薛己，号立斋，吴县人。著《薛氏医按》十六种，大抵以四君子、六君子、逍遥散、归脾汤、六八味丸主治，语多骑墙。

士材说　守其常　李中梓，号士材，国朝人也。著《医宗必读》《士材三书》。虽曰浅率，却是守常，初学者所不废也。

景岳出　著新方　明·张介宾，字会卿，号景岳，山阴人。著《类经》《质疑录》。全书所用之方，不外新方八阵，其实不足以名方。古圣人明造化之机，探阴阳之本，制出一方，非可以思议及者。若仅以熟地补阴，人参补阳，姜附祛寒，芩连除热，随拈几味，皆可名方，何必定为某方乎？

石顽续　温补乡　张璐，字路玉，号石顽，国朝人。著《医通》，立论多本景岳，以温补为主。

献可论　合二张　明·宁波赵献可，号养葵。著《医贯》。大旨重于命门，与张石顽、张景岳之法相同。

诊脉法　濒湖昂　明·李时珍，字东璧，号濒湖。著《本草纲目》五十二卷，杂收诸说，反乱《神农本经》之旨。卷末刻《脉学》颇佳，今医多宗之。

数子者　各一长　知其所长，择而从之。

揆诸古　亦荒唐　理不本于《内经》，法未熟乎仲景，纵有偶中，亦非不易矩矱。

长沙室　尚徬徨　数子虽曰私淑长沙，升堂有人，而入室者少矣！

惟韵伯　能宪章　慈溪柯琴，字韵伯，国朝人。著《伤寒论注》、《论翼》，大有功于仲景，而《内经》之旨，赖之以彰。

徐尤著　本喻昌　徐彬，号忠可；尤怡，号在泾。二公《金匮》之注，俱本喻嘉言。考嘉言名昌，江西南昌人。崇祯中以选举入都，卒无所就。遂专务于医，著《尚论篇》，主张太过，而《医门法律》颇能阐发《金匮》之秘旨。

大作者　推钱塘　张志聪，号隐庵；高世栻，号士宗。俱浙江钱塘人也。国朝康熙间，二公同时学医，与时不合，遂闭门著书，以为传道之计。所注《内经》《本草经》《伤寒论》《金匮》等书，各出手眼，以发前人所未发，为汉后第一书。今医畏其难，而不敢谈及。

取法上　得慈航　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切不可以《医方集解》《本草备要》《医宗必读》《万病回春》《本草纲目》《东医宝鉴》《冯氏锦囊》《景岳全书》《薛氏医按》等书，为捷径也。今之医辈，于此书并未寓目，止取数十种庸陋之方，冀图幸中，更不足论也。

## 中风第二

人百病　首中风　《内经》云：风为百病之长也。昔医云：中脏多滞九窍，有唇缓、失音、耳聋、目瞀、鼻塞、便难之症；中腑多着四肢；中经则口眼喎斜；中血脉则半身不遂。

骤然得　八方通　中风病骤然昏倒，不省人事，或痰涌、掣搐、偏枯等症。八方者，谓东、西、南、北、东北、西北、东南、西南也。

闭与脱　大不同　风善行而数变，其所以变者，亦因人之脏腑寒热为转移。其人脏腑素有郁热，则风乘火势，火借风威，而风为热风矣。其人脏腑本属虚寒，则风水相遭，寒冰彻骨，而风为寒风矣。热风多见闭症，宜疏通为先；寒风多见脱症，宜温补为急。

开邪闭　续命雄　小续命汤，风症之雄师也。依六经见症加减治之，专主驱邪。闭者宜开，或开其表，如续命汤是也；或开其里，如三化汤是也；或开其壅滞之痰，如稀涎散、涤痰汤是也。

固气脱　参附功　脱者宜固，参附汤固守肾气，术附汤固守脾气，耆附汤固守卫气，归附汤固守营气。先固其气，次治其风。若三生饮一两，加人参一两，则为标本并治之法。正虚邪盛，必遵此法。

顾其名　思其义　名之曰风，明言八方之风也；名之曰中，明言风自外入也。后人议论穿凿，俱不可从。

若舍风　非其治　既名中风，则不可舍风而别治也。

火气痰　三子备　刘河间举五志过极，动火而卒中，皆因热甚，故主乎火。大法：用防风通圣散之类；亦有引火归源，如地黄饮子之类。李东垣以元气不足而邪凑之，令人卒倒如风状，故主乎气虚。大法：补中益气汤加减。朱丹溪以东南气温多湿，有病风者，非风也；由湿生痰，痰生热，热生风，故主乎湿。大法：以二陈汤加苍术、白术、竹沥、姜汁之类。

不为中　名为类　中者，自外而入于内也。此三者，既非外来之风，则不可仍名为中，时贤名为类中风。

合而言　小家伎　虞天民云：古人论中风，言其症也。三子论中风，言其因也。盖因气、因湿、因火，挟风而作，何尝有真中、类中之分。

喑喎斜　昏仆地　喑者，不能言也。喎斜者，口眼不正也。昏仆地者，不省人事，猝倒于地也。口开、目合，或上视、撒手、遗尿、鼾睡、汗出如油者，不治。

急救先　柔润次　柔润熄风，为治中风之秘法。喻嘉言加味六君子汤、资寿解语汤甚妙。

填窍方　宗金匮　《内经》云：邪害空窍。《金匮》中有侯氏黑散、风引汤，驱

风之中，兼填空窍。空窍满，则内而旧邪不能容，外而新风不复入矣。喻嘉言曰：仲景取药积腹中不下，填窍以熄风。后人不知此义，每欲开窍以出其风。究竟窍空而风愈炽，长此发穷哉？三化汤、愈风汤、大秦艽汤，皆出《机要方》中，云是通真子所撰，不知其姓名。然则无名下士，煽乱后人见闻，非所谓一盲引众盲耶。

## 虚痨第三

虚痨病　从何起　咳嗽、吐血、五心烦热、目花、耳鸣、口烂、鼻干、气急、食不知味、羸瘦、惊悸、梦遗、往来寒热、怠惰、嗜卧、疲倦、骨蒸、不寐、女子不月等症，皆成痨病。

七情伤　上损是　扁鹊谓：损其阳自上而下，一损肺、二损心、三损胃，过于胃则不可治。其说本于《内经》：二阳之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为女子不月。按：心脾上也，至不得隐曲，女子不月，则上极而下矣。

归脾汤　二阳旨　即《内经》二阳之病发心脾之旨也。此方为养神法，六味丸为补精法，高鼓峰并用之。

下损由　房帏迩　扁鹊谓：损其阴自下而上，一损肾、二损肝、三损脾，过于脾则不可治。其说本于《内经》：五脏主藏精也，不可伤，伤则失守而无气，无气则死矣。按：精生于五脏而统司于肾，如色欲过度，则积伤而下损；至于失守无气，则下极而上矣。

伤元阳　亏肾水　肾气，即元阳也。元阳伤，为困倦、食少、便溏、腰痛、阳痿等症。肾水，即元阴也。元阴亏，为蒸热、咳嗽、吐血、便血、遗精、喉痛、口疮、齿牙浮动等症。

肾水亏　六味拟　六味地黄丸为补肾水之主方，景岳左归饮、左归丸亦妙。推之三才汤、八仙长寿丸、都气丸、天王补心丹，皆可因症互服。

元阳伤　八味使　崔氏肾气丸，后人为八味地黄丸。立方之意，原为暖肾逐水，非补养元气。明·薛立斋及赵养葵始用以温补命火，时医遂奉为温补肾命之主方。景岳右归饮、右归丸皆本诸此。如火未大衰者，以还少丹代之；阳虚极者，宜近效白术汤。

各医书　伎止此　苦寒败胃及辛热耗阴，固无论已。即六味、归脾，何尝非流俗之套法。

甘药调　回生理　扁鹊云：针药莫治者，调以甘药。仲景因之。喻嘉言曰：寿命之本，积精自刚；然精生于谷，谷入少则不能生血，血少则不能化精。《内经》云：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味者，五谷之味也，补以味而节其劳，则积贮渐富，大命不倾也。

建中汤　金匮轨　小建中汤及加黄耆、加人参、加当归、加白术等汤，皆急建其中气，俾饮食增而津液旺，以至充血生精，而复其真阴之不足。但用稼穑作甘之本味，而酸辛苦咸在所不用，盖舍此别无良法也。按：炙甘草汤即此汤化为润剂，喻氏清燥汤即此汤化为凉剂。

薯蓣丸　风气弭　《金匮》薯蓣丸。自注云：治虚痨诸不足，风气百疾。

䗪虫丸　干血已　《金匮》大黄䗪虫丸。自注：治五痨诸伤，内有干血，肌肤甲错。

二神方　能起死　尤在泾云：风气不去，则足以贼正气而生长不荣，以薯蓣丸为要方。干血不去，则足以留新血而灌溉不周，以䗪虫丸为上剂。今之医辈，能梦见

此二方否？

## 咳嗽第四

气上呛　咳嗽生　《内经》云：五脏六腑皆令人咳，不独肺也。然肺为气之市，诸气上逆于肺，则呛而咳。是咳嗽不止于肺，而亦不离于肺也。

肺最重　胃非轻　《内经》虽分五脏诸咳，而所尤重者，在聚于胃关于肺六字。盖胃中水谷之气，不能如雾上蒸于肺，而转溉诸脏，只是留积于胃中，随热气而化为痰，随寒气而化为饮。胃中既为痰饮所滞，则输肺之气亦必不清，而为诸咳之患矣。

肺如钟　撞则鸣　肺为脏腑之华盖，呼之则虚，吸之则满。只受得本然之正气，受不得外来之客气。客气干之，则呛而咳矣。亦只受得脏腑之清气，受不得脏腑之病气。病气干之，亦呛而咳矣。肺体属金，譬若钟然，一外一内，皆所以撞之使鸣也。

风寒入　外撞鸣　经云：微寒微咳。可见咳嗽多因于风寒也。风从皮毛而入于肺，寒从背俞而入于肺，皆主乎外也。后注虽言热、言湿、言燥，令不自行，亦必假风寒以为之帅也。

痨损积　内撞鸣　痨伤、咳嗽，主乎内也。二者不治，至于咳嗽失音，是金破不鸣矣。

谁治外　六安行　六安煎虽无深义，却亦平稳。然外感诸咳，当辨风热、风燥二症。如冬时先伤非节之暖，复加风寒外遏，以致咳嗽、痰结、咽肿、身重、自汗、脉浮者，风热也，宜萎蕤汤辛润之剂，切勿辛热发散。而风燥一症，辨治尤难。盖燥为秋气，令不独行，必假风寒之威，而令乃振，咳乃发也。《内经》只言秋伤于湿，何也？以长夏受湿土郁蒸之气，随秋令收敛，伏于肺胃之间，直待秋深燥令大行，与湿不能相容，至冬而为咳嗽也。此症有肺燥、胃湿两难分解之势，唯《千金》麦门冬汤、五味子汤独得其秘，后人以敛散不分，燥润杂出弃之，昧之甚也。

谁治内　虚痨程　宜于“虚痨门”择其对症之方。审是房痨伤精，则补精；审是思郁伤脾，则养神。

挟水气　小龙平　柯韵伯治咳嗽，不论冬夏，不拘浅深，但是寒嗽，俱用小青龙汤多效。方中驱风散寒，解肌逐水，利肺暖肾，除痰定喘，攘外安内，各尽其妙。盖以肺家沉寒痼冷，非麻黄大将不能捣其巢穴，群药安能奏效哉。

兼郁火　小柴清　寒热往来咳嗽者，宜去人参、大枣、生姜，加干姜、五味治之。

姜细味　一齐烹　《金匮》治痰饮咳嗽，不外小青龙汤加减。方中诸味，皆可去取，唯细辛、干姜、五味不肯轻去。即面热如醉，加大黄以清胃热，及加石膏、杏仁之类，总不去此三味，学者不可不深思其故也。徐忠可《金匮辨注》有论。

长沙法　细而精　《金匮》痰饮咳嗽治法，宜熟读之。

## 疟疾第五

疟为病　属少阳　少阳为半表半里，邪居其界。入与阴争则寒，出与阳争则热。争则病作，息则病止，止后其邪仍据于少阳之经。

寒与热　若回翔　寒热必应期而至。

日一发　亦无伤　邪浅则一日一作，邪深则二日一作。

三日作　势猖狂　疟三日一作，时医名三阴疟，留连难愈。

治之法　小柴方　以小柴胡汤为主。初起，俗忌人参，姑从俗而去之，加青皮

一钱。

热偏盛　加清凉　小柴胡汤，加知母、花粉、石膏、黄连之类，随宜择用。

寒偏重　加桂姜　加干姜、桂枝，甚者附子、肉桂。

邪气盛　去参良　身热者，小柴胡汤，去人参、加桂枝一钱。服后食热粥，温覆取微汗。

常山入　力倍强　小柴胡汤，加常山二三钱。俗云：邪未净，不可用常山以截之。不知常山非截邪之品，乃驱邪外出之品。仲景用其苗，名曰：蜀漆。

大虚者　独参汤　虚人久疟不愈，以人参一两、生姜五钱，水煎，五更服极效。贫者，以白术一两代之；热多者，以当归代之。

单寒牝　理中匡　单寒无热，名曰：牝疟，宜附子理中汤，加柴胡治之。

单热瘅　白虎详　单热无寒，名曰：瘅疟；或先热后寒，名曰：热疟，俱宜以白虎汤，加桂枝治之。时医以六味汤加柴胡、芍药治之。

法外法　辨微茫　以上皆前医之成法。更法外有法，不可不辨而治之。

消阴翳　制阳光　热之不热，是无火也；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寒之不寒，是无水也；壮水之主，以制阳光。

太仆注　慎勿忘　王太仆消阴制阳等注，千古不刊之论。赵养葵遵之，以八味丸益火之源，六味丸壮水之主，久疟多以此法收功。

## 痢症第六

湿热伤　赤白痢　王损庵论痢，专主湿热。其症里急后重，腹痛，欲便不便，脓血秽浊，或白或赤，或赤白相半。

热胜湿　赤痢渍　胃为多气多血之海。热，阳邪也。热胜于湿，则伤胃之血分而为赤痢。

湿胜热　白痢坠　湿，阴邪也。湿胜于热，则伤胃之气分而为白痢。赤白相半，则为气血两伤。

调行箴　须切记　行血，则脓血自愈。调气，则后重自除。此四句为治初痢之格言，须切记之。

芍药汤　热盛饵　芍药汤调气行血，虽为初痢之总方，究竟宜于热症。

平胃加　寒湿试　寒湿泻痢初起者，以平胃散，加干姜、泽泻、猪苓、木香治之。久而不愈，送下香连丸。

热不休　死不治　方书云：痢症发热，不休者，不治。

痢门方　皆所忌　凡痢症初起即发热，非肌表有邪，即经络不和，温散而调营卫，外邪一解，痢亦松去。若概以为热，开手即用痢门套方，多有陷入变剧者。

桂葛投　鼓邪出　时医有发汗之戒，以其无外证而妄汗之也。若头痛、发热、恶寒，有汗宜用桂枝汤法，无汗宜用葛根汤法，鼓邪外出，然后治其痢。

外疏通　内畅遂　此二句是解所以发汗之故也。张飞畴云：当归四逆汤治痢极效。若发热而呕者，小柴胡汤、葛根黄连黄芩甘草汤。口渴下重者，白头翁汤如神。

嘉言书　独得秘　喻嘉言《医门法律》中，议论甚见透彻。

寓意存　补金匮　喻嘉言《寓意草》中，如麻黄附子细辛汤及人参败毒散等案，却能补《金匮》所未及。

## 心腹痛胸痹第七

心胃疼　有九种　真心痛不治。今所云心痛者，皆心胞络及胃脘痛也。共有九种，宜细辨之。

辨虚实　明轻重　虚者喜按，得食则止，脉无力。实者拒按，得食愈痛，脉有力。二症各有轻重。

痛不通　气血壅　痛则不通，气血壅滞也。

通不痛　调和奉　通则不痛，气血调和也。高士宗云：通之之法，各有不同。调气以和血，调血以和气，通也。上逆者使之下行，中结者使之旁达，亦通也。虚者助之使通，寒者温之使通，无非通之之法也。若必以下泄为通，则妄矣。

一虫痛　乌梅丸　虫痛，时痛时止，唇舌上有白花点，得食愈痛。虫为厥阴风木之化，宜乌梅丸。

二注痛　苏合研　入山林古庙及见非常之物，脉乍大乍小，两手若出两人，宜苏合丸，研而灌之。

三气痛　香苏专　因大怒及七情之气作痛，宜香苏饮，加元胡索二钱，七气汤亦妙。又方，用百合一两、乌药三钱，水煎服。

四血痛　失笑先　瘀血作痛，痛如刀割，或有积块，脉涩，大便黑，宜桃仁承气汤、失笑散。

五悸痛　妙香诠　悸痛，即虚痛也。痛有作止，喜按，得食稍止，脉虚弱，宜妙香散或理中汤，加肉桂、木香主之。

六食痛　平胃煎　食积而痛，嗳腐吞酸，其痛有一条扛起者，宜平胃散，加山查、谷芽主之，伤酒，再加葛根三钱、砂仁一钱。然新伤吐之、久伤下之为正法。

七饮痛　二陈咽　停饮作痛，时吐清水，或胁下有水声，宜二陈汤，加白术、泽泻主之。甚者，十枣汤之类，亦可暂服。

八冷痛　理中全　冷痛：身凉、脉细、口中和，宜理中汤，加附子、肉桂主之。兼呕者，吴茱萸汤主之。

九热痛　金铃痊　热痛：身热、脉数、口中热，宜金铃子、元胡索各二两，研末，黄酒送下二钱。名金铃子散，甚效。如热甚者，用黄连、栀子之类，入生姜汁治之。

腹中痛　照诸篇　脐上属太阴，中脐属少阴，脐下属厥阴，两胁属少阳、厥阴之交界地面，宜分治之。然其大意，与上相同。

金匮法　可回天　《金匮要略》中诸议论，皆死症求生之法。

诸方论　要拳拳　《中庸》云：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腹满痛而下利者，虚也。吐泻而痛，太阴证也，宜理中汤；雷鸣、切痛、呕吐者，寒气也，宜附子粳米汤。此以下利而知其虚也。胸满痛而大便闭者，实也。闭痛而不发热者，宜厚朴三物汤专攻其里；闭痛而兼发热者，宜厚朴七物汤兼通表里；闭痛、发热、痛连胁下、脉紧弦者，宜大黄附子汤温下并行，此以便闭而知其实也。若绕脐疼痛，名：寒疝，乌头煎之峻，不敢遽用，而当归生姜羊肉汤之妙，更不可不讲也。

又胸痹　非偶然　胸膺之上，人身之太空也。宗气积于此，非偶然也。

薤白酒　妙转旋　栝蒌薤白白酒汤或加半夏或加枳实、薤白桂枝汤之类，皆转旋妙用。

虚寒者　建中填　心胸大寒，痛呕不能饮食，寒气上冲，有头足，不可触近，宜

大建中汤主之。上中二焦，为寒邪所痹，故以参姜启上焦之阳，合饴糖以建立中气，而又加椒性之下行，降逆上之气，复下焦之阳，为补药主方。

## 隔食反胃第八

隔食病　津液干　方书名膈者，以病在膈上是也。又名隔者，以食物不下而阻隔也。津液干枯为隔食病源。

胃脘闭　谷食难　胃脘干枯闭小，水饮可行，食物难下。

时贤法　左归餐　赵养葵用大剂六味汤主之。高鼓峰仿赵养葵之法以六味加生地、当归主之。杨乘六用左归饮去茯苓，加当归、生地。以左归饮中有甘草引入阳明，开展胃阴。去茯苓者，恐其旁流入坎，不如专顾阳明之速效也。

胃阴展　贲门宽　如膏如脂，叠积胃底，即胃阴也。久隔之人，则胃阴亡矣。高鼓峰云：治隔一阳明尽之，阳明者胃也。但使胃阴充拓，在上之贲门宽展，则食物入；在下之幽门、阑门滋润，则二便不闭，而隔症愈矣。

启膈饮　理一般　启膈饮亦是和胃养阴之意。但此方泄肺气之郁，彼方救肾水之枯，一阴一阳，宜择用之。

推至理　冲脉干　张石顽云：膈咽之间，交通之气不得降者，皆冲脉上行，逆气所作也。

大半夏　加蜜安　冲脉不治，取之阳明。仲景以半夏降冲脉之逆，即以白蜜润阳明之燥，加人参以生既亡之津液，用甘澜水以降逆上之水液。古圣之经方，惟仲景知用之。

金匮秘　仔细看　《金匮》明明用半夏，后人诸书，皆以半夏为戒。毁圣之说，倡自何人？君子恶之！

若反胃　实可叹　食得入而良久反出，名为反胃。

朝暮吐　分别看　朝食暮吐，暮食朝吐，与隔食症宜分别而药之。

乏火化　属虚寒　王太仆云：食不得入，是有火也。食入反出，是无火也。此症属中焦、下焦火衰无疑。

吴萸饮　独附丸　妙在吴萸镇厥阴逆气，配入甘温，令震坤合德，土木不害。生附子以百沸汤俟温，浸去盐，日换汤三次。三日外去皮，放地上，四面以砖围，外以炭火烧一时，则附子尽裂，乘热投以姜汁，又如法制之。大抵一斤附子配一斤姜汁，以姜汁干为度，研末蜜丸。以粟米稀粥，送下二钱。

六君类　俱神丹　六君子汤加姜附及附子理中汤之类。

## 气喘第九

喘促症　治分门　气急而上奔，宜分别而治之。

卤莽辈　只贞元　贞元饮是治血虚而气无所附，以此饮济之、缓之。方中熟地、当归之润，所以济之。甘草之甘，所以缓之。常服调养之剂，非急救之剂也。今医遇元气欲脱上奔之症，每用此饮，以速其危，良可浩叹！

阴霾盛　龙雷奔　喘症多属饮病。饮为阴邪，非离照当空，群阴焉能退避。若地黄之类，附和其阴，则阴霾冲逆肆空，饮邪滔天莫救，而龙雷之火，愈因以奔腾矣。

实喘者　痰饮援　喘症之实者，风寒不解，有痰饮而为之援，则咳嗽甚而喘症作矣。

葶苈饮　十枣汤　肺气实而气路闭塞为喘者，以葶苈大枣泻肺汤主之。咳嗽气

喘，心下停饮，两胁满痛者，以十枣汤主之。

青龙辈　撤其藩　此方解表，兼能利水，治内外合邪，以两撤之。

虚喘者　补而温　虚喘气促，不能接续，脉虚细无力，温补二字宜串看。有以温为补者，有以补为温者，切不可走于贞元一路，留滞痰涎也。

桂苓类　肾气论　仲景云：气短有微饮者，宜从小便去之，桂苓术甘汤主之，肾气丸亦主之。

平冲逆　泄奔豚　冲气上逆，宜小半夏加茯苓汤以降之。奔豚症初起，脐下动气，久则上逆冲心，宜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以安之。

真武剂　治其源　经云：其标在肺，其本在肾。真武汤为治喘之源也。

金水母　主诸坤　肺属金而主上，肾属水而主下，虚喘为天水不交之危候，治病当求其本。须知天水一气，而位乎天水之中者，坤土也。况乎土为金母，金为水母，危笃之症，必以脾胃为主。

六君子　妙难言　六君子汤加五味、干姜、北细辛，为治喘神剂。面肿加杏仁；面热如醉加大黄。此法时师闻之，莫不惊骇，能读《金匮》者，始知予言之不谬也。

他标剂　忘本根　唯黑锡丹镇纳元气，为喘症必用之剂。此外如苏子降气汤、定喘汤及沉香黑铅丹，皆是害人之剂。

## 血症第十

血之道　化中焦　经曰：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

本冲任　中溉浇　血之流溢，半随冲任而行于经络。

温肌腠　外逍遥　血之流溢，半散于脉外而充肌腠皮毛。

六淫逼　经道摇　六淫者，风、寒、署、湿、燥、火也。经，常也。道，路也。言血所常行之路也，外邪伤之则摇动。

宜表散　麻芍条　外伤宜表散。东垣治一人内蕴虚热，外感大寒而吐血。法仲景麻黄汤加补剂，名麻黄人参芍药汤，一服而愈。

七情病　溢如潮　七情者，喜、怒、哀、惧、爱、恶、欲也。七情之动，出于五志。医书恒谓五脏各有火，五志激之则火动，火动则血随火而溢。然五志受伤既久，则火为虚火，宜以甘温之法治之。

引导法　草姜调　甘草干姜汤，如神，或加五味子二钱。火盛者，加干桑皮三钱、小麦一两。时医因归脾汤有引血归脾之说，谓引血归脾即是归经。试问脾有多大，能容离经之血成斗成盆，尽返而归于内而不裂破乎？市医固无论矣，而以名医自负者，亦蹈此弊，实可痛恨！

温摄法　理中超　理中汤，加木香、当归煎服。凡吐血服凉药及滋润益甚，外有寒冷之象者，是阳虚阴走也，必用此方。血得暖则循行经络矣。此法出《仁斋直指》。

凉泻法　令瘀销　火势盛，脉洪有力，寒凉之剂原不可废。但今人于血症，每用藕节、黑栀、白茇、旧墨之类以止涩之，致留瘀不散，以为咳嗽虚痨之基。《金匮》泻心汤，大黄倍于芩连，为寒以行瘀法。柏叶汤治吐不止，为温以行瘀法。二方为一温一寒之对子。

赤豆散　下血标　粪前下血为近血，《金匮》用当归赤小豆散。

若黄土　实翘翘　粪后下血为远血，《金匮》用黄土汤。

一切血　此方饶　黄土汤，不独粪后下血方也。凡吐血、衄血、大便血、小便

血、妇人血崩及血痢久不止，可以统治之。以此方暖中宫土脏，又以寒热之品互佐之，步步合法也。五脏有血，六腑无血。观剖诸兽腹心下夹脊，包络中多血，肝内多血，心、脾、肺、肾中各有血，六腑无血。近时以吐血多者，谓为吐胃血，皆耳食昔医之误，凡吐五脏血必死。若吐血、衄血、下血，皆是经络散行之血也。

## 水肿第十一

水肿病　有阴阳　肿，皮肤肿大。初起目下有形如卧蚕，后渐及于一身，按之即起为水肿，按之陷而不起为气肿。景岳以即起为气，不起为水，究之气行水即行，水滞气亦滞，可以分，可以不必分也。只以阴水，阳水为分别。

便清利　阴水殃　小便自利、口不渴属寒，名为阴水。

便短缩　阳水伤　小便短缩、口渴属热，名为阳水。

五皮饮　元化方　以皮治皮，不伤中气。方出华元化《中藏经》。

阳水盛　加通防　五皮饮加木通、防己、赤小豆之类。

阴水盛　加桂姜　五皮饮加干姜、肉桂、附子之类。

知实肿　萝枳商　知者，真知其病情．而无两可之见。壮年肿病，聚起脉实者，加萝卜子、枳实之类。

知虚肿　参术良　老弱病久，肿渐成，脉虚者，加人参、白术之类。

兼喘促　真武汤　肿甚、小便不利、气喘、尺脉虚者，宜真武汤暖土行水。间用桂苓甘术汤化太阳之气，守服十余剂；继用导水茯苓汤二剂愈。今人只重加味肾气丸，而不知其补助阴气，反益水邪，不可轻服也。

从俗好　别低昂　以上诸法，皆从俗也。然从俗中而不逾先民之矩矱，亦可以救人。

五水辨　金匮详　病有从外感而成者，名：风水。病从外感而成，其邪已渗入于皮，不在表而在里者，名：皮水。病有不因于风，由三阴结而成水者，名：正水。病有阴邪多而沉于下者，名：石水。病有因风因水伤心郁热，名：黄汗。《金匮》最详，熟读全书，自得其旨，否则卤莽误事耳。药方中精义颇详，定细玩之。

补天手　十二方　越婢汤、防己茯苓汤、越婢加白术汤、甘草麻黄汤、麻黄附子汤、杏子汤、蒲灰散、肾芍桂酒汤、桂枝加黄耆汤、桂甘姜枣麻辛附子汤、枳术汤、附方《外台》防己黄耆汤。

肩斯道　勿炎凉　群言淆乱衷于圣，以斯道为己任，勿与世为浮沉，余有厚望焉。

# 卷 之 二

## 胀满蛊胀第十二（水肿参看）

胀为病　辨实虚　胀者，胀之于内也。虚胀误攻则坏，实胀误补则增。

气骤滞　七气疏　七气汤能疏通滞气。

满拒按　七物祛　腹满拒按，宜《金匮》厚朴七物汤，即桂枝汤小承气气汤合用，以两解表里之实邪也。

胀闭痛　三物锄　腹满而痛，若大便实者，宜《金匮》厚朴三物汤，行气中兼荡实法，以锄其病根。

以上言实胀之治法。

若虚胀　且踌躇　仔细诊视，勿轻下药。

中央健　四旁如　喻嘉言云：执中央以运四旁，千古格言。

参竺典　大地舆

单腹胀　实难除　四肢不肿而腹大如鼓。

山风卦　指南车

易中旨　费居诸

## 暑症第十三

伤暑症　动静商　夏月伤暑分动静者，说本东垣。

动而得　热为殃　得于长途赤日，身热如焚，面垢，体倦，口渴，脉洪而弱。

六一散　白虎汤　六一散治一切暑症。白虎汤加人参者，以大汗不止，暑伤元气也，加苍术者，治身热足冷，以暑必挟湿也。

静而得　起贪凉　处于高厦深室，畏热贪凉，受阴暑之气。

恶寒象　热逾常　恶寒与伤寒同，而发热较伤寒倍盛。

心烦辨　切莫忘　虽同伤寒，而心烦以别之；且伤寒脉盛，伤暑脉虚。

香薷饮　有专长　香薷发汗利水，为暑症之专药也。有谓，夏月不可用香薷，则香薷将用于何时也？

大顺散　从症方　此治暑天畏热贪凉成病，非治暑也。此舍时从症之方。

生脉散　久服康　此夏月常服之剂，非治病方也。

东坦法　防气伤　暑伤元气，药宜从补，东垣清暑益气汤颇超。

杂说起　道弗彰　以上皆诸家之臆说。而先圣之道，反为之晦，若行道人，不可不熟记之，以资顾问。

若精蕴　祖仲师　仲景《伤寒论》《金匮要略·痉湿暍篇》，字字皆精义奥蕴。

太阳病　旨在兹　仲师谓太阳中暍，太阳二字，大眼目也。因人俱认为热邪，故提出太阳二字以喝醒之，寒暑皆为外邪。中于阳而阳气盛，则寒亦为热；中于阳而阳气虚，则暑亦为寒。若中于阴，无分寒暑，皆为阴症。如酷暑炎热，并无寒邪，反多阴症。总之，邪之中人，随人身之六气、阴阳、虚实而旋转变化，非必伤寒为阴，中暑为阳也。

经脉辨　标本歧　师云：太阳中暍发热者，病太阳而得标阳之气也。恶寒者，病太阳而得本寒之气也。身重而疼痛者，病太阳通体之经也。脉弦细芤迟者，病太阳通体之脉也。小便已洒洒然毛耸、手足逆冷者，病太阳本寒之气不得阳热之化也。小有劳身即热、口开、前板齿燥者，病太阳标阳之化不得阴液之滋也。此太阳中暍，标本经脉皆病。治当助其标本，益其经脉；若妄施汗下温针，则误矣。

临症辨　法外思　愚按：借用麻杏石甘汤治中暑头痛、汗出、气喘、口渴之外症，黄连阿胶鸡子黄汤治心烦不得卧之内症，至柴胡、栀子、承气等汤，俱可取用。师云：渴者与猪苓汤。又云：瘀热在里，用麻连貂豆汤，育阴利湿，俱从小便而出。此法外之法，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焉。

方两出　大神奇　暑之中人，随人之阴阳、虚实为旋转变化。如阳脏多火，暑即寓于火之中，为汗出而烦渴，师有白虎加人参之法。如阴脏多湿，暑即伏于湿之内，为身热、疼重、脉微弱，师以夏月伤冷水，水行皮肤所致，指暑病以湿为病，治以一

物瓜蒂汤，令水去而湿无所依，而亦解也。

## 泄泻第十四

湿气胜　五泻成　《书》云：湿成五泄。

胃苓散　厥功宏　胃苓散暖脾、平胃、利水，为泄泻之要方。

湿而冷　萸附行　胃苓散加吴茱萸、附子之类，腹痛，加木香。

湿而热　连芩程　胃苓散加黄芩、黄连，热甚，去桂枝加葛根。

湿挟积　曲查迎　食积，加山查、神曲；酒积，加葛根。

虚兼湿　参附苓　胃苓散加人参、附子之类。

脾肾泻　近天明　五鼓以后泻者，肾虚也。泻有定时者，土主信，脾虚也。故名脾肾泻。

四神服　勿纷更　四神丸加白术、人参、干姜、附子、茯苓、罂粟壳之类为丸，久服方效。

恒法外　内经精　照此法治而不愈者，宜求之《内经》。

肠脏说　得其情　肠热脏寒，肠寒脏热。《内经》精义，张石顽颇得其解。

泻心类　特丁宁　诸泻心汤张石顽俱借来治泻，与《内经》之旨颇合。详载《医学从众录》。

## 眩晕第十五

眩晕症　皆属肝　《内经》云：诸风掉眩，皆属于肝。

肝风木　相火干　厥阴为风木之脏，厥阴风木为少阳相火所居。

风火动　两动抟　风与火皆属阳而主动，两动相抟，则为旋转。

头旋转　眼纷繁　此二句，写眩晕之象也。

虚痰火　各分观　仲景主痰饮。丹溪宗河间之说，谓无痰不眩，无火不晕。《内经》云：精虚则眩。又云：肾虚则头重高摇，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诸说不同如此。

究其指　总一般　究其殊途同归之旨，木动则生风，风生而火发，故河间以风火立论也。风生必挟木势而克土，土病则聚液而成痰，故仲景以痰饮立论、丹溪以痰火立论也。究之肾为肝母，肾主藏精，精虚则脑空，脑空则旋转而耳鸣，故《内经》以精虚及髓海不足立论也。言虚者言其病根，言实者言其病象，其实一以贯之也。

痰火亢　大黄安　寸脉滑，按之益坚者，为上实。丹溪用大黄一味，酒炒三遍为末，茶调下一二钱。

上虚甚　鹿茸餐　寸脉大，按之即散者，为上虚，宜鹿茸酒。鹿茸生于头，取其以类相从，且入督脉而通于脑。每用半两酒煎去滓，入麝香少许服。或用补中益气汤及耆术膏之类。此症如钩藤、天麻、菊花之类，俱可为使。

欲下取　求其端　端，头也，谓寻到源头也。欲荣其上，必灌其根，古人有上病下取法。

左归饮　正元丹　左归饮加肉苁蓉、川芎、细辛甚效，正元丹亦妙。

## 呕哕吐第十六（呃逆附）

呕吐哕　皆属胃　呕字从区，区者水也，口中出水而无食也。吐字从土，土者食也，口中吐食而无水也。呕吐者，水与食并出也。哕者，口中有秽味也，又谓之干

呕，口中有秽味，未有不干呕也。呃逆者，气冲有声，声短而频也。其病皆属于胃。

二陈加　时医贵　二陈汤倍生姜，安胃降逆药也。寒加丁香、砂仁；若热，加黄连、鲜竹茹、石斛之类。

玉函经　难仿佛　寒热攻补，一定不移。

小柴胡　少阳谓　寒热往来而呕者，属少阳也。

吴茱萸　平酸味　吴茱萸汤治阳明食谷欲呕者，又治少阴症吐利、手足逆冷、烦躁欲死者，又治干呕吐涎沫者。此症呕吐，多有酸味。

食已吐　胃热沸　食已即吐，其人胃素有热，食复入，两热相冲，不得停留。

黄草汤　下其气　大黄甘草汤治食已即吐。《金匮》云：欲吐者不可下之。又云：食已即吐者，大黄甘草汤下之。何也？曰：病在上而欲吐，宜因而越之。若逆之使下，则必愦乱益甚。若既吐矣，吐而不已，是有升无降，当逆折之。

食不入　火堪畏　王太仆云：食不得入，是有火也。

黄连汤　为经纬　喻嘉言用进退黄连汤，柯韵伯用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推之泻心汤亦可借用，以此数汤为经纬。

若呃逆　代赭汇　代赭旋覆汤治噫气，即治呃逆。若久病呃逆，为胃气将绝，用人参一两，干姜、附子各三钱，丁香、柿蒂各一钱，可救十中之一。

## 癫狂痫第十七

重阳狂　重阴癫　《内经》云：重阳者狂，重阴者癫。

静阴象　动阳宣　癫者笑哭无时，语言无序，其人常静。狂者詈骂不避亲疏，其人常动。

狂多实　痰宜蠲　蠲除顽痰，滚痰丸加乌梅、朱砂治之，生铁落饮、当归承气汤亦妙。

癫虚发　石补天　磁朱丸是炼石补天手法，骆氏《内经拾遗》用温胆汤。

忽搐搦　痫病然　手足抽掣，猝倒无知，忽作忽止，病有间断，故名曰痫。

五畜状　吐痰涎　肺如犬吠，肝如羊嘶，心如马鸣，脾如牛吼，肾如猪叫，每发必口角流涎。

有生病　历岁年　由母腹中受惊，积久失调，一触而发。病起于有生之初，非年来之新病也。《内经拾遗》用温胆汤，柯韵伯用磁朱丸。

火气亢　芦荟平　火气亢，必以大苦大寒之剂以降之，宜当归芦荟丸。

痰积痼　丹矾穿　丹矾丸能穿入心胞络，导其痰涎从大便而出，然不如磁朱丸之妥当。

三症本　厥阴愆　以上治法，时医习用而不效者，未知其本在于厥阴也。厥阴属风木，与少阳相火同居。厥阴之气逆，则诸气皆逆。气逆则火发，火发则风生。风生则挟木势而害土，土病则聚液而成痰。痰成必归进入心，为以上诸症。

体用变　标本迁　其本阴，其体热。

伏所主　所因先　伏其所主，先其所因。

收散互　逆从连　或收或散，或逆或从，随所利而行之。

和中气　妙转旋　调其中气，使之和平。

自伏所主至此，其小注俱《内经》本文。转旋，言心手灵活也，其要旨在调其中气二句。中气者，土气也。治肝不应，当取阳明，制其侮也。

悟到此　治立痊　症虽可治，而任之不专，亦无如之何矣。

## 五淋癃闭赤白浊遗精第十八

五淋病　皆热结　淋者，小便痛涩淋沥，欲去不去，欲止不止是也，皆热气结于膀胱。

膏石劳　气与血　石淋下如沙石，膏淋下如膏脂，劳淋从劳力而得，气淋气滞不通、脐下闷痛，血淋瘀血停蓄、茎中割痛。

五淋汤　是秘诀　石淋以此汤煎送发灰、滑石、石首鱼头内石研末。膏淋合萆薢分清饮。气淋加荆芥、香附、生麦芽；不愈，再加升麻或用吐法。劳淋合补中益气汤。血淋加牛膝、郁金、桃仁，入麝香少许温服。

败精淋　加味啜　过服金石药，与老人阳已痿，思色以降其精，以致内败而为淋，宜前汤加萆薢、石菖蒲、菟丝子以导之。

外冷淋　肾气咽　五淋之外，又有冷淋。其症外候恶冷，喜饮热汤，宜加味肾气丸以盐汤咽下。

点滴无　名癃闭　小便点滴不通，与五淋之短缩不同。

气道调　江河决　前汤加化气之药，或吞滋肾丸多效。《孟子》云：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引来喻小便之多也。

上窍通　下窍泄　如滴水之器，闭其上而倒悬之，点滴不能下也。去其上闭，而水自通。宜服补中益气汤，再服以手探吐。

外窍开　水源凿　又法：启其外窍，即以开其内窍。麻黄力猛，能通阳气于至阴之地下；肺气主皮毛，配杏仁以降气下达州都，导水必自高原之义也，以前饮加此二味甚效。夏月不敢用麻黄，以苏叶、防风，杏仁等分水煎服，温覆微汗，水即利矣。虚人以人参、麻黄各一两水煎服，神效。

分利多　医便错　愈利愈闭矣。

浊又殊　窍道别　淋出溺窍，浊出精窍。

前饮投　精愈涸　水愈利而肾愈虚矣。

肾套谈　理脾恪　治浊只用肾家套药，不效。盖以脾主土，土病湿热下注，则小水浑浊。湿胜于热则为白浊，热胜于湿则为赤浊，湿热去则浊者清矣。

分清饮　佐黄蘗　萆薢分清饮加苍术、白术，再加黄蘗苦以燥湿，寒以除热。

心肾方　随补缀　六、八味汤丸加龙、牡，肾药也。四君子汤加远志，心药也。心肾之药与前饮间服。

若遗精　另有设　与浊病又殊。

有梦遗　龙胆折　有梦而遗，相火旺也。余每以龙胆泻肝汤送下五倍子丸二钱，多效。张石顽云：肝热则火淫于内，魂不内守，故多淫梦失精。又云：多是阴虚阳扰，其作必在黎明阳气发动之时，可以悟矣。妙香散甚佳。

无梦遗　十全设　无梦而遗，是气虚不能摄精，宜十全大补汤，加龙骨、牡蛎、莲须、五味子、黄蘗，为丸常服。

坎离交　亦不切　时医遇此症，便云心肾不交，用茯神、远志、莲子、枣仁之类，未中病情，皆不切之套方也。

## 疝气第十九

疝任病　归厥阴　经云：任脉为病，外结七疝，女子带下瘕聚。丹溪专治厥阴

者，以肝主筋，又主痛也。

寒筋水　气血寻　寒疝、水疝、筋疝、气疝、血疝。

狐出入　癫顽麻　狐疝：卧则入腹，立则出腹。癫疝：大如升斗，顽麻不痛。

崇治气　景岳箴　景岳云：疝而曰气者，病在气也。寒有寒气，热有热气，湿有湿气，逆有逆气，俱当兼用气药也。

五苓散　加减斟　《别录》以此方加川楝子、木通、橘核、木香，通治诸疝。

茴香料　著医林　三层茴香丸治久疝，虽三十年之久，大如栲栳，皆可消散。

痛不已　须洗淋　阴肿核中痛，《千金翼》用雄黄一两、矾石二两、甘草一尺，水一斗，煮二升洗之，如神。

## 痰饮第二十

痰饮源　水气作　水气上逆，得阳煎熬则稠而成痰，得阴凝聚则稀而成饮。然水归于肾，而受制于脾，治者必以脾肾为主。

燥湿分　治痰略　方书支离不可听。只以燥湿为辨，燥痰宜润肺，湿痰宜温脾，握要之法也。且参之虚痨、咳嗽等篇。或老痰宜王节斋化痰丸，实痰怪症，宜滚痰丸之类。

四饮名　宜斟酌　《金匮》云：其人素盛今瘦，水走肠间，沥沥有声，谓之痰饮。注：即今之久咳痰喘是也。饮后水流在胁下，咳唾引痛，谓之悬饮。注：即今之停饮胁痛症也。饮水流行，归于四肢，当汗出而不汗出，身体疼重，谓之溢饮。注：即今之风水、水肿症也。咳逆倚息，气短不得卧，其形如肿，谓之支饮。注：今之停饮喘满不得卧症也。又支饮，偏而不中正也。

参五脏　细量度　四饮犹未尽饮邪之为病也，凡五脏有偏虚之处，而饮留之。言脏不及腑者，腑属阳，在腑则行矣。《金匮》曰：水在心，心下坚筑短气，恶水不欲饮。水在肺，吐涎沫欲饮水。水在脾，少气身重。水在肝，胁下支满，嘿而痛。水在肾，心下悸。

补和攻　视强弱　宜补、宜攻、宜和，视乎病情，亦视乎人之本体强弱而施治也。

十六方　各凿凿　苓桂术甘汤、肾气丸、甘遂半夏汤、十枣汤、大青龙汤、小青龙汤、木防己汤、木防己加茯苓芒硝汤、泽泻汤、厚朴大黄汤、葶苈大枣泻肺汤、小半夏汤、己椒苈苈丸、小半夏加茯苓汤、五苓散、《外台》茯苓饮。

温药和　博返约　《金匮》云：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忽揭出温药和之四字，即金针之度也。盖痰饮，水病也，水归于肾，而受制于脾；欲水由地中行而归其壑者，非用温药以化气不可也；欲水不泛溢而筑以堤防者，非用温药以补脾不可也。如苓桂术甘汤、肾气丸、小半夏汤、五苓散之类，皆温药也。即如十枣汤之十枚大枣，甘遂半夏汤之半升白蜜，木防己汤之参、桂，葶苈汤之大枣，亦寓温和之意。至于攻下之法，不过一时之权宜，而始终不可离温药之旨也。

阴霾除　阳光灼　饮为阴邪，必使离照当空，而群阴方能退散。余每用参苓术附加生姜汁之类取效。

滋润流　时医错　方中若杂以地黄、麦冬、五味附和其阴，则阴霾冲逆肆空，饮邪滔天莫救矣，即肾气丸亦宜慎用。

真武汤　水归壑　方中以茯苓之淡以导之，白术之燥以制之，生姜之辛以行之，白芍之苦以泄之，得附子本经之药，领之以归其壑。

白散方　窥秘钥　《三因》白散之妙，喻嘉言解之甚详。见于《医门法律·中风门》

## 消渴第二十一

消渴症　津液干　口渴不止为上消，治以人参白虎汤。食入即饥为中消，治以调胃承气汤。饮一溲一小便如膏为下消，治以肾气丸。其实皆津液干之病也，赵养葵变其法。

七味饮　一服安　赵养葵云：治消症无分上、中、下，但见大渴、大燥，须六味丸料一斤、肉桂一两、五味子一两，水煎六七碗，恣意冷饮之，睡熟而渴如失矣。白虎、承气汤皆非所治也。

金匮法　别三般　能食而渴者，重在二阳论治。以手太阳主津液，足太阳主血也。饮一溲一者，重在少阴论治。以肾气虚不能收摄，则水直下趋，肾气虚不能蒸动，则水不能上济也。不能食而气冲者，重在厥阴论治。以一身中唯肝火最横，燔灼无忌，耗伤津液，而为消渴也。《金匮》论消渴，开口即揭此旨，以补《内经》之未及，不必疑其错简也。

二阳病　治多端　劳伤荣卫，渐郁而为热者，炙甘草汤可用，喻嘉言清燥汤即此汤变甘温为甘寒之用也。热气蒸胸者，人参白虎汤可用，《金匮》麦门冬汤即此汤变甘寒而为甘平之用也。消谷大坚者，麻仁丸加甘草、人参、当归可用，妙在滋液之中攻其坚也。盖坚则不能消水，如以水投石，水去而石自若也。消症属火，内郁之火本足以消水，所饮之水本足以济渴。只缘胃中坚燥，全不受水之浸润，转从火热之势，急走膀胱，故小便愈数而愈坚，愈坚而愈消矣。此论本喻嘉言，最精。

少阴病　肾气寒　饮水多小便少名上消，食谷多而大便坚名食消、亦名中消，上中二消属热。唯下消症饮一溲一，中无火化，可知肾气之寒也，故用肾气丸。

厥阴症　乌梅丸　方中甘、辛、苦、酸并用。甘以缓之，所以遂肝之志也。辛以散之，所以悦肝之神也。苦以降之，则逆上之火顺而下行矣。酸以收之，以还其曲直作酸之本性，则率性而行所无事矣。故此丸为厥阴症之总剂。治此症除此丸外，皆不用苦药，恐苦从火化也。

变通妙　燥热餐　有脾不能为胃行其津液，肺不能通调水道而为消渴者，人但知以清润治之，而不知脾喜燥而肺恶寒。试观泄泻者必渴，此因水津不能上输而惟下泄故尔。以燥脾之药治之，水液上升即不渴矣。余每用理中丸汤倍白术加栝蒌根，神效。

## 伤寒瘟疫第二十二

伤寒病　极变迁　太阳主一身之表，司寒水之经。凡病自外来者，皆谓伤寒，非寒热之变也。变迁者，或三阳、或三阴、或寒化、或热化，及转属、合并之异。

六经法　有真传　太阳寒水，其经主表，编中备发汗诸法。阳明燥金，其经主里，编中备攻里诸法。少阳相火，其经居表里之界，所谓阳枢也，编中备和解诸法。太阴湿土，纯阴而主寒，编中备温补诸法。少阴君火，标本寒热不同，所谓阴枢也，编中寒热二法并立。厥阴风木，木中有火而主热，编中备清火诸法。虽太阳亦有里症，阳明亦有表症，太阴亦有热症，厥阴亦有寒症，而提纲却不在此也。

头项病　太阳编　三阳俱主表，而太阳为表中之表也。论以头痛、项强、发热、恶寒为提纲，有汗宜桂枝汤，无汗宜麻黄汤。

胃家实　阳明编　阳明为表中之里，主里实症，宜三承气汤。论以胃家实为提

纲。又鼻干、目痛、不眠为经病。若恶寒、头痛，为未离太阳。审其有汗、无汗，用桂枝、麻黄法。无头痛、恶寒，但见壮热、自汗、口渴，为已离太阳，宜白虎汤。仲景提纲不以此者，凡解表诸法求之太阳，攻里诸法求之阳明，立法之严也。

眩苦呕　少阳编　少阳居太阳阳明之界，谓之阳枢，寒热相杂。若寒热往来于外，为胸胁满烦，宜大小柴胡汤。若寒热互搏于中，呕吐腹痛，宜黄连汤。痞满呕逆，宜半夏泻心汤。拒格食不入，宜干姜黄连人参汤。若邪全入于胆府，下攻于脾为自利，宜黄芩汤。上逆于胃，利又兼呕，宜黄芩加半夏生姜汤。论以口苦、咽干、目眩为提纲。

吐利痛　太阴编　太阴湿土，为纯阴之脏，从寒化者多，从热化者少，此经主寒症而言，宜理中汤、四逆汤为主，第原本为王叔和所乱耳。论以腹中满、吐食、自利不渴、手足自温、腹时痛为提纲。

但欲寐　少阴编　少阴居太阴厥阴之界，谓之阴枢，有寒有热。论以脉微细、但欲寐为提纲。寒用麻黄附子细辛汤、麻黄附子甘草汤及白通汤、通脉四逆汤。热用猪苓汤、黄连鸡子黄汤及大承气汤诸法。

吐蛔渴　厥阴编　厥阴，阴之尽也。阴尽阳生，且属风木，木中有火，主热症而言。论以消渴、气上冲心、心中疼热、饥不欲食、食则吐蛔、下之利不止为提纲，乌梅丸主之。自利下重饮水者，白头翁汤主之。凡一切宜发表法，备之太阳。一切宜攻里法，备之阳明。一切宜和解法，备之少阳。一切宜温补法，备之太阴。一切宜寒凉法，备之厥阴。一切寒热兼用法，备之少阴。此仲景《伤寒论》之六经与《内经·热病论》之六经不同也。

长沙论　叹高坚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

存津液　是真诠　（存津液是全书宗旨，善读书者，读于无字处）如桂枝汤甘温以解肌养液也；即麻黄汤直入皮毛，不加姜之辛热，枣之甘壅，从外治外，不伤营气，亦养液也；承气汤急下之，不使邪火灼阴，亦养液也；即麻黄附子细辛汤用附子以固少阴之根，令津液内守，不随汗涣，亦养液也；麻黄附子甘草汤以甘草易细辛，缓麻黄于中焦，取水谷之津而为汗，毫不伤阴，更养液也。推之理中汤、五苓散，必啜粥饮。小柴胡汤、吴茱萸汤皆用人参，何一而非养液之法乎？

汗吐下　温清悬　在表宜汗，在胸膈宜吐，在里宜下。寒者温之，热者清之。

补贵当　方而圆　虚则补之。合上为六法。曰方而圆者，言一部《伤寒论》全是活法。

规矩废　甚于今　自王叔和而后，注家多误。然亦是非参半，今则不知《伤寒论》为何物，规矩尽废矣。

二陈尚　九味寻　人皆曰二陈汤为发汗平稳之剂，而不知茯苓之渗，半夏之涩，皆能留邪生热，变成谵语、不便等症。人皆曰九味羌活汤视麻桂二汤较妥，而不知太阳病重，须防侵入少阴。此方中有芩、地之苦寒，服之不汗，恐苦寒陷入少阴，变成脉沉细但欲寐之症；服之得汗，恐苦寒戕伐肾阳，阳虚不能内固，变成遂漏不止之症。时医喜用此方，其亦知此方之流弊，害人匪浅也。

香苏外　平胃临　香苏饮力量太薄，不能驱邪尽出，恐余邪之传变多端。平胃散为燥湿消导之剂，仲景从无燥药发汗之法。且外邪未去，更无先攻其内法。

汗源涸　耗真阴　阴者，阳之家也。桂枝汤之芍药及啜粥，俱是滋阴以救汗源。麻黄汤之用甘草与不啜粥，亦是保阴以救汗源。景岳误认其旨，每用归、地，贻害不少。

邪传变　病日深　治之得法，无不即愈。若逆症、坏症、过经不愈之症，皆误治所致也。

目击者　实痛心　人之死于病者少，死于药者多。今行道人先学利口，以此药杀人，即以此药得名，是可慨也。

医医法　脑后针　闻前辈云，医人先当医医。以一医而治千万人，不过千万人计耳。救一医便救千万人，救千万医便救天下后世无量恒河沙数人耳。余所以于医脑后，痛下一针。

若瘟疫　治相侔　四时不正之气，及方土异气，病人秽气，感而成病，则为瘟疫。虽有从经络入、从口鼻入之分，而见证亦以六经为据，与伤寒同。

通圣散　两解求　仲师于太阳条，独挈出发热不恶寒而渴为温病，是遵《内经》人伤于寒，则为热病；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先夏至日为病温，后夏至日为病暑之三说也。初时用麻杏甘石汤，在经用白虎加人参汤，入里用承气汤及阳明之茵陈蒿汤，少阴之黄连阿胶汤、猪苓汤，厥阴之白头翁汤等，皆其要药，究与瘟疫之病不同也。瘟疫之病，皆新感乖戾之气而发，初起若兼恶寒者，邪从经络入，用人参败毒散为匡正托邪法。初起若兼胸满口吐黄涎者，邪从口鼻入，用藿香正气散为辛香解秽法。唯防风通圣散面面周到，即初起未必内实，而方中之硝黄，别有妙用，从无陷邪之害。若读仲师书死于句下者，闻之无不咋舌，而不知其有利无弊也。

六法备　汗为尤　汗、吐、下、温、清、补，为治伤寒之六法。六法中唯取汗为要，以瘟疫得汗则生，不得汗则死。汗期以七日为准，如七日无汗，再俟七日以汗之。又参论中圣法，以吐之、下之、温之、清之、补之，皆所以求其汗也。详于《时方妙用》中。

达原饮　昧其由　吴又可谓病在膜原，以达原饮为方，创异说以欺人，实昧其病由也。

司命者　勿逐流　医为人之司命，熟读仲圣书而兼临症之多者，自有定识，切不可随波逐流。

## 妇人经产杂病第二十三

妇人病　四物良　与男子同，唯经前产后异耳。《济阴纲目》以四物汤加香附、炙草为主，凡经前产后，俱以此出入加减。

月信准　体自康　经水一月一至，不愆其期，故名月信。经调则体自康。

渐早至　药宜凉　血海有热也，宜加味四物汤，加续断、地榆、黄芩、黄连之类。

渐迟至　重桂姜　血海有寒也，宜加味四物汤，加干姜、肉桂之类；甚，加附子。

错杂至　气血伤　经来或早或迟不一者，气血虚而经乱也，宜前汤加人参、白术、黄耆之类。

归脾法　主二阳　《内经》云：二阳之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为女子不月。宜归脾汤。

兼郁结　逍遥长　郁气伤肝，思虑伤脾，宜加味逍遥散。

种子者　即此详　种子必调经，以归脾汤治其源，以逍遥散治其流，并以上诸法皆妙，不必他求。唯妇人体肥厚者，恐子宫脂满，另用二陈汤，加川芎、香附为丸。

经闭塞　禁地黄　闭寒脉实，小腹胀痛，与二阳病为女子不月者不同。虽四物

汤为妇科所不禁，而经闭及积瘀实症，宜去地黄之濡滞，恐其护蓄，血不行也。加醋炒大黄二钱、桂一钱、桃仁二钱，服五六剂。

孕三月　六君尝　得孕三月之内，多有呕吐、不食，名恶阻，宜六君子汤。俗疑半夏碍胎，而不知仲师惯用之妙品也。高鼓峰云：半夏合参术为安胎、止呕、进食之上药。

安胎法　寒热商　四物汤去川芎为主。热加黄芩、白术、续断，寒加艾叶、阿胶、杜仲、白术。大抵胎气不安，虚寒者多。庸医以胎火二字惑人，误人无算。

难产者　保生方　横生倒产、浆水太早、交骨不开等症，宜保生无忧散。

开交骨　归芎乡　交骨不开，阴虚故也，宜加味芎归汤。

血大下　补血汤　胎，犹舟也。血，犹水也。水满则舟浮。血下太早，则干涸而胎阻矣，宜当归补血汤加附子三钱。欲气旺则血可速生，且欲气旺而推送有力，加附子者取其性急，加酒所以速耆、归之用也。保生无忧散治浆水未行，此方治浆水过多，加味归芎汤治交骨不开。三方鼎峙，不可不知。

脚小指　艾火炀　张文仲治妇人横产手先出，诸般符药不效，以艾火如小麦大，灸产妇右脚小指头尖，下火立产。

胎衣阻　失笑匡　胎衣不下，宜以醋汤送失笑散三钱，即下。

产后病　生化将　时医相传云，生化汤加减，治产后百病。若非由于停瘀而误用之，则外邪反入于血室，中气反因以受伤，危症蜂起矣。慎之，慎之！

合诸说　俱平常　以上相沿之套法，轻病可愈，治重病则不效。

资顾问　亦勿忘　商治时不与众医谈到此法，反为其所笑。

精而密　长沙室　《金匮要略》第二十卷、第二十一卷、第二十二卷，义精而法密。

妊娠篇　丸散七　《妊娠篇》凡十方：丸散居七，汤居三。盖以汤者，荡也。妊娠以安胎为主，攻补俱不宜骤，故缓以图之，即此是法。

桂枝汤　列第一　此汤表症得之为解肌和营卫，内症得之为化气调阴阳，今人只知为伤寒首方。此于《妊娠篇》列为第一方，以喝醒千百庸医之梦，亦即是法。师云：妇人得平脉，阴脉小弱，其人渴不能食，无寒热，名妊娠，桂枝汤主之。注：阴搏阳别为有子，今反云阴脉弱小，是孕只两月，蚀下焦之气，不能作盛势也，过此则不然。妊娠初得，上下本无病，因子室有凝，气溢上下，故但以芍药一味固其阴气，使不得上溢。以桂姜、甘、枣扶上焦之阳，而和其胃气，但令上焦之阳气充，能御相侵之阴气足矣。未尝治病，正所以治病也。

附半姜　功超轶　时医以半夏、附子坠胎不用，干姜亦疑其热而罕用之，而不知附子补命门之火以保胎，半夏和胃气以安胎，干姜暖土脏使胎易长。俗子不知。

内十方　皆法律　桂枝汤治妊娠，附子汤治腹痛少腹如扇，茯苓桂枝丸治三月余漏下、动在脐上为癥瘕，当归芍药 散治怀妊腹中疠痛，干姜人参半夏丸治妊娠呕吐不止，当归贝母苦参丸治妊娠小便难，当归散妊娠常服，白术散妊娠养胎，方方超妙，用之如神。惟妊娠有水气、身重、小便不利、恶寒、起即头眩，用葵子茯苓散不能无疑。

产后篇　有神术　共九方。

小柴胡　首特笔　妊娠以桂枝汤为第一方，产后以小柴胡汤为第一方，即此是法。新产妇人有三病：一者病痉，二者病郁冒，三者大便难。产妇郁冒、脉微弱、呕不能食、大便反坚、但头汗出者，以小柴胡汤主之。

竹叶汤　风痉疾　《金匮》云：产后中风、发热、面正赤、喘而头痛，竹叶汤主之。钱院使注云：中风之下，当有病痉者三字。按：庸医于此症，以生化汤加姜、桂、荆芥、益母草之类，杀人无算。

阳旦汤　功与匹　即桂枝汤增加附子，《活人》以桂枝汤加黄芩者误也。风乘火势，火借风威，灼筋而成痉，宜竹叶汤。若数日之久，恶寒症尚在，则为寒风，宜此汤。二汤为一热一寒之对子。师云：产后风续续数十日不解，头微痛、恶寒、时时有热、心下闷、干呕，汗出虽久，阳旦证续在者，可与阳旦汤。

腹痛条　须详悉　此下八句，皆言腹痛不同，用方各异。

羊肉汤　疗痛谧　痛者，痛之缓也，为虚症。

痛满烦　求枳实　满烦不得卧，里实也，宜枳实芍药散。二味无奇，妙在以麦粥下之。

著脐痛　下瘀吉　腹中有瘀血，著于脐下而痛，宜下瘀血汤。

痛而烦　里热窒　小腹痛虽为停瘀，而不大便、日晡烦躁、谵语，非停瘀专症也。血因热裹而不行，非血自结于下，但攻其瘀而可愈也。《金匮》以大承气汤攻热。

攻凉施　毋固必　攻有大承气汤，凉有竹皮大丸、白头翁加甘草阿胶汤。《金匮》云：病解能食，七八日更发热者，此为胃实，大承气汤主之。又云：妇人乳中虚，烦乱呕逆，安中益气，竹皮大丸主之。又云：产后下利虚极，白头翁加甘草阿胶汤主之。读此，则知丹溪产后以大补气血为主，余以末治之说，为大谬也。

杂病门　还熟读　《金匮》云：妇人之病，以因虚、积冷、结气六字为纲，至末段谓千变万端，总出于阴阳虚实。而独以弦紧为言者，以经阻之始，大概属寒，气结则为弦，寒甚则为紧，以此为主，而参之兼脉可也。

二十方　效俱速

随证详　难悉录

唯温经　带下服　十二癥、九痛、七害、五伤、三痼共三十六种。因经致病，统名曰带下，言病在带脉，非近时赤白带下之说也。温经汤治妇人年五十，前阴下血、暮发热、手掌烦热、腹痛、口干云云。其功实不止此也。

甘麦汤　脏躁服　《金匮》云：妇人脏躁，悲伤欲哭，象如神灵所作，数欠伸，甘麦大枣汤主之。

药到咽　效可卜　闽中诸医，因余用此数方奇效，每缮录于读本之后，亦医风之将转也。余日望之。

道中人　须造福

## 小儿第二十四

小儿病　多伤寒　喻嘉言曰：方书谓小儿八岁以前无伤寒，此胡言也。小儿不耐伤寒，初传太阳一经，早已身强、多汗、筋脉牵动、人事昏沉，势已极于本经，误药即死，无由见其传经，所以谓其无伤寒也。俗云惊风皆是。

稚阳体　邪易干　时医以稚阳为纯阳，生死关头，开手便错。

凡发热　太阳观　太阳主身之表，小儿腠理未密，最易受邪。其症头痛、项强、发热、恶寒等小儿不能自明，唯发热一扪可见。

热未已　变多端　喻嘉言曰：以其头摇手动也，而立抽掣之名；以其卒口噤、脚挛急也，而立目斜、心乱、搐搦之名；以其脊强背反也，而立角弓反张之名；造出种种不通名目，谓为惊风。而用攻痰、镇惊、清热之药，投之立死矣。不知太阳之脉起

于目内眦、上额交巅入脑、还出别下项、夹脊抵腰中，是以见上诸症。当时若以桂枝汤照法服之，则无余事矣。过此失治，则变为痉症。无汗用桂枝加葛根汤，有汗用桂枝加栝蒌根汤，此太阳而兼阳明之治也。抑或寒热往来，多呕，以桂枝汤合小柴胡汤或单用小柴胡汤，此太阳而兼少阳之治也。

太阳外　仔细看　喻嘉言云：三日即愈为贵，若待经尽方解，必不能耐矣。然亦有耐得去而传他经者，亦有即时见他经之症者，宜细认之。

遵法治　危而安　遵六经提纲之法而求之，详于《伤寒论》。

若吐泻　求太阴　太阴病以吐食、自利、不渴、手足自温、腹时痛为提纲，以理中汤主之。

吐泻甚　变风淫　吐泻不止，则土虚而木邪乘之。《左传》云：风淫末疾。末，四肢之末也。即抽掣挛急之象。

慢脾说　即此寻　世谓慢脾风多死，而不知即太阴伤寒也。有初时即伤于太阴者，有渐次传入太阴者，有误用神曲、麦芽、山查、萝卜子、枳壳、葶苈、大黄、瓜蒌、胆南星等药陷入太阴者。既入太阴，其治同也。如吐泻后，冷汗不止，手足厥逆，理中汤加入附子，或通脉四逆汤、白通汤佐之，此太阴而兼少阴之治也。如吐泻手足厥冷、烦躁欲死、不吐食而吐涎沫，服理中汤不应，宜吴茱萸汤佐之，此太阴而兼厥阴之治也。若三阴热化之证，如太阴腹时痛时止，用桂枝加芍药汤。大便实而痛，用桂枝加大黄汤。少阴之咳而呕渴，心烦不得眠，宜猪苓汤。心中烦、不得卧，宜黄连阿胶汤。厥阴之消渴、气冲、吐蛔、下利，宜乌梅丸。下利后重、喜饮水，用白头翁汤等症亦间有之。熟《伤寒论》者自知，而提纲不在此也。

阴阳证　二太擒　三阳独取太阳，三阴独取太阴，擒贼先擒王之手段也。太阳阳明少阳为三阳，太阴少阴厥阴为三阴。

千古秘　理蕴深　喻嘉言通禅理，后得异人所授，独得千古之秘。胡卣臣曰：习幼科者，能虚心领会，便可免乎殃咎，若骇为异说，则造孽无极矣。

即痘疹　此传心　痘为先天之毒，伏于命门，因感外邪而发。初起时用桂枝汤等，从太阳以化其气，气化则毒不留，自无一切郁热诸症，何用服连翘、紫草、牛蒡、生地、犀角、石膏、芩、连诸药，以致寒中变症乎？及报点已齐后，冀其浆满，易于结痂而愈，当求之太阴，用理中汤等补中宫土气，以为成浆脱痂之本，亦不赖保元汤及鹿茸、人乳、糯米、桂圆之力也。若用毒药取浆，先损中宫土气，浆何由成？误人不少！此古今痘书所未言，唯张隐庵《侣山堂类辩》微露其机于言外，殆重其道而不敢轻泄欤？疹症视痘症稍轻，亦须知此法。高士宗《医学真传》有桂枝汤加金银花、紫草法。

谁同志　度金针

## 附敷药拔风害人说

《金匮》云：人得风气以生长。此一语最精，风即气也。人在风中而不见风，犹鱼在水中而不见水，鼻息出入，顷刻离风即死。但风静即为养人之和风，风动即为杀人之邪风。若大人之中风，小儿之惊风、卒倒、搐掣、角弓反张、目上视、口流涎，皆风动之象，即气之乖也。医者，宜化邪风为和风，即所以除邪气而匡正气。闽中市医，遇小儿诸病及惊痫危症，以蓖麻子、巴豆、南星、莱菔子、全蝎、大黄、急性子、皂角为末。加樗皮、冰片、麝香。以麻油或白蜜，或姜、葱汁调。敷于囟门以及胸中、脐中、足心，为拔风法。秘其方以射利，十敷十死。既死而仍不归怨之者，以为外敷之法，不防姑试，俟未效而即去之，似不为害。而不知一敷之后，元气为其拔散，即揭

去其药，而既散之气，永不能使之复聚矣。况囟门为元阳之会，胸中为宗气之宅，脐中为性命之根，足心为肾脉之本，皆不可轻动。昔人以附子、海狗肾补药敷于脐中而蒸之，名医犹且戒其勿用，况大伤人之物乎？凡以保赤为心者，宜共攻此法。而又有惑于急惊、慢惊、食积之说，预用羌活、独活、防风、秦艽、前胡、赤芍、钩藤钩、荆芥、天麻、厚朴、神曲、山查、苍术、胆星、葶苈子、萝卜子、贝母、牛黄、朱砂、天竺黄、枳壳、杏仁、石菖蒲、甘草，或合为一方，或分为二三方者，亦五十步笑百步耳。

# 卷 之 三

## 中 风 方

小续命汤（《千金》） 中风总方。

麻黄（去节根） 人参 黄芩 川芎 白芍 炙草 杏仁

防己 桂枝 防风各一钱 附子五分（炮）

加生姜三片，水二杯半，先煎麻黄至二杯，入诸药，煎八分服。

《古今录验》续命汤 治中风风痱，身体不能自收持，口不言，昏冒不知痛处；或拘急不能转侧。方出《金匮》附方。

麻黄 桂枝 当归 人参 石膏 干姜 甘草各三钱

川芎一钱五分 杏仁十三枚又一枚取三分之一

水三杯，煎一杯，温服。当小汗，薄覆脊凭几，汗出则愈。不汗更服，无所禁，勿当风。并治但伏不得卧，咳逆上气，面目浮肿。

三化汤 治热风中脏，大便不通。

大黄 羌活 枳壳各三钱

水二杯，煎八分服。

稀涎散 治中风口噤，并治单蛾、双蛾。

巴豆六枚（每枚分作两片） 牙皂三钱（切） 明矾一两

先将矾化开，却入二味搅匀，待矾枯为末，每用三分吹喉中。痰盛者，灯心汤下五分，在喉即吐，在膈即下。

参附汤 元气暴脱，以此方急回其阳，可救十中一二。

人参一两 附子五钱

水二杯半，煎八分服。此汤治肾气脱。以人参换白术，名术附汤，治脾气脱；换黄耆名，耆附汤，治卫气脱；换当归，名归附汤，治营气脱。

三生饮 治寒风中脏，四肢厥冷，痰涎上涌。

生乌头二钱 生南星二钱 生附子三钱 木香五分 生姜五片

水二杯，煎七分。薛氏用人参一两，煎汤半杯调服。

防风通圣散 治热风卒中，外而经络手足瘛疭，内而脏腑二便闭塞，用此两解之。较之三化汤较妥，亦为类中风实火治法。所用表药，火郁发之之义也；所用下药，釜下抽薪之义也。

防风 荆芥 连翘 麻黄 薄荷 川芎 当归 白芍 白术 山栀 大黄 芒硝各五分 黄芩 石膏 桔梗各一钱 甘草二钱 滑石三钱

水二杯，加生姜三片，煎八分服。自利，去硝、黄；自汗，去麻黄，加桂枝；涎嗽，加半夏、五味。

地黄饮子 治类中风肾虚火不归源，舌强不能言，足废不能行。类中风虚火治

法。

熟地　远志　山茱肉　巴戟天　石斛　石菖蒲　五味子　肉苁蓉（洗）　肉桂　麦冬　附子　茯苓各三钱

加薄荷叶七叶，水二杯，煎八分服。此方法在轻煎，不令诸药之味尽出。其性厚重，以镇诸逆；其气味轻清，速走诸窍也。

补中益气汤　治劳役饥饱过度，致伤元气，气虚而风中之。此类中风气中虚证，更有七气上逆，亦名气中，宜越鞠丸之类。

炙耆二钱　人参　白术（炒）　当归各一钱　炙草　陈皮各五分　升麻　柴胡各三分

加生姜三片，大枣二枚，水二杯，煎八分服。

二陈汤　痰饮通剂。

陈皮一钱五分　半夏　茯苓各三钱　炙草一钱

加生姜三片，水三杯，煎七分服。加白术一钱，苍术二钱，竹沥四汤匙，生姜汁二汤匙，名加味二陈汤，治类中风痰中证。亦名湿中，以湿生痰也。加枳实、胆南星、竹茹，名涤痰汤。

加味六君子汤　治中风王道之剂。

方见“隔食”。

加麦冬三钱为君，附子一钱为使，再调入竹沥五钱，生姜汁二钱，以行经络之痰，久服自愈。

资寿解语汤（喻嘉言）　治中风脾缓，舌强不语，半身不遂，与地黄饮子同意。但彼重在肾，此重在脾。

防风　附子　天麻　枣仁各二钱　羚角　肉桂各八分　羌活　甘草各五分

水二杯，煎八分，入竹沥五钱，姜汁二钱五分服。

喻嘉言治肾气不荣于舌本，加枸杞、首乌、生地、菊花、天冬、石菖蒲、元参。

侯氏黑散（《金匮》）　治大风四肢烦重，心中恶寒不足者。《外台》治风癫。

菊花四两　白术　防风各一两　桔梗八钱　细辛　茯苓　牡蛎　人参　人参　矾石　当归　川芎　干姜　桂枝各三钱　黄芩五钱

上十四味，杵为散。酒服方寸匕，约有八分，余每用一钱五分，日二服，温酒调服。忌一切鱼肉、大蒜，宜常冷食，六十日止，热即下矣。

风引汤（《金匮》）　除热瘫痫，治大人风引，少小惊痫瘛疭，日数十发。

大黄　干姜　龙骨各一两　桂枝一两五钱　甘草　牡蛎各一两　寒水石　赤石脂　石膏　滑石　紫石英　白石脂各三两

上十二味，研末粗筛，用韦布盛之。取三指，约六七钱。井花水一杯，煎七分，温服。按：干姜宜减半。

## 附录中风俗方杀人以示戒

俗传中风方　风症以攻痰为大戒，凡人将死之顷，皆痰声漉漉，不独中风一症。元阳无主，一身之津血俱化为痰，欲攻尽其痰，是欲攻尽其津血也。故录此以为戒。

胆南星（寒腻大伤胃气，且能引痰入于心包、肝、胆以成痼疾。制一二次者力尚轻，若九制则为害愈酷）　枳壳（耗散元气，痰盛得此，暂开少顷，旋而中气大伤，痰涎如涌）　石菖蒲（能开心窍，心窍开则痰涎直入其中，永无出路）　半夏（此药虽能降逆开结，但与胆星同用，未免助纣为虐）　秦艽　羌活　天麻　羚角　防风　钩藤钩（以上六味虽风证所不忌，但无要药以主持之，亦徒成糟粕无用之物）　天竺黄

（真者难得，然亦治火痰之标品） 僵蚕（虽祛风之正药，但力薄不足恃） 牛黄（虽为风痰之妙药，然与胆南星、石菖蒲、枳壳同用，则反引痰入于心窍，驱之弗出矣） 竹沥（以姜汁和之，虽能驱经络之痰，而与胆星等同用，不得中气之输布，反致寒中败胃之患） 甘草（虽为元老之才，但与诸药同用，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亦无如之何矣）

以上诸品，或作一方，或分作二三方。患者误服之，轻者致重，重者即死；即幸免于死，亦必变为痴呆及偏枯无用之人矣，戒之！

## 虚 劳 方

**归脾汤** 此方补养后天第一药。治食少、不眠、怔忡，吐血下血，大便或溏或秘，妄梦健忘，七情所伤，遗精带浊，及女子不月等证。

炙耆三钱 人参 白术（蒸） 枣仁（炒黑） 当归身 龙眼肉 茯神各二钱 木香五分 炙草一钱 远志五分（去心）

水三杯，煎八分，温服。高鼓峰去木香，加白芍一钱五分，甚妙；咳嗽，加麦冬二钱，五味七分；郁气，加贝母二钱；脾虚发热，加丹皮、栀子。

**六味地黄丸** 壮水之主，以制阳光。凡一切吐血、下血、咳嗽、不眠、骨蒸、遗精、淋浊，属于阴虚者，无不统治之。

熟地八两 山茱肉四两 怀山药四两 丹皮 茯苓 泽泻各三两

研末，炼密为丸，如桐子大，晒干。每服三钱，淡盐汤送下，一日两服。加五味子，名都气丸；加麦冬，名八仙长寿丸，治咳嗽；本方减两为钱，水煎服，名六味地黄汤。

**八味地黄丸** 益火之源，以消阴翳。治腰膝无力，饮食不进，肿胀疝瘕，阳痿遗精带浊，属于元阳虚者，无不统治之。

即六味丸加附子、肉桂各一两。本方去附子，名七味丸，能引火归源；本方去附子，加五味子，名加减八味丸，治大渴不止。本方加牛膝、车前子，名《济生》肾气丸，俗名《金匮》肾气丸，治水肿喘促；本方减两为钱，水煎服，名八味汤。

**小建中汤**（仲景） 此方为治虚痨第一方，今人不讲久矣！凡痨证必有蒸热，此方有姜桂以扶心阳，犹太阳一出，则爝火无光，即退热法也。凡痨证必饮食日少，此方温脾，即进食法也。凡痨证必咳嗽，此方补土以生金，即治嗽法也。凡痨证多属肾虚，此方补脾以输精及肾，所谓精生于谷也。今人不能读仲景书，反敢侮谤圣法，徒知生脉、六味、八味、归脾、补中，及款冬、贝母、玉竹、百合、苏陈酱、地黄炭之类，互服至死，诚可痛恨！

生白芍三钱 桂枝一钱五分 炙草一钱

加生姜一钱五分，大枣二枚，水二杯，煎八分，入饴糖三钱五分，烊服。加黄耆二钱，名黄耆建中汤，治虚痨诸不足；饱闷者，去大枣加茯苓二钱；气逆者，加半夏一钱五分；此方人参、当归、白术，俱随宜加之。

**炙甘草汤**（《金匮》） 肺燥、肺痿、咽痛、脉代等证。

生地四钱 桂枝木一钱 阿胶一钱五分 炙草二钱 人参一钱 麦冬二钱五分 枣仁（原方火麻仁）一钱五分

加生姜一钱，大枣二枚，水一杯，酒半杯，煎八分服。

**清燥救肺汤**（喻嘉言） 治燥气郁而成痨。

桑叶（经霜者去蒂）三钱 人参一钱 石膏二钱三分（研） 杏仁（去皮尖）一钱二分 甘草一钱二分 麦冬一钱 枇杷叶（去毛蜜炙）一钱三分 黑芝麻一钱五分

（炒研）

水二杯半，煎八分，热服。痰多，加贝母三钱；或加梨汁半盏。

薯蓣丸（《金匮》） 治虚痨诸不足，风气百疾。

薯蓣三十分 当归 桂枝 曲 干地黄 豆黄卷各十分 甘草二十八分 人参 阿胶各七分 芎劳 芍药 白术 麦冬 杏仁 防风各六分 柴胡 桔梗 茯苓各五分 干姜三分 白蔹二分 大枣百枚为膏

上二十一味，末之，炼蜜和丸如弹子大。空腹酒服一丸，一百丸为剂。分，去声。古以二钱半为一分。

大黄䗪虫丸（《金匮》） 治五劳虚极羸瘦，腹满不能饮食，食伤、忧伤、房室伤、饥伤、劳伤、经络荣卫伤，内有干血，肌肉甲错，目黯黑，缓中补虚。

大黄十分（蒸） 黄芩二两 甘草三两 桃仁一升 杏仁一升 芍药四两 干漆二两 干地黄十两 虻虫一升 水蛭一百个 蛴螬一升 䗪虫半升

上十二味，末之，炼蜜丸如小豆大。酒服五丸，日三服。愚按：以搜血之品，为补血之用，仿于《内经》四乌鲗骨一蔥茹丸。张路玉以此丸药料及鲍鱼入绒毛鸡腹内，黄酒、童便煮烂，汁干，将鸡去骨取肉，同诸药悬火上烘干为末，加炼蜜为丸。每服二钱，以黄酒送下，日三服。代䗪虫丸甚妥。

## 咳嗽诸方

六安煎（景岳） 治外感咳嗽。

半夏二钱 陈皮一钱五分 茯苓二钱 甘草一钱 杏仁二钱（去皮尖） 白芥子一钱（炒研）

加生姜七片，水煎服。寒甚，加细辛七分；愚每用，必去白芥子加五味子、干姜、细辛。

小青龙汤 治一切咳嗽。方见《伤寒》。方中随寒热虚实加减。唯细辛、干姜、五味三药不去，读《金匮》者自知。

加减小柴胡汤 治发热咳嗽。

柴胡四钱 半夏二钱 黄芩 炙草各一钱五分 干姜一钱 五味子八分

水二杯半，煎一杯半，去滓，再煎八分，温服，一日二服。

五味子汤（《千金》） 治伤燥咳唾中有血，牵引胸胁痛，皮肤干枯。五味子五分（研） 桔梗 甘草 紫菀茸 续断 竹茹 桑根皮各一钱 生地黄二钱 赤小豆一撮即赤豆之细者

上九味，水煎空心服。《秘旨》加白蜜一匙。愚按：赤豆易生扁豆五钱，囫囵不研，最能退热补肺，但有寒热往来忌之。去续断、赤豆、地黄，加葳蕤、门冬、干姜、细辛亦妙。

麦门冬汤（《千金》） 治大病后火热乘肺，咳唾有血，胸膈胀满，上气羸瘦，五心烦热，渴而便秘。

麦门冬二钱（去心） 桔梗 桑根皮 半夏 生地黄 紫菀茸 竹茹各一钱 麻黄七分 甘草五分（炙） 五味子十粒（研） 生姜一片

上十一味，水煎，空心服。

## 疟疾方

小柴胡汤 一切疟病俱治。

方见“伤寒”。

## 痢症方

芍药汤　行血，则脓血自愈；调气，则后重自除。三日内俱可服。

白芍　当归各二钱半　黄连　黄芩各一钱二分　桂四分　槟榔一钱　木香六分　甘草四分　大黄一钱（虚人不用）　厚朴一钱（炙）　枳壳一钱　青皮五分

水二杯，煎八分，温服。小便不利，加滑石、泽泻；滞涩难出，虚者，倍归、芍，实者，倍大黄；红痢，加川芎、桃仁。

人参败毒散　喻嘉言最重此方，令微汗则阳气升，而陷者举矣。此法时医不讲，余每用此方加陈仓米四钱，或加黄芩、黄连，屡用屡效。

羌活　独活　前胡　柴胡　川芎　枳壳　茯苓　桔梗　人参以上各一钱　甘草一分

水二杯，加生姜三片，煎七分服。加仓米，名仓廪汤，治噤口痢。

## 心腹痛胸痹方

乌梅丸　治虫痛。

方见“伤寒”。

苏合香丸　治注痛。

拙著《从众录》有方论。又鬼注不去，宜虎骨、鹿茸、羚羊角、龙骨各三钱。以羊肉汤煎，入麝香少许服。取腥膻之味，引浊阴之气从阴而泄，此喻嘉言《寓意草》法也。

香苏饮　治气痛。一切感冒俱佳。

香附二钱（制研）　紫苏叶三钱　陈皮　甘草各一钱

加生姜五片，水二杯，煎八分服。心痛，加元胡二钱，酒一盏。

七气汤（亦名四七汤）　治七情之气郁逆。

半夏　厚朴　茯苓各三钱　紫苏叶一钱

加生姜三片，水二杯，煎八分服。

百合汤　治心口痛诸药不效。亦属气痛。

百合一两　乌药三钱

水二杯，煎八分服。此方余自海坛得来。

失笑散　治一切血滞作痛如神。

五灵脂（醋炒）　蒲黄各一两

共研末。每服三钱，以醋汤送下，日二服。

桃仁承气汤　治心腹痛，大便不通，其人如狂，属死血。

桂枝二钱　桃仁十七枚（去皮尖）　大黄四钱　芒硝七分　甘草七分

水二杯，煎八分，去滓，入硝二沸，温服。

丹参饮　治心胸诸痛神验，妇人更宜。亦属血痛。亦可通治诸痛。

丹参一两，白檀香（要真者极香的切片）　砂仁各一钱

水二杯，煎八分服。

妙香散

方见“遗精”。

平胃散　治一切饮食停滞。

苍术　厚朴（炒）　陈皮各二钱　甘草一钱

加生姜五片，水二杯，煎八分服。肉积，加山查；面积，加麦芽、莱菔子；谷积，

加谷芽；酒积，加葛根、砂仁。

二陈汤

方见“中风”。

十枣汤　治水饮作痛。峻剂，不可轻用。

大戟　芫花（炒）　甘遂各等分（研末）

用大枣十枚，水二杯，煎七分，去滓，入药方寸匕约有七分服。次早当下，未下，再一服。服后体虚，以稀粥调养。

理中汤　治冷痛。

方见“伤寒”。

吴茱萸汤（仲景）　治冷痛。通治食谷欲呕，头痛如破，烦躁欲死者，及大吐不已之症。

吴茱萸二钱五分（汤泡）　人参一钱五分　大枣五枚　生姜三钱（切片）

水二杯，煎八分，温服。

金铃子散　治心口痛及胁痛、腹痛，如神。属热者。

金铃子（去核）　元胡索各二两（研末）

每服三钱，黄酒送下。

厚朴三物汤（《金匮》）　治心腹实痛，大便闭者。

厚朴四钱　大黄二钱　枳实一钱五分

水二杯，煎八分，温服。

厚朴七物汤（《金匮》）

即前方加桂枝　甘草各一钱五分　生姜二钱五分　大枣五枚

水二杯，煎八分服。呕者，加半夏一钱；寒多者，加生姜一钱五分。

附子粳米汤（《金匮》）　治腹中寒气，雷鸣切痛，胸胁逆满、呕吐。

附子二钱（制）　半夏四钱　炙草一钱　粳米五钱（布包）　大枣一枚

水二杯，煎八分，温服，日夜作三服。

大黄附子汤（《金匮》）　胁下偏痛，发热脉紧弦者。

大黄　附子各二钱　细辛一钱

水二杯，煎八分服。

当归生姜羊肉汤（《金匮》）　治心腹诸痛虚极，诸药不效者，一服如神。及胁痛里急，妇人产后腹中疠痛。

当归七钱五分　生姜一两二钱五分　羊肉四两（去筋膜，用药戥秤方准）

水五杯，煎取二杯，温服一杯，一日两服。若寒多者，加生姜五钱；痛多而呕者，加橘皮五钱，白术二钱五分。

栝蒌薤白白酒汤（《金匮》）　治胸痹喘息咳唾，胸背痛，寸沉迟，关上小紧。

栝蒌（连皮子捣）五钱　薤白（如干者用）三钱（生者用六钱）

白酒三杯，煎八分服。加半夏二钱，名栝蒌薤白半夏汤，治胸痹不得卧，心痛彻背。

大建中汤（《金匮》）　治胸大寒痛，呕不能饮食，腹中寒上冲，皮起出见有头足，上下痛不可触近。

川椒二钱（微炒出汗）　干姜四钱　人参三钱

水二钟，煎一钟，去滓，入胶饴四钱，煎取八分，温服。如一炊顷，可食热粥半碗。

## 隔食反胃方

左归饮（景岳） 即六味汤去丹皮、泽泻，加枸杞、炙草。

启隔饮（《心悟》） 治食入即吐。

川贝母一钱五分（切片不研） 沙参三钱 丹参二钱 川郁金五分 干荷蒂三个 砂仁壳四分 杵头糠二钱（布包） 茯苓一钱五分 石菖蒲四分

水二杯，煎八分服。

大半夏汤（《金匮》） 治反胃。

参二钱 半夏四钱（俗用明矾制者不可用，只用姜水浸二日，一日一换。清水浸三日，一日一换。捞起蒸熟，晒干切片用）

长流水入蜜扬二百四十遍，取三杯半，煎七分服。

吴茱萸汤

方见“心腹痛”。

六君子汤 此方为补脾健胃、祛痰进食之通剂，百病皆以此方收功。

人参 白术（炒） 茯苓 半夏各二钱 陈皮 炙草各一钱

加生姜五片，大枣二枚。水二杯，煎八分服。治反胃，宜加附子二钱，丁香、藿香、砂仁各一钱。

附子理中汤 治反胃。

即理中汤加附子三钱。治反胃，加茯苓四钱，甘草减半。

附隔食方法：

《人镜经》曰：《内经》云：三阳结谓之隔。盖足太阳膀胱经，水道不行；手太阳小肠经，津液枯槁；足阳明胃经，燥粪结聚。所以饮食拒而不入，纵入太仓，还出喉咙。夫肠胃一日一便，乃常度也。今五七日不便，陈物不去，新物不纳，宜用三一承气汤节次下之，后用脂麻饮啜之。陈腐去而肠胃洁，癥瘕尽而营卫昌，饮食自进矣。

三一承气汤

大黄 芒硝 甘草 厚朴 枳实各一钱

水二杯，煎八分服。按此方太峻，姑存之以备参考。

## 气 喘 方

苏子降气汤 治上盛下虚，气喘等证。

紫苏子二钱（微炒） 前胡 当归 半夏 陈皮 厚朴各一钱 沉香 炙草各五分

加生姜三片，大枣二枚，水二杯，煎八分服。

葶苈大枣泻肺汤（《金匮》） 治支饮满而肺气闭，气闭则呼吸不能自如，用此苦降，以泄实邪。

葶苈子（隔纸炒研如泥）二钱二分

水一杯半，大枣十二枚，煎七分，入葶苈子服之。

十枣汤

方见“心腹痛”。

小青龙汤

方见“伤寒”。

贞元饮（景岳） 阴血为阳气之依归，血虚则气无所依，时或微喘，妇人血海常虚，多有此症。景岳方意在济之缓之四字。济之以归、地，缓之以甘草，颇有意义。今

人加紫石英、黑铅之重镇，则失缓之之义；加沉香、白芥子之辛香，则失济之之义矣。且此方非为元气奔脱而设，时医每遇大喘之症，必以此方大剂与服。气升则火升，偶得濡润之药，气亦渐平一晌，旋而阴柔之性与饮水混为一家，则胸膈间纯是阴霾之气，其人顷刻归阴矣。吾乡潘市医倡此法以局人神智，无一人悟及，诚可痛恨！

熟地黄五七钱或一二两　当归身三四钱　炙草一二三钱

水三四杯，煎八分服。

苓桂术甘汤（《金匮》）　治气短。喻嘉言云：此治呼气短。

茯苓四钱　白术　桂枝各二钱　炙草一钱五分

水二杯，煎八分服。

肾气丸（《金匮》）　治气短。喻嘉言云：此治吸气短，即八味地黄丸，但原方系干生地黄、桂枝。

茯苓甘草大枣汤（仲景）　治气喘脐下动气，欲作奔豚。

茯苓六钱　桂枝　甘草（炙）各二钱　大枣四枚

用甘澜水三杯半，先煎茯苓至二杯，入诸药，煎七分服。作甘澜水法：取长流水扬之数百遍，或千遍愈妙。

真武汤（仲景）　镇水逆，定痰喘之神剂。

茯苓　芍药　生姜（切）各三两　白术二两　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

上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七合，日三服。宜倍茯苓。咳嗽甚者，去生姜，加干姜一钱五分，五味、细辛各一钱。

黑锡丹　治脾肾虚冷，上实下虚，奔豚，五种水气，中风痰潮危急。

喻嘉言曰：凡遇阴火逆冲，真阳暴脱，气喘痰鸣之急症，舍此方再无他法可施。予每用小囊佩带随身，恐遇急症不及取药，且欲吾身元气温养其药，借手效灵，厥功历历可纪。即痘症倒塌逆候，服此亦可回生。

沉香　附子（炮）　胡芦巴　肉桂各一钱　小茴香　补骨脂　肉豆蔻　木香　金铃子（去核）各一两　硫黄　黑铅（与硫黄炒成砂子）各三两

上为末，酒煮面糊丸梧子大，阴干，以布袋擦令光莹。每服四五十丸，姜汤送下。

## 血症方

麻黄人参芍药汤（东垣）　治吐血外感寒邪，内虚蕴热。

桂枝五分（补表虚）　麻黄（去外寒）　黄耆（实表益卫）　炙甘草（补脾）　白芍（安太阴）　人参（益元气而实表）　麦冬（补肺气）各三分　五味子五粒（安肺气）　当归五分（和血养血）

水煎，热服。按此方以解表为止血，是东垣之巧思幸中，非有定识也。观其每味自注药性，俱悖圣经，便知其陋。

甘草干姜汤（《金匮》）

炙甘草四钱　干姜二钱（炮）

水二杯，煎八分服。

柏叶汤（《金匮》）　治吐血不止。

柏叶（生用）三钱，无生者用干者二钱　干姜一钱　艾叶（生用）二钱（如无生者，用干者一钱）

水四杯，取马通二杯，煎一杯服。如无马通，以童便二杯，煎八分服。

黄土汤（《金匮》）　治先便后血为远血。亦治衄血、吐血、血不止。

灶心黄土八钱（原方四钱）　生地　黄芩　甘草　阿胶　白术　附子（炮）各一

钱五分

水三杯，煎八分服。

赤小豆散（《金匮》） 治先血后便为近血。

赤小豆（浸令出芽晒干）一两 当归四钱

共研末。每服三钱，浆水下。即洗米水，三日后有酸味是也。按凡止血标药可随宜作引，血余灰可用一二两同煎，诸血皆验。栀子、茜草、干侧柏治上血，槐花、生地黄、乌梅、续断治血崩。凡下血及血痢，口渴，后重，脉洪有力者为火盛。可用苦参子去壳，仁勿破，外以龙眼肉包之，空腹以仓米汤送下九粒，一日二三服，渐加至十四粒，二日效。

## 水肿方

五皮饮 此方出华元化《中藏经》，以皮治皮，不伤中气，所以为治肿通用之剂。

大腹皮（酒洗） 桑白皮（生）各三钱 云苓皮四钱 陈皮三钱 生姜皮一钱

水三杯，煎八分，温服。上肿，宜发汗，加紫苏叶、荆芥各二钱，防风一钱，杏仁一钱五分；下肿，宜利小便，加防己二钱，木通、赤小豆各一钱三分；喘而腹胀，加生莱菔子、杏仁各二钱；小便不利者，为阳水，加赤小豆、防己、地肤子；小便自利者，为阴水，加白术二钱，苍术、川椒各一钱五分；热，加海蛤三钱，知母一钱五分；寒，加附子、干姜各二钱，肉桂一钱；呕逆，加半夏、生姜各二钱；腹痛，加白芍一钱，桂枝一钱，炙甘草一钱。

导水茯苓汤 治水肿，头面、手足、遍身肿如烂瓜之状，按而塌陷。胸腹喘满，不能转侧安睡，饮食不下。小便秘涩，溺出如割，或如黑豆汁而绝少。服喘嗽气逆诸药不效者，用此即渐利而愈。

泽泻 赤茯苓 麦门冬（去心） 白术各二两 桑白皮 紫苏 槟榔 木瓜各一两 大腹皮 陈皮 砂仁 木香各七钱五分

上㕮咀，每服一二两，水二杯，灯草三十根，煎八分，食远服。如病重者，可用药二两，又加麦冬及灯草半两，以水一斗，于砂锅内熬至一大碗。再下小锅内，煎至一鍾。五更空心服。

加减《金匮》肾气丸 治脾肾两虚，肿势渐大，喘促不眠等证。

熟地四两 云茯苓三两 肉桂 牛膝 丹皮 山药 泽泻 车前子 山茱萸各二两 附子五钱

研末，炼蜜丸如桐子大。每服三钱，灯草汤送下，一日两服。以两为钱，水煎服，名加减《金匮》肾气汤，但附子必倍用方效。加川椒目一钱五分，巴戟天二钱，治脚面肿。

## 风水

因风而病水也。

防己黄耆汤（《金匮》） 治风水，脉浮身重，汗出恶风。

防己三钱 炙草一钱五分 白术二钱 黄耆三钱 生姜四片 大枣一枚

水二杯，煎八分服。服后如虫行皮中，从腰下如冰，后坐被上，又以一被绕腰下，温令微汗瘥。喘者，加麻黄；胃中不和者，加芍药；气上冲者，加桂枝。

虚汗自出，故不用麻黄以散之，只用防己以驱之。服后身如虫行及腰下如冰云云，皆湿下行之征也，然非耆、术、甘草，焉能使卫气复振，而驱湿下行哉！

越婢汤（《金匮》） 治恶风一身悉肿，脉浮不渴，续自汗出，无大热者。

麻黄六钱 石膏八钱 甘草二钱 生姜三钱 大枣五枚

水四杯，先煮麻黄至三杯，去沫，入诸药煎八分服，日夜作三服。恶风者，加附子一钱。风水，加白术三钱。

前云身重为湿多，此云一身悉肿为风多。风多气多热亦多，且属急风，故用此猛剂。

杏子汤　脉浮者为风水，发其汗即已。方阙，或云即甘草麻黄汤加杏仁。

## 皮　水

水行于皮中也。其脉浮，外证跗肿，按之没指。曰不恶风者，不兼风也。曰其腹如鼓者，外有胀形内不坚满也。曰不渴者，病不在内也。曰当发其汗者，以水在皮宜汗也。

防己茯苓汤（《金匮》）　治四肢肿，水在皮中聂聂动者。

防己　桂枝　黄耆各三钱　茯苓六钱　炙草一钱

水三杯，煎八分服，日夜作三服。

药亦同防己黄耆汤，但去术加桂、苓者，风水之湿在经络，近内；皮水之湿在皮肤，近外。故但以苓协桂，渗周身之湿，而不以术燥其中气也。不用姜、枣者，湿不在上焦之营卫，无取乎宣之也。

蒲灰散（《金匮》）　厥而为皮水者，此主之。肿甚而溃之逆证，厥之为言逆也。

蒲灰半斤　滑石一斤

为末。饮服方寸匕，日三服。

愚按：当是外敷法，然利湿热之剂，亦可内服外掺也。

越婢加术汤（《金匮》）　里水此主之，甘草麻黄汤亦主之。按里水当是皮水笔误也。或水在皮里，即皮水之重者，亦未可知。

方见《风水》。

甘草麻黄汤

甘草四钱　麻黄二钱

水二杯，先煮麻黄至一杯半，去沫，入甘草煮七分服。重覆汗出，不汗再服，慎风寒。二药上宣肺气，中助土气，外行水气。

## 正　水

水之正伏也。其脉迟者，水属阴也。外证自喘者，阴甚于下，不复与胸中之阳气相调，水气格阳而喘也。其目窠如蚕，两胫肿大诸证，《金匮》未言，无不俱见。

愚按：正水《金匮》未出方。然提纲云：脉沉迟外证自喘，则真武汤、小青龙汤皆正治之的方，越婢加附子汤、麻黄附子汤亦变证之备方，桂甘麻辛附子汤加生桑皮五钱、黑豆一两，为穷极之巧方，此正水之拟治法也。

## 石　水

谓下焦水坚如石也。其脉自沉，外证少腹满，不喘。

麻黄附子汤

麻黄三钱　炙草二钱　附子一钱

水二杯，先煮麻黄至一杯半，去沫，入诸药煎七分温服，日作三服。此即麻黄附子甘草汤，分两略异。即以温经散寒之法，变为温经利水之妙。

## 黄　汗

汗出沾衣而色黄也。汗出入水，水邪伤心；或汗出当风所致。汗与水皆属水气，因其入而内结，则郁热而黄，其脉沉而迟。外证身发热，四肢头面肿，久不愈必致痈脓。

黄耆桂枝芍药苦酒汤（《金匮》）　治身体肿，发热汗出而渴，状如风水。汗出沾衣色正黄如蘗汁，脉自沉（风水脉浮，黄汗脉沉）。以汗出入水中浴，水从毛孔入

得之。(水气从毛孔入而伤其心，故水火相侵而色黄，水气搏结，而脉沉也。凡看书宜活看，此证亦有从酒后汗出当风所致者，虽无外水，而所出之汗，因风内返亦是水。凡脾胃受湿，湿久生热，湿热交蒸而成黄色，皆可以汗出。入水之意，悟之)

黄耆五钱　芍药　桂枝各三钱

苦酒一杯半，水一杯，煎八分，温服。当心烦，至六七日乃解。(汗出于心，苦酒止之太急，故心烦。至六七日，正复而邪自退也)

桂枝加黄耆汤(《金匮》)　黄汗之病，两胫自冷，盗汗出。汗已反发热，久久身必甲错，发热不止者，必生恶疮。若身重汗出已辄轻者，久久必身瞤，瞤即胸中痛。又从腰以上汗出，下无汗，腰髖弛痛，如有物在皮中状。剧者不能食，身疼重，烦躁小便不利(以上皆黄汗之变证、师备拟之，以立治法。兹因集隘，不能全录，只辑其要)。此为黄汗。(言变证虽多，而其源总由水气伤心所致。结此一句，见治法不离其宗)

桂枝　芍药　生姜各三钱　甘草(炙)　黄耆各二钱　大枣四枚

水三杯，煮八分，温服。须臾啜热粥一杯余，以助药力。温覆取微汗，若不汗，更服。前方止汗，是治黄汗之正病法。此方令微汗，是治黄汗之变症法。

## 胀满蛊胀方

七气汤　治实胀属七情之气者。

方见“心腹痛”。

胃苓散　消胀行水。

苍术一钱五分(炒)　白术　厚朴各一钱五分　桂枝一钱　陈皮　泽泻　猪苓各一钱五分　炙草七分　茯苓四钱

加生姜五片，水三杯，煎八分服。去桂、草，以煨半熟蒜头捣为丸。陈米汤下三四钱，一日两服更妙。

厚朴三物汤

厚朴七物汤

二方俱见“腹痛”。

桂甘姜枣麻辛附子汤(《金匮》)　治气分，心下坚大如盘，边如旋怀。

桂枝　生姜各三钱　甘草　麻黄　细辛各二钱　附子一钱　大枣三枚

水三杯，先煮麻黄至二杯，去沫，入诸药，煎八分，温服，日夜作三服。当汗出如虫行皮上即愈。

此症是心肾不交病。上不能降，下不能升，日积月累，如铁石难破。方中桂、甘、姜、枣以和其上，而复用麻黄、细辛、附子少阴的剂以治其下，庶上下交通而病愈。所谓大气一转，其气乃散也。

枳术汤(《金匮》)　治心下坚大如盘(如盘而不如杯，邪尚散漫未结，虽坚大而不满痛也)，水饮所作(与气分有别也，气无形以辛甘散之，水有形以苦泄之)。

枳实二钱　白术四钱

水二杯，煎八分服，日夜作三服。腹中软即止。

禹余粮丸(《三因》)　治十肿水气，脚膝肿，上气喘急，小便不利，但是水气，悉皆主之(许学士及丹溪皆云此方治臌胀之要药)。

蛇含石(大者)三两(以新铁铫盛，入炭火中烧石与铫子一般红，用钳取石，倾入醋中，候冷取出，研极细)　禹余粮石三两　真针砂五两(先以水淘净炒干，入余粮一处，用米醋二升，就铫内煮醋干为度，后用铫。并药入炭中，烧红钳出，倾药净

砖地上，候冷研细）

以三物为主。其次量人虚实，入下项。治水妙在转输，此方三物，既非大戟、甘遂、芫花之比，又有下项药扶持，故虚人老人亦可服。

羌活　木香　茯苓　川芎　牛膝（酒浸）　桂心　蓬术　青皮　附子（炮）　干姜（炮）　白豆蔻（炮）　大茴香（炒）　京三棱（炮）　白蒺藜　当归（酒浸一宿）各半两

上为末，入前药拌匀，以汤浸蒸饼，捩去水，和药再杵极匀，丸如桐子大。食前温酒白汤送下三十丸至五十丸。最忌盐，一毫不可入口，否则发疾愈甚。但试服药，即于小便内旋去，不动脏腑。病去日，日三服，兼以温和调补气血药助之，真神方也。

此方昔人用之屡效，以其大能暖水藏也，服此丸更以调补气血药助之，不为峻也。

## 暑症方

六一散（河间）　治一切暑病。

滑石六两　甘草一两

研末，每服三钱，井花水下，或灯草汤下。

白虎汤（仲景）　治伤暑大渴、大汗之证。

方见《伤寒》。加人参者，以暑伤元气也。加苍术者，治身热足冷，以暑必挟湿也。

香薷饮　治伤暑，发热，身痛，口燥，舌干，吐泻。

甘草一钱　厚朴一钱五分　扁豆二钱　香薷四钱

水二杯，煎八分，冷服或温服。泻利，加茯苓、白术；呕吐，加半夏；暑气发搐，加羌活、秦艽。

大顺散　治阴暑，即畏热贪凉之病。

干姜一钱（炒）　甘草八分（炒）　杏仁（去皮尖）六分（炒）　肉桂六分

共为细末。每服三钱，水一杯，煎七分服。如烦躁，井花水调下一钱。

生脉散　却暑良方。

人参一钱　麦冬三钱　五味一钱

水一杯，煎七分服。

清暑益气汤（东垣）

炙耆一钱五分　人参　白术　苍术　青皮　陈皮　麦冬　猪苓　黄柏各五分　干葛　泽泻各二钱　神曲八分　炙草　五味各三分　升麻三分　归身三分

加生姜三片，大枣二枚，水二杯，煎七分服。

一物瓜蒂汤（《金匮》）

瓜蒂二十个

水二杯，煎八分服。

## 泄泻方

胃苓散

方见“胀满”。加减详“三字经注”。

四神丸　治脾肾虚寒，五更泄泻。

补骨脂四两（酒炒）　肉豆蔻（面煨，去油）　吴茱萸（泡）　五味（炒）各二两

用红枣五两，生姜五两，同煮。去姜，将枣去皮核捣烂为丸，如桐子大。每日五更服三钱，临卧服三钱，米汤下。加白术、附子、罂粟、人参更效。

生姜泻心汤
黄连汤
甘草泻心汤
半夏泻心汤
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
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
以上六方，俱见《伤寒论读》。

按：以上诸法，与《内经》中热消痞则便寒、寒中之属则便热一节，揆脉证而择用，甚验。张石顽《医通》载之甚详，古调不弹久矣！

余新悟出一方，有泻心之意。上可消痞，下可止泻。肠热胃寒，能分走而各尽其长。非有他方，即伤寒厥阴条之乌梅丸也，屡用屡验。

# 卷 之 四

## 眩 晕 方

一味大黄散
鹿茸酒
二方见“三字经注”。

加味左归饮 治肾虚头痛如神，并治眩晕目痛。

熟地七八钱 山茱萸 怀山药 茯苓 枸杞各三钱 细辛 炙草各一钱 川芎二钱 肉苁蓉（酒洗）切片三四钱

水三杯，煎八分，温服。

正元丹（《秘旨》） 治命门火衰，不能生土，吐利厥冷。有时阴火上冲，则头面赤热，眩晕恶心。浊气逆满，则胸胁刺痛，脐肚胀急。

人参三两（用附子一两煮汁收入，去附子） 黄耆一两五钱（用川芎一两酒煮汁收入，去川芎） 山药一两（用干姜二钱煮汁收入，去干姜） 白术三两（用陈皮五钱煮汁收入，去陈皮） 茯苓二两（用肉桂六钱酒煮汁收入，晒干勿见火，去桂） 甘草一两五钱（用乌药一两煮汁收入，去乌药）

上六味，除茯苓，文武火缓缓焙干，勿炒伤药性，杵为散。每三钱，水一盏，姜三片，红枣一枚，同煎数沸，入盐一捻，和滓调服。服后，饮热酒一杯，以助药力。

## 呕 哕 吐 方

二陈汤
半夏二钱 陈皮一钱 茯苓三钱 炙草八分
加生姜三片，水二杯，煎八分服。加减法详“三字经注”。

小柴胡汤
方见“伤寒”。

吴茱萸汤
方见“隔食反胃”。

大黄甘草汤（《金匮》） 治食已即吐。
大黄五钱 甘草一钱五分
水二杯，煎八分服。

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仲景） 凡呕家夹热，不利于香砂橘半者，服此如神。

干姜　黄芩　黄连　人参各一钱五分

水一杯半，煎七分服。

进退黄连汤

黄连（姜汁炒）　干姜（炮）　人参（人乳拌蒸）一钱五分　桂枝一钱　半夏（姜制）一钱五分　大枣二枚

进法：用本方七味俱不制，水三茶杯，煎一杯温服。退法：不宜用桂枝，黄连减半，或加肉桂五分。加上逐味制熟，煎服法同。但空腹服崔氏八味丸三钱，半饥服煎剂耳。

## 癫狂痫方

滚痰丸（王隐君）　治一切实痰异症。孕妇忌服。

青礞石三两（研如米大，同焰硝三两，用新磁罐内封固，以铁线扎之，外以盐泥封固，煅过研末。水飞，二两实）　沉香五分（另研）　川大黄（酒蒸）　黄芩（炒）各八两

共为末，水泛为丸，绿豆大。每服一钱至二钱，食远沸汤下。

生铁落饮　治狂妄不避亲疏。

铁落一盏（用水六杯，煮取三杯，入下项药）　石膏一两　龙齿　茯苓　防风各七分　玄参　秦艽各五钱

铁落水三杯，煎一杯服，一日两服。

当归承气汤（秘传方）　治男妇痰迷心窍，逾墙越壁，胡言乱走。

归尾一两　大黄（酒洗）　芒硝　枳实　厚朴各五钱　炙草三钱

水二杯，煎八分服。

温胆汤　骆氏《内经拾遗》云：癫狂之由，皆是胆涎沃心，故神不守舍，理宜温胆。亦治痫病。

即二陈汤加枳实、鲜竹茹各二钱，或调下飞矾分半。

当归龙荟丸　治肝经实火，大便秘结，小便涩滞。或胸膈疼痛，阴囊肿胀。凡属肝经实火，皆宜用之。

叶天士云：动怒惊触，致五志阳越莫制，狂乱不避亲疏，非苦降之药，未能清爽其神识也。

当归　龙胆草　栀子仁　黄柏　黄连　黄芩各一两　大黄　芦荟　青黛各五钱　木香二钱五分　麝香五分（另研）

共为末，神曲糊丸。每服二十丸，姜汤下。

丹矾丸（《医通》）　治五痫。

黄丹一两　白矾二两

二味入银罐中煅通红，为末。入腊茶一两，不落水猪心血为丸，朱砂为衣。每服三十丸，茶清下。久服其涎自便出，半月后更以安神药调之。（按：猪心血不粘，宜加炼蜜少许合捣）

磁朱丸　治癫狂痫如神。

磁石一两　朱砂一两　六神曲三两（生研）

共研末。另以六神曲一两，水和作饼，煮浮。入前药加炼蜜为丸，如麻子大。沸汤下二钱。解见《时方歌括》。

## 五淋癃闭赤白浊遗精方

五淋汤

赤茯苓三钱　白芍　山栀子各二钱　当归一钱　细甘草一钱四分

加灯芯十四寸，水煎服。解见《时方歌括》。

滋肾丸　又名通关丸。治小便点滴不通，及治冲脉上逆、喘呃等证。

黄柏　知母各一两　肉桂一钱

共研末，水泛为丸，桐子大，阴干。每服三钱，淡盐汤下。

补中益气汤　治一切气虚下陷。

方见“中风”。

萆薢分清饮　治白浊。

川萆薢四钱　益智仁　乌药各一钱半　石菖蒲一钱

一本加甘草梢一钱五分，茯苓二钱。水二杯，煎八分，入盐一捻服，一日两服。

四君子汤

方见《时方歌括》。

歌曰：白浊多因心气虚，不应只作肾虚医。四君子汤加远志，一服之间见效奇。

龙胆泻肝汤　治胁痛，口苦，耳聋，筋痿，阴湿热痒，阴肿，白浊，溲血。

龙胆草三分　黄芩　栀子　泽泻各一钱　木通　车前子各五分　当归　甘草　生地各三分　柴胡一钱

水一杯半，煎八分服。

五倍子丸　治遗精固脱之方。

五倍子（青盐煮干，焙）　茯苓各二两

为末，炼蜜丸桐子大。每服二钱，盐汤下，日两服。

妙香散

怀山药二两　茯苓　茯神　龙骨　远志　人参各一两　桔梗五钱　木香三钱　甘草一两　麝香一钱　朱砂二钱

共为末。每服三钱，莲子汤调下。

## 疝气方

五苓散（仲景）　本方治太阳证身热、口渴、小便少。今变其分两，借用治疝。

猪苓　泽泻　茯苓各二钱　肉桂一钱　白术四钱

水三杯，煎八分服。加木通、川楝子各一钱五分，橘核三钱，木香一钱。

三层茴香丸　治一切疝气如神。

大茴香五钱（同盐五钱炒）　川楝子一两　沙参　木香各一两

为末，米糊丸，如桐子大。每服三钱，空心温酒下，或盐汤下。才服尽，接第二料。

又照前方加荜拨一两，槟榔五钱，共五两。依前丸服法。

若未愈，再服第三料。

又照前第二方加茯苓四两，附子（炮）一两，共前八味，重十两。丸服如前。虽三十年之久，大如栲栳，皆可消散，神效。

《千金翼》洗方　治丈夫阴肿如斗，核中痛。

雄黄末一两　矾石二两　甘草七钱

水五杯，煎二杯洗。

## 消 渴 方

白虎汤

调胃承气汤

理中丸

乌梅丸

四方俱见“伤寒”。

肾气丸

六味汤

炙甘草汤

三方俱见“虚痨”。

麦门冬汤

麦门冬四钱　半夏一钱五分　人参二钱　粳米四钱　炙甘草一钱　大枣二枚　水二杯，煎八分，温服。

麻仁丸

火麻仁二两　芍药　枳实各五钱　大黄　厚朴各一两

研末，炼蜜丸，如桐子大。每服十丸，米饮下，以知为度。

## 痰 饮 方

化痰丸（王节斋）　治津液为火熏蒸，凝浊郁结成痰，根深蒂固，以此缓治之。

香附（童便浸炒）五钱　橘红一两　瓜蒌仁一两　黄芩（酒炒）　天门冬　海蛤粉各一两　青黛三钱　芒硝三钱（另研）　桔梗五钱　连翘五钱

共研为末，炼蜜入生姜汁少许，为丸如弹子大。每用一丸，噙化。或为小丸，姜汤送下二钱。

苓桂术甘汤（《金匮》）　治胸胁支满目眩。并治饮邪阻滞心肺之阳，令呼气短。

肾气丸　治饮邪阻滞肝肾之阴，令吸气短。

二方俱见“喘证”。

甘遂半夏汤（《金匮》）　治饮邪留连不去，心下坚满。

甘遂（大者）三枚　半夏（汤洗七次）十三枚（以水一中杯，煮取半杯，去滓）　芍药五枚（约今之三钱）　甘草如指一枚（炙。约今之一钱三分）

水二杯，煎六分，去滓，入蜜半盏，再煎至八分服。

程氏曰：留者行之，用甘遂以决水饮。结者散之，用半夏以散痰饮。甘遂之性直达，恐其过于行水，缓以甘草、白蜜之甘，坚以芍药之苦，虽甘草、甘遂相反，而实以相使，此苦坚甘缓约之之法也。《灵枢经》曰：约方犹约囊。其斯之谓与？尤氏曰：甘草与甘遂相反，而同用之者，盖欲其一战而留饮尽去，因相激而相成也。芍药、白蜜，不特安中，亦缓毒药耳。

十枣汤（《金匮》）　治悬饮内痛。亦治支饮。

方见“腹痛”。

大青龙汤（《金匮》）　治溢饮之病属经表属热者，宜此凉发之。

小青龙汤（《金匮》）　治溢饮之病属经表属寒者，宜此温发之。

以上二方，俱见“伤寒”。

木防己汤（《金匮》）　人膈中清虚如太空，然支饮之气乘之，则满喘而痞坚，面色黧黑，脉亦沉紧。得之数十日，医者吐之下之俱不愈，宜以此汤开三焦之结，通上

下之气。

木防己三钱　石膏六钱　桂枝二钱　人参四钱

水二杯，煎八分，温服。

**木防己汤去石膏加茯苓芒硝汤**（《金匮》）　前方有人参，吐下后水邪因虚而结者，服之即愈。若水邪实结者，虽愈而三日复发，又与前方不应者，故用此汤去石膏之寒，加茯苓直输水道，芒硝峻开坚结也。又此方与小青龙汤，治吼喘病甚效。

木防己二钱　桂枝二钱　茯苓四钱　人参四钱　芒硝二钱五分

水二杯半，煎七分，去滓，入芒硝微煎，温服，微利自愈。

**泽泻汤**（《金匮》）　支饮虽不中正，而迫近于心，饮邪上乘清阳之位。其人苦冒眩，冒者，昏冒而神不清，如有物冒蔽之也；眩者，目旋转而乍见眩黑也。宜此汤。

泽泻五钱　白术二钱

水二杯，煎七分，温服。

**厚朴大黄汤**（《金匮》）　治支饮胸满。（支饮原不中正，饮盛则偏者不偏，故直驱之从大便出）

厚朴二钱　大黄二钱　枳实一钱五分

水二杯，煎七分，温服。

**葶苈大枣泻肺汤**（《金匮》）　治支饮不得息。

方见“气喘”。

**小半夏汤**（《金匮》）　治心下支饮，呕而不渴。

半夏四钱　生姜八钱

水二杯，煎八分，温服。

**己椒苈黄丸**（《金匮》）　治腹满口舌干燥，肠间有水气。

防己　椒目　葶苈（熬）　大黄各一两

共为细末，炼蜜丸，如梧子大。先饮食服一丸，日三服，稍增之，口中有津液。渴者加芒硝半两。

程氏曰：防己、椒目导饮于前，清者从小便而出；大黄、葶苈推饮于后，浊者从大便而下。此前后分消，则腹满减而水饮行，脾气转输而津液生矣。

**小半夏加茯苓汤**（《金匮》）　治卒然呕吐，心下痞满，膈间有水气，眩悸者。

即小半夏汤加茯苓四钱。

**五苓散**（《金匮》）　治脐下悸，吐涎沫而颠眩，此水也。

泽泻一两一分　猪苓　茯苓　白术各十八铢（校：十黍为一铢，约今四分一厘七毫）　桂枝一两

为末。白饮和服方寸匕，日三服。多饮暖水，汗出愈。（六铢为一分，即今之二钱半也。泽泻应一两二钱五分。猪苓、白术、茯苓各应七钱五分也。方寸匕者，匕即匙，正方一寸大，约八九分。余用二钱）愚按：脐下动气去术加桂，理中丸法也。今因吐涎沫是水气盛，必得苦燥之白术，方能制水。颠眩是土中湿气化为阴霾，上弥清窍，必得温燥之白术，方能胜湿。证有兼见，法须变通。

**附方：《外台》茯苓饮**　治积饮既去，而虚气塞满其中，不能进食。此证最多，此方最妙。

茯苓　人参　白术各二钱五分　枳实二钱　橘皮一钱二分五厘　生姜二钱

水二杯，煎七分服，一日三服。

徐忠可曰：俗谓陈皮能减参力，此不唯陈皮，且加枳实之多，补泻并行，何其妙也。

《三因》白散

滑石五钱　半夏三钱　附子二钱（炮）

共研末。每服五钱，加生姜三片，蜜三钱，水一杯半，煎七分服。

## 伤寒方

### 太　阳

桂枝汤

桂枝　白芍各三钱　甘草二钱（炙）　生姜三钱（切片）　大枣四枚

水二杯，煎八分，温服。服后少顷，啜粥一杯，以助药力，温覆微似汗。若一服病止，不必再服；若病重者，一日夜作二服。

麻黄汤

麻黄三钱（去根节）　桂枝二钱　杏仁（去皮尖）二十三枚　甘草一钱

水三杯，先煮麻黄至二杯，吹去上沫，纳诸药，煎八分，温服。不须啜粥，余将息如前法。

大青龙汤

麻黄六钱（去根节）　桂枝二钱　甘草二钱（炙）　杏仁（去皮尖）十二枚　生姜三钱（切片）　大枣四枚　石膏（碎以绵裹）四钱五分

水四杯，先煮麻黄至二杯半。去上沫，纳诸药，再煎八分，温服。温覆取微似汗，汗出多者，以温粉扑之（白术煅牡蛎龙骨研末）。若汗多亡阳者，以真武汤救之。

小青龙汤

麻黄（去根节）　白芍　干姜（不炒）　甘草　桂枝各二钱　半夏三钱　五味子一钱　细辛八分

水三杯半，先煮麻黄至二杯半，去沫，纳诸药，煎八分，温服。若渴者，去半夏，加栝蒌根二钱；若噎者，去麻黄，加附子一钱五分；小便不利，小腹痛满，去麻黄，加茯苓四钱；若喘者，去麻黄，加杏仁二十一枚。按论云：若微利者，去麻黄，加芫花。今芫花不常用，时法用茯苓四钱代之，即猪苓、泽泻亦可代也，但行道人当于方后注明。

桂枝加葛根汤

即桂枝汤加葛根四钱。

水三杯半，先煮葛根至二杯半，吹去沫，入诸药，煎至八分，温服。不须啜粥。

葛根汤

葛根四钱　麻黄三钱　生姜三钱　甘草二钱　桂枝二钱　大枣四枚　白芍二钱

水三钟半，先煎麻黄、葛根至一杯，去沫，入诸药，煎至八分，温服。微似汗，不须啜粥。

### 阳　明

白虎汤

石膏八钱（碎绵裹）　知母三钱　炙草一钱　粳米四钱

水三杯，煎一杯，温服。

调胃承气汤

大黄四钱（清酒润）　炙草二钱　芒硝三钱

水二杯半，先煮大黄、甘草取一杯，去滓，入芒硝微煮令沸，少少温服之。

小承气汤

大黄四钱　厚朴　枳实各二钱

水二杯，煎八分，温服。初服当更衣，不尔者再煮服，若更衣勿服。

### 大承气汤

大黄二钱（酒润） 厚朴四钱 枳实 芒硝各二钱

水三杯，先煮枳实、厚朴至一杯半，去滓，纳大黄；煮一杯，去滓、纳芒硝，微火煮一二沸服。得下，勿再服。

## 少 阳

### 小柴胡汤

柴胡四钱 人参 黄芩 炙草 生姜各一钱 半夏二钱 大枣二枚

水二钟，煎一钟，去滓，再煎八分，温服，一日夜作三服。胸中烦而不呕者，去半夏、人参，加栝蒌二钱。渴者，去半夏，加人参七分、栝蒌根二钱；腹中痛者，去黄芩，加芍药一钱半；胁下痞鞕，去大枣，加牡蛎二钱；心下悸、小便不利者，去黄芩，加茯苓一钱；不渴外有微热者，去人参，加桂枝一钱五分，温覆取微似汗愈；咳者，去人参、大枣、生姜，加五味子一钱，干姜一钱五分。

### 大柴胡汤

柴胡四钱 半夏二钱 黄芩 芍药 枳实各一钱 生姜二钱五分 大枣二枚 一本有大黄五分

水三钟，煎八分，温服一钟，一日夜作三服。

## 太 阴

### 理中丸汤

人参 白术 干姜 甘草各三两

共研末，蜜丸如鸡子黄大，研碎以沸汤服一丸，日三四服。服后啜热粥，以腹热为度。或用各三钱，水三钟，煎八分，温服。服后啜热粥。若脐上筑者，去术，加桂；吐多者，去术，加生姜二钱；下多者，还用术；悸者，加茯苓；渴欲饮水者，加术；腹痛者，加人参；寒者，加干姜；腹满者，去术，加附子；服汤后如食顷，啜热粥，微自温，勿揭衣被。

### 四逆汤

甘草四钱（炙） 干姜二钱 附子二钱（生用）

水三钟，煎八分，温服。

### 通脉四逆加人尿猪胆汤

干姜六钱 甘草四钱 附子二钱（生用）

水三钟，煎八分，加猪胆汁一汤匙、人尿半汤匙，温服。

### 桂枝加芍药汤

桂枝 生姜二钱 大枣四枚 芍药六钱 炙草二钱

水三杯，煎一杯服。

### 桂枝加大黄汤

桂枝 生姜各三钱 芍药六钱 炙草三钱 大黄七分 大枣四枚

水三杯，煎八分，温服。

## 少 阴

### 麻黄附子细辛汤

麻黄（去根节） 细辛各三钱 附子一钱五分

水三钟，先煮麻黄至二钟，去沫，入诸药煎七分，温服。

### 麻黄附子甘草汤

麻黄（去根） 甘草各三钱 附子一钱五分

煎法同上。

### 通脉四逆汤

干姜六钱 炙草四钱 附子二钱（生用）

水二杯，煎八分，温服。

### 白通汤

干姜三钱 附子三钱（生用） 葱白二根

水三杯，煎八分，温服。

### 吴茱萸汤

吴茱萸三钱（汤泡） 人参一钱五分 大枣四枚 生姜六钱

水煎服。

### 猪苓汤

猪苓 茯苓 泽泻 滑石 阿胶各三钱

水一杯，先煮四味至一杯，去滓，入胶煎化服。

### 黄连阿胶鸡子黄汤

黄连四钱 黄芩一钱 芍药二钱 阿胶三钱 鸡子黄一枚

水二杯半，煎一杯半，去滓，入胶烊尽，小冷，入鸡子黄搅令相得。温服，一日三服。

### 大承气汤

方见“阳明”。

## 厥 阴

### 乌梅丸

乌梅九十三枚 细辛六钱 干姜一两 当归四钱 黄连一两六钱 附子六钱（炮） 蜀椒四钱（炒） 桂枝 人参 黄柏各六钱

各另研末，合筛之，以苦酒浸乌梅一宿，去核，饭上蒸之，捣成泥，入炼蜜共捣千下，丸如梧子大。先饮食白饮服十丸，日三服，渐加至二十丸。

### 当归四逆汤

当归 桂枝 白芍各三钱 甘草（炙） 木通 细辛各二钱 大枣八枚（又一枚取三分之一，擘）

水三杯，煎八分，温服。寒气盛者，加吴茱萸二钱半，生姜八钱，以水二杯，清酒二杯，煮取一杯半，温分二服。

### 白头翁汤

白头翁一钱 黄连 黄檗 秦皮各一钱五分

水二杯，煎八分，温服。余详于《时方妙用·附录伤寒门》。

## 瘟 疫 方

### 人参败毒散

方见“痢疾”。

### 防风通圣散

方见“中风”。

**藿香正气散** 治外受四时不正之气，内停饮食，头痛寒热。或霍乱吐泻，或作疟疾。

藿香 白芷 大腹皮 紫苏 茯苓各三两 陈皮 白术 厚朴 半夏曲 桔梗各

二两 甘草一两

每服五钱，加姜、枣煎。

神圣辟瘟丹 神圣辟瘟丹，留传在世间。正元焚一炷，四季保平安。（此歌出聂久吾《汇函》）

羌活 独活 白芷 香附 大黄 甘松 山柰 赤箭 雄黄各等分 苍术倍用

上为末，面糊为丸弹子大，黄丹为衣，晒干。正月初一侵晨，焚一炷辟瘟。

## 妇人科方

四物汤 统治妇人百病。

当归身 熟地 白芍（酒炒）各三钱 川芎一钱五分

水三杯，煎八分服。加制香附二钱，研碎，炙草一钱。加减详《三字经》。

归脾汤

方见“虚痨”。

逍遥散（景岳） 治妇人思郁过度，致伤心脾冲任之源，血气日枯，渐至经脉不调者。

当归三钱 芍药一钱五分 熟地五钱 枣仁二钱（炒） 茯神一钱五分 远志五分 陈皮八分 炙草一钱

水三杯，煎八分服。气虚，加人参；经滞痛，加香附。（按方虽庸陋，能滋阳明之燥，故从俗附录之。地黄生用佳）

当归散（《金匮》） 瘦而有火，胎不安者，宜此。

当归 黄芩 芍药 芎劳各一斤 白术半斤

共研末。酒服方寸匕。今用一钱，日再服。妊娠常服即易产，胎无疾苦。产后百病悉主之。

白术散（《金匮》） 肥白有寒，胎不安者，此能养胎。

白术 川芎 川椒 牡蛎

为末，酒服一钱匕。今用一钱，日三服，夜一服。但苦痛，加芍药；心下毒痛，加川芎；心烦吐痛不食，加细辛、半夏服之，后更以醋浆服之。复不解者，小麦汁服之。已后渴者，大麦汁服之。病虽愈，服勿置。

保生无忧散 妇人临产，先服三两剂，自然易生。或遇横生倒产，连日不生，服二三剂，神效。

当归一钱五分（酒洗） 川贝母一钱 黄耆八分（生用） 艾叶七分 酒芩一钱二分（冬日一钱） 菟丝子一钱四分 厚朴（姜汁炒）七分 荆芥穗八分 枳壳（麸炒）六分 川芎二钱二分 羌活 甘草各五分

加生姜三片，水二杯，煎八分，空心服。

此方全用撑法。当归、川芎、白芍养血活血者也，厚朴去瘀血者也，用之撑开血脉，俾恶露不致填塞。羌活、荆芥疏通太阳，将背后一撑，太阳经脉最长，太阳治则诸经皆治。枳壳疏理结气，将面前一撑，俾胎气敛仰而无阻滞之虞。艾叶温暖子宫，撑动子宫则胞胎灵动。贝母、菟丝最能滑胎顺气，将胎气全体一撑，大具天然活泼之趣矣。加黄耆者，所以撑扶元气，元气旺，则转动有力也。生姜通神明、去秽恶、散寒止呕，所以撑扶正气而安胃气。甘草协和诸药，俾其左宜右有，而全其撑法之神也。此方人多不得其解，程钟龄注独超，故全录之。

加味归芎汤

川芎三钱 当归身五钱 龟板三钱（生研） 妇人生过男女顶门发（烧如鸡子

大）

水三杯，煎八分服。如人行五里即生。

当归补血汤

当归三钱　炙耆一两

水煎服。加附子三钱，神效；或加桂一钱。

失笑散

方见“心腹痛”。

生化汤

当归五钱　川芎二钱　干姜五分（炮）　桃仁一钱五分（去皮尖）　甘草一钱（炙）

水二杯，煎八分服。产后风，口噤、角弓反张者，宜加荆芥穗三钱。又方，中风口噤，用华佗愈风散，即荆芥穗一味焙为末，勿焦黑，以童便和酒送下。口噤药不下者，用一两零，再以童便煎好，从鼻孔灌下。

当归生姜羊肉汤

方见“心腹痛”。

竹叶汤（《金匮》）　治产后中风，病痉发热，面正赤，喘而头痛。

鲜竹叶四十九片　葛根三钱　防风一钱　桔梗　桂枝　人参　附子（炮）　甘草各一钱　大枣五枚　生姜五钱

水三杯，煎八分，温服，温覆使汗出，日夜作三服。头项强，加附子五分，煎药扬去沫；呕者，加半夏二钱。

愚按：自汗者，去葛根，加栝蒌根三钱，附子五分。产后痉症，十中只可救一，除此方外，无一善方。

甘麦大枣汤

甘草三钱　小麦二两六钱　大枣十枚

水三杯，煎一杯服，日作三服。

《金匮》方只录五首。余见拙著《金匮浅说》《金匮读》内，二书即欲梓行，集隘不能尽登。

## 小儿科方

小儿无专方，以上诸方，折为小剂用之。今儿科开口即曰食、曰惊、曰风、曰疳，所用之药，大抵以钩藤、秦艽、防风、羌活、独活、天麻、前胡、全蝎、僵蚕为祛风之品；朱砂、牛黄、胆星、石菖蒲、天竺黄、代赭石、青黛、赤芍，金银煎汤，为定惊之品；以山查、神曲、麦芽、谷芽、莱菔子、枳壳、厚朴、槟榔、草果为消食之品；以芜荑、榧子、使君子、蜈蚣土、五谷虫为治疳之品。如杏仁、葶苈、酒芩、桑白皮、半夏曲、苏陈皮、贝母、天花粉之类，谓为通用调气化痰之善药。父传子，师传徒，其专方皆杀人之具也。钱仲阳以金石之药为倡，犹有一二方近道处，至《铁镜》采薇汤则乱道甚矣。近日儿科，只用以上所列诸药，任意写来，造孽无已，实堪痛恨！

# 附　录

## 阴　阳

识一字便可为医说

客有问于余曰：医之为道，乃古圣人泄天地之秘，夺造化之权，起死回生，非读破万卷书，参透事事物物之理者不能。今非通儒而业此，亦能疗人病获盛名，何也？余曰：天地间有理有数，理可胜数，则有学问之医，远近崇之，遂得以尽其活人之道。然仲景为医中之圣，尚未见许于当时，观《伤寒论》之序文可见，犹宣圣以素王老其身，天之意在万世，不在一时也。仲景之后，名贤辈出，类皆不得志于时，闭门著书，以为传道之计；而喻嘉言、柯韵伯二先生书，尤感愤而为不平之鸣，此理数之可言而不可言者矣。今之业医者，无论不足为通儒，而求其识字者，则为良医矣。无论其识多字也，只求其识一字者，亦可以为良医矣。客曰：此何字也，得毋所谓丁字乎？余曰：亦其类耳。不必他求，即人字是也。人乃阴精阳气合而成之者也，左为阳，左边一丿，阳之位也；右为阴，右边一乀，阴之位也。作书者，遇丿处自然轻手挥之，阳主乎气，轻清之象也；遇乀处自然重手顿之，阴主乎精，重浊之象了。两画不相离，阴阳互根之道也；两画各自位置，阴阳对待之道也。丿在左者不可使之右，乀在右者不可使之左，阴阳不离之道也。左丿由重而轻，万物生于水，即男女媾精，万物化生之义，由阴而阳也。右乀由轻而重，形生于气，即大哉乾元，乃通统天，至哉坤元，乃顺承天之义，阳统乎阴也。二者合之则成人，合之之义，医书谓之曰抱，《周易》名之曰交，交则为泰矣。试以形景浅言之，人之鼻下口上水沟穴，一名人中，取人身居乎天地中之义也（天气通于鼻，地气通于口。天食人以五气，鼻受之；地食人以五味，口受之。穴居其中，故曰人中）。自人中而上，目、鼻、耳皆两窍（偶画），自人中而下，口与二便皆单窍（奇画）。上三画偶而为阴，下三画奇而为阳，取天地之义，合成泰卦也。形景主外，犹必合阴阳之象而成人，况人之所以生之理乎，人之为义大矣哉！子若遇医者，问此一字，恐高车驷马，诩诩以名医自负者，亦一字不识也。客闻予言，亦大笑而去。

## 脏 腑

### 十 二 官

《灵兰秘典论》云：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传之官，治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按：此以脾胃合为一官，恐错简耳。《刺法补遗篇》云：脾者，谏议之官，知周出焉；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采此补入，方足十二官之数。

### 心 说

心，火脏，身之主，神明之舍也。小篆尝言，心字篆文只是一倒火字耳。盖心，火也；不欲炎上，故颠倒之，以见调燮之妙也。祝无功曰：庖氏一画，直竖之则为丨，左右倚之则为丿为乀，缩之则为丶，曲之则乚，乀、丶圆而神，一丨丿乀方以直，世间字变化浩繁，未有能外一丨丿乀结构之者。独心字欲动欲流，圆妙不居，出之乎一丨丿乀之外，更索一字与作对不得。正以心者，新也。神明之官，变化而日新也。心主血脉，血脉日新，新新不停，则为平人，否则病矣。（其合脉也，其荣色也，开窍于舌）

### 肝 说

肝，木脏，魂所藏也。肝者，干也，以其体状有枝干也。又位于东方，而主生气。时医昧其理，反云肝无补法，宜凉、宜伐，只泥木克土之一说，而不知后天八卦配河图之象。三八为木，居东，即后天震巽之位，巽上坤下则为观，《易》曰：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上坤下震则为复，《易》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为义大矣哉！

（其合筋也，其荣爪也，开窍于目）

## 脾　说

脾为土脏，藏意与智，居心肺之下，故从卑。又脾者，裨也，裨助胃气以化谷也。经云“纳谷者昌”，其在此乎。（其合肉也，其荣唇也，开窍于口）

## 肺　说

肺，金脏，魄所藏也。肺者，沛也，中有二十四孔，分布清浊之气，以行于诸脏，使沛然莫御也。《内经》曰：肺恶寒。又曰：形寒饮冷则伤肺。勿只守火克金之一说也。（其合皮也，其荣毛也，开窍于鼻）

## 肾　说

肾，水脏，藏精与志，华元化谓为性命之根也。又肾者，任也，主骨，而任周身之事，故强弱系之。《甲乙经》曰：肾者，引也，能引气通于骨髓。《卮言》曰：肾者，神也，妙万物而言也。（其合骨也，其荣发也，开窍于二阴）

## 胃　说

胃，属土，脾之腑也，为仓廪之官，五谷之府，故从田。田乃五谷所出，以为五谷之市也。又胃者、卫也，水谷入胃，游溢精气，上出于肺，畅达四肢，布护周身，足以卫外而为固也。

## 胆　说

字从詹，不从旦。胆音檀，乃口脂泽也，与胆不同。今从胆者，乃传袭之讹也。

胆，属木，肝之腑也。为中正之官，中清之府，十一经皆取决于胆。人之勇怯邪正，于此詹之，故字从詹。又，胆者，担也，有胆量方足以担天下之事。肝主仁，仁者不忍，故以胆断；胆附于肝之短叶间，仁者必有勇也。

## 大肠小肠说

大肠，传道之官，变化出焉，属金，为肺之腑。小肠，受盛之官，化物出焉，属火，为心之腑。人纳水谷，脾气化而上升，肠则化而下降。盖以肠者，畅也，所以畅达胃中之气也，肠通畅则为平人，否则病矣。

## 三　焦　说

三焦者，上、中、下三焦之气也。焦者，热也，满腔中热气布护，能通调水道也。为心包络之腑，属火。上焦不治，则水泛高源。中焦不治，则水留中脘。下焦不治，则水乱二便。三焦气治，则脉络通而水道利，故曰决渎之官。

## 手心主说（即心包络）

心乃五脏六腑之主，其包络为君主之外卫，相火代君主而行事也，所以亦有主名。何以系之以手？盖以手厥阴之脉，出属心包；手三阳之脉，散络心包；是手与心主合，故心包络称手心主。五脏加此一脏，实六脏也。

## 膀　胱　说

膀胱，属水，为肾之腑。经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言其能得气化，而津液外出，滋润于皮毛也。若水道之专司，则在三焦之腑。故经云：三焦决渎之官，水道出焉。言其热气布护，使水道下出而为溺也。《内经》两出字：一为外出，一为下出，千古罕明其旨，兹特辨之。又膀者，旁也；胱者，光也。言气海之元气足，则津液旁达不穷，而肌腠皮毛皆因以光滑也。

## 命　门　说

越人指右肾为命门，诸家非之。余考《内经》太阳根于至阴，结于命门。命门者，目也。《灵枢·结根篇》《卫气篇》《素问·阴阳离合论》，三说俱同。后读《黄庭经》云：上有黄庭，下有关元；后有幽门，前有命门。方悟其处。凡人受生之初，先天精气聚

于脐下，当关元、气海之间。其在女者，可以手扪而得，俗名产门。其在男者，于泄精之时，自有关阑知觉。此北门锁钥之司，人之至命处也。又考越人七冲门之说谓：飞门，唇也；户门，齿也；吸门，会厌也；贲门，胃之上口也；幽门，大肠下口也；阑门，小肠下口也；魄门，肛门也，便溺由气化而出。又增溺窍为气门。凡称之曰门，皆指出入之处而言也。况身形未生之初，父母交会之际，男之施由此门而出，女之受由此门而入。及胎元既足，复由此门而生。故于八门之外，重之曰命门也。若夫督脉十四椎中，有命门之穴，是指外腧而言，如五脏六腑腧一理。非谓命门即在此也。

# 经　络

## 经络歌诀

江诎庵《本草备要》后附此，宜熟读之，无庸再著。

# 四　诊

## 望　色

春夏秋冬长夏时，青黄赤白黑随宜。
左肝右肺形呈颊，心额肾颐鼻主脾。
察位须知生者吉，审时若遇克堪悲。
更于黯泽分新旧，隐隐微黄是愈期。

又有辨舌之法。舌上无苔为在表，鲜红为火，淡白为寒（主无苔言，非谓苔之淡白也。）若有白苔为半表半里，黄苔为在里，黑苔病入少阴，多死。苔润有液为寒，苔燥无液为火，舌上无苔如去油腰子为亡液，不治。

## 闻　声

肝怒声呼心喜笑，脾为思念发为歌，
肺金忧虑形为哭，肾主呻吟恐亦多。

又法，气衰言微者为虚，气盛言厉者为实，语言首尾不相顾者神昏，狂言怒骂者实热，痰声漉漉者死，久病闻呃为胃绝。大抵语言声音以不异于平时者吉，反者为凶。

## 问　症（出《景岳全书》。张心在增润之）

一问寒热二问汗，三问头身四问便，
五问饮食六问胸，七聋八渴俱当辨，
九问旧病十问因，再兼服药参机变，
妇人尤必问经期，迟速闭崩皆可见，
再添片语告儿科，天花麻疹虔占验。

## 切　脉

微茫指下最难知，条绪寻来悟治丝（旧诀以浮、芤、滑、实、弦、紧、洪为七表，以沉、微、迟、缓、濡、伏、弱、涩为八里，以长、短、虚、促、结、代、牢、动、细为九道，李濒湖、李士材加入数、革、散三脉，共二十七字，实难摸索。必得其头绪如治丝者，始有条不紊）。三部分持成定法（左寸外以候心，内以候膻中。右寸外以候肺，内以候胸中。左关外以候肝，内以候鬲。右关外以候胃，内以候脾。两尺外以候肾，内以候腹。腹者，大小二肠、膀胱俱在其中。前以候前，后以候后。上竟上者，胸喉中事也；下竟下者，小腹、腰股、膝胫中事也。此照《内经》分配之法），八纲易见是良规（浮主表，沉主里，二脉于指下轻重辨之，易见也。迟主寒，数主热，二脉以息之至数分之，易见也。大主邪实，细主正虚，二脉以形之阔窄分之，易见也。长主素盛，短主素弱，二脉以部之长短分之，易见也。以此八脉为纲。其余诸脉，辨其兼

见可也，置而弗辨亦可也。起四句，总提切脉之大法也）。胃资水谷人根本（脉属肺而肺受气于胃），土具冲和脉委蛇（不坚直而和缓也，脉得中土之生气如此，此以察胃气为第一要）。脏气全凭生克验（审脏气之生克为第二要。如脾病畏弦，木克土也。肺病畏洪，火克金也。反是，则与脏气无害）。天时且向逆从窥（推天运之顺逆为第三要。如春气属木脉宜弦，夏气属火脉宜洪之类。反是，则与天气不应）。阳为浮数形偏亢（仲景以浮、大、动、滑、数为阳，凡脉之有力者俱是，阴则沉迟势更卑（仲景以沉、涩、弱、弦、迟为阴，凡脉之无力者皆是。此又提出阴阳二字，以起下四句辨脉病之宜忌，为第四要）。外感阴来非吉兆（外感之证，脉宜浮洪，而反细弱，则正不胜邪矣），内虚阳现实堪悲（脱血之后，脉宜静细，而反洪大，则气亦外脱矣）。诸凡偏胜皆成病（偏阳而洪大，偏阴而细弱，皆病脉也），忽变非常即弗医（旧诀有雀啄、屋漏、鱼翔、虾游、弹石、解索、釜沸七怪之说，总因阴阳离决，忽现出反常之象）。只此数言占必应，《脉经》铺叙总支离（病之名有万，而脉象不过数十种，且一病而数十种之脉无不可见，何能诊脉而即知为何病耶？脉书欺人之语，最不可听）。

## 运　气

### 张飞畴运气不足凭说

谚云：不读五运六气，检遍方书何济。所以稍涉医理者，动以司运为务。曷知《天元纪》等篇，本非《素问》原文，王氏取《阴阳大论》补入经中，后世以为古圣格言，孰敢非之，其实无关于医道也。况论中明言，明有常位，而气无定然，犹谆谆详论者，不过穷究其理而已。纵使胜复有常，而政分南北。四方有高下之殊，四序有非时之化；百步之内，晴雨不同；千里之外，寒暄各异。岂可以一定之法，而测非常之变耶？若熟之以资顾问则可，苟奉为治病之法，则执一不通矣。

# 医林改错

〔清〕王清任　撰
王明辉　整理

**提　　要**　《医林改错》，清·王清任撰。成书于1830年。

书分2卷。卷上，论述脏腑记述、脑髓说、气血合脉说、心无血说等医论，并记述方叙和通窍活血汤、血府逐瘀汤、膈下逐瘀汤等方剂所治之症目；卷下，则记述半身不遂论叙、瘫痪论、瘟毒吐泻转筋说、论抽风不是风、论痘非胎毒、少腹逐瘀汤说、怀胎说、痹症有瘀血说等医论。

本书积作者数十年对人体结构的观察结果，绘制了脏腑图形。对血瘀证的辨治有其独到之处，所创立的活血化瘀诸方，颇切于临床实用。

现存清道光十年庚寅（1830）三槐堂刻本、清金阊书业德记刻本、清广州三元堂刻本、清常熟三峰寺刻本、道光宏道堂本、文英堂本、197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铅印本和中国医学大成本等版本。此据三槐堂刻本全文收录。

# 《医林改错》叙

余读勋臣先生《医林改错》一书，而叹天下事有人力为之者，有天意成之者。先生是书，功莫大于图绘脏腑诸形。其所以能绘诸形者，则由于亲见；其所以得亲见者，则由于稻地镇之一游也。此岂非天假之缘，而使数千载之误，由先生而正之哉！惟膈膜一事，留心三十年，未能查验的确，又得恒敬公确示一切，而后脏腑诸形得以照晰无疑，此非有天意玉成其间哉。至先生立方医疾，大抵皆以约治博，上卷著五十种血瘀之症，以三方治之；下卷论半身不遂，以一方治之，并审出未病以前四十种气之形症，非细心何能止此。论吐泻转筋，治分攻泻两途，方由试验中来。论小儿抽风非中风，以大补元气一方治之，以不能言之儿，查出二十种气之形症，平素细心，不问可知。论痘非胎毒，痘浆非血化，以六方治古人不治之六十种逆痘，颇有效者。先生之书，大抵补前人之未及，而在气虚、血瘀之症为多，今特揭诸篇首。

知非子书

# 自　　叙

余著《医林改错》一书，非治病全书，乃记脏腑之书也。其中当尚有不实不尽之处，后人倘遇机会，亲见脏腑，精查增补，抑又幸矣！记脏腑后，兼记数症，不过示人以规矩，令人知外感内伤，伤人何物，有余不足是何形状。至篇中文义多粗浅者，因业医者学问有浅深也。前后语句多复重者，恐心粗者前后不互证也。如半身不遂内有四十种气亏之症，小儿抽风门有二十种气亏之症，如遇杂症，必于六十种内互考参观，庶免谬误。望阅是书者，须详审焉。

玉田王清任书

# 目　录

上　卷
医林改错脏腑记叙…… 537
古人脏腑图
亲见改正脏腑图（共二十五件）
会厌、左气门、右气门、卫总管、荣总管、气府、血府记
津门、津管、遮食、总提、珑管、出水道记
脑髓说…… 545
气血合脉说
心无血说…… 546
方叙
通窍活血汤所治之症目
头发脱落　眼疼白珠红　糟鼻子　耳聋　年久　白癜风　紫癜风　紫印脸　青记　脸如墨　牙疳　出气臭　妇女干劳　男子劳病　交节病作　小儿疳症
通窍活血汤方
加味止痛没药散
通气散
血府逐瘀汤所治之症目
头痛　胸痛　胸不任物　胸任重物　天亮出汗　食自胸右下　心里热（名曰灯笼病）　瞀闷　急躁　夜睡梦多　呃逆（俗名打咯忒）　饮水即呛　不眠　小儿夜啼　心跳心忙　夜不安　俗言肝气病　干呕　晚发一阵烧
血府逐瘀汤方
膈下逐瘀汤所治之症目
积块　小儿痞块　痛不移处　卧则腹坠　肾泻　久泻
膈下逐瘀汤方
下　卷
半身不遂论叙…… 551
半身不遂论
半身不遂辨
半身不遂本源
口眼歪斜辨
辨口角流涎非痰饮
辨大便干燥非风火
辨小便频数、遗尿不禁
辨语言蹇涩非痰火
辨口噤咬牙
记未病以前之形状
论小儿半身不遂
瘫痪论…… 554
补阳还五汤
瘟毒吐泻转筋说…… 555
解毒活血汤
急救回阳汤
论小儿抽风不是风…… 556
可保立苏汤
论痘非胎毒
论痘浆不是血化
论出痘饮水即呛
论七、八天痘疮作痒
通经逐瘀汤
会厌逐瘀汤
止泻调中汤
保元化滞汤
助阳止痒汤
足卫和荣汤
少腹逐瘀汤说…… 559
少腹逐瘀汤
怀胎说（兼记难产胎衣不下方）…… 560
古开骨散
古没竭散
黄芪桃红汤
古下瘀血汤
抽葫芦酒
蜜葱猪胆汤
刺猬皮散
小茴香酒
痹症有瘀血说…… 561
身痛逐瘀汤
硇砂丸
癫狂梦醒汤
龙马自来丹

黄芪赤风汤
黄芪防风汤
黄芪甘草汤
木耳散
玉龙膏（即胜玉膏）
辨方效经错之源，论血化为汗之误 …… 562
附 录
螬气论并治法
惊风论并治法

# 上　卷

## 《医林改错》脏腑记叙

古人曰：既不能为良相，愿为良医。以良医易而良相难。余曰：不然，治国良相，世代皆有；著书良医，无一全人。其所以无全人者，因前人创著医书，脏腑错误，后人遵行立论，病本先失；病本既失，纵有绣虎雕龙之笔，裁云补月之能，病情与脏腑绝不相符，此医道无全人之由来也。

夫业医诊病，当先明脏腑，尝阅古人脏腑论及所绘之图，立言处处自相矛盾。如古人论脾胃，脾属土，土主静而不宜动，脾动则不安。既云脾动不安，何得下文又言脾闻声则动，动则磨胃化食，脾不动则食不化？论脾之动静，其错误如是。其论肺，虚如蜂窠，下无透窍，吸之则满，呼之则虚。既云下无透窍，何得又云肺中有二十四孔，行列分布，以行诸脏之气？论肺之孔窍，其错误又如是。其论肾有两枚，即腰子，两肾为肾，中间动气为命门。既云中间动气为命门，何得又云左肾为肾，右肾为命门？两肾一体，如何两立其名，有何凭据？若以中间动气为命门，藏动气者又何物也？其论肾，错误又如是。其论肝，左右有两经，即血管，从两胁肋起，上贯头目，下由少腹环绕阴器，至足大趾而止。既云肝左右有两经，何得又云肝居于左，左胁属肝？论肝分左右，其错误又如是。其论心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意藏于心，意是心之机，意之所专曰志，志之动变曰思，以思谋远曰虑，用虑处物曰智，五者皆藏于心。既藏于心，何得又云脾藏意智、肾主伎巧、肝主谋虑、胆主决断？据所论，处处皆有灵机，究竟未说明生灵机者何物，藏灵机者何所，若用灵机，外有何神情，其论心如此含混。其论胃主腐熟水谷，又云脾动磨胃化食，胃之上口名曰贲门，饮食入胃，精气从贲门上输[1]于脾肺，宣播于诸脉，此段议论无情无理。胃下口名曰幽门，即小肠上口。其论小肠为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言饮食入小肠化粪，下至阑门，即小肠下口，分别清浊，粪归大肠自肛门出；水归膀胱为尿。如此论尿从粪中渗出，其气当臭，尝用童子小便，并问及自饮小便之人，只言味咸，其气不臭；再者食与水合化为粪，粪必稀溏作泻，在鸡鸭无小便则可，在马牛有小便则不可，何况乎人！看小肠化食，水自阑门出一节，真是千古笑谈。其论心包络，细筋如丝，与心肺相连者心包络也；又云心外黄脂是心包络，又云心下横膜之上，竖膜之下，黄脂是心包络；又云膻中有名无形者乃心包络也。既云有名无形，何得又云手中指之经，乃是手厥阴心包络之经也，论心包络竟有如许之多，究竟心包络是何物，何能有如许之多耶？其论三焦更为可笑，《灵枢》曰：手少阴三焦主乎上，足太阳三焦主乎下，已是两三焦矣；《难经·三十一难》论三焦：上焦在胃之上，主内而不出，中焦在胃中脘，主腐熟水谷，下焦在脐下，主分利清浊；又云三焦者水谷之道路，此论三焦是有形之物；又云两肾中间动气是三焦之本，此论三焦是无形之气。在《难经》一有形，一无形，又是两三焦。王叔和所谓有名无状之三焦者，盖由此也。至陈无择以脐下脂膜为三焦；袁淳甫以人身着内一层，形色最赤者为三焦；虞天民指空腔子为三焦；金一龙有前三焦、后三焦之论。论三焦者不可以指屈，有形无形，诸公尚无定准，何得云手无名指之经是手少阳三焦之经也？其中有自相矛盾者，有后人议驳未当者。总之，本源一错，万虑皆失。

余尝有更正之心，而无脏腑可见，自恨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2]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虽竭思区画，无如之何。十年之久，念不少忘。至嘉庆二年丁巳，余年三十，四月初旬，游于滦州之稻地镇，其时彼处小儿正染瘟疹痢症，十死八九。无力之家，多半用代蓆裹埋。代蓆者代棺之蓆也。彼处乡风，更不深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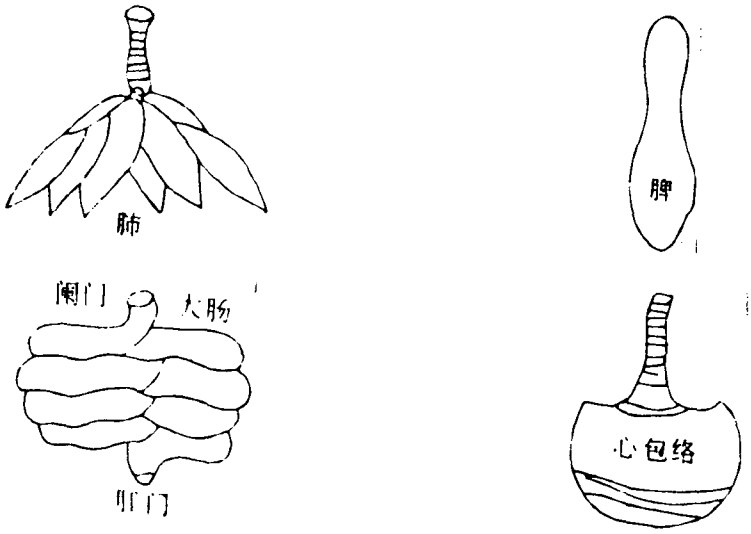
在犬食，利于下胎不死。故各义冢中，破腹露脏之儿，曰有百余。余每日压马过其地，初未尝不掩鼻，后因念及古人所以错论脏腑，皆由未尝亲见，遂不避污秽，每日清晨，赴其义冢，就群儿之露脏者细视之，犬食之余，大约有肠胃者多，有心肝者少，互相参看，十人之内、看全不过三人，连视十日，大约看全不下三十余人。始知医书中所绘脏腑形图，与人之脏腑全不相合，即件数多寡亦不相符，惟胸中膈膜一片，其薄如纸，最关紧要。及余看时，皆以破坏，未能验明在心上心下，是斜是正，最为遗憾。至嘉庆四年六月，余在奉天府，有辽阳州一妇，年二十六岁，因疯疾打死其夫与翁，解省拟剐，跟至西关，忽然醒悟，以彼非男子，不忍近前。片刻，行刑者提其心与肝、肺从面前过，细看与前次所看相同。后余在京时，嘉庆庚辰年有打死其母之剐犯，行刑于崇文门外吊桥之南，却得近前，及至其处，虽见脏腑，膈膜已破，仍未得见。道光八年五月十四日，剐逆犯张格尔，及至其处，不能近前。自思一篑未成，不能终止。不意道光九年十二月十三日夜间，有安定门大街板厂胡同恒宅，请余看病，因谈及膈膜一事，留心四十年，未能审验明确。内有江宁布政司恒敬公，言伊曾镇守哈密，领兵于喀什噶尔，所见诛戮逆尸最多，于膈膜一事知之最悉。余闻言喜出望外，即拜叩而问之，恒公鉴于苦衷，细细说明形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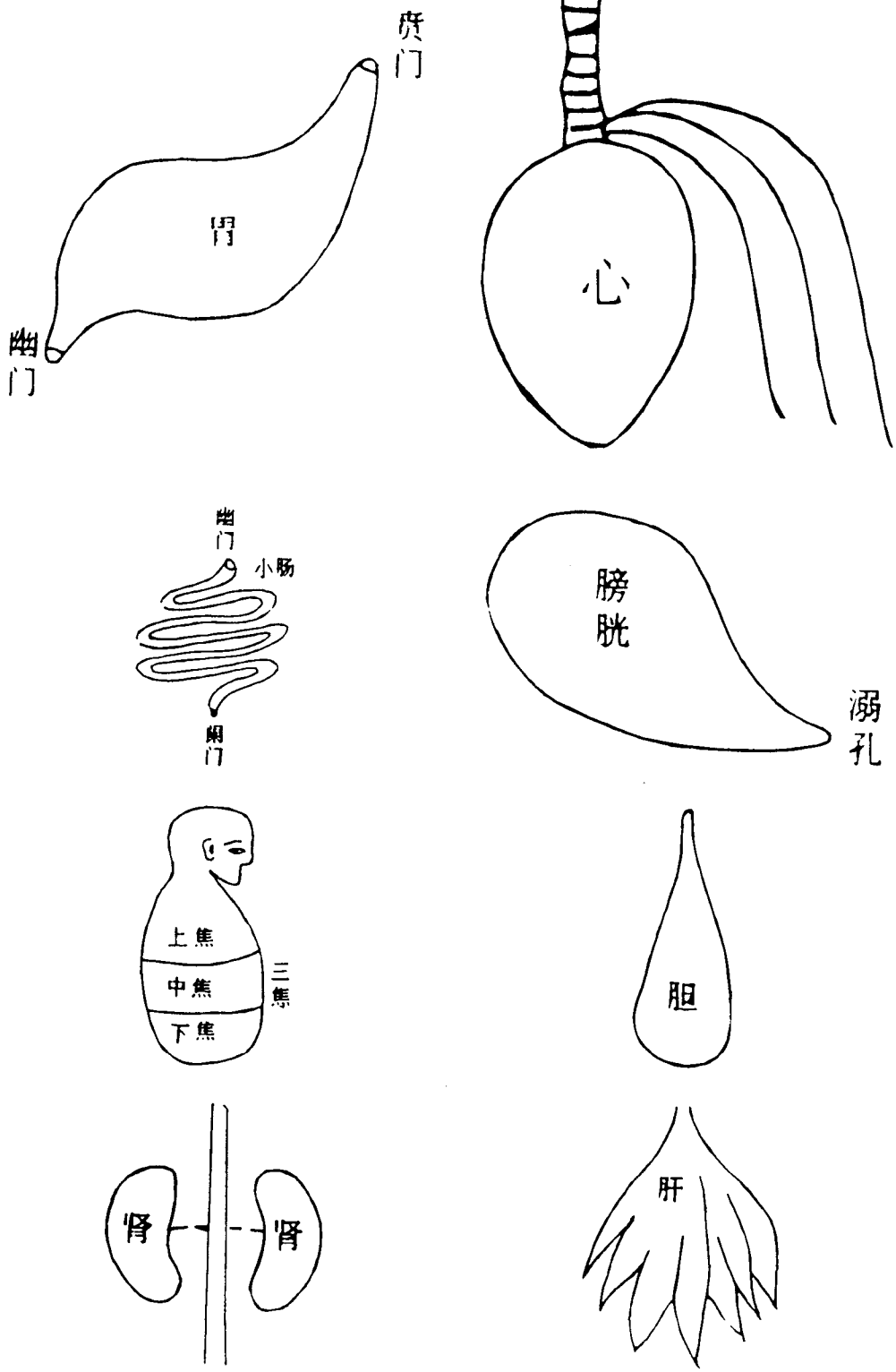
余于脏腑一事，访验四十二年，方得的确，绘成全图，意欲刊行于世，惟恐后人未见脏腑，议余故叛经文；欲不刊行，复虑后世业医受祸，相沿又不知几千百年。细思黄帝虑生民疾苦，平素以灵枢之言，下问岐伯、鬼臾区，故名《素问》；二公如知之的确，可对君言，知之不确，须待参考，何得不知妄对，遗祸后世？继而秦越人著《难经》，张世贤割裂《河图洛书》为之图注，谓心肝肺以分两计之，每件重几许；大小肠以尺丈计之，每件长若干；胃大几许，容谷几斗几升。其言仿佛似真，其实脏腑未见，以无凭之谈，作欺人之事，利已不过虚名，损人却属实祸；窃财犹谓之盗，偷名岂不为贼！千百年后，岂无知者。今余刻此图，并非独出己见，评论古人之短长，非欲后人知我，亦不避后人罪我，惟愿医林中人，一见此图，胸中雪亮，眼底光明，临症有所遵循，不致南辕北辙，出言含混，病或少失，是吾之厚望。幸仁人君子，鉴而谅之。

时道光庚寅孟冬直隶玉田县王清任书于京邸知一堂。

## 古人脏腑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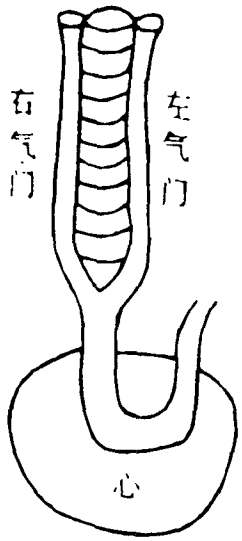
古人所绘脏腑图形如此：




贲门
胃
幽门
心
幽门
小肠
阑门
膀胱
溺孔
上焦
中焦
下焦
三焦
胆
肾
肾
肝

## 亲见改正脏腑图（共二十五件）[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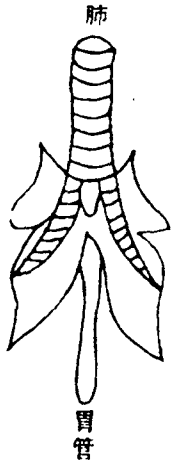
余将亲见诸脏腑显隐之形，绘于其后：




左气门、右气门两管归中一管入心，由心左转出，横行，后接卫总管。心长在气管之下，非在肺管之下。心与肺叶上棱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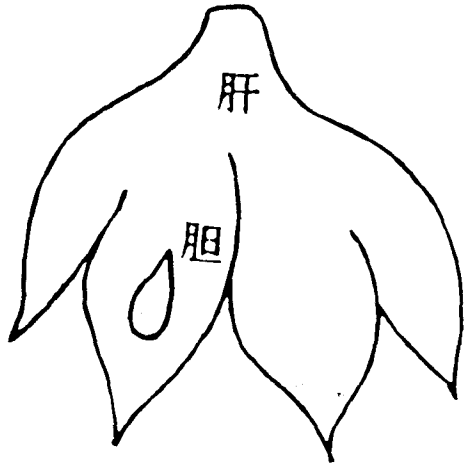



膈膜以上，仅止肺、心、左右气门，余无他物。其余皆膈膜以下物。人身膈膜是上下界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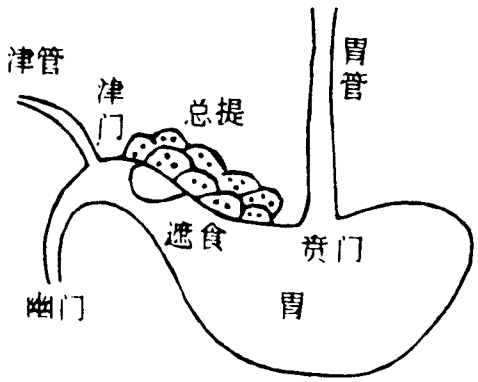



肺管至肺分两杈，入肺两叶，直贯到底，皆有节。肺内所存，皆轻浮白沫，如豆腐沫，有形无体。两大叶大面向背，小面向胸、上有四尖向胸，下一小片亦向胸。

肺外皮实无透窍，亦无形气之二十四孔。




肝四叶，胆附于肝右边第二叶。总提长于胃上，肝又长于总提之上。大面向上，后连于脊。肝体坚实，非肠、胃、膀胱可比，绝不能藏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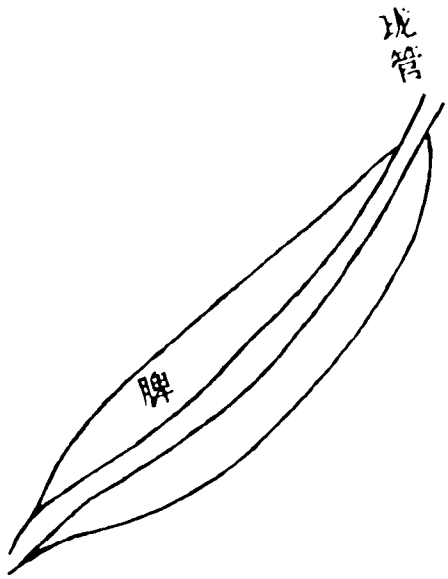

胃腑之体质，上口贲门在胃上正中，下口幽门，亦在胃上偏右。幽门之左寸许名津门。胃内津门之左，有疙瘩如枣，名遮食。胃外津门左，名总提，肝连于其上。

胃在腹，是平铺卧长，上口向脊，下口向右，底向腹，连出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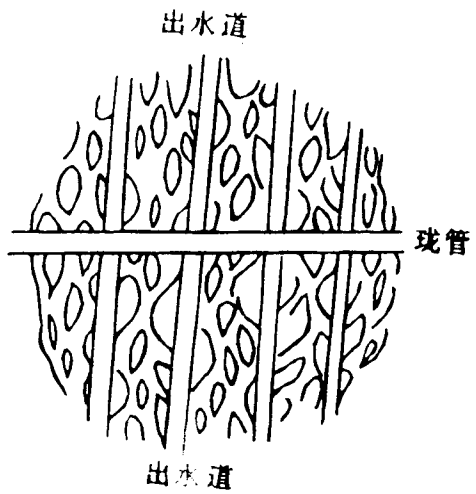



此系小肠外有气府包裹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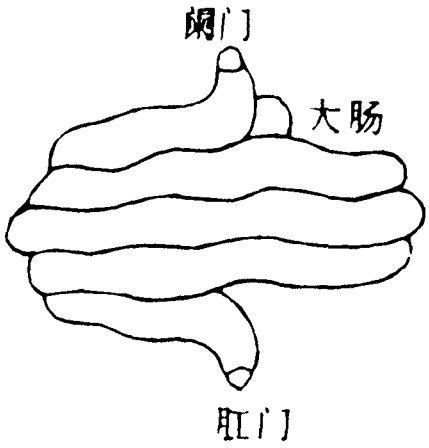
气府，俗名鸡冠油，下棱抱小肠。气府内，小肠外，乃存元气之所。元气化食，人身生命之源全在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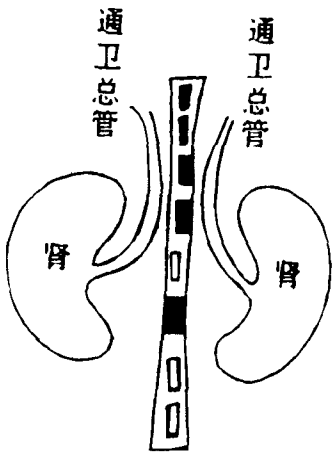

脾[5]中有一管，体象玲珑，易于出水，故名珑管。脾之长短与胃相等。脾中间一管，即是珑管。另画珑管者，谓有出水道，令人易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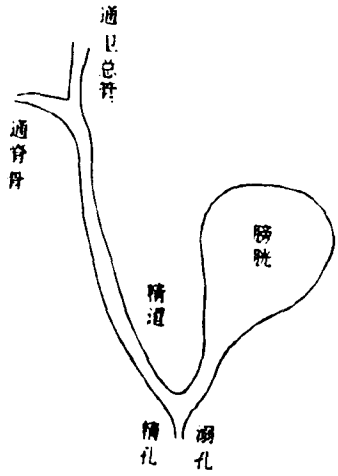

中是珑管，水由珑管分流两边出水道，由出水道渗出，沁入膀胱为尿。出水道中有回血管，其余皆系水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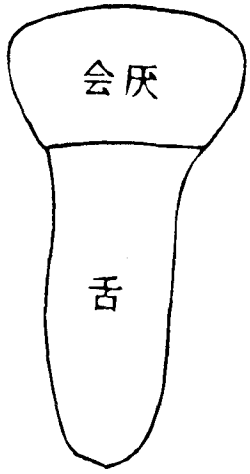

大肠上口，即小肠下口，名曰阑门。大肠下口，即肛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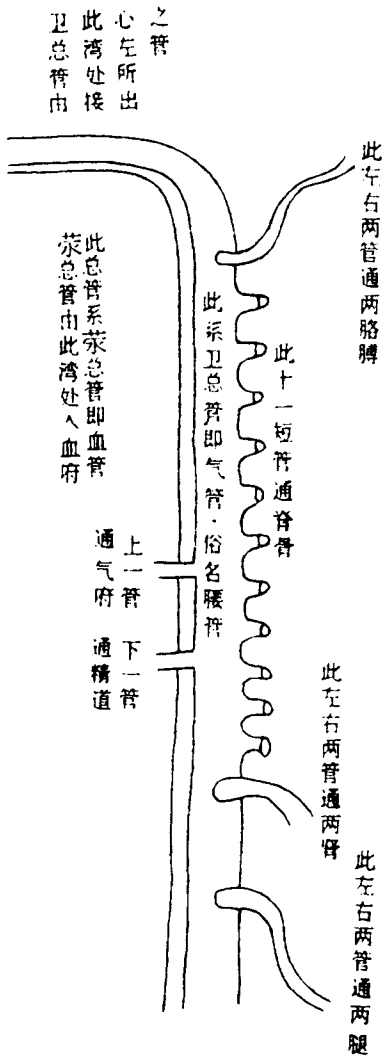

两肾凹处有气管两根，通卫总管。两傍肾体坚实，内无孔窍，绝不能藏精。




膀胱有下口，无上口。下口归玉茎；精道下孔亦归玉茎。精道在妇女名子宫。




舌后白片，名曰会厌，乃遮盖左右气门、喉门之物。




古人言经络是血管，由每脏腑向外长两根，惟膀胱长四根。余亲见百余脏腑，并无向外长血管之形，故书于图后以记之。

## 会厌、左气门、右气门、卫总管、荣总管、气府、血府记

欲知脏腑体质，先明出气、入气与进饮食之道路。古人谓舌根后名曰喉，喉者候也，候气之出入，即肺管上口是也。喉之后名曰咽，咽者咽也，咽饮食入胃，即胃管上口是也。谓咽以纳食，喉以纳气，为千古不易之定论。自《灵》《素》至今，四[6]千年来，无人知其错而改正者。如咽咽饮食入胃，人所共知，惟喉候气之出入一节，殊欠明白。不知肺两叶大面向背，上有四尖向胸，下一小片亦向胸。肺管下分为两杈，入肺两叶，每杈分九中杈，每中杈分九小杈，每小杈长数小枝，枝之尽头处，并无孔窍，其形仿佛麒麟菜。肺外皮亦无孔窍，其内所存皆轻浮白沫。肺下实无透窍，亦无行气之二十四孔。先贤论吸气则肺满，呼气则肺虚，此等错误，不必细辨。人气向里吸，则肚腹满大，非肺满大；气向外呼，则肚腹虚小，非肺虚小。出气、入气、吐痰、吐饮、

唾津、流涎，与肺毫无干涉。肺管之后，胃管之前，左右两边凹处，有气管两根，其粗如箸[7]，上口在会厌之下，左曰左气门，右曰右气门，痰饮津涎由此气管而出。古人误以咳嗽、喘急、哮吼等证为肺病者，因见其症自胸中来。再者临症查有外感，用发散而愈；有燥痰用清凉而愈；有积热用攻下而愈；有气虚用补中而愈；有阴亏用滋阴而愈；有瘀血用逐瘀而愈。扬扬得意，立言著书，以为肺病无疑。不知左气门、右气门两管由肺管两傍[8]下行，至肺管前面半截处，归并一根，如树两杈归一本，形粗如箸，下行入心，由心左转出，粗如笔管，从心左后行，由肺管左边过肺入脊前，下行至尾骨，名曰卫总管，俗名腰管。自腰以上，向腹长两管，粗如箸。上一管通气府，俗名鸡冠油，如倒提鸡冠花之状。气府乃抱小肠之物，小肠在气府是横长。小肠外，气府内，乃存元气之所。元气即火，火即元气，此火乃人生命之源。食由胃入小肠，全仗元气蒸化。元气足则食易化，元气虚则食难化。此记向腹之上一管。下一管大约是通男子之精道，女子之子宫，独此一管，细心查看，未能查验的确，所以疑似，以俟后之业医者，倘遇机会，细心查看再补。卫总管对背心两边有两管，粗如箸，向两肩长；对腰有两管，通连两肾；腰下有两管，通两胯；腰上对脊正中有十一短管，连脊，此管皆行气、行津液。气足火旺，将津液煎稠，稠者名曰痰；气虚火衰，不能煎熬津液，津液必稀[9]，稀者名曰饮。痰饮在管，总以管中之气上攻，上行过心，由肺管前气管中出左、右气门。痰饮津涎本气管中物，古人何以误为肺中物，因不知肺管前有气管中连而长，止知痰饮津涎自胸中来，便疑为肺中物，总是未亲见脏腑之故。手握足步，头转身摇，用行舍藏，全凭此气。人气向里吸则气府满，气府满则肚腹大；气向外呼则气府虚，气府虚则肚腹小。卫总管，行气之府，其中无血。若血归气府，血必随气而出，上行则吐血、衄血；下行则溺血、便血。卫总管之前，相连而长，粗如箸，名曰荣总管，即血管，盛血，与卫总管长短相等，其内之血，由血府灌溉。血府即人胸下膈膜一片，其薄如纸，最为坚实，前长与心口凹处齐，从两胁至腰上，顺长如坡，前高后低，低处如池[10]，池中存血，即精汁所化，名曰血府。精汁详胃津门条下。前所言会厌，即舌后之白片，乃遮盖左、右气门、喉门之物也。

## 津门、津管、遮食、总提、珑管、出水道记

咽下胃之一物，在禽名曰嗉，在兽名曰肚，在人名曰胃。古人画胃图，上口在胃上，名曰贲门；下口在胃下，名曰幽门。言胃上下两门，不知胃是三门；画胃竖长，不知胃是横长，不但横长，在腹是平铺卧长。上口贲门向脊，下底向腹；下口幽门亦在胃上，偏右胁向脊。幽门之左寸许，另有一门，名曰津门。津门上有一管，名曰津管，是由胃出精汁水液之道路。津管一物，最难查看，因上有总提遮盖。总提俗名胰子，其体长于贲门之右，幽门之左，正盖津门。总提下前连气府，提小肠，后接提大肠；在胃上，后连肝，肝连脊。此是膈膜以下，总提连贯胃、肝、大小肠之体质。饮食入胃，食留于胃，精汁水液先由津门流出，入津管。津管寸许外，分三杈，精汁清者，入髓府化髓；津汁浊者由上杈，卧则入血府，随血化血。其水液由下杈，从肝之中间穿过入脾。脾中间有一管，体相玲珑，名曰珑管。水液由珑管分流两边，入出水道。出水道形如鱼网，俗名网油。水液由出水道渗出，渗入膀胱，化而为尿。出水道出水一段，体查最难。自嘉庆二年看脏腑时，出水道有满水玲珰者，有无水玲珰者，于理不甚透彻。以后诊病，查看久病寿终之人，临时有多饮水者，有少饮水者，有不饮水者，故后其水仍然在腹，以此与前所看者参考，与出水道出水一节，虽然近理，仍不敢为定准。后以畜较之，遂喂遂杀之畜，网油满水玲珰；三四日不喂之畜，杀之无水玲珰，则知出水道出水无疑。前言饮食入胃，食留于胃，精汁水液自津门流出，津门既孔[11]如箸大，能向外流精汁水液，稀粥岂不能流出？津门虽孔如箸大，其处胃体甚厚，四围靠挤[12]缩小，所以水能出而食不能出。况胃之内，津门之左一分远，有一疙瘩，形如

枣大，名曰遮食，乃挡食放水之物，待津汁水液流尽，食方腐熟，渐入小肠，化而为粪。小肠何以化食为粪？小肠外有气府，气府抱小肠。小肠外、气府内乃存元气之所，元气化食。此处与前气府参看。化粪入大肠，自肛门出。此篇记精汁由胃出津门，生津生血；水液由珑管，出水道入膀胱为尿；食由胃入小肠，元气蒸化为粪之原委也。

## 脑 髓 说

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一段，本不当说。纵[13]然能说，必不能行；欲不说，有许多病，人不知源，思至此，又不得不说。不但医书论病，言灵机发于心，即儒家谈道德，言性理，亦未有不言灵机在心者。因创始之人，不知心在胸中，所办何事。不知咽喉两傍，有气管两根，行至肺管前，归并一根入心，由心左转出，过肺入脊，名曰卫总管，前通气府、精道，后通脊，上通两肩，中通两肾，下通两腿，此管乃存元气与津液之所。气之出入，由心所过，心乃出入气之道路，何能生灵机、贮记性？灵机记性在脑者，因饮食生气血，长肌肉，精汁之清者化而为髓，由脊骨上行入脑，名曰脑髓。盛脑髓者，名曰髓海。其上之骨，名曰天灵盖，两耳通脑，所听之声归于脑。脑气虚，脑髓小，脑气与耳窍之气不接，故耳虚聋；耳窍通脑之道路中，若有阻滞，故耳实聋。两目即脑汁所生，两目系如线，长于脑，所见之物归于脑。瞳人白色是脑汁下注，名曰脑汁入目。鼻通于脑，所闻香臭归于脑。脑受风热，脑汁从鼻流出，涕浊气臭，名曰脑漏。看小儿初生时，脑未全，囟门软，目不灵动，耳不知听，鼻不知闻，舌不言；至周岁，脑渐生，囟门渐长，耳稍知听，目稍有灵动，鼻微知香臭，舌能言一二字；至三四岁，脑髓渐满，囟门长全，耳能听，目有灵动，鼻知香臭，言语成句。所以小儿无记性者，脑髓未满；高年无记性者，脑髓渐空。李时珍曰：脑为元神之府。金正希曰：人之记性皆在脑中。汪讱庵曰：今人每记忆往事，必闭目上瞪而思索之。脑髓中一时无气，不但无灵机，必死一时；一刻无气，必死一刻。

试看痫症，俗名羊羔风，即是元气一时不能上转入脑髓。抽时正是活人死脑袋。活人者腹中有气，四肢抽搐；死脑袋者，脑髓无气，耳聋、眼天吊如死。有先喊一声而后抽者，因脑先无气，胸中气不知出入，暴向外出也。正抽时胸中有漉漉之声者，因津液在气管，脑无灵机之气使津液吐咽，津液逗留在气管，故有此声。抽后头痛昏睡者，气虽转入于脑，尚未足也。小儿久病后，元气虚抽风；大人暴得气厥，皆是脑中无气，故病人毫无知识。以此参考，岂不是灵机在脑之证据乎！

## 气血合脉说（脉之形，余以实情告后人。

若违心装神仙，丧天良评论，必遭天诛）

气府存气，血府存血。卫总管由气府行周身之气，故名卫总管。荣总管由血府行周身之血，故名荣总管。卫总管体厚形粗，长在脊骨之前，与脊骨相连，散布头面四肢，近筋骨长，即周身气管。荣总管体薄形细，长在卫总管之前，与卫总管相连，散布头面四肢，近皮肉长，即周身血管。气在气府，有出有入，出入者呼吸也。目视耳听，头转身摇，掌握足步，灵机使气之动转也。血自血府入荣总管，由荣总管灌入周身血管，渗于管外，长肌肉也。气管近筋骨生，内藏难见。血管近皮肉长，外露易见。气管行气，气行则动；血管盛血，静而不动。头面四肢按之跳动者，皆是气管，并非血管。如两眉棱骨后凹处，俗名两太阳，是处肉少皮连骨，按之跳动，是通头面之气管。两足大趾次趾之端，是处肉少皮连骨，按之跳动，是通两足之气管。两手腕横纹高骨之上，是处肉少皮连骨，按之跳动，是通两手之气管。其管有粗有细，有直有屈。各人体质不同，胳膊肘下近手腕肉厚，气管外露者短；胳膊肘下近手腕肉薄，气管外露者长。如外感中人，风入气管，其管必粗，按之出肤。寒入气管，管中津液必凝，凝

则阻塞其气，按之跳动必慢。火入气管，火气上炙，按之跳动必急。人壮邪气胜，管中气多，按之必实大有力。人弱正气衰，管中气少，按之必虚小无力。久病无生机之人，元气少，仅止上行头面两手，无气下行，故足面按之不动。若两手腕气管上，按之似有似无，或细小如丝，或指下微微乱动，或按之不动，忽然一跳，皆是气将绝之时。此段言人之气管，生平有粗细、曲直之不同。管有短长者，因手腕之肉有薄厚也；按之大小者，虚实也；跳动之急慢者，寒火之分也。

前所言，明明是脉，不言脉者，因前人不知有左气门、右气门、血府、气府、卫总管、荣总管、津门、津管、总提、遮食、珑管、出水道在腹是何体质，有何用处。论脏腑、包络，未定准是何物，论经络、三焦，未定准是何物，并不能指明经络是气管、血管。论脉理，首句便言脉为血腑，百骸贯通，言脉是血管，气血在内流动，周而复始。若以流通而论，此处血真能向彼处流，彼处当有空隙之地。有空隙之地则是血虚，无空隙之地，血流归于何处？古人并不知脉是气管，竟著出许多脉诀，立言虽多，论部位一人一样，并无相同者。

古人论脉二十七字，余不肯深说者，非谓古人无容足之地，恐后人对症无谈脉之言，诊脉断死生易，知病难。治病之要诀，在明白气血，无论外感内伤，要知初病伤人何物，不能伤脏腑，不能伤筋骨，不能伤皮肉，所伤者无非气血。气有虚实，实者邪气实，虚者正气虚。正气虚当与半身不遂门四十种气虚之症、小儿抽风门二十种气虚之症互相参考。血有亏瘀，血亏必有亏血之因，或因吐血衄血，或因溺血、便血，或破伤流血过多。或崩漏、产后伤血过多。若血瘀，有血瘀之症可查，后有五十种血瘀症相互参考。

惟血府之血，瘀而不活，最难分别。后半日发烧，前半夜更甚，后半夜轻，前半日不烧，此是血府血瘀。血瘀之轻者，不分四段，惟日落前后烧两时；再轻者或烧一时，此内烧兼身热而言。若午后身凉，发烧片刻，乃气虚参芪之症。若天明身不热，发烧止一阵，乃参附之症。不可混含从事。

## 心无血说

余友薛文煌，字朗斋，通州人，素知医。道光十年二月，因赴山东，来舍辞行。闲谈言及古人论生血之源，有言心生血，脾统血者；有言脾生血，心统血者，不知宗谁？余言皆不可宗。血是精汁入血府所化，心乃是出入气之道路，其中无血。朗斋曰：吾兄所言不实，诸物心皆有血，何独人心无血？余曰：弟指何物心有血？曰：古方有遂心丹治癫狂，用甘遂末以猪心血和为丸，岂不是猪心有血之凭据？余曰：此古人之错，非心内之血，因刀刺破其心，腔子内血流入于心。看不刺破之心，内并无血，余见多多。试看杀羊者，割其颈项，不刺心，心内亦无血。又曰：不刺心，何死之速？余曰：满腔血从刀口流，所以先流者速，继而周身血退还腔子，所以后流者迟。血尽气散，故死之速。如人斗殴破伤，流血过多，气散血亡，渐至抽风，古人立名曰破伤风，用散风药，治死受伤者，凶手拟抵，治一个即是死两个。若明白气散血亡之义，即用黄芪半斤，党参四两，大补其气，救一人岂不是救两人。朗斋点首而别。

## 方 叙

余不论三焦者，无其事也。在外分头面四肢，周身血管；在内分膈膜上下两段。膈膜以上，心肺咽喉，左右气门，其余之物皆在膈膜以下。立通窍活血汤治头面四肢、周身血管血瘀之症；立血府逐瘀汤治胸中血府血瘀之症；立膈下逐瘀汤治肚腹血瘀之症。病有千状[14]万态，不可以余为全书。查证有王肯堂《证治准绳》，查方有周定王朱绣[15]《普济方》，查药有李时珍《本草纲目》，三书可谓医学之渊源。可读可记有国朝之《医

宗金鉴》，理足方效有吴又可《瘟疫论》，其余名家，虽未见脏腑，而攻伐补泻之方，效者不少。余何敢云著书，不过因著《医林改错·脏腑图记》后，将平素所治气虚、血瘀之症，记数条示人以规矩，并非全书。不善读者，以余之书为全书，非余误人，是误余也。

## 通窍活血汤所治之症目[16]

通窍活血汤所治之病，开列于后。

### 头发脱落

伤寒、温病后头发脱落，各医书皆言伤血，不知皮里肉外，血瘀阻塞血路，新血不能养发，故发脱落。无病脱发，亦是血瘀。用药三付，发不脱，十付，必长新发。

### 眼疼白珠红

眼疼白珠红，俗名暴发火眼。血为火烧，凝于目珠，故白珠红色。无论有云翳、无云翳，先将此药吃一付，后吃加味止痛没药散，一日二付，三两日必痊愈。

### 糟鼻子

色红是血瘀，无论三、二十年，此方服三付可见效；二、三十付可痊愈。舍此之外，并无验方。

### 耳聋年久

耳孔内小管通脑，管外有瘀血，靠挤管闭，故耳聋。晚服此方，早服通气散，一日两付，三、二十年耳聋可愈。

### 白癜风

血瘀于皮里，服三、五付可不散漫再长，服三十付可痊。

### 紫癜风

血瘀于肤里，治法照白癜风，无不应手取效。

### 紫印脸

脸如打伤，血印色紫成片，或满脸皆紫，皆血瘀所致。如三、五年，十付可愈；若十余年，三、二十付必愈。

### 青记脸如墨

血瘀症，长于天庭者多，三十付可愈。白癜、紫癜、紫印、青记，自古无良方者，不知病源也。

### 牙疳

牙者骨之余，养牙者血也。伤寒、瘟疫、痘疹、痞块，皆能烧血，血瘀牙床紫，血死牙床黑。血死牙脱，人岂能活？再用凉血凝血，是促其死也。遇此症，将此药晚服一付，早服血府逐瘀汤一付，白日煎黄芪八钱，徐徐服之，一日服完。一日三付，三日可见效，十日大见效，一月可痊愈。纵然牙脱五、七个，不穿腮者皆可活。

### 出气臭

血府血瘀，血管血必瘀，气管与血管相连，出气安得不臭？即风从花里过来香之义。晚服此方，早服血府逐[17]瘀汤，三、五日必效。无论何病，闻出臭气，照此法治。

### 妇女干劳

经血三、四月不见，或五、六月不见，咳嗽急喘，饮食减少，四肢无力，午后发烧，至晚尤甚，将此方吃三付或六付，至重者九付，未有不痊愈者。

### 男子劳病

初病四肢疲软无力，渐渐肌肉消瘦，饮食减少，面色黄白，咳嗽吐沫，心烦急躁，午后潮热，天亮汗多。延医调治，始而滋阴，继而补阳，补之不效，则云虚不受补，无可奈何。可笑著书者，不分别因弱致病，因病致弱，累系伤寒、瘟疫大病后，气血虚

弱，因虚弱而病，自当补弱而病可痊；本不弱而生病，因病久致身弱，自当去病，病去而元气自复。查外无表症，内无里症，所见之症皆是血瘀之症。常治此症，轻者九付可愈，重者十八付可愈。吃三付后，如果气弱，每日煎黄芪八钱，徐徐服之，一日服完。此攻补兼施之法。若气不甚弱，黄芪不必用，以待病去，元气自复。

### 交节病作

无论何病，交节病作，乃是瘀血。何以知其是瘀血？每见因血结吐血者，交节亦发，故知之。服三付不发。

### 小儿疳症

疳病初起，尿如米泔，午后潮热，日久青筋暴露，肚大坚硬，面色青黄，肌肉消瘦，皮毛憔悴，眼睛发眙。古人以此症，在大人为劳病，在小儿为疳疾，照前症再添某病，则曰某疳。如脾疳、疳泻、疳肿、疳痢、肝疳、心疳、疳渴、肺疳、肾疳、疳热、脑疳、眼疳、鼻疳、牙疳、脊疳、蛔疳、无辜疳、丁溪疳、哺露疳，分病十九条，立五十方，方内多有栀子、黄连、羚羊、石膏大寒之品。因论病源系乳食过饱，肥甘无节，停滞中脘，传化迟滞，肠胃渐伤，则生积热，热盛成疳，则消耗气血，煎灼津液，故用大寒以清积热。余初时对症用方，无一效者。后细阅其论，因饮食无节，停滞中脘，此论是停食，不宜大寒之品；以传化迟滞，肠胃渐伤，则生积热之句而论，当是虚热，又不宜用大寒之品。后遇此症，细心审查，午后潮热，至晚尤甚，乃瘀血也；青筋暴露非筋也，现于皮肤者血管也，血管青者，内有瘀血也；至肚大坚硬成块，皆血瘀凝结而成。用通窍活血汤以通血管，用血府逐瘀汤去午后潮热，用膈下逐瘀汤消化积块，三方轮服，未有不效者。

### 通窍活血汤

赤芍一钱　川芎一钱　桃仁三钱（研泥）　红花三钱　老葱三根（切碎）[18]　鲜姜三钱（切碎）　红枣七个（去核）　麝香五厘（绢包）

用黄酒半斤，将前七味煎一盅，去渣，将麝香入酒内，再煎二沸，临卧服。方内黄酒各处分量不同，宁可多二两，不可少；煎至一盅，酒亦无味，虽不能饮酒之人，亦可服。方内麝香，市井易于做假，一钱真，可合一两假，人又不能辨。此方麝香最要紧，多费数文，必买好的方妥，若买当门子更佳。大人一连三晚，吃三付，隔一日再吃三付。若七、八岁小儿，两晚吃一付；三、两岁小儿，三晚吃一付。麝香可煎三次，再换新的。

方歌　通窍全凭好麝香　桃红大枣老葱姜
　　川芎黄酒赤芍药　表里通经第一方

### 加味止痛没药散

治初起眼痛白珠红，后起云翳。

没药三钱　血竭三钱　大黄二钱　朴硝二钱　石决明三钱（煅）

为末，分四付，早晚清茶调服。眼科外症，千古一方。

### 通　气　散

治耳聋不闻雷声　余三十岁立此方。

柴胡一两　香附一两　川芎五钱

为末。早晚开水冲服三钱。

### 血府逐瘀汤所治之症目[19]

血府逐瘀汤所治之病，开列于后。

### 头痛

头痛有外感，必有发热、恶寒之表症，发散可愈；有积热，必舌干口渴，用承气

可愈；有气虚，必似痛不痛，用参芪可愈。查患头痛者，无表症，无里症，无气虚痰饮等症，忽犯忽好，百方不效，用此方一剂而愈。

### 胸痛

胸痛在前面，用木金散可愈；后通背亦痛，用瓜蒌薤白白酒汤可愈；在伤寒，用瓜蒌、陷胸、柴胡等皆可愈。有忽然胸痛，前方皆不应，用此方一付，痛立止。

### 胸不任物

江西巡抚阿霖公，年七十四，夜卧露胸可睡，盖一层布压则不能睡，已经七年。召余诊之，此方五付痊愈。

### 胸任重物

一女二十二岁，夜卧令仆妇坐于胸方睡，已经二年。余亦用此方，三付而愈。

设一齐问病源，何以答之？

### 天亮出汗

醒后出汗，名曰自汗；因出汗醒，名曰盗汗，盗散人之气血，此是千古不易之定论。竟有用补气、固表、滋阴、降火服之不效，而反加重者。不知血瘀亦令人自汗、盗汗，用血府逐瘀汤，一两付而汗止。

### 食自胸右下

食自胃管而下，宜从正中。食入咽，有从胸右边咽下者，胃管在肺管之后，仍由肺叶之下转入肺前，由肺下至肺前，出膈膜入腹。肺管正中，血府有瘀血，将胃管挤靠于右，轻则易治，无碍饮食也；重则难治，挤靠胃管弯而细，有碍饮食也。此方可效，痊愈难。

### 心里热（名曰灯笼病）

身外凉，心里热，故名灯笼病，内有血瘀。认为虚热，愈补愈瘀；认为实火，愈凉愈凝。三两付血活热退

### 瞥闷

即小事不能开展，即是血瘀。三付可好。

### 急躁

平素和平，有病急躁，是血瘀。一、二付必好。

### 夜睡梦多

夜睡梦多是血瘀。此方一两付痊愈，外无良方。

### 呃逆（俗名打咯忒）

因血府血瘀，将通左气门、右气门归并心上一根气管从外挤严，吸气不能下行，随上出，故呃气。若血瘀甚，气管闭塞，出入之气不通，闷绝而死。古人不知病源，以橘皮竹茹汤、承气汤、都气汤、丁香柿蒂汤、附子理中汤、生姜泻心汤、代赭旋覆汤、大小陷胸等汤治之，无一效者。相传咯忒伤寒、咯忒瘟病必死。医家因古无良法，因此症则弃而不治。无论伤寒、瘟疫、杂症，一见呃逆，速用此方，无论轻重，一付即效。此余之心法也。

### 饮水即呛

饮水即呛乃会厌有血滞，用此方极效。古人评论全错，余详于痘症条。

### 不眠

夜不能睡，用安神养血药治之不效者，此方若神。

### 小儿夜啼

何得白日不啼？夜啼者血瘀也。此方一两付痊愈。

### 心跳心忙

心跳心忙用归脾安神等方不效，用此方百发百中。

### 夜不安

夜不安者，将卧则起，坐未稳，又欲睡，一夜无宁刻。重者满床乱滚，此血府血瘀。此方服十余付，可除根。

### 俗言肝气病

无故爱生气是血府血瘀。不可以气治，此方应手效。

### 干呕

无他症，惟干呕、血瘀之症。用此方化血，而呕立止。

### 晚发一阵热

每晚内热，兼皮肤热一时，此方一付可愈，重者两付。

## 血府逐瘀汤

当归三钱　生地三钱　桃仁四钱　红花三钱　枳壳二钱　赤芍二钱　柴胡一钱　甘草二钱　桔梗一钱半　川芎一钱半　牛膝三钱

水煎服。

方歌　血府当归生地桃　红花甘草壳赤芍

柴胡芎桔牛膝等　血化下行不作劳

## 膈下逐瘀汤所治之症目[20]

膈下逐瘀汤所治之症，开列于后。

### 积块

积聚一症，不必论古人立五积、六聚、七癥、八瘕之名，亦不议驳其错，驳之未免过烦。今请问在肚腹能结块者是何物？若在胃结者必食也；在肠结者燥粪也。积块日久，饮食仍然如故，自然不在肠胃之内，必在肠胃之外。肠胃之外，无论何处，皆有气血。气有气管，血有血管，气无形不能结块，结块者必有形之血也。血受寒则凝结成块，血受热则煎熬成块。竖血管凝结则成竖条，横血管凝结则成横条，横竖血管皆凝结，必接连成片，片凝日久，厚而成块。既是血块当发烧。要知血府血瘀必发烧。血府，血之根本，瘀则殒命。肚腹血瘀不发烧。肚腹，血之梢末，虽瘀不致伤生。无论积聚成块在左肋、右肋、脐左、脐右、脐上、脐下，或按之跳动，皆以此方治之，无不应手取效。病轻者少服，病重者多服。总是病去药止，不可多服。倘病人气弱，不任克消，原方加党参三、五钱皆可，不必拘泥。

### 小儿痞块

小儿痞块，肚大青筋，始终总是血瘀为患。此方与前通窍活血汤、血府逐瘀汤三方轮转服之，月余，未有不成功者。

### 痛不移处

凡肚腹疼痛，总不移动，是血瘀。于此方治之极效。

### 卧则腹坠

病人夜卧，腹中似有物，左卧向左边坠，右卧向右边坠，此是内有血瘀。以此方为主，有杂症，兼以他药。

### 肾泻

五更天，泻三两次，古人名曰肾泄，言是肾虚，用二神丸、四神丸等药，治之不效，常有三、五年不愈者。病不知源是难事也。不知总提上有瘀血，卧则将津门挡严，水不能由津门出，由幽门入小肠，与粪合成一处，粪稀溏，故清晨泻三、五次。用此方逐总提上之瘀血，血活，津门无挡，水出泻止，三、五付可痊愈。

久泻

泻肚日久，百方不效，是总提瘀血过多，亦用此方。

膈下逐瘀汤

灵脂二钱（炒） 当归三钱 川芎三钱 桃仁三钱（研泥） 丹皮二钱 赤芍二钱 乌药二钱 元胡一钱 甘草三钱 香附钱半 红花三钱 枳壳钱半

水煎服。

方歌 膈下逐瘀桃牡丹 赤芍乌药元胡甘

归芎灵脂红花壳 香附开郁血亦安

---

〔1〕“输”原作“轮”，据宏道堂本改。

〔2〕“痛”原作“疵”，据1976年人卫本改。

〔3〕“古人脏腑图”五字原脱，据目录补。

〔4〕“亲见改正脏腑图”“七字”原脱，据目录补。目录原误为“四十二件”，据实图25个改“二十五件”（包括“古绘”和“亲改”二类）。

〔5〕“脾”原作“胃”，据贯本改。

〔6〕“四”当作“二。”

〔7〕“箸”原作“筋”据下文改。

〔8〕“傍”原作“榜”，据宏道堂本改。

〔9〕“稀”原作“浠”，据文英堂本改。

〔10〕“池”原作“地”，据三峰寺本改。

〔11〕“孔”原作“孙”，据宏道堂本改。

〔12〕“挤”原作“脐 ”，据文义改。

〔13〕“纵”原作“总”，据宏道堂本改。

〔14〕“状”原作“壮”，据宏道堂本改。

〔15〕“绣”当作“橘”。

〔16〕“通窍活血汤所治之症目”十字原脱，据目录补。

〔17〕“逐”原作“通”，据文英堂本改。

〔18〕“碎”原作“均”，据文英堂本改。

〔19〕“血府逐瘀汤所治之症目”十字原脱，据目录补。

〔20〕“膈下逐瘀汤所治之症目”十字原脱，据目录补。

# 下 卷

## 半身不遂论叙

医家立言著书，心存济世者，乃良善之心也。必须亲治其证，屡验方法，万无一失，方可传于后人。若一症不明，留于后人再补。断不可徒取虚名，恃才立论，病未经见，揣度立方。倘病不知源，方不对症，是以活人之心，遗作杀人之事，可不畏欤!?如伤寒、瘟疫、杂症、妇科，古人各有所长，对症用方，多半应手取效，其中稍有偏见，不过白玉微瑕。惟半身不遂一症，古之著书者虽有四百余家，于半身不遂立论者，仅止数人，数人中，并无一人说明病之本源。病不知源，立方安得无错？余少时遇此症，始遵《灵枢》《素问》、仲景之论，治之无功；继遵河间、东垣、丹溪之论，投药罔效。辗转踌躇，几至束手。伏思张仲景论《伤寒》，吴又可著《瘟疫》，皆独出心裁，并未引古经一语。余空有活人之心，而无济世之手。凡遇是症，必细心研究，审气血之荣枯，辨经络之通滞，四十年来颇有所得，欲公之天下以济后人，奈不敢以管见之

学，驳前人之论，另立方法，自取其罪。友人曰：真胸有确见，屡验良方，补前人之缺，救后人之难，不但有功于后世，正是前代之勋臣，又何罪之有？余闻斯议，不揣鄙陋，将男妇小儿半身不遂、瘫腿痿症、抽搐筋挛得病之源、外现之症，屡验良方，难治易治之形状及前人所论脉理、脏腑、经络之错误，一一绘图申明其说，详述前后，以俟高明再加补助，于医道岂无小补云尔。

## 半身不遂论

半身不遂，病本一体，诸家立论，竟不相同。始而《灵枢》曰：虚邪偏客于身半，其入深者，内居荣卫，荣卫衰则真气去，邪气独留，发为偏枯。偏枯者半身不遂也。《素问》曰：风中五脏六腑之俞，所中则为偏风。张仲景曰：夫风之为病，当令人半身不遂。三书立[1]论，本源皆专主于风。至刘河间出世，见古人方论无功，另出手眼，云：中风者非肝木之风内动，亦非外中于风，良由将息失宜，内火暴甚，水枯莫制，心神昏昧，卒倒无所知。其论专主于火。李东垣见河间方论矛盾，又另立论曰：中风者，气虚而风邪中之，病在四旬以后，壮盛稀有，肥白气虚者间亦有之。论中有中腑、中脏、中血脉、中经络之分，立法以本气虚外受风邪是其本也。朱丹溪见东垣方症不符，又分途立论，言西北气寒，有中风，东南气湿，非真中风，皆因气血先虚，湿生痰，痰生热，热生风也。其论专主于痰，湿痰是其本也。王安道见丹溪论中，有东南气湿非真中风一句，便云《灵枢》《素问》、仲景所言是真中风，河间、东垣、丹溪所言是类中风。虞天民言王安道分真中风、类中风之说，亦未全是，四方病此者，尽因气湿痰火挟风而作，何尝见有真中、类中之分？独张景岳有高人之见，论半身不遂大体属气虚，易中风之名，著非风之论，惟引用《内经》厥逆，并辨论寒热、血虚及十二经之见症，与症不符，其方不效者，可惜先生于此症阅历无多。其余名家所论病因，皆是因风、因火、因气、因痰之论，所立之方，俱系散风清火、顺气化痰之方。有云气血虚弱而中风邪者，于散风清火方中，加以补气养血之药；有云阴虚亏损而中风邪者，于滋阴补肾药内，佐以顺气化痰之品。或补多而攻少，或补少而攻多，自谓攻补兼施，于心有得。今人遵用，仍然无效，又不敢议论古人之非，不曰古方不合今病，便云古今元气不同。既云方不合病，元气不同，何得伤寒病，麻黄、承气、陷胸、柴胡，应手取效；何得中风门，愈风、导痰、秦艽、三化，屡用无功？总不思古人立方之本，效与不效，原有两途。其方效者，必是亲治其症，屡验之方；其不效者，多半病由议论，方从揣度。以议论揣度定论立方，如何能明病之本源；因何半身不遂，口眼歪斜；因何语言蹇涩，口角流涎；因何大便乾燥，小便频数，毫无定见，古今混淆。以一亏损五成元气之病，反用攻伐[2]克消之方，安得不错。溯本穷源，非错于医，乃错自著书者之手。嗟呼！此何等事，而竟以意度，想当然乎哉！

## 半身不遂辨

或曰：半身不遂，古人风火湿痰之论，诸家层次议驳，有证据可凭乎？余曰：即以仲景《伤寒论》中风篇云，中风则令人头痛身痛，发热恶寒，干呕自汗；《金匮要略》论伤风则令人鼻塞喷嚏，咳嗽声重，鼻流清涕；中风本门又云，夫风之为病，当令人半身不遂。今请问何等风，何等中法，令人头痛身痛，发热恶寒，干呕自汗？何等风，何等中法，则令人鼻塞喷嚏，咳嗽声重，鼻流清涕？何等风，何等中法，则令人半身不遂？半身不遂若果是风，风之中人，必由皮肤入经络，亦必有由表入里之证可查。尝治此症，初得时，并无发热恶寒，头痛身痛，目痛鼻干，寒热往来之表症。既无表症，则知半身不遂非风邪所中。再者，众人风火湿痰之论，立说更为含混。如果是风火湿痰，无论由外中，由内发，必归经络。经络所藏者无非气血，气血若为风火湿痰阻滞，必有疼痛之症，有疼痛之症，乃是身痛之痹症，非是半身不遂。半身不遂无疼痛之症。余平生治之最多，从未见因身痛痹症而得半身不遂者。由此思之，又非

风火湿痰所中。

## 半身不遂本源

或曰：君言半身不遂，亏损元气是其本源。何以亏至五成方病，愿闻其说。余曰：夫元气藏于气管之内，分佈周身，左右各得其半。人行坐动转，全仗元气。若元气足则有力，元气衰则无力，元气绝则死矣。若十分元气，亏二成剩八成，每半身仍有四成，则无病。若亏五成剩五成，每半身只剩二成半，此时虽未病半身不遂，已有气亏之症，因不痛不痒，人自不觉。若元气一亏，经络自然空虚，有空虚之隙，难免其气向一边归并。如右半身二成半归併于左，则右半身无气；左半身二成半归并于右，则左半身无气，无气则不能动，不能动，名曰半身不遂。不遂者，不遂人用也。如睡时气之归并，人不能知觉，不过是醒则不能翻身；惟睡醒时气之归并，自觉受病之半身，向不病之半身流动，比水流波浪之声尤甚；坐时归并，身必歪倒；行走时归并，半身无气，所以跌仆。人便云因跌仆得半身不遂，殊不知非因跌仆得半身不遂，实因气亏得半身不遂，而致跌仆。

## 口眼歪斜辨

或曰：半身不遂既然无风，如何口眼歪斜？余曰：古人立歪斜之名，总是临症不细心审查之故。口眼歪斜并非歪斜，因受病之半脸无气，无气则半脸缩小；一眼无气力，不能圆睁，小眼角下抽；口半边无气力，不能开，嘴角上抽。上下相凑，乍看似歪斜，其实并非左右之歪斜。尝治此症，凡病左半身不遂者，歪斜多半在右；病右半身不遂者，歪斜多半在左。此理令人不解，又无书籍可考。何者人左半身经络上头面，从右行；右半身经络上头面，从左行，有左右交互之义。余亦不敢为定论，以待高明，细心审查再补。

又曰：口眼歪斜尽属半脸无气乎。余曰：前论指兼半身不遂而言，若壮盛人，无半身不遂，忽然口眼歪斜，乃受风邪阻滞经络之症。经络为风邪阻滞，气必不上达，气不上达头面，亦能病口眼歪斜，用通经络散风之剂，一药而愈，又非治半身不遂方之所能为也。

## 辨口角流涎非痰饮

或曰：口角流涎非痰饮乎？余曰：尝治此症，见所流尽是清水，并非稠痰，明明气虚不固津液。不明此理，试看小儿气不足时，流涎者十有八九；高年人气衰时，流涎者十有二三，再以他症互相参看，流涎者属气虚无疑。

## 辨大便干燥非风火

或曰：患半身不遂兼大便干燥，古人名曰风燥，言其病有风、有火，有是理乎？余曰：若是风火，用散风清火润燥攻下药，大便一行，风散火清，自当不燥。尝见治此症者，误用下药，下后干燥更甚，总不思平素出大恭时，并非大恭顺谷道自流，仍用气力催大恭下行。既得半身不遂之后，无气力使手足动，无气力使舌言，如何有气力到下部催大恭下行。以此推之，非风火也，乃无气力催大恭下行，大恭在大肠日久不行，自干燥也。

## 辨小便频数、遗尿不禁

或曰：小便频数，遗尿不禁，有火有虚，有分别乎？余曰：有尿溺时，玉茎内疼痛，尿一点一滴而出，兼之色红，乃是火症。若高年人或虚弱人，尿长而痛，其色清白，乃属气虚。尿孔开张，尿流而不知，名曰遗尿。不禁者，尿欲出，而人禁止不溺，尿仍自出，此专指小便自病而言。若半身不遂兼小便频数，遗尿不禁，绝无玉茎疼痛之苦，此是气虚不固也。

## 辨语言蹇涩非痰火

或曰：说话不真，古名语言蹇涩，前人论舌之本，有痰有火，此理想来不错。余曰：非痰火也。舌中原有两管，内通脑气，即气管也。以容气之往来，使舌动转能言。今半身无气，已不能动，舌亦半边无气，亦不能全动，故说话不真。试看小儿气不足不能行走时，高年人气衰时，说话俱不真是其证也。

### 辨口噤咬牙

或曰：既无风火，如何口噤咬牙？余曰：口噤自是口噤，咬牙自是咬牙，古人以口噤、咬牙混成一症，何临症粗心之甚！口噤是虚，咬牙是实；口噤是牙紧不开，咬牙是叩齿有声。在伤寒、瘟病、杂症、妇科，有虚症口噤者，有实症咬牙者，独半身不遂，有口噤，绝无咬牙；亦有口噤太甚，下牙里收，其声如锉，似咬牙，实非咬牙，亦虚症也。如无半身不遂，又无他症相兼，忽然口噤不开，乃风邪阻滞经络，气不上达之所致，用疏通经络之剂即愈。

### 记未病以[3]前之形状

或曰：元气既亏之后，未得半身不遂以前，有虚症可查乎？余生平治之最多，知之最悉。每治此症，愈后问及未病以前之形状，有云偶尔一阵头晕者，有头无故一阵发沉者，有耳内无故一阵风响者，有耳内无故一阵蝉鸣者，有下眼皮长跳动者，有一只眼渐渐小者，有无故一阵眼睛发直者，有眼前长见旋风者，有长向鼻中攒冷气者，有上嘴唇一阵跳动者，有上下嘴唇相凑发紧者，有睡卧口流涎沫者，有平素聪明忽然无记性者，有忽然说话少头无尾、语无伦次者，有无故一阵气喘者，有一手长战者，有两手长战者，有手无名指每日有一时屈而不伸者，有手大指无故自动者，有胳膊无故发麻者，有腿无故发麻者，有肌肉无故跳动者，有手指甲缝一阵阵出冷气者，有脚趾甲缝一阵阵出冷气者，有两腿膝缝出冷气者，有脚孤拐骨一阵发软，向外棱倒者，有腿无故抽筋者，有脚趾无故抽筋者，有行走两腿如拌蒜者，有心口一阵气堵者，有心口一阵发空，气不接者，有心口一阵发忙者，有头项无故一阵发直者，有睡卧自觉身子沉者，皆是元气渐亏之症。因不痛不痒，无寒无热，无碍饮食起居，人最易于疏忽。

### 论小儿半身不遂

或曰：小儿亦有半身不遂者？余曰：小儿自周岁至童年皆有。突然患此症者少，多半由伤寒、瘟疫、痘疹、吐泻等症病后，元气渐亏，面色青白，渐渐手足不动，甚至手足筋挛，周身如泥塑，皆是气不达于四肢。古人以风治，是于此症阅历无多。

## 瘫痿论

或曰，元气归并左右，病半身不遂，有归并上下之症乎？余曰：元气亏五成，下剩五成，周流一身，必见气亏诸[4]态。若忽然归并于上半身，不能行于下，则病两腿瘫痿。奈古人论痿症之源，因足阳明胃经湿热上蒸[5]于肺。肺热叶焦，皮毛憔悴，发为痿证，盖用清凉攻下之方。余论以清凉攻下之药，治湿热腿疼痹症则可，治痿症则不相宜。岂知痹症疼痛日久，能令腿瘫，瘫后仍然腿疼。痿症是忽然两腿不动，始终无疼痛之苦。倘标本不清，虚实溷淆，岂不遗祸后人。

### 补阳还五汤

此方治半身不遂，口眼歪斜，语言蹇涩，口角流涎，大便干燥，小便频数，遗尿不禁。

黄芪四两（生） 归尾二钱 赤芍钱半 地龙一钱（去土） 川芎一钱 桃仁一钱 红花一钱

水煎服。

初得半身不遂，依本方加防风一钱，服四、五剂后去之。如患者先有入耳之言，畏

惧黄芪，只得迁就人情，用一、二两，以后，渐加至四两，至微效时，日服两剂，岂不是八两。两剂服五、六日，每日仍服一剂。如已病三两个月，前医遵古方用寒凉药过多，加附子四、五钱；如用散风药过多，加党参四、五钱；若未服则不必加。此法虽良善之方，然病久气太亏，肩膀脱落二、三指缝，胳膊曲而搬不直，脚孤拐骨向外倒，哑不能言一字，皆不能愈之症；虽不能愈，常服可保病不加重。若服此方愈后，药不可断，或隔三、五日吃一付，或七、八日吃一付；不吃，恐将来得气厥之症。方内黄芪不论何处所产，药力总是一样，皆可用。

方歌　补阳还五赤芍芎　归尾通经佐地龙
　　四两黄芪为主药　血中瘀滞用桃红

## 瘟毒吐泻转筋说

上吐下泻转筋一症，古人立名曰霍乱。宋朝太医院立方名曰《局方》，立藿香正气散以治之。以邪气伤正气之病，反用攻伐正气之药，岂不愧太医之名。至我朝道光元年，岁次辛巳，瘟毒流行，病吐泻转筋者数省，京都尤甚，伤人过多，贫不能葬埋者，国家发帑施棺，月余之间，费数十万金。彼时业医者，有用参[6]术姜附见效者，便言阴寒；有用芩连栀柏见效者，则云毒火。余曰非也，不分男妇老少，众人同病乃瘟毒也。或曰：既是瘟毒，姜附热，芩连凉，皆有见效者何也？余曰：芩连效在初病，人壮毒盛时；姜附效在毒败，人弱气衰时。又曰：有芩连姜附服之不效，而反有害者何也？余曰：试看针刺而愈者，所流尽是黑紫血，岂不是瘟毒烧炼。瘟毒自鼻入气管，由气管达于血管，将气血凝结，壅塞津门，水不得出，故上吐下泻。初得，用针刺其胳膊肘里弯处血管，流紫黑血，毒随血出而愈。或曰：所刺是何穴，请明白指示。余曰：余虽善针，不必论。是穴名曰尺泽。人气管周身贯通，血管周身亦贯通。尺泽左右四、五根血管，刺之皆出血，皆可愈；尺泽上下刺之，亦可愈。总之用针所刺而愈，皆风、火、气有余之症；不足之症，愈针愈坏，此针灸家隐讳而不肯言也。仓促之时，用针刺取其捷便也。一面针刺，一面以解毒活血汤治之，活其血，解其毒，未有不一药而愈者。但此症得之最速，伤元气最快，一半日可伤生。若吐泻一两时后，或半日后，一见腿抽，便是腿上气少；一见胳膊抽，便是胳膊上气少。如见眼胞塌陷，汗出如水，肢冷如冰，漫言凉药有害，即余所立解毒活血汤亦有过无功。此时无论舌干口燥，大渴饮冷，一时饮水数碗，放心用姜附回阳汤，一付可夺命。此法非浅医所能知也。

### 解毒活血汤

连翘二钱　葛根二钱　柴胡三钱　当归二钱　生地五钱　赤芍三钱　桃仁八钱（研）　红花五钱　枳壳一钱　甘草二钱

水煎服。

方歌　解毒活血连翘桃　红花归壳葛赤芍
　　柴胡甘草同生地　吐泻良方用水熬

此方谓初得吐泻而言，若见汗多肢冷，眼塌，不可用。

### 急救回阳汤

若吐泻一见转筋身凉、汗多，非此方不可。莫畏病人大渴饮冷不敢用。

党参八钱　附子八钱（大片）　干姜四钱　白术四钱　甘草三钱　桃仁二钱（研）　红花二钱

方歌　急救回阳参附姜　温中术草桃红方
　　见真胆雄能夺命　虽有桃红气无伤

解毒活血汤与急救回阳汤两方界限分清，未有不应手而愈者。慎之慎之。

## 论小儿[7]抽风不是风

夫抽风一症，今人治之不效者，非今人错治，乃古方误人。古人不止论病立方误人，立病名曰抽风，风之一字尤其误人。又因此症多半由伤寒、瘟病或痘疹、吐泻等症病久而抽，则名曰慢惊风。慢惊风三字相连立名，更为可笑，不但文义不通，亦未细查病源。若真是风，风之中人必由皮肤入经络，亦必有由表入里之表症可查。既查无外感之表症，古人何得著书立方总言是风。其所以言风者，因见其病发作之时，项背反张，两目天吊，口噤不开，口流涎沫，咽喉痰声，昏沉不省人事，以为中风无疑。殊不知项背反张，四肢抽搐，手足握固，乃气虚不固肢体也；两目天吊，口噤不开，乃气虚不上[8]升也；口流涎沫，乃气虚不固津液也。咽喉往来痰声，非痰也，乃气虚不归原也。如不明此理，试看高年人久病寿终时，或项强身重，或露睛天吊，或牙紧流涎，或痰声拽锯，或冷汗淋漓，一派气脱之症，明明显露。以抽风之两目天吊，口噤流涎，痰声拽锯互相参看，则抽风之症，气虚无疑。元气既虚，必不能达于血管，血管无气，必停留而瘀。以一气虚血瘀之症，反用散风清火之方，安得不错！服散风药，无风服之则散气；服清火药，无火服之则血凝[9]；再服攻伐克消之方，气散血亡，岂能望生！溯本穷源，非死于医，乃死于著书者之手。每见业小儿科阅历多者，绝不误人，因抽风古方不效，见抽风则弃而不治。亦有高手，看小儿现在之症，知将来必抽风，虽无方调治，亦必告知病家，此病恐将来抽风。何以知其将来必抽风？凡将欲抽风之前，必先见抽风之症，如见顶门下陷，昏睡露睛，口中摇舌，不能啼哭，哭无眼泪，鼻孔煽动，咽喉痰声，头低不抬，口噤无声，四肢冰冷，口吐白沫，胸高如碗，喘急气促，面色青白，汗出如水，不能裹乳，大便绿色　腹内空鸣，下泄上嗽，肌肉跳动，俱是抽风之兆。前二十症不必全见，但见一二症，则知将来必抽。其中有可治者，有不可治者，并所用之方，皆开列于后。若露睛天吊，不食不哭，痰鸣气喘，病虽沉重，乃可治之症；若天庭灰色，肾子上缩，或脉微细，或脉全无，外形虽轻，乃不治之症。

### 可保立苏汤

此方治小儿因伤寒、瘟疫或痘疹、吐泻等症，病久气虚，四肢抽搐，项背后反，两目天吊，口流涎沫，昏沉不省人事，皆效。

黄芪一两五钱（生）　党参三钱　白术二钱　甘草二钱　当归二钱　白芍二钱　枣仁三钱（炒）　山萸一钱　枸杞二钱　故纸一钱　核桃一个（连皮打碎）

水煎服。

此方分量指四岁小儿而言。若两岁，分量可以减半；若一岁，分量可用三分之一；若两三个月，分量可用四分之一，又不必拘于付数。余治此症，一日之间，常有用两三付者。服至不抽，必告知病家，不可因不抽，遂不服药，必多服数付，气足方妥。

方歌　可保立苏故纸枣　术归芍药参芪草
　　山萸枸杞水煎服　一个核桃带壳捣

### 论痘非胎毒

夫小儿痘疹，自汉至今，著书立方者不可胜数，大抵不过分顺、险、逆，辨别轻重死生，并无一人说明痘之本源。所以后人有遵保元汤，用黄芪、人参者；有宗归宗汤，用大黄、石膏者；有遵解毒汤，用犀角、黄连者。痘本一体，用药竟不相同。遇顺，险之痘，查小儿壮弱，分别补泻清凉，用之皆可望生。惟一见逆症，遂无方调治，即云天数当然，此不知痘之本源故也。或曰：古人若不知痘之本源，如何见逆痘便知几天死？余曰：此非古人知痘之本源也，因看痘多，知某日见苗，某日何形，某日何色，某日何症治之不效，至某日必死。古人知逆痘几天死者，盖由此也。如知痘之本源，岂无方调治？或曰：如君所言，痘之逆症有救乎？余曰：痘之险症，随手而愈不

足论。至于逆症，皆有本源，辨明本源，岂不可救？如余所治闷痘不出，周身攒簇，细密如蚕壳，平板如蛇皮，不热即出，见点紫黑，周身细密无缝，紫白灰色相间，蒙头锁[10]口，锁项托腮，皮肉不肿，遍身水泡，不起胀行浆，不化脓结痂。见点后抽风不止，九窍流血鲜红，咳嗽声哑，饮水即呛，六、七天作痒，抓破无血，七、八日泄肚，胃口不开；至危之时，头不能抬，足歪不正，两目天吊，项背后反等逆症，初见之时，辨明虚实，皆可望生。明此理者，知余补前人之未及，救今人之疑难；不明此理者，妄加评论，以余言为狂妄，而不知非狂也，知痘之本源也。不似诸家议论，出痘总是胎毒。诸书又曰：自汉以前无出痘者，既云胎毒，汉以前人独非父母所生。此论最为可笑。若以古人之论，有谓胎毒藏于脏腑，而何以未出痘以前，脏腑安然无病？有谓胎毒藏于肌肉，而何以未出痘以前，皮肤更不生疮？又有谓胎毒藏于骨髓，或因惊恐跌仆，或因伤食感冒，触动其毒，发为天花。信如斯言，因惊恐跌仆，伤食感冒触动而发，则是自不小心。伏思出花正盛时，非止一人出花，少则一方，多则数省，莫非数省之人，同时皆不小心？此论更为无理。再见世上种痘之医，所种之痘，无论多少，无一不顺。若是胎毒，毒必有轻重，毒重者痘必险，何以能无一不顺？由此思之，如何胎毒二字牢不可破，殊不知痘非胎毒，乃胞胎内血中之浊气也。儿在母腹，始因一点真精凝结成胎，以后生长脏腑肢体，全赖母血而成；胞胎内血中浊气，降生后仍藏荣血之中，遇天行逐浊气之瘟疫，由口鼻而入气管，由气管达于血管，将血中浊气逐之自皮肤而出，色红似花，故名天花；形圆如豆，故名曰痘。总之，受瘟疫轻，瘟毒随花而出，出花必顺；受瘟疫重，瘟毒在内逗遛，不能随花而出，出花必险；受瘟疫至重，瘟毒在内烧炼其血，血受烧炼，其血心凝，血凝色必紫，血死色必黑，痘之紫黑是其症也。死血阻塞道路，瘟疫之毒，外不得由皮肤而出，必内攻脏腑，脏腑受毒火煎熬，随变生各脏逆症。正对痘科书中所言，某经逆痘，不知非某经逆痘也，乃某经所受之瘟毒也。痘之顺逆在受瘟疫之轻重。治痘之紧要，全在除瘟毒之方法。瘟毒不除，花虽少而必死；瘟毒若除，花虽多不致伤生。痘科书中，但论治胎毒，而不知治瘟毒，纵知治瘟毒，而不知瘟毒巢穴在血。若辨明瘟毒轻重、血之通滞、气之虚实，立救逆痘于反掌之间，此所谓知其要者，一言而终耳。

## 论痘浆不是血化

痘出时是红色，五、六天后忽变清浆，次变白浆，次变混浆，次变黄脓，终而结痂。古人谓痘浆总是血化，若是血化，红血必能变白色。今请以血一盏试之，或以矾青，或以火熬，能使之变清水、白浆、混浆、黄脓乎？痘本血管内血中浊气，遇天行触浊气之瘟疫，自口鼻而入于气管，达于血管，将血管中浊气与血，并气管中津液逐之自毛孔而出，所以形圆色红。五、六天后，痘中之血仍退还血管，痘内止存浊气津液。津液清，名曰清浆；清浆为瘟毒烧炼，稠而色白，故名曰浆；白浆再炼，更稠而混，故名混浆；混浆再炼，稠如疮脓，故名黄脓；将黄脓炼干而结痂。痘不行浆，皆因血不退还血管；血不退还血管，皆因血管内有瘟毒烧炼，血凝阻塞血之道路。若通血管之瘀滞，何患浆之不行？

## 论出痘饮水即呛

出痘有四五天、七八天饮水即呛者，古人论毒火壅于咽喉，列于不治之症。总是不明咽喉，左右气门之体质。舌后为喉，即肺管；喉后为咽，即胃管；咽前喉后两边凹处，有气管两根，名左气门、右气门；舌根有一白片，其厚如钱，名曰会厌，正盖肺管、左右气门上口。人咽饮食，必以舌尖抵上腭，使会厌将肺管与左右气门盖严，饮食方可过肺管、左右气门，入后之胃管。试看人吃饭，饮食将入嗓至喉，未入咽时，或忽然冷笑，气暴上冲，会厌一开，或一粒米，或一滴水入左右气门，立刻由鼻呛出是其证也。今痘毒烧炼，会厌血凝，不能盖严气门，故饮水渗入即呛。食不呛者，因微

微小缝，能渗水而食不能入，故不呛。化开会厌中瘀血，其呛立止。

## 论七、八天痘疮作痒

痘疮作痒者，当先分明皮肤。皮是皮，肤是肤，皮肤不分，如何能明痘疮作痒之本源？如人汤烫火烧，随起一泡，其薄如纸，即是肤；肤里肉外，厚者是皮。痘至六、七天，瘟毒浊气津液尽归于皮之外，肤之内，痘巢之中，正气虚不能达痘中行浆、化脓、结痂，以致瘟毒外不得出肤，内不得入皮，毒在皮外肤里，故作痒。医家遵《素问》诸疮痛痒皆属于火之句，随用清凉之品，克伐生气，不但作痒不止，胃气转伤。有专用补气者，气愈补而血愈瘀；血瘀，气更不能外达于皮肤。此时用补气破血之剂，通开血道，气直达于皮肤，未有不一药而痒即止者。

## 通经逐瘀汤

此方无论痘形攒簇，蒙头覆釜，周身细碎成片，或夹疹夹癍，浮衣水泡，其色或紫、或暗、或黑，其症或干呕、烦躁、昼夜不眠，逆形逆症，皆是瘀血凝滞于血管，并宜用此方治之。

其方中药性不大寒大热，不大攻大下，真是良方也。

桃仁八钱（研） 红花四钱 赤芍三钱 山甲四钱（炒） 皂刺六钱 连翘三钱（去心） 地龙三钱（去土） 柴胡一钱 麝香三厘（绢包）

水煎服。

大便干燥，加大黄二钱，便利去之。五、六日后，见清浆、白浆，将麝香去之，加黄芪五钱，将山甲、皂刺减半。至七、八日后，桃仁、红花亦减半，黄芪可用八钱。此方指四、五岁而言，若一、二岁，分量可减半；若八、九岁，分量可加一半。

方歌 通经甲皂麝香龙 逐瘀赤芍桃与红
连翘柴胡毒可解 便干微用大黄攻

## 会厌逐瘀汤

此方治痘五、六天后，饮水即呛。

桃仁五钱（炒） 红花五钱 甘草三钱 桔梗三钱 生地四钱 当归二钱 玄参一钱 柴胡一钱 枳壳二钱 赤芍二钱

水煎服。

此方指五、六天后呛水而言。若痘后抽风兼饮水即呛者，乃气虚不能使会厌盖严气管，照抽风方治之。

方歌 会厌逐瘀是病源 桃红甘桔地归玄
柴胡枳壳赤芍药 水呛血凝立可痊

## 止泻调中汤

治痘六、七日后，泄泻不止，或十余日后泄泻，皆治之。

黄芪八钱 党参三钱 甘草二钱 白术二钱 当归二钱 白芍二钱 川芎一钱 红花三钱 附子一钱（制） 良姜五分 官桂五分（去粗皮）

水煎服。

此方指痘六、七天后泄泻而言，痘后抽风兼泄泻者，亦效。不是初出痘泄泻之方。

方歌 止泻调中参草芪 术归芍药芎红随
附子良姜桂少用 气虚泄泻总相宜

## 保元化滞汤

治痘五、六日后，痢疾或白、或红、或红白相杂，皆治。

黄芪一两（煎汤，冲） 滑石一两（末）

晚服，加白沙糖五钱更妙。

此方乃余之心法，不独治小儿痘症痢疾，大人初痢、久痢，皆有奇效。然大人初痢，滑石用一两五钱，白糖一两，不必用黄芪；久痢，加黄芪，滑石仍用一两五钱。

方歌　保元化滞补攻方　一两黄芪煎作汤
　　为末滑石须一两　冲服痢止气无伤

### 助阳止痒汤

治痘六、七日后作痒不止，抓破无血，兼治失音、声哑。

黄芪一两　桃仁二钱（研）　红花二钱　皂刺一钱　赤芍一钱　山甲一钱（炒）

此方治痘后六、七日作痒甚者，抓破无血；不是治初出痘一、二日作痒之方。

方歌　助阳止痒芪桃红　皂刺赤芍山甲同
　　声哑失音同一治　表虚因里气不行

### 足卫和荣汤

治痘后抽风，两眼天吊，项背反张，口噤不开，口流涎沫，昏沉不省人事，周身溃烂，脓水直流，皆治之。

黄芪一两　甘草二钱　白术二钱　党参三钱　白芍二钱　当归一钱　枣仁二钱　桃仁一钱五分（研）　红花一钱五分

水煎服。

此方专治痘后抽风及周身溃烂。若因伤寒、瘟疫、杂症，疾久气虚抽风，抽风门另有专方。

方歌　足卫和荣芪草术　参芍归枣桃红扶
　　抽风风字前人误　服此还阳命可苏

## 少腹逐瘀汤说[11]

此方治少腹积块疼痛，或有积块不疼痛，或疼痛而无积块，或少腹胀满，或经血见时，先腰疼少腹胀，或经血一月见三、五次，接连不断，断而又来，其色或紫[12]、或黑、或块，或崩漏兼少腹疼痛，或粉红兼白带，皆能治之，效不可尽述。

更出奇者，此方种子如神，每经初见之日吃起，一连吃五付，不过四月，必存胎。必须男女年岁与月合成阳数方生子。如男女两人，一单岁、一双岁，必择双月方生子；如两单岁或两双岁，必择单月方生子。择月不可以初一为定准；以交接为定准。要知偶有经过二十日结胎者，切记准日期。倘月份不对，生女，莫谓余方不验。余用此方，效不可以指屈。

道光癸未年，直隶布政司素纳公，年六十，因无子甚忧，商之于余。余曰：此事易耳。至六月，令其如君服此方，每月五付，至九月怀孕，至次年甲申六月二十二日生少君，今七岁矣。

此方更有险而不险之妙。孕妇体壮气足，饮食不减，并无损伤，三个月前后，无故小产，常有连伤数胎者。医书颇多，仍然议论滋阴养血、健脾养胃、安胎保胎，效方甚少。不知子宫内先有瘀血占其地，胎至三月，再长，其内无容身之地，胎病靠挤，血不能入胞胎，从傍流而下，故先见血。血既不入胞胎，胎无血养，故小产。如曾经三月前后小产，或连伤三、五胎，今又怀胎，至两个月前后，将此方服三、五付或七、八付，将子宫内瘀血化净，小儿身长有容身之地，断不致再小产；若已经小产，将此方服三、五付，以后存胎，可保无事。

此方去疾、种子、安胎，尽善其美，真良善方也。

### 少腹逐瘀汤[13]

小茴香七粒（炒）　干姜二分（炒）　元胡一钱　没药二钱（研）　当归三钱　川芎二钱　官桂一钱　赤芍二钱　蒲黄三钱（生）　灵脂二钱（炒）

水煎服。

方歌　少腹茴香与炒姜　元胡灵脂没芎当
　　蒲黄官桂赤芍药　种子安胎第一方

## 怀 胎 说（兼记难产胎衣不下方）

古人论胎在子宫分经轮养：一月肝经养，二月胆经养，三月心经养，四月三焦养，五月脾经养，六月胃经养，七月肺经养，八月大肠养，九月肾经养。若依其论，胎至两月，自当肝经交代，胆经接班，此论实在无情无理。儿在母腹，全赖母血而成，一言可了，何必图取虚名，故作欺人之论。又如子啼门云：儿在母腹，口含脐带疙瘩，吮血养生。请问：初结胎无口时，又以何物吮血养生？既不明白，何不归而谋诸妇，访问收生婆，访问的确再下笔，断不致贻笑后人。岂知结胎一月之内，并无胎衣，一月后，两月内，始生胎衣，胎衣既成，儿体已定。胎衣分两段，一段厚，是双层，其内盛血；一段薄是单层，其内存胎。厚薄之间，夹缝中长一管，名曰脐带，下连儿脐。母血入胎衣内盛血处，转入脐带，长脏腑肢体，周身齐长，并非先长某脏，后长某腑。一月小产者并无胎衣；两月小产者有胎衣，形如秤锤，上小下大，不过三指长短；三月小产者，耳目口鼻俱备，惟手足有拳不分指；至月足临生时，蹬破胎衣，头转向下而生。胎衣随胎而下，胎衣上之血，随胎衣而下，此其长也。最关紧要是难产，古人原有开骨散，服之有效者，有不效者，其方总论活血开骨，不重用力劳乏。余每用开骨散，重加黄芪，不过一时胎即下。至胎衣不下，古人原有没竭散，始而用之，有效有不效，继而加倍用之，胎衣立下。药味要紧，分两更要紧。

### 古开骨散

治难产。

当归一两　川芎五钱　龟板八钱　血余一团（烧灰）　黄芪四两（生）

水煎服。

### 古没竭散

治胎衣不下。

没药三钱　血竭三钱

为末。滚水调服。

### 黄芪桃红汤

治产后抽风，两目天吊，口角流涎，项背反张，昏沉不省人事。

黄芪八钱（生）　桃仁三钱（研）　红花二钱

水煎服。

妇科以《济阴纲目》为最，《医宗金鉴》择其方论，纂为歌诀，令人易读易记。惟抽风一症，方不效，余已补之。

### 古下瘀血汤

治血鼓。何以知是血鼓？腹皮上有青筋，是血鼓腹大。

桃仁八钱　大黄五分　䗪虫三个　甘遂五分（为末冲服，或八分）

水煎服，与前膈下逐瘀汤轮流服之，方妥。

### 抽胡芦酒

治腹大，周身肿。

自抽干胡芦，焙为末。黄酒调服三钱。若胡芦大，以黄酒入内，煮一时，服酒颇效，取其自抽之义。

### 蜜葱猪胆汤

治通身肿，肚腹不大。

猪胆一个（取汁） 白蜜四两（两味调和一处） 葱头四个，[14]薤白一寸 黄酒半斤

用酒煎葱两三沸，将酒冲入蜜胆内，服之，立效。

### 刺猬皮散

治遗精，梦而后遗，不梦而遗，虚实皆效。

刺猬皮一个（瓦上焙干为末）。黄酒调，早服（实在效，真难吃）。

### 小茴香酒

治白浊，俗名骗白，又名下淋，精道受风，汤药全不效。

小茴香一两（炒黄）

为粗末。黄酒半斤烧滚，冲，停一刻，去渣，服酒。

## 痹症有瘀血说

凡肩痛、臂痛、腰痛、腿痛、或周身疼痛，总名曰痹症。明知受风寒，用温热发散药不愈；明知有湿热，用利湿降火药无功；久而肌肉消瘦，议论阴亏，随用滋阴药又不效。至此便云：病在皮脉，易于为功，病在筋骨，实难见效。因不思风寒湿热入皮肤何处作痛，入于气管，痛必流走；入于血管，痛不移处。如论虚弱是因病致虚，非因虚而致病。总滋阴，外受之邪归于何处？总逐风寒，去湿热，已凝之血，更不能活。如水遇风寒，凝结成冰，冰成风寒已散。明此义，治痹症何难。古方颇多，如古方治之不效，用：

### 身痛逐瘀汤

秦艽一钱 川芎二钱 桃仁三钱 红花三钱 甘草二钱 羌活一钱 没药二钱 当归三钱 灵脂二钱（炒） 香附一钱 牛膝三钱 地龙二钱（去土）

若微热，加苍术、黄柏；若虚弱，量加黄芪一、二两。

方歌 身痛逐瘀膝地龙 羌秦香附草归芎
黄芪苍柏量加减 要紧五灵桃没红

### 硇砂丸

治瘰疬鼠疮，满项满胸破烂流脓，无不应手取效。

硇砂二钱（研细） 皂角子一百个 干醋一斤

前二味入醋内，浸三日，入砂锅内熬之，将干，将锅底硇砂拌于皂子上，再以微火焙干，或以炉台上炕之。每晚嚼五粒或八粒，一日早晚或吃两次，以滚白水送。然干则皂子过硬，为末服亦可。方内硇砂有红、白二种，余所用是红色者。未知白色硇砂功效若何。硇砂红色者，出库车北山洞中，夏令从洞中出火，人不能近前；冬令回民赤身近洞取之。本草言西域盐卤熬成者，误也。

### 癫狂梦醒汤

癫狂一症，哭笑不休，詈骂歌唱，不避亲疏，许多恶态，乃气血凝滞，脑气与脏腑气不接，如同作梦一样。

桃仁八钱 柴胡三钱 香附二钱 木通三钱 赤芍三钱 半夏二钱 腹皮三钱 青皮二钱 陈皮三钱 桑皮三钱 苏子四钱（研） 甘草五钱

水煎服。

方歌 癫狂梦醒桃仁功 香附青柴半木通
陈腹赤桑苏子炒 倍加甘草缓其中

### 龙马自来丹

马前子八两　地龙八条（去土，焙干，为末）　香油一斤

将香油入锅内熬滚，入马前子炸之，待马前子微有响爆之声，拿一个用刀切两半，看其内以紫红色为度，研为细末，再入前地龙末，和匀，面糊为丸，绿豆大。每付吃三、四分，临卧服，盐水送。若五、六岁小儿，服二分，红糖水送。如不为丸，面子亦可服。如吃斋人，去地龙亦可。

治痫症，俗名羊羔风，每晚先服黄芪赤风汤一付，临卧服丸药一付，吃一月后，不必服汤药，净吃丸药，久而自愈。愈后将丸药再吃一、二年，可保除根。病源记前"脑髓说"中。

### 黄芪赤风汤

黄芪二两（生）　赤芍一钱　防风一钱

水煎服，小儿减半。

治瘫腿，多用一分，服后以腿自动为准，不可再多。如治诸疮、诸病，或因病虚弱，服之皆效。无病服之，不生疾病。总书数篇，不能言尽其妙。此方治诸病皆效者，能使周身之气通而不滞，血活而不瘀，气通血活，何患疾病不除。

### 黄芪防风汤

治脱肛不论十年、八年，皆有奇效。

黄芪四两（生）　防风一钱

水煎服，小儿减半。

### 黄芪甘草汤

治老年人溺尿，玉茎痛如刀割，不论年月深久，立效。

黄芪四两（生）　甘草八钱

水煎服。病重一日两付。

### 木　耳　散

治溃烂诸疮，效不可言。不可轻视此方。

木耳一两（焙干，研末）　白沙糖一两和匀[15]，以温水浸如糊，敷之，缚之。

此方与刺猬皮治遗精，抽葫芦治鼓症，义同。明此义，方可以学医。

### 玉龙膏（即胜玉膏）

治跌打损伤，贴之颇效。

香油一斤　白蔹　升麻　当归　川芎　连翘　银花　甲片　川乌　象皮各四钱　乳香一钱半（末）　没药一钱半（末）　轻粉三钱（末）　冰片三分（末）　麝香三分（末）　白占二两

将前九味药入油内炸枯色，去渣，入官粉三盒，离火，再入乳、没、粉、片、麝搅匀，再将白占投入于内，摊贴之。此膏去官粉，即糕子药，贴破烂诸疮，其效如神。

木耳散、玉龙膏，溃烂诸疮可靠之良方也，不可轻视。

## 辨方效经错之源，论血化为汗之误

胞侄作砺来京，见脏腑图记，问曰：伯父所绘之图，经络是气管，皆本于卫总管，由卫总管散布周身，是周身经络通连，并非各脏腑长两经。侄思古人若不明经络，何以张仲景著伤寒，按足六经之现症，立一百一十三方，分三百九十七法，其方效者颇多，侄不解其理。余曰：尔看其首篇，细心研究，便知其方效论错之理。如首篇论足太阳膀胱经为寒邪所伤，则令人头痛、身痛、项强、发热、恶寒、干呕、无汗，用麻黄汤治之。若诸症如前而有汗，是伤风，用桂枝汤治之。所论是足太阳经，足太阳专通两足，而不通两手。其论传经，传足六经，不传手六经。尔看初得伤寒，头痛、身

痛、项强、发热、恶寒，未有两胳膊、两手不疼痛发热恶寒者，用麻黄汤，亦未有周身皆愈而独不愈两胳膊两手者，岂不是方虽效而论经络实错之明证？若仲景以前，有人亲见脏腑，著明经络贯通，仲景著伤寒必言外感寒邪入周身之经络，用麻黄汤发散周身之寒邪，一言可了。论有汗是伤风，以桂枝汤治之，以桂枝、白芍、甘草三味，然从未见治愈一人。桂枝汤所以不见效者，因头疼、身痛、发热、有汗，非伤风症也，乃吴又可所论之瘟疫也。

又问：寒邪在表，自当见头疼、身痛、发热、恶寒、无汗之表症。初得伤寒，尚未传里，如何即有作呕之里症？仲景著论，王叔和等数十人注释，并未说明表症作呕之所以然，侄实不能明白，求伯父明白指示。余始看尔不过有读书之志，而无业医之才，今据尔此问，尚有思路，将来不致粗心，轻忽人命。尔问寒邪在表，如何有作呕之里症，余详细告汝。寒邪始入毛孔，由毛孔入皮肤，由皮肤入孙络，由孙络入阳络，由阳络入经，由经入卫总管，由卫总管横行入心，由心上行入左右气管，由左右气管上攻左右气门，故作呕，此表症所以作呕之本源也。用麻黄汤服之入胃，其药汁由津门流出，入津管，过肝，入脾中之珑管，从出水道渗出，沁入膀胱为尿；其药之气，即药之性，由津管达卫总管，由卫总管达经，由经达络，由络达孙络，由孙络达皮肤，由皮肤达毛孔，将寒邪逐之自毛孔而出，故发汗，邪随汗出。汗出邪散，故呕即止。此周身经络，内外贯通，用麻黄汤发散表邪，随汗而出之次第也。

又问：仲景论目痛、鼻干、不得眠，是足阳明胃经之表症，以葛根汤治之，其方内有葛根，仍有麻黄，此理不甚明白。余曰：寒邪由表入经络，正气将寒邪化而为热，故名曰邪热。邪热上攻头顶，脑为邪热所扰，故不得眠。目系通于脑，邪热由脑入目，故目痛。鼻通于脑，邪热由脑入鼻，故鼻干。明是邪热上攻之火症，并非足阳明胃经之表寒，用葛根而愈者，莫谓葛根是温散之品，葛根乃清散之药也。其方内用麻黄者，发散在表未化之寒邪也。此又是方效，经络错之明证。

又问：仲景论胸胁痛、耳聋、口苦、寒热往来而呕，其症在半表半里，是足少阳胆经之症，用小柴胡汤治之。其方神效。侄思此症，若不在胆经，其方又神效，若在胆经，胆又居膈膜之下，其痛又在胸胁，此一段，侄又不明白。余曰：尔看脏腑图，膈膜以上之血府便明白。邪热入于血府，攻击其血，故胸胁作痛；邪向血内攻，血向外抗拒，一攻一拒，故寒热往来；热灼左右气门，气上下不通，故呕而口苦；邪热上攻，故耳聋目眩。柴胡能解血府之热，，热解汗自出，邪随汗解，故效甚速。此亦是方效论经错之明证。至传变多端，总不外表里虚实。

尔若明伤寒，须看吴又可之瘟疫。若见书少，必有偏寒偏热之弊。昨晚尔当客问：古人言汗在皮肤是血，发于皮肤外是汗，言汗即血化，此理尔不解。彼时不告汝者，非谓尔当客多言，因客粗知医，并非名手，故不当客告汝。汗即血化，此丹溪朱震亨之论，张景岳虽议驳其非，究竟不能指实出汗之本源。古人立论之错，错在不知人气血是两管，气管通皮肤，有孔窍，故发汗；血管通皮肤，无孔窍，故不发汗。何以知血管通皮肤无孔窍？尔看生疮破流黄水者，其毒由气管而来，每日常流黄水，其皮肤不红；疮毒若在血管，初起皮肤必红，必待皮肤溃烂，所流必是脓血。尔再看瘟毒、发癍、出疹、小儿出痘，色虽红而不流血，岂不是血管通皮肤无孔窍之明证乎？

侄作砀来京，因闲谈问余；彼时是书业已刻成，故书于卷末，以记之。

---

〔1〕“立”原作“门”，据贯本改。

〔2〕“伐”原作“发”，据方义改。

〔3〕“以”原脱，据目录及正文补。

〔4〕“诸”原作“肠”，据文英堂本改。

〔5〕“蒸”原作“咽”，据贯本改。
〔6〕“参”原作“者”，据宏道堂本改。
〔7〕“小儿”二字原脱，据目录补。
〔8〕“上”原作“止”，据贯本改。
〔9〕“凝”原作“疑”，据宏道堂本改。
〔10〕“锁”原作“销”，据宏道堂本改。
〔11〕“说”原脱，据1956年上海卫生出版社本补。
〔12〕“紫”原作“案”，据宏道堂本改。
〔13〕“少腹逐瘀汤”五字原脱，据1956年上海卫生出版社本补。
〔14〕“个”原作“带”，据医理改。
〔15〕“均”当作“匀”。

# 附 录

## 蠷气论并治法

小儿腹痛、吐虫，饮食伤脾之症，因而吐虫，非因虫而吐也。今人见此证，无不曰蠷气，而治以杀虫之药。盖以有效者，然不久复发也，余甚惑焉。因遍考方书，并无蠷气之说，唯仲景《伤寒论》太阴有吐蛔证，为脏寒也，为胃冷也。后儿科有寸白虫，有虫痛二症，然二症无非饮食伤脾，脾湿则生虫故也。其症必面白唇红，颊有蟹爪纹，脉见沉迟，此其候也，非有所谓蠷气也。或者曰：蠷气之蠷，乃漕器之漕，然古人亦只有嘈杂之症，并未有以为虫者，且曰：有上嘈，有中嘈，有下嘈，是何所见而云然也。夫脾胃土也，喜燥恶湿。燥则温，温则饮食皆化而无疾；湿则冷，冷则运动不灵而生虫。不知温补，肆行消伐，则脾胃益以虚寒，虫更不安其所，非下行即上吐矣。斯时也，温补不遑，而顾以苦寒杀虫之剂，以重伤其气哉，无怪乎小儿之黄瘦不思饮食也，藉能获一时之效，竟为缠绵之忧，童子何知，乃不困于病而困于医也。

余于此症不敢附和杜撰不通之说。惟大行温补，果使有虫亦寓攻于补，如景岳扫虫煎、温脏丸之类，愈后永不再发。

吾愿医者，恢宏保赤之心，思勿循凿空之妄言，则庶几可称为医云尔。

## 惊风论并治法

古无惊风之说，自宋人钱仲阳始有其名，而后世遂家传户诵，莫有违者。张景岳曰：此证一以风热，一以脾胃之虚，皆不必由惊而得也。至喻嘉言始阐发其旨，而辟之其论，精其治；审陈复正分门别类，去惊风之名，以乎尽矣。然景岳曰：惊风肝病也，非外感之证；喻嘉言曰：痰热风惊，自当从表；陈复正遵嘉言之旨，而立类搐、非搐之条，皆有一偏在也。何也？小儿不耐风寒，才入太阳一经，便作角弓反张之势，所谓刚、柔痉也，何非外感！小儿纯阳之体，最忌刚燥，倘血有不足，则内热生风，便成抽搐之象，何尽皆痰，又何必外感！陈复正虽义论清晰，有功小儿，然詈时医用追风重坠之药，肆行克伐，而其所制沆瀣，三仙、金粟三丹乃白牵牛、巴豆、全蝎、赭石、金箔、麝香、冰片之类，抑又何也？以余论之，小儿惊风，有由外感者，用桂枝汤发散，但分有汗、无汗；内热者则宜清凉，若大便燥□，唇干面赤饮冷，则用大承气汤和调胃承气汤，以□救其阴；若痰因火动者，则生地、麦冬、南星、□□□□之属所必用也；有阳旺而阴弱者，则大剂壮水；□□□奇异怪象而因之以惊者，景岳所谓卒受大惊，□□失散，溃乱不堪，尚何实邪之有？当以收复元气为主，而少加安神

之品则愈矣；至若慢惊、慢脾是诚脾肾之虚，庄在田之《福幼篇》可从也。

总之，证若相同，治各有异；便执惊风名重，而概用惊风定惊之药，赤子何幸，而乃遭此杀人毒手耶！奈何今之医者，见小儿发热，便曰惊风，病家亦曰诚然；倘有非惊风之说进者，且相与骇怪，唾为盲医矣。夫宋至于今，八百余年矣，惟张景岳、喻嘉言、夏禹铸、陈复正辈知其非，而反复辨论，唯恐人之不知也，然亦竟谁知矣！今余复宗其说，而更辨论之，见之者，其有知我者乎，其亦罪我已耳。此风此俗牢不可破，我安得揭诸公之说，家谕户晓，庶几赤子医人其将同登寿域也乎。

再按：宋史宏《简录》称，钱仲阳为孝子，精于医，后患风痹，自以意治药，使归一处。本传中，并未有创立小儿惊风之说，则所谓始自钱仲阳者，亦是厚诬古人。

# 理瀹骈文

〔清〕吴师机　著
何清湖　谢　林　整理

**提　　要**　《理瀹骈文》原名《外治医说》，系清·吴师机所著。成书于1864年。

书凡1册，不分卷次。卷首载“略言”，总论外治之法；正文分别叙述伤寒、中风、痹证等多种病证的外治法；书末附外治常用膏药的配方与治法，并附“治心病”一文。

该书倡外治疗法，主张以外治法通治内外诸病，并对外治的理论根据和具体措施作了详细的论述。每一病证，先列辨证，次论治，次用药，用药以膏药为主，附以点、擩、熏、擦、熨、烙、掺、敷之佐药。吴氏善用膏药，提出“察阴阳，察四时五行，求病机，度病情，辨病形”等膏药运用原则，同时根据不同病情和部位提出上、中、下三部分治，大胆地把许多内服汤、丸方剂，改制膏药外贴而治疗内科诸疾。此书是我国外治法的一次比较系统的总结，具有简、便、廉、验的特点。

主要版本有清同治四年乙丑（1865）刻本、清同治九年庚午（1870）刻本、清光绪元年乙亥(1875)杨城南皮市武林云蓝阁刻本、1955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和1984年人民卫生出版社铅印本等。此据1955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节选“略言”、“续增略言”、“存济堂药局修合施送方并加药法”。

# 序

人在气交之中，凡呼吸吐纳之气，皆天地之元气也。其或疾风暴雨，祁寒溽暑，山岚瘴疠之所触迕，以及情志之自贼，饥饱劳役之伤，卒暴之变，元气因之而戕，则病生焉。内中乎藏府，而外发乎肢体，治之者亦遂以内外殊科。汤液内治者也，外治则薄贴为多。治外而舍其汤液者有之矣。天不爱道，而钱塘吴君尚先始专用薄贴以治内，则伊古以来未之有也。君负济世之志，而嗇其用于医。比年辟地海陵之东北乡，以薄贴施病者，常十全杏林之间，亦既不言而成蹊矣。顾或者疑之，疑夫内治者之何以能外取也？不知亦取诸气而已矣。今夫当风而浴，则寒气得而入之；触暑而行，则热气得而入之。入之者在内，其所以入之者外也，非内也。人身八万四千毫孔，皆气之所由出入，非仅口鼻之谓。其可见者，热而汗气之出也，汗而反气之入也。草木之菁英，煮为汤液，取其味乎？实取其气而已。气与病相中，内治无余事矣。变汤液而为薄贴，由毫孔以入之内，亦取其气之相中而已，而又何疑乎尔？虽然，君之学则未尝教人以外取也。间出其所为《理瀹骈文》示余，受而读之，见其自《灵》《素》而下，博采约取，囊括靡遗，而不欲人徒重其方意可知矣。然而断断然出于外治者何哉？以为读吾之书而有得焉，则于外治非弋获，即改而从汤液奚不可也；未之有得，则姑用吾之治以为治，有不中，去之无难，可以收汤液之利而无其害。君之用心可谓仁且智矣。余愚不知医，君辱不余鄙而委以序，因为发明外内一贯之理，而要其归于气。其亦有听然而笑者乎！

同治三年鞠有黄华之月海宁许楣书于南通州旅次之存悔斋

# 目　录

序…… 569
略言…… 573
续增略言…… 577
存济堂药局修合施送方并加药法…… 602
清阳膏…… 603
散阴膏…… 606
金仙膏…… 609
行水膏…… 614
清肺膏…… 615
温肺膏…… 616
养心安神膏…… 617
清心化痰膏
健脾膏…… 618
清胃膏
温胃膏…… 619
清肝膏
滋阴壮水膏…… 621
扶阳益火膏
大补延龄膏…… 622
通经膏
固经膏…… 623
安胎膏…… 624
催生膏…… 625
卫产膏
云台膏…… 626

# 略　言

外治法，针灸最古。自汉张仲景易针灸为汤液，百代宗之。《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顾汤液要无可变，而针灸亦不可通。思所以济其穷，无悖于古，有利于今者，则莫如膏药。余乡居八载，行之既验，不敢自秘，爰取所集众方，为骈文以联缀之，并为发明内、外治殊途同归之理。质之老友，咸曰是诚一门，但惜为俪体，又杂子、史，非所以通俗也。尚宜撮其大意为浅语，以提其要，使人人开卷了然。余然其言，乃补增“略言”于首焉。

凡病多从外入，故医有外治法。经文内取外取并列，未尝教人专用内治也。若云外治不可恃，是圣言不足信矣。矧上用嚏（嚏，即吐也。在上宜嚏；感邪从口鼻入，宜嚏），中用填（如填脐散之类。又罨脐、敷脐亦是），下用坐（坐药也，即下法。如水肿捣葱坐取气，水自下是也。三句具吐、汗、下三法，已括外治之全矣），尤捷于内服。彼种痘者，纳鼻而传十二经；救卒中暴绝，吹耳而通七窍。气之相感，其神乎！

《内经》用桂心渍酒以熨寒痹，用白酒和桂以涂风中血脉，此用膏药之始。仲景桂枝汤治风寒，调和营卫，实祖于此。今以汤头还为膏药，于义为反其本，以为妄变古法者非也。

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外治之药，亦即内治之药。所异者法耳。医理药性无二，而法则神奇变幻，上可以发泄造化五行之奥蕴，下亦扶危救急层见叠出而不穷。且治在外则无禁制，无窒碍，无牵掣，无沾滞。世有博通之医，当于此见其才。

外治必如内治者，先求其本。本者何？明阴阳，识脏腑也。《灵》《素》而下，如《伤寒论》《金匮》以及诸大家所著，均不可不读。即喻嘉言、柯韵伯、王晋三诸君所阐发，俱有精思，亦不可不细绎。今无名师，是即师也。通彻之后，诸书皆无形而有用。操纵变化自我，虽治在外，无殊治在内也。外治之学，所以颠扑不破者此也。所以与内治并行，而能补内治之不及者此也。若不考其源流，徒恃一二相传有效之方，自矜捷径秘诀，而中无所见，设遇疑难之症，古无传方，其不坐窘者几何？或知其一未知其二，此虽无失，而彼已阴受其损者有矣。谚云：“医得头痛眼又瞎”，良工要不如是也。

膏与药分为二，临症活变在此。有但用膏而不必药者，有竟用药而不必膏者，有膏与药兼用者，有膏自膏药自药，以相反相济为用者；有膏即药药即膏，以相佐相益为用者。古人于熬者曰膏，撮者曰药，兹合之而两全。今人混言膏药，兹离之而各妙。

膏，纲也；药，目也。膏判上、中、下三焦，五脏六腑，表里、寒热、虚实，以提其纲；药随膏而条分缕析，以为之目。膏有上焦心肺之膏，有中焦脾胃之膏，有下焦肝肾之膏。有专主一脏之膏，脏有清有温；有专主一腑之膏，腑有通有涩。又有通治三焦、通治五脏、通治六腑之膏。又有表里寒热虚实分用之膏、互用之膏、兼用之膏。药则或糁膏内，或敷膏外，或先膏而用洗擦，或后膏而用熏熨。膏以帅药，药以助膏。景嵩崖谓：观《大易》阴阳消长，可知内治之理。愚谓观一部《周礼》，六官分职，陈殷置辅，敷布精密，水泄不漏，可为用膏用药之法。读书人当识此意（膏内糁药，可取单方验者研末备用，敷药宜作锭，余药皆现制）。

膏方取法，不外于汤丸。凡汤丸之有效者皆可熬膏，不仅香苏、神术、黄连解毒、木香导滞、竹沥化痰，以及理中、建中、调胃、平胃、六君、六味、养心、归脾、补中益气等，为常用之方也。或谓用汤丸熬膏，何不内服？不知吾惟不敢为内服，故用膏耳。自来相戒，误人非必毒药也。所见不真，桂枝下咽，承气入胃，并可以毙。即一味麻黄、一味黄连、一味白术、一味熟地，用不得当，贻害无穷。愚者自是而不知其非，旁观皆窃笑之。明者心知之而不肯自言，未尝不愧且悔也，然焉能吐而出之乎？

或又云：良工可不患此。亦思良工，古今有几？且良工亦不废外治。昔叶天士用平胃散炒熨治痢，用常山饮炒嗅治疟，变汤剂为外治，实开后人无限法门。吾之用膏，即本于此。使必内服而后可，无论妄为下药，药适加病；倘遇不肯服药之人，不能服药之症，而其情其理万万不忍坐视者，又将何法以处之？

膏可以统治百病，人皆讥之，且举名贤论紫金锭统治百病之非为证。不知此亦偏见耳。药不止走一经治一症，汇而集之，其统治也固宜。如冲和汤为太阳解表之方，而春可治温，夏可治热，秋可治湿，以治杂症亦有神也。通圣散为双解表里之方，而兼治风、热、燥三症。五积散为内伤、外感之方，而内而脏腑，外而皮毛经络，上而头项，下而腰脚，妇人调经，无不可用。又丹溪治痛风，有上、中、下、寒、湿、食、血、痰统治方。东垣中满分消丸，合二陈、平胃、泻心、四苓、六君为一方。麻黄白术散治风火湿热郁而为病，而表里寒热补泻之药咸备。越鞠治气合痰、血、食、湿、热，变之而为薛己八味逍遥，加之而为养生六郁解毒。高鼓峰治血，以一方统七情、饥饱、劳役等因，胡念斋深服之，陈修园复赏之。他如三和汤、三一承气、三一肾气、六一顺气之类，古方如此者不胜枚举。膏药本其意而更推之扩之，虽治百病何难？要之，人病不外气滞血凝，及阴有寒湿，阳有燥热而已。观《病机十九条》，文曰："皆属"，皆即统也。病可统而药不可统乎？知其要者，一言而终。制膏药者，亦在乎能握其要而已。满屋散钱，以一线贯串百钱可，即千钱万钱亦无不可，是所谓握其要也。一副牙牌不过单双配合，而千变万化，用无穷尽，是亦所谓握其要也。握要之道，一"通"字该之。理通，则治自通矣。然"通"须虚心读书。

外治药中多奇方，学识未到断不能悟。或少见多怪，反訾古人为非，则大不可。吾谓医之所患在无法耳。既有其法，方可不执。如一症中古有洗法、熏法，我即可以药洗之、熏之；有禽法、擦法、熨法，我即可以药禽之、擦之、熨之。原方可用则用，不可用则选他方，或制新方用之。张元素云：古方今病不相能。许学士云：用其法不用其方。非独时异势殊，症多迁变，方未可拘泥。亦恐后人不识前人，妄加訾议，而教人以圆而用之之法也。所谓善于师古者此也。

膏中用药味，必得通经走络、开窍透骨、拔病外出之品为引，如姜、葱、蒜、白芥子、花椒，以及槐、柳、桑、桃、蓖麻子、凤仙草、轻粉、山甲之类，要不可少，不独冰、麝也。补药必用血肉之物，则与人有益，如羊肉汤、猪肾丸、乌骨鸡丸、鳖甲煎、鲫鱼膏之类，可以仿加。若紫河车则断不可用。或用牛胞衣代之，其力尤大，此补中第一药也。须知外治者，气血流通即是补，不药补亦可。

膏中用药味，必得气味俱厚者方能得力。虽苍术、半夏之燥，入油则润；甘遂、牵牛、巴豆、草乌、南星、木鳖之毒，入油则化，并无碍。又炒用、蒸用，皆不如生用。勉强凑用，不如竟换用（如银花换忍冬藤，茯苓换车前子之类）。统领健儿，斩关夺门，擒贼歼魁，此兵家之所以制胜也。膏药似之。若以今医所处，和平轻淡之剂相绳，则见者惊走矣。

膏药热者易效，凉者次之，热性急而凉性缓也。攻者易效，补者次之，攻力猛而补力宽也。然大热之症，受之以凉，其气即爽；极虚之症，受之以补，其神即安（虚人喜按者，其空处有以实之也，况得补膏乎）。只在对症耳。若夫热症亦可以用热者，一则得热则行也，一则以热引热使热外出也，即从治之法也。虚症也可以用攻者，有病当先去，不可以养患也。且以气相感，虚人亦能胜，无虚虚之祸也。此又在临症之斟酌而变通也（寒多冰伏，瘀积不去，愈补愈剧）。

古汤头治一症，往往有寒、热并用者，有消、补兼行者，膏药何独不然？《精要》有贴温膏敷凉药之说，足为用膏药者之一诀。推之亦可贴补膏敷消药也。此即扶正以逐邪之义也。若治两症则寒热消补虽同用，而上不犯下，下不犯上，中不犯上、下，更

无顾忌。

仲景《伤寒论》有火熏令其汗，冷水噀之、赤豆纳鼻、猪胆汁蜜煎导法，皆外治也。汗、下之法具矣。用之失宜，非法之咎也。后贤于痞气、结胸，又有盦法、熨法。是病发于阴而误治者，与病发于阳而误治者，皆有法也。至于无阳者宜蒸，脏结者宜灸[1]，于无法之中更出一法，至周且详矣。而特以才高识妙，不必专主外治，故外治方不若内治之备。然博采诸书，未始不粗有其规模。或谓温症断不能用外治。吾谓温症治法，皆从伤寒推出，能者特于源流辨之分明耳。如吴鞠通《温病条辨》，大旨在手太阴、足太阳，伤阳、伤阴上认得清。至所用泻心、白虎等法，岂能外于伤寒？而伤寒外治，于热邪传里，有黄连水洗胸法、皮硝水拓胸法、芫花水拍胸法、石膏和雪水敷胸法、老蚓和盐捣敷胸法；发斑，有胆汁、青黛水、升麻水扫法；吐衄，有井水口噀法、搭法；蓄血，有苏叶汤摩法；通有犀角地黄熬贴法。其余伤寒兼症、变症，无不各有外治法。凡热病应用之药，伤寒皆有之。即伤寒所未有，不难以伤寒之所有者，比类求之。然则以外治法治温症，即可从外治伤寒之法推之已。或又谓温症传变至速，非膏药所及。不知汤丸，不能一日数服，而膏与药，可一日数易，只在用者之心灵手敏耳。惟是法由我造，不能为检方治病者道也。破习见而化拘牵，是所望于聪明理达者（寒温传变，往往药煎成而症已换，医何能待？膏可预截，较昔人先用葛根断阳明、苍术安太阴尤稳）。

古膏除太乙、观音、霏云外、治四时伤寒有两万灵膏，治脾胃有金丝万应膏，治劳损有五养膏，又有暖脐膏、涌泉膏。可见内症用膏，古原有是法。特其药庞杂，并治及外症，与汤头之纯一者不同。医家多訾之。而饵食者，遂概以为膏药不足恃。至于服药无效，事势危急，始用膏药，安能有济？此古膏之所以不行也。王晋三论《本事·四神丸方》云：删去背谬之药，复以相须相使之品，自奏奇功。此真古之功臣。安得今更有晋三其人者，为古膏一开生面，而并创制数十种膏方、药方为世指南也（叶天士有《临证指南》，外治得更有高手指南，则临症亦有所遵行矣）？

膏药贴法，不专主一穴。如经治热病五十九刺，头上五行，行五者以越诸阳之热逆也。头中行（督脉）上星、囟会、前项、百会、后项五穴也。两傍（膀胱）承光、通天、脑盖、玉枕、天枢十穴也。又两傍（胆经）临泣、目窗、正营、承灵、脑空十穴也。天柱、膺命（即中府穴）、缺盆、背俞（即风门穴）八者，泻胸中之热。气冲、三里、巨虚上、下廉八者，泻胃中之热。云门、髃骨（即肩穴）、委中（即腿湾穴）、髓穴（即腰俞穴）八者，泻四肢之热。五脏俞傍五十者，泻五脏之热。共五十九刺，所以分杀其势也。症虽重，得此分杀其势，其病亦减。膏药治太阳经外感，初起以膏贴两太阳（头痛本穴）、风池、风门（疏通来路）、膻中穴（于心取汗），更用药敷天庭，熏头面腿湾，擦前胸、后背、两手心、两足心（皆取汗），分杀其势，即从刺法推出。诸经可仿此推（疟疾、血症，均有截法）。若脏腑，则视病所在，上贴心口，中贴脐眼，下贴丹田，或兼贴心俞与心口对，命门与脐眼对，足心与丹田应。外症除贴患处外，用一膏贴心口，以护其心；或用开胃膏使进饮食，以助其力。可以代内讬治外症，亦不必服药者以此（外治以饮食为填补）。

汤液内治犹在暗室也，膏药外治犹在大庭广众之地也。暗室人所不见，大庭广众之地人皆见之。故内治可蒙，而外治不可蒙。然易于补过在此，不蹈重咎亦在此。彼贫无所恃，不得已欲藉医以谋生者，读书既不多，阅历又未深，以膏药疗治，安拙于己，推能于人，两无所负。非独存心宜尔，且以保名，且以保财，且以保身，且以保嗣。有以一膏起家者，资亦不必多也。

膏药多验于穷苦之人，一则无力延医，信任不得不专，二则平时不服药故也。富贵之家，一有微恙，名贤列座，亲朋省问，各举所知。且参、芪视为常食之品，何能

遽以膏药为是？然当百药不效之时，诸医束手告退。而膏药能用之有验，则亦易于传播。医者但当尽其心可耳。惟膏药修合无人见，不可鬻良杂苦，自失其真。更不可乘人之急，挟货居奇，以蹈恶习。若能于穷民阴行其德，不以财论，尤为造福。

余所制膏方，惟清阳膏、散阴膏、金仙膏、夔膏、催生膏最验，已刊附“骈文”之后。产固非病，生亦不必催，有膏以备生而病者用也。往往产妇二、三日后，目不得瞑，心中烦乱，火升于上，儿愈不下。贴此膏后，无不自觉腹中温暖，即时闭目安睡，睡醒即生。夫用纯阴之膏，何以能温暖？盖阳气外泄，得阴膏而阳回于内，故腹中温暖也。此即介以潜阳之法也。睡者六字真言之一，能睡则阴气自复，交骨亦开矣。且睡则儿得休息，转身亦有力矣。造化自然之道，仍以自然还之，原不待膏药。特此时气不行阴，非借膏药之力，断不得睡。又非以膏药安产妇之心，而令其睡，以俟药转亦不得睡。此中有医意焉，所以历试俱验（凡虚劳症无病可疗，仿此）。曾见有难产者，或以硝黄下之，或以蓖麻等拔之，卒无一效。而临死时自揭其衣者有之，此阳气外尽之故也。医理精微，在人静悟，聊举此方，质诸当世，以见膏药可以自造，不必古人曾有此方也。其余尚有灵霏膏、泰山石刻膏、七宝遇仙膏、灵砂膏、延龄膏、清补膏、温补膏、伤风发散膏、伤寒发散膏、三时感冒双解膏、东丹温症解毒膏、内伤退热膏、热结膏、冷积膏、火郁膏、阳症荡热膏、阴症逐寒膏、中寒回阳膏、阴痧救急膏、健脾膏、清胃膏、温胃膏、和胃膏、清肺膏、温肺膏、清心化痰膏、养心安神膏、清肝膏、养肝膏、平肝膏、温胆膏、三一柴胡膏、清肾膏、温肾膏、保精膏、种玉膏、润肠膏、涩肠膏、通治风热膏、通治湿热膏、通治寒湿膏、渗湿膏、辟湿膏、开郁膏、理营膏、止衄膏、行瘀膏、控涎膏、消胀膏、减渴膏、敛汗膏、开膈膏、蠲痹膏、化痞膏、疟疾膏、痢疾膏、妇人调经膏、固经膏、安胎膏、卫产膏、小儿清热膏、消食膏、定惊膏、补脾膏、化痰膏、平疳膏、杀虫膏共数十种，皆本古方增减为之。惟皆新制，试用未几，未能自信，姑存其名，如文之有题，能者可自造焉。

余所著“骈文”，因文以立法，自比于酒经、茶经、书谱、砚谱之例，别为膏药录耳。所以苦心求索者，欲其句句皆可见法，不徒贵症，症皆各有方（外治古无书，故所重在分别立法以示后，与刻医方不同）。而或嫌未分门类，方不尽可用，语亦过深，此诚所短也。余拟于文中，摘其精方，更博采他书，益取其精，先列辨症，次论治，次用药。每门以膏为主，附以点、搐[2]、熏、擦、熨、烙、糁、敷之药佐之（膏除通治者另为一门外，如伤寒在表，则用姜、葱等膏为主，附以麻黄散点眼、川芎散搐[2]鼻、香附擦背、紫苏熏腿湾诸发汗药佐之。入里，则用万灵等膏为主，附以田螺硝石敷法以代五苓，大黄枳实熨法以代承气诸下药佐之是也。举此为例）。仿王氏《古方选注》、汪氏《医方集解》体为之注解，并详所属经络穴道。眉目既分，义理亦出，取病之法亦确乎有据。而《骈文》作为自序，总其大要，见浅见深，听之观者。衰年精力不逮，愿俟诸后之君子焉。济人之心，我知天下必有同也（脉取十要，并柯氏反看正看十法，与徐灵胎抉死生说可矣）。

上各条皆数年来阅历之言。余初亦未敢谓外治必能得效，逮亲验万人，始知膏药治病无殊汤药。用之得法，其响立应，衰老稚弱尤非此不可。今人遇病，不问大小轻重，辄云服药，众口一辞，牢不可破，有虽欲不服而不能者矣。此其故亦由于未知外治之法耳，未知外治法之能得效耳。间有不效者，乃看症未的，非药之不可效也。然即不效，亦未至成坏症，犹可易他法以收其效。兹特将平日读书临症者录而出之，以为欲学外治者之一助。自问不同门外揣摩，空言欺世。其中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在人引伸触类，自为推广，此其大略也。至于道之不同，固有不必强相谋者。吾惟悯生命之多枉，自抒愚者之一得而已。总之，内、外治皆足防世急，而以外治佐内治，能两精者，乃无一失。吾为医家计，似不可不备此外治一法。若谓吾薄内治，则吾岂敢

（内科兼用膏药，未尝非计，病家亦甚乐从。吾乡近已有行之者）？

《集证》二卷嗣出。《兰台轨范》云：有人专用丹溪摩腰方（方载篇中），治形体之病，老人虚人极验。其术甚行，或加入倭硫磺、人参、鹿茸、沉香、水安息，或单用麻油、黄蜡为丸，如胡桃大，烘热摩腰，俟腰热扎好，一丸可用数次。若腹中病也可摩。此见外治之法，古未尝不行也。又王晋三云：喉风急症，舍吹鼻通肺之外治，别无他法。陈修园于鹤膝风症云：有雷火针及陈芥子末、葱涕、姜汁调涂外治二法，不可不知。此见外治之法，今亦重之。又《汇参》云：金沸草散原治伤寒痰嗽，或以熏舌胀遂愈。此见内治方可移为外治也，皆证也。

《辑遗》四卷嗣出（篇中挂漏之方，与友朋寄示良方，皆载入卷内，以备好事者重刊时酌换。方不必多，法宜多也）。

## 续增略言

古医书均有治验。余学外治十余年，日施济数百人，专以膏为主，而糁药、敷药辅之，其治愈不可胜计。膏药之外，别有数法，与服药相通者，病者必欲服药，每以此塞其请，用之颇有奇验。虽从窍入，而以气相感，仍属外治。有益无损，可以尝试，可以更换，于膏药亦并行不悖。今载于后，并详取意与其用法，以待推广。

大凡上焦之病，以药研细末，嗤鼻取嚏发散为第一捷法。不独通关、急救用闻药也。连嚏数十次，则腠理自松，即解肌也；涕泪痰涎并出，胸中闷恶亦宽，即吐法也。盖一嚏实兼汗、吐二法，不必服葱豉汤也。前贤治伤寒、中风、伤风、时疫、温症（由肺逆传，尤宜取嚏）、喉风、赤眼、牙疼等症，皆有嗤药，亦使病在上者从上出也。其方多以皂角、细辛为主，藜芦、蹢躅花为引，随症加药。如伤风热头疼、赤眼、喉肿、牙痛者，用羌活、防风、荆芥、川芎、白芷、薄荷、细辛、蔓荆子、蹢躅花、雄黄、硼砂、青黛、黄连各一钱，生石膏、风化硝各二钱，鹅不食草三钱，僵蚕一钱五分，蝉蜕五分，皂角一两研末，含水吹鼻。含水者，但取其气上行，不令药入喉也。毛养生治重伤风，单用鹅不食草一味研嗤，涕泪出即清爽，可与此方相证。王好古解利伤寒，用藿香、藜芦、蹢躅花研末嗤鼻。此方可代藿香正气散用，亦可合不换金正气散用。如治冬月正伤寒头痛者，以麻黄易藿香亦可。中风吐痰，用皂角、藜芦、明矾嗤鼻；或以人参、藜芦并用，一取其相反为用，一取其攻补兼施也，虚人宜之。

又斟酌活变之法也。大头瘟及时毒烁肿喉痛，用延胡一钱五分，川芎一钱，藜芦五分，蹢躅花二分五厘嗤鼻，嚏出脓血痰涎为度。时感及湿温等症用辟温散，苍术五钱，细辛三钱，大黄、贯仲、姜厚朴、法半夏、川芎、藿香、羌活、柴胡、前胡、生甘草、防风、白芷、荆芥、独活、枳壳、香附、薄荷、陈皮、神曲、炒石菖蒲、草蔻仁、香薷、广木香、丁香、雄黄、桔梗各一钱、蛛砂五分，皂角二两研末嗤鼻。曾有发热、头痛、恶寒、无汗并肚泻者，用此取嚏，而汗自出，泻亦止。是发散之中即兼升提，一法两用，较服升药（升麻之类）尤速。外症肠出不收，及产妇子宫不收，取嚏即收亦是此意。凡欲升者，均可以嚏法升之也。又夏月治湿病者，以瓜蒂、赤小豆含水嗤鼻，清肺金而水自下趋，胸中之水或吐或泻而出。小便不通，探吐提气而水自下，则知嚏法能上升，也能下降也。如不用嗤，可用湿纸包药塞鼻亦同。古方治喉闭不能下药者，每用窒鼻法，得嚏而喉自宽。又治鱼卡喉者，用大蒜窒鼻不令透气，其骨自下。盖其气能达到也，故窒鼻也能得效。虚人或参以吸法，如治血虚头痛，用熟地煎汤置壶中吸其气法，产妇有用四物汤令药气满房吸受法。膈冷嗅附子，脾寒嗅肉桂，即以窒鼻为嗅亦无不可。此代内服之一法也（吸与内服同，但不对即可去之，不至于留患耳）。至上焦之病，尚有涂顶（顶为百会穴。此一穴与腿上足三里穴、背后膏盲穴、脚底涌泉穴，百病皆治）、覆额（额属天庭，主百病。病人黑气出天庭者凶，故

急症多用生姜擦天庭）、罨眉心（眉心属肺，主咽喉。吕祖有一枝梅试法。小儿多治此）、点眼（眼主五脏，肝病尤宜治此）、塞耳（耳属肝、肺、肾。又鼻口相通，故鼻衄、齿衄、牙痛及疟疾者，每治耳）、擦项（项为太阳经风门、天柱所属。风常从此入脑。又截衄有涂项方）及肩，又有扎指（中指属心，鼻衄分男左女右扎此。产妇鼻衄，非此不救。疟疾亦有扎指法。又大指外侧一韭叶许名少商穴，治喉症用三棱针刺之，即散）、握掌（掌亦属心，心主汗，故握药能发汗。治积聚及老人虚寒便秘，握药又能下积。中风用蓖麻仁半粒捣烂涂掌上，摊掌于纸薄，掌上置碗，以热水冲入碗中，静坐片时亦汗）、敷手腕（大指二指手背微窝处为经渠穴，治牙痛久而不愈。用蒜泥敷之，过夜起一小泡，挑破愈。并治喉痹）、涂臂（黄疸有涂臂大肉方。又内关穴在腕上积三个中指长即是，曲泽穴在臂腕湾上三寸是，疟疾治此。又曲池穴即臂湾，为手三阴所汇之处，乃治手经要穴也）之法。膻中（即心口，为上焦诸病之所生也，凡病皆宜治此。其皮最薄易透，或连下胃脘穴贴）、背心（前后心相应，病多从俞入，故有擦背法及心背两面夹贴之法）两处尤为上焦要穴，治病握总之处。太阳穴则头痛者所必治也。方法俱见文中，兹略举其端以醒眼目。

中焦之病，以药切粗末炒香，布包缚脐上为第一捷法（炒香则气易透，且鼻亦可兼嗅）。如古方治风寒，用葱、姜、豉、盐炒热，布包掩脐上；治霍乱用炒盐，布包置脐上，以碗覆之，腹痛即止；治痢用平胃散炒热缚脐上，冷则易之；治疟用常山饮炒热缚脐上，其发必轻，再发再捆，数次必愈是也。此法无论何病，无论何方，皆可照用。昔人治黄疸，用百部根放脐上，酒和糯米饭盖之，以口中有酒气为度。又有用干姜、白芥子敷脐者，以口中辣去之。则知由脐而入，无异于入口中，且药可逐日变换也。又治伤寒、食积、寒热不调者，用一寒一热之药为饼置脐上，以熨斗盛炭火熨之，或空中运之。治阴症者用炮姜，附子、肉桂、麝香、吴萸末，绵裹放脐内，上盖生姜片，以葱切成碗粗一大束，扎好放姜上，熨斗熨之，或烙铁烙之，葱烂再易。此是加一倍法，皆所以逼药气入肚也。治风痛者，敷药后以桑枝燃火逼之；治乳痈者，捣葱铺乳上以瓦罐盛炭火逼之，汗出而愈，亦是此意。畏炭火者用瓦罐盛热汤，或糠火熨，或手摩之皆可。治大热症不用火，以冷水逼之。治寒热交混者，冷热互熨之，此在临症制宜矣。至背后脾俞、胃俞有须兼治者，又有熏脐、蒸脐、填脐法（太乙熏脐法、附子填脐法），及布包轮熨等法（如脾实者，用枳壳、陈皮炒熨；脾虚者，用糯米炒熨（能助脾运）；阴寒症，用吴萸、蛇床子炒熨之类），俱见文中，可随症酌用。

下焦之病，以药或研或炒，或随症而制，布包坐于身下为第一捷法。如水肿捣葱一斤坐身下，水从小便出，小便不通亦然。水泻不止，艾一斤坐身下（并可缚脚心至膝盖），微火烘脚，泻自止是也。一属前阴，一属后阴，凡有病宜从二便治者仿此。治疝者用灶心土或净砂，炒过加川椒、小茴末拌匀，隔裤坐之，并用布袋盛药夹囊下，又是一法。妇人痨症，有烧热砖淋药水，布包垫毡片坐法。痨多属肝肾之损，故治在下部。此又是一法。则知下部之病无不可坐。若内服药不能达到，或恐伤胃气者，或治下须无犯上、中者，或上病宜釜底抽薪者，更以坐为优矣。又治鼓肿及秘结，有煎药水倾桶中坐熏者，即用峻药（如硝、黄、遂、丑、轻粉之类）亦不至大伤元气。又治久痢人虚或血崩脱肛者，不敢用升药，用补益中益气煎汤坐熏。产妇阴脱，用四物煎汤加龙骨入麻油熏洗。皆与坐法一例。或泻或补任用。古治妇人本有坐药，但以导为坐，不如坐身下者可用大剂。或有宜导者，不妨兼用。蒋示吉云：治老人、虚人、产妇便秘，用导法最妥（文中导方不少）。此又代内服之一法也。再下焦之病有摩腰法（腰为肾府。简便方：用黄蜡、麻油为丸如胡桃大摩腰，俟腰热扎之。并可摩腹中诸病）、暖腰法、兜肚法，又命门（火衰治此）、脐下（脐下三寸为下丹田，即关元也，脐下二寸为气海，一寸为阴交，皆肝、肾要穴。古灸法治阴症，每于此回阳。如欲用肉

桂引火归元，用破故纸纳气肾者，糁敷脐下最妙）、膝盖、腿弯（即委中穴。膝盖、腿弯皆是足三阴所汇，故阴症及三阴疟皆敷膝盖。又治阳虚者有蔽膝缚法，方见文中。伤寒有熏腿弯法，喉症有刺委中穴法，治疥者亦有之。又治鱼、禽、兽骨卡喉者，用灰面四两，冷水调敷膝盖，一时之久，其骨不知消归何处。愚按亦是引下法，但未解其用意，录此以俟知者。如能推之，则用法可无穷矣）、腿肚（三里穴在膝盖下三寸外旁，属阳明胃经，亦是下部要穴。西医治肺病有白芥贴腿肚引下法）、脚跟（与肺、肾俱相通。治肺、肾宜知此）、脚指（脚指与手指同。灸穴甚多。亦有掐法、扎法，宜参看）、足心（涌泉穴。凡治下部肝、肾之病，皆宜贴足心。又引热下行，如衄血、吐血、水泻、噤口痢、赤眼、牙痛、耳痛、喉风、口疳等症。又假阳症皆宜用附子、吴萸、川乌等药敷足心，或微火烘之。亦有贴大蒜片者。又有囊盛川椒踏者，浸热汤者。亦有加牛膝、蚓泥为导者。治孕妇热症保胎，用凉药敷脐下，并用井泥涂足心，云胜用罩胎饮。治阳虚者，古有涌泉膏。又缩阳有擦足心法，皆见文中）诸法，下焦之法备矣。

此三法虽分上、中、下三焦，而凡上焦之症下治，下焦之症上治，中焦之症上、下分治，或治中而上、下相应，或三焦并治（如治鼻衄者清肺热，并清胃热与肾热之类，乃子母相通之理也可推），其法俱不出于此。不独可代内服，并可助膏药之不及。凡古方之有效者，视症加减无不可为吾用。只须辨症分明（《骈文》注中，于辨症甚详。有未备者，可参之古书），一无拘牵顾忌。医有数不治，外治则见得到即行得到，是诚至善者。

余施诊专以膏药为主，因贫人购药为难，膏药则更便也。凡治上焦风热及内外热症并用清阳膏（本双解及败毒诸方推广）。外感风热初起头痛者，以一膏贴太阳并风门，风即散，无传经之变。内热者兼贴膻中，夹食者并贴金仙膏。如入里后欲清者，加硝石散（即犀角、白虎、紫雪诸方加减）糁膏贴。欲下者，贴膏后用硝黄散（即承气诸方加减）以鸡子清调敷胸腹，虽结胸亦能推之使下，屡试皆验。中焦郁积，用金仙膏为多（本六郁利气诸方推广。诸病属郁积者多，此膏能和气血，治脾胃百病），气痛腹痛立效。疟疾，先用金仙膏贴胸口（化其痰、食、暑、湿），即轻。数发后可截者，用散阴膏加药末（即肉桂、丁香、吴萸、灵仙、白胡椒、白芥子、草果等分。或加巴霜少许），贴项后第三、第四骨两骨中间，先一时用生姜擦后再贴，并贴一膏于脐上（不必加药），再以生姜两块捣敷两膝盖，轻者即愈，重者两张必愈。三阴疟虽数年者亦效。忌口十日，免复发，并无后患。痢疾无论老少皆用金仙膏，一贴胸口，一贴脐上。轻症半日腹响泄气，小便通利，胸中廓然即愈。重症逐渐轻减，不过数日亦愈。此二症夏秋最多，余治愈不止万人（轻症用膏三分，重症用膏一钱），特为拈出。下焦寒湿用散阴膏为多（本五积、三痹诸方推广，近照《骈文》后所载方又有加味。盖膏药与汤剂异，虽多不碍，有黄丹协和，且每料用油既多，药不能不多也），若上热下寒者贴足心，脾虚泄泻者贴脐并对脐皆效。风寒湿痹筋骨疼痛及跌打闪挫，一贴即愈。三膏治症甚多，内外症皆可用，此举其至验者。余膏如行水（专治湿热，通利）、养心、清肺、滋阴、健脾、扶阳数膏，皆不可少，亦有试皆效。重症酌用糁末专治尤应。外症则始终只用云台一膏，加以敷药、糁药，亦不用内托服药，并不用刀针升降等药也。拟将全方另为刊刻，故兹不多赘。

明喻嘉言先生《寓意草》载：与门人定议病式云：某年某月某地某人，年纪若干？形之肥瘦长短若何？色之黑白枯润若何？声之清浊长短若何？人之形志苦乐若何？病始何日？初服何药？次服、再服何药？某药稍有效，某药不效？时下昼夜孰重？寒热孰多？饮食喜恶多寡？二便滑涩有无？脉之三部九候何候独异？二十四脉中何脉独见？何脉并见？其症或内伤或外感、或兼内外或不内外？依经断为何病？其标本先后何在？汗、吐、下、和、寒、温、补、泻何施？其药宜用七方中何方？十剂中何剂？五气中

何气？五味中何味？以何汤名为加减和食？其效验定于何时？一一详明，务令纤毫不爽。据此则医岂易称哉？妄为下药，不效归于病，嘉言所警也。外治知为高明所笑，求免于过而已，阅者鉴之。

钱塘诸生汪画山名祝尧，余从妹婿也。为人谨厚，待人以诚，深于内外医道，著有《外科易知》二十卷，未刊而殁。前与余避兵海陵，助余散给膏药，因论及外治之道。余曰：亦不外万物天地之理，与前圣相传之心法。余文前半征引用考据体，详列古方以为案；后半发挥用议论体，直陈己见以为断。虽未必悉当，而要与内治说不同。其中如观水影之浮沉等句，外治之诊也；天取其气等句，外治之制药也；毋犯所忌等句，外治之临症施疗也；而一切点眼、枕耳、窒鼻、抹胸、缚脐、坐身、蔽膝、裹足诸法，临症之变化也。是皆道之所著也。维膏与药一段，抉内外治殊途同归之旨，乃道之大原也。苟能推之外治，其亦无穷尽也乎！又问膏药功用如何？余曰：一是拔，一是截。凡病所结聚之处，拔之则病自出，无深入内陷之患；病所经由之处，截之则邪自断，无妄行传变之虞。又问膏药方寸耳，何以遂能伏病？余曰：蚁穴溃堤，知塞其穴，堤自不溃，其理一也。又问：膏药能补否？余曰：能补。但经文药以治病，食以养人，殊不言补。所谓补者，辛补肝，盐补心，甘补肾，酸补脾，苦补肺，不以生为补，而以克为补，其义安在？诸公且思之。伊当时颇契余言，恨今不能见也。

至画山所著，根柢先贤，自抒己见，足为外科指南，今录其要者，亦可识所学之精矣。一察所因（内因、外因、不内外因），谓如内科之求其本也。二望形色，谓高耸、平塌、软坚、与鲜明、昏黯、板活也。痈不尽红也，疽不尽白也（以红、白概痈疽者浅），疔不尽硬也（疔怕软，不怕硬）。三分表里，谓受之外者，法宜温托，若寒则皮毛之邪引入骨髓；受之内者，法宜寒利，若温则骨髓之病上彻皮毛，助邪为毒也。四审阴阳，谓治“主”当缓，如阳分阳邪，阴分阴邪也；治“客”当急，如阴分阳邪，阳分阴邪也。又过用寒凉阳变为阴，过用热燥，阴变为阳，是伤而又伤也。五看部分经络，谓上焦壅塞实候，中焦皆涩滞候，亦乘虚而作，下焦多虚损候。又毒生虚处俱险。又发于节而相应者，由内达外（古云内发），多不治也。其治法，肿疡则本洁古托里、疏通、行荣卫三法，溃疡则本丹溪补托元气之法，阴疽则本王全生法。而其最重者，一在分消，谓热重者先宜分消，否则气血热而疮口即合，尚防流注也。一在内托，谓邪将内陷者托之，而不使入，内托之功匪浅，即托之而必使出，内托之效亦速也。凡已成不起无脓即宜补托，寒者用温中法。其余辨肿、辨脓以及形症、方药，汇集群书无不详细该贯，惜无力刊传耳。

余亲友中赵玲书表弟最信余外治法，寓居石港曾用余膏方十三种，脩合济人，且与其内亲胡槎仙将方翻刻传播矣。近复索余新增方，并询余如何制膏之法，及膏外如何加药法，与汤头如何外用法，盖拟为子弟将来学医行道之式也。余以为膏药与汤药殊途同归之理，文中已详之矣。至于膏之用药，有不得不与汤头异者。盖汤主专治，分六经，用药一病一方，日可一易，故其数精而少。膏主通治，统六经，用药百病一方，月才一合，故其数广而多。前明赵府比天膏有百余味，国朝程氏万全膏亦有七、八十味，是其征也。然余之初制膏也，亦不敢自肆，惟谨守汤头绳墨而已。以其用之应手，知内外可以同效，于是渐而扩之，视本方有加味者而加焉（如越鞠丸本方，香附治气，川芎治血，苍术治湿，山栀治热，神曲治痰食也。气加木香、陈皮、乌药、槟榔、苏叶，血加当归、丹皮、桃仁、红花，湿加白术、羌活、防己，热加黄连、连翘，痰加半夏、南星、瓜蒌，食加麦芽、山楂、砂仁，此就方内加者也。寒加吴萸，火加青黛，此在方外加者也。膏用越鞠方熬者，即照此加味。五积总方：人参、黄连、厚朴、川乌、干姜、茯苓、巴仁也。肝加柴胡、蓬术、昆布、川椒，皂角，心加丹参、黄芩、菖蒲、桂枝、良姜，脾加黄芩、砂仁、吴萸、川椒、肉桂、茵陈、泽泻，肺加紫菀、天

冬、桔梗、白蔻仁、三棱、青皮、陈皮、川椒、肾加附子、肉桂、延胡、菖蒲、独活、丁香、川楝子、泽泻、全蝎。此依总方五脏分加。总方是纲，加药是目，并而合之，只有一方也)。酌取其各半（仲景有各半汤。东垣麻黄人参芍药汤，取仲景麻黄汤与补剂各半为之。《纲目》云：凡虚人当服仲景方者，以此为式。又云：四物与桂枝、麻黄、白虎、柴胡、理中、四逆、茱萸、承气、凉膈等，皆可作各半汤。此易老用药大略也。膏有取古方各半而为之者，仿此)，参诸偶方（二方相合为偶，数方相合为复。偶方如柴平、胃苓、五积、交加、对金饮子，复方如桂枝二越婢一、三一承气、六一顺气之类)，更层累其剂（如调胃承气一方，加之而为凉膈散，再加之而为防风通圣散，再加之而为祛风丹、愈风丹之类，盖层累而加者也)。喜其无所窒碍。因思天地之数起于一，而充之以至于十、百、千、万，自有其要。五行亦有相生相制各安其位，以行其权之理。惟膏可不病其多，乃纵心博览，推古人极则变（如风病而筋缩，木极似金也，阳明燥金主筋缩也。热病而舌黑，火极似水也。皆物极而胜已之化，乃假症也。假症宜从治法。仲景四逆汤用猪胆汁者，盖为阳虚阴盛从治之法也。可以类推)，合则化（如甲已合化，乙庚合化也。盖有制则能化也，化则亢者亦为和平矣。药如酸甘、酸辛之合用也。仲景白芍甘草汤即甲已化土也。又桂枝汤用白芍、甘草，并用桂、姜，和营卫也)，有交养（水火有交养也，即坎离既济之义也，如盐能补心是也。又如黄柏、知母、胡桃、故纸同用，一金、水相生也，一木、火相生也。又黄连、肉桂之交心肾也。又八味丸之用桂、附，水中补火也)，无偏胜（寒热无偏胜也，即一阴一阳之为道也，若黄连、吴萸，黄连、木香，黄连、干姜，黄柏、细辛之相配也。又补阳者必兼和阴，不使偏胜，用附、桂者宜用白芍和之是也)，母子相及（五行母子相通，病常相及。方书云：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亦有母子兼补者，亦有母子兼泻者，如肝实者泻心火，亦泻肾火是也。又补肺者，益胃津以生肺气，或用参、芪补脾，更用熟地滋肾也。盖子旺能令母实，子虚必盗母气也。五行肺、肾为子母脏）手足相关（手足经皆会于腹也，古方多有手足经并用者)，彻上彻下（言治中者必通彻上下也。中者，脾胃也。诸虚不足，先建其中。中虚，则清阳下陷，而阴火上干，气血俱伤也。又脾为中州，必使心肺之阳降，肝肾之阴升，而成天地之泰。所谓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若上下不交，则否矣。故治脾胃者，当彻上彻下看也。理中之分阴分阳，中满之上下分消，皆此义)，隔二隔三（言正治者，亦有隔二隔三之治也。如心生血，脾统血，肝藏血，血症须按三经用药。归脾汤从肝以生心火，从心以生脾土，是隔二之治也。又如膀胱病而治膀胱，是正治也。因金不能生水，而膀胱病，而治肺，是隔二也。更因土不能生金，而肺病，而膀胱病，而治脾，是隔三也。治小便不通用车前、木通，又用麦冬、黄芩，又用苍术，白术是也)，或总或合，或通或移之义（总，如心为五藏之主，七情总隶于一心也。又胃为水谷之海，乃三焦、大小肠、膀胱之总司也。合，如肺合大肠、心合小肠、肝合胆、脾合胃、肾合膀胱之类，盖脏腑相表里也。如治肺用花粉以泻大肠，治心用木通以泻小肠也。通，如心与胆通，心病怔忡宜温胆，胆病战栗颠狂宜补心。肝与大肠通，肝病宜疏通大肠，大肠病宜平肝。脾与小肠通，脾病宜泻小肠火，小肠病宜润脾。肺与膀胱通，肺病宜清利膀胱水，膀胱病宜清肺。肾与三焦通，肾病宜调和三焦，三焦病宜补肾是也。移，如脏腑寒热相移之类，有薄其所胜者，亦有侮其所不胜者)。原其所从来（如肺主气，肝生血气；中风由于血虚，中寒由于阳衰；火之本气也，痰之本水也之类)，究其所终极（如初起为寒者，久则郁而为热也；初起为热中者，末则传为寒中也)，审其有余，察其不足（如土之不足，木之有余也，古人胃病治肝者此也。水之不足，火之有余也，治肾病先清君相二火者此也。心为君火，肝为相火也。又阳有余而阴不足者，宜补阴再泻阳也；阴有余而阳不足者，宜补阳再泻阴也)。豫事以防患（如治肝病者先实其脾，治心病者先保其肺之类。实脾者恐木克土也，金之源

绝则木无所制矣。保肺者恐火烁金也，水之源绝火无所制矣。又如用热药者防其涸阴，用凉药者防其伤胃也），广略以取胜（如治水者，实脾者守也，泄水者攻也，兼发汗为三法。三法备举者，广略以取胜也。又如治中风者，顺气、活血、清心、化痰兼疏风也。治虚人之火者，或火太盛者，不能但用寒凉，宜温散甘缓兼补阴也。退热者宜清心、调血兼滋肾也。盖热生于心，心妄动而热不能退；亦热能伤血，血滞则气郁，而热愈不退也。又如助金以平木者，更扶土以抑木，泻火以泄木也。培土以制水者，更益火以拒水，清金以导水也。补火以生土者，更疏木以安土，利水以实土也。又培土以生金者，必水能制火，而后火不刑金也。此皆不专于一法者也）。同则相统，杂则相并（《金匮》论云：凡症但言风寒不及暑湿燥火者，盖寒温燥皆属阴同类，以燥湿统于寒也；风暑火皆属阳同类，以暑火统于风也。又风为阳邪，燥火统于风者，盖燥为金气。古云：次寒故属阴，其复气为火，故又属阳。如防风通圣散治风热燥三症是也。又人参败毒散治风湿热三气，五积散治风寒湿并气血食痰，六郁汤治湿热并气血痰食，丹溪痛风方治寒湿热并血痰。又十味补心丹补心而统补五藏。天王补心丹补心神，而统魂魄智精志五藏之所藏者，而为一方也。凉膈散统手足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之脉之上膈者，而为一方也。又黄连解毒汤泻亢极之火，兼三焦而统治之也。十鼓取水法，以一味为君，而兼五藏大小肠膀胱而统治之也。又九味羌活汤药备六经，治兼四时，并治杂症。大金丹兼五运，加三豆，即治疫症也）。寒佐热佐（如治寒胀者，用吴萸、干姜，佐之以黄连，是热因寒用也。治热秘，用知、柏，佐以桂，是寒因热用也），通用塞用（如治渴用五苓，治痢用大黄、枳实，是通因通用也。治满用白术、甘草及四君子，补中益气，是塞因塞用也）。阴阳上下升降不胶于治（方书云：从阳引阴，从阴引阳。又曰：阳病取阴，阴病取阳。又曰：阴中求阳，阳中求阴。盖阴阳互根也。又曰：上病下取，下病上取。如久嗽为喘而气泄于上者，宜固其肺，尤宜急固其肾也，如久遗成淋而精脱于下者，宜固其肾，尤宜兼固其气也。古方治喘用破故纸纳气归肾，治遗及小便不禁，俱用鹿茸、五味等药提阳固气，不使陷下可见。又曰：水升火降，盖水火失其升降则病。故心热宜补肾，肾水升则心自不热也。肾寒宜补心，心火降则肾自不寒也。又曰：将欲升之，必先降之；将欲降之，必先升之。又曰：清阳不升，则浊阴不降。又曰：浊阴出下窍，而清阳自宣化于上矣。古有升降散是也。又如六郁汤苍术、香附同用，天门冬散升麻、大黄同用，清胃散升麻、石膏同用，泻肝汤羌活、防风、胆草、大黄同用。又顺气汤升麻、柴胡、黄柏同用，黑锡丹黑铅、丹铅、硫同用，头瘟方大黄、姜黄、蚕、蝉同用，皆具一升一降之义可推），表里温凉补泻之药咸备（如仲景之方至精简者也。而《金匮》所载鳖甲煎丸、薯蓣丸，皆二十余味，汇集气血之药，攻补兼施，是方中用药非一定也。后之秦艽、续命，皆治六经中风之统剂，麻黄白术汤为足三阳足三阴通治之剂，合四君、五苓、补中、平胃、麻黄、吴萸、解毒为一方，内中表里寒热补泻之药咸备。盖治证既多，故所用药品亦多也。膏本其意，而更加推广耳）。虑其或缓而无力也，假猛药、生药、香药（猛药如附子、川乌、南星、巴豆、大黄、黑丑、葶苈、甘遂、大戟、芫花、木鳖仁、蓖麻仁、川山甲、轻粉之类，观音膏用甘遂、蓖麻为君可证。生药如姜、葱、韭、蒜、薤、槐、柳、桃、桑、榆、凤仙、苍耳、菖蒲、艾叶、花椒、茱萸、芫荽、白芥子、马齿苋及诸草药之类，皆膏内应用之药，补膏亦宜酌加者。盖虽少减补力，而气藉以达到，且邪不去，补亦无益。寓攻于补，补乃得力。若十补不一泻者，固少也。余膏能多验者，用此法也。骈文中有十宝膏可以通治百病。凡膏内皆可加入香药，如苏合油、十香丸、冰片、麝香、乳香、没药之类），率领群药，开结行滞，直达其所，俾令攻决滋助，无不如志，一归于气血流通而病自已。此余制膏之法也。盖积十数年之苦心，统会前人用药之旨（前人用药，皆本五行生克之理。即如骈文注内七情“恐能治喜，怒可治思”之类。此

以五藏之相克推也。邵公睹人面与脚掌相应，而知误服何药。此以五色之相克推也。皆是五行之生克变化也。医不能外五行也），于汤药外，自为变格（既变内治为外治，故方亦不能不变），而别开一门者也（今人但知痞癖用膏，风痹用膏，不知一切脏腑之病皆可用膏。余阅历十年，施送数万人，深知其效，故不惜为后人告也）。草创者多疏，因其有效，特自珍重，规模始具，究未可云完也。倘如《太极图》、回文诗斯妙矣，是真可万应也（现在重订膏方二十余种，皆有百十味。其中如清阳膏治上焦风热，散阴膏治下焦寒湿，金仙膏治中州脾胃郁积、寒热不和之症。三膏表里上下并可通用。行水膏佐金仙通利三焦，并治一切湿热下注之症。云台膏则统治外症。五膏为用最广亦最验，藜藿人尤相宜。余一年施济约膏大小二十万张，五膏十居其八九。其余之膏，若清心、养心、清肺、温肺、平肝、健脾、温胃、滋阴、扶阳、大补等，及妇人调经、固经、安胎、催生、卫产等，特参用之耳。昔龚氏谓：人病不外阴寒阳热，以五积通圣治之，病无不愈。余即本其法，较龚氏更为推广，惜不得龚氏斟酌耳）。

学者欲制膏行道，勿以余为法，当于古汤中求之。一则取法乎上者斯得其中，二则自得者有逢原之妙。仲景医之祖，其方实为立极之方，如麻黄、桂枝、青龙、白虎、柴胡、葛根、黄芩、黄连、栀子、泻心、陷胸、承气、猪苓、五苓、茵陈、十枣、白头翁、阿胶、抵当等方，及理中、建中、吴萸、四逆、附子、真武、白通、白散、久通丸等方，其药峻厉而分两又大，实能起人之死。昔唐许氏云：用仲景之法，不用仲景之方。盖亦以其药之峻厉也。丹溪云：用东垣之药，效仲景之处分。盖亦取其分两之大、专而得力也。今人用仲景方者，多代以他药，减其分两，实非仲景本旨。若合而为膏正是相当（古之三两今之一两，古之二两今之六钱半，古之一升今之二两五钱也。余谓合膏竟照原方分两，不必折算）。再遵其法以为加减，真可以应变不穷。或以为仲景之方高简，而其法更精严，一丝不能乱。喻嘉言、柯韵伯、王晋三诸君所阐发，中材且未必解，又何能用？只宜降格以求多其药味，以幸有功。或庶几其不谬，则亦可于后贤诸方中择之，取官方之素效者，与秘方之奇验者（方书所载，有异人传授绝奇验者，如吕真人七宝如意丹、回生丹、遇仙丹、龙宫方之类，较官方稍峻，汤头中不能用，合膏极妙），约以三四十种，以一方为主，如汤之有君药，参以二方、三方，如汤之有臣、佐、使药（不能参者，不必妄参）。风归风（上清散、芎芷香苏饮、羌活愈风汤、小续命汤、祛风至宝丹、辟瘟锭子、十香保命丹、八宝回春汤、危氏一粒金丹之类。此十方虽有伤风、中风之殊，然同是风膏，可通用。其中有温有凉，须分一温一凉两种合。喜用何方，即用何方合，便是各人心得秘方。余不传方而传法者以此，下仿此推），寒归寒（冲和汤、香葛汤、沃雪汤、麻桂饮、姜附汤、五积散、回阳救急汤、阴旦汤、加味理中汤、厚朴温中汤之类。此十方专治寒，系是一类，不拘用单用复，皆可合。但寒有真假，膏不能混同。假症用时甚少，可分一大一小两种合，或假症竟于临时用敷熨法亦好。下仿此推。医方有万，此不过举其例耳。用法听人自为变化，即另用方合，均无不可，不限定也），温热归温热（荆防败毒散、普济消毒饮、龙虎双降散、防风通圣散、五瘟丹、人中黄丸、犀角大青汤、消斑青黛饮之类），暑湿归暑湿（解暑黄金丸、清暑中和饮、清暑益气汤、二香散、六和汤、桂苓清露饮、羌活胜湿汤、苍术白虎汤、平胃散、正气散、神佑丸、清燥汤之类），气归气（逍遥散、六磨汤、六郁汤、平气散、乌药顺气散、木香调气散、苏子降气汤、蒜红丸、六君子汤之类），血归血（当归补血汤、生津养血汤、六味地黄汤、犀角地黄汤、三黄四物汤、桃仁承气对子、东垣固荣散、三和汤、芍药汤、止衄丹、地榆散之类），痰归痰（清气化痰丸、清火豁痰汤、竹沥达痰丸、木香和中丸、顺气消食化痰丸、滋阴清化丸、蠲饮枳实丸、涤痰汤、姜桂丸、胡椒里中丸之类），积归积（枳实导滞丸、木香槟榔丸、加味五香丸、感应丸、攻积丸、化痞丸、温白丸、香棱丸、茴香丸、全露丸、万病丸

之类），水归水（一元散、八正散、浚川丸、舟车丸之类），火归火（升阳散火汤、黄连解毒汤、加味大金花丸、凉膈散、滋阴降火汤、人参竹叶汤、四顺清凉饮、地骨皮散、清骨散、坎离既济丸之类），心、肝、脾、肺、肾各归其藏（心如天王补心丹、九味清心丸、十味补心丹、桃灵丹、准绳牛心丸、古庵心肾丸之类。肝如龙胆泻肝汤、当归龙荟丸、芦荟丸、地仙散、洗肝汤、补肝散之类。脾如温脾汤、香砂六君汤、圣济大建中汤、调中健脾丸、实脾饮、归脾汤、补中益气汤、温经益元汤之类。肺如麻黄散、清金降火汤、滋阴保肺汤、清燥救肺汤、清肺汤、香苏温肺汤、杏子汤、补肺汤、鸡鸣丸之类。肾如滋肾丸、三一肾气丸、温肾丸、八味丸、兔丝子丸、安肾丸、补真丸、四神丸、金锁丹、地黄饮子之类），胆、胃、大、小肠、膀胱、三焦各归其腑（胆如加味温胆汤、半夏散。胃如清胃丸、清胃石膏汤、甘露饮、沉香温胃丸。小肠如导赤散、分清饮。大肠如泻白汤、润燥汤、养脏汤、实肠散。膀胱如葵子丸、既济丸。三焦如枳壳丸、局方木槟丸之类）。有散有敛，有清有温，有凉有热（即就上方分别），有攻有补（攻如加味陷胸、六一承气之类。补如大造丸、太极丸、二至丸、再造丸、九转丹、七宝丹、人参养荣汤、保真丸、固本丹、滋阴百补丸之类。今之参茸膏、暖脐膏、涌泉膏，皆补药也。医家信参茸等，而不以余之补膏为然何也？以上诸方皆出《东医宝鉴》及《沈氏尊生书》《成方切用》《集验良方》等书，乃余膏所本，因杂录之，以备采择），更与博闻多识者考订焉。于分别之中，各方各具包贯之理，斯为精括（如一方治火，凡经言皆属于火者，悉包贯也）。就中去其平淡无力之味，易以他方力厚之品，加以引药（见上。大约姜、葱、槐、柳、木鳖、蓖麻、凤仙、菖蒲、山甲、轻粉之类，方方须用；若韭、蒜、桃、桑、芥、椒、荚、艾之属，有加有不加。又如延胡、木通、细辛、灵仙、木香、乌药、苏合油，及一切行气开窍通经之品，量症加用），大不过三十味，小不过十余味，重其分两，拣道地之材而合之。油可老，丹不可老（每干药一斤，约用油三斤或二斤半；鲜药一斤，约用油斤半或一斤。先浸后熬，熬枯后去渣，将油再炼至滴水成珠，秤之视前油约七折上下。每净油一斤，下炒黄丹六两收。盖膏蒸一回则老一回，嫩则尚可加丹，老则枯而无力，且不能粘也），膏成和之以胶（膏成后将锅取起，俟稍温，以皮胶一、二两，醋酒炖化，乘热和入，则膏粘。勿炒珠，炒珠无力也。先以一滴试之，不爆方下，须搅千余遍令匀，愈多愈好。浸水中出火毒，瓦钵分储，勿使见风）。每膏可各自为用，两三膏亦可并而用，尽足应酬矣。此虽为中材说法，然是制膏之权舆，于膏为正宗。用之既熟，即可用仲景之方。盖诸贤方亦本于仲景，沿其流者自能讨其源也。余膏系有意为变格，故多至百余味，实不如此之分晰精当且有变化也。此亦经十余年体验，由博将返于约而始知之也。或更以药肆中丸散方，取其峻厉者，亦加引药合而为膏，更通行也（药铺丸散，皆依古方修合。如治肺经痼寒齁喘紫金丹，用白砒、石膏、豆豉。又哮喘夺命丹，用信砒、白矾、白附子、南星、半夏。治火衰补火丸用硫黄。治肾厥头痛玉真丸用硫黄、硝石、半夏、石膏。治积聚症癖痰饮痼疾木香硇砂丸，用硇砂、巴豆、三棱、蓬术、干姜、白芷、木香、青皮、胡椒、干漆、大黄、槟榔、肉蔻仁，或加附子、肉桂。数方用砒、硫、硇砂，虽素称灵验，人多畏服，改而为膏，则如京师之硇砂膏，人无所忌，可通行矣。又如治痰有沉香滚痰丸、控涎丹、小胃丹、青州白丸子、蝎麝白丸子，治积有槟榔消块丸、备急丸、抱瓮丸、温白丸、万应丸、万病丸，治水肿有舟车丸、苏葶丸、黑白丑散，治胀有消胀丸，俱是峻药，亦可改用。至如苏合丸、牛黄清心丸、抱龙丸、至宝丹、金虎丹、活命金丹、紫雪丹、活络丸、蟾酥丸等药，不须再改，以备糁敷摩擦之用可也。凡方书峻厉之药，均照此推）。贴穴不过前后身上下中三部，大约心口脐眼为多，已见前略言不赘。

加药之法，始于观音膏，用甘草捣敷（膏君甘遂，药敷甘草，二物性反，正取其

相激为用。凡敷药须与膏相应，可推），霏云膏用巴豆纳脐，再用膏盖来（膏统治，巴豆专治，症重故用劫药。凡糁药皆用治此一症之要药。可推）。后之平肝、暖胃、截疟、化痞、止泻、蠲痹等膏，各有加药。余糁敷亦由此推广。惟其中有当加者，有不必加者，且有不可加者，全在临症活变，不能刻舟求剑。故余不敢传人，而教人亦于医书中寻究也。仲景诸方，其加药法各有精理，能师其意施之于膏，正自绝妙（如桂枝汤加桂、加葛根、加厚朴、加杏仁、加芍药、加附子、加大黄。又葛根汤加半夏，黄芩汤加半夏、生姜，柴胡汤加硝，白虎汤加参，四逆汤加吴萸、生姜。即此数方，而表里寒热，补泻已备矣）。其余可为加药用者，本草外若《雷公药性赋》（如心痛欲死速觅延胡，益食加觞须煎芦、朴之类，皆单方也。一句一法，余文前半仿其体）、东垣药例（头痛用川芎为君，巅顶痛用藁本，肢节痛用羌活，腹痛用白芍，恶寒加官桂，恶热加黄柏，腹中实痛用大黄、芒硝，胃寒痛用草蔻仁，胁痛或寒热用柴胡，小腹痛用青皮，气痛破气用枳壳，血痛和血用当归，调气用木香，破血用苏木、桃仁，心下痞用黄连，宿食不消用枳实，腹胀用厚朴，腹中窄狭用苍术，痰用半夏、陈皮，风痰用南星，上热用黄芩，中热用黄连，下热用黄柏，三焦热用栀子，小便涩数用泽泻，膀胱有火及下焦湿热用防己、草龙胆、黄柏、知母，饮水多用白术、猪苓、泽泻，口渴用干葛，嗽用五味子，水泻用白术、芍药、车前子，茎中痛用甘草梢，补气用参，内伤虚汗用黄芪，喘用阿胶）、东垣十二剂（原方十剂：轻可去实，麻黄、葛根；宣可去壅，生姜、橘皮；泄可去闭，大黄、葶苈；通可去滞，木通、防己；涩可去脱，牡蛎、龙骨；燥可去湿，桑白皮、赤小豆；滑可去着，冬葵子、榆白皮；重可去怯，磁石、铁粉；润可去枯，紫石英、白石英；补可去弱，人参、羊肉。东垣加寒可去热，大黄、芒硝；热可去寒，附子、官桂，为十二。《古方选注》：仲景麻黄、葛根汤轻剂也，栀豉汤、瓜蒂散宣剂也，陷胸、承气汤泄剂也，五苓、十枣汤通剂也，石脂、桃花汤涩剂也，麻黄连翘赤小豆汤燥剂也，猪胆、蜜煎导滑剂也，龙骨牡蛎汤重剂也，黄连阿胶汤润剂也，理中丸、附子汤补剂也，白虎汤寒剂也，白通汤、四逆汤热剂也。《医方集解》《成方切用》，分门本此）、东垣脏腑温凉补泻之药（心温用当归、吴萸、肉桂、苍术、菖蒲，凉用犀角、生地、黄连、连翘、麦冬、硃砂，补用远志、天冬、菟丝、茯神、金银箔炒盐，泻用苦参、黄连、贝母、前胡、郁金。小肠温用巴戟、茴香、乌药、益智，凉用木通、通草、黄芩、花粉、滑石、车前子，补用牡蛎、石斛、甘草梢，泻用葱白、苏子、续随子、大黄。肝温用木香、肉桂、半夏、肉蔻、陈皮、槟榔、荜茇，凉用鳖甲、黄连、黄芩、草龙胆、草决明、柴胡、羚羊角，补用木瓜、阿胶、川芎、黄芪、山茱萸、酸枣仁、五加皮，泻用青皮、芍药、柴胡、前胡、犀角、桑皮、草龙胆。胆温用橘皮、生姜、半夏、川芎、桂枝，凉用黄连、黄芩、竹茹、柴胡、草龙胆，补用当归、山茱萸、酸枣仁、五味子，泻用青皮、柴胡、黄连、木通、芍药。脾温用香附、砂仁、干姜、官桂、木香、肉蔻仁、益智仁、藿香、丁香、附子，凉用黄连、栀子、石膏、白芍、升麻、连翘、黄芩、苦荼，补用人参、黄芪、白术、茯苓、陈皮、半夏、干姜、麦芽、山药，泻用巴豆、三棱、枳实、赤芍、青皮、山楂、神曲、大黄。胃温用丁香、白蔻仁、草蔻仁、干姜、厚朴、益智仁、吴茱萸，凉用石膏、连翘、滑石、升麻、姜皮、天花粉、黄芩、栀子，补用白术、山药、人参、黄芪、砂仁，泻用大黄、巴豆、枳实、芒硝、厚朴、黑丑。肺温用陈皮、半夏、生姜、款冬花、白蔻仁、杏仁、紫苏子、川椒，凉用知母、贝母、瓜蒌仁、桔梗、天冬、片芩、栀子、石膏，补用人参、黄芪、阿胶、五味子、天冬、沙参、山药、鹿角胶，泻用麻黄、紫苏、防风、桑皮、杏仁、枳壳、葶苈。大肠温用人参、官桂、干姜、半夏、木香、胡椒、吴茱萸，凉用黄芩、槐花、花粉、栀子、连翘、石膏，补用罂粟壳、五倍子、牡蛎、豆蔻、木香、诃子肉，泻用芒硝、大黄、续随子、桃仁、麻仁、枳壳、槟榔、牵牛子、葱白。肾温

用沉香、菟丝子、附子、肉桂、破故纸、柏子仁、乌药、巴戟，凉用知母、黄柏、丹皮、地骨皮、元参、生地，补用熟地、杞子、鹿茸、龟板、五味子、肉苁蓉、牛膝、杜仲，泻用泽泻、猪苓、茯苓、琥珀、木通。肾有补无泻，苓、泻乃泻其邪耳。膀胱温用茴香、乌药、肉桂、沉香、吴茱萸，凉用生地、防己、黄柏、知母、滑石、甘草梢，补用益智、菖蒲、续断，泻用车前子、瞿麦、芒硝、滑石、泽泻、猪苓、木通。命门温用附子、肉桂、破故纸、茴香、沉香、乌药、干姜，凉用黄柏、栀子、知母、柴胡、滑石、芒硝，补用肉苁蓉、黄芪、肉桂、沉香、破故纸、菟丝子，泻用乌药、枳壳、黄柏、栀子、大黄、芒硝。按命门在脐下，旧名内肾，在脐下一寸三分，乃生命之原也，非背后第十四椎下命门俞穴也。凉用知母、黄柏者，盖指相火而言耳。惟治泻痢者当贴后命门穴。三焦温用附子、破故纸、当归、熟地、菟丝子、吴茱萸、茴香，凉用知母、草龙胆、木通、车前子、黑山栀、黄柏、地骨皮，补用人参、黄芪、干姜、白术、桂枝、益智仁、甘草，泻用黄柏、栀子、猪苓、泽泻、赤苓、大黄、槟榔。按药例有叶香侣《平易方》所载，标本虚实寒热补泻引经报使之药，较此更详。然即此已用之不穷，只在于善用耳）、东垣引经药（太阳经手羌活，足黄柏。太阴经手桔梗，足白芍。阳明经手白芷、升麻，足石膏。少阴经手独活，足知母。少阳经、厥阴经手柴胡，足青皮。手，手经也；足，足经也。此药引，当与药例参用）、医书用药大法（须看医书，如某病某汤主之之类，兹不备载。又各症皆有用药大法，今举气血以见例。如治气有四法：气虚宜补，参、芪、术、草；气升宜降，轻用苏子、橘红、乌药、枇杷叶，重用降香、沉香；气逆宜调，木香、陈皮、香附、白蔻仁、砂仁，气实宜破，枳壳、枳实、青皮、厚朴、槟榔之类。又治血亦有数法：血虚宜熟地、当归、杞子、萸肉、鹿胶，血热宜生地、芍药、阿胶，大热宜犀角、栀子，血瘀宜桃仁、红花、苏木、丹皮，血瘀而痛宜没药、乳香、灵脂，血滞宜丹参、益母草，血陷宜升麻、川芎、白芷，血滑宜乌梅、五倍、白芨、发灰，血燥宜柏子仁、苁蓉，血寒宜干姜、官桂，气虚不生血不摄血宜参、芪、术、草，引血归经用当归，失血不能引气归元用炮姜、炙草，止血用黑药，如黑荆芥、炒蒲黄、炒灵脂之类。表散之药，太阳风用桂枝，寒用麻黄，阳明用葛根，少阳用柴胡，太阴苍术，少阴细辛，厥阴川芎，此分经者也。麻黄峻散寒邪，桂枝解肌缓散，防风、荆芥、紫苏平散，细辛、白芷、生姜温散，柴胡、干葛、薄荷凉散，苍术、羌活走经走湿而散，升麻、川芎能举陷上行而散，此性味之别也。又麻黄无葱不汗，山栀无豉不吐、不宣，大黄非枳实不通，芫花非醋不利，附子无干姜不热。又附子走而不守，得干姜则守而不走。竹沥非姜汁何以行经，蜜导非皂角何以通结，此配法也。又大黄同白术用则入心，同生姜捣用则不直下，同滑石用则走小便，亦配法也。又巴豆同黄连用则不烈，同大黄用反不泻，南星得防风则不麻，斑毛以猪油炒则不毒，半夏泡透则不伤胎，此制法也。黄连治火君药，略炒以从邪，实火硝水炒，假火酒炒，虚火醋炒，痰火姜汁炒，气滞痛吴萸水炒，血瘀痛干漆水炒，亦制法也。诸药皆有配制法，宜推。晓得配制，一药可抵两药用），皆足供糁敷之用。即文中所载方，亦有糁有敷。只须所见者多，识得症治，加药自易易也（不识症治，单膏尚恐贴错，何能加药）。

若行道者适遇急症，恐病家嫌膏药尚缓，力请非处汤不可，则不妨竟以古汤头煎服之方，改为煎抹炒熨，于医理无悖，于外治一门，亦变而不失其正，与医家亦分途亦合辙。且应用何汤足以取效，此中自具本领，高手未尝不于此异人也（二法叶天士每用之。余亦试用已久，内伤外感无不验，兹特从外治法中更为标出。但审症用药，此中大有本领，如伤寒衄吐有宜用犀角地黄汤者，有宜用麻黄汤者，此表里之别也。伤寒发狂有宜用大承气者，有宜用海藏参、芪、归、术、陈、甘者，此虚实之分也。高手之异人，全在一双慧眼，不可忽也）。此法亦从岐伯“摩之浴之”推出，炒熨即摩也，

煎抹即浴也。寒症喜火宜炒熨，热症喜水宜煎抹，然亦不拘（药忌火者勿炒，或在后加，或煎抹，或蒸熨。冬时人畏冷，只可包炒熨。又药不宜太热，手势不可过重，令病人难受。抹后再用布浸湿罨于胸口，熨后再用布顿于腹上，尤得力）。古方治伤寒阴毒有葱熨法（《活人方》：先填麝香、硫黄于脐眼内，再上加葱饼，熨斗熨。海藏用醋炒麸皮熨。按阴毒重者，非附、桂所能治，故古方多用硫黄，然其性太烈，有硫黄同艾煎，去硫用艾法可参。又治阴毒药，如正阳散用附子、干姜、甘草、皂角，麝香附子散用附子、桂心、白术、当归、半夏、炮姜，生姜白术散用川乌、附子、白术、细辛、炮姜，皆可炒熨。又复阳丹用荜澄茄、木香、吴萸、全蝎、附子、干姜、硫黄为末，姜汁热酒调。又返阴丹用附子、炮姜、桂心、太阴元精石、硝石、硫黄丸，艾汤调。此二方可用敷法，再加艾缚之。凡用古方均要临症活变，有不合者，不妨增减，举此例推），治伤寒阳毒有水渍法（丹溪方：煮绿豆汤一滚取起，以青布浸湿搭胸膈上。危氏用井水搭。按治阳毒药有三黄汤、白虎汤，阳毒发斑者有消斑青黛饮。又斑毒内陷者有举斑汤，皆可煎抹。余尝自患风斑，仿此法用荆芥、防风、当归、麻黄、紫草、皮硝、蝉蜕、明矾煎抹，眼看斑皆并成一片，随起随消，立时平复。则知凡斑不透，可用消斑、举斑汤煎抹也。又阳毒发斑者有三黄石膏汤，用石膏、黄芩、黄连、黄柏、黑山栀、麻黄、香豉、姜茶煎者，盖表症重，故用麻、豉汗之也。此方去麻、豉加大黄、芒硝、姜、枣煎，名三黄巨胜汤，治阳毒发狂甚者。盖里症重，故用硝、黄下之也。二方一汗一下，可分别推用）。又治二便不通，有阴阳熨法，亦名冷热熨法（先以冷物熨之，再以热物熨之，更以冷物熨之，自通。亦见骈文注。按大小便不通，《内经》谓"三焦约约者不行也"，以长流水煎八正散治之。又关格垂死者，但通大便，大便行而小便亦行矣）。伤寒至于阴毒阳毒病，至于二便不通，危险已甚，而尚用此二法，则凡阴寒阳热诸症，均可用此二法治之也亦明矣（文中方用此二法者亦不少，可推）。审是何症，于前胸后背及脐眼，对脐大小腹用之，可发散，可消导，可推荡，可补益（发散即汗也。汗有数法，擦天庭，熏头面，熏腿湾，揉脐腹或胸口、背心、两手心、两臂弯、两足心，或浸脚，或浴身，皆可煎汤为之。消导多在胸口。推荡即下也。或食、或痰、或停水，多抹胸背脐腹，胸与背相应也。古治寒结、热结、食结、痰结、水结，有炒生姜渣熨胸法。治气有煎药抹胸背法，治肿胀有用甘遂等末满铺脐腹法，可推。蓄血多治少腹，古方有煎紫苏汤、当归红花汤摩法。火衰治对脐。补益多在脐下，古方治中暍者用热汤熨气海固元气，治虚寒症有玉抱肚法（方见文中），治痼冷症有摊膏贴脐下气海、关元法，诚以脐下为生命之原也。又肝肾病多治脐下。妇人经病及儿枕痛多治脐下，盖冲为血海、任主胞胎也）。其或兼有肿痛之病，于患处用之，可以消肿定痛（即经熨寒痹法也。若内伤重者，仍当以药熨其胸腹）。自仲景一百十三方、金匮方，与诸家所传方，及危氏五世家传得效方（方载《宝鉴》），无不可照方而用，亦无不可撮一、两味而用（如文中香附擦背，柴胡擦背，桂枝浸拓，黄连浸拓，以及芫花、石膏、皮硝、吴萸、附子等熨法，皆从古汤头中抽出一味也，此即主药也。或用二、三味同），并可于经验方中选单方而用（《宝鉴》及《纲目》所载单方不少，今人亦有刊送经验单方，其方不过一、二味，药贱易得，贫人最相宜）。凡疑难之症，可以自抒其见，不至恐失人情而成坐视（如感症热邪入里，土燥水枯，仲景用承气等攻下以存阴。后贤恐误下邪陷，或下多亡阴，改用滋阴补水之法，以始终照顾津液为主。津液既充，不必攻而宿物自润下矣，诚知本之治也。但阴虚而邪盛者，势不能遽进四物、六味以滞其膈。外治则攻下与滋补并行，一无隔碍。盖所以攻补者，皆是气而非味也。至于欲下之时，更以膏药前后护其心，正气不动，亦无亡阴内陷之弊。此人力之所能主持者也。又按温症一门，有由春夏时口鼻受者。叶天士云：初起用辛凉轻剂，挟风加牛子、薄荷，挟湿加滑石之类是也。吴鞠通本此著《温症[3]条辨》，更为分明，人多宗之。

有由冬伤于寒与冬不藏精，伏邪至春夏始发者，在阳分则易疗，在阴分则难疗。若阴阳两邪同发，与伤寒两感，太阳与少阴俱病，头痛口干，烦满而渴之例，纤毫不爽。喻嘉言云：治法先以麻黄、附子、细辛汗之，继以附子、黄连、黄芩、大黄下之，二剂可愈。柯韵伯亦云：桂枝汗后大渴者，即是温热猖獗，当用白虎加人参法。然温热之时用辛凉滋阴之剂，人无异义，若用麻黄、附子、人参，人必骇然。惟此症劳苦人及少年多有之，不得竟听其因循不救也。是法可以为良医添一出路，与外科汤淋火照同。诸疑难症皆视此，轻症不必言也）。

其应用膏者，或先煎抹而后贴膏，或先贴膏而再炒熨，或煎抹与炒熨并用，均无隔碍。即于二法之外，更参以嚏法、缚法、坐法、一切外治之法，亦均无隔碍。至于临症之变化，神明存乎其人，非余之所能知也（按：唐王太后中风。许荫宗用黄芪、防风浓煎汤数十斛熏之而愈。丹溪论云：中风脉沉口噤，非大补不可，若用有形汤药，缓不及事。熏以芪防，使口鼻俱受，此非智者通神之法不能回也。盖人之口通乎地，鼻通乎天，口以养阴，鼻以养阳。天主清，故鼻不受有形而受无形；地主浊，故口受有形而兼乎无形也。又按：名贤方治产妇沥浆生，用四物浓煎汤令药气满房，口鼻吸受以滋益之。又《洗冤录》载治跌压未绝者，亦用四物汤煎熏。俱从许氏推出。足见补药皆能外治。丹溪之论固为精微，而《洗冤录》所载断非虚假。倘遇此等症，必欲拘定内服，其能乎？尊亲之大，尤当求其万全无弊，或熏之不应，亦须更为设法，岂遂循例可幸无罪？内治有穷，外治无穷，惟智者为之）。

总之，医之难在不能见脏腑。而人之敢于为医者，正恃此皆不见脏腑。然孟浪酬塞，欺人欺己，于心终有不自安者（乡村贫士无业可为，借医糊口，时有误失，未尝不自歉也，惜无善术耳。外治自是一门）。余非不慕高医之“一剂知、二剂已”也。而自问聪明才力万不及前人，阅历愈深胆愈小，不得不遁而出。此所谓画虎不成，不若刻鹄者也，又所谓与为牛后，不若为鸡口者也。自任如此，故教人亦遂如此也。惟是治分内外，而读书明理则一（古重儒医以此）。能通其理，则辨症明白。兼知古人处方用药之意，庶几用膏薄贴，用药糁敷，用汤头煎抹炒熨，无不头头是道，应手得心，具有内外一贯之妙。否则依样画葫芦，病药不相对，或且相反，误人匪浅，岂惟暗中折禄，吾惧其辱也！而或归咎于法之不善，法岂受咎哉？医之理甚高妙，而出之以平正；医之理极深微，而出之以明显。当其用心，人不能知（用心，即审症用药，如《骈文》注廷绍用楮实姜豆之类。伤寒传经，不皆始于太阳，有径犯阳明者，有八、九日而仍在表，有二、三日已传里，有不由表而直中里者，当审脉症施治。伤寒初感，只宜姜、葱、苏叶散之，勿遽用麻、桂、升麻，引入阳明胃经，助胃中邪火，致燥结狂谵发斑；亦勿遽用芩、栀、牛子、石膏，引入阴经，致呕吐泻痢。又无积滞，勿轻消导，引邪入内。伤寒头痛身热便是阳症，不可用热药。盖伤寒六经内太阴病头不痛身不热，少阴病有发热而无头痛，厥阴病有头痛而无发热也。伤寒当直攻毒气，不可补益。盖邪在经络，补之则毒气流藏多杀人。中风邪在经络未入藏府者，亦当遵《金匮》导引吐纳针灸膏摩之法，不可补益，使九窍闭塞。伤寒不思食，为邪在胃，不可温脾胃。伤寒腹痛亦有热症，不可例用温药。仲景云：痛甚加大黄。乃知惟身冷厥逆者方是阴症。伤寒自利当察阴阳，不可例用温药及止涩药。盖自利惟身不热手足温者属太阴，身冷四逆者属少阴、厥阴，其余身热下利皆是阳症。伤寒手足厥冷当辨阴阳，古云用理中试之，阳厥便热，阴厥不热，此须斟酌。伤寒阴症、阳症当分真假。伤寒阳毒、阴毒与阳症、阴症别，盖毒入阳经为阳，入阴经为阴。仲景用解毒之品，而阳毒反投蜀椒，阴毒反去蜀椒，是宜参悟。此举伤寒为例耳。诸症皆有六经表、里、寒、热、虚、实、宜、忌、可、不可之辨，并有相沿旧说而须自具慧眼者，悉照此类推，幸毋粗忽），及其取效，人所共见，是良医也。吾愿学者，亦勉为外治之良医而已。至于

医之行道以谋生也，人人皆有谋生之心，我但行我之道，不必问人之道。吾《骈文》意在补前贤内治之所不及，非以内治为不然也。即此书亦为中材不能内治者传其法，非禁内治之能者也。太史公曰：儒老相绌。魏文帝曰：文人相轻。医亦有然，不可效也。

又寄璘书论针灸按摩法。经文外取注云：针灸按摩也。今之烧针、灼艾、推拿（乡村人谓之抹）本此。然针灸禁忌太多且嫌。《炮烙入门》云：针但能泻实，如虚损、危病、久病俱不宜用，盖无古人以自己精神消息也。艾灸只宜于阴寒症，若伤寒、热病、头面诸阳之会，胸膈二火之地，及阴虚有火者俱不宜用（风痹用桑枝烧熏名桑枝针，痨瘵用大蒜擦脊梁名水灸。前人已有变通之法）。推拿多系粗工，殊不可恃。余谓炒熨煎抹之法，实足以代三法，而看症用药精切简便，较三法尤善。再能体会经文，察其阴阳，审其虚实，推而纳之（补也），动而伸之（泻也），随而济之（补也），迎而夺之（泻也），泄其邪气，养其精气之意，疾徐轻重，运手法于炒熨煎抹之中，以药力到为候，无不效者。唐有按摩生专为一科。今外科亦有热汤淋洗，神火照法，不惜工夫。为人治病，何不可仿而行也（女医亦可学以治女）？其部位当分十二经，如伤寒邪在太阳膀胱，用羌、防（太阳经药）擦背（背两旁为太阳经。若径犯阳明，用葛根擦胸。里症、阴症，看症治），疟（少阳肝积，亦有六经形症）用柴胡（少阳经药）擦背（两旁太阳经，中央督脉经。风府疟所会，大推[4]至尾骨，疟所上下）。十二经各有部位。又募穴在前，俞穴在后，督脉行背，任脉行腹，冲脉起于脐下，带脉横围于腰，均照此推（部穴皆见《骈文》）。其余则就患处治之可也。如欲学针灸按摩，宜从吾说。

又与璘书论老人、产妇、小儿治法。老人气血两衰，不能胜药。如火亏用附、桂、吴萸，则燥热伤阴；火旺用犀、地、石膏，则寒凉伤胃。又食物停积，不可用硝、黄以削元气。虽目前或效，而日后变生他病，卒致不救，其根实由于此（《南史》：徐文伯治范云伤寒云：发汗便愈，但一年后不起。即此理）。外治亦平和，缪仲纯（前明高医）治老人食冷不化，有生姜、紫苏煎浓汤揉胸腹法，药寻常而其效甚速，宜推用。妇人积冷痛经，与子宫冷者，皆艰生育，忌热药种子（生子多殇）。痛用延胡、当归、萸、椒等炒熨，冷用蛇床子煎汤频洗，安胎葱敷至妙。难产用蛮法，死者最惨，余催生膏甚效（无膏用文中龟壳散代之）。又《济阴纲目》载一妇严冬难产，血冷凝滞，用红花煎浓汤棉蘸盒之，并以器盛汤，又暖又淋，久而生一男子。又一妇难产，下体已冷，用椒、橙、吴萸煎汁，如上法淋洗遂产，可以为法。产后症有葱熏、姜擦、醋喷、黑豆蒸熨诸方皆稳，宜推用。小儿纯阳之体，不受暖药，且脏腑未坚，并不受诸药（古云用祛风药反生风，用化痰药反生痰是也）。文中儿初生有鸡蛋清擦法，风寒有疏表等法，急惊有蜂蜜擦法，痘症（王晋三云：痘症流通气血清凉败毒是常，补益辛热是变）有麻油擦法、葱荽熏法、柳枝浴法、酒鸡敷法，宜推用。数法不独行医，凡居家均宜知之。

又与璘书论脏病腑病治法及饮食治法。膏药治脏腑均妙者，盖见病则治，不走迂途，中病即止，亦无贻患，经所谓适其所是也（无过不及为适其所）。尝有心病神不归舍者，医用黄连鸡子汤及补心丹等不效，余以膏贴之（即《准绳》牛心方加减），而外越之神自敛。又有心病不寐者，医用心肾汤等不效，余以膏贴之（即《千金》龟板方加减），而阴气复即瞑。诚以服药须从胃入，再由胃分布，散而不聚，不若膏药之扼要也。又有肾消者，医用赵献可八味丸方而火升；又有少阴气厥舌喑者，医用河间地黄饮子方而痰塞。余治二症，即以二方膏贴脐下，颇有效。诚以服药须由上焦而达下焦，不若膏药之径捷，且能引火，亦可镇风，一法两用也。此非余之师心自用也。经曰：脏病止而不移，其病不离其处。膏之贴法，实从此悟出。若腑病，经曰：上下行流，居处无常。用膏逼之，则在上者自移于下。如陷胸、承气皆可分用，结胸能开。以此加以炒熨、煎抹、盘旋、摩荡，尤能催之使速通，是在善用者。饮食治法，如发散用姜、

葱、韭、蒜，热用椒、茴，凉用瓜、蔗、梨、藕，补用莲、芡、柿、栗、枣、杏、便浸鲫鳗、猪腰、白肺、老鸭、乌鸡、羊肝、牛乳，以及盐、油、糖、蜜、酒、醋、茶水、糕粥之类，古皆疗疾，特有忌者须慎耳。

又与璘书论先贤外治用药，均有意在略举数方以待推用。如治头风，盐摩疾上，所以清邪，加白附子者，是用劫药之法也。治头痛，瓜蒂嗤鼻，嗤鼻取嚏所以治表，取脑中黄水，是治里之法也。治白带，矾石丸导法，用杏仁从大肠升气于肺，而肺气乃下行，此以升为降之法也。热结便闭，胆汁蜜煎导法，是润以下之之法也。治肾水挟脚气凌心，矾石汤浸足，矾石能却水，此涩以收之之法也。治水肿，用麻黄、羌活、苍术、柴胡、苏梗、荆芥、防风、牛子、忍冬、柳枝、葱白煎浴取汗，此开鬼门之法也。消河饼、铺脐药饼，此洁净府之法也。中风口眼㖞斜乃经络之病，用生瓜蒌汁和大麦面为饼炙热熨心头，此治本之法也。阴寒多属肾经，附子烧酒浸透贴足心，俟腹中有声则风寒散矣，寒从足心入，此亦治本之法也。卒死，葱白捣纳鼻孔及肛门，气通即愈，此通阳之法也。大病虚脱本是阴虚，用艾灸丹田者，此补阳而阳生阴长之法也。少阴病得之一、二日，口中和背恶寒者，服汤后即用灸法，此见微知著内外夹攻之法也。大凡外治用药，皆本内治之理，而其中有巧妙处，则法为之也。兹不具载，能者自可引伸。

又与同人析外治之疑义，并引经明用药与膏之法。诸君皆言医有仁心，死者其人之命，固也。然此只可谓良医用药不谬者言耳。譬如治狱，审断既明，求其生而不得，我与死者两无憾也。若审断不明，或更滥刑致毙（乱用药与滥刑无异），是枉杀无辜也。死者能无冤乎？我亦岂能无罪乎（喻嘉言《医门法律》历言医之罪，所以警门人也）？庸工捡方治病，自问无他，而用药不当，杀人无形（杀人不必在峻药也，即和平之药亦能因循致人于死）。虽亦有治愈之人，而功不抵罪。其终也，往往有自己误药者，有为他医误药者，报复之理甚可惧也。余学医二十年所以专用膏药，而不敢妄行处汤者，诚有鉴于此尔。

大抵医之得失，全在看症用药，而内治用药，往往有不能自主者，历来医家多不肯言耳。何则？五藏各有其所苦（如肝苦急，急食酸以收之；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之类，详见经文），亦各有其所欲（如心欲软，急食盐以软之，用盐补之，甘泻之；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用苦补之，盐泻之之类）。五味入胃，苦入心，辛入肺，甘入脾，酸入肝，盐入肾（又五味所走，辛走气，盐走血，苦走骨，甘走肉，酸走筋），此不过据药之性言耳。用药者斟酌乎药之可与不可与，亦不过据药之性言耳。而究竟药之能到与否，不可必也。加以引药似可到矣，而或上或下或左或右，能恰当其位、能中病与否、能不犯无故否，不可必也（升麻引上，牛膝引下，桔梗载药浮中，三承气分三焦，此用药之法也。然治上者岂能禁其不入于下？治下者岂能使之不经于上？又桂枝、桑枝达四肢者也，然治左者未必竟肯走左，治右者未必竟肯走右，引药亦不过以意度之耳。若误用引邪，如足太阳症误用葛根，领邪传入阳明，手太阴症误用犀角，领邪径犯心君。又如误用升麻治痢而邪提于上焦，误用牛膝治产而瘀降于两腿，其害甚大。又女科载有催生方内用附子牛膝，云附子先令儿转身向上，牛膝再使儿翻身向下。此说尤恐腹中未必答应。又痘症用人参、鹿茸者，往往亦提毒于胸，用大黄、石膏者，每开灰白陷下之门。甚矣，用药之难也）。即能当其位、能中其病矣，能不犯无故矣，而分量之轻重多寡，或过或不及，不可必也（不及则留邪，过则伤正，然不及尚可增，过则难减也。亦有先则不及，而后又过者）。热药性急（如用附子而发狂者），凉药性缓，攻药性速（如用硝黄而泻不止者），补药性迟要皆由胃分布，有入口而即见分晓者，有三日五日而不见分晓者，必待性发而始知其误与不误也（有本不误而性未发，疑其无效，易药服之而反误者；有初已误而性未发，信其有效，再三服之而大误者；有医多

药杂性有所制而不及发，无由辨其误者；又有病家夙服他药，他药性发，疑是此药之误而莫能辨其误者。其有主人执定一见不喜说错，与医家自以为是而不肯认错者，不在此例）。不误则病退，误则病进，或病外增病，非其本病，所谓误治之症是也。岂无不误者，然误者常多也。《周官》尚有失三失四之文，仲景亦有误汗误下之戒，奈何今人乃以为无误乎？知其误而救之，其先入之药不能去，能救与否不可必也。幸而得解，以药攻药元气受削，迁延时日为累甚深。或更值天时人事之有乖。邪凑其虚，复生他变，卒致不救者有之。若夫服药太多，精气内伤不见于外，至于气增而久，脏有偏绝（见《内经》），以致暴夭者（或忽患急病，或原病斗然加重，皆谓之暴），并无由救也（如味过于酸，肝气以津，脾气乃绝之类。木旺则克土也，五脏类推。又如多食辛令人夭，辛药太散故也。又常服苦参、黄连，反能生热。又常服附子、人参，热在阳分者，其害易见；热在阴分者，似为无害，必至熬干津液而后已。前人屡以为戒，非无故也。又如吐血症服参者多难愈，服凉药者卒至败脾胃而死。今人信药不思其弊，良可叹也。其有藉药以纵欲者，更无话说）。一人生死，关系一家，倘有失手，悔恨何及？虽汤药不能尽废，然人死要难再生，医者、病家均宜慎之。

医之《内经》，犹儒之《六经》也。其书博奥精深，统贯三才，通达万变（纪文达语），所以斡旋气运，调剂群生（汪讱庵语），参赞之道，于是乎在。《易》之阴阳，《范》之五行，《月令》之四时一也。吾儒讲求天人性命之理者，莫不于是经探索焉。然欲为内治，则苦于不见脏腑，明其理不克措诸事。虽竭其指别目察之能（《内经》：滑涩浮沉可以指别，五色微诊可以目察，能合色脉可以万全。喻嘉言曰：色者目所见，脉者手所持，而合之于非目非手之间，总以灵心为质。又曰：善诊者，察脉按色，先别阴阳，审清浊，而知部分；视喘息，听音声，而知所苦；观权衡规矩，而知病所主[5]；按尺寸观浮沉滑涩，而知病所生。是由色脉以参合于视息听声，相时而求病所生之高下中外，精矣微矣。又"问"是四诊之一，亦不可少。徐灵胎曰：诊脉大要，胃气为本，得者生，失者死。次推天运之顺逆，如春宜弦夏宜洪也。次审脏气之生克，如脾畏弦肺畏洪也。次辨病脉之从违，如外感寒热宜洪数忌细弱，内伤脱血宜静细忌洪大也。此皆《内经》《难经》言之明白详尽，脉之可凭者也。脉之变迁无定，焉能一诊而即知为何病？皆推测偶中，以此欺人也。陈修园曰：此是实话，医所不肯说者。按脉在内，色在外，明晦枯润，较脉更显然呈露。喻嘉言、李士材所论皆精。愚谓水镜《麻衣相法》尤为色诊秘传。古有禅师望人形色而知病所在，能决死生断寿夭，又能知其家之病。当时诧为神奇，不知此即从脏腑六亲部位推出也），而腑肺不语，是非得失终鲜决断（仲景之圣，其审症用药犹有多少迟回审顾者，盖决断之难也）。其天资之高者，不免师心以自用，毫厘之差，时有千里之谬。其性情之拘谨者，又束手而不敢为。此通儒与良医不能合一，而圣经无人阐发，徒坐视斯民之夭枉，而不能救为可惜也。

外治非谓能见脏腑也，然病之所在，各有其位，各有其名，各有其形。位者阴阳之定也，名者异同之判也，形者凶吉之兆也。位不能移也，名不能假也，形不能掩也。此即脏腑之告我者也。外也皆内也（如咳嗽肿胀见症，皆分别五脏六腑是也），按其位，循其名，核其形。就病以治病，皮肤隔而毛窍通，不见脏腑恰直达脏腑也。初时，即见有未真，皮肤之小试，可于脏腑无伤。精熟之后，如疱丁之解牛，宜僚之弄丸。技也，无非道矣。苟明乎天人性命之旨，讵不有无穷之妙用也乎（如东垣普济消毒饮，在当时实为挽回造化神方）？

余开此一门，专为吾党中有心此事者设。立法于无弊，聪明才力，任自为之，造化在手，似乎实奇，上承先圣，下拯斯民，有重赖焉。此固不必为外人道也（前人论医当博极群书，求贤圣之意旨，明造化之会归。愚谓欲阐发阴阳造化之理，惟外治能达其所见，内治非有隔垣而见之技不能神也。太史公《扁鹊传》故为此诡辞，正言后

人之无此也。外治一法有功无过，不独寒士可以谋生，即文人修心亦莫善于此）。

有讥外治为诡道以欺世者，不知其道即近在人耳目前也。人生惟饮食属内耳，其余有益于身者，无非身外物也。夏之箑，冬之裘，不在外者乎？暑则卧簟，寒则围炉，不在外者乎？而热者以凉，冷者以暖，随四时而更变，因是得免于病。不独此也，诸阳聚于头，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其血气皆上于面，而走空窍。面属阳明胃，晨起擦面，非徒为光泽也，和血气而升阳益胃也（此理甚微，人寿以此。又胃不和，则睡不安，故擦面能治不睡）。洗眼，滋脏腑之精华，以除障也。漱齿，坚骨以防蠹也。梳发，疏风散火也（发者血余。古方中热心烦大汗不止者，以冷水浸发，伤寒中风无汗者，以热汤浸发，盖心主血而汗者血之所化也。同气相求，一有汗，一无汗，一冷一热，妙用可参）。饭后摩腹，助脾运免积滞也（神仙起居注法即如此）。临卧濯足，三阴皆起于足，指寒又从足心入，濯之所以温阴而却寒也（以上数法，皆治病于无形者也）。痛则手揉，痒则爪搔（抓能搔痒，从火化也。又能破血，故烧灰吹喉蛾立破），唾可抹毒，溺可疗伤（人犬咬及刑伤者，皆用之。又尿脐能救暍死，尿面能救中恶死，其用甚多），近取诸身甚便也，何尝必须服药乎？七情之病也，看花解闷，听曲消愁，有胜于服药者矣。人无日不在外治调摄之中，特习焉不察耳。谚曰：看不见遮一层（谓眼镜），走不动拖一根（谓拐杖）。无理之言中有妙理，老人有疾，亦不恃药饵也。又谚曰：瓜熟蒂落。妇人胎产，始终不服药者多。至小儿断乳、种痘，只传外治（牛痘亦是外治），不闻古有内服之方，时贤亦未有言内服者。如以外治为不然，胡不出一内服之方乎？又《洗冤录》所载五绝救法，大都外治，起死回生，有功匪浅。盖服药者至此技亦穷矣。夫绝症可以外治法救，未绝者更易救也。倘医家能以其法推之，而体察于人情物理，于无法之中别生妙法，则治诸症莫不可起死回生，岂非人心之所大快也哉！又何嫌于诡道以欺世乎（仓公治产后血厥用瓜蒂、藜芦、雄黄、明矾嚏鼻。扁鹊治产晕用生半夏裹塞鼻，治子肠不收用磨刀水润之，口含磁石。《灵枢》治呃用刺鼻法，又用惊吓法，此皆上古所传救急方也。仲景推之，因有瓜蒂散方。又鼻衄不止者，嗽冥水以惊吓之。前圣后圣，有作有述也。《洗冤录》所载皂角半夏嚏鼻，苇管吹耳，炒盐熨胸，凉水嗽背等法，亦从此出。至救溺死人令伏牛背或铁锅上，口含竹筷，旋转出水，及用壁土草灰收水之法尤为奇妙。此亦不过从人情物理上体会得来，所谓意也。《集验方》治缢死用香油抹老鹅嘴，插入肛门，一、二时即活。又治中鬼恶死，缚豚枕之立活，皆奇法也。又暴死者用醋炭熏即醒。李士材曰：中风卒倒，灌姜汤反使痰涎凝结，不如用醋炭熏。此盖阅历而知者也。医法无穷，外治一门有异人传授者尤为奇验，好事者宜收辑之。外科急症亦有简便方，如绛囊治疔，走黄用松香、栗子同嚼烂，以渣敷之即愈。此种亦不可不知）？

或又谓外治非前贤所尚，其法多有未备者。不知医本无定法，为外治者但于病之所从入与其所注，次第分明，识其下手之处（如下文治肺者，皮毛、中焦、大肠、背，皆是下手处也）。前贤相传之法，吾固可遵而行之；前人不传之法，吾亦可变而通之也。

经曰：风寒与百病之始生也，必先于皮毛。邪中之则腠理开，开则入于络脉（支而横者为络，如肺经列缺穴，横行大肠经者是也）。络脉满则注于经脉，经脉满则入客于脏腑。善治者治皮毛，次肌肤，次筋脉，次六腑，次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肺主皮毛者也，皮毛者肺之合也（五脏皆有合，病久而不去者，内舍于其合也。如皮痹不已，内舍于肺。骨痹舍贤，筋痹舍肝，脉痹舍心，肌痹舍脾亦然）。伤寒初起，邪客于皮毛，头痛发热无汗而喘者，古用麻黄汤，治皮毛也。所以发散肺经火郁，使之达于皮毛也。又按肺脉起中焦络大肠。肺系属背，凡皮毛病皆入肺，而自背得之尤速。然则用麻黄汤内服，何妨用麻黄汤抹背，或抹中焦兼抹背为径捷而得力？李士材香附擦背，其意即如此。此一法也。风寒入肺皆令人咳。肺既络大肠，又与大肠为表里，肺

咳不已，往往大肠受之。若照东垣脏腑咳之药例，煎抹中焦，而更用导法，从魄门入大肠升气于肺，表里可兼治。仲景治白带（肺气不利者），矾石丸导法即如此。此亦一法也。脏腑咳皆宜，非止治风寒也。

又太阳为六经之首，主皮肤。伤寒初起，邪在太阳（心位亦曰膀胱），古用羌活汤，所以解太阳之表也。背为心、肺、膀胱经所属，邪中于背故脊强。然则以羌活汤内服，亦不若以羌活汤擦背。此又一法也。若热在膀胱口渴尿赤者，即用五苓散敷小腹；太阳以膀胱为里，膀胱在小腹之内也。此又一法也。心营肺卫，其治背一也。太阳与少阴同行身后，背又属少阴。仲景少阴表症有麻黄附子细辛汤，可照麻黄汤例煎抹也。此又一法也。仲景少阴病口中和，背恶寒者，当炙之附子汤主之（附子炮二枚，白术四两，芍药、茯苓各三两，党参二两，分两可酌减用）。则治里症之阳虚阴盛者也，如以附子汤擦背，亦能使阴气流行而为阳，此又一法也。太阳少阴交病者，亦同此法也。

五脏之系咸在于背，脏腑十二俞皆在背，其穴并可入邪，故脏腑病皆可治背（如某病炙某俞是也，擦法不必拘）。前与合募俞亦相应，故心腹之病皆可兼治背。言背而心腹不必言也。他如留饮令背冷，伏饮令背痛，乃饮之由胸隔而深藏于背者。背为胸之腑也。未至于背则治胸，既至于背，倘必令还反胸膈，始得趋胃趋肠而顺下（喻嘉言说），岂不费手？治背极妙。又如疟疾是少阳病，胁为少阳之枢，脊背为疟上下之道路，则用柴胡汤煎抹胁与背，亦胜于以柴胡汤内服。此又法之可推者也。伤寒往来寒热与疟疾同，水结胸症与停饮同，并可仿用。

熟于《内经》经络（《内经》刺法，皆按其所过之经以调之），而又融会乎先贤内治处方用药之理，以之外治皮毛、肌肤、筋脉、五脏六腑，随处皆有神解。一法即千万法之所生也，是在善悟者。

自古治病莫重于伤寒，亦莫难于伤寒。治伤寒者必统三阳、三阴、五脏、六腑之所受病（经文统脏腑言，可见并不专传足也），视寒、热、虚、实，行汗、吐、下、和、解、温、补诸法。能治伤寒，则中风，热病与杂病莫不可知。仲景伤寒杂症合为一书者此也（柯韵伯曰：仲景《伤寒杂病论》为百病立法，非只为伤害言也。其中以六方为主，诸方从而加减之。凡汗剂皆本桂枝，吐剂皆本栀豉，攻剂皆本承气，和剂皆本柴胡，寒剂皆本泻心，温剂皆本四逆也）。而其原实出于经。经文内者内治，外者外治，汗之下之言汗、下也。又曰：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汪注：如布桃枝煎汤液以蒸浴。汗难出者，每用此法也。柯云：邪入肌肉已伤形者，仲景用桂枝汤）；其在皮者，汗而发之（柯云：邪在皮毛未伤形者，仲景用麻黄汤）；其剽悍者，按而收之（汪云：谓按摩收引也）；其实者，散而泻之（汪云：谓表实者散之，而里实者则兼泻之也。柯云：仲景大青龙于麻、桂中加石膏以泻火是也）。皆汗也。其高者因而越之，吐也（柯云：仲景栀豉汤、瓜蒂散是也）。其下者引而竭之（汪云：利大小便也。柯云：仲景之大小承气、调胃、抵当下也，猪苓、真武利也），中满者写之于内（汪云：谓实满者以下药泻之，虚满者补之，即所以泻之也），血实宜决之（决，行也。按仲景之桃仁、承气是也），皆下也。气虚宜掣引之（汪云：合上句导实济虚也。柯云：仲景方阳气虚加人参于附子、吴萸中以引阳，阴气虚加人参于白虎、泻心中以引阴是也），则济虚也。此不易之法也。不言和、解、温、补，而一则曰可汗而已，一则曰可泄而已，其不可汗不可泄宜从他法，治者要可推也（如少阳症禁汗下者，仲景以柴胡汤主之，乃和解也。少阴病背恶寒者，灸之附子汤主之。柯云：此伤寒温补第一方也）。

内者内治，外者外治，非有诸内者不形诸外也，非外者不能内治（外症皆当求之于内），内者不能外治也（内症亦可外治）。经有张鼻泄之、蒸浴、按摩之法（上见），仲景亦有火熏、土瓜根胆蜜导之法也。学仲景者未尝不用其外治之方也。是外治固可行也。唐宋以下诸贤，其所传外治方亦俱在也。骈文辑伤寒外治之方，于汗、吐、下、

和、温备矣。知熏蒸淫洗之能汗（文中紫苏熏头面，香附擦背等方是也），凡病之宜发表者（皮肤闭而为热者，并宜汗），皆可以此法，用清药（辛凉解肌）或温药（如麻黄、羌活、防风、葱白等煎浴，可汗。或用仲景麻黄、桂枝等药不拘）汗之也。知熨敷揉熨之能下（文中生姜㕮结胸，紫苏摩蓄血等方是也），凡病之宜通里者（胸满腹坚实大便秘者，并宜下。如喉症便秘者宜通大便，反胃膈症便秘者亦宜通大便，血溢血泄一切蓄妄者宜通大便，肿胀大小便秘者宜利小便通大便之类。凡欲通者仿此推），皆可以此法，用寒药（如用皮硝装磁碟内，纸垫覆脐上，布扎可以取下。或用三承气药料不拘）或热药（治积有以巴豆糁者，有以附子、大黄敷者可推）下之也。吐法，则用取嚏之法最善（嚏即吐也。子和治痰用瓜蒂、防风各三两，藜芦一两，酸汁煎服取吐者，可以研末搐鼻得嚏。而痰亦自出。凡上脘停食窒闷疼痛欲吐不得吐者，皆可取嚏松之。又有欲吐而于法禁吐者，或人虚不可吐者，取嚏最妙。又有绞肠痧霍乱转筋及转胞小便不通当探吐提气者，取嚏尤妙。凡欲吐者仿此）。外治者此三法，而更参以和解温补二法于其中，何症之不可治哉？在临症时消息之而已。

余治病以膏为主，膏之外有嚏、坐、熨、抹、缚五法（缚与罨脐同，碗覆之再布扎，力大而可久），亦从经文推出，所以辅膏者也。嚏即经言气出于脑也（《经》曰：气出于脑即不邪干。注云：嚏也，张鼻泄之使邪从外出也。按邪在皮毛则嚏，故嚏可以散表。又阳气和利满于心出于鼻而为嚏，故嚏亦可和里），上之也（上病上治），又因其轻而扬之也（轻清在上为天。鼻受天气风、寒、暑、湿、燥、热也。雾露之邪为清邪，从鼻而入于阳，可以嚏出之。扬，发扬，散也），又高者因而越之也（越出上窍也，吐也。嚏兼汗、吐。头位至高，心、肺位亦高。胃上脘即心位，阳明表症皆心病，凡此诸症均宜取嚏。但得气透，不必出物也。四句是嚏之义）。坐即经言可导而下也（仲景导法本此。《纲目》导药名坐药。妇人通经暖子宫，亦本此），下之也（下病下治。坐，有垫、有浸、有熏、有纳，药分润、燥、凉、温，皆从下治），又因其重而减之也（重浊在下为地。口受地气糜、焦、香、腥、腐也。水土之邪为浊邪，从口而入于阴，可以坐出之。减者，衰其半也），又下者引而竭之也（竭，尽也。四句是坐之义）。炒熨、煎抹与缚，即经之炙巾（一作摩之）、渍水（一作浴之）也，曰熨曰浴曰按也（《经》云：风寒客于人，可汤药，可熨，可浴，可按，可刺，可灸）；又薄之（轻则渐磨）劫之（重则劫夺）也，开之发之也（开腠理而发表）；又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也（《经》曰：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又曰：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又曰：血气者喜温而恶寒，寒则泣而不流，温则消而去之。此调中法，炒、煎皆温也）；又因其衰而彰之也（正气偏衰，济而彰之，此扶正法）；又中满者，写之于内，实者泻之，虚者补之也（此攻实补虚两法。八句是熨抹之义）。外治之总纲，实外治之活法也，无乎不包，亦无乎不举者也。用者惟当分三部约六经，察五郁六郁，升降清浊，以和阴阳。并参古针灸法，以知上下左右前后之所取，则无往而不应也。

所谓分三部者何也？人一身有上、中、下三部，而皆以气为贯，上焦心、肺居之，中焦脾、胃居之，下焦肝（胆附于肝）、肾、大小肠、膀胱居之（三焦是脏腑空处，丙火之原，水谷之道路）。宗气积于上焦（宗气积于胸中，出喉咙，贯心脉，而行呼吸。宗气，大气也，行中焦生营，行下焦生卫，与营、卫分为三隧），营气出于中焦（谷气入胃，泌别糟粕下行，蒸腾津液上行，化精微而为血），卫气出于下焦（下焦浊气下行为二便，其清气上升者为卫气，而流行于六阴六阳也。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司开阖也。心主营，肺主卫。血为阴，营于内，气为阳，卫于外。营行脉中，卫行脉外，昼夜无时或息。营王于夜，卫王于昼，营卫不和则病，不行则死。伤寒营卫同病者，风先开其腠理，寒遂入于经络也）。上焦（宗主营卫）在胃之上脘（膻中心穴，亦肺室也，一名气海），上通天气，主纳而不出。中焦在胃之中脘（脐上四寸），上通天气，下通

地气，主腐熟水谷（胃为水谷之海，脾为胃行津液者也。水停则成饮病，谷停则成积病）。下焦（泌别清浊）在脐下（一寸阴交穴。膀胱上口），下通地气，主出而不纳（亦曰主泻而不藏）。上焦如雾（如雾氤氲宜升，雾不散则喘满。上焦开发，宣五谷味，熏肤，充身，泽毛，若雾之溉，故曰气。又上焦如窍），中焦如沤（如沤之上浮宜疏，沤不利则留饮，久为中满。又中焦如编），下焦如渎（如渎之蓄泄宜决，渎不利则肿满）。嚏法泄肺者也（肺主上焦，开窍于鼻，五气入鼻，藏于心肺，嚏所以泄之，邪去则能纳也。肺主嚏，肾亦为嚏者，肾络上通肺也），可以散上焦之雾，通天气，而开布宗气以行呼吸（上焦不通，则宗气不得散布，而呼吸亦不行也）。坐法泻肾者也（肾主下焦，膀胱为腑，开窍于二阴，前利水，后利谷。坐所以泻之），可以决下焦之渎，通地气，而流行卫气以司开阖（下焦不通，则卫气亦不得流行，而开阖无所司矣）。炒熨煎抹与缚之法，理脾胃者也，可以疏中焦之沤，通天气地气，而蒸腾营气，以化精微（脾胃为后天之本，奉养莫贵于血。前人论虚劳症，营血必伤，宜建其中气，救其脾胃，为根本计。愚谓即非虚劳亦宜）。又人之一身，自纵言之，则以上、中、下为三部；自横言之，则又以在表、在里、在半表里为三部（本《内经》上下中外分为三员注）。嚏法治上者，即可以治表；坐法治下者，即可以治里；炒熨、煎抹与缚之法治中者，即可以统治表里与半表里（在表里之间。按瘟疫一证，乃温暑湿热之气，与秽恶之气相杂而成者也。从口鼻入，直行中道，流布三焦。上焦有大头、虾蟆，中焦有瓜瓤、疙瘩，下焦有绞肠、软脚等名。喻嘉言分三焦治，升之，疏之，决之，皆兼解毒。并谓此症上行极而下，下行极而上，有声嗌口烂，亦有下血如豚肝也。郑奠一分表里半表里治，而谓此症多表里分传，又必兼半表半里少阳症；或一经杂见二、三经之症，治法有表而再表，里而再里者。二说可以参用）。经曰："气有高下（上部，下部），病有远近，证有中外（表症，里症），治有轻重，适其至所。"此之谓也。数法之分三部，合高下中外而量远近轻重以为治。适至其所者亦如之。又头至胸为上焦，胸至脐为中焦，脐至足为下焦。治宜酌用其嚏之兼塞、坐之兼导、炒熨、煎抹之兼糁敷等法者，即于此数法中括之。

所谓约六经者何也？人一日间十二经脉各有起止，以处百病决死生（详见《内经》）。手三阴从脏走手（肺从中府走少商。心从极泉走少冲，心包从天池走中冲，是从藏走手也），手三阳从手走头（大肠从商阳走迎香，小肠从少泽走听宫，三焦从关冲走丝竹空，是从手走头也），足三阳从头走足（膀胱从睛明走至阴，胃从头维走厉兑，胆从瞳子髎走窍阴，是从头走足也），足三阴从足走腹（脾从隐白走大包，肾从涌泉走俞府，肝从大敦走期门，是从足走腹也）。太阳、少阴行身之后，阳明、太阴行身之前，少阴、厥阴行身之侧（伤寒先行身后，次行身前，次行身侧）。太阳头项痛腰脊强（太阳主皮肤在表，脉从巅络脑，下项，侠背抵腰，故有此见症。中项故项痛，中背故脊强。见下），阳明身热目痛鼻干不得卧（阳明主肉在表之里，脉侠鼻络目。不得卧者，胃不和也），少阳胸胁痛耳聋（少阳主胆在半表里，脉循胁络耳。三阳受病可汗。喻曰：太阳禁下，阳明禁汗利小便，少阳禁汗下利小便，此定禁也。三阴无定禁，但非胃实，仍禁下耳），太阴（阳邪传入于里）腹满嗌干（太阴脉布胃中，络嗌），少阴口燥舌干而渴（少阴脉贯肾，络肝，系舌本。邪虽传入里，皆为热症），厥阴烦满囊缩（厥阴脉循阴器，络于肺。三阴受病宜下。又经文邪中于项则下太阳，中于面则下阳明，中于颊则下少阳，其中膺背两胁，亦中其经。邪中于阴从臂胫始，自经及脏，脏气实而不能容，则邪还于腑。柯曰：三阴皆有自利症，是寒邪还腑也；三阳皆有可下症，是热邪还腑也）。太阳为开（在表，敷布阳气），仲景太阳提纲：脉浮头项强痛恶寒（柯韵伯《伤寒论注》极精，宜全读，此只撮其大意而已。柯曰：仲景六经提纲为百病立法，即足可以见手也。"三阳脉俱浮，俱头痛，六经受寒俱各恶寒，惟头项强痛是太阳所独。

盖太阳为诸阳主气，头为诸阳之会，项又为太阳之会也。仲景治太阳症，头痛发热恶风汗出者，桂枝汤；头痛发热恶风身疼腰疼骨节疼无汗而喘者，麻黄汤。太阳为开，以麻黄汤开之，诸症悉除）。阳明为阖（在表之里，收纳阳气），仲景阳明提纲：胃家实（柯云：阳明有表有里，此以里为主。胃与肠当更实更虚，胃实是阳明病之根，故以为一经之总纲也。太阴、阳明同处中州，而太阴为开，阳明为阖，凡里症不和者，以阖病为主。不大便，非燥屎坚鞕[6]只对下利言合也。不小便不欲食亦自合。自汗盗汗，表开里合也。反无汗，内外皆合矣。要以胃实为正。阳明为阖，故以胃实言，而不及目痛鼻干等也。阳明之表有二：有初起风寒外束，微恶寒，汗出多，或无汗而喘，可以麻桂发之；有热自内达外，身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脉浮而紧，口苦咽燥，腹满而咳，栀子豉汤吐之。此为阳明解表和里之圣药。治阳明内热之表有三法：上焦栀子吐之，中焦白虎清之，下焦猪苓泄之。胃热一解，胃不实矣。治表即是治里，胃和则能阖不呕，邪去而三阴不病。如传入太阴，则腹满而吐，食不下；少阴则欲吐不吐；厥阴饥不欲食，食即吐蛔。若胃阳亡，水浆不入则死矣。然三阴亦得从阳明而下，则阳明又为三焦实邪之出路也。三承气是阳明下药。阳明以津液为主，胃实是汗出多小便利所致然。胃实是病根，亦是命根，更当以胃寒为深虑。故仲景有禁攻之说，有用导之法）。少阳为枢（在表里间，转输阳气）。仲景少阳提纲：口苦咽干目眩（柯云：少阳少阴皆半表里，少阳为阳枢，归重在半表，少阴为阴枢，归重在半里。口咽目三者，脏腑精气之总窍，与天地之气相通，非表非里，能开能合，开之则见，合之则不见，恰合为枢之象。苦干眩者，皆相火上走空窍而为病也。少阳病胸满、胸中烦、心下悸、喜呕、渴、咳，是上焦无开发之机也。腹满、心下痞鞕，不欲饮食，是中焦失转运之机也。小便不利，是下焦失决渎之机也。小柴胡汤主之。太阳少阳并病，下之成结胸。心下鞕，下利不止，水浆不入，是阳明之阖病于下，太阳之开病于上，少阳之枢机无主也）。太阴为开（至阴，敷布阴气），仲景太阴提纲：腹满时痛而吐利（柯云：太阴为开，腹痛吐利，是太阴本症从湿化也，法宜温中散寒。若以为实而下之，则开折胸中结鞕者，开折反阖也。太阴主里，然云开者，不全主里也。故太阴病脉浮者为在表，可用桂枝汤汗之；自利不渴，里有寒者，可用四逆、吴萸等温之）。厥阴为阖（阴之尽，受纳阴气），仲景厥阴提纲：气上冲心，心中疼热，饥不欲食，食即吐蛔（柯云：太阴、厥阴皆以里症为提纲，太阴主寒，厥阴主热，太阴为阴中至阴，厥阴为阴中之阳也。厥阴热症皆相火化令耳。气旺故上冲，气有余便是火，故消渴而心中疼热且饥也。肝旺则胃闭塞，故不欲食也。厥阴主阖，下之利不止者，阖折反开也。此肝乘心也。肝有乘脾者，有乘肺者。乌梅丸是厥阴主药，治蛔厥，亦主久利）。少阴为枢（肾气不充，则开阖失常，故曰枢），仲景少阴提纲：脉微细欲寐（柯曰：微细是病脉，欲寐是病情。欲寐者非真能寐也，欲寐不得寐与欲吐不得吐，皆枢机之象也。少阴口中气出，唇口燥干，鼻中涕出，此为内热。阴阳脉紧，舌上苔滑，蜷卧足冷，又是内寒。此少阴为枢，故见寒热相搏，病虽发于阴，而口舌唇鼻之半表里，恰与少阳口咽目之半表里相应也。治与少阳不同，汗、下皆勿妄用，宜神而明之。否则静以俟其七日之复。少阴病咳而呕渴心烦者，肾水不升也；下利不眠者，心火不降也。凡利水之剂，必先上升，而后下降，治以润剂，滋阴利水而生津液。斯上焦如雾而咳渴除，中焦如沤而烦呕静，下焦如渎而利亦自止矣。猪苓汤主之。按：少阴病，阴中有阳则生，无阳则死，故有正治存阴之症，亦有从权急温之症也）。凡诸病皆钤以此六经（柯云：仲景五经提纲皆指内症，惟太阳提纲为寒邪伤表立；五经提纲皆指热症，惟太阴提纲为寒邪伤里立。然太阳中暑发热而亦恶寒，太阴伤热亦腹痛而吐利，俱不离太阳主外太阴主内之定法。而六经分症皆兼伤寒杂病也明矣。盖伤寒之外，皆为杂症，病名多端，故立六经分司之；而伤寒之中最多杂病，故将伤寒杂病而合参之也）。噫法开也，在上在表者也，可以宣

发阴阳之气也（太阳、太阴皆主开，皆有汗法取嚏，所以开之）。坐法圊也，在下在里者也，可以收纳阴阳之气也（阳明用白虎、猪苓而呕自止，圊也；厥阴用乌梅丸而利自止，亦圊也。肾为胃关，故坐法可泄阳明之热也。乌梅是厥阴药，文中治泻痢有乌梅煎汤坐熏法。又古方治便血，有用乌梅、僵蚕研末醋丸塞肛门法。又治溺血，有用文蛤、乌梅捣罨脐中法。皆是收纳之意，亦从乌梅丸出，可以仿用）。炒熨、煎抹与缚之法枢也，在中兼表里者也，可以转运阴阳之气也。经曰：因于寒，欲如运枢。谓如枢转运则寒气散也。为炒熨煎抹者，无论寒热（少阳、少阴，俱兼寒热），当会此如枢之意，枢利而开圊皆得其宜矣。脐中央名神阙，两旁穴名天枢（为身上下之分），缚脐者亦须识此意（按：中寒之症，无热恶寒四肢厥逆者是也。中太阴多腹痛吐痢，不渴，理中汤；中少阴多引衣自盖，静蜷而卧，附子汤；中厥阴多指甲唇青，口吐涎沫，当归四逆汤、吴萸汤。外治即以上药料煎抹炒熨甚妙。文中萸蒸绢熨之法，统治三阴，亦可酌用。又按温热一症，有冬伤于寒者，有由冬不藏精者，亦有由春夏时口鼻受者，治与伤寒不同，法宜活变）。

所谓察五郁六郁者何也（郁者，滞而不通也。经文五郁言脏气，丹溪六郁言病气，合而观之，天运人事皆在其中矣）？百病皆生于郁（凡人气血冲和，病何由作？一有怫郁，气滞血凝，病斯生矣。外感郁也，七情郁也，痈疽亦郁也，脉见沉、伏、结、促、代皆是也）。五郁，木郁达之（景岳崖曰：达者，通达之义。木郁，风之属，藏应肝胆，结在胁肋，主在筋爪，伤在脾胃。症多呕酸。木喜调畅，当用轻扬之剂，在表疏其经，在里疏其藏。但使气得通行，均谓之达，仅以吐该之未也。喻曰：肝逆胁胀宜升发，因风飧泄亦宜举散），火郁发之（发者，越之也。火郁之病为阳为热，其藏应心，主小肠三焦，其主在脉络，其伤在阴分。凡火之结聚敛伏者，不宜蔽遏，当因其热而解之、散之、升之、扬之。如腠理外闭，邪热怫郁，则解表取汗以散之。如龙火郁甚，非苦寒降沉之剂可治，则用升浮之药佐以甘温，顺其性而从治之，汗未足以概也，药用羌活、葛根、升、柴之类。喻用升阳散火汤），土郁夺之（夺者，直取之也。湿滞则土郁，其藏应脾胃，其主在肌肉四肢，其伤在胸腹。土畏壅滞，滞在上宜吐，滞在中宜伐，滞在下宜泻，皆夺也。夺，不止于下也。喻曰：邪热入胃，或湿热作胀，湿热为痢，可酌攻下），金郁泄之（泄，疏利也。金郁之病，为敛闭，为燥塞，其藏应肺、大肠，其主在皮毛声息，其伤在气分，或解表，或利气，皆可为泄。利小便是水郁治法，与金郁无关。喻云：金为水之上源，金郁则水道闭，宜利），水郁折之（折，调制也。水之本在肾，标在肺，反克在脾，伤在阳分。水性善流，壅滞不通，宜防泛溢。折之之法，如养气可以化水，治在肺；实土可以制水，治在脾；壮火可以胜水，治在命门；自强可以帅水，治在肾；分利可以泄水，治在膀胱。凡此皆谓之折，非独抑之而已。喻用开鬼门、洁净腑二法）。经曰：调其气，过者折之，以其畏也（如木过者，当益金也），所谓泻之（如盐泻肾、辛泻肺之类）。必折其郁气，资其化源（如寒水司天，则火受郁，火失其养，则资其木也），抑其运气，扶其不胜，毋使过暴而生其疾。此经治五郁之法也。六郁，气、血、湿、火、食、痰（气郁胸满胁痛。湿郁周身关节走痛，首如物蒙，足重，遇寒便发。热郁目蒙，口干舌燥，小便赤浊。痰郁胸满，动则喘息，起卧怠惰。血郁四肢无力，能食，小便淋，大便红。食郁黄疸，鼓胀痞块。不言风寒者，郁则为热故也。然亦有属寒者。丹溪云：气郁湿滞，湿滞成火，火郁生痰，痰滞血凝，血凝食结，六者相因，理气为主。越献可专主木郁以逍遥代越鞠云：治木郁则诸郁自散。亦是一法）。又郁为积聚、癥瘕、痃癖之本（积有形，聚无形。无非食积、瘀血、痰饮而成，详见文中）。噫法，达之、发之、泄之，可以解木、火、金之郁。坐法、夺之、折之，可以解土、水之郁。炒熨、煎抹与缚之法，抑之、扶之，可以折五郁之气，而资化源（照上“火郁资木”推用。按五行有相生相制之理，故无亢害之病。五藏分配五

行，只要不是真藏之症，亦能相生相制以适于平。如火欲伤金，自有水以制之，有土以生之也。故先哲戒人勿轻服药，而惟曰“慎起居，节饮食”也。今人鲜悟此理者，用药一过，反成亢害。数法，外治较服药为稳。然调五行而适于平。此中自有精微之蕴。解郁之道不出乎此，只在人运用耳。嵩崖注极详，能包百病，药则勿拘）。六郁之病，宜行气、活血、燥湿、清火、化痰、消食、和中、健脾者，亦同此治。积聚亦同此治。若再明乎盛虚、同异、正治反治（正者，以寒治热，以热治寒。反者，以寒治热佐以热药，以热治寒佐以寒药，或寒药温用，热药凉用。外治假热症，以热药浸冷用即是），微者随之、逆之，甚者制之、从之以用药，其郁自解，何病之有？

所谓升降清浊以和阴阳者何也？凡病无非清不升，浊不降，阴阳不和之故。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水谷入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此地道卑而上行），天气下为雨（肺行下降之令，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此天道下济而光明也）。雨出地气，云出天气（天地相交，地升天降，云行雨施，化生万物。人之上下相输应亦然。脾胃不升，则津液少而干渴作；肺不降，则水道塞而肿胀生矣）。清阳出上窍（耳、目、口、鼻也。清阳不升，则上窍皆为之不灵也）浊阴出下窍（前后二阴）。清阳发腠理（阳主外），浊阴走五脏（阴主内）。清阳实四支（四支为诸阳之本），浊阴归六腑（传化五谷。以上言不病之常）。清气在下（清气反行浊道），则生飧泄（清阳下陷也）；浊气在上（浊气反行清道），则生膜胀（浊阴不降，则大便干燥，胃之湿与阴火俱在其中，而膜胀作矣。幽门通利，泄其阴火，润其燥血，生益新血，而膜胀自已。此下热之法也。又《准绳》论治胀有三法：邪从外入内而盛于中者，先治其外，后调其内；阴从下逆上而盛于中者，此血不足而火亢之证，先抑之，后调其中；阳从上降下而盛于中者，此气不足而阳陷之证，先举之，后调其中，使阴阳各归其部。经曰：宣布五阳，巨气乃平也。凡火亢而阳陷者照此推）。清气在阴，浊气在阳（阴即下，阳即上），清浊相干，命曰乱气。乱于胸中，是为大悗（音闷）。乱于心，则烦心密默，俯首静伏。乱于肺，则俯仰喘喝，按手以呼。乱于肠胃，则为霍乱（此症由中气不足，外感内伤，阳热迫于外，阴寒伏于内，使人阴阳反复，清浊相干，阳气暴升，阴气顿坠，阴阳否隔，上下奔迫）。乱于臂胫，则为四厥。乱于头，则为厥逆，头重眩仆（此阴阳清浊气之逆乱而为病者）。阴盛之极，阳不能荣，故曰关（小便不通）。阳盛之极，阴不能荣，曰格（吐逆）。阴阳不相应，病名曰关格（关格者，阳盛之极，地气不得上行，气填塞而不入，故格拒不饮食；阴盛之极，天气不得下行，血凝滞而不通，故关闭不小便。喻嘉言曰：治吐逆之格，由中而渐透于上；治不溲之关，由中而渐透于下；治格而且关，由中而渐透于上下。此亦升降法与治胀法可参）。噫法可以升清，清升而阳乃不壅于上、陷于下也，不至有降而无升也（如泻不止者）。亦可以降浊气从上而下也（如用瓜蒂、赤豆纳鼻，水自下行可推）。又上窍开，而下窍亦利也（即清阳升而浊阴自降之谓）。坐法可以降浊，浊降而阴乃不结于下、干于上也（浊阴上逆），不至有升而无降也（如吐不止者）。亦可以升清气从下而上也（如用螺蛳坐身下，而肺热由大肠以清，脱肛自上可推）。又下窍利，而上窍也开也（即浊阴降而清阳自升之谓。有大便行，而耳目诸病自愈者以此）。炒熨、煎抹与缚之法，可以升降变化，分清浊而理阴阳。营卫气通，五脏肠胃既和，而九窍皆顺（五脏不和，则九窍不通。又九窍不利，肠胃之所生也），并达于腠理（如皮肤润泽是也。风寒则为解肌也），行于四支也（如手足温和是也。阴症则回阳也）。

所谓参古针灸法，以知上下、左右、前后之所取者何也？针灸之法，上取头面胸喉，下取少腹胫足。气反者，病在上取之下（谓通其下而上病愈），病在下取之上（谓升其上而下病愈。仲景少阴病下利灸百会穴是也。盖此证阳虚当用温，而阴弱又不宜于温。温其上以升其阳，使阳不下陷以迫其阴，阴乃安静不扰而利自止。此即法也，用

古方须知其意），病在中旁取之（谓经络行于左右，针灸、熨药旁取之也）。从阳引阴，从阴引阳，以右治左，以左治右（此是济所不胜）。前有腹，后有背，腹为阴，背为阳，募在阴，俞在阳。阴病行阳治俞，阳病行阴治募（穴详文中）。督循脊（奇经八脉督、任、冲、带与阳跷、阴跷、阳维、阴维也。督脉主风寒外邪），任起胞（任与冲同起于胞中，冲为血海，任主胞胎。男子内结七疝，女子带下症聚），冲侠脐以直行（其病逆气而里急），带垂腰而横束（带脉起季胁，周围一身如束带然，其病腹满、腰溶溶如坐水中）。治督在脊（腰背强痛），治任在胞（少腹绕脐引阴中痛），治冲在脐下，治带在腰间。噫法上取也（头面胸喉），亦可上取而治下。坐法下取也（治少腹，并能到胫足），亦可下取而治上。炒熨、煎抹与缚之法中取也，亦可旁取而治中（脾胃有病，或旁取之甲胆）。左取右，而右取左；前取后，而后取前。脊胞脐腰各随其取。与针灸之取穴同一理，亦可与针灸并用（如《准绳》病机沙篆载针灸法甚备。仲景伤寒有刺风府、刺大椎、刺期门法。斯门在乳旁一寸半直下一寸半，治血结非此不可。喉症刺少商穴、委中穴。霍乱转筋刺委中穴出血。腰痛有瘀滞于下者亦治此，所谓病腰取胭也。此穴忌灸。疟疾刺十指尖，见《内经》。疒气刺十指尖并委中穴。中风中恶，合两手于中指尖灸之，详见文中。伤寒热症不宜灸。若寒中三阴及男女阴症厥逆无脉，灸脐下气海、关元，手足暖者生。阴症腹痛灸小指外侧上纹尖。暴聋用菖蒲或苍术削光插耳灸之，此借药气是一法。破伤风，胡桃壳填人粪衬槐皮覆患处灸之。衄血不止，湿纸盖囟门熨之，干即愈，此灸之变。或用线缠足小指，左孔取右，右孔取左，于小指头上灸三壮。或屈手大指就骨节上灸之，左取右，右取左。或灸项后发际两筋宛宛中三壮，即哑门穴也，可以截血路。少林涂项膏本此。可悟膏药与针灸取穴相通处。产后血衄扎中指，已见骈文。头风蒜片贴太阳即是灸法。喘嗽不止灸天突穴、肺俞穴。呃逆不止灸膻中、中脘、期门、气海。九种心痛灸大拇指。反胃男左女右灸肩井三壮，又灸膻中穴、三里穴、膏肓穴。水肿灸水分穴，在脐上一寸，此穴能分水谷，利小便。又灸中脘、神阙、用盐填脐，面作圈护住再灸。此症忌刺。黄疸变黑，烙口中黑脉，灸心俞、关元。久泻不止气脱及下利厥逆无脉者，并灸天枢、气海。霍乱转筋入腹，盐填脐中灸之，并灸大椎、中脘、气海。遗精白浊灸心俞、肾俞、关元、气海、三阴交、精宫。精宫在关元对面。疝气灸大敦穴及三阴交。妇人血崩灯火爆大敦穴，再发，仍于原处爆之。难产灸足小指外侧至阴穴即产。产后血晕不语，此血气两脱，灸眉心不若刺眉心。此穴上通脑，下通舌，而其系则连于心，刺其眉心则脑与舌皆通，而心之清气上升，瘀血自然下降矣。凡外治须知经络相通，即此可推。小儿初生灸囟门。脐风灸青筋处，筋缩可愈。急惊刺少商穴。慢惊灯火爆手足心各三次，角弓反张烧手背接腕处三次。龟背风邪入脊，灸心俞、肺俞、膈俞。按刺灸不可轻用，备法而已）。

外若点眼（眼主五脏，点法甚多，伤寒时疫皆用之。又心痛用王瓜挖空填明矾于内，挂风处，俟霜出点眼，即法也）、塞耳（疟用半夏、蛇蜕塞耳，治少阳也，可推）、握掌（掌属心，能发汗，又能清火，伤寒时疫等均有握掌发汗法。喉症初起用盐搓手心，则清火也，可推）、涂足（凡引热下行宜用之）诸法，详见文中并前略言，亦可参用。其应用膏者，则诸膏主之。

用膏之法有五：一审阴阳（阳为热，阴为寒，热多实，寒多虚）。犯贼风虚邪者阳受之（外感）。入六腑则身热不时卧，上为喘呼，清阳膏主之（凡风寒初起头痛者，皆用清阳膏，如欲发汗外加药）。食饮不节，起居不时者阴受之（内伤），阴受之，入五脏则膜满闭塞，下为飧泄，久为肠澼，金仙膏主之（凡饮食内伤皆用金仙膏，如欲攻下外加药）。阳受风气，阴受湿气（风为阳邪，湿为阴邪）。阳病者上行极而下（阳气从手上行至头，而下行至足），阴病者下行极而上（阴气从足上行至头，而下行从臂至指端）。故伤于风者，上（头）先受之，清阳膏主之。极则下行，行水膏主之。伤于湿

者，下（足）先受之，行水膏主之。极则上行（湿上甚为热），清阳膏主之。又发热恶寒者发于阳，清阳膏主之，金仙膏亦主之。无热恶寒者发于阴（阴症之阴），散阴膏主之（阳症之阴，寒邪未化热者），金仙膏亦主之。又阳盛生外热（上焦不通，腠理闭寒），清阳膏主之。阴盛生内寒，散阴膏主之。阳虚生外寒（阳虚之人无以卫外，虽不感邪亦必畏寒），扶阳膏主之。阴虚生内热（阴虚之人水不能制火，则内热自生），滋阴膏主之（又有阳虚外寒，阴盛内寒，中外皆寒者，又有阳盛外热，阴虚内热，外内皆热者，四膏可以兼用）。诸热之而寒者，取之阳（寒太过而火不生，虽用热药而寒不去，当益火之原以消阴翳），扶阳膏主之。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热太过而水不生，虽用寒药而热不去，当壮水之主以制阳光）。滋阴膏主之（按：柯氏曰：天地与人变化之用，皆不外水火二气。水为阴为寒为湿，火为阳为热为燥，天地大旱大涝皆不能生物。人生火盛则脾胃燥，水盛则脾胃湿，亦不能化物。水宜在上，火宜在下，水火相交是为既济。消渴火偏盛也，泻其火必补其水；肿满水偏盛也，泻其水必补其火。水火交而病自已矣）。

一察四时五行（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春之病根皆由于冬。尺热曰病温。肾水亏也），清阳、滋阴膏主之。春伤于风，夏生飧泄（风木克土），金仙膏主之。夏伤于暑（兼湿在内），秋必痎疟（痎，老也。一曰皆也），金仙膏主之。阳疟，清阳、滋阴膏主之；阴疟，散阴、扶阳膏主之。秋伤于湿，冬必咳嗽。热嗽，清肺膏主之；寒嗽，温肺膏主之（此伤于四时正气而为病者，若不正之气则是疫矣）。东方生风，风生木，在脏为肝，春多风木之病，清阳（风木）、清肝（藏气）、清肺（金胜木）、滋阴（水生木）膏主之。南方生热，热生火，在脏为心，夏多热火之病，清阳（散火之原）、清心（君火）、清肝（相火）、清肺（火克金）、滋阴（水胜火）膏主之。中央生湿，湿生土，在脏为脾，长夏（季夏十八日为长夏）多湿土之病（土寄旺四时，随症而变，如春则为风湿，冬则为寒湿也），清阳（风能胜湿）、行水（暑湿）、金仙（湿温）、健脾（培土）膏主之。西方生燥，燥生金，在脏为肺，秋多燥金之病，清肺（藏气）、清胃（土生金顾母）、清心（火克金）、滋阴（金生水顾子）膏主之。北方生寒，寒生水，在脏为肾，冬多寒水之病，温肺（金生水）、温胃（土胜水）、散阴（去寒）、温肾（即扶阳膏，补火）膏主之（按四时中春秋冬各行一政，惟春分后秋分前，少阳相火、少阴君火、太阴湿土三气合行其事。人在湿热暑之中，得病最多。且湿热重，预伤金、水二藏，为秋冬之病根也）。

一求病机。诸风掉眩皆属于肝（风木动摇），清肝膏主之，清阳、滋阴膏亦主之。诸气膹郁皆属于肺，清肺膏主之，金仙膏亦主之（能解金郁）。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脾不运行），健脾膏主之（培土补火），金仙、行水膏（皆利湿消肿胀）亦主之。诸寒收引皆属于肾（寒性缩急），温肾膏主之，散阴膏亦主之。诸痛痒疮皆属于心（疮疡皆属心火，火微则痒，火甚则痛），清阳、云台、行水膏（泻火解毒）并主之。按病机十九条，火居五，热居四，以风寒暑湿皆能化火化热也。刘河间本之著为《原病式》，然但言盛气实邪，未及于虚（兹不备载）。

一度病情。忧愁思虑则伤心，养心膏主之。形寒饮冷则伤肺，温肺膏主之。又悲怒气逆，上而不下则伤肝，清肝膏主之，金仙（肝伤气逆胁痛或有瘀积者）、散阴（筋疼）、滋阴膏（木旺）亦主之。饮食劳倦则伤脾，健脾膏主之。又强力入房则伤肾，水亏者滋阴膏主之，火亏者扶阳膏主之（此五脏正经自病）。

一辨病形。肝病者，《难经》曰：外症善洁、面青、善怒，内证脐左（肝位）有动气，按之牢若痛，其病胸胁满闷，淋漓、便难、转筋（肝主筋），有是者肝也，无是者非也。《素问》曰：肝病者两胁下痛引小腹（肝脉布胁肋，抵小腹），令人善怒（实则善怒）；虚则目眩眩无所见，耳无所闻（血虚），善恐，如人将捕之（魂不安。又肝虚

胆亦虚）。气逆则头痛（厥阴与督脉会于巅），耳聋不聪（肝与胆相表里。胆脉入耳中），颊肿（脉下颊里）。又肝病眦青，肝热者色苍而爪枯。清肝膏主之，清阳（疏风治头痛）、金仙（调气治胁痛）、养心（治肝虚善恐）、滋阴（壮水，治目眩耳聋。）膏亦主之。

心病者，外证面赤、口干、善笑，内证脐下有动气，其病烦心，心痛，掌中热而腕。又胸中痛，胁支满，胁下痛（少阴心别脉，厥阴心主脉，皆循胸出胁），膺背肩甲间痛，两臂内痛（心脉循臂内，小肠脉循臂绕肩，脾交肩上），虚则胸腹大，胁下与腰相引而痛（手心主脉起胸中下膈络三焦，支者循胸出胁，少阴心脉下隔络小肠，故皆引痛）。又心病舌卷短颧赤，心热者色赤而脉络溢。实者清心（治痰水）、虚者养心膏主之，肺肝脾肾膏（心通五藏）并主之。

脾病者，外证面黄、善噫、善思、善味，内证当脐有动气，其病腹胀满，食不消，体重节痛，怠惰嗜卧，四肢不收。又身重善肌肉痿（脾主肌肉，肉痿故身重），足不收，行善瘛，脚下痛（脾主四支，脉起于足）；虚则腹满肠鸣（《灵枢》云：中气不足），飧泄食不化。又脾病唇黄，脾热者色黄而肉蠕动。热者行水（利湿消满），寒者金仙（消食，治飧泄）、散阴（体重节痛）、健脾膏（补火生土，燥湿消食）并主之。

肺病者，外证面白，善嚏，悲愁不乐，欲哭，内证脐右有动气，咳喘，洒淅寒热。又喘咳逆气，肩背痛，汗出（肺主皮毛，气逆于上，则痛连肩背而汗出），尻、阴、股、膝、髀腨（音善，足肚也）、胫、足皆痛（肺为肾母，母病则子亦受邪，气逆于下，故下部皆痛）；虚则少气不能报息（气不相续。《甲乙经》曰：肺脉不及，则少气不足以息，卒遗失无度），耳聋嗌干（肺络会耳中，肾脉入肺中，循喉咙，肺虚则肾气不能上润，故耳聋嗌干）。又肺病鼻张，肺热者色白而毛败。热者清阳、清胃、清肺膏（两膏皆治咳喘逆气）主之，清肝（耳聋者）、滋阴（嗌干者）、健脾（脾肺两虚）膏亦主之。

肾病者，外证面黑，善恐，数欠，内证脐下有动气，其病逆气，小腹急痛，泄如下重，足胫寒而逆。又腹大胫肿（肾脉循足上腘，贯肝鬲），喘咳（脉入肺中）身重（骨痿，故重），寝汗出，憎风（肾属阴，阴虚，故寝而盗汗出。腠理不固，故憎风）；虚则胸中痛（肾脉注胸中），大腹、小腹痛，清厥（足冷气逆），意不乐（肾中真阳不舒）。又肾病颧与颜黑，耳焦枯，肾热者色黑而齿枯。阴虚滋阴（治盗汗等）、阳虚扶阳（治厥冷者）膏主之，行水、健脾（治水肿）、散阴（治足胫寒者）、清心、养心（交心肾）、清肝（治小腹热痛者）、清肺膏（治喘咳者）并主之。

胃病者，腹胪胀（胃中热则消谷，令人悬心善饥；胃中寒则腹胀，亦有热胀者），胃脘当心而痛，上肢两胁（胁为肝部，土反侮木），膈咽不通，食饮不下。热者清胃、寒者温胃、金仙、健脾膏并主之。

大肠病者，肠中切痛而鸣濯濯（肠中水火相激，又腹中尝鸣，气上冲胸喘，邪在大肠），冬日重感于寒即泄，当脐而痛，不能久立，与胃同候（胃脉入膝髌，下足跗，故不能久立。大肠胃同属阳明燥金。又肠中热，出黄如糜；肠中寒，肠鸣飧泄）。热者清胃、清肺，寒者金仙（脐痛）、健脾膏（皆治寒泄）并主之。

小肠病者，小腹痛，腰脊控睾（肾丸也。此即小肠气）而痛（小肠连睾，系属于脊，贯肝、肺，络心系。气盛则厥逆，上冲肠胃，熏肝。散于盲，结于脐），当耳前热，若寒甚（脉上颊入耳中，故或热或寒），若独肩上热甚（脉绕肩脾[7]及肩上）。热者行水（利小肠），寒者金仙、散阴膏并主之（二膏皆能治疝）。

三焦病者（三焦为决渎之官，水道出焉），腹气满，小腹尤坚（脉交膻中，络心包，下膈，属三焦），不得小便，窘急（水道不通。又三焦并太阳之正入络膀胱，约下焦，实则闭癃，虚则遗溺），溢则水留，即为胀（外为水肿，内作鼓胀）。行水（能利水通大小便）、金仙（利水消肿胀）膏主之，虚者健脾、散阴膏并主之。

膀胱病者（位在脐下，藏水气，化则出，然肾气足则化，不足则不化。入气不化，则水归大肠而为泄泻；出气不化，则下焦闭塞而为癃肿），小腹偏肿而痛，以手按之，即欲小便而不得（膀胱上口连于小肠，主小便），肩上热（脉循肩膊）。行水、金仙膏主之，冷结者散阴膏亦主之。

胆病者，善太息（木气不舒），口苦，呕宿汁（胆液泄则口苦，胃气逆则呕苦），心下澹澹，恐人将捕之（胆虚），嗌中吩吩然（少阳相火），数唾（胆病善呕，数唾，亦喜呕之类，胆中有邪故也）。清肝（肝、胆同治）、清胃（胃气逆者）膏主之，虚者养心膏亦主之（心、胆亦同治）。

其五脏六腑寒热相移者，宜究其本始（如肾移寒于脾，脾移热于肝，胞移热于膀胱，大肠移热于胃之类，详见经文），然后用药。其病之兼脏腑者（如咳嗽、肿胀，皆有脏腑症），则分脏腑而治之。

妇女之病，当调经期，护胎产。经曰：二阳之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女子不月。又月事不来者，胞脉闭也（胞脉者属心而络于胞中，今火上逼肺，心气不得下降，故月事不来）。清肺、养心膏主之，兼他症者，清肝、清胃、清心、滋阴、健脾、金仙、行水膏并主之。痛经，金仙膏加药（灵仙、官桂、吴萸、丁香、当归、巴霜、延胡、灵脂、没药研糁）主之。血寒经闭，通经膏主之。但不调者，通经与安胎膏各半主之。阴虚阳搏谓之崩，滋阴、固经膏主之。子宫冷者，散阴、扶阳膏主之。胎不安者，安胎膏主之。产后，卫产膏主之。

乳病，阳毒红肿热痛者，清阳膏主之。欲溃者，云台膏（加龙虎散）主之。半阴半阳核块等初起，金仙膏主之。已破，云台膏（加龙虎散）主之。阴症不红肿热痛者，散阴膏主之。如乳岩已破者，护岩膏主之（附护岩膏：党参，生黄芪、酒当归、大熟地各一两，川乌、南星各七钱，半夏、陈皮、青皮、川芎、白芍、白术、甘草、羌活、防风、乌药、香附、白芷、枳壳、灵脂、远志、菖蒲、僵蚕、蜂房、木鳖仁、白芨、白蔹、五倍、龙骨、牡蛎、延胡（醋炒）各五钱，生姜、葱白、槐、柳枝各二两，凤仙干者八钱，艾叶四钱，白芥子、花椒各三钱，麻油熬，黄丹收，入木香、官桂、乳香、没药、血竭、儿茶、血余灰末各五钱，枯矾、陈壁土各三钱，赤石脂七钱，牛皮胶二两（酒化开，乘热搅匀），外酌加糁药、敷药。

此本经文以言用膏之大法耳，其详见于后各膏中。有以古汤头方及单方熬膏者照此推。

上三条乃余之所为外治也。用药与膏之法，“骈文”及“前略言”已述大概，惟于经旨未有阐发，是但论其所当然，而不抉其所以然。嘉言先生所训，无方之书全不考究，有方之书奉为灵宝者也。何由昭“外”与“内”通贯之理乎？今特详引经文，分别以证明之，俾人知外治之学，实有根柢，道本自然，非同穿凿。神而明之，自见变化不测之妙。聪明仁爱之士，苟有志于深造者，庶可由是而尽其精微焉。时同治壬申夏四月也。

## 存济堂药局修合施送方并加药法

余为《理瀹骈文》，既明经文内外治一贯之理，复详前贤外治用药之法，所以开外治一门也。凡文人而喜医者，读吾文可知其理，并有所取法，莫不能自为方矣。方出于矩，篇中所引古方，即有未尽验者，要皆矩也。余方何足道，以局所用录存焉。

古有百草膏，杂取山上鲜草，不问芳草、毒草，并而熬膏，能治百病，乃知膏别有道，不必以汤头拘。膏包百病，如大营主将，坐镇中军，统领万队，虽有大敌，其气足以函盖。任变幻百出，终不能越其范围。糁药乃其参谋，敷药乃其环卫，点眼、塞耳以及嚏法、缚法、坐法与罨膝、扎脚之法，乃其分兵，煎抹、炒熨二法，乃其奇兵

制胜者也（二法最妙，内外治贯通在此，膏之得力亦在此。不对，则改换，可必期其效）。然此中要有将将者在（读书审症）。诸膏以清阳（代败毒、通圣用）、散阴（代五积、三痹用）、金仙（代越鞠、温白用）、行水（代五苓、八正用）四膏治症既多，亦最验，合云台（通治外症）为五大膏，局中之主膏也。更有养心、清肺、健脾、滋阴、扶阳、通经、卫产等膏助之，人病不外此矣。再加以专药，尤能应变。虽非前圣心传，而以是济人，较丸散为无弊。余与戚族共设此局，颇有仿而行者。

## 1 清 阳 膏

此膏治上焦风热及表里俱热者，凡三阳症并宜之，亦治湿在上须表散者。若湿温症，宜金仙膏。阴虚有火者，宜滋阴膏。外症拔毒提脓宜云台膏。此膏治头疼如神，风火症并效。

统治四时感冒（感冒始终皆热症，忌热药），头疼发热，或兼鼻塞咳嗽者（头疼贴两太阳穴。连脑疼者，并贴脑后第二椎下两旁风门穴，风常从此入脑。鼻塞贴鼻梁，并可卷一张塞鼻。咳嗽及内热者，贴喉下即天突穴、心口即膻中穴，或兼贴背后第三骨节即肺俞也。凡肺病俱如此贴。此邪在上焦，宜以上清散嗅鼻取嚏。上清散用薄荷三钱，川芎、白芷、细辛、雄黄、硼砂、黄芩各一钱，牙硝二钱，皂角八钱，研末，冰、麝看症再加。凡头疼、鼻塞、赤眼、牙疼、喉痹并治。可预合备用。文中亦有芎、芷塞鼻，麻黄、黄连点眼等方。又古汤头方，医书各有门类可检，如治感冒即检感冒方煎抹，兹不备载。症皆照此推）。风温（春夏伤风挟温邪者）、温症（详见吴鞠通《条辨》），头疼发热不恶寒而口渴者（渴者，热自内达外也。头疼贴两太阳，或用薄荷、黄连、牙硝糁膏贴。烦渴者兼贴胸背，或用麦冬、连翘、黄芩、葛根、竹叶、银花、甘草煎抹后贴。古方如黄连解毒、犀角地黄、白虎、竹叶石膏以及泻心、凉膈、陷胸、承气之类，均可酌用。热症用煎抹最宜，即古所谓汤以荡其邪热也。前人治热病烦渴，捣生葛汁抹胸口。此本柴葛解肌汤变为生用者也。又治热疟，用地龙三条捣烂，入生姜汁、薄荷汁、白蜜、冰片调匀涂胸口。此本危氏地龙饮改为外涂者也。凡热病俱妙。回春多有药渣敷法。节庵治热邪传里，取麸皮同盐炒熨胸腹以行药。足见外治一法，能手未尝不用，可以引申）。热病（春夏之交，阳气弛张，温盛为热，治同）、温疫（温病由天行者）、温毒（疫重为毒），风热上攻，头面腮颊耳前后肿盛，寒热交作，口干舌燥，或兼咽喉痛者（此即天行温疫、温毒也。或云冬温晚发，阳明为邪，头面尽肿，名大头瘟，即抱头火丹。少阳为邪，耳前后肿，名虾蟆瘟。又有从颐颌肿起者，名鸡鹅瘟。甚则咽喉堵塞，最恶。又腮肿酸痛者为痄腮，不酸痛者为发颐，皆热症也。治头瘟，先用上清散加冰片取嚏，咽喉痛者尤宜。文中有延胡、青黛方，亦可参用。膏糁青黛末贴肿处。或用大黄一两，姜黄、蒲黄各五钱，木香、槟榔、明雄黄、牙皂、僵蚕、马前子、川芎、白芷、牙硝各三钱，炮甲、蝉蜕各一钱，研末，醋蜜调敷。如不散而成脓者，用云台膏贴，乌龙锭敷。若崩裂出脓者，用马兰头捣汁扫之，出其热气，再贴云台膏提脓，并加乌龙锭敷。又头瘟表症重者，用荆防败毒散，或普济消毒饮煎抹胸口；里症重者，用龙虎双降散、防风通圣散，加元参、牛子煎抹胸口，或并抹背心，以清内热。痄腮，膏贴腮上。或用危氏治腮肿、口糜、喉闭碧雪丹，蒲黄、青黛、牙硝、生甘草煎抹后贴，再加赤小豆、芙蓉叶、醋同白蜜敷。或用云台膏贴，乌龙锭敷。文中亦有方可用）。又风热上攻，赤眼（肝经风热）、牙疼（肾虚，摇动不痛。痛是风、火、虫。亦有痛久变为骨槽风、口噤者。又热病后火毒留胃，有牙宣、牙疳）、耳鸣、耳聋、耳痛（皆少阳经风热。痛有干痛、脓痛）、口糜、口疮（唇、口属脾，舌属心。风热上攻，则口舌生疮）、喉闭（即痹也）、喉风（内缠、外缠）、喉蛾（单蛾、双蛾）等症（赤眼肿痛，用上清散吹鼻取嚏，膏贴两太阳。或用通治热毒加味五黄锭，黄连、黄芩、黄柏、大黄（皆生用）、黄丹（炒）各一两，薄荷、羌活、防风、生地、

当归、川芎、赤芍、皮硝各五钱，雄黄、铜绿各三钱，枯矾一钱，以牛胶五钱化水为锭，临用一锭，醋蜜磨敷眼胞上下，亦可以一锭煎水洗。此方可预合备用。或用菊花、童便洗，自尿亦可。豆腐、热鸡蛋均可罨眼上。或用槐、柳、桑、杏、冬青枝、白菊花皆连叶、枸杞根连叶各一斤，龙胆草、夏枯草各二两，水煎，入皮硝四两，白盐十二两，再熬，装瓷瓶内，每用少许和开水洗佳。并治老眼。牙疼，用上清散加冰片取嚏，并以少许糁膏贴腮上。文中有方。胃火重者，用大黄、白芷、生熟石膏擦，阴虚火炎者用元参、细辛、青白盐擦，皆勿咽。风痛，用露蜂房煎漱，亦勿咽。虫痛，用塘栖疬药咬于痛处，用麻油煎雄黄漱，亦勿咽。骨槽风用云台膏贴，分寒热酌用文中玉池散、荜茇散醋敷。牙疳，膏糁紫雪丹贴心口，或用黄连、石膏煎水抹后再贴膏。并用人乳煅人中白和冰片吹，以青黛散敷颈上。牙疳凶极者，用文中大黄、丁香、绿豆敷足心法，此毛方也。牙宣，膏贴腮上。肾热用旱莲草擦，地骨皮煎漱；胃热用大黄擦，梧桐泪研末糁。耳鸣、耳聋，膏剪半开勿断，夹耳门贴，再用龙荟锭醋磨敷耳一周。龙荟锭：用柴胡、龙胆草、黄芩、青皮、胆星、芦荟、黄连、青黛、大黄、木通、菖蒲、皂角、细辛各一两，全蝎三个，陈小粉炒黑五两，研末，以青鱼胆汁一杯，和姜汁、竹沥为锭，临用醋磨敷。并治耳痛及一切肝火。如有脓日久不干，加枯矾、雄黄、轻粉、海螵蛸末敷，脓自干。凡耳病，用药吹耳、滴耳，不如涂耳外。又耳聋，用药布包作枕睡最好，可以用大剂。口糜、口疮，膏糁黄柏、黄芩、黄连、栀子、细辛、干姜等分为末，贴胸口、脐上，名赴宴散，此《纲目》法也。或用导赤散合凉膈散煎抹胸口，以清内热再贴，并用儿茶磨金墨涂患处，以五倍子、百草霜、滑石、白螺蛳壳（煅），研末敷之。蜜炙黄柏末亦佳。凉药不效者，用黄连、炮姜末糁，初若不堪，应手即愈。溃烂不堪者，用地龙、吴萸、生面，醋涂足心止痛，亦危氏方也。毛、陆本皆云神效。虚火上行，用草乌、南星，或用附子，糁膏贴足心。治口舌牙齿咽喉青黛散，用黄连三钱，黄柏、蜜炙蒲黄各二钱，青黛、芒硝、元明粉、寒水石、儿茶、雄黄、硼砂、五倍子各一钱，漂朱砂、枯矾、铜绿、绿矾（煅）、薄荷、生甘草各五分，牛黄、冰片各三分，麝香一分，共末，临用以薄荷汤同姜汁、白蜜调敷颈上。加人中白（人乳煅过）五钱名人中白散，治同。如虚火症，宜元参、四物，阴寒症宜附子、理中，此膏此药皆不可用。风火喉闭，先用薄荷、荆芥、防风、牛子、桔梗、甘草等煎汤抹胸口，并抹颈上；再用白僵蚕二条，韭菜地下白颈老蚓一条，全蝎一个，蛇蜕皮一条，焙研细末，取三分和上清散七分，冰片一分，嗐鼻取嚏，更以少许糁膏贴喉中央，或颈两旁；另用皂角末一两，醋熬稠涂膏外。重者，以皂角醋磨紫金锭涂，关自开，有蛾亦破。一用大蒜擦颈，并塞鼻，蛾亦破。古方：或用大蒜捣烂，入轻粉，敷寸脉后手背微窝处（名经渠穴，乃肺脉所行也），过夜起泡，银针挑破，出毒水愈，并治牙疼。或并刺少商穴出血以泄毒，亦治喉珠、喉瘤。又喉闭、喉蛾溃烂，水浆不入者，用文中陆氏塞鼻丹，薄荷、细辛、巴霜、冰片末各等分，棉裹塞鼻，一时头顶冰凉，咽喉即开。愈后鼻疮并无害，以银花、甘草水洗之。《本草》巴豆注亦云：如走马痹只用麝香、巴霜塞鼻。此以热治热，热则流通之意也。或卷筒烧熏鼻亦妙。又喉风、烂喉、双单蛾急症，用许氏异功散，斑蝥（去翅，足，糯米炒黄，去米）四钱，元参八分，真血竭、乳香、没药（皆去尽油）、全蝎各六分，冰片三分，麝二分，共末，以一分糁膏贴喉外患处一边。约一、二时吊起白泡，挑破出毒水愈。又烂喉不痛者，文中有张氏刻送方。二方皆效。虚症、阴寒症另治，此膏此药皆不可用）。热实结胸（心下满硬，烦燥而渴，膏贴胸背。或用小柴胡合小陷胸汤煎抹。并治水结、痰结重者，膏上糁大黄、芒硝、甘遂、枳实末贴，并用一料以白蜜、鸡子清调敷胸腹，勿令干，结胸自下），热毒发斑（大红点发于皮肤上者为斑，小红点隐于皮肤中者为疹，疹轻斑重。先用紫草茸煎汤抹胸口，再糁少许于膏上贴心口、背心、脐上。紫草茸乃透斑之要药

也。或用消斑饮、举斑汤、凉血地黄汤、犀角大青汤等方煎抹后再贴，或只用犀角、大青、生地数味亦可。并参用文中升麻水及猪胆汁等方扫之），热症衄血、吐血、蓄血、便血、尿血（鼻衄属肺火，膏贴心口、背心，初起不必加止药。症重者，或用犀角、地黄、黄连、丹皮、侧柏叶煎抹后再贴。加川芎、香附亦可，或用薄荷、柏叶、荷叶、茜草根亦可。如衄久，或用黄芩浸水磨白芨涂山根，并用文中洪宝膏醋涂脑后连颈项，截其血路。如不止，以生地蘸陈金墨汁塞鼻，加龙骨、发灰末尤佳。兼胃热者，加清胃膏贴中脘，或用麦冬、知母、牡丹皮、生地、黄连、白芍、石膏、当归、牛膝、泽泻煎抹后贴。兼肾热者，加滋阴膏贴丹田，或用元参、知母、黄柏、龟板同四物煎抹后贴。危急者，用井水或醋浸湿纸搭囟门，以头发浸水中，又以本人发三根同黑线扎中指中一节，男左女右，并用大蒜涂两足心。文中有方。吐血属胃火，膏亦贴胸口、背心，或照衄血方用犀角地黄汤煎抹后贴，或参用清胃膏及麦冬等药。肾热者，亦照衄血用滋阴膏贴，再加药。蓄血分三部，下部蓄血者少腹硬痛，用紫苏汤煎抹，或用苏木、当归、大黄、赤芍、桃仁、灵脂、红花煎抹，再贴膏。便血，用膏贴脐上并肛门，或用川芎、当归、黄连、槐花并洗肛门再贴。尿血，膏贴小腹，或用蒲黄、旱莲草、车前子煎洗小腹再贴），热淋（先用木通煎汤抹心口、脐下，再用硝石末糁膏贴脐下，参用行水膏。古方治热淋用八正散及山栀、滑石之类，亦可酌以煎抹。若血淋痛者，用小蓟、益母草、杜牛膝、车前子、发灰之类煎抹再贴），热毒下注（肛门肿痛，照肠痔治，用山豆根或马齿苋煎洗后贴膏，或用文中坎宫锭敷。如热极脱肛，膏上糁黄芩、防风、蝉蜕末贴，并包螺蛳坐之。文中有方），热秘（先用大黄、芒硝、皂角煎抹脐腹，再用膏糁硝石末贴脐。参用文中通大便方），脚风（红肿热痛喜当风者，膏贴患处，或用许方苍术、黄柏、防己、海桐皮醋敷）。一切脏腑火症（膏贴心口、背心、当脐、小腹，再酌加药。凡治火之药，心用麦冬、黄连、生地、木通，小肠用连翘、栀子、竹叶、木通，肝用柴胡、白芍，胆用连翘、胆草，脾用生地、白芍、甘草，胃用葛根、石膏，肺用黄芩、桑皮，大肠用黄芩、大黄，肾用黄柏、知母、地骨皮，膀胱用黄柏、滑石，三焦上连翘、又黄芩、栀子，中栀子、又黄连、芍药，下地骨皮、又黄柏、大黄，心胞用麦冬、丹皮。五脏郁火，用青黛荡涤三焦，肠胃实热，用芒硝解疫毒。脏腑诸热，用芩、连、栀、柏、大黄、生甘草，或用赤豆、绿豆、黑豆。五心烦热，用羌活、柴胡、升麻、干葛。积热用紫雪丹，或糁、或敷、或煎抹，随症酌用。古方治火者，亦可照此捡取）。

大人中风热症（中风身热心烦，或便闭者，膏贴心口、背心及脐上。如热阻关窍，口不能言，或心中热者，用牛黄清心丸擦胸口后再贴。一用连翘、薄荷、黄连、黄芩、郁金、栀子、人中黄、犀角、羚角煎汤，入朱砂、牛黄抹。并治瘟邪内陷胞络神昏者。中风见症甚多，此举其一端，可类推）。小儿惊风痰热（用薄荷、防风、麦冬、胆星、黄连、归身、羚角煎抹胸背再贴膏。牙关紧闭，《本草》用杜牛膝、醋敷颈。又文中擦背、敷胸、涂足等方皆可参。又小儿一切惊症，用胆星、甘草、天麻、川连、朱砂、全蝎、僵蚕各一钱，牛黄三分，冰片半分，研末水调或薄荷汤调擦胸背。又小儿痰迷不醒，口流涎沫，手足拘挛，绛囊，有胆星丸，用陈胆星一两五钱，犀角、羚角各一两，生龙齿七钱，白芥子五钱，辰砂一钱，陈米汤丸，金箔衣。可预合备急，临用一丸擦胸背并敷脐），小儿内热（用朱砂、黄连糁膏贴心口、背心。如五心热，是食积也，参用金仙膏）。妇人热入血室（膏贴心口并期门穴，穴在两乳旁各开一寸半直下一寸半，肝穴也。或用柴胡破瘀汤，柴胡二钱，黄芩、半夏、生地、当归、赤芍各一钱，甘草五分煎抹，加桃仁、灵脂各五分亦可。并治蓄血症），妇人血结胸（胸满身黄，漱水不欲咽，或痛不可忍者，膏糁大黄末贴痛处，或用桃仁承气汤煎抹后贴。并用危氏海蛤散，海蛤粉一两，六一散二两，芒硝五钱，鸡子清调敷膏外，小肠利。而膻中血散，痛

自止。又血结胸痛连腰背，甚作擂搦者，危氏有元胡散，蒲黄、元胡、姜黄、归、芍、桂、木香、乳、没等，姜汁调敷。血得热则行。亦可与桃仁承气方参用），妇人热结血闭（用生地、当归、赤芍、桃仁、灵指、大黄、丹皮、茜草、木通煎汤洗脐下再贴膏，或用四物同凉膈散煎抹胸口并脐下再贴。如逆行者，用郁金煎汤抹胸口，加韭菜汁、牛膝更佳。郁金能治逆经）。外症痈毒红肿热痛者并治。如毒攻心，作呕不食，贴胸背可护心。患处多者，麻油调药扫之。

自来医之难难于识症，膏用通治，取巧在此。加药却不能蒙混，能者固以是见长，不能者即以是见拙。余虽开此一门，用者务必细心斟酌，毋贻笑于画蛇添足，切嘱切嘱。诸膏皆如此。

薄荷五两 荆穗四两 羌活 防风 连翘 牛蒡子 天花粉 元参 黄芩 黑山栀 大黄 朴硝各三两 生地 天冬 麦冬 知母 桑白皮 地骨皮 黄柏 川郁金 甘遂各二两 丹参 苦参 大贝母 黄连 川芎 白芷 天麻 独活 前胡 柴胡 丹皮 赤芍 当归 秦艽 紫苏 香附子 蔓荆子 干葛 升麻 藁本 细辛 桔梗 枳壳 橘红 半夏 胆南星 大青 山豆根 山慈菇 杏仁 桃仁 龙胆草 蒲黄 紫草 苦葶苈 忍冬藤 红芽大戟 芫花 白丑头 生甘草 木通 五倍子 猪苓 泽泻 车前子 瓜蒌仁 皂角 石决明 木鳖仁 蓖麻仁 白芍 生山甲 白僵蚕 蝉蜕 全蝎 犀角片各一两 羚羊角 发团各二两 西红花 白术 官桂 蛇蜕 川乌 白附子各五钱 飞滑石四两

生姜（连皮） 葱白（连须） 韭白 大蒜头各四两 槐枝（连花角） 柳枝 桑枝（皆连叶） 白菊花（连根叶） 白凤仙草（茎花子叶全用一株）各三斤 苍耳草（全） 益母草（全） 马齿苋（全）诸葛菜（全） 紫花地丁（全即小蓟） 芭蕉叶（无蕉用冬桑叶） 竹叶 桃枝（连叶） 芙蓉叶各八两 侧柏叶 九节菖蒲各二两（以上皆取鲜者，夏秋令方全，内中益母、地丁、蓉叶、凤仙等，如干者一斤用四两，半斤用二两）

两共用小磨麻油三十五斤（凡干药一斤用油三斤，鲜药一斤用油一斤零），分两起熬枯去渣，再并熬，俟油成（油宜老），仍分两起，下丹兔火，旺走丹（每净油一斤，用炒丹七两收）。再下铅粉（炒）一斤，雄黄、明矾、白硼砂、漂青黛、真轻粉、乳香、没药各一两，生石膏八两，牛胶四两（酒蒸化）（俟丹收后，搅至温温以一滴试之，不爆，方下。再搅千余遍，令匀愈多愈妙。勿炒珠，炒珠无力，且不粘也）。诸膏皆照此熬法，如油少，酌加二、三斤亦可。凡熬膏，总以不老不嫩合用为贵。

## 2 散阴膏

此膏治下焦寒湿及表里俱寒者，凡三阴症并宜之。纯虚者用扶阳膏，兼散者用此膏。此膏治风寒湿痹、跌打损伤、筋骨疼痛俱效。阴症回阳亦速。惟热药多伤肺涸阴，心是火位，不可轻贴。即寒中心脘者，亦当斟酌。寻常寒症，只须用金仙膏糁姜桂末贴。审是阴寒，方用此膏。

统治伤寒阴症（伤寒头疼发热者为阳症初起，邪在太阳膀胱经，非汗不愈。古方冬月用麻黄汤、桂枝汤，四时用羌活汤、神术散、芎芷香苏饮。文中有麻黄点眼，桂枝浸拓，羌活、苍术摊掌，川芎嗅鼻，香附擦背，紫苏熏头面等方。背即太阳经也，外内同一理推之，即用麻黄汤擦背亦可。继传少阳胆经，在半表半里，宜和解。古用柴胡、半夏，能利能汗，佐以黄芩，则能解矣。文中有柴胡擦胸背法。阳明有经有腑，在经宜清，可用黄连、石膏擦胸；在腑宜利，盖胃腑非通泄不愈，须用大黄、芒硝加枳实等敷胸腹。如有兼症、变症者，更照文中兼症、变症法治之，酌贴金仙、清阳、滋阴、行水等膏，用古汤头煎抹炒熨，此膏不可用。伤寒无热而恶寒者属阴，其症多四

肢厥冷。太阴多腹痛、吐利，不渴；少阴多引衣自盖，静蜷而卧；厥阴多指甲唇青，口吐涎沫。太阴属脾，性恶寒湿，非干姜、白术不能燥；少阴属肾，性亦恶寒，非附子不能温；厥阴属肝，藏血养筋，非当归与温中之药不能润。太阴膏贴当脐，少阴膏贴当脐并对脐，即命门穴也，厥阴膏贴当脐并脐下，乃肝之部位也。照上法以干姜、白术等糁贴，兼用一料炒热缚脐，或更用四逆汤药料（干姜、附子）炒熨背心、臂弯、膝盖等，冷处贴膏。假阳症，面赤身热，不烦而燥，饮水不入口者，膏贴脐上，再糁吴茱萸末贴足心，引热下行。此辨证分经用药法也。文中亦有方可择。诸症均照此推），寒中三阴（渐伤曰伤，卒中曰中。三阴虽同，而有缓骤之别。方书云："胃有积寒，外寒复斩关而入。肾为胃关，故中寒多在少阴肾经。"又曰："此急症也。一身受邪，难分经络，非温补不可，不急救则死。"中寒之症，初起无头疼身热，骤然恶寒战慄，面青口噤，肢体强直，或心腹痛甚，有跌倒者，用温胃膏贴心口，此膏贴脐上及对脐，或兼贴背心及两膝盖，先用生姜汁和热酒煎抹。通用吴萸蒸熨法、葱饼熨法、艾灸法，方见文中。或遵仲景太阴用附子理中汤、少阴用附子汤、厥阴用当归四逆汤煎抹，并炒熨。或遵节庵三阴寒厥用回阳救急汤，六君子加吴萸、附子、肉桂、五味子、生姜、麝香。或危氏中寒术附汤（附子、干姜、白术）加苏合香丸二方。一用麝，一用苏合丸。尤与外治相宜。凡外治用汤头法，宜照此检择，则煎抹、炒熨皆得力矣，无不效者。又中寒躁热烦渴者，不可用凉药，用附子理中，或加味理中，即附子、参、术、姜、草加吴萸、肉桂、当归、陈皮、厚朴各等分，共为粗末，浸冷水中。或煎汤俟冷后，以棉蘸抹胸口，即从治法也。更照前假阳症，用膏糁吴萸末贴足心，引热下行。凡治假症俱如此，文中亦有方。又治寒之药，如干姜温中、散表，呕恶、无汗者宜之。附子回阳，无处不到，冷汗厥逆者宜之。二味是伤寒阴症要药。他如益智补心，川乌温脾，肉蔻仁止泄，补骨脂纳气定喘，半夏祛痰，厚朴散满，肉桂行血达四肢，丁香行气定呕，吴萸、胡椒皆治阴症腹痛，生姜开郁，葱白通阳，白芥子通行经络，艾叶回垂绝之元阳，古方皆用之，可以检择。如对，一味亦能取效），三阴病深变为阴毒（其症面唇指甲青黑，心下结硬，脐腹筑痛，身如被杖，甚或昏不知人者，宜发汗膏贴脐上，再用正阳散（麻黄去节、附子炮、干姜、半夏、吴萸、大黄）炒熨，并缚脐。此方麻黄、大黄同用，汗下并行，其法甚捷），杂中寒（内伤生冷，外感风寒，头疼身热，项背拘急，肚腹胀痛，似中寒而势稍缓者，膏贴背心、脐上，用五积散发表温里，炒熨并缚脐。即当归、川芎、白芷、陈皮、苍术、厚朴、半夏、麻黄、枳壳、桔梗各一钱，干姜、桂枝、吴萸各五分，甘草三分，加姜、枣者。自汗去苍术、麻黄，冷汗加附子。此方治症甚多，可以增减。如加羌、独、柴、前治寒湿。身体重痛、腰脚酸疼加羌活、草果、柴胡、黄芩、熟地。治寒热如疟，加青皮、青木香，去麻黄。治肝虚胁痛，加羌活、独活、牛膝，去姜、桂。治经来身痛，加香附、茴香；加荆穗、伏龙肝，去麻黄，并治虚寒带下之类，皆法也），男女房劳阴症（由房事后受凉食冷而致腹绞痛者，膏贴背心、脐上、对脐及两膝盖。或糁肉桂、丁香、吴萸、附子、胡椒、麝香贴，再用吴萸、葱白、麦麸、食盐炒热熨脐并缚，或再用白芥子、黄丹、醋调面糊敷腹上并脐下。如热不可当，去药以青布沾凉水润之。或用母鸡剖胸铺喷烧酒贴脐下即愈。阴囊缩者自出，并参用文中健阳等方），阴疸（黄疸色黯身冷自汗者。膏糁附子、干姜、茵陈末贴脐上，再用一料炒熨并缚）、阴水（水肿尿涩喘急脉沉股冷，或大便滑泄者，膏贴脐上并对脐，或用平胃散合五苓炒熨。若肾虚不能行水者，用桂附八味加车前、牛膝。脾虚者用实脾散，苍术、白术、厚朴、草果、腹皮、木瓜、附子、车前子、牛膝各一钱，木香、炮姜各五分也。真火亏而土弱不能制水者，用危氏复元丹，白术、厚朴、独活、吴萸、官桂、木香、茴香、川椒、肉蔻仁、陈皮、槟榔各一钱，附子二钱，泽泻三钱，或煎抹，或炒熨并缚脐）、寒胀（腹满濡时减。吐利厥冷，属脾胃虚寒者，膏内糁干姜、

制厚朴、官桂末贴脐上。或用温胃膏、健脾膏贴胸口、脐上，此膏贴对脐。或再用古温胃汤料，附子、炮姜、厚朴、半夏、陈皮、当归、川椒各一钱炒熨。如心腹刺痛泄泻者，用顺气散药料，苍术、厚朴、青皮、陈皮、缩砂、丁香、木香、良姜、干姜、茴香各一钱，姜三片，枣一枚炒熨。二方凡脾胃虚寒之症均可用。或用丹溪中满分消汤炒熨，并缚脐）、寒泻（气虚、暴泻、冷汗、脉微，急症也，用炮姜、附子、益智仁、丁香末糁膏贴脐，并对脐加艾缚之。更用艾一斤坐身下，或并包膝盖至足心。若脾肾虚寒久泻者，膏亦如上糁贴。或用木香、大茴香、肉蔻仁、吴茱萸、破故纸、五味子炒熨。寻常感寒泄泻，贴金仙膏加官桂、车前子、白术炒熨）、寒痢（纯白色、日久有冷积者，用文中巴仁灵脂方，或巴仁黄蜡方，糁膏贴脐并对脐。或用冷积泻痢方，木香、丁香、杏霜、巴霜、百草霜、肉蔻霜、炮姜炭、木鳖仁灰糁贴。治痢用巴豆霜，本草已论之详矣，外治更善）、三阴疟（日久纯属虚寒者，用灵仙、草果、巴霜、官桂、吴萸、白胡椒、丁香末糁膏贴肺俞，再用姜敷两膝盖。此方极效，详见略言）、寒实结胸（心下硬痛无热症者，膏贴痛处，再用苍术、厚朴、陈皮、干姜、附子、枳实、皂角炒熨。如手不可近，研末以姜汁和醋敷。重者，膏上糁肉桂、巴霜、蟾酥、轻粉、麝香贴），久寒胁肋脐胀腹痛，或成气痞、血块、食积、痰癖、虫蛊之类，他药所不能推荡者（膏贴患处，再加糁敷炒熨煎抹之药。如气用青皮、木香、乌药，血用三棱、莪术、干漆，食用厚朴、枳实、槟榔、巴豆，痰用南星、半夏、礞石、瓦楞子，虫用花椒、乌梅、雷丸、黑丑之类。或用治诸积不行八仙丹，附子二钱，巴霜、皂角各一钱，丁香、木香、茴香、轻粉、朱砂各五分糁贴。此方同巴霜，行而不泻甚妙。再合上寒实结胸，蟾酥、肉桂、厚朴、枳实、干姜等药施治亦可）。阳衰，脊背腰膝冷痛（膏贴痛处，再用文中熨脊摩腰等法助之。如阴虚作痛者勿用）。风寒湿痹，一切漏肩、鹤膝、走注、历节，左瘫右痪，麻木疼痛，日久不能愈者（膏皆贴痛处，先用生姜擦后贴。或用姜、葱、凤仙草、苍耳草煎熏患处。一用黑鱼一尾，去肠杂，切块同羌活、防风、当归、桂枝、川乌、麻黄、钻地风、透骨草各五钱，木瓜酒五斤，隔水煮一周时，布蘸抹患处。如患处多者，可用此法。或贴膏后再用艾三钱，丁香五分，麝二厘，卷纸捻浸麻油燃火逼之，贫人用干桑枝浸油燃火逼之，膏力易透。或用姜葱汁同醋蒸牛胶化开，入黄丹、铅粉、乳香、没药和匀，涂弯曲不能贴膏处，可以代膏，并能止痛。文中方不少，可检用。又走注疼痛药：苍耳子散风湿，上通脑顶，下行足膝，外达皮肤；木鳖子追毒，止腰痛；南星补肝风虚，散血胜湿，治风；仙灵脾益精气，坚筋骨。治冷风劳气，四肢不红；骨碎补补骨节疼，风血积疼；五加皮坚骨益精，祛风胜湿，通肌肤瘀血，疗筋骨拘挛；五灵脂散血、和血、止痛；白胶香活血止痛；瓜儿血竭除血痛，为和血圣药；自然铜（醋煅）续筋骨，散瘀止痛；虎骨追风、健骨、定痛；白花蛇透骨搜风，皆可加用。若阴虚血弱腰膝痛用龟板，凉心泻肝、清热去风用犀角。此膏此药皆勿用）。寒疝（少腹牵引肾丸而痛，囊冷如冰者，甚则入腹冲心连腰亦痛，膏贴脐下，再用川楝子、青皮、乌药、木香、茴香、吴萸、良姜、胡芦巴、川芎同食盐炒熨，重加川乌、附子。或只用生姜、小茴、川椒、吴萸同食盐炒熨并缚之，再以一包炒热，布包夹囊下，或坐身下。如攻心者，用辟寒煎，青皮、香附、苍术、黑丑、元胡各二钱，灵脂、木香、吴萸、大茴、良姜、官桂各一钱，炒熨心腹并缚，或加牛膝、槟榔引下），寒湿脚气（膏贴三里穴，穴在膝盖下三寸，以手按膝，中指尖尽处外旁即是，属阳明胃。或并贴脚背脚心，再用川椒、陈艾装布袋踏脚下，或用姜、葱、椒、茴同麦麸和醋炒熨，并摊卧褥上熏取汗。若湿热痛，或痿，用清阳、行水、滋阴膏贴，苍、独、防己、知、柏敷）。妇人白带久不止（白带清冷稠粘，或多悲不乐，腰痛、脐下痛，或脐下冷属寒湿者，膏贴脐上并对脐，或兼两腰。再用苍术、半夏、附子、干姜、官桂、灶心土、陈壁土、贯仲、鸡冠花炒熨，并缚脐。或用本草治虚寒带下方，蛇床子、

诃子肉、五味子、山萸肉、杜仲、续断），子宫冷（属寒湿者，膏贴脐下，或用蛇床子煎汤洗后贴。文中有方）。小儿慢脾风（久泻脾气虚寒所致，症见文中，膏贴脐上、对脐。文中有方。又症科门有方，亦可参用）。并治外症阴疽、寒痰核、冻疮、跌打闪挫。

此膏力量甚大，非重症不可轻用大张，并不可轻加重药（姜葱可加）。局中常用单膏，十居其九。膏黹不过二三分，已足取效。加药所以助膏之不及，如可不加，不必妄加，太过则反为害。

生附子五两　白附子四两　生南星　生半夏　生川乌　生草乌　生麻黄（去节）　生大黄　羌活　苍术各三两　川芎　当归　姜黄　细辛　防风　甘遂　延胡　灵仙　乌药各二两　独活　灵脂　黑丑头　荆穗　三棱　莪术　藁本　赤芍　白芍　紫苏　香附子　白芷　青皮　陈皮　天麻　秦艽　枳实　厚朴　槟榔　远志肉　益智仁　杜仲　牛膝　川续断　紫荆皮　桂皮　五加皮　宣木瓜　吴茱萸　蛇床子　补骨脂　大茴　巴戟天　胡芦巴　巴豆仁　杏仁　桃仁　苏木　红花　草果　良姜　皂角　骨碎补　自然铜　刘寄奴　马鞭草　红牙大戟　商陆　芫花　防己　甘草　木鳖仁　蓖麻仁　生山甲　蜂房　全蝎　蛇蜕　荜拨　甘松　山奈　黄连　黄柏各一两　发团二两　炒蚕砂二两四钱　干地龙十条

生姜　葱白各二斤　韭白　大蒜头　桑枝　苍耳草（全）各一斤　凤仙草（全株）约二三斤　槐枝　柳枝　桃枝各八两　干姜　艾　侧柏叶各四两　炮姜　菖蒲　胡椒　川椒　白芥子各二两

两共用油三十五斤，分熬丹收。再入提净松香八两，金陀僧四两，陈壁土、赤石脂（煅）各二两，雄黄、明矾、木香、丁香、降香、制乳香、制没药、官桂、樟脑、真轻粉各一两，牛胶四两（酒蒸化，如清阳膏下法），苏合油一两搅匀。临用糁麝末贴。一方加制硫磺（如遇阴寒重症，临时酌加最稳）。

## 3　金　仙　膏

一名开郁消积膏，通治风寒暑湿气血痰食六郁五积诸症。凡中州脾胃之病，及四时外感、内伤，表里不分，寒热相杂，非一偏所能治者，并宜之。又夏时多暑温、湿温之症，偏于暑者阳邪多，宜行水膏；偏于湿者阴邪多，宜此膏。或两膏并用亦可。虚人参用健脾膏。此膏升降阴阳，流通气血，当行则行，当止则止，治寒症可加温药，治热症可加凉药，变化实无穷尽。此膏开胸膈、进饮食，化痰消痞，攻而不伤本原。治肝气胁肋痛、一切腹痛、妇人痛经、小儿虫痛俱效。疟疾、痢疾亦妙。

治外感风寒暑湿，头疼发热（用清阳膏贴两太阳，此膏贴胸口，先用生姜擦后再贴，夜间胸口有微汗即验。如欲发斑疹，亦能提出，与观音膏贴心口治闷症一理。加药之法，如伤风寒者，可用苍术、川芎、白芷、羌活、防风、紫苏、香附、菖蒲、细辛、生姜、葱白之类，或煎抹胸背，或炒熨胸背。伤暑湿者，可用苍术、厚朴、陈皮、黄连、干葛、香薷、泽泻、猪苓、车前子、葱白、生姜之类。湿温即用苍术白虎汤，如上法或煎抹、或炒熨。若兼食滞者，用行气香苏饮，苍术、羌活、川芎、香附、紫苏、陈皮、甘草煎抹炒熨。或合下内伤方用），内伤饮食（内伤有劳倦伤、饮食伤），胸膈饱闷（伤食者多餐，饮食不能运化，停于胸腹，饱闷恶食，不食，嗳气作酸，下泄臭屁。或腹痛吐泻，重则发热头痛，手按心口刺痛。此有余症，宜消导去之。膏贴胸口痛处并脐上，用莱菔子、枳实、麸皮、食盐炒熨。或用苍术、香附、厚朴、半夏、陈皮、枳壳、山楂、麦芽、神曲、莱菔子、紫苏、生姜、食盐炒熨。重加三棱、莪术、大黄、槟榔。又伤冷者，加木香、砂仁、丁香、草果，甚加附子、巴仁；伤热者，加黄芩、花粉、青黛、黄连，甚加甘遂、芒硝。又消食、消水、消酒、消气、消痞、消胀、消积、消痛有香灵丸，用香附、灵脂生熟各一两，黑丑、白丑生熟各五钱，加醋炒熨。此药行而不泄，响而不动，其功甚捷。如加川芎、灵仙、枳壳、青皮、乌药、延胡、木

香、炮甲之类亦妙。若脾虚不思饮食，食不化，食后倒饱者，用健脾膏贴胸口、脐上，再加党参、白术、甘草、半夏、陈皮、香附、木香、砂仁、益智仁、厚朴、神曲、干姜、大枣之类炒熨。若内伤发热，胃痛不食，亦贴健脾膏，用补中益气（寒加草蔻、热加栀子）炒熨。此膏皆勿用）。痰嗽（咳属肺，嗽属脾。痰嗽是脾湿生痰，膏贴胸口，用苍术、枳壳、陈皮、半夏、白术、干姜、皂角炒熨，化痰燥湿。凡治痰之药，风用川乌、草乌、白附子、半夏、南星、全蝎、僵蚕，寒用干姜、良姜、青皮、陈皮、半夏、草果、丁香，湿用苍术、半夏、厚朴、陈皮、南星、皂角、明矾、热用黄芩、黄连、知母、贝母、石膏、花粉、青黛、蛤粉，开用连翘、香附、枳实、桔梗，散用薄荷、紫苏、枳壳、橘红，降用杏仁、苏子、前胡、莱菔子、葶苈子，渗用木通、泽泻、猪苓、滑石，食积用神曲、麦芽、山楂、槟榔，酒积用黄连、干葛。又老痰，热用甘遂、礞石、瓦楞子、朴硝，寒用附子、良姜、巴仁、黑丑。痰饮用川乌、青皮、陈皮、半夏、南星、厚朴、草果、干姜、白芥子、甘遂、大戟、皂角、明矾。痰饮流注用导痰汤加木香、姜黄，或控涎丹加木鳖、官桂。痰块，寒用草乌、南星、干姜，热用大黄、五倍、牡蛎、芒硝。痰迷心窍用胆星、郁金、朱砂、明矾，痰在胁下用青皮、白芥子，痰在肠胃用大黄、枳实、竹沥、达痰丸，痰在骨节四肢用姜汁、竹沥。劫痰用轻粉，镇痰用黑锡丹，痰积变生怪病用滚痰丸加百药煎。古云："十病九痰。"以上诸药看症或糁、或煎抹、或炒熨。若肺咳用清肺膏，胃咳用清胃膏，肾咳用滋阴膏，此膏勿用）、痰喘、痰哮（呼吸急促为喘，喉中有声为哮。哮喘气壮胸满者，为实症。膏贴胸背，文中有凤仙擦背方甚妙，可仿其法用药。风寒喘宜麻黄、桂枝、紫苏、橘红、杏仁、半夏、细辛、干姜，火喘宜黄芩、桑枝、瓜蒌、花粉、枳壳、桔梗、石膏、青黛、蛤粉、元明粉，水喘宜芫花、黄芩、半夏、陈皮、黑丑、葶苈、大枣。痰喘上气宜导痰降气，用苏子、杏仁、半夏、南星、陈皮、青皮、枳实、前胡、乌药、沉香、莱菔子、生姜、大枣。有当下者，用大黄、白丑、槟榔之类，或煎抹或炒熨。又痰喘上气者，兼用白芥子、生南星糁膏贴足心。阴虚火炎喘者，宜用清肺膏贴心口、背心，滋阴膏贴脐下。虚寒喘者，宜用温肺膏贴心口、背心，健脾膏贴当脐，扶阳膏贴脐下。肾虚不纳气者，宜用扶阳膏糁故纸、茴香贴脐下。阴火逆冲，真阳暴脱，气喘痰鸣者，宜用扶阳膏糁黑锡丹贴脐下。老人喘急及短气者，宜用大补膏贴心口、脐下，此膏此药皆不可用。哮多寒包热，宜带表散，文中有麻黄白果方可炒熨。又吼气大者，膏内糁雄黄、明矾、生半夏、巴霜等分末贴）、痰饮（饮属阴邪，宜用温药。膏贴心口，加药见上。或用半夏、陈皮、苍术、白术、厚朴、干姜，合甘遂、大戟、白芥子等炒熨，虚人用六君，贴健脾膏），嘈杂、噫气、吞酸、吐酸（嘈杂，痰因火动，似饥非饥，食郁有热也。噫气，转出食气，亦郁火与湿痰也。吞酸者，水刺心也。吐酸者，吐出酸水也，湿热郁遏不得传化也。用平肝顺气保中方，苍术、白术、香附、陈皮、川芎、神曲、半夏、青皮、砂仁、麦芽、枳实、山楂、黄连、白芍、连翘、栀子、吴萸、黄芩、干姜、木香、莱菔子、生姜、竹茹之类。凡肝胃不和，气食痰热并治。如贴膏心口，以此煎抹炒熨甚效。或用苍术、陈皮、半夏、黄连、黄芩、吴萸、神曲亦可。若五更心嘈属血虚，宜四物滋阴养血，贴滋阴膏。不因饮食而常噫属气虚，宜六君子加沉香健脾调气，贴健脾膏，此膏不可用），恶心、干呕（欲吐不得吐，亦胃中有痰有热也。膏贴心口，或用芦根煎汤抹胃脘，糁黄连末贴。或用生姜、竹茹、黄芩、半夏、胆星、陈皮、栀子煎抹后贴）、噎膈、反胃（症详文中。五噎：气、食、劳、嗳、思也。五膈：忧、恚、气、食、寒也。郁积饮食不进者，用生姜汁、韭菜汁、牛乳抹胸口，膏内糁真郁金末，凤仙子末贴，再用陈米同黄土合上平肝顺气保中方药料炒熨，可以开关。或用《古方选注》治五膈方，杏仁（去皮尖）、香豉（熬曲）、干姜、吴萸、蜀椒（炒去汗）各等分研末，以蜜和丸，擦胸，日数次。或用毛养生膈气方，蜣螂一个，贝母三

钱，青黛、元明粉各二钱，木香、沉香、朱砂各一钱，牛黄五分，为末，以万年青捣汁加陈酒和团擦。此症难治，古方亦无必效者。二方一温一凉，可以应急，然必多擦为是，冀其或效。又血枯便秘者，宜养血润燥，用麦冬、生地、当归、白芍、川芎、甘草等加桃仁、麻仁、韭汁煎抹，以清胃膏贴胸，滋阴膏贴脐下。参用文中瓜蒌导法、蜜导法，猪胆汁和醋灌下部，此膏勿用。胃中虚冷者，宜用温胃膏糁丁香、砂仁、益智仁、胡椒、官桂末贴胃口，再用平胃散合理中药料炒熨。反胃暮食朝吐，朝食暮吐，酸臭不化者，乃下焦无火，用温胃膏贴胸口，扶阳膏糁附子、干姜末贴脐上并后命门穴，再用八味丸药料炒熨。参用文中噙附子方，此膏亦不可用）、翻胃（食入即翻而出，乃痰热阻膈，与反胃朝暮有定候者不同。膏贴心口，用姜汁、竹沥先抹之，或用干呕方煎抹）、呕吐（有寒有热，症详文中，与反胃、霍乱不同，膏贴心口。寒宜丁香、砂仁、藿香、陈皮、半夏、干姜糁贴，热宜黄连、葛根、白芍、黄芩、栀子、竹茹加梅煎抹。有心痛不食，呕苦水、蓝水或酸水者，肝郁也，膏贴心口，用加味逍遥散炒熨，参用清肝膏。又有时常呕吐清水者，脾热也，用白芍、甘草煎汤抹后，再用黄连糁膏贴，参用清胃膏。若久病胃虚，闻食即吐者，宜温胃膏加党参、白术、黄芪、甘草、半夏、陈皮、丁香、蔻仁炒熨，此膏不可用）、霍乱，（症详文中，上吐下泻腹痛者，名湿霍乱，湿上为风木所克，阴阳不得升降而然。渴为热，不渴为寒。然病由吐泻而出，症虽重可不死。不得吐泻者，为干霍乱，乃寒湿太甚，脾被绊而不能动，故卒痛而手足厥冷，俗名绞肠痧。中宫痞塞，病无由出，则胀闷而死矣。此症皆忌服姜汤、热汤、热酒，下喉即死。治湿霍乱，先用生姜擦胸口，膏内糁陈佛手干、明矾末贴胸口并脐上。或用藿香、陈皮、苍术、厚朴、半夏、大腹皮煎抹后贴，热加黄连，寒加姜炭，腹痛加木香、丁香、砂仁，便秘加枳壳，小便黄赤加木通俱可。暑月发热烦渴者，用黄连、香薷、厚朴、猪苓、泽泻、益元散煎抹，分消上下。或用黄金丹，或用急救定中丸，二方皆用黄连、干姜、陈皮、木香、砂仁、香附、荆穗、槟榔、麦芽、车前子之类，可以炒熨。古治霍乱云："用食盐炒熨胸背，即十分无事。"此法极妙，宜推用。冬月寒重者，或夏月受凉食冷伤重者，用盐同吴萸炒熨胸背并脐下。或理中汤白术、干姜，或大顺[8]散干姜、官桂、杏仁、甘草，合五积散苍术、白芷、厚朴、吴萸、陈皮、半夏、桔梗、枳壳等药炒熨并缚脐上。吐泻太多冷汗自出者，用温胃膏贴胸口，再用附子理中加灶心土炒熨腹。又医书一粒珠治呕吐泄泻，有雄黄、五倍各一两，枯矾五钱，葱头五个，肉桂一钱，麝香一分，捣饼贴脐，用热物熨者，乃止法也。治干霍乱须温通，亦先用生姜擦胸，以菖蒲、白蔻、丁香糁膏贴心口并脐上。寒凝腹痛甚者，用川乌、郁金、细辛、白芷、木香、降香、乌药、官桂、吴萸、白芥子等炒熨。关窍闭者，用塘栖痧药或卧龙丹，或皂角、细辛末噙鼻取嚏，用文中日月丹或人马平安散点眼，苏合丸擦胸背。无苏合丸，用瓷调粪蘸香油刮之。五脏之系咸在于背，刮之则邪气随降。不得吐者，以手探喉令吐，或多取嚏亦妙。不得泻者用厚朴汤法，以厚朴、枳实、槟榔、大黄炒熨之。转筋者，紫苏、木瓜、吴萸、茴香、延胡、白盐、醋炒熨，蚕砂亦好。文中有煮醋抹腹、大蒜涂足等方可参用。转筋入腹不忍者，以极盐盐卤煎汤抹之，并刺委中穴。转筋欲死，盐填脐中，大炷艾灸之。如冷汗脉微者，用加味理中干姜、白术、附子、吴萸、官桂、当归、厚朴、陈皮炒熨，参用温胃膏、散阴膏、扶阳膏，温中回阳为急。中恶之症，即乌痧胀，感受暑秽所致，面色黑紫，胀急疼痛，大便不通，饮热汤即死。以利肺、大肠之气为主，膏糁枳壳贴脐，再用皂角、细辛或痧药取嚏，加以挑刮之法，并用生姜捣汁，男左女右，点眼角取汗，发团蘸烧酒顺擦背脊，使之下降。一方用食盐擦胸背、手足心，见斑点则松，一切痧胀中暑霍乱并治，文中亦有中恶方。凡斑痧忌紫苏、陈皮、半夏、甘草，不可不知。麻脚痧即吊脚痧，吐泻厥逆，转筋冷汗脉微，顷刻人瘦目陷，危症也。治法与霍乱不同，盖霍乱属阳，麻脚痧属阴，霍

乱以吐泻为通，麻脚痧以吐泻为闭。宜用生姜汁擦胸背手足，再以阴痧膏贴心口、背心，扶阳膏糁附子、炮姜、肉桂、丁香、麝香末贴脐上，再用散阴膏糁制过硫黄末同枯矾等分末贴对脐命门穴。另用散阴膏二张，不加药贴两膝盖、两足心，更用醋调南星末涂足心。或用胡椒、官桂涂手足，以泻止、厥回去膏。如燥热烦渴，用萸、连、乌梅煎水稍稍抹胸口，然须细心斟酌，可用方用。此症暂用热药急救，愈后即当救阴。霍乱之症，切勿误作麻脚痧治，过用大热之药，致变轻为重），积聚、癥瘕、痃癖。痞气（症详文中，皆气血痰食为病，其实一也，古皆以治痞法治之。此与伤寒之痞气不同，然可以伤寒禽痞之法推用。如痛甚推不动，热物熨之痛稍缓为血；痛不甚，推易动，热物熨无所觉为痰。始如弹丸，以渐而大，时升时降，时隐时现者，气块也；或左或右，或上或下，漉漉有声者，痰饮也。先用生姜擦患处，膏内糁药末贴。糁药用大蒜头三两，生姜、葱白各二两，同捣烂，加白芥子、花椒、凤仙子、红蓼花子（无子用花同）、大黄、芒硝、雄黄、轻粉、明矾、陈石灰各二钱，研末和匀阴干。临用以少许糁膏上贴，并可以少许加飞面、醋调敷膏外，再用酒蒸商陆，或酒蒸三棱，或醋炒吴萸，或醋炒延胡熨之。或竟用温白丸，川乌（炮）二两半，吴萸、桔梗、柴胡、菖蒲、紫菀、黄连、炮姜、肉桂、花椒、巴豆、泽泻、皂角、厚朴各一两，为粗末炒熨。或用温白丸合木香枳壳丸，大黄、黑丑各二两，白术、半夏、南星、木香、青皮、陈皮、枳壳、枳实、三棱、莪术、麦芽、神曲、槟榔、干姜、良姜各一两，为粗末炒熨并缚。每用约取七八钱。虚人加党参，或加八珍，或加补中益气药料同用，皆法也）、黄疸（疸有五症，详文中，须分阴阳治。阳黄色明属湿热，膏糁白术、黄芩、茵陈末贴心口、脐上，参用行水膏贴脐旁天枢穴，再加苍术、厚朴、广陈皮、茵陈、黄连、黄芩、栀子、龙胆草、萆薢、车前子、泽泻、木通、寒水石、滑石之类煎抹炒熨。甚者加大黄、芒硝下之。阴黄色黯属寒湿，膏糁附子、干姜、茵陈末贴心口、脐上，参用散阴膏贴后对脐命门穴，再用苍术、厚朴、陈皮、茵陈、川芎、川乌、干姜、吴萸、青皮、姜黄、官桂、丁香、川椒、车前子、泽泻之类煎抹炒熨。甚者加附子。酒疸、谷疸属阳，女劳疸属阴，治同。瘟黄用《宝鉴》瘅疸丸，茵陈、栀子、大黄、芒硝各一两，杏仁六钱，常山、鳖甲、巴霜各四钱，豆豉二两。此方具汗吐下三法，治诸急症可用此煎抹炒熨，不独瘟黄也。文中有苦瓜蒂末嗅鼻法，南星醋脐法，药筒熏脐法，又有生姜、茵陈点眼抹身法，亦有东引桃枝煎浴法，皆可参）、浮肿（湿胜则濡泄，甚则水闭肤肿。大约先头足肿后腹大者肿，先腹大者胀。水有十，亦宜分阴阳治。阳水先肿上体，身热便闭，膏贴心口、脐上，参用行水膏贴脐两旁，加五皮饮及八正散、疏凿饮子、三花神祐丸之类，或煎抹、或炒熨并缚脐。阴水先肿下体，身冷便利，膏贴心口、脐上，参用散阴膏贴后对脐处，再加木香顺气汤及肾气丸、实脾散、复元丹药料，或煎抹、或炒熨并缚脐。轻者膏贴心口脐上，只用平胃五苓散药料煎抹炒熨，参用健脾膏可也。腰以上肿者宜汗，用麻黄、苍术、甘草、豆豉、生姜煎抹胸背；腰以下肿者宜利，用木通、车前子、椒目、黑丑、葱白煎抹胸腹。肺气喘促者，用杏仁、贝母、防己、桑白皮、萆薢、陈皮、桔梗、木通、枳壳、苏子、腹皮、生姜、大枣、花椒之类。又臂肿者，膏兼贴臂大肉上，腿肿者兼贴腿肚，脚肿者兼贴脚背，但必以一张贴心、脐，否则恐四支消而归入腹也。文中治水肿有消河饼、涂脐膏走小便，丹房奇术走大便，皆可酌用）、胀满（胀有七，寒、热、谷、水、气、血、蛊也，症详文中。朱垣云：大抵寒胀多，而热胀少。又有五藏胀六腑胀之别，观病起处与病甚处知为何部，如咳喘者肺，胁痛者肝是也。又属脾胃者饮食少，他藏则饮食如常。又在皮肤经络者，饮食亦如常。在肠胃盲[9]膜者饮食少，甚则五藏壅塞，则气促而不食，病乃危矣。凡腹胀初得是气，宜行气，久则成水，宜行水，膏皆贴心口、脐上。酌用专药，以厚朴为君，寒用吴萸、半夏、干姜、附子、官桂、黑丑之属，热用黄连、白芍、栀子、知母、枳实、

大黄之属，谷用麦芽、神曲、三棱、莪术、槟榔之属，水用苍术、防己、葶苈、甘遂、泽泻之属，气用木香、乌药、枳壳、姜黄、青皮、腹皮、莱菔子之属，血用川芎、当归、延胡、灵脂、红花、桃仁、韭菜之属，或糁膏贴、或煎抹、或炒熨。古云："下之则胀已。"此亦下法。然膏药与内服有差，不致取快一时，而反伤元气。单腹胀属脾虚肝旺，腹现青筋为木克土，难治。膏糁肉桂末贴心口、脐上，亦以厚朴为君，加党参、白术、当归、酒芍、半夏、陈皮、神曲、官桂、香附、花椒、黄连、吴萸、木瓜、腹皮、肉苁蓉、苏子、莱菔子、车前子、泽泻、青矾、红枣之属炒熨。参以健脾膏，或竟用健脾膏，兼用散阴膏，此膏不必用。东垣有通治胀满厚朴半夏汤，亦可酌用。文中亦有方。此症难治与噎膈同，初起未见真脏脉者，用此膏即不加药亦能开关，亦能消胀，特终久难免复发耳）、泄泻（多属脾湿，症见文中。膏贴胸口、脐上，再用苍术、厚朴、陈皮、泽泻、车前子、木通、飞滑石之类炒熨，或用白术五钱，车前子八钱炒熨。泻不止，用黄丹、枯矾、丁香糁膏贴，艾一斤坐在身下）、痢疾（症详文中。初起膏糁川连、吴萸、木香、砂仁末贴脐上。三日后者，糁花椒、麝香贴。通用苍术、香附、灵脂、延胡、黑丑、当归、赤芍、山楂、神曲、黄连、黄芩、吴萸、杏仁、青皮、枳壳、槟榔、羌活、川乌、皂角、车前子、炮甲各一钱，大黄二钱，为粗末，加姜、葱、莱菔子五钱，炒热分两包轮熨并缚脐，冷则换，气通自愈。噤口痢用九节菖蒲煎水抹胸口，再贴膏，并烧醋炭。热毒重者，用田螺、麝香敷脐。治痢法：腹痛宜和，芍药、陈皮；后重宜下，木香、槟榔；身重除湿，猪苓、泽泻。脓血稠粘者，以大黄、芒硝竭之；身冷自汗者，以附子、干姜温之。又治痢之药，色黑大黄，色紫地榆，色红黄芩，色淡生姜，色白官桂，色黄山楂，利气枳壳，破血桃仁，里急当归身尾，痛甚木香、栀子、鹭塘官桂、木香，通中有涩乌梅，血痢金银藤、梧桐叶、荷叶、马苋、槐花、柏叶、地榆）、疟疾（症详文中。膏贴心口、背心，先用生姜擦后贴，或加葱白煎抹。或用羌活、防风、柴胡、黄芩、青皮、川芎、白芷、细辛、半夏、知母、贝母、苍术、厚朴、灵仙、枳实、槟榔、炮甲、白芍、桂枝各用一钱，为粗末，以一半加姜、葱煎汤抹胸背取汗，一半炒热缚脐，六经皆可用。数发后无痰食积滞者，可用散阴膏截之。治疟之法，《入门》云：太阳桂枝，阳明白虎，少阳小柴胡。意甚明显。挟痰合二陈，挟食合平胃，尿涩合五苓，便秘合大柴胡。无汗干葛、苍术，有汗黄芩、白术，汗多乌梅。又气滞青皮、香附，食积神曲、麦芽、山楂、枳实，积甚三棱、莪术，瘀血桃仁、红花。夜发川芎、当归，日久常山、首乌、灵仙、槟榔。疟母鳖甲、三棱、莪术，去癖须用大戟、芫花破水之类，或糁、或煎抹、或炒熨。又寒疟用川乌、白芷、紫苏、青皮、草果、良姜、白芥子、白胡椒、官桂、吴萸、灵仙，甚加附子。热疟用柴胡、黄芩、半夏、知母、石膏、蚓泥、新汲水之类。夏月可用西瓜镇心）。

心胃气痛（有寒热、痰饮、食积、血瘀、气滞之分。膏贴痛处。热痛用柴胡、黄芩、瓜蒌、花粉、白芍、枳壳、黄连、栀子、橘红、木通、生甘草、食盐煎抹，冷痛用紫苏、香附、灵脂、延胡、姜黄、蒲黄、蓬术、当归、良姜、草果、官桂、胡椒、益智仁、吴萸、陈皮、半夏、没药、厚朴、苍术、乌药、川芎炒熨。不论气血痰食皆可用，亦可撮三、五味而用。积冷心腹痛，仿和剂抽刀散法，良姜二两，斑蝥三个同炒黑，去斑蝥，用姜糁贴。心痛彻背，背痛彻心，《金匮》有乌附方。冷热不调者，用和胃饮，萸、连、桂、芍、橘皮、香附、当归、炙草、干姜之类）。肝气胁肋痛（胁腋属肝胆，肝邪流于两胁，为诸般胁痛，亦有风寒、气滞、血瘀、食积、痰饮、冷热之别。膏贴痛处，如冷痛即用上胃气中药炒熨。古人胃病治肝，故可通用。热痛者用柴胡抑肝汤，柴胡、青皮、赤芍、丹皮、地骨皮、香附、栀子、苍术、川芎、神曲、连翘、生地、甘草煎抹。或食加平胃，痰加二陈。肝胃不和者，用上平肝顺气方亦可，并参用清肝膏。若虚，肝用滋阴膏糁木香、青皮、官桂，或糁吴萸、黄连末贴。房劳伤肾者，

宜芎、归、故纸等），腹痛（中气不行也，亦有寒热、痰饮、瘀血、食滞、虫等之别。膏贴脐上，看症用上药例中药，或糁、或煎抹炒熨。虫痛用川椒、乌梅各一两，炒熨并缚脐，当下虫。重则加雄黄、明矾、三棱、槟榔）、腰痛（有七症，详见文中。大药肾虚是本，风寒、湿热、痰饮、气滞、血瘀、闪挫是标。膏糁白术、官桂末贴痛处，再用羌活、防风、杜仲、故纸、牛膝、续断、木瓜、革薢、香附、当归、延胡、红花、半夏、陈皮、黑豆之类炒熨，参用文中摩腰方。风、寒、湿、跌打损伤，均宜散阴膏。阴虚，宜滋阴膏加桂）、小肠气痛（不全属寒者，膏贴脐下，用川楝子、小茴、乌头、栀子、盐炒熨。偏于寒者，用散阴膏）。妇人痛经（膏贴脐上，或用散阴膏中疟疾末子糁膏贴脐上，再用当归、延胡、红花、胡椒、蚕砂醋炒熨），妇人乳核（由气血凝滞成核。不红肿者，用姜葱汤洗后，膏内糁广木香贴，或再用青皮、白芍、当归、川芎、香附、半夏、南星滴，乳香、丁香、生姜炒熨。如红肿热痛者，用清阳膏加乌龙锭数），妇人产后儿枕痛（膏贴痛处，或用起枕散延胡、当归、官桂末糁膏贴。或再用此三味加川芎、蒲黄、灵脂、吴萸、红花、乳香、没药等，醋炒熨，并缚之。凡瘀血为病，皆可用此消散，血得热则行也）。小儿风寒积滞皆可用。外症如胁痈等未破者亦可用。

此膏力量亦大，非重症不可轻用大张，亦不可轻加重药。局中常用大半单膏，膏黍离不过二三分，小儿减半。若有加药，必审症明白再加，且由渐而增，不骤加也。

诸膏分别用，然亦可合并用。此非明于医理者不能，用膏药亦必读书以此。

苍术五两　上白术四两　羌活　川乌　姜黄　生半夏（姜制）　乌药　川芎　青皮　生大黄各三两　生香附　炒香附　生灵脂　炒灵脂　生延胡　炒延胡　枳实　黄连　姜制厚朴　当归　灵仙　黑丑头（半生半炒）　巴仁各二两　枯黄芩　黄蘗　生蒲黄　黑山栀　川郁金　莪术　三棱　槟榔　陈皮　山楂　麦芽　神曲　南星　白丑头　苦葶苈　苏梗　藿梗　南薄荷　草乌　独活　柴胡　前胡　细辛　白芷　荆芥穗　防风　连翘　干葛　苦桔梗　知母　大贝母　甘遂　大戟　芫花　防己　瓜蒌仁　腹皮　天花粉　赤芍　白芍　枳壳　茵陈　川楝子　木通　泽泻　车前子　猪苓　宣木瓜　皂角　苦杏仁　桃仁　苏子　益智仁　良姜　草果　吴萸　红花　木鳖仁　蓖麻仁　僵蚕　全蝎　蜈蚣　蝉蜕　生山甲　生甘草各一两　发团二两　飞滑石四两　生姜　葱白　韭白　薤白　大蒜头　红凤仙　白凤仙（全）　槐枝　柳枝　桑枝各一斤（凤仙干者或用四两）　榆枝　桃枝各八两（俱连叶）　石菖蒲　莱菔子　干姜各二两　陈佛手干　小茴　艾各一两

两共用油四十斤，分熬丹收。再入净松香、生石膏各四两，陈壁土、明矾各二两，雄黄、轻粉、砂仁、白芥子、川椒、广木香、檀香、官桂、制乳香、制没药各一两，牛胶四两（酒蒸化，如前下法）。或加苏合油，临用加沉、麝。

旧合平痧膏治霍乱者，即此膏减味。阴痧救急膏治麻脚痧者，即扶阳膏减味，故皆不存。

## 4 行水膏

此膏通利水道，治三焦肠胃湿热为病，与金仙膏相辅而行。如虚者参用健脾膏。金仙膏主纳，凡胸膈不宽，欲进饮食者，须金仙；此膏主出，凡欲宣导二腑者，须此膏。二膏不可偏废。

统治暑湿之邪（暑者，热蒸湿也。无湿则但为干热而已，非暑也。消暑在于利湿，使湿从小便降，而暑自消矣），与水停不散（停水者，饮水过多，停蓄而成也。在上，干呕，而汤水入则吐；在中，心下痞满而痛；在下，热入膀胱，小便不利。又水停心下，上于头则眩，凌心则悸，侵于肺则咳，传于胃则呕，溢于皮肤则为肿，渍于肠胃则为泄。膏分上中下贴，再加药。按病必究其所因，如水病，不知其水，见呕治呕，见咳治咳，见痞满泄泻即治痞满泄泻，袭用套头方药，似是实非，所谓粗工不识病源也。

录此以见因之不同宜审)。或为怔忡(即悸也,膏贴心口),干呕而吐(用生姜、半夏为团擦后贴),痞满而痛(贴痛处,或糁黄连、半夏末),痰饮(用控涎丹加膏内贴)、水气喘咳(用苏子、葶苈、半夏、桑皮、木通、黑丑、椒目煎抹胸口,再贴膏)、水结胸(用生姜擦后贴。或用文中凝雪汤法。或即用十枣汤煎抹后贴)、阳黄疸(贴胸胁。文中有方)、阳水肿满(贴心胁。文中有方)、热胀(贴胸胁。文中有方。或用白术、厚朴、姜黄、黄芩、黄连、枳实、半夏、知母、青皮、陈皮、木通、泽泻、桔梗、大黄、木香、砂仁煎抹后贴。或研末加麝香,以淡姜水调敷满腹。以上皆参用金仙膏)、小便黄赤(湿热重,膏贴胸胁及胁下,用麦冬、竹叶、木通煎抹胸)。或少腹满急(湿热下注,膏贴少腹),或尿涩不行(用黄芩、车前子、木通、黑山栀等利水之药煎汤洗胁下贴),或热淋(糁硝石末贴胁下,参用清阳、金仙两膏贴胸胁。二膏皆能通淋。文中亦有方),大便溏泄(湿胜也,膏贴胁上。或用金仙膏),或便秘不通(热胜也,膏贴胁上及胁两旁,即天枢穴也,或糁芒硝贴。水气重者,用枳壳、槟榔、大黄、黑丑煎抹后贴。或研末,鸡清调敷。参用文中通大便方),或肠痔(湿热下注,膏贴胁上,参用清阳膏贴肛门)。又肩背沉重,肢节疼痛(湿热相搏,膏贴背心及痛处),脚气肿痛(湿热分争,湿则肿,热则痛,膏贴胁上及痛处,再加苍柏散敷。脚气入腹冲心者,加吴萸、木瓜、槟榔、大黄、食盐炒熨并缚,或调敷腹。入肾者,目额黑,腰肿尿闭,上喘,加附子津唾调涂足心,引热下行),妇人带下(由湿热者,膏贴胁上、胁下,再酌加药)。外症湿热凝结成毒,成[10]湿热烂皮,皆可用。

上贴心口,中贴胁眼并胁两旁,下贴丹田及患处。

苍术五两　生半夏　防己　黄芩　黄柏　苦葶苈　甘遂　红芽大戟　芫花　木通各三两,生白术　龙胆草　羌活　大黄　黑丑头　芒硝　黑山栀　桑白皮　泽泻各二两　川芎　当归　赤芍　黄连　川郁金　苦参　知母　商陆　枳实　连翘　槟榔　郁李仁　大腹皮　防风　细辛　杏仁　胆南星　茵陈　白丑头　花粉　苏子　独活　青皮　广陈皮　藁本　瓜蒌仁　柴胡　地骨皮　白鲜皮　丹皮　灵仙　旋复花　生蒲黄　猪苓　牛蒡子　马兜铃　白芷　升麻　川楝子　地肤子　车前子　杜牛膝　香附子　莱菔子　土茯苓　川萆薢　生甘草　海藻　昆布　瞿麦　扁蓄　木鳖仁　蓖麻仁　干地龙　土狗　山甲各一两　发团二两　浮萍三两　延胡　厚朴　附子　乌药各五钱　龟板三两　飞滑石四两

生姜　韭白　葱白　榆白　桃枝各四两　大蒜头　杨柳枝　槐枝　桑枝各八两　苍耳草　益母草　诸葛菜　车前草　马齿苋　黄花地丁(鲜者)各一斤　凤仙草全株(干者)用二两　九节菖蒲　花椒　白芥子各一两　皂角　赤小豆各二两

两共用油三十斤,分熬丹收。再入铅粉(炒)一斤,提净松香八两,金陀僧、生石膏各四两,陈壁土、明矾、轻粉各二两,官桂、木香各一两,牛胶四两(酒蒸化,如清阳膏下法)。

如外症拔毒收水,可加黄蜡和用。又龙骨、牡蛎皆收水,亦可酌用。

## 5　清肺膏

肺属金,或受心火刑克,肝木亢害则病。又外感久则郁热,内伤久则火炎,并宜清。古方有杏胶饮,又有三鸡鸣丸,皆通治咳喘。亦有清肺汤、清金汤、贝母散、黄连、阿胶等方,此本其法。

治一切咳喘等症属肺热者(肺热者必有痰盛胸满、外哄上炎之象)。凡风热(春多风热,宜散风热)、暑热(长夏火铄金,宜清热)、燥热(秋金燥烈之气,宜清燥)、伤肺咳喘上气(上气宜苏子、杏仁、前胡、枳壳等),或酒煿过度邪火伤肺致咳喘者(用黄连、枳实、瓜蒌、青黛。膏皆贴胸口及背心,看症加药。方书云:晨咳是食积,火流肺,宜地骨皮、桑皮、知母;午前多胃火冲肺,宜知母、贝母、瓜蒌、枳实、醋煅

石膏；午后多阴虚，宜四物加麦冬、知柏、二陈；黄昏多火浮于肺，宜五倍、五味，敛而降之。风寒郁热夜咳，三拗汤加知母、黄芩。干咳无痰，火郁也，久则成痨，宜桔梗开之，再滋阴降火，或用贝母、瓜蒌、青黛、姜汁、白蜜。文中有擦颈项、擦背等方，可以仿用。口渴气逆者，用知母、贝母、天冬、麦冬、当归、枯芩、黑山栀、元参、花粉、桔梗、薄荷、沙参、甘草之属，即清顺汤也。带血加紫菀、阿胶。治火咳火喘不外此。喘当先引其痰，宜桔梗、瓜蒌、枳壳、杏仁、苏叶、前胡，热加寒水石、石膏。水喘宜苏子、葶苈。肺虚久喘，宜炙桑皮、五味、阿胶。阴虚阳无所附，而上奔者，四物倍芍药加人参、五味收之，下之则死。以上皆参用清阳膏、清胃膏、滋阴膏。一切喘咳劫药，知母、贝母各一两，巴豆十粒，同炒黄，加黄连、白矾、白芨各三钱，姜蜜丸，安膏上贴。或巴豆炒后去之，但借其气，更善。一用五味、五倍、芒硝，蜜丸安膏上贴，全可酌用），衄血（肺火参清阳膏）、消渴（上消属肺火，宜黄连、花粉、乌梅）、肺胀（咳而上气，烦躁而喘，宜敛。本草白芍治肺胀。又古方有杏仁、青黛、诃子肉，佐以海粉、半夏、香附、瓜蒌，加姜汁白蜜调者，可以擦胸背。如脉浮心下有水气，或欲作风水者，用仲景越婢加半夏汤，或小青龙加石膏汤煎抹）、肺积（在右胁咳喘名息贲，参用金仙膏）、肺痿、肺痈（心火刑肺，喘咳兼唾脓血，脉虚为痿，实为痈。虚用桑皮、知母、党参、黄芪、地骨皮、天冬、陈皮、甘草、青皮、五味、姜汁、萝卜汁、梨汁、桔梗、紫菀煎抹，实用桑皮、桔梗、瓜蒌、葶苈子、青橘皮汁、陈芥菜卤。兼贴清阳膏）、咽喉（肺系）、大肠（肺府，枳壳能利大肠）诸火症，贴喉中央（连天突穴）、胸口（膻中穴）、背后（第三骨节肺俞）、脐上（脾为肺母）、脐下（肾为肺子），或患处。

凡用加药者，须照医书审症立方之意，而以文中外治之法运之，则精切而有效。此膏所注亦可例推。

生黄芩三两　南薄荷　桑白皮　地骨皮　知母　贝母　天冬　麦冬　连翘　苏子　花粉　葶苈　芫花各二两　桔梗　橘红　郁金　香附　荆穗　枳壳　牛子　山豆根　瓜蒌　旋复花（即金沸草）　苦杏仁　川芎　白芷　马兜铃　前胡　蒲黄　防风　苏梗　青皮　胆南星　防己　射干　白前　白槟榔　白丑头　款冬花　五倍子　玄参　生地　生甘草　忍冬藤　归尾　白芍　赤芍　丹皮　木通　车前子　枳实　黄连　黄柏　黑山栀　白芨　白蔹　大黄　芒硝　木鳖仁　蓖麻仁　山甲各一两　滑石四两　生姜（连皮）　葱白各二两　冬桑叶　白菊花（连根）　槐枝　柳枝　桑枝各八两　枇杷叶四两，竹叶　柏叶　橘叶各二两　凤仙（全株）　百合　莱菔子各一两　花椒　乌梅各五钱

两共用油二十斤，分熬丹收。再入生石膏四两，青黛、海石、蛤粉、硼砂、明矾、真轻粉各一两，牛胶四两（酒蒸化，如清阳膏下法）。

## 6 温肺膏

经云：肺恶寒。又曰：形寒饮冷则伤肺。形寒，风寒外感，饮冷饮，食生冷，内伤也，皆宜温。古方易简杏子汤，治一切感风寒、伤生冷、虚劳、咯血、痰饮、停积、咳嗽者，用党参、半夏、干姜、官桂、白芍、细辛、茯苓、甘草、五味子。感冒加麻黄。又有参苏温肺汤、半夏温肺汤、星半姜桂丸等，此本其法。

治一切咳喘等症属肺寒者（肺寒多呕吐涎沫。又必有气乏表怯，冷痰如水之状。又喘嗽酒后甚者热，酒后减者寒；涎清白者寒，黄浊者热；面赤痰盛者热，面白气短者虚）。凡风寒客于肺，咳喘上气（宜九宝饮，紫苏、杏仁、麻黄、桂枝、生姜等煎抹）；或生冷伤肺，咳喘上气（宜厚朴、干姜等）；或中焦脾胃虚寒，有痰水冷气，心下汪洋嘈杂，时吐清水者（宜加味理中，半夏、陈皮、官桂、细辛、白术、干姜、五味炒熨）；或下焦无火，肾水泛上为痰，水冷金寒者（宜用八味丸料）；或肺胃两虚，气上

逆者（胃虚则气上逆，喘而不休，宜参用温胃膏）；或肺肾两虚，不纳气者（宜参用温肾固真膏）。亦治冷哮（遇冷而发）、冷痿（肺有虚寒而痿者）等症。上贴心口，中贴脐眼，下贴丹田，或并贴（文中有烧款冬、熟地吸烟法，治肺病最宜，可推用。以今吸烟法，装烟筒吸甚便）。

生半夏（姜汁现炒）三两　杏仁　苏子　炙桑皮　五味子　麻黄　细辛　干姜　陈皮　官桂　葶苈子（炒）　白蒺藜各二两　西党参　白术　苍术　黄芪　炙甘草　川芎　白芷　荆穗　独活　防风　百部　南星　当归　酒芍　桔梗　枳壳　青皮　灵仙　砂仁　沙蒺藜　旋复花　制香附　乌药　大腹皮　巴戟天　大茴香　破故纸　吴萸　荜茇　良姜　款冬花　芫花　紫菀　厚朴　黑丑　泽泻　车前子　白附子　巴豆仁　诃子肉　川乌　白芨　白蔹　皂角　木瓜　木鳖仁　蓖麻仁　炮山甲各一两

生姜　葱白　槐枝　柳枝　桑枝各四两　凤仙草（全株干者用二两），白芥子　川椒　胡椒　核桃仁（连皮）　石菖蒲　莱菔子　白果仁　大枣　乌梅　粟壳各一两

两共用油十六斤，分熬丹收。再入肉桂、丁香、木香、降香（沉香更佳）、白蔻仁各一两，牛胶四两（酒蒸化，如清阳膏下法）。

## 7　养心安神膏

木孔圣枕中丹及天王补心丹等方加味。读书、勤政劳心者，可用此养心。

治心虚有痰火不能安神者，亦治胆虚。凡老年心怯，病后神不归舍（糁朱砂、龙骨末）；又少年相火旺，心肾不交，怔忡梦遗（糁黄连、肉桂末）；亦有因惊而不能寐者（糁胆星，涂犀角），皆贴膻中穴。惟胸有湿痰梗塞者勿用（宜金仙膏）

牛心一个　牛胆一个（用小磨麻油三斤浸熬听用）　川黄连三两　大麦冬　丹参　元参　苦参　郁金　胆南星　黄芩　丹皮　天冬　生地各二两　潞党参　熟地　生黄芪　上于术　酒白芍　当归　贝母　半夏　苦桔梗　广陈皮　川芎　柏子仁　连翘　熟枣仁　钗石斛　远志肉（炒黑）　天花粉　蒲黄　金铃子　地骨皮　淮山药　五味子　枳壳　黄柏　知母　黑山栀　生甘草　木通　泽泻　车前子　红花　官桂　木鳖仁　羚羊角　镑犀角各一两　生龟板　生龙齿　生龙骨　生牡蛎各二两

生姜　竹茹　九节菖蒲各二两　槐枝　柳枝　竹叶　桑枝各八两　百合　鲜菊花（连根叶）各四两　凤仙草一株

两共用油十六斤，分熬去渣，合牛心油并熬丹收。再入寒水石、金陀僧各四两，芒硝、朱砂、青黛各二两，明矾、赤石脂、赭石（煅）各一两，牛胶四两（酒蒸化，如清阳膏下法）。

## 8　清心化痰膏

养心膏治虚火，此膏治实痰。如风痰，可与清阳膏参用。若寒痰等勿用。

统治郁痰、惊痰、热痰、燥痰、老痰、痰迷心窍、痰结胸、癫痫。又暴病多属火，怪病多属痰，亦可贴（诸痰重症，用薄荷、菖蒲捣汁，入姜汁、竹沥、白蜜调擦胸口，再糁朱砂、硼砂、青黛、芒硝、寒水石、冰片贴。若治中风痰迷，即用清阳膏中加药。如舌不能言者，另用古方解语汤煎抹亦可。痰结胸用陷胸、承气合数）。

胆南星三两　连翘　郁金　黄连　麦冬　生大黄　枳实　化橘红　苦葶苈　黄芩　朴硝各二两　大生地　元参　丹参　苦参　川芎　当归　生白芍　生蒲黄　杏仁　丹皮　苦桔梗　前胡　知母　贝母　瓜蒌　半夏　槟榔　枳壳　大戟　青皮　天麻　黑山栀　甘遂　黄柏　独活　防风　细辛　旋复花　芫花（醋炒）　木通　泽泻　车前子　生甘草　木鳖仁　蓖麻仁　皂角　山甲　干地龙　瓦楞子　羚羊角　犀角（镑）　僵蚕　全蝎各一两　滑石四两

生姜　竹茹　南薄荷　九节菖蒲各二两　柳枝　竹叶　桑枝　槐枝各八两　凤仙草（全株）　紫苏子　莱菔子各一两　白芥子五钱

两共用油十六斤，分熬丹收。再下生石膏八两，青礞石（硝煅）、金陀僧各四两，青黛、雄黄、明矾各二两，硼砂、朱砂、轻粉各一两，加牛黄清心丸一粒，滚痰丸三钱，抱胆丸五钱（抱胆丸用川郁金、天竺黄各一两，雄黄五钱，白矾三钱，以菖蒲汁调不落水、猪心血为丸，朱衣者，毛氏治癫痫痰迷方也）。

## 9 健脾膏

胃主纳，脾主消，脾主与胃行其津液者也。脾为至阴，喜升喜刚燥。太阴湿土，得阳始运。补气消食，化痰燥湿，不可偏废。脾胃为肝肾之原，心实主之，火能生土，土旺即以防水。心为脾母，补母则子旺；肝为脾贼，疏肝则脾安。脾土须丹田真火熏蒸，故曰补脾不若补肾。古有补真丸治脾阳不运，用川乌、巴戟、兔丝、苁蓉、胡芦巴、香附、花椒、鹿茸、羊腰、阳起石等味，可以为法。此膏较金仙膏多补脾温肾之药，虚寒有积，欲寓攻于补者宜之。如欲消导多者，可以此膏和金仙膏各半摊贴。又肾为先天之本，脾胃为后天之本。此膏与滋阴膏相并行，亦如六君与六味也。

治脾阳不运，饮食不化，或噎塞饱闷（脾弱），或泄痢腹痛（脾滞），或为湿痰（水谷停积）、水肿（脾虚，土不制水）、黄疸（脾湿）、鼓胀（脏寒生胀满，又胃寒亦生胀满。东垣通治胀满，半夏厚朴汤，用半夏一钱，厚朴八分，神曲六分，苏木、红花各五分，三棱、当归梢、猪苓、升麻各四分，官桂、苍术、车前子、泽泻、柴胡、陈皮、黄芩、草蔻仁、生甘草各三分，木香、青皮各二分，吴萸、黄连、干生姜各一分，桃仁三个，昆布少许，可以炒熨。或去苏木、桃仁。或虚加参、术，实加枳壳、槟榔，撞关加香附、乌药、胡椒、紫苏、丁香、沉香、砂仁、茴香、乳香之类。凡用香药须研末后加，勿同炒）、积聚（脾虚也，金仙膏有方。又《纲目》破积导饮丸，用木香、槟榔、陈皮、青皮、枳壳、莲术、三棱、半夏、神曲、麦芽、干姜、车前子、泽泻、甘草各五钱，白丑头末六钱，黄连三钱，巴豆二十粒。一方巴豆同黄连三钱炒，去巴豆不用。此方危氏取数味以消诸积聚、症块甚效，可以炒熨。又如食积，山楂、神曲、麦芽；酒积，黄连、葛花、砂仁；果菜积，官桂、丁香、麝香；鱼蟹积，紫苏、木香、生姜；面积，杏仁；茶积，川椒。均可用），小儿慢脾风（或大病或久吐泻、脾胃伤所致。纯阴泄青者，木克土也。用参、芪、术、草、酒芍、陈皮、半夏、天麻、川乌、全蝎、南星、丁香、朱砂、姜枣炒熨。肢冷加炮姜，甚加附子，手足抽搐加桂枝，参用扶阳膏）等症，皆贴胸脐（简便方：实用菜菔子炒熨，虚用糯米炒熨，皆妙）。

牛精肉一斤　牛肚四两（用小磨麻油三斤浸熬听用）　苍术四两　白术　川乌各三两（温白丸用川乌为君）　益智仁　姜半夏　南星　当归　厚朴　陈皮　乌药　姜黄　甘草（半生半炙）　枳实各二两　黄芪　党参　川芎　白芍　赤芍　羌活　香白芷　细辛　防风　香附　灵脂　苏梗　苏子　延胡索　山楂　麦芽　神曲　木瓜　青皮　槟榔　枳壳　桔梗　灵仙　腹皮　醋三棱　醋莪术　杏仁　柴胡　升麻　远志肉　吴萸　五味　草蔻仁　肉蔻仁　巴戟天　补骨脂　良姜　荜茇　大茴　红花　黄连　黄芩　大黄　甘遂　苦葶苈　红牙大戟　巴仁　黑丑头　茵陈　木通　泽泻　车前子　皂角　木鳖仁　蓖麻仁　全蝎　炮山甲　白附子　附子各一两　滑石四两

生姜　薤白　韭白　葱白　大蒜头各四两　鲜槐枝　柳枝　桑枝各八两　莱菔子　干姜　川椒各二两　石菖蒲　艾　白芥子　胡椒　佛手干各一两　凤仙草（全株）　枣七枚

两共用油二十二斤，分熬丹收。再入官桂、木香、丁香、砂仁、檀香各一两，牛胶四两（酒蒸化，如清阳膏下法）。

## 10 清胃膏

胃为水谷之海，脏腑皆禀气于胃。五谷入胃，其糟粕、津液、宗气分为三道，上焦宗气，中焦津液，下焦糟粕。大小肠出纳水谷，转输津液，而胃又为二经之总司。胃

为燥土，喜降、喜柔润，宜养津液。阳明阳土，得阴自安。腑宜通，热则秘结，用下药者，亦所以救阴而存津液也。

治胃中血不足（胃中谷气传化精微为血），燥火用事。或心烦口渴，或呕吐黄水（黄水属热，清水属寒），或噎食不下（血干），或食下吐出（皆是骨槁），或消谷善饥（即消中，属胃热。传于肺为上消，传于肾为下消），或大呕吐血（阳明多气多血，为火所逼），或大便难（津枯），或食饮（大肠移热于胃，善食而瘦，谓之食饮。饮者，易也。胃移热于胆同）。亦治肺燥者、肾热者、挟心肝火者。贴上、中、下三脘（酌加煎抹之药）。

生地四两　大麦冬　天花粉各三两，黄连　知母　当归　瓜蒌仁　生白芍　石斛　天冬　干葛　生甘草各二两　元参　丹参　苦参　羌活　枳实　槟榔　防风　秦艽　枯黄芩　川郁金　大贝母　香白芷　半夏　化橘红　苦桔梗　连翘　川芎　柴胡　前胡　胆南星　淮山药　忍冬藤　蒲黄　杏仁　麻仁　苏子　炙甘草　青皮　地骨皮　桑白皮　黄柏　黑山栀　赤芍　丹皮　红花　五味子　五倍子　胡黄连　升麻　白术　甘遂　大戟　细辛　车前子　泽泻　木通　皂角　蓖麻仁　木鳖仁　羚羊角　镑犀角　山甲　大黄　芒硝各一两　滑石四两

生姜（连皮）　竹茹各三两，石菖蒲一两　葱白　韭白　薤白　藿香各二两　茅根　桑叶　芦根　枇杷叶（去毛）　芭蕉叶　竹叶各四两　槐枝　柳枝　桑枝　白菊花各八两　凤仙草（全株）　乌梅三个

两共用油二十斤，分熬丹收。再入生石膏八两，寒水石四两，青黛一两，牡蛎粉、元明粉各二两，牛胶四两（酒蒸化，如清阳膏下法）。

## 11　温　胃　膏

旧名御寒暖胃膏。此方表里俱备，冬时施送穷人，预贴一张于心口并脐，可免受寒。

治胃寒不纳，呕泻、痞胀、疼痛诸症（按：活人圣散子治寒疫，不论阴阳表里，用麻黄、附子、苍术、独活、柴胡、藁本、厚朴、白术、枳壳、防风、细辛、藿香、半夏、赤芍、吴萸、草蔻仁、良姜、猪苓、泽泻、甘草、姜枣之属。盖外感方也。又东垣中满分消汤，治中满、寒胀、寒疝，二便不通，四肢厥逆，食入反出，腹中寒，心下痞，下虚阴躁，奔豚不收，用川乌、干姜、草澄茄、生姜、黄连、党参、当归、泽泻、青皮、麻黄、柴胡、草蔻仁、厚朴、黄芪、黄柏、益智仁、吴茱萸、木香、半夏、茯苓、升麻之属。盖内伤方也。可推）。

干姜（炒）二两　川乌　白术各两半　苍术　党参　附子　吴萸　黄芪　麻黄　桂枝　北细辛　羌活　独活　防风　麦冬　藁本　柴胡（炒）　川芎　当归　酒芍　香附　紫苏　藿梗　杏仁　白芷　青皮　陈皮　半夏（炒）　南星　厚朴　乌药　灵仙　麦芽　神曲（炒）　枳实　泽泻　草澄茄　草果　草蔻仁　肉蔻仁　故纸　良姜　益智仁　大茴　巴戟　草拨　车前子　延胡　灵脂各一两，黄连（吴萸水炒）　五味子各五钱　甘草七钱

生姜　葱白各四两　艾　薤　韭　蒜头　菖蒲各二两　凤仙一株　木瓜　川椒　白芥子　胡椒各一两　大枣　乌梅肉各五个

两共用油十二斤，分熬黄丹收。再入木香、丁香、砂仁、官桂、乳香（制）、没药各一两，牛胶四两（酒蒸化，如清阳膏下法）。一加木鳖仁、蓖麻仁、山甲各一两）。

## 12　清　肝　膏

肝生血气。木喜调达。肝以敛为泻，以散为补。相火寄于肝胆，有泻而无补，泻其邪热即所以补之。肝宜凉，胆宜温。然胆附于肝，此动则彼随，故肝胆同治。肝与心、肾亦同治。此膏与清阳膏、金仙膏、滋阴膏参用。治肝风宜合清阳膏，治肝气宜

合金仙膏，治肝火宜合滋阴膏。

治肝经血虚有怒火（肝藏血，血虚则火旺），或头晕头痛，眼花目赤，耳鸣耳聋，耳前后痛（皆肝胆经火，参用清阳膏），面青口酸（青是肝色，酸是肝味），寒热往来（少阳在半表半里。又疟为肝积，宜黄连、柴胡等，参用金仙膏），多惊不睡（肝藏魂，宜羚角等，参用清心膏），善怒（肝燥，宜当归、瓜蒌、红花等），吐血（暴怒伤肝，不能藏血），胸中痞塞（肝郁，宜逍遥散、六郁汤、萸连丸等，参用金仙膏），胁肋乳旁痛（皆肝之部位。肝积，在左肋下痛引小腹，名肥气，参用金仙膏），大腹作痛（土为木克。参用金仙膏），少腹作痛（少腹亦肝之部位，有蓄血在下则痛，妇人为血瘕等），阴肿阴疼（肝脉络阴器），小儿发搐（有假搐、真搐之分。假搐者，搐搦反张邪视，而牙关不紧，无痰涎而气热，未可指为惊风，恐是伤风、伤食、痘疹等症。真搐者，潮热发搐，乃急惊风也。心主惊，肝主风。在巳午未时者，心用事，宜导赤散（生地、木通、甘草、淡竹叶等分煎）或凉惊丸（龙草胆、防风、青黛各三钱，钩藤三钱，黄连五分，牛黄冰麝丸、金银汤化）。在寅卯辰时者，肝用事，宜泻清丸（羌活、大黄、川芎、山栀仁、龙胆草、当归、防风蜜丸，竹叶汤化）。在申酉戌时者，肺用事，宜补脾益黄散（青皮、陈皮、丁香），而兼用泻青丸治肝，导赤散治心。在亥子丑时者，肾用事，亦宜补脾益黄散，而兼用导赤散、凉惊丸治心。又急惊因热生于心，热甚则风生，风属肝，此阳盛阴虚也，宜利惊丸，即天竺黄三钱。轻粉、青黛各一钱，黑丑头末五钱，蜜丸，薄荷汤调者。若热渴发搐，痰涎壅盛危急者，天南星、大半夏（均用牙皂、明矾、生姜汁制过）各一两，花粉二两，元明粉五钱，硼砂三钱，雄黄五分，麝四分，甘草生研，水丸，朱衣，金箔、姜皮、灯心汤调用。或单用礞石一味，木香汤调用。以上诸药，皆可擦胸背。参用清阳膏、清心膏、滋阴膏贴），肝疳（食肥令人内热，食甘令人中满，十六岁以后则名痨。肝疳者，面青，目生白膜，泻泄夹水、青色、泻血。小儿疳，分五脏，肝病为多。一切疳症，冷热新久，均以脾疳集圣丸主之，用党参、黄连、干蟾酥各三钱，川芎、当归、五灵脂、陈皮、青皮、醋炒莪术、煨木香、真芦荟、酒蒸砂仁各二钱，公猪胆汁丸。五脏各有加减，如肝疳去莪术、砂仁、陈皮、木香，加龙胆草、栀仁、防风、天麻、蝉蜕各二钱，青黛钱半。可以擦胸背再贴膏。详见儿科书）。外症颈上生核（火旺筋挛所致。参用云台膏）。

头眼病贴两太阳，耳病夹耳门贴。内症上贴胸口，并两胁、背心（肝俞）、脐上、脐下，余贴患处。加锭子，醋磨敷。

鳖甲一个，用小磨麻油三斤浸熬听用。

柴胡四两　黄连　龙胆草各三两　元参　生地　川芎　当归　白芍　郁金　丹皮　地骨皮　羌活　防风　胆南星各二两，薄荷　黄芩　麦冬　知母　贝母　黄柏　荆芥穗　天麻　秦艽　蒲黄　枳壳　连翘　半夏　花粉　黑山栀　香附　赤芍　前胡　橘红　青皮　瓜蒌仁　桃仁　胡黄连　延胡　灵脂（炒）　莪术（煨）　三棱（煨）　甘遂　大戟　红花　茜草（即五爪龙）　牛膝　续断　车前子　木通　皂角　细辛　蓖麻仁　木鳖仁　大黄　芒硝　羚羊角　犀角　山甲　全蝎　牡蛎　忍冬藤　甘草　石决明各一两　吴萸　官桂　蝉蜕各五钱

生姜　葱白　大蒜头各二两　韭白四两　槐枝　柳枝　桑枝　冬青枝　枸杞根各八两　凤仙全株　益母草　白菊花　干桑叶　蓉叶各四两　侧柏叶二两　菖蒲　木瓜各一两　花椒　白芥子　乌梅各五钱

两共用油二十四斤，分熬丹收。再入煅青礞石四两，明雄黄、漂青黛各二两，芦荟、青木香各一两，牛胶四两（酒蒸化，如清阳膏下法）。

此方鳖甲改干甲四两，先研末听用。生姜至凤仙十味捣汁，亦听用。牛胶加十二两醋熬化，亦听用。其余群药共研末，并鳖甲末，以姜葱等汁合牛胶醋和药为锭备敷。

或加青鱼胆。原有白芷、五倍。

## 13 滋阴壮水膏

旧名坎济膏。世人知百病生于心，而不知百病生于肾。饮酒食肉，醉饱入房，不谨嗜欲，妄为伤精，则肾水空虚，不能平其心火。心火纵炎，伤其肺金，是绝水之源。金水衰亏，不能胜其肝木，肝木盛则克脾土而反生火。火独旺而不生化，故阳有余阴不足，独热而不久矣。左肾属水，右尺洪大或数，用此补阴降火。此方滋肾而兼五脏，与清肺、清胃、清肝三膏可参用。

治男子阳虚火旺，午后发热，咳嗽痰血（肺火）。或郁热衄血吐血（肺、肝、胃火），或涎唾带血（肾火），或心烦口干、惊悸喘息、眼花耳鸣、两颧发赤、喉舌生疮、盗汗梦遗（梦遗属相火所迫，不梦而遗乃心肾虚弱。文中有五倍涂脐法可参）、腰痛脊酸（肾虚也。有臀尖痛者，阴虚膀胱有火）、足痿（痛为痹，不痛为痿。火盛制金，不能生水，以致肝木乘旺，中土受伤，骨软筋弛，状若瘫痪者，古用芪、术、熟地、归、芍、杜仲、牛膝、知、柏等药治之。膏贴膝盖并三里穴，以痿属阳明胃也。外加痿药敷）。妇人骨蒸潮热，或经水不调，或少腹热痛，及一切阴虚有火之症（肾有补无泻。然实则泻其子，百祥用大戟是也。又相火宜清，治梦遗用甘遂是也。滋阴方中亦有用木香、官桂者，膏内戟、遂等药本此）。

上贴心背，中贴脐眼，下贴丹田，阴无骤补之法，膏以久贴见效，故不多加药。

生龟板一斤腹黑者佳，黄色及汤板不可用，用小磨麻油三片浸熬去渣听用，或下黄丹收亦可。

元参四两　生地　天冬各三两　丹参　熟地　萸肉　黄柏　知母　麦冬　当归　白芍　丹皮　地骨皮各二两　党参　白术　生黄芪　川芎　柴胡　连翘　桑白皮　杜仲（炒断丝）　熟牛膝　南薄荷　川郁金　羌活　防风　香附　蒲黄　秦艽　枳壳　杏仁　贝母　青皮　橘皮　半夏　胆星　黑荆穗　桔梗　天花粉　远志肉（炒）　女贞子　柏子仁　熟枣仁　紫菀　菟丝饼　钗石斛　淮山药　续断　巴戟天　黑山栀　茜草　红花　黄芩　黄连　泽泻　车前子　木通　生甘遂　红芽大戟　生大黄　五味子（炒）　五倍子　金樱子　炒延胡　炒灵脂　生甘草　木鳖仁　蓖麻仁　炮山甲　羚羊角　镑犀角　生龙骨　生牡蛎　吴萸各一两　飞滑石四两

生姜　干姜炒各一两　葱白　韭白　大蒜头各二两　槐枝　柳枝　桑枝　枸杞根　冬青枝各八两　凤仙草　旱莲草　益母草各一株　冬霜叶　白菊花　侧柏叶各四两　菖蒲　小茴香　川椒各一两　发团二两

两共用油二十四斤，分熬去渣，合龟板油并熬丹收。再加铅粉炒一斤，生石膏四两，青黛、轻粉各一两，灵磁石醋煅二两，官桂、砂仁、木香各一两，牛胶四两（酒蒸化，如清阳膏下法），朱砂五钱。

## 14 扶阳益火膏

（旧名离济膏，又名温肾固真膏。专补命门之火，制水以生土，较散阴膏多补涩之品，可作暖脐膏用，并可与温肺、温胃、健脾膏参用。寒疹抽吊，加文中药末贴。少年火旺勿用）

治元阳衰耗，火不生土，胃冷成膈（吐出酸臭不化，二便利者，属胃冷，先用温胃膏贴胃脘，参用此膏贴背心、脐眼、对脐）。或脾寒便溏，泄泻浮肿作胀（贴脐眼、对脐，参用健脾膏）；或肾气虚寒，腰脊重痛（贴腰脊），腹脐腿足常冷（贴脐眼及膝盖）；或肾气衰败，茎痿精寒（贴脐下）；或精滑，随触随泄（贴对脐及脐下）；或夜多漩溺（气虚，膀胱不藏），甚则脬冷，遗尿不禁（水衰火实，则二便不通；火衰火实，则二便不禁。亦贴对脐、脐下），或冷淋（寒战后溲，贴脐下）、或寒疝（寒湿为病，囊冷如冰者，贴脐下，参用散阴膏）、或脱精脱神之症（面色白而不泽，悲愁如欲哭者，

贴心背、脐眼及对脐)。妇人子宫冷(子宫胞之所居,即丹田也。亦曰血海,月水所停止,积满则溢,在脐下三寸。胞寒则无子,膏即贴此),或大崩不止,身冷气微阳欲脱者(贴胸口、背心、脐眼、对脐、脐下,非危症勿全贴);或冲任虚寒,带下纯白者;或久带下脐腹冷痛,腰以下如坐冰雪中,三阳真气俱衰者(贴腰脐及脐下)。小儿慢脾风(久泻虚寒者贴脐眼、对脐,参用健脾膏)。

贴心(火位)、脐(火所生)、对脐(命门火生之原)、脐下(水中火,亦生气之原)。

生鹿角屑一斤(鹿茸更佳),高丽参四两,用油三、四斤先熬枯去渣听用,或用黄丹收亦可(此即参茸膏影子)。

生附子四两 川乌 天雄各三两 白附子 益智仁 茅山术 桂枝 生半夏 补骨脂 吴茱萸 巴戟天 胡芦巴 肉苁蓉各二两 党参 白术 黄芪 熟地 川芎 酒当归 酒白芍 山萸肉 淮山药 仙茅 蛇床子 菟丝饼 陈皮 南星 北细辛 覆盆子 羌活 独活 香白芷 防风 草乌 肉蔻仁 草蔻仁 远志肉 荜澄茄 炙甘草 砂仁 厚朴(制) 杏仁 香附 乌药 良姜 黑丑(盐水炒黑) 杜仲(炒) 续断 牛膝(炒) 延胡索(炒) 灵脂(炒) 秦皮(炒) 五味子 五倍子 诃子肉 草果仁 大茴 红花 川萆薢 车前子 金毛狗脊 金樱子 甘遂 黄连 黄芩 木鳖仁 蓖麻仁 龙骨 牡蛎 山甲各一两 炒蚕砂三两 发团一两六钱

生姜 大蒜头 川椒 韭子 葱子 棉花子 核桃仁(连皮) 干艾各四两 凤仙全株 干姜 炮姜 白芥子 胡椒 石菖蒲 木瓜 乌梅各一两 槐枝 柳枝 桑枝各八两 茴香二两

两共用油二十四斤,分熬再合鹿角油并熬丹收。再入净松香、陀僧、赤脂各四两,阳起石(煅)二两,雄黄、枯矾、木香、檀香、丁香、官桂、乳香(制)、没药(制)各一两,牛胶四两(酒蒸化,如清阳膏下法)。一加倭硫磺(用浮萍煮过者)。

## 15 大补延龄膏

旧名太极膏。此膏合后用者甚少,以欲补者多服汤剂故也。即有贴者,夹杂服药,虽愈而不知谁之功。唯一老人咳喘,一老妇腰疼,诸药不效,贴此而愈,乃信补膏之有用。

调和五脏,配合阴阳。凡气血两衰,不论何病何痛,皆可用。可加桂、麝以为引,更妙。

党参 丹参 元参 黄芪 于术 木通 生地 熟地 酒川芎 酒当归 酒白芍 川乌 萸肉 香白芷 淮山药 羌活 防风 柴胡 秦艽 苍术 厚朴 青皮 陈皮 乌药 杏仁 香附子 苏子 贝母 生半夏 生南星 枳实 丹皮 地骨皮 桑白皮 菟丝子 蛇床子 杜仲 牛膝 续断 炙甘草 破故纸 黄柏 知母 琐阳 巴戟天 胡桃仁 五味子 天冬 麦冬 枣仁(炒) 柏子仁 远志肉(炒) 肉蔻仁 吴萸 大茴 灵仙 覆盆子 川楝子 车前子 泽泻 益智仁 黄连 黄芩 黑山栀 大黄 桂枝 红花 木鳖仁 蓖麻仁 炮山甲 金樱子 五倍子 龙骨 牡蛎各一两

生姜 干姜 葱白 薤白 韭蒜头 干艾 侧柏叶各二两 槐枝 柳枝 桑枝 桃枝 冬青枝 鲜菊花各八两 苍耳草 凤仙草各一株 石菖蒲 白芥子 莱菔子 花椒 大枣 乌梅各一两 发团三两

两共用油二十斤,分熬丹收。再入铅粉炒一斤,陀僧、净松香各四两,赤石脂、木香、砂仁、官桂、丁香、檀香、雄黄、明矾、轻粉、降香、乳香(制)、没药(制)各一两。另用龟胶、鹿胶各二两(酒蒸化,如清阳膏牛胶下法)。

## 16 通 经 膏

《纲目》云：过期不行，宜补血行气，四物、香附、红花、蓬术、木通、官桂、苏木、姜黄、延胡、灵脂。

此膏主温经通经，治经后期血虚有寒者。或腹中积冷，临经作痛，或兼寒湿带下，或经闭久成瘕满肿胀之症，凡欲通者并宜之。

上贴心口（心主血），中贴脐眼（脾统血），下贴脐下（肝藏血），兼贴对脐两腰等处（导经末子：附子、肉桂、当归、元胡、灵脂、蓬术、青皮、灵仙、川芎、酒芍、红花、乌药、香附、苍术、厚朴、郁金、半夏、丁香、木通、大黄（醋炒）、蚕砂（炒）、吴萸（黄连同炒）各一钱，巴霜五分，共研末，每以半厘糁膏上贴。又调经末子，不论前后多少痛或不痛，当归一两，川芎五钱，白芍、苁蓉、灵脂（炒）、延胡（炒）、白芷、苍术、白术、乌药、茴香、陈皮、半夏各三钱，柴胡二钱，黄连（同吴萸炒）各一钱。先期者加条芩、丹皮、地骨皮各二钱，后期者加官桂、干姜、艾各二钱，干血痨加桃仁、红花、大黄、生姜、红枣，血瘕再加马鞭草，各为粗末，或醋或酒炒，熨心腹脐下并缚脐。如冷再炒，每日用之，以调为度）。如热结血闭（古用四物同凉膈散），实者用清阳膏，虚者用滋阴膏（贴心口、脐下）。劳心血闭（心火上行），用养心膏（贴心口）、滋阴膏（贴脐下）。胞络闭，或挟痰，用清心化痰膏（贴心口）。脾胃郁结，气血凝滞，用金仙膏（贴胸口并脐上）。凡通经须防骤下崩脱，慎之。

全当归五两　酒川芎　苍术　熟地　乌药　半夏　大黄　酒芍　附子　吴萸　桂枝　红花各二两　羌活　独活　防风　党参　黄芪　白术　萸肉　白芷　细辛　荆芥穗　秦艽　制厚朴　青皮（醋炒）　陈皮　枳实　苏木　生香附　炒香附　生灵脂　炒灵脂　生延胡　炒延胡　生蒲黄　炒蒲黄　莪术（醋炒）　三棱（醋炒）　姜黄　灵仙　草果　山楂　麦芽　神曲　槟榔　南星　杏仁　桃仁　菟丝饼　蛇床子　杜仲　续断　熟牛膝　车前子　泽泻　木通　炙草　甘遂（煨）　葶苈　黑丑（炒黑）　巴仁　益智仁　大茴　川乌　五味子　良姜　远志肉（炒）　黄连　炮山甲　木鳖仁　蓖麻仁　柴胡各一两　炒蚕砂　飞滑石各四两　发团二两　皂角一两六钱

生姜二两　葱白　韭白各一片　大蒜头　桃枝各四两　槐枝　柳枝　桑枝各八两　凤仙全株　菖蒲　干姜　炮姜　白芥子　艾　川椒　胡椒　大枣各一两　乌梅五钱

两共用油二十四斤，分熬丹收。再入雄黄、枯矾、官桂、丁香、木香、降香、乳香、没药、砂仁、轻粉各一两，牛胶四两（酒蒸化，如清阳膏下法）。

## 17　固　经　膏

《纲目》云：经水先期者，宜凉血，四物加芩、连、知、黄柏、艾、附、草、胶。过多者，四物加芩、术、蒲、侧柏、艾、附、草、胶。治崩漏，有补中益气与六味地黄合用法。又火旺，用凉血地黄；气陷，用益胃升阳。

此膏主举经（升提）、固经（收涩），补阴清火。治经先期血虚有热者，或经行过多，先后不定者，或经行不止（阴虚，不足以制胞络之火）、或崩中（阴虚而阳搏之也。有因心郁者，有悲哀太甚而致者，有内伤中气下陷者。暴下曰崩，崩断非寒病，然日久则阳亡）、或漏下（淋沥不断为漏下，有降而无升也）、或兼湿热带下、或五旬后经行者（大都是热），皆可用（血崩有用蒲黄（炒）、灵脂（炒）、发灰、牛胶（醋熬者）。又《摄生》用归尾三钱，黑荆穗二钱，白芷、川芎各一钱，升麻、柴胡各五分。二方即是收涩升提之法。如合用敷脐下，可助膏力。清阳膏升，滋阴膏收，并可参）

上贴心口，中贴脐眼，下贴丹田，或兼贴对脐、两腰。

全当归三两（血能归经则不至妄行矣）　丹皮（酒炒）　柴胡　酒芍　生地　黄芩　知母　麦冬　地骨皮　川芎　贝母　黄连各二两　羌活　防风　连翘　薄荷　曼荆子　紫苏　独活　藁本　细辛　丹参　党参　黄芪　熟地　元参　白术　天冬　赤芍　白薇　苍术　萸肉　淮山药　枳壳　桔梗　麦芽　郁金　贯仲　青皮　陈皮　半

夏　胆南星　白芷　升麻　葛根　黄柏　黑山栀　生甘草　熟牛膝　杜仲　续断（炒）　桑白皮　椿白皮　樗白皮　秦皮　醋炒延胡　醋炒蒲黄　醋炒香附　黑荆穗　黑灵脂　地榆炭　瓜蒌皮（炒）　五味子　五倍子　诃子肉　乌贼骨　煅龙骨　煅左顾牡蛎　炮山甲　炒黑蚕砂各一两　龟板　鳖甲各二两　炮姜炭五钱

生姜二两　葱白　大蒜　韭白各四两　紫花地丁（即大蓟）　益母草　槐枝（连实）　柳枝　桑枝各八两　茅根　干荷叶　侧柏叶　霜桑叶　薄荷叶各二两　凤仙草半株　苍耳草全株　艾　乌梅各一两

两共用油二十四斤，分熬去渣后并熬丹收。再入陈壁土、枯矾、百草霜、发灰、赤石脂、紫石英（煅）各一两，牛胶四两（酒蒸化，如清阳膏下法）。

## 18 安胎膏

诸膏孕妇皆忌，唯此膏不忌。妊娠通治，芎归汤、益母膏。胎前以四物、芩、术为主药。

治妇人胎前诸症，保胎为主，治症次之。凡感受风寒（宜和胎饮，紫苏、黄芩、白术、甘草。太阳经加羌、防、芎、藁、葱、姜，煎抹胸背。自汗者，去葱加白芍。妊娠伤寒用药例：如发热恶寒，芎、芷、香、苏；往来寒热，柴胡、前胡；大渴，麦冬、知母、花粉；燥结，黄芩、瓜蒌；满闷，枳壳、橘皮；发斑，紫草；斑黑，芩、栀、升、柴；胎不安，芩、术、阿胶）、暑湿（宜川芎、当归、黄芩、白术，加苍术、厚朴、陈皮、甘草、猪苓、泽泻，炒熨胸背。孕妇只可治胸背，轻手摩之。若脐腹，须防动胎，勿轻试。如研末敷，却不妨），或妊娠之初，头目昏晕，肢体沉重，憎闻食气，好食酸咸，恶心呕吐（名恶阻，宜川芎、当归、黄芩、白术、橘红、半夏。寒加藿香、砂仁、乌药、香附、厚朴、丁香、乌梅之属，热加黄连、麦冬、竹茹、栀子、枳壳、白芍之属。半夏犯胎，须姜汁炒透用方不毒），或心烦躁闷（名子烦，宜黄连、麦冬、竹叶），或咳嗽（名子嗽，宜桔梗、杏仁、桑皮、知母、贝母、橘红、麦冬、紫菀、竹茹、白蜜）、或痢（名子痢，宜当归、白芍、白术、黄芩、泽泻、枳壳、木香、黄连。如白痢，去芩、连）、或泻（白术、栀子。寒用术、姜）、或寒热往来（名子疟，寒宜厚朴、草蔻仁、干姜，热渴者黄芩、麦冬、知母、石膏。通用柴、前、知、贝、芩、术、芎、归、青皮。久不止，加草果），或胎中有水，面目身体脚膝肿胀，足指出水（名子肿，亦名子气，宜苍术、白术、厚朴、陈皮、腹皮、桑皮、生姜皮、条芩、栀子、泽泻、防己之类。亦有用天仙藤同紫苏、香附、陈皮、乌药、甘草、木瓜者。虚人亦有用四物者。亦有用羌活、萝卜子者。用鲤鱼、赤豆者。可参酌），或痰迷发搐（名子痫，亦名儿晕，轻者四物加丹皮、葛根、秦艽、防风、细辛、竹沥之类，重者加独活、羚角），或胎气不和，逆上痛胀（名子悬，或临产惊惶气结难产，宜芎、归、参、芍、紫苏、陈皮、大腹皮、甘草、葱、姜。或单用葱），或胎气壅塞，小便淋痛（宜川芎、当归，加麦冬、木通、竹茹、枳壳、泽泻、桑皮。《宝鉴》方：葱白切，和盐炒热熨脐下。），或肾虚腰痛（用黑豆酒炒布包作腰带），或带下腰酸（湿热重也，宜苍术、白术、当归、香附、白芍、白芷、黄芩、黄连、樗根白皮之属），或胎漏（气虚有热，或犯房事，宜芎、归、地、芍、芩、木、续断、枳壳、艾叶、醋煮黄芪、地榆），或胎动下血（胎漏无腹痛，胎动有腹痛。又胎动多在当脐，若脐上动者瘕。又胎动是人门下血，尿血是尿门下血。即用胎漏方，腹痛者加香附、木香、砂仁、紫苏、陈皮、葱白之类），热病护胎（以井泥和灶心土敷脐下，至妙。热甚，去灶心土，加青黛），孕妇转胎，或小便不通（文中有方），大便不通（瓜蒌导、胆蜜导），一切闪挫（葱熨最稳）。

上贴心口，中贴脐眼，下贴丹田，或背心两腰。文中有保小产二膏宜参用。

如治外感等贴胸背，杂病等贴当脐，胎漏等贴脐下，腰酸白带等贴两腰，护胎贴丹田。

如有恶阻等症，用注中加药，或煎水抹胸背，或炒热布包缚脐上，或研末葱汁调敷脐下，或贴膏，或不必膏，看症斟酌，不可粗忽。

初所刻安胎膏药味未纯，今特改正。如有修合者，宜照此方。又诸膏皆碍孕，施送者必须问明有孕无孕，并于膏上注明孕忌。此膏虽不忌，亦须谨慎，恐有欲堕之孕，而归咎于贴膏也。

老母鸡一只缉死，勿经水拔尽毛，竹刀破去肠杂，入粳米、糯米半碗，银针穿线缝好，麻油四斤熬听用。

生地四两　川芎（酒洗）　当归（酒洗）　杜仲（炒）　续断（炒）　白术　黄芩　制香附　淮山药各二两　党参　黄芪　熟地　酒白芍　麦冬　知母　苍术　陈皮　枳壳　半夏（姜汁炒透则不碍胎）　羌活　防风　白芷　柴胡（炒）　苏子（或梗）　藿香　黑山栀　泽泻　甘草（生炙各半）　砂仁各一两　南薄荷　北细辛各五钱

葱白一、二斤　益母草（干者）四两　生姜　竹茹　忍冬藤　地骨皮　桑叶　菊花　柏叶　艾各一两

麻油八斤熬，并前油炒丹收，入牛胶四两（酒蒸化，如清阳膏下法），黄蜡二两搅。加槐、柳、桑枝各四两，元参、黄连、黄柏、贝母、花粉、乌药、醋延胡、醋灵脂、丹皮、青皮、黑地榆各一两，黑蚕砂二两，木香、紫石英、赤石脂各五钱。调经，对通经膏用。

## 19　催　生　膏

说见略言。

治难产数日不下，及交骨不开者，用此安神息力，不催而生。初觉不必贴。

大龟一个（要板黑者为佳，黄色者不佳），约二、三斤，愈大愈妙，用小磨麻油浸数日，熬枯去渣，再将油炼老，下炒黄丹收，加铅粉炒四两搅匀。临用以粘三钱摊皮纸上，令产妇平身安睡，贴膏脐上，外加敷药，睡醒自生（如生产尚早，亦能安胎）。敷药：车前子二两，川芎、全当归各一两，冬葵子七钱，枳壳、白芷、半夏、白蔹各四钱，共研末，入榆面三两，益元散二两和匀。每用一两，以姜葱汁、陈酒醋调敷。胞干用炼猪油调，夏月天热用麻油、白蜜、鸡清调敷（如下死胎，可加附子、官桂）。

又方：大龟板一斤，全蛇蜕二条，全蝉蜕二十一个，生山甲七片，发团（洗）二两（即三蜕散），麻油熬，黄丹、铅粉收，入寒水石二两（半生半煅），朱砂五钱，搅（即立圣丹）如前贴取睡。

按：古方催生用蓖麻子、麝香研贴脐中。陈修园用乌梅、巴豆、胡椒末醋研敷脐下。蓖麻、巴豆太毒，均不可从。

## 20　卫　产　膏

产后培补元气，宣通恶露，不可偏废。然内服究宜先通后补为是，膏则不妨并行也。

治妇人产后诸症，凡中风感寒及一切血虚发热，或食积瘀滞、疟疾、泻痢、肿胀、疼痛之症，又恶露不行，变生怪病，皆可用。

贴心口、脐上、背心及患处。看症加药（如血晕，烧醋炭闻。又韭菜切碎，置有嘴瓶内，滚醋冲入，以壶嘴对鼻熏之。或醋和童便煎红花嗅。衄血，本妇头发及红线各三根，扎右手中指中一节。瘀血上攻，苏木煎汤抹胸。咳逆，官桂、姜汁涂脊背。血虚头痛，或兼外感，芎、归、荆穗煎熏。血虚生风，或中风，亦用此煎抹胸背。血虚腹空痛，用生化汤芎、归、炙草、红花、炮姜煎抹或炒熨。兼寒者，膏内掺炮姜、肉桂末贴。儿枕痛，用蒲黄、灵脂（炒、醋）熬膏敷，胜于内服。或用全仙膏中起枕散亦良。治产后诸症，用当归一两，川芎五钱，白术三钱，生地（酒炒）、官桂各二钱，

荆穗（炒）、香附（醋炒）、延胡（醋炒）各一钱半。如冒风，加天麻、防风；血晕，加黑灵脂、黑荆穗；发热，加党参、黄芪、炮姜；心闷，加陈皮、枳壳、砂仁；血崩，加地榆炭、蒲黄（炒）、灵脂（醋炒）；咳嗽，加杏仁、炙桑皮、桔梗；死血不行、腹硬，加枳实、红花、桃仁，痞块再加莪术、三棱（醋炒）；败血不净，往来寒热，加柴胡、半夏；食积滞，加山楂、麦芽；脾胃作胀，加苍术、厚朴、陈皮、砂仁、枳壳；心神恍惚，加麦冬、远志、朱砂；胸中膈塞，加吴萸；大便秘，加肉苁蓉、熟地；小便秘，加车前子、木通；虚泻欲脱，加五味、芪、参、枯矾。以上诸药，看症为末或糁、或醋炒熨，并缚脐。药有不对，亦可加减。若产后血脉空虚，或受风邪，寒热盗汗，辗转不已，名血风劳，宜用滋阴膏，或大补膏）。

醋蒸红花四两　酒川芎　酒当归　醋大黄各三两　台乌药　吴萸　苏木　香附（生炒各半）　蒲黄（生炒各半）　灵脂（生炒各半）　延胡（生炒各半）　桂枝各二两　党参　熟地　白术　黄芪　萸肉　川乌　草乌　苍术　羌活　独活　防风　细辛　赤芍（炒）　白芍（炒）　丹皮（炒）　南星　半夏　制厚朴　陈皮　醋青皮　醋三棱　醋莪术　木瓜　苏梗　香白芷　山楂（炒）　神曲（炒）　麦芽（炒）　杜仲　川续断　熟牛膝　秦艽　荆穗　肉苁蓉　枳壳（炒）　桔梗　槟榔　鳖血（炒）　柴胡　杏仁　桃仁　大茴　良姜　炙甘草　菟丝子　蛇床子　黑远志　柏子仁　熟枣仁　五味子　灵仙　草果仁　益智仁　白附子　马鞭草　辰砂拌麦冬　车前子　泽泻　木通　木鳖仁各一两　山甲一两

生姜　大蒜头各二两　葱白（全用）　韭（全用）各八两　黑小豆　艾　干荷叶各四两　凤仙（鲜者）一斤（干者二两）　胡椒　川椒　干姜　炮姜炭各一两　大枣七个　乌梅三个　槐　桑　桃　柳枝各四十九寸　发团一两六钱

两共用油二十斤，分熬丹收。再加广木香、丁香、檀香、制乳香、制没药、砂仁末、官桂、百草霜各一两，牛胶四两（酒蒸化，如清阳膏下法）。

## 21 云台膏

一名夔膏，言一已足也。此膏寒热攻补并用，初起能消，已成能溃，已溃能提，毒尽自敛，不必服解表托里之药，亦不假刀针升降丹药捻等物，始终只此一膏，极为简便神速。重症外加糁药、敷药助之。已验过数万人，无不愈者。且能定痛，可以眠食，故元气不伤。虚人无补亦能收功。

通治发背、搭手、对口、发疽、颈核、乳痈（乳红肿热痛者用清阳膏，皮色不变属气滞者用金仙膏，真阴寒症用散阴膏）。肚痈、腰痈，一切无名肿毒，附骨流注，与恶毒顽疮，蛇犬伤等症。凡属阳者并治，即半阴半阳之症亦治。疔毒加拔疔药贴。

生大黄五两　木鳖仁三两　元参　生地　忍冬藤　生甘草（节）　南薄荷　土贝母　朴硝各二两　生黄芪　当归各一两六钱　茅苍术　羌活　独活　防风　连翘　香附　乌药　陈皮　青皮　天花粉　川芎　白芷　山栀　赤芍　苦杏仁　桃仁　生草乌　生川乌　生南星　生半夏　生黄柏　黄连　细辛　五倍子　僵蚕　生山甲　蜈蚣　全蝎　露蜂房（有子者佳）　黄芩　蝉蜕　蛇蜕　干地龙　蟾皮　生牡蛎　皂角　红花　蓖麻仁各一两（蓖麻仁或用三两）　发团二两四钱　拟增甘遂　大戟　延胡　灵脂　远志　郁金　荆芥　蒲黄各一两　原有蜘蛛七个

生姜　葱白　大蒜头各四两　槐枝　柳枝　桑枝各八两　苍耳草全株　凤仙草全株　新增野紫苏（背青面红者是）　紫地丁　益母草（鲜者每株约一斤，干者用二两）　石菖蒲二两　川椒一两

两共用油三十斤，分熬丹收。再入铅粉（炒）一斤，净松香八两，金陀僧、陈石灰（炒）、黄蜡各四两，漂铜绿、枯矾、生矾、银蛛、扫盆粉、明雄、制乳香、制没药、官桂、丁香、樟脑、苏合油各一两。拟增白芥子五钱，广木香一两，牛胶四两（酒蒸

化，如清阳膏下法），麝香酌加。

附乌龙锭子敷药（初起敷之自散，已溃敷之不走，且易于拔脓收口，始终可用。并敷疫饮流注，跌打损伤）：

大黄八两　五倍子　花粉　香附子　木鳖仁　蓉叶　蓖麻仁　益母草　霜桑叶　苍耳草灰　皮硝　雄黄　陈石灰　白芨各四两　苍术　黄柏　川乌　草乌　羌活　独活　生南星　生半夏　川芎　细辛　赤芍　白芷　甘遂　大戟　山慈菇各二两

共晒研末，用醋二十斤，入皂角净肉一斤，明矾四两，先熬去渣，下炒黑陈小粉八斤再熬，俟干湿合用，倾在净桌上，乃以前三十味药末及榆面一斤，和入擦匀为锭，临用醋磨敷（热加猪胆汁，寒加葱姜汁）。拟增延胡、乌药、当归、姜黄、郁金、石菖蒲、苦葶苈、黄连、防风、炮甲各二两，乳香、没药、木香、白胶香各四两。

又附龙虎散糁药（治肿毒用少许，糁云台膏贴，能消、能溃、能提、能敛、亦始终皆可用）：

明雄黄五钱　土贝母　蓖麻仁（去油）　木鳖仁各四钱　大蜈蚣十条　蟾酥三钱　大全蝎七个　大山甲七片　僵蚕七条　露蜂房（有子者佳）三钱　大蜘蛛（腿脚要全）三个　凤仙子二十四粒　朱砂　轻粉　制乳香　制没药　炒铅粉　炒黄丹　寒水石　磁石　硼砂　漂铜绿　牙皂　丁香（母）　章脑　黄蜡　白蜡　延胡　白芷　决明各二钱　枯矾五分（研）

拟增草乌、南星各二钱、蝉蜕、蛇蜕各一钱　共为末糁贴（症重多加犀、黄、麝、冰和糁，已长新肉加桃花散、黄丹、石膏共研末和糁，免痛）。

又附拔疔黄丸子（古用草乌、南星、蓖霜、巴霜、雄、朱、郁金、轻粉、蟾酥、蝉蜕、全蝎、皂、麝之类）：

松香（提净白者）二两　蓖麻仁四两

石上同捣极烂，入银朱、明雄、轻粉各三钱，漂黄丹五钱，蜈蚣三条，全蝎三个，蟾酥二钱，末扯拔千遍，再加蜗牛或蟾肝捣烂同扯，令匀，加冰片、麝香各五分，捏成小丸子，如绿豆大，粘膏上，贴疮头，外圈乌龙锭，过二、三日揭看，有长条硬脓出，即疔根也。如红丝疔，将瓷锋于丝走处，寸寸割断，再贴。指头疔，以雄猪胆入药套之。唇疔，用糯米饭捣药贴，（并刺委中）疔出后用龙虎散收功。或加细辛（能通疔窍）一钱，蜘蛛一个，山甲三片，丸，白芨磨黄连水敷同。

又附通治阴毒末子、锭子（不论阴毒、寒痹、疫注，皆可糁膏贴，并以一锭姜葱汁同醋磨敷）：

苍术　厚朴　川乌　草乌　南星（生）　半夏（生）　羌活　独活　青皮　陈皮　麻黄　远志　川芎　白芷　当归　赤药（炒）　黄芪　熟地（炭）　甘遂（制）　大戟（制）　香附　乌药　延胡　灵脂　良姜　官桂　地龙（干）　雄黄　牙皂　木鳖仁　露蜂房　枳壳　乳香（去油）　没药（去油）　僵蚕　木香　白芥子　白胡椒各一两　山甲（炮）　轻粉　丁香　附子　真黄连（炒）　吴萸各五钱

共研细末。以四分之一，瓷瓶收存备糁（须加麝、冰），余用生姜、葱白、大蒜各五两，苍耳、凤仙各一株同捣烂，加白芨末四两和药为锭。一加大黄、防风、续断、灵仙、姜黄、细辛、红花、炮姜各一两。

又附硝石粉散（治火毒糁清阳膏贴，酌加冰片、麝香、西黄之类，并可用鸡清、白蜜调敷）：

用薄荷　连翘　牛子　荆芥　防风　羌活　独活　天麻　川芎　白芷　细辛　柴胡　升麻　元参　生地　当归　赤药　蒲黄　郁金　黄芩　黄柏　黑山栀　胆南星　龙胆草　贝母　知母　桔梗　枳壳　丹皮　地骨皮　菊花　桑叶　蓉叶　柏叶　蓖麻仁　木鳖仁　五倍子　龟板　鳖甲　山甲　羚角　大黄　甘草　凤仙各三钱

煎去渣，入朴硝一斤，芒硝、生石膏、熟石膏各八两，寒水石、滑石、人中白（煅）各四两，元明粉二两，明矾、硼砂、礞石（煅）、磁石（煅）、雄黄、青黛（漂）、海石（煅）、轻粉、铅粉（炒）、黄丹（炒）各一两，黄连、朱砂各五钱，犀角二钱，花粉一斤，研细搅匀。

又附郁金散（旧名香气散。治气痛加沉香、麝香、糁金仙膏贴，或缝袋装药横扎鼻上嗅之）：

郁金五钱　苍术　香附（生炒各半）　乌药　青皮　陈皮　抚芎各三钱　当归　紫苏　藿香（广）　制厚朴　细辛　良姜　白胡椒　川椒　菖蒲　杏仁　白芥子　草蔻仁　白芷　半夏（制）　枳壳　延胡（醋炒）　灵脂（生炒各半）　羌活　益智仁　砂仁　木瓜　牙皂　荜拨　甘松　山柰　木香　丁香　檀香　降香　大茴　雄黄　莪术　槟榔　官桂　吴萸　干姜　乳香（去油）　没药（去油）　黑丑头（生熟各半）　白丑头（生熟各半）各二钱　巴霜一钱

研末。或用郁金五钱，苍术、川芎、厚朴、乌药、青皮、莪术、草果、元胡、槟榔、没药（去油）、香附（生熟各半）、灵脂（生熟各半）、黑丑头、白丑头（皆生熟各半）各二钱，丁香、木香、巴霜各一钱，沉香五分，研（一有黄连）。

又附白附子散（治跌打各伤，以少许糁散阴囊贴。如破者干糁，肿者用葱汁和醋调敷）：

白附子八两　大黄四两　川乌二两　草乌八钱　羌活　防风　半夏　南星　天麻　白芷　细辛　麻黄　马钱子　当归（尾）　白芍　川芎　生地　苏木　红花　骨碎补　灵仙　续断　延胡　灵脂　刘寄奴　五倍子　降香　儿茶　黄丹　石膏（以上皆生晒）　松香（去油）　乳香（去油）　没药（去油）各二两　雄黄一两　轻粉三钱　龙骨（杵）　象皮　生龟板各七钱　蝉蜕（身）　蛇蜕　山甲　朱砂　芸香　官桂（锉）　发灰各五钱

共末。血竭三两单研，在后和入。酌加冰、麝。

又附苍己散（旧名湿热散。治湿热病糁行水膏贴）：原有厚朴、姜黄各一两。

苍术　防己各二两　黄芩　半夏（生）　黄柏　防风　白芷　南星　独活　陈皮　花粉　川芎　赤芍　甘遂　大戟　大黄　商陆　木通　黑丑（头末）　苦葶苈　枳实　硝各一两　马前子　蓖麻仁　白芥子　花椒　枯矾　轻粉　雄黄　青黛　铜绿　干地龙　蛇蜕　皂角各五钱　陀僧二两　滑石　寒水石　松香（去油）　铅粉（炒）各四两

研。治烂腿不必贴膏，用此散一两加黄丹、黄蜡各一两，生石膏八两，生桐油调涂。

补录阳痧救急膏（治感受风寒暑湿，饮食失节，霍乱吐泻，贴心脐，照金仙膏加药）：

苍术三两　藿香　陈皮　枳壳　山楂（炒）　麦芽　神曲（炒）　黄芩（酒炒）　半夏各二两　厚朴　羌活　防风　荆芥　川芎　白芷　杏仁　香附　乌药　青皮　大腹皮　槟榔　草果　木瓜　郁金　细辛　香薷　白术　车前子　黄连（姜汁炒透）　大黄　猪苓　木通　泽泻　莱菔子各一两　紫苏（子同）　柴胡（炒）　干葛　薄荷各七钱　吴萸　川乌　甘草各五钱　滑石四两　生姜　薤白　葱白　大蒜头　菖蒲各二两　凤仙一株　白芥子　川椒　陈佛手干各一两

油丹熬。入雄黄、朱砂、砂仁、明矾、降香、木香、丁香、官桂各五钱。

补录阴痧救急膏（治麻脚痧冷汗厥逆者，加附、桂、丁、麝末，贴胸脐，须参金仙膏注）：

生附子四两　白附子　川乌　官桂　生半夏　生南星　白术　干姜（炮）　木瓜

蚕砂各二两　吴萸　苍术　草乌　独活　故纸　良姜　延胡　灵脂　草蔻仁各一两　川芎　防风　桂枝　细辛　酒芍　当归各七钱　陈皮　厚朴　茚澄茄　乌梅　炙甘草　巴戟　益智仁　大茴　姜黄连　乌药　麦冬　五味子　肉蔻仁各五钱　或加党参　黄芪各一两　生姜廿片　薤白七个　韭白　艾各二两　菖蒲三钱　凤仙　白芥子五钱　白胡椒一两

油丹熬。入雄黄、朱砂、矾、檀香、木香、丁香、砂仁、乳香、没药各五钱。

霍乱厥汗温胃膏（附子二两，炮姜、白术、吴萸、官桂各一两，丁香、五味、艾叶各五钱，熬贴。加扑汗法）：

麻痧躁渴滋肾膏：附子二两，炮姜、党参、吴萸、麦冬各一两，黄连、五味、知母各五钱，熬贴。并用回阳返本汤——人参、麦冬各钱半，附子、炮姜、肉桂、五味、陈皮、腊茶各一钱，炙草五分，加姜枣煎浓汁调蜜擦心口。

按：黄坤载论治霍乱云：有寒热表症者，麻桂发之，温以理中、四逆。腹痛欲死，附子、大黄温药下之。

按：徐子默论治麻脚痧云：阴寒直中三阴，于素体虚寒、饱食、劳顿、肥胖之人为多。其症舌苔色白，渴而不躁（白为寒，宜温药。若转黄苔，方可清凉。有舌现镜面红色而仍杂白苔者，乃阳药太过，胃中寒邪未尽，肾中阴精已涸，难治），胸中气闷（未吐泻者，用藿香、神曲、杏仁、陈皮、半夏、干姜、佛手干、白蔻仁等），呕吐（寒邪上冲于胃，胃窍闭则吐，下冲于脾，脾窍闭则泻。吐用吴萸炒黄连、广皮、半夏、桂枝、干姜、生姜、乌梅等可止）、下利（用参、术、姜、草、吴萸、桂枝、白芍、附子、小茴、五味、陈皮、肉蔻仁、半夏等。有食加山楂、麦芽）、厥逆（中土衰而气不布于四肢也。先冷手者，责在脾肺；先冷足者，责在脾肾。用参、麦、味、附、桂、半、陈、萸、椒、生姜等。如抽掣者，加木瓜）、烦躁（阳上格则心烦，阴先竭则肾躁，此真寒假热也。用川连、附子、麦冬、白芍、桂枝、五味、归身、干姜、甘草、焦术、煅牡蛎等）、口渴（此津液下拔所致，用参、连、麦、术、姜、桂、芍、归、石斛、乌梅、甘、桔等。或但用姜、梅）、冷汗（真阳外越也。若周身汗、气喘，则脱矣。用参、附、芪、术、姜、桂、归、芍、麦、味、茯、甘、煅牡蛎等）、转筋（寒主收，故筋脉抽掣也。热症抽掣不甚痛，而手足温和；寒症必大痛，而手足大冷。间有不抽者，或寒轻、或气败也。气败者外象必重，虽不抽必伤命），治法不外温经通阳，以祛寒邪，以归阴火，遵仲景治三阴之旨而已（诸药均可用以煎抹炒熨）。

热膏心口皆忌（只可三分），如误贴（鼻干喉痛），清阳膏解之。

补录单方膏（各用数两，油熬丹收。临症和调，加以末子，可应万变。汤头合膏，亦照此推）：

姜葱膏（或分熬，加韭、蒜、凤仙为五虎，再加槐、椒为七宝，桑、柳、菖为十宝），姜茶膏、姜枣膏（姜五两，枣三两）、葱豉膏、薄荷膏、竹叶膏、桑枝膏（连皮并叶）、菖蒲膏、菊花膏、银藤膏、紫苏膏（连子）、柏叶膏（或同艾用）、羌活膏二活并用、荆穗膏、防风膏、香芷膏、乌药膏、柴胡膏（或同前胡）、连翘膏、川芎膏、麻黄膏、桂枝膏、当归膏、芍药膏（须分赤白）、地黄膏（须分生熟）、元参膏、丹参膏、甘草膏、麦冬膏、细辛膏、皂角膏、黄连膏、黄芩膏、黄柏膏、栀子膏、大黄膏、龙胆膏、栝蒌膏（连根用）、地骨膏、丹皮膏、知母膏、款冬膏（用去毛枇杷叶）、贝母膏、黄芪膏、苍术膏、白术膏、防己膏（汉防己）、首乌膏（赤白）、附子膏（或另同干姜合）、吴萸膏、益智膏、椒芥膏、大茴膏、良姜膏、乌头膏（二乌并用）、远志膏、牵牛膏（黑白）、甘遂膏、大戟膏、香附膏、郁金膏、三棱膏（或同莪术）、葶苈膏、延胡膏、灵脂膏（或同蒲黄）、灵仙膏（或藁本）、半夏膏、南星膏、橘皮膏（青陈并

用)、草果膏(草蔻并用)、肉果膏、苡蓉膏、杜仲膏(或同续断)、山萸膏、巴戟膏、故纸膏、枳实膏(同壳)、槟榔膏、升麻膏(或同干葛)、五味膏、山楂膏(或同麦芽)、木瓜膏、乌梅膏、红花膏、文蛤膏、车前膏(或同苓泻木通)、樗皮膏、槐角膏(或同马苋地榆)、羚角膏、苍耳膏、苍耳膏、益母膏、凤仙膏。

上二十一膏与加药法,皆局中所用已有年矣(制膏加药之法均载"略言"。此乃局中所用,亲友知其有验,索方者众,因刊之以俟高手斟酌)。局中延老成有德明医理者一人,主治内外症之事(此席最重,慎选得人,诸事皆有倚矣)。四诊中以望、闻、问三诊为主,而切脉则略焉。盖脉理幽微,非息心静气不能得,人多则必淆惑,不如望、闻、问之确也(望为色诊,通于相法,极有神验。小儿尤非望不可。外症则一望可知。闻即在于望之时。问是医家最有把握处。其法俱载在骈文内。有此三者,病情已得。脉有凭而无凭,前贤论之详矣,无庸假此为名。或重症切之,与色相参可耳)。又以勤敏者一人,司摊膏研药之事(合膏须另请铺中老手为之,并须设局者亲考其药料之优劣,察其火候之浅深,及合既成,权其分两,付局摊用)。粗工一人,备供给及使令之事。每日自辰至戌,来诊者不以时限(不以过午为限,盖穷民非独惜钱,并惜工夫也),随到随给(姓名、症候,给时随手录簿。不唯可知人数多寡,膏药出入,重症复诊,亦有查对),人咸乐其便,而诊者亦宽然有余暇焉(代带不亲到者不给,恐有错误。如实有病不能来者,须将病源开来。其有指名何膏愿出钱买者,或是有家,或系医之所使,与之以示通融。其所入之钱,仍归功德)。统计此局月阅症四、五千人,岁约五、六万人。出膏大小约十余万张,末药、锭药副之,为费三百金(以百金充局用,余皆归于药材)。虽不能尽人皆愈,而十亦愈其八、九,诚事简而功倍矣。既刻全方,遂书此于后。

---

〔1〕"灸"原作"炙",据医理改。下同。
〔2〕"擩"当作"嘻"。
〔3〕"症"当作"病"。
〔4〕"推"当作"椎"。
〔5〕"而知病所主"五字原脱,据《内经》补。
〔6〕"鞭"当作"鞕"。下同。
〔7〕"脾"当作"胛"。
〔8〕"顺"后疑脱"气"字。
〔9〕"盲"当作"肓"。
〔10〕"成"当作"或"。

# 医学衷中参西录

〔清〕张锡纯　著
王明辉　整理

**提　　要**　《医学衷中参西录》系清·张锡纯所著。成书于1909年。

全书共30卷，分7册。包括《处方学》8卷，《医论》8卷，《医话拾零》1卷，《三三医书评》1卷，《药物讲义》4卷，《伤寒讲义》4卷，《医案附诗草》4卷。

本书作者试图结合中西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论理颇多独到之处，制方亦多简要有效，至今仍为医者所习用。

现存清宣统元年（1909）天津新华印书局铅印本、1918年天地新学社铅印本、天津中西汇通社铅印本、1957年河北人民出版社铅印本及1985年河北科技出版社铅印本等版本。此据1985年河北科技出版社铅印本节选其前三期第一卷、第四卷、第七卷和第五期第三卷。

# 自　　序

人生有大愿力，而后有大建树。一介寒儒，伏处草茅，无所谓建树也，而其愿力固不可没也。老安友信少怀，孔子之愿力也；当今一切众生皆成佛，如来之愿力也。医虽小道，实济世活人之一端。故学医者，为身家温饱计则愿力小；为济世活人计则愿力大。而此愿力之在锡纯，又非仅一身之愿力，实乃祖为斯绍也。锡纯原籍山东诸城，自前明迁居直隶盐山边务里，累世业儒。先祖友三公缵修家乘，垂训来兹，谓凡后世子孙，读书之外，可以学医。盖即范文正公“不为良相，必为良医”之意也。锡纯幼时，从先严丹亭公读书，尝述斯言以教锡纯。及稍长，又授以方书，且为指示大意。谓诵读之暇，游艺于此，为益良多，且又遵祖训也。特当时方习举子业，未能大致力于斯耳。后两试秋闱不第，虽在壮年，而淡于进取，遂广求方书，远自农轩，近至国朝著述诸家，约共搜阅百余种。知《本经》与《内经》，诒之开天辟地之圣神，为医学之鼻祖，实即为医学之渊海也。迨汉季张仲景出，著《伤寒》《金匮》两书，为《本经》《内经》之功臣。而晋之王叔和，唐之孙思邈、王焘，宋之成无己，明季之喻嘉言，又为仲景之功臣。国朝医学昌明，人才辈出，若张志聪、徐大椿、黄元御，陈念祖诸贤，莫不率由仲景上溯《本经》《内经》之渊源，故其所著医书，皆为医学正规。特是自晋、唐迄今，诸家著述，非不美备，然皆斤斤以傅旧为务，初未尝日新月异，俾吾中华医学渐有进步。夫事贵师古者，非以古人之规矩、准绳限我也，惟藉以瀹我性灵，益我神智。迨至性灵神智，洋溢活泼，又贵举古人之规矩、准绳而扩充之、变化之、引伸触长之，使古人可作，应叹为后生可畏。凡天下事皆宜然，而医学何独不然哉！锡纯存此意念，以孜孜研究医学者有年，偶为人疏方，辄能得心应手，挽回沉疴。时先慈刘太君在堂，锡纯恐温清有缺，不敢轻应人延请。适有以急证相求者，锡纯造次未遽应。先慈谓锡纯曰：病家盼医如溺水求援，汝果能治，宜急往救之。然临证时，须多加小心，慎勿卤莽误人。锡纯唯唯受教，自此临证者几无虚日，至今十余年矣。今汇集十余年经验之方，其屡试屡效者，适得大衍之倍数。方后缀以诠解与紧要医案，又兼采西人之说与方中义理相发明，辑为八卷，名之曰《医学衷中参西录》。有客适至，翻阅一过而问曰：观子之书多能发前人所未发，于医学诚有进化。然今凡百事皆尚西法，编中虽采取西人之说，而不甚采取西人之药，恐于此道仍非登峰造极也。答曰：中华苞符之秘，启自三坟，伏羲《易经》《神农本经》《黄帝内经》是也。伏羲画《易》，在有文字之前，故六十四卦止有其象，而能包括万事万物之理，经文王、周公、孔子阐发之，而犹有余蕴。《本经》《内经》之包括医理，至精至奥，神妙无穷，亦犹《易经》之包括万事万物之理也。自周末秦越人后，历代诸贤，虽皆各有发明，而较之三

圣人之阐发《易经》，实有不及，故其中余蕴犹多。吾儒生古人之后，当竟古人未竟之业，而不能与古为新，俾吾中华医学大放光明于全球之上，是吾儒之罪也。锡纯日存斯心，孜孜忘老，于西法医学，虽尝涉猎，实未暇将其药饵一一试验，且其药多系猛烈之品，又不敢轻于试验，何能多采取乎！然斯编于西法非仅采用其医理，恒有采其化学之理，运用于方药中者，斯乃合中西而融贯为一，又非若采用其药者，仅为记问之学也。特是学问之道，贵与年俱进，斯编既成之后，行将博览西法，更采其可信之说与可用之方，试之确有效者，作为续编。此有志未逮之事，或即有志竟成之事也。

己酉孟春盐山张锡纯宋甫氏书于志诚堂

# 例　言

一、发明药性之书，始于《神农本经》。其书为有文字之后第一书（《易》虽在先，其时犹无文字），简策之古可知。其书共载药三百六十五味，以象周天之日数。分上中下三品，上品者养生之药也；中品者治病之药也；下品者攻病之药也。各品之下，皆详载其气味与主治，明其气味，主治之理亦即寓其中矣。而药性独具之良能，又恒有出于气味之外者，古圣洞彻精微，皆能为之一一表出，此在医学中，诚为开天辟地之鼻祖也。乃后人识见短浅，凡于药有独具之良能，不能以气味推求者，皆删去不载。如桂枝治上气吐吸（吸不下达即吐出，即喘者之不纳气也）甚效，《本经》载之，而后世本草不载也。山茱萸治寒热往来（肝虚极者之寒热往来）甚效，《本经》载之，而后世本草不载也，若此者不胜举。愚每观至此等处，恒深为惋惜，故斯编于论药性处，皆祖述《本经》，而于后世本草不轻采取也。或有疑其未载明入何脏腑及何经络者，不知其所主何病，即知其药力能至何处。究之服药后，药随气血流行，无处不到，后世之详为分疏其脏腑经络者，似转贻学者以拘墟之弊也。

二、阐发医理之书，始于《黄帝内经》。其书系黄帝与其臣岐伯、伯高、鬼臾、雷公相问答之词，分为《素问》《灵枢》。《素问》大旨以药治病，《灵枢》大旨以针灸治病。特其年远代湮，不无残缺。古时相传多以口授，尤易亡失，故晋皇甫谧言其书不完全，宋林亿疑其书有伪托。且仲景《伤寒论》序谓，撰用《素问》九卷，今《素问》二十四卷，其中有伪托可知。然其醇粹之处，确乎贻之圣神，断非伪托者所能为。即如以针灸治病，此时为东西（法）所共认，设非古圣开其始，后世能创造乎？即西人之细讲剖解者，能创造乎、是以读《内经》之法，但于其可信之处，精研有得，即能开无限法门；其不可信之处，或为后世伪托，付之不论可也。此孟子所谓书难尽信之义也。乃今之偏重西法者，不于《内经》可信之处费心研究，但于其不可信之处极力指摘。推其意见，直谓《内经》真本久失，所传于世者皆系伪托。有斯理乎？夫我四万万同胞，皆黄帝之子孙也，以祖宗嘉惠后人之典册，不知抱残守缺，倍加爱护，而转欲弁毛弃之，此真令人可发浩叹者也。故斯编于各门中，祖述《内经》之处甚多，而于后世医书之祖述《内经》者，若《难经》，若《伤寒》《金匮》诸书，亦偶有所采取焉。

三、斯编所载之方，多系拙拟，间有用古人成方，亦恒有所加减，或于方中独有会心之处，亦偶载其方而详为疏解。又于各门方后，附录西人恒用之效方，及西药试之果有实效者。至论脏腑经络之处，恒兼取道家之说，以其授受有自来也。又间采西人之说，以其剖验有实考据也。

四、古人用药，多是煎一大剂，分三次服下，病愈不必尽剂，不愈者必一日服尽。此法今人不讲久矣。愚治伤寒、瘟疫与一切急证，必用此法。盖治此等证，势如救火，以水泼之，火势稍减。若不连番泼之，则火势复炽，而前功尽弃。若治他证，不必日

服药三次，亦必朝夕各服药一次（前渣再服可权作一次），使药力昼夜相继，见效自速也。

五、富贵之家服药，多不用次煎，不知次煎原不可废。慎柔和尚治阴虚劳热，专用次煎。取次煎味淡，善能养脾阴也。夫淡气归胃，《内经》曾言之。淡能养脾阴之义，原自淡气归胃悟出，而其所以然之故，人仍多不解。徐灵胎曰：洪范言五行之味，水曰润下，润下作咸。火曰炎上，炎上作苦。木曰曲直，曲直作酸。金曰从革，从革作辛。皆直言其物之本味。至于土，则变其文曰，土爰稼穑，稼穑作甘。盖土本无味，借稼穑之味以为味。夫无味即是淡，故人脾胃属土，凡味之淡者，皆能入脾胃也。又按：治阴虚专责重于脾，人亦多不解。陈修园谓：脾为太阴，乃三阴之长。故治阴虚者，当以滋脾阴为主，脾阴足，自能灌溉诸脏腑也。

六、白虎汤中用粳米，古方生用，今人亦生用。至谓薏米、芡实、山药之类犹粳米也。诸家本草多注炒用者，为丸散计耳。今人用之入汤剂，亦必炒熟，殊令人不解。惟专用以健脾胃，或可炒用；若用以止泻利，即不宜炒。盖生者汁浆稠粘，可以留恋肠胃，若炒熟煮之，则无汁浆矣。至于用以滋阴，用以淡渗，则不宜炒熟，尤彰彰明矣。

七、今之党参即古之人参，为其生于山西之上党山谷，故曰党参。而生于山西之五台山者尤佳，故又别之曰台党参。与今之辽东人参原非一种，而气温性和，实较辽人参为易用。且其价又甚廉，贫家亦可服用，诚济世之良药也。今辽东亦多有此药，不必皆生于山西。然必参皮作横纹，若胡莱菔之纹，而更密于胡莱菔之纹者，方为野山自生之参，用之以代人参甚有功效。若无横纹，系土人种植之物，不堪用也。又斯编方中所用人参，皆可用野党参代之，而不可用辽东秧参代之。辽东秧参俗名高丽参，其性燥热，不宜轻用，而用于伤寒、瘟疫诸方中，尤非所宜。又有潞党参，皮色微红，生于潞安紫团山，故又名紫团参。其补力亚于台党参，而性平不热，用于气虚有热者甚宜。

八、黄耆入汤剂，生用即是熟用，不必先以蜜炙。若丸散剂中宜熟用者，蜜炙可也，若用治疮疡，虽作丸散，亦不宜炙用。王洪绪《证治全生集》曾详言之。至于生用发汗、熟用止汗之说，尤为荒唐。盖因气分虚陷而出汗者，服之即可止汗，因阳强阴虚而出汗者，服之转大汗汪洋。若气虚不能逐邪外出者，与发表药同服，亦能出汗。是知其止汗与发汗不在生熟，亦视用之者何如耳。

九、石膏寒而能散，以治外感有实热者，直同金丹。《神农本经》谓其微寒，则性非大寒可知。且谓其能治产乳，则性甚纯良可知。世人多误认为大寒而煅用之，则辛散之性变为收敛（点豆腐者必煅用，以其能收敛也）。用于外感有实热者，至一两即能伤人，因外感之热宜散不宜敛也。乃重用煅石膏而偾事者，不知其误在煅，不在石膏，转谓煅用之而犹猛悍如此，则不煅者更可知矣，于是遂视用生石膏为畏途。即有放胆用者，亦不过七八钱而止。夫石膏之质甚重，七、八钱不过一大撮耳。以微寒之药，欲用一大撮以挽回极重之寒温，又何能有大效。是以愚治外感有实热者，轻证亦必用至两许。若实热炽盛，又恒重用至三四两。将药煎汤数盅，分三四次温饮下，欲以免病家之疑，且欲其药力常在上焦，而寒凉不侵下焦致滑泻也。盖石膏生用，以治外感实热，断无伤人之理，且放胆用之，亦断无不能退热之理。特是坊间轧细之石膏多系煅者，即方中明开生者，亦恒以煅者充之。因煅者其所素备，且又自觉慎重也。故凡用生石膏者，宜买其整块明亮者，自监视轧细方的。

或问：同一石膏也，何以生用之则能散，煅用之则性之散者骤变为敛乎？答曰：石药之性与草木之药不同，恒因煅与不煅而其性迥异。如丹砂无毒，煅之即有毒，煅石作石灰，其燥烈之性顿发，以水沃之其热如火。石膏原硫、氧、氢、钙化合而成，煅

之则硫、氧、氢皆飞去，所余之钙已变为石灰，粘涩异常。是以烧烊灰者，必多用石膏，洋灰岂可服乎。故凡煎石膏，其渣凝结于罐底者，即系煅石膏，其药即断不可服。

十、细辛有服不过钱之说，后世医者恒多非之，不知其说原不可废。凡味辛兼能麻口之药，若花椒、天雄、生半夏大抵皆有此弊，不但细辛也。盖能麻口者，即能麻肺，肺麻则其呼吸即停矣。尝因胃中受凉，嚼服花椒约三十粒，下咽后即觉气不上达，移时呼吸始复常。乃悟古人谏君恐有不测，故有捣椒自随者。由斯观之，用药可不慎哉？

十一、半夏为降逆止呕之主药，今坊间制以白矾。若用以降逆气止呕吐，恐服后病转增剧，因矾味能令人涌吐也。愚用半夏治此等证，必用微温之水，将半夏淘洗数次，务须将矾味淘净。然淘时须斟酌其矾有多少，即额外加半夏多少，约计其淘净晒干后，仍还足原定分量。至坊间之好清半夏，其矾较少，用时亦须淘之。若专用以利痰，则清半夏不淘亦可。

十二、龙骨、牡蛎，若专取其收涩可以煅用。若用以滋阴、用以敛火，或取其收敛，兼取其开通者（二药皆敛而能开），皆不可煅。若用于丸散中，微煅亦可。今用者一概煅之，殊非所宜。

十三、山茱萸之核原不可入药，以其能令人小便不利也。而僻处药坊所卖山茱萸，往往核与肉参半，甚或核多于肉。即方中注明去净核，亦多不为去，误人甚矣。斯编重用山茱萸治险证之处甚多。凡用时愚必自加检点，或说给病家检点，务要将核去净，而其分量还足，然后不至误事。又山萸肉之功用，长于救脱，而所以能固脱者，因其味之甚酸，然间有尝之微有酸味者，此等萸肉实不堪用。用以治险证者，必须尝其味极酸者，然后用之，方能立建奇效。

十四、肉桂气味俱厚，最忌久煎。而坊间又多捣为细末，数沸之后，药力即减，况煎至数十沸乎。至于石膏气味俱淡，且系石质，非捣细煎之，则药力不出，而坊间又多不为捣细。是以愚用石膏，必捣为细末然后煎之。若用肉桂，但去其粗皮，而以整块入煎。至药之类肉桂、类石膏者，可以肉桂、石膏为例矣。

十五、乳香、没药最宜生用，不可炒枯。若用于丸散中，先轧作粗渣，入锅内隔纸烘至半熔，候冷轧之，即成细末，此乳香、没药去油之法。

十六、威灵仙、柴胡诸药，原是用根。坊间恒杂以茎叶，医者不知甄别，即可误事。细辛之叶，其功用亦不如根，故李濒湖《本草纲目》亦谓用根。至樗根白皮与桑白皮，亦皆用根上之皮，其真伪尤属难辨，用者必自采取方的。如樗根白皮，大能固涩下焦。而带皮樗枝煎汤，又能通大便。俗传便方，大便不通者，用带皮樗枝七节，每节长寸许，煎汤服之甚效。其枝与根性之相异如此，用者可不慎哉。

十七、赭石为铁氧化合，性同铁锈，原不宜煅。徐灵胎谓，若煅之复用醋淬，即能伤肺。此书诸方中有赭石者，皆宜将生赭石轧细用之。

十八、药有非制过不可服者，若半夏、附子、杏仁诸有毒之药皆是也。虽古方中之附子，亦偶生用，实系卤水淹透，未经炮熟之附子，亦非采取即用也。凡此等药，方中虽未注明如何炮制，坊间亦必为制至无毒。若其药本无毒，原可生用者，斯编方中若未注明制用。皆宜生用，有用斯编之方者，甚勿另加制法，致失药之本性也。

十九、古人服药，病在下者食前服，病在上者食后服，此定法也。后人有谓服药后，必待脾胃消化，而后力能四达。若病在上者食后服，则脾胃必先消化宿食，而后消化药物，是求速而反迟也。此说亦似近理，而不知非也。药力之行于周身，端借人身之气化以传递之，犹空气之传声也。使两间无空气，发声于何处，即止于何处。使人身无气化，脾胃虽能消化药物，亦不能传递于周身。盖人身之气化流行，原无脏腑界限，而药物下咽之后，即附之而行，其传递之神速，诚有倾刻可遍周身者。特是空

气传声虽速，实渐远而声渐微，推之气化传药，亦渐远而力渐减。由是观之，病在下者食前服，病在上者食后服，俾药近病所，其直达之力必尤捷也。

二十、凡汤剂，药汁不可煎少，少则药汁仍多半含于渣中。而滋阴清火之药，尤必药汁多煎方效。故斯编凡用重剂之处，必煎汁数杯，分数次服下。又或误将药煎干，复添水重煎，则药尽失其本性，服之病必增剧，即宜弃之勿服。

二十一、煎时易沸之药，医者须预告病家。如知母若至五六钱，微火煎之亦沸，若至一两几不能煎。然此药最易煎透，先将他药煎十余沸，再加此药，敞开药罐盖，略煎数沸，其汤即成。至若山药、阿胶诸有汁浆之药，龙骨、牡蛎、石膏、滑石、赭石诸捣末之药，亦皆易沸。大凡煎药，其初滚最易沸。煎至将滚时，须预将药罐之盖敞开，以箸搅之。迨沸过初滚，其后仍沸，敞盖煎之无妨，若不沸者，始可盖而煎之。盖险急之证，安危止争此药一剂。设更诿之仆婢，将药煎沸出，复不敢明言，则误事多矣。故古之医者，药饵必经己手修制，即煎汤液，亦必亲自监视也。

二十二、书中所载诸方，其方中紧要之药，有未确知其性味能力者，宜详 观四期药物学讲义，所载本药后之注解。盖愚对于诸药，虽剧如巴豆、甘遂，亦必亲自尝试，是以凡所用之药，皆深知其性味能力，于诸家本草之外，恒另有发明也。

二十三、古方分量，折为今之分量，诸说莫衷一是。从来愚用古方，原不拘于分量，若间有用古分量时，则以陈修园之说为准（说见五卷第一方后）。

二十四、书中诸方，除古方数首之外，其余一百六十余方，皆系拙拟。此非矜奇立异，欲与古人争胜也。诚以医者以挽回人命，为孜孜当尽之天职，至遇难治之证，历试成方不效，不得不苦心经营，自拟治法。迨拟出用之有效，且屡次用之，皆能随手奏效，则其方即不忍抛弃，而详为录存。是此一百六十余方，皆迫于孜孜挽回人命之热忱，而日积月累以成卷帙者也。

# 目　录

自序…… 633
例言…… 634
前三期合编第一卷
治阴虚劳热方…… 641
资生汤
十全育真汤
醴泉饮
一味薯蓣饮
参麦汤
珠玉二宝粥
沃雪汤
水晶桃
既济汤
来复汤
镇摄汤
前三期合编第四卷
治大气下陷方…… 653
升陷汤
回阳升陷汤
理郁升陷汤
醒脾升陷汤
治气血郁滞肢体疼痛方…… 664
升降汤
培脾舒肝汤
金铃泻肝汤
活络效灵丹
活络祛寒汤
健运汤
振中汤
曲直汤
热性关节肿疼用阿斯必林法
前三期合编第七卷
治瘟疫瘟疹方…… 671
青盂汤
护心至宝丹
清疹汤
治疟疾方…… 677
加味小柴胡汤
治霍乱方…… 678
急救回生丹
卫生防疫宝丹
急救回阳汤
治内外中风方…… 682
搜风汤
熄风汤
逐风汤
加味黄耆五物汤
加味玉屏风散
镇肝熄风汤
加味补血汤
治小儿风证方…… 689
定风丹
镇风汤
治痫风方…… 691
加味磁朱丸
通变黑锡丹
一味铁氧汤
治肢体痿废方…… 693
补偏汤
振颓汤
振颓丸
姜胶膏
第五期第三卷
论脑充血之原因及治法…… 696
论脑充血证可预防及其证误名中风之由
…… 697
论脑贫血治法…… 698
论脑贫血痿废治法答内政部长杨阶三先生
…… 699
论心病治法…… 700
论肺病治法…… 702
治肺病便方…… 705
论肺劳喘嗽治法…… 706
读章太炎氏论肺病治法书后
总论喘证治法…… 707
论李东垣补中益气汤所治之喘证…… 709
论胃病噎膈治法及反胃治法
论胃气不降治法…… 712

答刘希文问肝与脾之关系及肝病善作疼之理
论肝病治法…… 713
论肾弱不能作强治法…… 715
论治梦遗法…… 716

# 前三期合编第一卷

## 治阴虚劳热方

### 资生汤

治劳瘵羸弱已甚，饮食减少，喘促咳嗽，身热脉虚数者。亦治女子血枯不月。

生山药一两　玄参五钱　于术三钱　生鸡内金（捣碎）二钱　牛蒡子（炒，捣）三钱

热甚者，加生地黄五六钱。

《易》有之"至哉坤元，万物资生"，言土德能生万物也。人之脾胃属土，即一身之坤也，故亦能资生一身。脾胃健壮，多能消化饮食，则全身自然健壮，何曾见有多饮多食，而病劳瘵者哉。《内经·阴阳别论》曰："二阳之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在女子为不月，其传为风消，其传为息贲者，死不治。"夫病至于风消、息贲，劳瘵之病成矣。而名为二阳之病者，以其先不过阳明胃腑不能多纳饮食也，而原其饮食减少之故。曰发于心脾，原其发于心脾之故。曰有不得隐曲者何居？盖心为神明之府，有时心有隐曲，思想不得自遂，则心神拂郁，心血亦遂不能濡润脾土，以成过思伤脾之病。脾伤不能助胃消食，变化津液，以溉五脏，在男子已隐受其病，而尚无显征；在女子则显然有不月之病。此乃即女以征男也。至于传为风消，传为息贲，无论男女病证至此，人人共见，劳瘵已成，挽回实难，故曰不治。然医者以活人为心，病证之危险，虽至极点，犹当于无可挽回之中，尽心设法以挽回之。而其挽回之法，仍当遵二阳之病发心脾之旨。戒病者淡泊寡欲，以养其心，而复善于补助其脾胃，使饮食渐渐加多，其身体自渐渐复原。如此汤用于术以健脾之阳，脾土健壮，自能助胃。山药以滋胃之阴，胃汁充足，自能纳食（胃化食赖有酸汁）。特是脾为统血之脏，《内经》谓"血生脾"，盖谓脾系血液结成，故中多函血。西人亦谓脾中多回血管（详第二卷补络补管汤下），为血汇萃之所。此证因心思拂郁，心血不能调畅，脾中血管遂多闭塞，或如烂炙，或成丝膜，此脾病之由。而脾与胃相助为理，一气贯通，脏病不能助腑，亦即胃不能纳食之由也。鸡内金为鸡之脾胃，中有瓷、石、铜、铁，皆能消化，其善化有形郁积可知。且其性甚和平，兼有以脾胃补脾胃之妙。故能助健补脾胃之药，特立奇功，迥非他药所能及也。方中以此三味为不可挪移之品。玄参《本经》谓其微寒，善治女子产乳余疾，且其味甘胜于苦，不至寒凉伤脾胃可知，故用之以去上焦之浮热，即以退周身之烧热；且其色黑多液，《本经》又谓能补肾气，故以治劳瘵之阴虚者尤宜也。牛蒡子体滑气香，能润肺又能利肺，与山药、玄参并用，大能止嗽定喘，以成安肺之功，故加之以为佐使也。

地黄生用，其凉血退热之功，诚优于玄参。西人谓其中函铁质，人之血中，又实有铁锈。地黄之善退热者，不但以其能凉血滋阴，实有以铁补铁之妙，使血液充足，而蒸热自退也。又劳瘵之热，大抵因真阴亏损，相火不能潜藏。夫相火生于水脏之命门穴，为阴中之火，方书谓之龙雷之火，犹两间之电气也。电之性喜缘铁传递，为地黄函有铁质，故又善引相火下行，安其故宅。《本经》列之上品，洵良药也。然必烧热过甚而始加之者，以此方原以健补脾胃为主，地黄虽系生用，经水火煎熬，其汁浆仍然粘泥，恐于脾胃有不宜也。至热甚者，其脾胃必不思饮食，用地黄退其热，则饮食可进，而转有辅助脾胃之效。

生山药，即坊间所鬻之干山药，而未经火炒者也。然此药坊间必炒熟，然后鬻之，以俗习所尚使然也。而此方若用炒熟山药，则分毫无效（理详后一味薯蓣饮下）。

于术色黄气香，乃浙江于潜所产之白术也。色黄则属土，气香则醒脾，其健补脾胃之功，迥异于寻常白术。今坊间鬻者，均名于术，而价值悬殊，其价之廉者，未必出于于潜。而但观其色黄气香，即其价值甚廉，用之亦有殊效，此以色味为重，不以地道为重也。且价廉则贫者可服，利济之功益普也。

西人谓：胃之所以能化食者，全赖中有酸汁。腹饥思食时，酸汁自然从胃生出。若忧思过度，或恼怒过度，则酸汁之生必少，或分毫全无，胃中积食，即不能消化。此论与《内经》"二阳之病发心脾"、"过思则伤脾"之旨暗合。

或问曰：《内经》谓脾主思，西人又谓思想发于脑部，子则谓思发于心者何也？答曰：《内经》所谓脾主思者，非谓脾自能思也。盖脾属土，土主安静，人安静而后能深思，此《大学》所谓"安而后能虑"也。至西人谓思发于脑部，《内经》早寓其理。脉要精微论曰："头者精明之府。"夫头之中心点在脑，头为精明之府，即脑为精明之府矣。既曰精明，岂有不能思之理，然亦非脑之自能思也。试观古文"思"字作"囟"，囟者脑也，心者心也，是知思也者，原心脑相辅而成，又须助以脾土镇静之力也。

或问曰：子解二阳之病发心脾一节，与王氏《内经》之注不同，岂王氏之注解谬欤？答曰：愚实不敢云然。然由拙解以绎经文，自觉经文别有意味，且有实用也。夫二阳之病发心脾，与下三阳为病发寒热，一阳发病少气、善咳、善泄，句法不同，即讲法可以变通。盖二阳之病发心脾，谓其病自心脾而来也。三阳为病发寒热，是形容三阳之病状也，故将之病"之"字易作"为"字。至一阳发病数句，其句法又与三阳为病句不同，而其理则同也。

或又问：三阳、一阳病，皆形容其发病之状，二阳病独推究其发病之原因者何居？答曰：三阳、一阳，若不先言其病发之状，人即不知何者为三阳、一阳病。至二阳胃腑，原主饮食，人人皆知。至胃腑有病，即不能饮食，此又人人皆知。然其所以不能饮食之故，人多不能知也。故发端不言其病状，而先发明其得病之由来也。

或又问：胃与大肠皆为二阳，经文既浑曰二阳，何以知其所指者专在于胃、答曰：胃为足阳明，大肠为手阳明，人之足经长、手经短，足经原可以统手经，论六经者原当以足经为主。故凡《内经》但曰某经，而不别其为手与足者，皆指足经而言，或言足经而手经亦统其中。若但言手经，则必别之曰手某经矣。经文俱在，可取而细阅也。

民国二年，客居大名。治一室女，劳瘵年余，月信不见，羸弱不起。询方于愚，为拟此汤。连服数剂，饮食增多。身犹发热，加生地黄五钱，五六剂后，热退渐能起床，而腿疼不能行动。又加丹参、当归各三钱，服至十剂腿愈，月信亦见。又言有白带甚剧，向忘言及。遂去丹参加生牡蛎六钱，又将于术加倍，连服十剂带证亦愈。遂将此方邮寄家中，月余门人高如璧来函云："邻村赵芝林病劳瘵数年不愈，经医不知凡几，服药皆无效。今春骤然咳嗽，喘促异常，饮食减少，脉甚虚数，投以资生汤十剂全愈。"审斯则知此方治劳瘵，无论男女，服之皆有捷效也。

女子月信，若日久不见，其血海必有坚结之血。治此等证者，但知用破血通血之药，往往病犹未去，而人已先受其伤。鸡内金性甚和平，而善消有形郁积，服之既久，瘀血之坚结者，自然融化。矧此方与健脾滋阴之药同用，新血活泼滋长，生新自能化瘀也。

## 十全育真汤

治虚劳，脉弦数细微，肌肤甲错，形体羸瘦，饮食不壮筋力，或自汗，或咳逆，或喘促，或寒热不时，或多梦纷纭，精气不固。

野台参四钱　生黄耆四钱　生山药四钱　知母四钱　玄参四钱　生龙骨（捣细）四钱　生牡蛎（捣细）四钱　丹参二钱　三棱钱半　莪术钱半

气分虚甚者，去三棱、莪术，加生鸡内金三钱；喘者，倍山药，加牛蒡子三钱；汗多者，以白术易黄耆，倍龙骨、牡蛎，加山萸肉、生白芍各六钱。若其汗过多，服药仍不止者，可但用龙骨、牡蛎、萸肉各一两煎服，不过两剂其汗即止。汗止后再服原方。若先冷后热而汗出者，其脉或更兼微弱不起，多系胸中大气下陷，细阅拙拟升陷汤（在第四卷后跋语），自知治法。仲景治劳瘵，有大黄䗪虫丸，有百劳丸，皆多用破血之药。诚以人身经络，皆有血融贯其间，内通脏腑，外溉周身，血一停滞，气化即不能健运，劳瘵恒因之而成。是故劳瘵者肌肤甲错，血不华色，即日食珍馐、服参苓，而分毫不能长肌肉壮筋力。或转消瘦

支离，日甚一日，诚以血瘀经络阻塞其气化也。玉田王清任著《医林改错》一书，立活血逐瘀诸汤，按上中下部位，分消瘀血，统治百病，谓瘀血去而诸病自愈。其立言不无偏处，然其大旨则确有主见，是以用其方者，亦多效验。今愚因治劳瘵，故拟十全育真汤，于补药剂中，加三棱，莪术以通活气血，窃师仲景之大黄䗪虫丸、百劳丸之意也。且仲景于《金匮》列虚劳一门，特以血痹虚劳四字标为提纲。益知虚劳者必血痹，而血痹之甚，又未有不虚劳者。并知治虚劳必先治血痹，治血痹亦即所以治虚劳也。

或问：治劳瘵兼用破血之药，诚为确当之论，但破血用三棱、莪术，将毋其力过猛乎？答曰：仲景之大黄䗪虫丸，与百劳丸所用破血之药，若大黄、干漆、水蛭，皆猛于三棱、莪术，而方中不用三棱、莪术者、诚以三棱、莪术《本经》不载。至梁陶弘景著《名医别录》于《本经》外增药品三百六十五味，皆南北朝以前，名医所用之药，亦未载三棱、莪术。是当仲景时犹无三棱、莪术，即有之，亦未经试验可知。而愚于破血药中，独喜用三棱、莪术者，诚以其既善破血，尤善调气（三棱、莪术详解在第八卷理冲汤下）。补药剂中以为佐使，将有瘀者瘀可徐消，即无瘀者亦可借其流通之力，以行补药之滞，而补药之力愈大也。况后天资生纳谷为宝。无论何病，凡服药后饮食渐增者易治，饮食渐减者难治。三棱、莪术与参、术、耆诸药并用，大能开胃进食，又愚所屡试屡效者也。

或问：劳字从火，诚以劳瘵之证，阴虚发热者居其强半。故钱仲阳之减味地黄丸；张景岳之左归饮，皆为对证良方，以其皆以熟地黄为君，大能滋真阴退虚热也。子方中何以独不用也？答曰：若论用熟地，我固过来人也。忆初读方书时，曾阅赵氏《医贯》、张氏《八阵》、冯氏《锦囊》诸书，遂确信其说。临证最喜用熟地，曾以八味地黄丸作汤，加苏子、白芍，治吸不归根之喘逆；加陈皮、白芍，治下虚上盛之痰涎；加苏子、厚朴，治肾不摄气，以致冲气上逆之胀满（时病人服之觉有推荡之力，后制参赭镇气汤治此证更效，方在第二卷），又尝减茯苓、泽泻三分之二，治女子消渴小便频数（《金匮》谓治男子消渴以附子亦效，案详第二卷玉女汤液下），又尝去附子，加知母、白芍，治阴虚不能化阳，致小便不利积成水肿；又尝用六味地黄丸作汤，加川芎、知母，以治如破之头疼；加胆草、青黛，以治非常之眩晕；加五味、枸杞、柏子仁，以敛散大之瞳子，且信其煎汁数碗，浩荡饮之之说；用熟地四两、茯苓一两，以止下焦不固之滑泻；用熟地四两、白芍一两，以通阴虚不利之小便；又尝于一日之中用熟地斤许，治外感大病之后，忽然喘逆，脉散乱欲脱之险证（此证当用后来复汤，彼时其方未拟出，惟知用熟地亦幸成功，是知冯楚瞻谓熟地能大补肾中元气诚有所试也），且不独治内伤也；又尝用熟地、阿胶大滋真阴之类，治温病脉阳浮而阴不应，不能作汗，一日连服二剂，济阴以应其阳，使之自汗（详案在第五卷寒解汤下）；并一切伤寒外感，因下元虚惫而邪深陷者，莫不重用熟地，补其下元，即以托邪外出。惟用以治阴虚劳热之证，轻者可效，若脉数至七八至鲜有效者。彼时犹不知改图，且以为地黄丸，即《金匮》之肾气丸，自古推为良方，此而不效，则他方更无论矣，不知肾气丸原用干地黄，即药坊间之生地也，其桂用桂枝，即《神农本经》之牡桂也，与今之地黄丸迥不侔矣。其方《金匮》凡五见，一治"脚气上入少腹不仁"；一治"虚劳腰痛，少腹急拘，小便不利"；一治"短气有微饮，当从小便去之"；一治"男子消渴，小便反多，饮一斗，小便一斗"；一治"妇人转胞，胞系了戾，不得溺"。统观五条，原治少腹膀胱之疾居多，非正治劳瘵之药，况后世之修制，又失其本然乎。后治一妇人，年近五旬。身热劳嗽，脉数几至八至。先用六味地黄丸加减作汤服不效，继用左归饮加减亦不效。愚忽有会悟，改用生黄耆六钱、知母八钱为方，数剂见轻，又加丹参、当归各三钱，连服十剂全愈。以后凡遇阴虚有热之证，其稍有根柢可挽回者，于方中重用黄耆、知母，莫不随手奏效。始知叔和脉法谓数至七八至为不治之脉者，非确论也。盖人禀天地之气以生，人身之气化即天地之气化，天地将雨之时，必阳气温暖上升，而后阴云会合大雨随之。黄耆温升补气，乃将雨时上升之阳气也；知母寒润滋阴，乃将雨时四合之阴云也。二药并用，大具阳升阴应云行雨

施之妙。膏泽优渥烦热自退，此不治之治也（此理参观第二卷玉液汤后跋语益明）。况劳瘵者多损肾，黄耆能大补肺气，以益肾水之源，使气旺自能生水，而知母又大能滋肺中津液，俾阴阳不至偏胜，即肺脏调和，而生水之功益著也（黄耆、知母虽可并用以退虚热，然遇阴虚热甚者，又必须加生地黄八钱或至一两，方能服之有效）。

或又问：肾气丸虽非专治虚劳之药，而《金匮》虚劳门，明载其治虚劳腰疼，似虚者皆可服之，子独谓无甚效验，岂古方不可遵欤？答曰：肾气丸若果按古方修制，地黄用干地黄，桂用桂枝，且止为丸剂，而不作汤剂，用之得当，诚有效验。盖生地能逐血痹（《神农本经》），而熟地无斯效也。桂枝能调营卫，而肉桂无斯效也。血痹逐，则瘀血自消，营卫调，则气血自理。至于山萸肉之酸温，亦能逐痹（《本经》山茱萸逐寒湿痹）。牡丹皮之辛凉，亦能破血。附子之大辛大温，又能温通血脉，与地黄之寒凉相济，以共成逐血痹之功。是肾气丸为补肾之药，实兼为开瘀血之药，故列于《金匮》虚劳门，而为要方也。其止为丸剂，而不作汤剂者，诚以地黄经水火煎熬，则汁浆稠粘性近熟地，其逐血痹之力必减，是以《神农本经》，谓地黄生者尤良也。后贤徐灵胎曾治一人，上盛下虚，胸次痰火壅滞，喘不能卧，将人参切作小块，用清水理痰之药煎汤送服而愈。后其病复发，病家自用原方，并人参亦煎服，病益甚，灵胎仍教以依从前服法，其病仍愈。夫同一人参也，生切块送服则效，煎汤则不惟不效，转至增剧，触类引伸，可以悟古人制肾气丸之精义矣。

或又问：肾气丸既按古方修制可以有效，而《金匮》虚劳门，肾气丸与大黄䗪虫丸之外又有七方，皆可随证采择，则子之十全育真汤，似亦可以不拟欤？答曰：《金匮》虚劳门诸方，虽皆有效，而一方专治虚劳门一证。若拙拟十全育真汤，实兼治虚劳门诸证。如方中用黄耆以补气，而即用人参以培元气之根本。用知母以滋阴，而即用山药、元参以壮真阴之渊源。用三棱、莪术以消瘀血，而即用丹参以化瘀血之渣滓。至龙骨、牡蛎，若取其收涩之性，能助黄耆以固元气；若取其凉润之性，能助知母以滋真阴；若取其开通之性（《本经》龙骨主癥瘕，后世本草亦谓牡蛎消血），又能助三棱、莪术以消融瘀滞也。至于疗肺虚之咳逆、肾虚之喘促，山药最良。治多梦之纷纭，虚汗之淋漓，龙骨、牡蛎尤胜。此方中意也，以寻常药饵十味，汇集成方，而能补助人身之真阴阳、真气血、真精神，故曰十全育真也。

劳瘵者多兼瘀血，其证原有两种：有因劳瘵而瘀血者，其人或调养失宜，或纵欲过度，气血亏损，流通于周身者必然迟缓，血即因之而瘀，其瘀多在经络；有因瘀血而成劳瘵者，其人或有跌伤碰伤，或力小任重，或素有吐衄证，服药失宜，以致先有瘀血，日久寖成劳瘵，其瘀血多在脏腑。此二者服十全育真汤皆可愈。而瘀血在脏腑者，尤须多用破血之药。又瘀在经络者，亦可用前方资生汤加当归、丹参。瘀在脏腑之剧者，又宜用拙拟理冲汤，或理冲丸（方在第八卷）。此数方可参变汇通，随时制宜也。

世俗医者，遇脉数之证，大抵责之阴虚血涸。不知元气虚极莫支者，其脉可至极数。设有人或为作，或奔驰，至气力不能支持之时，其脉必数。乃以力倦之不能支持，以仿气虚之不能支持，其事不同而其理同也。愚临证细心体验，凡治虚劳之证，固不敢纯用补药，然理气药多于补气药，则脉即加数，补气药多于理气药，则脉即渐缓。是知脉之数与不数，固视乎血分之盈亏，实尤兼视乎气分之强弱。故此十全育真汤中，台参、黄耆各四钱，而三棱、莪术各钱半，补气之药原数倍于理气之药。若遇气分虚甚者，犹必以鸡内金易三棱、莪术也。

药性之补、破、寒、热，虽有一定，亦视乎服药者之资禀为转移。尝权衡黄耆之补力，与三棱、莪术之破力，等分用之原无轩轾。尝用三棱、莪术各三钱，治脏腑间一切癥瘕积聚，恐其伤气，而以黄耆六钱佐之，服至数十剂，病去而气分不伤，且有愈服而愈觉强壮者。若遇气分甚虚者，才服数剂，即觉气难支持，必须加黄耆，或减三棱、莪术，方可久服。盖虚极之人，补药难为攻，而破药易见过也。若其人气壮而更兼郁者，又必须多用三棱、

莪术，或少用黄耆，而后服之不至满闷。又尝权衡黄耆之热力，与知母之寒力，亦无轩轾，等分用之可久服无寒热也（此论汤，作丸则知母寒力剂胜于黄芪热力）。而素畏热者，服之必至增热，素畏寒者，服之又转增寒，其寒热之力无定，亦犹补破之力无定也。故临证调方者，务须细心斟酌，随时体验，息息与病机相符，而后百用不至一失也。古人云"良工心苦，志在活人"者，尚无愧斯言也。

西法曰：小肠外皮光滑，内皮摺叠，其纹以显微镜窥之，纹上有尖甚密，即吸管之口端。吸管者，吸咽食物之精液管也，百派千支，散布肠后夹膜之间，与膜同色，细微难见。食后少顷，内有精液，始见如白丝然。夹膜有小核甚多，即吸管回旋叠积所成者。一切吸管附近脊处乃合为一，名曰精液总管。在腰骨第二节，附脊骨而上，至颈骨第七节，即屈转而下，左入颈下回血会管（会者两管相会合处），直达于心。食物由胃至小肠头，即与胆汁、甜肉汁会合。渐落渐榨，榨出精液，色白如乳，众管吸之，初甚稀淡，渐入渐浓，远至会管，即混为血。小肠细管病，液核凝大，其人多食犹瘠。

按：小肠吸管，实为血脉化生之门径，设有不通，人即病瘠。则治劳瘵者，宜兼用破血之药，以化其液核之凝大，更可知矣。

又按：胆汁、甜肉汁，与小肠会合之理，西法言之甚详。其说谓胆乃肝液之囊，存其汁以待用者也。胆汁色绿味极苦，系连右肝内旁之下，其汁乃下部回血（回血说在第二卷补络补管汤下）至肝所化。其功用能助小肠以化胃中不化之物。盖胃中之液，能化蛋白质为滋养素，然不能化淀粉及脂肪。迨至传入小肠，小肠饱满，肠头上逼胆囊，使其汁渗入小肠，能助小肠榨化一切食物，为乳糜白汁，以资养血脉。若无胆汁，或汁不足用，则小肠之物，精粗不分，粪色白结而不黄矣。如胆汁过多，则呕吐苦涎，泄泻色青是也。胆管闭塞，胆汁渗入血分，即有疸病（俗名黄病），溺色黄赤。胆汁之用，实以得中为贵。甜肉者即"甜肉经"，长约五寸，横贴幽门（胃之下口），形如犬舌，头大向右，尾尖向左，中有一汁液管，斜入小肠上口之旁，与胆管入小肠处同路。所生汁如口津水，能参赞胆汁，同助小肠以榨化食物。

按：西人所谓甜肉经，唐容川谓当系胰子。盖胰子善于涤油，即善消油，故能助小肠以化脂肪。至化淀粉，当全赖胆汁，盖淀粉属土，胆汁属木，木能疏土，物理之自然也。

## 醴泉饮

治虚劳发热，或喘或嗽，脉数而弱。

生山药一两　大生地五钱　人参四钱　玄参四钱　生赭石（轧细）四钱　牛蒡子（炒，捣）三钱　天冬四钱　甘草二钱

劳热之证，大抵责之阴虚。有肺阴虚者，其人因肺中虚热薰蒸，时时痒而作嗽，甚或肺中有所损伤，略一动作，辄发喘促，宜滋补肺阴，兼清火理痰之品，有肾阴虚者，其人因肾虚不能纳气，时时咳逆上气，甚或喘促，宜填补下焦真阴。兼用收降之品。若其脉甚数者，陈修园谓，宜滋养脾阴。盖以脾脉原主和缓，脉数者必是脾阴受伤，宜于滋阴药中，用甘草以引之归脾，更兼用味淡之药，如薏米、石斛之类（理详例言第12页）。特是人身之阴，所盖甚广，凡周身之湿处皆是也。故阴虚之甚者，其周身血脉津液，皆就枯涸。必用汁浆最多之药，滋脏腑之阴，即以溉周身之液，若方中之山药、地黄是也。然脉之数者，固系阴虚，亦系气分虚弱，有不能支持之象，犹人之任重而体颤也。故用人参以补助气分，与玄参、天冬之凉润者并用，又能补助阴分。且虑其升补之性，与咳嗽上逆者不宜，故又佐以赭石之压力最胜者，可使人参补益之力下行直至涌泉，而上焦之逆气浮火，皆随之顺流而下；更可使下焦真元之气，得人参之峻补而顿旺，自能吸引上焦之逆气浮火下行也。至于牛蒡子与山药并用最善止嗽，甘草与天冬并用最善润肺，此又屡试屡效者也。

初制此方时，原无赭石，有丹参三钱，以运化人参之补力。后治一年少妇人，信水数月不行，时作寒热，干嗽连连，且兼喘逆，胸隔满闷，不思饮食，脉数几至七至。治以有丹

参原方不效，遂以赭石易丹参，一剂咳与喘皆愈强半，胸次开通，即能饮食，又服数剂脉亦和缓，共服二十剂，诸病皆愈。以后凡治妇女月闭血枯，寖至虚劳，或兼咳嗽满闷者，皆先投以此汤，俾其饮食加多，身体强壮，经水自通。间有瘀血暗阻经道，或显有癥瘕可据者，继服拙拟理冲汤，或理冲丸（皆在第八卷）以消融之，则妇女无难治之病矣。若其人胸中素觉短气，或大便易滑泻者，又当预防其大气下陷（大气下陷详第四卷升陷汤）。用醴泉饮时，宜减赭石、牛蒡子，并一切苏子、蒌仁、紫菀、杏仁，治咳喘套药皆不宜用。

按：短气与喘原迥异。短气者难于呼气不上达也。喘者难于吸气不下降也。而不善述病情者，往往谓喘为"上不来气"，是以愚生平临证，凡遇自言上不来气者，必细细询问，确知其果系呼气难与吸气难，而后敢为施治也。

又按：方书名咳喘曰"咳逆"，喘曰"喘逆"，因二证多由逆气上干也。而愚临证实验以来，知因大气下陷而咳喘者，亦复不少。盖肺悬胸中，必赖大气以包举之，而后有所附丽；大气以鼓舞之，而后安然呼吸。大气一陷，则包举之力微，肺即无所附丽，而咳嗽易生。鼓舞之机滞，肺必努力呼吸，而喘促易作。曾治一少年，泄泻半载方愈。后因劳力过度，觉喉中之气不舒，五六呼吸之间，必咳嗽一两声，而其气始舒。且觉四肢无力，饮食懒进。诊其脉微弱异常，知其胸中大气下陷，投以拙拟升陷汤，数剂而愈。又曾治一人，年近五旬，素有喘疾。因努力任重，旧证复发。延医服药罔效。后愚诊视其脉，数近六至，而兼有沉濡之象。愚疑其阴虚不能纳气，因其脉兼沉濡，不敢用降气之药。遂用熟地、生山药、枸杞、玄参大滋真阴之药，大剂煎汤，送下人参小块二钱，连服三剂脉即不数，仍然沉濡，喘虽见轻，仍不能愈。因思此证得之努力任重，胸中大气因努力而陷，所以脉现沉濡，且其背恶寒而兼发紧，此亦大气下陷之征也。亦治以升陷汤，方中升麻、柴胡、桔梗皆不敢用，以桂枝尖三钱代之。因其素有不纳气之证，桂枝能升大气，又能纳气归肾也（理详第二卷参赭镇气汤下）。又外加滋阴之药，数剂全愈（详案在第四卷升陷汤下）。按此二证之病因，与醴泉饮所主之病迥异，而其咳喘则同。必详观升陷汤后跋语，及所载诸案，始明治此二证之理。而附载于此者，恐临证者审证不确，误以醴泉饮治之也。

沈阳商家子娄顺田，年二十二，虚劳咳嗽，其形羸弱，脉数八至，按之即无。细询之，自言曾眠热炕之上，晨起觉心中发热，从此食后即吐出，夜间咳嗽甚剧，不能安寝。因二十余日寝食俱废，遂觉精神恍惚，不能支持。愚闻之，知脉象虽危，仍系新证，若久病至此，诚难挽回矣。遂投以醴泉饮，为其呕吐，将赭石改用一两（重用赭石之理详第二卷参赭镇气汤下），一剂吐即止，可以进食，嗽亦见愈。从前五六日未大便，至此大便亦通下。如此加减服之，三日后脉数亦见愈。然犹六至余，心中犹觉发热，遂将玄参、生地皆改用六钱，又每日于午时，用白蔗糖冲水，送服西药阿斯必林（药性详后参麦汤下）七厘许。数日诸病皆愈，脉亦复常。

沈阳苏惠堂，年三十许，劳嗽二年不愈，动则作喘，饮食减少。更医十余人，服药数百剂，分毫无效，羸弱转甚。其姊丈李生，在京师见《衷中参西录》再版，大加赏异，急邮函俾其来院诊治。其脉数六至，虽细弱仍有根柢，知其可治。自言上焦恒觉发热，大便三四日一行，时或干燥。遂投以醴泉饮，为其便迟而燥，赭石改用六钱，又加鸡内金二钱（捣细），恐其病久脏腑经络多瘀滞也。数剂后饭量加增，心中仍有热时，大便已不燥，间日一行。遂去赭石二钱，加知母二钱，俾于晚间服汤药后，用白蔗糖水，送服阿斯必林四分之一瓦（瓦之分量详于例言），得微汗。后令于日间服之，不使出汗，数日不觉发热，脉亦复常，惟咳嗽未能全愈。又用西药几阿苏六分，薄荷冰四分，和以绿豆粉为丸，梧桐子大，每服三丸，日两次，汤药仍照方服之，五六日后咳嗽亦愈，身体从此康健。

按：几阿苏，亦名结列阿曹笃。乃干馏山毛榉树脂和那笃伦卤液而振荡之，取其所得之依的儿，及依的儿那笃留溴之化合物。以硫酸分解之，再以馏精制之，得中性透明微黄色油状之液，有窜透特异之烟臭，仿佛那布答林（俗名洋潮脑）。其功用近于石碳酸，而其

抑制发酵防腐败之力，远胜石碳酸。能消除一切毒菌，凝固蛋白质及血液，故善治结核（详后参麦汤下）及肠胃炎，补内外血管破裂，妊妇呕吐，小儿吐泻。用其液浸棉晒干塞牙孔，止牙疼如神。惟性过干燥，且又臭味难服，佐以薄荷冰之辛凉芳香，则性味和平，以治肺炎、肺结核，其效尤速，故以治久嗽能愈也。

几阿苏之用量，初服宜百分之一瓦。久服之可以渐渐加多，以加至一次服百分之五瓦为极量。在西药中甚属猛烈之品，慎勿多服。

## 一味薯蓣饮

治劳瘵发热，或喘或嗽，或自汗，或心中怔忡，或因小便不利，致大便滑泻，及一切阴分亏损之证。

生怀山药四两（切片）

上一味煮汁两大碗，以之当茶，徐徐温饮之。

山药之性，能滋阴又能利湿，能滑润又能收涩。是以能补肺补肾兼补脾胃。且其含蛋白质最多，在滋补药中诚为无上之品，特性甚和平，宜多服常服耳。

陈修园谓山药为寻常服食之物，不能治大病，非也。若果不治大病，何以《金匮》治劳瘵有薯蓣丸。尝治一室女，温病痰喘，投以小青龙加石膏汤，又遵《伤寒论》加减法，去麻黄加杏仁，喘遂定。时已近暮，一夜安稳。至黎明喘大作，脉散乱如水上浮麻，不分至数，此将脱之候也。取药不及，适有生山药两许，急煮汁饮之，喘稍定，脉稍敛，可容取药，方中仍重用山药而愈（详案在第六卷仙露汤下）。

一室女，月信年余未见，已成劳瘵，卧床不起。治以拙拟资生汤，复俾日用生山 药四两，煮汁当茶饮之，一月之后，体渐复初，月信亦通。见者以此证可愈，讶为异事。

一妇人，产后十余日，大喘大汗，身热劳嗽。医者用黄耆、熟地、白芍等药，汗出愈多。后愚诊视，脉甚虚弱，数至七至，审证论脉，似在不治。俾其急用生山药六两，煮汁徐徐饮之，饮完添水重煮，一昼夜所饮之水，皆取于山药中。翌日又换山药六两，仍如此煮饮之。三日后诸病皆愈。

一人，年四十余，得温病十余日，外感之火已消十之八九。大便忽然滑下，喘息迫促，且有烦渴之意。其脉甚虚，两尺微按即无。亦急用生山药六两，煎汁两大碗，徐徐温饮下，以之当茶，饮完煎渣再饮，两日共用山药十八两，喘与烦渴皆愈，大便亦不滑泻。

西人谓食物中之蛋白质最能益人。山药之汁晶莹透彻，粘而且滑，纯是蛋白之质，故人服之大有补益。然必生煮服之，其蛋白之质始全；若炒焦而后入煎剂，其蛋白之质已涸，虽服亦何益哉。

## 参 麦 汤

治阴分亏损已久，寖至肺虚有痰，咳嗽劳喘，或兼肺有结核者。

人参三钱　干麦冬（带心）四钱　生山药六钱　清半夏二钱　牛蒡子（炒，捣）三钱　苏子（炒，捣）二钱　生杭芍三钱　甘草钱半

人参为补肺之主药，而有肺热还伤肺之虞，有麦冬以佐之，则转能退热。麦冬为润肺之要品，而有咳嗽忌用之说，有半夏以佐之，则转能止嗽。至于山药，其收涩也能助人参以补气，其粘润也能助麦冬以滋液。虽多服久服，或有壅滞，而牛蒡子之滑利，实又可以相济。且牛蒡子能降肺气之逆，半夏能降胃气、冲气之逆，苏子与人参同用，又能降逆气之因虚而逆。平其逆气，则喘与嗽不治自愈矣。用白芍者，因肝为肺之对宫，肺金虚损，不能清肃下行以镇肝木，则肝火恒恣横而上逆，故加芍药以敛戢其火。且芍药与甘草同用，甘苦化合味近人参，即功近人参，而又为补肺之品也。

按：古方多以麦冬治肺虚咳嗽，独徐灵胎谓嗽者断不宜用。盖以其汁浆胶粘太甚，肺中稍有客邪，即可留滞不散，惟济以半夏之辛燥开通，则不惟治嗽甚效。即治喘亦甚效。故仲景治伤寒解后，虚羸少气，气逆欲吐，有竹叶石膏汤，麦冬与半夏同用。治火逆上气，

有麦门冬汤，以麦冬为君，亦佐以半夏也。又肺虚劳嗽者，医者多忌用半夏，是未知半夏之性者也。徐灵胎曰："肺属金喜敛而不喜散。"盖敛则肺叶垂而气顺，散则肺叶张而气逆。半夏之辛，与姜、桂之辛迥别，入喉则闭不能言，涂金疮则血不复出，辛中滞涩，故能疏又能敛也。又辛之敛与酸之敛不同，酸则一主于敛，辛则敛中有发散之意，尤与肺投合也。

又喻嘉言赞麦门冬汤中用半夏曰："于大建中气，大生津液药中，增入半夏之辛温一味，以利咽下气，此非半夏之功，实善用半夏之功也。"

西人谓劳证因肺体生坚粒如沙，名都比迦力。或在左肺、或在右肺、或左右俱有，右多过左，上多过下，先生多小粒，在肺本体内，渐合为一大粒。久而溃烂成穴，穴有大小，有肺体全坏者。此证各国俱有，冷地尤多。病原或因父母延累性质，易患此证；或因身虚居处湿地，衣服单薄冷风吹袭；或天时寒热骤变；或热地人迁居冷地；或食物不足；或屋内臭浊不通风气；或辛苦劳倦；或房事过度；或饮酒过度，在女子或漏经带下；或哺婴儿太久。男女患此证者，每在十五岁以上，三十岁以下。病状先干嗽，或有血呛出，渐至气短促，行动呼吸更促，困倦无精神，手足疲软羸瘦，颈变细长，胸膈变窄。略有勤苦则汗出，食物不化，夜卧不安，脉微细而数，心跳多痰。或咳血胸膈时疼，声音不清，久则哑，手指末节生大甲弯曲。以听病筒听试，觉有声从溃穴泄出。夜晚颜色鲜红，早起多冷汗。舌苔先白后红，或吐痰稠粘与脓相杂。又有总气管出声之处溃烂，不能出声者；有累大小肠烂，色白过常度者；有因此肝血不得入肺，肝体大过常度者。且都比迦力不但肺有之也，如小儿疳积，肚腹大四肢瘦，是因大小肠皮膜生都比迦力，饮食之津不能吸入液管所致，食虽多不长肌肉。法令其改变习气，勿居湿地，勿过劳辛，勿太烦怒，勿提举重物，勿贪色欲，勿饮酒过度；宜散步间适游玩怡情，迁徙他处，变易水土，所居之室开户牖以通外气，着绵当（亦名背心，即无袖之短衣也）令胸背常暖，频用两臂前后开合，令胸肺舒张呼吸大通；更用酸醋水洗颈前胸膈各处，布巾擦之令热。内服之药，大概以祛痰、止血、敛汗、止泻、安身为主。咳嗽用乙毕格散，鸦片酒最宜。或先用呕药以去其痰。汗多宜敛铅散三四厘，白矾四五厘，能收敛止汗。泄泻者用胆矾二厘，鸦片二三厘，配水一两，日服二、三钱。肺疼者贴斑蝥膏药。

按：西人所谓，劳证因肺生都比迦力，致有种种羸弱冷热 痰嗽诸证，劳瘵病中皆有其病状。而用西人所言之治法治之，则愈者恒鲜也。

迨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九年，西人遏尔倍儿富儿德氏制阿斯必林药出，治此证较前似有把握。其法用阿斯必林，一日之间少则一瓦，多不过三瓦，皆分为三次服下，以退此证之发热，且同时投以止汗之药，以防其出汗过多。盖此证最要之点，在于发热，热愈甚则气血愈亏，实能促病机之进行。阿斯必林最善解热，且无不良之副作用，惟其性善发汗，而过汗非体虚者所宜，故以同时服止汗之品，以防其过汗也。

东人衍西人之说，名其病曰肺结核，其治法不出西人范围。至丁仲祐推广其说，谓此证自始至终之经过，未有不发热者。因感染结核菌后，有一种物质，生交换产物与崩坏产物，吸收时影响于体温者皆甚大，热即由是而生。又因酿脓菌及各种细菌（连锁球菌，葡萄球菌，绿脓菌四叠菌之类）之侵入，起混合续发性传染。气管与空洞之分泌物因之分解，发生腐败性及毒素性之物质。此物质吸收之际，亦发生此热。夫罹此证者，营养原极缺乏，加以发热不已，则食机不振，心力萎弱，分泌蛋白质日见消耗。宜用阿斯必林一瓦半，和以乳糖，分三次服下，佐以利痰健胃之药。至于结核之证，兼小便下血，其生殖器亦有结核者，治以阿斯必林，而以清血止血之药佐之。

愚对于此证，悉心研究，知其治法，当细分为数种。其证有自肾传肺者，如西人所谓色欲过度，及女子经漏带下，致肺生都比迦力者是也；有自肺传肾者，如西人所谓肺生都比迦力，以致现出种种阴虚之证，而成劳瘵者是也，有因肺肾交病，而累及脾胃者，如丁

仲祜所谓"结核发热，加食机不振"者是也。肾传肺者，以大滋真阴之药为主，以清肺理痰之药为佐，若拙拟之醴泉饮（在前）是也；肺传肾者，以清肺理痰之药为主，以滋补真阴之药为佐，若此参麦汤是也；其因肺肾俱病，而累及脾胃者，宜肺肾双补，而兼顾其脾胃，若拙拟之滋培汤（在第二卷）、珠玉二宝粥（在后）是也。如此分途施治，斟酌咸宜，而又兼服阿斯必林，凡其脉之稍有根柢可挽回者，需以时日皆愈也。至于但肺有结核，而未累及他脏者，可于斯编肺病门中（在第三二卷），酌其治法（第五期三卷载有论肺病治法，实合虚劳肺病详细论之也，凡治虚劳及肺病者皆宜参观）

阿斯必林，采用亚里斯尔酸制成。其形状为白色细针形之结晶。无臭微酸，似有杨柳皮汁气味。其性凉而能散，善退外感之热，初得外感风热，服之出凉汗即愈。兼能退内伤之热，肺结核者，借之以消除其热，诚有奇效。又善治急性关节肿疼，发表痘毒、麻疹及肠胃炎、肋膜炎诸证，西药中之最适用者也。

特其发汗之力甚猛，若结晶坚而大者，以治外感，半瓦即可出汗；若当天气寒凉，或近寒带之地，须服至一瓦，或至瓦半。若其略似白粉，微有结晶者，药力薄弱，服至一瓦方能出汗，多可服至瓦半或二瓦。是在临证者，相其药力之优劣，而因时、因地、因人制宜也。

至用阿斯必林治内伤，其分量尤须少用。因内伤发热之人，阴虚阳浮，最易发汗。西人用治肺结核之热，日服三瓦，其在欧洲地寒，且其人自幼多肉食，脏腑营卫壮固，或者犹可，在吾中华则定然不可。是以丁仲祜用阿斯必林治肺结核，一日三次共服一瓦半，则视西人所用之分量减半矣。

愚用阿斯必林治肺结核，视西人所用之数，则减之又减。曾治一少年，染肺结核，咳嗽食少，身体羸弱，半载不愈，求为诊治。遂投以理肺清痰、健胃滋阴之药，又于晚间临睡时，用白蔗糖冲水，送服阿斯必林三分之一瓦。须臾周身即得大汗，过三点钟其汗始止，翌日觉周身酸懒，盖因汗太过也。而咳嗽则较前见轻，食欲亦稍振，继服滋补之药数剂，每日只用阿斯必林六分之一瓦，作一次服下，或出微汗，或不出汗，从此精神渐渐清爽，调治月余而愈。自此以后，用阿斯必林治肺结核，必先少少试服，初次断不敢稍多也。

至西人谓防其出汗，可与止汗之药同服，亦系善法。然仍恐服后止汗之药不效，而阿斯必林之发汗，仍然甚效也。愚治肺结核证，若一日用至一瓦，或一瓦强，恒作十次，或十余次服下。勿须用止汗之药，亦可不出汗。即有时微见汗，亦系佳兆。

凡劳瘵阴虚之证，其脉之急数者，无论肺结核与不结核，于每服滋补剂外，皆宜服阿斯必林，或半瓦，或至一瓦。恐其出汗多，分几次服下，其初日服之俾微见汗，后日日常服，以或出汗或不出汗为适宜。如此旬日之间，脉之数者可渐和缓。

乳糖，系用牛乳制干酪之际，蒸发其所生之甘乳清，而采取精制者也。若无乳糖，即以白蔗糖代之，功效相同。

## 珠玉二宝粥

治脾肺阴分亏损，饮食懒进，虚热劳嗽，并治一切阴虚之证。

生山药二两　生薏米二两　柿霜饼八钱

上三味，先将山药、薏米捣成粗渣，煮至烂熟，再将柿霜饼切碎，调入融化，随意服之。山药、薏米皆清补脾肺之药。然单用山药，久则失于粘腻；单用薏米，久则失于淡渗，惟等分并用，乃可久服无弊。又用柿霜之凉可润肺、甘能归脾者，以为之佐使。病人服之不但疗病，并可充饥，不但充饥，更可适口。用之对证，病自渐愈，即不对证，亦无他患，诚为至稳善之方也。薏米若购自药房多系陈者，或间有虫粪，宜水淘数次，然后可用。柿霜饼，即柿霜熬成者，为柿霜白而净者甚少，故用其熬成饼者。然熬此饼时恒有掺以薄荷水者，其性即不纯良。遇阴虚汗多之证用之即有不宜，若果有白净柿霜尤胜于饼。

一少年，因感冒懒于饮食，犹勤稼穑，枵腹力作，遂成劳嗽。过午发热，彻夜咳吐痰

涎。医者因其年少，多用滋阴补肾之药，间有少加参、耆者。调治两月不效，饮食减少，痰涎转增，渐至不起，脉虚数兼有弦象，知其肺脾皆有伤损也。授以此方，俾一日两次服之，半月全愈。

或问：脉现弦象，何以即知其脾肺伤损？答曰：脉虽分部位，而其大致实不分部位，今此证左右之脉皆弦，夫弦为肝脉，肝盛必然侮脾，因肝属木脾属土也。且五行之中，惟土可以包括四行，即脾气可以包括四脏。故六部脉中，皆以和缓为贵，以其饶有脾土之气也。今其脉不和缓而弦硬，其脾气受伤，不能包括四脏可知。又肺属金，所以镇肝木者也，故肺金清肃之气下行，肝木必不至恣横，即脉象不至于弦。今其脉既现如此弦象，则肺金受伤，不能镇肝木更可知也。

## 沃 雪 汤

治同前证，更兼肾不纳气作喘者。

生山药一两半　牛蒡子（炒，捣）四钱　柿霜饼（冲服）六钱

一人，年四十余，素有喘证，薄受外感即发。医者投以小青龙汤，一剂即愈，习以为常。一日喘证复发，连服小青龙汤三剂不愈。其脉五至余，右寸浮大，重按即无。知其从前服小青龙即愈者，因其证原受外感；今服之而不愈者，因此次发喘原无外感也，盖其薄受外感即喘；肺与肾原有伤损，但知治其病标，不知治其病本，则其伤损必益甚，是以此次不受外感亦发喘也。为拟此汤服两剂全愈，又服数剂以善其后。

## 水 晶 桃

治肺肾两虚，或咳嗽，或喘逆，或腰膝痠疼，或四肢无力，以治孺子尤佳。

核桃仁一斤　柿霜饼一斤

先将核桃仁饭甑蒸熟，再与柿霜饼同装入瓷器内蒸之，融化为一，晾冷，随意服之。

果之有核，犹人之有骨，是以骨亦名骸，其右旁皆从亥也。肾主骨而为生育之本，果核之仁，亦为生生之机。故凡果核之仁，具补益之性者，皆能补肾。核桃乃果核之最大者，其仁既多脂，味更香美，为食中佳品，性善补肾可知。柿霜色白入肺，而甘凉滑润，其甘也能益肺气，其凉也能清肺热，其滑也能利肺痰，其润也能滋肺燥，与核桃同用，肺肾同补，金水相生，虚者必易壮实。且食之又甚适口，饥时可随便服之，故以治小儿尤佳也。

【附方】俗传治劳嗽方，秋分日取鲜莱菔十余枚去叶，自叶中心穿以鲜槐条，令槐条头透出根外，悬于茂盛树上满百日，至一百零一日取下。用时去槐条，将莱菔切片煮烂，调红沙糖服之，每服一枚，数服即愈。

按：莱菔色白入肺，槐条色黑入肾，如此作用，盖欲导引肺气归肾。其悬于茂盛树上者，因茂树之叶多吐氧气，莱菔借氧气酝酿，其补益之力必增也。悬之必满百日者，欲其饱经霜露，借金水之气，以补金水之脏也。邑中孙姓叟，年近六旬，劳喘，百药不效，后得此方服之而愈。每岁多备此药，以赠劳喘者，服之愈者甚多（六卷仙露饮后附有来函中载治嗽方，其第二方甚效宜选用）。

## 既 济 汤

治大病后阴阳不相维系。阳欲上脱，或喘逆，或自汗，或目睛上窜，或心中摇摇如悬旌；阴欲下脱，或失精，或小便不禁，或大便滑泻。一切阴阳两虚，上热下凉之证。

大熟地一两　萸肉（去净核）一两　生山药六钱　生龙骨（捣细）六钱　生牡蛎（捣细）六钱　茯苓三钱　生杭芍三钱　乌附子一钱

一人，年二十余，禀资素羸弱，又耽烟色，于秋初患疟，两旬始愈。一日大便滑泻数次，头面汗出如洗，精神颓愦，昏昏似睡。其脉上盛下虚，两寸摇摇，两尺欲无，数至七至。延医二人皆不疏方。愚后至为拟此汤，一剂而醒，又服两剂遂复初。

友人张寿田（沧州人，其子侄从愚学医），曾治一少年，素患心疼，发时昼夜号呼。医者屡投以消通之药，致大便滑泻，虚气连连下泄，汗出如洗，目睛上泛，心神惊悸，周身瞤

动，须人手按，而心疼如故。延医数人皆不敢疏方。寿田投以此汤，将方中萸肉倍作二两，连服两剂，诸病皆愈，心疼竟从此除根。

或问：既济汤原为救脱之药，方中何以不用人参？答曰：人参之性补而兼升，以治上脱，转有气高不返之虞。喻嘉言《寓意草》中论之甚详。惟与赭石同用，始能纳气归根。而证兼下脱者，赭石又不宜用，为不用赭石，所以不敢用人参。且阳之上脱也，皆因真阴虚损，不能潜藏元阳，阳气始无所系恋而上奔。故方中重用熟地、山药以峻补真阴，俾阴足自能潜阳。。而佐以附子之辛热，原与元阳为同气，协同芍药之苦降（《本经》苦味），自能引浮越之元阳下归其宅。更有萸肉、龙骨、牡蛎以收敛之，俾其阴阳固结，不但元阳不复上脱，而真阴亦永不下脱矣。

或问：此方能治脱证宜矣，而并能治心疼者何也？答曰：凡人身内外有疼处，皆其气血痹而不通。《本经》谓"山茱萸主心下邪气、寒热、温中、逐寒湿痹"，是萸肉不但酸敛，而更善开通可知。李士材治肝虚作疼，萸肉与当归并用。愚治肝虚腿疼，曾重用萸肉随手奏效（详案在第四卷曲直汤下）。盖萸肉得木气最厚，酸敛之中大具条畅之性，故善于治脱，尤善于开痹也。大抵其证原属虚痹，气血因虚不能流通而作疼。医者不知，惟事开破，迨开至阴阳将脱，而其疼如故，医者亦束手矣。而投以此汤，惟将萸肉加倍，竟能于救脱之外，更将心疼除根。此非愚制方之妙，实寿田之因证施用，而善于加减也。

## 来复汤

治寒温外感诸证，大病瘥后不能自复，寒热往来，虚汗淋漓；或但热不寒，汗出而热解，须臾又热又汗，目睛上窜，势危欲脱；或喘逆，或怔忡，或气虚不足以息，诸证若见一端，即宜急服。

山萸肉（去净核）二两　生龙骨（捣细）一两　生牡蛎（捣细）一两　生杭芍六钱　野台参四钱　甘草（蜜炙）二钱

一人，年二十余，于孟冬得伤寒证，调治十余日，表里皆解。忽遍身发热，顿饭顷，汗出淋漓，热顿解，须臾又热又汗。若是两昼夜，势近垂危，仓猝迎愚诊治。及至，见汗出浑身如洗，目上窜不露黑睛，左脉微细模糊，按之即无，此肝胆虚极，而元气欲脱也，盖肝胆虚者，其病象为寒热往来，此证之忽热忽汗，亦即寒热往来之意。急用净萸肉二两煎服，热与汗均愈其半，遂为拟此方，服两剂而病若失。

一人，年四十余，外感痰喘，愚为治愈，但脉浮力微，按之即无。愚曰：脉象无根，当服峻补之剂，以防意外之变。病家谓：病人从来不受补药，服之即发狂疾，峻补之药实不敢用。愚曰：既畏补药，如是备用亦可，病家依愚言。迟半日急发喘逆，又似无气以息，汗出遍体，四肢逆冷，身躯后挺，危在倾刻。急用净萸肉四两，暴火煎一沸即饮下，汗与喘皆微止。又添水再煎数沸饮下，病又见愈。后添水将原渣煎透饮下，遂汗止喘定，四肢之厥逆亦回。

一少年，素伤烟色，又感冒风寒，医者用表散药数剂治愈。间日忽遍身冷汗，心怔忡异常，自言气息将断，急求为调治，诊其脉浮弱无根，左右皆然。愚曰："此证虽危易治，得萸肉数两，可保无虞，时当霖雨，药坊隔五里许，遣快骑冒雨急取净萸肉四两、人参五钱，先用萸肉二两，煎数沸急服之，心定汗止，气亦接续，又将人参切作小块，用所余萸肉，煎浓汤送下，病若失。

一人，年四十八，大汗淋漓，数日不止，衾褥皆湿，势近垂危。询方于愚，俾用净萸肉二两，前汤饮之，其汗遂止。翌晨迎愚诊视，其脉沉迟细弱，而右部之沉细尤甚，虽无大汗，遍体犹湿。疑其胸中大气下陷，询之果觉胸中气不上升，有类巨石相压，乃恍悟前此之汗，亦系大气陷后，卫气无所统摄而外泄之故。遂用生黄耆一两，萸肉、知母各三钱，一剂胸次豁然，汗亦尽止，又服数剂以善其后（此案参看第四卷升陷汤后跋语方明）。

一妊妇得霍乱证，吐泻约一昼夜，病稍退胎忽滑下。觉神气顿散，心摇摇似不能支

持，求愚治疗。既至，则病势大革，殓服在身，已舁诸床，病家欲竟不诊视。愚曰：一息犹存，即可挽回。诊之，脉若有若无，气息奄奄，呼之不应。取药无及，适此舍翁，预购药两剂未服，亦系愚方，共有萸肉六钱，急拣出煎汤灌下，气息稍大，呼之能应。又取萸肉、生山药各二两，煎汤一大碗，徐徐温饮下，精神顿复。俾日用生山药末两余，煮粥服之，以善其后。

历观以上诸案，则萸肉救脱之功，较参、术、耆更胜哉。盖萸肉之性，不独补肝也，凡人身之阴阳气血将散者，皆能敛之。故救脱之药，当以萸肉为第一。而《本经》载于中品，不与参、术、耆并列者，窃忆古书竹简韦编，易于错简，此或错简之误欤。

凡人元气之脱，皆脱在肝。故人虚极者，其肝风必先动，肝风动，即元气欲脱之兆也。又肝与胆脏腑相依，胆为少阳，有病主寒热往来；肝为厥阴，虚极亦为寒热往来，为有寒热，故多出汗。萸肉既能敛汗，又善补肝，是以肝虚极而元气将脱者服之最效。愚初试出此药之能力，以为一己之创见，及详观《神农本草经》山茱萸原主寒热，其所主之寒热，即肝经虚极之寒热往来也。特从前涉猎观之，忽不加察，且益叹《本经》之精当，实非后世本草所能及也。又《本经》谓山茱萸能逐寒湿痹，是以本方可用之治心腹疼痛。四卷曲直汤用以治肢体疼痛，为其味酸能敛。二卷中补络补管汤，用之以治咳血吐血，再合以此方重用之，最善救脱敛汗，则山茱萸功用之妙，真令人不可思议矣。

【附录】湖北张港崔兰亭君来函："张港红十字会朱总办之儿媳，产后角弓反张，汗出如珠，六脉散乱无根，有将脱之象，迎为诊治。急用净萸肉二两，俾煎汤服之，一剂即愈。举家感谢云：'先生之方如此效验神速，真神医也。'愚应之曰：'此非我之功，乃著《衷中参西录》者之功也。'总办因作诗一首，托寄先生相谢，且以表扬先生之大德云。"

## 镇摄汤

治胸膈满闷，其脉大而弦，按之似有力，非真有力，此脾胃真气外泄，冲脉逆气上干之证，慎勿作实证治之。若用开通之药，凶危立见。服此汤数剂后脉见柔和，即病有转机，多服自愈。

野台参五钱　生赭石（轧细）五钱　生芡实五钱　萸肉（去净核）五钱　清半夏二钱　茯苓二钱

服药数剂后，满闷见轻，去芡实加白术二钱。

脉之真有力者，皆有洪滑之象。洪者如波涛叠涌，势作起伏；滑者指下滑润，累累如贯珠。此脉象弦直，既无起伏之势，又无贯珠之形，虽大而有力，实非真有力之象。

和缓者脾胃之正脉，弦长者肝胆之正脉。然脾胃属土，其脉象原宜包括金、木、水、火诸脏腑，故六部之脉皆有和缓，乃为正象。今其脉弦而有力，乃肝木横恣，侵侮脾土之象，故知其脾胃虚也。

冲脉上隶阳明，故冲气与胃气原相贯通。今因胃气虚而不降，冲气即易于上干。此时脾胃气化不固，既有外越之势，冲气复上干而排挤之，而其势愈外越，故其脉又兼大也。

一媪，年过六旬，胸腹满闷，时觉有气自下上冲，饮食不能下行。其子为书贾，且知医。曾因卖书至愚书校，述其母病证，且言脉象大而弦硬。为拟此汤，服一剂满闷即减，又服数剂全愈。一人，年近五旬，心中常常满闷，呕吐痰水。时觉有气起自下焦，上冲胃口。其脉弦硬而长，右部尤甚，此冲气上冲，并迫胃气上逆也。问其大便，言甚干燥。遂将方中赭石改作一两，又加知母、生牡蛎各五钱，厚朴、苏子各钱半，连服六剂全愈。

# 前三期合编第四卷

## 治大气下陷方

### 升　陷　汤

治胸中大气下陷，气短不足以息，或努力呼吸，有似乎喘；或气息将停，危在顷刻。其兼证，或寒热往来，或咽干作渴，或满闷征忡，或神昏健忘，种种病状，诚难悉数。其脉象沉迟微弱，关前尤甚。其剧者，或六脉不全，或叁伍不调。

生箭耆六钱　知母三钱　柴胡一钱五分　桔梗一钱五分　升麻一钱

气分虚极下陷者，酌加人参数钱，或再加山萸肉（去净核）数钱，以收敛气分之耗散，使升者不至复陷更佳。若大气下陷过甚，至少腹下坠，或更作疼者，宜将升麻改用钱半，或倍作二钱。

大气者，充满胸中，以司肺呼吸之气也。人之一身，自飞门以至魄门，一气主之。然此气有发生之处，有培养之处，有积贮之处。天一生水，肾脏先成，而肾系命门之中（包肾之膜油，连于脊椎自下上数七节处），有气息息萌动，此乃乾元资始之气，《内经》所谓"少火生气"也。此气既由少火发生，以徐徐上达，培养于后天水谷之气，而磅礴之势成；积贮于膺胸空旷之府，而盘据之根固。是大气者，原以元气为根本，以水谷之气为养料，以胸中之地为宅窟者也。夫均是气也，至胸中之气，独名为大气者，诚以其能撑持全身，为诸气之纲领，包举肺外，司呼吸之枢机，故郑而重之曰大气。夫大气者，内气也。呼吸之气，外气也。人觉有呼吸之外气与内气不相接续者，即大气虚而欲陷，不能紧紧包举肺外也。医者不知病因，犹误认为气郁不舒，而开通之。其剧者，呼吸将停，努力始能呼吸，犹误认为气逆作喘，而降下之，则陷者益陷，凶危立见矣。其时作寒热者，盖胸中大气，即上焦阳气，其下陷之时非尽下陷也，亦非一陷而不升也。当其初陷之时阳气郁而不畅则作寒，既陷之后阳气蓄而欲宣则作热，迨阳气蓄极而通，仍复些些上达，则又微汗而热解；其咽干者，津液不能随气上潮也；其满闷者，因呼吸不利而自觉满闷也；其征忡者，因心在膈上，原悬于大气之中，大气既陷，而心无所附丽也；其神昏健忘者，大气因下陷，不能上达于脑，而脑髓神经无所凭借也。其证多得之力小任重，或栉腹力作，或病后气力未复勤于动作，或因泄泻日久，或服破气药太过，或气分虚极自下陷，种种病因不同，而其脉象之微细迟弱，与胸中之短气，实与寒饮结胸相似。然诊其脉似寒凉，而询之果畏寒凉，且觉短气者，寒饮结胸也；诊其脉似寒凉，而询之不畏寒凉，惟觉短气者，大气下陷也。且即以短气论，而大气下陷之短气，与寒饮结胸之短气，亦自有辨。寒饮结胸短气，似觉有物压之；大气下陷短气，常觉上气与下气不相接续。临证者当细审之（寒饮结胸详第三卷理饮汤下）。

升陷汤，以黄耆为主者，因黄耆既善补气，又善升气。且其质轻松，中含氧气，与胸中大气有同气相求之妙用。惟其性稍热，故以知母之凉润者济之。柴胡为少阳之药，能引大气之陷者自左上升。升麻为阳明之药，能引大气之陷者自右上升。桔梗为药中之舟楫，能载诸药之力上达胸中，故用之为向导也。至其气分虚极者，酌加人参，所以培气之本也。或更加萸肉，所以防气之涣也。至若少腹下坠或更作疼，其人之大气直陷至九渊，必需升麻之大力者，以升提之，故又加升麻五分或倍作二钱也。方中之用意如此，至随时活泼加减，尤在临证者之善变通耳。

肺司呼吸，人之所共知也，而谓肺之所以能呼吸者，实赖胸中大气，不惟不业医者不知，即医家知者亦鲜，并方书亦罕言及。所以愚初习医时，亦未知有此气。迨临证细心体验，始确知于肺气呼吸之外，别有气贮于胸中，以司肺脏之呼吸，而此气且能撑持全身，振作精神，以及心思脑力、官骸动作，莫不赖乎此气。此气一虚，呼吸即觉不利，而且肢体

酸懒，精神昏愦，脑力心思为之顿减。若其气虚而且陷，或下陷过甚者，其人即呼吸顿停，昏然罔觉。愚既实验得胸中有此积气与全身有至切之关系，而尚不知此气当名为何气。涉猎方书，亦无从考证。惟《金匮》水气门，桂枝加黄耆汤下，有"大气一转，其气乃散"之语。后又见喻嘉言《医门法律》谓"五脏六腑，大经小络，昼夜循环不息，必赖胸中大气，斡旋其间"。始知胸中所积之气，当名为大气。因忆向读《内经》热论篇有"大气皆去病日已矣"之语，王氏注大气，为大邪之气也。若胸中之气，亦名为大气，仲景与喻氏果何所本。且二书中亦未尝言及下陷。于是复取《内经》挨行逐句细细研究。乃知《内经》所谓大气，有指外感之气言者，有指胸中之气言者。且知《内经》之所谓宗气，亦即胸中之大气。并其下陷之说，《内经》亦尝言之。煌煌圣言，昭如日星，何数千年著述诸家，不为之大发明耶。

今试取《内经》之文释之。《灵枢》五味篇曰："谷始入于胃，其精微者，先出于胃之两焦，以溉五脏。别出两行荣卫之道。其大气之抟而不行者，积于胸中，命曰气海。出于肺，循喉咽，故呼则出，吸则入。天地之精气，其大数常出三入一。故谷不入半日则气衰，一日则气少矣。"愚思肺悬胸中，下无透窍。胸中大气，包举肺外，上原不通于喉，亦并不通于咽，而曰出于肺循喉咽，呼则出，吸则入者，盖谓大气能鼓动肺脏使之呼吸，而肺中之气，遂因之出入也。所谓天地之精气常出三入一者，盖谓吸入之气，虽与胸中不相通，实能隔肺膜透过四分之一以养胸中大气，其余三分吐出，即换出脏腑中浑浊之气，此气化之妙用也。然此篇专为五味养人而发，故第言饮食能养胸中大气，而实未发明大气之本源。愚尝思之，人未生时，皆由脐呼吸。其胸中原无大气，亦无需乎大气。迨胎气日盛，脐下元气渐充，遂息息上达胸中而为大气。大气渐满，能鼓动肺膜使之呼吸，即脱离母腹，由肺呼吸而通天地之气矣（西人谓肺之呼吸延髓主之，胸中大气实又为延髓之原动力）。

至大气即宗气者，亦尝深考《内经》而得之。《素问》平人气象论曰："胃之大络名虚里，出于左乳下，其动应衣，脉宗气也。"按虚里之络，即胃输水谷之气于胸中，以养大气之道路。而其贯膈络肺之余，又出于左乳下为动脉。是此动脉，当为大气之余波。而曰宗气者，是宗气即大气，为其为生命之宗主，故又尊之曰宗气。其络所以名虚里者，因其贯膈络肺游行于胸中空虚之处也。

又《灵枢》客邪篇曰："五谷入于胃，其糟粕、津液、宗气，分为三隧。故宗气积于胸中，出于喉咙，以贯心脉，而行呼吸焉。"观此节经文，则宗气即为大气，不待诠解。且与王味篇同为伯高之言，非言出两人，而或有异同。且细审"以贯心脉，而行呼吸"之语，是大气不但为诸气之纲领，并可为周身血脉之纲领矣。至大气下陷之说，《内经》虽无明文，而其理实亦寓于《内经》中。《灵枢》五色篇雷公问曰："人无病卒死，何以知之？"黄帝曰："大气入于脏腑者，不病而卒死。"夫人之膈上，心肺皆脏，无所谓腑也。经既统言脏腑，指膈下脏腑可知。以膈上之大气，入于膈下之脏腑，非下陷乎？大气既陷，无气包举肺外以鼓动其翕辟之机，则呼吸顿停，所以不病而猝死也。观乎此，则大气之关于人身者，何其重哉。

试再以愚所经验者明之。友人赵厚庵丁外艰时，哀毁过甚，忽觉呼吸之气，自胸中近喉之处如绳中断。其断之上半，觉出自口鼻，仍悬囟门之上；其下半，则觉渐缩而下，缩至心口，胸中转觉廓然，过心以下，既昏然罔觉矣。时已仆于地，气息全无。旁人代为扶持，俾盘膝坐。片时，觉缩至下焦之气，又徐徐上升，升至心口，恍然觉悟。再升至胸，觉囟门所悬之气，仍由口鼻入喉，与上升之气相续。其断与续，皆自觉有声，仿佛小爆竹，自此遂呼吸复常。后向愚述其事，且问其故。遂历举《内经》所论大气数则告之。厚庵恍然悟曰："十年疑团，经兄道破矣。予向者诚大气下陷也。"特是其大气既陷而复能升者，因其下元充实，平时不失保养，且正在壮年，生机甚旺也。此事与《内经》参观，胸中大气之功用，不昭然共见哉。今并将愚生平治验大气下陷之案，择其紧要者，列十余则于下，以备参观。

有兄弟二人，其兄年近六旬，弟五十余。冬日畏寒，共处一小室中，炽其煤火，复严其户牖。至春初，二人皆觉胸中满闷，呼吸短气。盖因户牖不通外气，屋中氧气全被煤火着尽，胸中大气既乏氧气之助，又兼受碳气之伤，日久必然虚陷，所以呼吸短气也。因自觉满闷，医者不知病因，竟投以开破之药。迨开破益觉满闷，转以为药力未到，而益开破之。数剂之后，其兄因误治，竟至不起。其弟服药亦增剧，而犹可支持，遂延愚诊视。其脉微弱而迟，右部尤甚，自言心中发凉，少腹下坠作疼，呼吸甚觉努力。知其胸中大气下陷已剧，遂投以升陷汤，升麻改用二钱，去知母，加干姜三钱。两剂，少腹即不下坠，呼吸亦顺。将方中升麻、柴胡、桔梗，皆改用一钱，连服数剂而愈。其处塾中教员黄鑫生，沧州博雅士也。闻愚论大气下陷之理，以为闻所未闻。遂将所用之方，录十余纸，详加诠解，遍寄其处之业医者。或曰：室中有炉火，亦冬日卫生之道，据此案观之，炉火不可令旺乎？答曰：非也。按化学之理，炉火旺，则所出之气为氧二分碳一分，于人无损。若不旺，则所出之气为碳氧参半，转有损于人。是屋中炉火之热，固不可过度，然不可不旺也。特是火非氧气不着，人之呼吸，亦须臾不能离氧气。惟户牖能通外气，俾屋中之氧气，足供炉火与人呼吸之用而有余，人处其间，始能无病。不但此也，西人讲卫生者，恒移置病人于空气最佳之处。且细审其地点之空气，俾与所受之病，各有所宜，则病人居之，自易调治。吾中华卫生之道不讲，一有疾病，恐体弱不能禁风，必先致慎户牖。稍冷更炽其炉火，厚其帷幕。遇有急证险证，眷属戚友，更多卫侍看护。致令一室之中，皆碳气熏蒸，无病者且将有病，有病者何以能愈。是以愚生平临证，见病人之室安置失宜，必恳切告之。至无论有病无病，睡时喜以被蒙头，尤非所宜。试观中碳气者，其人恒昏不知人，气息欲无，急移置当风之处，得呼吸新鲜之空气，即渐苏醒。不可悟卫生之理乎。

一人，年二十余。因为田劳苦过度，致胸中大气下陷。四肢懒动，饮食减少，自言胸中满闷。其实非满闷，乃短气也。粗人不善述病情，往往如此。医者不能自审病因，投以开胸理气之剂，服后增重。又改用半补半破之剂，两剂后，病又见重。又延他医，投以桔梗、当归、木香各数钱，病大见愈，盖全赖桔梗，升提气分之力也。医者不知病愈之由，再服时，竟将桔梗易为苏梗，升降异性，病骤反复。自此不敢服药，迟延二十余日，病势垂危，喘不能卧，昼夜倚壁而坐，假寐片时，气息即停，心下突然胀起，急呼醒之，连连喘息数口，始觉气息稍续，倦极偶卧片时，觉腹中重千斤，不能转侧，且不敢仰卧。延愚诊视，其脉乍有乍无，寸关尺三部，或一部独见，或两部同见，又皆一再动而止，此病之危，已至极点。因确知其为大气下陷，遂放胆投以生箭耆一两，柴胡、升麻、萸肉（去净核）各二钱。煎服片时，腹中大响一阵，有似昏愦苏息，须臾恍然醒悟，自此呼吸复常，可以安卧，转侧轻松。其六脉皆见，仍有雀啄之象。自言百病皆除，惟觉胸中烦热。遂将方中升麻、柴胡，皆改用钱半，又加知母、玄参各六钱，服后脉遂复常，惟左关叁伍不调，知其气分之根柢犹未实也。遂改用野台参一两，玄参、天冬、麦冬（带心）各三钱，两剂全愈。

或问：喘者皆系气上逆，而不能下达。此证系胸中大气下陷，何以亦作喘乎？答曰：人之胸中大气，实司肺脏之呼吸，此证因大气下陷过甚，呼吸之机关将停，遂勉强鼓舞肺脏，努力呼吸以自救，其迫促之形，有似乎喘，而实与气逆之喘，有天渊之分。观此证假寐之时，肺脏不能努力呼吸，气息即无，其病情可想也。设以治气逆作喘者治此证，以治此证之喘者治气逆作喘，皆凶危立见。临证者当细审之。

按：大气下陷之甚者，其努力呼吸，迫促异常之状，与喘之剧者，几无以辨。然喘证无论内伤外感，其剧者必然肩息（《内经》谓喘而肩动者为肩息）；大气下陷者，虽至呼吸有声，必不肩息。盖肩息者，因喘者之吸气难；不肩息者，因大气下陷者之呼气难也。欲辨此证，可作呼气难与吸气难之状，以默自体验，临证自无差谬。又喘者之脉多数，或有浮滑之象，或尺弱寸强；大气下陷之脉，皆与此成反比例，尤其明征也。

一人，年四十八。素有喘病，薄受外感即发，每岁反复二、三次。医者投以小青龙加

石膏汤辄效。一日反复甚剧，大喘昼夜不止。医者投以从前方两剂，分毫无效。延愚诊视，其脉数至六至，兼有沉濡之象。疑其阴虚不能纳气，故气上逆而作喘也。因其脉兼沉濡，不敢用降气之品。遂用熟地黄、生山药、枸杞、玄参大滋真阴之品，大剂煎汤，送服人参小块（人参用块之理详第一卷十全育真汤下）二钱。连服三剂，喘虽见轻，仍不能止。复诊视时，见令人为其捶背，言背常发紧，捶之则稍轻，呼吸亦稍舒畅。此时，其脉已不数，仍然沉濡。因细询此次反复之由，言曾努力搬运重物，当时即觉气分不舒，迟二、三日遂发喘。乃恍悟，此证因阴虚不能纳气，故难于吸。因用力太过，大气下陷，故难于呼。其呼吸皆须努力，故呼吸倍形迫促。但用纳气法治之，止治其病因之半，是以其喘亦止愈其半也。遂改用升陷汤，方中升麻、柴胡、桔梗，皆不敢用，以桂枝尖三钱代之。又将知母加倍，再加玄参四钱，连服数剂全愈。

按：此证虽大气下陷，而初则实兼不纳气也。升麻、柴胡、桔梗虽能升气，实与不纳气之证有碍，用之恐其证仍反复。惟桂枝性本条达，能引脏腑之真气上行，而又善降逆气。仲景苓桂术甘汤，用之以治短气，取其能升真气也。桂枝加桂汤，用之以治奔豚，取其能降逆气也。且治咳逆上气吐吸（喘也），《本经》原有明文。既善升陷，又善降逆，用于此证之中，固有一无二之良药也。

或问：桂枝一物耳，何以既能升陷又能降逆？答曰：其能升陷者，以其为树之枝，原在上，桂之枝，又直上而不下垂，且色赤属火，而性又温也；其能降逆者，以其味辛，且华于秋，得金气而善平肝木，凡逆气之缘肝而上者（逆气上升者多由于肝），桂枝皆能镇之。大抵最良之药，其妙用恒令人不测。拙拟参赭镇气汤（在第二卷）后，有单用桂枝治一奇病之案。且详论药性之妙用，可以参观。

一人，年二十余。动则作喘，时或咳嗽。医治数年，病转增剧。皆以为劳疾不可治。其脉非微细，而指下若不觉其动。知其大气下陷，不能鼓脉外出，以成起伏之势也。投以升陷汤，加人参、天冬各三钱，连服数剂而愈。其父喜曰："族人向有患此证者，四年而亡。今此子病已三年，得遇先生而愈，是果何处得此神方，而能挽回人命也？"因其病久，俾于原方中减去升麻，为末炼蜜作丸药，徐服月余，以善其后。

一人，年二十四。胸中满闷，昼夜咳嗽，其咳嗽时，胁下疼甚。诊其脉象和平，重按微弦无力。因其胁疼，又兼胸满，疑其气分不舒，少投以理气之药。为其脉稍弱，又以黄耆佐之，而咳嗽与满闷益甚，又兼言语声颤动。乃细问病因，知其素勤稼穑，因感冒懒食，犹枵腹力作，以致如此。据此病因，且又服理气之药不受，其为大气下陷无疑。遂投以升陷汤，四剂，其病脱然。

按：此证之形状，似甚难辨，因初次未细诘问，致用药少有差错，犹幸迷途未远即能醒悟，而病亦旋愈。由斯观之，临证者甚勿自矜明察，而不屑琐琐细问也。

一人，年四十许。失音半载，渐觉咽喉发紧，且常溃烂，畏风恶寒，冬日所着衣服，至孟夏犹未换。饮食减少，寝成虚劳，多方治疗，病转增剧。诊其脉，两寸微弱，毫无轩起之象，知其胸中大气下陷也。投以升陷汤，加玄参四钱，两剂，咽喉即不发紧。遂减去升麻，又连服十余剂，诸病皆愈。

一人，年四十许。每岁吐血二、三次，如此四年，似有一年甚于一年之势，其平素常常咳嗽，痰涎壅滞，动则作喘，且觉短气。其脉沉迟微弱，右部尤甚。知其病源系大气下陷，投以升陷汤，加龙骨、牡蛎（皆不用煅）、生地黄各六钱，又将方中知母改用五钱，连服三剂，诸病皆愈。遂减去升麻，又服数剂以善其后。

或问：吐血之证，多由于逆气上干而血随气升。此证既大气下陷，当有便血、溺血之证，何以竟吐血乎？答曰：此证因大气陷后，肺失其养，劳嗽不已，以致血因嗽甚而吐出也。究之胸中大气，与上逆之气原迥异。夫大气为诸气之纲领，大气陷后，诸气无所统摄，或更易于上干。且更有逆气上干过甚，排挤胸中大气下陷者（案详每二卷参赭镇气汤

下)。至便血、溺血之证,由于大气下陷者诚有之,在妇女更有因之血崩者(案详第八卷固冲汤下)。又转有因大气下陷,而经血倒行,吐血、衄血者(案详第八卷固冲汤下)。又转有因大气下陷,而经血倒行。吐血、衄血者(案详第八卷加味麦冬汤下)。是知大气既陷,诸经之气无所统摄,而或上或下错乱妄行,有不能一律论者。

或问:龙骨、牡蛎为收涩之品,大气陷者宜升提,不宜收涩。今方中重用二药皆至六钱,独不虑其收涩之性,有碍大气之升乎?答曰:龙骨、牡蛎最能摄血之本源。此证若但知升其大气,恐血随升气之药复妄动,于升陷汤中,加此二药,所以兼顾其血也。且大气下陷后,虑其耗散,有龙骨、牡蛎以收敛之,转能辅升陷汤之所不逮。况龙骨善化瘀血(《本经》主癥瘕),牡蛎善消坚结(观其治瘰疬可知),二药并用,能使血之未离经者,永安其宅,血之已离经者,尽化其滞。加于升陷汤中,以治气陷兼吐血之证,非至稳善之妙药乎!

按:吐血证最忌升麻。此证兼吐血,服升陷汤时,未将升麻减去者,因所加之龙骨、牡蛎原可监制之,而服药之时,吐血之证,犹未反复也。若恐升麻有碍血证时,亦可减去之,多加柴胡一钱。

一人,年四十余。小便不利,周身漫肿,自腰以下,其肿尤甚。上焦痰涎壅塞,剧时几不能息。咳嗽痰中带血,小便亦有血色。迁延半载,屡次延医服药,病转增剧。其脉滑而有力,疑是湿热壅滞,询之果心中发热。遂重用滑石、白芍以渗湿清热,佐以柴胡、乳香、没药以宣通气化。为其病久,不任疏通,每剂药加生山药两许,以固气滋阴。又用药汁,送服三七末二钱,以清其血分。数剂热退血减,痰涎亦少,而小便仍不利。偶于诊脉时,见其由卧起坐,因稍费力,连连喘息十余口,呼吸始顺。且其脉从前虽然滑实,究在沉分。此时因火退,滑实既减,且有濡象,恍悟此证确系大气下陷。遂投以升陷汤,知母改用六钱,又加玄参五钱,木通二钱,一剂小便即利。又服数剂,诸病全愈。

一人,年四十七。咳嗽短气,大汗如洗,昼夜不止,心中怔忡,病势危急。遣人询方,俾先用山萸肉(去净核)二两煎服,以止其汗。翌日迎愚诊视,其脉微弱欲无,呼吸略似迫促。自言大汗虽止,而仍有出汗之时,怔忡见轻,仍觉短气。知其确系大气下陷,遂投以升陷汤,为其有汗,加龙骨、牡蛎(皆不用煅)各五钱,三剂而愈。

一人,年二十。卧病两月不愈,精神昏愦,肢体酸懒,亦不觉有所苦。屡次延医诊视,莫审病情,用药亦无效。一日忽然不能喘息,张口呼气外出,而气不上达,其气蓄极之时,肛门突出,约二十呼吸之顷,气息方通。一昼夜之间,如此者八、九次。诊其脉,关前微弱不起,知其大气下陷,不能司肺脏呼吸之枢机也。遂投以人参一两,柴胡三钱,知母二钱,一剂而呼吸顺。又将柴胡改用二钱,知母改用四钱,再服数剂,宿病亦愈。

按:此证卧病数月,气分亏损太甚,故以人参代黄耆。且此时系初次治大气下陷证,升陷汤方犹未拟出也。又按:此证初得时,当系大气下陷,特其下陷未剧,故呼吸之间不觉耳。人参、黄耆皆补气兼能升气者也,然人参补气之力胜于黄耆;黄耆升气之力胜于人参。故大气陷而气分之根柢犹未伤者,当用黄耆;大气陷而气分之根柢兼伤损者,当用人参。是以气分虚极下陷者,升陷汤方后,曾注明酌加人参数钱也。

一妇人,年二十余。动则自汗,胸胁满闷,心中怔忡。其脉沉迟微弱,右部尤甚。为其脉迟,疑是心肺阳虚,而询之不觉寒凉,知其为大气下陷也。其家适有预购黄耆一包,且证兼自汗,升、柴亦不宜用,遂单用生黄耆一两煎汤,服后诸病皆愈。有习医者董生捷亭在座,疑而问曰:"《本经》黄耆原主大风,有透表之力,生用则透表之力益大,与自汗证不宜。,其性升而能补,有膨胀之力,与满闷证不宜。今单用生黄耆两许,而两证皆愈,并怔忡亦愈,其义何居?"答曰:"黄耆诚有透表之力,故气虚不能逐邪外出者,用于发表药中即能得汗。若其阳强阴虚者,误用之则大汗如雨,不可遏抑。惟胸中大气下陷,致外卫之气无所统摄而自汗者,投以黄耆则其效如神。至于证兼满闷,而亦用之者,确知其为大

气下陷，呼吸不利而作闷，非气郁而作闷也。至于心与肺同悬胸中，皆大气之所包举，大气升则心有所依，故怔忡自止也。”董生闻之，欣喜异常曰：“先生真我师也。”继加桔梗二钱，知母三钱，又服两剂，以善其后。

一妇人，因临盆努力过甚，产后数日，胁下作疼，又十余日，更发寒热。其翁知医，投以生化汤两剂，病大见愈。迟数日，寒热又作。遂延他医调治，以为产后瘀血为恙，又兼受寒，于活血化瘀药中，重加干姜。数剂后，寒热益甚，连连饮水，不能解渴。时当仲夏，身热如炙，又复严裹厚被，略以展动，即觉冷气侵肤。后愚诊视，左脉沉细欲无，右脉沉紧，皆有数象。知其大气下陷，又为热药所伤也。其从前服生化汤觉轻者，全得芎劳升提之力也。治以升陷汤，将方中知母改用八钱，又加玄参六钱，一剂而寒热已，亦不作渴。从前两日不食，至此遂能饮食。惟胁下微疼，继服拙拟理郁升陷汤（在后），二剂全愈。

按：产后虽有实热，若非寒温外感之热，忌用知母而不忌用玄参，以玄参原为治产乳之药，《本经》有明文也。此证虽得之产后，时已逾月，故敢放胆重用知母。

或问：紧为受寒之脉，故《伤寒》麻黄汤证，其脉必紧。此证既为热药所伤，何以其右脉沉紧？答曰：脉沉紧者，其脉沉而有力也。夫有力当作洪象，此证因大气下陷，虽内有实热，不能鼓脉作起伏之势，故不为洪而为紧，且为沉紧也。其独见于右部者，以所服干姜之热，胃先受之也。

按：脉无起伏为弦，弦而有力，即紧脉也。若但弦则为寒矣。仲景平脉篇谓“双弦者寒，偏弦者饮”。究之饮为稀涎，亦多系因寒而成也。

一妇人，年三十余。得下痿证，两腿痿废，不能屈伸，上半身常常自汗，胸中短气，少腹下坠，小便不利，寝不能寐。延医治疗数月，病势转增。诊其脉细如丝，右手尤甚。知其系胸中大气下陷，欲为疏方。病家疑而问曰：“大气下陷之说，从前医者皆未言及。然病之本源既为大气下陷，何以有种种诸证乎？”答曰：人之大气虽在胸中，实能统摄全身，今因大气下陷，全身无所统摄，肢体遂有废而不举之处，此两腿之所以痿废也，其自汗者，大气既陷外卫之气亦虚也。其不寐者，大气既陷神魂无所依附也。小便不利者，三焦之气化不升则不降，上焦不能如雾，下焦即不能如渎也。至于胸中短气，少腹下坠，又为大气下陷之明征也。遂治以升陷汤，因其自汗，加龙骨、牡蛎（皆不用煅）各五钱，两剂汗止，腿稍能屈伸，诸病亦见愈。继服拙拟理郁升陷汤数剂，两腿渐能着力。然痿废既久，病在筋脉，非旦夕所能脱然。俾用舒筋通脉之品，制作丸药，久久服之，庶能全愈。

一妇人，产后四五日，大汗淋漓，数日不止，形势危急，气息奄奄，其脉微弱欲无。问其短气乎？心中怔忡且发热乎？病人不能言而颔之。知其大气下陷，不能吸摄卫气，而产后阴分暴虚，又不能维系阳分，故其汗若斯之脱出也。遂用生黄耆六钱、玄参一两，山萸肉（去净核）、生杭芍各五钱，桔梗二钱，一剂汗减，又服两剂，诸病皆愈。从前六七日未大便，至此大便亦通。

一妇人，年三十许。胸中满闷，不能饮食。医者纯用开破之药剂，忽然寒热，脉变为迟。医者见脉迟，又兼寒热，方中加黄芪、桂枝、干姜各数钱，而仍多用破气之药。购药未服，愚应其邻家延请，适至其村，病家求为诊视，其脉迟而且弱。问其呼吸觉短气乎？答曰：今于服药数剂后，新添此证。知其胸中大气因服破气之药下陷。时医者在座，不便另为疏方。遂谓医曰：子方中所加之药，极为对证，然此时其胸中大气下陷，破气药分毫不可再用。遂单将所加之黄耆、桂枝、干姜煎服。寒热顿已，呼吸亦觉畅舒。后医者即方略为加减，又服数剂全愈。

一妇人，年二十余。资禀素羸弱，因院中失火，惊恐过甚，遂觉呼吸短气，心中怔忡，食后更觉气不上达，常作太息。其脉近和平，而右部较沉。知其胸中大气因惊恐下陷，《内经》所谓恐则气陷也。遂投以升陷汤，为心中怔忡，加龙眼肉五钱，连服四剂而愈。

一妇人，年二十余。因境多拂郁，常作恼怒，遂觉呼吸短气，咽干作渴，剧时觉气息将

停，努力始能呼吸。其脉左部如常，右部来缓去急，分毫不能鼓指。《内经》谓宗气贯心脉，宗气即大气也。此证盖因常常恼怒，致大气下陷，故不能鼓脉外出，以成波澜也。遂投以升陷汤，为其作渴，将方中知母改用六钱，连服三剂，病愈强半，右脉亦较前有力。遂去升麻，又服数剂全愈。

或问：《内经》谓恐则气陷，前案中已发明之。然《内经》又谓怒则气逆也，何以与此案中之理相矛盾乎？答曰：《内经》所谓怒则气逆者，指肝胆之气而言，非谓胸中大气也。然肝胆之气上逆，上冲大气亦上逆者，故人当怒急之时，恒有头目眩晕，其气呼出不能吸入，移时始能呼吸，此因大气上逆也。有肝胆之气上逆，排挤大气转下陷者，拙拟参赭镇气汤（在第二卷）下，有治验之案可考也。况大气原赖谷气养之，其人既常恼怒，纳谷必少，大气即暗受其伤而易下陷也。

门人，高如璧曾治一人，年三十余。因栲腹劳力过度，致大气下陷。寒热往来，常常短气，大汗淋漓，头疼咽干，畏凉嗜睡，迁延日久，不能起床。医者误认为肝气郁结，投以鳖甲、枳实、麦芽诸药，病益剧。诊其脉，左寸关尺皆不见，右部脉虽见，而微弱欲无。知其为大气下陷，投以升陷汤，加人参三钱，一剂左脉即见，又将知母改用五钱，连服数剂全愈。

如璧又治一妇人，年三十许。胸中短气，常常出汗，剧时觉气不上达，即昏不知人，移时始苏，睡时恒自惊寤。诊其脉，微弱异常，知其胸中大气下陷甚剧。遂投以升陷汤，知母改用五钱，又加人参、萸肉（去净核）各三钱，连服数剂全愈。

大气下陷之证，不必皆内伤也，外感证亦有之。一人年四十许，于季春得温证，延医调治不愈，留连两旬，病益沉重。后愚诊视，其两目清白无火，竟昏愦不省人事，舌干如磋，却无舌苔。问之亦不能言语，周身皆凉，其五六呼吸之顷，必长出气一口。其脉左右皆微弱，至数稍迟，此亦胸中大气下陷也。盖大气不达于脑中则神昏，大气不潮于舌本则舌干，神昏舌干，故问之不能言也。其周身皆凉者，大气陷后，不能宣布于营卫也。其五、六呼吸之顷，必长出气者，大气陷后，胸中必觉短气；故太息以舒其气也。遂用野台参一两、柴胡二钱，煎汤灌之，一剂见轻，两剂全愈。

按：此证从前原有大热，屡经医者调治，大热已退，精神愈惫。医者诿为不治，病家亦以为气息奄奄待时而已。乃迟十余日，而病状如故，始转念或可挽回，而迎愚诊视。幸投药不差，随手奏效，是知药果对证，诚有活人之功也。

又按：此证若不知为大气下陷，见其舌干如斯，但知用熟地、阿胶、枸杞之类滋其津液，其滞泥之性填塞膺胸，既陷之大气将何由上达乎？愚愿业医者，凡遇气分不舒之证，宜先存一大气下陷理想，以细心体察，倘遇此等证，庶可挽回人命于顷刻也。

一人，年三十余。于初夏得温病，医者用凉药清解之，兼用枳实、青皮破气诸品，连服七、八剂，谵语不省人事，循衣摸床，周身颤动。再延他医，以为内风已动，辞不治。后愚诊视，其脉五至，浮分微弱，而重按似有力，舌苔微黄，周身肌肤不热，知其温热之邪，随破气之药下陷已深，不能外出也。遂用生石膏二两，知母、野台参各一两，煎汤两茶杯，分二次温服。自午至暮连进二剂，共服药四次，翌日精神清爽，能进饮食，半日进食五次，犹饥而索食。看护者不敢复与，则周身颤动，复发谵语，疑其病又反复，求再诊视。其脉象大致和平，而浮分仍然微弱。恍悟其胸中大气因服破气之药下陷，虽用参数次，至此犹未尽复，故亟亟求助于水谷之气，且胃中之气，因大气下陷无所统摄，或至速于下行，而饮食亦因之速下也。遂用野台参两许，佐以麦门冬（带心）三钱、柴胡二钱，煎汤饮下，自此遂愈。

或问：子所治大气下陷证，有两日不食者，有饮食减少者，此证亦大气下陷，何以转能多食？答曰：事有常变，病亦有常变。王清任《医林改错》载有所治胸中瘀血二案，一则胸不能着物；一则非以物重压其胸不安，皆治以血腑逐瘀汤而愈。夫同一胸中瘀血，其病

状竟若斯悬殊，故同一大气之下陷也，其脾胃若因大气下陷，而运化之力减者，必然少食；若大气下陷，脾胃之气亦欲陷者，或转至多食。曾治一少妇，忽然饮食甚多，一时觉饥不食，即心中怔忡。医者以为中消证，屡治不效，向愚询方。疑其胸中大气下陷，为开升陷汤方，加龙骨、牡蛎（皆不用煅）各五钱，数剂而愈。盖病因虽同，而病之情状，恒因人之资禀不同而有变易。斯在临证者，细心体察耳。

按：此证与前证，虽皆大气下陷，而实在寒温之余，故方中不用黄耆而用人参。因寒温之热，最能铄耗津液，人参能补气，兼能生津液，是以《伤寒论》方中，凡气虚者，皆用人参，而不用黄耆也。

上所列者，皆大气下陷治验之案也。然此证为医者误治及失于不治者甚多，略登数则于下，以为炯戒。

庚戌秋，在沧州治病，有开药坊者赵姓，忽过访，言有疑事欲质诸先生。问何疑？曰：予妹半月前来归宁，数日间，无病而亡，未知何故？愚曰：此必有病，子盖未知耳。渠曰：其前一日，觉咽喉发闷，诊其脉沉细，疑其胸有郁气，俾用开气之药一剂，翌日不觉轻重，惟自言不再服药，斯夕即安坐床上而逝。其咽喉中发闷，并不甚剧，故曰无病也。愚曰：此胸中大气下陷耳。时行箧中有治大气下陷诸案，因出示之，且为剖析其理。渠泫然流涕曰：斯诚为药误矣。

一人，年三十余。呼吸短气，胸中满闷。医者投以理气之品，似觉稍轻，医者以为药病相投，第二剂，遂放胆开破其气分。晚间服药，至夜如厕，便后遂不能起。看护者，扶持至床上，昏昏似睡，呼之不应，须臾张口呼气外出，若呵欠之状，如斯者日余而亡。后其兄向愚述之，且问此果何病？因历举大气下陷之理告之。其兄连连太息，既自悔择医不慎，又痛恨医者误人，以后不敢轻于延医服药。

一农家媪，年五十余。因麦秋农家忙甚，井臼之事皆自任之，渐觉呼吸不利，气息迫促。医者误认为气逆作喘，屡投以纳气降气之药。气息遂大形迫促，其努力呼吸之声，直闻户外，延愚诊视。及至，诊其脉左右皆无，勉为疏方，取药未至而亡，此亦大气下陷也。其气息之迫促，乃肺之呼吸将停，努力呼吸以自救也。医者又复用药，降下其气，斯何异韩昌黎所谓"人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者乎！愚触目伤心，不觉言之过激，然志在活人者，自当深思愚言也。

一诸生，年五十六，为学校教员，每讲说后，即觉短气，向愚询方。愚曰，此胸中大气，虚而欲陷，为至紧要之证，当多服升补气分之药。彼欲用烧酒炖药，谓朝夕服之甚便。愚曰，如此亦可，然必须将药炖浓，多饮且常饮耳。遂为疏方，用生黄耆四两，野台参二两，柴胡、桔梗各八钱，先用黄酒斤许，煎药十余沸，再用烧酒二斤，同贮瓶中，置甑中炖开，每饭前饮之，旬日而愈。后因病愈，置不复饮。隔年，一日步行二里许，自校至家，似有气息迫促之状，不能言语，倏忽而亡。盖其身体素胖，艰于行步，胸中大气，素有欲陷之机，因行动劳苦，而遂下陷，此诚《内经》所谓"大气入于脏腑，不病而猝死"者也。方书有气厥，中气诸名目，大抵皆大气下陷之证，特未窥《内经》之旨，而妄为议论耳。按：《内经》原有气厥二字，乃谓气厥逆上行，非后世所谓气厥也。

或问：案中所载大气下陷证，病因及其病状，皆了如指掌矣。然其脉之现象，或见于左部，或见于右部，或左右两部皆有现象可征，且其脉多迟，而又间有数者，同一大气之下陷也，何以其脉若是不同乎？答曰：胸中大气包举肺外，原与肺有密切之关系，肺之脉诊在右部，故大气下陷，右部之脉多微弱者其常也。然人之元气自肾至肝，自肝达于胸中，为大气之根本。其人或肝肾素虚，或服破肝气之药太过，其左脉或即更形微弱，若案中左部寸关尺皆不见，左脉沉细欲无，左关叁伍不调者是也。至其脉多迟，而又间有数者，或因阴分虚损，或兼外感之热，或为热药所伤，乃兼证之现脉，非大气下陷之本脉也。

或问：人之胸中上不通咽喉，下有膈膜承之，与膈下脏腑亦不相通，此中所积之大

气，何以能主持人之全身？答曰：此理易解，如浮针于缸中，隔缸执磁石引之，针即随磁石而动，无他。其气化透达也。胸中大气，虽不与全身相通，实息息与全身相通，其气化之透达，亦犹隔缸之磁石与针也。况人身之经络，原无处不相贯彻乎？且其所以能主持全身者，正赖其与他所不相通耳。设有显然隧道通于他处，其气即不能搏结胸中，又何以主持全身乎？

或问：大气下陷者，常觉胸中发闷，子谓非真发闷，实呼吸不利，而有似发闷耳。然吾见患此证者，其胸中恒满闷异常，不识果何理由？答曰：大气之在胸中，犹空气之在瓶中，若用机器将空瓶中空气提尽，其瓶之薄脆者，必被外气排挤而破，因内无空气相抵故也。至胸中大气下陷，其胸中空虚，外气必来排挤，不胜其排挤之力，即觉胸中逼窄而满闷。由是观之，仍非真满闷也。若真满闷，则胸多郁气，而可受开破药矣，何以误服破药，即凶危立见乎？况呼吸不利，原自易觉发闷耳。

或问：人之胸中，原多积血。故王清任《医林改错》谓胸中为血腑，因制血腑逐瘀汤，以治上焦瘀血诸证，今子于胸中，专推重大气，岂胸中之血，于身无关紧要乎？答曰：膻中为气海，《内经》原有明文，膻中即胸中也（膻即膈也，《内经》言膻中有指胸中言者，有指心包言者，以其皆在膈上也），此诚万古不易之圣训也。王氏《医林改错》一书，皆从目力视验而得，但见胸中有形之积血，不见胸中无形之积气，遂敢轻易《内经》气海之名为血腑。夫血为气之配，胸中无血，大气将无所留恋，血之所关非不重，究不如大气之斡旋全身，关于人者尤重也。因王氏不知大气，故其书中未尝言及，此诚王氏之遗漏也。愚著斯篇，原以发前人所未发，期吾中华医学渐有进步，恒于前人遗漏之处，喜为补缀之，故于胸中大气三致意焉。不复论及胸中之血者，诚以王氏之书，遍行天下，业医者大抵皆熟悉其说，无庸再为之赘语也。

或问：李东垣补中益气汤所治之证，若身热恶寒，心烦懒言，或喘，或渴，或阳虚自汗，子所治大气下陷案中，类皆有之。至其内伤外感之辨，谓内伤则短气不足以息，尤为大气下陷之明征。至其方中所用之药，又与子之升陷汤相似。何以其方名为补中益气，但治中气之虚陷，而不言升补大气乎？答曰：大气之名，虽见于《内经》，然《素问》中所言之大气，乃指外感之邪气而言，非胸中之大气也。至《灵枢》所言，虽系胸中大气，而从来读《内经》者，恒目《灵枢》为针经而不甚注意。即王氏注《内经》，亦但注《素问》而不注《灵枢》。后人为其不易索解，则更废而不读。至仲景《伤寒》、《金匮》两书，惟《金匮》水气门有"大气一转，其气乃散"之语。他如《难经》、《千金》、《外台》诸书，并未言及大气，是以东垣于大气下陷证，亦多误认为中气下陷，故方中用白 术以健补脾胃，而后来之调补脾胃者，皆以东垣为法。夫中气诚有下陷之时，然不若大气下陷之尤属危险也。间有因中气下陷，泄泻日久，或转致大气下陷者，可仿补中益气汤之意，于拙拟升陷汤中，去知母加白术数钱。若但大气下陷，而中气不下陷者，白术亦可不用，恐其气分或有郁结，而耆术并用，易生胀满也。

按：补中益气汤所治之喘证，即大气下陷者之努力呼吸也。若果系真喘，桔梗尚不宜用，况升麻乎？愚少时观东垣书，至此心尝疑之，后明大气下陷之理，始觉豁然，而究嫌其立言欠妥。设医者真以为补中益气汤果能治喘，而于气机上逆之真喘亦用之，岂不足偾事乎！此有关性命之处，临证者尚审辨之。

或问：大气与元气孰重？答曰：元气者，禀受先天，为胚胎之根基，故道书尊之曰"祖气"。大气肇始于先天，而培养于后天，为身体之桢干，故《内经》尊之曰"宗气"。有如树上之果，元气乃其树之根也，大气乃其树之身也。根之关于果者至重，身之关于果者亦非轻也。

或问：观子所治大气下陷诸验案，人之大气有伤损者，不难为之补助矣。若其元气有所伤损，不知亦有补法否耶？答曰：大气伤损可补助者，以其为后天气也，药物饮食及呼

吸之空气，皆其补助培养之料也。至元气，乃空中真气之所凝结（友人苏明阳曰，道家言真空，余则曰空真，因空中有真也，此见道之言可为人身元气之真诠），纯属先天，为太极之朕兆，非后天一切有形迹之物（空气亦是有形迹者）所能补助也。惟深于内典者，常存此无念之正觉（觉不在心，若在心，见则有念矣），若天道之光明下济（《易》曰：天道下济而光明），勿忘勿助，久之能于空中得真，是为补助元气之正法。愚不敢自命为道中人，何敢妄言哉。

## 回阳升陷汤

治心肺阳虚，大气又下陷者。其人心冷、背紧恶寒、常觉短气。

生黄耆八钱　干姜六钱　当归身四钱　桂枝尖三钱　甘草一钱

周身之热力，借心肺之阳，为之宣通，心肺之阳，尤赖胸中大气，为之保护。大气一陷，则心肺阳分素虚者，至此而益虚，欲助心肺之阳，不知升下陷之大气，虽日服热药无功也。

一童子，年十三四，心身俱觉寒凉，饮食不化，常常短气，无论服何热药，皆分毫不觉热。其脉微弱而迟，右部兼沉。知其心肺阳分虚损，大气又下陷也。为制此汤，服五剂，短气已愈，身心亦不若从前之寒凉。遂减桂枝之半，又服数剂全愈。俾停药，日服生硫黄分许，以善其后（服生硫黄法在第八卷）。

一人，年五十余。大怒之后，下痢月余始愈。自此胸中常觉满闷，饮食不能消化。数次延医服药，不外通利气分之品，即间有温补脾胃者，亦必杂以破气之药，愈服病愈增重。后愚诊视，其脉沉细微弱，至数甚迟。询其心中，常有觉凉之时，知其胸中大气下陷，兼上焦阳分虚损也。遂投以此汤，十剂全愈。后因怒病又反复，医者即愚方加厚朴二钱，服后少腹下坠作疼，彻夜不能寐，复求为诊治，仍投以原方而愈。

一妇人，年四十余。忽然昏倒不语，呼吸之声，大有滞碍，几不能息，其脉微弱而迟。询其生平，身体羸弱，甚畏寒凉。知其心肺阳虚，寒痰结胸，而大气又下陷也。然此时形势将成痰厥，取药无及，遂急用胡椒二钱捣碎，煎二、三沸，澄取清汤灌下，须臾胸中作响，呼吸顿形顺利。又用干姜八钱，煎汤一盅，此时已自能饮下，须臾气息益顺，精神亦略清爽，而仍不能言，且时作呵欠，十余呼吸之顷，必发太息。知其痰饮虽开，大气之陷者犹未复也。遂投以回阳升陷汤，数剂，呵欠与太息皆愈，渐能言语。

或问：心脏属火，西人亦谓周身热力皆发于心，其能宣通周身之热宜矣。今论周身热力不足，何以谓心肺之阳皆虚？答曰：肺与心同居膈上，左心房之血脉管，右心房之回血管，皆与肺循环相通，二脏之宣通热力，原有相助为理之妙。然必有大气以斡旋之，其功用始彰耳。

按：喻嘉言《医门法律》最推重心肺之阳，谓心肺阳旺，则阴分之火自然潜伏。至陈修园推广其说，谓心肺之阳下济，大能温脾胃消化痰饮，皆确论也。

## 理郁升陷汤

治胸中大气下陷，又兼气分郁结，经络湮淤者。

生黄耆六钱　知母三钱　当归身三钱　桂枝尖钱半　柴胡钱半　乳香（不去油）三钱　没药（不去油）三钱

胁下撑胀，或兼疼者，加龙骨、牡蛎（皆不用煅）各五钱，少腹下坠者，加升麻一钱。

一妇人，年三十许。胸中满闷，时或作疼，鼻息发热，常常作渴。自言得之产后数日，劳力过度。其脉迟而无力，筹思再三，莫得病之端绪 。姑以生山药一两，滋其津液，鸡内金二钱，陈皮一钱，理其疼闷，服后忽发寒热。再诊其脉，无力更甚，知其气分郁结，又下陷也。遂为制此汤，一剂诸病皆觉轻，又服四剂全愈。

一少女，年十五。脐下左边起一癥瘕，沉沉下坠作疼，上连腰际，亦下坠作疼楚，时发呻吟。剧时，常觉小便不通，而非不通也。诊其脉，细小而沉。询其得病之由，言因小便

小利，便时努力过甚，其初腰际坠疼，后遂结此癥瘕。其方结时，揉之犹软，今已五阅月，其患处愈坚结。每日晚四点钟，疼即增重，至早四点钟，又渐觉轻。愚闻此病因，再以脉象参之，知其小便时努力过甚，上焦之气陷至下焦而郁结也。遂治以理郁升陷汤，方中乳香、没药皆改用四钱，又加丹参三钱、升麻钱半，二剂而坠与疼皆愈。遂去升麻，用药汁送服朱血竭末钱许，连服数剂，癥瘕亦消。

或问：龙骨、牡蛎为收涩之品，兼胁下胀疼者，何以加此二药？答曰：胁为肝之部位，胁下胀疼者，肝气之横恣也，原当用泻肝之药，又恐与大气下陷者不宜。用龙骨、牡蛎，以敛戢肝火，肝气自不至横恣，此敛之即以泻之，古人治肝之妙术也。且黄耆有膨胀之力，胀疼者原不宜用，有龙骨、牡蛎之收敛，以缩其膨胀之力，可放胆用之无碍，此又从体验而知者也。尝治一少妇，经水两月不见，寒热往来，胁下作疼，脉甚微弱而数至六至。询之常常短气，投以理郁升陷汤，加龙骨、牡蛎各五钱，为脉数，又加玄参、生地、白芍各数钱，连服四剂。觉胁下开通，瘀血下行，色紫黑，自此经水调顺，诸病皆愈。盖龙骨、牡蛎性虽收涩，而实有开通之力，《本经》谓龙骨消癥瘕，而又有牡蛎之咸能软坚者以辅之，所以有此捷效也。

## 醒脾升陷汤

治脾气虚极下陷，小便不禁。

生箭耆四钱　白术四钱　桑寄生三钱　川续断三钱　萸肉（去净核）四钱　龙骨（煅捣）四钱　牡蛎（煅捣）四钱　川萆薢二钱　甘草（蜜炙）二钱

《内经》曰："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是脾也者，原位居中焦，为水饮上达下输之枢机，枢机不旺，则不待上达而即下输，此小便之所以不禁也。然水饮降下之路不一，《内经》又谓"肝热病者，小便先黄"，又谓"肝壅两胠（胁也）满，卧则惊悸，不得小便"，且芍药为理肝之主药，而善利小便。由斯观之，是水饮又由胃入肝，而下达膀胱也。至胃中所余水饮，传至小肠渗出，此又人所共知。故方中用黄耆、白术、甘草以升补脾气，即用黄耆同寄生、续断以升补肝气，更用龙骨、牡蛎、萸肉、萆薢以固涩小肠也。又人之胸中大气旺，自能吸摄全身气化不使下陷，黄耆与寄生并用，又为填补大气之要药也。

或问：西人谓水入于胃，被胃中微细血管吸去，引入回血管，过肝入心，以布于周身。自肺达出为气，自肤渗出为汗，余入膀胱为溺，何以西人之论小便。与子所论者皆不同。答曰：水饮下行之道路原多端，愚所论者，其大概也。然西人谓，水饮由胃中微丝血管，以达回血管，即随回血管以过肝入心。夫既随回血管入心，必随回血管入肺，其气化之余，必由肺降下，与自脾达肺而降下者，同循三焦脂膜下行可知。且西人又谓，内肾之中有回血管，其管尾与溺管相接，为回血管之水饮，透肾以达膀胱之路。夫回血管中水饮，若皆随回血管过肝入心，而回血管之循行未有自心下达肾者。其中水饮何以复由回血管入肾。是知水饮由回血管入肾者，必其过肝之时未尽随回血管入心，而即随肝经下行之回血管达肾可知。由是观之，愚与西人所论者，何尝不同归一致耶？

或问：西人谓小肠内皮，有无数吸管，能吸引小肠榨化食物之精液，转输于心而为血，而未尝言其能将水饮渗出为小便。将勿水饮自小肠渗出之说，不足凭欤？答曰：西人吸管之说，固有迹象可凭，而水饮自小肠渗出，亦有征验可指。试观剖解物类者，其小肠中水饮与食物参半，至大肠则水饮全无，若非自小肠渗出，何以不入大肠乎？盖小肠将食物化为精液，必借水气酝酿而成，迨津液成后，被吸管吸去，并入精液总管，以转输于心。而小肠中所余之水，亦即被小肠中微丝血管吸去，达于与小肠相连之脂膜，以及膀胱，此自然之理也。是知脏腑之妙用，但以理推测不能尽得，但据迹象考验亦不能尽得。欲为中华医学进化者，贵合中西之法而细细研究也。

或问：黄耆为补肺脾之药，今谓其能补肝气何也？答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孔子

之言也。肝属木而应春令，其气温而性喜条达，黄耆性温而升以之补肝，原有同气相求之妙用。愚自临证以来，凡遇肝气虚弱，不能条达，一切补肝之药不效者，重用黄耆为主，而少佐以理气之品服之，复杯之顷，即见效验。曾治一少妇，心中寒凉，饮食减少，坐时觉左半身下坠，寝时不敢向左侧，服温补兼理气之药。年余不效。后愚诊视，左脉微弱不起，知其肝气虚也。治以生黄耆八钱，柴胡、川芎各一钱，干姜三钱，煎汤饮下，须臾左侧即可安卧，又服数剂，诸病皆愈。是知谓肝虚无补法者，非见道之言也。

或问：《本经》谓桑寄生能治腰疼，坚齿发，长须眉，是当为补肝肾之药，而谓其能补胸中大气何也？答曰：寄生根不着土，寄生树上，最善吸空中之气，以自滋生，故其所含之气化，实与胸中大气为同类。尝见有以补肝肾，而多服久服，胸中恒觉满闷，无他，因其胸中大气不虚，故不受寄生之补也。且《本经》不又谓其治痈肿乎？然痈肿初起，服之必无效，惟痈肿溃后，生肌不速，则用之甚效。如此而言，又与黄耆之主痈疽败证者相同，则其性近黄耆更可知矣。

或问：萆薢世医多用以治淋，夫淋以通利为主，盖取萆薢能利小便也。此方中用之以固小便，其性果固小便乎，抑利小便乎？答曰：萆薢为固涩下焦之要药，其能治失溺，《别录》原有明文。《别录》者乃陶弘景集南北朝以前，名医所用之药，附载于《本经》之后，用墨书之，以别于《本经》之朱书，故曰《名医别录》。虽非《本经》，其书诚可确信。时医因古方有萆薢分清饮，遂误认萆薢为利小便之要药，而于小便不利，淋涩诸证多用之。尝见有以利小便，则小便转癃闭者；以治淋证，竟致小便滴沥不通者，其误人可胜道哉？盖萆薢分清饮之君萆薢，原治小便频数，溺出旋白如油，乃下焦虚寒，气化不固之证，观其佐以缩小便之益智，温下焦之乌药，其用意可知，特当日命名时，少欠斟酌，遂致庸俗医辈，错有会心，贻害无穷，可不慎哉？

## 治气血郁滞肢体疼痛方

### 升 降 汤

治肝郁脾弱，胸胁胀满，不能饮食，宜与第五期《衷中参西录》论肝病治法参看。

野台参二钱　生黄耆二钱　白术二钱　广陈皮二钱　川厚朴二钱　生鸡内金（捣细）二钱　知母三钱　生杭芍三钱　桂枝尖一钱　川芎一钱　生姜二钱

世俗医者，动曰平肝，故遇肝郁之证，多用开破肝气之药。至遇木盛侮土，以致不能饮食者，更谓伐肝即可扶脾。不知人之元气，根基于肾，而萌芽于肝。凡物之萌芽，皆嫩脆易于伤损，肝既为元气萌芽之脏，而开破之，若是独不虑损伤元气之萌芽乎？《内经》曰“厥阴（肝经）不治，求之阳明（胃经）”，《金匮》曰“见肝之病，当先实脾”，先圣后圣，其揆如一。故此方惟少用桂枝、川芎以舒肝气，其余诸药无非升脾降胃，培养中土，俾中宫气化敦厚，以听肝气之自理。实窃师《内经》求之阳明，与《金匮》当先实脾之奥旨耳。

按：“见肝之病，当先实脾”二句，从来解者，谓肝病当传脾，实之所以防其相传，如此解法固是，而实不知实脾，即所以理肝也。兼此二义，始能尽此二句之妙。

一媪，年近六旬。资禀素弱，又兼家务劳心，遂致心中怔忡，肝气郁结，胸腹胀满，不能饮食，舌有黑苔，大便燥结，十数日一行。广延医者为治，半载无效，而羸弱支离，病势转增。后愚诊视，脉细如丝，微有弦意，幸至数如常，知犹可治。遂投以升降汤，为舌黑便结，加鲜地骨皮一两，数剂后，舌黑与便结渐愈，而地骨皮亦渐减。至十剂病愈强半，共服百剂，病愈而体转健康。

按：人之脏腑，脾胃属土，原可包括金、木、水、火诸脏。是故肝气宜升，非脾土之气上行，则肝气不升。胆火宜降，非胃土之气下行，则胆火不降（黄坤载曾有此论甚确）。所以《内经》论厥阴治法，有“调其中气，使之和平”之语。所谓“中气”者，指“脾胃”而言也。所谓“使之和平”者，指“厥阴肝经”而言也，厥阴之治法如斯，少阳之治法，亦不外斯。至仲

景祖述《内经》，继往开来，作《伤寒论》一书，于治少阳寒热往来，有小柴胡汤，方中用人参、甘草、大枣、半夏以调理脾胃，所谓调其中气使之和平也。治厥阴干呕、吐涎沫，有吴茱萸汤，方中亦用人参、大枣以调理脾胃，亦所谓调其中气使之和平也。且小柴胡汤中，以柴胡为君，虽系少阳之药，而《本经》谓其主肠胃中结气，饮食积聚，寒热邪气，推陈致新。细绎《本经》之文，则柴胡实亦为阳明之药，而兼治少阳也。观《本经》、《内经》与《伤寒》、《金匮》诸书，自无疑于拙拟之升降汤矣。

## 培脾舒肝汤

治因肝气不舒，木郁克土，致脾胃之气不能升降，胸中满闷，常常短气。

于术三钱　生黄耆三钱　陈皮二钱　川厚朴二钱　桂枝尖钱半　柴胡钱半　生麦冬二钱　生杭芍四钱　生姜二钱

脾主升清，所以运津液上达。胃主降浊，所以运糟粕下行。白术、黄耆，为补脾胃之正药，同桂枝、柴胡，能助脾气之升，同陈皮、厚朴，能助胃气之降。清升浊降满闷自去，无事专理肝气，而肝气自理。况桂枝、柴胡与麦芽，又皆为舒肝之妙品乎！用芍药者，恐肝气上升，胆火亦随之上升，且以解黄耆、桂枝之热也。用生姜者，取其辛散温通，能浑融肝脾之气化于无间也。

从来方书中，麦芽皆是炒熟用之，惟陈修园谓麦芽生用，能升发肝气，可谓特识。盖人之元气，根基于肾，萌芽于肝，培养于脾，积贮于胸中为大气以斡旋全身。麦芽为谷之萌芽，与肝同气相求，故能入肝经，以条达肝气，此自然之理，无庸试验而可信其必然者也。然必生煮汁饮之，则气善升发，而后能遂其条达之用也。

又按：麦芽具升发之性，实兼消化之力。化学家生麦芽于理石（即石膏）上，凡麦芽根盘布之处，其石皆成微凹，则其尤善消化可知。故用麦芽生发肝气者，必与参耆诸药并用，而后有益无损。

又按：土爰稼穑，稼穑作甘，百谷味甘属土，故能补益；而百谷之芽，又皆属木，故能疏通，然有入气分、血分之别。甲生者阳，其芽拆甲而出，稻、粱（俗名谷子）、麦、黍、稷（亦名芦粟，俗名高粱）诸芽是也，为其属阳，故能疏通气分；乙生者阴，其芽形曲似乙而出，诸豆之芽是也，为其属阴，故能疏通血分。《金匮》薯蓣丸用之，以治血痹虚劳也（薯蓣丸中有大豆黄卷）。

## 金铃泻肝汤

治胁下燃疼。

川楝子（捣）五钱　生明乳香四钱　生明没药四钱　三棱三钱　莪术三钱　甘草一钱

刘河间有金铃子散，即楝子之核与玄胡索等分，为末服之，以治心腹胁下作疼。其病因由于热者甚效。诚以金铃子能引心包之火及肝胆所寄之相火下行，又佐以玄胡索以开通气血，故其疼自止也。而愚用其方，效者固多，而间有不效者。后拟得此方，莫不随手奏效。盖金铃子佐以玄胡索，虽能开气分之郁，而实不能化气。所谓化气者，无事开破，能使气之郁者，融化于无形，方中之乳香、没药是也。去玄胡索，加三棱、莪术者，因玄胡索性过猛烈，且其开破之力多趋下焦，不如三棱、莪术性较和平，且善于理肝也。用甘草者，所以防金铃子有小毒也。此方不但治胁疼甚效，凡心腹作疼，而非寒凉者，用之皆甚效验。

## 活络效灵丹

治气血凝滞，痃癖癥瘕，心腹疼痛，腿疼臂疼，内外疮疡，一切脏腑积聚，经络湮淤。

当归五钱　丹参五钱　生明乳香五钱　生明没药五钱

上药四味作汤服。若为散，一剂分作四次服，温酒送下。腿疼加牛膝；臂疼加连翘；妇女瘀血腹疼加生桃仁（带皮尖作散服，炒用）、生五灵脂；疮红肿属阳者加金银花、知

母、连翘；白硬属阴者加肉桂、鹿角胶（若恐其伪可代以鹿角霜）；疮破后生肌不速者加生黄耆、知母（但加黄耆恐失于热）、甘草；脏腑内痈加三七（研细冲服）、牛蒡子。

一人，年三十许。当脐忽结癥瘕，自下渐长而上，其初长时稍软，数日后即硬如石，旬日长至心口。向愚询方，自言凌晨冒寒，得于途间，时心中有惊恐忧虑，遂觉其气结而不散。按：此病因甚奇，然不外气血凝滞。为制此方，于流通气血之中，大具融化气血之力，连服十剂全消。以后用此方治内外疮疡、心腹四肢疼痛，凡病之由于气血凝滞者，恒多奇效。

邻村高鲁轩，年近五旬。资禀素羸弱，一日访友邻村，饮酒谈宴，彻夜不眠，时当季冬，复清晨冒寒，步行旋里，行至中途，觉两腿酸麻，且出汗，不能行步，因坐凉地歇息，至家遂觉腿痛，用热砖熨之疼益甚。其人素知医，遂自服发汗之药数剂，病又增剧，因服药过热，吐血数口，大便燥结，延愚诊视。见其仰卧屈膝，令两人各以手托其两腿，忽歌忽哭，疼楚之态万状，脉弦细，至数微数。因思此证，热砖熨而益疼者，逼寒内陷也；服发汗药而益疼者，因所服之药，散肌肉之寒，不能散筋骨之寒，且过汗必伤气血，血气伤，愈不能胜病也。遂用活络效灵丹，加京鹿角胶四钱（另炖兑服），明天麻二钱，煎汤饮下。托其左腿者，觉自手指缝中冒出凉气，左腿遂愈。而右腿疼如故，因恍悟曰，人之一身，左阳右阴，鹿名斑龙，乃纯阳之物，故其胶入左不入右。遂复用原方，以虎骨胶易鹿角胶，右腿亦出凉气如左而愈，《礼》有之，"左青龙，右白虎"，用药本此，即建奇功，古人岂欺我哉。苟悟医理之妙，六经皆我注脚也。

友人李景南，左腿疼痛，亦自服鹿角胶而愈。隔数年，右腿又疼，再服鹿角胶，分毫无效。适有自京都来者，赠以同仁堂药坊虎骨酒，饮之而愈，愈后不知系何故，后见愚所治高鲁轩医案，不觉抚掌称快。

一少妇，左胁起一疮，其形长约五寸，上半在乳，下半在肋，皮色不变，按之甚硬，而微热于他处。延医询方，调治两月不效，且渐大于从前。后愚诊视，阅其所服诸方，有遵林屋山人治白疽方治者，有按乳痈治者。愚晓病家曰：此证硬而色白者阴也，按之微热者阴中有阳也。统观所服诸方，有治纯阴阳之方，无治半阴半阳之方，勿怪其历试皆不效也。用活络效灵丹，俾作汤服之，数剂见轻，三十剂后，消无芥蒂。

一妇人，年五十许。脑后发一对口疮。询方于愚，时初拟出活络效灵丹方，即书而予之，连服十剂全愈。

一妇人，年五十余。项后筋缩作疼，头向后仰，不能平视，腰背强直，下连膝后及足跟大筋皆疼，并牵周身皆有疼意。广延医者诊治，所用之药，不外散风、和血、润筋、通络之品，两载无效，病转增剧，卧不能起，起不能坐，饮食懒进。后愚诊视，其脉数而有力，微有弦意，知其为宗筋受病。治以活络效灵丹，加生薏米八钱，知母、玄参、白芍各三钱，连服三十剂而愈。盖筋属于肝，独宗筋属胃，此证因胃腑素有燥热，致津液短少，不能荣养宗筋。夫宗筋为筋之主，故宗筋拘挛，而周身牵引作疼也。薏米性味冲和，善能清补脾胃，即能荣养宗筋，又加知母、玄参以生津滋液。活络效灵丹，以活血舒筋。因其脉微弦。恐其木盛侮土，故又加芍药以和肝，即以抚脾胃也。

薏米主筋急拘挛，《本经》原有明文。活络效灵丹中加薏米，即能随手奏效。益叹《本经》之精当为不可及。

活络效灵丹，治心腹疼痛，无论因凉、因热、气郁、血郁皆效。同里有一少年，脐下疼甚剧。医者投以温药益甚，昼夜号呼不止。又延他医，以药下之稍轻，然仍昼夜呻吟，继又服药数剂，亦不见效。适愚自津门旋里，诊其脉，两尺洪实。询其得病之由，言夜晚将寝觉饥，因食冷饼一块，眠起遂疼。晓之曰，此虽由于食凉物，然其疼非凉疼，乃下焦先有蕴热，又为凉物所迫，其热愈结而不散也。投以活络效灵丹，加龙胆草、川楝子各四钱，一剂而愈。

或问：此证医者曾用药下之，何以其下焦之郁热不随之俱下？答曰：热在大肠者，其热可随降药俱下，然又必所用之下药为咸寒之品，若承气汤是也。今其热原郁于奇经冲任之中，与大肠无关，冲任主血，而活络效灵丹诸药品，皆善入血分，通经络，故能引龙胆、楝子直入冲任，而消解其郁热。况其从前所服之下药，原非咸寒之品，是以从前不效，而投以此药，则随手奏效也。

又邻村一妇人，年三十许。心腹疼痛异常，服药不效，势近垂危。其家人夜走五、六里，叩门求方。适愚他出，长子荫潮为开活络效灵丹方授之，亦一剂而愈。自拟得此方以来，数年之间，治愈心腹疼痛者，不可胜计矣。

## 活络祛寒汤

治经络受寒，四肢发搐，妇女多有此证。

生黄耆五钱　当归四钱　丹参四钱　桂枝尖二钱　生杭芍三钱　生明乳香四钱　生明没药四钱　生姜三钱

寒甚者，加干姜三钱。

证寒在经络不在脏腑，经络多行于肌肉之间，故用黄耆之温补肌肉者为君，俾其形体壮旺自能胜邪。又佐以温经络、通经络诸药品，不但能祛寒，且能散风，此所谓血活风自去也。风寒既去，血脉活泼，其搐焉有不止者乎？

## 健　运　汤

治腿疼、臂疼因气虚者，亦治腰疼。

生黄耆六钱　野台参三钱　当归三钱　寸麦冬（带心）三钱　知母三钱　生明乳香三钱　生明没药三钱　莪术一钱　三棱一钱

此方减麦冬、知母三分之一，合数剂为一剂，轧细炼蜜为丸，名健运丸，治同前证。

从来治腿疼、臂疼者，多责之风寒湿痹，或血瘀、气滞、痰涎凝滞，不知人身之气化壮旺流行，而周身痹者、瘀者、滞者，不治自愈，即偶有不愈，治之亦易为功也。愚临证体验以来，知元气素盛之人，得此病者极少。故凡遇腿疼、臂疼、历久调治不愈者，补其元气以流通之，数载沉疴，亦可随手奏效也。

## 振　中　汤

治腿疼、腰疼，饮食减少者。

于白术（炒）六钱　当归身二钱　陈皮二钱　厚朴钱半　生明乳香钱半　生明没药钱半

土居中央，分主四季，人之脾胃属土，故亦旁主四肢。一室女腿疼，几不能步，治以拙拟健运汤（在前）而愈。次年旧病复发，又兼腰疼，再服前方不效。诊其脉，右关甚濡弱，询其饮食减少，为制此汤，数剂，饮食加多，二十剂后，腰疼腿疼皆愈。盖此方重用白术以健补脾胃，脾胃健则气化自能旁达。且白术主风寒湿痹，《本经》原有明文。又辅以通活气血之药，不惟风寒湿痹开，而气血之痹作疼者亦自开也。

一媪，年近七旬。陡然腿疼，不能行动，夜间疼不能寐。其家人迎愚调治，谓脉象有力，当是火郁作疼。及诊其脉，大而且弦，问其心中亦无热意。愚曰：此脉非有火之象，其大也，乃脾胃过虚，真气外泄也。其弦也，乃肝胆失和，木盛侮土也。治以振中汤，加人参、白芍、山萸肉（去净核）各数钱，补脾胃之虚，即以抑肝胆之盛，数剂而愈。

## 曲　直　汤

治肝虚腿疼，左部脉微弱者。

萸肉（去净核）一两　知母六钱　生明乳香三钱　生明没药三钱　当归三钱　丹参三钱

服药数剂后，左脉仍不起者，可加续断三钱，或更加生黄耆三钱，以助气分亦可。觉

凉者，可减知母。

脾虚可令人腿疼，前方已详其理，深于医学者大抵皆能知之。至肝虚可令人腿疼，方书罕言，即深于医学者，亦恒不知。曾治一人，年三十许，当大怒之后，渐觉腿疼，日甚一日，两月后，卧床不能转侧。医者因其得之恼怒之余，皆用舒肝理气之药，病转加剧。后愚诊视，其左脉甚微弱，自言凡疼甚之处皆热。因恍悟《内经》谓"过怒则伤肝"，所谓伤肝者，乃伤肝经之气血，非必郁肝经之气血也。气血伤，则虚弱随之，故其脉象如斯也。其所以腿疼且觉热者，因肝主疏泄，中藏相火（相火生于命门寄于肝胆），肝虚不能疏泄，相火即不能逍遥流行于周身，以致郁于经络之间，与气血凝滞，而作热作疼，所以热剧之处疼亦剧也。为制此汤，以萸肉补肝，以知母泻热，更以当归、乳香诸流通血气之药佐之，连服十剂，热愈疼止，步履如常。

安东友人刘仲友，年五十许。其左臂常觉发热，且有酸软之意。医者屡次投以凉剂，发热如故，转觉脾胃消化力减少。后愚诊之，右脉和平如常，左脉微弱，较差于右脉一倍。询其心中不觉凉热，知其肝木之气虚弱，不能条畅敷荣，其中所寄之相火，郁于左臂之经络而作热也。遂治以曲直汤，加生黄耆八钱，佐萸肉以壮旺肝气（黄耆补肝气之理详前醒脾升陷汤下），赤芍药三钱，佐当归、丹参诸药以流通经络，服两剂，左脉即见起，又服十剂全愈。

或问：西人谓脾居左、肝居右，今剖验家精详考察，确乎不误。子犹拘守旧说，谓肝仍主左者何也？答曰：脾左肝右之说，非始于西人，淮南子早言之，古籍犹在可考也。然脾虽居左，而其气化实先行于右，故脾脉诊于右关。肝虽居右，而其气化实先行于左，故肝脉诊于左关。此阴阳互根，刚柔错综之妙也。盖《内经》论脏腑，以发明其气化，兼研究其性情为宗旨，至对于形迹之粗，恒有简略不详者。至于西人，则但讲形迹，不讲气化；且但言脏腑之功用，而不言脏腑之性情。其意见直谓脏腑毫无性情，凡性之情发动，皆关于脑部，其理果可尽信乎？《内经》曰"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盖肝为厥阴（厥者逆也，尽也），阴尽阳生，胆即为肝中蕴蓄之阳（胆汁中函少阳之气），能畅达肝气，而决断其谋虑。故人之肝胆壮实者，必勇敢果断；肝胆虚弱者，必惧怯游移。比邻窦杏村之太夫人，年六旬，时忽得奇疾，惊惧异常，多人卫护，仍惊惧至于抖战，口中连连吐出绿沫甚苦，数日而终。多医研究，皆谓胆破，是非胆失其中正之官，而惊惧如是乎？由斯观之，吾之旧说，不可轻疑，西人之说，不可概信也。

或问曰：聆子之论，《内经》论脏腑之处，诚可信矣。至肝之气化，先行于左之说，果有确征可实指乎？答曰：人禀天地之灵秀以生，人身亦小天地也，欲明人身之气化，可先观天地之气化。夫天地一岁之气化始于春，一日之气化始于朝。春之气化从东来（观律管飞灰是其明机），朝之气化随日自东上升。春者一岁之木令，朝者一日之木令也。肝脏属木，具有生发之气，于一岁则应春，于一日则应朝。其气化先行于左之理，固可于春之东来，日之东升，比例而得也，天地之东，即人身之左也。且即以此案论，左脉之微弱如是，投以补肝之剂，而脉即旋起，岂非肝与人身之左，相关甚切乎？

或又曰：肝之气化既先行于左矣，而其所以居右者何也？答曰：人之膈上属天，膈下属地。地道上右，其气化自西而东也。天道上左，其气化自东而西也。观于日在地中，自西而东。日在地外，自东而西，是明征也。肝居膈下，犹木根埋藏地中，以下袭水气，宜从地道上右之义，故居下右也。其气化透膈贯络，有如木之条达滋长，以上升氧气（化学家谓木能吸碳气吐氧气），宜从天道上左之义，故其气化先行于左。试观植物中，藤蔓之类，附物而生，必自右向左盘旋而上（惟金银藤之盘旋自左向右，乃植物之独异者），亦犹肝居右，而其气化先行于左之理也（宜与第五期《衷中参西录》报驳左肝右脾者书参观）。

奉天本溪湖煤铁公司科员王云生，年四十余，两胁下连腿作疼，其疼剧之时，有如锥刺，且尿道艰涩滴沥，不能成溜，每小便一次，须多半点钟，其脉亦右部如常，左部微弱。

亦投以曲直汤，加生黄耆八钱，续断三钱，一剂其疼减半，小便亦觉顺利。再诊之，左脉较前有力。又按原方略为加减，连服二十余剂，胁与腿之疼皆愈，小便亦通利如常。盖两胁为肝之部位，肝气壮旺上达，自不下郁而作疼。至其小便亦通利者，因肾为二便之关，肝气既旺，自能为肾行气也（古方书有肝行肾之气之语）。

按：山茱萸得木气最厚，酸收之中，大具开通之力，以木性喜条达故也。《神农本经》谓主寒湿痹，诸家本草，多谓其能通利九窍，其性不但补肝，而兼能利通气血可知，若但视为收涩之品，则浅之乎视山茱萸矣。特是其核与肉之性相反，用者须加审慎，千万将核去净。有门人张甲升亦有重用山萸肉治愈腿疼之案，附载于加味补血汤（在第七卷）后，可参观。再合之拙拟既济汤、来复汤（皆在第一卷）后，所载重用萸肉治验之案，则山萸肉之功用，不几令人不可思议哉！

乳香、没药不但流通经络之气血，诸凡脏腑中，有气血凝滞，二药皆能流通之。医者但知其善入经络，用之以消疮疡，或外敷疮疡，而不知用之以调脏腑之气血，斯岂知乳香、没药者哉？

## 热性关节肿疼用阿斯必林法

西人治关节急性（热也）偻麻质斯（肿疼）习用阿斯必林，而愚对于此证，亦喜用之，更以中药驾驭之，则其效愈显。奉天陆军参谋长赵海珊之侄，年六岁，脑后生疮，漫肿作疼，继而头面皆肿，若赤游丹毒，继而作抽掣，日甚一日，寝至周身僵直，其目不能合，亦不能瞬，气息若断若续，呻吟全无。其家人，亦以为无药可治，待时而已。阅两昼夜，形状如旧，时灌以勺水，似犹知下咽，因转念或犹可治。而彼处医者，又皆从前延请，而屡次服药无效者也。其祖父素信愚，因其向患下部及两腿皆肿，曾为治愈。其父受瘟病甚险，亦舁至院中治愈，遂亦舁之来院，求为诊治。其脉洪数而实，肌肤发热。知其夹杂瘟病，阳明府证已实，势虽垂危，犹可挽回也。遂用生石膏细末四两，以蒸汽水煮汤四茶杯，徐徐温灌之，周十二时剂尽，脉见和缓，微能作声。又用阿斯必林瓦半，仍以汽水所煎石膏汤，分五次送下，限一日夜服完。服至末二次，皆周身微见汗，其精神稍明了，肢体能微动。从前七、八日不食，且不大便，至此可少进食，大便亦通下矣。自此用生山药细末二、三钱，煮作茶汤，调以白蔗糖，送服阿斯必林三分瓦之一，日两次，若见有热，又间饮汽水所煮石膏汤。又用蜂蜜调黄连末，少加薄荷冰，敷其头面肿处，生肌散敷其疮破处。如此调养数日，病势皆减退，可以能言。其左边手足，仍不能动，试略为屈伸，则疼不能忍。细验之，关节处皆微肿，按之亦觉疼，知其关节之间，因热生炎也。遂又用鲜茅根煎浓汤（无鲜茅根药房中干者亦可用），调以白蔗糖，送服阿斯必林半瓦，日两次。俾服药后，周身微似有汗，亦间有不出汗之时，俾关节中之炎热，徐徐随发表之药透出。又佐以健补脾胃之药，俾其多进饮食。如此旬余，左手足皆能运动，关节处皆能屈伸。以后饮食复常，停药勿服，静养半月，行动如常矣。

此证，共用生石膏三斤、阿斯必林三十瓦，始能完全治愈。愚用阿斯必林治急性关节肿疼者已多次，为此证最险，故详记之。

茅根，性凉中空，禀初春生发之气，能使内热外达，透表而出，又善利小便，引内热自水道出，又味甘多液，善滋养阴分，二鲜饮及白茅根汤（皆在第二卷）曾详论之。

丁仲祐《西药实验谈》谓，东人治关节急性偻麻质斯，亦多用阿斯必林，兼引矢岛国大郎之医案以征明之，今并录之于下以备参观。

光绪壬寅，日本医学报云：矢岛国大郎阿斯必林之效用，既得诸家之报告，知为各医家所注目，无庸再为陈说。但其应用之处，与向来偻麻质斯剂及各种解热剂，其优劣如何，沿待竭力研究之，始能得其实际。予自接阿斯必林有特效为偻麻质斯之报告，至今施用于患此证者，计共二十三名，中有急性患者十九名，服之均呈效果。余之慢性者，则无效。而急性患者之十九名中，有下之四例兹特报告之：

第一例：根桥某次女，年二十九岁。在二年前右膝关节罹偻麻质斯，历二月而治愈。距今二十日前，复罹感冒，右膝关节肿起而疼痛，恶寒发热，而髀臼关节及足跗关节亦波及，而不便运动。医治不效，疼寝加剧，赴某医会诊之。右脚各关节均红肿，而膝关节尤甚，不能为些微之运动，如微触之则疼痛难忍。体温在三十九度六分，脉搏百二十至（一分钟间之脉动数）而细弱，听其心脏有如吹气之杂音，舌白苔厚，食量锐减，故诊定为急性关节偻麻质斯。旧时医法内服撒里矢尔酸曹达，每次一瓦，一日三次。或内服沃度剂及安知必林，患处缚以涂沃度丁几之布。按法施治未见轻减。予于是用阿斯必林二瓦和乳糖分为三包，一日分服。膝关节部，则嘱该会医施以石炭酸水之冷湿布绷带。明日复往诊视，患者服药后曾发汗，疼亦消减半，夜可睡眠。于是复取阿斯必林二瓦，每日作三次分服。二日后，红肿顿形净退，能为轻微之运动，自后连服二周间，所患竟霍然愈。

第二例：野泽某女，年四十一岁，其所患者为右肩胛关节部肿起疼痛，手指麻痹不能自由运动，加以按摩法肿疼反增剧，且更难运动，乞予诊治。往诊时患者适自浴出，云有人言此证取杂草煎汤沐浴之当见轻，而浴后运动稍觉自由。诊之则肩胛关节部及上膊各处肿起压疼，周身皆运动极难，其外形若脱臼状。体温在三十九度二分，脉搏百零八至，身神倦怠。予恐其浴后体温或一时升腾，有顷再诊之，仍为三十九度二分。遂诊定为急性关节偻麻质斯。戒以发热时不可久浴，宜用温卧法治之，以撒里矢尔酸曹达每服一瓦，日三次服。二日疼稍减而无著明之变化，反起充血性之头疼、耳鸣等证。予于是取阿斯必林一瓦半和入乳糖，分二包，令每日二回分服。翌日患处肿疼皆大减，头疼亦愈，所患之肢能自徐徐上举至头部。乃更用阿斯必林二瓦，分三包与服。

翌日患者大喜，来呼云：今朝能自结带矣，后复服此剂二日，而所患悉除。

第三例：矢岛某男，年四十九岁，业水车。病前数日并无他患。一日修缮水车试用于水中，遂整日在水中作业，迨至翌朝而左手腕关节部渐次肿疼，乃以右手持左手来求诊。诊之则肿起疼痛殊甚，殆不能接触。予因其劳动诊定为外伤性关节炎，用局部消炎法。命之静养，至次日恶寒发热，疼痛加甚，不能外出，热至三十九度，脉搏百二十至，夜间难于安眠，意其为偻麻质斯。治以撒里矢尔酸曹达三瓦、苦丁二瓦，和水一百瓦，为一日量，三次服下。患处用冷罨法，继续不断。次日仍无变化，体温依然三十八度八分，出汗后恶寒加甚。于是易以阿斯必林二瓦，分为三包给之。次日大见平静，疼痛亦大为减退，惟运动尚觉疼，肿起则减退净尽。仍令连服阿斯必林，五日后遂全愈。予故改诊断为腕关节偻麻质斯。

第四例：上田某女，年二十五岁。五年前产第一子，其足遂患疼痛，后复罹心脏病。惟十日前，并无他种原因可记，迨患日觉左肩胛部疼痛，勉强在室操作，觉疼痛寝增且肿起，遂难于运动。诊之其肿起自肩胛关节部蔓延至肩胛背部及上膊部，惟疼痛止在关节部，安静时尚无剧疼。热三十八度，脉搏百至，心脏有杂音，颈部及肘部有如淋巴腺之肿起，遂诊定为肩胛关节偻麻质斯。用阿斯必林一瓦，分作三包，为一日之量，外用沃度丁几。至一周日，毫无变化，肿疼依然。予于是疑药物之作用，且疑其既往病历中或有梅毒，故有肿起之线。乃改方为沃剥剂，兼以撒里矢尔酸曹达一瓦，令顿服，日二次。至一周日，仍不愈，且消化亦多障碍，遂再改诊定为偻麻质斯。以阿斯必林二瓦，分三包，作一日服，每日如此，且以障碍消化，故兼用健胃的疗法，疼痛乃稍退减。复渐次增其药量为二瓦，服至三周间，连前药四周间而治愈。由是知前用之量不合，而患者亦为慢性证，且患者正乳其第二子，昼间虽有人代为抱持，夜间仍自行提挈，忍疼以尽襁褓之任，故治疗遂益形缓慢。

丁仲祐曰：阿斯必林之应用不过为解热、治关节疼二端而已。阅者每易滑过，而不知所谓解热者，乃流行性感冒气管支加答儿（炎热肿疼之轻者）及一切热性病皆可用之。所谓治关节疼者，凡淋毒性关节偻麻质斯及一切神经疼、颈寒、乳癌疼、子宫癌疼、脊髓劳

皆可用之。阿斯必林之原质性味形状愚于参麦汤(在第一卷)下曾详言之。其善治流行感冒者,以其能入三焦(即包连脏腑之油膜,第五卷小柴胡汤解下详言之),外达腠理以发汗也。其善治肺结核者,以其能引肺中之毒热外透皮毛(肺主皮毛),以消散也。其善治关节肿疼者,以其凉散之性能使关节之郁热悉融化也。愚尝历试此药,用之得当,奏效甚速。然其力甚猛,虚人服少半瓦即可出汗,故其案中于体质虚者,必以健胃之药辅之始效也。

# 前三期合编第七卷

## 治瘟疫瘟疹方

### 青　盂　汤

治瘟疫表里俱热,头面肿疼,其肿或连项及胸,亦治阳毒发斑疹。

荷叶一个(用周遭边浮水者良,鲜者尤佳)　生石膏(捣细)一两　真羚羊角二钱(另煎兑服)　知母六钱　蝉退(去足土)三钱　僵蚕二钱　金线重楼(切片)二钱　粉甘草钱半

《易》系辞谓:"震为萑苇。"荷生水中,藕茎皆中空,亦萑苇类也。其叶边平兜,茎在中央,更有震卦仰盂之象,故能禀初阳上升之气,为诸药之舟楫,能载清火解毒之药上至头面,且其气清郁,更能解毒逐秽,施于疫毒诸证尤宜也。至于叶宜取其浮水者,以水为二分氢气,一分氧气,化合而成。浮水者,贴水而生,得水面氢气最多,故善发表。如浮萍之生于水面,而善发汗也。

金线重楼,一名蚤休,一名紫河车草,味甘而淡,其解毒之功,可仿甘草。然甘草性温,此药性凉,以解一切热毒,尤胜于甘草,故名蚤休。言若中一切蛊毒,或蝎螯蛇咬,或疮疡用之而皆可早早止住。古蚤与早,原相通也。古谚赞蚤休曰:"七叶一枝花,深山是我家。痈疽遇着我,一似手捻拿。"盖此物七叶对生茎腰,状如莲花一朵,自叶中心出茎,至巅开花一朵,形扁而黄,花上有黄丝下垂,故又名金线重楼。重楼者,其叶与花似各作一层也。其名紫河车草者,盖紫河为初生之地点,其处蕃多,可采之盈车,俗名为草河车误矣。其形状皮色皆如干姜,若皮不黄,而微带紫色者,其味必微辣而不甘,含毒性,即不可用。若无佳者,方中不用此味亦可。

羚羊角与犀角,皆性凉而解毒。然犀禀水土之精气而生,为其禀土之精,故能入胃,以消胃腑之实热。为其禀水之精,故又能以水胜火兼入心中,以消心脏本体之热力。而疫邪之未深入者,转因服犀角后,心气虚冷,不能捍御外邪,致疫邪之恣横,竟犯君主之宫,此至紧要之关系,医者不可不知。羚羊角善清肝胆之火,兼清胃腑之热。其角中天生木胎,性本条达,清凉之中,大具发表之力,与石膏之辛凉,荷叶、连翘之清轻升浮者并用,大能透发温疫斑疹之毒火郁热,而头面肿处之毒火郁热,亦莫不透发消除也。曾治一六岁孺子,出疹三四日间,风火内迫,喘促异常。单投以羚羊角三钱,须臾喘止,其疹自此亦愈。夫疹之毒热,最宜表散清解,乃至用他药表散清解无功,势已垂危,而单投以一味羚羊角,即能挽回,其最能清解而兼能表散可知也。且其能避蛊毒,《本经》原有明文。疫病发斑,皆挟有毒疠之气也。

僵蚕乃蚕将脱皮时,因受风不能脱下,而僵之蚕。因其病风而僵,故能为表散药之向导,而兼具表散之力。是以痘疹不出者,僵蚕最能表出之。不但此也,僵蚕僵而不腐,凡人有肿疼之处,恐其变为腐烂,僵蚕又能治之,此气化相感之妙也。今坊间鬻者,多用缫丝所剩之蚕充之。其蚕能敛戢心火,与僵蚕性正相反。用此药者,当加审慎,必色白而直,且分毫无乱丝者,乃为真僵蚕。又药坊中,恒误僵蚕为姜蚕,而以姜水炒之,甚非所宜。盖此药经火炒后,则发表之力顿减矣。

疫与寒温不同，寒温者，感时序之正气，因其人卫生之道，于时序之冷暖失宜，遂感其气而为病。其病者，偶有一、二人，而不相传染。疫者，感岁运之戾气，因其岁运失和，中含毒气，人触之即病。《内经·刺法论》所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者是也。其病者，挨户挨村，若徭役然，故名曰疫，且又互相传染也。《内经·本病论》有五疫之名，后世约分为寒疫、温疫。治温疫，世习用东垣普济消毒饮；治寒疫，世习用巢谷世圣散子。然温疫多而寒疫少，拙拟之清盂汤，实专为治温疫设也。

病疫相传染者，以其气自口鼻而入也。其初弥漫于上焦，或烦热头疼，外薄于营卫，或身热无汗，与温病初得者相似。然温病初得，用辛凉解肌即可愈，若疫病，则必须兼用解毒之药。至其传经已深，所现之证有与寒温相似者，皆可用治寒温之药治之，然始终宜佐以解毒之药。究之其变证多端，万言难罄。方书中惟喻氏《医门法律》、陆氏《世补斋》论之甚详。今录二家之说于下，以备参考。

喻嘉言曰：圣王御世，春无愆阳，夏无伏阴，秋无凄风，冬无苦雨。乃至民无夭札，物无疵疠，太和之气弥漫乾坤，安有所谓瘟疫哉。然而《周礼》傩以逐疫，方氏掌之，则瘟疫之由来，古有之矣。乡人傩，孔子朝服而致其诚敬。盖以装演巨象为傩人，不过仿佛其形；圣人以正气充塞其间，俾疫气潜消，乃位育之实功耳。古人元旦汲清泉，以饮芳香之药，上巳采兰草，以袭芳香之气，重涤秽也。后汉张仲景著《伤寒论》欲明冬寒春温，夏秋暑热之正，自不能并入疫病，以混常法。然至理已毕具于脉法中。夫四时不正之气，感之者因而致病，初不名为疫也。因病致死，病气尸气，混合不正之气，斯为疫矣。以故鸡瘟死鸡，猪瘟死猪，牛马瘟死牛马，推之于人，何独不然。所以饥馑兵凶之际，疫病盛行，大率春夏之交为甚。盖温暑湿热之气交结互蒸，人在其中无隙可避。病者当之，魄汗淋漓，一人病气，足充一室。况连床并榻，沿户阖境，共酿之气，益以出户尸虫，载道腐墐，燔柴掩席，委壑投崖，种种恶秽，上混苍天清净之气，下败水土物产之气，人受之者，亲上亲下病从其类，有必然之势也。如世俗所称大头瘟者，头面腮颐肿如瓜瓤者是也。所称虾蟆瘟者，喉痹失音，颈筋胀大者是也。所称瓜瓤瘟者胸高肋起，呕汁如血者是也。所称疙瘩瘟者，遍身红肿，发块如榴者是也。所称绞肠瘟者，腹鸣干呕，水泻不通者是也。所称软腿瘟者，便清泄白，足重难移者是也。小儿痘疹尤多。以上疫证，不明治法，咸诿之世运，良可伤悼。大率瘟疫痘疹，古昔无传，不得圣言折衷，是以多入迷途。曾不若俗见，摸索病状，反可顾名思义。昌幸微窥仲景一斑。其平脉篇（有谓系叔和所作者，然其文甚古奥）中云，寸口脉阴阳俱紧者，法当清邪中于上焦，浊邪中于下焦。清邪中上，名曰洁也。浊邪中下，名曰浑也。阴中于邪，必内栗也。表气微虚，里气不守，故使邪中于阴也。阳中于邪，必发热头痛，项强颈挛，腰痛胫酸，所谓阳中雾露之气，故清邪中上。浊邪中下，阴气为栗，足膝逆冷，便溺妄出，表气微虚。里气微急，三焦相溷，内外不通，上焦拂郁，藏气相熏，口烂食断也；中焦不治，胃气上冲，脾气不能转，胃气为浊，营卫不通，血凝不流。若卫气前通者，小便赤黄，与热相搏，因热作使，游于经络，出入脏腑，热气所过，则为痈脓。若阴气前通者，阳气厥微，阴无所使，客气入内，噫而出之，声嗢咽塞，寒厥相逐，为热为痈，血凝自下，状如豚肝，阴阳相厥，脾气孤弱，五液注下，下焦不阖，清便下重，令便数难，脐筑湫痛，命将难全。凡二百六十九字，阐发奥理，全非伤寒中所有之事。乃论疫邪从入之门，变病之总。所谓赤文绿字，开天辟地之宝符，人自不识耳。篇中大意谓，人之鼻孔通于天，故阳中雾露之邪者，为精邪自鼻气而上入于阳，则发热头疼，颈挛，正与俗称大头瘟、虾蟆瘟之说符也。人之口气通于地，故阴中水土之邪者，为饮食浊味自口舌而下入于阴，则其人必先内栗，足膝逆冷，便溺妄出，清便下重，脐筑湫痛，正与俗称绞肠瘟、软脚瘟之说符也。然从鼻口所入之邪，必先注中焦，以次分布上下。故中焦受邪，因而不治，则胃中为浊，营卫不通，血凝不流，其酿变即现中焦。俗称瓜瓤瘟、疙瘩瘟证，则又阳毒痈脓、阴毒遍身青紫之类也。此三焦定位之邪也。若三焦邪混而为一，内外不通，藏气熏蒸上焦

拂郁，则口烂食断。若卫气前通者，因热作使，游行经络脏腑，则为痈脓。营气前通者，因召客邪噫出，声嘔咽塞，热拥不行，而下血如豚肝。然以营卫渐通，故非危候。若上焦之阳下焦之阴两不相接，则脾气于中难以独运。斯五液注下，下焦不阖，而命难全矣。伤寒之邪，先行身之背，次行身之前，次行身之侧，由外廓而入。瘟疫之邪，则直行中道，流布三焦。上焦为清阳，故清邪从之上入。下焦为浊阴，故[illegible]邪从之下入。中焦为阴阳交界，凡清浊之邪，必从此区分。甚者三焦相溷，上行极而下，下行极而上，故声嘔咽塞、口烂食断者，亦复下血如豚肝。非定中上不及下，中下不及上也。伤寒邪中外廓，故一表即散。疫邪行在中道，故表之不散。伤寒邪入胃腑，则腑满便结，故可攻下。疫邪在三焦，散漫不收，下之复合。治法，未病前，预饮芳香正气药，则邪不能入，此为上也。邪既入，即以逐秽为第一义。上焦如雾，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如沤，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渎，决而逐之，兼以解毒。营卫既通，乘势追拔，勿使潜滋。

陆九芝曰：《内经》五疫之至，各随其所值之年，由伏而发。其治尽于"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五法。盖治疫独讲太少之五运，与司天主客之六气。就寒温两面而言，却是温疫多而寒疫少。故五运之有木火土金水，半寒而半温也。六气之有湿寒、寒湿、风火、火风、燥火、火燥也，温又多于寒也。然正不得以温多于寒，而遂置寒疫于不问也。周禹载于温独说春温，而于疫又独说温疫，则既不解温之无寒，又不解疫之有寒故耳，黄坤载则知有寒疫矣。然于温疫则曰无内热，无内热何以谓之温乎？于寒疫则反用石膏，用石膏何以谓之寒乎。喻嘉言论疫专主三焦，颇得治疫之法。坤载于疫遍说六经。夫疫之小者不分经络，疫之大者顷刻变生，尚何六经传遍之有。只是仲景六经之药，不外温清两法，以之分治两疫，亦为甚合。大抵以温而疫，则论中芩、连、栀、柏之统于膏、黄者可用也。以寒而疫，则论中吴萸、蜀椒之统于姜、附者可用也。余独举运气一方冠其首，而又举普济消毒饮之治温疫者，以盖清法。举如圣散子之治寒疫者，以盖温法。而禹载之惑可解，坤载之混可别，及嘉言治温而用姜、附，即鞠通本之而用桂枝者皆可删。总而言之，不传染而有热无寒者，是曰温；传染而有热有寒者，是为疫。不得以治寒疫治温疫，更不得以治寒疫治温病也。

一妇人，年四十许，得大头瘟证。头面肿大疼痛，两目肿不能开，上焦烦热，心中怔忡。彼家误为疮毒，竟延疡医治疗。医者自出药末，敷头面，疼稍愈。求其出方治烦热怔忡。彼言专习外科，不管心中之病。时愚应他家延请，适至其村，求为诊治。其脉洪滑有力，关前益甚。投以清盂汤，将方中石膏改用二两，煎汁两茶盅，分二次温饮下，尽剂而愈。

一人，年三十余，初则感冒发颐，数日颔下颈项皆肿，延至膺胸渐肿而下。其牙关紧闭，惟自齿缝可进稀汤，而咽喉肿疼又艰于下咽。延医调治，服清火解毒之药数剂，肿势转增。时当中秋节后，淋雨不止，因病势危急，冒雨驱车迎愚。既至见其颔下连项壅肿异常，状类时毒（疮中有时毒证），抚之硬而且热，色甚红，纯是一团火毒之气，下肿已至心口，自牙缝中进水半口，必以手掩口，十分努力始能下咽，且痰涎壅滞胸中，上至咽喉，并无容水之处，进水少许必换出痰涎一口，且觉有气自下上冲，常作呃逆，连连不止。诊其脉洪滑而长，重按有力，兼有数象。愚谓病家曰：此世俗所称虾蟆瘟也。毒热炽盛，盘踞阳明之府，若火之燎原，必用生石膏清之乃可缓其毒热之势。从前医者在座，谓曾用生石膏一两毫无功效。愚曰：石膏乃微寒之药《本经》原有明文，如此热毒仅用两许何能见效？遂用生石膏四两，清半夏四钱，金线重楼三钱，连翘、蝉退各一钱，煎服后，觉药停胸间不下，其热与肿似有益增之热，知其证兼结胸，火热无下行之路，故益上冲也。幸药坊即在本村，复急取生石膏四两，赭石三两，又煎汤徐徐温饮下，仍觉停于胸间。又急取赭石三两，蒌仁二两，芒硝八钱，又煎汤饮下，胸间仍不开通。此时咽喉益肿，再饮水亦不能下。病家惶恐无措，愚晓之曰：我所以亟亟连次用药者，正为此病肿势寖长，恐稍迟缓则药不

能进。今其胸中既贮如许多药，断无不下行之理。药下行则结开便通，毒火随之下降，而上焦之肿热必消矣。时当晚十点钟，至夜半觉力下行，黎明下燥粪数枚，上焦肿热觉轻，水浆可进，晨饭时牙关亦微开，服茶汤一碗。午后肿热又渐增，抚其胸热犹烙手，脉仍洪实，意其燥结必未尽下，遂投以大黄四钱，芒硝五钱，又下燥粪兼有溏粪，病遂大愈，而肿处之硬者仍不甚消，胸间抚之犹热，脉象亦仍有余热，又用生石膏三两，金银花、连翘、金线重楼各数钱，煎汁一大碗，分数次温饮下，日服一剂，三日全愈（按此证二次用石膏、赭石之时即宜加大黄、芒硝）。

一人，年二十余，得温疫。三、四日间头面悉肿，其肿处皮肤内含黄水，破后且溃烂，身上间有斑点，闻人言，此证名大头瘟。其溃烂之状，又似瓜瓤瘟，最不易治。惧甚，求为诊视。其脉洪滑而长，舌苔白而微黄。问其心中，惟觉烦热，嗜食凉物。遂晓之曰，此证不难治。头面之肿烂，周身之斑点，无非热毒入胃而随胃气外现之象。能放胆服生石膏，可保全愈。遂投以青盂汤，方中石膏改用三两，知母改用八钱，煎汁一大碗，分数次温饮下。一剂病愈强半。翌日，于方中减去荷叶、蝉退，又服一剂全愈。

按：发斑之证异于疹者，以其发处不高，以手拂之，与肤平也。其证有阳毒、阴毒之分。阳毒发斑，系阳明毒热伤血所致。阴毒发斑，或为寒疫之毒，或因汗吐下后中气虚乏，或因过服凉药，遂成阴证，寒伏于下，逼其无根之火上独熏肺而发斑。其色淡红，隐隐见于肌表，与阳证发斑色紫赤者不同。愚生平所治发斑，皆系阳证，至阴证实未之见，其证之甚少可知。然正不可因阴证者甚少，而阴阳之际不详辨也。今采古人阳毒、阴毒发斑治验之案数条于下，以备参观。庶几胸有定见，临证时不至误治也。

吕沧洲云：一人伤寒十余日，身热而静，两手脉尽伏。医者以为坏证弗与药。余诊之，三部脉举按皆无。舌苔滑，两颧赤如火，语言不乱。因告之曰：此子必大发赤斑，周身如锦纹。夫血脉之波澜也，今血为邪热所搏，掉而为斑，外现于皮肤。呼吸之气无形可倚，犹沟渠之水虽有风不能成波澜也，斑消则脉出矣。及揭其衾，而赤斑烂然。与白虎加人参汤化其斑，脉乃复常。按：发斑至于无脉，其证可谓险矣。即遇有识者，细诊病情，以为可治，亦必谓毒火郁热盘踞经络之间，以阻塞脉道之路耳。而沧洲独断为发斑则伤血，血伤则脉不见。是诚沧洲之创论，然其言固信而有征也。忆己亥春，尝治一少年吐血证。其人大口吐血，数日不止，脉若有若无，用药止其血后，脉因火退，转分毫不见。愚放胆用药调补之，竟得无恙（此证详案在第二卷寒降汤下）。夫吐血过多可至无脉，以证沧洲血伤无脉之说确乎可信，此阳毒发斑也。

许叔微治一人，内寒外热而发斑。六脉沉细，肩背胸胁斑出数点，随出随隐，旋更发出，语言狂乱，非谵语也，肌表虽热，以手按之须臾，冷透如冰。与姜、附等药数服后，得大汗而愈，此阴毒发斑也。

吴仁斋治一人，伤寒七、八日，因服凉药太过，遂变身冷，手足厥逆，通身黑斑，惟心头温暖，乃伏火也。诊其六脉沉细，昏沉不知人事，亦不能言语，状似尸厥。遂用人参三白汤，加熟附子半枚，干姜二钱，水煎服下。待一时许，斑色渐红，手足渐暖。而苏醒后，复有余热不清，此伏火后作也。以黄连解毒汤、竹叶石膏汤调之而愈，此阴毒发斑中有伏阳也。

虞天民曰：有内伤证，亦出斑疹，但微见红。此胃气极虚，一身之火游行于外。当补益气血，则中有主而气不外游，荣有养而血不外散，此证尤当慎辨。洪吉人解之曰：按此证与阳毒发斑不同，亦与阴毒发斑不同，其方当用补中益气汤，加归、芍之类。

瘟毒之病，有所谓羊毛瘟者（亦名羊毛疹）。其证亦系瘟疫，而心中兼有撩乱之证。若视其前后对心处有小座（俗名疙瘩），以针鼻点之，其顶陷而不起，其中即有白毛，当以针挑出之。若恐挑之不净，可用发面馍馍去皮，杂以头发，少蘸香油，周身搓擦。再审其证之虚实凉热，投以治疫病之药即愈。此证古书不载，而今人患此证者甚多，其白毛，即周

身之汗毛，大抵因有汗受风闭其毛孔，而汗毛不能外出，因不外出，所以作白色（若用黄酒和荞麦面擦之更好）。

## 护心至宝丹

治瘟疫自肺传心，其人无故自笑，精神恍惚，言语错乱。

生石膏（捣细）一两　人参二钱　犀角二钱　羚羊角二钱　朱砂（研细）三分　牛黄（研细）一分

将药前四味共煎汤一茶盅，送服朱砂、牛黄末。

此证属至危之候，非寻常药饵所能疗治。故方中多用珍异之品，借其宝气以解入心之热毒也。

瘟疫之毒未入心者，最忌用犀角。于前青盂汤下，曾详言之。而既入心之后，犀角又为必须之药。

按：瘟疫之毒，随呼吸之气传入，原可入肺。心与肺同居膈上，且左心房之血脉管与右心房之回血管，又皆与肺循环相通，其相传似甚易。而此证不常有者，因有包络护于心上代心受邪，由包络下传三焦、为手厥阴、少阳脏腑之相传，此心所以不易受邪也。愚临证二十余年，仅遇一媪患此证，为拟此方，服之而愈。

## 清　疹　汤

治小儿出疹，表里俱热，或烦躁引饮，或喉疼声哑，或喘逆咳嗽。

生石膏（捣细）一两　知母六钱　羚羊角二钱　金线重楼（切片）钱半　薄荷叶二钱　青连翘二钱　蝉退（去足土）钱半　僵蚕二钱

用水煎取清汤一盅半，分二次温饮下，以服后得微汗为佳。若一次得微汗者，余药仍可再服。若服一次即得大汗者，余药当停服。此药分量，系治七八岁以上者，若七八岁以下者，可随其年之大小，斟酌少用。或将药减半或用三分之一皆可。

喉疼声哑者，可将石膏加重五钱，合前得两半。若疹出不利者，用鲜苇根（活水中者更佳）一大握去节水煎沸，用其水煎药。

疹证多在小儿，想小儿脏腑间原有此毒，又外感时令之毒气而发，则一发表里俱热。若温病初得之剧者，其阳明经府之间，皆为热毒之所弥漫。故治此证，始则发表，继则清解，其有实热者，皆宜用石膏。至喉疼声哑者，尤为热毒上冲，石膏更宜放胆多用。惟大便滑泻者，石膏、知母皆不宜用，可去此二药，加滑石一两，甘草三钱。盖即滑泻亦非凉证，因燥渴饮水过多，脾胃不能运化故也。故加滑石以利其小便，甘草以和其脾胃，以缓水饮下趋之势。若其滑泻之甚者，可用拙拟滋阴宣解汤（在第五卷），既可止泻，又可表疹外出也。然此证最忌滑泻，恐其毒因滑泻内陷即不能外出。若服以上方而滑泻不止，可用生山药两许，轧细煮作粥，再将熟鸡子黄两三枚，捏碎，调粥中服之，其滑泻必止。泻止后，再徐徐以凉药清补之。

羚羊角最为治疹良药，于前青盂汤后曾论及之。惜此药今昂贵，坊间且多以他角伪充。若系整者，其角上有节若螺纹，而非若螺纹之斜绕，至其角尖二寸许则无螺纹矣。其中有木胎，作苍黄参半之色（其色似木非真木也），是为真者。可锉取其周遭及角尖，用时另煮，兑药中服，或与所煮他药，前后随服皆可。盖以其药珍重，不欲以他药渣混之也。若药坊已切成片，真伪亦可辨。其真者，片甚硬，其中碎片其多，以其硬而脆故也。其色有直白者，有间带苍黄色者，即其近木胎处也。以火燃之，无腥臭气，而转有清郁之气（角上之节有假作旋成者，细审可辨）。

壬寅之岁，曾训蒙于邑之仁村，愚之外祖家也。季春夜半，表弟刘铭轩叩门求方，言其子（年六岁）于数日间出疹，因其苦于服药，强令服即作呕吐，所以未来询方。今夜忽大喘不止，有危在顷刻之势，不知还可救否？遂与同往视之。见其不但喘逆迫促，且精神恍惚，肢体骚扰不安。脉象摇摇而动，按之无根。知其毒火内攻，而肝风已动也。为其苦于

服药，遂但取羚羊角三钱，幸药坊即在本村，须臾药至，急煎成汤。视其服下，过二十分钟即安然矣，其疹从此亦愈。其舅孙宝轩沧州名医也。翌日适来省视，见愚所用羚羊角，讶为仙方（此证于青盂汤下曾略言之）。

奉天北关友人，朱贡九之喆嗣文治，年五岁。于庚申立夏后，周身壮热，出疹甚稠密。脉甚洪数，舌苔白厚，知其疹而兼瘟也。欲以凉药清解之，因其素有心下作疼之病，出疹后贪食鲜果，前一日犹觉疼，又不敢投以重剂，遂勉用生石膏、玄参各六钱，薄荷叶、蝉退各一钱，连翘二钱。晚间服药，至翌日午后视之，其热益甚，喉疼，气息甚粗，鼻翅煽动，且自鼻中出血少许，有烦躁不安之意，愚不得已，重用生石膏三两，玄参、麦冬（带心）各四钱，仍少佐以薄荷叶、连翘诸药。俾煎汤二茶盅，分三次温饮下。至翌日视之，则诸证皆轻减矣。然余热犹炽，而大便虽下一次，仍系燥粪。询其心犹发热，脉仍有力。遂于凉解药中，仍用生石膏一两，连服两剂，壮热始退。继用凉润清解之剂调之全愈。

按：此证初次投以生石膏、玄参各六钱，其热不但不退而转见增加，则石膏之性原和平，确非大凉可知也。至其证现种种危象，而放胆投以生石膏三两，又立能挽回，则石膏对于有外感实热诸证，直胜金丹可知。近世笃信西术者，恒目石膏为无用之物，彼亦曾亲自试验，若愚之放胆用生石膏乎？盖彼所谓石膏无用者，不过用石膏四五钱极多或至一两，如此以治壮盛之火则诚无用矣。若更用煅者，则不惟无用，而且足害人矣。夫人非圣神，何能出言皆是。世人素重其人，竟于其出言偶差者，亦笃信之，误人即不可胜计。愚愿负当世哲学之名者，其于出言之际，尚自加审慎哉。

又此证因心下素有疼病，故石膏、玄参初止用六钱。若稍涉游移，并石膏、玄参亦不敢用，再认定疹毒，宜托之外出而多用发表之品，则翌日现证之危险，必更加剧。即后投以大剂凉药，亦不易挽回也。目睹耳闻，知孺子罹瘟疹之毒，为俗医药误者甚多。故于记此案时，而再四详为申明。夫孺子何辜，疾厄可悯，孰任救人之责者，尚其深思愚言哉。

瘟疫之证，虽宜重用寒凉，然须谨防其泄泻。若泄泻，则气机内陷，即无力托毒外出矣。是以愚用大剂寒凉，治此等证时，必分三四次徐徐温服下，俾其药力长在上焦，及行至下焦，其寒凉之性已为内热所化，自无泄泻之弊。而始终又须以表散之药辅之，若薄荷、连翘、蝉退、僵蚕之类。则火消毒净，疹愈之后亦断无他患矣。至若升麻、羌活之药，概不敢用。友人刘仲华，济南博雅士也，精通医学。曾治一孺子，出疹刚见点即回。医者用一切药，皆不能表出。毒气内攻，势甚危急，众皆束手。仲华投以《伤寒论》麻杏甘石汤，一剂疹皆发出，自此遂愈。夫麻杏甘石汤，为汗后、下后，汗出而喘无大热者之方，仲华用以治疹，竟能挽回人命于顷刻，可为善用古方者矣（用此方者，当视其热度之高低，热度高者石膏一两，麻黄用一钱；热度低者石膏用一两，麻黄用二钱）。

前贤善治小儿者，首推钱仲阳。方书载有睦亲官十太尉病疮疹，众医治之。王曰：疹未出属何脏腑？一医言胃气热，一医言伤寒不退，一医言疹在母腹中有毒。钱氏曰：若胃气热何以乍凉乍热？若言在母腹中有毒属何脏也？医曰：在脾胃。钱氏曰：既在脾胃，何以惊悸？夫胎在腹中，月至六七，则已成形。食母秽液，入儿五脏，食至十月，满胃脘中。至生之时，口有不洁，产母以手拭净，则无疾病。俗以黄连汁压之，方下脐粪及涎秽也，此亦母之不洁，余气入儿脏中，本先因微寒入而成，疮疹未出，五脏皆见病证，内一脏受秽多者，乃出疮疹。初欲病时，先呵欠、顿闷、惊悸、乍凉乍热、手足冷、面腮赤、颊赤、嗽、喷嚏，此五脏证俱见。呵欠、顿闷，肝也；时发惊悸，心也；乍凉乍热、手足冷，脾也；面赤、腮颊赤、喷嚏，肺也。惟肾无候，以在腑下，不能食秽。故凡疮疹乃五脏毒，若出归一证。肝水泡，肺脓泡，心斑，脾疹，惟肾不食秽毒而无诸证。疮黑者属肾，由不慎风冷而不饱，内虚也。又用抱龙丸数服愈。以其别无他候，故未发出，则见五脏证，既出则归一脏矣。按：此论实能将疹之由来，阐发无余蕴矣。尝读赵晴初医话稿，谓斑疹之征，恒有发于肠胃嗌膈之间。因肌肤间不见，往往不知为斑疹而误治者。愚初因无证，未能确信。后见有猪

病瘟死者，剖解视之，其脏腑间，皆有红点甚多。由斯观之，斑疹内发而外不见之说，确乎可信。斯在临证者，精心考验，见有若发斑疹病状，而外不见斑疹，亦宜用治斑疹之法治之也。

## 治疟疾方

### 加味小柴胡汤

治久疟不愈，脉象弦而无力。

柴胡三钱　黄芩三钱　知母三钱　潞参三钱　鳖甲(醋炙)三钱　清半夏二钱　常山(酒炒)钱半　草果一钱　甘草一钱　酒曲三钱　生姜三钱　大枣两枚(擘开)

疟初起者，减潞参、鳖甲；热甚者，加生石膏五六钱或至一两；寒甚者，再加草果五分或至一钱(神曲皆发不好，故方中用酒曲)。

疟邪不专在少阳，而实以少阳为主，故其六脉恒露弦象。其先寒者，少阳之邪外与太阳并也。其后热者，少阳之邪内与阳明并也。故方中用柴胡以升少阳之邪，草果、生姜以祛太阳之寒，黄芩、知母以清阳明之热。又疟之成也，多挟痰、挟食，故用半夏、常山以豁痰，酒曲以消食也。用人参，因其疟久气虚，扶其正即所以逐邪外出。用鳖甲者，因疟久则胁下结有痞积(方书名疟母，实由肝脾胀大)，消其痞积，然后能断疟根株。用甘草、大枣者，所以化常山之猛烈而服之不至瞑眩也。

或问：叶氏医案，其治疟之方，多不用柴胡。其门人又有相传之说，谓不宜用柴胡治疟。若误用之，实足偾事。其说果可信乎？答曰：叶氏当日声价甚高，疟原小疾，初起之时，鲜有延之诊治者。迨至疟久，而虚证岐出，恒有疟邪反轻，而他病转重，但将其病之重者治愈，而疟亦可随愈，此乃临证通变之法，非治疟之正法也。至于病在厥阴，亦有先寒后热，出汗少愈，形状类疟之证。此系肝气虚极将脱，若误认为疟，用柴胡升之，凶危立见。此当重用山萸肉，以敛而补之(观第一卷来复汤后医案，自明其理)，是以《本经》山茱萸亦主寒热也。叶氏门人所谓误用柴胡足偾事者，大抵指此类耳。

或问：叶氏治疟，遇其人阴虚燥热者，恒以青蒿代柴胡。后之论者，皆赞其用药，得化裁通变之妙。不知青蒿果可以代柴胡乎？答曰：疟邪伏于胁下两板油中，乃足少阳经之大都会。柴胡之力，能入其中，升提疟邪透膈上出，而青蒿无斯力也。若遇阴虚者，或热入于血分者，不妨多用滋阴凉血之药佐之。若遇燥热者，或热盛于气分者，不妨多用清燥散火之药佐之。曾治一人，疟间日一发。热时若燔，即不发疟之日，亦觉心中发热，舌燥口干，脉象弦长(凡疟脉皆弦)重按甚实，知其阳明火盛也。投以大剂白虎汤，加柴胡三钱。服后顿觉心中清爽，翌晨疟即未发。又煎前剂之半，加生姜三钱，服之而愈。又尝治一人得温病，热入阳明之府。舌苔黄厚，脉象洪长，又间日一作寒热，此温而兼疟也。然其人素有鸦片嗜好，病虽实，而身体素虚。投以拙拟白虎加人参以麦冬代知母，山药代粳米汤(在第六卷)，亦少加柴胡，两剂而愈。

或问：太阳主皮肤，阳明主肌肉，少阳介于皮肤肌肉之间，故可外与太阳并，内与阳明并。今言疟邪伏于胁下两板油中，则在阳明之里矣，又何能外与太阳并，内与阳明并？答曰：此段理解，至精至奥，千古未发。今因子问，愚特详悉言之。人身十二经，手足各六。其他手足同名之经，原各有界限。独少阳经，《内经》谓之游部。所谓游部者，其手足二经，一脉贯通，自手至足，自足至手，气化游行，而毫无滞碍也。故方书论三阳之次第，外太阳，其内少阳，又其内阳明。是少阳在太阳之内，阳明之外也。此指手少阳而言，乃肥肉、瘦肉中间之脂膜，以三焦为府者也。至其传经之先后，即由太阳而阳明，由阳明而少阳。是少阳不惟在太阳之内，并在阳明之内也。此指足少阳而言，即两胁下之板油，以胆为府者也。疟邪伏于其中，其初发也，由板油而达三焦，由三焦而及肥肉、瘦肉间之脂膜，遂可与太阳相并，而为表寒之证。此太阳指太阳之经而言，非指府也。迨至疟邪不能外出，郁

而生热，其热由肌肉而内陷，缘三焦直达于胃（三焦即膜油原与胃相连）。遂可与阳明相并而成里热之证。此指阳明之府而言（胃为阳明之府），非指经也。若但认为阳明之经相并，其热惟在于肌肉间，何以疟当热时，脉现洪实，不但周身发热，胃中亦觉大热，而嗜饮凉水乎。盖古籍立言间括，经府未尝指明，后世方书，又不明少阳为游部之理，而分手足少阳为二经，是以对于此等处，未有一显明发挥者。

西人治疟，恒用金鸡纳霜，于未发疟之日，午间、晚间各服半瓦，白糖水送下。至翌晨又如此服一次，其疟即愈。

按：鸡纳霜，系用鸡纳树皮熬炼成霜。其树生于南美洲，其皮有红者、黄者、金黄者。炼霜以其皮金黄者为上，故又称金鸡纳霜。此药又名规尼涅（注：现译为奎宁），若制以硫酸，名硫酸规尼涅，制以盐酸，名盐酸规尼涅，性皆凉，而盐酸者较尤凉。若治疟，宜用盐酸者，省文曰盐规。为其为树皮之液炼成，故能入三焦外达腠理而发汗（腠理系皮里之膜亦属少阳，方书有谓系肥肉瘦肉中间之膜者非是）。为三焦为手少阳之府，原与足少阳一脉贯通，故又能入胁下板油之中，搜剔疟邪之根蒂也。

治疟便方，有单用密陀僧者，然其药制之不能如法，轻率服之，实与性命有关。《医话稿》曾载有医案可考也，即制之如法，服之为行险之道。

## 治霍乱方

### 急救回生丹

治霍乱吐泻转筋，诸般痧证暴病，头目眩晕，咽喉肿疼，赤痢腹疼，急性淋证。

霍乱之证，西人所谓虎列拉也。因空气中有时含有此毒，而地面积秽之处，又酿有毒气与之混合（观此证起点多在大埠不洁之处可知），随呼吸之气入肺，由肺传心胞（即心肺相连之脂膜），由心胞传三焦（上焦心下膈膜，中焦包脾连胃脂膜，下焦络肠包肾脂膜），为手厥阴、少阳脏腑之相传。然其毒入三焦，其人中气充盛，无隙可乘，犹伏而不动。有时或饮食过量，或因寒凉伤其脾胃，将有吐泻之势。毒即乘虚内袭，盘据胃肠，上下不通，遂挥霍撩乱，而吐泻交作矣。吐泻不已，其毒可由肠胃而入心，更由心而上窜于脑，致脑髓神经与心俱病，左心房输血之力与右心房收血之力为之顿减，是以周身血脉渐停，而通体皆凉也。其证多发于秋季者，因此毒气酿成多在夏令。人当暑热之时，周身时时有汗，此毒之伏于三焦者，犹得随汗些些外出。迨至秋凉汗闭，其毒不得外出，是以蓄极而动，乘脾胃之虚而内攻也。故治此症者，当以解毒之药为主，以助心活血之药为佐，以调阴阳奠中土之药为使。爰拟方于下，名之曰急救回生丹。

朱砂（顶高者）一钱五分。此药为水银、硫黄二原质合成。此二原质皆善消毒菌，化合为朱砂，又色赤入心，能解心中窜入之毒。且又重坠，善止呕吐，俾服药后不致吐出。

冰片三分。真好冰片，出于杉树及加尔普斯科树，其次者，系樟脑炼成。此方中冰片，宜用樟脑炼成者。因樟脑之性，原善振兴心脏，通活周身血脉，尤善消除毒菌。特其味稍劣，炼之为冰片，味较清馥。且经炼，而其力又易上升至脑，以清脑中之毒也。

薄荷冰二分。此药善解虎列拉之毒，西人屡发明之。且其味辛烈香窜，无窍不通，无微不至，周身之毒皆能扫除。矧与冰片，又同具发表之性，服之能作汗解，使内蕴之邪由汗透出。且与冰片皆性热用凉，无论症之因凉因热，投之咸宜也（西药房名薄荷冰为薄荷脑）。

粉甘草（细末）一钱。此药最善解毒，又能调和中宫，以止吐泻。且又能调和冰片、薄荷冰之气味，使人服之不致过于苛辣也。

上药四味共研细，分作三次服，开水送下，约半点钟服一次。若吐剧者，宜于甫吐后急服之。若于将吐时服之，恐药未暇展布即吐出。服后温覆得汗即愈。服一次即得汗者，后二次仍宜服之。若服完一剂未全愈者，可接续再服一剂。若其吐泻已久，气息奄奄有

将脱之势，但服此药恐不能挽回，宜接服后急救回阳汤（方在后）。

己未秋，奉天霍乱盛行。时愚在奉天立达医院，拟得此方，用之甚效。适值警务处长莲波王君，任防疫总办，问愚有何良方救此危险之证，因语以此方。王君言，若药坊间配制恐不如法，即烦院中为制三十剂，分于四路防疫所。若果效时，后再多制。愚遂亲自监视，精制三十剂付之。翌日来信言，药甚效验，又俾制五十剂。又翌日来信言，此药效验异常，又俾制一百二十剂。愚方喜此药可以广传救人疾苦，孰意翌日自京都购得周氏回生丹到，此药即停止矣。因思自古治霍乱无必效之方，此方既如此效验，若不自我传遍寰区，恐难告无罪于同胞。遂将霍乱之病由与治法及用法之意，详书一纸，登诸报章。又将登报之文，寄于直隶故城县知事友人袁霖普，而袁君果能用方救人若干，推行遍于直隶，山东诸州县。

【附记】直隶故城县知事袁霖普来函，论急救回生丹之效果。

寿甫仁兄雅鉴：前次寄来急救回生丹方，不知何以斟酌尽善。初故城闹疫，按方施药六十剂，皆随手辄效。后故城外镇郑家口闹疫，又施药二百剂，又莫不全活。继遂将其方刷印数百张，直隶百余县，山东数十县，每县署寄去一张。目下又呈明省长登北洋公报矣。锡类推仁，我兄之功德真无量哉。

## 卫生防疫宝丹

治霍乱吐泻转筋，下痢腹疼，及一切痧症。平素口含化服。能防一切疠疫传染。

粉甘草（细末）十两　细辛（细末）两半　香白芷（细末）一两　薄荷冰（细末）四钱　冰片（细末）二钱　朱砂（细末）三两

先将前五味和匀，用水为丸如桐子大，晾干（不宜日晒），再用朱砂为衣，勿令余剩。装以布袋，杂以琉珠，来往撞荡，务令光滑坚实。如此日久，可不走气味。若治霍乱证，宜服八十丸，开水送服。余证宜服四五十丸。服后均宜温覆取微汗。若平素含化以防疫疠，自一丸至四五丸皆可。此药又善治头疼、牙疼（含化），心下、胁下及周身关节经络作疼，气郁、痰郁、食郁、呃逆、呕哕。醒脑养神，在上能清，在下能温，种种利益，不能悉数。

【附记】奉天抚顺县瓢尔屯，煤矿经理尚席珍君来函，论卫生防疫宝丹之效果。

寿甫仁兄伟鉴：向在院中带来卫生防疫宝丹二百包，原备矿上工人之用，后值霍乱发生，有工人病者按原数服药四十丸，病愈强半，又急续服四十丸，遂脱然全愈。后有病者数人，皆服药八十丸。中有至剧者一人，一次服药一百二十丸，均完全治愈。近处有此证者，争来购求此药，亦服之皆愈。一方呼为神丹，二百包倏忽告尽。乞于邮便再为寄数百包来，以救生命，是所切盼。

【附记】直隶故城县知事袁霖普君来函，论卫生防疫宝丹之效果。

寿甫仁兄道鉴：前接卫生防疫宝丹方，弟照方配制，不料时疫盛行，各县染化病者，伤人甚伙，弟除传布各县各乡之外，前后已配药六大料，救活病人已及千矣。刻又陈请省长、警务处长，登之北洋公报，使各县皆得知之。人之欲善，谁不如我，倘各县均肯舍药，则救人无算矣。弟虽费钱不少，然私心窃慰，愈征我兄为救世之人，非偶然也。翘首北望，不胜欣颂，兼为群黎致谢焉。

按：此二方，后方较前方多温药两味。前方性微凉，后方则凉热平均矣。用者斟酌于病因，凉热之间，分途施治可也。后方若临证急用，不暇为丸，可制为散，每服一钱，效更速。

## 急救回阳汤

治霍乱吐泻已极，精神昏昏，气息奄奄，至危之候。

潞党参八钱　生山药一两　生杭芍五钱　山萸肉（去净核）八钱　炙甘草三钱　赭石（研细）四钱　朱砂（研细）五分

先用童便半盅炖热，送下朱砂，继服汤药。

以上二方，皆为治霍乱之要药矣。然彼以祛邪为主，此以扶正为主。诚以得此证者，往往因治不如法，致日夜吐泻不已，虚极将脱，危在目前。病势至此，其从前之因凉因热皆不暇深究。惟急宜重用人参以回阳，山药、芍药以滋阴，山萸肉以敛肝气之脱（此证吐泻之始，肝木助邪侮土，吐泻之极而肝气转先脱），炙甘草以和中气之漓，此急救回阳汤所以必需也。用赭石者，不但取其能止呕吐，俾所服之药不致吐出，诚以吐泻已久，阴阳将离，赭石色赤入心，能协同人参，助心气下降。而方中山药，又能温固下焦，滋补真阴，协同人参以回肾气之下趋，使之上行也。用朱砂且又送以童便者，又以此时百脉闭塞，系心脏为毒气所伤，将熄其鼓动之机，故用朱砂直入心以解毒，又引以童便使毒气从尿道泻出，而童便之性又能启发肾中之阳上达，以应心脏也。是此汤为回阳之剂，实则交心肾和阴阳之剂也。服此汤后，若身温脉出，觉心中发热有烦躁之意者，宜急滋其阴分。若玄参、生芍药之类，加甘草以和之，煎一大剂，分数次温饮下。此《伤寒论》太阳篇，先用甘草干姜汤继用甘草芍药汤之法也。

门人高如璧，曾治一少妇。吐泻一昼夜，甚是困惫，浓煎人参汤，送服益元散而愈。盖独参汤能回阳，益元散能滋阴，又能和中（滑石、甘草能和中以止吐泻）解毒（甘草、朱砂能解毒），且可引毒气自小便出，是以应手奏效。此亦拙拟急救回阳汤之意也。

此证之转筋者，多因吐泻不已，肝木乘脾气之虚而侮土。故方书治转筋多用木瓜，以其酸能敛肝，即所以平肝也。然平肝之药，不必定用木瓜。壬寅秋际，霍乱流行，曾单用羚羊角三钱治愈数人。因羚羊角善解热毒，又为平肝之妙药也。又曾有一人，向愚询治泄泻之方，告以酸石榴连皮捣烂，煎汤服之。后值霍乱发生，其人用其方治霍乱初起之泄泻者，服之泻愈，而霍乱亦愈。由是观之，石榴亦为敛肝之要药，而敛肝之法，又实为治霍乱之要着也。

霍乱之证，有实热者居多，其真寒凉者，不过百中之一二。即百脉闭塞，周身冰冷，但其不欲复被，思饮凉水，即不可以凉断，当先少少与以凉水，若饮后病增重者，其人虽欲复饮，而不至急索者，凉水可勿与也。若饮后病不增重，须臾不与，有不能忍受之状，可尽量与之，任其随饮随吐，借凉水将内毒换出，亦佳方也。曾遇有恣饮凉水而愈者，问之，言当病重之时，若一时不饮凉水，即觉不能复活，则凉水之功用可知矣。然凉水须用新汲井泉水方效。无井泉水处，可以冰水代之，或吞服小冰块亦佳。

王孟英曰：鸡矢白散，为《金匮》治霍乱转筋入腹之方。愚仿其意，拟得蚕矢汤，治霍乱转筋，腹疼，口渴，烦躁，危急之证甚效。方用晚蚕砂、木瓜各三钱，生薏仁、大豆芽（如无可代以生麦芽）各四钱，川黄连、炒山栀各二钱，醋炒半夏、酒炒黄芩、吴茱萸各一钱，以阴阳水煎，稍凉，徐徐服之。丁酉八、九月间，吾杭盛行霍乱转筋之证。有沈氏妇者，夜深患此，继即音哑肢寒。比晓，其夫皇皇求为救治。诊其脉弦细以涩，两尺如无。口极渴而沾饮即吐不已。腓坚硬如石，其时疼楚异常。因拟此方治之，徐徐凉饮，药入口竟得不吐。外以好烧酒令人用力摩擦转筋坚硬之处，擦将一时许，其硬块始渐软散，而筋不转吐泻亦减。甫时复与前药半剂，夜间居然安寐矣。后治相类者多人，悉以是法获效。

陆九芝曰：霍乱一证，有寒有热，热者居其九，寒者居其一。凡由高楼大厦，乘凉饮冷而得之者，仲景则有理中、四逆诸方。后世亦有浆水、大顺、复元、冷香饮子诸方。病多属寒，药则皆宜热。若夫春分以后，秋分以前，少阳相火、少阴君火、太阴湿土，三气合行其令。天之热气则下降，地之湿气则上腾。人在气交之中，清气在阴，浊气在阳，阴阳反戾，清浊相干，气乱于中，而上吐下泻。治此者，宜和阴阳，分清浊，以定其乱，乱定即无不愈。此则病非寒也，而亦非尽用寒药也。即如藿香、平陈、胃苓等汤习用之剂，亦皆温通，特不用姜、附、丁、萸之大辛大热者耳。又有不吐不泻而挥霍撩乱者，则多得之饱食之后。凡夏月猝然冒暑，惟食填太阴，亦曰饱食填息。此证为病最速，为祸最酷，而人多忽之。即有知者，亦仅以停食为言，绝不信其为闭证之急者。闭则手足肢冷，六脉俱伏，甚则喜近

烈日。此乃邪闭而气道不宣，其畏寒也，正其热之甚也。此等证，只欠一吐法耳。自吐法之不讲，本属一吐即愈之病，而竟不知用也。此外更有四肢厥逆，甚至周身如冰，而竟不恶寒，反有恶热者。此更是内真热，外假寒，即厥阴中热深厥深之象。岂独不可用四逆、理中，即姜汤米饮及五苓散中之桂枝，亦不可用。而且宜苦寒之剂，佐以挑痧刮痧等法，刺出其恶血以泄热毒者。同治壬戌，江苏沪渎，时疫盛行，绵延而至癸亥。余尝以石膏、芩、连，清而愈之者，则暑湿热之霍乱也。以凉水调胆矾吐而愈之者，则饱食填息之霍乱也。其肢皆冷，而其脉皆伏，维时大医，竟用丁、萸、桂、附，日误数人，而竟不知改图，岂不深可惜哉。

上所录二则，皆于霍乱之证有所发明，故详志之，以备采择。

霍乱之证，宜兼用外治之法，以辅药饵所不逮。而外治之法，当以针灸为最要。至应针之处，若十宣、中脘、尺泽、足三里、阴陵、承山、太溪、太仓、太冲、公孙等穴（约略举之未能悉数），习针灸者大抵皆知。惟督脉部分，有素髎穴，刺同身寸之三分出血，最为治霍乱之要着。凡吐泻交作，心中撩乱者，刺之皆效。诸针灸之书，皆未言其能治霍乱。世之能针灸者，间有知刺其处者，而或刺鼻准之尖，或刺鼻柱中间，又多不能刺其正穴。两鼻孔中间为鼻柱，《内经》王注，谓此穴在鼻柱之上端，则非鼻准之尖，及鼻柱中间可知。然刺未中其正穴者，犹恒有效验，况刺中其正穴乎。盖此穴通督脉，而鼻通任脉，刺此一处，则督任二脉，可互相贯通，而周身之血脉，亦因之可贯通矣。

量穴之法，必用同身之寸。而同身之寸，针灸家恒以手中指中节为准法。不知此法，惟量臂上之穴用之。若头上之穴，横量时以眼之长为一寸，竖量时，以两眉中间至鼻尖为二寸。身上之穴，横量时以两乳头中间为八寸，竖量时以当膈歧骨下至脐中为八寸。腿上之穴，以足大指尖至与跟齐为九寸。然如此，仍不能毫厘不差。是在临证者，细相其人之形体，而活泼斟酌可也。

又宜佐以刮痧之法。盖此证病剧之时，周身冰冷，回血管之血液凝滞不行。当用细口茶碗，将碗边一处少涂香油。两手执定其无油之处，先刮其贴脊两旁，脊椎上亦可轻刮，以刮处尽红为度。盖以脏腑之系皆连于脊，而诸脏腑腧穴，亦贴脊两旁，故以刮此处为最要。而刮时又宜自上而下挨次刮之，可使毒气下行。次刮其胸与胁，次刮其四肢曲处（尺泽、委中）及腿内外侧，至头额项肩，亦可用钱刮之。又当兼用放痧之法，将四肢回血管之血，用手赶至腿臂曲处，用带上下扎紧，于尺泽、委中两旁回血管，用扁针刺出其血，以助其血脉之流通，且又放出碳气，俾霍乱之毒菌，从此轻减也。

又宜佐以温体之法。用滚水煮新砖八个，以熨腋下及四肢曲处，及两脚涌泉穴。或水煮粗厚之布，乘热迭数层，覆于转筋之处。即不转筋者，亦可覆于少腹及腿肚之上，凉则易之。或以茶壶及水笼袋，满贮热水，以熨各处。或醋炒葱白（切丝）、或醋炒干艾叶（揉碎）熨之，或用手醮火酒、或烧酒，急速擦摩其周身及腿肚发硬之处。种种助暖之法不一，临证者随事制宜可也。

西人治霍乱用鸦片丁（注：丁即酊）几（酒也）、依的儿制缬草丁几、芳香丁几（即亚香淡酒善透窍通络）各十瓦，薄荷油一瓦，混和为滴剂。每半小时，服十五滴至三十滴。

又有注射之法，樟脑、依的儿各五瓦，混溶于七十五倍之蒸馏水中，加三十八度之温，以注射于两臂尺泽穴以上之回血管，或胸侧或腹部之皮下蜂窝织内。此方亦可于无病注射，为预防剂。然预防者不必尽剂，可用其三分之一或至一半。

又方，盐酸莫儿比涅十分瓦之一，蒸馏水十瓦（药水如此混和，用时不止此数），或一筒或半筒，注于皮下，如前。

又方，盐酸歇鲁因十分瓦之一，蒸馏水十瓦，或一筒或半筒，注于皮下，如前。

又方，炭酸那笃留谟一瓦，食盐（炼净无土垢者）六瓦，蒸馏水一千瓦，注于皮下，如前。

呕吐太甚者，可用上列诸方注于当心窝之皮肤内。腿筋转者，可用诸方注于腿肚之皮肤(承山穴处)，腹中疼甚者可用诸方作灌肠之剂。又凡注于皮下者，亦可注于回血管。注于回血管者，亦可注于皮下，然皆温用不宜凉用。

缬草，即中药甘松。其功用详载于加味补血汤(在后)下。至依的儿制缬草丁几，乃缬草所浸之酒一分，混和以依的儿精五分。其用量，自十分瓦之三至一瓦，为虚脱状态之兴奋药。依的儿为由硫酸及酒精制出之精液。其功用，先能奋兴，后则麻醉，为哥罗仿谟(行手术时蒙药)之代用品。对于一切虚脱状态及昏倒，用之立能奋兴回苏。又于种种疼痛、胃疼、强剧之呕吐及痉挛证状等，一日用数次。用量自五滴至二十五滴(依的儿一滴为百分瓦之二)。

盐酸莫儿比涅，即莫儿比涅而制以盐酸者也。莫儿比涅，省文曰盐莫。旧译作吗啡，原系由鸦片中炼出之精液。每干燥鸦片十分，含有莫儿比涅一分强。以盐酸制之，为色白中性极苦之针状结晶。用量自千分瓦之一至百分瓦之一，可为奋兴之药，若再多用则麻醉，其毒较鸦片尤烈，不可轻用，小儿尤不宜轻用。

盐酸歇鲁因，系用盐酸制歇鲁因而成。歇鲁因者，以莫儿比涅与盐化亚含知尔加热而制之。再以歇鲁因溶解于盐酸，而制为白色结晶性之粉末。肺劳家用为镇咳定喘之要品。愈疼楚，催眠睡，善治气管枝加答儿(注：即支气管炎)。其用量，一次千分瓦之一至千分瓦之五，一日数次。

碳酸那笃留谟，系炭酸制碳酸留谟而成。那笃留谟者，为金属含盐之药品，制以碳酸，为无色半透明之菱角结晶。能振兴胃中消化之机能，治呼吸器中之加答儿、胆汁排泄之障碍及胆道加答儿郁积性黄疸，肝脏胀大。祛痰止呕，通利大便。于糖尿病，用其大量有殊效。丁仲祐谓此药内服，刺激食管粘膜过甚，往往诱起炎证。可以重碳酸那笃留谟代之。重碳酸那笃留谟，即那笃留谟制以重碳酸。其功用与碳酸那笃留谟相似，较少刺激之性。每次用量，一瓦至一瓦五分。

西人对于紧要传染之证，皆亟亟以扑灭毒菌为务。然其扑灭之法，惟知以毒攻毒，而不知用化毒之药，使毒菌暗消于无形。至于补正以胜毒，尤非西人所能知也。所谓以毒攻毒者，上所录之西药是也。遇身体壮实者，服之幸可救愈。若其身体本弱，吐泻又至极点，有奄奄欲脱之势，非补正以胜毒，与化毒之药并用不可。所谓补正者，如拙拟急救回阳汤中人参、山药、萸肉诸药是也。所谓化毒者，如拙拟急救回生丹、卫生防疫宝丹及急救回阳汤中之朱砂是也。盖凡药中珍贵之品，皆有独具之良能。如朱砂、珠、黄、犀、麝之类是也。其独具之良能，化学家无从实验，古西人皆不知用。壬寅秋日，霍乱流行。执友毛仙阁之侄，受此证，至垂危，衣冠既毕，舁之床上。仙阁见其仍有微息，遂研朱砂钱许，和童便灌之，其病由此竟愈。又一女子受此病，至垂危，医者辞不治。时愚充教员于其处，求为诊治，亦用药无效。适有摇铃卖药者，言能治此证，亦单重用朱砂钱许，治之而愈。从此知朱砂善化霍乱之毒菌。至己未在奉天拟得急救回生丹、卫生防疫宝丹，两方皆重用朱砂，治愈斯岁之患霍乱者若干，益信其有善化霍乱毒菌之专长也。若但以原质论，朱砂之原质为水银、硫黄。今试以水银、硫黄二药并用，能治朱砂所治之证乎，吾知其必不能也。夫人命至重，国粹宜保，世之惟知重西医者，尚其深思愚言哉。

## 治内外中风方

### 搜 风 汤

治中风。

防风六钱　真辽人参四钱(另炖同服，贫者可用野台参七钱代之，高丽参不宜用)　清半夏三钱　生石膏八钱　僵蚕二钱　柿霜饼五钱(冲服)　麝香一分(药汁送服)

中风之证，多因五内大虚，或秉赋素虚，或劳力劳神过度，风自经络袭入，直透膜原

而达脏腑，令脏腑各失其职。或猝然昏倒，或言语蹇涩，或溲便不利，或溲便不觉，或兼肢体痿废偏枯，此乃至险之证。中之轻者，犹可迟延岁月，中之重者，治不如法，危在翘足间也。故重用防风引以麝香深入脏腑以搜风。犹恐元气虚弱，不能运化药力以逐风外出，故用人参以大补元气，扶正即以胜邪也。用石膏者，因风蕴脏腑多生内热，人参补气助阳分亦能生热，石膏质重气轻性复微寒，其重也能深入脏腑，其轻也能外达皮毛，其寒也能祛脏腑之热，而即解人参之热也。用僵蚕者，徐灵胎谓邪之中人，有气无形，穿经入络，愈久愈深，以气类相反之药投之，则拒而不入，必得与之同类者和入诸药使为向导，则药至病所，而邪与药相从，药性渐发，邪或从毛孔出，从二便出，不能复留，此从治之法也。僵蚕因风而僵，与风为同类，故善引祛风之药至于病所成功也。用半夏、柿霜者，诚以此证皆痰涎壅滞，有半夏以降之，柿霜以润之，而痰涎自息也。

此证有表不解，而寝生内热者。宜急用发汗药，解其表，而兼清其内热。又兼有内风煽动者，可与后内中风治法汇通参观，于治外感之中兼有熄内风之药，方为完善。

中风之证，有偏寒者，有偏热者，有不觉寒热者。拙拟此方治中风之无甚寒热者也。若偏热者，宜《金匮》风引汤加减《千金桂枝宜减半》。若偏寒者，愚别有经验治法。曾治一媪，年五十许，于仲冬忽然中风昏倒，呼之不应，其胸中似有痰涎壅滞，大碍呼吸。诊其脉，微细欲无，且迟缓。知其素有寒饮，陡然风寒袭入，与寒饮凝结为恙也。急用胡椒三钱捣碎，煎两三沸，取浓汁多半茶杯灌之，呼吸顿觉顺利。继用干姜六钱，桂枝尖、当归各三钱，连服三剂，可作呻吟，肢体渐能运动，而左手足仍不能动。又将干姜减半，加生黄耆五钱，乳香，没药各三钱，连服十余剂，言语行动遂复其常。

若其人元气不虚，而偶为邪风所中，可去人参，加蜈蚣一条，全蝎一钱。若其证甚实，而闭塞太甚者，或二便不通，或脉象郁涩，可加生大黄数钱，内通外散，仿防风通圣散之意可也。徐灵胎曾治一人，平素多痰，手足麻木，忽昏厥遗尿，口噤手拳，痰声如锯。医者进参、附、熟地等药，煎成未服。诊其脉，洪大有力，面赤气粗。此乃痰火充实，诸窍皆闭，服参、附立危。遂以小续命汤去桂、附，加生军一钱为末，假称他药纳之，恐旁人之疑骇也。三剂而有声，五剂而能言，然后以养血消痰之药调之，一月后，步履如初。此案与愚所治之案对观，则凉热之间昭然矣。又遗尿者多属虚，而此案中之遗尿则为实，是知审证者，不可拘于一端也。然真中风证极少，类中风者极多，中风证百人之中真中风不过一、二人。审证不确即凶危立见，此又不可不慎也。

## 熄风汤

治类中风

人参五钱　赭石（煅研）五钱　大熟地一两　山萸肉（去净核）六钱　生杭芍四钱　乌附子一钱　龙骨（不用煅）五钱（捣）　牡蛎（不用煅）五钱（捣）

类中风之证，其剧者忽然昏倒，不省人事，所谓尸厥之证也。秦越人论虢太子尸厥谓，上有绝阳之络，下有破阴之纽。妙哉其言也。盖人之一身，阴阳原相维系。阳性上浮而阴气自下吸之，阴性下降而阳气自上提之，阴阳互根，浑沦环抱，寿命可百年无恙也。有时保养失宜，下焦阴分亏损，不能维系上焦阳分，则阳气脱而上奔，又兼肾水不能濡润肝木，则肝风煽动，痰涎上壅，而猝然昏倒，僵直如尸矣。故用赭石佐人参，以挽回其绝阳之络，更有龙骨、牡蛎以收敛之，则阳能下济。用萸肉佐熟地以填补其破阴之纽，更有附子以温煦之，则阴可上达。用芍药者，取其与附子同用，能收敛浮越之元气归藏于阴也。且此证肝风因虚而动，愈迫阳气上浮。然此乃内生之风，非外来之风也。故宜用濡润收敛之品以熄之。芍药与龙骨、牡蛎、萸肉又为宁熄内风之妙品也。若其肝风虽动，而阴阳不至离绝，其人或怔忡不宁，或目眩头晕，或四肢间有麻木之时，可单将方中龙骨、牡蛎、萸肉各七八钱，更加柏子仁一两以滋润肝木，其风自熄。盖肝为将军之官，内寄龙雷之火，最难驯服，惟养之镇之，恩威并用，而后骄将不难统驭也。

或问：中风之证，河间主火，垣主气，溪主湿，所论虽非真中风，亦系类中风，陈修园概目为小家技者何也？答曰：以三子意中几无所谓真中风，直欲执其方以概治中风之证也。如河间地黄饮子治少阴气厥不至，舌喑不能言，足废不能行，果其病固不差，其方用之多效。倘其证兼外感，服之转能固闭风邪，不得外出，遗误非浅。若《金匮》侯氏黑散、风引汤诸方，既治外感又治内伤，而其所用之药，不但并行不悖，且能相助为理，超超玄著，神妙无穷，以视三子之方，宁非狭小。夫经方既如此超妙，而愚复有熄风汤与前搜风汤之拟者，非与前哲争胜也。盖为仓猝救急之计，与侯氏黑散诸方用意不同也。

按：类中风之证不必皆因虚。王孟英曰：若其平素禀阳盛，过啖肥甘，积热酿毒，壅塞隧络，多患类中风。宜化痰清热，流利机关。自始至终，忌投补滞。徐氏《洄溪医案》中所治中风案最精当。

## 逐 风 汤

治中风抽掣及破伤后受风抽掣者。

生箭耆六钱　当归四钱　羌活二钱　独活二钱　全蝎二钱　全蜈蚣（大者）两条

蜈蚣最善搜风，贯串经络脏腑无所不至，调安神经又具特长（因其节节有脑是以善理神经）。而其性甚和平，从未有服之觉瞑眩者。曾治一媪，年六旬。其腿为狗咬破受风，周身抽掣。延一老医调治，服药十余日，抽掣愈甚。所用之药，每剂中皆有全蝎数钱，佐以祛风、活血、助气之药，仿佛此汤而独未用蜈蚣。遂为拟此汤，服一剂而抽掣即止。又服一剂，永不反复。又治一人，年三十余，陡然口眼歪斜。其受病之边，目不能瞬。俾用蜈蚣二条为末，防风五钱，煎汤送服，三次全愈。审斯则蜈蚣逐风之力，原迥异于他药也。且其功效，不但治风也，愚于疮痈初起甚剧者，恒加蜈蚣于托药之中，莫不随手奏效。虽《本草》谓有坠胎之弊，而中风抽掣，服他药不效者，原不妨用。《内经》所谓"有故无殒，亦无殒也"。况此汤中，又有黄耆、当归以保摄气血，则用分毫何损哉。

## 加味黄耆五物汤

治历节风证，周身关节皆疼，或但四肢作疼，足不能行步，手不能持物。

生箭耆一两　于术五钱　当归五钱　桂枝尖三钱　秦艽三钱　广陈皮三钱　生杭芍五钱　生姜五片

热者，加知母；凉者，加附子；脉滑有痰者，加半夏。

《金匮》桂枝芍药知母汤，治历节风之善方也。而体气虚者用之，仍有不效之时，以其不胜麻黄、防风之发也。今取《金匮》治风痹之黄芪五物汤，加白术以健脾补气，而即以逐痹（《本经》逐寒湿痹）。当归以生其血，血活自能散风（方书谓血活风自去）。秦艽为散风之润药，性甚和平，祛风而不伤血。陈皮为黄耆之佐使，而其里白似肌肉，外红似皮肤，筋膜似脉络，棕眼似毛孔，又能引肌肉经络之风达皮肤由毛孔而出也。广橘红其大者皆柚也，非橘也。《本经》原橘柚并称，故用于药中，橘柚似无须分别（他处柚皮不可入药）。且名为橘红，其实皆不去白，诚以原不宜去也。

## 加味玉屏风散

作汤服。治破伤后预防中风，或已中风而瘈疭，或因伤后房事不戒以致中风。

生箭耆一两　白术八钱　当归六钱　桂枝尖钱半　防风钱半　黄蜡三钱　生白矾一钱

此方原为预防中风之药，故用黄耆以固皮毛，白术以实肌肉，黄蜡、白矾以护膜原。犹恐破伤时微有感冒，故又用当归、防风、桂枝以活血散风。其防风、桂枝之分量特轻者，诚以此方原为预防中风而设，故不欲重用发汗之药以开腠理也。自拟此方以来，凡破伤后恐中风者，俾服药一剂，永无意外之变，用之数十年矣。表侄高淑言之族人，被贼用枪弹击透手心，中风抽掣，牙关紧闭。自牙缝连灌药无效，势已垂危。从前，其庄有因破伤预防中风，服此方者，淑言见而录之。至此，淑言将此方授族人，一剂而愈。又一人，被伤

后，因房事不戒，中风抽掣，服药不效。友人毛仙阁治之，亦投以此汤而愈。夫愚拟此方，原但为预防中风，而竟如此多效，此愚所不及料者也。盖《本经》原谓黄耆主大风，方中重用黄耆一两，又有他药以为之佐使，宜其风证皆可治也。若已中风抽掣者，宜加全蜈蚣两条。若更因房事不戒以致中风抽风者，宜再加真鹿角胶三钱（另煎兑服），独活一钱半。若脉象有热者，用此汤时，知母、天冬皆可酌加。

## 镇肝熄风汤

治内中风证（亦名类中风，即西人所谓脑充血证），其脉弦长有力（即西医所谓血压过高），或上盛下虚，头目时常眩晕，或脑中时常作疼发热，或目胀耳鸣，或心中烦热，或时常噫气，或肢体渐觉不利，或口眼渐形歪斜，或面色如醉，甚或眩晕，至于颠仆，昏不知人，移时始醒，或醒后不能复原，精神短少，或肢体痿废，或成偏枯。

怀牛膝一两　生赭石（轧细）一两　生龙骨（捣碎）五钱　生牡蛎（捣碎）五钱　生龟板五钱（捣碎）　生杭芍五钱　玄参五钱　天冬五钱　川楝子（捣碎）二钱　生麦芽二钱　茵陈二钱　甘草钱半

心中热甚者，加生石膏一两；痰多者，加胆星二钱；尺脉重按虚者，加熟地黄八钱，净萸肉五钱；大便不实者，去龟板、赭石，加赤石脂（喻嘉言谓石脂可代赭石）一两。

风名内中，言风自内生，非风自外来也。《本经》谓"诸风掉眩皆属于肝"。盖肝为木脏，于卦为巽，巽原主风。且中寄相火，征之事实，木火炽盛，亦自有风。此因肝木失和，风自肝起。又加以肺气不降，肾气不摄，冲气、胃气又复上逆。于斯，脏腑之气化皆上升太过，而血之上注于脑者，亦因之太过，致充塞其血管而累及神经。其甚者，致令神经失其所司，至昏厥不省人事。西医名为脑充血证，诚由剖解实验而得也。是以方中重用牛膝以引血下行，此为治标之主药。而复深究病之本源，用龙骨、牡蛎、龟板、芍药以镇熄肝风。赭石以降胃、降冲。玄参、天冬以清肺气，肺中清肃之气下行，自能镇制肝木。至其脉之两尺虚者，当系肾脏真阴虚损，不能与真阳相维系。其真阳脱而上奔，并挟气血以上冲脑部，故又加熟地、萸肉以补肾敛肾。从前所拟之方，原止此数味。后因用此方效者固多，间有初次将药服下，转觉气血上攻而病加剧者，于斯加生麦芽、茵陈、川楝子即无斯弊。盖肝为将军之官，其性刚果。若但用药强制，或转激发其反动之力。茵陈为青蒿之嫩者，得初春少阳生发之气，与肝木同气相求，泻肝热兼舒肝郁，实能将顺肝木之性。麦芽为谷之萌芽，生用之亦善将顺肝木之性使不抑郁。川楝子善引肝气下达，又能折其反动之力。方中加此三味，而后用此方者，自无他虞也。心中热甚者，当有外感，伏气化热，故加石膏。有痰者，恐痰阻气化之升降，故加胆星也。

按：内中风之证，曾见于《内经》，而《内经》初不名为内中风，亦不名为脑充血，而实名之为煎厥、大厥、薄厥。今试译《内经》之文以明之，《内经》脉解篇曰："肝气当治而未得，故善怒，善怒者名曰煎厥。"盖肝为将军之官，不治则易怒，因怒生热，煎耗肝血，遂致肝中所寄之相火，掀然暴发，挟气血而上冲脑部，以致昏厥。此非因肝风内动，而遂为内中风之由来乎？

又：《内经·调经论》曰："血之与气，并走于上，此为大厥，厥则暴死。气反则生，气不反则死。"盖血不自升，必随气而上升，上升之极，必致脑中充血。至所谓气反则生，气不反则死者，盖气反而下行，血即随之下行，故其人可生。若其气上行不反，血必随之充而益充，不至血管破裂不止，犹能望其复苏乎！读此节经文，内中风之理明，脑充血之理亦明矣。

又《内经·生气通天论》曰："阳气者大怒则形绝，血菀（即郁字）于上，使人薄厥。"观此节经文，不待诠解，即知其为肝风内动，以致脑充血也。其曰薄厥者，言其脑中所菀之血，激薄其脑部，以至于昏厥也。细思三节经文，不但知内中风，即西医所谓脑充血。且更可悟得此证治法，于经文之中，不难自拟对证之方，而用之必效也。

特是证名内中风，所以别外受之风也。乃自唐宋以来，不论风之外受内生，浑名曰中风。夫外受之风为真中风，内生之风为类中风，其病因悬殊，治法自难从同。若辨证不清，本系内中风，而亦以祛风之药发表之，其脏腑之血，必益随发表之药上升，则脑中充血必益甚，或至于血管破裂，不可救药。此关未透，诚唐宋医学家一大障碍也。迨至宋末刘河间出，悟得风非皆由外中，遂创为五志过极动火，而猝中之论。此诚由《内经》"诸风掉眩皆属于肝"句悟出。盖肝属木，中藏相火，木盛火炽，即能生风也。大法以白虎汤、三黄汤沃之，所以治实火也。以逍遥散疏之，所以治郁火也(逍遥散中柴胡能引血上行最为忌用，是以镇肝熄风汤中止用茵陈、生麦芽诸药疏肝)。以通圣散(方中防风亦不宜用)，凉膈散双解之，所以治表里之邪火也。以六味汤滋之，所以壮水之主，以制阳光也。以八味丸引之，所谓从治之法，引火归源也(虽曰引火归源而桂、附终不宜用)。细审河间所用之方，虽不能丝丝入扣，然胜于但知治中风不知分内外者远矣。且其谓有实热者，宜治以白虎汤，尤为精确之论。愚治此证多次，其昏仆之后，能自苏醒者多，不能苏醒者少。其于苏醒之后，三、四日间，现白虎汤证者，恒十居六七。因知此证，多先有中风基础，伏藏于内，后因外感而激发。是以从前医家，统名为中风。不知内风之动，虽由于外感之激发，然非激发于外感之风，；实激发于外感之因风生热，内外两热相并，遂致内风暴动。此时但宜治外感之热，不可再散外感之风。此所以河间独借用白虎汤，以泻外感之实热，而于麻、桂诸药概无所用。盖发表之药，皆能助血上行，是以不用，此诚河间之特识也。吾友张山雷君(江苏嘉定人)，当世之名医也。著有《中风斠诠》一书，发明内中风之证，甚为精详。书中亦独有取于河间，可与拙论参观矣。

后至元李东垣、朱丹溪出，对于内中风一证，于河间之外，又创为主气、主湿之说。东垣谓人之元气不足，则邪凑之，令人猝倒僵仆，如风状。夫人身之血，原随气流行，气之上升者过多，可使脑部充血，排挤脑髓神经。至于昏厥，前所引《内经》三节文中已言之详矣。若气之上升者过少，又可使脑部贫血，无以养其脑髓神经，亦可至于昏厥。是以《内经》又谓："上气不足，脑 为之不满，耳为之苦鸣，头为之倾，目为之眩。"观《内经》如此云云，其剧者，亦可至于昏厥。且其谓脑为之不满，实即指脑中贫血而言也。由斯而论，东垣之论内中风，由于气虚邪凑，原于脑充血者之中风无关，而实为脑贫血者之中风，开其治法也。是则河间之主火，为脑充血，东垣之主气，为脑贫血，一实一虚，迥不同也。至于丹溪则谓东南气温多湿，有病风者，非风也。由湿生痰，痰生热，热生风。此方书论中风者所谓，丹溪主湿之说也。然其证原是痰厥，与脑充血、脑贫血皆无涉。即使二证当昏厥之时，间有挟痰者，乃二证之兼证，非二证之本病也。又按：其所谓因热生风之见解，似与河间主火之意相同，而实则迥异。盖河间所论之火生于燥，故所用之药，注重润燥滋阴。丹溪所论之热生于湿，其所用之药，注重去湿利痰。夫湿非不可以生热，然因湿生热，而动肝风者甚少矣(肝风之动多因有燥热)。是则二子之说，仍以河间为长也。

又读《史记·扁鹊传》所治虢太子尸厥证，亦系内中风，而实为内中风之上盛下虚者。观其未见太子也。而谓太子"其耳必鸣，其鼻必张。"其所以耳鸣、鼻张者，实因脑中气血充盛之所排挤，岂非上盛乎。及其见太子也，则谓上有绝阳之络，下有破阴之纽。所谓上有绝阳之络者，即谓脑中血管，为过盛之气血排挤，将破裂也。所谓下有破阴之纽者，盖谓其下焦阴分亏损，不能吸摄其阳分，是以其真阳上脱，挟气血而充塞脑部也。观扁鹊之所云云，虢太子之尸厥，其为内中风之上盛下虚者，确乎无疑。当时扁鹊救醒虢太子，系用针砭法，后亦未言所用何药。今代为拟方，当于镇肝熄风汤中，加敛肝补肾之品。若方后所注加萸肉、熟地黄者，即为治此证之的方矣。

按：此证若手足渐觉不遂，口眼渐形歪斜，是其脑髓神经已为充血所累，其血管犹不至破裂也。若其忽然昏倒，移时复醒者，其血管或有罅漏，出血不多，犹不至破裂甚剧者也。若其血管破裂甚剧，即昏仆不能复苏矣，是以此证宜防之于预，当其初觉眩晕头疼，

或未觉眩晕头疼，而其脉象大而且硬，或弦长有力，即宜服镇肝熄风汤。迨服过数剂后，其脉必渐渐和缓，后仍接续服之。必服至其脉与常脉无异，而后其中风之根蒂始除。若从前失治，至忽焉昏倒，而移时复苏醒者，其肢体必有不遂之处。盖血管所出之血，若粘滞其左边司运动之神经，其右边手足即不遂。若粘滞其右边神经，而左边手足即不遂（左边神经管右边半身，右边神经管左半身）。

若左右神经皆受伤损，其人恒至全体痿废，治之者，亦宜用镇肝熄风汤。服至脉象如常，其肢体即渐能动转。然服过数剂之后，再于方中加桃仁、红花、三七，诸药以化其脑中瘀血，主能奏效。

又按：此证自唐宋以来，浑名之曰中风。治之者，亦不分其为内中外中，而概以风药发之，诚为治斯证者之误点。至清中叶王勋臣出。对于此证，专以气虚立论。谓人之元气，全体原十分。有时损去五分，所余五分，虽不能充体，犹可支持全身。而气虚者经络必虚，有时气从经络虚处透过，并于一边，彼无气之边，即成偏枯。爰立补阳还五汤，方中重用黄耆四两，以峻补气分，此即东垣主气之说也。然王氏书中，未言脉象何如。若遇脉之虚而无力者，用其方原可见效，若其脉象实而有力，其人脑中多患充血，而复用黄耆之温而升补者，以助其血愈上行，必至凶危立见，此固不可不慎也。前者邑中有某孝廉，右手废不能动，足仍能行。其孙出门，遇一在津业医者甫归，言此证甚属易治，遂延之诊视。所立病案言脉象洪实，已成痪证无疑。其方仿王氏补阳还五汤，有黄耆八钱。服药之后，须臾昏厥不醒矣。夫病本无性命之忧，而误服黄耆八钱，竟至如此，可不慎哉。五期《衷中参西录》第三卷中，有论脑充血之原因及治法，且附有验案数则，其所论者，实皆内中风证也。宜与上所论者，汇通参观。

刘铁珊将军丁卯来津后，其脑中常觉发热，时或眩晕，心中烦躁不宁，脉象弦长有力，左右皆然，知系脑充血证。盖其愤激填胸，焦思积虑者已久，是以有斯证也。为其脑中觉热，俾用绿豆实于囊中作枕，为外治之法。又治以镇肝熄风汤，于方中加地黄一两，连服数剂，脑中已不觉热。遂去川楝子，又将生地黄改用六钱。服过旬日，脉象和平，心中亦不烦躁，遂将药停服。又天津铃铛阁街，于氏所娶新妇，过门旬余，忽然头疼。医者疑其受风，投以发表之剂。其疼陡剧，号呼不止。其翁在中国银行司账，见同伙沈君阅五期《衷中参西录》，见载有脑充血头疼诸案，遂延愚为之诊视。其脉弦硬而长，左部尤甚。知其肝胆之火上冲过甚也。遂投以镇肝熄风汤，加龙胆草三钱，以泻其肝胆之火。一剂病愈强半，又服两剂，头已不疼，而脉象仍然有力。遂去龙胆草，加生地黄六钱。又服数剂，脉象如常，遂将药停服。

【附录】湖北天门崔兰亭君来函：张港杨新茂粮行主任患脑充血证，忽然仆地，上气喘急，身如角弓，两目直视。全家惶恐，众医束手，殓服已备，迎为诊治。遵先生五期建瓴汤原方治之，一剂病愈强半，后略有加减，服数剂，脱然且愈。按：此镇肝熄风汤，实由五期中建瓴汤加减而成。故附录其来函于此，俾医界同人，知此二方，任用其一，皆可治脑充血证也。

或问：中风无论内外，其肢体恒多痿废，即其经络必多闭塞，而方中重用龙骨、牡蛎，独不虞其收涩之性，益致经络闭塞乎？答曰：妙药皆令人不易测，若但以收涩视龙骨、牡蛎，是未深知龙骨、牡蛎者也。《神农本经》谓龙骨能消癥瘕，其能通血脉、助经络之流通可知。后世本草谓牡蛎能开关节老痰，其能利肢体之运动可知。是以《金匮》风引汤，原治热瘫痫，而方中龙骨、牡蛎并用也。曾治一叟，年近六旬，忽得痿废证，两手脉皆弦硬，心中骚扰不安，夜不能寐。每于方中重用龙骨、牡蛎，再加降胃之药，脉始柔和，诸病皆减。二十剂外，渐能步履。审斯则龙骨、牡蛎之功用，可限量哉。又尝治一媪，年过七旬，陡然左半身痿废。其左脉弦硬而大，有外越欲散之热（按西法左半痿废，当右脉有力，然间有脉有力与痿废皆在一边者）。投以镇肝熄风汤，又加净萸肉一两，一剂而愈。夫年过

七旬，痿废鲜有愈者。而山萸肉，味酸性温，禀木气最厚。夫木主疏通，《神农本经》谓其能逐寒湿痹，后世本草，谓其能通利九窍。在此方中，而其酸收之性，又能协同龙骨、牡蛎，以敛戢肝火肝气，使不上冲脑部，则神经无所扰害，自不失其司运动之机能，故痿废易愈也。且此证，又当日得之即治，其转移之机关，尤易为力也。统观此二案，可无疑于方中之用龙骨、牡蛎矣。

## 加味补血汤

治身形软弱，肢体渐觉不遂，或头重目眩，或神昏健忘，或觉脑际紧缩作疼，甚或昏仆移时苏醒致成偏枯，或全身痿废，脉象迟弱，内中风证之偏虚寒者（肝过盛生风，肝虚极亦可生风），此即西人所谓脑贫血病也，久服此汤当愈。

生箭耆一两　当归五钱　龙眼肉五钱　真鹿角胶三钱（另炖同服）　丹参三钱　明乳香三钱　明没药三钱　甘松二钱

服之觉热者，酌加天花粉、天冬各数钱。觉发闷者，加生鸡内金钱半或二钱。服数剂后，若不甚见效，可用所煎药汤送服麝香二厘（取其香能通窍），或真冰片半分亦可。若服后仍无甚效，可用药汤送制好马钱子二分（制马钱子法详后振颓丸下）。

脑充血者，其脑中之血过多，固能伤其脑髓神经。脑贫血者，其脑中之血过少，又无以养其脑髓神经。是以究其终极，皆可使神经失其所司也。古方有补血汤，其方黄耆、当归同用，而黄耆之分量，竟四倍于当归。诚以阴阳互为之根，人之气壮旺者，其血分自易充长。况人之脑髓神经，虽赖血以养之，尤赖胸中大气上升以斡旋之。是以《内经》谓："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耳为之苦鸣，头为之倾，目为之眩。"所谓上气者，即胸中大气上升于脑中者也。因上气不足，血之随气而注于脑者必少，而脑为之不满，其脑中贫血可知。且因上气不足，不能斡旋其神经，血之注于脑者少，无以养其神经，于是而耳鸣、头倾、目眩，其人可忽至昏仆可知。由此知因脑部贫血以成内中风证者，原当峻补其胸中大气，俾大气充足，自能助血上升，且能斡旋其脑部，使不至耳鸣、头倾、目眩也，是以此方不以当归为主药，而以黄耆为主药也。用龙眼肉者，因其味甘色赤，多含津液，最能助当归以生血也。用鹿角胶者，因鹿之角原生于头顶督脉之上，督脉为脑髓之来源，故鹿角胶之性善补脑髓。凡脑中血虚者，其脑髓亦必虚，用之以补脑髓，实可与补血之药相助为理也。用丹参、乳香、没药者，因气血虚者，其经络多瘀滞，此于偏枯痿废亦颇有关系，加此通气活血之品，以化其经络之瘀滞，则偏枯痿废者自易愈也。用甘松者，为其能助心房运动有力，以多输血于脑，且又为调养神经之要品，能引诸药至脑以调养其神经也。用麝香、梅片者，取其香能通窍以开闭也。用制过马钱子者，取其能自动脑髓神经使之灵活也。

按：甘松即西药中之缬草，此系东人之名。西人则名为拉底克斯瓦洛兰内，其气香味微酸。《本经》谓其治暴热、火疮、赤气、疥瘙、疽痔、马鞍、热气。《别录》谓其治痈肿、浮肿、结热、风痹、不足、产后痛。《甄权》谓其治毒风瘫痹，破多年凝血，能化脓为水，产后诸病，止腹痛、余疹、烦渴。《大明》谓其除血气心腹痛、破癥结、催生、落胞、血晕、鼻血、吐血、赤白带下、眼障膜、丹毒、排脓、补痿。西人则以为兴奋之品，善治心脏麻痹、霍乱转筋。东人又以为镇静神经之特效药，用治癫狂、痫痉诸病。盖为其气香，故善兴奋心脏，使不至于麻痹，而其馨香透窍之力，亦自能开痹通瘀也。为其味酸，故能保安神经，使不至于妄行，而酸化软坚之力，又自能化多年之癥结，使尽消融也。至于其能补痿，能治霍乱转筋者，即心脏不麻痹，神经不妄行之功效外著者也。孰谓中西医理不相贯通哉。

邻村龙潭庄高姓叟，年过六旬，渐觉两腿乏力，寝至时欲眩仆，神昏健忘。恐成痿废，求为诊治。其脉微弱无力。为制此方服之，连进十剂，两腿较前有力，健忘亦见愈，而仍有眩晕之时。再诊其脉，虽有起色，而仍不任重按。遂于方中加野台参、天门冬各五钱，威灵仙一钱，连服二十余剂始愈。用威灵仙者，欲其运化参、耆之补力，使之灵活也。

门人张甲升曾治一人，年三十余。于季冬负重贸易，日行百余里。歇息时，又屡坐寒地。后觉腿疼，不能行步，寝至卧床不能动转，周身筋骨似皆痿废，服诸药皆不效。甲升治以加味补血汤，将方中乳香、没药，皆改用六钱，又加净萸肉一两。数剂后，腿即不疼。又服十余剂，遂全愈。按：加味补血汤，原治内中风之气血两亏者，而略为变通，即治腿疼如此效验，可谓善用成方者矣。

## 治小儿风证方

### 定　风　丹

治初生小儿绵风，其状逐日抽掣，绵绵不已，亦不甚剧。

生明乳香三钱　生明没药三钱　朱砂一钱　全蜈蚣（大者）一条　全蝎一钱

共为细末，每小儿哺乳时，用药分许，置其口中，乳汁送下，一日约服药五次。

一小儿，生后数日即抽绵风。一日数次，两月不愈。为拟此方，服药数日而愈。所余之药，又治愈小儿三人。按：此方以治小儿绵风或惊风，大抵皆效。而能因证制宜，再煮汤剂以送服此丹，则尤效。宗弟相臣，青县之名医也。喜用此丹以治小儿惊风。又恒随证之凉热虚实，作汤剂以送服此丹。其所用之汤药方，颇有可采。爰录其治验之原案二则于下。

【附录】原案一：己巳端阳前，友人黄文卿幼子，生六月，头身胎毒终未愈。禀质甚弱，忽肝风内动，抽掣绵绵不休。囟门微凸，按之甚软，微有赤色。指纹色紫为爪形。目睛昏而无神，或歪。脉浮小无根。此因虚气化不固，致肝阳上冲脑部扰及神经也。文卿云：此证西医已诿为不治，不知尚有救否？答曰：此证尚可为，听吾用药，当为竭力治愈。遂先用定风丹三分。水调灌下。继用生龙骨、生牡蛎、生石决明以潜其阳，钩藤钩、薄荷叶、羚羊角（锉细末三分）以熄其风，生箭耆、生山药、山萸肉、西洋参以补其虚，清半夏、胆南星、粉甘草以开痰降逆和中。共煎汤多半杯，调入定风丹三分，频频灌之。二剂肝风止，又增损其方，四剂全愈。按：黄耆治小儿百病明载《本经》，惟此方用之，微有升阳之嫌。然《本经》又谓其主大风，肝风因虚内动者，用之即能熄风可知。且与诸镇肝敛肝之药并用，若其分量止用二三钱，原有益而无损也。

原案二：天津饭店聂姓幼子，生七月。夜间忽患肝风，抽动喘息，不知啼。时当仲夏，天气亢旱燥热。察其风关、气关纹红有爪形，脉数身热，知系肝风内动。急嘱其乳母，将小儿置床上，不致怀抱两热相并。又嘱其开窗，以通空气。先用急救回生丹吹入鼻中，以镇凉其脑系。遂灌以定风丹三分又用薄荷叶、黄菊花、钩藤钩、栀子、羚羊角以散风清热，生龙骨、生牡蛎、生石决明以潜阳镇逆，天竹黄、牛蒡子、川贝母以利痰定喘，将药煎好，仍调入定风丹三分，嘱其作数次灌下，勿扰其睡。嗣来信，一剂风熄而病愈矣。按：此二证，虽皆系肝风内动抽掣，而病因虚实迥异。相臣皆治以定风丹，而其煎汤送服之药，因证各殊。如此善用成方，可为妙手灵心矣。

【附方】鲍云韶《验方新编》预防小儿脐风散方，用枯矾、硼砂各二钱半，朱砂二分，冰片、麝香各五厘，共为末。凡小儿降生后，洗过，即用此末擦脐上。每小儿换襁布时，仍擦此末。脐带落后，亦仍擦之。擦完一料，永无脐风之证。按：此方最妙，愚用之多次皆效。真育婴之灵丹也。

### 镇　风　汤

治小儿急惊风。其风猝然而得，四肢搐搦，身挺颈痉，神昏面热，或目睛上窜，或痰涎上壅，或牙关紧闭，或热汗淋漓。

钩藤钩三钱　羚羊角一钱（另炖兑服）　龙胆草二钱　青黛二钱　清半夏二钱　生赭石（轧细）二钱　茯神二钱　僵蚕二钱　薄荷叶一钱　朱砂二分（研细送服）

磨浓生铁锈水煎药。

小儿得此证者，不必皆由惊恐，有因外感之热，传入阳明而得者，方中宜加生石膏，有因热疟而得者，方中宜加生石膏、柴胡。

急惊之外，又有所谓慢惊者。其证皆因寒，与急惊之因热者，有冰炭之殊。方书恒以一方治急、慢惊风二证，殊属差谬，慢惊之证，惟庄在田《福幼编》辨之最精，用方亦最妙。其辨慢惊风。共十四条。一、慢惊吐泻，脾胃虚寒也。一、慢惊身冷，阳气抑遏不出也。一、慢惊鼻风煽动，真阴失守，虚火烧肺也。一、慢惊面色青黄及白，气血两虚也。一、慢惊口鼻中气冷，中寒也。一、慢惊大小便清白，肾与大肠全无火也。一、慢惊昏睡露睛，神气不足也。一、慢惊手足抽掣，血不行于四肢也。一、慢惊角弓反张，血虚筋急也。一、慢惊乍寒乍热，阴血虚少，阴阳错乱也。一、慢惊汗出如洗，阴虚而表不固也。一、慢惊手足瘈疭，血不足养筋也。一、慢惊囟门下陷，虚至极也。一、慢惊身虽发热，口唇焦裂出血却不喜饮冷茶水，进以寒凉愈增危笃，以及所吐之乳，所泻之物皆不甚消化，脾胃无火可知。唇之焦黑，乃真阴之不足也明矣。其证多得之吐泻之余、久疟、久痢，或痘后，或因风寒饮食积滞，过用攻伐之药伤脾，或禀赋本虚，或误服凉药，或因急惊而用药攻降太过，或失于调养，皆可致此证也。其治法，先用逐寒荡惊汤，大辛大热之剂，冲开胸中寒痰，可以受药不吐，然后接用加味理中地黄汤，诸证自愈。

【附方】逐寒荡惊汤：用胡椒、炮姜、肉桂各一钱，丁香十粒，共捣成细渣。以灶心土三两煮汤，澄清，煎药大半茶杯（药皆捣碎，不可久煎，肉桂又忌久煎，三四沸即可），频频灌之。接服加味理中地黄汤，定获奇效。

按：此汤当以胡椒为君，若遇寒痰结胸之甚者，当用二钱，而稍陈者，又不堪用。族侄荫棻六岁时，曾患此证。饮食下咽，胸膈格拒，须臾吐出。如此数日，昏睡露睛，身渐发热。投以逐寒荡惊汤原方，尽剂未吐。欲接服加味理中地黄汤，其吐又作。恍悟此药取之乡间小药坊，其胡椒必陈。且只用一钱，其力亦小。遂于食料铺中，买胡椒二钱，炮姜、肉桂、丁香，仍按原方，煎服一剂。而寒痰开豁，可以受食。继服加味理中地黄汤，一剂而愈。

又方中所用灶心土，须为变更。凡草木之质，多含碱味。草木烧化，其碱味皆归灶心土中。若取其土煎汤，碱味浓厚，甚是难服，且与脾胃不宜。以灶圹内周遭火燎红色之土代之，则无碱味，其功效远胜于灶心土。

【附方】加味理中地黄汤：用熟地五钱，焦白术三钱，当归、党参、炙耆、故纸（炒，捣）、枣仁（炒，捣）、枸杞各二钱，炮姜、萸肉（去净核）、炙草、肉桂各一钱，生姜三片，红枣三枚（捭开），胡桃二个（用仁）打碎为引。仍用灶心土（代以灶圹土）二两，煮水煎药。取浓汁一茶杯，加附子五分，煎水搀入。量小儿大小，分数次灌之。如咳嗽水止者，加米壳、金樱子各一钱；如大热不退者，加生白芍一钱；泄泻不止，去当归，加丁香七粒。隔二、三日，止用附子二、三分。盖因附子大热，中病即宜去之。如用附子太多，而大小便闭塞不出。如不用附子，则脏腑沉寒，固结不开。若小儿虚寒至极，附子又不妨用一二钱。此所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用者审之。若小儿但泻不止，或微见惊搐，尚可受药吃乳便利者，并不必服逐寒荡惊汤，只服此汤一剂，而风定神清矣。若小儿尚未成慢惊，不过昏睡发热，或有时热止，或昼间安静，夜间发热，均宜服之。若新病壮实之小儿，眼红口渴者，乃实火之证，方可暂行清解。但果系实火，必大便闭结，气壮声洪，且喜多饮凉水。若吐泻交作，则非实火可知。此方补造化阴阳之不足，有起死回生之功。倘大虚之后，服一剂无效，必须大剂多服为妙。方书所谓天吊风、慢脾风皆系此证。

按：此原方加减治泻不止者，但加丁香，不去当归。而当归最能滑肠，泻不止者，实不宜用，若减去当归，恐滋阴之药少，可多加熟地一二钱（又服药泻仍不止者，可用高丽参二钱捣为末，分数次用药汤送服，其泻必止。）。

又按：慢惊风不但形状可辨，即其脉亦可辨。族侄荫棠七八岁时。疟疾愈后，忽然吐泻交作。时霍乱盛行，其家人皆以为霍乱证。诊其脉弦细而迟，六脉皆不闭塞。愚曰：此

非霍乱。吐泻带有粘涎否？其家人谓偶有带时。愚曰：此寒痰结胸，格拒饮食，乃慢惊风将成之兆也。投以逐寒荡惊汤、加味理中地黄汤各一剂而愈。

又此二汤治慢惊风，虽甚效验。然治此证者，又当防之于预，乃为完全之策。一孺子，年五六岁。秋夏之交，恣食瓜果当饭。至秋末，其行动甚迟，正行之时，或委坐于地。愚偶见之，遂恳切告其家人曰：此乃慢惊风之先兆也。小儿慢惊风证，最为危险，而此时调治甚易，服药两三剂，即无患矣。其家人不以为然。至冬初，慢惊之形状发现，呕吐不能受食，又不即治。迁延半月，病势垂危，始欲调治，而服药竟无效矣。

又有状类急惊，而病因实近于慢惊者。一童子，年十一、二。咽喉溃烂。医者用吹喉药吹之，数日就愈。忽然身挺，四肢搐搦，不省人事，移时始醒，一日数次。诊其脉甚迟濡。询其心中，虽不觉凉，实畏食凉物，其呼吸似觉短气。时当仲夏，以童子而畏食凉，且征以脉象病情，其为寒痰凝结，瘀塞经络无疑。投以《伤寒论》白通汤，一剂全愈。

## 治痫风方

### 加味磁朱丸

治痫风。

磁石二两（能吸铁者，研极细水飞出，切忌火煅） 赭石二两 清半夏二两 朱砂一两

上药各制为细末，再加酒曲半斤，轧细过罗，可得细曲四两，共发、炒熟二两，与生者二两，共和药为丸，桐子大。铁锈水煎汤，送服二钱，日再服。

磁石，为铁氧二种原质化合，含有磁气。其气和异性相引，同性相拒，颇类电气，故能吸铁。煅之则磁气全无，不能吸铁，用之即无效。然其石质甚硬，若生用入丸散中，必制为极细末，再以水飞之，用其随水飞出者方妥。或和水研之，若拙拟磨翳散（在第八卷）之研飞炉甘石法，更佳。

又朱砂无毒，而煅之则有毒。按化学之理，朱砂原硫黄、水银二原质合成。故古方书皆谓朱砂内含真汞，汞即水银也。若煅之，则仍将分为硫黄、水银二原质，所以有毒。又原方原用神曲，而改用酒曲者，因坊间神曲窖发皆未能如法，多带酸味，转不若造酒曲者，业有专门，曲发甚精，用之实胜于神曲也。

磁朱丸方，乃《千金方》中治目光昏耗、神水宽大之圣方也，李濒湖解曰：磁石入肾，镇养真阴，使肾水不外移。朱砂入心，镇养心血，使邪火不上侵。佐以神曲消化滞气，温养脾胃生发之气。乃道家媒合婴儿姹女之理。

按：道家以肾为婴儿，心为姹女，脾为黄婆。每当呼气外出之时，肾气随呼气上升，是婴儿欲有求于姹女也。当此之际，即借脾土镇静之力，引心气下降，与肾气相会。此所谓心肾相交，即道家所谓黄婆媒合婴儿姹女之理也。然从前但知治眼疾而不知治痫风。至柯韵伯称此方治痫风如神，而愚试之果验。然不若加赭石、半夏之尤为效验也。

此方所以能治痫风者，因痫风之根伏藏于肾。有时肾中相火暴动，痫风即随之而发。以致痰涎上涌，昏不知人。夫相火为阴中之火，与雨间之 电气为同类。夫电气喜缘铁传递，磁石中含铁质，且能吸铁，故能伏藏电气，即兼能伏藏与电气同类之相火也。又相火之发动，恒因君火之潜通，有朱砂之宁静心火，则相火愈不妄动矣。又电气入土则不能发声。故喻嘉言谓，伏制阴分之火，当以培养脾土为主。盖以土能制电，即能制水中之火，有神曲以温补脾胃，则相火愈深潜藏矣。原方止此三味，为加赭石、半夏者，诚以瘀风之证；莫不气机上逆，痰涎上涌，二药并用，既善理痰，又善镇气降气也。送以铁锈汤者，以相火生于命门，寄于肝胆，相火之暴动实于肝胆有关。此肝胆为木脏，即为风脏，内风之煽动，亦莫不于肝胆发轫；铁锈乃金之余气，故取金能制木之理，镇肝胆以熄内风；又取铁能引电之理；借其重坠之性，以引相火下行也。

友人祁伯卿之弟患痫风，百药不效。后得一方，用干熊胆，若黄豆粒大一块（约重分半）。凉水少许浸开服之（冬月宜温水浸开温服），数次而愈。伯卿向愚述之，因试其方果效。

## 通变黑锡丹

治痫风。

铅灰（研细）二两　硫化铅（研细）一两　麦曲（炒熟）两半

上三味，水和为丸，桐子大。每服五六丸，多至十丸。用净芒硝四五分，冲水送服。若服药后，大便不利者（铅灰、硫化铅皆能涩大便），芒硝又宜多用。

古方有黑锡丹，用硫黄与铅化合，以治上热下凉，上盛下虚之证，洵为良方。而犹未尽善者，因其杂以草木诸热药，其性易升浮，即不能专于下达。向曾变通其方，专用硫化铅和熟麦曲为丸。以治痫风数日一发者，甚有效验。乃服至月余，因觉热停服，旬余病仍反复。遂又通变其方，多用铅灰，少用硫化铅，俾其久服不致生热。加以累月之功，痫风自能除根。更佐以健脾、利痰、通络、清火之汤剂，治法尤为完善（七卷中有愈病丹方宜参观）。

取铅灰法　用黑铅数斤，熔化后，其面上必有浮灰。屡次熔化，即可屡次取之。

制硫化铅法　用黑铅四两，铁锅内熔化。再用硫黄细末四两，撒于铅上。硫黄皆着。急用铁铲拌炒。铅经硫黄烧炼，结成砂子，取出晾冷，轧成饼者（系未化透之铅）去之，余者，再用乳钵研极细。

## 一味铁氧汤

治痫风及肝胆之火暴动或胁疼，或头疼目眩，或气逆喘吐，上焦烦热，至一切上盛下虚之证皆可。用其汤煎药，又兼能补养血分。

方用长锈生铁和水磨取其锈，磨至水皆红色，煎汤服之。

化学家名铁锈为铁氧，以铁与氧气化合而成锈也。其善于镇肝胆者，以其为金之余气，借金以制木也。其善治上盛下虚之证者，因其性重坠，善引逆上之相火下行。相火为阴中之火，与电气为同类，此即铁能引电之理也。其能补养血分者，因人血中原有铁锈，且取铁锈嗅之，又有血腥之气，此乃以质补质，以气补气之理。且人身之血，得氧气则赤，铁锈原铁与氧气化合，故能补养血分也。西人补血之药，所以有铁酒。

一六岁幼女，初数月一发痫风，后至一日数发，精神昏昏若睡，未有醒时。且两目露睛，似兼慢惊。遂先用《福幼编》治慢惊之方治之，而露睛之病除。继欲治其痫风，偶忆方书有用三家磨刀水洗疮法。因思三乃木数，可以入肝，铁锈又能镇肝，以其水煎药，必能制肝胆上冲之火，以熄内风。乃磨水者，但以水贮罐中，而煎药者，误认为药亦在内，遂但煎其水服之，其病竟愈。后知药未服，仍欲煎服。愚曰：磨刀水既对证，药可不服。自此日煎磨刀水服两次。连服数日，痫风永不再发。

一人，年三十许，痫风十余年不愈，其发必以夜。授以前加味磁朱丸方，服之而愈。年余其病又反复，然不若从前之剧。俾日磨浓铁锈水煎汤服之，病遂除根。

族家嫂，年六旬。夜间忽然呕吐头疼，心中怔忡甚剧，上半身自汗，其家人以为霍乱证。诊其脉，关前浮洪，摇摇而动。俾急磨浓铁锈水，煎汤服下即愈。

友人韩厘廷曾治一人，当恼怒之后，身躯忽然后挺，气息即断，一日数次。厘廷诊其脉，左关虚浮。遂投以萸肉（去净核）、龙骨、牡蛎（皆不用煅）、白芍诸药，用三家磨刀水煎之，一日连服二剂，病若失。

西药治痫风者，皆系麻醉脑筋之品，强制脑筋使之不发，鲜能祛除病根。然遇痫风之剧而且勤，身体羸弱，不能支持者，亦可日服其药两次，以图目前病不反复，而徐以健脾、利痰、通络、清火之药治之。迨至身形强壮，即可停止西药，而但治以健脾、利痰、通络、清火之品。或更佐以镇惊（若朱砂、磁石类）、祛风（若蜈蚣、全蝎类）、透达脏腑（若麝香、牛

黄类)之品。因证制宜,病根自能祛除无余也。爰将西药之可用者,开列于下。

臭剥,系貌罗谟与加留谟化合,故亦名貌罗加留谟。为光白色、方形结晶。无臭气,有辛咸味。乃麻醉镇痉药。在神经系统能呈镇静作用,故为神经诸病及癫痫病之特效药。至因神经不眠、妊妇呕吐、男子梦遗等证,用之皆效。每服一瓦,可渐加至三瓦。久服伤脾胃,昏人神智,此药宜与臭素安母纽谟、臭素那笃留谟同用(三药等分可服两瓦)。盖三种皆为盐基同性之药,那笃留谟不损神智,伤脾胃较甚,安母纽谟不伤脾胃,力则稍逊。

抱水过鲁拉儿,为无色透明斜系棱柱结晶。有特异之香气,味微苦,兼苛辣。乃亚舍答儿、亚尔垤菲笃之三格儿化合物。长于催睡镇痉,功用与臭剥相近,而其力实猛于臭剥且长于臭剥。用之大量,一次不过半瓦。愚常用臭剥与臭素安母纽谟各两瓦,抱水过鲁拉儿一瓦,掺炒熟麦面十瓦,为丸桐子大,名之曰抱水三物丸。每服十五、六丸,以治痫痉、不睡、梦遗甚效。

## 治肢体痿废方

### 补　偏　汤

治偏枯。

生黄耆一两五钱　当归伍钱　天花粉四钱　天冬四钱　甘松三钱　生明乳香三钱　生明没药三钱

偏枯之证,因其胸中大气虚损,不能充满于全身,外感之邪即于其不充满之处袭入经络,闭塞血脉,以成偏枯之证。病在左者,宜用鹿茸(汤浸兑服)、鹿角(锉细炙服),或鹿角胶(另炖同服)作引。病在右者,宜用虎骨(锉细炙服)或虎骨胶(另炖同服)作引(作引之理详第四卷活络效灵丹下)。初服此汤时,宜加羌活二钱,全蜈蚣一条(焙焦研服),以祛风通络,三、四剂后去之。脉大而弦硬者,宜加山萸肉(核皆去净)、生龙骨、生牡蛎各数钱,至脉见和软后去之。服之觉闷者,可佐以疏通之品,如丹参、生鸡内金(捣细)、陈皮、白芥之类,凡破气之药皆不宜用。觉热者,可将花粉、天冬加重,热甚者可加生石膏数钱,或至两许。试观《金匮》治热瘫痫有风引汤,方中石膏与寒水石并用,《千金》小续命汤为六经中风之通剂,去附子,加石膏、知母名白虎续命汤,古法可考也。觉凉者,宜去花粉、天冬。凉甚者加附子、肉桂(捣细冲服)。

甘松西人名拉底克斯瓦洛兰内,东人名缬草,气香味微酸。《本经》谓其治暴热、火疮、赤气、疥瘙、疽。《别录》谓其除浮肿、结热、风痹、不足。《甄权》谓其治毒风瘫痹、破多年凝血、产后诸病。《日华》谓其治血气心腹疼、癥结、血动鼻衄、吐血、赤白带下、赤眼障膜、丹毒,排脓补痿。西人则以为奋兴之品,用治霍乱转筋。东人谓有镇静神经之效,用治癫狂痫痉。盖甘松气香能通,故善助心脏之奋兴,味酸能敛,故善制脑筋之妄行,其性善化湮瘀活血脉,故能愈疼消癥,善治一切血证及风痹、瘫痹痿废也。且能助心脏调脑筋,尤为痿痹之要着也。

或问:王勋臣谓,偏枯原非中风,元气全体原有十分,有时损去五分余五分,虽不能充体犹可支持全身,而气虚者经络必虚,有时气从经络虚处透过,并于一边,彼无气之边即成偏枯。故患此证者,未有兼发寒热头疼诸证者。若执王氏之说,则《灵枢经》所谓虚邪偏客于半身,其入深者内居荣卫,荣卫衰则真气去,邪风独留,发为偏枯,与《素问》所谓风中五脏六腑之俞,所中则为偏枯者,皆不足言欤?答曰:王氏谓偏枯因气虚诚为卓识,而必谓偏枯不因中风,乃王氏阅历未到也。忆数年前,族家姊,年七旬有三,得偏枯证三、四日间,脉象洪实,身热燥渴,喘息迫促,舌强直几不能言。愚曰:此乃瘫痪基础预伏于内,今因外感而发也。然外感之热已若燎原,宜先急为治愈,然后再议他证。遂仿白虎加人参之意,共用生石膏十两,大热始退(详案在第六卷仙露汤下)。审是则偏枯之根源,非必由中风。而其初发之机,大抵皆由中风,特中风有轻重,轻者人自不觉有外感耳。

或又问曰：王氏之论既非吻合，而用其补阳还五汤者何以恒多试验？答曰：王氏之补阳还五汤以补气为主，故重用黄耆四两为君，而《神农本经》黄耆原主大风。许胤宗治中风不醒，不能进药者，用黄耆、防风数斤，煮汤乘热置病人鼻下薰之，病人即醒，则黄耆善治风可知。由是观之，王氏之论非吻合，王氏之方实甚妥善也。且治偏枯当补气分，亦非王氏之创论也。《金匮》治风痹身体麻木，有黄芪五物汤，方中亦以黄耆为君，实王氏补阳还五汤之权舆也。

或问：偏枯之证既有外感袭入经络，闭塞血脉，子方中复有时加龙骨、牡蛎、萸肉收涩之品其义何居？答曰：龙骨敛正气而不敛邪气，此徐灵胎注《本经》之言，诚千古不刊之名论也，而愚则谓龙骨与牡蛎同用，不惟不敛邪气，转能逐邪气使之外出，陈修园谓龙属阳而潜于海，故其骨能引逆上之火、泛滥之水下归其宅。若与牡蛎同用，为治痰之神品。而愚则谓龙骨、牡蛎同用，最善理关节之痰。凡中风者，其关节间皆有顽痰凝滞，是以《金匮》风引汤治热瘫痫，而龙骨、牡蛎并用也。不但此也。尝诊此证，左偏枯者其左脉必弦硬，右偏枯者其右脉必弦硬。夫弦硬乃肝木生风之象，其内风兼动，可知龙骨、牡蛎大能宁静内风，使脉之弦硬者变为柔和。曾治一叟，年近六旬，忽得痿废证。两手脉皆弦硬，心中骚扰不安，夜不能寐。每于方中重用龙骨、牡蛎，再加降胃之药，脉始柔和，诸病皆减，二十剂外，渐能步履。审是则龙骨、牡蛎之功用可限量哉。至萸肉为补肝之主药，其酸温之性，又能引诸药入肝以熄风。曾治一媪，年过七旬，陡然左半身痿废，其左脉弦硬而大，有外越欲散之势，投以此汤加萸肉一两，一剂而愈。夫年过七旬，瘫痪鲜而愈者，盖萸肉禀木气最厚，木主疏通，《神农本经》谓其逐寒湿痹，后世本草亦谓其能通利九窍。李士材治肝虚胁疼，与当归同用，其方甚效。愚尝治肝虚筋病，两腿牵引作疼甚剧者，尝重用至两许，佐以活气血之药，即逐手奏效（详案在第二卷曲直汤下），是萸肉既能补正又善逐邪，酸收之中，实大具条畅之性，故于偏枯之证，脉之弦硬而大者，特之亦即有捷效也。

按：过酸则伤筋，故病忌食酸。萸肉至酸，而转能养筋，此亦药性之特异者也。

或问：西人谓人身之知觉运动，皆脑气筋主之。故于偏枯痿废诸证，皆谓脑气筋受病，而子之论则责重胸中大气，岂西人脑气筋之说不足凭欤？答曰：人之胸中大气，能斡旋全身，故司运动，能保合神明，故司知觉。西人不知胸中大气，遂于百体之知觉运动专之属脑气筋，不知百体之知觉运动虽关乎脑气筋，而脑筋之病与不病又关乎胸中大气，《内经》云，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耳为之苦鸣，头为之倾，目为之眩。由是观之，脑气筋为上气之所统摄，即为大气之所统摄，而深有赖于大气斡旋之力也。且愚临证体验多年，遇有大气猝然下陷，不能与外气相接者，其人即呼吸顿停，昏不知人，而脑气筋司知觉、司运动之良能，亦因而顿失，迨大气徐徐上升，达于心部，神明有依，始能知觉。达于肺部，呼吸复常，始能运动。拙拟升陷汤（在第四卷）后，有友人赵厚庵自述之言可验也。由是知脑气筋不过藉大气斡旋之力，于人之能知觉、能运动者，以运用其驱使之权而已，岂与大气比哉！试再即前哲之言徵之，唐容川曰：西医知脑髓之作用，而不知脑髓之来历，所谓脑气筋，但言其去路，而不知髓有来路，所以西法无治髓之药也。不知背脊一条髓筋，乃是髓入于脑之来路。盖《内经》明言，肾藏精，精生髓。细按其道路，则以肾系贯脊而生，脊髓上循人脑，于是而为脑髓，是脑非生髓之所，乃聚髓之所，故名髓海。既聚于此，而又散走脏腑肢体以供使用，是脏腑肢体能使脑髓，而非脑髓用脏腑肢体也。又曰：肾系贯脊，通于脊髓。肾精足则入脊化髓，上循脑而为脑髓，是脑者，精气之所会，髓足则精气能供五脏六府之驱使，故知觉运动无不爽健。即此论观之，若其人大气充盛，肾脏充实，脑气筋亦断无自病之理也。

## 振 颓 汤

治痿废。

生黄耆六钱　知母四钱　野台参三钱　于术三钱　当归三钱　生明乳香三钱　生明没药三钱　威灵仙钱半　干姜二钱　牛膝四钱

热者，加生石膏数钱，或至两许。寒者，去知母，加乌附子数钱。筋骨受风者，加明天麻数钱。脉弦硬而大者，加龙骨、牡蛎各数钱，或更加山萸肉亦佳。骨痿废者，加鹿角胶、虎骨胶各二钱（另炖同服）。然二胶伪者甚多，若恐其伪，可用续断、兔丝子各三钱代之。手足皆痿者，加桂枝尖二钱。

痿证之大旨，当分为三端。有肌肉痹木，抑搔不知疼痒者。其人或风寒袭入经络；或痰涎郁塞经络；或风寒痰涎，互相凝结经络之间，以致血脉闭塞，而其原因，实由于胸中大气虚损。盖大气旺，则全体充盛，气化流通，风寒痰涎，皆不能为恙。大气虚，则腠理不固，而风寒易受，脉管湮淤，而痰涎易郁矣。有周身之筋拘挛，而不能伸者。盖人身之筋以宗筋为主，而能荣养宗筋者，阳明也。其人脾胃素弱，不能化谷生液，以荣养宗筋，更兼内有蕴热以铄耗之，或更为风寒所袭，致宗筋之伸缩自由者，竟有缩无伸，寖成拘挛矣。有筋非拘挛，肌肉非痹木，惟觉骨软不能履地者。乃骨髓枯涸，肾虚不能作强也。故方中用黄耆以补大气。白术以健脾胃。当归、乳香、没药以流通血脉。灵仙以祛风消痰，恐其性偏走泄，而以人参之气血兼补者佐之。干姜以开气血之痹。知母以解干姜、人参之热。则药性和平，可久服而无弊。其阳明有实热者，加石膏以清阳明之热，仿《金匮》风引汤之义也。营卫经络有凝寒者，加附子以解营卫经络之寒，仿《金匮》近效术附汤之义也。至其脉弦硬而大，乃内风煽动，真气不固之象，故加龙骨、牡蛎以熄内风敛真气。骨痿者加鹿胶、虎胶取其以骨补骨也。筋骨受风者，加明天麻取其能搜筋骨之风，又能补益筋骨也。若其痿专在于腿，可但用牛膝以引之下行。若其人手足并痿者，又宜加桂枝兼引之上行。盖树之有枝，犹人之有指臂，故桂枝虽善降逆气，而又能引药力达于指臂间也。

或问：此方治痿之因热者，可加生石膏至两许，其证有实热可知，而方中仍用干姜何也？答曰：《金匮》风引汤治热瘫痫之的方，原石膏、寒水石与干姜并用。盖二石性虽寒而味则淡。其寒 也能胜干姜之热，其淡也不能胜干姜之辣。故痿证之因热者，仍可借其异常之辣味，以开气血之痹也。

## 振颓丸

前证之剧者，可兼服此丸，或单服此丸亦可。并治偏枯、痹木诸证。

人参二两　于术（炒）二两　当归一两　马钱子（法制）一两　乳香一两　没药一两　全蜈蚣（大者）五条（不用炙）　穿山甲（蛤粉炒）一两

共轧细过罗，炼蜜为丸，如桐子大。每服二钱，无灰温酒送下，日再服。

马钱子即番本鳖，其毒甚烈，而其毛与皮尤毒。然治之有法，则有毒者可至无毒。而其开通经络，透达关节之力，实远胜于他药也。今将制马钱子法，详载于下。庶后有用此方者，如法制之，而不至误人也。

法：将马钱子先去净毛，水煮两三沸即捞出。用刀将外皮皆刮净，浸热汤中，旦暮各换汤一次，浸足三昼夜，取出。再用香油煎至纯黑色，掰开视其中心微有黄意，火候即到。将马钱子捞出，用温水洗数次，将油洗净。再用沙土，同入锅内炒之；土有油气，换土再炒，以油气尽净为度。

## 姜胶膏

用治肢体受凉疼痛，或有凝寒阻遏血脉，麻木不仁。

鲜姜自然汁一斤　明亮水胶四两

上二味同熬成稀膏，摊于布上，贴患处，旬日一换。凡因受寒肢体疼痛，或因受寒肌肉麻木不仁者，贴之皆可治愈。即因受风而筋骨疼痛，或肌肉麻木者，贴之亦可治愈。惟有热肿疼者，则断不可用。

有人因寝凉炕之上，其右腿外侧时常觉凉，且有时疼痛，用多方治之不效。语以此

方，贴至二十日全愈。

又有人常在寒水中捕鱼，为寒水所伤。自膝下被水浸处皆麻木，抑搔不知疼痒，渐觉行动乏力。语以此方，俾用长条布摊药膏缠于腿上。其足趺、足底皆贴以此膏，亦数换而愈。盖此等证心中无病，原宜外治。鲜姜之辛辣开通，热而能散；故能温暖肌肉，深透筋骨，以除其凝寒痼冷，而涣然若冰释也。用水胶者，借其粘滞之力，然后可熬之成膏也。若证因受风而得者，拟用细辛细末掺于膏药之中，或用其他祛风猛悍之药，掺于其中，其奏效当更捷也。

## 第五期第三卷

### 论脑充血之原因及治法

脑充血病之说倡自西人，而浅见者流恒讥中医不知此病，其人盖生平未见《内经》者也。尝读《内经·调经论》，有谓"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厥则暴死，气反则生，不反则死"云云，非即西人所谓脑充血之证乎？所有异者，西人但言充血，《内经》则谓血之与气并走于上。盖血必随气上升，此为一定之理，而西人论病皆得之剖解之余，是以但见血充脑中，而不知辅以理想以深究病源，故但名为脑充血也。至《内经》所谓"气反则生，不反则死"者，盖谓此证幸有转机，其气上行之极，复反而下行，脑中所充之血应亦随之下行，故其人可生，若其气上行不反，升而愈升，血亦随之充而愈充，脑中血管可至破裂，所以其人死也。又《内经·厥论篇》谓"巨阳之厥则肿首，头重不能行，发为眴（眩也）仆"；"阳明之厥，面赤而热，妄言妄见"；"少阳之厥，则暴聋颊肿而热"，诸现象皆脑充血证也。推之秦越人治虢太子尸厥，谓"上有绝阳之络，下有破阴之纽"者，亦脑充血证也。特是古人立言简括，恒但详究病源，而不细论治法。然既洞悉致病之由，即自拟治法不难也。愚生平所治此证甚多，其治愈者，大抵皆脑充血之轻者，不至血管破裂也。今略举数案于下，以备治斯证者之参考。

在奉天曾治一高等检察厅科员。年近五旬。因处境不顺，兼办稿件劳碌，渐觉头疼，日寖加剧，服药无效，遂入西人医院。治旬日，头疼不减，转添目疼。又越数日，两目生翳，视物不明，来院求为诊治。其脉左部洪长有力，自言脑疼彻目，目疼彻脑，且时觉眩晕，难堪之情莫可名状。脉证合参，知系肝胆之火挟气血上冲脑部，脑中血管因受冲激而膨胀，故作疼；目系连脑，脑中血管膨胀不已，故目疼生翳，目眩晕也。因晓之曰："此脑充血证也。深考此证之原因，脑疼为目疼之根；而肝胆之火挟气血上冲，又为脑疼之根。欲治此证，当清火、平肝、引血下行，头疼愈而目疼、生翳及眩晕自不难调治矣。"遂为疏方，用怀牛膝一两，生杭芍、生龙骨、生牡蛎、生赭石各六钱，玄参、川楝子各四钱，龙胆草三钱，甘草二钱，磨取铁锈浓水煎药。服一剂，觉头目之疼顿减，眩晕已无。即方略为加减，又服两剂，头疼、目疼全愈，视物亦较真。其目翳原系外障，须兼外治之法，为制磨翳药水一瓶，日点眼上五六次，徐徐将翳尽消。

又在沧州治一赋闲军官，年过五旬，当军旅纵横之秋，为地方筹办招待所，应酬所过军队，因操劳过度，且心多抑郁，遂觉头疼。医者以为受风，投以表散之药，疼益甚，昼夜在地盘桓，且呻吟不止。诊其脉象弦长，左部尤重按有力，知其亦系肝胆火盛，挟气血而上冲脑部也。服发表药则血愈上奔，故疼加剧也。为疏方大致与前方相似，而于服汤药之前，俾先用铁锈一两煎水饮之，须臾即可安卧，不作呻吟，继将汤药服下，竟周身发热，汗出如洗。病家疑药不对证，愚思之，恍悟其故，因谓病家曰："此方与此证诚有龃龉，然所不对者几微之间耳。盖肝为将军之官，中寄相火，骤用药敛之、镇之、泻之，而不能将顺其性，其内郁之热转挟所寄之相火起反动力也。即原方再加药一味，自无斯弊。遂为加茵陈二钱。服后遂不出汗，头疼亦大轻减。又即原方略为加减，连服数剂全愈。夫茵陈原非止汗之品（后世本草且有谓其能发汗者），而于药中加之，汗即不再出者，诚以茵陈

为青蒿之嫩者，采于孟春，得少阳发生之气最早，与肝胆有同气相求之妙，虽其性凉能泻肝胆，而实善调和肝胆不复使起反动力也。

又在沧州治一建筑工头，其人六十四岁，因包修房屋失利，心甚懊侬，于旬日前即觉头疼，不以为意。一日晨起至工所，忽仆于地，状若昏厥，移时苏醒，左手足遂不能动，且觉头疼甚剧。医者投以清火通络之剂，兼法王勋臣补阳还五汤之义，加生黄芪数钱，服后更觉脑中疼如锥刺难忍，须臾求为诊视，其脉左部弦长，右部洪长，皆重按甚实。询其心中，恒觉发热。其家人谓其素性嗜酒，近因心中懊侬，益以烧酒浇愁，饥时恒以酒代饭。愚曰："此证乃脑充血之剧者，其左脉之弦长，懊侬所生之热也。右脉之洪长，积酒所生之热也。二热相并，挟脏腑气血上冲脑部。脑部中之血管若因其冲激过甚而破裂，其人昏厥不复醒，今幸昏厥片时苏醒，其脑中血管不至破裂，或其管中之血隔血管渗出，或其血管少有罅隙，出血少许而复自止。其所出之血著于司知觉之神经则神昏；著于司运动之神经则痿废。此证左半身偏枯，当系脑中血管所出之血伤其司右边运动之神经也。医者不知致病之由，竟投以治气虚偏枯之药，而此证此脉岂能受黄芪之升补乎？此所以服药后而头疼益剧也。遂为疏方亦约略如前，为其右脉亦洪实，因于方中加生石膏一两，亦用铁锈水煎药。服两剂，头疼全愈，脉已和平，左手足已并自动。遂改用当归、赭石、生杭芍、玄参、天冬各五钱，生黄芪、乳香、没药各三钱，红花一钱，连服数剂，即扶杖能行矣。方中用红花者，欲以化脑中之瘀血也。为此时脉已和平，头已不疼，可受黄芪之温补，故方中少用三钱，以补助其正气，即借以助归、芍、乳、没以流通血脉，更可调玄参、天冬之寒凉，俾药性凉热适均，而可多服也。

上所录三案，有药大略相同，而皆以牛膝为主药者，诚以牛膝善引上部之血下行，为治脑充血证无上之妙品，此愚屡经试验而知，故敢贡诸医界。而用治此证，尤以怀牛膝为最佳。

## 论脑充血证可预防及其证误名中风之由（附建瓴汤）

脑充血证即《内经》之所谓厥证，亦即后世之误称中风证，前论已详辩之矣。而论此证者谓其猝发于一旦，似难为之预防。不知凡病之来皆预有朕兆。至脑充血证，其朕兆之发现实较他证为尤显著，且有在数月之前，或数年之前，而其朕兆即发露者。今试将其发现之朕兆详列于下：

（一）其脉必弦 硬而长，或寸盛尺虚，或大于常脉数倍，而毫无缓和之意。

（二）其头目时常眩晕，或觉脑中昏愦，多健忘，或常觉疼，或耳聋目胀。

（三）胃中时觉有气上冲，阻塞饮食不能下行；或有气起自下焦，上行作呃逆。

（四）心中常觉烦躁不宁，或心中时发热，或睡梦中神魂飘荡。

（五）或舌胀、言语不利，或口眼歪斜，或半身似有麻木不遂，或行动脚踏不稳、时欲眩仆，或自觉头重足轻，脚底如踏棉絮。

上所列之证，偶有一二发现再参以脉象之呈露，即可断为脑充血之朕兆也。愚十余年来治愈此证颇多，曾酌定建瓴汤一方，服后能使脑中之血如建瓴之水下行，脑充血之证自愈。爰将其方详列于下，以备医界采用。

生怀山药一两　怀牛膝一两　生赭石八钱（轧细）　生龙骨六钱（捣细）　生牡蛎六钱（捣细）　生怀地黄六钱　生杭芍四钱　柏子仁四钱

磨取铁锈浓水以之煎药。

方中赭石必一面点点有凸，一面点点有凹，生轧细用之方效。若大便不实者去赭石，加建莲子（去心）三钱。若畏凉者，以熟地易生地。

在津曾治东门里友人迟华章之令堂，年七旬有四，时觉头目眩晕，脑中作疼，心中烦躁，恒觉发热，两臂觉撑胀不舒，脉象弦硬而大，知系为脑充血之朕兆，治以建瓴汤。连服数剂，诸病皆愈，惟脉象虽不若从前之大，而仍然弦硬。因苦于吃药，遂停服。后月余，病

骤反复。又用建瓴汤加减，连服数剂，诸病又愈。脉象仍未和平，又将药停服。后月余，病又反复，亦仍用建瓴汤加减，连服三十余剂，脉象和平如常，遂停药勿服，病亦不再反复矣。

又治天津河北王姓叟。年过五旬，因头疼、口眼歪斜，求治于西人医院，西人以表测其脉，言其脉搏之压力（即血压）已达百六十度，断为脑充 血证，服其药多日无效，继求治于愚。其脉象弦硬而大，知其果系脑部充血，治以建瓴汤，将赭石改用一两，连服十余剂，觉头部清爽，口眼之歪斜亦愈，惟脉象仍未复常。复至西人医院以表测脉，西医谓较前低二十余度，然仍非无病之脉也。后晤面向愚述之，劝其仍须多多服药，必服至脉平象和，方可停服。彼觉病愈，不以介意。后四阅月未尝服药。继因有事出门，劳碌数旬，甫归后又连次劳累，一旦忽眩仆于地而亡。观此二案，知用此方以治脑充血者，必服至脉象平和，毫无弦硬之意，而后始可停止也。

友人朱钵文，滦州博雅士也，未尝业医而实精于医。尝告愚曰："脑充血证，宜于引血下行药中加破血之药以治之。"愚闻斯言，恍有悟会。如目疾其疼连脑者，多系脑部充血所致，至眼科家恒用大黄以泻其热，其脑与目即不疼，此无他，服大黄后脑充血之病即愈故也。夫大黄非降血兼能破血最有力之药乎？由斯知凡脑充血证其身体脉象壮实者，初服建瓴汤一两剂时，可酌加大黄数钱；其身形脉象不甚壮实者，若桃仁、丹参诸药，亦可酌加于建瓴汤中也。

至唐宋以来名此证为中风者，亦非无因。尝征以平素临证实验，知脑充血证恒因病根已伏于内，继又风束外表，内生燥热，遂以激动其病根，而猝发于一旦。是以愚临此证，见有夹杂外感之热者，恒于建瓴汤中加生石膏一两；或两三日后见有阳明大热、脉象洪实者，又恒治以白虎汤或白虎加人参汤，以清外感之热，而后治其脑充血 证。此愚生平之阅历所得，而非为唐宋以来之医家讳过也。然究之此等证，谓其为中风兼脑充血则可，若但名为中风仍不可也。迨至刘河间出，谓此证非外袭之风，乃内生之风，实因五志过极，动火而猝中。大法以白虎汤、三黄汤沃之，所以治实火也；以逍遥散疏之，所以治郁火也；以通圣散、凉膈散双解之，所以治表里之邪火也；以六味汤滋之，所以壮水之源以制阳光也；以八味 丸引之，所谓从治之法，引火归原也；又用地黄饮子治舌喑不能言，足废不能行。此等议论，似高于从前误认脑充血为中风者一筹。盖脑充血证之起点，多由于肝气、肝火妄动。肝属木能生风，名之为内中风，亦颇近理。然因未悟《内经》所谓血之与气并走于上之旨，是以所用之方，未能丝丝入扣，与病证吻合也。至其所载方中有防风、柴胡、桂、附诸品，尤为此证之禁药。

又《金匮》有风引汤，除热瘫痫。夫瘫既以热名，明其病因热而得也。其证原似脑充血也。方用石药六味，多系寒凉之品，虽有干姜、桂枝之辛热，而与大黄、石膏、寒水石、滑石并用，药性混合，仍以凉论（细按之，桂枝、干姜究不宜用）。且诸石性皆下沉，大黄性尤下降，原能引逆上之血使之下行。又有龙骨、牡蛎与紫石英同用，善敛冲气，与桂枝同用，善平肝气。肝冲之气不上干，则血之上充者自能徐徐下降也。且其方虽名风引，而未尝用祛风之药，其不以热瘫痫为中风明矣。特后世不明方中之意，多将其方误解耳。拙拟之建瓴汤，重用赭石、龙骨、牡蛎，且有加石膏之时，实窃师风引汤之义也（风引汤方下之文甚简，似非仲景笔墨，故方书多有疑此系后世加入者，故方中之药品不纯）。

## 论脑贫血治法（附脑髓空治法）

脑贫血者，其脑中血液不足，与脑充血之病正相反也。其人常觉头重目眩、精神昏愦，或面黄唇白，或呼吸短气，或心中怔忡，其头与目或间有作疼之时，然不若脑充血者之胀疼，似因有收缩之感觉而作疼。其剧者亦可猝然昏仆，肢体颓废或偏枯。其脉象微弱，或至数兼迟。西人但谓脑中血少，不能荣养脑筋，以致脑失其司知觉、司运动之机能。然此证但用补血之品，必不能愈。《内经》则谓"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此二语实能发

明脑贫血之原因，并已发明脑贫血之治法。盖血生于心、上输于脑（心有四血脉管通脑）。然血不能自输于脑也。《内经》之论宗气也，谓宗气积于胸中，以贯心脉，而行呼吸，由此知胸中宗气，不但为呼吸之中枢，而由心输脑之血脉管亦以之为中枢。今合《内经》两处之文参之，知所谓上气者，即宗气上升之气也，所谓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者，即宗气不能贯心脉以助之上升，则脑中气血皆不足也。然血有形而气无形，西人论病皆从实验而得，故言血而不言气也。因此知脑贫血治法固当滋补其血，尤当峻补其胸中宗气，以助其血上行。持此以论古方，则补血汤重用黄芪以补气，少用当归以补血者，可为治脑贫血之的方矣。今录其方于下，并详论其随证宜加之药品。

生箭芪一两，当归三钱。呼吸短气者，加柴胡、桔梗各二钱；不受温补者，加生地、玄参各四钱；素畏寒凉者，加熟地六钱，干姜三钱；胸有寒饮者，加干姜三钱，广陈皮二钱。

按：《内经》"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二语，非但据理想象也，更可实征诸囟门未合之小儿。《灵枢·五味篇》谓"大气搏于胸中，赖谷气以养之，谷不入半日则气衰，一日则气少"。大气即宗气也（理详首卷大气诠中）。观小儿慢惊风证，脾胃虚寒，饮食不化，其宗气之衰可知；更兼以吐泻频频，虚极风动，其宗气不能助血上升以灌注于脑更可知，是以小儿得此证者，其囟门无不塌陷，此非"上气不足，头为之不满"之明征乎？时贤王勉能氏谓"小儿慢惊风证，其脾胃虚寒，气血不能上朝脑中，既有贫血之病，又兼寒饮填胸，其阴寒之气上冲脑部，激动其脑髓神经，故发痫痉"，实为通论。

又方书谓真阴寒头疼证，半日即足损命，究之此证实兼因宗气虚寒，不能助血上升，以致脑中贫血乏气，不能御寒，或更因宗气虚寒之极而下陷，呼吸可至顿停，故至危险也（理亦参观大气诠自明）。审斯，知欲治此证，拙拟回阳升陷汤（方在三期第四卷处方编中），系生箭芪八钱，干姜、当归各四钱，桂枝尖三钱，甘草一钱）可为治此证的方矣。若细审其无甚剧之实寒者，宜将干姜减半，或不用亦可。

又《内经》论人身有四海，而脑为髓海。人之色欲过度者，其脑髓必空，是以内炼家有还精补脑之说，此人之所共知也。人之脑髓空者，其人亦必头重目眩，甚或猝然昏厥，知觉运动俱废，因脑髓之质原为神经之本源也。其证实较脑贫血尤为紧要。治之者，宜用峻补肾经之剂，加鹿角胶以通督脉。督脉者何？即脊梁中之脊髓袋，上通于脑，下通命门，更由连命门之脂膜而通于胞室，为副肾脏，即为肾脏化精之处（论肾须取广义，命门、胞室皆为副肾，西人近时亦知此理，观本书首篇论中可知）。鹿角生脑后督脉上，故善通督脉。患此证者果能清心寡欲，按此服药不辍，还精补脑之功自能收效于数旬中也。

## 论脑贫血痿废治法答内政部长杨阶三先生

（附：千额汤、补脑振痿汤）

详观本案，病系肢体痿废，而其病因实由于脑部贫血也。按生理之实验，人之全体运动皆脑髓神经司之，虽西人之说，而洵可确信。是以西人对于痿废之证皆责之于脑部。而实有脑部充血与脑部贫血之殊。盖脑髓神经原借血为濡润者也，而所需之血多少尤以适宜为贵。彼脑充血者，血之注于脑者过多，力能排挤其脑髓神经，俾失所司。至脑贫血者，血之注于脑者过少，无以养其脑髓神经，其脑髓神经亦恒至失其所司。至于脑中之所以贫血，不可专责诸血也，愚尝读《内经》而悟其理矣。

《内经》谓："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耳为之苦鸣，头为之倾，目为之眩。"夫脑不满者，血少也。因脑不满而贫血，则耳鸣、头目倾眩即连带而来，其剧者能使肢体痿废不言可知。是西人脑贫血可致痿废之说原与《内经》相符也。然西医论痿废之由，知因脑中贫血，而《内经》更推脑中贫血之由，知因上气不足。夫上气者何，胸中大气也（亦名宗气）。其气能主宰全身，斡旋脑部，流通血脉。彼脑充血者，因肝胃气逆，挟血上冲，原于此气无关；至脑贫血者，实因胸中大气虚损，不能助血上升也。是以欲治此证者，当以补气之药为主，以养血之药为辅，而以通活经络之药为使也。爰本此义拟方于下。

干颓汤　治肢体痿废，或偏枯，脉象极微细无力者。

生箭芪五两　当归一两　甘枸杞果一两　净杭萸肉一两　生明乳香三钱　生明没药三钱　真鹿角胶六钱（捣碎）

先将黄芪煎十余沸，去渣；再将当归、枸杞、萸肉、乳香、没药入汤同煎十余沸，去渣，入鹿角胶末融化，取汤两大盅，分两次温饮下。

方中之义，重用黄芪以升补胸中大气，且能助气上升，上达脑中，而血液亦即可随气上注，惟其副作用能外透肌表，具有宣散之性，去渣重煎，则其宣散之性减，专于补气升气矣。当归为生血之主药，与黄芪并用，古名补血汤，因气旺血自易生，而黄芪得当归之濡润，又不至燥热也。萸肉性善补肝，枸杞性善补肾，肝肾充足，元气必然壮旺。元气者胸中大气之根也（元气为祖气，大气为宗气，先祖而后宗，故宗气以元气为根，一先天一后天也），且肝肾充足则自脊上达之督脉必然流通，督脉者又脑髓神经之根也。且二药皆汁浆稠润，又善赞助当归生血也。用乳香、没药者，因二药善开血痹，血痹开则痿废者久瘀之经络自流通矣。用鹿角胶者，诚以脑既贫血，其脑髓亦必空虚，鹿之角在顶，为督脉之所发生，是以其所熬之胶善补脑髓，脑髓足则脑中贫血之病自易愈也。此方服数十剂后，身体渐渐强壮，而痿废仍不愈者，可继服后方。

补脑振痿汤　治肢体痿废偏枯，脉象极微细无力，服药久不愈者。

生箭芪二两　当归八钱　龙眼肉八钱　杭萸肉五钱　胡桃肉五钱　廑虫（大者）三枚　地龙（去净土）三钱　生乳香三钱　生没药三钱　鹿角胶六钱　制马钱子末三分

共药十一味，将前九味煎汤两盅半，去渣，将鹿角胶入汤内融化，分两次送服制马钱子末一分五厘。

此方于前方之药独少枸杞，因胡桃肉可代枸杞补肾，且有强健筋骨之效也。又尝阅《沪滨医报》，谓脑中血管及神经之断者，地龙能续之。愚则谓必辅以廑虫，方有此效。盖蚯蚓（即地龙）善引，廑虫善接（断之能自接），二药并用能将血管神经之断者引而接之，是以方中又加此二味也。加制马钱子者，以其能自动神经使灵活也。此方与前方若服之觉热者，皆可酌加天花粉、天冬各数钱。制马钱子法详三期七卷振颓丸下。

## 附　　案

天津特别三区三号路于遇顺，年过四旬，自觉呼吸不顺，胸中满闷，言语动作皆渐觉不利，头目昏沉，时作眩晕。延医治疗，投以开胸理气之品，则四肢遽然痿废。再延他医，改用补剂而仍兼用开气之品，服后痿废加剧，言语竟不能发声。愚诊视其脉象沉微，右部尤不任循按，知其胸中大气及中焦脾胃之气皆虚陷也。于斯投以拙拟升陷汤（在第一卷大气诠内）加白术、当归各三钱。服两剂，诸病似皆稍愈，而脉象仍如旧。因将芪、术、当归、知母各加倍，升麻改用钱半，又加党参、天冬各六钱，连服三剂，口可出声而仍不能言，肢体稍能运动而不能步履，脉象较前有起色似堪循按。因但将黄芪加重至四两，又加天花粉八钱，先用水六大盅将黄芪煎透去渣，再入他药，煎取清汤两大盅，分两次服下，又连服三剂，勉强可作言语，然恒不成句，人扶之可以移步。遂改用干颓汤，惟黄芪仍用四两，服过十剂，脉搏又较前有力，步履虽仍需人，而起卧可自如矣，言语亦稍能达意，其说不真之句，间可执笔写出，从前之头目昏沉眩晕者，至斯亦见轻。俾继服补脑振痿汤，嘱其若服之顺利，可多多服之，当有脱然全愈之一日也。按：此证其胸满闷之时，正因其呼吸不顺也，其呼吸之所以不顺，因胸中大气及中焦脾胃之气皆虚而下陷也。医者竟投以开破之药，是以病遽加重。至再延他医，所用之药补多开少，而又加重者，因气分当虚极之时，补气之药难为功，破气之药易生弊也。愚向治大气下陷证，病人恒自觉满闷，其实非满闷，实短气也，临证者细细考究，庶无差误。

## 论心病治法

心者，血脉循环之枢机也。心房（注：应为“心室”）一动则周身之脉一动，是以心机亢

进，脉象即大而有力，或脉搏更甚数；心脏麻痹，脉象即细而无力，或脉搏更甚迟。是脉不得其平，大抵由心机亢进与心脏麻痹而来也。于以知心之病虽多端，实可分心机亢进、心脏麻痹为二大纲。

今试先论心机亢进之病，有因外感之热炽盛于阳明胃府之中，上蒸心脏，致心机亢进者，其脉象洪而有力，或脉搏加数。可用大剂白虎汤以清其胃；或更兼肠有燥粪、大便不通者，酌用大、小承气汤以涤其肠，则热由下泻，心机之亢进者自得其平矣。

有下焦阴分虚损，不能与上焦阳分相维系，其心中之君火恒至浮越妄动，以致心机亢进者，其人常苦眩晕或头疼、目胀、耳鸣，其脉象上盛下虚，或摇摇无根，至数加数。宜治以加味左归饮。方用大熟地、大生地、生怀山药各六钱，甘枸杞、怀牛膝、生龙骨、生牡蛎各五钱，净萸肉三钱，云苓片一钱。此壮水之源以制浮游之火，心机之亢者自归于和平矣。

有心体之阳素旺，其胃腑又积有实热，复上升以助之，以致心机亢进者，其人脉虽有力，而脉搏不数，五心恒作灼热。宜治以咸寒之品（《内经》谓热淫于内治以咸寒），若朴硝、太阴玄精石及西药硫苦皆为对证之药（每服少许，日服三次久久自愈）。盖心体属火，味之咸者属水，投以咸寒之品，是以寒胜热、水胜火也。

又人之元神藏于脑，人之识神发于心。识神者思虑之神也，人常思虑其心必多热，以人之神明属阳，思虑多者其神之阳常常由心发露，遂致心机因热亢进，其人恒多迷惑。其脉多现滑实之象，因其思虑所生之热恒与痰涎互相胶漆，是以其脉滑而有力也。可用大承气汤（厚朴宜少用），以清热降痰；再加赭石（生赭石两半轧细同煎）、甘遂（甘遂一钱研细调药汤中服）以助其清热降痰之力。药性虽近猛烈，实能稳建奇功，而屡试屡效也。

又有心机亢进之甚者，其鼓血上行之力甚大，能使脑部之血管至于破裂，《内经》所谓血之与气并走于上之大厥也，亦即西人所谓脑充血之险证也。推此证之原因，实由肝木之气过升，肺金之气又失于肃降，则金不制木，肝木之横恣遂上干心脏，以致心机亢进。若更兼冲气上冲，其脉象之弦硬有力更迥异乎寻常矣。当此证之初露朕兆时，必先脑中作疼，或间觉眩晕，或微觉半身不利，或肢体有麻木之处。宜思虑预防，当治以清肺、镇肝、敛冲之剂，更重用引血下行之药辅之，连服十余剂或数十剂，其脉象渐变柔和，自无意外之患。向因此证方书无相当之治法，曾拟得建瓴汤一方，屡次用之皆效。即不能治之于预，其人忽然昏倒，须臾能自苏醒者，大抵脑中血管未甚破裂，急服此汤，皆可保其性命。连服数剂，其头之疼才可以全愈，即脑中血管不复充血，其从前少有破裂之处亦可自愈，而其肢体之痿废者亦可徐徐见效。方载本卷前篇论中，原用铁锈水煎药，若刮取铁锈数钱，或多至两许，与药同煎服更佳。

有非心机亢进而有若心机亢进者，怔忡之证是也。心之本体原长发动以运行血脉，然无病之人初不觉其动也，惟患怔忡者则时觉心中跳动不安。盖人心中之神明原以心中之气血为凭依，有时其气血过于虚损，致神明失其凭依，虽心机之动照常，原分毫未尝亢进，而神明恒若不任其震撼者，此其脉象多微细，或脉搏兼数。宜用山萸肉、酸枣仁、怀山药诸药品以保合其气；龙眼肉、熟地黄、柏子仁诸药以滋养其血；更宜用生龙骨、牡蛎、朱砂（研细送服）诸药以镇安其神明。气分虚甚者可加人参；其血分虚而且热者可加生地黄。

有因心体肿胀，或有瘀滞，其心房之门户变为窄小，血之出入致有激荡之力，而心遂因之觉动者，此似心机亢进而亦非心机亢进也。其脉恒为涩象，或更兼迟。宜治以拙拟活络效灵丹（方载三期第四卷，系当归、丹参、乳香、没药各五钱）加生怀山药、龙眼肉各一两，共煎汤服。或用节菖蒲三两，远志二两，共为细末，每服二钱，红糖冲水送下，日服三次，久当自愈。因菖蒲善开心窍，远志善化瘀滞（因其含有稀盐酸），且二药并用实善调补心脏，而送以红糖水者，亦所以助其血脉流通也。

至心脏麻痹之原因，亦有多端，治法亦因之各异。如伤寒温病之白虎汤证，其脉皆洪大有力也；若不即时投以白虎汤，脉洪大有力之极，又可渐变为细小无力，此乃由心机亢进而转为心脏麻痹。病候至此，极为危险。宜急投以大剂白虎加人参汤，将方中人参加倍，煎汤一大碗，分数次温饮下，使药力相继不断，一日连服二剂，庶可挽回，若服药后仍无效，宜用西药斯独落仿斯丁几四瓦，分六次调温开水服之，每两点钟服一次。服至五六次，其脉渐起，热渐退，可保无虞矣。盖外感之热，传入阳明，其热实脉虚者，原宜治以白虎加人参汤（是以伤寒汗吐下后用白虎汤时皆加人参），然其脉非由实转虚也，至其脉由实转虚，是其心脏为热所伤而麻痹，已成坏证，故用白虎加人参汤时宜将人参加倍，助其心脉之跳动，即可愈其心脏之麻痹也。至西药斯独落仿斯实为强壮心脏之良药，原为实芰答里斯之代用品，其性不但能强心脏，且善治脏腑炎证，凡实芰答里斯所主之证皆能治之，而其性又和平易用，以治心脏之因热麻痹者，诚为至良之药。

有心脏本体之阳薄弱，更兼胃中积有寒饮溢于膈上，凌逼心脏之阳，不能用事，其心脏渐欲麻痹，脉象异常微细，脉搏异常迟缓者，宜治以拙拟理饮汤（方载三期第三卷，系干姜五钱，于白术四钱，桂枝尖、茯苓片、炙甘草各二钱，生杭芍、广橘红、川厚朴各钱半。病剧者加黄芪三钱），连服十余剂，寒饮消除净尽，心脏之阳自复其初，脉之微弱迟缓者亦自复其常矣（此证间有心中觉热，或周身发热。或耳鸣欲聋种种反应象，须兼看理饮汤后所载愈治案，临证诊断自无差误）。

有心脏为传染之毒菌充塞以至于麻痹者，霍乱证之六脉皆闭者是也。治此证者，宜治其心脏之麻痹，更宜治其心脏之所以麻痹，则兴奋心脏之药，自当与扫除毒菌之药并用，如拙拟之急救回生丹、卫生防疫宝丹是也（二方皆载于第六卷论霍乱治法篇中）。此二方中用樟脑所升之冰片，是兴奋心脏以除其麻痹也。二方中皆有朱砂、薄荷冰，是扫除毒菌以治心脏之所以麻痹也。是以无论霍乱之因凉因热，投之皆可奏效也（急救回生丹药性微凉以治因热之霍乱尤效，至卫生防疫宝丹其性温用凉，无论病因凉热用之皆有捷效）。

有心中神明不得宁静，有若失其凭依，而常惊悸者，此其现象若与心脏麻痹相反，若投以西药麻醉之品如臭剥、抱水诸药，亦可取效于一时，而究其原因，实亦由心体虚弱所致，惟投以强心之剂，乃为根本之治法。当细审其脉，若数而兼滑者，当系心血虚而兼热，宜用龙眼肉、熟地黄诸药补其虚，生地黄、玄参诸药泻其热，再用生龙骨、牡蛎以保合其神明，镇靖其魂魄，其惊悸自除矣。其脉微弱无力者，当系心气虚而莫支，宜用参、术、芪诸药以补其气，兼用生地黄、玄参诸滋阴药以防其因补生热，更用酸枣仁、山萸肉以凝固其神明、收敛其气化，其治法与前条脉弱怔忡者大略相同。特脉弱怔忡者，心机之发动尤能照常，而此则发动力微，而心之本体又不时颤动，犹人之力小任重而身颤也，其心脏弱似较怔忡者尤甚矣。

有其惊悸恒发于夜间，每当交睫甫睡之时，其心中即惊悸而醒，此多因心下停有痰饮。心脏属火，痰饮属水，火畏水迫，故作惊悸也。宜清痰之药与养心之药并用。方用二陈汤加当归、菖蒲、远志，煎汤送服朱砂细末三分。有热者加玄参数钱。自能安枕稳睡而无惊悸矣。

## 论肺病治法（附清金二妙丹、三妙丹）

肺病西人名为都比迦力，谓肺脏生有坚粒如砂，久则溃烂相连，即东人所谓肺结核，方书所谓肺痈也。盖中医不能剖解，当其初结核时，实无从考验，迨至三期之时，所结之核已溃烂相连，至于咳吐脓血，乃始知为肺上生痈。岂知肺胞之上焉能生红肿高大之痈，不过为肺体之溃烂而已。然肺病至于肺体溃烂，西人早诿为不治，而古方书各有治法，用之亦恒获效，其故何哉？盖以西人之治病，惟治局部，但知理其标，而不知清其本，本既不清，标亦终归不治耳。愚临证四十余年，治愈肺病甚伙，即西人诿为不治者，亦恒随手奏

效，此无他，亦惟详审病因，而务为探本穷源之治法耳。故今者论治肺病，不以西人之三期立论，而以病因立论，爰细列其条目于下。

肺病之因，有内伤、外感之殊。然无论内伤、外感，大抵皆有发热之证，而后酿成肺病。诚以肺为娇脏，且属金，最畏火刑故也。有如肺主皮毛，外感风邪，有时自皮毛袭入肺脏，阻塞气化，即暗生内热；而皮毛为风邪所束，不能由皮毛排出碳气，则肺中不但生热，而且酿毒，肺病即由此起点。其初起之时，或时时咳嗽，吐痰多有水泡，或周身多有疼处，舌有白苔，或时觉心中发热，其脉象恒浮而有力。可先用西药阿斯必林一瓦，白糖冲水送下，俾周身得汗，继用玄参、天花粉各五钱，金银花、川贝母各三钱，硼砂八分（研细分两次送服），粉甘草细末三钱（分两次送服），煎汤服。再每日用阿斯必林一瓦，分三次服，白糖水送下，勿令出汗，此三次中或一次微有汗者亦佳。如此服数日，热不退者，可于汤药中加生石膏七八钱；若不用石膏，或用汤药送服西药安知歇貌林半瓦亦可。

若此时不治，病寖加剧，吐痰色白而粘，或带腥臭，此时亦可先用阿斯必林汗之。然恐其身体虚弱，不堪发汗，宜用生怀山药一两或七八钱煮作茶汤，送服阿斯必林半瓦，俾服后微似有汗即可。仍用前汤药送服粉甘草细末、三七细末各一钱，煎渣时再送服二药如前。仍兼用阿斯必林三分瓦之一（合中量八厘八毫），白糖冲水送下，或生怀山药细末四五钱煮茶汤送下，日两次。其嗽不止者，可用山药所煮茶汤送服川贝细末三钱；或用西药几阿苏四瓦，薄荷冰半瓦，调以粉甘草细末，以适可为丸为度（几阿苏是稀树脂，掺以甘草末始可为丸），为丸桐子大，每服三丸，日再服，此药不但能止嗽，且善治肺结核（薄荷冰味宜辛凉，若其味但辛辣而不凉者，可用好朱砂钱半代之）。至阿斯必林，亦善治肺结核，而兼能发汗，且能使脉之数者变为和缓，是以愚喜用之，惟其人常自出汗者不宜服耳。至山药之性亦最善养肺，以其含蛋白质甚多也，然忌炒，炒之则枯其蛋白质矣，煮作茶汤，其味微酸，欲其适口可少调以白糖，或柿霜皆可。若不欲吃茶汤者，可用生山药片，将其分量加倍，煮取清汤，以代茶汤饮之。

若当此时不治，以后病又加剧，时时咳吐脓血，此肺病已至三期，非寻常药饵所能疗矣。必用中药极贵重之品，若徐灵胎所谓用清凉之药以清其火，滋润之药以养其血，滑降之药以祛其痰，芳香之药以通其气，更以珠黄之药解其毒，金石之药填其空，兼数法而行之，屡试必效。又邑中曾钧堂孝廉，精医术，尝告愚曰："治肺痈惟林屋山人《证治全生集》中犀黄丸最效，余用之数十年，治愈肺痈甚多。"后愚至奉天，遇肺痈咳吐脓血服他药不愈者，俾于服汤药之外兼服犀黄丸，果如曾君所言，效验异常。三期第二卷清凉华盖饮后有案，可参观。至所服汤药，宜用前方加牛蒡子、瓜蒌仁各数钱以泻其脓，再送服三七细末二钱以止其血。至于犀黄丸配制及服法，皆按原书，兹不赘。

有外感伏邪伏膈膜之下，久而入胃，其热上熏肺脏，以致成肺病者，其咳嗽吐痰始则稠粘，继则腥臭，其舌苔或白而微黄，其心中燥热，头目昏眩，脉象滑实，多右胜于左。宜用生石膏一两，玄参、花粉、生怀山药各六钱，知母、牛蒡子各三钱，煎汤送服甘草、三七细末如前。再用阿斯必林三分瓦之一，白糖水送服，日两次。若其热不退，其大便不滑泻者，石膏可以加重。曾治奉天大西边门南徐姓叟肺病，其脉弦长有力，迥异寻常，每剂药中用生石膏四两，连服数剂，脉始柔和，由斯观之，药以胜病为准，其分量轻重，不可预为限量也。若其脉虽有力而至数数者，可于前方中石膏改为两半，知母改为六钱，再加潞党参四钱。盖脉数者其阴分必虚，石膏、知母诸药虽能退热，而滋阴仍非所长，辅之以参，是仿白虎加人参汤之义，以滋其真阴不足（凉润之药得人参则能滋真阴），而脉之数者可变为和缓也。若已咳嗽吐脓血者，亦宜于服汤药外兼服犀黄丸。

至于肺病由于内伤，亦非一致。有因脾胃伤损，饮食减少，土虚不能生金，致成肺病者。盖脾胃虚损之人，多因肝木横恣，侮克脾土，致胃中饮食不化精液，转多化痰涎，溢于膈上，粘滞肺叶作咳嗽，久则伤肺，此定理也。且饮食少则虚热易生，肝中所寄之相火，因

肝木横恣，更挟虚热而刑肺，于斯上焦恒觉烦热，吐痰始则粘滞，继则腥臭，胁下时或作疼，其脉弦而有力，或弦而兼数，重按不实。方用生怀山药一两，玄参、沙参、生杭芍、柏子仁炒不去油各四钱，金银花二钱，煎汤送服三七细末一钱，西药百布圣（注：即蛋白酶）二瓦。汤药煎渣时，亦如此送服。若至咳吐脓血，亦宜服此方，兼服犀黄丸。或因服犀黄丸，减去三七亦可。至百布圣，则不可减去，以其大有助脾胃消化之力也。然亦不必与汤药同时服，每于饭后迟一句钟服之更佳。

有因肾阴亏损而致成肺病者。盖肾与肺为子母之脏，子虚必吸母之气化以自救，肺之气化即暗耗；且肾为水脏，水虚不能镇火，火必妄动而刑金。其人日晚潮热，咳嗽，懒食，或干咳无痰，或吐痰腥臭，或兼喘促，其脉细数无力。方用生山药一两，大熟地、甘枸杞、柏子仁各五钱，玄参、沙参各四钱，金银花、川贝各三钱，煎汤送服甘草、三七细末如前。若咳吐脓血者，去熟地，加牛蒡子、蒌仁各三钱，亦宜兼服犀黄丸。若服药后脉之数者不能渐缓，亦可兼服阿斯必林，日两次，每次三分瓦之一。盖阿斯必林之性既善治肺结核，尤善退热，无论虚热实热，其脉象数者服之，可使其至数渐缓。然实热服之，汗出则热退，故可服至一瓦。若虚热，不宜出汗，但可解肌，服后或无汗，或微似有汗，方能退热，故一瓦必须分三次服。若其人多汗者，无论虚热实热，皆分毫不宜用。若其人每日出汗者，无论其病因为内伤、外感，虚热、实热，皆宜于所服汤药中加生龙骨、生牡蛎、净山萸肉各数钱，或研服好朱砂五分，亦可止汗，盖以汗为心液，朱砂能凉心血，故能止汗也。

有其人素患吐血、衄血，阴血伤损，多生内热；或医者用药失宜，强止其血，俾血瘀经络亦久而生热，以致成肺病者。其人必心中发闷发热，或有疼时，厌于饮食，咳嗽短气，吐痰腥臭，其脉弦硬，或弦而兼数。方用生怀山药一两，玄参、天冬各五钱，当归、生杭芍、乳香、没药各三钱，远志、甘草、生桃仁（桃仁无毒，宜带皮生用，因其皮红能活血也。然须明辨其果为桃仁，不可误用带皮杏仁）各二钱，煎汤送服三七细末钱半，煎渣时亦送服钱半。盖三七之性，不但善止血，且善化瘀血也。若咳吐脓血者，亦宜于服汤药之外兼服犀黄丸。

此论甫拟成，法库门生万泽东见之，谓此论固佳，然《衷中参西录》三期肺病门，师所拟之清金益气汤、清金解毒汤二方尤佳，何以未载？愚曰："二方皆有黄芪，东省之人多气盛，上焦有热，于黄芪恒不相宜，是以未载。"泽东谓："若其人久服蒌仁、杏仁、苏子、橘红诸药以降气利痰止嗽，致肺气虚弱，脉象无力者，生常投以清金益气汤，若兼吐痰腥臭者，投以清金解毒汤，均能随手奏效。盖东省之人虽多不宜用黄芪，而经人误治之证，又恒有宜用黄芪者，然宜生用，炙用则不相宜耳。"愚闻泽东之言，自知疏漏，爰将两方详录于下以备治肺病者之采用。

清金益气汤　治肺脏虚损，烦羸少气，劳热咳嗽，肺痿失音，频吐痰涎，一切肺金虚损之病，但服润肺宁嗽之药不效者。方用生地黄五钱，生黄芪、知母、粉甘草、玄参、沙参、牛蒡子各三钱，川贝二钱。

清金解毒汤　治肺脏结核，寝至损烂，咳吐脓血，脉象虚弱者。方用生黄芪、生滴乳香、生明没药、粉甘草、知母、玄参、沙参、牛蒡子各三钱，川贝细末、三七细末各二钱（二末和匀分两次另送服）。若其脉象不虚者，宜去黄芪，加金银花三四钱。

或问：桔梗能引诸药入肺，是以《金匮》治肺痈有桔梗汤，此论肺病诸方何以皆不用桔梗？答曰：桔梗原提气上行之药，肺病者多苦咳逆上气，恒与桔梗不相宜，故未敢加入方中。若其人虽肺病而不咳逆上气者，亦不妨斟酌用之。

或问：方书治肺痈，恒于其将成未成之际，用皂荚丸或葶苈大枣汤泻之，将肺中之恶浊泻去，而后易于调治。二方出自《金匮》，想皆为治肺良方。此论中皆未言及，岂其方不可采用乎？答曰：二方之药性近猛烈，今之肺病者多虚弱，是以不敢轻用。且二方泻肺，治肺实作喘原是正治，至泻去恶浊痰涎，以防肺中腐烂，原是兼治之证。其人果肺实作喘

且不虚弱者，葶苈大枣汤愚曾用过数次，均能随手奏效。皂荚丸实未尝用，因皂荚性热，与肺病之热者不宜也。至欲以泻浊防腐，似不必用此猛烈之品，若拙拟方中之硼砂、三七及乳香、没药，皆化腐生新之妙品也。况硼砂善治痰厥，曾治痰厥半日不醒，用硼砂四钱，水煮化灌下，吐出稠痰而愈；由斯知硼砂开痰泻肺之力，固不让皂荚、葶苈也。所可贵者，泻肺脏之实，即以清肺金之热，润肺金之燥，解肺金之毒（清热润燥解毒皆硼砂所长）；人但知口中腐烂者漱以硼砂则愈（冰硼散善治口疮），而不知其治肺中之腐烂亦犹治口中之腐烂也。且拙制有安肺宁嗽丸，方用硼砂、嫩桑叶、儿茶、苏子、粉甘草各一两，共为细末，炼蜜为丸，三钱重，早晚各服一丸，治肺郁痰火作嗽，肺结核作嗽。在奉天医院用之数年，屡建奇效。此丸药中实亦硼砂之功居多也。

或问：古有单用甘草四两煎汤治肺痈者，今所用治肺病诸方中，其有甘草者皆为末送服，而不以之入煎者何也？答曰：甘草最善解毒泻热，然生用胜于熟用。因生用则其性平，且具有开通之力，拙著四期《衷中参西录》中甘草解，言之甚详。熟用则其性温，实多填补之力，故其解毒泻热之力，生胜于熟。夫炙之为熟，水煮之亦为熟，若入汤剂是仍煎熟用矣，不若为末服之之为愈也。且即为末服，又须审辨，盖甘草轧细颇难，若轧之不细，而用火炮焦再轧，而生变为熟矣。是以用甘草末者，又宜自监视轧之。再者，愚在奉时曾制有清金二妙丹，方用粉甘草细末二两，远志细末一两，和匀，每服钱半，治肺病劳嗽甚有效验。肺有热者，可于每二妙丹一两中加好朱砂细末二钱，名为清肺三妙丹。以治肺病结核咳嗽不止，亦极有效。然初服三四次时，宜少加阿斯必林，每次约加四分瓦之一，或五分瓦之一；若汗多，可无加也。

或问：西人谓肺病系杆形之毒菌传染，故治肺病以消除毒菌为要务，又谓呼吸之空气不新鲜易成肺病，故患此病者宜先移居新鲜空气之中，则病易愈。今论中皆未言及，其说岂皆无足取乎、答曰：西人之说原有可取。然数十人同居一处，或独有一人肺病，其余数十人皆不病，且即日与肺病者居，仍传染者少，而不传染者多，此又作何解也？古语云“木必先腐，而后虫生”，推之于人，何莫不然。为其人先有此病因，而后其病乃乘虚而入。愚为嫌西人之说肤浅，故作深一层论法，更研究深一层治法，且亦以西人之说皆印于人之脑中，无须重为表白也。矧右所用之药，若西药之几阿苏、阿斯必林、薄荷冰原可消除毒菌，即中药之朱砂及犀黄丸亦皆消除毒菌之要药，非于西说概无所取也。

## 治肺病便方

鲜白茅根去皮锉碎一大碗，用水两大碗煎两沸，候半点钟，视其茅根不沉水底，再煎至微沸，候须臾茅根皆沉水底，去渣，徐徐当茶温饮之。

鲜小蓟根二两，锉细，煮两三沸，徐徐当茶温饮之，能愈肺病吐脓血者。

白莲藕一斤，切细丝，煮取浓汁一大碗，再用柿霜一两融化其中，徐徐温饮之。以上寻常土物，用之皆能清减肺病。恒有单用一方，浃辰之间即能治愈肺病者。三期第二卷有将鲜茅根、鲜小蓟根、鲜藕共切碎煮汁饮之，名为三鲜饮，以治因热吐血者甚效，而以治肺病亦有效。若再调以柿霜更佳。

三期第六卷载有宁嗽定喘饮，方用生怀山药两半，煮汤一大碗，再调入甘蔗自然汁一两，酸石榴自然汁五钱，生鸡子黄三个，徐徐饮下，治寒温病阳明大热已退，其人或素虚，或在老年，至此益形怯弱，或喘，或嗽，痰涎壅盛，气息似不足者，此亦寻常服食之物。若去方中鸡子黄，加荸荠自然汁一两，调匀，徐徐温服，亦治肺病之妙品也，而肺病之咳而兼喘者服之尤宜。

又北沙参细末，每日用豆腐浆送服二钱，上焦发热者送服三钱，善治肺病及肺劳喘嗽。

又西药有橄榄油，性善清肺，其味香美，肺病者可以之代香油，或滴七八滴于水中服之亦佳。

饮食宜淡泊，不可过食炮炙、厚味及过咸之物，宜多食菜蔬，莲藕、鲜笋、白菜、菜菔、冬瓜。果品若西瓜、梨、桑椹、苹果、荸荠、甘蔗皆宜。不宜桃、杏。忌烟、酒及一切辛辣之物。又忌一切变味，若糟鱼、松花蛋、卤虾油、酱豆腐、臭豆腐之类，亦不宜食。

养生家有口念呵、呼、呬、嘘、吹、嘻六字以却脏腑诸病者，肺病者若于服药之外兼用此法，则为益良多。其法当静坐时，或睡醒未起之候，将此六字每一字念六遍，其声极低小，惟己微闻，且念时宜蓄留其气，徐徐外出，愈缓愈好，每日行两三次，久久自有效验。盖道书有呼气为补之说，其理甚深，拙撰元气诠中发明甚详。西人有深长呼吸法，所以扩胸膈以舒肺气，此法似与深长呼吸法相近，且着意念此六字，则肺中碳气呼出者必多，肺病自有易愈之理也。

## 论肺劳喘嗽治法

肺劳之证，因肺中分支细管多有瘀滞，热时肺胞松容气化犹可宣通，故病则觉轻；冷时 肺胞紧缩其痰涎恒益杜塞，故病则加重。此乃肺部之痼疾，自古无必效之方。惟用曼陀萝熬膏，和以理肺诸药，则多能治愈。爰将其方详开于下。

曼陀萝正开花时，将其全株切碎，榨取原汁四两，入锅内熬至若稠米汤，再加入硼砂二两，熬至融化，再用远志细末、甘草细末各四两，生石膏细末六两，以所熬之膏和之，以适可为丸为度，分作小丸。每服钱半，若不效可多至二钱，白汤送下，一日两次。久服病可除根。若服之觉热者，石膏宜加重。

按：曼陀萝俗名洋金花，译西文者名为醉仙桃，因其大有麻醉之性也。株高三四尺许，叶大如掌，有有歧、无歧两种。开花如牵牛稍大，有红白二色，且其花有单层多层之分。结实大如核桃，有芒刺如包麻实，蒂有托盘如钱，中含细粒如麻仁。李时珍谓服之令人昏昏如醉，可作麻药。又谓熬水洗脱肛甚效，盖大有收敛之力也。入药者以花白且单层者为佳。然其麻醉之力甚大，曾见有以之煎汤饮之伤命者，慎勿多服。

肺脏具阖辟之机，其阖辟之机自如，自无肺劳病证。远志、硼砂最善化肺管之瘀，甘草末服，不经火炙、水煮，亦善宣通肺中气化，此所以助肺脏之辟也。曼陀萝膏大有收敛之力，此所以助肺脏之阖也。用石膏者，因曼陀萝之性甚热，石膏能解其热也。且远志、甘草、硼砂皆为养肺之品，能多生津液，融化痰涎，俾肺脏阖辟之机灵活无滞，则肺劳之喘嗽自愈也。

同庄张岛仙先生，邑之名孝廉也。其任东安教谕时，有门生患肺劳，先生教以念呵、呼、呬、嘘、吹、嘻，每字六遍，日两次，两月而肺劳愈。愚由此知此法可贵。养生家谓此六字可分主脏腑之病，愚则谓不必如此分析，总之不外呼气为补之理。因人念此六字皆徐徐呼气外出，其心肾可交也，心肾交久则元气壮旺，自能斡旋肺中气化，而肺痨可除矣。欲肺痨速愈者，正宜兼用此法。

## 读章太炎氏论肺病治法书后

读本志(《山西医学杂志》)二十一期，章太炎先生论肺炎治法，精微透彻，古今中外融会为一，洵为医学大家。其中有谓咳嗽发热，未见危候，数日身忽壮热，加以喘息，脉反微弱，直视撮空，丧其神守者，此肺虽胀满，而脉反更垮落，血痹不利，心脏将绝。西人治此证，用强心剂数服，神清喘止，其热渐退而愈，而未明言所用强心之剂，果为何药。按：此乃肺胀兼心痹之证，若用中药，拟用白虎加人参汤。白虎汤以治肺胀，加参以治心痹。若用西药，当用实芰答利斯及斯独落仿斯。二药皆为强心之药，而与他强心之药不同。盖凡强心之药，能助心之跳动有力，即能助心之跳动加速，独此二药又善治心机亢进，使脉之动速者转为和缓。又凡强心之药多热，而此二药能解热，故又善治肺炎。肺脏炎愈而喘胀自愈也。至于伤寒温病，热入阳明，脉象洪实，医者不知急用白虎汤或白虎加人参汤以解其热，迨至热极伤心，脉象由洪实而微弱，或兼数至七八至，神识昏愦者，急投以白虎加人参汤，再将方中人参加重，汤成后调入生鸡子黄数枚，此正治之法也。西医则治以

实芰答利斯及斯独落仿斯，亦为正治之法，而用之皆不易奏效，因其病至极危，心脏将绝也。拟将此中西之药并用，庶可挽回此至重之证也。然此犹虚为拟议，而未尝实验于临证。

【附录】实芰答利斯及斯独落仿斯用法　实芰答利斯叶之用量，一次服十分瓦之二（一瓦分为十分用其二分），若用其丁几（即酊剂，酒也），一次可服半瓦。斯独落仿斯丁几之用量，亦一次服半瓦，皆宜一日服三次。实芰答利斯之性稍烈于斯独落仿斯，若病轻可缓治者，可用斯独落仿斯为实芰答利斯之代用品。若病重宜急治者，可将二药按其原定分量作一剂并用，方能有效。斯独落仿斯不宜生用，其制品有斯独落仿斯精，其用量极少，不如用其丁几稳妥。

## 总论喘证治法

俗语云喘无善证，诚以喘证无论内伤外感，皆为紧要之证也。然欲究喘之病因，当先明呼吸之枢机何脏司之。喉为气管，内通于肺，人之所共知也，而吸气之入，实不仅入肺，并能入心、入肝、入冲任，以及于肾。何以言之？气管之正支入肺，其分支实下通于心，更透膈而下通于肝（观肺心肝一系相连可知），由肝而下更与冲任相连以通于肾。倘曰不然，何以妇人之妊子者，母呼而子亦呼，母吸而子亦吸乎？呼吸之气若不由气管分支通于肝，下及于冲任与肾，何以子之脐带其根蒂结于冲任之间，能以脐承母之呼吸之气，而随母呼吸乎？是知肺者发动呼吸之机关也。喘之为病，《本经》名为吐吸，因吸入之气内不能容，而速吐出也。其不容纳之故，有由于肺者，有由于肝肾者。试先以由于肝肾者言之：

肾主闭藏，亦主翕纳，原所以统摄下焦之气化，兼以翕纳呼吸之气，使之息息归根也。有时肾虚不能统摄其气化，致其气化膨胀于冲任之间，转挟冲气上冲，而为肾行气之肝木（方书谓肝行肾之气），至此不能疏通肾气下行，亦转随之上冲，是以吸入之气未受下焦之翕纳，而转受下焦之冲激，此乃喘之所由来，方书所谓肾虚不纳气也。当治以滋阴补肾之品，而佐以生肝血、镇肝气及镇冲、降逆之药。方用大怀熟地、生怀山药各一两，生杭芍、柏子仁、甘枸杞、净萸肉、生赭石细末各五钱，苏子、甘草各二钱。热多者可加玄参数钱。汗多者可加生龙骨、生牡蛎各数钱。

有肾虚不纳气，更兼元气虚甚，不能固摄，而欲上脱者，其喘逆之状恒较但肾虚者尤甚。宜于前方中去芍药、甘草，加野台参五钱，萸肉改用一两，赭石改用八钱。服一剂喘见轻，心中觉热者，可酌加天冬数钱。或用拙拟参赭镇气汤亦可（方载三期第二卷，系野台参，杭芍各四钱，生赭石、生龙骨、生牡蛎、净萸肉各六钱，生怀山药，生芡实各五钱，苏子二钱）。有因猝然暴怒，激动肝气、肝火，更挟冲气上冲，胃气上逆，迫挤肺之吸气不能下行作喘者，方用川楝子、生杭芍、生赭石细末各六钱，厚朴、法夏、乳香、没药、龙胆草、桂枝尖、苏子、甘草各二钱，磨取铁锈浓水煎服。以上三项作喘之病因，由于肝肾者也，而其脉象则有区别。阴虚不纳气者，脉多细数；阴虚更兼元气欲脱者，脉多上盛下虚；肝火、肝气挟冲气、胃气上冲者，脉多硬弦而长。审脉辨证，自无差误也。

至喘之由于肺者，因肺病不能容纳吸入之气。其证原有内伤、外感之殊。试先论肺不纳气之由于内伤者。一阖一辟，呼吸自然之机关也。至问其所以能呼吸者，固赖胸中大气（亦名宗气）为之斡旋，又赖肺叶具有活泼机能，以遂其阖辟之用。乃有时肺脏受病，肺叶之阖辟活泼者变为易阖难辟，而成紧缩之性。暑热之时其紧数稍缓，犹可不喘；一经寒凉，则喘立作矣。此肺劳之证，多发于寒凉之时也。宜用生怀山药轧细，每用两许煮作粥，调以蔗白糖，送服西药百布圣七八分。盖肺叶紧缩者，以其中津液减少，血脉凝滞也。有山药、蔗糖以润之（山药含蛋白质甚多故善润），百布圣以化之（百布圣为小猪小牛之胃液制成故善化），久当自愈。其有顽痰过盛者，可再用硼砂细末二分，与百布圣同送服。若外治，灸其肺腧穴亦有效，可与内治之方并用。若无西药百布圣处，可代以生鸡内金细末三分，其化痰之力较百布圣尤强。

有痰积胃中，更溢于膈上，浸入肺中，而作喘者。古人恒用葶苈大枣泻肺汤或十枣汤下之，此乃治标之方，究非探本穷源之治也。拙拟有理痰汤，载于三期每三卷（方系生芡实一两，清半夏四钱，黑脂麻三钱，柏子仁、生杭芍、茯苓片、陈皮各二钱）。连服十余剂，则此证之标本皆清矣。至方中之义，原方下论之甚详，兹不赘。若其充塞于胸膈胃府之间，不为痰而为饮，且为寒饮者（饮有寒热，热饮脉滑，其人多有神经病；寒饮脉弦细，概言饮为寒者非是），其人或有时喘，有时不喘，或感受寒凉病即反复者，此上焦之阳分虚也，宜治以《金匮》苓桂术甘汤，加干姜三钱，厚朴、陈皮各钱半，俾其药之热力能胜其寒，其饮自化而下行，从水道出矣。又有不但上焦之阳分甚虚，并其气分亦甚虚，致寒饮充塞于胸中作喘者，其脉不但弦细，且甚微弱，宜于前方中加生箭芪五钱，方中干姜改用五钱。壬戌秋，台湾医士严坤荣为其友问二十六七年寒饮结胸，时发大喘，极畏寒凉，曾为开去此方（方中生箭芪用一两，干姜用八钱，非极虚寒之证不可用此重剂）。连服十余剂全愈。方中所以重用黄芪者，以其能补益胸中大气，俾大气壮旺自能运化寒饮下行也。上所论三则，皆内伤喘证之由于肺者也。

至外感之喘证，大抵皆由于肺。而其治法，实因证而各有所宜。人身之外表卫气主之，卫气本于胸中大气，又因肺主皮毛，与肺脏亦有密切之关系。有时外表为风寒所束，卫气不能流通周身，以致胸中大气无所输泄，骤生膨胀之力，肺悬胸中，因受其排挤而作喘；又因肺与卫气关系密切，卫气郁而肺气必郁，亦可作喘。此《伤寒论》麻黄汤所主之证，多有兼喘者也。然用麻黄汤时，宜加知母数钱，汗后方无不解之虞。至温病亦有初得作喘者，宜治以薄荷叶、牛蒡子各三钱，生石膏细末六钱，甘草二钱，或用麻杏甘石汤方亦可，然石膏万勿煅用，而其分量又宜数倍于麻黄（石膏可用至一两，麻黄治此证多用不过二钱）。此二证之喘同而用药迥异者，因伤寒之脉浮紧，温病之脉洪滑也。

有外感之风寒内侵，与胸间之水气凝滞，上迫肺气作喘者，此《伤寒论》小青龙汤证也。当必效《金匮》之小青龙加石膏法，且必加生石膏至两许，用之方效。又此方加减定例，喘者去麻黄，加杏仁。而愚用此方治喘时，恒加杏仁，而仍用麻黄一钱；其脉甚虚者，又宜加野台参数钱。三期第五卷载有更定后世所用小青龙汤分量，可参观也。又第五卷中载有拙拟从龙汤方，治服小青龙汤后喘愈而仍反复者。方系用生龙骨、生牡蛎各一两，杭芍五钱，清半夏、苏子各四钱，牛蒡子三钱，热者酌加生石膏数钱，用之曾屡次奏效。上所论两则治外感作喘之大略也。

有其人素有劳疾喘嗽，少受外感即发，此乃内伤外感相并作喘之证也。宜治以拙拟加味越婢加半夏汤（方载三期五卷，系麻黄二钱，生怀山药、生石膏五钱，寸冬四钱，清半夏、牛蒡子、玄参各三钱，甘草钱半，大枣三枚，生姜三片）。因其内伤外感相并作喘，故所用之药亦内伤外感并用。

特是上所论之喘，其病因虽有内伤、外感，在肝肾、在肺之殊，约皆不能纳气而为吸气难，即《本经》所谓吐吸也。乃有其喘不觉吸气难而转觉呼气难者，其病因由于胸中大气虚而下陷，不能鼓动肺脏以行其呼吸，其人不得不努力呼吸以自救，其呼吸迫促之形状有似乎喘，而实与不纳气之喘有天渊之分。设或辨证不清，见其作喘，复投以降气纳气之药，则凶危立见矣。然欲辨此证不难也，盖不纳气之喘，其剧者必然肩息（肩上耸也）；大气下陷之喘，纵呼吸有声，必不肩息，而其肩益下垂。即此二证之脉论，亦迥不同。不纳气作喘者，其脉多数，或尺弱寸强；大气下陷之喘，其脉多迟而无力，尺脉或略胜于寸脉。察其状而审其脉，辨之固百不失一也。其治法当用拙拟升陷汤，以升补其胸中大气，其喘自愈。方载第一卷大气诠中，并详载其随证宜加之药。

有大气下陷作喘，又兼阴虚不纳气作喘者，其呼吸皆觉困难，益自强为呼吸而呈喘状，其脉象微弱无力，或脉搏略数，或背发紧而身心微有灼热。宜治以生怀山药一两，玄参、甘枸杞各六钱，生箭芪四钱，知母、桂枝尖各二钱，煎汤服。方中不用桔梗、升、柴者，

恐与阴虚不纳气有碍也，上二证之喘，同中有异。三期第四卷升陷汤后皆治有验案，可参观也。

又有肝气、胆火挟冲胃之气上冲作喘，其上冲之极至排挤胸中大气下陷，其喘又顿止，并呼吸全无，须臾忽又作喘，而如斯循环不已者，此乃喘证之至奇者也。曾治一少妇，因夫妻反目得此证，用桂枝尖四钱，恐其性热，佐以带心寸冬三钱，煎汤服下即愈。因读《本经》桂枝能升大气兼能降逆气，用之果效如影响。夫以桂枝一物之微，而升陷降逆两擅其功，此诚天之生斯使独也。然非开天辟地之圣神发之，其孰能知之。原案载三期第二卷参赭镇气汤下，可参观。

## 论李东垣补中益气汤所治之喘证

愚初读方书时，至东垣补中益气汤谓可治喘证，心甚疑之。夫喘者气上逆也，《本经》谓之吐吸，以其吸入之气不能下行，甫吸入而即上逆吐出也。气既苦于上逆，犹可以升麻、柴胡提之乎？乃以此疑义遍质所识宿医，大抵皆言此方可治气分虚者作喘。然气实作喘者苦于气上逆，气虚作喘者亦苦于气上逆，因其气虚用参、术、芪以补其气则可，何为佐以升柴耶？如此再进一步质问，则无有能答者矣。迨后详读《内经》，且临证既久，知胸中有积贮之气为肺脏阖辟之原动力，即《灵枢》五味篇所谓"搏而不行，积于胸中"之大气也，亦即客邪篇所谓"积于胸中，出于喉咙，以贯心脉"之宗气也。此气一虚，肺脏之阖辟原动力缺乏，即觉呼吸不利。若更虚而下陷，阖辟之原动力将欲停止，其人必努力呼吸以自救。为其呼吸努力，其迫促之形有似乎喘，而实与气逆之喘有天渊之分。若审证不确，而误投以纳气定喘之药，则凶危立见矣。故治此等证者，当升补其胸中大气，至降气、纳气之药，分毫不可误投。若投以补中益气汤，虽不能十分吻合，其喘必然见轻，审是则补中益气汤所主之喘，确乎为此等喘证无疑也。盖东垣平素注重脾胃，是以但知有中气下陷，而不知有大气下陷，故于大气下陷证，亦以补中益气汤治之。幸方中之药多半可治大气下陷，所以投之亦可奏效。所可异者，东垣纵不知补中益气汤所治之喘为大气下陷，亦必知与气逆作喘者有异，而竟不一为分疏，独不虑贻误后人，遇气逆不降之真喘亦投以补中益气汤乎？愚有鉴于此，所以拙著《衷中参西录》三期第四卷特立大气下陷门，而制有升陷汤一方（见第一卷大气诠）以升补下陷之大气，使仍还胸中。凡因大气下陷所出种种之险证，经愚治愈者数十则，附载于后。其中因大气下陷而喘者，曾有数案，对与气逆作喘不同之处，极为详细辨明，若将其案细细参阅，临证时自无差误。

## 论胃病噎膈（即胃癌）治法及反胃治法（附变质化瘀丸）

噎膈之证，方书有谓贲门枯干者，有谓冲气上冲者，有谓痰瘀者，有谓血瘀者。愚向谓此证系中气衰弱，不能撑悬贲门，以致贲门缩如藕孔（贲门与大小肠一气贯通，视其大便若羊矢，其贲门、大、小肠皆缩小可知），痰涎遂易于壅滞，因痰涎壅滞，冲气更易于上冲，所以不能受食。向曾拟参赭培气汤一方，仿仲景旋复代赭石汤之义，重用赭石至八钱，以开胃镇冲，即以下通大便（此证大便多艰），而即用人参以驾驭之，俾气化旺而流通，自能撑悬贲门使之宽展，又佐以半夏、知母、当归、天冬诸药，以降胃、利痰、润燥、生津，用之屡见效验。遂将其方载于《衷中参西录》中，并详载用其方加减治愈之医案数则，以为一己之创获也。迨用其方既久，效者与不效者参半，又有初用其方治愈，及病又反复再服其方不效者，再三踌躇，不得其解，亦以为千古难治之证，原不能必其全愈也。后治一叟，年近七旬，住院月余，已能饮食，而终觉不脱然，迨其回家年余，仍以旧证病故，濒危时吐出脓血若干，乃恍悟从前之不能脱然者，系贲门有瘀血肿胀也，当时若方中加破血之药，或能全愈。盖愚于瘀血致噎之证，素日未有经验，遂至忽不留心。今既自咎从前之疏忽，遂于此证细加研究，而于瘀血致噎之理，尤精采前哲及时贤之说以发明之，庶再遇此证，务祓除其病根，不使愈后再反复也。

吴鞠通曰：噎食之为病，阴衰于下，阳结于上。有阴衰而累及阳结者，治在阴衰。有

阳结而累及阴衰者，治在阳结。其得病之由，多由怒郁日久，致令肝气横逆；或酒客中虚，土衰木旺。木乘脾则下泄或暖气，下泄久则阴衰，嗳气久则阳结，嗳气不除，久成噎食。木克胃则逆上阻胸，食不得下，以降逆镇肝为要。其夹痰饮而阳结者则善呕反胃，一以通阳结、补胃体为要。亦有肝郁致瘀血，亦有发瘕致瘀血，再有误食铜物而致瘀血者。虽皆以化瘀血为要，然肝郁则以条畅木气，兼之活络；肝逆则降气镇肝；发瘕须用败椒菌；铜物须用荸荠。病在上脘，丝毫食物不下者，非吐不可。亦有食膈，因食时受大惊大怒，在上脘者吐之；在下脘者下之。再如单方中咸韭菜卤之治瘀血；牛乳之治胃燥；五汁饮之降胃逆；牛转草之治胃槁；虎肚丸之治胃弱；狮子油之开锢结；活鸡血之治老僧趺坐，精气不得上朝泥丸宫，以成舍利，反化为顽白骨。结于胃脘，盖鸡血纯阴能化纯阳之顽结也；狗尿粟、狗宝以浊攻浊而又能补土。诸方不胜纪，何今人非用枳实、厚朴以伤残气化，即用六味之呆腻哉？

杨素园曰：噎膈一证，昔人多与反胃混同立说，其实反胃乃纳而复出，与噎膈之毫不能纳者迥异。即噎与膈亦自有辨解，噎则原纳谷而喉中梗塞；膈则全不纳谷也。至其病原，昔人分为忧、气、恚、食、寒；又有饮膈，热膈、虫膈，其说甚纷。叶天士则以阴液下竭，阳气上结，食管窄隘使然。其说原本《内经》最为有据。徐洄溪以为瘀血、顽痰、逆气阻膈胃气，其已成者无法可治，其义亦精。然以为阴竭而气结，何虚劳证阴亏之极而阳不见其结？以为阴竭而兼忧愁思虑，故阳气结而为瘀，则世间患此者大抵贪饮之流，尚气之辈，乃毫不知忧，而忧愁抑郁之人反不患此，此说之不可通者也。以为瘀血、顽痰、逆气阻伤胃气似矣。然本草中行瘀、化痰、降气之品，不一而足，何以已成者竟无法可治？此又说之不可通者也。予乡有治此证者，于赤日之中缚病人于柱，以物撬其口，抑其舌，即见喉中有物如赘瘤然，正阻食管，以利刃锄而去之，出血甚多，病者困顿累日始愈。又有一无赖，垂老患此，其人自恨极，以紫藤鞭柄探入喉以求速死，呕血数升，所患竟愈。此二者虽不足为法，然食管中的系有形之物阻扼其间，而非无故窄隘也明矣。予意度之，此证当由肝过于升，肺不能降，血之随气而升者，历久遂成有形之瘀。此与失血异证同源。其来也暴，故脱然而为吐血；其来也缓，故留连不出而为噎膈。汤液入胃，已过病所，必不能去有形之物。其专治此证之药，必其性专入咽喉，而力能化瘀解结者也。昔金溪一书贾患此，向予乞方，予茫无以应，思韭菜上露善治噤口痢，或可旁通其意。其人亦知医，闻之甚悦，遂煎千金苇茎汤加入韭露一半，时时小啜之，数日竟愈。

上所引二则，吴氏论噎膈之治法，可谓博矣；杨氏发明噎膈之病因，可谓精矣；而又皆注重瘀血之说，似可为从前所治之叟亦有瘀血之确征。而愚于此案，或从前原有瘀血，或以后变为瘀血，心中仍有游移。何者？以其膈年余而后反复也。迨辛酉孟夏阅天津《卢氏医学报》百零六期，谓胃癌由于胃瘀血，治此证者兼用古下瘀血之剂，屡屡治愈，又无再发之阨，觉胸中疑团顿解。盖此证无论何因，其贲门积有瘀血者十之七八。其瘀之重者，非当时兼用治瘀血之药不能愈。其瘀之轻者，但用开胃降逆之药，瘀血亦可些些消散，故病亦可愈，而究之瘀血之根蒂未净，是以有再发之阨也。明乎此理，知卢君之言可为治噎膈之定论矣。卢君名谦，号抑甫，兼通中西医学，自命为医界革命家，尝谓今之业医者当用西法断病、用中药治病，诚为不磨之论。

总核以上三家之论，前二家所论破瘀血之药，似不能胜病。至卢抑甫谓宜兼用古下瘀血之方，若抵当汤、抵当丸、下瘀血汤、大黄䗪虫丸诸方，可谓能胜病矣。而愚意以为欲治此证，必中西之药并用。始觉有把握。盖以上诸方治瘀血虽有效，以消瘤赘恐难见效。西医名此证为胃癌，所谓癌者因其处起凸若山之有岩也。其中果函有瘀血，原可用消瘀血之药消之。若非函有瘀血，但用消瘀血之药，即不能消除。夫人之肠中可生肠蕈，肠蕈即瘤赘也。肠中可生瘤赘，即胃中亦可生瘤赘。而消瘤赘之药，惟西药沃剥即沃度加僧谟最效，此其在变质药中独占优胜之品也。今愚合中西药品，拟得一方于下，以备试用。

旱三七(细末)一两　桃仁(炒熟细末)一两　硼砂(细末)六钱　粉甘草(细末)四钱　西药沃剥十瓦　百布圣二十瓦

上药六味调和，炼蜜为丸，二钱重。名为变质化瘀丸。服时含化，细细咽津。

今拟定治噎膈之法，无论其病因何如，先服参赭培气汤两三剂，必然能进饮食。若以后愈服愈见效，七八剂后，可于原方中加桃仁、红花各数钱，以服至全愈为度。若初服见效，继服则不能递次见效者，可于原方中加三棱二钱，廑虫钱半；再于汤药之外，每日口含化服变质化瘀丸三丸或四丸，久久当有效验。若其瘀血已成溃疡，而脓未尽出者，又宜投以山甲、皂刺、乳香、没药、花粉、连翘诸药，以消散之。

又此证之脉若见滑象者，但服参赭培气汤必愈。而服过五六剂后，可用药汤送服三七细末一钱，煎渣服时亦如此。迨愈后自无再发之阨矣。

又王孟英谓，以新生小鼠新瓦上焙干，研末，温酒冲服，治噎膈极有效。盖鼠之性能消癥瘕，善通经络，故以治血瘀贲门成噎膈者极效也。

又有一人患噎膈，偶思饮酒，饮尽一壶而脱然病愈。验其壶中，有蜈蚣一条甚巨，因知其病愈非由于饮酒，实由于饮煮蜈蚣之酒也。闻其事者质疑于愚。此盖因蜈蚣善消肿疡，患者必因贲门瘀血成疮致噎，故饮蜈蚣酒而顿愈也。欲用此方者，可用无灰酒数两(白酒、黄酒皆可，不宜用烧酒)煮全蜈蚣三条饮之。

总论破瘀血之药，当以水蛭为最。然此物忌炙，必须生用之方有效。乃医者畏其猛烈，炙者犹不敢用，则生者无论矣。不知水蛭性原和平，而具有善化瘀血之良能，拙著药物学讲义中论之甚详。若服以上诸药而病不愈者，想系瘀血凝结甚固，当于服汤药丸药之外，每用生水蛭细末五分，水送服，日两次。若不能服药末者，可将汤药中廑虫减去，加生水蛭二钱。

上所录者，登《上海中医杂志》之文也。至第五期杂志出，载有唐家祥君读张君论噎膈一篇，于拙论深相推许，并于反胃之证兼有发明。爰录其原文于下，以备参考。

【附录】唐君登医志原文：读杂志第四期张锡纯君论治噎膈，阐发玄微，于此证治法别开径面，卓见名言，实深钦佩。及又读侯宗文君(西医)反胃论(见第三中学第二期杂志中)，谓病原之最重要者，乃幽门之发生胃癌，妨碍食物入肠之道路。初时胃力尚佳，犹能努力排除障碍，以输运食物于肠，久而疲劳，机能愈弱，病势益进，及成反胃。中医谓火虚。证之生理，食物入胃，健康者由胃液消化而入肠，乃或吸收，或排出。一日胃液缺乏，则积食不化，是火虚之言亦良确。顾积食亦可下泻，何为必上逆而反胃，所言甚当。其论噎膈以食道癌为主因，与卢氏胃癌说相符。二证之病原既同，治法亦同矣。然则张君之论，其理可通于反胃也。

上引西医之论反胃，言其原因同于噎膈，可以治噎膈之法治之，固属通论。然即愚生平经验以来，反胃之证原有两种，有因幽门生癌者；有因胃中虚寒兼胃气上逆、冲气上冲者。其幽门生癌者，治法原可通于噎膈。若胃中虚寒兼气机冲逆者，非投以温补胃府兼降逆镇冲之药不可。且即以胃中生癌论，贲门所生之癌多属瘀血，幽门所生之癌多属瘤赘。瘀血由于血管凝滞，瘤赘由于腺管肥大。治法亦宜各有注重，宜于参赭培气汤中加生鸡内金三钱，三棱二钱，于变质化瘀丸中加生水蛭细末八钱，再将西药沃剥改作十五瓦，蜜为丸，桐子大，每服三钱，日服两次。而后幽门所生之癌，若为瘤赘，可徐消，即为瘀血亦不难消除。

又治噎膈便方，用昆布二两洗净盐，小麦二合，用水三大盏，煎至小麦烂熟，去渣，每服不拘时饮一小盏，仍取昆布不住口含两三片咽津，极效。按：此方即用西药沃度加僧谟之义也。盖西药之沃度加僧谟原由海草烧灰制出，若中药昆布、海藻、海带皆含有沃度加僧谟之原质者也。其与小麦同煮服者，因昆布味咸性凉，久服之恐与脾胃不宜，故加小麦以调补脾胃也。此方果效，则人之幽门因生瘤赘而反胃者，用之亦当有效也。

## 论胃气不降治法

阳明胃气以息息下行为顺。为其息息下行也，即时时借其下行之力，传送所化饮食达于小肠，以化乳糜，更传送所余渣滓，达于大肠，出为大便。此乃人身气化之自然，自飞门以至魄门，一气运行而无所窒碍者也。乃有时胃气不下行而转上逆。推其致病之由，或因性急多怒，肝胆气逆上干；或因肾虚不摄，冲中气逆上冲，而胃受肝胆冲气之排挤，其势不能下行，转随其排挤之力而上逆。迨至上逆习为故常，其下行之能力尽失，即无他气排挤之时，亦恒因蓄极而自上逆。于斯饮食入胃不能传送下行，上则为胀满，下则为便结，此必然之势也。而治之者，不知其病因在胃府之气上逆不下降，乃投以消胀之药，药力歇而胀满依然，治以通便之剂，今日通而明日如故，久之兼证歧出，或为呕哕，或为呃为逆，或为吐衄，或胸膈烦热，或头目眩晕，或痰涎壅滞，或喘促咳嗽，或惊悸不寐，种种现证头绪纷繁，则治之愈难。即间有知其致病之由在胃气逆而不降者，而所用降胃之药若半夏、苏子、蒌仁、竹茹、厚朴、枳实诸品，亦用之等于不用也。而愚数十年经验以来，治此证者不知凡几，知欲治此证非重用赭石不能奏效也。盖赭石对于此证，其特长有六：其重坠之力能引胃气下行一也；既能引胃气下行，更能引胃气直达肠中以通大便二也；因其饶有重坠之力，兼能镇安冲气使不上冲三也；其原质系铁氧化合，含有金气，能制肝木之横恣，使其气不上干四也；为其原质系铁氧化合，更能引浮越之相火下行（相火具有电气，此即铁能引电之理），而胸膈烦热、头目眩晕自除五也；其力能降胃通便，引火下行，而性非寒凉开破，分毫不伤气分，因其为铁氧化合转能有益于血分（铁氧化合同于铁锈，故能补血中之铁锈）六也，是以愚治胃气逆而不降之证，恒但重用赭石，即能速奏效也。

丙寅季春，愚自沧州移居天津。有南门外郭智庵者，年近三旬，造寓求诊。自言心中常常满闷，饮食停滞胃中不下，间有呕吐之时，大便非服通利之品不行，如此者年余，屡次服药无效，至今病未增剧，因饮食减少则身体较前羸弱矣。诊其脉，至数如常，而六部皆有郁象。因晓之曰："此胃气不降之证也，易治耳。但重用赭石数剂即可见效也。"为疏方用生赭石细末一两，生怀山药、炒怀山药各七钱，全当归三钱，生鸡内金二钱，厚朴、柴胡各一钱。嘱之曰："此药煎汤日服一剂，服至大便日行一次再来换方。"

时有同县医友曰纶李君在座，亦为诊其脉，疑而问曰："凡胃气不降之病，其脉之现象恒弦长有力。今此证既系胃气不降，何其六脉皆有郁象，而重按转若无力乎？"答曰："善哉问也，此中颇有可研究之价值。盖凡胃气不降之脉，其初得之时，大抵皆弦长有力，以其病因多系冲气上冲，或更兼肝气上干。冲气上冲，脉则长而有力；肝气上干，脉则弦而有力；肝冲并见，脉则弦长有力也。然其初为肝气、冲气之所迫，其胃府之气不得不变其下行之常而上逆，迨其上逆既久，因习惯而成自然，即无他气冲之干之，亦恒上逆而不能下行。夫胃居中焦，实为后天气化之中枢。故胃久失其职，则人身之气化必郁，亦为胃久失其职，则人身之气化又必虚，是以其脉之现象亦郁而且虚也。为其郁也，是以重用赭石以引胃气下行，而佐以厚朴以通阳（叶天士谓厚朴多用则破气少用则通阳），鸡内金以化积，则郁者可开矣。为其虚也，是以重用山药生熟各半，取其能健脾兼能滋胃（脾湿胜不能健运，宜用炒山药以健之；胃液少不能化食，宜用生山药以滋之），然后能受开郁之药，而无所伤损。用当归者，取其能生血兼能润便补虚，即以开郁也。用柴胡者，因人身之气化左宜升、右宜降；但重用镇降之药，恐有妨于气化之自然，故少加柴胡以宣通之，所以还其气化之常也。"曰纶闻之，深韪愚言。后其人连服此药八剂，大便日行一次，满闷大减，饮食加多。遂将赭石改用六钱，柴胡改用五分，又加白术钱半，连服十剂全愈。阅旬日，曰纶遇有此证，脉亦相同，亦重用赭石治愈。靓面时向愚述之，且深赞愚审证之确，制方之精，并自喜其医学有进步也。

## 答刘希文问肝与脾之关系及肝病善作疼之理

肝脾者，相助为理之脏也。人多谓肝木过盛可以克伤脾土，即不能消食；不知肝木过

弱不能疏通脾土，亦不能消食。盖肝之系下连气海，兼有相火寄生其中。为其连气海也，可代元气布化，脾胃之健运实资其辅助。为其寄生相火也，可借火以生土，脾胃之饮食更赖之熟腐。故曰肝与脾相助为理之脏也。特是肝为厥阴，中见少阳，其性刚果，其气条达，故《内经》灵兰秘典名为将军之官。有时调摄失宜，拂其条达之性，恒至激发其刚果之性而近于横恣，于斯脾胃先当其冲，向之得其助者，至斯反受其损。而其横恣所及，能排挤诸脏腑之气致失其和，故善作疼也。

于斯，欲制肝气之横恣，而平肝之议出焉。至平之犹不足制其横恣，而伐肝之议又出焉。所用之药，若三棱、莪术、青皮、延胡、鳖甲诸品，放胆杂投，毫无顾忌，独不思肝木于时应春，为气化发生之始，若植物之有萌芽，而竟若斯平之伐之，其萌芽有不挫折毁伤者乎？岂除此平肝伐肝之外，别无术以医肝乎？何以本属可治之证，而竟以用药失宜者归于不治乎？愚因目击心伤，曾作论肝病治法在后，登于各处医学志报。近又拟得肝脾双理丸，凡肝脾不和，饮食不消，满闷胀疼，或呃逆、嗳气、呕吐，或泄泻，或痢疾，或女子月事不调，行经腹疼，关于肝脾种种诸证，服之莫不奏效。爰录其方于下，以供诸医界，庶平肝伐肝之盲论自此可蠲除也。

肝脾双理丸

甘草（细末）十两　生杭芍（细末）二两　广条桂（去粗皮细末）两半　川紫朴（细末）两半　薄荷冰（细末）三钱　冰片（细末）二钱　朱砂（细末）三两

上药七味，将朱砂一两与前六味和匀，水泛为丸，桐子大，晾干（忌晒），用所余二两朱砂为衣，勿令余剩，上衣时以糯米浓汁代水，且令坚实光滑方不走气。其用量：常时调养，每服二十粒至三十粒；急用除病时，可服至百粒，或一百二十粒。

## 论肝病治法

肝为厥阴，中见少阳，且有相火寄其中，故《内经》名为将军之官，其性至刚也，为其性刚，当有病时恒侮其所胜，以致脾胃受病，至有胀满、疼痛、泄泻种种诸证。因此方书有平肝之说，谓平肝即所以扶脾。若遇肝气横恣者，或可暂用而不可长用。因肝应春令，为气化发生之始，过平则人身之气化必有所伤损也。有谓肝于五行属木，木性原善条达，所以治肝之法当以散为补（方书谓肝以敛为泻以散为补）。散者即升发条达之也。然升散常用，实能伤气耗血，且又暗伤肾水以损肝木之根也。

有谓肝恶燥喜润。燥则肝体板硬，而肝火肝气即妄动；润则肝体柔和，而肝火肝气长宁静。是以方书有以润药柔肝之法。然润药屡用，实与脾胃有碍，其法亦可暂用而不可长用。然则治肝之法将恶乎宜哉？

《内经》谓："厥阴不治，求之阳明。"《金匮》谓："见肝之病，当先实脾。"先圣后圣，其揆如一，此诚为治肝者之不二法门也。惜自汉唐以还，未有发明其理者。独至黄坤载，深明其理谓："肝气宜升，胆火宜降。然非脾气之上行，则肝气不升；非胃气之下行，则胆火不降。"旨哉此言，诚窥《内经》、《金匮》之精奥矣。由斯观之，欲治肝者，原当升脾降胃，培养中宫，俾中宫气化敦厚，以听肝木之自理，即有时少用理肝之药，亦不过为调理脾胃剂中辅佐之品。所以然者，五行之土原能包括金、木、水、火四行，人之脾胃属土，其气化之敷布，亦能包括金、木、水、火诸脏腑。所以脾气上行则肝气自随之上升；胃气下行则胆火自随之下降也。又《内经》论厥阴治法，有"调其中气，使之和平"之语。所谓调其中气者，即升脾降胃之谓也；所谓使之和平者，即升脾胃而肝气自和平也。至仲景著《伤寒论》，深悟《内经》之旨，其厥阴治法有吴茱萸汤。厥阴与少阳脏腑相依，乃由厥阴而推之少阳治法，有小柴胡汤。二方中之人参、半夏、大枣、生姜、甘草，皆调和脾胃之要药也。且小柴胡汤以柴胡为主药，而《本经》谓其主肠胃中结气，饮食积聚，寒热邪气，推陈致新。三复《本经》之文，则柴胡实亦为阳明胃府之药，而兼治少阳耳。欲治肝胆之病者，曷弗祖《内经》而师仲景哉？

独是肝之为病不但不利于脾，举凡惊痫、癫狂、眩晕、脑充血诸证西人所谓脑气筋病者，皆与肝经有涉。盖人之脑气筋发源于肾，而分派于督脉，系淡灰色之细筋。肝原主筋，肝又为肾行气，故脑气筋之病实与肝脏有密切之关系也。治此等证者，当取五行金能制木之理，而多用五金之品以镇之，如铁锈、铅灰、金银箔、赭石（赭石铁氧化合亦含有金属）之类，而佐以清肝、润肝之品，若羚羊角、青黛、芍药、龙胆草、牛膝（牛膝味酸入肝，善引血火下行，为治脑充血之要药。然须重用方见奇效）诸药，俾肝经风定火熄，而脑气筋亦自循其常度，不致有种种诸病也。若目前不能速愈者，亦宜调补脾胃之药佐之，而后金属及寒凉之品可久服无弊。且诸证多系挟有痰涎，脾胃之升降自若而痰涎自消也。

又有至要之证，其病因不尽在肝，而急则治标，宜先注意于肝者，元气之虚而欲上脱者是也。其病状多大汗不止，或少止复汗，而有寒热往来之象；或危极至于戴眼，不露黑睛；或无汗而心中摇摇，需人按住，或兼喘促。此时宜重用敛肝之品，使肝不疏泄，即能杜塞元气将脱之路。迨至汗止、怔忡、喘促诸疾暂愈，而后徐图他治法，宜重用山茱萸（净肉）至二两（《本经》山萸肉主治寒热即指此证），敛肝即以补肝；而以人参、赭石、龙骨、牡蛎诸药辅之。拙著三期第一卷来复汤后载有本此法挽回垂绝之证数则，可参阅也。

究之肝胆之为用，实能与脾胃相助为理。因五行之理，木能侮土，木亦能疏土也。曾治有饮食不能消化，服健脾暖胃之药百剂不效。诊其左关太弱，知系肝阳不振，投以黄芪（其性温升，肝木之性亦温升，有同气相求之义，故为补肝之主药）一两，桂枝尖三钱，数剂而愈。又治黄疸，诊其左关特弱，重用黄芪煎汤，送服《金匮》黄疸门硝石矾石散而愈。若是者皆其明征也。且胆汁入于小肠，能助小肠消化食物，此亦木能疏土之理。盖小肠虽属火，而实与胃腑一体相连，故亦可作土论。胆汁者，原由肝中回血管之血化出，而注之于胆，实得甲乙木气之全，是以在小肠中能化胃中不能化之食，其疏土之效愈捷也。又西人谓肝中为回血管会合之处，或肝体发大，或肝内有热，各管即多凝滞壅胀。由斯知疏达肝郁之药，若柴胡、川芎、香附、生麦芽、乳香、没药皆可选用，而又宜佐以活血之品，若桃仁、红花、樗鸡、蠐虫之类，且又宜佐以泻热之品。然不可骤用大凉之药，恐其所瘀之血得凉而凝，转不易消散。宜选用连翘、茵陈、川楝子、栀子（栀子为末烧酒调敷，善治跌打处青红肿疼，能消瘀血可知）诸药，凉而能散，方为对证。

又近闻孙总理在京都协和医院养病，西人谓系肝痈，须得用手术割洗敷药。及开而视之，乃知肝体木硬，非肝痈也。由斯知中医所用柔肝之法，当为对证治疗。至柔肝之药，若当归、芍药、柏子仁、玄参、枸杞、阿胶、鳖甲皆可选用，而亦宜用活血之品佐之。而活血药中尤以三七之化瘀生新者为最紧要之品，宜煎服汤药之外，另服此药细末日三次，每次钱半或至二钱。则肝体之木硬者，指日可柔也。

又《内经》谓："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所谓苦急者，乃气血忽然相并于肝中，致肝脏有急迫难缓之势，因之失其常司。当其急迫之时，肝体亦或木硬，而过其时又能复常。故其治法，宜重用甘缓之药以缓其急，其病自愈，与治肝体长此木硬者有异。曾阅《山西医志》廿四期，有人过服燥热峻烈之药，骤发痉厥，角弓反张，口吐血沫。时贤乔尚谦遵《内经》之旨，但重用甘草一味，连煎服，数日全愈，可谓善读《内经》者矣。然此证若如此治法仍不愈者，或加以凉润之品，若羚羊角、白芍，或再加重镇之品，若朱砂（研细送服）、铁锈，皆可也。

新拟和肝丸　治肝体木硬，肝气郁结，肝中血管闭塞，及肝木横恣侮克脾土。其现病或胁下胀疼，或肢体窜疼，或饮食减少、呕哕、吞酸、或噫气不除，或呃逆连连，或头疼目胀、眩晕、痉痫，种种诸证。

粉甘草（细末）五两　生杭芍（细末）三两　青连翘（细末）三两　广肉桂（去粗皮细末）两半　冰片（细末）三钱　薄荷冰（细末）四钱　片朱砂（细末）三两

上药七味，将前六味和匀，水泛为丸，梧桐子大，晾干（不宜晒）；用朱砂为衣，勿余

剩。务令坚实光滑始不走味。每于饭后一点钟服二十粒至三十粒，日再服。病急剧者，宜空心服；或于服两次之后，临睡时又服一次更佳。若无病者，但以为健胃消食药，则每饭后一点钟服十粒即可。

数年来肝之为病颇多，而在女子为尤甚。医者习用香附、青皮、枳壳、延胡开气之品，及柴胡、川芎升气之品。连连服之，恒有肝病未除，元气已弱，不能支持，后遇良医，亦殊难为之挽救，若斯者良可慨也。此方用甘草之甘以缓肝；芍药之润以柔肝；连翘以散其气分之结（尝单用以治肝气郁结有殊效）；冰片、薄荷冰以通其血管之闭（香能通窍辛能开瘀故善通血管）；肉桂以抑肝木之横恣（木得桂则枯故善平肝）；朱砂以制肝中之相火妄行（朱砂内含真汞，故能镇肝中所寄之相火），且合之为丸，其味辛香甘美，能醒脾健胃，使饮食加增，又其药性平和，在上能清，在下能温（此药初服下觉凉，及行至下焦则又变为温性）。故凡一切肝之为病，服他药不愈者，徐服此药，自能奏效。

## 论肾弱不能作强治法

《内经》谓："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盖肾之为用，在男子为作强；在女子为伎巧。然必男子有作强之能，而后女子有伎巧之用也。是以欲求嗣续者，固当调养女子之经血，尤宜补益男子之精髓，以为作强之根基。彼方书所载助肾之药，若海马、獭肾、蛤蚧之类，虽能助男子一时之作强，实皆为伤肾之品，原不可以轻试也。惟鹿茸方书皆以为补肾之要品，然止能补肾中之阳，久服之亦能生弊。惟用鹿角所熬之胶，《本经》谓之白胶，其性阴阳俱补，大有益于肾脏。是以白胶在《本经》列为上品，而鹿茸止列于中品也。曾治一人，年近五旬，左腿因受寒作疼，教以日用鹿角胶三钱含化服之（鹿角胶治左腿疼，理详三期第四卷活络效灵丹下），阅两月复靓面，其人言服鹿角胶半月，腿已不疼。然自服此药后，添有兴阳之病，因此辍服。愚曰："此非病也，乃肾脏因服此而壮实也。"观此则鹿角胶之为用可知矣。若其人相火衰甚，下焦常觉凉者，可与生硫黄并服（三期第八卷载有服生硫黄法可参观）。鹿角胶仍含化服之，又每将饭之先，服生硫黄末三分，品验渐渐加多，以服后移时微觉温暖为度。

又肾之为体，非但左右两枚也。肾于卦为坎，坎上下皆阴，即肾左右之两枝也；其中画为阳，即两肾中间之命门也。《难经》谓命门之处，男以藏精，女以系胞。胞即胞室，与肾系同连于命门。西人之生理新发明家谓其处为副肾髓质，又谓其处为射精之机关，是中西之说同也。又谓副肾髓质之分泌素名副肾碱，而鸡子黄中实含有此物，可用以补副肾碱之缺乏。此说愚曾实验之。确乎可信。方用生鸡子黄两三枚，调开水服之，勿令熟，熟则勿效。

又愚曾拟一强肾之方，用建莲子去心为末，焙熟。再用猪、羊脊髓和为丸桐子大。每服二钱，日两次。常服大有强肾之效，因名其方为强肾瑞莲丸。盖凡物之有脊者，其脊中必有一袋，即督脉也。其中所藏之液，即脊髓，亦即西人所谓副肾碱，所以能助肾脏作强；且督脉之袋上通于脑，凡物之角与脑相连，鹿角最大，其督脉之强可知，是用鹿角胶以补肾，与用猪羊脊髓以补肾其理同也。

又肾主骨。人之骨称骸骨，谓犹果之有核也。果核之大者，莫过于胡桃，是以胡桃仁最能补肾。人之食酸龋齿者，食胡桃仁即愈，因齿牙为骨之余，原肾主之，故有斯效，此其能补肾之明征也，古方以治肾经虚寒，与补骨脂并用，谓水木火相生之妙（胡桃属木补骨脂属火），若肾经虚寒，泄泻、骨痿、腿疼用之皆效，真佳方也。

又枸杞亦为强肾之要药，故俗谚有"隔家千里，勿食枸杞"之语。然素有梦遗之病者不宜单服久服，以其善兴阳也，惟与山萸肉同服，则无斯弊。

又紫梢花之性，人皆以为房术之药，而不知其大有温补下焦之功。凡下焦虚寒泄泻，服他药不愈者，恒服紫梢花即能愈，其能大补肾中元气可知。久久服之，可使全体强壮。至服之上焦觉热者，宜少佐以生地黄。然宜作丸散，不宜入汤剂煎服。曾治一人，年过四

旬，身形羸弱，脉象细微，时患泄泻，房事不能作强。俾用紫梢花为末，每服二钱半，日两次，再随便嚼服枸杞子五六钱。两月之后，其身形遽然强壮，泄泻痿废皆愈。再诊其脉，亦大有起色。且从前觉精神脑力日寝衰减，自服此药后则又觉日浸增加矣。

## 论治梦遗法

梦遗之病，最能使人之肾经虚弱。此病若不革除，虽日服补肾药无益也。至若龙骨、牡蛎、萸肉、金樱诸固涩之品，虽服之亦恒有效，而究无确实把握。此乃脑筋轻动妄行之病，惟西药若臭剥、抱水诸品，虽为麻醉脑筋之药，而少用之实可以安靖脑筋。若再与龙骨、牡蛎诸药同用，则奏效不难矣。愚素有常用之方，爰录于下，以公诸医界。

煅龙骨一两，煅牡蛎一两，净萸肉二两，共为细末，再加西药臭剥十四瓦，炼蜜为百丸，每临睡时服七丸，服至两月病可永愈。

# 存目提要

## 《圣济经》

《圣济经》，旧题宋·赵佶撰，吴禔注。成书于1118年。

全书共10卷，分为10篇。共记述与阴阳、运气、摄生、脏腑、经脉、病机等基础理论有关的医论共42章。

本书主要以理学思想论述医理问题。

现存清光绪二年(1876)十万卷楼丛书本、清光绪十三年(1887)刻本及丛书集成初编本等版本。

## 《扁鹊心书》

《扁鹊心书》为宋·窦材所撰。成书于1146年。

全书共3卷。上卷，主要记述经络、灸法等内容；中卷、下卷，分述伤寒诸证和内科杂病为主，兼述一部分外、妇、儿科病症。卷末附《神方》1卷，共载94方的主治、用法。

本书中以重视经络、擅长灸法为特点，对各种病证都重视灸刺经验的介绍，并记载有中药麻醉方法。

现存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王涿崖刻本、清光绪七年(1881)上海王氏刻本、清三余堂刻本及医林指月本、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本、四库全书本、中国医学大成本等版本。

## 《洁古家珍》

《洁古家珍》系金·张元素所撰。成书于1234年。

全书1卷。主要分述风、破伤风、厉风、伤寒、咳嗽、吐、热、疟、眼、衄血、消渴、疮疡等18种病症的证治经验，用方约140首。

本书善于融各家之长，再结合作者自己的经验予以创新，如其探讨脏腑病机的学术思想就启迪了后世，使之发展成为易水学派。并且书中论证精要，选方大多切于临床。

现存济生拔萃本和元明善本丛书本等版本。

## 《医垒元戎》

《医垒元戎》系元·王好古所撰。初撰于1291年，后因原稿亡佚，再回忆其80%，重刊于1297年。

全书原为12卷，后人节录整理为1卷。主要以十二经为纲，分述伤寒、杂病的辨证论治。

本书论述伤寒本于仲景学说，论述杂病宗于易水学派，都结合了作者自己的临床实践，都有其见解独特之处。

现存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刻本、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本、东垣十书本、济生拔萃本和四库全书本等版本。

## 《此事难知》

《此事难知》系元·王好古所撰。成书于1308年。

全书共2卷。上卷载论文36篇，主要论述脏腑、病源、病证；下卷载论文58篇，以论述经络、脉证为主。并附杂证16种。

本书为汇编李东垣医学论文而成。重点在诠释、发挥《内经》《难经》《伤寒论》之经旨。

现存元至大元年(1308)刻本、济生拔萃本、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本、东垣十书本和四库全书本等版本。

## 《活法机要》

《活法机要》系元·朱震亨所撰。成书于1358年。

全书共1卷。主要分述泄痢、头风、消渴等内科杂病和胎产、疮疡、眼科等病症的病因、证候与治疗方药。

本书重视河间学术思想,治病多主寒凉,但论证精要,切于实用。

现存明吴中衍校刻本、清二酉堂刻本、济生拔萃本、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本、丹溪心法附余本和丛书集成初编本等版本。

## 《金匮钩玄》

《金匮钩玄》又名《金匮钩元》《平治荟萃》,系元·朱震亨所撰,明·戴元礼校补。成书于1358年。

全书共3卷。主要分述中风、六郁、癫、寒、伤寒等内、外、妇、儿病症共138项。卷末附火岂君相五志俱有论、气属阳动作火论、血属阴难成易亏论等6则医论。

书中体现了朱氏长于养阴、重视气血痰郁的学术思想。

现存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刻本、清文斋堂刻本、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本、丹溪心法附余本、薛氏医案本、四库全书本和周氏医学丛书本等版本。

## 《医经小学》

《医经小学》系明·刘宗厚所撰。刊于1388年。

全书共6卷71节。卷一为本草,述药本五味、药性指掌等8节;卷二为脉诀,载诊脉入式、二十四种脉体等7节;卷三为经络,记十二经本一脉等11节;卷四为病机,论五运主病、病机略等6节;卷五为治法,阐述五郁、三法、五治等19节;卷六为运气。

本书取历代诸家之说,摘其要点,编为歌韵之语,便于记诵。

现存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刻本、明种德堂刻本和珍本医书集成本等版本。

## 《玉机微义》

《玉机微义》系明·徐彦纯所撰,刘宗厚续增。成书于1396年。

全书共50卷。分为中风、痿证、伤风、痰饮、滞下、泄泻、疟、头痛、头眩、咳逆、痞满、吐酸、咳嗽、热、火、妇人、小儿等50门。

书中立论以《内经》为本,旁采诸家之说,证方俱备,便于临证时检用。

现存明初刻本、明正统四年(1439)刻本、明正德刻本、清康熙紫来堂刻本、上海乐善堂刻本和四库全书本等版本。

## 《松崖医径》

《松崖医径》系明·程玠所撰。约成书于1484年。

全书共分2卷(一作4卷)。卷上论述伤寒诸症,并用图说形式解释各脏脉证与24脉。卷下分述内科杂病及外、妇、儿、五官等科常见病症的证治。

书中提出了"心肺亦当同归于一治"的观点。所录方剂,也颇多秘方效方。

现存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刻本、明天启刻本和珍本医书集成本等版本。

## 《苍生司命》

《苍生司命》系明·虞抟所辑。约刊于1515年。

全书共8卷。卷首列经论总抄、四言举要、内景图、风寒感冒、药性等五篇；卷一至卷八分述中风、中暑、内伤饮食等内、妇、五官科常见病症共68种。

本书虽能兼取历代诸家之长，但以丹溪学说为主。

现存清初还读斋刻本、清怀德堂刻本和清文富堂刻本等版本。

## 《丹溪心法附余》

《丹溪心法附余》系明·方广所编。刊行于1536年。

全书共24卷。在程充重订的《丹溪心法》基础上，删去各门的附录部分，对原书重新分门别类，在各门之后补缀诸家方论。

书中所补缀的诸家方论，基本能反映丹溪学术思想。

现存明嘉靖十五年(1536)刻本、明万历天启金陵唐鲤耀刻本、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石印本和清大文堂刻本等版本。

## 《丹溪治法心要》

《丹溪治法心要》系元·朱震亨述，明·高叔宗校正。成书于1543年。

全书共8卷。分述中风、癫风、伤寒、内伤等内、外、妇、儿、五官科病症共155篇，卷末附医案拾遗。

书中每种疾病均详述其病因、证治，集中反映了丹溪临证的独到经验。选方颇精，切于实用。

现存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刻本、清宣统元年(1909)铅印本、1983年人民卫生出版社铅印本等版本。

## 《保命歌括》

《保命歌括》为《万氏家传保命歌括》之简称，系明·万全所撰。成书于1549年。

全书共35卷。卷一至卷三十三分述中风、中寒、内伤、瘟疫、气病、血病、虚损、痿痹、咳嗽、哮喘、泄泻、痢疾、疟疾等常见病症；卷三十四、卷三十五介绍作者的摄生经验方和医案。

书中引录各家学说，结合作者个人经验，并编成歌括，加以注释，内容丰富，便于记诵。

现存明刻本、清忠信堂刻本、清清畏堂刻本和万密斋医学全书本等版本。

## 《明医指掌》

《明医指掌》系明·皇甫中撰注，王肯堂订补。成书于1556年。

全书共10卷。卷一记述病机赋、经络总抄及龚云林药性歌，卷二至卷十分述内科杂病及五官、外科、妇人、小儿科病症的辨证论治。

本书仿吴恕《伤寒活人指掌图》体例，每病症均先列歌括，次述以论，再记以脉，并附之以有效之方。简明扼要，便于临证之用。

现存明万历七年(1579)书林刘氏安正堂刻本、明天启二年(1622)刻本、清诗业堂刻本和清扫叶山房石印本等版本。

## 《古今医统大全》

《古今医统大全》系明·徐春甫所辑。成书于1556年。

全书共100卷。分述历代医家传略、《内经》要旨、各家医论、脉候、运气、经穴、针灸、临床各科证治、医案、验方、本草、救荒本草、制药、通用诸方、养生等内容。

本书引录了明以前历代医书及经史百家有关医药资料，选辑资料丰富。

现存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刻本、明隆庆四年(1570)刻本和清嘉庆刻本等版本。

## 《慎斋遗书》

《慎斋遗书》系明·周之干所著。成书于1573年。

全书共10卷。卷一至卷五分述阴阳脏腑、亢害承制、气运经络、望色切脉、辨证施治、二十六字元机、用药权衡、炮制心法、古经解、古方解、古今名方录要等内容，卷六至卷十记述寒热、内伤、外感、寒、虚损、痿、麻木等临床各科病症的辨证论治。

书中常从阴阳升降、五行制化立论，喜用温补之法，选 方用药尤多作者心得。

现存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刻本、清目耕堂刻本和中国医学大成本等版本。

## 《古今医鉴》

《古今医鉴》系明·龚信所辑，龚廷贤续编，王肯堂订补。成书于1576年。

全书共16卷(一作8卷)。首论脉诀、病机、药性、运气；次述诸中、诸伤、虚损、疟疾、痢疾、诸痛、诸气等内科证治、经闭、崩漏、带下、产育、产后等妇科证治，惊风、诸疳等儿科证治，以及耳、鼻、口、牙、眼病。

书中采集《内经》《难经》及历代诸家之说，并结合了作者个人经验。收载方剂颇广。

现存明万历五年(1577)刻本、明万历十七年(1589)刻本、清文盛堂刻本和上海受古书店石印本等版本。

## 《医林绳墨》

《医林绳墨》系明·方隅编集，方谷校正。刊于1584年。

全书共8卷。主要分述中风、伤风、伤寒、疟、痢、痰、喘等内科病症，以及妇、外、五官、口舌等病症的辨证论治。

书中本于《内经》、仲景学说，参证历代医籍，重视八纲辨证。并在每一病症之后，另列"治法主意"一项，扼要地简述本病症病机和处治要点，便于实用。

现存明万历十二年(1584)方谷校刻本、清向山堂刻本、清廓然堂刻本和清松江陈熙刻本等版本。

## 《医学六要》

《医学六要》系明·张三锡所辑。成书于1609年。

全书共19卷。汇集《四诊法》1卷，《经络考》1卷，《病机部》2卷，《本草选》6卷，《治法汇》8卷，《运气略》1卷。

本书系采辑《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及历代医籍有关内容，按诊法、经络、病机、药性、治法、运气六个方面分别汇编而成。

现存明崇祯十二年(1639)刻本和明崇祯十七年(1644)补刻本等版本。

## 《杏苑生春》

《杏苑生春》系明·芮经、纪梦德所编，龚廷贤校正。成书于1610年。

全书共8卷。卷一、卷二论述阴阳五行、病因病机、脏腑经穴、脉证诊治、制方之法，卷三至卷八分述内、外、妇、儿、五官科105种病症的证治方药。

全书以病名为纲，以理法方药为目，结构严谨，便于实用。

现存明刻本和南京中医学院复印本等版本。

## 《东医宝鉴》

《东医宝鉴》系朝鲜·许浚等撰。成书于1611年。

全书共23卷。分为内景篇、外形篇、杂病篇、汤液篇、针灸篇5类，记述了各科病症的症候、病因、治法和本草、针灸、经络等内容。

本书系选摘我国明以前医籍有关内容，分类汇编而成。选材丰富，条理清楚，是朝鲜最著名的汉方医著作。

现存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朝鲜内医院刻本、清壁鱼堂刻本、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刻本和清富春堂刻本等版本。

## 《医宗粹言》

《医宗粹言》系明·罗周彦所撰。刊于1612年。

全书共14卷。前列总论，记述阴阳、脏腑、病机、伤寒、运气、摄生等内容，卷一、卷二为元气论，卷三收载《脉语》，卷四为药性论，卷五至卷十四分述用药准绳、四时方论及四科备录。

本书系选摘《内经》及张仲景、王叔和、刘河间、李东垣、朱丹溪、罗谦甫等名家言论，分类汇编而成，内容较为丰富。

现存明万历四十年(1612)常郡何敬塘刻本和明万历夏云刻本等刊本。

## 《寿世保元》

《寿世保元》系明·龚廷贤所撰。成书于1615年。

全书共10卷。卷一分述医说、五脏六腑脉病虚实、五脏补泻主治例、诊脉、五运六气论、本草等医论近30篇，卷二至卷十记述了中风、伤寒、四时感冒、痰饮、咳嗽、眩晕、头痛、经闭、崩漏、急惊、痈疽等内、妇、儿、外科常见病症的辨治。

书中取材广泛，尤其重视河间、丹溪、东垣诸家学说的临床应用。选方大多切于实用。

现存明经纶堂刻本、清经元堂刻本、清锦章书局石印本和上海广益书局石印本等版本。

## 《简明医彀》

《简明医彀》系明·孙志宏撰。刊于1629年。

全书共8卷。卷一首论要言一十六则和制药、煎药、服药等法；嗣至卷五，分述内科杂病及五官、口齿病症的辨治；卷六至卷八，记述幼、妇、外科病证。

书中重视辨病论治，对每一病证，均首列主治之方，后列常用效方，颇多经验之谈。

现存明崇祯三年(16 30)刻本、明崇祯十七年(1644)刻本、清治文堂刻本和1984年人民卫生出版社铅印本等版本。

## 《医学正印种子编》

《医学正印种子编》又名《妙一斋医学正印种子编》《种子全编》，系明·岳甫嘉所撰。刊于1635年。

全书分2卷。上卷为男科，下卷为女科。

书中重点记述了影响男子生育和女子不孕的常见病症的辨证论治。

现存明崇祯九年(1636)绣谷三乐斋刻本和明东吴铭新斋刻本和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刻本等版本。

## 《丹台玉案》

《丹台玉案》系明·孙文胤所撰。刊于1637年。

全书共6卷。卷一记述先天脉镜、调摄养生、灵兰秘典，卷二至卷六分述伤寒、温病、温疫、内科杂病、妇人、小儿、外科、五官、口齿等病症的辨治。

书中论述病症以因、证、脉、治为序，强调辨证论治；述方一般重视适应证、用法和加减法，切于实用。

现存明崇祯十年(1637)仁寿堂刻本、清学余堂刻本和清五凤楼刻本等版本。

## 《医门初学万金一统要诀》

《医门初学万金一统要诀》系明·罗必炜参订。刊于1644年。

全书共10卷，其中正文8卷，卷首、卷末各1卷。卷首收载脉学《四言举要》，卷一至卷五收载药性与常用药物，卷六、卷七分述伤寒、暑、湿、疟、痢、咳嗽、霍乱、水肿、宿食、妇人、小儿各类病症的辨治，卷八为药性赋和诸品药性赋，卷末论述用药和方剂。

本书系明太医院授徒的原本，以歌赋为主，辅以注文，便于记诵。

现存清光绪十四年(1888)李光明庄刻本、清三让堂刻本、清经纶元记刻本、清新化三味书局刻本和清宝庆劝学书舍刻本等版本。

## 《医学入门万病衡要》

《医学入门万病衡要》又名《医衡》，系明·龚廷贤原编，清·洪正立编。成书于1655年。

全书共6卷。主要分述内科时病、杂病及妇科病症，共80多种。

本书系选摘历代医籍中有关内容，分类汇集，并加入作者个人临证心得而成。

现存日本延宝五年(1677)刻本和日本天和三年(1683)刻本等版本。

## 《医宗说约》

《医宗说约》系清·蒋示吉所撰。成书于1663年。

全书共6卷。卷首为证治总论，记述四诊、脉法、药性、治则等内容，卷一至卷五分述内科杂症、伤寒、小儿、妇、外等科常见病症的辨证论治。

本书系选摘《内经》《伤寒》及历代各家医籍有关内容，分类整理而成。

现存清康熙玉尺堂刻本、清上洋江左书林昌记刻本、清善成堂刻本和清大文堂刻本等版本。

## 《病机沙篆》

《病机沙篆》系明·李中梓所撰，清·尤乘增补。刊于1667年。

全书共2卷。分述中风、虚劳、噎膈等12种常见病症的病机、病因、症状、治法及方药。

书中博采众家之长，主张肾脾并重，强调重视阳气。

现存清康熙十五年(1676)刻本、清宣统二年(1910)石印本、清宏道堂刻本和士材三书本等版本。

## 《何氏济生论》

《何氏济生论》系清·何镇所撰。成书于1672年。

全书共8卷。分卒中痿废类、诸虚劳怯类、诸邪感冒类、中州诸病类、内因杂证类、形体诸病类、妇人诸病类、产后诸病类八类，论述175种常见病症的病因、病机及分证、症状。卷末统一附方。

本书集历代医籍辨证论治之精华，并结合了作者个人经验，便于临证之用。

现存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京江庄孝客静观堂刻本。

## 《证治百问》

《证治百问》又名《证治石镜录》《青瑶疑问》，系清·刘默所撰。刊于1673年。

全书共4卷。主要以问、答体裁，记述中风、中寒、中暑、燥、湿、冒风、咳嗽等62种内科病症的病因病机与辨证论治。

本书辨病证以五脏为主，解释病机以五行生克乘侮为主，内容切于实用。

现存清康熙十二年(1673)颐志堂刻本和清燕贻堂刻本等版本。

## 《古今名医汇粹》

《古今名医汇粹》系清·罗美所辑。成书于1675年。

全书共8卷。卷一为论集，收载大宝论、真阴论、命门后谈、虚损论、水火论、补秋燥论等前贤医论10篇，并辑先贤格言89则；卷二为脉要集，收载内经脉论等医论12篇，后附3篇；卷三至卷八为病能集，分述50余种内科病及妇科病证治。

本书为选摘历代医籍有关内容，分类汇编而成，内容精要，但主要反映易水学派学术思想。

现存清康熙十四年(1675)抄本、清五柳居刻本、清道光三年(1823)嘉兴盛新甫刻本和清巴县桂文堂刻本等版本。

## 《辨症玉函》

《辨症玉函》系清·陈士铎所撰，王之策订。约成书于1687年。

全书共4卷。分述阴症阳症辨31门，虚症实症辨20门，上症下症辨8门，真症假症辨15门。

本书对伤风、中风、吐症、咳嗽、小产、痈疽等内、外、妇科常见病症，进行阴阳、虚实、上下、真假辨证，分析病机与方剂配伍较为透彻，选方均为自拟的经验方，切于实用。

现存清刻本、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影印本等版本。

## 《证治汇补》

《证治汇补》系清·李用粹所撰。刊行于1687年。

全书共8卷。分提纲门、内因门、外体门、上窍门、胸膈门、腹胁门、腰膝门、下窍门八门，记述中风、气症、发热、眩晕、咳嗽、心痛、痿躄、泄泻等内科杂病的大意、内因、外候、脉法、治法、用药与选方。

本书系选摘历代名家的有关言论，分类汇编，并补入作者个人经验而成，内容精要，所选较为全面。

现存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刻本、清会成堂刻本、清万卷楼刻本和清简玉山房刻本等版本。

## 《张氏医通》

《张氏医通》系清·张璐所撰。成书于1695年。

全书共16卷。卷一至卷七分中风、诸伤、寒热、诸气、诸呕逆、诸血、诸痛、痿痹、诸风、神志、大小府十一门，记述内科杂病的辨证论治；卷八为七窍门，记述五官科病症；卷九至卷十二分述疮疡门、杂门、妇人门、婴儿门病症；卷十三至卷十六汇集各门方剂。卷末附张介宾八略总论。

本书取法于《证治准绳》体例，参考历代医籍百余种，内容丰富，切于实用。

现存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宝翰楼刻本、清金阊书业堂刻本、日本思德堂刻本、清三元堂刻本和张氏医书七种本等版本。

## 《嵩崖尊生全书》

《嵩崖尊生全书》系清·景冬阳所撰。成书于1696年。

全书共15卷。卷一为气机部，论述五运六气，卷二为诊视部，介绍脉学，卷三为药性部卷四为论治部，阐述用药法则和服药法，卷五为病机部，分析病机，卷六至卷十五，分述内、外、妇、幼等科常见病症。

书中内容丰富，选方较多，论治切于临床实际。

现存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刻本、清古吴致和堂刻本、清三让堂刻本和清善成堂刻本等版本。

## 《医学真传》

《医学真传》系清·高士宗撰述。成书于1699年。

全书共1卷。记述医道失传、医门经论、五运六气、六淫外感、七情内伤、脏腑经络等医论共43篇，阐述了病因病机、诊治要则、用药及辨药大略等内容。

书中重视《内经》、仲景学说，强调不明经论的弊端，善于辨别 疑似之证，治病尤重辨证用药。

现存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宝笏楼刻本、清焕文堂刻本、清望海堂刻本和医林指月本等版本。

## 《冯氏锦囊秘录》

《冯氏锦囊秘录》又名《冯氏锦囊》，系清·冯兆张所撰。成书于1702年。

全书共50卷。汇集《内经纂要》2卷，《杂症大小合参》14卷，《脉诀纂要》1卷，《女科精要》3卷，《外科精要》1卷，《药按》1卷，《痘疹全集》15卷，《杂症痘疹药性主治合参》12卷。

本书重视脏腑相关理论的临床应用，内容详备，越南医家尤为推崇。

现存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刻本、清康熙刻活字本、清会成堂刻本、清大文堂刻本和清福文堂刻本等版本。

## 《顾松园医镜》

《顾松园医镜》系清·顾靖远所撰。成书于1718年。

全书共16卷。卷首记述医道积习通弊论等医论2篇，后汇集《本草必用》2卷，《脉法删繁》1卷，《灵素摘要》1卷，《格言汇纂》1卷，《症方发明》11卷。

书中总结了顾氏临证经验，并能参之以前贤名言，列之以亲身治验，理法与经验赅备。所选效方有其独到之处，多为后人称道。

现存杭城武林印书馆铅印本、扫叶山房石印本和河南人民出版社铅印本等版本。

## 《医部全录》

《医部全录》是《古今图书集成》的一部分，系清·蒋廷锡等编纂。刊于1723年。

全书共520卷。卷一卷至卷七十为医经诠释，卷七十一至卷九十二，记述脉法、外诊法，卷九十三至卷四百分脏腑、经络、身形、运气、头面等129门记述内、外、妇、儿、五官等科疾病的证治，卷五〇一至卷五二〇主要记述总论、医术名流列传、艺文、记事、杂录、外编等内容。

本书辑录上自《内经》、下止清初的医学文献共120余种，皆分类编纂，书中有基础理论，有分科治疗，有医论，有方药，卷帙浩大，内容极为丰富。

现存清光绪十年(1884)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铅印本、清同文书局影印本、中华书局影印本、上海会文堂新记铅印本和人民卫生出版社铅印本等版本。

## 《徐灵胎医略六书》

《徐灵胎医略六书》系清·徐大椿所编。约成书于1727年。

全书共汇集《内经译释》1卷，《脉诀启悟》2卷(附《经络诊视图》)，《药性切用》6卷，《伤寒约编》8卷(附《舌鉴图》)，《杂病证治》9卷，《女科指要》6卷(附《女科治验》)。

书中重视理论之源流，注重《内经》和仲景学说的临床应用；主张医者必通药性，反对滥用温补之剂。

现存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上海赵翰香居铅印本。

## 《证治合参》

《证治合参》系清·叶盛所辑。刊于1729年。

全书共18卷。卷一、卷二记述脏腑、病机、四诊、用药等内容，卷三至卷十七分述内、外、妇、儿科常见病症的证候、治法、脉象、方药及方解，卷十八汇集食疗单方。

本书系选摘历代医籍中的有关内容，分类汇编而成，内容较为丰富。

现存清雍正七年(1729)刻本。

## 《医宗己任编》

《医宗己任编》系清·杨乘六所 辑，王汝谦补注。成书于1735年。

全书共8卷。汇集高鼓峰《四明心法》3卷，《四明医案》1卷，吕用晦《东庄医案》1卷与董废翁《西塘感症》3卷，并予以评注。

本书主张脾肾并重，所述皆为作者个人心得。

现存清道光十年涵古堂刻本、清有鸿斋刻本和清南京李光明庄刻本等版本。

## 《方氏脉症正宗》

《方氏脉症正宗》又名《医学正宗》，系清·方肇权所撰。刊于1749年。

全书共4卷。卷一记述脉诊，卷二至卷四分述内、儿、妇、外科常见病症的病因、辨证、治法、方药及治案，卷末附药性和经穴述要。

书中强调辨证用药。

现存清乾隆十四年(1749)方氏有仁堂刻本、清武林大成斋刻本等版本。

## 《医碥》

《医碥》系清·何梦瑶所撰。刊于1751年。

全书共7卷。卷一记述脏腑、经络、阴阳、水火、寒热、补泻等内容，卷二至卷四分述内科杂病证治，卷五论述四诊，卷六、卷七辑录成方。

本书综合张仲景、刘河间、李东垣、朱丹溪诸家学说，说理透彻，选方平直。

现存清乾隆十六年(1751)刻本、清同文堂刻本、上海千顷堂书局石印本、医方全书本和乐只堂医书汇函本等版本。

## 《杂症会心录》

《杂症会心录》系清·汪蕴谷所撰。成书于1754年。

全书共2卷。卷上首述魂魄论、审虚实、知生死等医论3篇，后至卷下共分述内科病症37篇，妇科病症14篇。

书中有论，有方，有案；在病机认识上强调脾肾亏损，治疗上主张扶阳抑阴为主，重视应用补脾、补肾药物。

现存清乾隆二十年(1755)率川自余堂刻本和珍本医书集成本等版本。

## 《兰台轨范》

《兰台轨范》系清·徐大椿所撰。成书于1764年。

全书共8卷。卷一汇集通治之方，卷二至卷八分述内科杂病、时病、五官、妇、儿科常见病症的辨证论治。

本书皆宗于《内经》、仲景学说，后世诸方只取其屡试有效者。并且作者强调："先识疾病之所由生，再辨病状之所由异。治必有定法，法必有主方，方必有主药"，故为后世医家所重视。

现存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洄溪草堂刻本、清江左书林槐庐刻本、清崇文堂刻本、徐灵胎医学全书本和四库全书本等版本。

## 《杂病源流犀烛》

《杂病源流犀烛》系清·沈金鳌所撰。刊于1773年。

全书共30卷。卷首收载《脉象统类》《诸脉主病诗》，卷一至卷三十分脏腑、奇经八脉、六淫、内伤外感、面部、身形等六门，记述杂病证治。

本书门下分病，每病先述源流，再载其病 证原委与形证，后因病用方，并附导引诸法，分类详明，论述完备。沈氏博采前人著述，尤推崇叶天士学说。

现存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师俭堂刻本、清崇文书局刻本和沈氏尊生书本等版本。

## 《医级》

《医级》又名《医级宝鉴》，系清·董西园所纂。成书于1777年。

全书共12卷，其中正文10卷，卷首、卷末各1卷。卷首记载《必自集》，总述医与诊法；卷一至卷六，分述伤寒、杂病、女科常见病症；卷七至卷九为类方；卷十为脉诀；卷末收载《无问录》，记述阴阳、脏腑、四诊八纲、治则等医论。

本书系选摘历代医著，分类汇编而成。

现存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六顺堂刻本和清道古堂刻本等版本。

## 《罗氏会约医镜》

《罗氏会约医镜》系清·罗国纲所辑。刊于1789年。

全书共20卷。卷一为脉法，卷二述治法精要，卷三至卷十五分述伤寒、瘟疫、杂证、妇科常见病症，卷十六至卷十八为本草内容，卷十九、卷二十分述儿科、疮科、痘科病症。

本书论述病症，先明辨病位、病性，后据症立方，选方大多切于临床。

现存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大成堂刻本和人民卫生出版社铅印本等版本。

## 《古今医彻》

《古今医彻》系清·怀抱奇所撰。成书于1808年。

全书共4卷。卷一论伤寒，卷二、卷三论杂证，卷四述女科及五大病、医箴。

本书多从内伤虚损立论，重视调理脾肾，善用补虚之品。

现存清嘉庆十五年(1810)云间郑文萃堂刻本、清读味斋刻本和珍本医书集成本等版本。

## 《医学实在易》

《医学实在易》系清·陈修园所撰。成书于1808年。

全书共8卷。卷一列脏腑易知、经络易知、四诊易知、运气易知等内容；卷二至卷四按表证、里证、寒证、热证、实证、虚证分类，记述三阳伤寒表证、四时感冒、心腹诸痛等常见症的辨治；卷五至卷七为各证用方；卷八为补遗，并附女科。

全书重视《内经》、仲景学说，论述浅近易懂，并辅之以歌诀，便于记诵。

现存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善成堂刻本、清经元堂刻本、清渔古山房刻本、陈修园医书本和医学便览本等版本。

## 《中国医籍考》

《中国医籍考》系日本·丹波元胤撰。成书于1819年。

全书共80卷，分医经、本草等9类，收录中国历代医籍3000多种。

本书取材广泛，能注明医籍的卷数、存佚，列举序跋，并进行一定的考证、提要、评论，文献参考价值较大。

现存1933年日本东京国本出版社影印本、1936年上海中西医药研究社影印本和皇汉医学丛书本等版本。

## 《医学从众录》

《医学从众录》系清·陈修园所撰。刊于1820年。

全书共8卷。卷一至卷七分述真中风症、类中风症、虚痨、咳嗽等内科杂病的辨证论治，卷八收载妇人杂病方与伤寒附法、伤寒附法补等内容。

本书的每一门类，均先述病原、病机、施治大要，次述脉诊，后为选方用药，颇切临床实用。论证以仲景学说为主，兼采诸家，并结合了作者的临证经验。

现存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聚元堂刻本、清湖南书局刻本、清宝庆富记书局刻本、清南雅堂刻本和陈修园医书本等版本。

## 《笔花医镜》

《笔花医镜》系清·江涵暾所撰。成书于1824年。

全书共4卷。卷一总论四诊、八纲及伤寒、虚劳、疫痢疟肿证治；卷二列脏腑证治，按十二脏腑分部辨证、选药、列方；卷三为儿科证治；卷四为女科证治。

本书善用脏腑学说、五行学说分析病机，内容简要，选方多切于临床。

现存清道光四年(1824)刻本、清维扬文富堂刻本、清京都龙光斋刻本、笔花片石合刻本和鉴轩医书二种本等版本。

## 《医门棒喝》

《医门棒喝》系清·章楠所撰。成书于1825年。

全书共4卷。收载有六气阴阳论、太极五行发挥等医论共30余篇，主要论述医理、诊法、内儿病症辨治等内容，并附作者医案。

本书重在阐明医理，并评议诸家失当之处。书中推崇叶天士学术思想，对温病辨治亦有不少新的见解。

现存清道光九年(1829)刻本、清聚文堂刻本和清三友斋石印本等版本。

## 《医学汇海》

《医学汇海》系清·孙德润所辑。刊于1826年。

全书共36卷。卷一、卷二记述辨治大法、药味繁简等内容，卷三至卷三十五，分述伤寒及内、五官、妇、儿科常见病症的脉法、总纲、病状诊断、治疗方剂及治案，卷三十六记述脉法。

本书系选摘历代医籍中有关内容，分类汇编而成，内容极为丰富，所列方剂颇多。

现存清道光六年(1826)汉阳萧氏刻本、清光绪五年(1879)刻本等版本。

## 《医述》

《医述》系清·程文囿所辑。刊于1826年。

全书共16卷。汇集《医学溯源》2卷，《伤寒提钩》1卷，《伤寒析疑》1卷，《杂证汇参》8卷，《女科原旨》1卷，《幼科集要》1卷，《痘疹精华》1卷，《方药备考》1卷。

本书述而不作，系选 摘历代医籍有关内容，分类汇编而成。引录资料丰富，条理性强，切于实用。

现存清道光六年(1826)刻本、清道光十三年(1833)刻本和清光绪十七年(1891)汉上刻本等版本。

## 《医钞类编》

《医钞类编》系清·翁藻所编。刊于1830年。

全书共24卷。卷一记述运气要诀、经穴图考、奇经八脉内容，卷二为脉要、名医杂著、名医方论、医门八法、六经定法、伤寒总论等，卷三至卷二十二分述内、外、妇、儿各科证治，卷二十三卷二十四为本草。

本书系选摘历代医籍中有关内容，分类汇编而成，资料丰富。

现存清道光十年(1830)奉新许氏刻本和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刻本。

## 《类证治裁》

《类证治裁》系清·林珮琴所撰。成书于1839年。

全书共8卷。卷首另列内景综要，卷一至卷七分述中风、伤风、伤寒、温症、虚损等内科病症的论治、脉候、附方与医案，卷八论述妇科、外科病症。

书中博采众家之长，取材相当审慎，所选之方也点明使用要点，便于临证之用。

现存清咸丰元年(1851)研经堂刻本、清文星堂刻本、清光绪十年(1884)研经堂刻本和上海千顷堂书局石印本等版本。

## 《杂病广要》

《杂病广要》系日本·丹波元坚所撰。刊于1853年。

全书共30卷。分外因类、内因类、诸气病、诸血病及脏腑、身体六大门类，记述100余种内科杂病的名义、病源总说、病因、病机、诊断、症状、治法、方药及治验。

本书系广泛选摘我国历代医籍有关内容，分类汇编而成。内容较为精要，有一定参考价值。

现存日本跻寿馆活字本和1958年人民卫生出版社铅印本等版本。

## 《医醇賸义》

《医醇賸义》系清·费伯雄编著。成书于1863年。

全书共4卷。卷一首述脉法、察舌要言、四家异同、重药轻投辨、同病各发等医论，后至卷四分述中风、中寒、秋燥、咳嗽、痿、痹等内科病症21则和产后三冲1则。

本书论述病症，均先总论，后分述；辨证条分缕析，自拟之方皆从临床实践中来，切于实用。

现存清同治二年(1863)耕心堂刻本、清广州登云阁刻本、清扫叶山房刻本、清上海书局石印本和费伯雄医书本等版本。

## 《评琴书屋医略》

《评琴书屋医略》系清·潘名熊所著。成书于1865年。

全书共3卷。分述外感症、春温症、消渴症、淋症等内科常见症33种的辨治心得，并附以医案。卷末附寄冯蕙庭君调养脾胃论1篇。

本书作者善于应用叶天士学说，所拟方治多来自个人经验，切于实用。

现存清同治四年(1865)刻本、清同治七年(1868)广州刻本和三三医书本等版本。

## 《医学见能》

《医学见能》系清·唐宗海所著。成书于1873年。

全书共5卷，其中正文4卷、卷首1卷。卷首为诊法，卷一至卷三分述内、外、妇、儿科常见病症的辨治，卷四载救急之方。

本书以患病部位分门，便于不知医者查书自疗。书中正文辅以歌诀，便于记诵。

现存上海中医书局石印本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铅印本等版本。

## 《王旭高医书六种》

《王旭高医书六种》系清·王泰林编撰。刊于1897年。

全书不分卷。汇集《退思集类方歌诀》《医方证治汇编歌诀》《增订医方歌诀》《医方歌括》《薛氏湿热论歌诀》《西溪书屋夜话录》诸书。

书中以歌诀形式介绍了《伤寒论》《金匮要略》方和各科方剂共500余首的临床应用，并将薛生白《湿热病篇》改编为歌诀，同时概述了肝病证治和用药大法。

现存上海千顷堂石印本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铅印本等版本。

# 历代中医资料大全分享

你好，我是逢原，你现在看到的这本资料是我从网上收集整理的。

本人自学中医多年，耗时多年搜集珍藏了众多的中医资料，包括了目前已经出版的大多数中医书籍，以及丰富的视频教程，而这些中医资料，是博览群书，勤求古训之必备。

只需要在下面输入你的邮箱并确认就可以直接下载中医资料：

http://list.qq.com/cgi-bin/qf_invite?id=03157beabc6d50e0b64029a2715966596d94dcac7ed0cfd7

如果有你也喜欢中医，需要一些学习中医的资料；或者是学习中医的路上碰到了什么问题需要交流；或者碰到一些疾病的困扰，需要求助，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

一、发邮件：fyzy999@qq.com

二、加我 **QQ/微信：2049346637**

三、关注微信公众平台——**逢原中医**，经常有中医文章更新。

四、关注我的**空间**：**http://user.qzone.qq.com/2049346637**

**免责申明：所有资源均是网上搜集，本人收集整理这些中医资料，仅仅为了方便中医同道中人私下交流学习之用，不为营利，将不对任何资源负法律责任。所有资源请在下载后 24 小时内删除，任何涉及商业营利目的均不得使用，否则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您自己承担！如果您觉得满意，请购买正版资源。**

私人微信号：2049346637

公众平台：逢原中医